儒藏



#《儒藏》精華編第二六二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董　平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竪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

精華編二六二册

集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二六二/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

ISBN 978-7-301-11980-8

Ⅰ. 儒… Ⅱ. 北… Ⅲ. 儒家 Ⅳ. 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81558 號

書　　名:儒藏(精華編二六二)

著作責任者: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 任 編 輯:王　應

標 準 書 號:ISBN 978-7-301-11980-8/B・0666

出 版 發 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http://www.pup.cn

電 子 郵 箱: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6569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73.75 印張　706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500.00 元

目録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三十八……四七〇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三十九……四八三

校點説明

李材，字孟誠，别號見羅，人稱見羅先生，江西豐城段潭鄉湖茫村人，生於明嘉靖八年己丑（一五二九），卒于萬曆三十五年丁未（一六〇七）（據一九八九年重修《湖茫李氏宗譜》）。嘉靖四十一年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隆慶間，歷任兵部郎中、廣東僉事。善用兵，屢敗倭寇。萬曆初，官至雲南按察使，因毁參將署爲書院，致激兵變。嘗收孟養、蠻莫兩土司以制緬甸，以功擢右僉都御史。萬曆十五年，雲南巡按御史劾其破蠻冒軍功，逮問下獄，因繫五年；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遣戍福建鎮海衛，久之，赦還，卒，年七十九。

李材師事江右王門著名學者鄒守益，又問學王畿、錢德洪，爲王陽明再傳弟子。黄宗羲《明儒學案》卷三十一《止修學案》專論其學。李材一生著述甚豐，據《明史·藝文志》及《四庫全書總目》等著録，李材著有《數學録》十二卷、《南中問辨録》十卷、《將將紀》二十四卷、《兵政紀略》五十卷、《經武淵源》十五卷、《李見羅書》二十卷（含《大學古義》一卷、《道性善編》一卷、《論語大意》四卷、《書問》九卷、《門人記》四卷、《舊本序》一卷）、《觀我堂摘稿》十二卷（含《大學古本義》一卷、《書問》十卷、《雜著》一卷）等。

《正學堂稿》爲李材晚年謫居福建漳州、莆田時所撰，内容多與理學相關，文體以函劄爲主，亦有序記碑銘。該書先由李材弟子福建龍溪人黄盤（字汝潔）哀集，編爲二十六卷，萬曆二十四年丙申（一五九六）初刻於漳州，以李材居漳州時講學之地紫芝書院内正學堂名書。今見各本述及之《正學堂稿》，當多指此二十六卷本。後由其莆田弟子陳其志、方承郁續編爲四十卷，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再刻於莆田。

又《明史·藝文志》别集類著録徐即登（一五四五——一六二六）撰《正學堂稿》二十六卷。即登爲李材弟子，亦爲豐城人，雍正十年《江西通志》卷六十九亦謂即登撰《正學堂稿》，未載卷數。同治十二年版《豐城縣志》卷十五《人物志·儒林·徐即登傳》及卷二十四《藝文志》均著録徐即登撰《正學堂稿》二十六卷。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二十四著録李材《正學堂稿》二十四卷，卷二十六又著録徐即登《正學堂稿》二十六卷。究竟是李材所撰《正學堂稿》誤著録爲徐即登，抑徐即登另撰有《正學堂稿》二十六卷，尚待進一步考證。

李材的著作，大半亡佚。陶福履、胡思敬所刻《豫章叢書》，以收集《四庫》未收之贛人著作及稀見善本爲職志，但均未收録李材著作。清末，豐城李氏族人李止學發願搜尋李材遺著，獲得《教學録》、《正學堂稿》，分别刊刻於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民國元年（一九一二）。所刻《正學堂稿》，凡四十卷，卷首附有李材遺像及九世孫苐慶的題詞。民國十二年，李止學重印《教學録》、《正學堂稿》，並附刻《李見羅先生行略》，卷首增加了時任江西省省長蔡成勳所作序。

此次校點，以民國元年所刻《正學堂稿》爲底本。底本目録所列篇名有闕字或與正文不一致者，皆依正文補改，以求一致。有的篇名含多篇文字，爲清楚起見，從第二篇起，加一「又」字。校點中的錯誤、不當之處，敬祈學者批評指正。

校點者　劉經富

讀曰淵夫其裏粹
夫其容灼見大學
之道直接洙泗之
宗

癸亥春筱塘九世孫弟慶拜題

正學堂稿舊刻序

獻可頃居楚，讀見羅李先生書，輒心醉，然吏事糾紛，吾斯之未能信也。及歸而杜門，復值先生載道而南，過從問難，亦既有年。因得其《書要》《約言》及《問辨》諸書，讀之反覆，乃始喟然歎曰：「文不在兹乎！」夫聖經傳自孔氏，而入門獨有次第，豈特三綱八目之犁然具哉？首之知止，括之脩身，而中之以知本：本末始終寓焉。止不離善，而善之所屬者何？身是已，故言止而非涉於虚。脩不離身，而身之所統者何？善是已，故言脩而非飭於貌。一止一脩，互爲夾持，而三綱八目遂爾具舉。繇止脩之義不明，故有言知不言止，而以致知爲立宗者，是昧心與性而離之也。善何自而止？有本身不本善，而以此身爲軀殼者，是岐形與性而二之也。身何自而脩？不止不脩，而于古人之學去之遠矣。

先生生于孔、曾千百載之後，心契于千百載之前，剖破群迷，特標創見。以善爲命脉，以身爲歸宿，以止爲入竅，以脩爲工夫。而善之所以不淪於虚，身之所以得成其大者，則以有所點化，有所操柄，而本之道歸焉耳。繇其知止，故落根有地；繇其脩身，故罅漏無眥；繇其知本，故壹止壹脩，而經綸之欛柄在我。以此辨宗，以此明學，易而易知，簡而易操，雖考諸往而不謬，百世以俟而不惑者也。顧或者猶疑止慮之揭稍近定慧，不知先生之學以經世，故不離事物以求止。而禪氏之學以出世，則離事物以求定者也。

唯其相離，故善爲虛名，身爲虛器，而措之事事皆虛；唯其不相離，故善爲實理，身爲實際，而措之事事皆實。虛實辨而邪正分，不啻若別白黑而數一二矣，奚其疑？

先生居東日久，裁答益富，然鑿鑿皆性宗教乘也。友人黄君汝潔裒爲一編，釐若干卷，名曰《正學堂稿》，將壽之梓，與學者共。余得受而讀之卒業，見其隨叩而應，皆因機以導。質之向者諸書，詞旨雖異，指歸則同，或文義可以互觀，或箴規可以交警，或沿波可以遡源，或揣本可以知末。誠哉吾儕啟關之鑰匙，而入道之階梯也，是烏可以無傳乎？若徒視爲寒温慰藉者述誇鬪云爾，則非先生愛成之意，抑豈二三子淑艾之心？

萬曆丙申季秋之吉舊屬晚生同安李獻可頓首拜譔

刻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序

嘗觀聖人之道，其猶水乎！水之汪洋浩蕩，萬派千支，終歸溟渤，乃其初之渟泓一掬者，實先之焉。有本者如是，夫學可離本乎？自宗本失而學術支，發源無地，而徒取勘於流行，是挈裘而倒其領，舉網而失其綱也。漸進無基，而遽希功於極致，是欲升而棄其梯，求濟而捨其筏也。內之身心意知，外之家國天下，皆茫然無所把握，即有所施設，而或憑意見，或任氣魄，要非性中作用，其與寂滅虛無不足以經世者，均之乎病也，則性學不明之故也。

遡堯舜以來，聖聖相禪，至孔子集其大成，而惟曾氏獨得其宗者也。《大學》一書，面相授受，綱舉目具，開其竅於止善，歸其本於脩身，而叮嚀知本，一言於斯，定命於斯，經綸條理淵源，渾然統括。昔賢云「見古人為學次第，獨賴此篇」，有味乎言也。二千年來，聞見異同，遞明遞晦。

明興，諸大儒相繼倡學，而姚江王文成公最著。文成以致知揭宗，論者尚有歸宿流行疑義，至抉幽闡伏，直頂聖門，則無若吾師見羅先生者矣。先生天啟聰明，體勘既久，超然默識。人急辨體，先生務明宗；人以止善為終事，先生斷以為始事；人以知本為經文剩語，先生獨以為經世要樞。故謂始終本末，分別入道之門；本歸脩身，以要至善之宿。知脩身為本，斯為知本。前後論著，其大旨不離乎是，若挈裘領，一舉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恍然覿面孔、曾，精神命

脉，兩相符印。聖學崇深，得先生説梯筏之，抑何簡易切實也。繼往開來，其有功於世道豈淺哉！

先生書刻甚富，往如《問辨録》、《性善篇》、《大意》、《約言》，既流布宇内，而是集則寓清漳及敝邑縉紳迎至莆陽時問辨著作，彙而成編，題曰《正學堂稿》。承郁受而讀之，則見清流惠風，明鏡屢照，人人各得，而吾師不以爲疲。至於序記諸篇，皆抒寫藴藉，羽翼性宗，具足以發明學問宗旨，而雄宏失道左見矣。以吾師止脩之説直頂聖門，嘉惠來學，固已遡濂、洛、關、閩而上之，何論河汾。承郁幸列末席，雖不能至，實心嚮往之，故於刻成而僭爲之序，以自附董生推尊之誼云。

萬曆辛丑歲獻春吉日莆陽門人方承郁頓首百拜敬書

敬刊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述略

先生明代之偉人也。當時以學術顯，講義宏富，著述如林。自明以來，半多散佚，究莫詳其真詮。從姪止學讀書之餘，搜尋殘缺，忽得先生《敎學録》全卷，悉心研究，乃歎先生之學，真得孔、曾之學，舍此無以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烏可不傳也？于是精校刊刻，以公諸世。後又購得先生《正學堂稿》，披誦再四，益覺止修之學之精微，大有關于世道人心，于是又付之梓。世之君子讀先生之書，學知本之學，且本所學以公諸天下，是則泌所厚望，願與諸君子所同心共勉者也。惟先生著述遺佚甚多，爰就所知，臚列于左，以備同志者留心採訪云爾。

《大學考次》一卷，《大學約言》一卷，《崧臺講義》一卷，《觀我堂稿》二十二卷，《論語大意》十二卷，《道性善編》一卷，《南中問辨録》十卷，《仕學齋稿》二卷，《福堂稿》二卷，《哲範》五卷，《鞭後巵言》二卷，《楓亭大會録》九卷，《中庸庸言》二卷，《孟子説約》四卷，《經正録》八卷，《日鑒編》一卷，《愛成堂稿》六卷，《知本同參》十一卷，《大學古義》一卷，《四大儒書》四卷，《義麟徑旨》四卷，《詩書説略》二卷，《讀孫子》一卷，《經武説略》二卷，《讀孫子》一卷，《經武淵源》十五卷，《將將紀》二十四卷，《兵政紀略》五十卷。

民國元年六月　　江西豐城李希泌謹識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一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後學泰和廖同春鋟梓

東嶽會書温陵士友 二條

往在滇南，有教諭李陶成，舉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問：「是如何用功者？」予曰：「賢姑未論顏子之功，且先要明得顏子之學。」因揖衆生，進而諭之曰：「今此正是大比之期，諸士子蚤夜孜孜，窮搜徧閲，忘寢忘食，可謂好學矣。假今有問弟子孰爲好學者，必答之曰『有顏回者好學』。至舉其實，必曰『口不絶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篇』，『焚膏油以繼晷，恒矻矻以窮年』，如此方可謂之好學矣，而乃曰『不遷怒，不貳過』，此於所謂好學者果何當也？試思之。他日，其自言也，復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但不如丘之好學。』夫欲究六藝之文，窮百家之籍，非聰敏者不能也。由世説之，必曰『十室之邑，必有聰敏如丘者焉』，而乃曰『必有忠信』，此又於所謂好學之道何當也？今此諸友亦適在大比之期，汲汲孜孜，宜無異於滇之士子矣。試以比於孔子之所謂『忠信』，顏子之所謂『不遷怒，不貳過』者，其爲道亦有合乎否也？必明於此而後學可講，必明于此學而後知古聖賢之所以卒歲窮年、聚頭劘切者，乃不爲徒空言矣。」

又

明道先生曰：「《大學》，孔氏遺書，須從

此學則不差。」又曰：「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今三書具在，所以誨人者，曾無異旨，廼獨云「須從此學則不差」，豈從《論》、《孟》學尚有差耶？又曰「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豈從《論》、《孟》學尚少次第耶？夫由階而後可以升堂，由堂而後可以入室，是學之序也。《大學》之教人，果以何地爲階？何地爲堂？何地爲室耶？更有合勘者：《大學》明言知止而后能定、而后能静、而后能安、而后能慮、而后能得，是明「明」以爲學之始事也，當下之落根立命處也。而乃以爲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是以德業之極致者言之也，直以爲學之終事也，於古人之意旨亦有合乎否也？知本兩言，蓋孔子獨悟之宗也，千聖經綸之秘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至。」蓋直以爲盡性至命之極則矣，而乃曰「此衍文也」，直削去之，不知于古人之宗趣，又何當也？且知本、知止，必以特揭目外，而致知格物，乃以並列目中。故舊每謂止不知明德、親民，勢必兩歸偏駁；本不悟均平齊治、格致誠正，畢竟茫無指歸。今既斥「知本」爲衍文，又置「知止」爲漫語，而直揭「致知」爲宗旨，日從事於格物，以是爲學之宗趣也，於古人學之歸宿，又何當也？

區區喫緊提挈爲學之故，不避笑訾，業已犁然著在策牘，尚恐與會之友覩見者之不多，疑信者不無相半也，故復瑣瑣發此，以代口頰，且以開問難之端。其諦審之，毋忽！

費隱章答柯宇徵問 名方榮，龍溪人。

有物者，有物物者。以道觀之，雖天地

之大，亦物也。其運乎？其處乎？雖天地亦不得而自知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憾者何？憾其尚爲造物者役，而非所謂不物於物者也。「語大莫能載」，蓋無大之可外也；「語小莫能破」，蓋無内之可入也。聖人之所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率此道也。子思子蓋真見性者，故不謂之曰「不覩聞」，則謂之曰「至微隱」。不覩聞，可與知乎？至隱微，可與能乎？故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而豈所謂問禮、問官與病博施者謂哉？

道不遠人章答傅近裏問 名翰表，南安人。

脩其身而天下平，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矣，何遠人爲道之有？伐柯者其則不遠，尚在外也，以人治人，取之己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矣，何遠人爲道之有？子臣弟友，求之人者反之己，道不在外也。有餘者不敢盡，不足者不敢不勉，盡其道之在我者而君子矣，彼遠人以爲道者何爲哉？

素位而行章答黃汝信問 名棨，龍溪人。

知本兩言，千聖秘密。思不出位，歸止實功。素位而行，蓋素位而行其學也；不願乎外，蓋無外之可願也。此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自人世必有之遭，惟一切順其所值而行其學，即無往而非進德脩業地頭也。在上位而陵下，怨所招也；在下位而援上，尤所出也。取正於己，

而半點精神不以之涉向人分上，即無適而非坦途也。其窮其通，聽其命之自至，而己無與焉，故曰「居易以俟」。

鬼神爲德章答黃汝顒問 名梮，龍溪人。

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無聲無臭，天載本色也；不覩不聞，性命純懿也。無物不體，所以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何以必曰鬼神？以其昭於有象也。舉其所洋洋者，無在而無不在，而無聲無臭者可知也。「日鑒在兹，豈可度思，敬之敬之，矧可射思」，復性之功也。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執而求之鬼神焉，末矣。

吾與回言章答塤孫問

舊答友，謂：「『吾無行而不與』，大率此事非一行可了。」又曰：「『吾與回言終日』，大率此事非一言可盡。」終日與言，豈是偶然事，蓋凡與回言皆終日也。「不違如愚」，蓋無疑之可問也，相悅以解也。「退省其私」，亦足以發，蓋聽夫子之教而無言，承門人之問而有發也。此孔子所以謂「自吾得顏回而門人益親也」。他日又曰：「回非助我，不違則宜。」其無助有發，則烏在其爲愚？此昔賢所以謂「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允矣。

君子周而不比章答黃欽孚問 名翊，龍溪人。

旋斡乾坤者無他做手，惟是扶陽抑陰。故維持世界者無他做手，惟是進君子退小人。然其端乃在杪忽毫分之間，而其辨必謹於似是而非之際。周有近比，泰略似驕；和

類同群，近黨矜涉爭。然一則公，一則私，無以異於枘鑿薰蕕之不相入也，不可以不辨也。

推其所自，一則喻於義焉，一則喻於利焉；一則求諸己，一則求諸人。懷土懷德，嗜尚兩分；懷惠懷刑，趨操各別：故其究如此也。一則坦蕩蕩，一則長戚戚；一則上達日進於高明，一則下達日流於汙下：其受享又如此。一則過如日月之食，一則過必文；一則成人之美，一則成人之惡：其行事又如此。一則不可小知，一則不可大受；一則易事而難説，一則難事而易説：其效用又如此。夫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爲泰。泰者，通而治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爲否。否者，閉而亂也。一君子進則衆正與之俱進，一小人進則衆邪與之俱進，而世道之隆汙，生民之休戚，舉於是焉判矣，可不慎與？後之爲君子小人辨者夥矣，倘類萃孔子之言觀之，著明深切，孰以加此？取友者固宜以此灼然書紳，官人者亦宜以此凜凜持鑑，庶兩無負。

攻乎異端章答黄惟良問 名廷寶，鎮海人。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仁義之説明則爲我兼愛之害熄。何者？正其本也。茹毛飲血，蓋稼穡之教未興；衣鞟披裘，蓋麻枲之被未廣。此之不務而彼之闢，是奪其所以生生之資也，能無害乎？

老氏非與孔子並時而處者乎？孔子不聞闢老氏，且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高其品，不學其學，此蓋孔子之家法也。惟日與三千、七十之徒，萃止於洙泗之間，講明乎堯舜之道。序《詩》、《書》，贊《周易》，定禮

樂，脩《春秋》，以大備素王之經制，而又晚成《大學》，手授曾子，以貽天下來世，至於今萬古日星。而彼紛紛藉藉，卒於澌盡殄滅，則自孔子之闡明正學始也。此不攻異端，而詆排攘斥，道莫徑於此矣。

夫孔子豈不惡異端者哉！韓愈氏所謂：「今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與者語之，❶猶時與吾悖，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蓋亦有鏡於此。孟子亦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此之不伸而彼之抑，揚湯而止沸，抱薪而救燎，固昔賢之所深戒者也，又烏在其爲知本者乎？

哀公問政章答魏敦稷問 名嶷，南安人。

《中庸》一書，開口以天命立宗，到底從天載收局。天載者，即天命也。「無聲無臭」者，「不覩不聞」也。繼之曰「隱」也「微」也「獨」也，皆是物也。更就人身之中，指出天命之體，亦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蓋喫緊管宿此矣。

「哀公問政」章，則尤孔子覿體之談，殫洩經世之蘊，如引小兒步步回頭，俾知反本還元，不爲浪漫。如說「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盡矣。繼之曰「脩道以仁」者，果何爲乎？曰「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盡矣。乃必曰「不可以不知天」，又何爲乎？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盡矣。

❶「語」，韓愈《重答張籍書》作「誨」。

乃復曰「所以行之者，一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盡矣。乃復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皆委委曲曲，若將推進一層而說，顯然指定學宗，昭然揭示止於至善門法。往所以謂之「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至哉言乎！此《大學》所以必先知止也。故於末章直教人以入德之事，無他做手，惟是一步步反向密邊管歸本上。所謂「知遠之近」，言邇可遠在茲，遠上不須多較量也。曰「知風之自」，言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風上不須勞人力也。曰「知微之顯」，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顯上不待費安排也。更引「潛雖伏矣」以證君子之不可及者，在人之所不見。引「相在爾室」以證君子之爲敬信者，不待於有言動之時。故賞刑不用而民自勸自威，拱手垂裳而天下可坐而理也。此誠知本之極功，實則止於至善之門法，所謂「致中和則天地以位焉，萬物以育焉」，蓋是實理實事。「無爲而治，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此愚所以每謂唐虞者洙泗之淵源，堯舜者孔曾之矩範。政即學，學即政，不可以差殊觀也。

王餽兼金百鎰章荅洪懋仁問名啟源，龍溪人。

僭每謂仕止久速外，無別有秋陽江漢。假令孔子當去齊日而少需於接淅，於去魯之日而必於脱冕乃行，即手勢之擺脱不輕，而事局之拘牽或來，濡滯心跡，爲之不光矣。昔人乃以避嫌，爲賢者不爲。以予觀於經世之宗，脩身爲本之學，真簞笑觴豆，至小之節量，亦無容空闕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必如此而

後心跡雙清，凜凜乎秋陽江漢。

孟子之學，自是同於孔子，而其矩度，乃稍稍異曾。如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所處誠爲有名，取數得無太濫？至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又不以爲泰焉，則何其意氣之高，而步趨之太闊略如此耶？且功之一字，尤非己所宜言。舜之授堯，豈得援以爲例？幾希乎僅以取酬於口語，而非所以示訓矣。故善學伊尹者，必學其一介不取，三聘而後幡然，而不當學其五就湯、五就桀。善學下惠者，當學其三黜不去，不以三公易介，而不當學其袒裼裸裎，油油然與之偕。學孟子者，亦如此矣。如抗齊卿之去節，卻弟子之萬鍾，不枉尺而見諸侯，不踰階而揖佞幸，皆凜凜乎至心大義，炳然士範，不可易者。至如以「乃積乃倉」爲公劉好貨，「爰及姜女」證太王好色，「七十里之囿」爲文王實有，又自是胸襟眼孔，夐爾殊倫，別有主持，非凡所及，可以爲法而不可病也。若玆餽金傳食之事，直有關於出處辭受之大閑，而不可泛常視者，則雖以孟子之志，且爲末楷也，而況於學者乎？則誠不可以不知所擇矣。

滕定公薨章答煃兒問

周衰禮廢，魯以周公之後，人望之邦，已不能行三年之喪矣。而滕文公於冲幼之年，會有父喪之事，乃毅然欲行之焉。然愧其平日之未嘗學問也，恐父兄百官之不我足也，此所謂求在人者也。孟子卻達此也，故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何者？「先之也」。「是在世子」而已，

此可求諸人乎？世子亦悟曰「是誠在我」也。蓋人分上無處著工夫也。「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以馳馬試劍之資，爲父兄百官之所不足。一旦率德改行，秉禮執哀，直於己躬。上自求盡分，而倔强者爲之易慮回心。四方之來觀者咸皆大悅，而且願爲之氓矣。此蓋洙泗心旨，曾子之所從受學於孔子，而子思之所傳於孟子者也。然豈徒以語一世子哉！他章所云：「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言皆如出一轍。他日又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嗚呼，盡之矣！

墨者夷之章答陳方晉問 名懋時，同安人。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蓋以是爲生身立命之自出也，於此而用薄，無所不薄矣。墨氏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故孟子闢之，推其敝極，至於無父無君。夫「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薄則薄矣，尚知反虆梩而掩之，未至於棄親也，而其學竟以此爲世擯廢。自孟子辟而闢之，廓如矣。而獨佛氏者，以其背君臣、棄父子之教，昭昭乎爲政於天下，與儒學競爲雄長。一日出家，輒稱佛子；生身父母，渺若

路人。疾痛饑寒，恬無忌恤；死亡殯祭，邈不相關。甚至抵殺父淫母之變，不以爲仇而以爲他家活計也，此豈尚爲有人理耶？

夫墨子未嘗無親，特以兼愛爲宗，以儉約爲教。薄待其親，略與衆等，而孟子遂謂之無父，且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偪人，人將相食，今釋氏之於君親何如也？管子之論竪刁也，曰：「其身之不愛，安能愛君？」論易牙也，曰：「其子之不愛，安能愛君？」論衛公子開方也，曰：「其親之不能愛，安能愛君？」以爲非人情不可近也。桓公不能屏也，而三子者卒亂齊國。今釋氏之於君親何如也？以視三子者之用情，其刻正等矣。而世方宗而事之，不謂之形而上者有過於吾儒，則謂之有裨吾儒無妨于正學，是何其智之管仲之不若也？傅奕之斥蕭瑀也，曰：「非孝者無親。」蕭瑀不生於空桑乎？墨氏尚謂之無父，後之奉佛者，何待推其弊極，當身之罪，直與墨氏等矣。是豈獨孟子之罪人，抑亦傅奕之罪人矣？

伯夷避紂章答徐獻和問

傳稱武王之伐紂也，天與之，人歸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而獨伯夷非之，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伯夷之爲此也，若茫然不知有順天應人之舉，而太公之斥而去之也，又若邂逅生未有交之人。以予觀於孟子，兩人者雖皆避紂之亂，遠處海濱，而皆慕周之仁，來歸就養。是不但氣求聲應之侶，而直爲同心合德之交，所當與共堂而處者也。何其意見之不侔如此耶？大率古

人注措，每與後殊，雖共守者義，而各行者志，微子、比干、箕子，豈不同爲殷之宗臣，而察商之必亡也，處之都非一局，而夫子皆許之。申包胥之於伍員，夫豈非夙好，乃伍員欲覆楚，固不諱言於申胥。申包胥欲復楚，亦不諱言於伍員。已而各行所志，並全其義，而司世教者兩不以爲非焉。想見伯夷、太公，雖聞風慕養，共托於周，然一則有見於社稷之無常奉，天命不可孤也；一則有見於倫紀之有定防，大義不可犯。爲太公者，必曰「我必奉天」，故其言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爲伯夷者，必曰「我必信義」。一時之焚溺雖當拯，而萬世之綱常不可廢也。扣馬之諫，固伯夷之夙心，亦太公所熟悉。然伯夷固不執己志以妨太公，而太公亦不護己謀以忌伯夷，兩皆諒。其無他，而義之有攸當也。所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者，正此之謂也。如不然，則爲伯夷者必將自囚，乘傳以告變於殷，而順天應人之大義泯矣。爲伍子胥者，必將絶根傳刃於申包胥之腹中，而披髮纓冠，忠臣之心事廢矣。此真所謂「可爲達者道，難與衆人言」也。

獻和復進曰：「伯夷、太公兩人之所處義，誠各協矣。畢竟人臣之義，當以何者爲正乎？」予曰：「善哉問也！後之人行事，亦有類是者矣。當呂后之欲王禄、産也，王陵爲右相，引高帝刑白馬之盟以争之，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陳平爲左相，竟順旨焉。已而安社稷、定劉氏者，卒平也。然君子之論，終不以彼易此，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也。嗟乎！此固伯夷之所以卒爲百世之師也。」

誠者自成也章答黃司藩問 名台，龍溪人。

「誠者自成也」，不自成，惡在其爲誠？而道自道也，不自道，惡在其爲道？誠之一字，特自人言之耳。要之，則實理也。故貫物之始終，不誠則無物矣。然豈徒以成己哉？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即以成物也。自成己言，則曰仁，仁即誠也；自成物言，則曰智，智亦誠也。總之爲性之德，而其機則於自誠始也。故曰「合外内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春秋疑義示頌兒

讀《春秋》者，莫難於斷，莫善於疑，善於疑斯善於斷矣。所謂文則史，義則竊取之，經聖人筆削後，皆所謂不存其事，而特存其義者也。故最可疑者，無如《春秋》。疑之所在，義之所在也。王臨川惟不達此，故詆爲爛朝報。如開卷書元年，蚤可疑矣。天子頒正朔於邦國，所奉者王之朔，即所紀者王之年，豈有千八百國人自爲元，而可以名大一統者乎？此其所必無之理也。而乃於隱之立也，以元紀焉，則昭然其爲歸責之義，意不在隱也。繼之曰「春王正月」，又可疑也。周正建子，謂冬正月可也，安得爲春？且魯之史也，安得加王？國君嗣位，始事之大者也，安得不書即位？繼之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又可疑也。友邦脩睦，會有常經，不書會而曰「及」，義果何居？邾雖小國，列在五等，不書爵而書字，義又安屬？繼之曰「鄭伯克段于鄢」。侵則書侵，伐則書伐，敗則書敗，滅則書滅，何以一不書，而曰「克」？帥師者呂，何以不稱「將」而稱「君」？公弟

曰弟，公子曰子，何以不書「弟」而目「段」？❶繼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繫王于天，義厥有屬。王人則人，大夫則字，孤卿至貴，何以稱名？且賵者仲子，繫者惠公，以妾繫夫，義又安在？尊莫如王，重莫如宰，寵姬下賵，意豈無譏？繼之曰「祭伯來」。上不言使，下不言聘，畿内諸侯胡爲乎來？貶則宜名，褒則宜爵，不爵不名，義又安屬？無奉即私交，稱字又非貶。此一切皆可疑者，蓋全經皆爾也，不獨隱之一年爲然。嗟乎！此正所謂義之所在也。

往既妄謂《春秋》當虚看，玆復妄謂《春秋》要善疑，他日又曰《春秋》雖要虚看。一切本情而斷，背情實以求之，而云如觀山水，隨步異狀也，只成泛説。吾故曰：疑之所在，義之所在也。惟事不備，而疑乃生；惟情可詳，而義乃立。此正筆削之所以爲深且妙，而游、夏不能贊一詞者也。文中子亦曰：「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信哉！

正學堂稿卷一終

❶「目」，疑當作「曰」。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二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後學泰和劉一陽鋟梓

見義不爲章答黃汝潔問名槩，龍溪人。

昔夫子有感而嘆「吾未見剛者」，或對以「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只此六箇字，斷盡了天下人錫多則卷，金且失堅，豈有慾而能剛之理？又嘗觀慈湖之語西山也，曰：「希元有見道之心，乃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西山愕然請問，慈湖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耳。功利中人，如油入麵，絲毫縈絆，力敵萬鈞。雖有關於宗社安危、生民休戚，如一指蔽目，太山爲之不見矣，此孔子所以謂『見義不爲，無勇也』。」推原其故，豈有他哉？則以秉志立操，合下來判決得不清楚耳，以致當機履局，不免雜於利害而計。只一雜於利害而計，即義之分數畢竟輕，利之分數畢竟重矣。雖欲勇於爲義，其將能乎？伯夷非所謂聖之清，民到于今稱之者乎？然一頭放著個千乘，一頭放著個餓死，甘效餓死，不顧千乘，此其節所以竟立。比干非殷之宗臣，孔子之所稱仁者乎？然一頭放著個國相，一頭放著個剖心；甘棄國相，直趨剖心，此其道所以終勝。他日，因子貢必不得已之問，斷以「去食」，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也。嗟嗟！是可以判千古爲義之勇矣。

古稱「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等

死耳，何以重比泰山？ 則天經地義之所維持也，世道人心之所回斡也，此其所以重也，則伯夷、比干是也。 等死耳，何以輕比鴻毛？ 則狗苟蠅營，趨利趨名，往而不知反也。合汙同流，朝昏苟度，如鳥獸草木之會時，澌盡而莫知尋繹也，此其所以輕也，則千駟之齊景、萬斛之元載，與蠢蠢蚩蚩者皆是也。 彼其初未嘗無擇也，特其甘棄義，庶利之有獲也，畢竟所獲何多？ 甘處不義，謂害之可避也，畢竟害孰爲甚？ 此愚所以謂「果其求仁而得仁，怨亦是仁；果其欲仁而得仁，貪亦是仁」。 必如是，而後可以判見義必爲之勇。

柳下惠爲士師章答塤孫問

昔豫讓憤智伯之滅也，欲爲之報讐，至漆身爲癩，吞炭爲啞。 其友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耶？」豫讓曰：「既已委質爲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 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故二心不可以事君。 屈原之忠，忠亦至矣。《卜居》之篇乃曰：「將遊大人以成名。」《離騷》之篇又曰：「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雖卒，曰「飲吾馬於蘭皋」、「睠蹙顧而不行」。 亦隱隱犯著顧瞻咨嗟、停待商量之意。 君臣何等分也，凜然地義天經，而可作二心語乎？ 柳下惠之在諸賢中最爲和同矣，於其時八百分割，士蹤遞互。 於齊不可，有去之魯者；於楚不可，有去之秦者。 狎見狎聞，恬不爲異。 故於其三黜也？ 人曰：「子未可以去乎？」乃下惠不以爲然，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此皎然

事主之忠忱，而又確然用舍行藏之節度矣。誰謂柳生和，乃爾直；誰謂柳生通，乃爾固。孔子知其心矣，故曰：「不以三公易其介者，柳生是也。」孟子知其品矣，故曰：「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此其所以爲百世之師。

民之於仁章答郭喬準問名廷標，龍溪人。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仁者生理也，命脉也，無間可容息也。一事而違仁，即一事生理滅；一時而違仁，即一時人理絶。此志士仁人所以甯殺身以成仁，而無甯求生以害仁也。而世往往昧之，利可趨則不復顧廉恥，害可避則不復念君親。水火誠資生之物，然生機之中乃有殺機在焉，非仁比也，而世往往蹈之，逞忿悁而不顧，趨焚溺而不辭。至於封疆之臣應死封疆，社稷之臣應死社稷，蹈之則成仁、違之則害仁，而世之取義成仁、臨大節而不奪者，何其不多見耶？且蹈水火者徒殺其身，爲世不吊。果其蹈仁而死，則雖焦爛漂沉，而以此全歸，則爲天之肖子；以此致命，則爲國之忠臣。其相去蓋不啻若霄壤矣，而何其蹈仁而死者之不多見於天下耶？

舜往于田章答盧貞甫問名弘進，衡陽人。

僭每謂孟子胸襟眼孔與人别樣。好貨好色，姑不駁時君世主之非，而自牖納之約焉。導以同民之欲，即無適而非正道。而雖公劉之好貨，太王之好色，本無其實，而輒援以徵也。「玄德升聞」，原在底豫之後。二典三謨，其所熟講，故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

得而子也。」乃於謨蓋都君之問，不斥其非，而特發爲「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之論。瞽瞍殺人之問，不詆其妄，乃曰「執之而已矣」，以明士師之義不可撓。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使知仁人孝子之不以天下之大易吾親也。不告而娶，要以伸無後之爲大，曾不曰：豈有帝女釐降，而嚚頑之父母，乃非其所樂與者乎？號泣于旻天，載在典謨。蓋初於歷山之事，因問觸機：有感于世情之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移之于少艾；有妻子，則移之於妻子；仕則慕君。一切隨境遷逐，無有純心一德以繫念乎親也。欲發大孝終身慕父母之論爲世勸也，故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謂人悦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按文讀之，若將謂瞽瞍終其身未嘗底豫，而舜亦終其身有不順于父母之怨矣，則何其眼孔之高、胸襟之曠，而識趣議論之度越如此耶？

大率後之儒者有兩病：漢儒之病，病在昧旨趣而跡故實，有近於老馬之識途；宋儒之病，病在守經常而懵達變，若將爲鼓瑟之膠柱。如《泰誓》三篇，斷以爲非武王之所有，前塗倒戈，血流漂杵，直謂之紂兵之自相屠殺也，非武王事也。應天順人，自是名義之正。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此宋襄公之仁義，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豈有兵刃既交，聽敵人之自相戕殺，而一無所事事者乎？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若孟子之論，則真可謂能守經而又不流爲膠柱矣。

梁惠王立沼上章答郭景漸問 名鋭，鎮海人。

與天下同欲者謂之仁，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者爲不仁。仁則天下歸之，不仁則天下棄之。君人之大體無他，在同民之所好惡而已矣。

孟子知其然，故於時君世主，凡所嗜慾，姑未遽折其非，自牖而納之約焉。如梁惠王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而問也，自是遊宴之事，此何以稱焉？卻引《靈臺》之詩，申庶民子來之義，謂文王之能與民同樂，故能樂其樂也。引《商書》「時日曷喪，予及爾偕亡」之言，謂紂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幾於靈丹一粒，點鐵成金矣；無事弼違，相悦以解也。此孟子之所以爲妙手也。他如「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謂能與百姓同樂則王。好色，則引太王之愛厥妃，俾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以肇基王迹也。好貨，則取證於公劉。好勇，則稽實於文武七十里之囿。姑未詆其訛，而謂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謂與民同之，民尚以爲小也。其原本正處，自是洙泗家風，而依違之曲折，導諭之低昂，亦不免兼帶了游談之氣。試觀孔子之答齊景公也，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答魯定公也，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答衛靈公也，曰：「俎豆之事，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皆凜然義正詞嚴，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片詞隻韻，少有假借遲回，此蓋孔子之家法也。如上諸論，真所謂有孟子之志則可，無孟子之志則誕也。後之學者宜何從？敢以爲善學下惠者，無如魯男子矣。

顏淵問爲邦章答熢兒問

聖人論事，大率自原本上提者多，而自節目上述者少。獨於顏子爲邦之問，酌四代禮樂以告之，後儒因以謂有王佐之才，此姑不置論矣。惟因是而推之，乃有可訝者。夏數得天，自是百王之所不易，殷輅、周冕，亦特舉其一，以概文質之中，而制固不盡於此，至若樂以象成者也。功大者乃備，德粹者乃醇，故古人以鐘鼓、管籥、羽旄、干戚爲樂末節。假令以征誅而有天下，而於其作樂也，特爲揖遜之雍容，雖彷彿乎韶濩、咸英，而於義則何取乎？公孫弘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而天地之和應之」。倪寬亦曰：「惟天子建中和之極也，金聲而玉振之，而豈儀觀音響之可比擬摹畫者乎？」而乃曰「樂則韶舞」焉。昔季札請觀于周樂，見舞韶箾者，則韶樂未嘗不在魯。乃夫子在齊而聞韶也，則韶樂又未嘗不在齊，惟無舜之德只，故俾雍容揖遜，徒見於羽旄干戚而祇爲虛托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後之人欲效韶美善者，請自舜之德始。如不然，而第曰「樂則韶舞，樂則韶舞」也，則豈所謂言外之經旨乎？

孰謂微生高直章答黃汝慶問 名集，龍溪人。

韓愈之稱石洪處士也，曰：「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夫子之稱蘧伯玉也，亦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吝情留去，只爲無可卷懷；有求於人，只爲無以自老。微生高之不得爲直，明矣。然家果有醯乎？無醯而乞鄰，微生之所不得已也。

世每誚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彼其學果有得，何遽至於見奪？或者亦緣家本無醯，而後向鄰求乞。儒衣儒冠，誰云不自孔氏？孔學之有徵也明矣，布在方策也著矣，而沿門持鉢，甘效貧兒取供糊口者，何其衆也。「明學要矣，明學要矣。」予每切切言之。昌黎何等品也，乃折節於太顛；子韶亦高士，甘俛首於妙喜。此慈湖先訓所以嘆東坡之投老，顧以養生爲先也。謂追想其情，令人心熱，則誠有可慨者也。雖欲高自標植，以不爲微生之乞鄰者，其將能乎？

夫子加齊卿相章答頌兒問

予每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爲境界不可動。詖辭可知其蔽，淫辭可知其陷，邪辭可知其離，遁辭可知其窮。爲學術不可動，境界之不可動難矣，學術之不可動尤難，何者？天下惟理惑爲未易解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何以出見紛華而悅《非十二子》，豈有一門許其是者？然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順非而澤，洋洋纚纚，雕龍談天，湮耳慆心，使人入於其中，茫然莫知決擇。此孔子所以謂三十能立，直至四十乃保不惑也。不然，則如知言兩字，亦何關於不動，而孟子者乃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是爲有長於數子，爲不動心之根本也乎？

今諸書之爲理惑者少矣，爲世蠹害者亦稀矣。僅有禪、玄兩宗尚存於世，與儒角競。蓋孔子以經世爲宗，而渠主出世。孔子以厚倫爲教，而渠主悖倫。孔子以充擴善端體天之生德，而渠務爲滅息，俾入無生。孔子以

扶植綱常培兩間之正氣，而彼務爲忍辱。方行等慈，不擇淫賤。此其大綱大紀之夐然與儒異趣者也。雖其談心説性，時有入微；至其鼓舞播揚，殊乖本實。而世有志士厭棄詞章者，往往悦而嚮之，不謂之有裨吾儒，則謂之無妨正學。甚或謂佛氏所説爲形而上者，吾儒所説爲形而下者。此吕明仲之所以雖師兩程，而實師事佛，高視佛學，而謂兩程之所見反淺也。假今有孟子出焉，則彼二氏者，曾不足與楊墨争衡、告子匹敵。洞開慧視，直揭肺肝，障迴瀾倒，辭而闢之，豈容其尚存朕跡，歷數千載，經涉沙汰，尚簧鼓於天壤間耶？後之欲學不動心者，請自知言始。而欲學知言者，則請自明學始，庶幾哉尺度權衡，乃在於我，而詖淫邪遁多岐之學術，舉無所開其喙矣。不然，其有不爲所蔽溺迷惑者，吾見亦罕矣。

苟有用我章答柯謨伯問 名紹皋，龍溪人。

往語友，舉子貢之答子禽，謂：「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謂從學諒之耶？抑從政諒之耶？朞月而可，未徵世用；三年有成，刻效何當？又愛儀封人之請見也，出而謂二三子曰：「何患於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其將以夫子爲木鐸乎！」故使老安少懷之志顧未酬，❶而綏來動和之神化不顯。天心厭亂，其生夫子也，本不爲一時之謀，故其困夫子也，直將爲萬世之計。譬之詩非能窮人，必窮者而後工。轍環四國，席不暇煖，啓憤振頽，上説下教，皇皇然有如振鐸然者，夫

❶「顧」，疑爲「願」之訛。

子之作用，蓋有以知天之心矣。墮三都，誅正卯，羔豚不飾價，男女別於塗，朞月之可，自非空説。女樂一受，相道未終，委而去之，故俾有成之大業，徒寄空名，未臻底蹟。雖然，謂天爲無意乎？厚其德，故必塞其遇；亨其道，故必窘其身。蓋有爲以爲之矣。所謂「何患於喪」，真有諒於天心之有攸屬，直將「以夫子爲木鐸」也。

舊有語：「君道與師道合爲一轍，故教本與治本易地皆然。」又曰：「行道者其功近，明道者其德遠。」何者？行道之功在一時，而明道之功在萬世也。然則歷數之在夫子躬者，豈必負斧扆，相皇極，受命作邦，陟君卿之位，而後爲天心之有攸屬哉？必底觀綏來動和之績效，而後諒三年之可與有成哉？如封人者，亦信可謂能知天於窮通得喪、牝牡驪黃之外，另具隻眼矣。

有伊尹之志章答羅汝存問 名懋忠，豐城人。

世每頌伊尹之聖，不但班於夷惠，學術之正，直可上列宣尼。考於《伊訓》、《太甲》諸篇，其所稱「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真宛然都俞吁咈之遺風，唐虞洙泗之血脉，進而班於孔子無愧，而孟軻氏乃以爲聖之任焉。且曰：「與我不同道也，則誠過矣。」及觀公孫丑舉伊尹之放太甲也，謂：「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

賢，則固可放與？」乃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而後知任之一字，孟子之品題蓋不輕也。

莊生，何如人，亦知臣之於君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一放乎桀，於德已慙；再放乎太甲，幾如置子。故敢斷謂君臣大分，凛然地履天冠，開闢到今，罔容紊越。至伊尹乃一再傷焉，則真是任之過也。雖云「有尹之志則可，苟無尹志即成簒矣」，其又可爲訓乎？尹之所以克終厥德者，以千駟不屑顧，三聘乃幡然，厥辟既復政，脱屣即言歸，心跡雙清，灑然緇磷。蓋渠既不忍戀寵利，居成功，故其君亦不致惑辨言，亂舊政，而尹竟克保終耳。《竹書紀年》乃謂太甲自桐而出，殺尹以復位也。以今觀於伊陟、象賢、復相、太戊，言之謬妄，不問可徵。彼特以小人之情，量君子之腹，未論伊尹即太甲之處仁遷義於桐，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亦豈常衆之情之所可測乎？此孟子所以謂「有伊尹之志則可也」，蓋有以諒之，審矣。

書説答頫兒問 六條

放勳、重華，蓋史臣贊美形容之語，而後誤以爲堯舜之名者，非也。堯最難名，惟放勳二字，彷彿得其氣象。孔子所云「大哉！堯之爲君。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者，意亦祖此。「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直至「黎民於變時雍」，凡以發明此耳。「欽若昊天」以下，又指其事言之，曰「曆象」，曰「若時」，曰「若采」，曰「平土」，皆其事之大者，而政固不盡於此。至庸命巽位，直以天下爲公，「明明揚側陋」，惟賢是與，而不限於

類，則又爲昭曠之獨觀，而不復可以涯涘比量者，真所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莫之能名」也。而惟放勳二字，爲足以概見其光景耳。重華之義，猶曰重光，大率惟堯可以配天，惟舜可以紹堯，故云爾耳。

又

惠迪不言福而言吉，從逆不言禍而言凶，蓋聖人論吉凶，不論禍福也。迪之惠即吉，非有待而後吉也；逆之從即凶，非有待而後凶也：故曰惟影響。禍福之說，報應之說也，蓋是世情之見。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夫豈非禍？然道則吉矣。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夫豈非福？然道則凶矣。試觀三百八十四爻，其所教決擇趨避，意至矣，乃惟曰吉凶悔吝，而未嘗一及於禍福也。所謂「知幾其神乎？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正謂此也。

又

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朱者何？丹朱也。堯之至公至明，不待贊矣。而獨謂有啟明之資，而其究至于殄世，有可傷者，則以嚚訟爲之害也。昔智伯欲立後，其臣曰：「請立霄也。」智伯欲立瑶，其臣曰：「瑶之賢于人者五，其不及者一。夫以五賢陵人，而以一不仁行之，果立瑶也，智宗必滅。」夫豈非開明之資，則以嚚訟爲之害也。商辛之伎勇，楊廣之辨慧，皆是物也，適足以成其遂非長傲，抵於滅亡而後止耳。此孔子所以謂「如有周公之才之

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舜有傲弟，堯有傲子，玩允恭克讓與温恭允塞，恰好與之相反也，而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也，謂之何哉？

又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有能庸命，巽朕位？」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夫以天下與人，天下之大事也。後來以一職授人，亦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宛轉於鄉國間，而後升之司徒，授之職任。乃四岳之所舉者，固惟是父子兄弟之間，而帝堯之所試者，又不過於夫婦嫡妾之際，卒以天下與舜，而舜罔弗克勝。以之慎徽五典則從，以之納於百揆則敘，以之賓於四門則穆，以之納于大麓，則烈風雷雨弗迷。蓋無往而弗宜也。後之學者，乃以此等爲諸艱之歷試，不知帝堯蓋直以父子、兄弟、夫婦、頑嚚、傲妬之多艱爲歷試其所難者，蓋在此而不在彼矣。至於典從、揆叙、賓門、納麓，又自屬登庸後事，所謂經試而諒其可，隨事而考其成，而非所謂試也。「『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孔子亦云爾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孟子亦云爾矣。皆允有合于女女觀刑之意，而世故於經營幹濟邊求之，抑末矣！

又

敷納以言，何待後世？即唐虞世之所

以選士者，道不越此矣。又曰「明試以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待後世？即唐虞世之所以課吏職者，道不越此矣。此皋陶所以謂「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而又必曰「載采」，「采」必指其實言之，嘗以某事知其賢也。道漓世降，民僞日滋，視唐虞世何啻霄壤，乃直以空言選舉，而不復稽之行事之實也，其不能得人也，宜矣。

又

人情不甚相遠，無謂洪荒之世，特情竇未大開，習染未甚滋，分數之淺深異耳。唐虞何等世，「讒説殄行，震驚朕師」者，民俗有之；「静言庸違，象恭滔天」者，朝紳蹈之。至釐士師之設，作五肉之刑，以禁戢之。然以二聖之德臨之，不妨其致治雍熙，率德改行，以不犯於所司也。故謂民盡澆漓，治不可復古者，信哉其誣民也。

正學堂稿卷二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三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後學泰和廖同春鋟梓

答楊荆巖書

來教云：昨在會中，承先生發好學忠信之問，諸生未有以對，仰候大教。先生又引而不發，歸書臆見，奉求裁正。不遷不貳，正是顏子成就結果的地位，擬之孔子，則正三十而立之時也。顏子自言，亦云：「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大抵學者能造到立的地位，便是聖人胚膜，只待點化，過此亦無所用其力，所謂大可爲之地。孔子志學，必十五年工夫，方至立處，過此優游，漸入於神化，每十年輒換一樣光景，更不消用一毫工夫矣。顏子造此地位，亦只是優游以俟，所謂「欲從末由」者在此。惜天不假之年，終於未達一間，夫子所爲慟也。象山先生揭先立其大，立教分明，是孔顏真法門。特其工夫處言頓不言漸，以起後學之疑耳。孔子言好學工夫，多少刻苦，豈能一蹴而至？如曰：不求安飽，敏事慎言，而後可謂好學。如曰：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而後可謂好學。看來聖門只一顏子能如此著實用功，簞瓢陋巷，非禮勿視聽言動，得一善拳拳服膺，與夫子所道無一不實踐過，是以工夫無一不精密，心體無一不還全。至定至安，至悦至樂，造

於所立。卓爾之地立，則怒何能遷，過何能貳，故夫子就此證其好學也。先生於此二句解作不遷於怒，不貳於過，最得聖人真血脉。若但云「怒甲移乙，過前復後」云云，則一原憲「克伐怨欲不行」便能如此，何待顏子？ 然夫子論好學之質，不曰「聰敏」，而必曰「忠信」，蓋《中庸》言誠爲物終始。濂溪先生言：「誠通誠復，則人之性質原皆忠信，高則上智，卑則下愚。」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正必有忠信，學則聖人，不學則鄉人之證也。孔子原天縱上智之資，回自知不敢望孔子，故曰「回雖不敏」。不敏，忠信也。參之魯、柴之愚，雍之厚重，子路之忠信，皆是也。然子路肯如顏子好學，即爲聖人無難，故夫子深惜之，惓惓六言六蔽，以明學之不可不好，而子路終不能卒以好勇終其身也，去顏子之「不遷不貳」遠矣。龍溪先生言：「聖門之學，只在主忠信。好學是保任忠信功夫。」良是。又云：「忠信之外，更有窮理，是二之也。」此説未解，並以求教，惟俯甄，幸甚。

承教，感虚衷。頃所以舉孔顏好學爲質者，蓋有感于章句之學牿心，必破除此障，而後可以入道。不然，則雖以孔顏爲之師，懇懇諄諄，爲之啟鑰開關，而彼猶然在文義上轉，在知見上落定了根脚也。故曰：賢姑未論顏子之功，且先要明得顏子之學。蓋必明得顏子之學，而後吾可學顏；必明得孔子之學，而後吾可學孔。今欲學孔顏，而直從知見上立家，以訓詁詞章爲學之好也，其將能乎？ 試觀三千、七十，日相從事于問難，蓋並在《論語》中，豈有一字句不從性地上落

根，從身心上作體切磨勘者乎？「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蓋是子夏之見，與孔顏所學者異，故曰：「吾與爾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爾於夫子。」蓋法門隱隱變矣。觀他日夫子所以飭子夏者，亦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蓋可見矣。「不遷怒，不貳過」，正是指言學之工夫，豈是頌言學之地分。堯兢兢，舜業業，豈繫始事，直至耄期倦勤，百有十歲時，其兢業猶是也，蓋無間可息也。

承教，謂既立後便無復有功夫可用，恐于義未之盡也。舊語不云乎「『孔子無不知而作』，常止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止也』」，知止固是用功，常止亦是用功。敬怠理欲，差別毫分，中間無別有落脚處，豈可云已至立地，遂晏然優游以俟，無復有功夫之可做乎？忠信兩字辱諭，取證一誠，蓋深得其旨。孔顏豈有他學？只是教人積誠，不要積僞，故資稟只是貴在忠信，不貴在聰敏，此木訥所以近仁，而參也所以竟以魯得之也。此學之辨也，故又曰：「必明此而後學可講，必明於此學，而後知古聖賢之所以卒歲窮年、聚頭劘切者，乃不爲徒托空言也。」喫緊提撕，意正在此，業已明白道出，而非有隱而未發也。且以對章句之士言，而非爲達者發也。惟丈覽而正之，并以轉而示諸多友。

答舒夢灘書 四條

問：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學者自然次第。乃玄虛之士，謂道可頓悟，且薄吾儒學問之功。然則吾儒學問之功，果可少耶？及究其所謂頓悟、所謂道

者，不過滅五倫、黜五官，一經面壁，便可稱禪宗。毋論其事不可爲，則果能之，於世亦何補耶？豈但無補於世，使人人皆如其面壁，則天下之士農工商絶矣。是大有害於世者，乃世之人争艷之，甯棄此就彼，不知何故。此學術大端，不可不辨，願老師盡言之，以解世惑。

舊有語：「經世出世，頭路兩分。千里毫釐，是同是別。」蓋以爲必不可同也。而近乃謂「必有出世之心腸，乃可以做經世之學問」者，不知堯舜周孔亦有出世心腸否也？果其有出世之心腸，則不可以做經世之學問矣。而世必欲援釋以入儒，推儒以附釋，直以混俗之行藏，欲希涅槃之受享，此可必知其無成也。方枘圓鑿，自相矛盾。曾舉以難一老宿，謂儒學固有宗，佛學亦有宗；儒學固有家法，佛學亦有家法。不然，則何以釋迦牟尼佛以净飯國王之子，必舍王宫、棄眷屬，而趨脩於寂寞之濱耶？就俾在家出家，亦有在家節度，如維摩詰、龐居士，其最著者矣：一則示有妻子修梵行，示有眷屬樂遠離；一則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説無生話。今果能之否耶？能之，則許爾學佛有成。不能之，則恐其空繫兩頭，而卒無裨於成事也。

賢所憂者，滅性敗倫，恐士商之種絶。予所憂者，姑不在此。果其能顯然背父子，離親戚，削髪披緇，以趨從于出世之教，則吾猶有取焉。何者？謂其能不亂乎儒也，則吾老孔子門中，豈少此一人耶？此所謂不必闢者也。故近有詆李卓吾者，而予獨以爲不然。假今天下之學佛者，而皆卓吾者也，則儒自儒，佛自佛，豈獨無妨於儒，尚亦有裨

於佛。惟其口堯舜，心佛老，冒之以洙泗簪紳，主之以葱嶺血脉，則真所謂可闢者也。闢之誠是也，雖然，人分上卻無功夫可做也。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此最得闢邪之道。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仁義之説明則爲我、兼愛之害熄。今儒學之在天下，果明耶未耶？孔、曾宗傳之在天下，果著耶？抑未著耶？不此之明，而彼之闢，揚波而助瀾，縱風而止燎，固昔賢之所深戒者也。子又不聞之乎「恐無補於衛正，而適以滋口説之紛呶」也。察之。

又

問：孔子對君，舉「盛服」與「齋明」並。及詔其徒，謂「正衣冠，尊瞻視」。至孟子亦有「服堯服，言堯言，行堯行」之説，可知聖賢教人至切如此。後儒不知此義，其説務爲高妙，而初學愈難下手，蓋日甚一日矣。嘗試思之：峨冠博帶，此心自然翼翼；纔換便服，便覺寬和。然則服飾非粗矣，聖賢歷歷言之，其意在是與？敢問。

舊每舉「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謂只一箇字不相似，還不是以脩身爲本。又舉「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謂曆象授時，封山濬川，命官敷教，舜之所以致治者，是有多少作用，而孔子乃獨舉而歸之于一「恭己」，不知此正黄帝、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垂衣裳而天下治之模範也。子賤之治單父也，蘧伯玉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鳴絃座上，垂拱從容，不知子賤何以處此？大率聖門之學，原不曾將身與心分作兩項看。視靈明

覺知與九竅百骸，固通爲一體；視家國天下與靈明覺知、九竅百骸，亦通爲一體。如是而定命，如是而表儀、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此所以不言而躬化也。「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者，畏此也。此曾子所以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而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也，是乃真知本者也。冠裳佩玉，琴瑟和鸞，凡可以爲身心之檢制者，古蓋無一之不備也。今皆亡之矣，豈獨衣冠云乎哉？此孔子所以謂「以此坊民，猶有疾驅于道」者。簡意喻此矣，更察。

又

問：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總之，心外無仁矣。孔子又有「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即日月至焉」之說，解者以「操舍存亡」當之。果如此言，則心自心，仁自仁矣，何以謂之「仁，人心」耶？老師曾有此駁，尚未明言。琛不能無疑，亦不特琛一人之疑也，敢問。

「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非紫陽語乎？契以爲是乎非乎？「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非橫渠語乎？契又以爲是乎非乎？知契必不以爲不是矣。然則仁與心果一乎？頃答獻和書，契曾見之否？謂心性本無辨，辨之者以歸宗也；心性本不可析，析之者以正混也。從古以來，未有辨心性者、析心性者，然勘之款項卻不差，正謂此也。杜希登，同門得力友也。往感丘生問，曾出以詰之。渠答曰：「如老師意，只是要明心性之辨。」予歎曰：「希登徹關矣，可謂言簡理到。」今世學問之敝實誠多，而大本大

原，歸宿差訛，只在於此。度契尚不究，頃匆匆亦未及講此，誠不可以不深長思者也。有答丘夢徵、董子定輩書，在刻中，試一檢而詳之。有發有疑，更以見質。

又

問：《易》稱「易簡」，孔子自脩，不過「庸德庸言」，孟子亦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即庸也，即易簡也。堯舜之道，實不越此。乃世儒厭薄之，務爲詭異以驚世，而世亦以此相尚。然則遠人亦可以爲道耶？何滔滔莫之挽耶？中流砥柱，實老師之責。願明著其説，以迴狂瀾，不特琛一人所願請也。

最易最簡、最平最常者，莫如脩身爲本矣。然非止善以定其命，格致誠正以嚴其防，齊治均平以滿其分量，而欲以了脩身爲本之事緒，未能也。此正所謂「庸德之脩」也。只一箇脩字内，包括了無量妙義。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至舉其弟不弟，乃直在「徐行後長，疾行先長」之間。蓋皆以明其至近而非遠，至易而非難，而不知即此至近至易之中，乃大有可作商量者矣。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同一明倫，如何叫做由仁義？如何叫做行仁義？此真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不可以不深長思者也。世之騖高虛而遺近實者，誠爲學旨之蠹。而漫視吾儒，忽略學問，直以堯、舜、孔、曾，與百姓之日用而不知者作一等看，則其爲學問之蠹害，亦非淺小也。察之。

答潘士讓書 名庭禮，龍溪人。

問：嘗聞先父之教，曰：「善在同

人，功惟反己，致慎於獨知無對之地，尤所以握其樞。」今聞大教，乃知慎獨者，止至善之謂也；反己者，脩身爲本之謂也；同人者，經綸天下國家之謂也。宗旨所示，禮亦了無所疑。但以資禀之庸，體驗之淺，則毫釐千里之間，不無可言者，請舉以就正。師云：「止爲主意，脩爲工夫。」固已明白洞徹矣。禮竊謂脩之工夫無處用，全於止上用之，是脩又似主意，止又似工夫。此與「真止即是脩，真脩只是止」之説，果有合乎？至善，性也，未發也。曰止，則又非未發也。故兢兢業業，小心翼翼，如見如承，似有已發之意。此果以已發攝未發乎？抑用功之初，覺有著力處，似爲已發，至功夫漸純，到於無心，則合止與至善皆未發耶？抑自鷄鳴而起，至嚮晦而息，除發用時無論，即念慮不生，默有覺照處，皆爲已發，其中更有未發者在耶？日用間有有心照管時，有無心順則時，承教皆是工夫。因舉程子「學者須先識仁」章以示，則誠足以破兩邊沉溺之病。仁即至善也，識即知也，存即止也，是至善一止，而學問無餘事矣。特於發未發之間，猶有未釋然者，敢請。淵源家學，頃讀令先公集，已異之，謂非世儒中有。簡至，覩稱引，於蠡管窺又有不謀合者，爲快爲快！

止脩兩字，喻若提衡，孰重孰輕，初無彼此。畢竟取定者針，效動者手，即歸宿流行，兩皆有其據矣。到得脩固止深，都忘内外，則雖謂脩處即是止，止處即是脩，亦無不可也。此不識不知，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至善兩字，蓋指言學之命根；脩身爲本，蓋直

下示人歸宿。來簡謂「至善，性也，未發也」，是矣，卻又曰「言止，則非未發矣」。夫善，體也；止，功也。世有未發之體，安得有未發之功？攝知歸止，予每言之矣。正是要將知歸於止，不是直以止歸於知。而來簡擬將已發攝未發，夫未發可攝乎？至造詣之有淺深，覺功力之有生熟，故或見其與本體一，或見其與本體二，此又自地分言之也，非所論於體也。然則謂「必養盛者乃有未發耶」云然者，無乃爲知字所累。知於有識知處辨體，而不知於能識知處推原。故欲就未發覔，則自朝至暮，雖暗室屋漏，無往而非覩聞；欲就已發覔，則孰是孰非，即覆海翻倉，無處可討。分別此止字法門，所以茫然，竟鮮據也。舊作《道性善編》，契不見之乎？謂心有放，故做功夫著得一箇存字；有不正，故做功夫著得一箇正字，皆是對治之法。至於性，則真是不可加得一物也，故只說得一箇養字。養之法，豈有毫分做作？故在《孟子》中只是道得一箇息字，在《大學》中只是道得一箇止字。息與止，豈有毫分做作？真所以養之之方也，正謂此也。嗟乎！子思以未發爲中，而後儒乃以無過不及爲中。孔子以止爲始事，而後儒乃以止爲終事。孔子以至善爲體，而後儒乃以致知爲體。此皆杪忽毫分之差，而實逕庭霄壤之判，無怪乎其學之淵源，於洙泗竟舛據也。來簡疑辨雖多，究其根荄，總在於此。頃面振甫談，謂二十年所寶，惜被先生一口打破，都無了影響也。其見略同此，可出共商之。又向晚偶接温陵一友書，大異之，不覺喜溢於顔，喟然而嘆，謂仙鄉信多才，不可謂無明眼士也。吾契氣質粹然，而又學有承傳，謂孔、曾重擔，可更推諉，付之何人？

答周公亨書 名道元，晉江人。三條

問：《讀書要》云：「從本立宗，不知本歸何處？從止發慮，不知止歸何地？」若曰身即是本，似又滯于形器；止即是善，似又涉于玄虛。慮從何發？本從何立？敢請。

止於至善，則脩身爲本之命脉也；脩身爲本，則止於至善之竅門也。舊語不云乎：「知至善爲命脉，則知其原不離身；知脩身爲竅門，則知其即是止於至善。」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至。」蓋直將止善本身合歸一脉矣，而可二言之乎？墮玄虛，滯形骸，以議他學可也，以議孔、曾宗傳，則昭然在門屏外矣，察之。

又

問：《讀書要》云：「脩身爲本，孔子提宗語也。」既已提宗，當時三千、七十，類皆聞之，何曾氏獨得其宗？雖穎悟若子貢，篤信若子夏，竟不得其宗，若何？敢請。

古云：「千佛出世，只怕人不發信心。」孔子之無異傳，三千、七十之無異受，明矣。曾氏何以獨得宗，則信有可訝如子所云者矣。「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非曾子語乎？更復以「傳不習乎」爲日省之要，試觀三千之徒，有如此發信心者否？「吾與爾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爾於夫子」，蓋法門隱隱變矣，而欲以希曾氏之得宗也，不已難

乎？此吾所以謂悟教非難，守教爲難。學既得宗，只守得定便是悟，不可云别開徑竇，更長支離，乃是悟也。此誠要緊的病證，因問及之，不但爲契一人發也。

又

問：《讀書要》云：「本末始終四字，把定入道之樞，括盡經世之竅。」蓋吾人一身，萬事萬物皆備，而一日之間，應感酬酢，紛紛擾擾，無有停息。不識入道之樞，何處討得，迺能把定。經世之竅，是何方法，迺得括盡。老師又云：「此正教人知止之法。」不識又何方尋得止之實地，敢請。

本末分，則知其歸宿者必於本；終始分，則知其起脚者不自終。此正教人以知止之法也，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予舊亦云：「悟得本末始終四字徹，則隨時隨地，皆有歸宿。」隨地有歸宿，欛柄在我矣，事雖紛紜，由我處置矣。以爲把定入道之樞，而又括盡經世之竅，子又何疑乎？

答林兆虞書 名一鳳，龍溪人。

問：致知格物四字，儒先論者紛如。至老師抗宗訓世，歸本脩身，其論始定。夫知非本體，即良知亦涉於用，敬聞命矣。第書云：「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則似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其功夫恐涉於支否？伏望指教。

《大學》，全學也。歸本脩身，所以歸止至善。頃所謂知脩身爲本而止之，蓋已一句道出，而契尚未及檢而知也。心意知物，原

是身之全體，故格致誠正，即爲脩之全功。隨漏提點，而其旨意之歸於止至善者，一也。止法果得手，真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而格致誠正，總付之無所事事的光景矣。且無物之可覔，又烏有格之可言？而以爲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憂其功夫之或涉於支也，得無慮之過乎？察之。

正學堂稿卷三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四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後學泰和劉一陽鋟梓

答陳幼溪丈書 四條

頃有感於見地之殊，有憂於學旨之難明也，簡一友人，謂同輩友自昔難相取。不然，則何以名世如子產、叔向、晏嬰輩，與孔子並世而生，乃並在洙泗宗傳外耶？此臯比勇撤，子厚之所以照耀來今也。暨今張、程並賢，而關洛兩宗之學，亦未嘗不並行於世。芻蕘可採，而況其在同輩友學問之間乎？問藥者期療病，作丹者取成僊，赴家念切，即不問其指蹤之爲何人也而聽之矣，乃獨於學則不能然？頃於「爲命」章特發此義，以爲畢竟是求法之誠，反不逮於禪者希聖之志，原與先輩之發心不等也。如翁教，讀之坦坦，真可云洞開慧視，豁然與古爲徒者矣。所謂「聞一善言，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能禦」者，非翁之謂而誰乎？弟以此心竊感而銘之，謂僅見而希有者莫如翁也。故敢忘其固陋不盡者，詳在左方，而并以續刻上呈，請正。

又

來教云：《大學》止脩之旨，從翁提撕起來，能使海濱之士，翕然鼓舞變動。惟是洙泗成説，得翁口上翻掀倡明，恍若登孔、曾之堂，而新聞其指授也，豈不爲千古之一大快？

頃在滇南，馬鳳麓曾相詑，謂：「經文三綱並揭，八目平鋪，不識公何所憑裁，於散亂文字中拈出止脩兩字。」弟曰：「以爲非耶？」鳳麓曰：「正謂恰好天然，且妙契精一，有功學者。」兹承翁教，亦惠取之。大率學問要緊明宗，若不知宗趣所歸，而漫從節目上尋索，正了心又怕格不得物，誠了意又怕致不得知。此弟往簡所以謂「並用之不勝其意緒之多端，偏舉之又未免爲條貫之未備」，是真可笑者也。如翁其真知本者乎！爲快爲快！

又

又云：「適有友舉翁説『顔子三月不違仁』章問：『仁，人心也。説心何爲説仁？方其違仁時，仁將何處歸藏？心將何處背棄？』渠終不解，轉以問弟云何。弟謂：『先生正是因人想像逐末，不曾於本上理會，故有此問。』」仁與心本無二物，心生物也，仁字該得心字，心字恐未該得仁字，故孟子曰「仁，人心也」。謂此心天理亦嘗發見矣。人欲亦生乎其間，是以欲人止而脩之。顔子不違，即所謂止也，仁即至善也。其主宰在心，其運用在視聽言動之間，所謂脩身爲本，此顔子之學也。顔子之學與人同，而其三月不違，欲罷不能，語之不惰，拳拳服膺弗失，此顔之所以獨爲好學，而有以異於人也。顔子滿目俱是仁，他人對面不相識；顔子地地皆是止，他人地地皆是違。何處歸藏，何處背棄，第有離合之辧爾。❶

❶ 「辧」，疑當爲「辨」。

往丘夢徵曾舉此，與今疑者略相似。時出以示多友，人各有陳，並不契旨。最後杜希登至，答曰：「如老師見，只是要明心性之辨。」弟曰：「希登徹關矣，可謂言簡理到。」從古以來，大率知性者少，識心者多。往往只認著一箇昭昭靈靈，能識能知者，便以爲生天生地之主本矣，此其所以不知性也。蓋直以心爲性也，所以隨緣赴感，一切漫謂天機。其流之弊，至於恣慾狥情，咸稱妙用，則學不明本，而流浪之識知，罔所據依也。《大學》徹頭教箇止字，夫豈徒然？心不違仁，恰好合此旨趣，故特假以提撕，俾知辨別。幸翁亦味此，果孰爲有去來者乎？孰爲無去來者乎？不住者客，古之人有言之者矣，蓋欲教學者知所歸宗也。翁既點止字，又云：「仁字該得心字，心字恐未該得仁字。」近之矣！近之矣！未盡者容續請。

又

又云：問：「李先生教人脩身爲本，又欲人於本末始終理會，如何？」弟謂聖經已詳言之矣。理無本末，物則有本末矣；理無終始，事則有終始矣。李先生只爲世人於事物都從末上忙逐，不知反本，故欲理會此四字，而知脩身之爲本也。重在知本，經文下「壹是」兩字最妙。夫道，一而已矣，只是一本，更無二本，故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又舉「聽訟」一節，指出知本大畏民志，千言萬語，只是要本字透露。從本至末，由始至終，徹頭徹尾，如一條大路，直通北京。知始知終，顧人脚力如何，再無別項蹊徑。此翁所以得孔、曾之命脉竅

門，而爲吾閩人之指南車，直欲相率行得到、趕得上，非虚語也。

物有一條，每謂教人以知止之法，學者驟傳止字，動輒謂「也須先做了致知格物之功始得」，正爲不達於此。顔子之稱夫子也，曰：「循循然善誘人。」吾生千載下，何由而識其循循善誘？吾於《大學》真諒之矣。喫緊教知止，即徹頭教以歸止之法，直於事物龐雜中分别本末始終先後，使人當地有可據依持守。下文又詳數事物，倒歸脩身一步。使人執之以自淑，則家國天下之柄在我；運之以應務，則均平齊治之用咸宜。真天德之統會，王道之淵源，盡性至命，一以貫之者也。故舊又有云：「區區有功聖學，固在揭出脩身爲本，而討出脩身爲本，卻在悟破知止。」兩節，正謂此也。翁所論者俱是矣，然亦尚有合商量者，容另請。

答吴養志書

來教云：嘗究致良知，廼近世名儒所以反宋儒支離逐外。不意學者認寂滅爲良，認情識爲知，文成救世之言，祇爲剩語，翻是招牌，甚且并文成而呰議之。聖賢千辛萬苦，尋得一條路徑，惟恐人不知不覺，費盡口舌，開明接引，而學者置爲無用之談，亦可悲矣。雖然，聖賢亦聊以盡吾心爾，百世而下，當必有旦暮遇之者。先生揭脩身爲本，實所以救事内逐外兩失，不知學者果能脩之否？止之否？自先生過莆後，每每與諸友極論，只要去實止實脩，自然能得先生立言之意。若只要辨論是非，縱辨得明，只是説見羅先生不曾説得自己脩

身爲本，分明是孔聖話頭，豈是見羅先生杜撰出來？ 願諸君只常立箇毋孤負見羅先生之志便是。

人宗洙泗，户法孔曾，故國不異政，家無二學。二百一十五字經文，豈徒以立一日章程，固所以定千百載不易之斷例也？ 及此星日炳然，謂致知兩字爲孔門正法眼藏，可乎？ 頃有語，謂失在於習後儒之説熟，而不覺其信之深。尊孔子之意雖甚深，而反入之淺也。脩身爲本，豈是救弊之方？ 恰好扶元，便爲對證之劑。往所謂「自天子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性學也」，兄曾味之否耶？ 虚講是非者，誠爲閑説話；而正研學術者，卻是實功夫。此孔子所以謂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而稱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擇中者豈伊一言一動之間？ 得善者不指一作一止之協，正多岐之學術，足以亂真迷世者也。然則謂學果可不講耶？ 惟兄更一思之。漳士有志者多，悟信者亦非少，只苦僕抱恙，卻跡杜門，無能爲之接引也。藥酒必得三料，一連服之，乃可以收全功，此又要緊囑也。

答柯君器書 名萬梯，莆田人。五條

問：《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先天弗違，師所謂性宗者是也，而後天之説，莫是從性中流出，所謂率性之道否？ 明以考諸人事，幽以質諸鬼神，皆是物矣。先儒所論賢希聖、聖希天，竊以爲吾人立志，即學合天而希賢希聖，尚別有一段階級否？幸示之。

聖人之學，直以天爲宗，故學聖無他，直以天爲法。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者，直造詣之地分不同耳，而其爲事天之宗、希天之學，一也。頃所以謂存心養性，安勉無二，功同一問。仁，孔子之所以答顔淵、仲弓、樊遲者無二旨，若必以希賢與希聖者別有原，即希聖與希天者亦別有道矣，理不然也。先天後天，在論學自屬心性之分。《繫辭》云云，又就大人之與天合德説來，蓋全是德性用事，直能執天之權而爲造化作宗主也。所謂「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義可見矣。言豈一端，各有攸當，其此之謂乎？

又

問：「克復」説，世以爲克去己私，復還天理，舊矣。竊謂己不可作己私説，蓋與物無對，所謂真己，而禮即在其中。一日克己復禮，舉精神意氣，全無一毫向人邊走，則全體是仁，而天下歸之矣，此其機斷不由人。下文所云視、聽、言、動，自然各還本，則又安有非禮之可言哉？非曰克復爲綱，而視聽言動爲目，實同條而共貫者也，未知是否。

予答汝潛書，謂儒學只貴平，不貴巧。平則氣日斂，而道理日近；巧則意日鶩，而蹊徑轉多。學貴明宗，至文義亦須解得明白。爲仁由己，由人乎哉？自是分別界頭，要在己分上著功。克己之己，豈可執煞作一樣看？能近取譬，强恕而行，聖人所以破有己之障者，亦既諄諄矣。但要于復禮處知所歸宗，即克己處自然不犯著對治，就俾如舊之説，作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亦何不可？大

率學者之病，在於不能就大旨討明，而直于文句上較量，此意所以轉支而義轉舛也。

又

問：老師《書要》云：「身在世間，既不能離事物，又不能宰事物。大經未能經綸，大本如何站立？ 直欲攝知歸止，反本一步，則實實落落，直在於經事宰物上著功夫，虛知見，到此不復在心頭矣。」第心中無事，際此春和景明，萬物熙熙，皆吾固有，直欲與天地上下同流，渾然通體而無間，不知只此即是虛知見否，抑心齋坐忘如顏氏之屢空乎？ 敢請。

屢空境界，談何容易。花香明媚，對境夷猶。牧豎樵夫，胸中寧無樂趣？ 此昔人所以謂「城中車馬應無數，能解閑行有幾人」也。即欲以此方比屢空，當郤大本胸襟地分，是隔幾層，此可無問而知。屢試君器，大率意興玩味處多，鑽研透露上少。昔賢所謂「飽歷風霜十九冬，肝腸鐵樣對諸攻。群譏衆詆尋常事，了取男兒一世中」者，其苦心煅煉蓋如此。心齋坐忘，雖云語出莊生，想見顏子未能三十遽進於屢空境界，亦殊不是草草也，未可容易談也。

又

問：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蓋其分之定於天者，本無不足，孰從而加？ 本無有餘，孰從而損？ 凡可得而加損者，必非君子之所性矣。所性既定，自然根心生色，睟面盎背，施於四

體，不言而喻，則性之非空也明矣。何老師於「形色」章乃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不幾於援儒入墨，而實踐之無地乎？願剖所疑。

性之非空，不待睟面盎背而見，只仁義禮智根於心，便可以知性之不空矣。包天包地，包人包物且由此，而况其學得所養，有不根于心、生于色、施于四體者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偶舉之以證形色天性之語意有近，而其意正以明踐形之不墮于空虚也，而契乃見以爲援儒入墨也，過矣。

又

問：《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夫緝熙分明是箇脩法，敬止分明是箇止法。提出仁敬孝慈信，分明是箇止善，而非止敬，則敬止之敬，乃其「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境界也。言本體畢竟是工夫，言功夫又畢竟是本體。老師所云「脩之所以止之也，止之所以脩之也」，其合功夫本體而一之者乎？舍止脩外，還別有「緝熙敬止」否？

「緝熙敬止」四箇字，直是止脩兩到，且無有止脩之可分別者。所以仁、敬、孝、慈、信，隨感流行，不識知而順則也。止脩雙揭，誠爲入彀之宗。由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在宫雍雍，在廟肅肅」之氣象味之，則真是只有一止，無復有脩之可言也，而脩自在其中也，察之。

答丘士藎書 名宇勳，晉江人。

問：晦翁有云：「向來講論思索，

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只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逼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氣。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慎也。」味斯言，豈非晦菴先生晚年定論乎？其所云「涵養」，不知與知止一步有合乎？格物致知，傳有云：「即凡天下之物而窮究之。」陽明先生謂爲義襲似矣，乃復以致知爲宗，而曰「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畢竟落在境界，又似輸涵養一著者，未知是否。

學問差別，真只在于杪忽毫分之間，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于此。此孔子所以謂「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既知以止至善爲宗，則與彼致知自相寥絶，不復待說。只晦翁晚悟一段，有在似是而非之間，不可以不講者。往予亦取其語，至揭之屏間自勗。自悟徹止脩後，乃斷知涵養功夫，直下就擾擾紛紛中取討歸宿，而不在平日未事前，別作一方法，禁制討甯帖也。故由此而出者，則所云涵養者與省察併在一時，故有從本立宗、從止發慮之妙。不由此而出，則所云涵養者截然將在事先，而所云省察者截然將在事後，與聖門精一止脩之作用，爲不侔矣。所以分動分靜，將戒慎恐懼與慎獨工夫作兩項做，將靜則有中而動則無中矣而可乎？至於紹興，則又直以省察當卻涵養，以視晦翁校輸一著，有如來簡所云「《大學》之所以必揭知本爲歸宗，而以知止入竅」者，豈徒言之乎？更察。

答林而德書 名鳳翔，鎮海人。二條

問：老師云：「無對者獨，有對非獨，知《中庸》所謂獨者，不指有睹有聞，則知《大學》所謂獨者，不指有好有惡。」畢竟是所指安在？亦指者在於性體？而慎之者是就性體而用力之？全副精神直向本上歸宗，不流末上去？所謂「止至善、中者，天下之大本」，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程子所謂「仁者無對」，皆是物也，抑別有旨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性體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復性之功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君子之所以戒慎恐懼，必致謹於斯也。何以必言獨復性之竅也。頃所謂「無對者獨，有對非獨」，大且不足名之，又何爲對之有？此程子之所以謂「學者須先識仁」，而《中庸》謂「不明乎善，則不能誠乎身」也。如簡所云「全副精神，向本上歸宗，不流末去」者，盡之矣！盡之矣！然孰爲本？孰爲末？更須一向裏體究得明白，乃有下落。

又

問：老師云：「脩身爲本，則是求仁方法。」嘗讀「顔淵問仁」章，竊以爲夫子告之以克復，渾然是個止法。仁歸於天下，而機由於一己，隱隱是于己上著精神，知所先後消息。及請問條目，又告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渾然是箇脩法。先儒以四者皆身之用，要之四者皆爲復禮而設，不過欲因日用求本體，實

非向外著功，即爲仁由己之謂也。當時顏子一聞斯言，遂斷然曰「請事斯語」。看他何等擔當，何等力量，即既竭吾才的光景，欲從末由的地面，故夫子於七十二子獨稱顏淵爲好學，又許顏子不違仁，蓋以此也。大抵孔學以求仁爲宗，下手處不越脩身爲本，故曰「脩身爲本是求仁方法」，請教。

心法倡自虞廷，惟一惟精，朗然指授。蓋一以定命，一以嚴防，經世之宗，必如此下功，乃爲無滲漏也。此孔子所以謂「敬義立而德不孤」也。不孤兩字最有味，往答呂文化，謂：「遺止則孤了脩，落根無地矣；遺脩則孤了止，關防不密矣。克復兩字，只是換了話頭，而其爲精一止脩之作用，一也。」而契乃見以克復爲止，四勿爲脩，若將謂前段專説止而後段專説脩也，而可乎？至簡末謂「孔學以求仁爲宗，下手處不越脩身爲本」，卻是。

答李惟寅書

問：蓋嘗習章句之説：「道之不明也，吾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言知而歸重於行，後人爲之解曰：「行之力乃見知之致。」有如人品之善惡邪正，此心了然見其微。豈曰非知則必崇其善且正者，去其惡且邪者，方爲見之行事。不然，依阿澳涊，作婦人女子態，恐畢竟見之未真。故行之不力，是其知猶未致也。致知爲脩身第一義，此中世道人情關係，正學非淺。先生何以明教之？

每謂義無定在，緣時地人情而爲之低昂

捐益者是也。經世之學，錯綜於人倫事物之交，是有多少變態，豈容一切。孔子所謂「義以爲質」，而又必「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果何爲乎？ 陽虎、王驩所以處之者，是遵何道？ 謂孔孟知之有未真與？ 已知矣而又遲回爲之委曲，謂孔孟行之有未力與？ 所謂「見惡人以避咎」也，易言之矣。四凶當堯世容之，舜攝政則誅之。五十國釋于武，不釋于周。比干諫死，箕子佯狂。所以處之者都非一局。若必執以爲行之力者乃知至，則比干爲聖而箕子非忠矣，而爲孔子者乃漫然無決擇，概許其仁乎？ 最可惡者莫如癭，以其生于頸而附于咽，不可以一決而遂去。髫齒欲脫未脫，爲累者甚，而亟毁之，足殺兒。若必任其知之及，而概取于行之力，不量其情局事變之爲何如也，是必直躬者乃爲智。而藏往知來，古之所稱圓神不倚者，反不得爲知之致矣，甯獨如此而已也？ 行師則尚謀，懼鄙暴虎；出處則相時，局不主一偏。是乃真致知者，不可以一端求也。所謂「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加減稱量，自隨其節，而要之本常立，身常脩，即道常在我矣。此誠經世要機，有關正學，不可以不講者也，而非高明士經事勘磨者，疇能發之？ 業已具簡代候。刻報，倘尚在，希爲轉索之見寄，蓋此中筵笥之所攜者盡矣。

正學堂稿卷四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五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後學泰和廖同春鋟梓

答黄毅菴書

高誼聳心，依依不置。默堂還，便續致短函，不省曾否徹於記室？

孔傳《大學》，豈爲身圖，直將性命全提，倒廪傾倉，布在方策，以貽天下來世。故其規模最爲宏大，旨趣最爲淵深，條貫極其嚴備，端緒極其微渺。二百一十五字，布置描畫，喻如造物生人。自頂至踵，由表及裏，九竅百骸，賅而存焉。此其所以謂之全學，而或以管窺，或以蠡測，執其一斑而見，以爲道在是矣。此所以竟千載不明也。而非翁之鉅眼宏襟，疇或識之？所謂自天子至庶人，直是該盡了天下人品；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直是管盡了天下學術。然非將二百一十五字湊底悟徹，如盤走珠，字字不相粘帶，不相妨背，而渾融流轉又不出於盤中，則所謂脩身爲本者，猶在藩之外也。此孔子所以謂「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盡矣，無復有餘蘊矣。後來只不明此，故將知本兩言，指作衍文，而以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别有斷簡，則豈獨傳文缺，經文亦缺矣。翁試謂除卻知本兩言，孔子雖神聖，將何所憑裁，以握性命之樞，以立經世之極耶？

僕本世外人也，又多病，自閏迨今，閲半載矣。一跡不踰户限，一友不能接引，亦自處于世外之道，而獨感翁丈之過於相知也，

忘其頹病，勉而具此，不盡者已略見於刻中矣。要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則此敝箒者未必不是遊洙泗之梯航媒妁也。伏惟覽而教之，俾繼此得畢其愚，期共勉旃。爲孔、曾忠臣，不負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亦庶幾不孤負天王明聖，而海濱流落，若翻爲人世之極遭也，爲幸何如？

厚幣頃領，愧無以酬，乃載荷遠將之辱。念翁嘉惠，夫豈泛投，服之爲榮，不恥維鵜，敬謝敬謝！　芳臺丈書并領矣。

答舒夢灘書 名琛，進賢人。

問：昨歲承矩誨諄諄，琛敬佩之終身矣。第老師惡以釋亂儒，若釋自釋，儒自儒，則不惡。琛嘗譬之人家：長子誦法孔氏，服儒服，卒業於東廂；次子誦法天竺，削髮披緇，參禪於西室，似亦不成人家。即其削髮披緇，便有損於吾儒經常之道，不必其彌近理而大亂真，然後可惡也。琛以爲此汲汲當闢者，敢以醯鷄之見再陳，惟老師教之。

闢邪衛正，聖賢同心；似是而非，特所深患。蓋一則病在于皮毛，一則爲疢于心腹，同一亂正，而淺深之分數異致如此。此象山所以謂「今之釋子，類皆擔板庸人，何能害道也」。公而必欲一道德，同風俗，俾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則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咸當禁斷，何獨釋乎？故以釋害儒，害尚淺；以儒冒釋，害乃大。處堂奥，起爐作竈；入腹心，種胎植種。如吕嬴之互易，牛馬之暗投，浸淫沉錮，且不識其敝所從入，而直認以爲生身立命之本矣。瀾倒淪胥，莫爲救挽，所

謂「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反存焉矣。豈獨竊其國，併與其聖智之法竊之，以自擅其宗矣。老氏、鄉原，夫非與孔子並時而處者乎？然孔子不聞闢老氏乃闢鄉原，則以老自老，道雖非正，其端緒猶可尋也，易辨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非之無可非，刺之無可刺，宛然一聖人之成德也。而實則順非飾澤，藏垢匿瑕，混俗和光，閹媚取悦，使世中其毒而莫測其方，且頌其德，以爲此真原人也，則其爲斯道之蠹害，乃真不可救解者也。此孔子之所以惡鄉原甚於老氏也。

公如必有慨於王教之未純，道術之未一，老佛之爲世賊害也，則請上陳之吾君，下陳之吾相，不過費方尺之紙，「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如《原道》之所論，武宗之所行，朝令下而夕可見之施行。事若甚難，而實則有至順至易而無難者。惟此腑臟之包含，堂奥之蟠竊，求之無其端，而罪之無可按也，則雖以聖君賢相，有衛道之勤心，而莫爲之救挽也。此程伯子所以謂：「昔之中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且忽不覺其轉而入於籠罩，以互爲蒙蔽也。」此其比於削髮披緇，顯然背父子，離親戚，以自畔於名教者，其爲害果孰輕而孰重耶？此予之所謂深可惡者也。而又自愧其原本之微，不足以障滔天之勢，恐適以激縱風之燎，揚湯之沸，謂不若反而明孔、曾之學，循知本之教，庶幾哉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者，猶可望救於萬分之一也。簡至，具悉憂世之殷，衛學之切。然以爲事固有機在人者，有具在我者，所謂可盡者，盡其分之在我者而已。

答傅君髦書名來譽，鄞縣人。二條

問：《大學》説至善是本體，而止善之功不離歸本。《中庸》説誠是天道，而誠之之事不過復天。故人性惟有至善，本無不善，而至善實有諸已。始稱至誠者，至誠以造，位稱無論矣。迺論帝降，何以有誠與至善之分也？至思誠功夫，有謂擇善者，非其脩之惟精者耶？有謂固執者，非其止之惟一者耶？《大學》以止爲脩之入竅，脩爲止之功夫，胡《中庸》先脩而後止耶？倘有所謂止脩合一者耶？夫一爲誠，二之則不誠。誠則未有不止，止則歸于一誠，胡誠止提醒有二耶？抑其間果其偏全先後之逕庭也？且學不厭爲智，分明是明德，而卻以成己爲仁；教不倦爲仁，分明是親民，而卻以成物爲智。學本一宗，曾、思、孟斷不持兩端，當必有同條共貫者。敢冒昧上質，伏維老師明教。

古稱千聖一心，六籍一語，果其意之無不同耶？抑辭之罔不協耶？若必執其辭而取其協，豈獨《中庸》有不同於《大學》，孟子有不同於孔子，即雖一聖之口，一座之間，其辭之或少或多，語之或先或後，隨事提點，亦自有不同者。而其旨意之必歸於一是，真千聖相授，守一道也。虞廷允執之論，灼然爲洙泗淵源。一善一中，點體處既若背違精一止脩，説工夫又爾兩無蒙涉。契既能信得善即是中，而又何不能信得誠即是善；既能信得止脩即是精一，而又何不能信得擇執即是止脩。至於或先止而後脩，或先脩而後止，語若不同，義有各當。仁義兩字，在《孟

子》中以道性善，自指體，他或從宜，別爲點次。往答董蓉丈，契不見之乎？謂此等仁智又就用之德説，蓋指能擇者爲智，而能守者爲仁也，不可執一看也。學不厭亦何嘗不是仁？教不倦亦何嘗不是智？成己成物，明德親民，因時繫屬，總類此矣。此孔子所以謂「言豈一端而已」乎？夫各有攸當也，察之。

又

問：吾儒之學本天。《大學》，性命宗也，徹天地、貫古今、包人物者。《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蓋人事外，無天道矣。而管於脩身爲本四字，迺誦師教，謂因讀《易》有悟於本末、始終、竅斷，知孔子學問，一生悟門有味哉！先生之深於《易》也，令人三復焉。敢發嚳所明，證嚳所疑。夫《易》本於太極，卒於陰陽，變化造物，不離消息盈虛，云爲管歸存亡進退。故知進退存亡者，不失其正；識消息盈虛者，能與時行。時者天之所不能違，《易》之所不能逆，而况學乎？乘龍御天，本之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易》道盡之矣，聖學盡之矣。至傳《艮》彖曰：「艮，止也。時行時止，動静不失其時。」則知止非槁木死灰之謂。終日乾乾，天行之謂也，時之與止，果其有二耶？果其一耶？抑二而一者耶？又曰：「艮其身，止諸躬也。」則止脩合一之妙，居可知已。顧君子居安者《易》序，樂玩者爻詞，象詞，變占神知，不可方物，爲道屢遷，不可典要。本末始終之竅，非通人達才，烏能

致意於斯？至《大學》提宗，已該《易》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特其註脚。愚生以聞其語，未窺其奥也，敢以臆見請正，伏乞老師幸教。

區區悟學之端，果因讀《易》，而入學之竅，本歸脩身。嘗有語：《易》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羅天地之法象，聖人以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括人世之經綸。《易》本太極，《大學》本至善，始終本末之先後，宛然陰陽柔剛之進退，消息盈虛，云爲變化，大明終始，六位時成，總此括盡。所以全《易》道在於我，舍人事而別言天，舍《大學》而外譚《易》，皆非所謂知義之至者也。時行則行，以何爲之稱量？時止則止，憑何爲之裁節？頃有云：「止字本是死法，點入脩身，卻有無窮妙趣。」蓋脩有多方，而止亦隨所脩處曲盡其經綸之巧也，此其所以妙也。槁木死灰者，能有是乎？至於時字爲義，自以境界言、以流行言；止字爲義，自就工夫說、就歸宿說。故止能運時，而時不能違止。此大人之所以與天合德，先後天而莫之能違也。

君髦意儘知歸，只苦文義牽纏，以致往來縈絆，倏是倏非，乍疑乍悟。如此展轉支離，出門是草，岐路方多，豈獨載牘之間未覩一是？聯鋪促席，多方就正，且不勝其口說之紛拏也。出見紛華而悦，何必古人？此孟子之所以貴於知言也，體之。

答蔡瑜美書名士瑜，晉江人。三條

文字本貴奇不貴襲，而世競務襲不務奇；學問本貴常不貴巧，而世必厭常欲務巧：此道所以舛也。往有語，契不見之乎？覽與我處畎畝之中文字，能刻意可喜。至

學問樸實頭，只一脩身爲本最有據，而來簡乃不及之，得無亦尚有厭常意耶？ 二問語并答去，必無以空言玩，乃有益。

又

問：愚生竊莊誦老師講「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以爲學者須究如何爲心，如何爲仁。此醒人究辨之大機括也。夫孟氏曰「仁，人心」，則仁與心一也，而何以曰「回之心不違仁」，又若二之，何歟？ 彼心活物也，仁生理也，謂心與仁截然爲二者，非也。虞廷之論曰：「人心道心，心一也。」而有人心道心之辨，意者理出於心，則以仁言心可也。而心亦有不盡出乎理，或牿于旦晝而有違仁時歟？ 雖牿于旦晝而天理之公，未嘗不隱然在歟？ 乃老師所謂「背違時，仁將何處歸藏？ 心將何處背棄」，愚生思之而未得其解也，願明示之。

仁在體不在說，故不但暫一至者不可以語仁，即偶一違者亦不可以言仁之至矣。此聖人所以從心所欲，無往非仁，而顔子之所以未達一間也，蓋尚有違也。學者到此，只好向己躬上切實體取。一日之間，自子以至亥；一月之間，自朔以至晦。是仁非仁，毫髮不容瞞昧；日至月違，動息有可查考。即步步是工夫，言言皆實力，而所質「仁將何處歸藏？ 心將何處背棄」者，直下可從意中領矣，不復俟言説矣，體之。

又

問：夫子之論性也，曰：「性相近

也，習相遠也。」而孟子之論性也，曰：「性無有不善。」乃又有三品之説者，曰：上焉者不習而自善，中焉者可習而上下，下焉者雖習不善矣。然則習之所施，僅在中人耳。其言之剌謬，違性者非之。乃夫子言性而又言習，孟子言性而不言習，此又何故也？夫性與生俱來也，習者脩治之謂也。言性而置習，則虛；言習而置性，則妄。是兩者互爲用，然其用孰爲大與？老師性善之編，其所以開示來學者詳矣。性習之用，愚生尚未徹底裹，敢敬質之。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夫子語乎？「在止於至善」，又非夫子語乎？故孟子只道性善，子思子直曰「天命之謂性也」，皆祖自夫子也。豈得以遠近兩字致疑，謂夫子之論性乃有異旨耶？故性自性，習自習，如僕見，只合訓之曰「性相同也，習相異也」爾已。大率周末處士横議，在孔子世已不勝其駁雜支離，往往執習之壞者爲性，而將命之天者雜以習，甘自暴棄，諉於性之果有善與不善也。此夫子所以傷也，故特揭而言之曰「性本同也，習乃異也」，以唤醒學者，使知反異歸同。而豈以性習雜言，有如論性不論氣，不備如來簡所質云云乎？可嘆！

答黄光普書名浩，南靖人。

問：浩讀書通大義，即志聖賢之學而嚮往之矣。受之庭訓，聞之師友，謂聖賢之學，心學也，此學始于虞廷。虞廷之道心，即《大學》之明德。明德所以新民，新民無他，道在止至善、致良知者主腦也，則服膺而時習之。第此知從何

而生？何地乃可棲泊靈明？非反本還源，直於性善歸宗，徒就發竅之良者，以爲推致危徵之間，倏明易晦，雖强自點檢，加爲善去惡之功，必竟復命歸根之竅，靡有依據也。正爾疑揣，及聞我師脩身爲本之教，乃忻然曰至善爲主腦，脩身爲本爲功夫。脩身爲本性宗也，求仁之方法也。「艮其背」，脩身爲本之旨訣也。本此、止此、心此、正意此，誠知此致，物此格，若網在綱，各止其所。良知豈本體哉？蓋根柢于性之仁義也。經有可據，吾心洞然，覺靡滯礙，毅然擔當。鄉原痛絶，狂狷興思，蓋必透此關，始可與語。有入頭，可進步，天性顯現。極光明，極正大，廣居安宅，都在這裏。而禮路義門胥此出矣，迺真脩身爲本者也。退省其私，直以止脩學諸己，以止脩之學言諸人，實意充滿，流通事物，分量所及，靡敢不滿。竊以爲止即在此，脩即在此，未知于師教何如也？幸聞示之。

脩身爲本，人知其爲經世之宗，誰知其爲性宗？止於至善，人知其爲末後事，誰知其爲始事？止善本身，人知其爲兩句話頭，孰知其爲一條脉線？區區此番提揭，於經世實際，誠爲有功，而於性命落根，尤爲喫緊。故要緊在明心性之辨，何以要明心性之辨？爲其已揭知爲體也，指致知爲宗也，所謂全經專教知止。後儒不明，以全經專教致知。契既讀拙稿，不見之乎？既已知得此意，直下就身上歸宗，直下就善上落脉。如簡所云者，彷彿近之矣！近之矣！幸實體，毋虛托。

答楊振甫書 名琰，龍溪人。

守心者大率光景之見，故辨體者必入支離之解。憑揣摩則靈變閃爍，若莫測其端倪；稽踐履則舛錯空疎，秖以增其誕漫。往所以謂不急辨體，要在明宗，蓋有深創此也。契能省而悔之，允矣。至將所指授一一以身體當，理路尤明。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此全體一仁也。將身幇善者，意恐至善之墮渺茫；將善貼身者，意恐本身之泥形器。交互推原，總墮兩邊之解，豈知老孔子蓋直下了經世之務，即直下透性命之根。故以此行乎家，以此行乎國，以此行乎天下，萬緒千條，總會歸于一本。以此脩乎齊，以此脩乎治，以此脩乎平，紛紜錯雜，總收拾於一止。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用此道也。如簡所陳，日用間尚不免於隨處體認，毫忽舛訛，尚昧本末之分。譬之人身，自是有天君，自是有百體，豈可云非天君則百體無所主宰，非百體則天君無所命令者乎？吾故曰：「《大學》，全學也；脩身爲本，性宗也。」悟此則於世道自關情，體此則於明學淑人，自不容已。孔汲汲，孟皇皇，有誰驅之？有何職任？固自是徹性徹命，意之所自，不容已也。非如簡所云「有待於擴而大之者」也。「士不可以不弘毅」，每謂之直從承當《大學》而得，信然哉！信然哉！惟體之，并出與會友共之。

答徐時舉書 名鏊，豐城人。

任重道遠，士之定責，故明學淑人，士之定分。顧恐擔當不勇者則量不弘，而檢脩不

密者則力不固。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蓋理固如此矣。如契之屢簡，諄諄庶不愧此矣，惟勉之。向經上講，不若向身上講，蓋身爲經傳者。所以傳經也，身上進一分，則經上悟增一乘。往予何曾一字句向經文上求，直截從身上體會，而學日以明，經日以徹。

來書撮要明宗之說，雖甚緊切，畢竟不若就日用行履處作實體勘，而揭其悟者疑者與相對證，似更簡明而有力也。至所述經義，覽之紀紀綱綱，大都未嘗不是，只尚是向經上説，於對境臨爐，抽添加減，貼皮貼骨，尚隔一層。所舉除卻心意知物、家國天下無別有身者，檢予無是語，果有之，必是承上文別有爲記。答顏與樸有謂「心意知物，身之全體，故格致誠正，即是脩之全功」者，語近似，旨卻異，此不可以不察也。會事必望猛提策，俾無怠，有何奇功？有何捷效？只此勉勉循循，要以無勤於始，無墮於終，即蔚然可信於家邦，無忝於洙泗之門屏矣。

答姚國初書名虞，南安人。

參也何以魯得，須思而得其故。大率悟非難，守爲難。尊聞行知，敬守師説，直從一路裏進功，而不復雜于二二三三之解，此所以月將日就，臻於高明光大而不自知也。豈獨自得一脉，頂傳如臨如履。曾而思、思而孟，至于今萬古日星者，則自一念之守教始也，餘並寂寞無有嗣者。吾門中敏穎者多其儔，而近魯者國初爲最矣。惟自頂至踵，自心志達皮毛，自食寢至酬酢，自倫理至觴豆，拿定了一箇脩身爲本一切管，而入於準繩規矩，使人望而信之，曰「此真講學士也」，就令異趣者熟而察之，亦曰「此真迂闊人也」。無

忝爲講學士，則進而入於魯之光景也爲不難矣，惟勉之。來問不暇答，念所以告子者義盡此，亦無別有他説也。

答鄧惟立書 名□，樂安人。

憒悱滿襟，千里如見，肩當氣力，有可感思，此吾所以每羡僊里爲有人也。舊每謂：「學問明之難，任之尤難；悟之非難，守之難。」果其如簡所述，兢兢然將一副當精神管而歸宿此，恢之以弘，固之以毅。自本達標，不作兩路心思；自始暨終，不作兩截人物；自暗室至廣庭，不作兩樣頭面。以此明諸心，以此淑諸人，以此體於躬，以此範於里。將化人成俗，直以一身肩當；明學淑人，直爲一生事業。將孔、曾所爲，爲天地生民立命立心者，道不越此矣。而又何憂於識見志氣之卑、悟證之淺乎？顧恐未必能耳。羅石令叔不意遽作古人，可痛。令弟知偶恙，未作書，面間可出此。

正學堂稿卷五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六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清遠徐兆鼎鋟梓

答陳蘭臺書

來教云：清漳行役，望門墻二十里而遥。同事者挈而去之，未遂請教之私，迄今此心怔怔怦怦，如有失也。數月来先以陪直，指使問俗，旋以棘闈從事。比出，則又署司篆矣。日在溷冗中，雖此心乾乾，不敢少有怠忽，而百務擾擾，未免苦於糾紛。然就裏體驗，則於所謂「順事無情」者，「行所無事」者，稍見真機。每退而休衙，則又思昔人補過之説，豈不謂應感時或有差錯，退而檢點，思所以補之耶？至於夜而就寢，寢而稍醒，則念頭動處，覺有馳逐之意，又常收斂秘密，不使放逸。日日如此。其於先生所指修身爲本，愈見親切有味。然伏而思之，應接時雖稍見天機之流行，而未免有一時差錯，必有待於思補者。獨處時雖稍見天機之秘密，而未免有一時念起，必有待於收斂者。於此時也，而能使内外兩忘，念念無非，事事不錯，然後爲止於至善。是可見修之之功難，而止之之地未易到也。雖然，其修也曷從而修之？其止也曷從而止之？皆賴此心之虛靈一段，惺惺不昧者爲之照察，爲之管攝。故一事稍錯，旋即悔之，必思所以補之；一念方起，

旋即覺之，必思所以收之。率此虛靈之體，隨此虛靈之用，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一以貫之，皆虛靈之本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曰「知所先後」，曰「此謂知本」，曰「此謂知之至也」，畢竟少不得一知字。是可見知也者，徹首徹尾，徹内徹外，一以貫之者也。

竊謂先生之所謂止、所謂修者，與陽明先生之所謂良、所謂知者，其宗無有兩也。先生謂分别爲知，雖良知亦分别也，是就情識上説知，而陽明先生謂知即是非，是就虛靈上説。知其修其止，皆不外此虛靈，故曰：「明德也，明即知也，止即德也。明明德者，知所以止也。」先生謂《大學》言知本，言知止；《孟子》言知性，言知天。若遺卻止本而直謂《大學》以知立教，以知爲體，脱去性天而直謂《孟子》以知立教，以知爲體，是揣本齊末，按圖指駿，蓋皆自分别爲知處説耳。然本也止也，性也天也，畢竟是何物也？即《大學》之明德也，所謂至善者也。曰明者，自其虛靈之不昧者言也；曰善者，自其純粹之不雜者言也。是所謂良知也，不從分别説也。先生謂堯、舜、禹、湯、周、孔，未聞以知爲體，然精一執中之訓，其主宰是何物也？不外此心之虛靈也。不外此心之虛靈，即不能外陽明先生之良知也。先生謂就知止者看體。知固有良亦有不良，然其良也與不良也，誰謂知之止？已發之用也，知其爲良。知其爲不良者，虛靈之知未發之体也。即所謂明德也，不曰德，而曰明德，明之一字可想

已。止也者，止此者也；修也者，修此者也；本也者，本此者也。故竊謂先生之止脩，與陽明先生之良知，非有二宗也，特其指點各有名耳。

嚮者越中欲遂執弟子之禮，請事先生之門，因讀先生之書，尚未得吻合歸一之説，故稍待之。今者近先生之居矣，故敢剖露肝膽，一盡其愚。伏惟先生憫其顓蒙，直指而開發之，俾得終請事之初心，幸甚。

僕以淺陋之資，重當淪墜，謂宜見棄君子，乃過承道誼，披吐肝膈，不鄙夷而惠進教之，感甚。

蠡管之測，知甚無當，然寔得自三十年苦心婉轉勘磨。於儒先説雖若時有背違，於孔、曾傳實是毫髮無敢違越。全經具在也，翁試將二百一十五字就三綱檢之，謂体在明德乎？在至善乎？就八目檢之，謂本在致知乎？在修身乎？又以知止兩字校之，謂所重者止乎？知乎？即可以見旨義歸趣之大略矣。故明德與至善，決不可以互指爲體；良知與知覺，決不可以分別何者屬用。必以加一良字便屬體，則最可玩味者莫如乾知矣，未嘗不與坤作成物對説也。以視良知，雖自於不慮，未嘗不與良能對説也。良知果體也，良能亦體乎？今試將良能二字挈出，則舉世人共非之矣，且從而笑之矣。而承沿習熟，不復加之察也，奈何哉！且心雖一物，談心者自昔以兩字盡之，如來教之所舉虛靈者是已。《正蒙》亦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如翁見，必以虛爲之體乎？靈爲之體乎？必以虛爲體，則此靈明覺知之屬，在後天而非先天也決矣。如復曰「靈即是虛也，覺即是性也，兩無有分別也」，則

《大學》無事止善，而虞廷無取執中矣。且只一「明明德」，便可了得，何取更説「止至善」？且謂之必先知止矣，而後能定能静，以能有得也，不幾於挈綱處便作贅語矣乎？至於有生以後，人即發靈，水陸飛行用者屬此，固未有生而無知之人，又烏有學而不用知之理？但遡源徂委，不合以之提宗耳。如教所云：「知本知止，知先知至，總不能外一知字。」又曰：「其修也孰從而修之？其止也孰從而止之？」皆是也。曾不思其從何而來。南軒不云乎：「怵惕惻隱，乃天理發見之苗裔耳。」於此而體究其所以然，則理可盡而體可窮。文公亦曰：「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微獨儒者言之也，莊生亦曰：「神何由生？明何由出？」又曰：「孰主張是？孰隆施是？」若必執一知之中，而析其何者爲之體，何者屬在用，則鄙人誠固陋，不知其解矣。雖然，亦嘗體之矣。有靈即屬覺，有覺即屬覩聞，有覩聞即非未發。以是而言性，雖孔、曾復起，而爲是説，不敢信之矣。故近語友，謂看《易》必認得太極，而後敢按落乾坤作後天。看《大學》必透得至善，而後可照瞭明德屬發用。而以視知之不可爲體，致知之不可提宗也，不復待解矣。大率《大學》原是全學所以條貫，極其嚴備，喻同造物生人，一毫增減紊亂不得，習傳循誦，宗趣久乖矣。頃答董蓉丈，故敢斷謂前此所以誤，只爲不知知本爲《大學》立教之宗，知止爲《大學》入手之竅，修身爲《大學》歸止之的。所以訓詁詞章，弊於宋者，固以格致爲宗，而喚起天下曉得。求心振於明者，亦祇以致知爲奥。故由舊説則要緊全在格致，而知止甚輕；由今説則立命歸根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照提撕，使之

常歸於止耳。此似豁然爲《大學》另開一眼，另見一天，而實則按依孔學之頒布章程，而非敢爲臆説也。而非振古人豪，有一匡斯文之志者，疇能亮之？

中間諭及檢省于動用之間，體察於夢覺之際，歉歉於脩爲之難，而止地之未易以固也。精志密功，直與兢業汲皇同一懇至。僕方學之未能，覽之增悳，而又何敢贊乎？相去遠，欲語者不啻千，然見所及，又自恨其短淺，亦聊以見不敢自外於提策，效芹曝之端引耳。伏惟覽而教之，臨楮無任惓惓。

答陳蘭臺書

頃荷虛襟，過而以學見命，輒忘固陋，草率款攄，知必無當淵懿。然承下問而莫爲酬，簡也；苟有知而不以獻焉，欺也。知畢竟以知爲體耶用耶？以爲體，則《大學》之所謂善，虞廷之所謂中，子思之所謂未發者，果用耶體耶？知至善與未發不可以知名，則知明德與良知不可作體看矣。舊有語：「果一知耳，孰未發？又孰已發？子思子決不支離，而世無可奈何。」卻又曰：「未發之中未嘗無已發，已發之中未嘗無未發也。」又或曰：「未發之中即在已發内也。」真所謂最無依據打棍的話頭也，而欲以求宗趣之不乖離，其可得乎？又往答徐獻和，謂：「從古未有辨心性者、析心性者，然勘之款項，卻不差不識。」翁亦嘗以自昔所論心性者，就款項一爲研覈否？

外，《經武》二編，見嘗傳寫，已覙覆瓿，乃復過釐捐貲，爲廣流布，自是翁嘉惠盛心。然俎豆嘗聞，軍旅未學，我戰則克，道蓋不恃此也，又俾覽之汗淫浹矣。

答吴養志書

來教云：竊聞士君子以萬物各正爲己分，以一人未聞此學爲己責，此非撥撒精神，性體原來如此。然非一點靈明，徹底清净，與虚空同體者，安能與虚空同用？世之規規自守者，不可與語明親一體之學。欲與之反求靈明，不以爲寂滅玄渺，則病其茫蕩出脱，此其病坐未悟入故耳。强近來愈覺此學不宜自隘，而反諸靈明，未見其能判斷歸一清楚，擇善勿失。來教所謂「擇中者，豈在一言一動之間；得善者，豈直一作一止之協」。正多岐之學術，足以亂真迷世者也。學不悟性，惟在言動作止修爲，自稱明學弊，落信果，何能以覔孔聖真修之旨？學之不講，真可爲憂。

入漳，向在病，而此七日間又以感暑患痢，殊爲苦。教至，所以不能詳答。有生以後，人即發靈，水陸飛行，共無掩蔽。故靈不待求也，聞聲隨聲，見色隨色，但恐其蕩而無歸，所以保固而收攝之者，不可不知所歸宿耳。偶思昔人謂：「人心之不同也，有如其面焉。心誠爾也，性果爾乎？」又曰：「人藏其心，不可測也。」又曰：「險於江河，至於性，豈亦有險于江河者乎？」故欲就靈明揀别其是非善惡，則可倏而危、倏而微，即欲就地駐脚，直以爲立命安身之所也。則《大學》無事止善，而虞廷無取執中矣。且所求者既是靈明，能求者復是何物？若曰以靈明求靈明，是二之也。此淺陋之見也，知不足呈於大方，聊一言之發笑。尊體幸漸康，殊爲喜。聖像謹以揭之廳壁，如見羹墻。

與傅錦泉丈書

頃乘近裏便，簡答高情，矢將補過。末齡以無辜祝貺，茲又越再旬矣。日夕熟服鼎言，至簡易直切，蓋是求同於孔、求同於孟，而非求異於朱也。不覺喟然興嘆，戚然生感，以爲世之知我愛我，復有如翁者乎？

僕稟資雖非魯，至究學處卻甚平。故於實落地得有見，而於孔、曾宗，每透一關，輒悟增一乘焉。暨透之盡，恰好吻合全經，不餘一字，而予亦皞皞熙熙，無他有剩見矣。他經未必徹，如《大學》二百一十五字，自謂之覿面孔、曾，若親聆其謦欬者。檢尋拙刻，有萬其言，一切坦坦平平，按依經傳，祖述孔、曾，有如台教所云，此僕之所以深切有感也。舊每謂：「文字本貴奇不貴襲，而世兢務襲不務奇；學問本貴平不貴巧，而世必厭常欲務巧：此道所以舛也。」而僕肯自蹈之耶？旅邸不能專人，翁友歸，草此，再申感念，伏惟台照。

答吴養志書

譴罰未蠲，流落蓋其本分，其敢萌出位之思。善無不止，不止者知也。此孔子所以謂「吾有知乎哉」，蓋常止也。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容有不止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大率去善之日多，至善之日少，此内外賓主之所爲辨也。辱諭，攀援之歉，并示從事于休歇之功，具見究省之不草草。只以鄙意測之，最無攀援，宜享休歇者，莫如丈矣。以此一番支離病證，其所助力，於道亦非少，而尚此云云，則彼强有力者，無

怪乎日憧憧于往來之朋從，而莫之有至止矣。

鎮海風力雖勁，氣反不寒，比漳加熱，至士子性習尤質實，有堪琢，宜先輩道義之奮興者多也。尊體更向痊，尤爲喜。近刻攜者盡矣，容另寄。

答賀志文書 名絢，大埔人。三條

問：前者獲拜老師，蒙賜《書要》。及退，即將《大學本義》細玩三日夜，然後將《性善講義》、《斅學》等篇，逐一理會。遇問處即想其問之是非得失，而後看老師所答之何如，如此一月，稍有所得。

予每謂《大學》仁書也，又曰太學全學也。若只就一言半句，以意指點窺測，又烏覩其爲仁書爲全學乎？入手一箇知止，合頭一箇知本，真可謂不傳之秘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至。」故欲明學者必將經來貼身體。視二百一十五字，如盤走珠，字字不相粘帶妨背，而渾融流轉，又不出於盤中，而後學乃可稱到手也。往劉質丈未契此，於廣會中大相駁。己思之，謂鄙見之必不徒然也。將《大學》來擺開，而將身子頓在其中，遂有悟。茲契既有明學之心，而又能按經文反覆潛玩，至看語録。又能先玩問者之情，後探答者之旨，亦合節。頃語不云乎：「論古事必以身處于利害得失之中。」蓋不以身處于利害得失之中，則安能盡得古人之用意深處？只如此密密用功，久之自漸近理。

又

問：又得列丈及楊老兄每有所提

醒，絢因是自思，曰功夫若不貼身做，終是口頭話，乃自爲一作用。曰已過事勿思，未來事勿想，反己自照，隨事體察。近日嘗與一友人論曰：「今人之所以不能修身者，皆因種種思慮，醉夢流浪，未嘗知止。如若知止，則善即在此，身即在此，修即在此，何嘗有二哉？故夫子曰『思無邪』，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門人之記夫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言夫子之得止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顏子之所繇以止也。『克己復禮』，是夫子告顏子以止也。『吾日三省吾身』，是又曾子之所以爲止也。」

止深一步而定，再深一步而静，再深一步而安。故知止一條，只是申言止之爲要，蓋入手便要止，以此爲斬關第一義也，豈末後事乎？非止，如人未有家，只成狂走。非止，如種未得地，先不落根。「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言止必有所也。「緡蠻黄鳥，止于丘隅」，言止所當知也。故知所要矣，若不知至善之所在，而漫言止，至曲爲之法安頓之，多爲之説排遣之，以未來不思，既往不咎爲止之所也，止可得乎？大率認善不真而妄言所，認所不真而妄言止，皆祇以成意見之揣摩，光景之玩弄而已，與聖門所謂止者，其差毫釐，其别千里矣。至諸所稱引者，於止字義尤未協，姑且不置駁。幸契且從此看，要之只一止字明白，即諸所爲紛紜疑誤者，俱可犁然解矣。

又

問：近日來痛自抹殺閒事，收斂精

神，束歸身上，庶幾少有所聞，以酬宿志，且以不負老師之教。第閑静中稍見欲根起滅不斷，雖暫時氣機歇息，而潛滋暗長者，每乘間而起，益覺實病之難除，實功之難進也。與人議論，不覺有爭長兢短心。作文看書時，不覺有欲好心。得意時，不覺有喜心。語及父母時，不覺有意戀心。事不如意，不覺有慍結心。雖過後即覺，少頃即悔，然一觸前事，而前弊依然還又矣。大抵夾輔之功少，故欲收斂而未能耶？抑前者之功夫尚未得嫡傳耶？伏乞老師條悉教之，庶拔出迷途，同登彼岸，則千萬世之嫡傳，不獨閩而已，絢可勝仰望之至。《通書》曰：「思曰睿，睿作聖。」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知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思其可已乎？但用之以反躬歸復，則爲咸九二之貞吉；任之以紛飛起滅，則爲咸六四之朋從。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正謂此也。更須思已殊途，安得同歸？已百慮，安得一致？所謂「何思何慮」者，正有慮其漫不知歸，而直狥情慾，向外面馳走也。通微兩字尤喫緊，果通微，止有所矣。若不從止地討明，而第從念上驅逐，恐竟此生，無復有至止安立之日矣。

與武林會友書

天龍亹亹之叩，錢塘戀戀之情，言念多朋，及此不置。學問要緊辨宗，譬行路之必審所趨，作文之必先定意。南轅北軌，判不同方，乃日與澤虞燕賈較尋丈、計枉直，不知

大旨先錯，卻從錯處識認講求，亦卒於旁趨徑竇，自成其錯誤而已。此孔子所以謂「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所以羡「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也」。得善者，豈伊一事之工；擇中者，不指一動之協。正僊家之所云「旁指三千六百門，多岐之學術，足以亂真迷世者」也，故須擇也。試觀夷、惠何如人，孟子尚斷以不同道。三千、七十人皆孔氏之徒，尚云「惟顔氏曾氏之傳得其宗也」，則學之難明也甚矣！所幸者宗傳具在也，二百一十五字昭布簡牘，有如星日。惟不以意見狃於中，不以聞見牽於外，而直按經義順文求之。揭三綱何以倒歸一止？布八目何以本歸脩身？卻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直將止善本身合歸一脉，此陽明先生所以謂「知修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之至也」。既已知得此意，即一意向止上入竅修地著功，月將日就，有緝熙於光明矣。曾子所謂「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正謂此也。

惟誠必北矣，子誠暨諸友會事，必日加淬勵，聯束稚期。稿刻必完，不待此寄，然亦寄一部以見予之不忘情諸友，庶諸友之不忘情此學也。

與徐德選書名銓，武平人。

樸茂之資，中含敏鋭，所問者一一契理當情，良慰良慰！家國天下，自昔看得地分不明，所以齊治均平，自昔看得事緒不徹。蓋人人有家國天下之分量也，所以人人有齊治均平之責任，而非指有家之大夫，有國之諸侯，有天下之天子也。舊有語：「貴賤之

等，自是截然。」論性分則真所謂兩無加損，此所以自天子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人品不必同，而學術之歸趣管是矣。舊曾感一王孫，請揭此，僭語之曰：「無輕視此。以此揭于廟堂之上，分量不小；以此揭于草舍茅簷之下，分量不增。」真孔子之半生磨勘，老後經綸，慧眼敻開，而有功於經世者也。家此齊，國此治，天下此平，真一修身而能事畢。明德、親民、止至善，一以貫之矣。故願與君共勉之，并出與合庠士共勉之，無他囑也。

正學堂稿卷六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七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清遠徐兆鼎鋟梓

答朱友大學辨疑名夏，江山人。

「學公學公」言之，非陽明先生語乎？「求之於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未敢信也」，又非陽明先生語乎？好異者誠爲彼己之私，衛道者自是士人之責。僕舊亦云：「學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誰敢私之？」「是曰是，非曰非」，「予豈好辨？予不得已」，蓋奉天之命也，正謂此也。象山亦謂「孔子無私門户與人私商」。明道之與荆公論也，曰：「天下事非一家，願公平氣以待之。」必察斯數者，而後世之直氣可伸，公論可暢，是是非非，疑信之藴結，可以解矣。問藥者期療病，作丹者取成僊，❶夫豈爲角異同之見，而必去彼取此也哉？瑣瑣者如款答，在下方惟照悉。

《大學》一書，乃孔、曾授受經世實學，傳心之要典也。自程、朱補傳，而格致之義不明，至今遂爲一大疑案。陽明先生復取古本，旁釋其義而刻之，使學者曉然有所證據，以不迷於入德之方。其間或尚有訛舛處，亦不敢擅改一字，恐不信於天下也。繼而見羅先生以經印傳，以傳釋經，定爲序次，而舊本之章

❶「僊」，原作「僲」，卷四《答陳幼溪丈書》有「作丹者取成僊」句，據改。

句始明。復揭「脩身爲本，止於至善」爲全經宗趣，而以止、脩二字爲入門要訣，蓋慮經世者或鶩於外馳，忘世者卒流於枯寂，不明本止，何以歸宗？此是先生苦心，亦是先生確見。發孔、曾之心蘊，大有功於來學，真斯世斯文之幸也。但其間與陽明先生有矛盾處，夏於萬曆辛巳，曾具書及疑辨附上請教，而不得達。癸巳冬，幸遇先生節鉞過江陽，始以拙稿面呈門下，未蒙批示。甲午春，辱頒翰教，及《書要》六册閱之。昔陽明先生嘗以格物之説，爲支離於外求，而今《書要》復以致良知之説，爲支離於心體，學者貿貿焉將何所取衷哉？《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堅白同異，有關學術，爰質所疑，仰祈辨正。

執事江陽老學也，從事於致良知之學久，信地熟，故擺脱爲難。區區亦蚤事此者，以不忍爲誣服，故於丁巳有知體之悟，及辛酉爲性覺之論，壬戌而後，乃稍勘見遺經，知其宗趣有在。載更閱歷，直於對壘臨戎、羽檄交馳之際，有諒於知本之爲經世學也，止至善之爲立命宗也，乃不復作二二三三之解矣。僭作知本兩義，以詔粵之士友。途逕既殊，舉目江山，果然迥非前境。執事者謂其于儒先之説，時有不合，誠是矣。然以勘之孔學宗傳，則真是字字同、節節合，豁然若爲之另開一眼、另見一天者。執事者既有諒其以經印傳，以傳釋經，序次之而章句以明。復揭修身止善爲學宗趣，而以止修二字爲學作法，爲能發孔、曾之心蘊，有功於學者。蓋已洞得其款矣，而尚不免執往之見致疑焉，何哉？大率勘經處功夫少，故習傳處迷誤不免尚多也。察之。

陽明先生揭致良知三字，爲孔門正法眼藏。見羅先生議之曰：「《大學》重知本知止，後儒卻主致知，乃以分別屬知致知爲用，要不可言本與止也。」故其所見始終不合。今觀《答詹養澹書》云：「從上立教，未有以知爲體者。經書星日炳然，姑未暇論，即如《大學》一書，首言明明德，而引《太甲》釋之曰『顧諟天之明命』，本體工夫皆重一明字，明即知也。」《易》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又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又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❶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程子曰：「明覺自然廓然順應，非以知爲體乎？常覺常明，通乎晝夜，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此顏子所以不遠復，無祇悔也。」故有良知之體，而後有分別之用，不可遂以分別爲知也。譬之「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可即以照爲明也。故曰「心統性情，知兼體用」，蓋有見于此耳。知非分別，獨不可以提宗乎？今乃曰：「凡説知者，不論良知、真知、乾知、易知、德性之知、見聞之知，用之良不良不同，其爲分別，一也。」學貴轉識爲智，而反推智入識，未免矯枉過直，或自有其説耶？誠非淺學所能測也。

「致知兩字，是聖學正法眼藏」，陽明先生有是語矣。故致良知即致知也，不以增一良字，便屬體也。有生以後，人即發靈，固未

❶「吉」下，據《易·繫辭下》，脱「凶」字。

有生而無知之人，又烏有學而不用知之理？但不合以之提宗耳。故經書中凡言靈明覺知，皆用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執事者必知不覩不聞之爲指性體矣，豈指知乎？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執事者必知無聲臭者之爲指天命矣。天命者，豈知覺乎？中間諸所稱引，一一皆就用說，執事者豈習而不察耶？「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將知與作對說，烏在其爲指體？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所知有在，烏在其爲非用？餘並類推，不煩詳說。此予所以敢斷謂知爲分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士君子誠有貴於轉識爲智，區區之意，竊有慮於認智不真，其流之敝乃直依識作智，以之爲立命安身之本也。以爲矯枉之過而爲是說者，則非予所敢承也，察之。

良知二字，乃天性自然之明覺，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中庸》序達德，必先於智，而引大舜以明之。《論語》「智及然後仁守」，《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非聖學之所以成始者乎？人惟具此良知也，方能有所覺悟，知入道之門，用功之要，致之格之，自有不容已矣。但既曰「知無不良，疑不待致」，而卒歸於邪暗者，何哉？欲蔽之也。苟能隨時隨處反觀默察，以復其惺惺明明之體，天理周流，無一息之間，纔有纖毫私欲萌動，當念即覺，隨覺即化，自然容住不得。故良知之於去人欲，真如烈火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至於應酬萬變，斟酌調停，莫不有天然之則，如規矩之於方圓，尺度之於長短，權衡之於輕重，不容毫髮僭差。不求諸一念

之良知，亦將何所折衷乎？語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此之謂也。《孟子》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易》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非聖學之所以成終者乎？是可見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學者誠一反觀，當自得之，入聖功夫，奚待於他求哉？

「天不生孔子，萬古如長夜」，執事者之舉，信然。只不透《大學》宗傳，不明至善本體，則雖生孔子，亦猶然在洙泗門屏外也。頃語不云乎：「從古未有辨心性者、析心性者。」然勘之款項，卻不差良知兩字，豈是陽明先生創說，蓋孟子業道之矣。故知良知之深者，莫如孟子。《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先能後知，何者指體？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同一知能之良，何者屬用？末卻復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則正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則孟子道性善本旨也，故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而直以知爲體也，過矣過矣！虞廷學脉，萬古淵源；洙泗宗傳，星日可按。今決不可云「允執厥知」，又不可云「在止於知」。頃與劉質菴書，謂：「蓋是要將知歸於止，不是直以止歸於知。」其論確矣。若必任用之所慣，執信之所熟，截自後天，以爲歸宿，而忘其源源本本之所自來也，亦惟執事者之自爲主持，非人所能制矣。然以格於孔學之頒布章程，則此二百一十五字者，真如造物之生人，九竅百骸，賅而存焉，而寔則各付本物各還本，則有不容

毫髮之或紊亂者矣。來書證引，空多殫力闡明，總皆道用邊事也，察之。

古今學術只有一箇本體，一箇工夫，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至虚、至靈，即本體也。惟虚也則曰止、曰定、曰誠、曰寂寂、曰不覩不聞；惟靈也則曰知、曰慧、曰明、曰惺惺、曰莫見莫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尸居龍見，淵默雷聲」，非二物也。譬之水，止則明，萬形洞鑑，曾無留染。乃天性自然之體，不容絲毫人力參于其間。惟其本體如此，故其工夫亦如此。是以《大學》、《中庸》誠身誠意，皆不外於慎獨。「亦臨亦保，如見如承」，總是一箇慎字。獨者，人所不知，則爲己所獨知也明矣。與物無對，故曰：「獨，誠之源也。」彼佛氏有惺惺寂寂、定慧雙修之説，即定而言慧在定，即慧而言定在慧。吾儒亦曰：「明誠相生，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此《大學》既曰「明明德」，又曰「止至善」，合而言之曰「知止也」。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言知可也，而止在其中；言止可也，而知在其中。故曰：「悟得本體，便是工夫；做得工夫，即是本體。」若云「攝知歸止」，猶落二見，非合本體之工夫矣。

每謂心雖一物，談心者自昔以兩字盡之，以心統性情者也。故《正蒙》亦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執事者亦曰：「惟虚也則寂，惟靈也則慧。」是執事者亦知虚之不可以屬知，靈之不可以語不覩不聞矣。而又必執知爲體，不幾于自相爲矛盾矣乎？釋氏本心，蓋伊川先生理到之語，醒醒寂寂之云，夫胡足以證此？必欲認心爲性，以知作體，則如此等云云，真有酷似之者矣。攝知

歸止，原是鄙人不得已而爲言。蓋以判致知者之致，此知于外也。故以此表知止者之止，此知于内也。語稍涉玄，鄙人亦不甚取。執事者既蒙讀拙稿，顧不見之耶？而又未蒙諒焉，何也？察之。

學不急於辨體，要在明宗，其説是矣。然辨體明宗，亦只是一事。如《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者，天下之大本。」辨體即所以明宗也，是故由教入道，戒懼慎獨，莫非性命作用。《大學》首章明德、新民、止至善、修身爲本。明宗即所以辨體也，是故條目先後，要歸格致，莫非止至善工夫。格致無傳，直從誠意入手，厥有旨哉？天下、國家、身與心，各有地位，惟意知物，無位不容，分析知者其體也，物者其事也，意則動静所乘之機，聖學從入之中道也。周子誠神，幾曰聖人。邵子曰：「一動一静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與此旨同。」後儒格致之功，在迹上用，未免迷己逐物。《大學》格致之功，在幾上用，斯能會物歸己。如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不出於好惡二字，而决言之曰「其機如此」，蓋可見矣。故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慎獨即知幾也。《觀我堂稿》亦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渾是一箇止法。」可謂得其旨矣，又何疑于致知非止至善之法乎？如曰明宗、曰辨體、曰心悟、曰自照自察、曰明至者，疑乃不生虛極者，分量乃大，透關徹底，果從何處得來？是皆良知妙用，後先一揆，豈可岐而二之，以自相矛盾乎？苟良知之説明，則凡致疑

於陽明先生者，皆不辨而自明矣。

辨體明宗，果非二事，蓋宗從體立也。然則何以不急辨體？則以三五十年來，爲辨體之説，蠹壞生人命脉，耽悮學者光陰，而其原自於孔學之宗傳不明始也。此所以謂之不急辨體，要在明宗也。孔學之宗傳，果在知乎？若以止上有知字，本上有知字，先後上有知字，不問其宗趣之所歸宿爲何如也，而直曰「以知爲體」也，則吾誠不知其解矣。《教學録》不云乎「説知止便是止歸於善，説知本便是本歸於身。其學之淵源，信有在也。」如復執以「辨體明宗，心悟著察」等語，謂未嘗不用知也，即謂之自相矛盾也，是必廢知不用，滅絶生人之道而後可矣。區區果廢知不用者乎？飛行水陸，用者屬此，只爲擾擾紛紛，一從發竅後，往而不知返也。故非從原本上討出至善，無地可歸；非從經世上把定修身，無本可據。豈得以但有知者便是體，只求知者便是學，則彼飛行水陸者，誰非用知？加減稱量者，誰非是學？彼醒醒寂寂者，亦烏在其不本知而謂之不同道也？頃有語：「或用之鬥靡誇多，或用之灰心槁性，或用之恣情狥慾，或用之即事窮格，誰非用知？而宗趣之歸宿，厥有分矣。」此鄙人之所以敢斷謂用者知，止者善。而直以知爲宗也，則誠過矣，察之。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會而通之，心之體則性，而性之源則天，非二物也。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今乃曰：「虞廷之所傳者在中，道心人心皆用。《大學》之歸宗者在善，心意知物總非指體。良知者道心也。」又

云：「知性者少，識心者多。」蓋直以心爲性也。又云：「性自能知，而知不可以名性；仁自能覺，而覺不可以名仁。」然乎否耶？夫謂良知，則道心之微是也，其與執中至善，有何分别？心統性情，感而常寂，明心則見性矣。性體常明，曰知曰覺，如燈之必光，有燈即光，無燈便暗，名雖異而體則同。是故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正猶暗者之求明，若行不著，習不察，雖終身由之而不知也。此夢覺關頭，聖狂攸判，仁不仁之所由分也，豈可狗異名、昧同實，謂之第二義乎？竊窺心性之辨，不過以先天後天分體用耳。程子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邵子詩云：「若説先天無箇字，後天須用著工夫。」❶後天工夫，正所以復先天之本體也，故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但會得宗旨明白，横説竪説，到頭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分析太過，正恐涉於意見。是此非彼，以起後學之疑，反爲斯道障礙矣。狂瞽之言，高明必擇，如螢光雖無助于太陽，而涓滴亦可納于大海，望終教之，幸甚。

執事者横説竪説，曲證旁援，無非欲以知爲體。鄙人者卻經萬勘千磨，證得知爲用。虞廷學脉，允矣歸中；《大學》宗傳，喫緊伊止。道心人心，果用也？執事者既知心性天之非二物矣，則必知人心之無有二用也。然則謂惟危亦中，可乎？蓋道心既是中，人心亦中矣。後來學術差訛，只苦款項不明，所以歸宿無據。此「莫謂天機非嗜

❶「後」，原作「復」，依上下文應作「後」，故改。

欲」，源源本本之所自來也。良知兩字，則正所謂道心也，中節之和也。謂鄙人論果謬耶？知性者少，識心者多，只此八箇字，妄謂之斷盡了千有餘年辨學的眼孔，收盡了千有餘年汗牛充棟意見的支離，與伊川先生本心本天之論，可共爲辨學底案，而執事者顧少之，何也？且鄙人之冒昧者，非獨于此也。《十翼》垂文，自昔頌孔之功，鄙人者乃獨曰「欲知孔子贊易之功，只在易有太極」一句而已。如執事見，必曰：「太極即乾知也，乾知即太極，而孔子者乃故於頭上安頭，何也？」故敢斷謂「有」字下得極重。蓋人只知有兩儀，只知有四象，只知有八卦，曾不思其從何而來？故特揭出太極，教學者知所歸宗也。又敢斷謂是生兩字，直貫到底，非是既生卻兩儀，須兩儀以生四象，四象以生八卦也。他日又因友問：「八卦名目，從何安立？」僭答之曰：「即八象之用神也。八卦既屬用神，乾知安得屬體？」故敢僭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就則上點，蓋以就學者功夫言也。乾、坎、艮、震、巽、離、坤、兑，是就用上點，蓋以就造化作用言也。」他日又曰：「《易》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羅天地之法象；聖人以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物括人世之經綸。《易》本太極，《大學》本至善，正謂此也。」若必漫謂之一原，統執爲無間，即心意何嘗不可指爲知物，而乾坤何嘗不可謂之坎離？而聖人精義之學隱矣。若問先天一字無後天，須用著功夫，先儒誠有是説，亦嘗一致。思其所謂著功夫者，爲用致字法乎？抑用止字法乎？若專用致字，則其所主腦者信惟在知。如必用止字，則其所歸宿者必於先天而不於後天也決矣。末卻復云：「只要會得宗旨明白，即横説竪説，總是一般，此

誠近理。」僕亦云然。第恐於宗旨處，見未明白，一味混沌打歸無事甲中。如水上葫蘆禪，浮沉起伏，任意顛倒，則又大不可者耳。只如來簡，既以《大學》辨疑爲質，而於三綱處不知倒，至善歸宗八目處不照，孔子揭修身爲本，亦烏在其爲宗旨既明白耶？乃亟欲横説竪説，謂善即知、知即善、止即致、致即止，恐雖孔子復起，而爲是説不敢信之矣。循名責實，理自宜然，逐句牽文，夙不病此，執事者尚明察之。

答邦和宗叔書

至善兩字，度公必不作造極看。既不作造極，其爲指體何疑？至善既已指體，明德自當屬用，若將兩句話頭一併作體，則三綱領便須疊卻一綱矣。又於其下緊緊接著便説「知止而後有定」，一力靠就善上，約歸止邊，其爲落根下手無疑，而可云造極作末後事乎？公所説明德，自是三五十年來，多賢共見。僕初來亦只如此看，後乃知謬。所謂修此身於家而家齊，而德明于一家；修此身於國而國治，而德明于一國；修此身於天下而天下平，而德明于天下。此堯之所以被四表，格上下；文之所以光四方，顯西土也。明德體段，分量必如此看，故至善其歸宿，而明親其流行也。明德者，則至善之光昭發越也，惟公更味之。

有答蘭臺書及近語數條，并入覽。未契者嚴駁之，要之理無兩是，學無二宗，古人所貴明辨者，以此也。所謂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不致作空頭語也。

正學堂稿卷七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八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清遠徐兆鼎鋟梓

與陳蘭臺書

五日前方于遞中接到手書，感切悃忱，冒昧還答，謂將繼條不盡之款。而忽傳使命，光賁衡扉，知新命之已簡陟于中邦也。爲之把玩再三，既感且喜，而又竊有悵也。

每謂貴同者志，然但不甘比俗，有意檢修者，皆可謂之同志。難同者學，自非喟發悲慈，破除城府，直以繼往開來爲心。人護其私，兩難棄捨，此議學之家，所以從來聚訟，而僊家謂之旁指三千六百門也。❶故于今世論學，必不得已以孔、曾爲宗，以《大學》爲案，庶幾哉荒唐謬悠，汗漫支離，猶可解救十一。僕之始志學也，雖不敢按依《大學》册子上鑽研，而既少有入，必於《大學》悟增一乘。已而入者益以深，悟者益以徹，而《大學》之旨愈益以明，卒於《大學》之旨靡有遺明，而僕意亦皡皡熙熙，無有遺憒矣。其是也，其非也，僕蓋不自知也；其疑也，其信也，僕亦安能自決。念自丁巳，有知體之疑；及辛酉，爲性覺之論；壬戌而後，乃漸悟於知本。宛轉十有餘禩，屬寇難縱横之日，羽檄交馳之際，成敗在呼吸之間，而僕意彌專，守彌一，豁然超然，若獨來獨往於嶺海間也，百萬金革之中，若常無有一事也。則

❶「僊」，原作「儛」，卷六《與武林會友書》有「僊家之所云旁指三千六百門」句，據改。

歸止之功力荷孔、曾之爲造深也。故敢斷以止於至善爲學命脉，修身爲本爲止訣竅，合全經二百一十五字，專教知止、格致、誠正。爲其有不能止而修之者也，何者？則滲漏之所從出也。故格致誠正尚有時用，有時不用，而止則無間可容息也。以心意知物尚有時病，有時不病，而至善則無間可容違也。「出門如見賓」，果爲賓乎？「使民如承祭」，果有祭乎？「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此堯之所以兢兢，舜之所以業業，禹之所以安止，湯之所以顧諟，文之所以昭事，孔之所以默識，而曾獨得宗，謂「君子思不出其位」也，嗟乎微矣！乃獨以知爲之體，致爲之用，守其常覺常照者，以運量於事事物物之間，以是爲盡性至命之宗竅也。謂《大學》之道固如是也，則鄙人誠固陋不知其解矣。

頃悟此已不疑，暨讀《識仁》篇，不覺喟然，有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之意。而嘆先聖後賢，其揆果一，業固有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不爲汗漫也，而非邃詣如翁，疇能證之？中間叙述稍近僭踰，無非仰體翁虛，而又念別之遽且遠也，故不覺覼縷言之，惟亮察。

答蔡以高書

簡至，沛然有一瀉千里之勢，非胸次明，體認徹，惡能及此？此直可信而守之，以直達天德而又何待贊乎？顧學問必有宗，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委也。揭三綱倒歸一止，布八目本歸修身，皎然綱紀，如日如星。

往答董蓉丈，所以謂：「前此所以誤，只爲不知知本爲《大學》立教之宗，知止爲《大

學》入手之竅，修身爲《大學》歸止之的。所以訓詁詞章敝於宋者，固以格致爲宗，而喚起天下曉得求心；振於明者，亦祇以致知爲奧。故由舊説則要緊全在格致，而知止甚輕；由今説則立命歸宗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照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而來簡乃以格致誠正爲修始事，恐未必然。格致無傳，雖云創自鄙人，其實理亦如此，恐雖聖人復起莫之易。補傳已贅，至復爲之説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直以知在心，理在物，彼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者，昔賢所以謂之義外也。公不聞之乎「罄南山之竹，寫修身爲本之條件不盡」者？非必其盡事物之理，一一而勘之，特以爲經世之學，舍修身爲本之外，無復有事耳。往語不云乎：「《易》雖是言天，而三百八十四爻，爻爻盡是人事；《春秋》雖是言人，而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經孔子筆削後，事事皆爲性命。」此正是止修合法，直下透性命之關膈也，不可草草視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取譬之道盡矣。乃復曰「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果何爲乎？「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盡矣。乃復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又何爲乎？經世之學，錯綜於人倫事物之交，牽掣于聲色貨利之取，若不在宗上討得明的，於擾擾紛紛中直下知所歸宿，則真所謂「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莫大經綸節概，憑其意氣所激，亦可勉而能之，又惡在其爲知本者乎？

末後復見天心之説，業已發之《敦學録》，可檢繹。文公好讀道書，蚤歲亦兼參訪。所舉「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户千門次第

開」者，亦有玄的意思，與儒者之學不類，幸察之。未契者不妨另以見質。

答朱汝欽書 名家相，欒安人。二條

問：夫子常云：「精神點點滴滴，止歸本内，一毫不可向人分上做，不可逐事物上求。誠是已是已。」第夫子當運籌幃幄之秋，禦侮折衝之際，此時勢若飄風，急如奔電，若精神惟收歸於本，將不忘事機乎？精神惟揣摩於事，將不離此本乎？若不離事又不逐事，不離身又不執身，則虛中果何以能著脚？果何以能應變乎？乞詳批示，以解衆惑。

操。試觀夾谷一會，歷階數語，氣定神閑，謂足以折强齊之心，壯魯國之衛，而不知預具左右司馬以從，蓋著著皆是先手矣。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誠懼之必在事先，而謀之不在事後也。所以能臨境不摇天者，常定矢於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爾，無貳爾心。」蓋故是帝王相傳之心法也。豈有止歸於本，而外之恐忘事機，内之恐離歸宿者乎？往事不足道，然所以能安神定氣於對壘臨戎之際，縱横酬酢，竟克濟事功者，則實有本乎此也。察之。

又

問：家相自受教以來，止之工夫頗爲喫緊。然恍惚幾微，尚多牽去。如静坐時不免馳出，應酬時不免馳入。它如名根、利根、氣根、色根，種種塵根，尚未能泯于當幾；榮辱關、利害關、生死關，

種種關頭，尚未能坦然于所遇。獨計我夫子自筮仕之初，以至宦成之日，備嘗險阻，履如坦途，艱貞十年，安如一日。此其常止之方，已試之效，願以公諸弟子。世情習染，人人有之。氣質之偏，賢者不免。所貴於學者，正以變化此也、克制此也。然非具大智眼，則種種根源，照不能徹；非操大慧劍，則種種魔祟，斷不能清。原始要終，覆海翻倉，直將一眼覷破，如大陽當空，則何處得有魍魎魑魅敢露頭面？間有蟠蠖稍堅倔强未服者，必須砥磨慧劍，迅掃廓清，如剥兕剸犀，罔遺餘力，則何處得有秘怪敢拒堅壘？區區經涉，委屬多艱，正本清源，自歸宗趣。至於臨爐看火，當境著功，則實有得于二者之力。即生死岸邊，且無滯礙，况區區色利，有如契所苦者云云乎？體之，幸甚。

答韋弘濟書 名孚敬，晉江人。

心性之辨，古訓不聞，因辨遡稽，理路卻著。大率子思言其略，而孟子道其詳，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句，便是喫緊明心性之辨矣。蓋喜怒哀樂發者也，情也；其未發者，則性也。故未發非時也，天命也，至孟子則詳言之矣，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如此者不一而足，末復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則其理益著，其語意益大，苦懇矣。若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尚可謂之由外而鑠我也，至仁義禮智之彪中炳外，則真所謂固有之者也。」豈亦所謂由外而鑠我者乎？故不但仁內也，義禮智信亦內也。

此其論果何自發乎？則以闢告子也，亦所謂不得已而爲言者也。區區苦析，其亦何心？只爲心性之辨久不明，致令以知作體。有如來簡所云，故不得已而爲言也。

會語數端，略可自考究，末後功利詞章牿，雖有深中於世學沉錮，哺糟啜醨，正恐已躬亦坐在裏許。豪傑我作，甯復由人？孟子所謂「待文王而興者即凡民，無文王而興者即豪傑」，語最峻，理最切，真只一待字斷送了天下多少人也。惟勉之，并以示諸友共勉之。

答王辰卿書名仕檝，晉江人。

問：讀老師《崧臺講義》，不覩不聞，是畫出箇天命的樣子，而所謂獨也、隱也、微也、喜怒哀樂未發也，空空寂寂，不涉形氣，不落聲臭，亦是畫出箇天命的樣子。先儒訓獨爲獨知，隱爲暗處，微爲細事，未發作爲氣象，似又落形氣、聲臭一層。師謂善乎本乎？可覩聞乎？有聲臭乎？則至善原自無聲無臭，一知止便自精義入神。吾人直從修上用工，到真止真修處，誰復是止者？誰復是修者？止止修修，善本合一，卻無聲臭可言，而與天命爲一矣。然否？敢請。

來簡問者無多，而於宗趣尋繹，似稍有次第者。上天之載，有何形聲，不覩不聞，直湊根柢。隱微伊何？只緣不可覩聞。獨者伊何？只緣無有對待。未發又伊何？蓋天命之根本目未發也。敷榮暢茂，萬葉千枝，自何而出？則以未發者爲之根柢也。故未發非時，昭然明甚，暗處細事，是以時

言。作何氣象？已露聲色，嗟乎昧也久矣！而契乃能究及於斯，良爲之慰。至所云善本合一，卻無聲臭可言，是又以地分言之，與《中庸》之直指天命，教人知所歸宿者異矣。大率論功夫，則斷然是有次第。而論宗趣，則直下要得落根。此又學之緊關處也，體之。

與楊荆巖書

知本兩言，僭謂之千聖經綸秘密。本末始終四字，爲孔子一生悟門。學本經世，故其討止乃直在擾擾紛紛中透關入膈。而其點未發，乃直當喜怒哀樂交發並馳之際覿見端倪。蓋必如此而言未發，乃直下可以立命安身，經世宰物。若必就萬境俱寂，七情俱槁，而後謂之未發也，是必斷滅種性而後有之也，無是理矣，且安得有其時乎？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延平先生之語，所以爲未瑩也。濂溪主静之説，原是不對動言，故自註之曰：「無欲故静，善體之。」正與《中庸》未發之旨有符，所謂人生而静，天之性也。非是則無以生，而舍是亦無自而歸止矣。乃直于時地上求之，可乎？

僕本孤陋人也，意思尤零落，於學無所窺，而獨感翁之不忘提掖而惠教詔之也。故因張友歸，率爾附此。榮北量在期，音問自此益加遠矣，晤語正何時？惟爲孔、曾深念，力負荷以光顯斯文。

答吴養志書名日强，莆田人。

來教云：昭昭靈靈與良知良能，皆因感而有分別，均之不可以言體，信無

分良與不良也。承教，謂强决不認靈爲體，又欲挈知爲宗，不免涉向禪門所呵，以昭昭靈靈爲主人。公去自先一菴夫子開倡以來，每示主静，無有挈知爲宗之論。人心自晝達夜，自生至死，亘古亘今，只有一箇寂然不動。雖其感而遂通，寂體曾無起滅，聖人所以盡盡此，賢者所以復復此。夫子名以至善而示以工夫，曰：「止至善之中，一毫昭靈不著，一毫知能不立，一毫學慮不存。」正與《易》之「寂然不動」同旨。强年來只向此中安身立命，先生懼其涉向昭昭靈靈者，不知從何處窺破其病。得惠教而深針痛灼之，不亦厚幸歟！至望至望。

手教惠頒，涣然旨協，謂昭昭靈靈與良知良能，果因感而有分別也，不可以言體也，有如鄙所云也。頻年聒瀆，只爲這些子勘未分曉，玆何幸聞斯語乎？爲快爲快！而又備云家學承傳，專一主静，無有挈知爲宗之説，而訝僕之指丈涉向昭昭靈靈，不知從何處覷破也，僕敢無徵言乎？

手教惠存，檢之可按，所云嘗究致良知，蓋聖賢千辛萬苦，尋得一條路徑，惟恐人不知不覺，費盡口舌，開明接引，而學者置爲無用之談，亦可悲矣。雖然，聖賢亦聊以盡吾心耳，百世之下當必有旦暮遇之者，此其一。又云非一點靈明徹底，與虚空同體者，安能與虚空同用？世之規規自守者，不可與語明親一體之學。欲與之反求靈明，不以爲寂滅玄渺，則病其茫蕩出脱。某近求愈覺此學不宜自隘，而反諸靈明，未見其能判斷歸一清楚，此其二。可謂喫緊於知能之主持，即是喫緊於昭昭靈靈之涉向矣，而尚待明眼者識乎？行道者所貴回頭，不忌誤；嚮晦者

不忌沉昏，所貴覺。果其能覩景有觸，驚喚得醒，即屆登彼岸，猛意回頭，亦何嫌晚？葑菲可採，倒廩傾囊，亦何病虛？正不必於護前之失，兩存營護，乃益見其光明也。

王塘南丈，蓋湫鄉耆德也，玉瑩金精，傑然山斗。蚤嚮空宗，稀年悟悔，朗然自訟，咸與維新。故得道望益以高，信嚮益加篤，何者？則以其有本有末，可按可憑，洞然與天下更始也。如丈意見胸襟，似是輸他一格矣。舜之所以爲智者，在不自用而取諸人；橫渠之所以爲高者，在不護私而讓於友。僭每謂行藏莫與命爭，議論莫與理爭。赤白青黃，夐然色別，必欲强而同焉，其誰諒之？區區之心，雖竊有快於丈之已見端倪，學將有賴，而又有感于丈之未大憣然改易絃轍，而尚處于似是而非之間，爲可痛也！中間語病不止一端，愧此拘株無能覼證，且不欲瑣聒，恐無補于切磋，而或以來不遜也。深針痛灼之諭，感極誠心，故敢披露腹心，不慙唐突。

答趙子立書 名觀本，建陽人。

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奚獨禪者當修，儒者亦當修；嚴整威儀，肅恭齊法，奚獨禪教所謹，儒教亦所謹。故條貫上不可以辨宗，應跡之偶異偶同不可以定學。疏食水飲，與斷葷戒殺何殊；車裘共敝，與布施錢財不異。故頃在東山，有以開齋爲令郎賀且爲我頌者，而予獨以爲不然。「非澹泊無以明志」，吾方欲爲疏食不可得也，而乃以爲禁乎？至於貪吝兩字，中入膏肓，爲世鴆毒，莫可救挽。今有人而能解衣推食，與世共之，死則爲之棺衾，病則爲之醫藥，此誠扳乎流俗，世之所稱善人君子也。故吾于子立之

行，毫髮無有疚，而且有取爾也。惟此宗趣之乖離，則誠有不可以不講者。姑無論佛，只楊朱、墨翟，何等人品？而推其敝極，至於無父無君；夷、惠、伊尹，已逼聖真，尚斷以爲不同道也。今釋氏之於君親何如也？文中子乃曰：「西方之教也，不可行于中國。」以吾觀之，西方亦未嘗行其教也。西方有君臣上下，有父子夫婦，特高其品，尊而奉之耳。不但西方未嘗行其教也，亦未嘗行於其身，背了君親，卻換出一箇師徒，即是君親；棄了室家，卻添出一班眷屬，即同室家；抛了耕織，卻不免於募化提緣，即同耕織。此聖人所以斷以修身爲本，直下就經世中了畢心分，而不敢有分毫厭舍、慕大希高之意。蓋察見其落地圓成，無處可逃閃也，子立尚察之。若曰「吾雖崇信佛，亦未嘗敢背棄於孔曾名教」，是二之也。抱養承繼之說，吾蓋論之稔矣，契不聞之乎？只如「背覺合塵」一句，正是喫緊宗趣所關，宛轉支離，弊所從出。而蔽于其說者，方奉爲靈符秘旨，不復能加之察焉。此其委未可一言悉也，且未可罄殫之紙筆間，惟子立更深體之。

令郎吾固玉之爲聖爲賢，亦何嘗不望之爲元爲魁。均平齊治，是有多般條件，總皆吾分内事也，而獨厭科舉乎？謂既做了秀才舉子業，乃非其本分的生理也，必不然矣。

答范紹文書名宗吴，崇安人。

孔子稱：「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夫道則志之，德則據之，仁則依之，藝則直游之，蓋本末之分昭如也。釣弋射御，事事兼之，乃一切不以之成名，而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且曰：「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此蓋孔子之家法也。

天下亦大矣，經綸之事務亦繁矣。有一事之濟於用，必有一人之效其能。禹平水土，稷教稼穡，皐陶明刑，后夔典樂，此其最大者矣。以至工虞曆象，豈有一事遺明，而可以周天下之治者乎？然其本固有在也。孔子所謂餘力學文者，正是此意。後之學文者，則倒身向文邊宿；學藝者，則倒身向藝邊歸。直以術業文辭定落科級，且傲然挾所長，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也。美名善事，莫或是過也？則何其與孔庭之所見者異乎？吾門下友明於堪輿之學者三，而紹文居其一。聞予教，似皆能不昧於本末之分，而直爲天壤間備經綸一段闕事也，此其所以可喜。

《約言》一集，所望隨地揭之，倒杖尋龍，暇亦時出而觀之，以涵泳于據德依仁之本領，以不墮滯科級，是所望也！是所望也！頃面翁山人，頗有奇氣，別後未置懷。歸到里中，果否能不負？面問致勗之。

正學堂稿卷八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九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清遠徐兆鼎鋟梓

答劉質菴書名禮，豐城人。

來教云：捧讀來教，具見不以朽拙棄不肖，敢不願有所請。每謂老先生提挈修身爲本之宗，真是上接孔、曾之傳，百世以俟聖人不惑者。年來體勘下手工夫，實見得只有格致誠正四者，一口道盡，更不必別求法門。夫格物者有物有則之謂也，故格致之學原非博物以求知，實爲因物以見性，正所謂行之而著，習矣而察，乃聖學始條理之事也。由此漸臻誠正，則功夫方是入微，性命已是湊手，身修而善止矣，乃聖學終條理之事也。故程子曰：「致知但知止於至善。」可見知止即知致，無二知也。朱註亦云：「物格知致，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凡此蓋皆見道之言，似未可以註疏而概置之也。

大凡學未明，急在明宗；學既明，要在用力。今幸我老先生挈示修身爲本之宗，天下談者，孰不知身即本也，即至善也；知修身爲本即知本也，即知止也。高者固不入於玄虛，卑者亦不滯於形器，此學大明，真如日中天矣。茲欲學者人人實用其力，以歸知本之宗，莫若教人只從格致誠正下手，庶幾日有可循之功，日有可見之實。若舍此而別爲

標示，第恐徒長學者躐等頓悟之心，益滋茫昧空虛之弊，此尤爲可慮也。不肖每見論學者輒云：修身爲本，信是宗傳。但不知下手功夫實在何處。吁！是可歎矣。夫尊師會友，非不積有歲年，而入門一著，尚無真的，斯亦何貴於學哉？故不肖往往忘其固陋，僭有發明。竊謂《大學》之道，若論歸宗，固必在止於至善；若論下手實功，斷乎必先格物致知。蓋物未格，知固無由，而致知未致善，又何自而明？雖日以知本知止之説啓廸諄諄，而學者終恐有不得其門而入之歎矣。即有悟者，又或認静爲主，緣止入空，而實理實功，茫乎未有依據，尚何以見古人爲學之次第哉？不肖闇愚，輒爲此説，自信於老先生宗旨，罔敢悖違。

惟是友朋講論多見牴牾，欲得請正於門下者，誠切且久矣。過承引掖，敢諱狂妄，伏乞崇照，大賜開示，并寬僭踰之誅，無任感幸感幸。

止修雙揭，譬若提衡，手勢低昂，從宜酌損。蓋欲落性命之根，必用止；而以防事理之滲，乃著修。此孔子所以謂「敬義立而德不孤」也。程伯子最善體會，謂：「敬以直內，所以義以方外也。」予每謂所以二字最可味。他日又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明，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世之專言格致者，幾希乎不量其心之有無蔽懈，而故搜括之也，此其所以舛也。即如來教所舉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程伯子之言，正有惕於世人之知有知，不知有止，故下文緊緊接著

便說「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騖觀物理，泛然如遊騎無所歸也。而丈乃引以爲重在格致之證，顯然以其所病者作工夫，而以其所戒者爲學脉，何其與古人之所見者異乎？

頃在滇，感諸友之與丈駁也，蓋嘗體會丈意而爲之解。謂著意在修，歸宿伊止也。玆承惠教，乃爾介然必以聞見所牿者爲真詮，而以騖觀物理者爲正學，不復揆古聖賢之所以立教開宗者，要以定性命之樞，而非祇爲應務設也。假令有程伯子出焉，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將直廢格致不用，不知丈又當如何而訝之，如何而闢之也。揭三綱倒歸一止，布八目管重一修。修之伊何？格致誠正其功也，丈不稔聞之乎？孔子則何嘗廢格致不用，特其所提揭者必於命脉乎歸宗，而不效世儒之直汩没于應務，落根在支節耳。稿具在，幸丈照往之規，平氣虛心，擺開《大學》，而將身子頓在其中，看是如何作用，則孔子之意望庶不孤，而弟區區十年請益，叨承印可者，亦不致爲虛擲矣。至于認靜爲止，因而緣止入空者，自屬寂學流弊，非止之過。揭修身爲本，而尚云不知下手工夫者，則又無志識之尤者，又何勞於丈之過爲軫慮，且因之并改廢其繩墨乎？

孟堅此歸似少進，可商確。德易書來，論此亦殊，悉似可助高明。芻蕘必採，而況其在子姓之間有明學之心者，知必無嫌于俯爲詮擇。別有答渠語，希并取觀之。弟處此自非適，然亦何敢不安？只苦病相侵，致意况之太零落耳。而獨感丈之勤款，謂有關宗趣，不得已而覼縷奉答也。是否？惟裁，幸貴宗諸友丈會間出此。

答劉德易書名應乾，豐城人。

問：質菴家叔祖之說，大約要重修上，謂止爲主意只是虛。虛頓立的，修爲工夫，則其實下手處也。近復有重格物，又有重誠意之說。蓋慮言止則落虛玄，務修廼有實際，此其意非不美且勤也，但覺於老師之旨，不無背違。不肖僭謂止歸至善，本歸修身，正從事物的本末始終上討出。此經世之宗，正與沉空守寂者不倫，甯必慮其墮于虛玄哉？格致誠正，何一可輕？要以總屬止歸本內，檢照提撕之功耳。「上帝臨爾，無貳爾心」，徹始徹終，徹晝徹夜，此屬止乎修乎？近裏深圖，即可辨也，而况本天本心之論。老師援以明教，不啻詳矣。致知立宗，已着用邊，而又必云「修身先格物」，轉相辨疑，愈覺離體，其於本天之秘，恐概乎未有覩也。

止修兩法，不合不離，實止實修，漸契本地主意工夫。老師舊語甚著，而謂主意不可下手，恐無當于《大學》之旨也。家叔祖又以艮背一條，直是成德事，思不出位，則日用所可著工者。不肖又僭謂位與止所，所字諒無異同，思不出位，毫分昭然。止所之義，則艮背可以著工，何疑也。聖學斷無兩塗轍，用工生熟，手勢自殊，而謂初學不可以預聖功，止爲上達之極功，修乃下學之始事，仍執舊詮，翻疑止法，即恐寔詣無期矣。大約家叔祖性地淳懿，材資高朗，鄉間約束極仗維持，只覺稍没陳言，未弘新識，倘老師婉示辨言，一恢大覺，

其於此學似更有光也。

聖經綱紀，昭布日星，數墨循行，理路原著，蓋不待反躬獨悟乃有徵也。全經專教知止，往簡道之矣。故聖人直以止爲始事，非止則如人之未有家，非止則如種之未得地。格致誠正，凡皆所以修之者也即所以止之者也。故知止於善，則若網在綱，一切有條而不紊，無非所以爲盡性之功。止地未明而漫言格，未論乖當者於理爲無當，就俾偶協者於性命亦何補？疾徐甘苦，可謂非格致之功；加減稱量，大率了曲藝之事。以是爲處世之方可也，性命之際，概乎未有當也。

令叔祖豈緊執舊之詮，大率性稟高明之過，雖已知其説之是矣，而又不樂爲符同，以堅樹別幟也。❶ 要重誠意，只得聽重誠意；要重格物，只得聽重格物。恐平氣體涵經學指歸，或不如是。來簡謂於鄙見不無背違，意誠善，語卻滯，蓋尚不免爲私之者也。果其有契於《大學》，有愜于孔宗，則吾亦且攝衣而從其後，其亦何限界分別之有？別亦有簡酬之，可以合看。

外承苦志，具見遠期，往轍可懲，幸毋終負三世諸佛，則是箇有血性的漢子。吾契聰明氣力，不後古人，得就吾平正學問中，做得一件奇事，亦真爲有光于洙泗，不但有光於劍水也。惟德今何往？何以久不聞問？與吾契真爲吾門雙轂，不但爲君家千里駒也，風便，并抄示之。

答夏用德書

自姚江揭良知，以建旗鼓，至今宗

❶「堅」，據文意似當作「豎」。

其教者，猶霈霈向往甚盛。然不免以知爲體，得無近于生之謂性之説？先生乃揭修身爲本，木鐸天下，孔、曾之學，炳若日星，使陽明復作良知之談，當不復置喙矣。

夫學而不知本，是外馳也。知本而不以修身爲本，是出世之見也。先生之揭，内既不淪于空寂，外又不逐于事物，真千古道學之宗，經傳不傳之秘也。曩者舉一貫知十，詢及不肖，宏于聖學，茫若迷津，况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是以一時未敢啟口。乃取先生知本之訓，日夜沉思潛玩。久之，略悟于聖學之要領，益信先生洞徹孔宗奧竅，非近世曉曉所能彷彿。夫十與二亦懸矣，子貢最號穎悟，回即明睿，知之通塞，亦胡至天壤如是？蓋顔子精神，内守者也；子貢神明，外馳者也。嘗觀其三月不違，不違如愚，得一善而服膺，其于知本之學深乎！賜則貨殖矣，方人矣，沾沾言語矣，知止之學何在？夫知本則神完，神完則天光發；不知本則心擾，心擾則靈明昏。賜不如回，固是多寡之分，而所以不如，則知本不知本之辨也。一貫，多學，亦若此矣。多學者，遺本而逐末；一貫者，因本以該末。蓋一則此爲主而彼爲賓，貫則静亦是動亦是，豈謂一貫無學耶？愚嘗謂知十之學，從修身爲本作工夫者也，而修身爲本，即孔子一貫之實也。

承學膚陋，自知盲人説日，然不敢於先生前而噤其口者，冀先生之哀其迷而發吾覆也云云。

僭每謂聖人之學，不爲病後立方，因病

立方，未有不因藥發病者。陽明天啟聰明，於學豈有悟之不徹？特有激于訓詁支離，若將就地掀翻，謂聖門之所謂致知者，是致其德性之良知，而非聞見之知識也。不知沿知著致，科臼則一，而直以知作體，蠹害更深。揭三綱何以倒歸一止？布八目何以本歸修身？性宗也，豈知覺謂乎？而公乃能察而斷之，偉矣！

一貫云云，蓋非不學之謂。同歸殊途，一致百慮，真所謂天下何思何慮也，然豈不思不慮謂乎？特其精神之所注泊者，必於本不於末。「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亦臨亦保，如見如承。妙用天然，從本流出，此其所以謂之一貫。而公又能繹而悟之，偉矣！中間一二語疵，且無用駁，要之大體是當。知以止至善歸宗，而嚴修格致誠正以隄防之，即無適而非性命，無適而非一貫之所運用流行矣。

答池明洲書

來教云：久不奉候左右，不知尊況近似，懸悵殊甚。某自秋來，頭目眩暈，看書親筆硯，輒氣惰昏睡，不能自濟。乃憶舊時功夫，夜半起坐，又辰坐至午，午坐至酉，澄定思慮，調息斂神，病覺頓愈。而四肢反生瘡癤，苦痛難忍，蓋久坐氣滯致然。始知聖人之學，所謂「懸旒蔽明，紸纊充耳」，亦只是祭祀以前。若無事，則豈有不見不聞，不言不動之理？但當于此時，禁其非禮者而已。心能主敬，邪欲之類自當退。聽邪既閑，自然有誠，不待存之而後有。如夫子之告顏回四勿，即是爲仁非有兩樣功

夫。蓋天之生人有本然心體，人以私智鑿之，故或過於矯，或流於卑，皆非本體之真，皆所謂放心也。惟本然既全，則於事於物，自然當理。世人爲物所役，故每苦事多，而求禪定之説。聖人因物付物，心何嘗勞？彼禪氏有云：「以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及讀上蔡云：「活即是仁，死而非仁。」今人手足痿痺，謂之不仁。桃仁、杏仁，皆有生意，故謂之仁。朱晦菴云：「謹獨須貫動静做工夫。」可見人之養心，静中當有動，動中當有静。若徒尸居兀坐，墮聰去智，畢竟茫蕩，難以結局。吾儒窮理盡性，體用並行之道，甚不如是。此某平日好坐之弊，因病而轉悟者。然静時覺易，動時點檢甚難，疑於持守之關未能盡徹。或別有喫緊尚未融釋，願老先生指而道之，仰甚幸甚。

寥落中屢屢專人遠將顧盼，念自昨歲掩關静攝，已復就醫東山，閲八箇月，而後體力稍康，暫一對客。曾未匝月，又復病眼、病痢、病血，入冬而後粗安，蓋福薄之多迍如此。

頃來一到鎮海，同陳鑑塘比部、吴肖武參戎暨周學博登大武之絶頂，指顧僲鄉，[1]盈盈僅一水之隔，躍然欲駕風乘氣，叩大冲莫朕之關鰲而末由也。還與多朋萃止郭祠，爲三日之會。考鍾擊磬，頌詩鳴絃，愧無古人浴沂風雩之襟懷，亦庶幾兩兩三三童冠與偕之景象。陶鎔觀感，譬彼紅爐；習氣狂情，無地安著。蓋于是而益信夫師友之功力之爲大也。三千、七十，依依孔子之門，卒歲

[1] 「僲」，據文意似當作「僊」。

窮年，聚頭磨切，都俞吁咈，師讓臣鄰，直以淵邃崇嚴，下交氓庶，故俾太和之氣洋溢廟堂，道義之風光昭海宇，而洙泗唐虞至今爲烈也。灰心槁性，尸居淵默，彼二氏之偏枯者，胡足以臻此？蓋一則與萬物爲體，故挈其身與萬物共一煅爐；一則以萬物爲累，故出其身避萬物，以求度脱。其差毫釐，其別千里，此經世之學與出世之學，所以夐不同爲塗轍也。而世往往有耽昵之者，帶水拖泥，沿門持鉢，甚或謂之三教原來一家，又或謂有裨吾儒，又或謂無妨正學，大率皆是本路裏見得不清切耳。

恭承雅教，涣若發蒙，直于澄神定慮之深，感其效所由臻，而又於經事宰物之間，覩其病所由窒，可謂洞有燭於端緒之微，徹有通於性命之竅矣。所謂「非苟知之，實允蹈之」，世之究心理學，孰有如翁者乎？良用歎服。僕本駑鈍之資，重以摧頹之劇，孤踪流落，浮寄海陬，况味蕭疎，日深茅塞。檢點枯索之腸，殆無一可供以就質者，而獨盥承教詔，往返熟服，爲之增感思焉。其所得于誘掖獎勸也，爲造甯有量哉？至於米麥之惠，又恰有濟于旅館之需，若將燭照其瓶儲而周爲之餽恤者，其何貺如之？客邸不能走使，而又愧無可以將虔也，惟照亮。

答黄汝潔書 名槃，龍溪人。二條

問：槃獲炙門墻，日領止修之教，竊謂身心性命之秘，自天啟之，乃前生一大幸。至捧《清漳答述》而校閲之，間有没溺苦海、未覩旨歸，僅以口吻相印證者。故我老師之教，引而不發，然所謂躍如者，未始不在也。子曰：「予欲無言。」老

孔子不言而即行，是與時行物生，昭若發蒙。今學者索之口吻而不得，何不反求《書要》，深思其義？就使老師諄諄啟之，于楮上悟矣，胸中能遂了然乎？

師之道與天通，故師之心必與天相應。無少長賢愚，苟以是心至者，無不在容納之中。有一人不在所容納，即非所以語覆載之量。無淺深通塞，但以學叩者，無不在所樂育。有一人倦于樂育，即非所以體生成之心，此孔子所以謂「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誨」，而「有鄙夫問於我，叩兩端而必竭」也，此師之道也。至於爲弟子者，淺深地分，自爾殊科。或無言不說，或告往知來，或得善則服膺勿失，或出見紛華而悅，亦惟其人而已矣。雖善爲師者，其將如之何哉？元氣啟蟄，啟其生意之未泯者；春雨溥施，達其勾萌之自遂者。栽培傾覆，作者受之，豈天之有意于其間乎？言至此，直可責學者之自勉而已，分數淺深，又何容於瑣瑣多爲較量，體之。

又

問：老師提揭止修兩字，槩直印之老孔子。孔子曰：「五十有五而志于學。」❶學者大學，即此止修也。纔下手便勘得此止，便用那修身工夫擒虎擒頭，把捉定矣。向後十年一進，何者非止？何者離身？立得此止，而身修不惑；得此止，而身益修。至五十年來，此身即天，直是修止之功，可以立命。看來此身何以謂之本身、本天，天命之謂性，與修恰好融貫，非判然兩事也。

❶ 上「五」字，當作「吾」。

耳順、不踰，純純是箇止修渾化矣，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曉得孔子所志者何學，便曉得止修矣。至他日語子路曰「修己以敬」，即文王敬止之敬。言敬而止在其中，合下便敬。起初法門體認得真，用那修身工夫本領無餘。曾三省，顔四勿，極之；堯欽舜恭，兢兢業業，皆其志也。其充積之盛，至於安人、安百姓，有無限經綸，豈不是《書要》中本末始終四箇字，把定入道之樞，括盡經世之要哉？老師教人止修，竊謂即今之孔子也。直直截截，循循善誘，何多讓焉？如此認著，不知有當不。惟發其愚而教之。

舊每教學者一簡易直截之法，謂但學不明者，只提向身來作實講解，不必懸空作杳冥之想，亦不可纏繞作支離之見。如駁明明德即應之曰德於此明，駁親民即應之曰民於此親，駁止於至善即應之曰善於此止諸？如此體、如此勘，即如此修、如此止，豈不簡易明白，而於古聖賢諸所論説者，亦自節節同、句句合，正不必於字字將來作比方校量也。

中間所云身何以謂之本身、本天，天命之謂性，亦屬揣摩之説，不若只玩予稿刻中所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性學也」之句，更覺氣味深長也。又不然，則請看《答羅惟信書》所云「修身爲本之學，不但外不騖於家國天下，亦且内不狃於心意知物，此其所以爲性學也」云云，則幾於和盤托現矣。至末所舉本末始終四字，最爲入手之逕者。是則是，須更一講，究得明徹，乃有用處，且不瑣瑣。

正學堂稿卷九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十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清遠徐兆鼎鋟梓

答陳抑之書 四條

問：向日羅汝存西歸，幸老師詔之，得相留者三日。曾舉危微之旨相商相訂，似有見於此心之初，敢述以請。吾人一身，中體渾然全具，初何嘗不善？何嘗不止？甯有人心道心可分別者？端倪既發，知氣相參，就其發處，清氣爲道心，即此中之面目；煩氣爲人心，即此中之戈矛。人心起矣，加以旦晝相尋，遂以戈矛戕本來之面目，中雖自在而自失之，譬一指蔽目，泰岱匿形矣。孟子與曰：「四端於我，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此惟微之喻也。吾既爲人心所危，則當其始燃而撲之，當其始達而壅之。微者熄而危者愈無措身之地，故曰「違禽獸不遠也」。

虞廷者洙泗之淵源，辨體明宗，兩皆吻合。僭每謂執中止善，確然同一源流；精一止修，確然同一作法。第就虞廷十六字論，且不必涉入《大學》。就《大學》二百一十五字論，且不必涉入虞廷。以虞廷《大學義》原備，不待互相闡發明也。而互之，義反不暢，即此亦一事之止。故今且置《大學》不講，而專與公論虞廷十六字。

中之一字，本無形聲，湊體依稀，無如未

發，以其皆就人身上點也。發皆中節，則渾一未發，故曰和；發不中節，則悖於未發，故爲不和。和則微，不和則危，此幾之纖芥所爲分，而道心人心所爲判也。聖學無他，大率先手，迴瀾既倒，爲力苦難，此虞廷授受所以只説「允執厥中」也。亦臨亦保，如見如承，殫心緝熙，基命宥密。道心人心，爲其有不能中而析之者也。「惟一惟精」，爲其有不能執而止之者也。此堯之所以止説執中，不爲闕文，而舜益以三言。頃謂之特以疏允執未析之功，而非以道心之微，爲發堯之所未發也。故學問要緊明宗，畢竟洙泗唐虞，宗歸何處？

又

察其幾而慎守之，「惟精惟一」，則人心退聽，道心爲主。日用常行，順帝之則。至帝則順而中體在，是故曰「所立卓爾」。精一者，所以修之也；順則者，所以止之也。修則止，止即修：修者如行人之赴家，止者如到家之駐足。聖人全體大極，足可言順，則其言修身，言在止於至善者，爲反之者立法也。若曰中在吾身，而施於家國天下，不本諸吾身而徒求諸家國天下，愈逐愈紛，愈失愈遠。要幹家國天下，須是收拾吾身，齊齊整整，無頗無倒。然後以我觀物，匠心成務，舉而措之，若網在綱，若裘有領，何事不可爲？然欲修吾身，離家國天下事，更無用工去處，惟要紛紜中常提起此身做本，方不墮落求諸人境界。必如是，始爲知本耳。

修身爲本之學，豈獨自天子達，真自聖

人達也。堯兢兢，舜業業，豈緊始事？直至其仁如天，百有十歲時，其兢業猶是也，蓋無間可容息也。以爲特爲反之者立程，是謂始學者有工夫，而聖人則無工夫可做矣，豈其然乎？從心所欲，不識不知，特以名其不犯著做手耳。然帝則必默順，率履期不越，亦豈漫然都無有事，若梗泛萍飄者乎？累丸之喻，絕有近此，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矣。聖人者特所謂精之至、專之至者也，此其所以神也。歸性者止順則者，則止之流行也；赴家者止到家者，則止之盡頭也。故以則認止，其流必至知有流行，不知有歸宿；以造極爲止，其弊必至錯認始事，作爲終事。此不可以不辨者也。他如「要幹家國天下，須先收拾吾身」云云，理當矣。卻繼之曰：「整整齊齊後，乃以我觀物，匠心成務。」則又似有等待矣。又如「欲修吾身，離家國天下無用功處，惟要在紛紜中常提得身主起，不令墮落於求諸人境界」，則善之善矣。守此執樞，無爽矣。

又

常竊謂《大學》肇於虞廷傳心之法，託於十六字。古今善體認十六字者，無如顏子。撥千百年之雲霧，開千百年之迷途，俾學者覩青天而遊康莊。溯洙泗之流以窮虞廷之源者，無如老師。汝存辨微字，以「莫顯乎微」與「幾者動之微」爲證愈。竊意不然，若以二言爲證，則此二微字俱兼善惡，是人心初動時，亦未嘗不微也。特不能遏克而反導之，故至於洶洶無所忌憚耳。

學問莫善於體，莫不善於訓。蓋體則步

步貼身，而端緒日見；訓則字字離析，而支蔓轉多。言豈一端，各有攸當。微之一字，在《虞書》與《易》所稱者自屬用，而在《中庸》「莫顯乎微」自點體。就用説，故必兼善與惡，故有道心、人心之分，而將危與之對看；自體説直是聲臭俱無、渾一未發，故緊應不覩不聞，而將顯與之對看。向來學者只苦不認得不覩聞，是指天命之體，而又不認得莫顯見，是中言不覩聞之雖至隱而莫見、至微而莫顯也。故見以不覩聞爲静，而以莫顯見爲動，將動與静作兩段境界，而將養與察作兩項工夫。而豈知子思子之喫緊歸宗，乃直於天命上落根，而不作二乘解乎？至「謂人心初動，未嘗不微」，似亦稍欠體會。應感起物，奄忽斯須，端緒毫分，就兹判决，豈有已發之爲人心，而於初動之時乃尚保其微，不抵於危殆者乎？察之。

又

汝存又曰：「惟危惟微者，言人之心出入無常也；惟精惟一者，言此心之操存有要也。」「操存有要」四字妙矣！若「出入無常」，則子輿「操舍存亡」之説盡之，大端亦語平旦之氣、仁義之心，若曰「是幾希者即道」。

止爲主意，修爲功夫，予每言之矣。執中者亦主意也，三言之益，正有慮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微危之靡有定也。故教人之精以察之，一以守之，謂必如是，而後信可以執厥中也。操則存一節，蓋緊承上文養字而來，若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存亡，不可測識如此，而養可不豫乎？公所論自善，只存亡兩字，似宜更一

體會。

答陳蘭臺書

來教云：頃者求教，辱夫子不鄙夷，而麾之門墻之外也。肫肫懇懇，指示迷途，似夢初覺，如醉復醒。數月以來，奉雲函於静几。自公之暇，周環展玩，仰而思，俯而誦，真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知不可以爲體」一語，已挈盡無遺，似無容辨。獨《大學》之所謂「善」，虞廷之所謂「中」，子思之所謂「未發」，其體雖灼然可見，然而止於善也，執其中也，致其所未發也，不識在何處求也。竊恐非常照常覺之天，何以止之、執之、致之也？夫子謂立命歸根全在一止，又謂知止爲《大學》入手之竅，然則欲得其竅方歸其根，不於此常照常覺者著力，何以入其竅而歸其根乎？陽明先生之提宗者，正教人以入竅歸根之喫緊處。夫子今日之提宗者，直教人以竅以根，而欲其入而歸之也。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若體用之說，自有分別，似不必分析而辨之也。」鄙生誠愚，得夫子知本之訓，覺有持循，因是愈覺良知活潑，其於至善，非此無以入竅而歸根也。故直敢合一言之憤悱如斯，夫子其再有以啟發之，幸甚。

氣求聲應，幸夙同心。梗泛萍飄，謬蒙盼睞。何意台重乃亦假節閩南，俾予落落孤踪，獲申請益。至旅邸之無棲，既曲爲之。蓋障舊編之蕪蔓，又特廣其愛傳，愛我知我，疇復是過？顧此幾微之緒，乃有關於千聖

秘密，而非翁之有意異僕。芻蕘蠡管，容或有一班之幾乎道者，不敢不以獻耳。

每愛伊川先生本心本天之論，謂可爲千古辨學底案，謂果一知耳。孰爲心，又孰爲天，必悟此而後可與語體一致知耳；孰本心，又孰本天，必辨此而後可以歸宗。「知不可以爲體」一語，挈盡無遺，翁既信之矣，必有體也。體安在乎？姑就《大學》按之，果其止歸於善，抑將止歸於知？又以《中庸》按之，果其本歸未發，抑將本歸於發？知先知後，同一用知；適楚適齊，同一用足。以其均爲用足也，而謂燕粵無二趨；以其同爲用知也，而謂儒釋無二界。恐所謂辨體明宗者，理不如是也。又不但此也，即管、商之功利，與蘇、張之辨説，何者而非用知？憑其常覺常照者以爲之運用。又不但此，即曲藝之甘苦，與工賈之籌量，亦何者而非用知，憑其常覺常照者以爲之運用。特其知有照，不知有止；知有覺，不知有善。形既生矣，神發知矣，直落根在覺照上，往而不知反耳。此孔子所以必管歸於止，且歷數進學之階梯，謂「必自於知止始」也。非止，則如人之未有家；非止，則如種之未得地。乃日憧憧盤錯於家國天下，以從事於齊治均平之事，務以致知而格物也。以視管商工賈，其地分誠有間，而其取足於知用，其常覺常照者，以爲之加減稱量，則一而已矣，恐所謂至命盡性者，理不如是也。

知本兩言，爲何而設？正有慮於經世之人，錯綜於人倫事物之交，牽掣於聲色貨利之取，如奔馬之轡，不可爲收勒也。就于其中爲之討出欛柄消息，使之有所把握持循，而究其主意，則直是教人以知止，此予所以謂「本者，止之地也」。翁既信知本，乃不

用之以收拾靈明，俾歸於止，而直憑之以覺照運用，謂轉見其活潑也，恐所謂入竅歸根者，理不如是也。此誠杪忽毫分之差，而寔逕庭霄壤之判。以其均爲用知，則鄙人誠固陋不能與先儒異。若必究其所以用，則一脉歸根，一止落實。《大學》之案例章程具在也，鄙人雖固陋，不敢與先儒同矣。

窮棲海畔，孤陋彌深，醜拙備呈，恃者知己，伏惟覽而正之。外，稿既承刻布，復荷刷頒，克棟汗牛，❶無往而非教惠所及，并謝。

答何若虛書 名湛，鎮海人。

格物一書，不可漫看，寔是判千古以來，聚訟之庭未了的公案。契既知之矣，即歸宿流行，兩皆應有據，而尚此盤桓，作汗漫支離之解。大率至善兩字，認得不明白故耳。止必有所。《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要以證見止所當知。若曰至善不可爲方所，是直於流行之際看，而不知有歸宿也。往所以謂「執中之中，不是專主流行，而隨時處中之中，自備其内」。故止善之善亦不專主流行，而隨感而應之善，自存其中，必以無方所者當之。故欲收斂，既慮其無可安頓，而當應感。又若於兩費敲推，至見以爲精神全向止上，於太公順應之體，反添了一箇意思也，則舛矣。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聖人所以只愁不止，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昔賢所以不愁，不知從本立宗，從止發慮，真有事事物物處之各當其所。而太

❶「克」，疑爲「充」之訛。

虛之中，湛然其常寂也，亦何二二三三，如簡所云爲患之有，察之。

答池明洲書

來教云：頃以鄙見質正左右，旋辱台教，分別儒、釋之路，直點性命之原，俾愚心有所依執，不至迷謬，命之矣！命之矣！但自家體驗，喜怒之發多不中節。今日則思前日之過，今時則思前時之過。雖悔悟不遠，而當其過則爲已成之愆，不可復返，乃静而求之未發之初，先用功夫。又讀伊川，有云：「不當於喜怒未發時求中。」延平卻教人看未發時氣象，陽明謂此「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未發之中」。由此觀之，此情未發，即當用克己之功，何伊川謂此時不當求中？或別有說，非愚之所能喻者。愚性資魯鈍，堅守所學，不敢壞其大本，而覺悟常遲，故差失甚多。每閱古聖賢行事，媿無一節可與爲伍，不知老先生何以教之。語云：「臨饑而惠食者如飴。」愚苦索横思，未有所得，倘於此日受誘掖之方，其爲惠不啻饎飧鮓也。

海陬淪落，疾疢淹迴。既不克展摳趨，時就正於左右；又未由肅竿牘，勤款布其心期。顧屢厘翰貺之辱，諄諄焉皆理性之微言，懇然見肝膈之情面。領益宏多，豈繄蒙愛。

僭每謂學必以孔子爲宗，以《大學》爲案。《大學》之喫緊歸宿，果在知乎？揭三綱倒歸一止，且謂之必先知止矣，而後能静、能定、能安、能慮，以能有得也。故止於至善者，始事也、命脉也。止歸於善，而或有所滲

漏疎虞，則從而察之。知其爲心不正也，則從而用正心之功；知其爲意不誠也，則從而用誠意之功；知其爲知不致、物不格也，則從而用致知格物之功。非若是也，真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而格致誠正總付之無所事事的光景矣。若不從本地討明而第從末上較量，不向止上落脉而直從格致上推敲，至於事局之有拘持，酬酢之或牴牾。然後從而維之，電光石火，奄忽斯須，如轉轆轤，眉睫少營，事緒又引而他適矣。而欲以迴既倒之瀾，障而東之，其將能乎？延平未發之觀，正有惕此，與翁見恰有符者，只不合著箇時字，爲未中窾綮耳。

夫未發果時乎？儼若有思，默而識之，是將何處下工？蓋直下就性命關膈落手。亦臨亦保，如見如承，無往而非返本還源的地面也。若必執謂未發爲萬感俱寂之境界也，將靜則有中而動則無中矣，而可乎？晦翁所謂「自有天地來，此氣常運，自有人生來，此心常發」者，其語殊可味，惟翁試一體之。一日之間，自子以至亥；一月之間，自朔以至晦；一年之間，自元旦以至歲除：果以何地、何時爲槁性灰心之所，可當未發乎？故必認得本地明白，而後學可操持；必討得未發明白，而後止有依據。不復作二二三三、或前或後支離之解矣。鄙所謂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者，蓋實實落落孔傳之心旨也，敢妄言之乎？至於翁之邃養精識，深懲實創，又自是迴然非世所及，直進而與古爲徒者。吾何人斯，而敢復贅一語乎？

惠儀過疊矣，不敢當，然不敢辭也。敬此，附申感謝。會歲之杪，諸方之諮叩者紛如，故不能詳款也，惟心亮。

與王澹生書

僭嘗説《易》，謂无妄本無災，如行人得牛，邑人之災，則所謂无妄之災也。畏於匡，圍於陳、蔡，夫孔子何修得此？道大莫容，姑置勿論。大率非創不懲，非跌不智，非疾疢則德慧不生，非空乏拂亂則動忍不至。賢君不困不王，哲士不憂不聖，消息乘除，理固如是，此孔子所以謂陳、蔡之阨，爲丘之幸也，凡從於丘與難於陳、蔡者，皆幸人也。

茲丈所遭值，奚翅陳、蔡耶？丈固哲人也，得無亦有尼父之思乎？果然，則由前言之，其所當誠爲天下之大窘；由後言之，其所創又爲古今之大幸矣。故夫遇何常之有哉！富貴固能養人，亦能豢人；貧賤固能挫人，亦能激人。憂患變故，最非人所願者，所堪者，亦能助人、成人，在有志者自善所處而已。若必以逆境故，日滲滲爲悼屈悲窮之歎，則所謂「愁人莫對愁人説」，吾與丈兩人者，直可相尋作楚囚對泣而已。惟另開眼，諒其心之無他，保其道之終直，則真所謂「天空海闊，世界儘寬。立命立心，具將在我」。亦此孔子所以諒斯文之未喪，而封人達者，亦諄諄焉慰勉二三子，謂「何患於喪」也。不識丈亦有志乎斯焉否也？

僕於丈不識面而知深，故不同常衆之情而愛切。自聞變來，其欲通一簡，致予關戚之耿耿者數矣。而戍邦迂左，鱗翼絶稀，故偃蹇而及於此也。羅汝存惠過之便，幸其得有託也，故强病之筆而作此，惟丈其留意焉。

答曾舜徵書

嗚洪之學，藉公信而有徵；嗚洪之節，

藉公表章益顯。生三事一，盡瘁鞠躬，有光斯文，無忝忠孝。吾於斯文，豈獨爲鳴洪頌哉！隨以出示多友，咸有激且有悟，所藉以闡明開發者，多矣多矣！因屬同門友蔡叔理刻傳之。

公前簡偶不在篋中，略記其意。大率謂學貴得力，不必取同。果其學禪而有得，即不講止修無害者，而怪予之斤斤於毫釐之辨也？今觀狀述，乃爾粹然，曾無片語隻詞涉入于空寂之款，與簡意又何寥絶耶？行持則宗密諦，敷教則述孔、曾，此誠自宋以來，擅他宗而冒孔學者之通弊，而公可蹈之耶？寸莛蔭百尺之條，若針通九譯之竅。毫髮舛訛，當地千里；兼收並蓄，適長支離。此入門而悦，出見而悦，子夏之所以二二三三，爲有愧於顔、曾也。故學佛者必純乎佛，乃有裨佛；學儒者必純乎儒，乃無忝儒。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談者如斯，行者如斯，又烏覩其爲言之有物耶？古稱「剃頭未必知心法，要且閑於名利人」，自是棄短取長之説。就所稱量，果不若棄，而君臣去而父子削髮披緇，以趨修於寂寞，其根蒂猶稍清楚矣。兩乘參修，妄意非少；涅槃度脱，曾幾何人？恐舍龐蘊外，無別有不愧斯言者矣，惟公更一味之。

僕居此無不安，只苦多病，而中州還返，又杳然未卜也，臨風太息而已。

答黃景德書 名顯，莆田人。

司中堪慟，不獨在年。生死見交，如契敦情。想見不負思不出位，蓋是孔學宗傳。故孔子以繫《易》，而曾子尊所聞。「人不知而不愠」，僭每謂六箇字括盡知本竅妙，一部

《論語》，只如此看。契不見之乎「上好禮」云云，正是此消息。好禮則莫不敬，好義則莫不服，好信則民莫不用情。一切不須向人分上著半點精神也，而契反見以爲異，何也？稼圃之問，雖出樊遲，大率周末横議，有爲神農之言如許行者，豈真欲作於陵仲子之業，而乃以諮問於孔子乎？爲笑爲笑。予于《論語大意》中已言之，或者契未之見。

正學堂稿卷十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十一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東莞袁崇友鋟梓

答顧涇陽書

景逸頃過漳，屬歲晏倉卒言歸，草具短函，漫付謄寫。要以致不忘之情，及兹尚抱歉。謙齋來，乃荷敦念之殷，領之感感。

儼思艮背，古揭之，大率日用之常，由後言乃當入静之竅。觀《易》「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之云，直合動静一之。明道之説《禮》，亦曰敬則自然「儼若思，安定辭」，其德可以安民。分動分静，大率依境之見，故指「喜怒哀樂之未發」爲時，而以「不覩不聞」屬静，中爲天命，人知之矣。果其靠静一邊，將静則有中而動則無中矣，此鄙人之所以敢斷謂「知性者少，而識心者多」也，蓋直以心爲性也。故欲從動邊覓，既自朝至暮，無有未發之期；欲向静邊覓，乃直以簡事斷緣，指作天命之體。宗趣一訛，當地千里；本心爲主，直混禪宗。且冒然自以爲性之見也，此其所以舛也。

檢承手教，乃亦以杜門屏囂，焚香兀坐，彷彿於儼思艮背爲有會者，得無亦有旨于斯耶？《通考》一編，具見博涉，半多未聞之人，不但生所未見之書。至所駁，又皆平氣虚心，絶無彼己異同之角。「學公學公」言之，誰實覿面？孔、曾無非按依簡牘，只如此從實商量，平鋪放著，雖盈庭聚訟，亦祇以

相益而非以相病也，亦何介嫌之有？惟是據所訂，似尚有未楷者。端居之暇，幸一檢詳，得無於經大略而於傳大詳，喫緊爲傳謀而於經乃致疎脱乎？

方今斯文擔子，在丈二三知己，惟一切平氣虚心，如上所質，則所當進而請益者，尚不止此。區區亦何心，無非所以爲孔、曾謀，爲世道謀，爲天地生民之立命立心謀也。景丈書亦云，丈自抵家後向在病，豈真病耶？更俾繫心焉。惟姑省事甯心，慎起居，節飲食，自愛。

答管東溟書

來教云：往歲不知道駕從吴入越，失於追候，嗣後凡三致書，而門下亦有兩劄之辱，更無一言及之，竊疑三書之俱被人浮沉也。頃得閲翁《書要》一編，中間喫緊爲人處，真是良工心獨苦。而微詞奥旨，實多先得我同，而復開所未逮，恨不得縮地而趨左右也。方今海内不乏賢豪，然篤信好學、仁爲己任者，指不數屈，而得少爲足。入浮入僞，則已濫觴而不可遏矣，當仁不讓之君子，何以拯之？僕乃質天臺耿先生曰：「今日之道樞，不屬見而屬惕；今日之教體，不重悟而重脩。」倘亦與翁所揭脩身爲本之宗合否？而近世諸公，每執見龍爲首，而其尾遂入於浮僞。吾懼《中庸》遯世之學脉漸湮，而大易群龍无首之義日晦也。知微知彰，能發能收，於宋得周元公一人，而程、朱有遺慮矣。微翁，吾誰與望焉？翟從先南趨之便，附布臆悰。《六龍解》一帙侑緘。

入漳四載，蓋兩寄書，而辱翁之手札僅一。天涯枯寂，魚雁浮沉，理自如此，不足訝。每見世人於最不幸中尚有一幸，如弟經勘後，功狀昭矣，乃尚不免於戍且邊且永也。而其地又最爲窮僻幽渺，自非生漳宦漳者，無自而入漳矣。是以守株之局，而又當四塞之局也，吾其如訪道求友之心何哉！是於最不幸中，又甚不幸也，則所處地爲之拘持也。

六龍妙義，讀已三年，惕之一言，佩持良固。地既僻矣，又去之東山居焉。敬菴年兄，九度走相招，不一赴。三載處漳矣，暫一往武夷，旋即返棹，百皆洞洞焉、屬屬焉，如臨如履類此，誠惕之也。即此便是脩，豈可云脩身爲本，旨乃有合於惕？而弟與翁提挈，乃可作兩家見耶？舊語不云乎「乾以三爲成卦之主」？故於三發體乾之義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言無時而不惕也；「終日乾乾，行事也」，言無事而不惕也。所以能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初則潛，二則見，四則躍，五則飛，一切以時措之，各當其則而不過，而不蹈於亢之晦矣，其何善如之？故惕外無脩也。翁此揭可爲就學者頂門上一針矣。然畢竟惕何事乎？堯兢兢，蓋執中；舜業業，蓋敕命。禹安止，湯顧諟，文昭事，孔默識，皆凜凜若有所畏，寔翼翼如有所持，故惕非恐懼之謂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有若或維之而不可解者矣。舊每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謂「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盡矣。乃必曰「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果何爲乎？「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盡矣。乃復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又何爲乎？此真

所謂乾之命脉而惕之皈依也。必如是而言惕，乃真有徹於「无首之旨」而「動罔不臧」，一切管歸於天則矣，其何善如之？《中庸》旨要，恰與此符。故一則曰「不覩聞」，一則曰「至微隱」，一則曰「獨」，一則曰「未發而汲汲乎戒懼」，於此歸宗焉。所謂「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確乎其不可拔」者，特以名其一切，斂而歸己，以自至厥命，自盡厥性，而不以纖毫氣味涉向人邊。而非謂於惕若之外，又別有遯世之宗竅也，惟丈幸有以教。

有宋諸儒，周、程尚矣，誠不容於軒輊。然區區之意，竊有深契于大程也。尊簡乃盛推元公，於程若尚有未愜者。《太極圖説》及《通書》，果皆自讀《易》得矣。無極兩言，誠爲贅剩，有如象山所駁。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是何等待？且既分静以屬陰，而又欲主静以立極，無可柰何，則自註之曰「無欲故静」，不無稍費分疏。至其圖畫之餖飣鈎連，更多未楷，兹且未敢贅。要之天載有何形聲？如大程則真是不犯了這般的做手也。此又似與翁見稍異，然亦何害於同？

天日庶有開，海陬淪落，還返在期。矢將一棹沿流，踵庭候教。半生心期，縷縷此衷，非得一面對決，無由而盡傾倒也。臨緘祇切馳神，伏惟照在。

答郭青螺書

來教云：寒暑之運，一歲且周。門下居九龍，自他人視之，謂境與歲寂；自某視之，謂德與年高。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顏子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子三十猶未能從，孟

子七十畢竟從之，則一年之得，一年之幸也。敬以此爲門下賀，而孔、顔、孟之所云三從者，其旨同乎？并以爲門下請，惟長者教之。某居省會，錢穀紛紜，俗務旁午。徐匡嶽以行縣去門下，以地鬲獨學亡朋，良用慨歎。因思爲仁由己，夫子不以語他人，而以語顔子，蓋惟顔子乃能由己耳。如曾子則必「以友輔仁」，子貢則必「友仁事賢」，而况于今之學者乎？何時一侍函丈，慰我卷卷。

燈宵前夕，落寞空山，忽海澄縣吏艱關賫到手書，諄諄焉進之以學，勗之以年，而又副以隆儀，感幸何極？

歷觀古人於心字體勘，大抵不疎，故於心上功夫，率皆喫緊。從心兩字，僅一見於孔子之言，似有横拈倒用之意。蓋有深諒于德性之已純熟，故縱其心之所欲，無一而非天理之流行也，此非以爲訓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者，非舜語乎？「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者，非皐陶語乎？他日孔子亦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豈有心而可縱者乎？至於雖欲從之，與能者從之，顔、孟云云，又各自有指，似未可以合看。所謂「言豈一端而已」乎？「夫各有攸當也」，蓋孔子業道之矣。區區妄意，每謂吾輩慕學者，要緊在辨宗，不在辨造。顔子以年促未滿量，然其學自是孔子學也。孟子七十未有徵，學亦同孔子地分之所詣者，與顔子適等耳。輔仁之益，不但曾子師讓臣鄰，蓋古之君臣猶爾也。「德不孤，必有鄰」，世祇知三千、七十，不可一日無孔子，一日而無三千、七十，亦烏取以成孔子乎？「爲仁由己」，敢謂之直以宗論，而非以學之淺深論也？

孤陋寡聞，荷教及，不敢不盡誠。頃所論天之一字者，尚爲未了的公案。山房邂逅，獲晤長公，藻思不待言，而獨察其一段志意，直將進而與古爲徒，真國士中希有也。

答池明洲書

來教云：辱注念，遺之好音，焚香捧讀，深荷誘掖之仁。自念何脩可以得此？惟孜孜淬勵，以無負期待至意而已。

嘗謂夫子論學，首章必曰「人不知而不愠」，不審何説。潛思之，乃知此聖賢有得處，蓋視之甚易，處之甚難。今人稍受欺侮，即許多怒氣，皆由窮理不明故也。理不明，故逐逐于人欲之場。如居官，便要結持禄；居鄉，便役心名利。反視人不知而不愠的意思，差有千里之遠，如何是爲學？善乎薛文清有言曰：「人千病萬痛，只是有己，惟窮理可以克之。」但所謂窮理者，必看本末表裏，透徹明盡，真見得是，如此決不可易始得。若一念姑息，可東可西，便是糊塗。此不但謂之不明理，即窮字工夫，亦未嘗用。欲識身心之理，必先察事物之理；欲識事物之理，必先察事物中苦難之理。能廣大自能寬平；能忍耐備嘗自能作爲施設。此治心之至要，爲學之首務，勉然而未能者，敬請教于左右。萬望矜其背迷，指而示之，幸甚。

「人不知而不愠」六箇字，括盡知本竅妙，一部《論語》，只如此看。僕往有是語矣，翁不見之乎？達此則孔堂不階，鍥勘可合矣。只一點念頭，隱隱地涉向人邊，即是思

出其位，即是怨天尤人的張本矣，而明德親民，總無有田地安立矣，故全經專教知止。後儒不明，以爲全經專教致知，以致認格致作窮理，若將直就事物上加減而稱量之，以是爲義之精、仁之至也，恐古所謂窮理者不如是也。明道先生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又曰：「窮理盡性至命三句，一時了。」又曰：「只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若如世所説，理則窮矣，而所謂至命盡性者，果安在乎？《中庸》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者，正是此消息。直是一步步提就身來，反歸本上，而不以半點精神俾之流向末去。故聞譽不喜，惟省其善之在於己者；聞謗不戚，惟檢其咎之所自來者。所謂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若爲贊龍之德，而寔則學之宗趣本來如是也。此僕之所以敢斷謂六箇字括盡知本竅妙，謂一部《論語》只如此看也。必達此而後理可言窮，而所謂至命盡性有一以貫之者矣。

枉承手教，懇惻周詳，想見暮暮朝朝，日勤檢勒。幸以此體諸身，即以此公諸里。嘉禾故多茂異，必有涣然能得翁意之同然於望外者。誰謂海濱窮絶，不可鄒魯？而翁葛巾杖屨，雍容林壑間，乃有忝金紫耶？傅國毗居此久，日逐逼之進功，歸面當有助。僕旅窘，愧不能專人，而獨頻歲中荷粟肉衣被之惠，不一而足，感念深矣！其將何以爲報？使旋，謹此附謝。

與龍溪友書

期月而可，三年有成，蓋孔子道行自刻之效。孤踪浪漫，耆彦彬彬，委質嚮風，曾無

匝月敏矣。兹奄忽三期矣，日煅月磨，耳提面命，家孔、曾而户脩止，亦幾希一變至道之光景矣。顧成字頗難寫，而在孔子分上，成處尤難知，姑就予學言之。

明於師不明於友，非成也；明于一二人，不明于衆人，非成也。世傳佛法盛于馬祖，以有入室之弟子一百二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此佛法之所以盛於馬祖也。舊每謂三千者可以廣化，七十者乃藉傳宗，假無有身通六藝之多賢，則雖六經删述，粲然明著，誰與傳教外之心旨乎？故只一士未入陶鎔，固爲學不滿量；而只一友未堪寄荷，亦爲學未觀成。此在諸友者善自驗之、自究之而已，要以無負所期而已矣。

行間遠涉，備悉戀忱，孟收之留，尤爲中節。必盡漳之士，人人如孟收，可以當分猷闡教之任，乃庶其可以語成，而予亦不爲孤負兹行也。萍踪不繫，萃止有期，問業考成，覿面斯在，惟勉之。衆友三日前合會龍光矣，而學淳、宇徵、達甫、懋仁輩又復遠爲追趨，俾予念不能置。叔理募役之回，草草附此申曷，不能一一。

與同安友書

同龍界接，與多朋期在三載前，乃卒從塵鞅馳驅中，合并在三載之後。蓋道誼之盟，緣凑之難，於締合如此。海潮萃止，際值沉陰，雨聲滂沱，氣味阻暢。已覿面矣，而機括之融通，又適艱難如此，惟多朋勉之。

優鉢曇花，原是曠五百年而一呈瑞，正學昭揭，夫豈偶然？知本者今以謂千聖秘密，而向漫謂之贅言剩語，不復收矣。知止者今以謂直下之立根至命宗竅，而向漫謂之

造極作末梢事矣。所以粘枝著節，直就事上著工；反己參求，祇以知爲性命。而學問之宗傳，蔽而不講也久矣。衣帶有珠，忘其萬貫；徬徨反顧，悦不自禁。方愧從前取供糊口於實際，理地乃茫然未有當也。諸友皆明者，必奮肩爲洙泗宗臣，毋守株爲支離孝子，使孔、曾正學暫明而復蝕，湮淪簡牘，以終蔽斯人也，則鄙心幸甚。

海潮再廑跋履，而汝穆、德卿輩又復過于鄭重，心切銘之。然後必望節之，恐非所謂蔬食菜羹，儒生之矩矱也。盧生數日外且一遣到，温陵大輪會果否克合？還當適與協期。書必以遍致諸門友，俾無一遺。蓋抵漳即病泄，不能多作簡也。

答傅國毗書 名錀，同安人。

往莅吴臯，嘗以豫章、延平、康齋、心齋四集置舘中，屬友朋公閲。有問者曰：「何不取先生所編四大儒書與讀，而專事此乎？」予曰：「世人望聖太高，自處太卑。若直揀上智高才者與讀，則彼資地稍稍鈍滯者，遂退然不敢當矣。」今此四儒者，則何博學高才之有？而巍然爲世表的。其所從塡實受享，不問可知。而來簡乃諄諄以頑鄙爲歉，以不能熟誦了解爲愧。是直舍其所長者不學，而較其所短；棄其所兢者不師，而引其所不屑者以爲耻矣。

兹到漳又見一集，其才與博，似又出四儒下者。而獨其篤行純脩，步步無慙俯仰，可以列之四先生之班無愧。其人爲誰？則陳布衣是也。故於紫芝精舍，又欲添此一集，要俾有志者人共奮興，不以末妨本、質摧志、技退學。游、夏何以不居德行之科？端木賜何以不承聖道之統？卒之頂針續脉，

爲世宗仰者，乃在於魯鈍之參也乎？惟勉之。允能如簡所述，將四字符貼在心頭，靡忘記憶，以定學宗。而又摘出拙稿要者，時切警覺提撕，日勤研覈，則何處更得非辟之心敢露頭面？何處更得不檢之操忍爲措足？月將日就，姑以十載爲期，亦蔚然大乘之景光地分矣。彼四子者，且將斂而讓德，而況其騷壇墨苑，又自是契夙所攘臂而稱雄，爲諸儒所未有者乎？

家釀淡泊，頗愜鄙情。蓋自八月初停食病脾，勺酒不入口，而獨宜於此也。後有使者過，只此一物可以見情，他無用佐。

答周伯脩書名國祥，連江人。

問：國祥汩没塵埃，幾三十年，日者幸徼天遇，得拜夫子門下，獲聞止脩之教。始悟從前知解，俱屬影響。近蒙許老師作養提撕，無非夫子教澤所及，此中格物之説，奉撫臺旨，皆主格其非心。雖直截簡易，不爲無力，但以物有本末推之，竊恐於《大學》宗旨似未盡合。浦城曾兄六德頗相契，而研究亦入微云云。

學問之講，有當急辨宗者，有當姑致力者。章句士口説事學問，何嘗一用其力於學，而乃急辨宗乎？二十載前，亦肯接方士，見所傳者一二，最下的口訣信而奉之、寶而持之，亦稍見積氣累精之效。而吾輩章縫士，多參博訪，玄關一竅，指點身上，如灼艾癖，只爲徒益多聞，不能佩持之，故曾不得毫毛氣力。今果有上根大智人，直將爲天地萬物立命立心，爲堯舜周孔頂針頂脉，則真是毫釐差不得也。蓋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

即其在乎此也。惟契其圖之，併以示諸曾友。全稿已寄在曾友處，姑共觀之，蓋此中之刷印者無多也。

答吳肇先書 名東震，龍溪人。

未入門者何以觀發心？古稱不因欣取，何以轉凡？不有厭舍，何由成聖？所謂「有求爲聖人之心，然後可與共學」者，此也。此未入門者所以看發心也，既入門者如何要開眼？南轅北軌，判不同方；岐路萬千，轉相熒惑。澤虞燕賈，疑議空多；毫髮舛訛，當地千里。未有種桃李而得松柏之實者，此既發心者所以又要開眼也。人皆曰：「予智驅而納之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此孔子所以謂「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孔子且須講學，況吾人乎？學果明，如居有堂，如種得地，真拿定一箇脩身爲本。自頂至踵，自心志達皮毛，自州閭至蠻貊，自有生至蓋棺，點點滴滴，無容絲毫走透，蓋斷知脩身爲本外，無別有工夫做。出門如賓，承事如祭，翼翼小心，昭事上帝。直下便是允執厥中，至命盡性之機括也，亦何滲漏爲患之有？

察契自鎮海歸，氣味胸襟長一格，而來問意亦樸實，故輒强病答此，不盡者更細繹之。

答黃啓佑書 名休烈，興化人。

楚山之泣，泣者伊何？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也。予於司中信之深，故不惑之至。頃語伊侄曰：「使人言而無實，予固信之不差。假令萬有一實，自是

司中負我，我不負司中也。」得契簡，可爲極關情，能不以死生二其心者矣。故及之止脩之講，喫緊歸宗，離本而談，總皆末上。伯夷遜國，豈復憂貧；顏子求仁，不緣綿壽。凡皆以自盡已分耳，又何暇與齊景、盗跖相較量耶？分情報應自力者，不問可知疎矣，勉之，幸甚。司中家仍不時過顧，以慰懸耿。

正學堂稿卷十一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十二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東莞袁崇友鋟梓

答陳抑之書

簡云：向奉老師手簡，度西甌非栖游之所。復承徐道尊轉發教函，且辱會記之頒，知九曲之間，頗足怡神，而從游斌斌，多足以發。計俛仰千古之思，差不落莫，以此稍慰馳想。又知老師不忘弟子，即千里之外，且拳拳引掖不寘。自顧頑鈍，何以仰副師懷耶？感而愧，愧而奮，尚當竭才請事，倘無孤生成之造，是所期也。日來自家體認，更與同志者互相印訂。大約見除卻天下國家，無復有身。除卻身，無復有善。除卻脩，無復有止。除卻脩止，無復有本天命。落根率性，敷葉儘向吾身求之，分量更無窮盡。支離者析爲一腋一肘，玄虛者蕩作鏡花水月。惜乎其不講於本之説也。老師以爲何如？

論學有意病，有語病。意病者急在明宗，語果病，宗亦病，亦宜隨時檢點。來書論者若爲徹地通天，洞有悟於一本，故一口打抹，破除諸名法。而渾然會歸一脩，謂之非悟不可，而致詞處乃不免帶了病。此亦可謂喫緊於明宗，而文不能無害者也。舊語不云乎：「知家國天下是推不去的，則知其通爲一身；知齊治均平是擺不脱的，則知其爲吾

分内事。」又曰：「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物，其體也，有何内外之可分；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其用也，又何動静之有間。」只以此意推之，則所云「除卻家國天下無復有身」者，病可知矣。又曰：「止，其入竅也；脩，其工夫也。身，其歸宿；善，其命脉。」又曰：「止於至善者，脩身爲本之命脉也；脩身爲本者，止於至善之竅門也。」則所云「除卻身無復有善」者，理可概見矣。又曰：「止爲主意，脩爲工夫，立命歸根，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點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則所云「除卻脩無復有止」者，義可互勘矣。又每斷以知本兩言，爲千古經綸秘密，而謂除此兩言，孔子雖大聖人，亦何所執據，以握性命之樞，以立經世之極？故曰：「知止誠要矣，知本更急焉。」蓋非知本，則雖有欲止之心，支離眩瞀，亦將無地之可據者矣。則所云「除卻脩止，無復有本」者，其較量稱停，又不待解矣。故本之一字，似實而卻虚，似虚而卻實。往所以謂「以點化此身，操柄此善，使止之入竅，不倚爲守寂沉空脩之工夫，不袛爲補偏救弊」者，其機括端有在於此也。

李汝潛，同門得力友也，從學六年矣。日夕謹參研後乃悟。晨起披衣走而就質曰：「門生至今日乃不孤爲先生弟子也。信知天壤間攘攘紛紛中，有如此經綸秘竅。」故又嘗曰：「乃若知本，則存乎心悟，知本焉至矣者，正謂此也。」然公之意，則不病也，此予所以謂公又全然是悟也。比於「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之意，亦何嘗不善？只其語意間，將學與厚倫不免析作兩事，致流弊便多端也，此亦所謂不可不加檢點者也。

武夷自名勝，山水亦非奇，地望雖頗重，境亦太寥寂。非意冷心灰，甘分斷棄者，誰能久處此？頃所謂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且惟恐其影響之不幽者，真僕今日謂矣。惟公無以爲念。

答盧任甫書 名志伊，羅田人。六條❶

哲甫行，會有遷移冗，故于諸方諮叩者，一切置不答，而獨淩遽口占，爲契酬此。以契問者非無情，且察之寔有志乎斯者也，故不容己於答也。

隘與不恭，世每爲之解説。謂是學之流弊，而其實不然。蓋直從立教開宗處，便犯著的病，此《易》所以謂「差若毫釐，則謬以千里」也。若依著《大學》止歸於善，本歸於身，直將血脉準繩打成一片，豈有兹弊？所謂「非弘不足以勝，非毅不足以致」，若曾子者，豈徒言之？蓋實體《大學》而有得，謂不如是，則無以滿足其分量也。惟契更味之，於鄙期待意乃不負。

又

問：得止之學，《書》言之矣，曰「安厥止」；《詩》言之矣，曰「敬止」。似只説箇止的手勢，而頭面未露也。艮之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則艮爲手勢，背爲主歸，此敬止秘訣也，學者庶知下落矣，第背之義不能無疑焉。説者以爲人之有背，猶天之有極，即《中庸》之所謂「誠」。《大學》

❶「六條」，以下共七條，當係計數之誤。

之「至善」，周子之「太極」，是直以背爲善，一説矣。然由彖傳止其所之言，味之則又似不直指善。人之五臟，皆係於背，而心性在焉，似只于背之處而指棲性立命之所，一説也。一以爲善，一以爲善之處，此正毫釐而千里者。指歸既異，手勢亦差，必辨得分曉，方好下手。此正可與止至善之義相發明，願析示。

僭每謂六經不提宗，只有脩身爲本一句；六經無口訣，只有艮其背一句。又曰「艮其背」一句，則脩身爲本之旨訣也。大率有生以後，人即發靈，無刻無時，不是向外馳走。止之一字，雖間見於經書，其寔亦臨亦保，如見如承，儼若有思，默而識之，無不是此門法，不必定拈出止字，而後爲知所歸宿也。艮背云云，不可過于執著。思不出位，宛然畫出方所，此孔子所以揭要歸止，宛宛曲曲，到落手處，必教以脩身爲本也。來簡雖以《易》疑起問，而棲性立命之云，不無亦兼帶了方士意，不知其乃直下是「允執厥中」的消息也。往答羅惟信，謂：「脩身爲本之學，不但外不騖於家國天下，亦且內不狃於心意知物。」夫外不騖於家國天下，契必知之矣。如何是內不狃於心意知物，須味須味。

又

問：坤六二曰「直方大」。夫其德之大，從直方中出，是性根有無限受用也。乃究其培植工夫，曰「敬以直，內也」，曰「義以方，外也」，是聖賢真正學問，必不能舍此二者，爲交養互發之功矣。今敬義之學，類能言之，而直方大之德，乃久不著於天下，何也？豈聖賢

以生理爲直，而今人以槁寂爲直；聖賢以天則爲方，而今人以氣魄爲方：歸根謬與？又豈「如尸如齋」之敬，非「戒慎恐懼」之敬？襲取之義非精研之義？用工差與後世主敬而不及義，不幾言體而遺用乎？抑體可以該用乎？兹欲性靈不馳逐，而萬事又了了，於敬地步，如何著脚耶？

剛健中正純粹精，是以七箇字寫乾之德；直方大，是以三箇字寫坤之德。舊每謂「乾以三爲成卦之主」，故於三發體乾之義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坤以二爲成卦之主」，故於二發體坤之義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而乃謂大由直方出，謬矣。日乾夕惕，即包敬義兩用，蓋必如此，而後德乃不孤，乃不疑其所行也。乾坤兩卦，亦屬後天，契不聞予語乎「直方大三字，亦是就用而說，不是指體也？」枯寂爲直，氣魄爲方，不審是誰犯著，果有之粗淺甚矣，又何勞於契之苦爲辨析。只要緊玩不孤兩字，爲有味。程伯子又曰：「敬以直內，所以義以方外也。」「所以」兩字，又煞有味。

又

問：大畜是有源頭學問者，文王曰「利貞」，言似只以本領爲畜，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已矣。乃夫子之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前言往行，謂之非德不可，然而亦已陳之芻狗矣。舍去廣大不致，高明不極，故不温厚不敦，惟務多取言行，收拾于胸中以爲富，斯亦記憶之學，末學而已。則夫子之所謂識、所謂德，果別有旨，而不區

區區於言行見義與？乃今世之學，不銳意詞章則昵情典籍，亦必曰「多識」，果得乎？畜德之義否，是必文王大畜象之旨明，夫子大畜象之旨明，而後此習可解脱也。願聞其旨。

予每謂卦者時也，爻者事也。六十四箇卦頭，即是六十四箇時局；三百八十四爻，即是三百八十四件事局。豈可逢著一卦，便謂之有源頭的學問？只其教人趨吉避凶，加減乘除，一切管而歸於天，則乃無適而非太極之流行，總而謂之曰：有源頭的學問則可耳。抱道者理無自了，養盛者義當濟時，此大畜所以「不家食吉」也。多才多藝，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者，非周公乎？三絕韋編，好古敏求者，非孔子乎？前言往行，畜之何害。學有源頭，辨不在此，象山所謂「若我則不識一箇字，亦堂堂然做天地間一箇丈夫」者，蓋是有激而發。他日不云乎「人都説我不讀書，我何嘗不讀書，只是讀得與人不同些子耳。」明道之駁上蔡也亦然，及自讀《唐鑑》，卻又循行數墨，故其言曰：「學者識得仁體，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此其言果有源頭的學問乎？抑無源頭的學問乎？察之。

又

問：夫困德之辨也，乃識禹、稷、顔子之真者，以爲異地皆然也。吾以爲識聖賢根本之大，則無如處困矣。乃以觀於文、孔，其遭時遇主，商之末、周之季，時同矣；羑里之囚，絕糧伐樹，困同矣；文明柔順，絃歌無愠，適同矣。不異地皆然乎？乃其義則有甚不倫者。

廼文王之繫困詞曰亨、曰貞，其身困道亨，無入而不得之意，何如也？ 夫子之繫困象，遂以致命遂志當之，據若辭，辨若德。 似乎亨貞之心泰，而致命之心戚。 亨貞之氣和，而致命之氣激。 亨貞之處暇豫，而致命之處決絶。 亨貞似變不失常，致命若不能以終日者，何以然也？ 豈文王所論亨貞，時當暇豫而暇豫；夫子所謂致命，當決絶而決絶。 義固各有當而不倍與？ 此固學問大關頭，願審問之。

時不常亨，故局不常順。 卦之所值，蓋有三焉：一曰否，二曰蹇，三曰困。 聖人相其時而定其則，於否則曰「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禄」；於蹇則曰「反身脩德」；於困則曰「致命遂志」。 賢試按此三箇象詞，其所當時局，所以處心用意者，同乎不同乎？ 以予觀致命遂志者，何嘗不亨？ 有言不信者，亦安在不戚？ 若必執其詞而議其道，則「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吾見文王憂矣。 講道誦《詩》不輟，「子路曰「何夫子之娱也」，吾見孔子樂矣。 以此測聖心，無以異於生而不識月，特聽人之述其圓明體相，宛轉執著，得其似者，而以爲月也。 去之遠矣。

又

問：「親爲不善而不入」，其訓正矣，而威庶頑、遠孔壬之戒，《書》不少徐徐焉？ 是惡人宜遠，聖聖同詞也，何獨周公之繫睽爻曰「見惡人无咎」？ 夫壬人得志，讒夫高張，似巽避者爲无咎，而公反以見之爲无咎，何也？ 豈以時處其睽，遇合爲宜，而無擇于惡人與？ 抑

亦巽避不及，而姑爲見之，不忤權貴與？然後世若上美新而咎，入叔文而咎，祇不忤中人而無咎，是惡人之見咎爲什九，不過爲什一矣。乃夫子于陽貨則見，于南子則見，于佛肸則欲往，于公山又欲往，不與比者，僅彌子一人而已。是見者什九，不見者又什一矣。善學孔子而號稱體《易》之熟者，毋如孟子，何子敖同朝不與交一言乎？與陽貨之見辟，咎之義不相戾乎？而卒無咎，何也？此其義固後學接物之準衡，何從而可？願究之。

「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此九夷所以可居，而謂「君子居之，則何陋之有」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蓋衆正萃於朝矣。故要緊在就正氣上培植，而不可倚就邪氣上作驅除也。陽貨之見，南子之見，予《答李惟寅》及《論語大意》論之詳矣。佛肸、公山，孔子何嘗往？號稱往而卒不往，蓋有微意存焉，真所謂「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而非有周公之權衡者，疇能識之？孟子之事，固有同孔子者，亦有異孔子者；固有時而守正者，亦有時而行權者。此昔賢所以謂之善用《易》也。「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與接淅、不脫冕、據蹤跡，夫豈可以合看？要之義無定在，緣時地人情而爲之低昂損益，予蓋論之稔矣，不可以一端求矣，察之。

又

問：夫《易》，古帝王相傳心法也。乃《繫辭》敘伏羲、神農、黄帝、堯、舜之

相傳，不見別有妙論，而僅於制器、尚象惓惓也。及究觀其器，不過網罟舟車之末，兵戎弧矢之粗，衣裳宮室棺槨之瑣者，何豈其生人之大本大端，的在于是？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必不能外也。及觀《魯論》食喪祭之説，《孟子》井田樹畜之陳，《豳風・七月》之詩，似與此不殊旨，而知天知人，端不出此，而《易》理相傳，亦可窺其微矣。乃世輒以爲鄙俗棄去不講，而希冀性命談説玄微，果足以裨世用否？假令周孔大儒而在，知不爲若學問矣，此外更何所事事矣。

予每謂《易》以道陰陽，又曰：「説天莫辨乎《易》。」然三百八十四爻，爻爻盡是人事，可見人事之外無天也。彼高談性命者，誠疎脱矣。因而執謂網罟、耒耜、弧矢、杵臼、棟宇、棺槨、門柝、舟楫，爲足以盡經世之大用也，末矣。不知《繫辭》本緣贊易，故歷數聖人有作一切體象而來，要以證其仰觀俯察，括綜包含，靡有頗漏，真足以類萬物之情也。故曰如此而作者，則有取於離；如此而作者，則有取於益。如此者取乎噬嗑，取乎乾、坤，取乎渙，取乎隨，取乎豫，取乎小過，取乎睽，取乎大壯，取乎夬，而非謂畫前便無作。而所叙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相傳之心法，乃直盡於此也。舊語不云乎：「以稼穡頌后稷，未盡后稷之大；以耒耜網罟頌黄、炎、堯、舜，未盡黄、炎、堯、舜之功。」經世之人，直以家國天下爲一身，故亦直以均平齊治爲一事。大而綱常倫理，小而事物細微，精而禮樂詩書，粗而甲兵錢穀，誠無有一事可以遺知，一物可爲厭舍，而遂執以爲參贊位育，至命盡性之宗竅也，則非所以論象

外之圓旨矣。

答詹世烈書 名武，樂安人。三條

惓惓務學，逮老彌勤，若將有日昃之嗟、夕惕之懼，勇矣。楊、墨塞路，世每多孟子辭闢之功，而獨以太和元氣歸德孔氏，謂詞旨之靡有峻切也。舊作《論語大意》，契不見之乎？謂孔子雖最渾厚，卻最激烈；其言語雖最和平，亦最峻厲。加答王孫賈媚竈之問曰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答季子然由求之問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皆凜然斧鉞冰霜，剗根折萌，震動肝膽。其判道理處，若「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亦截然斷蛟剸兕，刃不濡血。他如論季氏之佾舞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聞三家之雍徹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譏泰山之旅祭，刺冉有之晏朝，評衛靈之無道，誚諸夏之無君，契試檢而觀之，後來儒者有一敢如此下語者乎？昔人謂：「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無言不說，即孔子何取峻詞相說以解，則子期真堪目擊。故辨者，聖人之不得已也；不得已而辨者，爲義理之不明也；故雖辨，猶不辨也。賢但習孔子之書熟，而不加察耳。

《大學》一經，原是坦立章程，子與諸傳，亦爾守轍循塗，不可爲無辨證。《尊聞》一録，蓋永甯自所著，予時日卧疾，非合坐所嘗聞，書成付梓，覽厥成耳。見趣稍訛，或當有之，要其意在明宗，非以立異。駁語寄到，備悉諄懇，詞句稍繁，更覺支蔓。俾予覽之，翻爲茫然，姑答其一二，蓋以老友之懇，志願不可

❶「加」，疑爲「如」之誤。

孤也。

又

學必明宗，蓋予常語。何以必明宗？如觀《論語》，不知其以求仁爲宗，則諸所稱學習，眼目紛紜，何處取討歸宿？觀《孟子》，不知其以性善爲宗，則諸所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以及良知、良能與不忍人之心，指點錯出，亦何處取討歸宿？孩提之愛敬，不可以追維；乍見之怵惕惻隱，不可以充擴。往簡道之矣。譬如流必有源，源深則流自長；植必有本，本腴則末自茂。欲流之長者，將從流處下功乎？抑直濬其源乎？欲植之茂者，將從末上下功乎？抑直培其本乎？味契簡意，先認不得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安能得知擴充之用？不知《孟子》之意，正有見於惟性皆善。故斷謂皆有不忍人之心，不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就用邊點也，火燃泉達，機最可玩。正如簡意所謂「達其性之所本有者而順之，而非益其性之所本無者而强之」也。遺擴與充，予無是語，豈《尊聞録》有之乎？則非予所知也。

又

舊有語：「心性本無辨，辨之者以歸宗也；心性本不可析，析之者以正混也。」至善與明德，果無有界段之可分別矣。惟以善對德，則孰爲之體？以明較止，則孰爲落根？《大學》性宗也，開口便説性，允有如來簡所云。然眼目卻多端也，喻如九竅百骸，無一重互。一居體，必一居用，不然，三綱領便須

疊卻一綱矣。又善之一字，原從天命得來，故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指體乎？明之一字卻從覺後有。故曰：「形既生矣，神發智矣，非指用乎？」德之一字，固有指體言者，然亦必自感通後見。如因其有惻隱，乃名仁之德；因其有羞惡，乃名義之德；因其順於親，而後名孝；因其鞠乎子，而後名慈。非若是也，真渾渾乎只有一箇善而已。永甯之言，大率述予語，只不合抑揚太過，將善與德截然析作兩段，則誠是其病也，察之。

答郭友書 名世宣，惠安人。

學問之弊，弊在不能行。而不明之弊，弊在不能悟。能行則片語守之足矣，果不在多；能悟又所謂「道火不能燒口」，不病其多。舊每喻悟如決戰破賊，守如對壘防危，故要緊在能守。果其業已守失，又何暇及戰，則悟又從守中出也。力行一砭，最是最是，幸勉之，毋虛托。如簡所囑者，試味之，於此兩字亦有合否？吾學無他長，惟是一守兢兢業業，卻是一步地不肯少出位，負愧于古人也，亮之。

正學堂稿卷十二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十三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東莞袁崇友鋟梓

答俞養弘書

來教云：日東山一謁，春風輸和，僊陵振響，此時此情，真覺頓消鄙吝。歸而佩門下大教，鈍根駑質，不盡洞然，謹請正。

如知止，舊説「只曉得當止之處耳」，今門下云：「知其所止而止之，即止於至善。」夫止於至善，即「穆穆文王」一節，若以此作知止，則文王之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亦起手工夫歟？知止則起手工夫也。又如門下以誠正脩齊治平，俱是致知格物。夫格物二字，其説正多，乃《中庸》之學問思辨，分明寫出致知光景，是致知别有一段工夫。謂之與誠正脩齊治平一聯可也，謂之即是誠正脩齊治平，愚竊未解。又如貴門生柯春元説：「至善自有在，而仁敬孝慈信，皆此中當幾而應者也。」門下教云：「夫體用一原，本末無間，學者常道之。」今門下云云，豈所謂至善者即文王之不識不知，即孔子之何思何慮，即孟子之不學不慮，指未發之中而言耶？倘以此爲至善，謂仁敬孝慈信就中發出可也，謂五件即是至善亦可也。譬之陰陽之散氣，而爲五行，而五行一陰陽也。

總祈明示，以開茅塞。外，吴安節年伯書覔得之矣，奉覽。公務倥偬，不得躬詣台座，有罪。

恭承雅教，焕若發蒙。酣睡山椒，如夢斯覺。無徵不信，矢口空言，弄斧班門，更慙醜拙。然既承教，敢無以酬。

僭每謂學問要緊明宗，而世懇懇諄諄，專去辨目。三綱並挈，灼然倒歸止善，以爲始事，故曰知止而後有定，而後能静，而後能安，而後能慮，而後能得。非止則如人之未有家，只成狂走；非止則如種之未得地，先不落根。乃日憧憧於應感，以從事於致知而格物也，而欲以希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之順則也，其將能乎？舊語不云乎：「執中之中，不是專主流行，而隨時處中之中，自備其内。」故至善之善，亦不專主流行，而隨感而應之，善自存其中。故仁敬孝慈信者，流行也；止於至善者，歸宿也：此不可以不辨也。致知格物，疑義夙多。講格者固至千般，辨物者亦幾百種，總爲不以脩身爲本之故。當幾覿體，日見之行，口説空騰，俱爲贅剩。且家國天下身心意知者，所謂物也，除此之外，復何有物？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者，知也，除此之外，别何有知？故格致無傳，昭然明甚，惟翁試從公暇，端拱諦觀，釋此多般，别尋知物，即補傳之贅疣，固不辨自晰，而窺覸之蠡管，亦不證自明矣。至體用雖一原，然歸宿者必於體不於用；顯微誠無間，然落根者必自微不自顯。「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果何爲乎？「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又何事乎？「出門如見賓」，何曾爲著賓？「使民如承祭」，何嘗有箇祭？「儼若有思」，「默而識之」，此不識不知，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陰陽兩字，原屬後天妙合，真精必本

太極。濂溪之著《圖説》，雖小有疵，而考亭之解無極而太極，卻甚中理。其言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寔所以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底也。」故敢斷以孔子贊易之功，只在「易有太極」一句，而論《大學》開宗立教，只在「止於至善」一言。必悟此而後學有歸宿，學有歸宿而後均平齊治之用誠正。格致之功，若網在綱，一切有條而不紊矣。

鄙忱縷縷，十不一宣。秦鏡朗懸，照心徹骨，亦無俟於瑣爲煩聒。外，承致到安節丈書，知其已從中補而未下也，此又事理之不可知者也。回簡容另納。

答陳允鳴書 名鶴皐，同安人。

脩身爲本之學，最妙者在徹底性命之宗，而最巧者在落實倫常之際，所以最不至耽悮了人。兢兢業業，在聖人固是做不了，而守轍循塗，在初學即可見之行。故只知以脩身爲本，念在口頭，如阿彌陀佛；佩在身上，如四柱遮攔。即如簡所云：「齋心靜攝，與隨事體當，何往不是功夫？」曾之唯，顔之樂，請姑一邊放著。至於虞廷之中，《大學》之善，只此勉勉循循，又自是徹上徹下，一脉之宗竅也，體之。

與陳爾馥書 名士蘭，同安人。

止脩非孔子創説，蓋從虞廷體勘而來；弘毅非曾子漫言，蓋從承當《大學》而得。故一箇是作法，一箇是做手。無作法則脉路不徹根，無做手則擔當不滿量。此吾所以既挈止脩，又挈弘毅，謂一以括學之體，一以盡學之用也。又曰：「弘毅兩字，亦不是曾子創

說，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人己共成處，可以觀弘；不厭不倦處，可以觀毅：蓋孔子實體之矣。而非有鉅眼宏襟，實志實力，如吾爾馥者，其疇足以負荷孔、曾之承傳乎？惟勉之。

師曰親，友曰取，夫何故乎？蓋非其人不可師，非其學不可師。既已信其人矣，信其學矣，乃不與之日相涵濡，以探討其旨趣，則何其視師之淺乎？昔有學書者，從其師經年，歸，自謂盡技矣。瀕發際，師授以一囊，曰：「行抵前山下，乃觀之。」則皆磨穿之石硯也。其人悟，返而卒業焉，故師不可不親也。林林總總，人皆友也，合志同方，千百寡一。孔子最廣大，其教弟子也，一則曰「無友不如己者」，一則曰「汎愛衆而親仁」，一則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故友必在於取也。取者何？有所取者有所去也，則擇之謂也。然「不如」兩字要善看，世每爲悦不若己、好友勝己者兩言所悞，至以不如兩字作造詣之科别也。審如是，則三千、七十何可同門？明睿如子淵，將踽踽然孤立而無朋助矣。故凡如己者，同志之謂也；不如己者，特以指夫志之不同者也。不然，則參也之魯，柴也之愚，當其德未成時，將誰與之爲友乎？惟爾馥更體此。梵天士志方鋭，士氣方翕，按期而嚴赴之，必無存一日之懈，此非以爲人也，以爲己也。

答盧貞甫書 名弘進，衡陽人。六條

問：會中因論朝聞夕死可矣，次及弘進，僭答曰：「死生之際大矣，只取可於聞道，談何容易？但此章書正是孔子提醒人了生死處。合下要得清楚，畢

竟如何是道？如何是聞？如何聞道便夕可死？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答子路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贊《易》曰：『原始要終，❶故知死生之説。』吾輩幸聞脩身爲本之學，果能全副精神直下點滴，歸根復命，小心昭事，亦臨亦保，徹地通天，毫無障礙，即宇宙在吾手，造化生乎身，此謂知本，此謂知至，外此甯復有道之可聞者乎？今姑無論生死，且當下判决箇夭壽不貳的志氣，將名利得喪之根斷除盡净，無容絲毫係吝潛伏。由此而當名利得喪之境，洒然超脱，庶有主張。不然，聞毁譽而欣戚，見紛華而悦心；些小利害當前，渾身動了，何論生死乎？諦觀孔子曳杖逍遥，曾子易簀全歸，平日是如何用功，而吾輩可知所從事矣。」敢請正。

昔夫子稱：「君子哉！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悋情留去，只爲無可卷懷；曳杖逍遥，喻如行者赴家，熙然撒手。此真所謂「朝聞道夕可死也」。十五志學，積工累級，越三十五年，乃信知命。考次階梯，殊不草草。不然，何以死乎？箇中所論脩身爲本一段，矢將全副精神倒歸一脉，庶幾有望徹關，頗爲近理。然觀《孟子》立命論，乃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又若與孔異者。此予《答王尹卿》所以謂「了生死自是學問之終，而拚生死直是斬關的第一義」也。又説「季路鬼神」章，謂「生事不知，卻愁無常到速」，正有慨此。孔子平生則何嘗有一語之憂及於死，而獨汲汲皇皇，恐一日之有負

❶「要」，《易·繫辭》作「反」。

於生。要之，無負於生即無怍於死，而全歸道在我矣。體之。

又

問：先生既以知本爲《大學》立教之宗，知止爲《大學》至命之竅，若夐異於以致知格物爲宗者。乃復以物有一條爲教人知止之法，謂本末始終四字，把定入道之樞，括盡經世之竅也，似又未嘗不在經事宰物上著手者。其所以異於格致爲宗者，將安在耶？故淮南直謂「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若直以物有一條爲致知格物之法者，而先生以爲教人知止之法也，抑又何也？敢請教。學問有宗趣，有條貫；譬生人有心志，有百體。舉一體而謂之非人，固不可；執一體而即以之概全人，亦未可。故明宗要矣，若不識宗趣所歸，而第從條貫上摸索，真無以異於覩一山一水之有情，而忘其會歸者也。《大學》不明喫緊在此。故敢斷以從前所揭爲綱者，而今以之屬目；從前所見爲地分者，而今以之歸宗。使人堂堂然由於大道，而時謹其綏銜，隱隱乎直握其中樞而咸歸其指使。夐開一眼，特見一天，所以異乎多賢之撰。無謂止爲始事，固即所以成終；無謂本末始終，特以討止，固即所以使物各止所。此吾所以謂全經專教知止，然亦豈徒歸宿止，而於均平齊治、攘攘紛紛，有一非其所括綜包含、靡有頗漏者乎？故執泥於一節，而致忘主腦者有之矣。未有知從命脈上皈宿，而九竅百骸乃有一不從其命令者也。此可無問解也。至所云「格物者格其物，有

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既有病於帖括，而又知有用不知有體，不知其喫緊意，乃正教人以歸止，而非專爲應務設也，此其所以舛也。

又

問：《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一步艮背，便內外兩忘。歸宿處則所謂從本立宗，應用處則所謂從止發慮。而大象發之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蓋渾然是箇止的消息，但位字之義似有定在。如昔儒所云腔子箇中之謂也。若靜時精神點點滴滴止歸本內，即所謂時止則止，固是思不出位。乃若動時或臨事停審，相機籌畫，蓋經世學所不廢，又似不免在事物上調劑。如此若謂是思不出位，卻在事物上調劑；若謂在事物上調劑，便謂之出位。似又非經世之旨，必不然矣。或者停審籌畫，各當其則，亦可謂之不出位乎？抑必止得深脩之手勢，微有從止發慮之意，始可謂之不出位乎？敢請教。

艮背一揭，語最入微；思不出位，又似平淺。艮其止，止其所也，其亦何奇之有？故究到落手處，所管攝皈依，真只一箇思不出位而已。在上位而不陵下，在下位而不援上，一點精神統向己躬收攝，則何處別討艮背的消息？內不獲身，外不見人，亦何處別討怨尤的根祟？經綸籌畫，以時措之，當幾則與止協，睽情則與止違。又惟人之自爲檢勒，俾動靜各協於則，道乃光也。體之。

又

問：《大學》一書，論主意只是教人止於至善，論功夫只是教以脩身爲本。朋友顢頇者，只漫説止、説脩，不知至善爲何物；敏捷者知求至善，卻又忘了脩身爲本。不肖每思，若不得孔子千方百計説出一箇脩身爲本，卻於何處撈摸至善？先生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性學也。」又曰：「知脩身爲本，而不知脩身爲本即是止於至善者，猶爲見之次也。」皆可謂洩露太盡矣，奈何學者尚不悟也？伏惟裁正。

舊每謂六經不提宗，只有脩身爲本一句，蓋直將性命經綸一手提挈，以交付天下與萬世也。家此齊，國此治，天下此平，人則知之；至心此正，意此誠，知此致，物此格，則人或未之知也；更進而至於德此明，民此親，善此止，則知者益鮮矣。所以兩邊著眼，交互參提，從身外別求善，從本外別求止。分離乖隔，道所以舛，不急辨體，要在明宗，蓋已懇切言之。而友朋輩卒不免於蔽此，夫何故乎？則隱隱尚是襲著辨體的家風，看得脩身爲本尚淺也。此謂知本，此謂知至，曾不思孔子出言吐氣，已如扛鼎拔山般，舉全力以道之矣。

又

問：弘進因朋輩讀《約言》少有舉問者，乃歎此學難明易昧。老師言語雖平，讀之似易曉，問之卒難言。因舉《約言》中「孔子平鋪八目，只就中輕輕拈出

脩身爲本，而八者一時俱到」，請質諸友。有言身在此即止在此、脩在此者，有言本在此、止在此，便八者一時俱到者。盧弘進曰：「須味老師此條，見得孔子提宗之意。萬兩千斤，要在做手上體勘始見。非孔子透性之極，豈敢如此提揭？非老師透性之極，豈敢如此發揮？此雖是明宗，卻最嚴最斷，即有辨宗之意，見得一毫不敢亂者。今學脩身爲本，信得渾然是箇止至善，有一段無爲而治、恭己而理的氣象。正誠致格，總付之無所事事，即僻處深山，獨坐一室，而齊治均平，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其所以爲一貫也。如此而言脩身爲本，始可謂之知本，始可謂之知至。若不於此信得，只恐我的做手與孔子尚相去遠也。」敢請正。

看經者要得言外之旨，逆志者必識句裏所藏。提出脩身爲本，而八者一時俱到，此誠自然之理，其亦何疑？須思孔子上面，未嘗不說心，未嘗不說意，未嘗不說知，乃一切撥置而獨挈，而本歸此也，此其中卻可著一思量也。舊語不云乎：「不本心，不本知，謂孔子果無見哉性宗也。」若於此不能明得，而第如箇所云，提出脩身爲本，而八者一時俱到，則彼本心者，亦何嘗不說八者一時俱到？彼本知者，亦何嘗不說八者一時俱到？察之。

又

問：同安會友問：「師言全經二百一十五字，總是教人止於至善乃提宗處。何故獨揭脩身爲本？聖人必有微

意存焉。」弘進答曰：「性本至善而凝成之，後論歸宿，固必本諸身。而形生神發，質有淳漓，習有邪正，感物而動氣，習乘焉。老師云，發竅之後，後天之分數居多矣。至於知誘物化，天理滅矣。故提脩身爲本，即從後天了先天。經世之宗，徹性命之宗也，此聖人所以必提脩身爲本，正所以止於至善也。」

止於至善，與脩身爲本是一句話頭乎？是兩句話頭乎？聖人提出脩身爲本，是專教人脩乎？抑正教人止乎？全經專教知止，友朋間亦既聞之矣。而尚此遲徊，作二二三三之解也。先天後天之説，於此何關？是尚看得善與身爲兩物也，故將止與脩作兩事。不知經文提挈三綱，倒歸一止，而又委委曲曲，討出脩身爲本，正以爲之歸宿。故只脩身爲本，便是止於至善，而可二言之乎？友朋間未徹者，大率病滯此，往往交互推原，自謂之見有及，而不知其乃適所以爲病也，體之。

與翟從先書名繩祖，東莞人。

守株之局，不克遂求友之思，鼓邁往之勇，爲環轍之周流。而頻歲中屢厪飛鳧，枉爲顧盼，此固僕所宜施于從先者，而從先乃以施于僕。然吾於從先則何所較計於往來酬酢？所謂有不得之鄒者，有得之平陸者，彼與此共亮之矣。

常不輕的菩薩也不易做，見人無少長賢愚貴賤，輒望而拜之曰：「我不敢輕於汝，汝當作佛。」人共笑之，已而詈罵之，以磚石抛擊之，渠走避數步，復拜曰：「我不敢輕於汝，汝當作佛。」從先以爲此果誰其人乎？

即釋迦牟尼佛之前身是也。成佛作祖，無他長技，只是辦得箇愛人成人的肚腸，如是而已。少涉護私，便來秦越，一膜外否臧休戚，於己不相關矣。孔子與佛菩薩自是不同道，然其心腸卻不異。故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拔出身子，日與世界共其周旋，若甚無謂。故於其時有指而議之者，曰：「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又或曰：「顙類堯也，項類臯陶也，肩類子産也。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如喪家之狗。」試觀孔子如何對答：於前則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於後則曰：「諸可云也，至喪家之狗，丘何德以當之？」嗟乎！斯義也誰則知之乎？蓋直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也。無意中道出孔子長處，又無意中揭出孔子歉處，此所以敢當多賢之似，而不敢當喪家之狗也。以從先頃有意做道學的媒人，故及此。然以予觀從先，亦特漫言之耳，未察其心也。試觀世之做媒人者，有一點念頭、一句説話，不是欲成就兩家的親姻者乎？推其極，必舉世中凡有男女者，皆爲之説合，而後其意願乃滿矣。然則道學的媒人，亦豈易承當？以孔子大聖不敢當喪家之狗，而吾從先乃一口氣承擔了道學的媒人，幾勇過孟賁矣。吾以此甚爲服，而又竊有慮於分量之未易滿，力量之未易勝也，惟從先勉之。

贈言自予意，乃辱投卷，欣然操筆，介然成緒，要以揭道誼之情，且以致期待，而非直爲游與交情飾也。面純顯暨進之，希出此云。病冗，且不及顯簡也。

答林學博書名叢，福甯人。

三年期待，幸有邂逅之緣，乃竟睽晤言

之合。面令郎如面公，蓋意勤至矣。脩身爲本之學，自天子達明明德而不本此，即涉虛玄；親民而不本此，即流功利。此孔子所以謂「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一切氣魄之承當，知見之揣摩，辨說之塗澤，規格之摹擬，到此毫釐用不得矣。非用不得，蓋到實處，杜撰粧點不得也。布衣韋帶士，於此無玷缺，即爲聖爲賢；衣繡橫金者，於此少點纇，即爲愚爲不肖。堯兢兢，舜業業，豈繄始學，蓋直至耄期倦勤，百有十歲時其兢業猶是也，此其所以難也。願與公共勉之，并出與令郎暨合庠友互稽之，毋俾負。

正學堂稿卷十三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十四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東莞袁崇友鋟梓

與薛欽宇書

理無二是，故學無二宗。鄙人雖淺陋，豈有獲私之心，即數墨循行，亦灼見得孔學宗傳，不容於有二三之雜，所以持之頗固，而信之頗深。

蓋孔學以止善爲宗，而後儒卻主致知；孔學以知本握樞，而後儒卻先格物。其差毫釐，其別千里。二百一十五字經文，昭布簡牘，有如星日，謂《大學》宗傳，果在知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挈三綱倒歸一止，布八目管歸一脩，直將止善本身合歸一脉，此灼然可按而覆者，而可二言之乎？介菴於此諒之雖深，尚覺底裏究之未徹。頃讀其刻稿，裒然六帙，著作富矣。而十篇之中，五及賤名，非軫其流落，爲憤不平，則遡及宗傳，爲學褒表。謙虛之意，略與翁同，而負荷擔當之勇，比翁加一等矣。茲雖於世少忤，於遇爲塞，得併精洙泗之宗，直躡孔、曾之矩，以上遡濂洛關閩諸賢，且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天意深遠，固有抑之而愈揚者。眼前一資半級，於介菴分上，亦何所較軒輊乎？僕誠感之深、望之厚，而又幸翁之歲裏尚在於家食也。及時之暇，慶友之良，相與殫力而磨礪之，以紹續陳、黄之風，俾士習民風，幡然一變於道，真此學之幸也。

盧生荷道愛，特屬之代申請益。匏繫之身，愧不能往，而戀又不能恝也，惟照亮。

答許子遜書 名獬，同安人。

問：竊意天命之性，渾然至善。止者，止此者也；脩者，脩此者也。顧由有壞而後有脩，至善之理。一壞於氣質，再壞於習染，以至種種欲根悉爲心蠹，本體愈漓。今且省平日的愆尤，收見在的放心。躁者，矯之使靜；亢者，矯之使抑；忿者，矯之使平。諸如此類，處處覺發，處處抑制，不知亦有當於止脩法否？抑止脩工夫自有大源頭、大欛柄？如此似覺碎冗煩難否？願賜指教。

往語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聖人教人，只是各付本物，各還本則。故止者善之則也，脩者身之則也。非漏無補，非壞無脩，至善者性之淵源也，所謂未發之中是也，亦何壞漏之有，而可著脩乎？只爲形生神發之後，清濁殊資，淳漓駁習，朋從爾思，往而不知返也。故虞廷喫緊執中，而《大學》首先止善，如魚潛海，如子在胎，息息相依，靡容間隔。而後歸性復初，反本還源，爲有地步，而或有所滲漏，乃嚴用格致誠正以隄防之。如簡所云：「躁者，矯之靜；亢者，矯之抑；忿者，矯之平。」一切皆合用之功。然所以必取其靜且平者伊何？只爲絲毫涉向躁忿，即動不軌於天則，而底裏之歸宿，因之有滲漏耳。「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此不識不知，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生始就予學輒深言，蓋徹上徹下，聖人之教人，本無有二門法也，體之。

答袁志翀書 名一鶚，建陽人。四條

問：脩身爲本性學也，未嘗不是無聲無臭，無方無體，而又實實落落，有可操持地分。此在我師握到手後，覺得無形聲、無限量者，爲吾轉運囊括，面承教者，若得一班。至今初學云似說夢一般，愈明而愈昧也。間有自以爲知者，亦似述夢者然，亦覺了無所得也。

三五十年來，爲辨體家風，熒惑學者視聽，耽悮光陰。如隔函射覆，相似金珠瓦礫，揣量多端，是否有無，卒無憑據。知本兩言，樸實頭經綸秘密。於此入手，如柄任操；於此落根，如種得地。此無聲臭者，所以爲所操持，而無方體者，所以爲所囊括也。而賢尚謂之如說夢耶？大率學在做不在說。學鎗者手不拈鎗，身不著痛；走馬者身不搭鞍，足不履險。而第從口頭漫爲說，即講說時已如夢，順途而詠其事，總之皆夢境矣。請試循孔子教法，挈出脩身爲本，就經事宰物中作實體勘，乃庶幾不作夢語，而吾亦可以從實爲契作商量矣，體之。

又

問：與諸友講學間，一時默坐整肅，便覺形骸之身，稍稍約束，誰非脩者，此時可云止爲入竅否乎？縱未能止，而人人端拱，宛然孔庭家法，誠如《約言》所云：「精神凝聚，意端融結，一毫熒惑，不及其他。」此便是下手用功處，入門最喫緊地，不知然否。

會中有兩段光景：初入會時，人皆以赴

會爲心，講學爲事，未有中無一點敬謹意者。衆集斂窄，端拱相對，即此亦可准脩。然脩一邊，止一邊，止脩遞互，宛轉依違，總未覩體。到得坐深，講暢於中，又或遇有明者，究徹師門宗旨，善發孔、曾心蘊，自性發現，他心普通，一時狂情習氣，不覺消融。彼我勝忿，都爲浹洽，忘其爲止而止，未嘗不存若無意脩而脩，自不須費力。然如此一段光景，何可容易得乎？至所舉「精神凝聚，意端融結，一毫熒惑，不及其他」者，又自是有主之操持，積漸之造詣，而非可於坐中一時得也，體之。

又

問：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所謂明善者，明吾本來之善也，此《大學》必先知止也。然謂真止即是脩，真脩即是止，何耶？子路在聖門何等人品，當其結纓之際，善果未明與？曾子易簀，何待將斃？何待童子提醒後悟？則善果未易明矣。

真止即是脩，何須更說脩；真脩只是止，遺止別無脩。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恰是不知止於善，則不能脩乎身也。原是孔子一口氣道出，不但爲曾子、子思一脈所承傳也，而契亦疑之，何也？子路雖曾子所畏，其看道理處，容有未精，故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以較剖心飯蕨，自當殊科。至曾子之易簀，意屬寢疾之辰，門人所誤施，驚喚得醒，絲毫容住不得。至反席未安而沒，正其善明之盡，而誠身之至勇者也。而契乃見爲善之未易明也，左矣。

又

問：致中和是脩事，位育亦非身外事，何也？天地萬物，皆吾一體，况賤臣叩心而霜飛，庶女告天而風擊。匹夫匹婦，感應且有然者，獨怪春秋時有夫子在，而多紀災異，何歟？豈其尼山一布衣，雖致中和，畢竟位育不可見乎？聞之我師曰：「堯舜病諸，亦是己分上著功，人分上不能。」必而《中庸》所云位育，或者只據理論之耳，未必實有是事，不知然否？

《中庸》一書，直以天命起宗，一脉管歸，毫無滲漏。故凡所談功化，一切皆天命實體之量，爲盡性各足之能。一語非誇，毫無假待，所謂「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者。豈直據理言之，蓋實體也，實功也。舊有語：「堯舜達而在上，化被萬國非多；孔子窮而在下，化止三千非少。」是尚以時地言之，而非所以極性之體量，極盡性之力量之所轉移也，故性學真難言哉！體之。

答塤孫問 四條

問：脩身爲本，不但孔子揭之，老祖述之，雖孟子亦曰「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其爲經世之宗何疑？而老祖乃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性學也。」夫非虛不可以言性，非寂不可以言性，非無聲臭不可覩聞不可以言性。脩身爲本，豈所謂無聲臭不可覩聞者耶？有聲臭即非虛，有

覩聞即非寂，又烏在其爲性？而老祖乃必以爲性學耶？夫謂之曰非性學，又別無有做手；謂之曰即性學，卻又無竅歸宗。故令學者到此茫然，不免仍尋靈明覺知的路徑。明知其涉著於覩聞聲臭，而以爲有近虛玄活潑，可容玩弄揣摩，而莫之能舍也。伏乞老祖何以開發矇瞶？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誰謂老氏竊弄闔闢者而不知性乎？而吾儒見反不及之，乃直以知爲之體也。取其靈明活潑，而莫知求其原。脩身爲本，樸實頭性宗也，不觀我答羅惟信語乎？謂：「外不騖於家國天下，內不狃於心意知物。」又答朱鳴洪，謂：「非破盡心意知物之慳，誰能辨此？」而世之學者率向熟路，走高虛慕，甘弄精魂，往而不知反也，有如問所云也。汝既知「謂之非性學，則別無做手」，而又云「謂之即性學，乃無竅歸宗」，不幾于自相爲矛盾耶？此謂知本，此謂知至，蓋直以爲盡性至命之極則矣，無他有岐徑矣，體之。

又

問：頃蒙按院觀風，以「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命題，衆皆沿舊見。塤思世學大都以知爲宗，不爾者又或以心爲本。心即知也，安得有無知之時？惟祖父反躬獨悟，參徹性源，歸本脩身，歸止至善，乃於孔子玄解有契。彼時敬守承傳，直靠性上體會發揮，而主司者亦偶不訝其說之奇，而過取之也。敢以證於老祖，謂爲是否。

堯執中，《語》求仁，《大學》止至善，大率皆復性之宗，與挈知爲體夐然一科曰。故戒懼也，要於不覩不聞；慎獨也，必於至微至隱。更就人身之中，指出天命之體，亦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夫未發，果知乎？此孔子所以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蓋直將全副精神，斂而歸宿此也。有鄙夫問於我，直從空中瀉出，扣兩端而畢竭，所謂不識知而順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正是此消息也。汝能會之，允矣。第所云「靠性發揮」者，又若以無知爲性者，是祇知揭知爲宗之非是，而又未知即此是入止之用神也。予說「無知」章，汝不見之乎？謂：「空者，止之景狀；止者，空之工夫。」正謂此也。必悟此而後學有得力，而所謂靠性體會者，乃不爲徒托空文矣，察之。

又

問：《說命》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周官》亦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子産亦曰：「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則讀書考古，爲自昔聖賢所不廢，明矣。而輓近世號稱講學者，輒以書爲諱，何也？不謂之玩物喪志，則謂之聞見牿心，將孔子之所謂一貫者，乃都無有所事事耶？則所謂好古敏求，韋編三絶，又何也？兹欲從事於多學，既恐其累心；欲束書不觀，專求性命，則游談無根。不學墻面之弊，必將不免矣，敢請老祖惠教。

予每謂經世之人，錯綜於人倫事物之

交，牽掣於聲色貨利之取，其爲蠹心蝨賊非一。然即欲厭舍一事，又決不可得。最可惡者，莫如聲色矣，未見有一人之能棄而絶之者也，而獨厭書乎？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無如釋者，亦未嘗不説「道火不能燒口」。終日著衣，不挂一縷絲；終日吃飯，不觸一粒米：而吾經世者乃病之乎？好古敏求，幸是孔子自説；韋編三絶，亦是孔子自做。卻又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得無爲自相矛盾耶？明道先生曰：「學者識得仁體，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周易》亦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果其立誠以脩辭，多識以畜德，則凡所爲求經義者，皆以栽培此也，灌溉此也，其亦何嫌之有？試觀輓近學有不諳經義，而漫憑臆決者，以之經世則疎，以之論學則誕。「不學墻面，莅事惟煩」，信有如古人所戒者矣。察之。

又

問：經以載道，史以載事。故欲探性命之源者，必讀經；而有志經世之務者，必觀史。埴愧經義未能通，而癖性躭閱史。每觀古人濟事處，徒知悦其奇而不知其意所注錯，當幾者安在？至僨事處，亦徒咎其左，而不能察見其時局所罣誤者何由？所以窮年搜覽，無由而會得古人用意深處。如老祖諸所論著，真洞開經綸之眼，視千古事一切如在目前也。不審何以臻此？敢請教。

晦翁謂學者宜先看經，後看史。呂伯恭平生從史上入手，看道理畢竟心粗，此名言

也。予往受先公戒矣，而汝亦躭嗜之乎？又往有語：「論古事必以身處于利害得失之中，處今事必以身處於利害得失之外。」亦特就大體言之。須知事有幾、人有情，情雖一至，局變則情亦變矣。理不二至，情殊則用亦殊矣。故非有囊括之胸襟，洞開之眼孔，即身處世局中，尚不能以無膠柱，而况其據空文以遡觀古人之用意也，不已難乎？書不盡言，從來如此，莫大經綸，亦止存其梗概耳。故必有以照知言外之旨，而後讀經讀史，兩皆可參其閫奥，直將與古人共堂而處，如親歷其行事，聆其謦欬者矣。察之。

答陳抑之書

簡至，亹亹焕若發蒙。滯俗逃禪，居然兩弊，譬同讁伏，有類照心。往曾感友問答之，謂儒者之學久湮，故使脩身爲本之旨不著。説寂談空者，定求之人倫事物之外，而狥生執有者，又不免錮於形骸度數之中。然則知脩身爲本，而不知知脩身爲本即是止於至善，猶爲見之次也，與公見若合符節。

經世之學，有何奇特？只直下透性命之根，不墮在兩邊之解。所以不識知而順則，無畔援而誕登，屹然成位，爲天地生民立命、立心也。安止幾康，止脩精一，語不同學同，此孔子所以謂「敬義立而德不孤也」。一直内，一方外，與鄙所謂定命嚴防者，豈有二物乎？來簡發義雖繁，幸姑抹掇之。且循此做此，卻是老孔子不二的章程，可據依的門法也。至於心性之辨，更望細加之意。知本兩言，又千古經綸之竅妙也，爲孔子一生悟門，亦有未易領者，悟此則直可措身於盤錯之中，執樞以定事物程準，不復作二二三

三之解矣。所幸者拙稿具在也，公暇俯紬繹，計必有昭然若發蒙，不復煩詞説解矣。

答張子環書 名維樞，晉江人。

親善知識，無有厭足；見善知識，無有疲怠。此文殊法語，普賢上願，善財童子之所以五十三參而未已，爲禪家學道之公案也。所舉義存、善昭兩人，其勤懇亦類此。然此不但禪家也，儒學精專，更有過者。言、偃踰河蹈海，接跡洙泗；顔、曾、冉閔間關跋履，環轍周流。忘其身家之恤，今安得有這般人？至所云一番參尋，一番精進，愈精進則愈參尋，卻是至到之語。世祇知顔子明睿，若將謂目擊道存，而孔子翻與多言。至於終日不厭，譬同覽勝，經到者指點，乃有情未到者，恍惚如説夢。故每謂終日與言，豈是偶然事？蓋凡與回言皆終日也，正謂此也。所以者何？以回之精進無已，故參尋亦無已，而與言者亦日見其津津有情味，不容已於詞説之多也。賜也且欲無言，況餘子乎？

豚孫之變，常理不堪，矧兹淪墮，孤伶一身，而是孫之才與志，又誠有可念者。頃答陳德卿，謂不但爲照常祖孫，十年培植，即可以當得宗弟子，非虛語也。此予之所以悼痛深切，而不能自已也。感承關戚，遠致慰言，而又遄出郊關，爲之臨哭，何其勤也！何其勤也！伻來尚苦病，附答極草草。

答袁元闇書 名文紹，建陽人。

簡詞莊雅，備悉虔衷。武夷寶山，兩屢跋履。諸友惠儀，一果無所納，而獨於元闇

乃覺取數之多。求仁旨趣，《語》、《學》不殊，脩身爲本，寔其的脉。强恕而行，尚屬用邊，反身而誠，要歸止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待動而敬，已失先手。敬信兩字，因用得名，凑底收凝，管歸一息。教脩乎道，體性立防，儼若有思，如臨如履。刑政禮樂，果屬文爲，戒慎恐懼，要歸宗趣。誠之一字，頗亦難言，天之道也，要須善看。實理兩字，安頓何方，止善本身，可容異義。大率學未到手者，不得已須向經文求；學既有入者，樸實頭只合就自身勘。隨時提點，眼目多端；萬緒千條，轉滋熒惑。後若有疑，幸萬就身上體，不徹處疑；後若有問，幸萬就身上行，不去處問。蓋身即是經，學與之俱，此處明即萬論千經，不復煩文字解矣。圓融令叔，何以久無聞問？面間出此。

答羅惟信書 名京綬，欒安人。三條

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蓋《孟子》透性之巧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則《孟子》歸宗之確主。後來直於知見上立家，以致知有流行，不知有歸宿。亦臨亦保，如見如承，儼若有思，默而識之，何嘗昧卻流行？而一脉所皈依，則真是徹忙徹逸，無容有間歇時也。如箇所云者，雖未嘗不是，亦未嘗是也，察之。

又

象山云：「若我則不識一箇字，亦堂堂然做天壤間一箇丈夫。」「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有可行於蠻貊，乃不可以徵信於州里者乎？可徵信於州里，有不

可以稱爲端人善士者乎？故爲聖賢，果不專在讀書，然非讀書的人，卻不可以主教。陽明先生所説精金，喻最有理。後之學者，祇知做人之不在讀書，而不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萬緒千條，繭絲銖兩，非宗旨洞朗而又博綜今古，乃直以其意見妄肆雌黃，以非聖侮經，則其爲斯文之蠹害，亦非淺小也。

又

性上不可等差一語，理殊到。學以變化氣質，靈丹一粒，要將點鐵成金。固不可以化，不盡者安處質？亦不可以化，不盡者咎諉學？畢竟到純是德性用事，乃真可云「説不得等差」，乃真見學之力也。察之。

答洪君諧書 名邦夔，惠安人。

「静中養出端倪」，蓋白沙先生語，不無亦兼帶了玄的意，與孟子之所指點者不同。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直於乍見入井而指其怵惕惻隱；所謂皆有羞惡之心，直於嘑蹴勿受者而指其不屑。又從而申之曰：「是惻隱之心何自來乎？則仁之端也；是羞惡之心何自來乎？則義之端也。」性善之端倪，有觸即見，隨感輒發，如此但要在察而識之、擴而充之耳。而非必有待於静中養出，有如來箇之所疑也。擴充兩字，更要善看。往所謂孩提之愛敬，不可以追惟；乍見之怵惕惻隱，不可以充擴。孟子明明説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而予乃曰「不可充擴」，是何其旨義相睽拂耶？必於此明得，而後所露之端倪，乃真知所察識。而所指爲擴充者，乃確然其有據依，不致爲漫説矣，體之。

學在做不在講，在就身上體，不在就字上較。契既能諒止修之爲學司南矣，千聖一

心，印之豈不歷有合？但要識止歸至善，必本歸修身。蓋有深旨，與他隨事提點者不同。至善自是當人必有，然能明之者，誰其人乎？只如《大學》朗然揭出明德至善，而世汗漫，竟莫識所辨別歸宗，而謂善可無擇乎？所謂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真徹上徹下無二做手，如簡所云「即可見以求所不可見，即可聞以會所不可聞」者，隱隱氣脈，不免襲向外邊，與得善服膺湊關入膈者，尚爲有間，察之。

正學堂稿卷十四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十五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東莞袁崇友鋟梓

答史玉池書

來教云：乙未之春，高存之歸自揭陽，奉翰教，具見先生與人爲善之心，惓惓不忘之念。屬有先君之變，憒憒不知所爲，遂爾缺焉聞問，私心如有所失。頃俞使回，復承新刻三册。伏讀《哲範鞭後》一書，殊令人有乾乾惕惕、戒謹恐懼之心。昔云談虎色變，真知自是不同，信然矣。而《大學約言》以止脩立教，學者信真止而真脩也，其受先生之教多矣。竊觀今之講學者幾遍海內，而求真學者萬不得一。先生視海內有其人不耶？有則願執鞭焉。苦塊中草率布悃，不能多及。

海陬淪落，懸隔中邦。景行行止，如在天杪。未論笑語之合，即欲一乘鱗翼，便通襟企於左右而末由也。偶緣俞使往返報傳，得承教益，而又因以知有尊甫翁之變也，慘何如也。顯親爲終，送死當大，念丈於此兩無負矣，可少爲慰。

《卮言》、《哲範》，原是一局所收，以作脩身爲本條件。故爾析出，委皆經創之言，可當座右之砭，有如來教所云。《約言》之摘，竊有苦心，若爲愛成之深，故開方便之法。人滿天下，法周沙界，談道者多，行道者少。微獨釋氏，雖在儒者，敝亦爾矣，有如來簡之

所痛矣。然聖賢得已哉？以世學之不能止也，不復道止；以世學之不能脩也，不復道脩。必世人之允能止，然後教止；必世人之允能脩，然後教脩。是有天成的鄒魯，而孔孟直坐而受享之耳，無是理矣。有楊朱之學義而差也，所以言義；有墨翟之學仁而差也，所以言仁。楊、墨之道不熄，則孔子之道不著。汲汲皇皇，猶恐夫瀾倒綱頹，而莫爲之救挽也。故曰：「我亦欲正人心，熄邪説，距詖行，放淫詞，豈好辨哉！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以言距楊墨，爲功幾何？然道之是否於此焉分，即心之邪正於此焉判。人宗曾、孔，户法止脩，即不必頓返洙泗家風，驟登黄虞上理，亦庶於孔子門庭，少效勤劬，無玷章甫。舊每謂「人分上稱無功夫」，又曰：「人不知而不愠六箇字，括盡知本竅妙。一部《論語》，只如此看。」就令有不能止者、有不能脩者，亦只有盡吾心、盡吾分而已。丈但當責僕之口説止未能止也，口説脩未能脩也，而可以此爲世道慨作人分上解乎？

踵庭之謁，知在何時？不腆瓣香，藉將闕戚。伏惟轉而上之太翁靈几，以旌遠念。

答林庭桂書名叢，福甯人。

簡至，備悉皈嚮之誠，磨礪之篤。羹墻寤寐，將靡日夕不依依于左右矣，豈須面乎？頃來答語，殫洩奧宗，毋視淺庸，直躋閫域。此孔子所以謂「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誰能收拾得散越的精神全體落肚？誰能掃除得支離的意見一併歸根？又誰能直將二百一十五字管歸一息？此所以愈鶩而愈遠也。自以爲神奇而不知，乃適以爲道

疢也。友朋見者，希只挈此四字靈符，與共提策，蓋最爲用功之要也，勉之。

與郭青螺書

學非深體固不究，儒者之學，經世之學也。又爲家常茶飯，喻如止水平衡，纖毫昂抑不得。彼楊墨老莊佛，豈不致心皈命於斯？卒其所以失之者，則用意之不平也。又每謂聖人之學，不爲病後立方。因病立方，未有不因藥發病者。譬如寒病投之熱，熱病投之寒，總皆救弊補偏之方，未免矯枉過正之失。如介甫之所評三聖人，要以自建鼓旗，以聳駭視聽，亦烏覩其爲中道諦乎？何者？則因病立方之故也。支離訓詁，誠爲學蠹；知本兩言，卻是靈丹。因其訓知爲識，而輒矯知歸良。若謂德性與聞見果異體，因而就身翻案挈爲宗，翁試以爲此其病何自來乎？則真是用意之不平也。故今必以孔子爲宗，以《大學》爲案，刪除句讀，合併章分，而平氣虛心以涵濡之，則學之宗趣不索而獲，條貫不煩，自各止其所矣。

荷蒙許以從事，而又督之，愈益究研，孤踪獨倡，尚爾勉旃！仗鉞指蹤，敢忘驅策，此真是孔、曾在天有靈也，豈繄區區一人之幸？夷山小結，感刻勤心。顧此枸株，動存維谷。要之適當其可即出谷遷喬，固常情所共願者，而鄙意乃獨不然乎？虞尉以入夏二日至，丁丞次日即言去，喜乘其便也。復此布感衷焉，而又以訂願言之期。伏惟亮詧。

答劉淳寰書

來教云：伏承寄示正學堂新刻，捧讀再

四，宛然如坐春風。某之於道，若醯鷄然，賴門下有以發吾覆，庶幾少知從入之門乎？憶昔服膺先輩之訓，居常嘿澄，以求所止。而謬悠歲月，茫然無得，念此倍切悚汗。夫人必知所以脩身，而後能得其所止。然必嘿坐澄心，乃知身之所爲脩者，此工夫不可須臾離，乃吾人學問真著力處。竊意入道之門，舍此別無可尋求者。先輩之艮止其所，即門下所示止脩，與濂溪主静同。此密藏工夫，非有動静對待云者。視主致良知之學，下手更覺精實。世固有悟而不脩，未有脩而不悟者，則其所爲知止者定也。門下何以終教之？幸甚。謹布此謝，并以求益。摳侍有願，不知何日竟之，春明能移玉武夷乎。尚祈嗣承云云。

十八日巳刻，學道舍人至，齎到手書。甫勒還答，乃朱參差人續致前函，教誘諄悉，感銘不啻口。

學必以孔子爲宗，以《大學》爲案，蓋《大學》者章程也。後來學術多岐，只緣體悞於此，致將始事作爲終事，條貫作爲歸宿。間有求止者，又直求之虚閑静閴，而不遵善誘之循循，於擾擾紛紛中，取討入路也。故令可以静者不可動，倚於動者不可静，身心離隔，内外判然，而性命經綸，竟成兩截。噫！此其蔽所從來遠矣。天牖鄙愚，蓋實經勘經磨，五折肱而後悟及於此。每有病昔賢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以爲剩卻一時字。又有病昔賢缺卻平日一段涵養工夫，至於臨事擾擾，以爲贅卻平日兩字。將動與静作兩箇境界，而將涵養與省察作兩項工夫，是静則有中而動則無中矣，而可乎？而最有取於程伯子「敬以直内，所以義以方外」之説，謂「所以」二字最有味，爲徹有悟于孔、曾

之做手也。中間微細肯綮，取次難裁。《約言》一集，蓋專爲《大學》發，且爲始學者討入手的捷徑也，非所呈於大方。然採葑菲而不遺其下體，固古人集長之成訓也。故敢附以備所未發，伏惟覽而正之。臨楮無任惓惓。

答陳抑之書

頃傳諸令尹並就大府閱卷，謂公必與焉。不謂僕方病痾，而公亦以病痾故阻，未至漳也，悵悵。

別紙所質者具悉，體悟之深，且非沿襲之解。而末復懇懇諄諄，欲深究於心性之辨，此誠學之斬關第一義也，可忽乎？簡中發論雖詳，括其體要，只在真覺兩字。謂真即心也，覺即性也，所謂賦與之明德也，似也。真覺兩字，祖自何書？認覺爲性，佛有是説。文公不云乎：「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覺不可以名仁，其可以名性乎？横渠亦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果指覺爲之體乎？性爲之體乎？子思子尤喫緊，乃直曰「天命之謂性」也爾已。故其戒懼也，要於不覩不聞；慎獨也，必於至微至隱。卒就人身之中，指出天命之體，亦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夫喜怒哀樂，覺者也，未發者可以覺名之乎？至隱矣，至微矣，而寔則莫見莫顯也。以一切覩聞者皆從是出也，此其所以爲大本也。後來只不明此，以故認獨作知，認未發作時，認不覩不聞作静。夫未發果時乎？不覩不聞果静乎？有一喫緊語，果若云云，是静則有中，而動則無中矣，而可乎？既以覺爲之體，自然無處討未發；無往非覩聞，自然無適非顯見。往

答陳永寧，謂：「文公訓知爲識，陽明先生闢之，以知爲良。」僕淺陋謬，曾謂之知體，謂之覺性。兄復易號靈明，總是知之别稱，真所謂鼠遷穴中，非所謂出幽谷而遷喬木者也。來簡云云，得無類此？《大學》合下指善作體，而教學者以止歸宗，將知列在目中，而直以效疏附奔走，其學之淵源，信有自也。

稿中發此非一度，公不暇看，即看亦未徹，特屬友朋標而出之，以便公之檢閱，知必有日就平實之解，可以作商量者矣。

與洪用章書

清風粹德，朗識宏猷，豈繄吏職之良，真爲士德之冠。吾此番見公，殊爲喜。生平愛友，直欲舉斯世斯人，俾其咸入于道，而於其中賢傑之足負荷乎斯文者，則尤厚有期，若將有所寄荷也。故覯公之益不覺其愛幸深也。

詞訟錢穀，事使交承，自是當官者必了之務。然堯舜禹皐，以此了卻職業，即以此盡卻性分。後來了職業者，則敝精疲神，皇皇焉如不及，而於性命爲無當。而欲盡性分者，又嗜寂躭幽，矯矯然避俗離群，視職業若將浼。故俾經世之旨不明，而吏職與儒宗竟分兩路也。昔有友問晦翁：「自昔儒者，大率是背處做的多。」晦翁曰：「卻又不然。明道一生做官，一生進學，公試看明道何以如此？則學旨之明徹，視性命與經綸不作二乘解也。」

外，承欲舉疑見質者，意尤善。往莅粵，會端溪書院，有廣寧尹葉壽春者，傑士也，舉二典三謨爲問。僭答之曰：「謨典要善看，有曆象授時，封山濬川，命官敷教一派的實事。有師讓臣鄰，都俞吁咈，臣主相與問答一派的空言。賢試將此兩者析出，謂何者可

當二典三謨乎？」葉爲踴躍起，謝曰：「某雖專業此，向止數墨循聲，今而後知謨典之所以爲謨典，乃翻在於空言而不專在於實事也。」廢業而學，非予嘗聞。外學而業業者何事此？其機括真只在於杪忽毫分，而岐以千里者也，惟公更察之。

與葉學博書

明學淑人，自是士責，況受君之命，以一方之士子屬之，煅煉陶鎔，以作人爲職者乎？同士彬彬，嚮風者幾半，庠校察之，且有實志者在，而非衹爲虛托也。勞來匡直，輔翼振德，蓋古人教誘成法。體此七種施爲而曲造之，豈獨已向學者無自畫之人，即未向學者，亦無復有門外之漢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又烏有半途而廢，出門而他有所慕悦者乎？惟契勉之。每謂與其行得一件好事，莫如生得一箇好人。蓋一人之善有限，而生人之功德，化化無窮也。無其人，且有望於爲師長者之生之也，而況其彬彬然已向於道，而忍不樂而育之、玉而成之者乎？厚貺感勸惓，必欲盡以道相承之分量，則必於愛人成人乎加之意焉，可也。

答夏銘乾書

昔蘇潁濱謂：「士生天地間，不可一日無一段不可磨滅的議論。」語意若近名，大率有志士不肯虛度之故。此孔子所以疾没世而無稱，而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之爲可痛也。「敕天之命，惟時惟幾。」「終日乾乾，夕猶惕若。」❶自昔聖賢處心用意，雖不

❶「夕猶惕若」，《易·乾》作「夕惕若厲」。

盡於議論文字之間，然亦豈有寸陰之肯虛擲，食息之肯爲宴安者哉？《瑣言》惠示，驟覽之若爲創新之談，細閱之大率平實之解。世學非過用慧、騖高虛，則必忽事理、流汗漫，致俾眼前事理，都不能明，而君子之道鮮也。如公真可謂上智之根，無忝於古之不愧素餐者矣。

佳辰旅邸，幸無悼屈之悲，然竊有懷賢之想。瑤函遄及，轉激懦衷；厚幣寵將，衹增維鵜。外，介菴何以久無聞問？渠有尊人在，雖當失意，決不應久濡跡于途間也。抵家即以聞此，蓋僕最爲知厚友也。

答周敬伯書 名守貴，東莞人。二首

唐虞者，洙泗淵源；精一者，止脩訣法。千聖宗傳，總不易此。《曲禮》雖條貫之詳，至章首灼然歸宗之竅。「毋不敬」，儼乎上帝之鑒；觀「儼若思」，又宛然勿忘勿助之景象。明道先生有一語道得好，謂：「敬則自然儼若思，安定辭，其德可以安民。」蓋原是一本之所流行，一止之所貫徹，而家國天下備此矣。瑣瑣帖括，大率末上之見，似不足挂之牙齒間，體之。

二

身即是經，簡牘非經；體認者學，講說非學。孔子於回何以終日言，對子貢卻欲無言？子貢晚而有悟，何以曰「文章可聞，性與天道不可聞」？今卒歲窮年，孜孜締合切磋者，何止萬語？只爲實在體當者少。人所以尚托空詮，契能省此，善矣。允能佩此，併與同心者共勗，此又善矣。則此學之明，

於人人庶有冀矣，勉之。

答晉江二友書 洪晉、楊萬廉。三條

漳泉非遠，境有慕學之志者，豈憚擔簦？書至，知爲館事絆，不了之，於分爲未愜。館事之分願無缺，而身命之分量以此拘矣。此予所以每爲有志者惜，謂必拔得身子出，乃於孔孟門墻有立站分也。簞食瓢飲，七日不火食，窘貧者莫過顏、曾矣。只不省環轍周流，戀戀依依，何以處此？試思之，試思之。兩問語答在左方，并照悉。

又

仁義兩字，同爲性德，語意間卻有自然的分別。所以看經書須得款項明白，只如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自指體。至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因事指點，又就用說。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譬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操行處心，舍是則無以爲之田地根本。故必居仁由義，乃爲大人；不仁非義，即爲小人。至反躬歸復，必欲取討歸宿，則雖行仁義者，尚不免襲。而必由仁義行者，乃可以言知本也，乃無往而非德性用事也。來簡曲證旁援，大率汗漫，故不暇一一答。肯就予《論語大意》及《道性善編》檢之，亦自見，無俟瑣瑣。

又

有生以後，人即發靈。發靈即屬後天，雖赤子之心，亦後天也，但不曾斵喪其先天

的本色耳。故古人有貴赤子之心，謂雖大人，亦不過不失乎此而已，誰人不自赤子生來？是人人有大人之體段分量也。要以喚醒天下，俾知生來本善，直返其所固有者，以不失其初而已。而非謂直任赤子之用情，爲足以滿足大人之分量也，則非所謂言外之經旨矣。

與梁幼寧書名元禎，南海人。

東山言別，悵然於懷。覆雨翻雲，心險江河，蒼素無憑，乃至於是，幸公之見有定也。

古稱：「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説者以爲無求自得。夫惟無求，所以自得；夫惟自得，所以無求。然此兩語者說之甚易，行之甚難。由求與赤，非聖門之徒乎？一則必有待於千乘之寄荷，一則必有倚於民社禮樂之攸司。舊謂之是從未遇之前，丘壑之際，直空閑過了一段光景也。如公之見，趣庶不滯此矣。然學非身有之，則負荷必不能勇；而非深體之，則研究必不能精。脩身爲本四箇字，每謂之最淺近，亦最深奧；最易知，亦最未易入。此孔子所以雖以天縱之資，直待六十後經勘半生，乃始拈掇得出。而又窮其來歷，極其歸趣，大其包含，密其線索，將二百一十五字，委委曲曲，摹寫得靡有絲毫滲漏，手授曾子，以遺天下與來世也。

五羊幸有良益可商確，此敲彼推，左提右挈，月將日就，緝熙光明，所謂本立則身尊，道明則品貴。區區世路裏，升沉人面上，增減如夢如幻，如梗如萍，一切無有定執，亦烏足挂之齒牙間乎？

佳文小引，別之次日即已書之。謂公之續，有差至於守道也，停候久之。度公之必已稅駕於僊里也，故輒作此屬之陳抑之，計必有定省之良鴻也，惟覽入。

答韋純顯書

周敬伯將到手書，副以佳惠，惓惓道誼之盼，可謂遠而彌勤、久而罔替者矣。

止脩兩字，勘之尤精，悟之殊徹。精一即止脩，敬義即精一，克復博約，猶之敬義。總之，但換卻字面耳，而其爲精一、止脩，一也。湊體磨礱，渾融洞徹，未見有力到功深如吾純顯者矣。吾復可辭之有？舊語不云乎：「堯執中，孔止善。」孔子談本體，豈能異於堯舜？舜精一，孔止脩，説工夫亦豈能異於堯舜？獨有知本兩言，若爲鑿空拈出，以握性命之樞，以立經世之極，真孔子之所以度越百王、師表百世而統一聖真者也。而向顧指爲衍文，何也何也？不知除卻兩言，孔子無學，而《大學》亦可無作矣。故於他章曰：「本之一字，所以點化此身，操柄此善。使止之入竅，不倚爲守寂沉空；脩之功夫，不衹爲補偏救弊。」然則止脩兩字，尚是聖聖相承；知本兩言，卻爲孔子悟後拈出。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至。」真孔子之夐開慧眼，而有功於經世者也。故由此而出者，則所謂止脩者一切盡性命之經綸；不由此而出者，則所謂止脩者尚不免爲硜硜之執著。其差毫釐，其別千里，不可以不深長思者也。曩所云「既欲無聲臭，又欲有操持；既欲無方體，又欲有地分」者，蓋足以盡此妙，此其中真可著一思量也，惟體之。

梁幼寧既家食，翟從先復寧里，相應相

求，亦學問興起一機。東莞既有張損之，順德復有蘇汝載，皆有根器的人。純顯既以學爲重知，以得朋爲道之大務之要也。萃止切磋，按《書要》、《約言》及《正學堂稿》而次第勘磨之，其有不豁然悟，涣然興起者乎？周敬伯雖非大敏質，久此磨礱，亦殊有契。薰陶漸染，往謂之靡不自淺抵深。鞭長不及馬腹，無鄰而能成德，我未之前聞也，奈何哉！旋間草此，附申勗念，欲語者不盡百一。

答林興邦書 名一言，莆田人。

興邦非他比，固曩所爲皈嚮於孔宗，馳情於憇止，而苦於形局之拘持，願莫之遂者。兹且枉而比鄰於袵席間矣。而顧落落，音踪不克諧萃止熏脩願，何其與往者之意相睽拂耶？

脩身爲本，揭得何等緊切伶俐，真令身到學俱，罔容空缺。自頂至踵，自晨暨昏，自少迨老，自州閭達蠻貊，自綱常底顰笑，自暗室暨廣庭，自行住至坐卧，自笑貌及心情，自誕生至屬纊，無刻無時，不是盡心盡分的地面，而乃有創於講説既明矣。而及門之德士，尚爾寥寥也。而謂求之不得，其故欲別爲之開啓方便，以曲爲成造也。豈將謂孔子定勘章程，以貽天下來世，乃尚有漏旨耶？故往有欲帮一覺字者，又有欲添一敬字者，又有欲貼一遷善改過者，又有欲增一緝熙敬止者，總之皆是看脩身爲本之旨。義不徹，而於全學悟門，猶然在藩之外也。不知自天子至庶人，一兜囊包盡了天下人品，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一提撕管盡了天下學術，心此正、意此誠、知此致、物此格、天下家國此均平齊治。不但此也，德此明、民此親、善此

止，真一以貫之，無復有餘蘊矣。故敢斷以經世有四局，會歸於孔子之一學；作者有四書，兼總於《大學》之一經。而謂脩身爲本，一部《大學》又其註脚者，其言良有旨也。

以契有慕學之誠心，而又有任學之實力，故不覺吐誠言之，不復護惜。惟佩信而致行之，不復作二二三三之解也，則孔、曾幸甚！倘其匪躬之責，而惟學之咎，則非鄙所樂聞也。令侄亦篤實士，堪琢，但當勉之實，發念無踵蹉跎，草草。

答朱汝恒書名萬元，楚雄人。

別承款款，屢幅連章，指數管窺，若將謂聖經淵懿之有待而開也，而曾不思其所以晦蝕乖離之故，豈是聰明知解有過於前人？直以端緒少訛，竟底於千里。譬同種樹，先不循根；又喻理棼，業已乖緒。《敎學録》不云乎：「後來學術之訛，只爲看至善兩字不明，所以都錯。」蓋既以明德爲本，體勢不得不以至善爲極功；既以至善爲極功，勢不得不以知止爲終事。故雖灼然分別本末始終，又烏知其爲教人知止之法，雖曉然平鋪八目，倒入脩身，又烏覩其爲歸復之竅？故明宗要矣，知止急焉。契姑無頌鄙人之功，行持體勘，喫緊歸宗，庶幾紀紀綱綱，不致紊亂。不然，適恐其著節粘枝，不旋踵又將轉而蹈於往轍之支離也，此吾蓋有創而云也。至所舉諸當塗之幣聘殷殷，而詫鄙蹤之落落固窮甘寂，果爲非人意所堪，然亦何敢不以義命自守。古稱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江山有隔，戴履何殊？子婦夫妻，夫豈不戀，蓋所重者有在也。

頃答鄒南皐書，謂：「士君子立身行己，

自有法度。」夫所爲法度者，豈在外哉？自律之而已。脩身爲本之學，只一步地，少有乖於中。道諦即全體，無處討徵信也。此聖人所以止歸至善，本歸脩身，直於仕止久速之間，做出秋陽江漢。此誠萬世有志斯文者，所當刻意準繩，而可容少狥情竇，以自干於矩矱？此又所願與汝恒共勉之者。庶幾哉俯仰人天，兩無愧負，即未到得孔子地分，庶可進得孔子門墻。而所鐫示大編，懇懇諄諄，日勤宣布者，乃不徒托空文矣。

李惟和亦鐵漢，與汝恒俱可稱吾門砥石。第渠透學處，尚當讓汝恒，故闡發處，尚未覩宣暢，此又有仗於二契之交相勗，而非予一力所能多爲贊也，草草。

正學堂稿卷十五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十六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後學泰和劉一陽鋟梓

答郭青螺書

來教云：某年五十五矣，日月冉冉將老矣，不以此時究竟，更待何時？山斗在上，河漢非遥，不以此地求正，更待何地？荷翁教，卷卷謬爲引掖，署中獨處，凜若師保。時方訓知爲識，而矯知歸良，如脱迷途而未有歸著。衆方認知爲體，而歸體至善便入悟門，而始有根宗。門下之功，於是爲偉。第至善之體，雖人人可語，雖人人可尋，即尋而得之，未有湊合，即幸而湊合，不無放失。豈來教所云「纖毫昂抑不得」者，正此物乎？所云「味淡音希，無他奇特」者，即此物乎？則某所願與翁究竟者，惟此一段耳。

東山一晤，覺翁神閒氣足，如衛武公。即日者亦言翁造百年眉壽無有害，惟翁爲道加愛。此斯文之幸，非某一人之私願也。夷山舍館已定，四方來學者地稍適中，鄙意直是如此。不然，漳與建何擇焉云云。

東山枉屢道駕，幸緣瞻睇，滿慰襟期。蓋二十餘年所夢想依依者，一旦察識于牝牡驪黄外，庶將覩其深矣，此其所以爲慰。更荷虚襟，一切破除彼己之障，誕布公誠，直將道理平鋪放著，與凡有志者作實共一商量。

渾渾淪淪，惟信夫理之一是；熙熙皞皞，不計其發之自誰。沛若決河，與人爲善，此固大舜之所以爲大也，吾何幸於翁丈見之乎？譬同五穀，自是生人所需；因病立方，則非常用之法。生即有知，誰能不用？以知作體，蓋不其然。必欲執知爲體，不復察其宗趣之所歸宿也，則彼灰心槁性者固用知，而恣情狥慾者，夫獨非知乎？此瀾倒綱頹，源源本本之所自來也。其禍之流漫，信莫知所底也。

辱諭，謂：「矯知歸良者，如脱迷途，未有歸著；歸體至善者，乃漸入悟門，爲有根宗。」信善矣，可謂一簇破三關，不復煩詞説解矣。乃尚致疑于至善之體，未易尋索也。豈以此無聲臭者，爲可著言詞耶？此不覩聞者，爲可容描畫耶？卻又曰：「即尋得亦未易湊合，幸湊合亦不無放失。」又豈以此無聲臭者爲可容執捉耶？此不覩聞者爲可作安排耶？此雖以孔孟之明，到此無所開其喙，而况若吾儕耶？故在孟子，只是道得一箇「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教以體悟之方。在孔子，只委委曲曲討出一箇「修身爲本」，示以至止歸宿之竅。如此而體當，自然坦坦平平，如鑑空衡平，纖毫無所容其昂抑。如此而安泊，自然油油于于，如大羹玄酒無他奇，特味淡音希。大率佛學之難，難在高虚，而儒學之難，乃難在平實。只一箇修身爲本，最爲至近至淺，然卻即爾至靈至聖。不但均平、齊治、正誠、致格于此管歸，即至善妙入，聲臭俱無，最不容於擬議，亦於此乎落脈。往有語：「止於至善，則修身爲本之命脈也；修身爲本，則止於至善之竅門也。」又曰：「修身爲本之學，不但外不騖于家國天下，亦且内不狃於心意知物，惟

體之。」并以此兩語者俯紬繹之，乃斷知歸性攝知無他妙巧，而此修身爲本者，斷然其爲經世之樞，而又徹底透性命之竅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至。」管窺蠡測，見者如斯，星日章程，可沿可按。要以仰體翁虛究理之一是，而非有異同之角、彼己之私也。伏惟覽而亮之，更垂教焉。

武夷地既協中，且不越于閩境，而又屏息遊踪，入於九曲深處。以此安負譴之跡，固可無嫌；以此卜幽人之栖，尤爲允稱。翁之愛我深矣，惠我至矣，僕亦何心忍而不戀顧？此遲速時宜，乃尚有未楷者。期頤之祝，感眷殊深。加年補過，聖訓亦爾，矧伊尤悔蝟矗如生。頃每安意召公，謂計數而往，尚可百年三十。夫豈貪多，歷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創彼往愆，全歸于末路耳。惟翁大德，必得其壽，尚祈不倦。愛成時切，警覺提撕，俾無怠棄。

答陳爾馥書 名士蘭，同安人。

東山僻壤，時厪睠懷；勤僕不辭，枉爲言別。孔、曾重擔，知滿載一腔矣。

經世之學，一事不捨，獨於舉業，動來妨礙，自是人意不平，非事之過。均平齊治，直將家國天下至繁至難者斂歸一緒，而獨厭科舉乎？往所謂「處今事必以身處於利害得失之外」。果其以身處於利害得失之外，則雖決排疏鑿，莫大之經綸，固沛然行其所無事也。「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亦何長之有？則以其身在利害之外也。意愈閑則神愈定，神愈定則力愈專。即以之工技業，道莫徑於此矣。從本立宗，從止發慮，契祇知爲性命

之宗竅也，抑孰知其睿知聰明，乃一切從玆出乎？幸體之。

都門多賢傑，如往所諭者，善交之。「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將何爲乎？「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固無非所以爲取善計也。同一觀上國之光，折肱者於斯焉，得朋者於斯焉。寶山徒手，固非無人之過。溽暑涉長途，更惟百加玉慎。

答鄒南皐書

啞子苦瓜之喻，丈聞之稔。不但聞之稔，而又嘗之熟，故能知予苦心。外此者徒見其久客不懷歸，妄謂之處得所；意態偶然適，輒謂之樂得朋。丘壟田園，夫妻子婦之顧瞻完聚，固愚不肖之夫婦所共知能者也。而僕獨不知之乎？顧此迂愚之稟，守轍循塗，一步地少有乖於中道諦，即不能以靦顔置足。故甘嗜百苦，忍而待天之定，不得已而久處此也。

辱諭，謂知予特深者，蓋其信然。談虎色變，亦真所謂難概與夫人言之也。古稱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夫所謂法度者，豈在外哉？自律之而已矣。修身爲本之說，丈蓋身有之者，但不肯道之耳。其實則孔子之親手挈也，非後來以意揣摩抉摘經文者之比。頃有語：「修身爲本，人知其爲經世之宗，誰知其爲性宗？止於至善，人知其爲末後之事，誰知其爲始事？止善本身，人知其爲兩句話頭，孰知其爲一條脈線？允能作如是觀，方信知此經之不爲輕作，而靈符四字之不爲輕提揭也，蓋徹底性命之奧也。」此本三十年夙見，而閲此多艱，愈益明徹。辱諭，謂年來所得必深者，誠望之耳，僕

亦何心忍爲自棄行持？ 習慣手勢，輕微增益，容或有之。要之理無二是，到致一處，其見地真是毫髮不可爲加損也。此非丈莫爲道，而非丈亦莫爲信也。

匡湖丈卓乎豪傑之倫，而又過篤友朋之義，不遠數千里，枉顧存于寥落。旬中萃止，領益弘多。顧此衰頽，愧何以稱？ 旋間謹此附謝，并以拙刻侑緘請益，伏惟覽而亮之。臨楮無任惓惓。

答楊復所書

頃以有感虛中之故，率爾請裁，百未盡一。方以疎略爲慙，唐突爲懼，昊使至，乃辱不鄙夷而惠教示之，閣下真仁人哉！ 爲感爲服。

門門可以適國，路路可以通京，古誠有是語矣。彼是此非，執著良固，摩尼寶珠之喻，翁不聞之乎？ 赤白青黄，人私所見，豈不是珠？ 畢竟孰是全提，孰當本色？ 平鋪八目，就中揭出，謂孔子果無見哉？ 本色也。此謂知本，此謂知至，蓋直以爲盡性至命之極則矣，全提也。此又數墨循行、尋章摘句之見，適重爲達者羞。然既承教，敢不卒請外亭之建。際在拂衣，而其山又西湖最高處，子瞻之所舊遊也，故借其所以名臺者名之，今揭在旁行者，實事也。費損於篋，工藉於兵，故帑得不縻，而民不聞役。念僕雖三寄方戎，嶺西金騰，號爲小有立，而弟最所得意者，乃在于惠州也。以承大征後，民心願息，一切撫順，與之更始。而專以正本清源，嚴肅吏職爲要，妄有希於恭己垂裳之理，而惜乎其治之不克終也。承問及，敢并言之，惟心照。

答曾恒愛書 名維僑，樂安人。八條

福堂每遇佳辰，必壓入侍。別後又兩寄書，併以茶果之惠，已復。欲披忱叩閽爲嗚頌，雖旋荷恩義未究，而於師弟分已灼然足表，著見肝膽矣。漳南遠地，盤鬱千程。予處此，粗能遣，不必煩跋履。頃每感令兄於解官日，背時趨顧予寥落。同氣誰無？志同如昆玉，稀覯矣。別紙語不繁而義要，故不容已爲轉一語。

又

問：不肖嘗思古人論性，各有異同。有自本體上説者，有自發用上説者，有自源頭上説者，有自流弊上説者，不知何者乃爲定論。

性無二，論性者二之也。故凡言性者，無不是體也。即就用邊説，如所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其意之所存者，亦是指體也。源頭即本體，不必又作一項看。流弊云云，自屬人所爲，所謂習之相遠者，豈性則爾乎？知其有定體，則斷其無二論，而可直遡於天命之本色，不復作二乘解矣。

又

問：不肖嘗思，人心與物同體，吾身自頂至踵，固是血氣流通的，謂之同體可也。若他人便隔，形骸不同矣。草木禽獸，益又不同矣，如何同得體？

同體者以性言，異體者以形言。以形言，雖父母兄弟，亦未嘗不與我異體也。即以心言，亦有對，未覩夫天地萬物之於我，渾

然一也。而來簡謂「人心與物同體，相戕相賊者，是果誰爲之乎」云然者，第覩其意想之靡不到，而冒謂之同，未究其根柢之靡有限隔，而渾然一也。以此語同體，去之尚遠。《大學》喫緊教人知本，而要以止歸至善，有以哉！有以哉！體之。

又

問：先生教不肖修身爲本，《大學》之所謂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其身，便要非禮勿視聽言動。不肖致力修身，一日之間，能非禮勿視聽處。若謂心意知物，未嘗正誠致格乎？如何又有修了耳目之身時？若謂心意知物，蓋嘗正誠致格乎？如何又有未修言動之身時？身未全修，又安望家國天下齊且治、治且平耶？修身爲本，有大消息，先生屢言之，不肖尚有未知。

學急明宗，道當歸本，往答蓉山丈，契不見之乎？謂：「前此所以誤，只爲不知知本爲《大學》立教之宗，知止爲《大學》入手之竅，修身爲《大學》歸止之的。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點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視聽言動，一漏則四者俱漏；格致誠正，一踈則四者俱踈。謂視聽能無非禮，而言動乃不免非禮。言動幸無非禮，而視聽乃不免非禮者，似未察。至指其偶無非禮者，即謂之已能盡格致誠正之功，而又因偶有不修者，即謂之不能盡格致誠正之功，皆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舛矣。故學問要緊知本，本之不知，即將誠正格致如數數珠般，時刻拈弄，亦祇成念慮之紛馳矣，察之。

又

問：不肖讀「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嘗思愚人終日與之語上，尚不可化而進，況不與之語，可乎？

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參曰：「唯。」而門人乃曰：「何謂也？」即是一座之問，其見地已敻然殊矣。所謂「可以語上」者，正以其地分言，而非謂施教者乃故靳之不與言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豈是塗民之耳目，不令入而直以禁防繩約之乎？則民自不知之過也，體之。

又

問：不肖嘗思私意之萌，分明曉得，只是不能使之去，又不能使之即去，何如？

世界喻若煆爐，身處世間，無以異於將身倒入煆爐，此僊家所以謂聖人傳藥不傳火也。既肯傳丹法，何以不肯傳火候？蓋火候在臨爐自爲，酌傳不得也。來簡謂私意之萌，分明曉得，不能使之去，而欲取討方法，是欲向予分上討火候也，殆難乎？其爲言也，大率温養者例用文烹，煉者例用武。如契證，似用武火爲佳，別無法也，察之。

又

問：不肖嘗思遭際不好，少失怙恃，及壯，兄弟異火，子又稚弱，常欲丟棄家事，一意隨先生之側，聞《大學》之道，無負生平。如俯畜之累何？如多負之債何？此心常常縈繫，終覺向道

學好之意多，事家人生産之意少，惟先生曲爲不肖之所，庶免縈繫。

飯疏飲水，豈是後人故設此爲孔子告貧？簞瓢陋巷，亦豈後人故設此爲顏子訴苦？蓋實履也，實况也。只爲斯文擔重，致俾世累，牽拽意輕。所以卒歲窮年，聚頭劇切，至棄井離鄉而不顧也。此其光所以竟千古也。豪傑在人自做，必以世累牽纏，欲向人求討擺脱法，恐生斯世也，自天子至庶人，無一可熙然撤手者矣。且實無其時也，察之。

又

問：不肖静坐看書，便精神昏倦。若與人譚議道學，解理桑梓紛爭，精神更覺明爽。又家本清約，間行振恤之心。人不爲善，每見惡惡之嚴，以故鄉邑知不肖者過半，不知不肖者亦過半，惟先生大批教之。

往簡契謂：「有擔荷，又怕激昂之虚氣稍多；有悟解，又恐涉獵之精魂稍薄。」正以就契質偏處藥之。昏惰於静坐看書，而爽發於談論勸解，正是契宿病。學以變化，此如所言，似都不曾於此等處著力矣。至於秉義疾邪稍過者，雖亦兼帶了質用，又自是質之善用之不害者也，不足病也，亦不必計人之知與不知也。

與韋純顯書

漳南孤陋，幸其界鄰於東粤，於知契尚可爲招呼也。故雖愧不往，而念年之運，憂學之塞，頂針頂脈者之難其人也。時引雙

眸，有幾萃止，豈徒以了滇南未竟之鑽研，而又以勘十載漸磨之近益。無徵不信，有倡必興，藉公大力，又以薰炙漳之士友，俾人人陟於聖、躋於賢，復見海邦鄒魯之盛，亦庶將千載一時。此吾所以雖愧不能往，而竊有望于公之來也。

公於鄙學悟雖徹，而頃覽井天，學測指揭，宗傳尚欠明著。孔、曾正印，實在晦之千有餘年。而予冒昧攻苦，創爲剖發，及此星日炳然，蓋有天幸。而頃傳士友見謂好奇，謂一切意見議論，皆與前儒不合也。其實何奇之有？特於三千門户，揀出正宗，芒雜岐塗，指歸的向，於世見解趨操，分了途逕，致光景各別耳。其實何奇之有？揚振甫蓋老於學，於此信之深、悟之徹者。遊學五羊，計圖踵叩，無非欲以爲此學光顯謀也，惟公引而進之。周生頃遠役，極感其勤懇，歸耗乃杳如，殊爲念，知必不虛負此行也。

答倪汝中書 名士和，建安人。

城西一別，到今顔面音踪，靡存記憶。而契精志苦操，時有承聞，謂可進於道者，每惜之。謂只欠了一處，而及此願尚未之遂也，奈何？

破心意知物之慳者爲何？蓋爲世之學者有執心意知物之病，而忘其旨趣之所歸宿也。其流之弊，必至于知有知，不知有善；知有致，不知有止。差毫釐而謬千里，此予所以謂復命歸根，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照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來簡舉真修只是止者，正是此意。所以徹閑徹劇，無始無終，儼然有赫鑒觀直，與上下同流，心意知物，一切無所事事，自然各止其

所，而非深體而有得者，疇能諒之。外，所諭多友淺深誠異致，大率親就密者即涵濡氣味厚，其故亦無他也，此古人所以貴親炙之益也。

答陳哲甫書 名天惠，羅田人。

羅田之去漳南，吾不知其幾千里，而獨記豫章之南來者，約用二十日。江楚界鄰，羅田之到敝邑，不過十日，則距地之近遠，不問可知矣。至於飡風宿露，航水梯山，行路之難，又自是爲客者常事，不獨漳南也。家事累絆，有何了期，擺脱由人，靡有定局。士之貧者，有過陋巷簞瓢；食之麄者，無如疏食水飲。窮年卒歲，環轍周流，彼獨何心忍而不顧？吾以此知古聖賢之用意，加人一等矣。

頃哲甫之走京師也，親知者共訝之曰：「得無躭閣了功名。」而哲甫毅然應之，謂：「吾此來正以幹功名也。」若直效世情，以利禄之失得爲功名也，則孔孟終窮，皇皇汲汲，真同狂浪矣，亦何功名之有？故必拚得眼前下者，乃幹得萬世的功名；❶歇得貪兢的心者，乃可保身心的受享。所謂饑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蓋真實語也。此士之所以甘處窮也。箇中苦訴一切，知之。幸豁睁睛，將僕易地而處，其所當分數，不問可知艱矣。無論往，即今所處地，以較哲甫爲何如耶？頃書已入刻，并清漳答述、南中問辨，録往一部，惟覽入。

答夏台卿書

景逸兄過訪寥落，得詢動定，備悉公憂

❶「幹」，或當作「干」。

苦之劇，處家之難，愛而莫爲助也。念公自癸巳夏聞憂，茲入秋，可即吉赴部。在期處舘事，自不得已訓解。暇必望以經世留心，蕞爾邑亦有民人社稷之寄。經常權變，鉅細精粗，出之要有本處之必當情。五六十年間，講學士類墮空疎，正爲不屑心於此。以爲良知，無有於不知也。饑食渴飲，夏葛冬裘，最爲易曉之事。稱停裁制，曲折低昂，亦自有合中之節，而况其等而上焉者乎？本末始終四字，每謂把定入道之樞，而又括盡經世之竅。蓋合家國天下而歸於一本，固是止；析家國天下之事務而使之各協所止，亦是止。惟各協所止，此本所以常立，而中無有滲漏也。設施者特以臨事言其實，即是講求；講求者特以未事言其實，即是設施。予《答汝潛書》，論格物，謂：「分之有盡不盡者，實足以破千古疑義。」幸檢之。大率經世之人，無有時刻離得事物者，何鉅何細，何精何粗，昔之有智士直於屐履間使得其當，便足以占莫大之經綸矣。

劉子誠才不先人，志不後人，半生堅樹，爲予折節。武林之會，屬司領袖，一載間無音響矣，不謂其乃竟不負。秋中幸莫爽期，知到彼必添一番精彩矣。王司理幸在此，不妨時以相聞。《兵政》抄一部，蓋往經事案有可採入官者，而并以近刻二册侑之，惟覽入。

正學堂稿卷十六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十七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後學泰和廖同春鋟梓

答王漢冶書名鍔，晉江人。四條

問：自古主教明學者，莫不持有欛柄。老師獨得第一著，蓋老師從先後著算來，得先著也。止於至善，則修身爲本，直遡到先天命脈尋出第一著來。世之説心、説意、説知者，皆把第二三著錯認做第一著。失卻第一著，則算去著著皆差；得卻第一著，則算去著著皆是。此老師之學，其局面所以爲大，而條理所以爲精也。老師數千萬言，無非闡明《大學》。鍔竊謂大旨在止於至善即修身爲本二語，而其機括在知所先後一句，不知是否？

學問只有一宗，無二宗，以理只有一是，無二是，而非若事機之容有變態，如智謀之士之所揣度云爾也。多門旁指，六百三千，只緣不明於一是之故，此昔人所以謂「差若毫釐，則謬以千里」也。若曰「從先後著算來，而得其先」者，又曰「失卻第一著，得卻第一著」，是尚有二二三三之可爲揣量摹畫也，則非所論於宗也。《教學録》不云乎「後來學術之訛，只爲看至善兩字不明，所以都錯」。然則舍至善外，無別可歸宗矣，而尚可二二三三作商量解乎？契意不坐此，而語氣間則良似之矣。至所云「大旨在止善即修身二語，而其機括在知所先後」一語卻是。

又

問：陽明先生揭良知説，天下宗之久矣。老師揭出修身爲本，似將良知之説一切塗抹。鍔竊告友人曰：「老師非不致良知也，但不在良知上致耳。良知靈也，虛實生之，知之所以良也。靈從虛出，其神之精爽，赫奕照瞭，無所不徹。而其力之磅礴廣大，運量無所不至。然使其離乎虛而自爲，則爲旁出横溢，不可控制。反以乘其本然之虛，而塞其自然之靈，甚至以其用之善者，而用之於惡，有之矣。故知止之法，收攝此靈返歸於虛，所以養其生靈之原，使昭昭靈靈者，不至於頑冥壅塞，而後放出許大光明，以至被四表、格上下。善致良知者，孰有如老師乎？」知止而後有定節，鍔竊爲之説曰：「人之所以不止者，知也；而其所以知者，止也。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静，静而後能安，正是知之止；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正是止之知。」不知是否。

舊答友，謂良知自不慮中討出。拿着良知，認不得古人，透此卻有箇消息。按着良知，致不得終其身致良知，乃直以慮後作良知也，此其所以舛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試問其功夫，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問何以從此戒懼，曰：是不覩不聞，雖至隱矣，莫見於此；雖至微矣，莫顯於此。此君子之所以戒慎恐懼，必致謹於斯也。從本立宗，從止發慮，正是此消息。乃隨緣起，沛然流溢，無一而非良知之顯現

流行矣。故謂予之喫緊止善，而知自能，良可也。謂善致良知者，莫如我也，彷彿乎尚以知爲宗，而特其手勢之稱停不等耳，則非所敢承也。至所云：「人之所以不止者知，而其所以知者止。知止而後有定、有静、有安，是知之止；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是止之知。」理雖是，語稍刻。講道理不但意要平，語亦要平，此亦須察。

又

問：宋儒未有辨心性者，心性之辨自老師始。鍔初聞而疑，乃今信焉。鍔所以信心性之辨者，竊以先後揆之。性，先天也；心，後天也。先者非形氣，後則涉形氣矣。先者不覩聞，後則落覩聞矣。先者無去來，後則有去來矣。先天者生後天，而主宰之，而範圍之。而後天者生於先天，而爲其所主宰，爲其所範圍也。故心性不可以截然分而爲二，亦不可以混然合而爲一也。欲辨性善者，必辨心性，心性混則性之善不可見。《孟子》原自有辨心性之言在，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也。復以「故者以利爲本」之言觀之，所謂故之利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容亦有不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矣。而豈有不仁義禮智之性乎？人衹知孟子之辨性善，不知孟子之辨心性。愚見如此，敢以請正。

孔子則何嘗道性善，以其時無二三三之解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或曰：「性可

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告子》則又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孟子之所以道性善也。心性之辨，果然創自予說，然予豈得已哉！以世儒既已揭知爲體矣，以致知爲宗矣，截自後天爲之歸宿，取其靈明動變而莫知窮其源，此予之所以不得已而爲言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此孔子喫緊明心性之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子思喫緊明心性之辨也。特以其時無昧者，故其氣渾，其詞平，至孟子則不渾矣，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何？則緒之隱於中而見於外者也。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則其語益峻，其判別益大，苦懇矣。賢謂人知孟子之辨性善也，而不知其辨心性，蓋其誠然。又曰：「心性固不可截然分爲二，亦不可混然合爲一。」尤近理。此昔人所以有偏言心，而性未嘗不在其中者。有專言性，而心未嘗不在其中者。然味之款項卻不差，此其所以爲知言也，察之。

又

問：有友以「本」字問鍔者，鍔曰：「至哉，本之一言乎！《大學》之道，只是竪起這箇柱子在宇宙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更無遺物，更無遺事。」先生曰：「乃若知本，則存乎心，悟知本焉，至矣，未易知也，未易言也。」老師摽出本字以示人，其於本詳哉言矣！如徒誦老師之言，而言之曰「本如是，本如

是」，夫人能之。然此老師之知本，而非吾之知本也，此老師之言本而非吾之言本也。「邦畿」章釋知止，由切磋琢磨而至於恂慄威儀，大有事在矣。必如此而後能知本、能言本，豈易易哉！鍔方從事於切磋琢磨，求一善之得焉，未之能也。竊思子淵以如愚之資，不惰之勤，猶待夫子終日與言，以得宗傳，況如鍔之不敏乎？伏祈老師大開示之。

知本兩言，千聖秘密，經綸性命，一手提衡。《大學》書成，止於二百一十五字。眼目多端，一一就身，可爲指點。惟此兩言，最爲起教之宗，乃最無安立之處。故欲就善上覓善，亦何嘗不是本？然不可指本即是善。欲就身上覓身，亦何嘗不是本，然不可將本指作身。故往謂求之吾身，固無所謂本者；求之家國天下，亦無有所謂本者。蓋孔子之半生磨勘，老後經綸挈出，以定學者之命。止於至善，尚是往學所皈依；修身云云，亦爾往行所稽據。惟此兩言，前古未道，真不煩辨析。自爾與老、佛不同塗，直握中樞，無往而非天德之作用，而盡性至命，有一以貫之者矣。往作知本義，尚有謂其以剩語作提綱，以衍文爲正印者。僭答之曰：「此孔學宗傳也，除此兩言，孔子無學，《大學》亦可以無作矣。」賢所説者，誠最諄切，有意於知本者。而影影響響，似猶在藩之外也，幸體之。有信有疑，另以見質。

答劉友書 名翔鴻，漳浦人。

頃盧瑞峰翁簡至，乃大有取於攝知歸止之一言，謂有協於鄒魯之旨。茲承簡述，乃爾敻然何其與彼見者異乎？

大率聖門之學，只愁不止，不愁不知。故必定、必静、必安，而後貴其能慮。後世之學卻與古異，似是先從慮上下手，知上充拓，故全經專教知止。後儒不明，以爲全經專教致知，其差毫釐，其別千里，此孔傳正印，所以竟千載不明也。吾有知乎，隨感而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若非出自經文，其可駭聽尤甚。蓋攝知歸止尚用知，而彼二説者，則直是廢知不用矣。其實何曾廢知？是乃善用知者，與後來之從慮上下手、知上充拓者異款耳。此正古學世學之大界頭，而有志斯文者，斬關當究之第一義也，幸契只就此看。此處明，即諸所爲瑣瑣稱引者，俱可不煩詞説解矣。

答周敬伯書 名守貴，東莞人。二首

知止一節，要緊悟者，在知其爲學問之始事。歷點定静安慮，所重者不在一事之修爲，而亦不專爲發明終身之造就，特以爲必自知止始也。以見至善之爲學根柢，而明德親民之落手處，必於此歸宗也。如簡云云，雖稍近理，亦幾希乎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體之。

二

止修互發，喻如精一交修。然孰爲體？孰爲用？孰爲主腦？孰爲流行？本末始終，自爲求止之方，而格致誠正，無非所以爲收止之法。故止修兩字雖並揭，宗趣厥有歸；有志學問者雖互用，毫釐之差，不免兩地著眼。此孔子所以雖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而明道先生乃曰「敬以直内，所以義以方外也」。此予所以謂「真止即是修」，而謂

「全經專教知止也」，察之。

答姚國初書名虞，南安人。四條

方生齎到手書，倒廩披肝，灼然有不忘溝壑之志。修身爲本之學，有何奇特？只就富貴場中，能不陷溺，做出人來；就貧賤患難場中，能不陷溺，做出人來。乃真可云「不爲境奪，而直從身心性命上落定了根脚，障迴瀾倒也」。苦境界固是眼前厄塞，順境界亦只暫時受享，惟道爲尊，惟學爲大。往所謂「餓死不屑千乘，遺臭不如流芳」，人知之，人固昧之，可不慎哉！同門中切用得幾輩，如簡所云斬釘截鐵的丈夫，故覽之大爲喜，而并前簡之未答者答之。

又

學問工夫夥矣，要緊在歸宿。知所歸宿，而後日邁月征，有緝熙光明之理。如百卉之發榮滋長，苗而秀，秀而實，日改月化，以合下之落根深也。契既有感於《約言》，知至善爲聖經第一義矣，直下就此取討歸宿，復何疑義？繼善、得善、明善與乃所謂善，四善字自就體言。至伐善之善與可以爲善之善，又就用說。「可欲之謂善」一句，獨當別看，蓋就品第言。若爲指造詣而自發心趨向言，又似指體也。真所謂言豈一端而已乎？夫各有攸當也，不可以一端求也，察之。

又

《大學》，性宗也。故欲盡性術之條理，則必備疏心意知物；欲盡性分之體量，則必備列家國天下。先後兩字，要在善看，正如往語：「所謂就事就物，莫不各有先後之

序。」蓋析言之也。又曰：「不析之，無以見性術之條理；必執之，適以恣本體之支離決裂矣。」審能如是著眼，則雖著先後字，亦何病其贅乎？既已會得此意，即斷知身外無有家國天下，修外無有格致誠正，又何必瑣瑣敲推，欲一切混而一之。其流之弊，直將謂無復有均平齊治之事緒也，豈不謬哉？察之。

又

修身爲本之學，節節要透關，而當困窮拂鬱，則尤其注睛定脚之際。富貴幸不淫矣，而或移於貧賤，或屈於威武。即所謂不淫者，祇空托，故前輩以此爲勘大丈夫的三關。素富貴幸能行此學矣，而或窘於貧，或罹於難，或擯於夷狄，而學即不行焉，則所謂行乎富貴者，亦空言，故僭每以此爲考君子的四案。飯疏水飲不能樂，烏覩其爲孔？陋巷簞瓢少不堪，烏在其爲顔？由今觀，誰不識其爲賢與聖？彼其時未必不詆之爲愚爲癡。此昔賢所以謂饑寒常在身前，而功名常在身後也。又曰：「不賴固窮節，後世誰當傳。」其實孔、顔意豈屑此，亦聊以慰中下士之耿耿未能絶豔於名塗，俾灑然直趨於熙皞冲夷，倒身歸宿於性命之宗竅，兩兩三三，與堯舜同其氣象也。勉之，并出與興偉共之。

答王興偉書 名瑛，晉江人。二條

問：昨因夜會，有一友曰「《大學》之道，只在止至善，但止非著空，即在吾身之作用處下手」云。瑛意《大學》止法，原無間於動静，此友所言是有見於

動之止，而無見於静之止也。 蓋物有一條，雖爲即事物中分别本末、始終先後，使人知所至，止歸宿，然不過教人即此事物中，討箇止之消息耳。 未嘗教人於事物中，始下手也。 有事物時固好下手，無事物時獨不可下手乎？ 老師嘗曰：「修身爲本之學，固無有離去事爲之理。」然亦必離去事爲，而嘗有見於修身爲本之妙，則安可專只在作用處下手也？ 愚見若兹，未知是否。

知止一法，蓋孔門定性之樞，亦括綜經世之竅。 故直從擾擾紛紛中，討出欛柄消息。 若爲即事即物，而實則從中悟入於動静云，爲又了無有牽撦挂搭也。 此其所以爲至命之學，而又不離於人倫日用之常。 靠動一邊者，是有見於即事，而弊將流爲著相；靠静一邊者，是有見於避事，而弊將不免著空。本末始終四字，每謂孔子平生只有這箇悟門，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曰：「此謂知本，此謂知至。」此中全是一箇悟機，而豈容依境依識作邊見解乎？ 體之。

又

問：瑛不甘自棄，第僻處寡儔，於道茫然。 迨獲與門墻之列，始恍然醒曰：「吾身之分量，有如此大；吾身之責任，有如此重。」則信乎安可不學？ 矧斯學自吾師提倡來，其用功易簡又若兹，則亦何難於學哉！ 誠能收拾其一切馳騖之精神，點點滴滴，反本還源，毫無滲漏。 自朝至暮，自閑徹忙，自日積月，刻刻休放過，步步挨將去，如此者莫懈，安知不馴臻能立地位？ 然瑛蓋深

憂其未能，請以立志爲主，使其志向之堅。會友次之，使其獲朋之助，而勵以自强。如不然，更當作何商量？顒望惘示。

昔人謂：「有求爲聖人之志者，然後可與共學。」又曰：「千佛出世，只怕人不發信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人誰不聞？而慧能於此喟而發志，形體比量，豈無一類聖賢？而曹交以此慨然憂其食粟。此吾所以謂「未入門者看發心」也。蓋發了心而後，其中乃有間可入。有間可入，而後名言發論不爲虛投。雖然，眼卻要開也，試即修身爲本一句話頭觀之，不知者直以爲形骸邊幅，其知者又直以爲守轍循塗，又其知者則以爲心意知物皆此統攝，又其知者則以爲家國天下皆此管歸，以爲不可小看了吾身，不可輕視了吾身。以是爲義之精、仁之至也，以視孔子提挈，總皆在藩之外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至。」契蓋已發心者，矢將以堅志爲主，取友爲輔，而自强以要其成，吾復何辭之有？顧於開眼徹關一步，必得一大發憤思，恍然如置身於洙泗，而游泳於《大學》之深廣也，乃庶幾其無負矣，體之。

答黄毅菴書

小兒漢烇遊成均，荷教育，得出大賢門下。歸捧華緘，乃復過厪勤惓，垂情寂寞，而又鑒觀多學，特有取於蠡管之窺，感甚。

僭每謂難同者志，而世尚有同者；不可易者理，而見乃多異者。此無他，則孔宗之不著，而意見之支離，有以亂之也。志同學同，洞然惟理之觀察，其是者從之，吾惟見翁一人而已矣。問藥者期療病，作丹者取成

僊。老馬可以識途，蒭蕘爲之必採。到是處真是毫釐意見著不得也。孔宗具在也，布在簡牘，如日如星，紀紀綱綱，次第可按。增之一言即贅，減之一言則疎，互易之一言即紊。即全經，即全學，如大造之育物，一氣渾成，條貫畢備，無容補贅。故每僭謂：「必將二百一十五字，看得如盤走珠，字字不相粘帶，不相妨背，而渾融流轉又不出於盤中，乃真可謂知義之至者也。」

《書要》往入覽矣，近掇《約言》一集，括其旨要，以便學者之讀。而又成《正學堂稿》一編，因問酬答，少以豁旨義之未備者，并附呈，伏惟覽而正之。臨楮殊切瞻戀。

答蔡肖謙書

來教云：《大學》，聖人經世完書。絜矩二字，廼明明德於天下國家符印，一要也。修身爲本，則親民爲末。本末齊到，修身乃見致知致此者也，格物格此者也，修身之義大矣哉！李見羅單提修身爲本，王陽明單提致良知，皆此意也。此《大學》大眼目所在，一要也。「毋自欺」三字，分明指出下手功夫，明德親民，不離目前，便脚踏實地，真《大學》止至善關津，一要也。然要雖有三，其致則一悟。欲其一，又當明辨其三。自讀《觀我堂集》，愛之信之，不復有疑。蓋大旨既同，其條目自然不遠，一字一句之間，在乎以意逆志焉耳。近見大略如此云云。

《大學》蓋孔子垂世之章程，亦孔子印心之符券。要緊看二百一十五字，其他則皆曾子之文，所以傳此者也。經文歸宗止善，落

脈修身，直將性命經綸一手提撕，管宿於此。正誠致格，總之就條理言，故無自欺。與絜矩雖甚喫緊，總之就用邊説，隨方指點，往簡可徵矣，亦未嘗不以「無自欺」同「求放心」之別。自絜矩兩字爲一貫之異名，必若按依《大學》而考尋之，則誠有毫髮不容，以僭差紊越者矣。所謂入手一箇知止，合頭一箇知本，真可謂不傳之秘也。無怪乎曠二千年淪晦，以至於斯也，則真所謂學之綮要，而經之宗竅也，惟翁更一揆之。蠡管之測，既荷不鄙夷，一字一言，何妨同異？然寥寥宇宙，志同學契如翁，更有何人？又不敢不盡其愚，伏惟亮察。

與涂及甫書

世外之身，業已竄栖海畔，猶恐其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影響之昧昧，尚有聞於人也。故居漳不入漳城，徙莆不入莆城，而越居於蓁叢茀草之隈，直以世外之身，處於世外之局。此豈有一毫避世之心？蓋道固當爾也。市廛冠蓋，何與吾事？顧身所究者，一體之宗；而迹所持者，獨養之道。公方肩荷世道，以生民之休戚否臧關其念慮，得無笑此耶？爲愧爲愧！

淄澠混合，易牙嘗之；宮角乖疎，嗣真辨之。故學問最謹者，在毫釐之間。三聖人之所與孔子不同者，豈緊千里之遠？金銀銅鐵，攪亂已及百年；油麵水鹽，混合一團，罔知攸擇。出見紛華，殆非歆豔之奪心；談天雕龍，直是榮華之可玩。晚成《大學》，洞燭千年；砥潰障瀾，默如有待。一是百是，可容別作幫添；千差一差，直是無方救藥。陽明先生所云「學公學公」言之，又曰：「求

之於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未敢信也。」予舊亦曰：「學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誰敢私之？」是曰是，非曰非，予豈好辨？予不得已，蓋奉天之命也。此汾陽禪師所以謂「杖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而吾老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也，蓋到學上無師之可讓也。舊《答獻和書》又曰：「豈獨不讓師？到學上雖君與親，亦不得而讓也。」惟其是而已矣。以公高卓，而又加以沉邃之養踐，更中外往復參研，其於洙泗之宗，必有覿面孔、曾而聆其指授者。儒衣儒冠，人皆孔氏之徒也，亦共究孔氏之學而已，有何私焉？舊復有語陳永寧公，必聞之矣，謂楊曾著眼後，豈可謂更無遺穴造化？容亦有秘藏之，以待明眼之採擇者，吾有望矣！吾有望矣！

拙刻數種侑納，輒以當邊海一芹，必取次讀之，而摘其疵瑕以質。

答廖純初書

手書遠辱，副以清儀，滿幅皆志學濃情。悵悵於守官羈束，似不免將仕與學作兩樣看。舊曾感一友人争會堂者，偶詰之曰：「吾不知夫子之杏壇安在？」其友曰：「在兖州。」予曰：「非也。」其友曰：「夫子魯人也，杏壇不在魯而何在？」僭答之曰：「夫杏壇何常之有？師弟子相與講學於洙泗，洙泗固杏壇也。講學於宋、衛、齊、楚，宋、衛、齊、楚即杏壇也。被難於陳、蔡而絃歌講頌不輟，陳、蔡亦杏壇也。又不但此也，宰中都而未嘗廢學，中都非杏壇乎？官司寇而攝相事，未聞廢學，公府非杏壇乎？知杏壇之無有常所，而學尚可以時地分乎？」以公之純心古誼，惟毋以此意介情，即迥然開一眼，豁

然見一天，視眼前之丞尉，即朋徒、胥史、黔黎皆子弟，案牘文移，即同典籍，詞訟、錢穀、甲兵即同和鑾琴瑟。而一切日用起處，乃步步可以考成課績，不爲空閒度矣。

榮陞假節視里居，固無以異於當官，而兹視當官亦無以異於居里也。乃真可云經世實學，直於攘攘紛紛中，透關性命，而不復作二乘解矣。恃愛敢以質，復并以爲謝。拙刻三種侑緘，希覽入。

答陳永甯書 名致和，樂安人。

身到學俱，罔容空缺，旨明義暢，人各有良，其有不煥然興起者乎？永甯雅飭端嚴，衾影無怍，積五十載密修，蓋非一日，而又以稀齡邁往，併精一志於孔、曾之宗。卒歲窮年，兢兢然煅煉渣滓無餘，吾固快玉溪之有此舉，而知永寧之必不爲徒然也。

泉士意氣，屬爾蒸蒸，且多儁異之稟，固宜其相悅以解。諸友書至者，亦共頌歎，若爲慶有遭除，却明學淑人，挈出身子在天壤間，他尚何事？即再爲之淹留十許日，何往而非實課？玉溪倘能來，真可稱嗜學，不獨爲寥落，幸此中已潔舘俟之矣。敦稷雖在病，國初雖在鄉，必一招之使出。皮國範，吾愛其氣骨，留泉一日必緊。予行未確期，即未可以定報。要之建州非莆比，則雖不得面於南臺，固可面於建也。閩中烈丈夫，予必以君佐爲稱首，乃志趣之不克諧合如此，此真是宿生之緣數淺也。所謂君佐豈欲外，見羅不得不外，亦只得任之聽之而已，可奈何哉！

正學堂稿卷十七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十八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後學泰和劉一陽鋟梓

答夏台卿書六條

頃以武夷界近，謂公有可過之理。兹復還寄海陬，間關道路，真昔人所謂「雁來猶不度，人去若爲情」也，吾於公豈復爲望？質齋、謙齋、點蒼及令表各寄書俱到，大率此學只捉定修身爲本，而將視聽言動於此管歸，最爲要訣。只揭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性學也」之句，朝夕玩味參詳，最有情趣。諸凡異趣之學，雜駁之說，幸姑不以湮耳慆心，庶幾哉精神不致散越，學旨有可入頭。儒學之難，難在平，而世之學者，率以不平之見求之，所以愈騖而愈遠也。揭修身爲本，已視不足，更說性學也，益復茫然，不知所解，此學所以真難言也。諸簡未答者，并檢答之。惟肯就此數言者信而佩之，如執玉捧盈相似，落實就日用間檢勒體勘，將有不煩詞而義足者。而諸所云云者，皆剩語矣。

又

從上經書，固無一字不是說工夫，然未有如《大學》之詳且盡。從上多賢說《大學》，固隨見所及各有得，然未有如鄙說之詳且盡。挈知本爲立教之宗，指至善爲至命之脈，而又本歸修身爲之落地，和盤托現，復何

過此？頃答陳哲甫，引「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謂予嘗最愛此，不但畫出夫子一箇太和體段，而又照出夫子一箇入靜端倪，真敻然與禪家別樣也。味來簡所云靜坐一段，似合下與孔宗別了塗徑也。試將申申夭夭一段氣象味之，看是如何作法，即可以照知其受病之所由來矣。

又

聖學肇自虞廷，演於洙泗，精一止修，如符如券。敬義兩字，即其異名，但要識宗趣所歸，而後落根有地。明道先生所云「敬以直內，所以義以方外也」。又曰「若以敬直內，便不是」，可謂得其髓矣。「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則真所謂敬之訣法，而義之樞機也。謝安之汎越溪也，契不聞之乎？風高浪湧，人共危之，而彼吟嘯自如，舟人以渠爲悦之也，進而不止。安徐語曰：「如此竟安歸耶？」舟人乃返棹。姑以此意推之，如簡所譬行路云云者，似敬與義兩失之矣。

又

療病者有對治有扶元，果其從本立宗，無有滲漏，自能從止發慮，不至參差。予說「顏子不遷怒，謂是不遷於怒也」，正是此意。所謂扶元之劑，不待其病之至，而自得先手也。然世情類可笑，往往當大庭能不怒，而處燕居則怒；對賓朋官長不怒，而處妻子童僕則怒。如契所云：「多怒者得無類此乎？」先襄敏曾答一友人最好，曰：「以予觀公，大率是就好發性處，便無有了禁制也。」

善體之，亦可以照知其對治之一方矣。

又

往答李汝潛，謂物有本末之本，其本亂而末治之本，尚是將本與末對説。修身爲本之本，此謂知本之本，直是只有一本，無別有末。故曰格致誠正其功，齊治均平其事，家國天下其所處之方，真合心意、知物、國家、天下通爲一身也，亦何本末分別之有？世之用格致者多矣，疾徐甘苦，加減稱量，問之曾有一爲修身爲本而設者乎？所謂「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正謂此也。而非謂析心意知物如外物，然而將身與之對看也。諸所問者，似多不必問；諸所疑者，度契簡發後必已悟，不復待解矣。

又

若網在綱，乃有條不紊，孔子千方百計，就攘攘紛紛地爲人指出宗竅，如振領提綱相似，格致有何難明？只爲不以修身爲本之故，懸空講之，所以多來辨説。講格者固至千般，談致者亦幾百種，而賢尚有歉於區區之未曾下語耶？知無障蔽之謂致，物各止所之謂格，此亦有何難訓？惟不以修身爲本。總之就字面上解釋，意識邊擬議，而無所裨於實事也，其亦何益之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面在酬物上著功，卻又一面要如見如承，忠信篤敬。一面要行乎州里蠻貊，卻又一面要參前倚衡，未聞其兩相爲悖，而何疑於知止。頃所謂「止此於內，致此於外」者，特以學之弊端在此、關鍵在此，不得

不激切言之耳。而賢乃見以爲礙乎？體之。

答羅汝存書 名懋忠，豐城人。

簡至，悉惓惓惟師與友打併一家，豈伊休戚之關，樸實頭否臧一體？未有弟子之不檢而能有光師門者，未有師範之不端而可委身寄命者。公山佛肸之往，則子路必正言其非。昭公知禮之譏，則巫馬期必指實以對。此其義蓋有二焉：一則恐師之陷於匪彝，學將爲之不光；一則恐言之無端，情或有所壅而不達。必八字打開，朗然洗滌，俾心跡如日中天，而萋斐毫無點纇，乃無忝於生三事一，相勸相成，以共躋於大道也。聞謗不戚，即是路人相看；有過不規，即同秦越之視。此末俗滔滔，不逼真學爲聖人，苟以相媚説者，而吾輩可蹈之乎？外述動静兩幾，體會殊見深密。顧乾坤二體，作實就身上指點，作何辨別；專翕直闢，作實就身上照瞭，作何端倪？心性情才，最爲細微矣，吾尚能爲契分剖。如簡云云，則吾於静時，固不暇爲專翕揀擇頭面，而於動中，尤不能爲直闢指點鋒芒。分得來已覺多了一事，若分不得，不無枉添縈絆。喫緊知本，如此云云，乃直爲傳註所縈纏，可以當光景之描畫，而無裨於實事也。不意吾汝存乃尚作此解？

予境苦甚矣，邇復益以孫變。人世遭逢，復何過於此？易窮則變，否極泰生，念自丙子患目後，閱此二十年間，何曾有半步好光景耶？稍稍慰心者，惟是父母啟攢一事，得免於水蟻之患。欽賜之山，禮當奏請，因而乞假歸送。天王明聖，庶幾其有俞允之理。外所説者，比于横逆，道蓋不同。蓋所

宜奮然申義，不可概暗默，引以自反者。同室鬭且有披髮纓冠之情，而况其等而上焉者乎？

答梁幼甯書

別去戀戀不忘懷，業已具簡，託之陳抑之轉致於僊里也。書逗遛而使者至，啟緘把玩，高志遠期，披吐肝鬲。宛然如謦咳之相接也，飄然若千仞之翔鴻不可藪澤視也，毅然欲直闖洙泗之門庭，而與三千、七十同其揖讓也，何快如之！瀕行款語，灼然佩紳，次第施爲，中倫中理。如此歸里，真不爲徒歸。如此罷官，真不啻有官矣。如此而返，山谷之間，不爲空寂。如此而樂林泉之勝，不爲漫遊。吾於契真有望矣！

孔、曾《大學》，未易承擔。知本宗傳，千聖秘密，經綸性命，一手提衡。洙泗唐虞，應時展措。此堯舜之所以達而在上，化被萬國，功不爲多；孔、曾之所以窮而在下，化止三千，量不爲隘也。惟公卒勉之。

純顯較精神氣力，似當讓公。而較學旨鑽研，契當諂純顯。塤篪協奏，敲唱相資，十載之間，知海邦鄒魯，不獨在於古，而又將見於今矣。王槐亭書檢不見，豈瀕發偶遺忘耶？附數字見情，希轉致。

答張文石書

來教云：往者碌碌，每恨日侍左右，竟不請叩一二要語，以燭行途。邇來雖竊有志，終爲習見所障，不能遊于大道。不識老先生肯惠一言，砭其愚昧否？止修之義，明白了當，更無可疑。

但真止真修，卻恐世間人忽忽混過，未有當下承當，以副老先生提宗挈奧，開示後學之意。邇聞來學者多，其間領悟心印者有人否？ 老先生爲千古學脈，固宜廣其法門，而亂德無忌，容亦有竄入其中，老先生必有以別白之，使無滋蔓可耳。 俞使行促，所惠教言未及遍讀，不敢條請，尚容再啟。

頃乘俞使便，幸海陬之枯寂，乃亦有翔鴻也。 廹不作書，輒以刻代。 湍承惠報款款，然謙己之意，愛友之情，衛道之念，交至而互發也，幾滿幅春温矣，感何如也。

念僕於丈，雖幸有交締之緣，而形局孤睽，乃適當沉墮之際。 無徵不信，矢口何當？ 方日凜凜焉，痛砭深懲，以學爲諱，而可爲口說空騰耶？ 修身爲本之揭，必實在，可信於家邦，可徵於蠻貊。 彼其時所處者何地何時也，此其所以爲愧。 昔人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猶比肩隨踵而至。 止修揭出，直下承當躡跡孔庭，希踪曾矩，誠爲不多其人。 然自昔聖賢，懇懇諄諄，夫豈得已哉！ 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豈有一箇字不是愛成之心？ 然亦豈有一箇字不是勉强之法？ 大率皆是爲未悟者設，而非直爲已悟者作獎掖褒許也。 皇皇汲汲，總不爲私；廣生大生，曾無寧軌。 天成鄒魯，未之嘗聞；爲佞栖栖，夫豈得已。 此孔子之心所以見譏於當時，而有開於後世也，惟丈更體此。 文章節義，士尚所歆。 欲立欲達，分量未滿。 與其潔也，歸斯受之。 自道自成，不逆不億。 又自是無類之盛心，曲造之門法，無可奈何之苦念也。

辱教及，更有愴於予情。《正學堂稿》，

蓋居漳三載敝業，業已屬友人致諸左右，知必俯賜覽裁，惠示砭箴，不我遐棄。

答鄖陽兩學諸友書宋甲東等。

萍梗西東，枯榮失得，十載之間，經涉多狀。一過不復留，總視之如夢中事，不復記胸臆間矣。惟此憂學愛友一念，百窘千摧，卒無變革，況僊鄉士，又往所日勤切琢，嘉惠之至者乎？廖生來，傳致手書，自宋友下，合凡五十餘人，孜孜問學，款款關情，吾固有以諒多士之念之不我殊也。

修身爲本之旨，往揭之如日中天，諸士友聽之亦亹亹忘疲，如飲醇嗜炙。學宮一會，班序説經，言人人殊，如出一轍。旨融義洽，心曠神怡，充堂鼓舞，不復知太和之氣，乃獨在唐虞洙泗間也。假令天玉其成，磨以歲月，則鄖襄士子，其有不彷彿鄒魯者乎？往矣無可恨，每謂身到學俱，若以當塗之去來爲此學之廢興，是全副當精神，總在人分上著眼，於學宗傳，去之遠矣。書到傳觀，幸共奮拔。會事之曠廢者，即刻興舉之。友朋之渙散者，即刻聯屬之。志意之頹靡者，即刻振刷之。檢修之疎闊者，即刻懲創之。開口只以四字爲提，毋作他説；斂襟惟以四字爲念，毋俾他馳。以此行乎家，以此通於里，庶幾哉雖在千里外如覿面言，如侍師側，而往所爲諄諄日勤諮叩者，乃不爲徒托空文矣。勉之，幸甚。

兩庠友各寄《正學堂稿》一部，《大學約言》五部，《哲範》一部，幸轉致互觀之，并按籍循次講之會中。有得有疑，乘翼之良，另以見質。時在戊戌新正之初九日。

答施民菴書

「千佛出世，只怕人不發信心。」古有是語矣。只信根不立，即四環周孔，洋洋焉日爲之騰道義之言，説得耳聾舌敝，亦祇以成鳥獸好音之過耳，何者？則植根之無其地也。雖然，此特自聽受者言之耳。至於傳法救迷之人，則豈容緣此少生倦厭，即不信之愆尤，當兩分其任矣。此自昔聖賢所以只信得自己，滿足得自己的分量也。試觀衰周之際，以孔子如許大聖，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上説下教，轍環周流，乃從遊者數止三千，速肖者僅爾七十，卒之頂針頂脈得宗者，僅一顏、曾也。然在孔子分上，則何嘗敢存半點厭心？亦何曾肯餘半點歉分？假令其時少存倦厭，有如來簡所云，則彼其時詆排譏貶者，信可鄙於無人，將令百世下何所賴，而爲孔子者亦直以貢高自了，真所謂「果哉！末之難矣」。

浮生百歲，數止區區，越歷無聞，及時勉學。旬中歧望，正有訝於杖屨之疎；因病致稽，又自是勢不得已。而非丈之果於忘世薄時趨而爲之，少存倦厭也。近刻一部，蓋居漳三載敝業也，輒附呈，惟覽入。

答楊惟謙書 名大有，建寧人。

轍環周流，世每錯看了夫子，以爲干主之用。果若云云，不幾爲貪緣奔兢之尤者乎？而又何以詆末習之滔滔也。致將莫知之歎，亦同此解。不意吾惟謙乃能知之也，謂歎人之莫知此學也。不然，則所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者，於莫知之歎，果何當也？此誠學者喫緊所當分別的路徑，

就爲學者致心立命之根源。舊每謂人分上再無工夫，故敢斷以「人不知而不愠」六箇字括盡知本竅妙。謂一部《論語》只如此看，豈有孔子而乃肯存半點出位之思，作人分上解耶？

區區所處地，誠爲窘苦萬分，六年匏繫矣。謂於夫妻子婦，一切無情，自非人理。必欲以此少摧折、事扳援，即没齒螻墮，亦終不能破觚。以此易彼，所謂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所謂法度者，豈在外哉？自律之而已矣。此亦所謂可與天知，難概與夫人言之者也，因問一及之耳。鄙事既如斯，契事可知矣。所以處己者如此，即所以爲契處者，道可概見矣。大率守道之君子，不得不拙；已拙矣，不得不困；已困矣，只合堅守道之初衷。豈宜易困衡之拙操，嚴分路徑，定落脚根，蓋是吾人要緊事也。故曰即此便是致心立命之宗竅也，惟體之。

山房初建，屬當事始，匡嶽此舉，亦云盛心。友朋赴者，所宜展拓胸襟，濯新志氣，爲此學大有闡明，是即所以爲山靈助發光彩也。惟謙能往，則面勗之；如不能往，必簡致勗之。

答劉肇稷書 名夢斗，同安人。

周士貴，非獨上貴之，士亦自貴焉；秦士賤，非獨上賤之，士亦自賤焉。彼其時夫豈無遯逶迤之深谷，採芝實以療饑，超然於物外，如黃綺者乎？彼烏得而賤之？信哉是士之自賤也，咎不在人也。

簡至，知能同衆赴考，而不同衆哀籲，少存品地，而不甘群于墊溺也，爲可取也。大率流俗拔得一步出，即本立；脚跟站得一步

定，即身修。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無細不檢，無微不察，一切站定了脚跟，而不淪胥於汙染，即蔚然道誼之風規，超然狂狷之選矣。嘐嘐慕古，踽踽卑今，夫豈有他長，而聖人取之乎？則以能不同乎流俗，不合乎汙世，而可誘進以堯舜之道也，惟勉之。勞進數定，果其可以卑賤而得，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矣。如不可求，祇以喪己。此孔子所以甘疏水之供，而鄙不義之富貴，謂於我如浮雲也。

敦稷不知何時至，計不出此月。肇稷果有心，書到，言行山中。見有興化黃友在，蓋卓然以學爲志，而不雜他腸者也。共一煅磨，亦何必取定魏友，乃爲進止。

答吴學親書 名道楫，龍溪人。

每謂仁聖非難，不厭倦難；聖人君子非難，有恒難。有恒者其心，不厭倦者其用也。果其無倦厭，即仁與聖自其分内事矣。肩當氣力，一見賞心；日見之行，請事斯語。直以授受之親承，轉爲里黨之化導，不復作顧瞻遲回。蓋面埋頭之態，此學親之傑志，所以夐異於人群也。修身爲本四箇字，言之甚易，行之維艱；語之甚平，究之無底。孔子將二百一十五字，遡源徂委，羅絡性命經綸，管宿于此，斷以崇品編氓等級，千層一手提撕，共爲肩荷。堯、舜、禹、臯，則學之明于上者；孔、孟、思、曾，則學之明于下者。由今觀，豈有一不滿其量者哉？在學者善自取則而已。上蒼不孤負孔、曾，孔、曾不孤負吾徒也。

紫泥、東山地雖遠，尚非遠高堂，雖景邁有方之遊，亦不病遠。進而與師友共涵濡於一堂，退而與子姓親朋互磨砥于室，而又按

會之期，合里友于會，所以共切磋磨礪也。無間暑寒，無替終始，本之以有恒，要之以無倦，則聖人君子，固吾學親之分内事也。鄒魯之盛，且將復見于今，而諸賢不得專美於前矣。

虞生尚在此，此其身行檢飭，無玷學宗，而負荷肩當氣力，以視學親略等。至其地尚賢崇德之風，倡興率作，又似易爲力也。其來也意非徒，其去也必不苟矣。浙、閩非遠境，學親試耳而炙之，可容怠廢。

答丘士元書 名調鼎，莆田人。

居同里閈，未必相知；韻味果諧，千里如面。顧予涼德，其何以堪？乃儼然正弟子分于千里外乎？播種者所貴食實，然灌溉培植功力在初矣，此仁者所以先難後獲也。九仞不及泉，誠爲棄井，然未有不勤事於始，而取穫於終者也。只步步守定四字符，如履繩蹈矩相似，日就月將，自漸見緝熙光明之益。脚未踏門，汲汲焉以悟爲講，則過矣。初冬果能來，甚善。《約言》一册侑覽。

答長子慎書 名維機，晉江人。

黄汝潔將到昆季手書，矢不失足于鄉愿，迷心於空寂，期共鞭勉底成，以爲報酬之大也，偉矣！吾復何云。顧此蹊徑之差殊，乃僅在于杪忽毫分，潛伏根裏，未易識別。有終日玄言，而片詞隻語忽不覺其涉入于佛，即此便是釋之本色發露也。有終日禪語，而一知半解忽不覺其涉入于老，即此便是老之本色發露也。吴人之仕楚也，十載不

一歸，化于楚矣，及病而吴音見。當其未病，不但人以爲楚也，而彼亦自忘其爲吴也；不但人不知其爲吴也，而彼亦自以爲真楚也。及病而吴音見，乃知向之爲楚者膚革也、皮毛也，其腠裏骨血則猶然是吴也。故辨學之端也，必究到蒼素的本色，而後染净；伐學之病者，必刻到吴音盡絶，而後楚純。世之攻文者亦類此矣，所以不能名家。往往踵他人之步驟，而襲其詞句。即不襲其詞句，亦必倣其氣韻聲響，宛宛轉轉亟涵濡，以爲吾乃善學《史》、《漢》者也。譬之至死終不改吴音也，則猶然是吴也。故學儒者必純乎儒，學釋者必純乎釋。不純乎釋而效顰儒語者，非高禪也；不純乎儒而拾唾禪譚者，非正學也。

檢來章所以辨析宗竅者，亦既苦懇矣。所以詆排攘斥，痛自抹掇，爬搔必期净盡，以誕登彼岸者，亦既奮拔矣。而强半皆禪語也，猶之志楚終不免爲吴音也。洙泗簪紳，葱嶺血脈，往固笑之矣，而契昆玉可蹈之乎？惟子慎察之，并以抄寄子環。蓋予例不通京書，守株瘴海，固窮甘寂，直以身處于世外。雖以令兄最知契，亦不欲爲多發也。

答管東溟書

岵雲丈將到手書及大集，并以《孝經疏義序言》展誦紬惟，不勝感服。宇宙廣矣，撑柱者要須有人。斯文擔重，負荷良艱，此所以從來代不乏人，而亦不容多有。僭每以弘毅兩字爲曾子悟門，直從承當《大學》而得喻，同扛鼎般一頭軟脚不得，如翁真其選矣。

《疏義》之集，自謂之少有效於孔、曾，俾仁人孝子，有所據依循習。頃荷慎丈序，已足表章。翁復深探孔作之懿沛，發言外之

旨，以開啟下學，上達宗傳，俾不僅僅守轍循塗，而直緣聞入悟，以誕登於覺岸也。其有功於是經甚大，豈獨爲《疏義》光寵云哉？此弟所以既有感而又愧且服也。弟每笑夙生於曾子，不省是何緣法。既於《大學》爲之婉轉發明，而又於《孝經》委曲爲之疏解。自昔開口説孔、顏，或曰孔、孟，而予獨諄諄説孔、曾。然由尊聞行知一脈考之，則從遊者雖滿足三千，速肖者已踰七十，卒之頂脈承宗，由曾而思，由思而孟。俾洙泗之學，如日中天，而六籍之垂，有如符券，則信哉是曾氏之功不可誣也，蓋自守教始也。餘並寂寞，誰其詞者？孟氏最善體會，故宗孔尤篤，衛學尤嚴，所折衷者乃僅在於杪忽毫分之差，而所判決，乃直底於無父無君之甚。夫楊氏豈無君者乎？墨氏豈無父者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人至聖品高矣，乃尚曰與我不同道也，則何其辨之嚴也。非辨之嚴，蓋閑之不得不力也。惟如此，故得一脈頂針，如祖父子孫嗣續承傳，自開闢以到今日，罔有續絶。不然，生心害政，發政害事，將禽獸偪人，人將相食，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孟子何能爾？則自曾子之守教始也。故於今世如欲明學問，則必以孔子爲宗，《大學》爲案，曾子爲法。翁誠具有洞視千古之眼孔，羅絡宇宙之胸襟，而於《大學》一章經，乃獨有漫視之者。僭每謂儒學的有宗，舍《大學》則孔學尚無傳，六經删述，功至矣，非《大學》則孔宗尚未著。習傳循誦者，大率見一班，只不覩學之全局，不透學之命脈，畢竟尚是門外漢。此子貢所以謂「得門或寡」，則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此答許敬菴語也。不繫「子曰」，正可驗得是孔

子親筆。明德親民，止至善，顯然模範一箇大字，豈得謂以國之所以名學者名其書？孔子尚矣！著作不啻富矣！曾子亦非少，只《大戴禮》所載《立事》，至《天員》滿足十篇，合以《大學》、《語》、《孟》、《禮記》、《孝經》、《説苑》，頃抄之，裒然一大集。謂孔子惡文勝，贊易外不自撰一語；曾子以守約，故生平不筆一言。或者未深考，因而斷之曰「孔子不作經，曾子不立傳」，得無張主太過？十翼垂文，半繫「子曰」，又豈得謂半爲孔子筆，而半爲記者言乎？孔穎達蓋最爲博涉之人，其去曹魏尤非遠。唐初諸儒，與有聞於龍門旨者，其見地率非賈逵輩所及。石經「嗅」作「戛」，蓋文公語，何所憑謂石木非所見？陽明於此尤注心，安知其不參校諸本？乃畢竟以註疏本爲正。然此尚是末上解。

僭每謂理可憑者，吾惟斷之以理；學可印者，吾當印之以學。焚坑後，簡牘大率支離，石刻何時？豈必孔子自勘？要之義順文從，較自多者勝耳。此諸賢之所以屢經校勘，畢竟以註疏本爲宗也。區區誠淺陋，豈有護私之心？而於翁尤不樂爲異同之角云然者，真有悵於宗盟如老丈，固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將斯文之標準於斯在也。即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病之不爲少矣。翁豈得僅有取於修身爲本一言乎？僭每謂二百一十五字經文，喻如造物生人，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減，亦一字不可移易互換。明得此，則《語》、《孟》、六經皆其註脚。明得修身爲本，則一部《大學》又其註脚；蓋必如是而後謂之全人，故亦必如是而後謂之全學。世所傳石本，未論多謬，只經文中缺却知本兩言，於學宗傳去之遠矣。故緣此自謂知孔子最深，而緣此服孔子亦自以爲最至。夫孔

子何如人？乃有待於鄙生知，亦何屑於鄙生服？則以爲不透其宗，則雖名曰知孔子，猶然在藩之外也。凡此皆一切已見刻中，語不爲翁發，惟感承奬掖，謂有關於學問興替之機，不得已一誦言之，以備翁採擇，諒翁不罪其愚。至於世學流弊，蓋從古之所不無。談天雕龍，假仁借義，淫名僭號，賊世誣民，爲天討之所宜加，聖世之所不宥，允有如來教所評。然學術之《春秋》，則豈易作乎？「我亦欲正人心，熄邪説，放淫辭，距詖行。」最有擔當者無如孟氏矣，亦不能離身一步外別有科法，亦惟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故楊雄欲不觀非聖之書，而董仲舒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當一切禁斷。蓋必如是，而後道術可一，風教可同，斯民靡有眩瞀遷惑。人宗鄒魯，户法孔、曾，而邪慝可永無作也，不知翁丈謂爲信否。

太素丈所寄書竟未到，玆幸見大刻，并領序言，爲慰矣。素丈非他比，固翁里戚而弟知己也。迂左之邦，魚雁浮沉，一至於此，是可嘆也。弟己亥秋已徙莆，以莆縉紳先生合凡五十餘位，以書院新成，走友敦延，司其教事。故昔居漳，今居莆，總之世外之身，固窮甘寂，斷絶市廛冠蓋，煢煢然敬守四字靈符，以無辜有道之眷，無忝於儒者家法，以苟免尤悔而已，不足道也！不足道也！風便，謹此附申感謝，不盡欲言之忱，惟心照。

正學堂稿卷十八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十九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後學泰和廖同春鋟梓

答金我玄書

來教云：某蚤歲從學，浮沉仕路，蹉跎歲月，義理出入，有負平生。晚得老先生獨揭修身知止之論，然後知獨見本源，非懸空水底撈月者。今之講學有二：有主悟，有主修，愚生謂學以悟爲入門。悟者，悟其所修，以修爲實踐；修者，正修其所悟。非兩而歧之，以悟而證修，以修而證悟，此合内外之道也。

又有分頓漸爲兩門者，老先生所重知止者，莫不是悟否？所揭修身爲本者，莫不是修否？方馳瞀于迷途，未知究竟，惟正法眼教之。某沉溺簿書，即道學宗主，咫尺在望，未能一造廬而考德問業，况尚友千百世之上，而與聖賢爲徒乎？益愧其「曲士不可以語於道」，局于量也云云。

古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何謂之可使由？則梓匠輪輿之能與人規矩也。如何不可使之知？即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悟者何？巧是也。止修兩法，則聖人之所與人以規矩也。一步止而能定，則見一步的光景。再步止而能靜，又見一步的光景。三步止而安，四步止而慮。一步進一步，一節悟一節。進無窮則悟亦無

窮，故悟亦與此學相爲終始也。非所謂一悟了便無復有事幹，如世所説云爾也。故要緊在明學，學果明，則所由者皆正塗，所見者皆實境。寸累銖積，水漸木升，計歲考功，如持左券。此孔子所以由十五志學，積而至于耳順從心，塗轍不殊，而光景日別也。

諸事可以憑意見，惟學不可憑意見，譬如靈丹一粒，直將點鐵成金，徑竇旁開，致有三千六百。所謂學僊，須是學天僊，惟有金丹最的端，而可二言之乎？往語不云乎「不知後之學者，何故欲明孔子之學，卻不肯循孔子之教。」濫觴於始，以致瀾倒於終。若依著《大學》揭出修身爲本，而以知本爲歸宗，知止爲入竅，格致誠正爲修之之功，齊治均平爲修之之事，家國天下爲所處之方，則人有依據，學有準繩，將令舞文弄智者，到此無所容；奸説妙談玄者，到此無所開喙。又語不云乎：「前此所以誤，只爲不知知本爲《大學》立教之宗，知止爲《大學》入手之竅，修身爲《大學》歸止之的。」所以訓詁辭章敝于宋者，固以格致爲宗，而喚起天下曉得求心；振於明者，亦衹以致知爲奥。故由舊説，則要緊全在格致，而知止甚輕；由今説，則立命歸宗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照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此似豁然爲《大學》另開一眼，另見一天，而實則按依孔學之頒布章程，而非敢爲臆説也。允能作如是觀，則如教之所稱，或主修，或主悟，或分頓漸，總之皆不免以意揣摩，離本而談，無所當於實事也。不知我翁謂爲信否？

孤踪流落，已將身世升沉颺之度外。蓋一語涉窮亨，即有疑于出位；片言及理亂，即病不能固窮。而我翁乃尚軫其夙昔驅馳，過爲推輓，欲引而爲艱大之投励勸之戡定也

乎？頃來既以守株，故阻迓前茅，即辰復以懸隔，無因展謁。歲徂冉冉，徒有旌搖，諯辱記存，祇深銘刻。臨緘惘惘，伏惟照在不宣。

答張龍江書 名曉，茂名人。

嶺以西雖均爲往者經略地，而茂、電、石、化之間，則尤其戰争攻奪之所。全副當精神，曾於此竭盡。故得蠢爾爲讎者，無所逞其噬嗑，而沿邊蒼赤，按堵保寧宇，以無增罪戾。至「天命」一章，則又爲貴庠友而講。「好仁」、「仕學」兩章，則爲電、化兩庠友而講。彼其時何時乎？縱横充斥，而吾尚不忘情於道義，孜孜焉爲士友開發也。則又不但投戈息馬，而直於對壘交鋒之際，爲友生談性命之竅矣，亦迂矣。

公見尤卓者，閲兹二十餘年，不忘舊故。專書將幣，賁之寂寥，其氣誼誠有以過乎人者，領之感感。苦病之劇，處地之拘，所以一向杜門，邇暫一出，旋復返扃。蓋積苦傷心中氣之虧怯者，甚果不堪也。

答吴學淳書 名道濂，龍溪人。

藥以治病，病即是藥。蓋交遊簡則馳騁意消，氣體虧則經營念息。是最失意之中，即最得意之日。此昔賢所以謂「吾覽此病非病，乃教誨我也」。

所舉《南中問辨》，蓋王玉溪語也。正其涖政守官之日，就擾擾紛紛中體勘，而見非避事離群得也。此其所以爲至命之學，而又不離於人倫日用之常。修法何以非粗？蓋真修只是止也；止法何以非寂，蓋真止即是修也。古所稱「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最

足以盡此妙。然非覿體涵濡而有得，亦祇爲光景之描畫，口説之空騰而已。要俾守之静者參之動，證之病者徹之愈，根元命脈之皈依者，日錯綜於人倫事物之紛拏，而罔有支離畔援也。乃爲不負斯語，而即病是藥，乃信鄙言之非妄矣。往玉溪方鋭進，郵筒中日遞發，縷析條分，動盈數帙，彼其時何時乎？詞訟錢穀，其小者也；兵務夷情，如麻似粟。而彼直以信向之專，而磨礪之篤也。故日邁月征，而罔容頹惰底止也。故往以刻之鄖臺，頒示彼中，學者今安得有這般人，惟學淳勉之。果其志存於明學，則玆所處地難易，又不待較而可知矣。

答龔子典書 名文衡，莆田人。

世間未有無事之人，三千、七十，環轍周流，夫豈無家而學？則所重者有在也。最難堪者，莫如飯疏飲水；最不可支持者，莫如陋巷簞瓢。振襟肘見，七日不火食，窘貧者莫有過於斯矣。然且歌聲若出金石，傲然自足，而俾結駟連騎者爲之斂襟而氣沮也，則何其意度之不群如此也？只爲後儒偶然道出句「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妨」，而後之學者少未忘温飽之情者，輒依以安身立命。不謂之俯仰無資，則以爲饔飧不足，直將全副精神，斂而歸之斗室内，以狗蒙求之數子，爲斗升勺合之謀。假有孔、顔出焉，其窘貧有過今人，明矣。道或不出於此，微獨孔、顔已也？

慧能何等人，固採樵之輩而負販之夫也。一聞經言，喟然憤發，感客資金，遺之養母，間關問瀌，大啟南宗。至於今萬古日星，爲禪赤幟。而今學者號稱有志，乃直以區區

農圃規圖，爲學較量，亦見其計之左矣。假令孔、顏而作此解，即一人之頹墮，不足惜也。將令萬古如長夜，豈不痛哉！以子典非庸者比，故感來書而肆及此，惟毋怪。

答曾惇吾書十一條❶

一緘開拆，累牘連章；披腎瀝肝，字字親切。非念友真、慕學篤者，疇能及此？展誦紬惟，既感且服，而又重以愧也。

學必以孔子爲宗，《大學》爲案，譬如萬國殊軌，必宗於京，庶幾展轉驅馳，無眩塗轍。丈試觀洙泗後，以學鳴者夥矣，其爲旨果一乎二乎？所以者何？則以不靠定孔子作主人，尚其私家爲之學。甚至抉摘經文之一目，而和會己見，以緣飾之，曰：「孔道固如是也。」此所以竟千載不明也。故敢斷以二百一十五字，喻如造物生人，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減，亦一字不可移易互換。知一肢不可以概全體，則知一目不可以概全經。知本者定性之樞也，知止者至命之奥也，修身者歸止之的也。格致誠正，則所以修之者也，所以止之者也，丈意以謂然耶否耶？允能作如是觀，乃斷知性命經綸，合爲一轍，虛無寂滅，無復他岐。而瑣瑣支離訓詁，與刑名駁雜，又烏足挂之齒牙間乎？

諸承教者，一切依傍孔宗，毫髮差殊，次當融渾乘暇，各訂數語。其下疏見副封，取聽裁擇，更祈將經按依鄙人考次，往復千迴，必有豁然能得於意言象數之外，超然若神遊於洙泗之門庭，而聆其謦欬者矣。尊目誠未安而以玩，考次蓋甚簡，他文字悉屏去，而併

❶「十一條」，以下共十條，當係計數之誤。

精游泳。此亦甚易，到得機豁旨融，即所以養性靈而廓全明者，道不越此矣。漳地雖遥，何日非覿面？亦不必悵悵於縮地之無方，千里之難於命駕也。

又

《録》云：時止止，時行止，而後謂之知止；動亦定，静亦定，而後謂之有定。

《敎學録》不云乎：「説知止，便是止歸於善。」果其止歸於善，信哉無往非止。離善以求止，非空寂即把捉，烏在其爲知止？定性兩字最要善看，蓋是就體上看而非就境界地分上作分别也。所謂「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正謂此也，與「定而後能静」字義蓋不同。

又

《録》云：曾子得夫子知止之學，故能自反而縮；孟子得曾子自反之學，故能養氣知言。總謂之不動心，故曰：知止而後有定，而後能静，而後能安。定静安非心之不動之謂乎？

止者至命之極，故孔學以此爲斬關第一義。如種必落土，築必固基，而後定静安之妙，以次而相生，而慮從此出矣。成就來果然只是箇不動，然合下的入手卻就要有分曉矣。故聖人以此爲經世之樞，入竅之祖。微獨曾、孟，即凡在洙泗者淺深若殊，詣其宗趣，不越此矣。此載在《論語》，可考而見。

又

《録》云：一日走趨書房，問學於汝

欽朱丈。朱丈曰：「李老師常命某將《大學》、《中庸》兩首篇合作一書說來，某未有以復也。子其爲我言之得當，俟持以復老師乞衷焉。」余於是退而思，思而請畢其說云。

舊有語：「聖賢論學，喻如造物生人。」片語隻詞，無有不元氣具足者。豈有《大學》不明，待於《中庸》爲緯之理？蓋《大學》與《中庸》義原備，不得互相闡發明也。故往有激於汝欽疑《學》、《庸》之旨異，故屬之必看得《學》、《庸》之旨一，而後學可與有明也。而非謂必將來逐字句配合如尊教所云也。如此看學問，豈獨誤學，又將誤經。只一節過關不得者，疑情橫發矣；只一語配合不得者，意見橫生矣。此在高明處，似亦所宜戒。經緯之說，原出賈逵，謂是子思一手所作。果令如其所云，亦當如昔儒所云「讀《易》者如無《書》，讀《詩》者如無《春秋》，不可」，云兩相爲經緯也，察之。

又

天之明命爲性，已贅一明字，《中庸》無此也。「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丈試味其旨趣如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丈又試察其機緘如何？下文點此尤明白，不覩聞曰至，微隱曰未發。僭嘗以此爲萬古未發也，豈時乎？察之。論學最要得款項明白，工夫本體，著在經書者，信口道來，一一皆有下落，豈可混言之？舊每謂：「止字是工夫，善字是本體；不覩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慎獨兩言亦同此義。」今曰「止字即獨字」，恐未必然。至所云「知之則不覩而覩、不聞而聞，猶戒懼以

愼吾獨也」，則尤非鄙意之所解也，更詳之。

又

晦翁云：「自有天地來，此氣常運，須知有不運者在。自有人生來，此心常發，須知有不發者存。」故未發者天命也，萬古未發者也，此其所以爲大本也。於此歸宗，於此立極，此《大學》之所以必以止爲斬關第一義也。定静安三字，又以地分言之，非所以論於體也。而乃曰：「猶此性之未發而位於中也。」語殊未瑩，更詳之。

又

《録》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故王先生欲致乎其良；知之一字，衆禍之門，故李先生欲攝之歸止。

有生以後，人即發靈，水陸飛行，用者屬此，知其可廢乎？但不合以之提宗耳。攝知歸止，原是不得已而爲言。蓋以世學誤將止歸于知，故刻意言之，教以攝歸于止，與致字作法敻不同塗轍。譬之雙眼光明，一持之外燭，一斂之内向。外燭者則容有不燭矣，内觀者乃靡有遺觀矣。所謂從本立宗，從止發慮，真孔學之正法眼藏也，而可云鄙淺臆乎？幸詳之。至所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卻又云「知之一字，衆禍之門」，語亦稍激。

又

《録》云：《大學》止至善三字，即《中庸》盡性二字。其至善至字，即《中庸》其至與至德、至道、至誠、至聖、至矣之至。蓋善雖不出於性之外，而至卻渾

涵於善之中。夫善人所同也，至善大人所獨也。加一止字，非學大人者之道乎？

往有語：「《易》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羅天地之法象，聖人以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物括人世之經綸。」《易》本太極，《大學》本至善。故至善與太極，總之天命之異名也。天命之性，人所同也，安得謂至善爲大人所獨？但人不能止之耳。此聖狂之所以異，學之所由興也。至字即同太義，特以表其不群於善惡之雜出，爲本體之至精而至粹，爲學者所當歸宿耳，故曰「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能有定也，而必剔出至字，謂渾涵於善之中，則刻之過矣。

又 《録》云：無善而亦無乎不善，無不善而亦無乎善者，至善也。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稱其至也。

自昔善言性者，只是道得箇善字。此蓋洙泗宗傳，直從悟《易》而得。若曰「無善而亦無乎不善，無不善而亦無乎善」，是將善與惡對説矣，往語有之矣。今有水焉，本無污也，只合道得一箇清字，不可云有清而無濁也；有玉焉，本無瑕也，只合道得一箇白字，不可云有白而無黑也。至欲贊其至極，又曰「無清而亦無乎不清，無不清而亦無乎清」，則舛矣。頃覽世儒書，有謂無善無不善是乃真善，蔽正坐此也。五性感通，善惡分而萬事出，滌之猶恐其不免雜也，而可二言之乎？察之。

又 《録》云：知止而后有定，而后能

靜，而后能安，而后能慮，而后能得，一貫之全學也。後世皆不知而作，而欲求定、靜、安、慮，不可得矣。

往語不云乎：「『孔子無不知而作』，常止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止也。」故喫緊在一止，必止而後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蓋慮從止出也。所以能無不知而作，顏子地分尚隔毫釐，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然絲毫瞞他不得矣。古所稱「水靜則明燭鬚眉」，乃不歸功止而歸功知，去學之宗趣遠矣，察之。

答鄭星宇書 名燿，閩縣人。

武夷覽簡，致庶將有合併之期，蓋建與榕地尚近，而漳則加遠矣。服闋計偕，竟睽晤對。士登至，將到手書，副之鞋襪，敦念於治裝之辰，殊爲勤懇。

世人一子舉即慶有後，而爲之子者亦汲汲然，圖所以爲之嗣續承傳，以無後爲憂之大也。故父而子，子而孫，自開闢以到今日，一脈踵承，靡有續絶。師之于友義何不然？頃所謂爲師者必有可傳之學，而後不愧所尊。爲弟子者必有傳學之心，而後不愧所受，亦名言也。果其無學之可傳也，則不傳之責當委之師；苟其有學之可傳也，則不傳之咎當屬之友。公非真慕學，何取于獄中求師？凜然高誼，末法中希覯矣。至四字頂傳，又如符如券，靡有玷闕。顧所以闡揚而光大之者，道尚不盡此也。遺經二百一十五字，覽之可以見聖心，而況其累牘連章，不勝其宣闡之至者乎？舊語友，謂：「二十載受徒，及此七載之間，于學少有次第。每進一徒，如舉一子。蓋破家囊，即且盡情交付也。」如公則尤其傑然者矣，能忘念乎！能

忘念乎！諸制義更喜不詭時，竚聽捷音，助新道力，旅邸中愧無可用報也。拙刻數種侑緘，希覽入。

答劉質菴書 名禮。豐城人。

來書云：蒙不鄙愚，屢賜開示，敢不信好。顧惟質魯，難以語上。諭入門下手功夫，實覺稍有異同，未能妙契，亦何敢粉飾，以欺門下。僭謂《大學》之道，固以至善爲歸宗，然以修身爲實地，以格物爲入門，亦確乎不可易也。此似非無據而談。蓋「萬物皆備於我」，自《孟子》言之，可見離物言身，則身爲軀殼矣。「有物有則，民之秉彝」，亦自《孟子》言之，可見離物則而言性則，性爲空體矣。以此見得身物至善，合併渾成，

真體用一原者，二之則不是。故首揭止至善，此爲體上歸宗也；分條必先格物，此爲用處下手也。不肖之所自悟、自證、自修者以此。蓋於老先生之學，實自信其有殊塗而同歸者，豈自絕於日月者比哉？但其始學成德之地分不同，而淺深生熟之功序自別耳。不肖所以敢謂止至善必先格物者，意蓋如此。若欲舍物則而別求至善，則所謂善者似覺墮於玄虛；舍格物而徑求止至善，則所謂止者似覺終無着落。故聖經條分八目，而獨揭格物爲先，未必無意也，學者安得忽焉，而不以此爲先務哉？伏乞崇照矜其愚，勿罪其妄而終教之，幸甚！

守株瘴海，縣隔鄉關。夫妻子婦，戀之小者；父母分上，屆玆大事。乃亦不克展扶

服之哀，酬罔極之報，其將何以爲情？ 而獨仰仗親知，使没者得以妥靈，生者不致廢禮，門下之爲造鄙生德罔涯涘矣，感甚！

學問患不歸宗，不患離物經世；患不知本，不患落空。《孟子》所云「萬物皆備於我」，正恐誤者不知求備於外。所云「有物有則」，正恐誤者不察，逐事緣情。門下既知首揭止善爲從體上歸宗矣，卻又云：「敢謂止善必先格物。」則自格物下是有多般次第，豈能遽到止善？ 舊有語，略言之：「須用三年格了物，方纔去致知；三年致了知，方好去誠意。《大學》乃以止爲始事。」如此云云，不知不覺，又將以爲終事。蓋既欲先格物了，得正誠致格如許層節，雖欲不以止爲終事，不可得矣。手勢熟處，察見丈用意自不草草，顧此宗趣毫分，乃有概於學問綱紀之大，不得不一漫言之，以待來學之採，而非敢必門下於道岸誕登之後，乃更爲旋轅也。

答徐時舉書 名鏊，豐城人。

手書沓至，具悉睠念之殷。所舉會中友，有欲從致知格物入手者，此何足怪？ 頃所謂有生以後，人即發靈，與事綢繆，如油入麵。知與物兩相結合，雖在夢寐中，亦祇緣舊於習心，反覆牿亡，無由止息，不復知性命之爲何物，身心之將安所寄止矣！

《大學》一經，專爲此作，若將維巨浪之扁舟，而端其舵柄把握；防峻阪之奔馬，而謹其銜勒操持。故喫緊教知止一步，謂必有此一步，而後身命可以安立，靈魂不致散越。如種得地，如居有堂，而均平齊治之用，格致誠正之功，乃可應時展措，隨漏提點。故格物致知，自是酬務必用之功。遡其意所從

立，則實是要爲至善作隄防，爲止法效疏附奔走也。若無這一步，而直倚就格致上，以之爲立命安身之歸宿也，則彼曲藝者，何嘗不有疾徐甘苦調停？彼商賈者，何嘗不有盈縮轉化加減？以至於百家衆流，紛紜酬酢，亦誰不云從事格致？夫既皆從事格致，誰不可謂之明於學問？而乃有待於吾老孔子之諄諄懇懇，經勘經磨，障瀾砥潰，振領提綱，使各反其本乎？頃所以謂：「全經專教知止，後儒不明，以爲全經專教致知，其病之根祟，正惟在於此也。」

《大學》不明此其底奥，故因問憂之，强病之筆而作此。然此豈徒以答時舉，固所以備請教於在堂諸丈，與凡及門之衆友也。到必反復參研，蓋必悟此而後可以頂脈承宗，必體此而後可以障瀾砥潰。不爾者，雖過承諒信，日相從事於講切觀磨，而揣其意所落處，不無仍見舊解，猶然在藩之外也。伯衎不另裁，面間出此。

答王惟淳書名汝翰，尤溪人。

能自得師的豪傑，果然不易見，三千、七十，大率非常儔。間關閱歷，依依夫子之座，蓋觀摩感勵、不言而躬化者，取數更多也。公明宣蓋善學曾子者，今安得有這般人，往往直以口語承接，以意見窺覷，而反之身上，湊根落脈，彪中炳外，則茫然未有當也。此所以人滿天下，法遍沙界，畢竟談道者多，悟道者少也。如來簡之所慨者，允矣。莆陽果非遠，又以稱生企向意，知晤對之期爲非遠矣。草草。

正學堂稿卷十九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二十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後學泰和劉一陽鋟梓

答李榕崖書

來教云：不肖某苦處六年，離索日甚，獨恃有我翁《正學全編答問》，時時如對提誨。細讀多士反覆窮究，語病在識止字不真，若修義，彼蓋了了也。然既不識止，曷從言修乎？就中亦有以時行時止窺知止者，時字卻是止修，究竟正吾夫子從心不踰之妙。而我翁以境界言，非淺淺者可道矣。今時艱孔亟，惟命世之手方能勷濟，而具在我翁就止以運時，非海寓蒼生之望歟？終不使海濱之士得私我斯文，而廛廛托語空言矣。不肖近方即吉，雖無復用世妄想，竊有志登幔亭以就法乳，且知我翁不遐遺之也云云。

瘴海僑栖，足音空谷，教言遄及，驚喚得醒。蓋一切皆質言，俾生領之不覺其意，喻而心銘也，感甚。蕪編浪漫，過辱青垂，反覆參研，透肝徹骨，世之悟學之敏，復有如丈者乎？

舊有語：「全經專教知止，不知者乃以爲全經專教致知。」故又曰：「由舊説則要緊全在格致，而知止甚輕。由今説則立命歸宗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照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故格致誠正尚有時用有時不用，而止則無間可容息也。止修

雙揭，誠爲不可頗廢之功。復命歸根，從何栖泊？此雖謬妄，講之三十年來，鮮有能探其緊窾，把握其樞機，以不作二乘解者。如教所云：「既不識止，曷從言修。」可謂一簇破三關，覿面孔、曾語矣。譬同種樹，必先立根；又喻崇臺，須實做脚。此孔子之所以歷數進學階梯，指陳定静安慮，謂必自於知止始也。已復詳數事物，各分先後，要以本歸於身，使人直下知所歸宿。知止乎此，則不必作家想，不必作國想，不必作天下想。而或有所滲漏，乃嚴用修。知其爲心不正也，則從而用正之之功；知其爲意不誠也，則從而用誠之之功；知其爲知不致、物不格也，則從而用致之格之之功。非若是也，真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而格致誠正，總付之無所事事的光景矣。所謂不識知而順則者，蓋是實理實事。故修要從止出，允有如來教所云也。時止則止自是止，時行則行亦何嘗非止？歸止於善者歸止於性。「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豈真須棄人倫、遺事物，而求之冥漠之間乎？故能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蓋皆以工夫言，而非就地分上看也。如何如何？

時事良艱，淪墮苦甚。湛恩汪濊，湯網未疎。若或尼之，非人所能。甘苦困窮，以待天定。人才輩出，霧湧雲蒸。命世廓清，厥有攸屬。恐非伏櫪虚襟可堪負荷，辱丈引而譽之過矣。頃傳即吉，跂竢促裝，移孝爲忠，報酬罔極，此真丈盛德事。幔亭寥落，萃止其情，未之敢卜。人旋，草此附謝。

答余伯明書 名望陽，順昌人。

來書略云：數奉手教，啟陽以所不

逮，勗陽以所深求，豈不知愛深，故言切。陽往走豫章，謁浄明君求教，志在求僊，猶冒冒然取儒者之道談之，是以尸祝代庖也。「舍曰欲之必爲之辭」，取疾於君子者也。惟念夙佩明德，今敢負教，儒者之中，最爲大罪。然罪則罪矣，伏惟不深督過，少寛誅責，縱莊子之逍遥，任玉蟾之快活，俾得以伏練元神，怡精葆靈，少得報效於旌陽君萬一，誠所大幸。陽從此往矣，見有《三山遊草》一册，粗見鄙懷，得爲陽題一二語於簡端，雖數以見棄，名教之罪，亦所不敢辭也云云。

簡至，讀之，適門友盧貞甫侍，甚爲戚，而予乃甚爲喜也。如此真正明宗，真正上路，則學僊者伶伶俐俐一尊僊；學佛者伶伶俐俐一尊佛。不如彼蒙頭蓋面，掩耳盗鈴，竊老佛之緒餘以自娛，而又假洙泗之章縫以媚世。金銀銅鐵，攪亂一器；油麵水鹽，混雜三教。卒之儒不純儒，佛不純佛。從儒，則儒者曰「吾家無此血脈」；從佛，則佛者曰「吾家無此門風」。始之以欺人，卒之以喪己，是欲以務學而反以壞之，欲以盗名而反以失之也。此孔子之所以惡鄉原，謂其似是而非，足以亂德也。

頃來既有羡於友朋中有一李卓吾，欲學佛而徑從披緇削髮。兹來又有羡於吾門友有一余伯明，欲學仙而徑從浪蕩天涯，心迹雙清，兩無有淄磷也，豈不壯哉！吾孔子門中，不患少了人，只患雜了人。人數雖多，中懷異趣，即所謂有億萬夷人，惟億萬心也，其亦何益之有？惟是概宇宙觀之，則統分三教；析三教户列之，則門有三百六千。明師不遇聰慧徒，云踏破草鞋，到底還從家覔，則

誤之又誤矣。

區區蚤歲亦嘗究心兹事，博綜玄經，多參善識，幸其有意外之傳也。度其無裨於成事，而有妨於大道也，故敬矢諸天，謝而罷之，而併精一路於孔、曾之宗。月將日就，緝熙光明，淵淵浩浩，祇見其搏之不可量，而測之靡有涯涘也，足以安身立命也。故日與友朋共之，亦屢簡瑣瑣爲伯明言之。而孰意夫伯明乃有雄遠不群之氣，不可羈勒如此哉！道欽禪師之語崔趙公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兹吾雖未究伯明學之終始，可保任此生以無負也。而要之其所舉動，亦自是出於尋常萬萬矣。覿面不逢，距將千里，遥遥雲水，晤語何時，願言努力。

答高進之書 名科，侯官人。

孔子蓋天縱之資，而又悟學之蚤，經煅半生，湊底立局。斷以修身爲本，故玄解非所矜，必期履實；愛成雖所志，徵信在兹。試觀禪者一榻，空山灰心，燕坐三年五載，而衆共風靡之矣。即化人成俗，亦斷不自身外得也。吾於進之所以有取者，不獨取其明，而切有取其檢，以爲有近於修身爲本之矩矱也。於學進修，爲有地步也，惟勉之。

《正學堂稿》旨義不改初，然淵泉溥博，學問本來如是，亦自是非一口氣所能道之盡也，更究之，與同志者共之。外一部以寄陳友濂，蓋偶見其寫題莆陽答問序，故及之。幸囑之，必徧以公之人人，不爲私也。

答姪文煒書

孔、曾正學，要緊在家庭之間，出身加民，發邇行遠，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

之。年來頗有幸頴兒之能謹節，無忝世風。而又有喜于侄暨良八，每一書來，能孜孜以學爲念也。孔、曾教人，豈有他繆巧，惟是將一副當精神，管攝歸己。人關防人心，賢者關防自心。「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一切向己分上搜求打點，如是而已。不善學者反是。真只一開口便向人邊，有如予説；一開眼便向人邊，有如來簡所云也。《約言》必要讀之萬遍千迴，俾其詞順於口，理洽於心，不待誦之，滿空中一覽皆是，乃爲實有諸己。昔有僧誦《華嚴》精專，現一景象，見上天下地更無他物，惟一部《華嚴》布滿，字大盈數尺許，遂以發悟。審能作如是佩受，一志皈依，則茲《約言》者，豈復在簡牘間乎？勉之，幸甚。

答惟陽宗叔書名萬春。

工夫不待坷坎乃力，地分必須經勘乃徵。往在滇，有苟尹者，于垂死日志心皈命此，致來起死迴生之效。茲老叔復云爾，豈真有九轉之靈丹？直是全副當之精神，靡有透漏，一陽復以見天地之心，三陽回遂成地天之泰，宇宙在乎手，造化生乎身矣。鄙所謂返本一步，則日聖日靈，離本一步，則日蔽日愚者，豈真草草言之乎？老叔既已信得及，必思植之深；既已試有徵，必期任之勇。無徒善一身，必以生天下之人，使宗之子姓，里之朋儕，咸共切磋薰炙，以躋於大道也。區區七尺，時至數窮，終歸於盡，果其能從本立宗，收拾得毫分靡有滲漏，則此淵淵浩浩者，直將與元氣共其周旋，直能執天之

權，而爲造化作宗主也，豈徒爲一時救病之良劑乎？

頃覽立四、良八書，已爲喜，謂親支中尚有潛心士。玆復詳來簡，其體勘之精，乃至死不渝如此也，此真是斯文慶也。

答黃來復書 名應暘，連江人。

三千、七十，大率韋布之倫，孔孟終窮，何況吾輩？然分不可不自盡也。故能中天地而一人，徹萬世以爲土。❶世祇知兢榮肥、躐科第，而吾意所珍者，乃不在此。不但我也，有問漳士之賢者，必首布衣以對。是所兢者雖榮名，而所珍者亦畢竟是道義矣，惟勉之。靈符四字，炳若丹青，無玷無渝，確然滿量。所謂自天子至庶人，有異等無異學，任重而道遠，生而具有之，不可以不弘毅者，夫非盡人之子歟？

師禮遥申，照知勤款，更覽序述，具悉體驗之深。至云初嚼之如淡羹素飯，又嚼之如膏粱美味，再嚼之如靈丹，不覺咽下，爲長生不老之藥。吐出與妻子，妻子亦甘之，知其有正味也。庶幾哉真實不誑語，敬佩之無俾絲毫玷負，與簡不符，則此學幸甚。

與李實菴書

龍溪縣丁丞去，已附書。大率致感激之深情，兼勸勉之至意。謂豪傑如丈，必出肩爲世界挑第一等的擔子。揮霍自是長才，功名卻須際會。惟此性命經綸，反躬可以體取，卻是無間歇的工夫，無等待的課業。所

❶「土」，疑爲「士」之誤。

以進亦然，退亦然，皇皇汲汲，總不爲私。然卻不必向風塵中走，劻勷處討事幹也。

武夷毋謂岑寂，固自昔高賢所萃止，講道論德之所。而星村又僻在九曲深處，不但不與塵境冠蓋相交，即放浪之遊踪，亦所罕到矣。歲寒之約，幸萬留心，意氣所期，玆爲上事。偶張少川，人便復附此，計當與前簡先後達也。面錢青甫、陸以建，希并出此勉之；如不面，希寄聲勉之。

答熊益中書

自公通籍後，僅於榮差便一寄簡，致喜并勗，玆荏苒四閱朞矣。洛閩之地分彌懸，鱗翼之音踪寡便，悵悵此衷，祇勤夢憶。書至，具悉戀忱，且諄諄然有歉於學旨之未大明也，致宣布闡明之未大滿量也，感甚。

孔傳正學，昭揭如星，著在簡篇，幾同舌敝。然非倒身歸宿，則何自涉其津涯；非盡瘁砥磨，何由歷其閫奧？宣尼大聖，尚爾憤思；顏氏睿明，亦苦孔卓。蓋甚哉學之未易明也。然以子貢之達，不免於晚聞，而參也之魯，乃竟以魯得。功虧一簣，不克爲山；九仞不泉，猶爲棄井。則尊聞行知，日省此身，緝熙光明之明效也。此中士友嚮風者誠衆，深造自得者殊鮮，惟獻和吾見其日益，而貞甫久侍，亦力殫其鑽研，皆蔚然可語於中行，無忝於上乘。其他資禀，豈是不及兩君，大率用意不免歧雜，所以成章而達者之難其人也，惟公善體此。楊晉菴蓋古臯夔之倫，而於予又辱曠異之盼，往年孟收曾道之。其造詣地分良深，心更虛而溥也，此誠可以作商量者。而惜乎形勢之拘持，進往之無其幸

也。附緘，希轉致。

答涂淳甫書 名宗灝，南昌人。

學必本身，道存經世，豈有無徵於家，可當盡分之理？此孔子所以謂「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真一步地便斷了墻壁，而欲以横於四海，其將能乎？淳甫能省此，善矣！所謂「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意外之參差，信難。必言有物，行有恒，固道之在我，所可自盡也。惟勉之，并出與同會友共之。

答王惟淳書 名汝翰，尤溪人。

尤溪蓋大儒生身之地，不但爲過化之邦。人不在書在，世不同道同。有待則凡，無待則傑。生於道義之鄉而又際會昌明，不能奮然興起，是真凡民之不若矣！

遠承簡至，具悉皈向之端。至三反，尤見體勘之實。所云步步提向身來，事事止在本上，庶幾哉語約旨盡。只這一步言之甚易，踐之頗難。聞聲隨聲，見色逐色，不知不覺，全副當精神便撦向外邊去也。所謂「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只一絲毫罅縫便走了。無爲而治，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將天下之能事畢矣，而又何羨乎？惟勉之，無虛托。蕭舜儀，篤實士，可依歸。又所謂「歸求有餘」，何屢遠涉？

答袁圓融書 名中道，建陽人。

簡至，具悉悟證之深，并述與幼溪翁究竟之語，而附以偈言圖刻。縱横合散，信手拈出，非染指禪立語斯須者所可爲杜撰也。

顧儒學要透關，佛學亦要透關。文憑半幅，四訖流行，徒手經商，動來盤詰，只一關度脱不得，即文引爲無憑，而長途不免爲滯沮矣。此洞山所以謂坐脱立亡，即不無不如，當時道得一轉語好也。善侍者亦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此禪家解也。富貴淫，貧賤移，威武屈，試問之還有大丈夫否？仕止久速不當可，江漢秋陽安在？此儒家解也。賢雖日講於虚寂之宗，自謂之證有深，然行藏啟處，畢竟是遊方以内之人，非所謂棄而君臣，去而父子，削髮披緇，以趨脩於寂寞者比也。日用間事，使之交承，攻取之陵奪，嗜欲之牽引，形勢之眩鶩，有一於斯，即是關譏不能度越，而文引爲無憑藉矣。區區口語之尖新，機鋒之伶俐，總之皆意識之窺窬，光景之描畫，可以當清燕之敲推，而不可以當險阻之磨勘。《心經》所謂「無罣礙故乃無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此又似儒禪兩宗轍之一者，惟契終察之。

答洪子禹書 名啟哲，晉江人。二條

問：哲小子讀《禮》時，走侍函丈，下蒙老師提命惓惓。嗣從詔安沈繼揚楚遊，亦惟是奉至教，罔敢失墜。顧千古學脈，修身爲本四字無遺旨矣，廼中間如何？下手如何？究竟未易參透。夫孔門修身爲本之教，顔、曾稱得其宗。顔之非禮勿視聽言動，曾之三省吾身，豈修身下手功夫，只在視聽言動、忠信傳習間耶？抑别有要訣耶？顔、曾，孔門高弟，其所謂非禮不忠不信，寧詎至聲色欺僞也乎？念頭稍差，即屬非幾；一加提醒，便爲本來。故顔之四

勿，即顏之卓爾；曾之三省，即曾之一貫：下手處即爲究竟。夫子論天下國家有九經，必揭修身先之。子輿氏亦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可就。」此下手究竟打併歸一否？萬乞指示。

嬰兒學步，不踰床笫之間，卒之九譯旁通，無改於轍。往所以謂：「合下的工夫，即是到底的學問；到底的學問，只了當得合下的工夫。修身爲本之外，豈別有他途之可以架空凌躐者乎？」賢所質者，若爲滿幅皆疑，實則隱隱見悟，意要在實體之而已。有慕顏之心，請姑放著卓爾，而從四勿切實下功。有學曾之心，請姑放著一貫，而將三省按日落脚。即宗自此明，本自此立，日就月將，有緝熙於光明，而至命造玄，皆其分內事矣。徒言之，不行之，畫餅談泉，豈能禦饑止渴？賢自不坐此，以賢問目，非斑見管窺，未入門內者比也。故特以此致勗，惟勿懈。

又

問：聞之曰「進學在致知，聖經首揭知止」。繼之曰「知所先後，此謂知本」。夫所謂知豈空空知耶？所知先後，豈果有節級等次耶？竊意知止工夫，即知本工夫。本者身也，止者亦身也，「艮其背，止其所也」。知止工夫，徹首徹尾，完完全全，非是了此一件方及彼件，亦非是先僅知得纔方行得。《易》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曾何滲漏？曾何等級？知行合一，斷可無疑矣。乃《魯論》又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又曰「知及之

仁不能守之」云云，此何以説也？ 豈知本工夫，尚未爲盡頭地位，而知之與行，原自有分別耶？ 顔子謂：「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夫謂先博文，然後約禮，世儒支繆之見無足辨，廼以博文屬知，約禮屬行，當否？ 抑文禮原非二理，博約亦無二功，不必有所屬乎？ 於文會禮，即於文章會性道，二之而分先後者固非。 即脱離而高談玄妙，亦豈得爲是知止知本？ 蓋必有兼好樂仁、守莊蒞動、禮而一之者。 乞賜批示。

學問有工夫，有地分。 工夫譬之渴飲饑湌，由壯齒至耆耄，自始學至成德，宛轉遲迴，無二作法。 地分則不然，累資積級，從微逮著，善信美大，爰及聖神。 如登九級之崇臺，每進一階，光景各別。 故所點次名相，有不可以合看，豈得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而遽疑？ 知行之不可合一，謂知止工夫非徹首徹尾，一了百當的做手耶？ 知爲分別，故所知有在，即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語最深拗矣。 亦豈歸宿於知？ 其所知者固有在也。 先後之分，獨非等級。 始終本末，實其悟門。 智仁莊禮，因用得名。 檢醒提撕，渾歸一脉。 博文約禮，换卻話頭。 脗合止修，無二矩矱。 舊每取俞玉吾語，謂「文公豈不聰明，只欠卻教外別傳」一句，致將嬰兒姹女、白虎青龍、戊己夫婦、鉛汞芽雪等名，轉爲熒惑。 儒者之學，自是正正堂堂，無所謂別傳秘密。 然如此等頭巾字樣，隨時提點，亦豈容定執耶？ 故要緊在會宗趣。

答楊伯和書 名遇春，大埔人。

薰陶漸染，每謂之無一字不從漸入。 勝

水佳山，奇花異卉，可以一賞而足。至取友親師，道豈如是？此三千、七十所以聚頭磨切，卒歲窮年，至患難周旋而不舍也。世祇知禪學有教外別傳，謂儒學盡在册子内。玄學須口授，至儒學直須苦讀而已。果然，則顔子最睿善、最明讀，何取終日與言，出見紛華而悦？又豈無書可讀，而何其志意之頓爲遷惑如此耶？經一番煅煉者，即定得一番脚跟；解一番障蔽者，即開得一分眼孔。此親師取友之功力，所以爲大也，不專在册子上討也。以來簡有「兩會中聞教，如夢方覺，如醉方醒」，又曰「闕疑甚多，不敢狀述」，終當負篋再造門下，庶幾乎知學之要」，故云爾也。

僊鄉友大率禀實，只苦求應者尚少，人恐離索之久，不無怠廢。而契乃能檢省闊疏，矢彼昊蒼，踵爲就質，庶初志願爲不孤矣。

正學堂稿卷二十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二十一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清遠徐兆鼎鋟梓

答李致吾書名中，金谿人。

孔、曾正學，星日炳然；一語挈綱，止脩合轍。原不爲高虛防病證，乃落實於倫常；亦不爲顢頇昧指蹤，乃歸根於性命。蓋非止善，則脩者繫何？蓋脩者修其所止者也。非本身，則止者繫何？蓋止者止其所脩者也。有二語非二事：一語涉防範，即屬救弊之談；一語互提撕，即墮兩邊之解。

浣承手教，庶將徹此矣。更辱虛襟，尤深感戢，已復。有軫於世學之磋跎，期共講救時之良劑。若將舉斯世斯人，咸共奮興，以登於覺路也，則尤爲惻怛之至，道之公而溥矣。自昔聖賢處心用意，大抵如是。所以汲汲皇皇，環轍周流，曾無甯軌。然卒不能起沉痾錮證，牖暴棄懦。庸不得中行，則思及於狂與猖焉。夫狂猖何取乎？一則嘐嘐然慕古，志尚可裁；一則踽踽然卑今，自好可誘。閹然媚世，合污同流，絶斷梯航，不生慕悦，雖聖人亦且奈之何哉？所謂佛化有緣，孔傳有志，蓋自昔如此矣。必欲貶道以狥人，謂中下别有門法，則非鄙之所敢與知也。《約言》、《哲範》、《巵言》、《日鑒》篇各一册侑緘，希覽入。

答佘孟張書名克維，海陽人。

《約言》之集，竊有愛成之心，故開方便

之法。蓋明學者，明孔子之學也。《大學》則孔、曾宗傳也，故欲明學者，必以《大學》爲案。《大學》明，即身心乃有安立。而《語》、《孟》六籍，有一以貫之者矣。舊不揭其綱乎？謂：「前此所以誤，只爲不知知本爲《大學》立教之宗，知止爲《大學》入手之竅，脩身爲《大學》歸止之的。」又曰：脩身爲本，人知其爲經世之宗，誰知其爲性宗？止於至善，人知其爲末後之事，誰知其爲始事？止善本身，人知其爲兩句話頭，孰知其爲一條脉線？審能如是著眼，直截向本地立根命上作極，以此行乎家國天下，遊乎齊治均平，其得手處，真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而格致誠正總付之無所事事的光景。而又何暇爲八目離披，瑣瑣討安頓耶？惟體之。若不知宗趣之所歸，而第從條貫上摸索，此經文所以雖秩然綱紀，而浪漫卜測。或揭正心，曰此身之主也；或揭誠意，曰此人鬼之關；或揭致知，或揭格物，由今觀，豈其然耶？故行款不明者不可以析理，綱紀不辨者不可以定宗。而契復欲擾擾焉、紛紛焉，從而爲之安排布置，亦衹見其勞矣。幸姑平氣虛心，將《約言》往返熟服萬遍千週，神明將或告人，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紬帕領念矣，風便，草此附復。

答彭孟狂書 名宗聖，甌甯人。

學問之道，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六經、《語》、《孟》，昭布如星，聖聖相承，無二門法。大率皆是傳其所可言者，而不能傳其所不可言者；言其所可傳者，而不能言其所不可傳者。比如「吾道一以貫之」，本是忠恕異名，有何奇詭而參也？唯門人

疑性與天道，洙泗彬彬，朝夕挂在唇齒間，豈故不言？此子貢之所以晚而有悟，作而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則到悟的一步，信惟學者之力到功深，火然泉達，不自知其機括之渙然融釋也。學之不力，乃謬揣摩，以爲別有一般不傳之秘也，雖聖人其將如之何哉？

《約言》一輯，久已致在契邊，熟服紬維，頃已再三申囑「千週燦彬彬兮，萬遍將可覩」，不知曾如是下工夫否？而乃諉於有不傳之秘，不載在書策間也。而欲向予求討方法，此固梓匠輪輿之所不能與也，而吾獨且奈何哉？

頃感興化縉紳士友招，計須一遄赴。距建千程，倏減其半，孟狂果有明學志，其能來乎？其能來乎？

答袁伯益書

猷爲踔絶，治譽綦隆，不必到花封，聆盈耳之絃誦。而民言士論，已洋溢於巖扉，不啻親炙矣。爲快爲快！

孔、曾之學，經世之學也。其入路也，直從轇轕紛紜中，而不亢棲岑寂。其致用也，直將均平齊治，而不祇托空言。蕞爾邑亦有民人社稷之寄，誰能無事？堯兢兢，舜業業，正在萬幾中，入手落脉，而非直從事外覔也。經世之人，但有繁簡之殊。居仕者固不能離得君臣父子，守山者亦何曾離卻君臣父子？同此經綸，同此注錯，同此歸宿，即無往而非實學；異此經綸，異此注錯，異此歸宿，即無往而非虛文。語經綸必以堯舜爲宗，身荷天下之

寄，百責在躬；語學問必以孔子爲宗，身荷綱常之寄，轍環周流，皇皇汲汲。孰謂堯舜忙而孔子逸，又孰謂孔子有學而堯舜則無學耶？體之，幸甚。餽儀感勤念，新舊刻二種侑緘，惟覽入。

答涂及甫書

學必以孔子爲宗，《大學》爲案。非悟，則雖日講於《大學》，固爲空文。藉令有悟，只一語不契於《大學》，終爲意見。區區半生體會，誠不專在於書册上著功。然既透學一班，則必於《大學》悟增一乘，卒於《大學》之旨，靡有遺明，而吾意亦恰合符節，靡有遺憒。故緣此服孔子爲最深，而緣此知孔子亦自以爲最至。公天慧既爾絶人，鑽研尤懇，月將日就，緝熙光明，必有豁然能獨得於意言象數外者，惜地遠無從覿正之耳。然必將二百一十五字按定作譜，如意可以作方圓，而必取衷規矩；手可以摶平直，而必歸則準繩。如頃所云：「看得如盤走珠，字字不相粘帶，不相妨背，而渾融流轉，又不出於盤中，乃真不依倚經文一字，而又若覿面孔、曾，親承其付囑者，乃爲不墮於邊見也。」稿多去，力不能將。《大學約言》、《孝經疏義》各一册，略可見一班。謂非自有悟，不可要指其中。半箇字不允協於經文，則所未有淵淵浩浩。只此二百一十五字，真有探之無其涯，測之難爲量，而又準平繩直，毫髮不容於僭差踰越者矣。

孤蹤浪漫，忽此七年。甘苦固窮，以待天定。然日復一日，鄉園之還返，竟何時乎，竟何時乎？病體殊草草。

答黄君正書 名正誼，順昌人。

昔明道每見人静坐，輒稱其善學，然未嘗以此立課。區區《教學録》，亦未嘗不以會友、打坐、看書爲學大方。居常無事，端拱一榻之上，寂然熙然，亦何嘗不是打坐？不必進龕中而後可志心皈命，如禪者云云也。往答陳哲甫，舉「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謂予嘗最愛此。不但畫出夫子一箇太和體段，而又照出夫子一箇入静端倪，真渾然一團和氣，融然一座春風，不知趺坐禪扃者，有此氣味否？了此學，欲究竟，固不專在入圍懲發散；欲收斂，亦不專在一坐。至善者定命之樞，一止落定，凑根入脉，而又嚴脩格致誠正以隄防之，俾其無有絲毫滲漏。直將涵養省察工夫一道做了，則真是窮理奥功，至命徑訣，而非可倚就病上作邊見解也。

念君正自甲午甫回，向丙申復萃止，所造宜益深。兹箇所述，聞止脩有悟，鑿鑿中竅綮。且云今而後於所謂鎖之鑰、盤之針、舟之柁者，庶將一併在手攬之無難，而又何至尋著舊時的路徑，以槁性灰心爲歸結之計乎？「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幸毋錯看了將做静裏的工夫也。

聞將有武夷往，山房初闢，賢傑烝烝，乃彭從老以大耋高齡，亦振衣爲鼓倡，何其幸與？僕雖會病，不能赴，然願言意何已。簡必寄到山中，希即出共觀之，蓋所以告衆友者，亦無别有他説也。

答余伯明書 名望陽，順昌人。

書至，知覽鄙緘而汗浹，鎩羽翮而歸宗。

機若轉圜，轍無停軌，庶將得鄙意于言詞外矣，殊以爲喜。更承傑志，奮肩負荷；聯屬朋儕，日新會事。只如此日征月邁，無勤於始，無墮於終，經歲之間，釣龍臺畔，彷佛見洙泗之光景矣，其何暢如之？

楊朱、墨翟，大率皆具眼之人，立教開宗，持之有故。異端兩字，謹在毫分；瞻睇少乖，距將千里。豈獨兼玄與釋者，不可以定宗？即兼任與和者，亦有乖於中諦。芒針徑寸，取定廟堂，汎彼重溟，誕登覺岸，則不雜之明效也。集成兩字，世每看之不明，若將組織多門，餖飣鈎連，渾爲一體。舊有語：「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貴察也。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感知也。楊泣歧，墨悲染，痛失真也。子貢不免於晚聞，參也乃竟以魯得。」「吾與爾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爾於夫子」，夫何故乎？則入門而悦，出見而悦，二二三三之明效也，惟伯明尚察之。兼愛之墨翟，與爲我之楊朱、執中之子莫，其爲賊道，一也。此又學者之所共知也。

稿敘偶無情，且不及作扁，如揭似未安，特爲作脩身爲本四字，而旁題曰「爲釣龍臺止脩會友作」，即義可見矣。衆友雖不面，然亦何異面，附去《大學約言》四册，希轉致之示勗。

答吳學淳書 名道濂，龍溪人。

問：春仲望會東山，黄汝顒揭問脩身爲本何以透性？老師命諸友各呈所解相證。濂具對，老師未以爲然，命諸友再研，候下次陳之。濂退而思：《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大學》曰「止

於至善」，又曰「先脩其身」，則欲盡性者，求之於止善焉可矣，求之脩身焉可矣，何必以脩身爲本？殊不知止而不知本，則止爲沉空守寂；脩而不知本，則脩爲補偏救弊。惟知以脩身爲本，精神一歸本内。時有滲漏，點檢脩爲；終日乾乾，務求本立。不墜於寂而又不離于寂，不外於感而又不著於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性學也。」未知是否，萬乞裁教。

脩身爲本之揭，誠爲至淡至平，卻也至玄至奥。故説言之甚易，行之維艱；又説行之固難，悟之尤難。悟得者直下透性命之根，悟不得者不免執著爲敦行之守。果其能敦行，則亦無忝於家邦，可稱爲善士矣。此所以中下皆可率由，而高明士窮齒不能究深。養士窮劫，道之不能盡也。

乙未年居東山，蓋嘗專揭此以勘學者，然卒未有一人下語契者，是何其語之至近而旨之難明如此也。玆簡所述亦同昔友之見，理路豈有不是，只是尚屬文字解。譬同作論，宛轉發明，謂之非是不可，而即許以爲透性，則未有當也。試觀「四子言志」章：三子者正應本色，而夫子哂之；曾點者漫説起居之常，而夫子乃喟然曰「吾與點也」。抑孰知冠者童子五七，其人已滿足家國天下之量，而浴沂風雩，對時嘉與，即滿襟太和皞皞熙熙，物各止其所哉！

簡至，希更以此反躬，密密體取，謂是經世之宗可也。而必謂之性學也，何故忽爾揭翻簹底，覿面相呈，一語不煩，和盤托現？方信從前宛轉推敲，衹增蓋覆，而透性一步，果不可以文字解也，亮之。

答袁元闇書名文紹，建陽人。

友朋問目，屢牘連章，大率離本之談，不無汗漫。至爲歸本之説，亦衹就册子上鑽研，所以發之無情，語之少力。兹來簡意宛轉參尋，庶幾哉有味其言。然指本爲性，尚是以虛機作實體，謂見性非也，得無以體認作空言？止也、脩也，謂所以止善可也，而直謂之止於至善，尚冀一敲推。止深一步而定，再步而静，三步而安，愈深則愈固，愈止則愈凝。震撼不能爲之驚，盤錯不能爲之眩，而慮從中出矣。謂一時止有一時止的光景，時時止有時時止的境界，語亦稍欠渾妥，尚宜體察。餘並款詳，有概於理。三省只是一省，省者省其所止者也。鄙稿義不云爾耶？要以見三省之不病於析，而曾學之果得宗也。若又以省字爲止法門，不無多了層節？「無不敬，儼若思」，宛然畫出一箇止的光景，點出一箇止的模様。故舊謂之有指氣象言者，而又戒以不得虛擬，擬之恐不落根。果其能不作氣象之虛擬，儼然「有赫其臨」，「亦臨亦保」，「如見如承」，則此止字法門，尚復有餘藴耶？體之體之，并出與同會友共之。

答友書

書來款款，實勘實磨；宛轉岐途，竟窺宗要。契於此學，亦可爲盡心焉耳矣。《南中問辨録》有《答韋純顯》一書，契曾見之否？以渠駁唐曙台聖門無心學之教句，謂「最恐悮後生，最爲誣聖學」。因接而斷之曰：「然則聖門教獨身學耶？」後之勘脩身

爲本，而往往致失宗，大率病滯。此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仲虺之誥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此全體一仁也，更何待指數百體，以及爪甲皮毛，以爲吾身非血肉也，非軀殼也。欲以點化此身，翻爲著相，與知有身，斷謂聖門無心學之教者，蠢豈異耶？以此參「自天子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性學也」之句，似猶在藩之外也。至「不脩則善非我有」以下，卻是說得妥帖，有可取者。故謂全體皆善可也，謂此身非形骸血肉則不可也。惟契其更味之，必於此悟得而後學有入頭，止可安固，而所謂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者，乃不爲徒托空文矣。令弟及高徒面間出此。

答陳侯光書 名殷薦，候官人。

《約言》之輯，要以省學者蒐括之煩。既刻之成，因與定一背誦之課，謂必萬遍千週，詞順於口，理洽之心，而後爲實有諸己也。

簡至，知能莊誦而默勘矣，不知曾如此下工夫否。審其能如此下工，將六經、《語》、《孟》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又何有於「學而」首章乃尚存疑義耶？舊答李汝濳專論此，載在《書要》中，度契不曾看，即看之亦未曾入心。謂只就「時習」兩字玩味，便可討真學；必就「人不知而不慍」六箇字玩味，乃可保時習。故舊又謂：「人不知而不慍六箇字，括盡知本竅妙，一部《論語》，只如此看。」故「人不知而不慍」，不可看作難事，而尤不宜看作終事。「君子求諸己」，蓋孔子語也。「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蓋子思語也。「人分上再無工夫」，則區區語也。「人不知而不慍」，只是一味反諸己，而不以半點精神流向末去，即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

微之顯，可以入德」者。而來簡乃謂：「豈易言哉！豈易言哉！無愠斯君子矣。」是直以爲造詣之極致也！其然豈其然乎！

外，從伯明簡悉高誼，若將痛貞甫之淪亡，爲寥落之依恃，何其懃也，何其懃也！語不必行，凛凛然志節，自是加於人一等矣。

與郭學立書 名孔建，泰和人。

武夷一見賞心，暨河口書傳，藺絲銖兩，較若懸衡，蓋灼然具眼之人也。於道爲有當，不獨爲一時之士，而直可定千古之品也。

明學淑人，僭每引爲士責。故爲學求人，皇皇汲汲，世衹知轍環周流，爲干主之用，抑就知其乃爲傳道之計？又衹知顔、曾、冉、閔，患難周旋，閲歲彌年，爲戀德之殷，而又孰知其爲盡學之謀。淵淵浩浩，真有探之無其涯，而測之難爲量者。自非得門而入，墻高宫廣，亦誰識其中乃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如斯之盛者乎？惟體之。學問不是小事，要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不是小擔子，恐不得以遷延志氣、偃蹇功夫，可滿足其分量也。陳繹曾歸，便草草附此道訊，欲語者不盡百一。

答何友書 名應期，順昌人。

書來，款款具見探討有倫，疑信不謬。果其信之克真，即十載回頭，亦何嫌其晚乎？《大學》一書，每謂《語》、《孟》、六經，皆其註脚。脩身爲本四字，一部《大學》，又其註脚。真所謂罄南山之竹，寫脩身爲本之條件不能盡也。《易》六十四卦，錯而爲三百八十四爻，夫何故乎？則以爲脩身爲本寫條

件也。《春秋》歷年二百四十，盟會征伐，有萬其條，括綜包含，總皆宿此。故往謂之《易》與《春秋》最合，但《易》以天道言，所假者象也，蓋羲文之視象猶事。《春秋》以人事言，所假者事也，蓋宣尼之視事猶象，正謂此也。他如《書》之道政事，《詩》之理性情，《禮》之謹節文，夫豈有他説？其歸宿總不越此矣。不必將善貼仁，將無邪貼止，而歸脩齊治平於《書》，列格致誠正於《春秋》，如簡所云，而後爲一網打盡也。只此便可見得看脩身爲本之旨，義不徹矣。舊語不云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該盡了天下人品；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管盡了天下學術。」真湊底揭出，無復餘蘊，此孔子所以謂「此謂知本，此謂知至」也。必於此悟得，而後所稱爲在春風化育中久者不虛濡，而所砥復性求仁者，乃慥慥乎篤實不虛托矣。而儒先之芳軌，允可紹續無愧矣。冗不一一。

答黃良貴書名希爵，樂安人。

千聖一心，何必覿面？見知者孟，初不及門。遺經悟學，自昔有云，況累牘連章，不勝其宣闡之至者乎？契能斂襟而莊誦之，更許其爲鼎開混沌，而又佩信於學先。知止一語，有如蓍蔡，吾復何云？惟功利之中人，譬膏肓之鴆毒，藥石不可攻，淘汰不可净，所幸者畢竟是從習染後有，非性中本有也。真志一騰，喻同振稿；提衡二比，欲作稱量。則吾誠不知其果孰爲重，而孰爲輕也？體之，幸甚。

答黃光兆書名一鰲，莆田人。

書至，具見體勘之精，庶幾有物之語。

境界不動，尚易支撑；學術不動，有難勉强。此聖人所以三十能立，直至四十乃保不惑也。何者？天下惟理惑爲未易解也。文殊之説偈贊佛也，曰「希更審除微細惑」，此豈指貨利聲色，升沉得喪言哉？三千六百，門法紛然，未有持之無其故，言之不成理者。此入門而悦，出見而悦，子夏之所以二二三三，爲有愧於顔、曾也。一事止，信有一事受用；一時止，信有一時受用。「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吾學邦畿果安在乎？「綿蠻黄鳥，止于丘隅。」鳥尚識此，人胡不然？如簡云云者，彷佛近之矣。必欲凑體皈依，尚須一勘。至辨知字，不可以挈宗語，尤警切可誦。畢竟要認得知字明白，而後宗趣乃保不差。止法得無汗漫，則如《正學堂稿》所載答江山朱友暨陳蘭臺諸書，所宜檢詳而深繹也。

正學堂稿卷二十一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二十二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清遠徐兆鼎鋟梓

答王欽在書 名璣，龍溪人。

陳子泰將到手書，并述提倡之勤，俾士友蒸蒸然向於道，殊爲喜。隨從漳學續致兩函：一以爲僚友介紹，一以爲疑義徵詰。及門士審皆用念如此，真令已發心者無非開眼之人，而未發心者亦無復有門外之漢矣。何幸何幸！

學問要緊明宗，至造詣之地分，則有淺深。「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自屬到家境界，未易及。若翼翼之小心，以昭事上帝者，自是歸止功夫，所謂夫人而能之者也，可亦諉讓不居，而直頌文王爲獨步耶？則所爲日講於止脩者，於何用之止得深一分，則脩之手勢輕一分。脩之手勢輕一分，則遇之境界熟一分。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似是有順逆而無難易，未有能不克詘於富貴，而乃隕穫於貧賤者也，此易知也。果其能正己勿求，半點精神不以流向末去，枯榮利鈍，一切如旦暮之代乎前，無入而不自得矣。所謂「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豈有他謬巧，真只一脩身而能事畢。而人顧玩而不察也，奈何哉？

吳有恒既夙砥操，而此番眼孔胸襟，開廓更無量。此僕所以每謂明學要矣！明學要矣！蓋非明學，則雖日講於知本，猶然在藩之外也。

答池明洲書

孤蹤淪墮，引伏空山，直將鹿豕爲群，不但樵釣之侶。長局外户，高枕羲皇；孤陋寡交，於斯而極。大率好學者從來少人，不但僿里中。承教爾爾，而又困於守株之局；有嚶鳴之心，而出谷遷喬之無其幸也。而翁乃以得朋之多，爲鄙踪慶也，何其與此中之光景異乎？往在家雖簡倨，然亦時有宗戚往還，酒食徵逐，田疇交錯，釁隙時生，邸第頽零，修葺間有。厭繁樂寂，自是素衷。然事在眼前，亦有不容已於應者，乃日在忙冗中度也。今所處地則何如耶？漳泉非遠境，士習不大相懸，正苦其無以廣愛成之心，而收得朋之益也。倘其如簡所云，則雖顧慙淺陋，無餘善以及人，而世外之身，蕭條之景況，亦庶幾其可用莞矣。

海觀之赴，日有懸情，口説徒勤，摳趨未易。然非所謂無其誠，而祇寄其興者也。繼粟感懃拳，周急義難諉，然領之何以答乎？拙刻數編，謹以附之從者引謝，惟覽入。

與韋純顯書

楊振甫去，曾附簡略道忱。振甫蓋老於學、參訪多門者。晚而歸宿此，故其證頗深，其守殊確。以公爲同門赤幟也，故就謁焉。若將以究杪忽毫分之詭，以廣愛人成人之意，俾海邦鄒魯，不獨見於漳，而且見於廣也，其志亦壯矣。

去後僅越月，而公順德之蘇友，復不遠數千里，自廣而來漳也。依炙朝昏，日勤研覈，斂退馳騖，刊落聲華，確然奮然，若將載

道而與之俱往也。吾於廣既夙有慶千，得公嗣復有望于翟，而今乃復見蘇也。世道亦大矣，生人亦夥矣，脩身爲本之學，豈繄自淑？蓋合家國天下而成其身也。非言偃則魯道何由至吴？非龜山則洛學何由入越？皇皇汲汲，總不爲私；廣生大生，曾無甯軌。蓋除郤孕靈毓秀，爲世生傑，雖天地亦無別有幹當以維持世界也。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來世開太平」者，蓋是實理實事，真所謂「言大而不爲誇」也。而豈一手一足之所能濟乎？惟公念之。漳南幸近界，鱗翼未絶蹤，而閱歲之久，曾無聞問？古人所貴日新又新者，豈獨貴志行之專磨礪切磋，正有須於啟迪之助。孔子且憂不講，顔子尚須終日與言，而況其等而下焉者乎？頃答友，謂兢兢業業，可云始學事，直至地平天成，百有十歲時，猶然一兢業也。「毋以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以交戒我」，此抑抑武公之所以稱睿聖也，公其可無慕？滇南竿牘，可按可憑，敲唱相資，如叩如響。所以及此，光昭尚存徵信。

僕於家政世故罔攖情，而獨此耿耿一緒，誠旦暮念之，恐其暫明而旋蝕，以終蔽斯人也。故於蘇生之造謁也，草率復布此。其謁也，亦猶振甫之志有在，不爲徒然也，幸無虚負。

答吴有恒書 名自誠，臨川人。四條

心意知物，四者條分，總屬用邊説；故格致誠正，四者條分，即就用邊藥。經書中凡言知字者，不論乾知良知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皆因分別得名，故頃答江陽朱友，謂「所知有在，安得不屬之用者」，爲此也。

道心人心之別，往者論之詳矣。謂循中而發者即道，違中而發者即人，然決不容有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至於止法，凑根立命，比于靈丹一粒，直將點鐵成金。若不於此悟入，不但違中而發者，勢將滅天理而窮人欲，即循中而發者，亦如電光石火，時見時隱，無處討收拾矣。知上不可盤桓，語最有力。總之，就用邊覔、流上擇，恐明得知來遺卻了止，而將至善颺之九霄外也，弊最深切也。

又

看經書，喫緊要明宗。隨方指點，譬同療疾，寒則投之熱，滯則導以通。間亦有就邪氣邊驅逐者，所謂急則治其標是也。然卻不可執爲定法，寡慾養心之說，正有惕此。試檢《孟子》全書，考其學所得力，直是一味就性地上歸宗，善端上察識。所舉「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者，最足以盡此妙。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誰能無欲？惟無以主之則亂，有以主之則不亂矣。畢竟主安在乎？須思而得其故。

又

學必以知本爲宗，知止入竅。會友、打坐、看書，誠爲學之大方，不可一缺。然亦特就條貫言之，未覩歸宿。就中品節，雖以會友爲上，打坐次之，讀書又次之，有如來簡意，謂不可定執者，大都世學。希高者先打坐，而務博者急讀書。至濶略於砥脩，誇詡其意氣，以躐爲名高者，又類托之乎會友，以爲是萬物一體，人己共成之道也。而其意則不爾也，總爲病矣。

又

往在蓮槎，曾爲謝時從手寫「知及」章，謂聖門論學不怕碎，蓋學已得歸宗。後之論學者只欲渾，所以漫入高虚，都無密緻。試觀「知及」一章，查了知及，又查仁守，又查莊涖，又查動善，只一關透脱不得，即并與其所及所守者，總虚擲矣。何等緊切，何等好做工夫。四驗之揭，正有祖此，人苦不自知，往往未少有得而遽以爲足也。而又無好良益爲之峻詞指切，故特款列言之，俾其按條逐件，自爲查考。明于心矣，未能達之于口，未明也。果明于心，有不能達之於口者乎？一驗也。達於口未能書之于紙，未明也，二驗也。書之紙未能措之於事，未明也，三驗也。動之或罔悖而未能喻諸人，未明也，四驗也。若得他心通，即是自性現，故雖宣明學旨，指點甘辛，而不能豁然使人了解，即是自明之未至也。只以此四者作實查考，毫髮豈容瞞隱，真如臨師保，無地可逃閃矣。而賢乃欲揭之壁間，以爲左右箴銘，意善矣。更祈出而與同志者共之，尤爲善也。

答林丹山書

匡嶽屢簡頌，并抄到書院緣題及記文，備見翁之勇於倡義，純於任學。若將聯屬朋儔，永矢一心，直躡孔庭，以登於覺路也，壯矣！

古稱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嘐嘐慕古，踽踽卑今，大率皆有特異之胸襟，而不甘群翼鱗之飛走。此聖人所以不得中行輒思及之，而不樂于苟避笑訾，

混俗和光，以取歡於世者也，如翁真其人哉！頃嘗簡致實菴，謂：「豪傑如丈，必出肩爲世界挑第一等的擔子。揮霍自是長才，功名卻須際會。惟此性命經綸，反躬可以體取，卻是無間歇的工夫，無等待的事業。所以進亦然，退亦然，皇皇汲汲，總不爲私。然卻不必向風塵中走，劻勷處討事幹也。」今於翁亦云爾矣。故敢述爲翁頌，直以翁間生豪傑之才，向孔、曾門下作宗臣，爲洙泗門庭展翊贊。砥定頹波，障迴瀾倒，合諸氣類，倒宿煉場。毋勤於始，毋替厥終，即蔚然弘毅，風規超然，大乘之冠冕矣。又嘗簡致友，謂：「仁聖非難，不厭倦難；聖人君子非難，有恒難。有何奇功？有何捷效？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也。只一箇有恒，即神聖工巧，總皆吾分内事矣。」又敢述爲翁勗，所謂「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謂此也。

僕辱翁知愛厚，聳傳高誼，不覺其眼之深悦之至。故乘翰甫之歸也，勒此布款衷焉，伏惟覽而亮之。《孝經疏義》二册，侑緘。

答余伯明書名望陽，順昌人。

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纖瑕爲纇，全璧不珍。岐路遲迴，終無至止；讀書博塞，總歸亡羊。此吾所以頃承札到，特躍然高所志，而姑不暇駁及於學旨之是與非也。

兹傳覆轍，尚挂絲頭。命脉精魂，可容牽掣。是欲以植嘉穀之良苗，而故雜以稊稗之種子，兩大並芳，决無是理。往答顧桂巖，謂堯舜周孔做不得的也須放下，不可更求出頭。天下豈有僊人？毋謂武帝之語，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宗元云云，亦自有理之到處，而不可忽視。吾於丹經讀之最爲詳

且密，而於方士訪之亦非少，且幸其業有傳。然度非經世之士，可兼收而並蓄也。故矢諸天，謝不洩而斷諸念，斥不爲有生必有死。蚤終非命促，不但孔子之年爲可紀，即佛菩薩，最有神通妙用者，其住世説法，亦略與孔子等耳，不能越籙也。吾方凜凜焉恐住世之有負於生，而何暇憂及於無常之到來速乎？世每謂一日居位，一日業官；僕卻謂一日有生，一日盡分。堯兢兢，舜業業，孔汲汲，孟皇皇，豈憂死哉？伯明欲等儒者，必欲挾兩可之疑端，以揆度不二之宗旨，恐無以徹堯舜周孔之心，而適以貽之誚也。

徐宗孔及廖、黄兩友所寄書俱到，且亦幸會兩友。知伯明之意旨，尚存二三也，故不避覼縷言之云然者。亦非必挽伯明之回向，而特惜其有一縷之縈纏，乃卒羈於進往，爲可念也。《孝經疏義》一册，侑覽。

答鄔實甫書名允華，豐城人。

頃傳簡到，攝置篋笥，取暇覆觀，煥然心目。不意吾里中後輩，乃有載道器如君。再三把玩，殊爲之慰，就以爲朂而不必更爲之辭也。

何以急明宗？蓋宗從體立也，然體無形宗有據。聖經二百一十五字，若爲急明宗，實則一摹體，故明宗者所以辨體也。宗明而體著，信有如來簡所云矣。隨止淺深，漸見光景，蓋是自然之理。故乙未居東山，專揭「自天子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性學也」之句，以勘學者。若爲專勘宗，其實正勘體。紛然下語，影響似之水月霧花，尚挂羅縠。如契云云，乃超然在二累上矣。雖然，外不騖於家國天下，易知也；内不狃於

心意知物，卻難說。試將心還心，意還意，知還知，物還物，四狃俱袪，中復何事，乃真可云歸根之至，而復命之深竅也，惟體之。言語文字中，無容畫足，且不須輕以示人，旦夕徼天幸。吳臯圖萃止即未然，已屬匡嶽載契及宗孔于屬車中，且以酬未見之願。

與李甯宇書

世局如棋，升沉轉轂；人情風雨，蒼素無憑。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君子之所以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行之一字，要須善看，蓋素富貴，則行此學於富貴之中；素貧賤，則行此學於貧賤之中。公既夙有學，可卷懷，即進與退兩有事，所謂「君用之，安富尊榮」，與「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兩皆無不慊之分矣，而又何羨乎？惟是理無兩是，故學無二宗，孔傳曾習，昭揭如星，比於造物生人，一毫紊亂不得。若曰「萬徑千蹊，皆可以適國」，「甘辛酸苦，取足于充腸」，則所謂二之不是矣。此又在公善自悟之、究之而已。

頃已兩寄簡，感誼之深，際時岐別，戀不能已也。故承翰甫續發，再此致惓惓，願言珍重！願言珍重！

答張啟紳書 名獻琛，晉江人。

舌耕，貧士之常，且亦本分之生理也。孔、顏疏水簞瓢，環轍周流，終歲切磋，尚矣！下此若胡敬齋、陳布衣，亦何嘗不是舌耕？然未聞其以狥蒙求數子，并廢遠業者也，惟省之。文章灼然可聞，性與天道，灼然不可聞。子貢之言不謬，而契乃疑焉。果若

云云，則「吾道一以貫之」，何於一坐間乃有聞不聞之殊科乎？至於立命之學，直將反異歸同，湊根作主。所以斷將死生第一義諦，斬釘截鐵，豈區區趨利趨名，滿襟牽掣者所可卜測？而契乃欲以世情忖量高悰，且并以疑學也，豈不謬哉？更省之。

答謝惟敬書 名迎，崇仁人。

經世之學，必本脩身。一語提撕，炳然星日。真所謂愚不肖之夫歸，可與知能者也。然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能，而及其至也，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故最易知者，莫如脩身爲本；而最難知者，亦莫如脩身爲本矣。最易能者，莫如脩身爲本；而最未易盡者，亦莫如脩身爲本矣。此所以中下皆可率由，而穎敏士窮齒不能究深。養士窮劫，道之不能盡也。公何憂其知之難乎？但恐其體之難，滿足其分量難耳。惟勉之，并出與諸士友共之。

答張允价書 名維藩，平和人。

峛崺姑射，窅然六合之外，未嘗無人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同衆之視息，而不同其趨蹈。此所以翛然遐舉，不汩没效鱗翼之飛走也。

覽書，殊慰跂踈擔簦。❶ 堯舜世不妨下有巢由，洙泗門可無絶影高節。此真孔聖之所慰心，豈獨區區所爲擊節？文字亦大奇，所謂有如是之胸襟，自有如是之抒寫。延平之論豫章看《春秋》也，謂後居羅浮，不知意

❶「踈」，疑爲「踆」之誤。

見又如何？ 如契胸襟，而又以之托息於方壺勝概，其所助益於文詞道力，又不知其爲何如也？ 吾行驗之矣，區區亦浪漫，旦夕徼天幸，且與契共寄傲於煙霞風月，非仗契爲予前茅，則留契爲予後殿。 池鮮之惠，尤感分甘。 人還，草此附謝。 新曆六册侑覽。

答劉子誠書 名大勳，餘杭人。

六年爲別矣，孔章至，乃始將到一緘，亦可謂金玉爾音矣。 而又以孔章之非望爲囑，良愧良愧，而又竊有感也。

功利中人，如油入麪，滌之且不能清，而又可從而輔翼之乎？ 不意吾子誠自守士，乃亦作此等解也。 且僕今所處何時乎？ 煢然闃壤，名跡俱幽，絕遠氛祲，以身爲寄。 而尚可昂首出位，爲友朋作干謁耶？ 故就予問學者，則義不得辭，而向予求請者，則赧不加答。 非矯也，蓋道當爾也。 頃所謂義無定在，緣時地人情而爲之低昂損益者，契不聞之乎？

簡至，幸將拙稿寄到者，字研而句覈之，卻句句是說學，不空說理。 庶幾哉於出處進退，辭受取與，所以處己處人者，一切爲有劑量，而不至作世情解矣。

答魏徵甫書

良心有倡即興，學旨非磨不徹，且非實有。 契於孔、曾宗者，又所謂尺度權衡，未定於我，其何以決似是之慝，而破紛拏之解乎？ 如曰「知者靈明之體」，曰「意爲人鬼之關」，又或曰「心者身之主也」，今勘之，是耶非耶？ 故乙未居東山，專揭此以勘學者，俾

其人各下語，然卒未有契者。世祇知家國天下之於此取衷，孰知夫至命盡性之於玆落脉。直將聲臭俱無者，於我而提衡之；錯綜紛紜者，於我而把握之乎？真所謂經世不二宗，老後垂世筆，而彼播揚鼓舞，虛無寂滅之簧鼓，到此無所聞其喙矣，惟公其味之。以此佩諸躬，以此施諸政，以此淑諸己，以此喻諸人。鳴絃座上，垂拱雍容，百里花封，真可坐而理矣。

山房既荷建樹，而又爲之刻集倡興，撥務之忙，遠爲導諭。若增而高，室匪虛作矣。懷鄉自是人情，念友尤其宿好，顧此拘株之跡，乃有一步不可先，一步不可後者。頃所謂閨門之内，閫閾之間，一出一入慎之，則天下之大本立矣，外此復何學？辱念及，祇有愴於予情。

答李勉叔書名允懋，莆田人。

守株巖邃，徒棘嚶鳴。有願言之心，而萃止之無其幸也。忽傳手札，滿幅春温，情見乎詞，譽溢其分。若將委身寄命於脩止之宗，而不徒爲口耳之慕悦者，其何慰如之？惟學貴傳，惟人難得，此孔聖之所以寤寐徬徨，轍環而不已者也。而吾直以端拱坐而收其彦儁，何其幸與？

楮不能詳，稿若可按，附具兩種，幸細繹之。有得有疑，乘驛之良，而次第惠訂參之，必無孤於期向。至心以允臻於大道也，則鄙心幸甚。貴寅多達者，庠士更彬彬，此又公淬礪之資也。

答黄翰甫書名崇翰，莆田人。

書不盡言，學貴親炙。三千、七十，依依

孔子之門，自非兒女之私，然亦豈伊戀德之故？蓋真有無窮之意，不盡之傳，卒歲窮年，祇見其商量之無底也，蓋道固如是也。釋氏既將師友打併一家，而其中之傑然悟入者，復執侍至十載、十五六載，乃敢離去，則甚哉學之未易明，而親師取友之功力之爲大也。

東山萃止，僅爾匝月，識趣精神，迥一長格。此不但僕知之，匡嶽贊之，友朋輩亦共頌之矣。兹傳札至，乃云抵家後，遽汩没塵埃。若存若滅，未能脱然大有立，豈謙謙語耶？將實有是事耶？昔游定夫語尹彦明，謂：「吾輩侍先生，如人服烏頭般容色華好，恐一旦烏頭力去，光景便别矣。」頃特以爲相勗勵語耳，乃真有是事耶？惟勉之。温故知新，乃堪爲師。僕亦何德何脩，而可以當僊里衆賢之寵召。然鼓篋擔簦，緇衣之好，又其意之所夙植也，其能已乎！其能已乎！

採薪微恙，行李尚覊，取暇攜筇，百儲面語。諸不盡簡中，一一説向光兆腹笥之矣。蓋必如是，而後於拘譾之蹤，乃爲無玷負也。

答余元卿書名景，莆田人。

天理兩字，頗未易言。程伯子何如人？至壓半生苦勘。來簡既首揭之，而後直漫言之。只此兩箇字未能明得，即難與語性命之宗傳，經綸之極致矣。乃復遡從唐虞，牽連後代，欲將三千六百滚作一門，直以淄澠合流，不復辨味。如是而論學，即楊朱、墨翟，何可請之？無父無君，夷、尹、下惠，已逼聖真，何所殊？而必欲學孔，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大率後之學者，知謹於千里，而不知

毫釐；直欲混合於毫釐，而不知其乃竟抵於千里爲可痛也。察之察之，毋輕説，毋漫視。

正學堂稿卷二十二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二十三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清遠徐兆鼎鋟梓

與蔣蘭居書

孤蹤浮寄，幸同邦域之中；山斗瞻依，越五載乃酬覯止之願。巖扉閴處，再枉高軒；促膝聯鋪，披吐肝膈。若將探幽選勝，訂千載之心期；不獨過從往還，爲一時之締合。公之爲誼高矣，用情篤矣。顧如僕者，則何以承之？萬徑千蹊，雖云皆可適國；理惟一是，卻也無容二三。故謂老佛之無裨世用，是不知老佛者也；謂老佛之即同吾儒，是不知吾儒者也。楊朱、墨翟，去儒較近，推其弊極，尚至無父無君。夷、惠、伊尹，造詣已逼聖真，尚斷以爲君子不由，而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昔人所以謂差若毫釐，則謬以千里也，不但吾儒爾也。「惟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六祖言之矣。師既收六宗，於是「聲馳五印，化被南天」，達磨任之矣。蓋除卻學術之辨無辨，除卻毫釐之差無差。

頃承至善指詰，率牖其端，過辱虛襟，許之契合，此真是孔、曾在天有靈也。舊每説微生之乞醯，自緣非直，然亦以家本無醯，故從外覔。孔子則夫豈無醯之家？真所謂歸求有餘，懷萬寶而燕息，取之左右逢其源矣，而又何羨乎？

莆陽之往，尚未確期。期誓不渝，尚堪

往返，宜招知静勝。第恐夫朋侶之太稀，無以副出谷遷喬，嚶鳴之遐想也。不勝感念之深，謹勒此屬之，令親轉致，惟照亮。

答林丹山書

頃乘翰甫之去，附報台端，輒宣窾綮。蓋以僊里雖道義之藪，自昔號鄒魯之域，而倡興率作，必自人豪。洙泗泰嶧，豈緊自爲高深，則以孔孟者爲之樹風標軌，而士霧湧雲蒸，爲之兢勸也。丈既虔其始，必思厚其終，以誕登于覺岸，爲光千古也。

乃光兆至，捧到續緘，鄭重情詞，煇煌嘉幣，不惟其鄙陋，而謬委以師資之任焉。此豈遷客之所宜蒙，尤非幽人之可出位，是欲以愛成其子弟，過而托之於矇瞶也，左矣。雖然，緇衣夙好也，捧雉素衷也。空山蠖屈，閱此七年；負篋擔簦，不遠秦楚。矧界在七閩之内，去漳地不數百里。中國授室，養士萬鍾，亦可云極盛之典，而一時耆耄雲翔，菁莪連茹，道誼之風，又絶代之所希有者乎？則少未忘大耋之嗟，忍甘爲迴谿之墮，局守拘株，而忘澠池之奮翼乎？

浣承命召，漫卷詩書，意若欲狂，駕言于邁。然進止遲速之期，尚未可定也。諸欲語者，大率拘謭之癖，實亦狂奴故態。惟一切體而亮之，并以轉致當塗，俾其若獨來獨往于八壺九鯉之間，於行藏之計乃爲無玷負也。臨楮不任惓惓。

答石子衎書名維磐，永甯人。

「世界喻以江湖，同心有如維楫」，蓋往答揭友語。都俞吁咈，何取下交；相掖相

扶，誕登于岸。蓋古人於此揆之審矣，良爲之慰。

誠之一字，自就人言；天之道也，要須善看。大率率性而行者即思勉，不涉所以爲天。譬順性而動，即不識不知，皆爲帝則。惟不思勉，所以爲誠，即不學慮，所以爲知能之良也。後來直將誠字指歸于體，正爲誤認了天之道也一句，有如來簡之所疑矣。止歸至善，直透命根；從本立宗，沛然流溢。誠之地分，誠未易臻，而學之體勘，則合下便要清楚矣。賢謂不思不勉是贊語，蓋已深得其旨，而又謂由勉以學，不勉由思。以學不思，則於宗趣處尚須一勘。克伐怨欲不行，何以謂之難？又何以謂之仁？則吾不知也。試取吾大意一檢而揆之，當可以得其款矣。

答黃定宇書

明學淑人，僭每謂爲士責。無論在仕在山，兩皆有必慊之分，不容自諉，此曾子所以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也。夫豈指三千，專推及於身通六藝之七十二子乎？問何以要弘？曰「仁以爲己任」。問何以要毅？曰「死而後已」。仁爲己任，故不得不與世關情；死而後已，故不容有一步歇脚。而覽承手教，何其諉讓之過深耶？敢僭謂聰明知解士之如丈者固少比，氣力精神如丈者亦少比。而又以方盛之年，償遂私之計，則除卻明學淑人，將此一副當大才料，何處施設？將此半生中好歲月，何忍辜負？

僕既夙荷知，而又感承頃者越數千里，勤劬爲寥落顧盼。嗣復捧悃忱金玉，如帶礪

心盟，故敢忘其固陋，一申勗之，且不避其辭之不遜也。臨楮無任惓惓，跡羈神往。

答高鳳岡書名杏，豐城人。

瘴海迢遥，半載中兩接手書，并抄到勗學舊章，覽之殊爲喜。此誠百行之宗，生人之本。故孔子以比於《春秋》，謂：「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也。」大率一以正性，一以嚴防。允能致誠惻，力行之，豈有一步地不向矩度中走，一念頭不從天理上發見者乎？惟是經僅揭其綱，疏乃詳其目。由生養以訖葬祭，始立身而終事君，一一可以按次檢脩，不煩尋索。自謂之少有效於孔、曾，此又其一端矣。然又一切按依經傳舊章，不敢自出一字。如睟盤之示兒，隨賞而足；如立竿之取影，有試輒徵。天經地義，庶將藉以維持，而人極於茲立也。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本立而道生，易簡而能事畢矣。

答羅汝存書名懋忠，豐城人。

半載中屢接手書，隨身所到，學與之俱。宛轉吴浙間，聯屬朋儕，自利利他，薰炙切磋，蔚然道誼，無歉於夙期矣，爲慰爲慰！翩翩多著作，更足衛學翊經。間涉穿鑿，無妨大旨。如汝存斯遊，亦真可云不浪漫矣。

學問明之難，行之尤難；行之難，任之尤難。非頂天立地，出肩爲學負荷者，不可言任；非併精壹志，倒身以學爲歸宿者，不可言任。獻和所以日益者，只緣有得於此。春融道氣，渣滓無餘，頃嘗爲之像贊，許以不雜，茲汝存又進於是矣。至伯衎茲來，意見

胸襟，亦夐長格。後生中復有鄔實甫，所造殊深密，至令姪春元，亦傑然見志意。覽書詞，若久在吾求應中者，可喜！ 吾輩欲爲孔子報恩者無他，只有爲之廣學計。將爲之廣學無他，只有求人三千、七十林立。尚汲汲皇皇，環轍周流而不已也，其規範可徵矣，故頃與貞甫每有嘆於遇窮。夫豈嗟流落，真有悵於處地之拘，無以遂朋來之樂，廣出谷遷喬之願，以是爲歉耳。

邇感興化郡邑暨鄉紳端書走友，遠爲相招，蓋以彼中書院新成，欲藉爲弟子勗，愧不能當，而又不容卻也。果然比漳郡路適減半，距榕省不過兩日，於鄙私衷，又有愜者。秋初果能來，何必限境上幡然解縶，攜手同歸。莆士多賢，更增麗澤，亦何不美之有？諸面言之。

答翟從先書 名繩祖，東莞人。

梁幼甯致到章貢手書，知從先甫北去，乃純顯書來，復及之。若將爲半途廢也，吾不能知其由。純顯之涵養日益深，幼甯之肩荷亦殊鋭。並時家食，合併精神，而吾從先又歸爲翊贊，此真是僊里學問興起一機。媒人熱心腸，舍此將何用？ 要令舉粵之衆正朋興，日煅月磨，以允臻於大道也，則吾從先之功德，直與廣生大生，不厭不倦等。而頃從先乃退然不敢當，若直以媒人自處也，不幾爲謙謙語乎？

脩身爲本之學，原非私有之身，蓋合家國天下而成其身也。故非有天大的度量，不足以包含；非有火熱的心腸，不足以負荷。區區小乘安樂，作井蛙醯雞之見者，胡足以

臻此？而吾從先乃無意中一口道著，可謂見其大矣。未有與人子言孜孜孝，而已躬乃甘處不孝者；未有與人臣言孜孜忠，而已躬乃甘坐不忠者。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此常不輕的菩薩，所以逢人輒勸之作佛，而彼亦竟成佛，不爲虛擲也。世之以自檢自脩，與立人達人作兩路看者，只爲不達于此，惟從先勉之。

蘇進之方有遠大期，遽淪化，殊可悼。頃接其令姪汝載書，述其自漳歸所秉執志義，殊有可感者。汝載亦奇士，覽書詞，不面可知其人，必引而致諸會中，與純顯、幼甯互切磋。此卻是學問中可倚靠的人也。

答杜希登書名泮，南昌人。

師友打併一家，蓋是洙泗成規，而實祖於唐虞。上理豈繄爲中下士未底成造者設哉？每謂明睿莫如子淵，而孔子翻與多言，至于終日不厭；篤信謹守無如子夏，而離群析處，即不免於病生。是可以想見其戀戀依依不舍之意矣。各會友交互之約，尤爲提策夾持之要。向以負荷無人，衹成空說；朋來之樂，孔子歆之；麗澤之益，《易》象繫之。要以新耳目，起精神，增火力，而非直爲鼓舞張皇、虛意氣設也。一鄉之內同志已無多，質力者尤少，久久習熟，無以異於家人婦子。所以嚴憚切磋益少，即不能以來遠友，亦宜鼓篋從之，而又守株幽谷間，曾嚶鳴小鳥之不若也，其將如學何哉？匡嶽書已致之，貞甫暨小孫承念矣。

答族弟孟謌書名謇。

旅居粗遣，幸無俯仰怨尤，然歲久矣，得

無寥落已甚。所以自入春來，書札往還，未能廢得。至文字請求，一切並廢閣堆疊在案，未爲一捉筆。如孟收、貞甫，又其所最關情者，能忘念乎！能忘念乎！

外，簡所述，大率世學共有之。然吾以爲與其救病，不若扶元；與其治標，不若植本。近接榕崖書，乃大有可感者。知脩之要，從止出也。果其必脩之從止出，而直於止地乎歸宗也，則於植本扶元之命脉消息，庶幾到手矣。體之，幸甚。

答周學博書名紹文，貴州人。

有求僊之實志者，然後可以講丹方；有成僊之真方，然後可以入煉室。書來款款，矢質神明，砥詣實脩，無玷衾影，尚矣！至復有懷永感，務殫報酬，保此全歸，罔遺虧辱，所謂有學聖之真志者，若君非耶？

《日鑒》一録，要以飭輿衛之閑，補箴警之缺，庶幾哉有赫其臨，罔遺怠忽，然能體而行之者鮮矣。頃亦有十數友，欲以此立課者，後竟不省所詣云。何必如簡意，不飾善，不掩疵，儼然如臨如履，甘受鬼神震霆之陰殛，而後可保其無有玷負，無忝於實録也。未後課罰意尤見逼真，期共勉旃，底臻高大，則此學幸甚。

答余叔廉書名世威，豐城人。

迢遞千程，艱關道路，伯衎兹來，亦可云極高之誼矣。而又喜其氣味胸襟之迥然長一格也。并接吾叔廉書，意懇識精，功深力到，鑿鑿乎皆透本之談。至心不染雜，事不役紛，念念歸身，恐恐離善，又鑿鑿砥歸本之

功。不意吾二三老友，懋勉進脩，乃率如是。同輩中既有羅汝存、李敬甫、徐時舉，後輩中又有鄔實甫，皆皈命志心，可保成一路者。而最當首坐，爲師門領袖，無如吾叔廉者矣。善信美大，積資累級，月將日就，緝熙光明，七十老翁，更何所求？知必有日新而不已者矣。殊以爲望，令郎令孫，侍間致勉意。

答袁開美書名懋麒，豐城人。

簡至，翩翩若翔若舞，若驟若馳，豈緊悉慕尚之誠心，兼以覽趨操之遐致，爲之喜溢於顔，譽不啻口。萍踪邂逅有若，而人猶將進而加諸膝，而况其在骨肉之親，有撫摩鞠育之愛者乎？顧此幾微之緒，非穎不徹，而稍躐高虚，又類墮空解。非傑莫任，而少激意氣。又每病外馳，此顔氏之所以如愚，參也之所以魯得，孔子之所以不貴穎敏，乃以忠信爲入道之基本也。惟契其體此，更詳簡意。若將如饑寒之需於衣食，矢欲從髫暨耋，爲命脉之皈依也，則憤悱啟發，又豈需於先生之力，爲不翊助？

拙稿不便攜持，《約言》刻家有之，書雖之甚多，旨要略具焉。若將爲梓匠輪輿之授人以規矩也，故業與定一背誦之課，惟契撥餘閑而熟服此，庶幾哉歸求有餘，不覿面而可以悉其款矣。

答朱用韜書名有光，崇德人。

知本兩言，千聖秘密。宗風誕布，如日如星。不省是何見解詆作衍文，以致面委蓁蕪，兹來千載。往癸酉承乏粤，特挈出作兩義，以昭示學的，而覽之者尚不免於二二三

三，若謂其以剩語作提綱，支言爲正印者。不知除此兩言，孔子何學，而《大學》亦惡用作乎？以來簡懇懇諄諄，知喫緊止，而不知止者伊何？知喫緊脩，而不知脩者伊何？故及之。此可按予稿與以建熟究之。至獨學難成一語，又似偶有中者。堯舜大聖，尚爾望助臣鄰，三千、七十，何等人品，卒歲窮年，依依師座，無隣而能成德，我未之前聞也。

以建肩雖硬，樹立者止一人，百皆汨没縈纏道義之焰，幾如灰冷。吾誠無幸，日憫憫焉以海陬孤僻爲憂，而吾用韜、以建乃日處于五達之衢，忘良益之多儔，而莫知所爲倡興聯屬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詩人之刺，幾先得我心之同然矣。

答郭道憲書 名良翰，莆田人。二條

淡之一字，在世學誠爲對證之良。裘馬衾簟，食息啟處，一切保此方餌，又安有過中失正之事？簡至款款，知於此着鞭，殊爲喜。只就尚絅意觀之，尚屬救敝之方，未湊底裏。闇然的然，判若殊科；爲己爲人，兩分歧逕。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蓋一切要從根蒂上斂宿，而不向外面求討也，故自爾其淡也。察之。

又

昔賢謂「名節者，衛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存者，要亦激切言之耳。其實捨名節外，甯別有學？「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果其所由所安者，一切以

完吾性命，而不緣贊毀也。即此便是至命盡性之極則矣。孔甘蔬水，顏樂簞瓢，尅勵操脩，有過於是，試問之，外此復何學？

答莊君秀書名以蒞，惠安人。

舊有語：「未入門者看發心，已入門者看開眼。」大率已發心人，自不容有不理之行矣。然必信必果，有適有莫。知謹躬脩，未透關膈。一膜所蓋，霄壤懸殊。此孔子所以謂「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豈有子夏之賢而尚憂其爲小人者乎？則硜硜之固滯，其所僻者猶在也。禪者亦有貴子眼正，不責子行履之説。顏氏尚矣，參也何以魯得？則以其禀資雖稍窒，而尊聞行知直出弘毅之頂肩，以爲學擔荷。雙眼光明，乃有夐邁於群賢，而超出於三千、七十者。孔子探源止善，落脉脩身，正是貫徹性命經綸，一手提撕，何取更著兩邊攔護，作二乘之解。故吾於契來簡，雖甚感其誠切，而尚有覘其旨趣之未大瑩徹也。體之體之。

慈親届誕，子道依依，進止維時，有何遲速。蒼巖悟證，莆士欽之，定省難違，略同君秀。雖近在百里内，乃無以酬同心之仰也。草草。

答柯宇徵書名方榮，龍溪人。二條

問：《孟子》謂：「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是規矩屬之聖人也。它日又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不知更指何者爲規矩乎？舊説知行，夫知有索隱，行有行怪，似未足當此？竊謂老師提止脩

二字，正學者規矩處。知行難該得止脩，説止脩而知行在其中矣。榮山中小築，見諸匠石斲削，卒無有能舍規矩者。規矩誠定，唯所闔闢尺寸不爽，益悟止法在我，隨日用事物應酬，處之自然妥當，從止發慮，非虛語也。顧一規矩也，有用之而精，有用之而不精，毋亦孟氏所謂「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乎？是巧尤運于規矩之中者，則止猶之規矩，至善爲止之地，猶之巧耳。聖人巧力兼全，安止敬止，所以爲人倫之至。愚見未知然否？敢具請正。

聖人有可以授人者，有不可以授人者。可以授人者則法是也，猶大匠之誨人，必以規矩也。不可以授人者則悟是也，猶大匠之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行怪索隱，是外規矩而求巧，聖人不貴矣，故巧要從規矩中出也。雖至于縱心所欲，亦一切率循于此不踰，則真所謂人倫之至者也。後之教者，何其異是乎？往往無學以授人，而直望人以悟是，直廢規矩而責人以巧也，其將能乎！其將能乎！至於至善兩字，原以指言學之命根，故止者於此，脩者於此。區區之有功聖學，固在揭出脩身爲本，而妙契孔、曾宗傳，卻在悟破知止兩節。所謂脩身爲本，則是止於至善之竅門也。止於至善，則是脩身爲本之命脉也。又曰：「止於至善，人知其爲末後之事，誰知其爲始事？」而來簡乃謂猶之巧也，是復蹈向來造詣之極致者云爾也，其然乎其不然乎？必於此體當得及，而後學可落根，而悟可從中發矣。

又

問：孔子不云乎：「文王有四友，

自吾得回，門人加親，非疏附耶？得賜，四方之士至，非奔走耶？得師，前有輝，後有光，非先後耶？得由，惡言不入於耳，非禦侮耶？」以孔子之聖，江漢秋陽，三千、七十，罔不心悦誠服，奚待此四子爲之助，且所稱疏附、後先、奔走、禦侮云者，恐別有在，不僅僅門人加親等已也。第令如斯而止，聚樂足矣，何事復憂此學？惓惓焉誨人無已哉？觀孔子它日又稱「回三月不違仁」，謂諸子僅日月一至，不復概與之。蓋誨人本以續道統，與文王得四友脩和有夏不同，是在學者緣所已至，益勉所未至，其爲疏附、後先、奔走、禦侮也大矣。敢質所聞，伏賜裁教。

「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求賢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蓋昔之聖君賢宰，恒必由之矣。學問亦不是小事，將以舉四海而甄陶，豈伊一人之喙所能家喻户曉？此孔孟之所以汲汲皇皇，環轍周流，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容自已者也。輝光前後，匪爲沽名；惡聲不聞，豈伊杜謗？墻高宫廣，不得其門而入，則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而非藉四友之宣明翊贊，其誰諒之？故凡從遊于洙泗之門者，淺深若殊詣，要之皆能明乎聖人之心者也。心明故其學有徵，羽衆故其傳益廣，此吾所以謂：「世祇知三千、七十，不可一日無孔子；一日而無三千、七十，亦烏取以成孔子乎？」契能體此，善矣。更如簡意，直截向已躬上勉所未至，而不俾爲虚托，則善之善者也，盡矣。

正學堂稿卷二十三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二十四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清遠徐兆鼎鋟梓

與曾舜徵書

親闈依戀，藹然孝子之心；世路紛華，業已泊然飈之身外。而人情風雨，乃於最平處生出險巇，最無營處撰出機穽。此雖以儒子淵明之趣蹈，其能免於吏議？雖有樂天知命之胸懷，其能以忘莫我知也之嘆惋乎？爲慨爲慨！然因是得以遂公雅素，終養嚴幃，不復懷靡盬之牽、陟岵之戀，於人子之心，亦大有愉快也。娱親之暇，淑友明宗。歸併孔、曾，底於一是，又是此學之幸。

區區年已越稀，假令當安富之日，且宜懸車，矧伊淪墮，而又重以冢孫良益相繼喪亡。化日光天，皆堪寂寞，而鄉園還返，又杳然未卜也。公最知我者，其能忘情耶？閩海雖遥，不在天外；武夷飛錫，往厘注情。兹倘能取色養暇，一踵古負笈擔簦誼乎？望之望之。

盧貞甫《貞德録》刻未完，誌狀傳表，蓋不可一缺。狀必以屬伍學甫，誌當以託公，傳與表則予與南皋各任其一，惟公留意焉。此友終事一段，灼然希有，言笑甫完，溘爾化去。此在禪家，必鬨然頌坐脱，風痰諸證，一切俱無，容色怡愉，肢體軟美。在儒家又灼然稱尸解。即就儒門論，亦允矣全歸，無忝正命。

頃小孫喪，予尚有厭經其室之意。茲與貞甫共房而處也，既没後，乃爾晏然。雖曰爲之揮淚痛心，而曾無有生死之異路爲介於懷也。此其地分所陟，真有以大異於尋常者。公誌中必發此，要以見儒者之學，亦自有涅槃之受享，而逍遥曳杖，從容易簀，不獨一孔子曾子然也。緣渠自弱冠即棄科擧之學，雖嘗出入於二氏，而皈命志心，無非爲性命身心之計。閱茲十載，兩地相依，絶斷岐塗，管於一是。迨于丁酉受聘同安，教焉知困，益爾瘁精。屆入秋中，全體渾融，霈然流溢，恣心衝口，動罔非天，以談知本之學，真技經肯綮之，未嘗超然有得於意言象數之外矣。地分所詣，直逼中行，不數狂狷，而遽來推殞。不使其久住于人間，利生説法，以爲斯文光顯，良可慨也。此皆宜見于公文，故詳及之。至其凝峻之操，甘死饑寒，不濡一芥，狥師之義，捐軀犯難，直與日月爭光。親喪過毁，底於骨立。弟未完娶，義不圖嗣。憂學愛友，推賢讓善，然諾守持，千金不易，又自是貴鄉友所共頌，而公所熟悉者，又無俟於予言。惟毋俾一美有不揚，使賢人君子，齎憾九原，則予爲師者與公爲友者，不得辭其責矣。予文必待公文到乃作，以公既桑梓而又爲垂髫友，故誼當委重公，而非如他諛墓之請，可别存退託也。望之望之。

答徐時擧堂名鍪，豐城人。

師友合坐同堂，併精壹志其上也。時傳尺素，就質勤劬，雖在千里外，不殊面語其次也。自予流辟入閩陬，如契雖不面，庶不愧此矣。止脩雙揭，譬若提衡；宗趣所歸，厥有攸在。吾有知乎？隨感而應，何曾一及

脩字。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直以包入止中。往所以謂：「立命歸宗，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照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業已灼然道出，雖決不容於頽廢，而宗趣之歸宿，厥有分矣，其亦何疑之有？

頃風便，已寄書，兹復乘伯衎還而附此。伯衎兹歸也，切欲與諸友定一會稿課，此誠良法。滇閩諸友，一切試有徵矣。且俾未會前不空閑，有可尋繹，届會期就所疑悟，可作商量。其爲益者，非止一端也。

與傅君髦書 名來譽，鄞縣人。

湯之所以日躋聖敬者，不在苟日新，而在又日能新。孔之所以優入聖域者，非是仁聖不可及，而在不厭不倦爲難及。惟不厭倦，此所以卒爲仁與聖也。聯屬友朋，無謂人分上事，正以了己鞭策倦厭，奮起日新，無云祗以自淑，即以淑人親民。所以明德不倦乃真不厭，惟君髦勉之。理決無有兩是，學最病於多岐。未是則當徬徨，求真既是所宜，服膺勿失。此尊聞行知，子輿氏之所以超出於三千，而統承乎聖學也。夫豈有過人之資，特以能守其是者敬承之耳？

陸以建兹來，日研覈，庶幾就一脉，然尚未保其去師之側，不復爲二三也。茫洋瀚海，覺岸誕登，豈緊用力之殊，直以指蹤無雜？此吾所以謂學不歸宗而能有成者，無是理也。令郎倘在侍，希并以此語之。

答王寰羽書

武夷一别，撚指光陰，倏焉四載。良朋日遠，孤陋彌深，祗增悵惘。惟丈既蓄真憤

之心，有必明此學之志，而又居於五達之衢，才俊之淵藪也，知所切磋，受益寧有量哉？世途遭值，從古無憑。福善禍淫，往往而戾。此佛氏所以一切舉而歸之宿生的緣業，亦無可奈何也。「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此以言乎命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以言乎守也。故人分上再無有工夫可做也，只得任之而已。

區區半生事學，險阻艱難，可謂備嘗。惟此一句，執之似稍約，而驗之頗有徵。古人未嘗不說求諸己，未嘗不說不知而不愠，畢竟不若區區人分上再無工夫之言，爲簡明而斷決也。計時即吉，大事必襄，罔極報酬，願言移孝。然只一日居林之下，亦自有一日居林的職事，幸無爲漫過也。

僻居寡便，懸耿徒勤。以建惠來，得詢動定，而其踵叩意又甚殷殷也。謹勒此附之，敬候起居，并申請益，伏惟台亮。

與何匪莪書

頃緣假道，幸有晉接之良，庶將披吐襟期，浣承教益。而届在行間，又以一城爲限。匆匆言别，兩地相睽，須意徒殷，遇緣殊淺，良以爲悵。

孔、曾正學，昭布如星，蠡管雖蕪，庶覘百一。謂至善兩字，果指造之極耶？謂知本兩言，果屬文之衍耶？知至善不可爲造極，即可以探性命之宗；知知本不屬於衍文，即可以握經綸之極。而孔、曾心事，已可照知其十之八九矣。「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自是聖門教所不廢，然所以出之者有本矣，惟丈其圖之。

莆晉幸非遥，晤語雖無幸，氣求聲應，固時可相聞也。頃面金鳳池，似亦有志乎斯者。别去俾懸情，蓋除卻明學淑人，他無可用念也。

答陳堯勳書 名光，莆田人。二條。

問：光從霞村會所歸，遇兩友詢光從何來？答曰：「侍老師講明性學。」問：「學旨何居？」光曰：「學貴知本。」一友詰其所以，一友曰：「孝弟盡堯舜之道矣，豈非本與？」光答曰：「孝弟只是流行，非性學之本體。論本體則家國天下之柄在我，均平齊治之用咸宜。本立道生，充滿分量，如堯舜之峻德克明，至於親睦，平章協和於變合天下，以成其孝弟。惟堯舜精一執中，纔能光四表，格上下。這至善之止，即厥中之執，止其一也，脩其精也。止者何？止於本也，所謂知脩身爲本而止之也。有物有則，皆性之流行也。一本渾成，則性之體統也。此身之所以爲本，而脩身所以爲知本也。止字本字，要緊關頭，孔子透性之宗，祖述之學，故《大學》結之曰『此謂知之至也』。」兩生唯唯，光敢述以請教。

孝弟者五倫之一，以其爲百行之先。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舊有語：「孩提之愛敬，不可以追惟。乍見之怵惕惻隱，不可以充擴。」

故先儒謂孝弟是仁之一事，謂行仁自孝弟始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説亦既昭

昭矣。止歸至善，允宿命根；本歸脩身，落實矩矱。所謂「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隨感流行，不識不知，而仁敬孝慈信之善，則皆舉之矣。如簡之所答者，是矣。

又

問：光有友梅生，從宣城來。梅生文學博雅，品題古先著作，欣慕止脩之學。問光曰：「二氏學未嘗不止不脩，人性皆同，何可岐而二也？」光答曰：「天命之性，何嘗不同二氏？所不同吾儒者，有經世出世之别。此頭路一分，而做手頓殊耳。譬如學于古訓，有得之以養心性者，有得之以資文字者。書非不同，而所讀者異。且勿論此，即聖人若夷、尹、下惠，孟子曰『不同道』，此何謂也？惟吾夫子教人，從本末始終處討出止的消息來。又詳數事物，揭出脩身爲本于此，經事宰物即于此，盡性至命，所謂止脩合法也。老師嘗曰：『精神一步離身，固是不止，亦斷不能有脩；工夫一毫滲漏，固是不脩，亦便不能有止。奈何今之學者，有執滯身字，又有偏滯止字，此兩頭所以都病，去《大學》聖經遠矣。』何怪二氏之不争衡於吾儒中哉？惟曾得之爲三省，顔得之爲四勿，蓋脩處無非止，止之所以脩之也。此顔、曾獨傳其宗，知本故也。彼子貢之方人，冉求之畫地，夫子只自責自脩之不暇，又何暇攻二氏爲？」光不敏，尊所聞而爲友朋告，未知果有合乎明宗旨否？

繩樞甕牖，斗室三間，天際遊遨，意念精神，必止於是，只爲有家之故。子貢所謂「不

得其門而入，則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至得門或寡云，不亦宜語意尤可味。世之躭嗜禪寂、縈意玄虛者，予每不深怪。眼前不住脚之遊僧，釋氏所指喻之窮子，彼豈無戀於室家之安？則宗趣之未明了，本地之風光不知所歸宿故也。所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知其有如是之受享也，而又何他有羨乎？如簡之所論者允矣，吾復何云。

答許友書 名敬，閩縣人。

陳、黄兩友至，接手書，確然有信於脩身爲本之宗，直透止於至善命脉，允若斯即洙泗淵源，爲契一語道之盡矣，吾復何云。小心昭事，亦臨亦保，大率守之爲難，所以悟之難也。如簡淬礪，人十己千，則何憂于不到彼岸，惟勉之。友朋者卻是濟川舟航，會事者即爲振興鈴鐸。無厭於友者，乃能無墮己志；不倦於誨者，乃能不歉得朋。孰止就脩？合之一事。沙合義風甫爾，惟毋以當塗去來爲學作止，則鄙心之幸也。面會友，希統出此。

答林邦介書 名諧，莆田人。二條

問：「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解説甚多，中未了了。夫責己厚則責人必薄，厚者固厚，薄者正所以成其厚也。然君子在世，負荷擔當，不可妄自菲薄。至於當大利害，處大榮辱，爲人所不肯爲。蹈危難，履險巇，獨任不疑，一毫不委，諸人何等自厚？然反以此任怨招尤，詆諆交集，即古大聖大賢，亦不免焉。德厚謗興，道高毁來，安在其遠怨哉？鄙意此章，即《中庸》所謂

「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怨者自我言也。以此處世，坦坦蕩蕩，無入不自得焉，更何怨尤之有？孔夫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正此學問，未識是否。

聖人之學，經世之學也，故合下將家國天下通爲一身，合下將齊治均平通爲一事。家邦無怨，天下歸仁，蓋是自致之理，所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豈有不通於家國天下，而可以語脩身者乎？遠怨兩字，即不必執，就己説未嘗不是。至於毁出求全，謗生意外，又自屬横至之遭，不可合一而斷，所謂「仁且有禮」，「其横逆猶是也」。君子曰「我必不忠也」，蓋到底人分上無有工夫可做也。不怨天，不尤人，正己而勿求於人，則無怨，豈徒以了自己，直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所以遠怨者，道即具乎此也？試味之。

又

問：政學一理，所講者果經世之學，則所學即所以爲政。老師敭歷中外，策勳樹伐，所謂俎豆軍旅，文武爲憲，乃身有之，非徒言也。諧見有一等人，抵掌空談，脩姱無據，浮慕展采，莫措一籌，此其本來原無實學，勿論已。亦有實落砥行立名士，博覽群書，究心學問者，宜於處家，而當官則闇；長於説理，而遇事則疎。至或身值震撼，而左右牽制，時際倥偬，而進退維谷。名理固多，附麗注脣，迄無指歸。人稱這樣人只會讀書，不會做官，致詆儒者爲

無實用，而處士徒竊虚聲，不知何脩而可裨於萬一也。諧至不才，思爲世用，不欲作汶汶無所短長之夫，惟老師教之。

往同魏敬吾遊廬山，經瀧山，謁魯岡裘丈，承問：「良知無有於不知也，乃有講學士，往往授之以政不達者，此其故何哉？」僭答之曰：「此義不明，其來已久。試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語經綸莫大於此矣。請問其所以得天下者，是遵何道？兵乎將乎？略地乎攻城乎？」魯岡丈爲默然。予因曰：「果其所恃者惟在智，力何取？」更説以德行仁，乃不待大乎？此正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到誠的一步，真有宇宙在乎手，造化生乎身，直以其渺渺之身，參位三才，爲造物宗主。其感孚運轉之機括，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自至者，豈區區智數規爲所可揣量？故吾輩有志聖人者，要緊在積誠。若不從誠上積累，而第從幹辦經營上較量，求可求成，毫忽舛訛，直將流而入於管商之功利，其爲敝可勝言哉？察之。

與王尹卿書

孔子無他長，惟是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仕止久速，一切當其可，此所以外無攀援，内無榮羡，炳炳烺烺，獨往獨來于宇宙間，乃徹底秋陽江漢也。

頃於知厚中，獨有羡于史玉池之爲人。三仕三去，皭然泥而不滓，爲有概於古人之風，無忝於孔、曾之矩矱也。而今又見公矣，古稱「賓之初筵，其儀秩秩」，「亦既醉止，屢舞僊僊」，故既立之監，又佐之史。此豈憂其

始事之不虔，正有慮其終事之難爲戢也。此儒者之法門，所以謹於筮仕，而尤兢兢然慎於終事，期于保末路之全歸也。如公之斯舉，信足以醒世途之寐眼，而挽末習之滔滔矣。惟是一日居位，固必一日業官；一日有生，亦必一日盡分。仁爲己任，豈是挽攬仁來佩之己躬，直是家國天下隨身所到，罔容擺脱。不厭不倦，固是孔子純亦不已之心，亦即孔子配天行健之學。皇皇汲汲，總不爲私；一毅一弘，喻同扛鼎。惟公其力任之。

僊鄉屬當興起，士友斌斌，兢向於道。而師與牧又俱良，而公於此際適有高翔千仞之舉，真天之有意于名邦，不俾爲文字冠，而又將俾之陟聖躋賢，爲道義之淵藪也。念間喜得黄友去，便附此，致惓惓。少須報奪，遂公高雅，矢將顓力走將，致予勤款，蓋世祇知以進爲榮，而吾乃以公之退爲高也。

答施二華書

淺陋謬有窺，蓋宛轉三十年餘，牖其端又十年餘，乃闖其閫。持以語諸人，人倏是倏非，大率信者半，疑者半。信之者特有取其實，疑之者則直玩其平。不知惟平惟實，乃所以爲洙泗之正宗，孔、曾之心旨也。而獨過有愜於高明之採，直於平實之中，底歸性命之奥。古所稱不識面而心知、千里猶同室者，若公非耶？

東山一晤，備悉懇衷。手教惠來，倍增感怍。有何未竟之忱，忍不披吐貢芹。顧此淵源之緒，非勘不明，非磨不徹。按圖雖不可以得駿，對鏡亦自可以整容。芻蕘必採，則兹蕪穢之蠡管，未必不是遊洙泗之梯航，覬孔、曾之媒妁也，願言注心焉。留都既正

士淵藪，而清議又最勝。理學講明，時時不輟，眼前廷評，陳省堂亦宿注心此者，吾又爲公慶矣。寥落地愧不能將虔，乃廑敦念，於治裝之辰，不憚勤劬，良以爲感。

答王寰羽書

來書款款，屢牘連章。歸宗處既爾過於謙抑，非鄙所當。疑議處乃尚不免牿舊見聞，未大擺脱。

二百一十五字，喻如造物生人，自頂至踵，九竅百骸，賅而存焉。然豈容一節之可删除，一字之可存疑議者乎？僕於他經未必徹，而獨於此敢謂之覿面孔、曾，聆其謦欬。故敢按依綱紀，指數敷宣，以校儒先所見。雖若時有背違，而以證聖經，實則毫髮無敢踰越。如以至善兩字，爲直揭性命之宗；物有一條，爲教人知止之法。不以明德親民分本末，而云謂德與民一物也，即下文之所謂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物是也，然而有本末焉。不以知止能得分終始，而云明與親一事也，即下文之所謂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是也，然而有終始焉。從古論學，必以格致爲先，而區區獨先知止。自昔儒先懇懇諄諄，憂格致之無傳，而區區獨謂格致無傳。揭出止脩，將明親倒歸一止，而將均平、齊治、格致、誠正管束一脩。又揭止慮，謂定静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故止於至善，往謂之終事者，而今以爲始事；致知格物，往謂之主腦者，而今以爲條貫；此謂知本，往謂之衍文者，而今以爲孔聖悟門、全學樞紐。反躬體取，誠不敢倚就册子上鑽研，而每透一分，則於經必悟增一乘。暨於二百一十五字，靡有遺明，而吾意亦皞皞熙熙，靡有遺憤

矣。著在簡篇者，若爲有萬其言，實則無一字句不是爲聖經寫備具的宗傳，爲孔子宣夙含的旨趣，而曾不敢出絲毫之意見以亂之也。

荷蒙不鄙，感極虛衷。所宜按依款件，披吐報酬。念其淵淵浩浩，業已備載於刻中也。古稱：「千週燦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靈魂忽自悟。」果其爲學之故，不遺葑菲，直將八册週迴，俯爲紬繹，則玆周環駁教者，俱可不煩詞説解矣。恃愛之過，不耻僭踰，無非仰體至心，效呈芹曝，伏惟覽而諒之。臨楮無任惓惓。

與王漢冶書名鍔，晉江人。

頃者有嘉漢冶能喫緊於心性之辨，至所云欲明性善者，必辨心性。心性混則性之善不可得而見，則尤爲千古未有之談。何者？以從古無人作如此解也。不意吾門友乃復有陸以建者，於争名角技之秋，直守其師之説而不變。且明言其授受之所自，而未聞忤於時也。直以回主司之盼睞而策名也，斯亦奇矣。文字亦大磊落可頌，而又一氣呵成，了無有斧鑿痕迹。大率身有之，故言之親切有味，繩削不費，而自不窘於辭也。以契同聲者，特摘覽之，希將大字刻之，而弁數語于簡端，以昭示軌則。俾凡遊吾門者，知身心性命之講於科舉之利鈍，果不爲妨背也。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允有如昔賢所云於覺悟提撕，亦殊有少補哉！策附抄，希檢入。

第三問陸以建墨卷，名典，崇德人。

論心者不根極于心所自來，則欲與理雜

出而難據；攝心者不培養於心所自來，則遏欲與存理，勤苦而難成。心所自來者何也，性也；性所自來者何也，天也。天性在人不離於喜怒哀樂，而實不着於喜怒哀樂，渾然不覩不聞之體，所謂人生而静者是也。何道？何人？何危？何微？自静者不能不感，感者不能不動。於是有欲之名焉，則所性自然之用也心也，非即爲私欲也。顧有從性而出者，有不從性而出者。從性而出曰道心，即蔽錮之極，而終有不可泯滅者在，故曰微。不從性而出曰人心，即禁制之密，而常有逐物而流者在，故曰危。危者雖爲微者敵，而微者常爲危者主。感者雖爲静者淆，而静者常爲感者命。此堯之命舜執中之外無他辭，而舜益以精一，總之求至乎中也，非就危微間爲歸宿地也。自是尼父集成，而曾、孟繼統。其曰正曰盡，雖均之心上用功，而《大學》之歸宗在善，則舍止善而求正心，心未有能正者也；孟學之得力在性，則舍養性而求盡心，心未有能盡者也。

故君子誠志于學，不必辨何者爲道、何者爲人；不必謂心外無道、道外無人；亦不必謂率性即道心，則人心更何所著？當知感物動念之時，兩者似乎相對而反之。天性本然之體，豈惟無人，即所謂道者，亦渾淪而不可窺；豈惟不危，即所謂微者，亦渺茫而不可執。是誠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大，原而爲入聖之真竅也。於是虚以觀之，静以養之。密其功于戒慎恐懼，而不涉矜持；適其趣于魚躍鳶飛，而不涉放曠。終日皆天命凝會，而隨心所發自然。道而非人，微而非危，此所謂慮從止生，心從性攝。而其正也不必從事於矯，就性之無偏倚處即正也；其盡也不必從事於擴，就性之無虧欠處即

盡也。

向令性學不講，而徒就念上着功，則當其培植道心也，不能使人心之不發。當其禁制人心也，不能必道心之常存。終身在危微二念旋轉而已矣。豈所以語動静皆定，内外兩忘之學也哉！故嘗爲之説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蓋純是性也。聖人有心而無爲，亦惟性是率也。」吾人有心而有爲，去性日遠，而去天地聖人亦甚矣。故必有復性之功，而後可以宰心，可以希聖，可以合天。師傳如此，未必當近儒見解。執事詢人，爲天地之心，而即曰性爲貴，殆深於性者，愚故不憚支離之誚，而直剖其臆云。

正學堂稿卷二十四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二十五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清遠徐兆鼎鋟梓

答柯章伯書 名萬選，莆田人。

簡至，知有感周生之論，知立命立心之信有歸宿，而氣節勳名之非所論於此也。往在鎮海，合會於郭氏宗祠，曾有友漫謂之，「即此是學」者。予曰：「此易知，假令孔庭從祀，議擬房、杜、姚、宋，契謂允否？」衆口群然，咸謂未協。「韓、范、富、歐何如？」曰：「亦未敢許。」「然則三聖人又何如？」曰：「孟子已說定不同道了。」予因笑曰：「賢又何其將人品學問，分別得若是其嚴耶？」故品高者只合還他品，必學正者方可許其學。管、晏誠能以其君霸，以道律之，孟子不爲。韓、范、富、歐勳業，程伯子所未有，而敢病其不學。所謂「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蓋是灼然的公案，而謂學可不務乎？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夫豈有他長，只是就孔子門下探得這些子消息，開得箇眼孔而已。此可與伯脩細講之，期於透脫。

僊鄉士子，氣味率堪裁。至縉紳先生之平氣坦衷，惟學之依，而不以爲忤也，則尤爲世所希有。然則茲遷也，可直謂貴鄉幸，固此學之幸，鄙衷之慶也。君器日夕侍旅館，意氣精神迥長格，親師取友，益灼然可徵。吾契既宿事此，而又適當司訓之任，以

明學淑人爲職之要也，舍此更何事。

答蔡元履書

承教，中途思之，疑而悟，悟而復疑，誠不敢以所未安而自謂已信也，謹剖以請質。

夫《大學》一經，喫緊止至善，下皆教人以止也。提出脩身爲本示人，此身即是善體止之地也。格致誠正，正脩之事；事其不止，以歸於止者也。夫聖學一止盡之矣，又言脩者何？蓋有生以後，情識日向外馳走，自非澄治，不克甯一。故止脩互用，即脩而止，此惟精惟一，所以允執厥中也。然所云格致誠正者，豈致知之外復有誠意？誠意之外復有正心？姑先此而後彼哉？天下無無意之心，亦無無知之意。好惡意也，忿懥好樂亦意也，親愛賤惡亦意也，意之了然即知也。知致則意自誠矣，意誠則心自正矣，格物致知亦然。故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夫自正心而推至格物，則格物乃脩身之始事，而可以不講乎？教云：「格物者以物付物也」。有物有則，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謂物，誠正脩齊治平適還其則之爲格，其義深矣。然格物者始事也，今曰誠正脩齊治平即是格物。然則《大學》之功，至誠意而已盡矣，何必更生枝節，强分先後而安頭上之頭耶？愚意格者正也，式也，如印印泥，物皆於我乎取式，我自作主，而不爲物所役也。物不格則知不致，故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天下鮮矣。」物以知應，知隨物

轉，所謂格物者，正以心意知而格家國天下。勘破萬物，收斂精神，自作主宰，常湛常瑩，涉而不亂，轉物而不爲物轉者也。因省舊八條目之説，亦未是聖經之意，豈真有八柱對立並用哉？反覆推明，不過見脩身之爲本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明明德於天下者，非必求之國家天下也。格物以致知，誠意正心脩其身，而天下平矣。故斷之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至簡易，至精實，一以貫之之道也。

愚嘗謂學貴能悟，而未悟又貴能疑。聖門疑夫子者，莫如子路，而夫子之道至今愈尊，豈非以疑耶故能成其信？顔、曾吾不得而見矣，得見子路者斯可矣。愚生井蛙之見，隙中窺天，竊覩一班，將以就正，而非敢自爲也云云。

有生以後，人即發靈，與事綢繆，如油入麪。故以格物爲始事，爲千古不解之結。雖經聖訓昭揭如星，紀紀綱綱，罔容紊越。而學之者尚不免於守株先後，謂必物格而後知可致，知致而後意可誠。節節離析，步步等待，必三四轉手而後及於身也。約略分之，須用三年格了物，方纔去致知；三年致了知，方好去誠意。將有終其身盤桓於始事，而齊治均平之事業，無時而措手也。來簡既已諒鄙之説，謂格致誠正其功，齊治均平其事，家國天下其所處之方矣。而尚未能徹及於此，何也？

頃感一友人問，謂：「止於至善，自昔以爲終事，不識公何所憑裁，斷以爲學始事。」僭答之曰：「予姑不敢高論，只定静安慮，賢試以爲是進學階梯否？」曰：「是也。」予曰：「如此則昭然止爲始事矣。」而公來簡，

乃必以格物爲始事，又何也？大率復性酬務，就學問論之，自是一路工夫，而就世學歧之，乃不免作兩路見解。主於復性者，必汲汲於止善，而格致特其用神；主於酬務者，惟皇皇於格致，而知止竟屬推排。以公高明，得無亦少滯此？故學問要緊從大旨提，而不當專就節目上較量；當從宗趣講，而不當倚就字面上敲推。至於就物而言自有格，就知而言自有致，而謂致外無誠，誠外無正，似亦有見於渾無見於析，尚須一勘。又頃答夏台卿，謂知無障蔽之謂致，物各止所之謂格。以物付物，僕稿中無此語，惟因物付物，則昔儒成説也，與物各止所義協，理不可易。即如來簡，雖宛轉多所發明，而印泥取式，轉物不役等語，亦何嘗不是物各付物之意。且只物各止所一言，其中是有多少作用。往所以謂經常權變，曲折低昂，體事當情，推移任運，乃直斷以謂置格物於不講，又何也？象山所云：「我何嘗不讀書，只是讀得與人不同些子耳。」今於公駁格物也，亦云爾矣。至若格致無傳，又是事理之所甚明，然實千古之所未解，而公亦疑之。請公試將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爲我除卻，能另立一格物傳否？試將脩齊治平正誠致格爲我除卻，能另立一致知傳否？則如來簡之所駁者，説俱可通矣。如其釋此之外無別有知、無別有物也，則格致之無傳也昭昭矣。果其釋此之外無別有知、無別有物也，則傳誠意之即以傳格致，傳脩齊治平即以傳格致也又不昭昭矣乎？

公最熟於拙稿者，且最深於旨趣者。頃特有慮於知本兩言之或未洞晰於古聖賢經綸之秘也，故屬公更一研覈，不謂條貫節目間，乃尚有害礙多端如此其夥也！得無以

觀上國之光爲才俊之淵藪也，聞見亦稍病雜乎？ 若截自《大學》一經，喫緊止至善，至所以允執厥中也一段，則其說當矣。 守此，覿面孔、曾無爽矣。 更詳簡末疑悟云云，又大有可感者。 大率衛正意切，故不得不假辨說以決疑；任學志堅，故必欲破癥瘕而發蘊。古所稱：「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而況其矢肩孔擔，痛苦鑽研，不憚勤劬，諄諄闡發，有如吾元履者乎？ 居閑更一揆之，必有豁然憣然能得於意言象數之外者。 不妨另以見質，少有效於孔、曾，豈緊一人之幸，真斯世斯文之慶也。 多儀愧疊矣，然又不能卻也。 使旋，草此附謝，尊公書希轉致。

答陸汝晉書 名悌，豐城人。

生即是苦，況經多創，有如來簡所云，則真難堪矣。 延平先生曾作一解法，謂每到窘束處，輒思古人遭值更有難於此者，以此少得自寬。 此雖去知命樂天地分尚遠，急則治標，障瀾砥潰，不得已亦有時乎用之。 吾契既夙有聞於知本之宗，更望於此著眼，求一進步，動忍增能，疢疾生慧。 可但一味愁歎咨嗟，以自益摧折，辜負了好光陰也。

答洪伯舒書 名晉，晉江人。 二條

恥之一言，似麄而實細，似淺而實深。 就迹較，若僅與機械變詐、飾僞釣名者相反；推自言，乃直從天命之性一脉生來。 所謂「民秉之彝，好是懿德」者也。 古之人不但恥其身不爲堯舜，且恥及於君不堯舜與民之不爲堯舜也。 必至於無有不堯舜，而後恥爲滿量，可無用恥。 口說顏、曾，行僅同於游、

賜，尚不免耻，而况於鄙薄之世情，直以口語冒忠孝，以著善掩惡者，又烏足多較於學者之前？故要緊從性善的本色上作比對，就堯舜周孔的心腸作較量，以滿愜用耻之量。有如簡末所云剖心自矢，神明實鑒，則又烏有行不逮言、言不顧行之失哉？惟勉之，毋虚托，并出在會友共勉之。

又

人皆可以爲堯舜，人但口説耳，何曾信得人皆可以爲堯舜？故特揭出成王、曾子始終造就之階梯，以爲證驗，教學者之自勉也。大率見聖不由，有聞不尊，此最學者深患。此雖起周公、孔子於九原，端綏而臨之，諄諄然爲之啟迪導諭，彼非退然而不敢當，則玩慢而不加察耳。又或偶觸於一時意氣，旋染世情，輒就湮没若鳥獸好音之過耳爾。此所以有志者鮮，成德者之難其人也。乃直以堯舜爲不可學，甘自暴棄諉於不能也，豈不悖哉？覽來簡，知能勗，良以爲慰。

答朱汝欽書名家相，樂安人。

曩簡至，述念初丈於此學不無疑。兹簡至，又述省菴、塘南、蒙山、南臯諸丈於此學乃過相信，兩皆爲人面上的説話也。精金美玉，市且有定價，要緊辨者在脚跟下一步，而不在人之贊與不贊也。雲山迢遞，念初兄特苦未面耳，似可立語決。諸丈之見信者，諒有取，然亦苦未面，轉相授，恐未逼真。

僭每謂《大學》爲垂教章程，其成書當在宣尼迨老，綱維括綜，闔散始終，縷析條分，渾歸一脉。故其明之果爲難，信之亦未易。

乃門士自非倒身歸宿，而又將拙稿往復鑽研、貫通融浹，鮮有能破其癥瘕而參其閫域者。故要緊在自信，而後可以必人之我信；自不疑，而後可以破人之我疑。所謂不從人分上作解也。

頃見羅汝存與契書，已近徹然尚未徹。續覽陳永甯所答念初書，則真爲破的矣，故要緊在門下有人。一言游入魯，而孔道至吳；一中立南來，而洛學入越。永甯居此已越載，暮暮朝朝，尚未忍去。夫豈有他牽？只爲此箇意思，日見其商量無底耳。汝欽知羡永甯之得依，而不能效之，即鼓篋里居，知自不懈進，功以較親師取友得孰多？如簡之所云本何在者？蓋最所當定勘者。知本之所在，即知止之所在，而所以爲永甯謀者，是即可以爲自謀矣。

答余伯明書名望陽，順昌人。

陳、黃兩友至，將到手書，覽之若將有洞開慧視之意，而實未能判兩地顧瞻之情。從佛之學者，則必奉佛之矩。釋迦牟尼佛，蓋所謂振古之人豪也。就於王宮之中，超倐出世之業，亦何不可？駕車綵女，已是五百嬪嬙妾媵，滿足三千。而又上有慈親，下有嗣子，乃必悉屏棄以趨倐於寂寞，此其中必有大不得已者。蓋灼見其道之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故頃見伯明之毅然謝去，欲歸一於仙宗，乃爲喜。而玆覽伯明之尚牽兩頭，直漫爲大言以玩世也，乃翻以爲戚也。

吾平生則何嘗專闢二氏，然敢謂闢二氏之深且至者，莫如吾也。歧路之訛，只緣正途未啟。隨方見色，妄肆雌黃，則以本色未

經昭布。當空顯赫，魍魎潛消，徑寸指蹤，九譯如見，謂吾於二氏之學，不粗涉其源流可乎？涉彼愈深，守此彌固，淫聲美色，何能眩人？大率理無兩是，人則知之，至學無二宗，人或未之知也。此所以二二三三，不免牽兩頭之縈繫也。孔子所謂「三人行，必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蓋最足以盡此妙，幸體之，真所謂二之則不是矣。

外，承教者可無疑，義不受私，何所投間云然者，誠纖介未之有聞也。即有之，吾於伯明何等知，乃不能於筋骨形容外，另着眼乎？侯光、元善，兩皆篤實士，將來閫地，道學斷不能少此兩人。渠亦十分皈向伯明，惟共勉旃，以允躋于覺岸也，則鄙心幸甚。予輸近徙莆，無意中若爲伯明減路一半，能取暇一擔簦，慰此契濶乎？

與胡友泉書 名湜，南昌人。

古稱九級崇臺，須實做脚。士君子處世，無論在仕在山，講學不講學，總之要就脚跟下一步站得穩實，世學騖高虛，往往忽略此。取信於方寸不虧，而濶略於動履，或滲無罣礙。故乃無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雖在出世者猶爾，况經世者乎？此僕所以敢斷謂：「仕止久速外，無別有秋陽江漢也。」茂齡共學，白首相看，保此桑榆，俾無玷負，庶幾哉飛甍豐棟，負戴克勝；鈴鐸罘愚，不妨粧點。不然，吾恐其仆壓之遄及也，惟兄念之勉之。七十古稱稀，兩皆幸進此，然在僕爲忝生，而在兄則當稱賀也。而又愧旅邸之無以將虔也。薄具，聊引意耳。

答徐斗文書名一龍，南昌人。

學問必體當乃明，分量必擔荷乃大。止誠主意，即是功夫；脩爲功夫，要以了止。孰重孰輕，兩何昂抑？但立極定命，畢竟以止爲之樞紐。此聖人所以喫緊教知止，謂必於此悟入，而後能定、能静、能安。而慮從中出，有能得之理也。此肯仔細閲予稿自見，即不能徧閲，第將《大學約言》往返熟讀之，即旨趣可以融，而疑關可以闢矣。區區誠未面斗文，覽書詞而察其胸襟意氣，有迥出人群者。然必於學究之透明，乃於高志願爲不負。弘毅兩停，可滿足其分量也。

答蔣德夫書

莆陽驛傳致手書，知不五日而抵江東。意度詳閑，注思深遠，直揭知本宗傳，串合止脩妙用，幾希乎有打鳳擒龍之妙解矣，浣慰何可言？

大率學問各有宗，故入手各有竅。以出世爲宗，則必就避事物以求之；以經世爲宗，則必就宰事物以求之。此誠孔子半生磨勘，老後經綸。知家國天下是推不去的，故直於此握樞；知齊治均平是擺不脱的，故就於擾擾紛紛中思爲立極，而知欛柄歸宿之必止乎是也。揭出以定學者之命，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至。」蓋直以爲盡性至命之極則矣。淵源一緒，確與衆殊，直將性命經綸打成一片，而非有特異之胸襟，敻開之眼孔，疇能識之？蠡管雖蕪，原非泛濫，循環往復，所望竭思。程伯子所云：「學者識得仁體，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六祖亦曰：「經有何過，豈障爾念？只爲迷

悟在人，損益由己。」又曰：「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静坐，即著無記空。」故其徒之達者，領玄旨亦不輟誦經也。蓋必如是，而後淵源旨趣，曲折逶迤，爲靡有滲漏也。

莆陽士友，敦念殊殷，公甫届途，兢來下榻，以此得無寥落。府差之便，草草附此申勗，不盡欲言。

答李甯宇書

別來蓋三寄書而兩幸達，載接公甯里手函，已屬予抵莆之後。蓋郡邑鄉紳，敬承公之夙志，而僕亦感其誠款，憣然赴之，蓋除卻明學淑人，他何所事？「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吾復何心忍躭枯寂，惟不得及公尚在地方與共朝夕切磋，以是爲歉耳。

舘雖建在城中，而吾拘謫之蹤，乃竟以一城为限。舘卜陽山，距郡城五里許。蓋處莆五，道與漳異，既欲避市諠，又不欲遠士友，以幸其向往意也。每月十三日，大合於南禪，師牧暨鄉紳咸在，逢七日則聽友朋之自至者，小合于私寓。疏數允諧，士心兢勸，而最可喜者，則鄉縉紳之數十位，坦衷平氣，惟學之依，而不以爲忤也。將來切磋涵濡，必有可觀。而鄙浮寄之蹤，亦不至了無事事，爲歲月之虚縻矣。惟念辱公之誼過高，而依炙日乃過淺，衷腸氣味，一見允諧，旨趣淵涵，百未披一，所幸者拙刻具在也。《書要》、《約言》及《正學堂稿》，業已一切致到公處。頃簡蘭居語，謂：「士相見以紹介，女相交以媒妁。」必欲覿面孔、曾，則此真其紹介媒妁矣，不知公亦肯諒之否也？

卷懷雖非士願，静退亦愜夙期，所望合併心神，撥除冗絆，由端及末，往復參研。初

讀之，必有訝其於循習相違；熟服之，庶將諒其於鍥勘不爽。往傳錦泉曾相贊曰❶：「蓋是求同於孔，求同於孟，而非求異於後來也。」不知公又肯諒之否也？升沉惟所際值，蒼素自古無憑，孔孟終窮，何况吾輩？皇皇汲汲，總不爲私。弘毅兩停，直滿己量。公何苦難之？有仰間喜得林友去，便促促附此道忱。尹德興者，即伊兄，亦同門友也，蓋最爲道義之選。

與袁翹卿書名士楚。

師與友，誼相成，故教與學，互相長。温陵氣運，際會一時，師牧俱良，殊非偶偶。頃簡韋弘濟，特就士子分上言之耳。謂不可以當塗去來，爲學作止，如諸師者豈獨任重道遠，自天授之？即明學淑人，亦自君命之有專司矣，而可懈乎？

弘濟書述翹卿、勉叔、欽在三君語，皆毅然以學承擔，明其分之不在外也，吾復何云？惟是此學詣極者在透宗，而效實者先謹範。透宗則容可需時，謹範則晷無停待。今日入會堂，即今日謹規矩。言必忠信，行必篤敬，且皆耳目之所共見共聞，匪伊幽昧之爲難知難測。故不獨友可規，師亦可以督，無容爲懈散也。歐陽文忠公之表安定墓也，謂見士子之言必稱先生者，不問可知其爲胡公也；見士子之循循飭矩矱者，不問可知其爲胡公之弟子也。不然，將進趨揖讓，辭受取與之節，先無以信而取徵矣，而又何學乎？

各問語如旨答在别函，希轉致之。此書

❶「傳」，疑爲「傳」之訛。

雖致在翹卿，必偏以致諸諸師，蓋原不爲一人發也。

答陳堯勳書名光，莆田人。

書來，亹亹累數百言，若將直探孔、曾之宗，以求實有諸己。而周旋羅絡，餖飣鈎連，以意揣摩，尚屬册子之解，與頃來隨見酬答、直寫胸臆者，爲不侔也。

至善兩字全在體不在説，故可意解不可言求。知本兩言，全要悟不可執。李汝潛，同門得力友，六年密證矣，一旦乃豁然欣然走就質曰：「今而後始知天壤間擾擾紛紛，有如此經綸秘竅。」若説堯勳，説者不是，亦未嘗不有當。必若執爲是，如畫山水般，恐五嶽真形，尚未呈於圖象，惟體之。今而後欲就質，只合就日用行履處實下止修工夫，

看其湊手礙手，貼本離本，得力不得力，朴實頭指出，作商量不必如此。宛轉組織要做成一篇的文字，議論反不見精彩也，知之。

正學堂稿卷二十五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二十六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東莞袁崇友鋟梓

答王玉溪書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公以爲所指士者三千乎？七十乎？抑凡爲士者皆當如此乎？故任學與明學若兩事，其實總爲一事；若爲明在先任在後，其實總屬一時。固未有明之不盡而可以言任者，亦未有任之不勇而能以有明者。公所述經權常變、境界際值，指數可謂極詳；所檢省酬物應務，至醺後夢中策勵，可謂至密。大率皆是道脩邊事，於毅分上可謂無歉矣。立己立人，豈必更改塗轍，即以公所旦暮兢兢者，出而與友共之，而分量滿矣。往釋「若聖」章，謂與人共爲之，不容倦也，正是此意。夫孔子豈真自多其有餘，乃日紛紛爲誨人之事，果若云云，倨傲驕矜，莫此爲甚矣。頃所以謂誨人不倦，正所以明爲之不厭，故毅又要從弘出也。若不從弘出，將一膜外否臧，休戚於我不相關矣。公即不主盟，而併友置之，直以淵源有本之涵斂，而爲寂寞自躭之守，恐所謂知本者不如是也。「君用之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幸是孟子說，恐不可以解綬懸車日，謂性分上便無復有不容諉之責任也。

曩承貺已莫酬，茲復軫歲闌爲餽問，何其勤也！何其勤也！使旋，草此附復，冗

不一一。

答韋弘濟書名孚敬，晉江人。二條

止脩非創說，蓋從虞廷體勘而來；弘毅非漫言，蓋從承當《大學》而得。止脩者作法，弘毅者做手，故往謂之一以括學之體，一以盡學之用。故此四箇字合下來，原不是並提其工夫，亦原非兩用，惟是就友朋最初所缺者，大率在不弘。蓋先無有一箇必爲聖人之志出頭露面、傑然承擔，向後所病者，乃在不毅。續又無一箇殀壽不貳立命的判決，以致頭出頭没，不能接續，不能光顯。雖日相從講於止脩之說，亦衹爲口脂面藥，皮殼上的粧點。曾子若不就這裏討得爲學主持，何由視晉楚之上卿如微塵一芥，灑然甘苦，固窮至七日不火食，尚歌聲若出金石者乎？

此真所謂「非苟言之，實允蹈之」，可以爲士楷模，而不可漫視也。勉之，幸甚。

又

虞廷審幾之要，在危微兩字；樂記性欲之分，在辨動静兩字。陽明先生所謂「主静之静，不對動而言」，蓋亦有見此也。静則理，動則欲，此幾之危微所爲分，道心人心所爲判也。三綱首揭，一脉倒歸，八目平鋪，就中拈掇。蓋直以至善爲之命脉，脩身爲之歸宿。故舊有云：「不本心，不本意，不本知，謂孔子果無見哉性宗也？」如簡所說者未嘗不是，不無尚墮於邊解，且病執也？察之。

答趙懋凝書名光孚，建陽人。二條

最易曉者莫如一貫，而最未易言者亦莫

如一貫。忠恕者則一貫之做手也，舊嘗引「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謂宛然畫出一箇一貫。又引「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謂湊底討出一箇一貫。程子之解忠恕也，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下雷行，物與无妄，不其恕乎？」賢試將此兩者，反躬默默體取，自然氣味深長如見，不必如此苦苦將忠恕一貫兩爲敲推。譬同判獄，要在得情又喻傳神，特以寫照。此最是參請上機，而入理之徑訣也，體之。

又

舊每謂聖人言句，無一字不是說工夫。故及門之賢，雖贊聖之言，亦無一字句是存退托。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是夫子純亦不已之心，亦即夫子配天行健之學。吾人者將何求哉？學此而已矣。未至者容有厭，必勉而求爲無厭；未至者容有倦，必勉而進於無倦。故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蓋願學而未能，非阻難而自止也。仁聖兩字，亦不必別形容，只玩不厭倦，最有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卻是斬關的第一義諦，自始學至成德，無二作法也。願與契共勉之而已。

答蔡瑜美書名士瑜，晉江人。

每謂薰陶漸染四箇字，豈有一字不從漸入。故觀摩之益，大於閉戶鑽研；啟發之機，若將不疾而速。一齊衆楚，徒益喧囂；莊嶽徙居，油然顧化。此昔之聖帝明王，所以降賜清問，忘其高崇，而下交於氓庶也，

曰：「臣哉隣哉！隣哉臣哉！」而况於青衿之士子乎？德字不專指成德，蓋凡有志於脩德者，即不可孤而立，而必求有隣也。無隣而能成德，信哉我未之前聞矣。至於「敬義立而德不孤」，又屬文字偶同，不足據以爲比。因而執謂在己不在人也，舛矣。

僊鄉方濟濟向於道，又所謂不患無隣，惟患於無取友實志。乃徒以其名趨之，而實則視之如贅疣芒刺，而無裨於事實也，以自坐於孤立而無朋助也。惟檢之，毋虚負。

答靳佩蘭書 名時芳，莆田人。

夷險升沉，世途必有；正己勿求，無非坦夷。此所以素位而行其學，無入而不自得也。「行人得牛，邑人之災」，謂无妄無災可乎？「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謂无妄無疾可乎？果无妄，直以不治治之，勿藥有喜矣。故要在反其心之無他，而不能必其遇之皆順。動摇芥蒂，非外有迕於境，必内有怫於中。内縈外觸，意根隱隱，業已作兩地牽纏，乃復認以爲分毫不曾涉向人邊，而欲希光霽之景象常現前也，舛矣。至所云惟有自己脚跟下一步地，光光净净，可稱坦途，離此便是荆棘，而欲喫緊向己躬歸復，斯得之矣！斯得之矣！守此，止脩無玷矣。

答黄士京書 名大都，晋江人。

郵傳尺素，具悉弘襟。矢將實砥止脩，以爲口説徵信，而後赴講，意善矣。其實則講外無脩，講者講其所脩者也；脩外無講，脩者脩其所講者也。實心實意，吐出腎腸，以與友朋商確，則何講非脩？求乎子者以

反之父，求乎臣者以反之君，求乎弟者以反之兄，求乎朋友者以反之先施，則何脩非講？如簡云云，尚不免看作兩層事矣。看作兩層事，亦何不可，只是便有等待之心，有空闕之處。一有等待，便不知何年何月，是自脩滿足的日子，而可輟以赴講。一有空缺，其勢不免飭於大關大節，而忽於燕笑觴豆；謹於大庭廣衆，而疎於暬近房帷。至復謂脩時無復講，講時無復脩也，舛矣。

玉溪恂恂，吾諒之悉。其實勇退急流，正所宜以學自任，爲後輩典刑者，尤不宜爲退讓之日在諸師友之致誠切敦請之耳。林而德書且不答，蓋度渠能來，則面在即。如不能，事竣後必已去矣。

答張爾衢書 名鵬翅，晉江人。

舊感夏友問，謂：「經書如舊，何先生所論，半不同於前儒？」僭答之曰：「前儒所論者多是説理，我此所論者多是説學。夫説理説學，所差別相距幾何？然一不免爲托諸空言，一乃可以當抵實事，故只不就脚跟下作實體當，而指其悟者疑者爲質，皆空言也。」不意吾爾衢乃亦偶爾蹈此。經書中似相反，而義寔不悖者，何止千萬？若不會其旨趣所歸，而第將言句字面來比較同異，真所謂心迷法華轉，有何日了乎？

有答陳爾馥一書，載在《正學堂稿》，可檢繹之。所論無友不如己者，與來簡見頗異，而於夫子有教無類旨乃若相發而不相悖也，體之體之。此後友朋問者，切宜戒專講書不講學，道人分上事而不道己分上事也。草草。

答陳堯勳書 名光，莆田人。

大開眼孔，著實做去，爲覆載中一完人，

數語者何其發志之弘、出肩之勇。眼前友朋聰明氣力者不少，只爲不落根在學問上。所以語之諄諄，聽之莫莫，入會堂蔚然爲學問之士，出會堂猶然一功利之根。豈真有廣居？豈真有正位？大道只此一點真精神，倒歸學問一路，其氣宇自是寬宏，其規模自是正大。雖居人世上，卻是出人間，所以浩然充塞同衆之群，而不同其趣蹈；堂堂然得稱爲大丈夫，而非若小丈夫之可侔也。

來簡所論，一切未覩。契理徹關，可以予答意大書昭揭之，如户牖箴銘相似。口誦而心惟之，當必有迥然長格，而果不徒爲意見之揣摩、口吻之摶弄爲也。體之體之，并出與子典、君器共之。

答侄文煒書

書至，津津恣心衝口，幾於有物之語。頃屬侄屏旁搜，專業稿，今觀來簡，似能涵其氣而不但爲熟服其詞者矣。故學問要緊歸宗，學不歸宗而能有成者，斷無是理。然胸襟不可以不廓也，眼孔不可以不高也，此蘇子由所以謂「於山見嵩、華之高，於水見黄河之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未見韓公以之爲缺典」也。嚶鳴小鳥，亦有出谷遷喬之思，矧伊人矣？乃局守拘株，窮年卒歲，直汨没於米鹽醬醋、勺合斤兩，而忘海闊天空之大計也，此又侄所當諦思而深省者也。謀卿良益，喜侄共朝夕，冗不及書，面間可出此。

與劍浦學舍會友書

友朋一日不聯屬則散精神一日不振刷則頹。會亦何爲？所以提策乎此。獻和兹歸也，殆天之有意於吾豐也。其所振興助

益，度當不小。乃伯衍書來，以舘所既嚴飭，欲倒身歸宿爲衆倡。時舉書來，復云：「一日講求，即是一日力行，并講廢之，不知所作者何事？」警矣警矣！世祇知講學之爲空言也，都俞吁咈者非空言乎？《齊論》、《魯論》，有一字句不是師弟子所相與講説論難者乎？

往會粤，偶感屬職問命，將二典三謨、封山濬川、曆象授時，諸所稱實事者析作一帙；師讓臣隣、都俞切磋，世所指空言者析作一帙。問何者可當二典三謨乎？有廣寧尹葉壽春者豁然省，出班謝曰：「今而後始知謨典之所以爲謨典。」若無師讓臣隣、都俞吁咈這一段風光，何取而高萬古？若如世所云實事直人，各歸家相率而爲問舍求田、勺合斤兩之較，實則實矣，以是而謂之躬脩也，可乎？又或曰：「吾以行孝悌之道，試問之冬温乎？夏清乎？昏定乎？晨省乎？就俾行之，已是末節，况一未之能有行也。直坐在家裏，與婦子兄弟共其起處而已，以是而謂之躬脩也可乎？」吾不意時舉乃能見及於此，又不意伯衍乃能力行如此。舊有云：「今人行數十里，不聞誦讀之聲，輒曰此非詩禮之邦。至越數十城，不聞講學之聚，則莫之怪焉。甚或覩其有講學之聚，翻以爲怪也。」正有慨此也。

伯衍頃來講稿，説最可爲。守持工課，反躬獨悟，學尚不在經，何有於稿？緣聞入悟則先誦讀、次講解、次著作，又自是學之序次當如此，雖業舉者不能廢也，惟諸友其共圖之。此中士友每月一大會于南山寺，師牧鄉紳咸在。逢七日則聽友朋之自至者，小會於暢山私寓。士友彬彬兢勸，已爲難得。至鄉縉紳數十位合坐於一堂之上，平氣坦衷，

惟學之依而不以爲忤也，則真爲世所僅見。羅、李、劉四君自是同門友，不待約。其他鄉紳之里居者尚多，且半舊會友也，可外乎？學非一人之私，會非一家之説，固自天子至庶人，自聖人達於途之人，所相與講明而見之行事者也。形迹少睽違，即非一體，惟諸友其念之。歲冗草草。

答陳從新書名湯道，同安人。

經世之學，一事不舍，直將家國天下通爲一身，齊治均平通爲一事，而獨厭科舉乎？吳康齋、陳剩夫，自是有特異之胸襟，迥開之孔眼，故排衆悱，擺脱纏縛，直從一路裏進功以底臻高大。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誠不可謂宇宙間，無復有康齋、剩夫？假令不具其志，而祇浮慕其名，以躐其步驟也，其有不牽情於外慕，奪志於交謫，以沮氣喪心者，吾見亦罕矣。故吾于三十歲而下，友朋未嘗不諭令兼脩舉子之業，蓋度其未必是吳、陳兩公機器，以免遺後悔，且以咎師也。

從新志意自不凡，至排俗忤衆，决絶利名，亦未必便是陳、吳兩公氣骨。兩乘參脩，並存不廢，如簡所説，姑以順親之望者，亦何不可之有？更詳。頃所作「耕也餒在其中」文字，則於趨時伎倆，亦殊有地步也。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吾誠不憂其功之妨也。至其志之奪不奪，則非予所知也。惟切實反躬體，庶毋兩負。

答彭從野丈書

來教云：旦夕誦老先生稿二部，今已卒業矣。敬之如神明，佩之若瑲玉，

先哲之言，良不虛也。静言思之，孟浪光陰五十秋，真可惜也，傷悲何及。雖然，大學性學也，無智愚，無老壯，亦爲之而已矣。性原不滅，此心亦不滅；心既不滅，則道亦不遠。「有斐君子，彼何人哉」，自今以始，矢惜分陰，堅守歸宿之訓，直將全副精神，常常只是歸本，不向外馳逐，不於人求討止之，既深脩之自固。《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非耶？惟先生終誨之，文質豈敢自分永棄。今初三會期至矣，竊擬每月朔日，請先生預指所講之章示下，俾人人争自濯磨研覈，以求明暢，以備顧問。孰甘如愚，乃懵然若罔覺耶！除十三大會無論已，其初三、念三二會，先於朔日即命示之，庶以牖發其疑問之端，振作其向學之志，而漸脱其頹靡之習云云。

耆齡傑志，伏櫪雄襟，矢透萬重關，不住塵埃境。故謂老馬容有識途，漁樵可以指徑，而不鄙其蠡管之蕪穢不足徵也。迴環兩集，佩若箴銘，宛轉參尋，幾如嗜炙，翁之虛己，至矣。至復「矢惜分陰，直將全副精神，堅守歸宿一步」，則尤爲妙入孔、曾宗傳，直達天德。弟所以敢斷謂後來學術之訛，只爲看至善兩字不明，所以都錯者，正爲此也。辨寶者所貴眼明，超乘者不履階級，吾直可以坐而企翁之陟聖躋玄，而又何容贊乎？真切真切。

會中明哲，不止一人，講語惟裁，非予敢斷。倘翁辱預示之，而俾共訂商之，因以不靦芻蕘，效切磋之少益，則庶幾哉敢聞命矣。

答胡明郁書名景，豐城人。

脩身爲本四箇字，曷爲而揭出？正以爲士子直下討歸宿也。知本乎身，即知止乎善。若甚易知之事，察之。乃舉指摇目，無一步不涉向人邊者，蚤作夜思，無一念不是越出分外者。漫不自省檢，直盡氣狂奔，往而不知返也，此所謂可痛者也。一部《論語》，豈有他謬巧，只是教得箇「人不知而不愠」；一部《孟子》，豈有他謬巧，只是教得箇「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故思不出位，孔子以繫《易》，而曾子以揭宗，直是尋常，有何奇特？後之學者，大率爲虚玄所雜揉，方士禪伯的話頭所播弄誘奪，不循循謹於息興語默，而務爲高虚凌躐。若將有一段變怪非常可喜可愕之事，所以愈騖而愈遠也，則平實地總放過去了也。

吾苦三十年餘，僅乃見此。佩之若太上靈符，旨之若玄丹一粒。而契乃尚欲舍此，外别討歸宿耶？然味簡意，於拙稿已熟服見趣，亦頗近周匝矣。惟毋以奇心攙入于反躬實課，樸實頭尊聞行知敬守四字符，則躋于高明光大之景光地分不難矣。德易果能來，不但此學幸，似亦渠造道成德之一機也。大字偶得暇更作之，併納。

答林友書名爀，德化人。

昔賢謂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何以不妨功？蓋家國天下，原是具足之量；齊治均平，原是合了之職。宇宙内事皆吾分内，乃考古脩辭，獨不在其間乎？此所以不患妨功，蓋無事之可外，故無功之可妨也。登高

者每有企及之情，未卯時輒爲時夜之望。鈎注已眩，金注即昏。若乃夫没人，則彼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覆卻萬方，陳乎前曾不得入其舍，則利害在外也，此所以惟患奪志。知本之揭，正有概此。故僭以爲千聖經綸秘密，而謂孔子平生，只有這箇悟門，而尚何暇牽纏作世情解乎？子張之學干禄也，教以「多聞闕疑則寡尤，多見闕殆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則禄在其中」。是即富貴功名，亦一切不須向面外覔也，而何顧瞻縈繫之？

有試文自善，第不當於聞斯二者之內，即涉及得三之情。即就下句論，亦宜先寫其喜悦意，而後斷以道未有當，乃爲合體也。草草。

答鄒瀘水書

劉從事將到手書，捧誦再三，備悉玄解，可謂見其大者。俯仰宇宙内，同體乾坤，混育元氣，勾萌甲柝，何往非仁？誠不必瑣瑣敲推，多爲較量。明道先生曰：「《大學》，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于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舊每借以誘迪多士，謂今三書具在，所以教人者曾無異旨，而乃曰「須從此學則不差」，豈從《論》、《孟》學尚有差耶？又曰：「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豈從《論》、《孟》學尚少次第耶？故諸經皆聖蘊，必欲總千聖之淵源，定萬世之譜範，直從經事宰物之中，底歸性命之奥，使中下皆可率由，而穎敏不致馳騖，則必於《大學》乎歸宗也。口耳之襲，夫何足稱？門面之兢，亦大卑瑣，有如來簡所云，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然真是處則當求也，學之不講，孔子且以爲憂，而況若吾儕乎？惟丈念之。

劉君不得面，覽簡意，亦可喜知僊里士大率非凡品也。外，承讀《易》之教，蠡管之測，更有可就質者，而愧此拘株合併之未可期也。人旋，草此附復，而并以近刻蕪言附申請益，惟覽照。

答余叔廉書名世威，豐城人。

「士不可以不弘毅」者伊何？蓋必將全副當精神，倒歸學問一路。居必廣居，立必正位，行必大道，而後正正堂堂，一段精神可昭揭於宇宙間也。獻和之所以日益者，只緣有得於此。渠真能以友朋爲眷屬，以學問爲家計。於此立德，於此廣業，於此脩文，於此明節，將世所分戀多岐者，併精作一道做了。此其功夫所以日簡日明，精神所以日暨日暢，有如來簡之所稱者。此固凡爲士者之所共優爲，而何其及門之士能體而行之者之鮮耶？如吾叔廉，則尤其具有能爲之稟，而無牽制之憂者。同此師傳，同此學脉，可退然以爲非所克勝，而讓豪傑之士於不處耶？惟勉之。至所云學旨未明者乃須講，學旨既明者只合做，而以尋做手、論功夫爲兩項事，曾不思有論有尋，即此便是做，即此便是講，是欲以爲緊切，而適以二之也。末後三省、四勿、九思、三反，切磋琢磨，多所稱引，總皆道脩邊事，要緊思其所主腦歸宿者伊何？乃爲有益。

已有公書矣，檢來簡而偶有觸，故復作此。叔聖亦有書來，未及答，面間可出此，云冗不能專簡也。

答蔣蘭居書

古稱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必自得之而後居之可安，資之不匱。覽來書，灼然徹見此，吾復何云？程伯子所云：「于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必欲明學於《語》、《孟》、《大學》，三書究觀，且宜有次第，而直將泛覽而窮蒐之得無汗漫？「衡誠陳，乃不可欺輕重；繩墨誠陳，乃不可欺曲直。」蓋尺度權衡，要定於我。公非始學此，固常博訪於多門，恣探於二氏，而得其緊要，以爲世宗盟者，特以爲理無兩是，經世之學，必於此乎歸宗耳。由此而研之有合，直可出以相徵；由此而研之有不合，直可舉以相駁。庶幾哉是非可以立決，趨背可以管歸，而又何至顧瞻眩瞀，披榛莽之多塗，爲混沌之剖鑿？

饒伯宗，敝鄉奇士也，公必聞之矣。往萃止蓮槎，僭勉之，謂：「學問不是小事，易昧難明。汝師苦歷二十年餘，乃牖其端。又十年餘，乃竟其緒，茲年已五十矣。」伯宗毅然曰：「如門生則何待於五十？」予因顧笑曰：「伯宗得恁地聰明，可謂有超師之見。」伯宗曰：「不然，門生則何敢望師？顧從一路裏進功，芟夷指徑，不復作二三之解。就令有不至，尺度權衡，固定於我，輕重曲直，將無所遁其程準，而學可與有明耳。」若不將《大學》按定作譜，孔子作師，而漫從載籍中窮搜之，至其求之不得直，遡之無始，反之自心之臆測，以求其必有中也，恐亦卒歸於汗漫而無所至止矣，不知公見以爲何如？

頃繹曾使者云，公隨發軔，茲傳蹤跡，乃尚憩於汀也，故托郵筒而致此。又，頃有簡寄宅上者，不知曾否致到公處？《論語大意》及報刻《提要》各一部侑覽，希照入。

正學堂稿卷二十六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二十七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東莞袁崇友鋟梓

書問節語

唐虞者，洙泗之淵源；堯舜者，孔、曾之矩範。一脉頂傳，無以異於祖父子孫，豈獨門風家法相同，真是血脉精神渾爲一體。此止善執中、求仁養性，所以果然同一脉絡也。知止乎此，而後意根乃有栖泊，酬酢乃有主持，不擾擾紛紛、朋從爾思、甘效物役，作牛馬之馳走矣。故曰「知止而后有定」。

昔明道誚謝顯道博涉，謂：「賢卻記得許多，可爲玩物喪志。」及自讀《唐鑑》，卻又循行數墨，一字不遺，此古人所以謂「心迷法華轉，心悟則能轉法華」也。書果累心乎？則學不知本者之過也。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此皆古人成戒。雖以孔子天縱之聖，不妨爲三絶韋編也。忘己逐物，貪外虚内，病從何來？治當何法？而乃以束書不觀爲學之要也？得無爲明眼者笑乎？右俱答黄汝顯。

昔子路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吾於《將將紀》特揭出此，謂爲千古論將之法。秋陽江漢，氣定神閑，以待天下之變，自是本領。至臨機履局，一事之止，亦自有合稱停者。觀其會夾谷也，請具左右司馬以從。請討陳恒也，

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故能當鼓譟而以數語折强齊。假令哀公能用孔子，則伐齊之事，孔子任之有餘矣。是皆所謂知本，兵家之所稱廟算也。霍去病，漢廷一將耳，且云「不至學古兵法」，况孔子乎？以軍旅未學，而有疑於孔子之「我戰則克」也，則固矣。出門如見大賓，豈真有賓；使民如承大祭，豈真有祭？「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爾，無貳爾心。」此止法之所以徹晝徹夜，徹動徹静，無有間歇時也。豈獨止法無間，脩法亦無間。此吾所以謂廣衆大庭，分量不爲增；獨處深山，一主一僮，分量不爲少也。又不但此，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古之人有是言矣，曾如是下功夫矣。謂師友未交，人謀未接，便無有功夫可做，中焕蓋習而不察也。果知此，終日欽欽，儼然顧諟，無刻非脩，無刻非止。只此便是歸本的宗傳，透性之訣竅也，又何疑於知本？右俱答劉中焕。

知本兩言，寔是千古經綸秘密，爲孔學獨悟之宗。故教人以入手，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蓋此十六字，知本之訣竅也。教人以落脉，必曰脩身爲本。蓋此四箇字，知本之歸宿也。經世之人，除此兩言，他尚何學？答韋純顯。

暫復爲復，常復爲艮。故曰「復亨剛反」。反者何？猶自外而還也，蓋尚有復之可言也，故曰「暫」。又嘗謂：「『孔子無不知，而作』常止也；『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止也。」常止則無復之可言矣，又何不貳不遷之有？知止雖能復，容或有不止者在也。此顔子之所以三月不違也，蓋尚有違也。來問似達此，然以知本宗傳揆之，尚屬人分上事。孔子常止，顔子知止。常止者可當艮

卦，知止者可當復卦。分數似明，總屬孔、顔分上，於己無干。更請就落脚一步處作實體取。答黄士京。

修身爲本，四字靈符也。於此歸宗，於此止善，此孔子所以謂「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蓋直將止善本身，合歸一脉矣。

至善即仁，仁即至善，但話頭换卻耳。故令學者未易曉。歸本脩身，所以歸止至善。此予所以謂脩身爲本一句，則是求仁之方法也，家國天下備此矣。然卻不得打合「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易·繫》語乎？至善之點，恰有契此，其爲言性何疑？若如世説，必以造極者當之，則全經自性學，而於其中覾體指點者，乃無處討下落矣。

止脩雙揭，孰後孰先？主意工夫，兩何昂抑？此孔子所以謂「敬義立而德不孤」也。然到《大學》中，又似有循循善誘意。揭三綱倒歸一止，列定静安慮自於知止，此程伯子所以謂「于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也。先止後脩，先脩後止，誠不免贅。若止地討未明白，則恐所謂脩者亦衹爲口脂面藥。喫緊鞭辟於實際，理地竟隔一層矣。右俱答孫啟濱。

士之謹操，無以異於女之守志。經綸藻思，藝能博涉，可以酬世。艷博名高者多其數，而惟此禔身大節，少有玷於暮夜之交，即所謂其餘不足觀也已。與友。

古人「君用之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孝悌忠信」，蓋進退皆有事，所以能不愧素餐。後來直以當官舉職者爲不愧素餐，與孟子之所論異矣。堯舜禹皐，則學之明於上者；孔曾思孟，則學之明於下者。窮達雖殊，兩無有不滿之量。且直以爲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則學之當務也明矣，窮達之兩皆有

事也必矣。晨門荷蕢，夫豈絲毫有不檢之操？只以比量於二儀之生德，則較然懸矣。此孔子所以謂「果哉！末之難也」。惟契終始之，無俾居林之日，有不慊之分。答李宗誠。

學問非有倡不興，宗旨非有傳不協。三三兩兩，熒惑多端，展轉岐尋，動淹歲月。致將孔、曾正趣，面委蓁蕪，兢於越俎代庖，安開徑竇，則未必皆學者之過也。則學失其宗，徬徨焉無所依以立命故也。答黃毅菴。

生平得力，全在平心，理到是邊。臧獲必採，而況其在縉紳先生學問之宗主乎？特以途逕既分，舉目江山，果然盡非前景。蓋往謂之終事者，而今以爲始事。往謂之宗趣者，而今以爲條理。往謂之衍文者，而今直以爲欛柄之歸宿也。此其所以舛也，則學之宗趣本來如是也。答王體潤。

末俗滔滔，能文者例誚講學士，而講學士亦例薄能文。燁然藻繢，而又究心淵邃，如吾延之者，幾二美之兼備矣。顔、曾、冉、閔，豈故不文，特不以文字落科級耳，故以德行稱首，惟勉之。養愈深則發愈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蓋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也，非直從枝葉上作訂刪剿襲也。與錢延之。

止脩兩字，每謂揭出孔、曾。心要。豈獨孔、曾聖聖相承，無不是此門法。蓋一以定命，一以嚴防，廢不得也。知歸止以定命，則學有宗；而謹脩以嚴防，則止無滲。克即是脩，復即是止，知顔子之學有宗，則知顔子之所謂四勿，與原憲之力禁制者別調矣。「仁則吾不知也」，正以宗趣論而非以造詣之淺深論也，察之。

「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孟子此言豈不惡鄉原、楊、墨者哉？正有慮

於己學之不明，而第向人分上作品題較量也。「衡誠陳，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洙泗之宗傳，儒學之準衡繩尺也。試省之，果曾明耶否也？ 此之不明，而彼之爲較，去本地益加遠矣。右俱答孫光翰。

凡民有待後興，豪傑匪由天作。公奇氣蓋夐出人群者，其能置豪傑之倫於不處乎？古稱一日居位，一日業官，僕卻謂一日有生，一日盡分。明學淑人，固自是儒者本等職務也，容諉乎？答友。

陰陽二氣，在天地分上自是兩停，以陽主生物，陰主成物，有肅殺之意。故假象顯義，以陽例之君子，以陰利之小人，諄諄然致扶陽抑陰之意焉。若遂沿此謂陰可盡去，陽可獨存，則無是理矣。

《太極圖說》雖緣悟《易》而作，尚多揣摩之見，與羲文透體徹關者有間。無極而太極，象山駁之詳矣。主静立極，往感羅汝存問，亦駁之，載在《教學録》，可按。即「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静，静而生陰，静極復動」，亦爲未瑩之語。太極豈有動静？ 動静者，氣也。自有天地來，氣即常運，豈待動而後生？ 待動而生，已爲礙理；動極而静，是何等待？右俱答伍學甫。

畫以傳神，書以載道。按圖不可得駿，對鏡自可整容。此釋氏所以謂「依經解義，則三世佛寃；而離經一字，又同魔説」也。吾雖諄諄焉爲學之故，狼藉於簡牘間，亦何嘗有一字句不紬繹自經文中來耶？ 若有一字句不自經文來，即是背卻宗傳，而於道爲無當矣。又何可勸多朋之刻集研竅，空汩没於杜撰無用之空言耶？答劉廷傑。

孔開正學，經煅萬千；曾獨得宗，烺然星日。大率開宗立教，從渾沌際鼎闢乾坤，

固難爲力。而擇中省括，從多歧處能自得師，亦難爲眼。此三千、七十所以依依洙泗之門，而得宗者僅一顔、曾也。聞知者類閱五百年，而自托於見知者亦爾百餘歲。豈氣求聲應，道同德一，果不計踪跡間耶？然則有志者亦無取同堂，而亦無貴于親炙之矣，恐於理不然也。與張鼎卿。

得英才而教育之，古人以爲至樂，謂「王天下不與存」也。今章縫濟濟乎黌宮，絃誦洋洋乎溢耳，才不乏矣，教亦行焉。試考其中之所樂，趣爲何如也？蓋必有俯仰不愧之操持，而後有英才樂得之受享；有英才樂育之造就，而後可以滿俯仰不愧之襟期。所謂「致中和則天地以位焉，萬物以育焉」。於性分量靡不愜矣，而又何以知崇品之爲尊，編氓之爲賤乎？此所以「王天下不與存」也。答王體潤。

至人無夢，古有是語，故自昔以驗學之淺深。予亦苦夢雜，每愧之，以爲即此便是轉相縈繢的根子也。日用間誰能斷得事，要令事妥而心安，即是日有息；宴息間誰能遽無夢，要俾氣爽而神寧，即是夜有息。只如此漸次保固收攝將去，到得全體太虛中涵寂照，則所云無夢者，又是自致之境，而不爲分外事矣。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一語提撕，萬鈞比重，雖以佛菩薩最爲勇猛精進，到此亦越不去，故曰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然則有罣礙即不免於恐怖，不能究竟於涅槃也明矣。謂棄而君臣，去而父子，而能坦然無有罣礙，可乎？既有罣礙，勢必流爲昏沉；既不免恐怖，勢必流爲散亂。此孟子所以謂：「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無聞見者病在耳目塞，然其根淺；有聞見者病在意識障，則其患深。往有取滇友，謂其聞見狹，其聽者反専；其性習蒙，其守者反恪。陳生好處固在敏，受病處亦在敏也。其能尋繹，固在有所聞；而其能作障礙，亦在有所聞也。真所謂醯鷄之覆也，不復覩天地之大全也。右俱答吴學親。

世之業舉者動曰妨工，講學者又動曰奪志，真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則不講於脩身爲本之學故也。將均平齊治家國天下之事緒，一切不捨也，而獨厭科舉乎？吾往既於自身有驗，續於宗誠有驗，而今又於以建有驗矣。所謂奪志妨工者安在？此其所以爲喜。答陸以建。

常惺惺謂喫緊，然凑底裏尚隔一塵。整齊嚴肅謂是敬，然極要領尚未覩歸宿。試看一步而定，再步而静，三步而安，何等點得次第，何等凑得根源。往所謂「定則本有立而不摇，静則本體虚而能固，安則本境融而常寂」者，亦可云至到之語。所以睿知聰明，皆由此出，而可以經世也，惟契更味之。所謂「百萬金革，其中常無一事，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者，蓋真實語也。與趙懋凝。

孔子天縱之聖，經勘半生，無他奇特，只是揭得此四箇字。若以爲太上之靈符，玄丹之一粒也，夫豈苟然？僕亦每對人言，謂三十年老在學問中，曾無奇詭可喜可愕之談足聳學者之聽，而獨揭出一箇最無義味的話本，真可笑也。而不知此固洙泗之家常茶飯也，虚揣摩，閑議論，到此何處放著？答詹忠甫。

學問只有一宗，無二宗，以理只有一是，無二是。此昔人所以謂差若毫釐則謬以千里也。有疑必辨，有辨必明，不明不措，乃稱

善學。此孔子所以謂「當仁不讓於師」，而謂「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將以體諸身，而於心先未之能諒也，可含疑弗辨乎？與邦和。

宣尼自聖，爲徒者何用三千？頂脉頂針，可遽云拔十得五。此孔孟之所以爲學求人，皇皇然如恐其不及也。每思乾坤初闢，正當開泰之期，何以便有屯難？須知有混沌，乃有開闢。所以有開闢必有屯難，何者？則疑團未解也。此天造草昧，所以宜建侯而不寧也。與韋弘濟。

世每謂顏子不出頭，以有孔子在上。然退省其私，亦足以發者。發何事乎？「自吾得顏回，而門人益親」，果何自加親乎？此其負荷擔當，衛道之功，力倍於由、求輩數等矣。是直以如愚心齋等語，想像顏子堆堆地僅同一箇處子的模樣也，何其見之淺乎？答吴學淳。

大學問要緊在擔當，非衹自了。要奮拔，不可蹉跎。進則日詣于高明，退則日淪于卑近，決無有中立之理。此孔子所以「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也。有何休歇之時？有何滿足之量？有何等待節序？有何寬展期程？蚤作夜思，月征日邁，庶幾哉乃無辜於上蒼付與，可保見緝熙光明之益矣。與王忠甫。

惟學難明，惟人難得。有慕古之心者，每患無學；有可傳之學，又患無人。此從古以來，所以兩相求而每不相值也。席不暇煖，轍環周流，豈緊奔競之爲？汲汲皇皇，真爲得人傳道之計。諸葛武侯所謂「此皆數十年之内，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武勇且然，何况道義？此之秦、之楚、之陳、之蔡，所以不辭其跋履之勤，汲汲然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袵席者也。答鄧浴吾。

學必以孔子爲宗，成案在經，有如皎日。以知作體，自是後儒見有深處，非淺所窺。廢知不用，又是邇來學者護知之過。其實有生以後，人即發靈，水陸飛行，用者屬此，雖孔子大聖人不能廢知也，而況吾儕乎？特其所注宿者，必於本不於末，往所謂「蓋是要將知歸於止，不是直以止歸於知，此宗之辨也」。蓋喫緊言之也，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力提撕也。答龔子典。

勢分與性分不兩立，士之有志者重性分，則必輕勢分，亦勢不兩存。孟子所謂「古之賢士，何獨不能，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者，最足以盡此意。舊每愛「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由今觀可謂極盛之舉，而孟子乃曰「夫時子烏知其不可也」。故義之所在，雖千駟萬鍾，不足攖情；雖安車蒲輪，有難枉轍。蓋所重者有在也。答陳士標。

友朋最難得者臭味之諧，而尤難得者在破除彼己之障，「學公學公」言之。迷津指示，不擇芻蕘；老馬識途，惟伊指向。理決無有兩是，學安得有二宗？形骸一睽，見地乖隔，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此徑竇所以多開，至有三千六百也。舍己從人，乃以成舜之大；聞善則拜，自昔頌禹之高。今安得有這般人。答高鳳岡。

修身爲本之學，語出人知，有何隱僻奇玄？所云戒懼，既不勝拘攣，稍解又苦於奔逸，自是世學通患。譬同御馬，束之則驟，縱之則弛。然所以卒能調攝，使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以柄操之在我也。無韁之駕，豈不問有協於唇吻之和？只爲提策，不自於

❶「能」，《孟子·盡心上》作「然」。

人，緩急惟馬之意。所以終至顛隮，罔從控勒。修身爲本之宗，道果類此也乎？答張天爵。

理不容二，二則支；學不可雜，雜則晦。古所稱異端，真只在於杪忽毫分，而歧以千里者也。儒學所最易忽者，在如布帛菽粟；而所最未易摸索者，在如準平繩直。少涉淆訛，便乖宗趣，往謂之甘辛酸苦，一味入口中，即雜五穀之正。不但雜之，就能奪之也。答楊振甫。

與一鄉友處，能俾一鄉友人足其求；與一國友處，能使一國友人滿其量。此非身體而有得，全學在我者不能。頃所以謂有飯與人喫者，正謂此也，豈餶穀謂乎？必以饘粥不能自供，無以待朋來之養，謂之無飯與人喫，分量爲不滿也。則彼飯疏飲水者，將何以應三千、七十之求取耶？惟謙聽之左矣。頃每諄諄屬友明學，何以急明學？正是要辦飯與自己喫，即是辦飯與天下人喫也。答楊惟謙。

學即是經，經外無學。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若使按圖可以得驥，則筋骨形容之粗，驪黃牝牡之外，又豈須於伯樂、方臯乃具眼耶？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從本立宗，惟變所適。此最學之要也，惟契尚進此。答傅國毗。

每謂理惟一是，學無二宗，毫忽舛訛，當地千里。楊朱、墨翟何至無父無君，夷惠、伊尹何以尚不同道，則端緒之毫分，辨之不可以不早也。兼收並蓄者，可以廣延攬之門，恢寧濟之略，而到此則真是毫釐雜不得也。答于如菴。

師友不離群，蓋是學問做手。世衹知病釋氏棄君臣、背父子，謂有外於倫常，不知其

打併師友一家，亦自有特異之胸襟，敻開之眼孔，而不可尋常視也。此其傳所以竟千古也。儒學自是中正，至挈出身子倒入煉場，與三千、七十共一磨煅，則於彼作用亦略有符，微獨孔子已也。放勳、重華，直以帝者之尊，忘分下交，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故俾太和之氣洋溢于海陬，以光昭于萬古。兒女心多，則煙霞志少，雖在僊家亦病之矣。薰陶漸染四箇字，豈有一不從漸入者乎？賢試看先輩，但師與友處得久者，則氣便厚，味便深。此豈有異聞異旨哉？則以浸灌滋潤培植之功力多也。答張子環。

劉尚，一裨將耳，與吴漢分營處，勍敵之來，即能豎建大將鼓旗，以收破敵之功。此昔人所以謂時當闑法，即不容爲終遯也，惟勉之。無以師地之遠，少有懈作率之心。無以朋衆之多，少有倦聯屬之意。又無以友朋中容有懈散，而吾司領袖者，亦爲之少涉燕安也。惟天行健，惟聖不息，吾人者將何求哉？惟法天之行健，效聖之不息，以勉爲自强而已矣。答吴學淳。

學問發志不難，砥行難；故始志不難，終事難。今古豈無賢傑觸事感興，喟嚮於道。離群索處，懈意生焉。汩没於米鹽醬醋，牽掣於貨利聲色，卒以頽其初鋭、虧其終簣者，吾見亦多矣。答黄汝顒。

「與時偕行，日乾夕惕」，固有相因之理。修身爲本，直是身到處學與之俱，無容討空閑也。亦不待覩景物之解甲抽萌，而後意乃加新，功乃加惕也。身心雖是故物，一番鞭策則一番振起；止脩雖云舊見，一番拈掇則一番精彩。外止脩而横開徑竇者，固有病求奇於止脩説；而漫騰頰舌者，亦祇成爲故事。答李英茇。

集成兩字最是誤人，兼答攙和，如補破衲。豈有孔子之聖，而有待於三子之長爲之凑合幫添之理？一是則俱是，一差則俱差。譬懸正鵠，謹在毫分；中的奪標，可容岐雜？《易》之所云「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最足以盡此妙，惟契其體此。必欲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爲堯舜周孔頂針頂脉，則此誠不可以絲毫之意見亂之也。答陸以建。

學問所貴者悟，所難者守。世有能悟未必守者，未有能守乃卒不悟者也。子輿、端木，兩可觀矣。然曾以魯得，賜以達失，夫何故乎？則守不守之所由分也，非悟不悟之所爲辨也。躬行君子，未之有得，則夫子之所尚可知；三省吾身，斃而後已，則曾子之所力可知。脩身爲本，允爲四字靈符，昭揭如星，罔容玷缺。如簡所云如臨如履者，似之矣！似之矣！答倪友。

異同之見，從古如斯；旁指多門，三千六百。雖然只一處真、二之非，是岐路之中又有岐焉，非真有見於是者而從之。亦安能併精壹志，歸向於孔曾之宗？脩身爲本之學，雖云至正至平，然卻難提難揭，故頃謂之即孔子未五六十時，亦未敢如此道也。非將全副當精神，徹入於洙泗宫墻萬仞，而覩見其淵淵浩浩、宗廟百官，富美如斯之盛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乎？亦衹見其增兹多口也。答陳堯勳。

學問有宗趣，有做手，宗趣明乃可辨手勢。譬同行路，向往定，乃可別步趨。頃説「克伐怨欲」章，契不見之乎？若不向宗上討明，而第從手勢上較量，已隔幾層公案已。復謂顔子之欲根淺，而原憲之欲根深，故難易如此也。是不復從學上講，而第從地分與

質上相較量也，遠之又遠矣。答林漢沖。

學問第一在貼身體，其次乃在貼經勘，其次乃在貼稿求，蓋身即經也。身上體得明，則經在我。稿者所以釋經也，經果明，稿將不待論説而著。然由後言，則異乎是。蓋反身獨悟者，曠宇宙不一見矣。其次則未有不從遺經尋繹而有得者，暨於今則又異乎是。蓋經雖綱綱紀紀，如日如星，始之以訓詁支離，繼之以窺窬抉摘。循誦習傳，迷珠守櫝，致覩予説翻爲創異之談，駁止脩謂有未盡之款。有如來簡所云，則讀稿又其務之所宜先者矣。答章儀卿。

正學堂稿卷二十七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二十八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東莞袁崇友鋟梓

書問節語

《孝經》一書，童年讀之，及此十載間，尤爲注情涵濡之甚。然亦祇見其體大例宏，旨淵氣渾，而以措之蹈迪，則尚有未析之款者。僭以爲其書語甚平，義可不煩詞説解也，而獨其數則當陳也。故按經之所提揭者，疏爲四局，以著明之，俾仁人孝子，有所據依而循習也。天經地義，庶將藉以維持，而人極于兹立也，而又兢兢焉敬守章程，不敢自出一字。抄寄一册，可細讀之。脩身爲本條件，每謂罄南山之竹編寫不盡，兹其尚復有餘藴乎？此孔子所以謂「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也。答羅汝存。

無煙火之氣者，皆可名僊；即玄釋之躭者，猶爲脱俗。紛紛藉藉，趨利趨名，混俗和光，誰能脱此？此吾所以雖意刻明宗，而見有超世之心者，亦不復過有求，必駁其爲儒與佛也。只要在發心處直的，做得來伶俐乾净，即兩皆爲高品矣。與劉晦伯。

講學問無以異於講丹方。講丹方必要其可以延年益壽，講學問必要其可以立命安身，故兩皆惟其是者，行之無所用執。此吴猛之所以反師許遜，子厚之所以勇撤臯比。暨于今千有餘年，不但不謂之屈，而且頌以爲高也。今又再越朞矣，家庭之所體勘，友

朋之所參商，紛擾之所承當，靜默之所悟證，知必有月將日就，緝熙於光明者矣。前意竟如何？理雖決無兩是，見卻未易到家。禪家至有九十三度下語未契者，晦菴與龍川亦往復辨難至六七簡不輟。所謂不益彼必益我，真坦坦平平兩相益之道也。其亦何嫌之有？與劉質菴。

今人行數十里，不聞誦讀聲，輒曰此非詩禮之邦；至越數十城，不聞講學之聚，則莫之怪焉。甚或覩見其有講學之聚，翻以爲怪也。夫無誦讀之聲，大之不過失進取之圖，小之不過缺名數之記，於身心性命虧缺幾何？彼之不憂而此之爲訝，是乃真可怪者也，則習俗之移人也，因循之害事也。

僊鄉本名賢生身之地，不但爲過化之邦。茲幸邑有良牧，序有良師，而諸士友又際會興起，如此惟令繼今以往，日有將，月有就。説止則無論動靜閑忙，亦臨亦保，如見如承，而不衹爲空托。説脩則要俾利鈍失得，其難其慎，必敬必戒，而不衹托空言。將會所作煉場，將友朋當淬礪，而將拙稿作梯航。蓋梯航具而後淬礪可加，淬礪嚴而後煉場不負。無患人少，患在不真；無患會疎，患在不續。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也，有何奇功？有何捷效？世之訓解者，每謂聖人之所思愈下，豈知老孔子蓋直下有慨於世人之無恒，而故爲是發嘆惋也乎？右俱答趙懋凝。

同一理也，凡中乎情合乎則者皆是。然一爲天，一爲人，又判然若不相蒙涉者，則何以故也？《記》稱：「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而今世之劇戲，摹擬王祥，粧點姜詩，亦豈毫分有不盡之節？此孔子所以謂「色

難」，而又謂「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而無責於養之備也。體貼兩字，要從此入，與從本立宗，從止發慮，恰合符節，其非因修得止甚明。舊以喻之晴空之鶴，止水之魚，游泳飄颻，纖毫神氣不動，誰復是脩者？誰復是止者？悟之則真可以想見止脩之妙境也。是乃真所謂天之理也，蓋最可玩味者也。答徐宗孔。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隆施是？❶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此昔儒所以謂「以道觀之，雖天地之大，亦物也」。又曰：「有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然而亦有所盡也。」予說「有憾」章，契不見之乎？謂憾者何？憾其尚爲造物者役，而非所謂「不物於物者也」。果其如契所擬，一切可以爲之安排布置，則豈獨怪兩盲風可爲天地責備，即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亦豈大生廣生之所宜有哉？亦惟契之所詆訾，而彼亦將緘口無辭矣。答林若欽。

文章道德，古人原不以之分作兩事。讀謨典者，可云專紀事；而誦十翼者，可云專說天？繩削不煩，約之一言，可盡豐之。隻字不餘，純德古雅，渾然天成，而萬古之宗傳管是矣，文字之伎倆備是矣。詞覈而道不載者，容有之。未有本深而末不茂，持之有故，而言之不足以成理者也。答欒安友。

止脩一說，肆筆洞然，徹透孔宗，有功學者。大率高虛者好說止，而不思人倫日用，牽扯滲漏爲多；愿慤者喫緊脩，而不知至命盡性，毫髮差殊，了無干涉。故敢斷以止歸至善，本歸脩身，而又曰「知本乎身，即知止

❶「孰隆施是」，《莊子·天運》作「孰維綱是」。

乎善」，正是體當孔子經文「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一句合頭語也。如教之所論者允矣。答林三亭。

士生天地間，讓卻聖賢不做，卻做何人？自天子至庶人，榮悴殊倫，千層等級，暨于今足繫重綱紀者，惟是道義一脉，他無可榮羡矣。此昔賢所以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謂不義之富貴，於我如浮雲也。然能徹此者鮮矣。答金良伯。

夷險世途，必有孔孟終窮，何况其次？由今觀孔孟乃不窮，而彼其時乘權藉勢者，乃失其所據依矣。然則有志者何擇焉？吾契有此秀才，未必能發科。然則即無此秀才，於身分何大損？「四子侍坐」章，大意最可玩，謂待千乘則千乘之寄任，有去來矣。待方六七十，待宗廟會同，則民社禮樂之司，有失得矣。是從未遇之先、丘壑之際，直空閑過了一段光景也。答孟仕登。

孔、曾正學，萬古日星，布在方策，井然可按。開關啟鑰，探本索源，一部全經即是全學，真如股肱心膂，九竅百骸，賅而存焉。雖物物各止其所，而渾淪磅礴，又會歸于一本，此孔子所以謂「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儒衣儒冠，人皆孔氏之徒。禮樂詩書，誰非道義？而此則真孔學之宗傳也。中間真有祖堯舜而不盡述，憲文武而不局於章者，真孔子之獨開慧眼、度越百王，而有功於經世者也。悟此則不階一命，分量滿矣；體此則隨身所到，功用徵矣。而大行窮居，兩無有昂抑矣。與王澹生。

知本兩言日拈弄，真有無窮之味。直以參位三才，綱紀萬彙，精粗鉅細，曲直洪纖，括綜之靡有頗漏。而中常皞皞熙熙，靡存凝滯，真孔子所獨悟，爲千古發經綸之秘。與王

尹卿。

洙泗窮年聚首，終日與言，大率非勘不精，非磨不徹。「敕天之命，惟時惟幾。」非舜語乎？「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非臯陶語乎？由今觀若謂尚存疑義，有合有離；由聖身直是全體渾融，無間無斷。此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所以不知老之將至也，蓋真實課也。答王體潤。

脩身爲本之學，樸實頭要向辭受取予、出處進退處點檢得明白，乃爲不托空語。寧窶無俗，寧塞無通，寧拙無巧，所謂「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君子之所以無終食之頃違仁，蓋身到處學與俱也。與傅君髦。

邁往獨復，卓乎豪傑之倫。跡孤義峻，身退名高。九級崇臺，須實做脚。煉己築基，蔚然大乘之冠冕矣。區區蠡管，曾何補于高深；芹曝私衷，不容己已。敢以爲舍《大學》而別言學，則非孔子之學；舍脩身爲本而別開徑竇，則非孔子之宗。揭三綱倒歸一止，布八目本歸一身，文義灼然，理可概見。然要于此奮肩爲之負荷、直躡孔庭，以滿足其分量者，則真是俯仰斯世，難乎其爲人也。答羅匡湖。

毋謂林下無事幹，一片愛人成人的肚腸，功用直與天等。毋謂布衣無職級，由善信陟而至于美大聖神，亦何羨于金紫光榮？顧恐有一點厭心，有一毫分倦意，不足以克成厥終，而全體所爲滲漏耳。答趙懋凝。

知本兩言，每謂之千聖經綸秘密；本末始終四字，爲孔子一生悟門。悟者何？悟出知本也，此孔子所以謂「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盡矣。答洪含初。

荆山韞玉，必見寶於良工；空群上駟，有眼者自當得之牝牡驪黄外。顧此幾微之緒，爲千古聖賢所惟日孜孜者，非究不明，非磨不徹。著在簡編者，如圖如畫。雖飛行水陸，種種名相靡不錯陳，必欲求真，尚當得之意言象數之外。答嚴景茗。

吾性之拙，匪夕伊朝，適此艱屯，尤爲守株之局。可以默不可以言，可以静不可以躁，可以無求不可以有求。謂吾無愛成之意，則又非所謂知我者矣。答游元封。

欲立欲達，頃謂之蓋説仁者之體，不説仁者之造。故明學淑人四箇字，直是職分之所當爲，以原是性分之所當盡也。答黄定宇。

理與氣，豈可截然分得先後，要識其命脉所皈依，則於主宰流行，不可不知辨别耳。朱子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所以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往答徐獻和，舉「《易》有太極」一句，謂「有」字下得極重。蓋人只知有兩儀，只知有四象，只知有八卦，曾不思其從何而來？故特揭出太極，教學者知所歸宗也。此最得喫緊爲人之意，有功學者。瑣瑣先後之談，曲證旁援，祇增疣贅。答徐時舉。

縉紳居林日，舍明學淑人外，事事皆末著。吾人何學？惟是法天。天亦何爲？惟是毓秀。試觀洙泗切磋，以較唐虞吁咈，爲異爲同，明者自鑒。則雖聖帝明王，爲世維持，其功德亦盡此矣。此曾子所以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也，蓋直以仁爲己任也。直以仁爲己任，是直以世道爲己擔當，明學淑人爲己職也。與沈介菴。

廣生大生，惟是一團實理；故參天兩地，仗者一點至誠。吾行天下，取友多矣，到頭有就只靠誠根。吾所以有取德卿，豈有毫

分溢美，蓋察見其最初發念之真的也。孔門較氣力，則當讓子路；比悟解，則必讓子貢。卒之得宗頂脉，乃在曾參。蓋孔子之所品題，其魯者則誠之不容掩如此也，惟勉之。由燕處達廣庭，自夙興暨嚮晦，自觴豆至倫常，無俾絲毫滲漏、絲毫夾雜、絲毫弛放。如種胎植種相似，有不日進於光大高明者乎？無是理矣。答陳德卿。

心性兩字，譬表與名，析之非離，合之不混。然以父而稱其字，則蹙然不敢當。以友而呼其名，則怫然不爲説。故謂心性之無辨別者，非也。隨時提點，義各不同；瑣瑣敲推，又成執著。至或覩其稱名，而疑其遺卻字；見其稱字，又怪其缺卻名。又或因其名姓之兼提，而慮其混而一之，不復知輕重之所歸也，則固矣。

予釋「天命」章，契不見之乎？謂：「天命之謂性，言性即命也；率性之謂道，言道即性也；脩道之謂教，言教即道也。」此所謂合而言之也。正蒙云云，何以異此？所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者，則所謂分而言之也。其實合者非混，析者非離，若不悟其圓旨，而第按句而剖分之，將性命道教，便成二物，而虛氣性覺，一切皆由打合。有虛時尚無氣，有氣時又礙卻虛。而心性天道，一切互相爲矛盾矣，則豈所謂言外之經旨乎？

予每謂悟者入道之門，步步有工夫，節節有長益。只爲後來錯看了此字，直將做了手結局的事，此其所以舛也。如知止非悟乎？向前尚有定静安慮，一步步悟入的境界。志學非悟乎？向前尚有不惑、知命、耳順、從心悟入的光景。多岐紛然，的然認出

正趣，豈不是悟？ 然從此一程進一程，一步信一步，愈進則愈深，愈深則愈悟。 進無窮，則悟亦無窮。 此孔子所以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非舜語乎？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者，非皐陶語乎？ 「惟聖罔念狂矣，惟狂克念聖矣。」豈可云一聞止脩説，措之經事宰物間，便無有不是處耶？ 章程頒布，特示人以可入之途，俾不眩於所往。 且以爲有志者謀，而非直爲無志不自檢慎者設也。 心行兩相違，器之鄙薄也甚矣！ 而契尚以爲訣竅之未有真得也，則固矣。 右俱答高進之。

檢問目，諄諄以求仁爲勘，意切歸宗，良是良是。 只所云「斷不在作用上著力，言不期訒自訒，已不期克自克」者，得無爲發之太易，而體之太輕矣乎？ 「敬義立而德不孤」，乃不疑其所行。 故每謂往學之敝，在知有脩不知有止；今學之敝，在知重止不復重脩。 孤了修，固爲落根無地；孤了止，亦爾關防不密矣。「戰戰兢兢，如臨如履」，固是惟恐漏了止。 直是一步步罔容空缺得正，而兢心乃安也，而止乃真爲無滲漏也。 答柯揆邦。

孔子蓋天聰明之盡，而又經勘半生。 二百一十五字，如造物生人般，必如此乃爲體備，故一毫互換增減不得。 歸宗處自是止於至善，落脉處斷然脩身爲本。 然卻不是兩句話頭，兩條脉線，故交互推原不得。 一語犯著，便來離析，此來簡所以語若近，而見尚不免落邊也。

「從古未有辨心性者、析心性者」，契不聞予語乎？ 又曰：「支離于訓解，昔賢猶且憂之，而况支離於心體乎？」契又不聞予語

乎？故混後乃有辨，辨者，聖人之不得已也；混後不得不辨，辨者，非多事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内外主賓，孰留孰去？此不辨心性，實則喫緊明心性之辨也。肯以此意體之，而并就予大意參之，即諸所稱引者，俱可不煩詞説解矣。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乾與坤同一元也。資始資生，總之自一元出，而乾坤其用神也，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生理兩字，指點不一。就靈明覺知認，則屬用，如告子之所指生之謂性是也；就天地之大德言，則屬體，如《易》之所贊乾元坤元是也。幾之一言，從古俱作用説，是誰將來與性對看？幾前無未發，則子思何言「未發爲中」？幾後無已發，則研幾兩字，將復何用？且既謂之前後則其屬用益明。來簡意雖緊切，總之不免見纏縛，爲支離之訓解所縈絆也，體之。右俱答丘加年。

物有一條，每謂教人以知止之法。教人以知止之法者無他，教以知本而已。經世之人，錯綜於人倫事物之交，牽掣於聲色貨利之取。擾擾紛紛，止將何入？故直從經事宰物中討出本地，與之歸宿。故以此爲經綸秘密，孔聖悟門，而謂之除此兩言，孔子無學。此其言蓋不草草也，可深味之，而不可浪漫解也。

舊語不云乎：「要緊在明心性之辨。」何以要明心性之辨？爲其已揭知爲體也，以致知爲宗也。夫既已揭知爲體，至善兩字，別無安頓。夫安得不指爲造極，作末後事。既以宗歸致知，知本兩言自屬贅剩，安得不徑從删削，指作贅文？蓋宗趣一乖至於如此，誰能不用知？鬬靡誇多，與灰心槁性自

殊科；即事窮格，與反躬歸復自異致。故當以宗趣分，而不當以但一用知即謂之以知爲體。至復指精之一字亦是用知，而皇皇焉憂先生之廢知不用也。其所説者亦良淺矣。

右俱答劉國成。

晨門荷蕢，豈是操行有不慊於聖心？直以自私自利，宗趣之乖，祇以成爲自好。此孔子所以謂「果哉！末之難也」。大擔子要須硬脊梁，長道路要須健脚力。故敢斷謂任重道遠四箇字，是從體當《大學》悟出；弘毅兩字，是從承當《大學》悟出。必如此，乃允稱爲士無忝於豪傑之期也。與吴身之。

學問論門法，不論造詣。造詣可聽淺深，門法必歸一是。之燕適粵，途徑兩分；針指毫釐，就頭判決。此孔子所以自十五志學，如舍矢破的般直進於耳順、從心的境界，而謂「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離能離所，請姑兩邊放著，而就其是者行之，庶幾其漸近理。答吴養志。

諸書翻閲，勢將茫然，蓋尺度權衡，未定於我也。自昔兩兩三三，汗漫縈纏，以至兹日，蓋非一朝夕之故矣。而賢復欲踵其岐塗，芟其蕪蔓，以歸之約也，不已難乎？成案在經，有如皎日，鄙忱所測，已到八分。大率拿定脩身爲本一句，最爲緊要。德此明，民此親，善此止，天下國家此均平齊治。又往感一友人謂：「此學只做來，便見口説總無憑。」脩身爲本，人共知之矣。曾見有一人，肯將全副當精神，統攝歸己，無俾有絲毫滲漏者乎？只如此體當，真瞬息間而旨趣可以明，學問之消息到手矣。答夏台卿。

習傳循誦，宗趣久乖矣，豈獨止字之義，爲經生之所未曉？即知字之用，亦世學之所未明。故言止輒疑其落空，言知特謂之窮

理。必欲窮至事物之理，俾其極處無有不到也。以是而謂之得所止也，豈孔子之所謂知、孔子之所謂止乎？攝知歸止，契必聞予語矣。蓋不得已以判致知者之致，此知於外也；故以此表知止者之止，此知於內也。《大學》誠經世之宗，無有一事之遺知也。畢竟其所歸宿者，果安在耶？答陳德卿。

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此聖人所以繫象於易，必有取於忿之懲、慾之窒也。懲窒兩字，大都費力，非所謂行所無事，自然受享的光景也。武火煉靈丹，急切銷化不得，亦有時乎用之。初來自不慊意，到得慾消氣冷。亦見有安閑受享，而後知聖人之著此兩字，俾人刻意行之。非無爲也，而於當場對治尤切，有當情也。答方直吾。

「經術者所以經世務」，毋謂介甫之言。試觀三百八十四爻，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其所當吉凶趨避，進退褒貶，有一不自性命中流衍，爲齊治均平作均節調劑者乎？只爲陷溺之深，至以空言相視。忘筌棄筏，買櫝還珠，此豈經訓本來如是？則訓詁詞章之爲蔽深也。答徐羽蒼。

忠恕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誠之爲義，自就人言，而曰天之道者蓋僞，則人誠則天順性而動，無一而非天之用事也，故曰天之道也。後來只不明此，致將明善解作致知，譬看至善兩字不明，直以始事作爲終事，蓋蔽所從來遠矣。如簡所引明誠至誠等語，以之方比，尤可見將明與誠對說，灼然指用有至有不至，其爲就人言何疑？至《通書》所云「誠者，聖人之本」，自是祖孔子。孔子則何嘗不曰「誠之者，人之道」乎？此其意似亦絕無有二三也。答姚國初。

堯舜許大精神，不能家喻户曉；孔子轍

環四國，只緣爲學求人。言游遡淮踰泗，則吴中爲變左衽之風；求賜接跡宣明，則荆楚以迴向慕之志。蕞爾順陽，有二老友爲之導率，而又得伯明翊之，吾復何憂之有？然吾特有憂於伯明之尚牽兩頭，不免二二三三之縈繫也。必得覿體相呈，直勘到理盡義窮處，底歸一是，而後爲快。答黄君正、廖成卿。

三千、七十，信皆依依洙泗之庭。然分猷闡教，適衛之荆，亦未嘗不各展其事。總之以發明知本之宗，即無適而非師側也。守株膝下，誠不可謂非孝子，然必至於不依倚顧復，縱横天地而後可當爲成人也。吾雖甚有樂於友朋相依，而尤有望於友朋之足以分猷闡教，爲孔、曾效疏附奔走也。如吾伯脩者，良似之矣。答周伯脩。

正學堂稿卷二十八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二十九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東莞袁崇友鋟梓

書問節語

孔子大聖，何以三十乃立？然孔子不誑語，從前必有立不住處，故曰「吾三十而後能立也」。十載累功進級，如持左券，則以十五志學時，講究得法門清楚也。故吾輩要緊在勘學問，學辨不的，無以異於適越北轅，種莨莠作嘉穀也。工力愈勤，去道愈遠。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此蓋聖門教人成法。今世學者，大都以計功謀利之心，攙入於進德修業之事。往往朝布種而夕求食其實也，其可得乎？姑未敢責如曾子之尊聞行知，斃乃後已。請姑學孔子十年一積學，乃換出一段風光也。吾猶以爲敏矣，惟體之。於學未明者，喫緊日研覈。學果明，不患于從入之無門，入室升堂之無有次第矣。此孔子所以謂「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蓋憂在此也。豈驟期其效，而有慮於經嘗之苦澀，造詣之未遽融化乎？右俱答丘士藎。

藥不執方，要在愈疾；因病立法，致有多方。至正本清源，從元氣培植，則惟是誕降之佳種。甘辛酸苦一味，且不得而雜之也，而況有二藥乎？修身爲本，樸實頭自天命之，自人受之。味而莫之覺也久矣，特自聖申之耳，故外此者皆支離也。舍修身爲本而別談學，非高騖虛玄，則卑流功利，有如來

簡之所云矣。答傅君髦。

古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特以志必大，故借尹示的；學必篤，故指顔導趨。其實志豈在尹，而學豈在顔也哉？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固吾人分内事也。與蘭陽會友。

學先知止，道本修身，蓋孔子徑指之宗，非予杜撰。後來只不明此，故將旨趣處看得輕，條貫處看得重，直以格物致知爲復命歸根之所也，其然豈其然乎？與江陽會友。

學之不講，誠爲吾憂。天之一字，頗亦難説。古稱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後，世心性之辨不明，言天者類止此耳。程叔子不云乎：「釋氏本心，儒者本天？」僭每揭出，謂可爲千古辨宗底案。果其心一天也，則釋氏何病本心？果其天即心也，則儒者之所謂本天者，將安所分寄托耶？必以無

言爲天，如簡所云，則終日與言。無行不與者，又當落第二義矣。答郭青螺。

頃簡論知止格物，理近是，於肯綮尚未覩破的。故不能使聽者曉了聖人，直下要人歸止，即直下教以知止之法矣。豈是懸空説止，而令人無地之可入門乎？止既有入路，而或時有缺漏，乃嚴用修。故知止而用格致，則所云格致者，無一而非覿體之功；不知止而用格致，則所爲格致者，祇以了應務之劑量。其差毫釐，其别千里矣。答韋弘濟。

世界誠濶，世情自狹。惡直醜正，窮海如斯。必欲充類至盡擇里而處，恐無以副陳文子之清，而適以壓鮑生之慟矣。九夷之陋，孔子居之。夫孔子豈能必夷俗之不陋，直有見於轉移化導之機括，乃不在俗在我耳？所謂「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固義之不容二，而責之不容諉者也。與沈

介菴。

學問只要肯求，無一講便徹之理；只要肯做，無一蹴便到之理。若使一講便可徹，一蹴便到底，即顔子何用苦卓，而孔子何取憤思？修身爲本四箇字，確然立命之靈符也。佩在頂門上，則邪魔不敢犯；貼在心頭上，則六賊不敢侵。聲淫不聽，色邪不觀，而視聽必守聰明之則；暮夜不交，徑竇不踰，而動作必謹持守之。度可信于家邦，即可行于蠻貊矣，而何濬求之有？答丘邦禎、邦達、邦選。

別來萃止，晷不乏人。大率如愚之意多，啟助之益少。都俞吁咈，喜起交修，雖在君臣猶爾，而况於師弟之間乎？無論學之未明者待辨乃明，即學之已明者亦非論不暢。此師友之所以交相贊者也，此予所以每一合坐，不能不睠念於永寧也。答陳永寧。

天德何大？惟是一生。易不可見，乾坤幾息。此毓秀孕靈，爲世生傑，所以曾無寧軌也。愛人者所以自愛，成人者所以自成。一息與世不關情，即是置乾坤于度外。賢人君子，爲一大事因緣出現，直將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而可同衆之解？如簡所云「目講學爲迂濶，以愛人成人爲詭異」者乎？答張淑卿。

舊每謂曾子論氣質，若有似狷，而較局量，卻又近狂，此所以竟以魯得之也。任重道遠四箇字，直從承當孔學悟出，所以弘毅兩停，合體狂狷。尊聞行知，日進於高明光大，與聖人之地分等，而魯固不足以限之矣。豈獨不足限之，且直以爲作聖之基本矣。答趙懋凝。

止字一法，自世説之，若爲到底之功；由學揆之，乃當入手之竅。説定静安慮，只

爲要人曉得此爲始事；説本末始終，只是教人討出此爲歸宿。故敢斷謂全經專教知止，而謂本者止之地也。問本何在？修身是已。箇中磨勘雖已見體切之艱，而宛轉敲推，尚未覩歸一之處。此無他，只爲不知以修身爲本故耳。答范思中。

修身爲本外，無别有止于至善的門法，此虚玄卜度者，所以竟托空言也。曾子就心源上寫出江漢秋陽，固宛然一箇夫子。如見孟子，就應跡上點出仕止久速，亦盎然與原本不殊。經世之人不落實以修身爲本，視履考祥，步步見至善的頭面，則所云江漢秋陽者，真口説耳。

破心意知物之慳者爲何？蓋爲世之學者有執心意知物之病，而忘其旨趣之所歸宿也。其流之弊，必至于知有知、不知有善，知有致、不知有止，差毫釐而謬千里。此予所以謂復命歸根，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點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來簡舉真修只是止者，正是此意。所以徹閑徹劇，無始無終，儼然有赫鑒觀，直與上下同流，心意知物，一切無所事事，自然各止其所。而非深體而有得者，疇能諒之？右俱答倪汝中。

最平最淡者，莫如修身爲本；最玄最奥者，亦莫如修身爲本。聖人將二百一十五字，羅絡經綸，貫徹性命，管宿於此。所以舉之甚易，透之甚難。所云「初聞若淡，玩之愈有味；初習若簡，究之益無窮」，庶幾哉真實不誑語。答黄士京。

每愛「敬義立而德不孤」，謂「不孤」兩字最有味。又愛程子「敬以直内，所以義以方外也」，謂「所以」兩字最有味。大率論學，須從宗上討明，而不必向言句字面上較量。修

爲惟精，止爲惟一，往簡道之矣。敬義豈有別説，不過止修之異名耳。能于孔聖所謂「不孤」，程子所謂「所以」處透得消息，則雖用敬義兩字，亦何不可之有？如其未然，不若只依著《大學》言止便止歸於善，言修便本歸於身。本體工夫，一時俱到，似更簡明而切實也。答黄考叔。

他書未必人人盡讀，至《大學》，雖三尺之童子亦讀之矣。試問之修身爲本，是孔子親手揭乎？抑後之儒者妄揭乎？而乃謂誠正格致許多般條件，何故以修身爲本也？此似《大學》亦不曾讀也。至歸止尋宗之説，卻又近理。大宗之喻，于彼疑團，或當有豁。所謂「格致誠正其功，齊治均平其事，家國天下其所處之方」，真只一修身爲本便拈到底，而學者苦不知也。平鋪八目，就中挈出，有以哉！有以哉！察之。

昔蘇明允謂：「于《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于《詩》，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于《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故書不可一端求也。孔子亦云：「言豈一端而已乎？」夫各有攸當也。斷章取義，則如「思無邪」之一語，自足以概全經。必以思字帖知、無邪帖止，謂修身爲本之一言亦足以盡全詩也，則固矣。此昔賢所以謂「排比文義，最爲心害」。只一箇字不相對，便不認得其中旨趣之所含，而疑情横發矣，將聖人之所揭宗要，反爲理梗矣。右俱答龔士能。

性學不明，其來已久，故信學不及，其疑特甚。豈獨位天地、育萬物看作空説理，即修其身而天下平，亦誰能信得及，不以半點精神向身外覓乎？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而參贊位育，皆其分内事矣。功用愈大，斡旋之機括愈約，然能滿足其量者誰

乎？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亦只是分量之有未滿也。乃不以之咎人，而以之疑學，且并疑性也，豈不謬哉？

「想凝成國土，[1]知覺乃衆生。」非釋氏語乎？此蓋其起教之因緣也。蓋直以天地萬物爲從知覺有也。無想凝即無國土，此其湊底之根脚也，夫安得謂釋氏非本心乎？故其問者曰：「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其答者曰：「色雜妄想，想相爲身。聚緣内摇，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爲心性。一迷爲心，决定惑爲色身之内，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虚空大地，皆是妙明，真心中物。」故生天生地者，彼固認得只是一箇心；包天包地者，彼亦認得只是一箇心矣。與儒者本天之論，夐然隔一霄壤。所謂「以人見之小黄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者，《正蒙》云云，誠非過語。而伋生乃欲强而同之，可乎？學親答雖未善，就章一語提撕，卻殊警策。右俱答吴學親。

年當六十，禮合杖鄉。逸我以老，斯其時節。勞力費心事，可省者省之。佛意攖情事，人憂者我不憂之。兒孫分上事，可開除者開除之。即父祖分上事，宜擺脱者亦須擺脱之。默計汝存，豈於食飲起處，有毫分不慎之節，所以致疾者，或者即由此也乎？惟一切酌損之，而將身子提出，向會堂中或僧菴道院從容涵泳，以有限之年，爲忘意之處。以上追無懷葛天之風，則何暢如之？予處此自非適，惟此寸腸豁豁，灼見其有無逃之分、不二之操，則雖處絶域，無以異于光天化日中也。與羅汝存。

滇南薄效，不但破緬有俘斬之徵，而又

[1] 「凝」，《楞嚴經·觀音圓通章》作「澄」。

招攜有拓境之實。横來塗抹，尚有玆辰，則以孟養蠻莫，二千里之恢拓，不可磨滅也。天恩浩蕩，得此已賒，敢有逾涯之望，辱譽過矣。明學淑人，卻是本等職業，如士讀農耕，出疆不舍，要須得真實友與之共事。如契雅尚，固無日不在於意中也。答郭世宣。

識面而後諒心，蓋是常理。周情孔思，堯美舜墻，真曠世可相爲感也，蓋中所契者有在也。僕于東皋何曾面？徒以狼籍緒言，覽其爲洙泗之宗。至經搆陷，墮濱九死，乃益堅其信嚮，至爲之炷香爇籲，屢歲年而不已也。僕衹知端人正士之盈朝，而又孰知夫幽岑邃谷、布衣韋帶士，乃亦有愷悌仁人如足下者哉？與饒東皋。

簡至，蔚然辨思横溢，翩翩有濠上之風。邇來文士根地稍稍慧者，大率博涉。此以鬪奇取捷可耳，以講於身心性命，入于洙泗門庭，則夐然無有當也。典、謨、《語》、《學》具在也，其所指陳疾痛，開示宗要，有一語與之相符合者乎？故由彼則意日入于飛揚，而辭亦日就鼓舞；由此則意日見寧貼，而語亦日就渾融。答羅大用。

《詩》有之：「無田甫田，惟莠驕驕。」蓋最可爲學不知本者之戒。又曰：「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故學問只有向本地下功，不必較利鈍、計窮通。盡其分之所當自盡者，而德自此修，命自此立矣。誰無父母？蓋最好著工夫處也。而世往往略之，卻於身分外廣攙攬，以沽譽徼名，真所謂本之則無，如之何矣？此《甫田》之詩所爲誚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特從父母上了卻性分，兼亦就父母上做出功名，真所謂「是穮是蓘，惟本之力」，即自有豐年也。每愛《遺教經》「二親有神」之語，夫二親何神

之有哉？則以子道盡，天實鑒臨之矣。與杜希登。

武公何長？惟是不以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以交戒我，所以謂之睿聖。《詩》不云乎：「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蓋頌之也。真內外交相爲勗，毫髮無容於滲漏也。舊每愛「智及之」章，手寫以示門人謝雲龍，謂查了智及，又查仁守，又查莊涖，又查動善，何等緊切？何等好做工夫？世衹知重智及仁守，抑孰知只一不莊涖？即舉其所及所守者并棄之乎？與林三亭。

經世之人，直以家國天下爲一身，故亦直以齊治均平爲一事。豈容絲毫滲闕，所謂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蓋是實理實事，如簡所云「貴修不貴說」者，近之矣！近之矣！答湛學博。

學問不是小事，孔孟終窮，皇皇汲汲，蓋要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也。半生經勘，昭揭大宗，紀紀綱綱，罔遺滲缺。不明之或可妄肆雌黃，幸明之豈容橫開徑竇？倒身歸宿，猶恐其負荷之不克勝；殫力宣明，且憂其底裏之未易究。此顏氏之所以苦孔竭才，曾子之所以尊聞行知，而不敢出絲毫之意見以亂之也，此所以竟不失宗也。一傳何以爲田？再傳何以爲莊？則入門而悅，出見而悅，二二三三之熒惑，有以濫觴之也。故曰：「吾與爾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爾於夫子。」夫何故乎？則法門隱隱變矣。答友。

每謂遊僧方士，小口訣時或有之。大率無品，有兼收並蓄、博訪多參之意者，可以擇而交之。吾衣冠法度士，爲品尚不能齊，況此輩半多流浪之徒，中道而棄家，苟以避譴

資口，而可一切無分，直以眷屬户門，抵爲虚閑禪室，而一概栖止飲食之乎？此其弊也决矣。與友。

山房就緒，萃止其情。奄歷二年，竟孤成約。大率一行一止，動有關於道義之綱，先之不容先，後之不容後，此吾所以每謂「仕止久速，必各當其可，乃徹底秋陽江漢也」。又每謂「入門一步便屬處，出門一步便屬出」。慎之，則天下之大本立矣，而可忽乎？答倪汝中。

學急明宗，理無兩是。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孔、曾正學，星日炳然，謂《大學》歸宿，果在知乎？挈三綱倒歸一止，布八目本歸修身，此蓋孔子親筆，非今杜撰。棋不按譜，學不據經，憑臆揣摩，何所不至？業已斷例，不復評騭先儒。故於來簡諸所稱引者，不復置一語。且拙稿具在也，平氣體涵，理路自著，此豈欲求同我哉？真有見於二百一十五字，喻如造物生人，一字句增減移易互换，别生意見不得也。答余伯明。

世間諸事貴蚤，至學問之聞尤宜蚤；諸事忌遲，惟學問之講卻不怕遲。無邊苦海，回頭即是道岸誕登。聖狂反手，此初平蘿石，所以不妨晚聞也。公何秉燭之明爲悵之有？世路喻以江湖，同心有如維楫。勤修會事，實砥切磋，則何虚過此生之歎？答揭懋鍾。

衛武所云：「無以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以交戒我。」宣尼所云：「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慈氏本當主教爲釋迦牟尼佛，勇猛精進，便超過了三千刼精力，何可咎衰？光陰不必病短，奮戈日昃，逐電追風，直可日躋千里，又何有於如綫之旨緒紹續，乃愧其不克勝也？答陳汝愚。

日煅則日純，日研則日粹。只體勘力稍懈，即求討之鋭不生。觀摩氣稍冷，即觸長之機以室。故即講處便是實課，日可驗益觀成。此古人所以謂月將日就，則有緝熙於光明也，而怠者不察也。往往講於堂不講於室，講於意氣之空騰而不講於行持之實際。又或徒托之話言，忽然而悟之，忽然而忘之，而不以徵諸實課也，則亦何益之有？答吴學親。

舊有語：「學必有傳，道當歸本。」所以師弟不是强名，即此便是天然。叙秩遊其門者，雖人同似續之綱；必衍其傳者，乃號稱得宗之子。所以傳一人，廣一人，至化化生生，不可勝窮。只不契其旨，即不纘其緒，名義空存，道脉兹泯矣。世每頌佛法盛於馬祖，夫馬祖信禪豪，豈能家喻户曉？得以有入室之弟子一百二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也。答陳抑之。

知本之學，若甚淺庸，只一點精神不管束歸己，即爲出位。一絲毫罅縫走透，便不落根。亦臨亦保，如見如承，儼若有思，默而識之，直與元氣同其周旋，於穆共爲把握。成位其中，頂天立地，乃真可謂知本，無忝於四字之承傳也。與李松汀。

知本則步步歸本，不作末上之見；知止則步步歸止，不作離本之談。龍場僊里也，昔賢之過化處也。胸襟氣韻，及兹可想，其所當時局何如也？契可以深長思矣。温陵多才地，司訓又樂育之官，得地得朋，莫過於此。乃不能振興率作，偕之大道，而直以家山之遼濶，致憂危之過甚也，則非予之所知矣。答石子衍。

先天後天，大率緣於辨宗。譬之曰字曰名，豈伊迴爲一體，然决不可將字抵作名以

紊亂其標本也。頃答徐獻和，丈不見之乎？謂心性本無辨，辨之者以歸宗也；心性本不可析，析之者以正混也。從古未有辨心性者、析心性者，然勘之款項卻不差，此亦臨亦保，如見如承，翼翼小心，所以有赫其臨，罔敢戲豫。象山所謂天之一字自臯陶説起者，其言殊有味。不然，將典禮命討，一切自我作之、自我而提衡之，此最學之深患。鄙人者之所痛心蒿目，亟欲援拯之，而愧此綿瘠力量之弗克勝也。答曾惇吾。

賢者偏有災，往往實有驗，非臆説。故邇於遇益能安，謂行藏莫與命争也。詢來伻，知往疾已全平，所苦者特痔耳。果其往疾平，而特苦痔，則吾猶以爲喜矣，惟安之。吾契必欲慕聖賢，則凡若此皆天之所以煅煉我也，成就我也，善體之而已矣。從古有爲賢人君子，而優游芻豢、衣輕食肥、坦然履順者乎？答陳德卿。

非弘不足以勝，非毅不足以致，自是常理。然必從徹悟《大學》而諒其必用弘，從擔荷《大學》而察其必用毅。乃真可與子輿氏攜手相將，游泳於宫廣墻高，若懷萬寶而宴息。雖欲隘而頽之，有不可得者，而後乃可稱實力也。

三千、七十，夫豈非豪傑之倫。卒歲窮年，依依師座，夫豈無爲？古稱飛衛之學射于紀昌，至於箭鏵交捽。夫飛衛豈真有背師之事？兩人者雖善射，亦豈真有交捽之情？蓋以爲必如是，而後可頂針續脈，舍矢如破，乃爲不愧於師傳也。至於相持而泣，矢不復傳於人，其寄寓尤有深可愴者，夫豈其真不傳耶？右俱答謝伯元。

吾於學誠有望天下之大同，而於同學者不取，必於定師友之大分。學之所以取同者

何也？蓋以爲是孔、曾宗傳也。天縱之資，半生之所磨勘也。立命立心，頂脈頂針之必在乎此也。不忍其暫明而復蝕，以終蔽斯人也，故有望於天下之同。一人同即是廣一人之分量，天下皆同即是盡此學之分量，而吾直皞皞熙熙，倘徉於光天化日中矣。所謂「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而又烏知其機之自誰發耶？答龔子典。

尼丘固學問之宗，三千、七十，亦豈常衆之侶？然且戀戀依依，卒歲窮年，患難周旋而不舍也。以德盛頌夫子，固爲未悉諸賢之心；以義高美諸賢，蓋亦未究孔宗之蘊。禪門未悟者，至有九十，三度下語未契。其已悟者，至執侍十載或十五六載，乃敢保任不渝。則學之未易明也，浩浩淵淵之靡有涯涘也，彼其道誠異也。其皈命志心，一段悃誠，直與洙泗三千、七十，同一維繫，同一肩荷。答虞汝薇。

訥言敏行，聖人明訓；辭有枝葉，世道可徵。豈有不力砥於躬修，徒騰頰舌之理？則以爲一方風教所攸關也。頃所謂月止兩會，會止兩時，是積一歲中廢者四日耳。其爲躬行之日，力取數已多矣，而尚何靳乎？古所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要在人，真不在賭衆。「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賢否自不齊，未有罄千室之提封，而無一善類者也。謙讓未遑，隱隱方寸中，得無尚存退托？答友。

要識止於至善，直是透性之宗。仁、敬、孝、慈、信，尚屬流行之款。「翼翼小心，昭事上帝。」徹忙徹逸，無始無終。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出門則如見大賓，使民則如承大祭。」豈有時刻間斷？修身爲本，特就中揭出，以示至止歸

宿，與止於至善原不作兩句話頭，蓋直下便是允執厥中的消息也。答李容崖。

戰兢臨履四箇字，揭得甚好。然亦必徹入於天上歸宗，而後幾微毫髮之訛，有可考鏡。舊每謂：「『孔子無不知而作』常止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止也。」汗漫此衷，驅馳任役，儘大過差，不自知覺矣。此吾所以每謂聖人有過，而常人乃無過也。答友。

把捉兩字是功夫，卻帶著病；至攣攣把捉，則全是病，然亦不可謂之不是功夫也。優游厭飫，固見把捉之非，至委靡廢放，則雖攣攣把捉，尚爲有志於學者。如所舉克伐怨欲之力禁制不行者，亦豈可少乎？至所舉顧諟昭事、臨保欽翼等語，又一切皆爲有本。學脈歸止功夫，豈可將來與世學作一等看？答莊芹甫。

古稱千佛出世，只怕人不發信心。《大學》者蒙求誦，夫誰不知修身爲本者孔子所揭，卻誰肯信？只不信修身爲本，即自崇品至編氓，無一人能滿足其分量者矣。答洪君禹。

止歸至善，直截透性之宗；本歸修身，灼然至命之竅。靈符四字，一手全提。徹地通天，更無餘剩。而世之學者，類於條貫處瑣瑣作敲推。所以卒歲窮年，號稱問學，而啟口容聲，無非是訓詁辭章的見解也。答友。

塵網牢籠擺脱，果爲上計。淵源洙泗，星日炳然。宮廣墻高，富美中含，得門而入者蓋鮮，此所以不能以此而易彼也。覽來書，似達此。既以深諒於知本之宗，而又能照知彼心意知物之隨見所及，而揭者之爲支也。直下識認，直下承當，恢之以弘，固之以毅，即面命耳提，何以加此？答元鏗爾。

正學堂稿卷二十九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三十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東莞袁崇友鋟梓

書問節語

江漢秋陽非異物，直是止入静安深境。澄渟澹漠，渣滓無餘，妙用天然，從本流溢。一切行于其所當行，止於其所不得不止。此吾所以謂「仕止久速外，無别有秋陽江漢也」。然所以爲此説者，蓋亦有故，只爲世人看得江漢秋陽深，仕止久速淺；秋陽江漢若爲精，仕止久速若爲粗：致將性命經綸析作兩事。不知其惟如此，乃徹底秋陽江漢也，故云爾也。而契乃能於此悟得《春秋》之筆削，一切皆從止發慮者，進退褒貶無一而非秋陽江漢也，允矣。

古稱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故尺度權衡，要定於我。所述讀拙稿三迴五轉，趣義轉深，具見究心之不草草。然多門亦不可以不勘也，宋明諸大儒之書，亦不可以不讀也。一切平氣虚心，從容涵濡，窮其見所自來，極其造所底至。參稽互閲，信乃益堅，而胸襟眼孔，亦不病于狹隘私小矣。右俱答陳湯道。

館事羈身，誠爲有志者苦。然士讀農耕，又各以其業爲食。故往於志學者，固曰：「必拔得身子出，乃於孔孟門墻有立站分。」及向予求討方法，則又曰：「舍教書外，無别有經綸的妙巧也。」則此又是本分的生理也。孔甘疏水，顔樂簞瓢，不知何以處

此？然且汲汲皇皇、環轍周流而不已也，是真可訝者也。試一講而求之，此不但爲進之一人謀，蓋以爲天下士爲萬世士凡有志而困於貧、局於館者謀也。答高進之。

人情自昔難平，讒説殄行，聖世不免，卒于於變時雍。畫象不犯，太和洋溢，比屋可封者，亦此民也。古稱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夫舜何長之有？則有見於導馭者之在我，不在民也。答袁伯益。

僊家動説歸根竅、復命關，故將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簡緣斷事，惜氣如金。經世之學，與彼自不同塗轍。然非皈命志心，將一副當精神倒歸一條脈線，而以語於知本知止，亦尚是隔靴桶的爬癢也。試觀顔子何以如愚，曾子何以魯得，不知惟愚惟魯，於俗乃疎，於道乃近。學獨得宗得力，即在於此。此誠有志士所宜深念，而在吾若虛尤切，有當情也。答何若虛。

煩劇人所難堪，静閴憂幽，尤爲境未易受。三關並徹，乃稱丈夫；四境不渝，乃真自得。此孔子所以謂「貧而無怨，難也」。頗見學者倚事務尚足支撑，至斷事務輒來紛擾。此在平常境，已見獨立之爲難矣，槁情之未易矣，而况於憂患乎？惟一切坦坦于于處之，乃爲近道。答陳抑之。

儒門貴穎質，禪家尚利根，非學無以廣才，畢竟天占七分，人止占三分。化盡氣質者聖人矣，餘皆不免爲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矣。答沈士弘。

志意日振刷則新，否則懈；友朋日聯屬則洽，不爾則疎。三千、七十，信皆豪傑侶矣，不緣師友打併一家。卒歲窮年，聚頭劘切，則何以濟濟雍雍，爲光千古無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以久矣。離群索處，

即在篤信謹守士且不能無鄙吝，而況吾儕乎？

學問不比建事，決無奇功；彝倫日用之常不比玄修，決無捷效。有倦自非是，所以有倦者，則以錯認了學問。一向就奇特邊幹事，捷速邊取效，虛鼓意氣，瞥見光景，輒思撒手，此所以成者鮮也，則倦厭之所從生也。右俱答揭懋鍾。

昔曾子委業洙泗，年甫十五六，于其時耆俊林立，登堂造室，自謂之有得者，何可一二數？卒之得宗，紹統乃在垂髫，夫何故乎？則志氣之難樹，一也。信根之難固，二也。流俗之難排，三也。繩尺之難維，四也。行業之難專，五也。曾子亦何長？所謂「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則其陟聖躋賢之本領也。答黃惟佐。

道之亨塞，厥有數存。分之在我，所當自盡。二百一十五字，昭布簡牘，如日如星。子貢所謂「不得其門而入，則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而入，真盎然充然，如懷萬寶而燕息，大行不能爲之加，窮居不能爲之損矣。此孔子所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固窮甘寂，意常滿，分常盡，不復知外此之有何榮羡也。明著衣冠爲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願與丈共勉之而已。答蔡肖謙。

學急辨宗，宗歸何處。止修雙揭，若綱在綱。往語不云乎：「不本心，不本知，謂孔子果無見哉性宗也？」如簡云云，庶將徹此矣。只所云會者、視者、聽者、舞者、蹈者是何物？乃是我的至善也，則於知止義尚隔一層。《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如所云果發者乎？抑未發者乎？又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

如所云果覩聞者乎？抑不覩聞者乎？後來學術之訛，只訛於此，以致落根無地，至命無由，而直從聞見覺知流轉上作憇止歸宿也，此其所以舛也。答黄德冲。

止非口説，修豈游談？樸實頭以此形諸講，即以此驗諸躬。月將日就，緝熙光明，乃爲不負斯舉。簡至，知刻集不替暑寒，而又銓品不雜氣類。人三爲衆，況其十百於此。往所謂「一陽復以見天地之心，三陽回遂成天地之泰」。真意薰蒸，豈獨實志者自此日底高明，將令虚驕者亦漸增其慕悦矣。答倪汝中。

止爲主意，以對修而言也；修爲工夫，以對止而言也。其實聖賢立論，豈有一字句不是説工夫者乎？往以譬之作文，理最相似。命意修詞，豈可截然析作兩段？即欲混而一之，謂無復有句意之可分别也，則舛矣。如簡所舉，真止即是修，真修只是止者，最足以盡此妙。果真止無復修矣，果真修即是止矣，此其中微細，真可以意解，不可言求也。幸自反躬切實勘，口説無用。答范汝濟。

明道所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者。自昔看之不明，以明道特引其端，未之發耳。經常權變，曲折低昂，體事當情，稱量加減，所憑者誰云非理？所中者亦誰不云合理？試反而思之，是果天之理乎？頃所喻隔靴桶的爬癢者，固是痛癢爲無關，而所比貼體的汗衫，亦爾骨髓爲未徹。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此樂所以莫有大也。乃直於知上立家，物上求討，以是爲學問之宗竅也，真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顔子死何以遽云天喪？三千、七十林立，何以獨號得宗？無乃於此兩字者，見地稍疎脱乎？答高景逸。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兩語者頗足概生滅之理。傳之一字，更須善看。譬如鑽木出火，火從何生？置木不鑽，卻無有火。不可謂有鑽時火即存，而不鑽時火即滅也。夫子之在川上也，有感而歎：「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隱隱就當機處點出不滅意。然終不犯著執的病，此其所以爲知言也。答鄔實甫。

世每因《語》、《孟》以必信果爲小，不必信果爲大，致高妙悟、藐敦行，不知孔孟意特以辨學之宗，而非以破除名檢，爲惟義所在也。曁流輓近學，體歸於知，益復破除名檢，恣肆縱橫，謂無往而非妙用。而止善之宗傳隱，修身爲本之法程廢矣。今姑未論透得宗源，先要守得矩範，庶幾哉無忝於善士，可稱於家邦，而有光於洙泗之門屏矣。與許友，名敬。

任之一字，未易承擔，信有如簡所說。然有定分之任，如士職農耕，人人所具足之量也，不可損也，即曾子之所謂「任重而道遠」者是也。有肩荷之任，如官舉職，農力耕，人人所自盡之分量也，不容辭也，即曾子之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者是也。由後之任，可自省其造詣之未至也，固當自勉；由前之任，可委咎于賦畀之不至也。以之自安，明不至必力以明之底徹，行不至必力以究之觀成，以滿足此學之量。若曰「吾尚未明也，詣尚未至也，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已，退然莫之敢當焉，則非予之所知也。答黃士京。

科舉之學最是空言，剿襲記聞，亦非高手。即未到得居安資深地分，亦宜就日用行履處切實體勘，而指其信者疑者爲質。又不然，亦宜靠就册子上鑽研，如解經義般，而揭

其悟者疑者爲質，亦庶幾哉稍見苦懇，不爲汗漫。修身爲本之學，樸實頭要從性命入根，倫常砥效，即言之斐然成章，但不從自心流出，猶爲未諳實際，而况其秖就册子上披攤，以餖豖殘羹爲立命安身之本乎？答友。

性質兩字，舊所論者頗悉，有《答潘中儀書》，似當熟看。口味一章，要會立言之意。横渠所訓「養則付命于天，道則責成于已」者，蓋已深得其旨。若不會其旨，而直執謂性命之非二物也，欲混而一之，則所謂食色臭味者，於天命果何當乎？區區意見議論，時有忤前儒，至理到是處，雖其出於孺子芻蕘，亦毫髮不敢爲加損也。故每謂行藏莫與命争，議論莫與理争，如此章横渠云云，尚復可作異同解耶？答林三庭。

願言之意，夫豈有他？秖緣學旨之浩蕩，靡有津涯。致洙泗之淵微，久爲淪蠹，以爲不盡書傳，庶將口授。三千、七十，何等豪傑之倫？卒歲窮年，患難周旋，依依不舍，夫豈爲兒女子之私？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毫忽舛訛，距將千里。蓋雖欲已之，自不能已也。答陸以見。

聖狂反手，覺岸誕登。一日回頭，振轡千里。修身爲本，允爲四字靈符。蚩蚩蠢蠢，可與知能，原非有隱僻難知之理。顧恐信受者有不真，佩持者有不固耳。鄉有鄉師，族有族望。士裘非年少比，固里之耆碩，而後輩之所瞻仰也，可不慎與？答張士裘。

禮字只就節文言甚易，必就復禮約禮言則難。明道先生所以謂「學雖有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也」。蓋欲就用邊覔，既有似指體；欲就體上論，又有似説用。善乎孔子之言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正以指言其自然之條理，而非就應務節

文之間較疏數也。《孟子集義》之論其看義字，恰與此符。只此箇意思看得有下落，即簡中諸所云云者，俱可不煩詞說解矣。答洪伯舒。

發心開眼，誠爲警訓。惟不發心，即雖孔聖再生東魯，牟尼復現西天，其如彼無向往之意何哉？此未入門者所以看發心也。經行者則不作揣摩之説，醒眼者則不爲夢寐之語。遲迴顧盼，只爲尚在迷津；邁往獨復，則以中無凝滯。此既入門者，所以又貴開眼也。如簡云云，揣量於三賢之造詣，而欲品騭其科分，幾希乎以堂下人之鑒觀，而欲裁堂上人之曲直也。謂之發心有志則可，謂之開眼則殊未也。此可與漢冶及同館友切實究，勿爲浪漫。答陳思緝。

提衡者刻在頂針，辨學者急須貫脈，全副精神倒歸自己，此最學之緊要。如簡云云者非無當，要所評騭者子貢，所較量者顔、曾。假令有孔子作焉，得無亦曰：唐生賢乎哉？我則不暇乎？至於「文章可聞，性與天道不可聞」，子貢之意，正有慨於夫子之日言性與天道，而昧者不知也。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豈真因人品之不齊，而故品第科別之乎？幸自反躬作實體，無從句覔。答唐叔升。

師友之繫籍者，空名必傳。學乃當實事，譬同夫婦植孕懷胎，則一脈頂傳，化生千萬。不爾者，亦祇寄夫婦名耳。白首相看，竟爲辜負。答劉子成。

月止兩會，會止二時，是積一歲中止妨六日耳。以此爲無益乎？直可置而不講。以此爲有益乎？是直捐奇零之歲月，而遂以博聖賢之榮名也。其取償也不既多乎？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顧也；

繫馬千駟，弗視也。固窮甘苦，無辭爲之，而况其雍雍紳佩，談笑詠歌，以日臻於高明光大，而可尚存退托乎？答莊誠夫。

孔、曾經訓，昭揭若星。旨趣淵涵，原非深隱。一介士少未忘情於祖者，飄零别籍，遡源徂委，矢必歸宗。儒衣儒冠，人稱孔氏之徒，乃直循誦習傳，罔知尋繹。此鄙人之所以過不自量，謂後來學術之訛，只爲看至善兩字不明，所以都錯也。與王介石。

孤縱流落，甘分棄捐，區區報主憂民，僅有仗於二三知己，而横來摧沮，風波世路，與愿相違。古人進則救民，退則修己，是或一道。修身爲本之宗，晦之千有餘年，昭揭江城，似非偶偶。王、何、毛、鄭，昔之占一經以解説者，猶相與據而守之、翼而宗之，以善鳴於世。而况其覆海翻倉，直挈重淵，朗回旭照，以爲天地生民立命立心，而非曰小補之者乎？世祇知開疆闢土，爲國樹勳，抑孰知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其功適等。致中和，則天地以位焉，萬物以育焉。夫豈必端綏垂紳，在廟堂之上哉？惟勉之。此真公進止行藏決擇之一機也。答羅吉甫。

理無兩是，學無二宗；兼搭攙和，如補破衲。舊每謂：「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貴察也。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感知也。楊泣岐，墨悲染，痛失真也。真所謂二之則不是也。」來簡諸所頌，雖極踰涯，然亦何敢過讓？至所著《證學記》，條貫不妨小參差，大旨自不害。惟以爲必合王、羅兩家之説，而後蠡管見爲無欠缺也，則非所敢承也。一是百是，一差百差，此牽彼搭，如補破衲，真所謂二之則不是也。答涂及甫。

文宗接閲，人人有利鈍失得之心，而獨吾士京者，翛然處於物外。有利鈍失得之

心，則苦於志奪。既無有利鈍失得之顧瞻，而又不能併精壹志，舉全力以皈向於孔、曾之宗，爲斯文負荷，則所謂高尚其事者，於何用之？與黃士京。

心性自合一，倘其以性對心，果孰爲之體？體無二，用有二。蓋物理常然，不獨心性爾也。愚智二字，自就質言，堯舜朱均異者在此。因善否之殊，趨而致疑於性之果有善與不善也，不幾於執横流之泛濫，而疑混混之源泉，無是理也。答唐叔升。

學問要緊歸宗，文字末業，且必有一主之見，而況將以爲身心性命計，而直可二二三三，作兼搭攙和之解乎？集成兩字，特以頌孔道之純全。無意中若衆善之咸有，而非謂其於立教開宗日，總三聖人之所長者而集取之也。微獨儒者之學謹於毫釐，即佛氏學亦惟是謹於毫釐。故曰：「惟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一切懇懇諄諄，要有見於二之非是。與虞汝徵。

人生只有這件事，無論隱顯窮通，與身世共其周旋。有學以主之，則步步是爲天地立心；無學以主之，則攘攘紛紛，祇以效世途奔走。宗傳故在，遺訓可尋，昭布如星，綱綱紀紀，在有志者善自佩持而已。

聞歸尚處館，此誠士紳雅致，與走名塗利域者不侔。然鄙意乃未愜，謂眼孔胸襟，不免滯在一隅也。寒畯士有志者，吾且爲之惜，謂其以館事羈身，俾分量爲不滿也，而況於縉紳先生乎？怠職則即此非學，殉職則身命以拘，真俾予進止莫之爲決也。右俱答曹平子。

學問雖在做不在講，然無行不與終日與言。遇真實師友，亦自是商量無底也。《正學堂稿》及《約言》及《書要》，致到公處者，彷

佛六十卷，總之只一言。然予意中，亦衹見其發揮之不盡也，探之靡有涯涘也。一言半句不爲少，萬論千經不爲多。假令有孔、顏出焉，乃直以默相守，謂目擊而道存耶？

世途未必無事，才賢胡可息肩。齎捧拂衣，倒身歸宿，自是公雅志尚，是有等待的説話，有空閑的做手。行住坐卧不離，雖在出世者猶爾，況經世者乎？惟公就地立脚，隨步進功，不復作停待商量之解，則此學幸甚。右俱答許君佐。

夕陽名勝，往爲潛德之區，玆荷台旌導倡，良士景從，遂爲育秀之府。連辰合坐，拷鐘擊磬，誦詩鳴絃，雍雍然鄒魯也。僕亦感而忘愚，披豁鄙陋之襟，誕布孔、曾之旨。時激時隨，或俞或咈，而士亦坦然投機、油然顧化，藹藹然充堂龢氣，若春風之噓拂也。狂心躁氣，不覺爲之消鎔；點雪紅爐，絲毫容住不得也。此本洙泗家法，摹倣於唐虞，而堯、舜、孔、曾之授受一道者。無鄰而能成德，我未之前聞也。獨善以自養，蓋昔之幽人畸士，若齧缺、披衣、長沮、桀溺之流，以絶人逃世爲亢而已矣。此孔子所以謂「果哉！末之難也」。與林三亭。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成都成聚者伊何？則以舜與天下同善，故所至之處，人人與舜同歸也。所謂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孟子云云，最是識得此意。修身爲本，自是學之正宗，然亦必悟得身不爲私、修非自了，乃爲直達天德。在一鄉則身一鄉，在一國則身一國，乃滿足其分量，無他欠缺，而成聚成都，蓋皆不是分外事矣。答王大章。

僭每謂拙稿字字是説學，不空説理。如何是説學？只一切就身體當，不作揣摩之

說，即說理便是學。一切按圖策以意鑽研，而不曾貼就身上實勘磨底效，即說學只是理。試觀科舉士，其所講論，豈有一字句不是經；所著作，有一字句不是代聖人口頰者乎？而於身心曾無有毫毛之裨益也，何者？以只是說理故也。答陳抑之。

不急辨體，要在明宗，二語者雖緣有激，其實理亦如是。蓋天命之性，本同一體，無智愚賢不肖。等無差別，而徑竇多開，至有三千六百，此果體之異乎？則宗之趨向異之也，故體不待辨也。不但不待辨，且因以長意見支離，恣紛呶，口說無補於辨體，而適以爲此學病也。答趙懋凝。

古人所責日新又新者，固是浴德之方，亦便寓有鞭策之意。良心具在，有觸必興，敬怠交參，旋輒生懈。此苟日新者所以多其人，繼日能新者已鮮，至又日能新則真是絕無而僅有也。此成德士所以不多見也，此善俗所以難興，而良才每每稱乏絕也。豈真無其人乎？則善幾不續，一簣功虧，職此其由矣。答宗會友。

宗旨非有倡不明，進修非自力不徹。頃所謂學必有傳，道當歸本，師心自用，毫髮含疑，白首窮經，到底不投針芥，蓋專爲宗趣發也。至下手功夫，非緣自力，勉勉循循，如顏子之服膺勿失，如曾子之尊聞行知，則雖以孔子之聖，愛成滿襟，其能代發育而爲衆卉效奔走乎？故宗趣不明者，則當致辨於師；功力粗疎者，則當反咎於己。答蕭仁夫。

止修兩字，載在聖經，一後一先，散亂交錯。提揭之果爲難，已提揭又苦悟信之難。就俾能悟信，翼翼小心，一脈皈依無爽，而又洞洞屬屬，將動靜語默，一切管而入於天則，則真爲千百中不可一覩也。覽來簡，似信此

要，俾實佩持於鄙期待意，乃不負。答戴克肩。

所省從前所操切處，尚是尤人的分數多。默默墮在忿戾穽中，悟者亦殊確。衛洗馬所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者，亦是平情語，用之自有助。但既認得人分上再無功夫，則此等語話，尚屬寬解法也。答洪君禹。

修身爲本，允如來簡所評，不可以易看，亦不可以難看。往所云：「最易最簡者，無如修身爲本，而最玄最奧者，亦無如修身爲本。最呆最滯者，無如修身爲本，而最靈最妙者，亦無如修身爲本。」學者隨所進處，乃知其有別樣的光景也。故就玩視者說，委當以難發之，使知所求。而就難視者說，又當以易發之，使知所入。如頃所教，直從止於至善說到修身爲本，歸結真合，性命經綸，一手提撕，以交付天下與萬世也，而胡可易言之耶？答曾蒼巖。

親師取友，爲益灼然明著。塵氛俗絆，醬醋米鹽，漸漬朝昏，隱隱奪人神氣。此古人所以必將師友打併一家，且環轍周流，卒歲窮年，鼓篋擔簦而靡懈也。往特以爲求友之謀，而今又占其爲浴德之助。簡中諸所作商量者，似可不煩辭說解，只挈出身子如往來莆故事，灑然瀟然，如鳳翔于千仞上，即諸瑣瑣者何足以芥蔕其胸臆，干其念慮乎？而所痛病祟之深，亦不待別求良劑藥矣。答友。

古人愛禮存羊。夫羊何足貴？屆期覩物，觸目警衷，令人惕然有深思焉，則兹存羊者，所以存禮也。而并羊去之也，其何以興焉？月僅兩會，會止兩時，是積半載中乃成兩日，週歲中僅妨四日。而藉之警覺提撕，以善一方風教，束久渙士心，明孔、曾正學，

續海邦鄒魯，是何其所費者寡，而所取償者大耶？講世務，決不如講經書；講醬醋米鹽，決不如講身心性命。兒女心多，煙霞志少，蓋彼與此勢相爲低昂者也。彼少此多，孰得孰失？答林三庭。

十寒一暴，未有能生；多技分心，雖奕不得。明明穆穆，聚精會神，所以成唐虞；濟濟雍雍，卒歲窮年，所以成洙泗。學雖甚易明，卻未易明，非將師友打併一家，即篤信謹守士，且不免漸失真，使人疑爾於夫子矣。答黄友。

每謂孔子大聖，何取憤思；顏氏睿明，亦苦孔卓。大率毫忽之易於訛，而端緒之難爲辨也。區區結髮，妄意斯文，歷閱三十年餘，五折肱而後徹及於此，故敢斷以理無兩是，學無二宗。蓋非學之無二宗，則理之斷然無有兩是也，豈獨瑜瑕蒼素，不可以同塗。即同一瑩玉良金，亦毫髮無容於點纇，蓋必如是，乃可謂知義之至者也。與蔣德夫。

周旋顧盼者情，䫉問綢繆者愛，而以當於師友分上，兩皆未爲盡節之至。同一遊洙泗之門，必得宗乃不幸孔望；同一委伊洛之業，必載道乃不玷師傳。茲誠荷諸友愛矣，懃款亦云至矣。尊聞行知，服膺勿失，充然載道，與之俱南者，是果誰其人乎？此吾所以每有悵於往會之虛，而切有望於方來之不復爲玷負也。與漳平諸友。

正學堂稿卷三十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三十一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東莞袁崇友鋟梓

達觀樓記

養吾黃公，既成觀化之丘，與客觴而落之。迴旋眺望，掀髯揚眉，顧謂坐賓曰：「昔有登峴首而悲傷，覽牛山而隕涕，夫豈非聰明豪傑士哉？乃不能忘情於去來，致流戀於光景。茲爲吾百年後委蛻所歸藏也，而吾與諸君子者寄傲其間，熙然若弄月吟風，忘其身世之行將有盡也。」乃復闢前之隙地，購財萃工，竪樓其址，以盡收山雲水月之奇，而日頌書鳴絃其間，曰：「吾豈徒殁而還之魄，且及吾之存也。怡神樂寂，以與此山日相爲泮奐優游也。」而顏其額曰「達觀」。

黃公由進士起家，立朝爲侍御史，侃侃有風節。已綰綬爲二千石，最治譽，退老於漳。超然忘形勢之殊，倏然以丘壑自占，曰：「吾始諸生耳，中達官，前乎侍御，後乎山人，此一切如晝夜之相代。吾前也，吾惟時之值，惟運之當委而順之耳，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昔儒謂透得名利關，是小歇脚。以予觀其實，名利之關即同生死之關。用舍行藏，隨心任運，此孔顏之所以高出一世。逍遥詠歌，忘其年數之不足也。山梁協孔性，黃屋非堯心，惟一切不以榮羨其間，即升之在天，沉之在淵。同朝菌之晦朔，比蟪蛄之春秋，亦不復知其孰榮而孰辱，孰短而孰

長，處之一矣。」

若黃公者，真可謂之能達觀也已。公既殁，而其子棨、集、槃，軫公之音容不可接，而其志有可繹思也，爲之塑像其間，以稱其凭闌傲睨之意，而以予之館於其家也，懇爲之記。予既樂其地之勝，嘉公之曠度，能寓意於景不留意於景也，而又愛彼三子者之能敦雍睦，以禮讓世其家也。謂觀于斯樓也，可以達性，可以昭德，可以鑒往，可以貽來，是誠不可無言以彰也，遂記之。

漳行紀咏序

閩在漢尚異域，而漳又閩絶徼也。距神京將萬里，即自豫章來，亦航水梯山，冒濤瀧、履巉岏、觸瘴霧，累月而後至。而予以罪譴居之，復遠跡東山，與猿鶴木石遊處。方盤桓撫松本，玩停雲，詠「可笑寒山道，而無車馬蹤」之句，而二老生者，蹩躄扶攜而來。霜毛種種，膚膈侵黧，近而覷之，乃知其爲老友陳永甯、羅惟信也。爲之愴然以悲，又躍然以喜，喟然歎曰：「此何地？而二子者，乃亦從予遊乎？」亟命僮拾莒莧，沽濁醪，趺坐松陰下，以暢叙其離索，究商其進詣。舊學新功，盎然充然，非復阿蒙舊觀也。

嗟乎！若二子者，亦真可謂能不以死生替交憂危墜緒者矣。已復述其經行之阻險，隕越之崔嵬，含酸負痛，不以頹其進往。徐徐出其遊詠篇什，雖在羈旅中，無意於角雋争工，而感時觸事，衝口露心，率有關於理亂綱常、士習民風之大，而其要歸在於矢志從師，戀戀依依，若惟見其爲樂，而不以爲苦也。

永甯少予二歲耳，惟信少永甯又六歲，

宜稍壯，而皤然兩鬢，視永甯加老焉，皆非年少人也。徒以分義之關，致輕千里之視，怡然嘯歌，視險阻艱難人所共憂者，乃一切以爲喜也。嗟乎！後之有志於學、欲親師取友者，讀此可以興矣。故爲之序。

書杜希登四禮儀節名泮，南昌人。

往感涂清甫之請集四禮也，答之曰：「禮由身出，因脩而有。脩之則有禮，不脩之則無禮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條析之不勝繁矣，有一不由身而出、因脩而有者乎？故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則脩不脩之所由分也。」

三代之英尚矣，聲爲律，身爲度，無容贅矣，姑借後來一事明之：始漢文帝之自代而來也，行抵東渭橋，丞相率百官稱臣伏道左。帝以爲未正天子之位猶之藩王也，而下車慰勞之。乃太尉勃請間上璽綬，則以爲此大寶非可私相授受者，曰至代邸議之。已至邸，群臣請上尊號也，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乃即天子位焉。勞軍之役棘門、霸上，兩將軍鞬櫜奔走，駭汗伏謁，而帝端拱禮之。既抵細柳，忽變一局，韓門不啟，裨偏不迎，大帥不拜，且曰軍中不得馳驅也。而帝爲按轡徐行，敬勞將軍，成禮乃出之。二事者是遵何典哉？固三千、三百之所不該，而洙泗孔、曾之所不及講者也。則帝之好脩，因時制之，而禮由身出也。後之言禮者異是矣：於所不能行者而必强之行，幾於沐猴而使冠；於所不可執者而必要以合於古，又有類於刻舟而求劍。故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守禮者不專在於守禮之文。往疚處嘗取儀禮經傳者，數墨循行讀之，覽其等威隆殺，大

率爲有國有家者設，而後乃以之下格齊民，宜其文爲度數曲折之不可通於用者衆也。姑即三加一事言之，其所製章服有一爲齊民設者乎？而後乃固而守之，至以匹夫而僭公卿之服，以市井而冒詩、禮之章，旋衣之、旋釋之，有同兒戲焉。是於成人之日，即導之爲僭；始冠之辰，而先率之以爲僞也。達禮之意者，可如是乎？故頃嘗欲酌損之，特三登筵而三醮之而三申祝之，以示重焉，其可也。冠禮如此，餘可推矣。

門人杜希登，蓋所稱好脩士也。居常能以學自飭，處家凛凛，欲以禮示防。其所纂《四禮》，大率祖用文公，而量俗揆情，稍爲酌損於古今之間。不但以行於家也，又將以之通於里。所謂度吾所能行者爲之，庶幾乎知禮之意，而不徒斤斤於守禮之文爲也，吾取焉。同門劉謀卿輩曰：「無徵不信，非得先生一言之重，爲冠莫徵也。」故因其請也，爲本禮之意，取證於近古之緣情爲制者。所謂義無定在，緣時地人情而爲之低昂損益，蓋業道之矣。然豈徒以言義哉？固即所以言禮也。有志於復古者，其尚以予説會而通之焉，其可也。

學易三圖編序

豫章有傑士曰胡友泉氏，究探性命，飽飫經綸，蓋嘗有志當世之用矣。而卒鈍滯於進往之塗，乃喟然曰：「古人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蓋無往而非盡分地也，豈直較進取升沉利鈍之間乎？」於是退而作《學易三圖》，縱横交錯，布置描畫，以曲暢羲、文、周、孔之心，而極三才八索經綸之變。若曰：「吾誠無當世用，而以此行乎家，

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以此行乎里，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可平。是《易》之蘊也，萬古之經綸管是矣，吾何憾。」而以寄示予於瘴海之陬，屬爲之序。

予天下之懵于經濟者也，其何以序君之書？然嘗言之矣：六經之書，凡皆爲經世作也，甯獨《易》哉？但有虛以待天下之動者，有實以定天下之則者。虛以待天下之動，則假之象，蓋聖人之視象猶事也，易是也。實以定天下之則，則假之事，蓋聖人之視事猶象也，《春秋》是也。以今觀於三百八十四爻，其所當剛柔進退皆象也，而所訂吉凶趨避之理何者？非事《春秋》褒善貶惡，賢賢賤不肖，固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君卿之行事否臧，所謂既往之陳迹也。而説者謂以正大經，明大法，爲萬世王者而脩也。蓋有見此也，何莫而非所以爲經世設也？故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蓋孔子業道之矣。夫豈徒布算卜揲，如世所營，直以效筮占之款款者乎？予不敏，謬嘗以「孔子贊易之功，只在易有太極」一句，蓋鈎深致遠，錯綜參伍，與神物以前民用，三聖人闡之詳矣。而獨其主腦皈依，未經提揭，故使學者入於其中，茫然莫知所入。以義測者，直按圖索駿，比量於象畫進退之文；以數窺者，乃貴耳賤心，聽受於影響卜度之際。以是而謂之學《易》，是《易》全在經不在我也；以是而用《易》，自謂之定於天，其實人也。故歸本太極，其宗也。參位三才，其體也。搜括八索，其用也。錯綜

經綸，其變也。極深研幾，則所以盡其變也。洗心藏密，則所以固其宗也。味君編固云：「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必有不依形而立，不倚數而存者。是所爲自本自根，究竟之宗窾也，則於《易》也，信觀其深矣。

君名湜，字文澄，嘗備郡膠員，以學行爲當塗甄獎，今養素潛心著述，爲氣類所欽仰云。

題黃汝顥語孟本解

洙泗之學，必以復性爲宗，故《語》曰求仁，《孟》曰性善，其旨一也。知其旨而以讀其書，則雖時闔時開，若異若同，知其淵淵浩浩，旨趣之必歸一是也。故不熒惑於多塗，作二二三三之解。不然，而以觀於《論語》，確然粹然，如藥石之必足伐病，五穀之必足養生，於身心信爲有裨益矣。而究所皈依，則茫乎莫知從入。以讀《孟子》，忽然而說情，忽然而說才；忽然而說知能之良，忽然而說惻隱之心、羞惡之心、不忍人之心。將歸宗於情耶？抑將歸宗於才、歸宗於知能之良？譬諸草木榮然發卉，朱朱粉粉，滿目盡是生意，而隆施主張伊誰爲之？嗟乎！此固學之所以急明宗，而區區之過，不自量於虞廷既爲之挈本歸中於大易，復爲之指宗歸極，要以見源源本本，一脉頂針，如符如券，微獨《語》、《孟》，蓋千聖相傳，授守一道也。

予居東山久，黃生棩實朝夕侍，與聞乎斯義也熟，故既爲《大學約言》繹，復爲《中庸本解》，兹復成《語》、《孟》兩解以呈，而乞一言弁諸首。撫卷覽思，謂苦心極力鋭進者，信莫如黃生也。雖其吊奇索隱，時有過中，

然大本大原，灼然知其爲止善求仁，而不熒惑於二二三三之解也。則於翼經衛學，亦庶有一班之幾乎道也，故爲之序。

題陳貞鉉詩草

詩者人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故謂删後無詩者非也。世之古體必祖漢，而近製則宗唐，必以氣韻風格爲律，誠遐邈不可媲尚。然擊壤一集，恣心衝口，無意爲工，而語性情之正，謂有近道腴者必歸焉。此昔賢所以謂子美詩之聖，而堯夫更别傳也，而歎操翰者二妙罕能兼也。然則即令風致氣韻一無爽古，尚爲得其一、不得其二，而况其放舍萬事，竭其一生之勤以效顰學步于片辭隻韻，而又未必相肖者乎？王、楊、盧、駱，蓋彼其時所哂輕薄爲文者也。閲兹千有餘年，以詩鳴者人宗上乘，暨業之成以視四子者，軒輊爲何如？此杜拾遺所以謂：「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又曰：「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蓋誚之也。即盧、駱、王、楊，亦未易以方軌也，而况其等而上焉者乎？而世乃欲以此爲立命安身之歸宿也，其趨操亦良苦矣。

龍溪陳正學，字貞鉉，雅有風騷，穎而又能爲理性之慕，翩翩多製作。思與古作者媲美争妍，不以予言爲迂濶也，委誠伺教焉。陳將鼓篋東山，旦夕式欽承盡，諮叩嗟嗟。陳生其見趣，殆加人一等矣。詩必不遽亡天壤，于以破操翰之僻短，而兼古今之二妙，無俾删後竟爲無詩，吾且於陳生乎望之也。故因覽其集爲揭數語于卷端，以示勗，且以志予之慨慕云爾。

陳隱君傳

陳爲新會鉅宗，自其上世世有令人，入我明有白沙先生者，以道鳴，爲最顯。嗣有名碩者字伯容，號建一，弱冠即羅絡百家言，爲文詞下筆敏贍。父儀既夙感夢，而又覽君藻思，若將有公輔之期。試補弟子員矣，屆期行釋菜禮，而父卒。君號慟走，里居不事事。主者令姑就列，乃服艱。君執不可，曰：「此何時，乃尚存進取念耶？是幽欺父，明欺官長，且自欺其心也。」既制闋，以稟於督學使者。使者不察，故曰：「往矣，甯復云。」呵之出。君愧之，慷慨語曰：「仕以求榮名，乃召辱，是尚可濡跡取容。」拂衣歸告母，請以德養終。

因築室西庄，爲棲遁計，被檄不復出，娛親務學。貲故雄里中，恣所出，不復計盈縮，要以善施滿量。族有運餉者，舟敗溺金，獄窘無從給。君券田爲代贖，田竟無取酬，君亦不屑意。嘗之邑，值暴風雨，市衢瀰二尺許。有兒墮沉底，無知者。君攬衣徒跣掖出之，付隣姆，爲撫抱。主者覓得之，問故。君曰：「出爾兒者隣也，非我也。」其人曰：「君安取長者語稱之？」子泣且拜，竟逡巡走避之，不俾知名。家世海畔，有賈泛重溟，屆里舟没，亟命舠拯之，盡出其貨，而獨不見其人。君曰：「吾所爲徬徨冒風濤，不憚舉手投足勞者，豈爲貨乎？」以篙偏試水中，其人忽攬篙起。君喜甚，解衣爲禦寒，飲食之。賈方脱重淵，感再生，不復念貨。君徐語曰：「而縢具在也。」扃鑰宛然，出以還償。其人曰：「此皆君有也，予何敢知？」既謝不可得，乃發篋陳所貯，乞以其半奉君，則皆金

珠重物也。君固讓，不取一珠，曰：「若方溺時，甯有此？予可貨取，去彼取此，得孰多？且何用知吾名？」爲遂謝去。其人曰：「真慈氏再生也。」念無可用報者，爲築小市橋，紀其事。

林三泉尹，會日訪君義行最，辟爲都老。一切求瘼糾慝讞獄，悉以諮君取實。里港合外洋，夜納泊有漁船數十，爲黠里索埠錢。無給，誑稟令曰：「向夕有盜舸百十入港内。不亟捕，且有變。」令既恐後機，而又稔知冤良肆蜇爲粤稔弊，曰：「此非訊都老不可定。」亟走召，君慷慨爲白情，而請尹潛行自按之。見諸漁者戴月披簑，鼾鼾卧船艎上，尹顧歎曰：「盜果若是耶？」立逮責言者，而禮信君加篤。

君初妻利氏，賢義，死，不續。有子兩人，亦夭。側室子曰受者，稟尤慧，亦夭。君爲煢獨矣，而執義益堅，不以二情頹行。里有不平節，一切取聽君裁。至有望門款輸，或耻及門不令君知者，其志行之感人如此。一夕夢侍仙侶遊河洲，贈君詩有「千章青果一枝奇，瓊枝玉朶帽簷歸」之句。君寤而原之曰：「予其尚有子乎？且不孝孰大乎是？」乃繼娶周，時君年六十矣，閱四載，竟舉子。前一夕夢昌黎韓公過訪，君異之，因命名曰「宗愈」云。芒穎蚤露，而君督教亦多方，竟成進士。凜凜樹節概，爲時名流，雖當君没後。考成最，奏推自沐恩，卒贈君官如子貴。仁人有後，其信然哉！信然哉！

君生弘治乙卯，没萬曆己卯，壽八十又五。祖居汴，有曰崇者，靖康中爲御史大夫，始避亂來粤，再傳而生亨甫，舉元進士，官至廉訪使。又三傳而生原道，判横州，儀其裔孫也。博極群書，才名燁庠校，蓋世濟其德，

而鍾孕於君之身，而曾不一少試。宜其發祥趾美之不徒然也。世祇知頌公甫爲陳鉅公，抑孰知辭榮砥操爲族寵光，乃尚有名品如建一翁者哉？予故表出之，以著君幽潛，且爲世勗云。

經武淵源序

紳珮之儔，際生熙泰，陶鎔於禮樂之區。款言盱視，博袖長裾，以神化性命爲高，俎豆雍容爲盛。鄙夷介胄韜鈐士，直土苴耳。卒有意外之警，則縮頸結舌，徬徨四顧，圖所藉手以解紛紓難，何其意之相爲舛也？業稽古邃，氣淳而樸，風沕而芒，然尚不能偃兵，故有阪泉補遂之戰。迄於唐虞夏殷周代，迭見征討，故禹矢衆，協力殷湯，苞有三蘖，乃及於桀。盟津之誓，遠暨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律以步伐止齊，毫髮不容陵越，何其慎也？孔子曰：「我戰則克。」又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此之謂乎？後世知本之學不明，故使儒者之功用不著。橫戈躍馬之冑，因以別技專門，而謂吾聖人之道不該乎此。嗟乎陋矣！今謨誥具在也，古聖君哲輔之，所摹畫指數可徵也。彼孫、吴之所爲正而法者，固吾聖人緒餘，其合變出奇偷取，一切以倖爲勝者，又所不屑齒也。雖然，即《春秋》之内外兩傳，亦既該而存之矣。

居閑有喟，爰摭六經、《語》、《孟》之及於兵者，彙爲内編，而綴以韜鈐子史内外傳之謀計征討，列之外編，而合以孫、吴軍讖諸法，總而揭之曰《經武淵源》。以見吾聖人之六籍，括綜包含，靡有頗漏，而世所稱兵法，特儒者分内事之一耳。其道之淵源，蓋在此

而不在彼也。且俾佔畢者不踵固滯，跅弛者不終粗才。優游涵泳，循是以探，知兵政本原，庶幾其有勇者且知方也，於世道亦尚有少裨哉！

劉良弼大尹墓誌銘

往予分憲嶺西，值山海交訌之秋，張皇師旅，日不遑給。而予猶乘息馬投戈暇，與諸屬職、鄉紳、孝廉、文學爲身心性命之講。一時士友彬彬，委業予，而新興之劉君良弼，則尤其傑然者也。

無何，君寠窘，無以繼二親朝夕奉謁，選得令福建之連城，端書走問政。予答之載在《觀我堂集》，謂知本一脉，到處稱尊，至蒞政當官，尤爲日著之效。只一點念頭，上向監司處迎揣，下向百姓處猜防，自謂之用明，即所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矣，與本地風光夐不相蒙涉矣。端拱垂裳，夫豈無兼照，智只其所注泊者，不於人必於己耳。君報書，佩持良固。下車初，即刻頒予《大學古義》及論學諸編，以訓迪多士。月之朔望，屬鄉大夫耆彦相與講明聖訓，而又節纂家禮，以革除佛事之風，俗爲一變。垢汙弊竇，澄汰自躬，一切浣而瀹之，故吏悚其廉，士範其節。矯厲稍睽恒，致佛衆口，輒掛冠去，隱於天露山。棲遲物外，屏跡公府，人共以此稱之。親喪過毁，塊處墓次，疏食水飲者三年。宗祠創飭，譜牒續纘，蔚然詩禮，爲粤士族望。事仲父如父，撫猶子比于子。已世之祖壟，咸豎碣甃石爲表顯。宗之子弟，則建館捐租，萃而課之，給其燈油之費。種種懿行若此。所著有《見聞日録》、《和陶集》及詩文若干首，仍置籍，紀其日行事否臧，以自鑒省。

知本之學，不獨效於官，徵於里，且身有之，而非祇爲徒言頌也。如君亦幾可稱懿德，無忝於古學之承傳矣。

君名夢賜，字良弼，生嘉靖丁酉春仲，歿萬曆庚寅冬孟。配區氏，子男四：曰子廉、子庭者，俱庠生，區出。曰子薦、子應者，側出。女子一，孫男三。葬邑官當山之原，首丁趾癸，而狀公之行者，知戚友譚諭也。語非無徵矣，故不讓而爲之銘。銘曰：

士行之脩兮維友之良，吏政之卓兮維道之光，壽不滿德兮曰予有命，不亡者存兮終焉允臧。

正學堂稿卷三十一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三十二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東莞袁宗友鋟梓

羅氏族譜序

《記》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羅之爲姓，其所從受賜，吾不知其始矣。要之自有天地，即有生人，有生人即有羅氏，而非始於豫章也明矣。而羅之族姓，顯聞於時，著於大江之右八閩之間者，則實自豫章始。故今江閩之爲羅氏者，率祖豫章。而其派别支分，徙吉水之㶇下者，則生念菴文恭；徙永豐之湖西者，則生一峰文毅；由湖西徙樂安之古井者，則生侍御德潤，而京綬、成德，則侍御之裔孫也。

予往感兩生之捐田建館，以倡興其里黨道誼之風，徵其世德有自。兹京綬乃受成於族之長者，遡其淵源，聯其涣散，稽其系次，合其譜諜，而以敘言來乞於予。予每慨世之人知貴祖，不知貴身；知尚門閥，不知尚道義。羅氏自三代已建國，嘗與瀘戎敗楚師于鄢。嗣後或以勳伐著，或以辭學顯。彼其建旄秉鉞以叙賞王庭，繪素摛章以馳騁翰墨，豈不傲然自得，足快意當年、流芳來禩哉？而曾幾何時，並同銷殞，無以異於過眼榮華，曾不足以當達人之一吷。而獨豫章先生以一老布衣，頹然卧於窮簷蔀屋，祖者洙泗，宗者關洛，無分毫氣焰薰灼足以動人。徒以道義之重，代更世易，閱數百年稱思不泯。凡

繫姓羅氏者，源源本本，必歸之豫章。孕靈毓秀，世有達人。而入我明，復有文毅、文恭兩先生，以節義文章，爲士冠冕，以後先相輝映。而羅氏之族望益昌以大，豫章先生之德之學，愈益有光。彼徒以珪組蟬聯，聲華炫燿，以鋪張揚厲誇詡其門閥者，視羅氏之宗譜，亦可以少知愧矣。雖然，「莫爲之先，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羅氏之先德，信盛矣。所以紹芳而趾美，闡揚而光大之者，可無有繼二文之美，而爲之後以益大其傳者乎？是誠在後之人矣，是誠在後之人矣，可不勗哉！

朱鳴洪墓誌

語不云乎「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而况於學乎？自予倡知本之宗，開啟江城之緒，群然慕尚之者，霧湧雲蒸，幾半庠校，規模條貫，類能言之。至根極其體要，把握其樞機，絶利一源，反躬歸復，則誠不可多有，此豈學旨之果爲難明耶？則竭才苦卓，皈命志心者之難其選也。

往所謂有擔當，又怕激昂之虚氣稍多；有悟解，又怕涉獵之精魂稍薄。微獨如此而已也：有附郭之良田，則持籌計切；有錐刀之利路，則奔競數多。知好色慕少艾，有妻子慕妻子，非至於數盡道窮，誰能盡情拼舍，而回向於生身立命之本耶？往予會劍浦學舍，多朋咸在，偶發一機，對皆不契。而獨鳴洪之旨爲有協也。一友進曰：「弟子輩雖共事先生學，教無科别，至悟解處，果不及鳴洪也。」予因顧笑曰：「賢試省何以有此？」同衆之聞，乃不同其悟也。」鳴洪起對曰：「無非荷先生之教。」予曰：「不然，汝還有一師

在。」嗚洪蹙然曰：「鍾實未嘗有師。」予曰：「嗚洪自有師，而不知昔賢所云：『吾覺此病非病，乃教誨我也。』嗚洪若無病，先生聰明機數，比衆較多，不知分卻多少，何由得與理湊？吴臯闃處，絶意世塗，直將生卒短長，颺之身外，而倒向於知本一脉，直持之爲往生西方公據也。已而燥火日以沉，遊魂日以集，食飲遂以大進，氣體復康，病意脱如，而孔、曾之旨亦涣然融通理解矣。此果先生之教耶？抑亦病之力耶？吾故曰汝尚有一師在而不自知也。不然，何以從吾遊者多其人，吾無異授而嗚洪之蚤有知耶？」嗚洪曰：「非知本提倡，則鍾雖濱於九死迫危，殆亦不過聽妻子之徬徨走望，爲醫藥尋求役役焉趨盡而已，亦烏覩夫返本還源之即是藥王耶？又畢竟是先生之教也，非專病之力也。」

衡陽之遊，士類翕然宗之，予誠爲之喜。既接歐陽生炳、甯生成、伍生定相、陽生薦書，皆受學嗚洪而歸誠我者。犁然趣義，彷佛聖真，授受轉相，如出一線。乃斷知嗚洪之爲善悟，温故知新，果堪爲師，而謂「愷悌君子，遐不作人」者，若嗚洪者良似之矣。故往蒞郖，有感於士友之趨風，而地分之懸隔也，馳傳召致，委以分猷，曾未匝月，而四郡士斐然知嚮風焉。由是言之，豈獨善悟？即善教者，亦莫如嗚洪矣。時值酷暑，郖旱尤甚，嗚洪竟日冠紳，不扇不浴。予曰：「得無過拘乎？且過苦乎？」嗚洪儼然起對曰：「鍾也地分微，徒恃先生重，若不從身上檢飭，口説空騰，誰信？是負先生之教也。」予爲斂容謝之。其遊於衡也，衡人士半折節，豈獨高其悟，稽其動定，課其取舍，察其矩度之森嚴，而操脩之固也。嗟嗟！若嗚

洪者，亦信無忝於脩身爲本之丈夫矣。曁聞予難，號慟走里居，復自里北遡省，侍予于圄邸。席苫枕塊，視寢興，奉藥餌，屢易月不解衣，愁歎終永夕，不交睫。乃予之功狀日白，而鳴洪竟疾卧不起矣。在三之誼，人共稱之子孝臣忠，往往而是。至聞師難不避險艱，而直以身爲殉者寥寥，今古幾何人哉？蓋至于兹，而鳴洪之學益有徵。區區師傳分誼益以重，授受之心思益因以顯矣。此其節雖與日月争光可也。

鳴洪姓朱氏，名鍾。生嘉靖癸卯某月日，卒萬曆己丑正月十三日，甫年四十七。世居豐城之藍家巷，自仲祥公而下，代有顯者。閲六傳而生藹，藹之少子曰文彩者，仕爲巴陵丞，實生鍾。母氏某，尤賢，與巴陵公共以義方飭。鍾之從學予，實禀二親命。子孔曉，尚垂髫，越五載而當甲午春，乃納娶于衡。諸從鳴洪遊者，爲鐻金若干，謀買田宅爲久安計，且奉柩赴窆焉。從鳴洪之命，亦從諸友志也。故曾舜徵亦以爲葬衡便其地，面某背某。其葬日爲某年月日甲子，諸已見行狀中者不複述。蓋舜徵於鳴洪，無以異於鳴洪之於我，知師者莫若弟子。舜徵，君子也，其言信而有徵矣。故特揭所聞，爲誌所不載者，以曲暢彼己之情，畀孔曉合劘而納之壙中，以識不朽。

賴氏族譜序

果蓏之生也，自一粒以化成千萬粒，而要之自一粒始。然未有知其所自始者，此猶可諉於無情。禽蟲之生也，亦自一育以化成千萬育，而要之自一育始，亦未有能知其所自始者，此則不可謂之無情矣，故謂之禽獸。

故反哺之慈，僅竅於烏，而妃匹之義，乍明於鴈。其他明者一，蔽者千。聚麀反噬，漠不爲慙；弱肉强食，恬無忌恤。族類之饕餮，種性之斷滅，破壞殘傷，慘不可名狀。人共呰之，亦直曰此禽獸耳，禽獸耳。雖然，假有人而剔其一羽，則必戛然鳴。更有人而剪其一腋，則必蹙然痛，何者？一體故也。故至於知其爲一體，則雖蠢頑如禽蟲，最無理義者，亦痛癢相關矣。

物尚如此，人胡不然？此文中子所以謂「宗法廢，則天下無人道」也。《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等而下之至於禰。」夫由吾親等而上之，是反其所自始也。反其所自始，雖累百世一人耳。逆其所由吾祖等而下之，是逆其所從生也。逆其所從生，雖累千萬人一身耳。而何手足之自相毁折，口舌之自相吞噬，眼耳之自相爲陵奪者之衆也？則本始之義不明，不講於尊祖敬宗收族之道故也。尊祖敬宗之道奈何？一曰嚴廟祀，二曰明宗譜。廟祀嚴則儼然一人在上，駿奔者雖累千百，知其爲一人矣，安得不親？族譜明則朗然一脉相踵承，雖累數十百世，悟其爲一身矣，安得不睦？

賴生維雍，從予學。講於知本之宗，慨然有感於族姓之涣然離也，祖始之茫然不知所自出也，既倣予家祀，倡義舉，輪房值。歲以冬至日，設始祖位，而合子姓，儼然俎豆衣冠崇祀之。已復有感于宗譜之未大明也，雖屢經脩緝，而自至元逮今二百餘祺，生齒之日以繁也，居徙之靡有定也，文獻之罔有稽也。請於宗之長者，擇子姓昆弟之敏而有文者，以分司蒐括，而身總其事。開局編摩，釐爲十目：首之以世例，次之以世系，次世齒，次世表，次世恩，次世志，次世傳，次世美，次

世思，次世稿。以上遡渺源，下恢遠緒。始晉永興大尉光，以勀成都王穎顯，暨廷輔，義熙中官相國，家潁川，實生三方。而仲方之子曰文輝者，生七宣。曰宣儀者，則其發祥於豐城，爲賴氏繼別之祖也。指數千有餘年，爲世二十耳。智者觀之，曾不足以當其一瞬，而由賴氏之子若孫按譜籍而遡稽之，以上暨定風直士，真宛然一身也。則凡今爲賴氏之子若孫者，雖有麗其億，如九竅百骸之通爲一身也，宜疾痛疴癢之通爲一體也，可無愛與？

往予說仁禮，謂譬之投核於地，從此而芽、而榦、而枝、而葉，以至於萬葉千枝，不可勝計者，是則所謂禮也。然非既芽之後，方有此禮，即一核之中，而萬葉千枝不可勝計者，已渾然含具於此矣。故務枝葉之暢茂，而不思厚其所從出者，固爲學不知本。知本根之當固而不思慎其所發者，亦爲道未該全。嗟乎！通於此說者，其庶乎可以語於尊祖敬宗收族之道，而是譜之作，乃不爲徒文矣。

陳愧齋稿序

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苟其求之，有餘師矣。」夫子之告冉求也，亦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可矣，今女畫。」大率道之不明，其端始於人之不求，而其究成於人之自畫。月將日就，毋謂功之不力，而所以臻緝熙光明之益者由此矣；管窺蠡測，毋謂見之未融，而所以極廣大高明之分量者由此矣。進曰「吾往」，止曰「吾止」，一簣功虧，豈固道之不可見哉？則自畫者累之也。此語之不惰，所以有取於

「回而日省其身，斃而後已」，曾氏之所以獨得其深也。所以超出於三千，而有光於洙泗也。發憤忘食，好古敏求，非孔子乎？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周公乎？惟無自畫之心，雖途之人可以入道；苟有倦勤之意，雖天縱之聖如周、孔，亦猶然在洙泗門屏外矣。

以予觀于愧齋陳君，其所著遺稿，首之以大書「克己」兩字，而銘其左曰「子翼」，銘其右曰「純孝」，而爲之說。已復大書「主一」兩字，點訓畫箋，而爲之說。已復大題其座之左曰「始條理」，右曰「終條理」，而爲之說。已復大書「清白」兩字，揭之楹間，而爲之詠。若不主一門、不專一說者，而其見日新，其守不局，其究研日邃，蒸蒸然有幾於憤樂之風、不厭倦之趣者。所謂好古而敏求、不自滿假者，若君非耶？豈與夫旨芹曝以自衒，躭奧窔之容光，而忘海濶天空之進取，不能入道反以害道者比哉？

予頃入漳也，謬以學倡，而君之冢子君相，實先多朋委贄焉。聞教津津，豁然理解，若夙有承傳，聆謦欬於洙泗之門屏者，知其淵源之必有自也。故因其請也，不辭而爲之序。

爲翟從先書卷

乾稱父，坤稱母，林林總總，宜皆同胞。乃有白頭如新，千里同室，曠世而相爲感者，是何其臭味之相睽合者異也？豈非乾坤雖一大父母，而賦生受質，有各一其趣？若或分之不可比而合者矣。堯雖聖，不能與丹朱、瞽瞍，雖頑嚚不能奪諸。舜父子猶尚如是，况其他乎？此吾所以每謂端人正士之在天壤間，真敻然另一胞胎也。不然，則何

以渾敦、窮奇，乃見賢於檮杌、饕餮，而夔龍、益稷，顧受疾於共、鯀、驩兜。姬旦不免于居東，宣尼幾危于伐木，不知者直歎以爲道窮際厄，而不知氣類之不相求應，自化醇絪緼之始，地業有分矣。此聖人所以怡然甘之，安土樂天，惟其緣數之所值，而莫爲尤怨也。

予與翟從先，一産于江鄉，一生于嶺嶠，曾何有半面之交，而聞予覯難，疾首蹙頞，若痌瘝之在廼躬也。披髮纓冠，若拯溺救焚之恐後也。此果誰使之然乎？則賦生受質，吾與從先有共一胞胎而出者矣。今人際二親之阨，能捐軀赴者，即可稱孝子；值綱常難，能致命狥節者，即可爲忠臣。予於從先，義不重於君臣，恩不親於父子，乃萬里問關，批鱗雪泣，直捐其所愛之生以代而不恤也，此真所謂父未必得之子，而君未必得之臣者也。則何其懇忱忠篤之至於此耶？則一脉之源流，有自天植之不可解者矣。

歲之癸巳，予始蒙恩解縶，編管於閩越。明年，而從先乃自廣歷潮，遠爲存昤。覿其爲人，其幹頎然以長，其神凝然以寂，其氣肅，其言簡，其肩屹然勁以竪，真奇男子也。宜其當震撼日，能出肩以頂全粵之綱，植區寰之勁節，奮身以叩重玄之聽，障既倒之頹瀾，卒之忠貫金石，義感神人。九重爲之霽威，而跡無沉繫；神明爲之翊贊，而疏不留中。公論自此益昌，沉冤藉此日白。覆盆朗闢，而吾縲絏之羈栖，亦仗庇解矣，則君之精誠有以感之也。而君方咨嗟歎息，以功罪既明之人，乃尚爲瘴海之流離也，謂己志之未大酬償也，慷慨語人曰：「嶺表可無翟繩祖，天下不可無李見羅。某之乞以死代先生，非飾也，誠甘之也。」雖然，此特自君義言之也，於其時主威方震，公論未昭，坐累者開豁固

未有門，而批鱗者乃先有必死之分。故識者咸爲憂，謂李先生未必死，而翟君先死矣。疏之乞以死代者，蓋實事也，非虛語也。堂堂正氣，俯仰古今，如翟君者，可不謂難乎？彼賢者之處心，必無用報，而志士之激義，烏得無情？然則吾將何以報君，惟相與勉而進於道，以遡傳洙泗之矩也。必以聖賢自待，而不以一節自滿；必明此學於天下萬世，而不以小乘安樂自娛。芻蕘可採，容或有一班之幾乎道，可以效愛成之萬一者，而君惠取焉。其庶乎無孤於上蒼賦與，而君間關赴義，信若有受而爲之者，則豈獨區區一人之幸，真斯文之幸，孔、曾之幸也。非是，則予誠無以報君者矣。

鞭後卮言小引

傳稱：「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夫物何常之有哉？因其所貴而貴之，則莫不貴矣。何者？適於用也。又曰：「同舟而遇風，胡越可使相救。」素所隔爾我形骸者，宛然如股肱心膂，則何情之有哉？患所屬也。此芻蕘之言，聖人所以不棄，采風菲而不遺。其下體詩人之詠，殆先得我心之所同也。是集也，雖皆出於老氏之言，其藏身之固不厭深眇，有足多者。故予既手寫《哲範》，隨所記憶者，亦并録出之，而目曰《鞭後卮言》，以廣德慧之助，故題之云爾。

漳平縣城隅公館會記

漳雖際海之畔，而漳平爲邑，實處萬山中。由南靖蜿蟺扶輿，登頓嶔崎，屢日夕而後至。故星軺使節不由，而轉販經商者罕歷。民性以此淳龐，士尚以此樸茂，有近道

之資，而無爲之興起也。

歲之乙未，予行去漳，爲武夷之遊。嬴縢躡蹻，避遠冠蓋之交，實取道焉。音踪所暨，斐然嚮風。于時令漳平者，爲合浦張子，司學政者爲莆陽林子、武平徐子。又並道誼之選，有作人之思，相與迓於郊，延于館，而率青衿士之數十人者，禮請敷教焉。予謝不及，而意殷殷然彌盛也。辭愈懇而踵相接也，乃爲之停傳者一宿，而合會于城隅之別館。衣冠秩如，禮度森如，情志翕如，拷鍾擊磬，誦詩鳴絃。諮叩紛沓，士獻其誠，人滿其量。雍雍然太和之氣，洋溢於一堂之上也。胥史輿臺、黎黔老稚之環橋門而聽者，咸欣欣悅喜也。曰：「何意海濱下邑，乃復見鄒魯乎？」

予既嘉三君子之能以道愛人也，諸士子之能以道爲學，惟牧與師之聽受而不一也，爲之申言曰：昔夫子不以仁聖自居，而以不厭不倦自勉。公西華，聖門高第弟子也，知仁聖之非難，而不厭不倦之爲難也。又知仁聖之無他，惟不厭倦乃所以爲仁聖也。二三子之不及夫子者，非不及夫子之仁與聖也，惟有厭倦所以不及夫子也。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自畫者非求乎？願息於事親，願息於事君，願息于交友。子曰：「視其塚壙如也，睪如也。」此則知所息矣者非賜乎？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二者交戰于胸中，而莫之决也，非商乎？回也尚云質敏，參也何所踰人？後儒乃曰惟顏氏、曾氏之傳爲得其宗也。夫顏、曾之所爲獨得其宗者何也？夫子嘗有言矣，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及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即以回稱首。他日又

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既死也又惜之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其自言也亦曰：「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則儼然不厭不倦之宗傳也，豈直敏乎？曾子誠敏不如顏，而學則不異顏。其自言也曰：「吾日三省吾身。」自驗也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卒悟也。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故於其終事，啟手足以示門人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一簣不處非禮，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其答陽膚之問，既渾然一仁聖之襟，發秋陽江漢之論，又直透夫子之髓。此其造豈復在顏子下乎？則猶然一不厭不倦之宗傳也，而魯固不足以限之矣。故始事非難終事難，日新非難又新難，聖人君子非難有恒難。

諸士子之斐然嚮風鋭矣，歡然聞教警矣。昔賢謂：「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親師之日少，而去師之日多；樂群之日少，離群之日多。真所謂「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故夫會者，特以喚醒諸士子之夢寐也，特以啟發諸士子之聾聵也，特以聯屬諸士子之渙散也。引而伸之，則同天之行健，而無忝自强；怠而棄之，則僅同好音之過耳，而何補？實造將墮踪於自畫，尤效於願息，有忝於顏、曾，而以希望於孔子之宮墻，難矣！蓋非仁聖之難爲，而不厭不倦之難爲學也。三君子皆有師牧之責者，可無共勗之。

張尹名維，林學博名文煇，徐學博名銓；會友盧弘進，衡陽人；蔡大綸、黃槃，俱

龍溪人；黄御龍，德化人；曾汝梅、陳志陽、林惟脩、陳汝復、楊廷圭、陳思亶、陳欽明、李寅、陳守邦、曾希章、陳汝賓、陳可紀、嚴和濟、陳九聘、陳大繼、陳九立、林士騏、林茂梓、陳可經、陳九華、陳汝棟、陳嘉會、陳士龍、陳欽宸、陳斗燦、鄭士珩、楊際會、陳紀禎、陳雲龍、陳夢鯨、陳良弼，俱漳平人。時在萬曆之二十三年冬仲，望後三日。

正學堂稿卷三十二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三十三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東莞袁崇友鋟梓

集義堂記

侍御王君忠甫，既成分口之居，而顏其堂曰「集義」。初，君之闢是壤也，將竪館其址，有翔烏數百，集其架木上者三日。占者以爲世有烏臺之應，廼君之見，則有進乎是者，曰：「吾誠感其祥，何敢徼其福？吾特取其義因以名吾堂，故題之云爾。」江閩雖壤接，距將二千里而遥，而君又豹隱龍蟠，閟藏之邃，破除畛域，枉顧存予於瘴海之陬，而以其記爲請。

古今之譚集義者有徵矣，曰猶言積善。若曰今日積一善，明日積一善，積之久，累之厚，以至於無有不善，是之謂集義也亦何不可之有？廼孟子之見則有異乎是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至指言其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集與襲對，即與襲反，取之爲言，與必有事焉尤悖。有事者常有事也，非襲其事之有善而取之也。詩不云乎「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曰「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則集之謂也非襲也，則常有事之謂也非取也。語不云乎「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集之謂也非襲也，則常有事之謂也非取也。推而至於堯之執中，舜之敕命，禹之

安止，湯之顧諟，皆是物也。故集如居貨之賈，襲比於行貨之商；集如朝宗之海，襲喻以溝澮之盈；集猶溉種，襲猶積薪。其差毫釐，其別千里，不可以不深長思者也，則學之辨也。他日論舜也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概指其所明所察者。而言曰某事善、某事善，若有似於積，必欲探索其本源，根極其體要，則所謂由仁義而行之者，非所謂襲仁義而取之者也，則集與襲之辨也。而集之爲義，信可深長思矣。

曰：「如先生言則所謂集義者，不幾同止善之宗竅也乎？」予曰：「善哉悟也！止與集有異稱，而無異趣；善與義有異名，而無異體。故止善兩字，專就體說，而集義則合體與用互言之耳。允能作如是觀，以此行乎家而家齊而義集，以此行乎國而國治而義集，以此行乎天下而天下平而義集，而均平齊治，自各止其所矣。故集義之與止善，信不可以差殊觀也。」曰：「然則所謂正、助、忘者將奈何？」曰：「惟常止善，迺稱有事；惟常有事，迺顯集義。正助固非忘了，亦不是往答詹純甫所謂『既不正，又不助，又不忘，而又常有事焉』。不識此中是何幹當，是迺真消息也，迺真可謂之能明於集義也已。君誠不敢徼天之福也，率是道而終之，以成其身，以教其宗之子弟。烝烝兢進於善，則太和之氣，將醞釀於家庭，以光昭於四海矣。集祥之慶，不於君歸乎而將誰歸？」忠甫起拜祝，辭曰：「敢不敬，夙夜勉旃，以無負先生之明教。」

題梁幼甯韶陽靈洞二集

六經，古所稱載道之書也，實爲文字祖。

後之馳騁翰墨，劌目鉥心、搜剔胃腎，以争爲工者，卒未有能一累黍踰其矩矱。有宋世文章盛矣，乃所稱四篇文字者，而歐、蘇、曾、王諸大家之制作不與焉。豈非文章之於道德信兩爲途，若不相屬耶？今世能文者例誚講學士，而講學士亦必薄能文。是何其與六經之旨義相睽拂耶？韓愈氏蓋古所稱人文之雄也，其與李翊書，謂：「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故文不根於道，有至焉者否也？

梁幼甯鋭然從予學，方守官，治劇，日累牘連章，亹亹勤諮叩。若惟道之躭，而曾無有片言隻語涉入於騷人墨客之款者。予固知幼甯之非不文也，抑孰知其著作之盛工於鍛製如此乎？一日出其《韶陽》、《靈洞》二集，曰：「此末業也，非所呈於大方。然願假師言，重一品題，容或有一班之幾於道者乎？鄙志願庶尚以不孤也。」予既嘉幼甯之嗜學，而又悦其詞之工。謂足以破雕篆之癖，而徹性命之窾者，將於是乎在也，故爲之書。

三河賀氏譜序

昔孔子稱：「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大率世降風漓，彫醇樸散，姑未論遠，只二典三謨，其所記唐虞事，何其寥寥也？而淳懿質雅，渾然天成，太古徽猷，宛然如見，雖在千載下，有可繹思，亦烏在其詞説之多？後之爲史者異是矣。尚腴者滅質，侈富者益尤。意所摭則繪其標，而不稽實；事未核則曲爲之説，而不忌爽真。要以釣奇賈譽，故曰「文勝質則史」，蓋敝所從來遠矣。求能渾然存忠厚，據事直書，以信今傳後，如史之闕文

者，有人乎？此夫子所以傷也。暨及後世宗譜之脩，尤爲誕謾。殷則必本始帝乙，陳則必推自胡公。馬遷之自序，至合重黎兩正，世掌天官，爲其淵源之自，辭致信美矣。遡所繼繼繩繩，統緒竟安屬？此何異雉蛇之假合，牛馬之暗投，佶烈之冒唐宗，劉淵之紹漢祀，欲以爲榮而反以貽誚者乎？此蘇明允所以斷自「可知自仁率親，等而上之，不過數世，而不耻於文獻之無徵也」爲可法也。

賀氏之爲族，派衍支分，寄籍於海陽、澄海、饒平、大埔者，不知其幾千百指。而其先實自金華，始有賀忠者，以勇力隸鎮國公胡大海，以功封千户。子政，復隨開平王常遇春征討，洪武十三年謫調福建之建甯衛，永樂二年再調廣東之潮州衛。傳九世矣而宗秩生于三河，家聲始振，有子曰絢，復以詩禮亢宗，從予講於脩身爲本之學。覽居徙之支離，慨生卒之罔據，遡源徂委，喟然興思，謂即未能倣古作者羅絡渺源，以裒成一代之典，姑就三河之里居者，次第其世名，考尋其配胤葬卒，以爲張本。且曰：「予既從先生學，一語有誣，是謂欺天，敢妄塗飾，扳援誇詡貽誚。」予既愛宗秩父子之能遠從學，載道而往，以倡興其里黨，覽其譜，按其質，嘉其飲泉芘木之不忘源本也，於鄙薄俗爲足興，曰：「如賀氏譜，亦庶可稱實録矣。如賀生者，亦信可謂能不倍師不忘祖矣。」故爲之序。

埭乾陳氏族譜序

盈天地間皆人也，林林總總，有一不自混沌肇分，孕毓始乎？如是則人皆故家也，何所羨於神明之胄？而世乃曰「莫爲之前，

雖美而弗彰」也，則舜禹臯夔，果孰爲之啟祚？惟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也，則信然哉！信然哉！故顏氏以子淵繫望，孟族以軻氏著聲，直以其和風慶雲、泰山喬嶽之氣岸風神，綿洙泗之一緒，以擅譽當年，流芳來裔，而兩姓之門閥，遂大以顯。曁於今，源源本本，苟枝葉之可攀援、影響之可附麗者，必推自於兩公，而未嘗聞兩公之前，果孰爲之開啟，以張而大之者也。而世兢曰吾先何人，吾祖何人，不惟其德惟其世也，豈不悖哉？

若吾門人陳金鉞、陳湯道之所纂埭乾世譜者，庶不愧此矣。始樂原公諱黃鍾者，逮湯道爲世九，起勝國末季，閱今二百餘禩。支分八，子若孫指千，其系次井井以條，其生卒歷歷可按，而略不遡傳於嬀汭，扳系於虞思，以少爲鋪張藻繢，而直以古道自勗。以脩身爲本之旨，倡興其宗閭里黨也。謂欲光祖德者，自身始也；欲大門閥者，自明學始也。回、軻何人也？夫非盡人之子與？故觀於是譜也，可以徵信，可以揭範，可以振頽，可以勗靡。吾知埭乾之陳氏道義之風，自玆將益大，族將益顯，顏、孟之第望，且將不得專美於前矣。爲渠後之人者，可無勗哉！可無勗哉！

中庸本解引

《中庸》一書，自昔號稱難讀，蓋其所託者有近寓言，而所遡傳者率皆精蘊。家庭依灸，覿面聖真，將學摹寫祖翁，而托祖翁摹寫學問，善學者有以照知。其篇中所指爲聖人君子，所闡發肫肫浩浩、溥博淵泉者，凡皆以爲孔子作畫像，爲心源作圖本也，直可不煩

辭說解矣。

黄生棉，依炙予久，蓋與聞乎斯義者，故於呫嗶外，能另具隻眼。其所著《本解》，雖不踰訓詁，而時出新知，能有得於意言象數外者。持稿乞言，輒爲牖啟。温故知新，後當有進於是者。此特其端引云。

祭王太夫人文

維萬曆二十三年，歲次乙未，秋八月辛丑朔，越望日乙卯，年姪李某遣男李頴敬齎香帛之儀，致祭于榮封一品太夫人王老年伯母之靈，曰：

嗟予無幸，負譴于盛明之朝，竄栖於瘴海之畔。乃復引身巖邃，絶跡市廛，不但仕路之黜陟罔所聞知，即世講之休戚靡由關接。歲之夏仲，乃有自榕城來者，傳有王太夫人之變，爲之噤愕不敢聲，已諗知其實也，爲之望空延跂，擗踊籲號，悲不自止。

嗟嗟！登名第甲，三百爲群，若母而母，人皆猶子。而某於太夫人何獨愴之深耶？追惟八載之前，被謗口之粧塗，爲觀風之覽採。危辭聳激，震動天威，宛轉支離，竟淪極憲，深幽囹圄之中。衷情所倚者，惟是海内之人豪，秉公平之衡鑑。孰知夫否臧之陰騭，乃有女中之君子，儼神智之蓍龜。其未解也則憂之，至無可奈何，晨昏爲誦懺，冀消禍於方來。其既豁也則喜之，方示疾未痊，亟躍起叩穹，慶公論之有在。

嗟嗟！殊鄉絶域，邂逅同登，世講通家，誰非如母？而太夫人於某又何獨眷之深耶？念某於長公相君，雖幸緣臭味之諧，辱當求應之與，而雲泥隔越，萍梗西東，何嘗得一效慇懃，展登堂之拜禮？而太夫人又

何由而一識其言面耶？此其理其情，固易見也。緣相君之公忠體國，靡日夕不以社稷蒼生爲心。雖承歡燕語，亦靡日夕不以愛養人才爲亟。顰眉蹙額，惘光天化日中，乃有墮坑落塹之人。焦慮勞思，如救焚拯溺然。恐披髮纓冠之或後，致俾詞洽於耳，義激於心，由太夫人而下，暨成童咸知有李生之冤，惟恐其不拯之塗泥，而躋之青雲之上也。故某於太夫人之辱眷念也，有以仰見相君之爲心；而於相君之掖拯我也，有以仰體太夫人之爲教。不然，則太夫人端居邃密，何由而知世界之有李生？識其名姓可矣，矜其罪累至矣，何由而察見其負抑啣冤？爲之持齋誦懺，閔閔然若慈母之於弱子，凜疾痛之在廼躬耶？此某之所以聞訃興哀，至擗踊籲號，而莫之能止也。

嗚呼痛哉！圜扉疢處，念己無生，瘴海飄零，尚延視息。旋樞斡軸，功力何多？戴幬履持，忍忘推自區區之心。姑不暇爲幺麽之質，感再生之洪造，而直緣此頌太夫人之懿德，且以表相君之忠忱。太夫人真没乎？直任運以逍遥，同乘鸞之來去，知必炯四遐之弘矚，鑒瘴海之流離。童犬何知，藉傳哀些，緘馳望渴，彌切凄其。尚饗！

哲範序

《哲範》一編，蓋頊居福堂，日輯之以自廣益，取《詩》所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也。嗟乎予之陋也！古人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終日乾乾，至於夕猶惕若。彼豈豫虞夫禍患之至，而爲是加兢惕哉？「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蓋真有見於動止作息，無往而非天命之所鑒

臨；顰笑觴豆，無一而非吾人之所當檢點。其慎其難，惟和惟一，所以動罔弗臧，而吉道在我。此曾子之所以戰兢臨履，日省其身，斃而後已；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也。然嘗竊怪孔子厄於陳、蔡之間，絶糧者屢，辰夕猶講道誦詩，悠然不輟。而孟子僅僅失職於齊，有不豫色，其用情又若大異然者。大率孔子之所諒於天者深，而孟子之所以自待其身者重也。是又非淺襟之士所可跂望而庶幾也。

冥栖之暇，省循之次，時憶古哲人之善行嘉言，或預幾而知敕，或經創而加懲。有感此心，隨筆記注，久之纚纚然溢帙焉。稍加釐訂，盷析爲篇。首之以吉脩，次之以慮善，次之以貞遇，又次之以增德，而時省觀之，以自鑒焉。頫兒偶進曰：「先生每謂罄南山之竹，寫脩身爲本之條件不盡。且謂非思得綱維，未可提挈也。以愚觀於是編，體大例詳，旨淵義博，且惕惕然有足動人深思者，請即以是當脩身爲本條件可乎？」予曰：「可哉！」因述以弁諸卷端，出以示夫同志。

吴郡丞憲峰陸君墓表

古之君子不忍死其親，故爲之論譔，其德美而明著之，劖之金石，以圖不朽。蓋既爲之狀，又爲之誌，又爲之表；或以納之壙，或以揭之隧。大率誌狀以紀其詳，表碣特彰其大。故誌所同、表所異，非有嘉猷懿行，足樹風標軌者，紀其世籍生卒可耳，何表乎？

以予觀于吴興憲峰陸君，年十八即以《易》補郡弟子員，試諏收最等，爲當塗所甄獎。當塗之所以獎異君者，不獨高其才，兼

亦録其行。謂君之端謹好脩，動必與古爲徒，不泯泯群鉛槧汩没。癸酉舉於鄉，五上春官不第，乃奉大父命謁選，得令直隸之豐潤。至則剗根荄，釐蠹瘼，而又不忍暴前之瑕，以戕吏命。沉渾敏强，弊蘇恩洽，以故吏頌其明，人感其量。撫臺西蜀蹇公薦於朝，有才德並茂之譽。屬時海酋跋扈，羽檄蠢蠢，君雖已轉郡丞，當事者猶欲留之幕府咨計。君念高堂久曠省，泣請遵旨赴上遂，私不汲汲爲功名之赴。既抵吴，察臺陳公一見異之，挈以遊巡海上。適崑山署政缺，曰「此非陸丞莫爲任」。君亦感上知，勤恤民凋瘵，鞠躬盡瘁，積勞致疾，竟卒于邸，時爲孟秋望後二日。疾革無他語，惟曰：「吾生平讀聖賢書，妄意依彷，幸遇見羅李先生，計秋盡，且乞歸竟此生，陶冶畢吾志。兹目不瞑矣。」

嗟嗟！此其心何心也。因念公令潤日，屬予在禁，於君無平生歡，而君過信其子典述所從受《學》、《語》，謂孔、曾旨果在斯？不遠數百里走問，饋無虚日。卒假公謁入都城，求予於犴狴中，一覿面賞願。予既感典生之以信學，故能信師，而又嘉君以信子故過。諒友已傳其訃也，哀之，經其里撫棺哭之慟。已聞其易簀語益歎君之志尚蓋甚遠，而惜其未克酬，竟齎憤以殞也。謂古所稱有德美而可明著之後世以垂不朽者，若君非耶？故因其嗣子之請也，爲著其大者表於墓。俾君雖不幸中道折，未究所底，其名行之足樹風標軌者，固炳炳與天壤共敝也。幽憤庶有瞑，且以慰仁人孝子之思云。

詩餘雅品序

辭之興，最爲近輓，雖多出於名卿哲士

之什，類以之寫羈臣怨女之思，極纏綣綢繆之態，故其音悽，其辭豔，其風致淫以卑。至抵於里巷謳吟，俳優劇戲，轉而爲曼聲嘽調，不得與詩體共宗。此豈辭之體質故然哉？不龜手瑣技也得所用，以之裂地而封。五石之匏，慮以爲大尊而浮之江湖，則適於濟。辭固樂府之變調，而風、雅之遺音也。可以暢襟，可以匠物，可以舒幽寫憤，能曲盡人意之款款，而不局於儷韻俳情。故昔人謂詩情不似曲情多，善用之，直可進而與古之樂府同調，非近體詩所可爲方比也。而顧爲妖聲媚曲，所罣誤沉淪，有可惜者。

居閑諷詠，取其能攄發性靈，而抑揚高下，尤有叶於墜抗節拍，有一唱三歎之音，於幽懷逸賞有適當者。故爲削其淫哇而銓其雅正，合諸選萃之一編，仍户析之爲冲雅、悲壯、悽惋、豪逸四局，俾其風律情致，以類相從，以便騷人之覽采，而冠以冲雅一篇。蓋恬愉澹泊者，予本嗜也。今而後有過岑寂而聞詠歌者，必是編也。

海潮菴會記

海潮菴雖際海之畔，距邑郭二十里，而近山蟠水瀦，風氣攸鍾。都諫松汀李君，卜以厝安其封君靈魄。純心古誼，猶欲密邇其訓。結茅其畔，誦習其中，以旦夕式克欽承，罔敢怠忽。而又以其暇日來善類之朋從，相與講習觀摩，以究探性命之懿。不以予爲淺陋也，枉車騎而惠臨賜之。栖遲漳郡之郭，夷猶東山敬學之堂，予方日凜凜圖所以踵申報禮末由，而又重以合庠師友之勤惓肅啟，敦延至三至四，且越歲彌年，而靡有倦厭也。乃竟困於守株之局，還自武夷，始一假道之

便，造菴之庭，而輸其縈窾也。一時慕學之友，由諸生而遡數之，曁於縉紳先生，合凡八十餘人，拷鍾擊磬，誦詩鳴絃，雍雍然鄒魯也。

夫學之不講，自孔子以爲憂；接賢士大夫之時少，則人主亦爲病。此都俞吁咈，雍容切磋於一堂之上，而三千、七十，觀摩講礪於洙泗之間，所以爲光千古也。要緊在宗趣正，俾一切有裨倫常，而不騖爲空寂；體勘實，俾一切效實取舍蹈迪，而不袛托空言。止爲實止，脩爲真脩，所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貴不能爲之淫，貧賤不能爲之移，威武不能爲之屈。乃真可以語慥慥之篤實，而無忝於脩身爲本之丈夫矣。聞義不徙，不善不改，講之何爲？憂之何取？故夫會者，所以聯屬人心之涣散也，所以激發人心之頹靡也，所以唤醒人心之沉迷也，所以提策人心之怠玩也，所以掖其能及而牖其不及也，所以證其已悟而開其未悟也。有志者固於此考成，而無志者亦於此知奮，可忽哉！可忽哉！

時尹同安者，爲洪君世俊，實始就菴受學。而司訓王君埴、林君業，以公出，各遣子壻趨事。主政林名叢槐、大參林名一材、都諫李名獻可，則同之鄉先生也，並以學倡。布衣盧弘進者，楚之衡陽人；庠生朱家相者，撫之樂安人。同安友則洪朝冕、傅鑰、陳懋時、張汝翀、葉宗派、陳紹芳、劉夢斗、劉夢騶、李從可、林燧卿、陳士龍、陶挺、陳俊、李芝瑞、陳賡、郭元珪、陳真成、林煒、蔡夢嵩、李時炳、林道推、蔡應琪、王道照、王三聘、陳襄、黄而焜、郭應梗、吴大光、劉廷賓、蔡國輝、陳士聘、葉儲精、葉夢蝌、蘇薨、許安甫、蘇國翰、王鼎、楊濂、陶鳳儀、紀邦賢、李仕

可、劉廷襄、劉正秋、陳廙。而鄭天錫則王司訓之館師，王佑、黄廷策者，其子若壻也。林可大，則林司訓子。清漳友爲陳君相、洪啟源、黄棡、黄棨、黄集、黄槃，以予還自武夷，故不以其地遠，並趨風焉。時在萬曆之丙申孟夏，凡三合會，而予憇菴者七日。

重建傳貽書院記

僭每謂學之道，遡源急明宗，而障瀾先謹範。嘗書報友人，謂學問講到今日，探本索源，可謂究竅理窟，而道氣儒風，尚覺未振。後來病宋儒，謂其究經者大率尋章摘句，敦行者不免狗生執有。然儒風在宋時，亦可謂大光矣。安恬守澹、伏節死義者，大率講學士也。又不知其所從得力者安在。又廣而論之，謂每看孔子太和元氣，詞旨最温厚矣。至論到去食，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似稍厲聲色，舉動最閑妥矣。至接淅不脱冕，又似稍近急遽，則何其守局拘方，矯厲廉隅之至也。豈非江漢秋陽，一脉頂針，固自無爽祖述。而可仕可止，可久可速，則仕則止，則久則速，亦毫髪無容濡滯，乃於道爲有光，於本原地爲無玷負也哉！

宋之儒者，大率克謹此，而文公先生其尤也。其教以致知入門，踐履實地，而躬致行之。故從之遊者，淺深自殊詣，未有不下帷發憤，沉酣於六籍子史，而罔遺餘力者。未有不砥行飭躬，兢兢於出處辭受，燕笑觴豆，而罔敢紊越者。雖其淵源一緒，以之頂脉唐虞，勘宗洙泗，未必一有當，而按其趣操，稽其蹈迪，其不合於孔子之矩矱者蓋少矣。故士節以此不墜，風教以此不頽，而洙

泗之門庭藉之以克振也。如崇德之輔，慶源其一也。居常洞洞屬屬，履繩蹈矩，遊朱氏門庭者蓋所可共勉。暨僞學禁行，黨錮之禍方蔓延而未已也，及門士有變易名姓以避遠燔林之雪者。而慶源獨奮義爲周旋，之死靡悔。既禁稍弛，即聯屬里子弟，以講明致知踐行之學，建書院，而揭之曰「傳貽」。將轉相授受，以衍師之教澤於無窮也。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經煅辨金、履險識驥，如慶源者，可不稱賢矣哉！閱今幾五百歲，以紹明者鮮人。堂皇邸舍，概就傾圮，蔓草荒蕪，而勢豪又從而陵奪之。有可感者，邑令陳君允堅，長洲人，以名進士擢令諸暨，調傾玆邑。蓋所謂負豪傑之才，而有聖賢之志者。考尋古哲，標樹風規，顧瞻咨嗟，曰：「豈有名德如慶源，而桑梓地弗克延其祀事者乎？」則爲之迎像祀之，且計財鳩工，將一切爲之飭新恢拓，而率子弟衣冠俎豆之。按期會臨晛之，相與講習其中，以上遡洙源，下綿墜緒。慶源誠朱門上足，而陳君能不以簿書期會爲急，而以遡明聖學，迴斡人心，爲道之大也，亦可謂知本者矣。

孝廉陸典，於予爲門友，而慶源里中後學也。沐陳君之教澤深，故能頌其美，而思載傳於不泯也。不遠數千里，走省予於瘴海，而以其記爲請。予既樂於道人之善，而又幸此學之墜庶將藉有興也，故不讓而書以歸之，俾劖之石。

興仁堂記

洙泗之學，必本脩身。由吾身而遡探之無始，宗歸止善；由吾身而内析之，爲心意知物；由吾身而外列之，爲家國天下。蓋全

體一仁也。故齊家不是挽攬家，治國不是挽攬國，平天下不是挽攬天下。蓋人人有家國天下之分量也，故人人有齊治均平之責任。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直將崇品編氓，比夷分量；敢以布衣韋帶，肩荷乾坤。真所謂言大而不爲誇，貴賤之等，自是截然論性分，則真所謂兩無加損也。而人顧自少之也，惟參觀其深矣。故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夫所謂士，豈緊專指公卿暨大夫？亦豈專言三千與七十？均是人也，滿其量者則爲聖爲賢，虧其量者則爲愚爲不肖。而勢分之崇卑，非所論於此矣。堯、舜、禹、臯，則學之明於上者；孔、孟、思、曾，則學之明於下者。化行于上，爲唐虞之於變時雍；化行于下，爲洙泗之雍雍濟濟。身到學俱，氣求聲應，心同德一，而舉斯世斯人同歸一仁矣。故身外無餘事，脩外無餘功，脩其身而能事畢，而明德、親民、止至善，一以貫之矣。

新喻簡生，名志學，字明之。始以齊民介甑山張友而謁予，于其時堂陛方嚴，漫勗數語，兹來十四年所矣。吾意中已忘有簡生，而簡生以念學故，乃不忘予也。以望七之年，艱關跋履，走謫居而就正。出其宗叔所贈行之章，知能以學徵於里。捧其鄖陽所合友之籍，稽其友朋所相與切琢之言，及宋友之所以贈生者，庶幾哉能以身發明，不但自口矣。予嘉之，愧予之已忘生，而生乃不忘學也。因其爲宗祠乞額也，爲表曰「興仁」，而告之以此。俾知分量本來如是其大，責任本來如是其不容諉，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之，一切不從身外得也。將四海之同風，且自一人始也，而況於新喻之里簡氏之宗已

哉！祠堂之建，正以尊祖敬宗而收族，仁道也。而又率是道以風之，俾凡爲簡氏之子若孫，顧名思義，人人知以脩身爲本，而同歸於一仁也。其爲造甯有量哉？

簡生初以字行，予爲之改今名，而復其字曰明之，以致予期待之意云。

封監察御史禾江傅公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先襄敏分閫淮陽時，屬近山傅公以都御史協理院事，提督操江，同有安攘之寄，故於倭犯江北也，亦有同憂之情。予時諸生耳，亦間關侍帷幄，與籌計。于時已知閩南有近山傅公之爲時名卿矣。

越又三十餘年，而予横蒙不理，編管於漳，距近山嘉禾里，風潮之便，不半日程耳。因得友其弟鑰，孜孜問學，歲走予謫居者數四。研覈之暇，時時頌若翁禾江公德義，予耳而嘉之弗忘。親老無以養也，勉而服賈以資贍甘毳，而又量時平直，斤斤不忍多取。於書略通大旨，而獨好觀史，欲覽採古節行爲鏡鑒。伯父仲珍嘗繫獄，公槖饘侍，并爲白其冤。已客死福安，公間關歸其櫬。近山公生而穎，公奇之，幼即勗以古義。已通籍，馳簡飭之曰：「幼學壯行，兹其時矣。」故近山公從行人選授御史，歷藩臬，晉位中丞，所至以清節著稱，皆禀公教也。諸當塗以子故，加禮公，而公沐恩封御史，峩峩冠惠文，曾不以纖毫意氣加人，人服其德。里有争田者，挈其田畀公，欲藉力擠其弟。公飲之酒而諭之曰：「君視予與若弟孰親？乃不以讓弟，而以遺予，舛矣。」其人爲愧屈，遂好如初。說者以比于古陳太丘之風。

陳孺人者，公繼室。亦禀樸好義，當禾

江公欲三分其産，而以其二與近山，子鑰弗爲順也，乞四分之而取其一。而孺人曾不私其子，曰：「吾不意鑰也能厚倫如是。」倭犯嘉禾時，實發劉太孺人塚，挈其柩，泛海中，索贖。鑰復倒囊裝，懸賞鼓勇，越風濤説合，卒完璧無恙。孺人復喜曰：「吾兒鑰不但廉也，又能孝矣。」予每覽觀世之好脩士，雖其所自力，半多自於父母之彝訓，得之近山公，不待美矣。至鑰以詩鳴江湖間，爲騷壇雄長，廉靖孝友，又復如上所述，乃曾不以之自滿。聞予之風，竟委贄焉。羹墻寤寐必徹，覿面孔、曾，以求無忝，豈獨近山公爲稟尊人之教，而鑰之淵源亦信有自也。

公名珙，字質温，其先福清人。再徙籍中左所。父福，大父興，王大父宗緣，皆有隱德。而公福公之季子也。生成化丙辰，卒嘉靖壬戌，享年八十七。子男二：長即近山公，名鎮，劉太孺人出；次即鑰，陳孺人出。女三。孺人生正德丁卯，卒萬曆庚子，壽年九十四。孫男八，曾孫男十二。如兩尊人者，亦幾可稱備福，爲世希有矣。鑰卜吉壬寅年春孟三日，將奉其二親柩與太孺人劉氏合窆，而屬儀部郎何君喬遠狀其行實，來請銘。何君，君子也，其言信而有徵矣。故不辭爲次其事，仍係以銘。銘曰：

德之足兮壽而康，冠豸冠兮象服煌煌。蘭並森森兮濟厥美，幽扃之閟兮奕葉之光。

正學堂稿卷三十三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三十四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清遠徐兆鼎鋟梓

龍瀛郭氏祠堂記

古者不但世國也，亦且世官。故卿大夫家皆有采地，以世傳其子孫，以奉其禋祀。廟制之建，特下諸侯一等。

及秦監周敝，總海内而定一尊，罷侯封，置守宰，一命之吏，皆拔起隴畝中。廢陞操於天子，旦擢權爲卿相，夕失勢即匹夫。一人之身，且無有定貴定尊也，而况於世享之禄爵乎？故禮典闕而不脩，廟制廢而不講，横金衣繡者，僅以爲身榮耳，考所以奉順其先者，蓋闕如矣。惟唐制三品而上，得建廟京師，故韓、柳諸名家多存其誌。大率因官立祀，要以榮貴近，而非以爲一定不易之典也。故後之家有廟者，非制也，乃情也，所謂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以義起者也。然君子由之，何者？則尊祖敬宗收族之道，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將營宫室，宗廟爲先禮也。今制廢矣，安得有其人乎？此吾於郭生喬準所以有取也。

喬準之三世祖號素齋者，守池郡，以廉靖著稱，於貴於賢，並應祀。然自其盛際，已不及考循古則，脩明義起之禮，閱子若孫，踵仍其貫。暨於喬準，覽祖德之幽潛，嗟歲事之零落，喟然興思，謂如吾素齋公，固郭氏不遷之祖也，乃僅同齊民爲寢堂之奠獻，可

乎？於是纘累世資儲，殫半生拮据，買地於郡城之東，建廟祀之，并祔其祖若考三世。展敬有堂，齋宿有所，藏器有室，庖湢有廚，蒸嘗有業，燈油有資，可謂備物矣。而又按依文公家禮，參考瓊臺儀制，潔俎豆而敬，時享之。使其簡不至疎，奢不及僭，彬彬焉秩秩焉，俾駿奔者儼對越之思，旁觀者起追遠之慕。如郭生者，可不謂難乎？

古稱：「禮失則求諸野。諸侯失道，則大夫脩之；大夫失道，則士脩之；士失道，庶人脩之。」蓋人人有家國天下之分量也，故人人有齊治均平之責任。有其舉之，雖布衣韋帶士，固祖德之所藉以光，禮典之所藉以不墜也。「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豈必在縉紳先生乎？如郭生者庶不愧此矣。故因其請也，爲本禮之所由廢，遡義之所從生，而嘉喬準之志，爲有近乎古也。謂僅存而不泯者，將於是乎在也。有仁人孝子之心者覽之，能無勗乎？

爲仲堅禪客書卷

仲堅禪客之訪予岑寂也，予蓋甚高之，又甚訝之。最爲無情，有過釋氏者乎？父母眷屬忍棄絕，四大且謂非有，而何有於朋友之交？死不愴情，患不蹙額，平等冤親，而何有於離別之感？

頃焦漪園爲予道李卓吾，每念及予患苦，輒隕涕，已訝之。謂卓吾之遺妻女黃安也，舉家爲號慟，而渠恬然不戚心，是既已忘情骨肉矣，而於予何獨愴之深也！韓愈氏所謂「平居酒食遊戲相徵逐，誓死不負。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毫髮比，反眼不相識，落陷穽，不引手，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此宜禽獸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蓋世誼之鄙薄至於如此。是由乎人倫者反薄，而背乎人倫者氣韻反高矣，此予之所謂可訝者也。予於卓吾兄交誠密，甯能比其妻？意雖親，豈能及其子？此真所謂生平不下淚，乃於我泣無窮也。此卓吾兄之胸襟眼孔，所以夐異於人群，而直與天爲徒，可爲智者道也。吾於今又見仲堅矣。

仲堅生而出家六十年，老在禪扃，枯坐一榻上，四相俱忘，徹入於無生法忍，於世無情尤甚，乃軫予之寥落也。以望七之年，托跡於吴門，挈侶於廬刹。重繭扶攜，不遠數千里，枉盼存於瘴海之陬。既抵寓，澡身易服，儼然升堂，道眷戀之情，成賓主之禮，慘慘然若弟子之於父兄，悲喜交集也。嗟嗟！此豈禪者之所宜有乎？此予之所以既高之又訝之，謂不但爲出世者所難，其胸襟氣韻，直與卓吾等。即游方之内者，亦可以勸矣。

昔雲居元謂三世諸佛，則是箇有血性的漢子。世祇知禪者之無情也，抑孰知其必滿襟義激，而後能奪肩拔出於火宅中，將世染累盡情拚舍，向一門超出也。故必於彼輕，乃於此重。信乎非有義概者莫能勝，非有血性的漢子莫能幹也。兒女心多，則煙霞志少，僊家亦病之矣。然則仲堅之玆行也，豈獨可爲游方之内者勸，即於彼出世者，亦可以風矣。

盧孺人墓誌銘

清江有盧弘進者，從其父游學衡，因館焉。衡人士好脩者咸與友善。已母氏以就養衡，卒焉。弘進擬扶櫬歸窆里，衡人士不忍其去也，則并留其母，請葬衡。盧生不能

決也，以質於其師見羅李子。李子曰：「首丘，世戀也。死嬴博、葬嬴博者，彼何人乎？」盧生曰：「穀同食，死同穴，且先嚴業已厝里矣。」予曰：「而言是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古之人有行之者矣。」盧生曰：「唯唯否否。」然卒如予指，卜兆於衡之白鷺港孫家坪，首壬趾丙，窆焉，而屬其戚甯叔虛氏具實來請銘，曰：「將納之壙中，識不朽。」

按狀稱：母氏饒，夙端慧，迪姆訓惟謹。甫笄，歸盧氏。盧故豪家也，夫君穎，號後池，性剛簡，以家中落，去業醫，然不屑屑銖兩。孺人躬紡績，佐之養，得姑歡。諸男子嚴訓外，督厲有加。兩女子亦並飭以詩禮，致爲名家慕。仲子尤伉倔背時趣，弱冠即棄舉子業，潛心正學。人迂之，而孺人玉之成，曰：「貧窶予甘之，以口腹急錙銖，爲兒點累，予不忍。」

嗟嗟！若孺人者，可不謂賢哉？生嘉靖戊子冬，距萬曆丁亥夏，享年六十，不爲夭。有子三人，女二人，皆成立，非無後。伯子名弘道，娶黃；次即弘進，娶饒；次弘達。女：長若任，次若文，皆適甯，爲叔虛子婦。叔虛初納采，仲子亦疑焉。予引古義譬解之曰：「放勳二女妻重華，子不聞之乎？盧氏以兩女爲甯兩子婦，何疑？」此予所謂爲名家慕者也。予雖忝梓里，何由知孺人？以仲子契，耳其概。茲復按甯狀有徵，故不以諛墓嫌，爲次其事，仍系以銘。銘曰：

是惟盧孺人之室，佳哉！葱葱鬱鬱，以蔭其後之人。

陳憲伯傳

陳憲伯者，名吾德，字懋脩，粵之新會人

也，系出宋大師冀國公詵。元初，有名倬者，爲惠州總管，因家焉。後徙新會之外海村，四傳而生封兵科給事中文鳳，實生公。

年二十五，薦於鄉，占名第二。越乙丑，成進士，授行人，捧册封藩。及爲鉅公造葬，斬斬無交私。選授工科給事中，陳粵海防，便宜中情窾。元旦日食，覘公卿護救者偃蹇，引古義飭正之。謂男教不脩，適見於天，則日爲之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婦順不脩，則月爲之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宫之職。乃往歲護月于中軍都督府，輿臺胥史，雜沓喧豗。今兹正旦，三事在前，庶尹在後，執法糾壇，昭昭乎白日青天，非復夜昏之比，乃亦喧雜如前，至有挾持茵褥、潦倒踞肆者，昧先聖之經，忽祖宗之典，忘有赫之臨，甘戲豫之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兹元夕月届蝕矣，盍先敕正臺臣，嚴糾劾，毋踵怠忽，干天譴。一時廷臣凛凛生欽翼。元宵燈織費鉅，公疏請，得報罷。無何，復有採珠命。公方攝户垣，與同官李已上章切諫。上怒甚，斥爲民。今上即位，召起兵科給事，到即劾奏中貴鄭真，以傳奉官其姪錦衣，非制，且漸不可長。而斥總督劉奸贓，不宜召用。禮部主事宋與兵部主事熊交惡，搆煽熊，爲堂卿論斥矣，公并劾罷宋。時江陵柄國，意有屬，深啣之。徂冬，成國公薨，行十萬賂，援例乞贈王，江陵力主之。公抗章，言其不可，旋因慈甯宫災，復按洪範五行休咎申論之。江陵恚曰：「安取此腐儒語？」嗾典銓者出之外。

公既守饒，以正風俗、作人才爲政之要，廣厲學官，誘進以聖賢之道。予時甫拂衣甯里，肅書幣，价兩生端請敷教。予謝不往，而公諄懇出由衷，士亦俄然顧化。他如嚴溺女之禁，減網罟之征，定湖港之税，革居貨之

奸，抑宗室之横，嚴什伍之法，繕毁敗之垣，皆種種爲地方永利。會御史劉臺劾奏江陵受賄成國，引公外補爲證。張怒甚，嗾其黨以建昌王被竊事論公失職，謫尉馬邑，而按江右者。復希旨論之，竟褫職。公怡然赴貶所，還經敝邑，兩頤爲加豐，一腹皤然，非復舊觀。予迎視笑曰：「無官身輕，豈是謂耶？」旋用薦，起補馬邑尉，歷陞思州府推官、寶慶府同知，皆不赴，卒奉二親終。制闋，起補紹興府同知，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分巡武昌道。屬巨盜劉汝國、虞孟新阻兵江楚間，旅拒王師，公毅然引己任，擐甲董旅，直逼其巢。鼓戰士，無不一當百，遂克之，瀦其穴，二渠並就馘，餘黨衆殄無遺育。已遘疾，卒于官，年甫六十二。

公丰儀端渾，喜愠不形，鎮日不發一言，寂然不見其爲簡，而人亦不疑其有他。至是是非非，義所當斷，剖析必盡。里居伉静，有司希得覯。及事關地方安危，則奮肩出負荷，如梁村、雲鄉二壘，反請材官爲置戍。島夷由厓門入，倡起義旅，并倒廪爲輸餽。里有兇狡，欲謀變。潛詣邑，語署事者豫戒備，禁不發。仍勸輸振乏，俾亂戢。蛋户寄海泊營漁，間亦有齎糧爲盜作蹻者。喜功者不復辨玉石，不得已，至列柵自固。公教令毁其柵而籍其名，閭書賴以全活者衆。縣議徙學，公曰：「病在人，不在地。」爲議建文昌閣于左方，引紫水入泮池，文風遂盛。邑瀕海阻山，居民十九憇外，請當塗爲增壘。居常以讀法什伍兩者爲致治良規，故居里守官，率以此爲上務，里閭咸化之。學問之旨，一本白沙。與予志義雖諧，爲序刻古義諸編，而於知本旨卒未契。暨讀《論語大意》，乃憣然曰：「宗傳果在是。」爲先襄敏造葬，日以

氣韻合，實始定交。予每謂生平莫逆無如公，公亦雅相推許。道善成美，昕夕罔倦。先歿兩月，緘書致囿邸曰：「古人以死報知己，今公冤錮而某不克爲鳴頌，安用生爲？」病革時，諸長子並不侍。李似齋、馬鳳麓二公實爲經紀。其後出公枕下書，大率孝友忠信，以訓飭其子弟者，且曰：「李見羅予石交，屬謹事。」其篤固不渝如此，孰意夫公遽死，而予尚蒙活，乃守株瘴海濱，不得一踵公丘壟，申曝鷄絮酒之奠也，豈不哀哉！故因覽公事狀，感而述此，以致予生死之交。公忠節在朝廷，勳猷在竹帛，信義在友朋，孝友在鄉黨，經綸蘊藉在著作，炳然可以蓋棺瞑目，而獨惜其壽不滿，以不克究舒厥志，爲世造無量之福也。然有子十人，並克紹志承學，則又爲世希有，天所以不盡公用，而俾克昌厥後者，意將在於斯乎！意將在於斯乎！

將將紀序

蓋不佞際熙恬，得優游鈴閣，既成《經武淵源》之編，蓋有慨於簪紳介胄之昵所習、互相訾。而爲介胄者，懵然不復省於兵政本原，不知此固吾聖人之能事，經籍之緒餘也。故爲摭而拾之，綱而紀之，大率除戎束伍，合變出奇，皆所爲將之事也。

昔人謂「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則所以將將者，信有道也。故復爲之探括傳記，得所爲得而可法、失而可鑒者，不啻數百餘事；其情態之異致，鼓舞之殊方，不啻數百餘種。爲之作而歎曰：「甚哉！將之難爲馭也。非是亦無由而知將將之果爲多術也。」然竊有見於御將之說，蓋不講於三代之

前。將將之云，實有激於三代之後。蓋兵民分而後，民始有舍穡事，而專力於擊刺馳射豪勇而爲兵者，於是始講御兵；文武分而後，士乃有外詩書禮樂而專務於戰勝攻取權奇而爲將者，於是始言御將。三代之前，有是乎？征苗者即平水土者，伐奄者即制禮作樂者。說禮樂，敦詩書，雖及春秋之際，選將之方，猶尚如是。此孔子所以謂「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蓋皆循循焉砥行飭躬，豈與夫嗜色貪榮、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比乎？「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最稱雄傑矣，然敬義夾持，凜然祗慎，又烏取駕馭之方？故繇漢祖後，諸所稱將將者，信多術矣，然皆三代以下之事，三代而後之議論也。雖然，道有升降，政由俗革，隆則從而隆焉，污則從而汙焉。曁於今制，變而人心不古矣，則所以爲馭將之方者，講求又烏容已哉？長於駕馭，而其事之不可摘而數者，則爲之紀以示範，而敘其事於前，得可遵，失可鑒。而其事之可指而稱者則揭其名，款疏之以示警而列於後。而末復繫以經傳子史論之愜於理，而可以爲世訓誡者。蓋上下數千百載，帝王之所以創基纘緒，英雄豪傑之士之所以銘鼎勒彝，與夫名卿喆士之所以焦慮勞思、圖回體量，凡可以善將將之方，而佐古人行事之未備者，舉於是焉萃矣。主上方隆唐虞之德，四海同風，五兵不試，家詩書而户絃誦，誠無事於用武。然憂治危明，無虞致戒，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固自昔帝王之所必蓄備，以保乂王家者也。則是編也，又烏容少哉！烏容少哉！

楊復所太史制義序

善爲科舉之學者，與性命之學一；不善

爲科舉之學者，與性命之學二。故雖有高明士，足擅場名家者，亦靡不謂學自學、業自業。工於業，必無暇學；務乎學，必妨乎業：蓋畝所從來遠矣。樂堯舜之道者，何嘗廢耕；終始典學者，未聞病築。文殊之命善財採藥也，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遍觀大地，無不是藥，遂將地上草拾一枝度與文殊。文殊接得，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故夫物何常之有？ 信乎盈天壤間無不是藥，而殺活之機括，蓋存乎其人也。如楊先生之爲制義，蓋有深徹此矣。故爲覆梓而廣傳之，以警發世學之憒憒者。

日鑒篇序

昔孔子計歲考功，十年一進級。月將日就，緝熙光明，如持左券。其旦暮皇皇，所以提撕檢照者，想見術不疎矣。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曾子亦曰：「吾日三省吾身。」「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直至終事，乃啟手足，以示門人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何其功之密也！何其功之密也！此堯之所以兢兢，舜之所以業業，禹之所以孜孜，文之所以翼翼：蓋千聖相授，守一道也。敬肆介於幾微，純駁岐於千里，電光石火，奄忽斯須，一日萬幾，可無慎與？

予淺陋，雖謬有測於知本之宗，揭出止脩，日與友朋共其磨煅，而輿衛寡閑，箴警多闕，蹉跎伏匿，鏡省無徵，亦恐徒托話言，罔臻實益，因取詩人日鑒之義，式時賢自省之科，稍加釐訂，用比韋弦，庶幾咎可徵於既往，善可考於方來。寸累銖稱，動昭鑒戒，出往游衍，如式欽承。豈緊自勗，并付剞劂，與

同志者共之，以爲考道論德之案云爾。

凡　例

一、《易》稱：「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丹書之戒曰：「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故玆以德業爲綱，以敬怠義欲爲介省。無怠欲，即以屬之敬義，於其下微點之，可紀者圈之。稍涉怠欲者，於其下亦微點之。大者則乂之，不必斥言其事。

一、善不指名，惡不昭揭。非既欲課功而復自掩惜之也，以難乎其爲言也。以難乎其爲言，因而顧望遲回，至含垢隱慝，不復記録也，功反疎矣。日考之，月稽之，且歲會之，消長犂然，有人心者覽之，能無惕乎？

一、敬怠隔者毫分，義欲岐者杪忽。《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知七情之發，少有乖於天然本色，即是欲矣。皐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者，動之最爲微細者也。是知意竇之萌，少有睽於原本者，即是怠矣。察之又察，防之又防，無過不懲，無微不紀，庶幾哉其有裨於進脩，無辜歲月乎？

一、《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夫忿與慾，信損矣。懲而

窒之，則損者翻爲益；遷善改過，信益矣。不能遷，不能改，則益者反爲損甚矣。夫諱過之自殘，護疾之非藥也。善則揚之，惡則蔽之，即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又烏取其立課功，而昭日鑒乎？戒之。

一、霜雹雷風雨雪，明晦休咎徵應，不但天時，抑亦有關於人事也。觀往可以占來，紀今且以驗後，略而不紀非也，故首之以天時。

一、酬應往還，無謂末節，交道繫焉。公私纖鉅，經權常變，學旨昭焉。曲折必當其倫，稱量各有天則。匪備遺忘，德業之實案，固於此乎徵也，故次之以人事。

一、德業原非兩事，以欲就心上考鏡，故以進德當之，而以敬怠析其介；以欲就事上考鏡，故以脩業當之，而以義欲析其介。無往非學，亦無往而非人事也，故次人事之下。

一、「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言時候，凡我同心，敬之哉！敬之哉！無以空文掩世眼，無以怠心隳歲成。湯銘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蓋必日日能新，又日能新，此苟日新之所以不爲虛負也。世之人大率暫新者多，又新者少，此所以不及古人也。尚明戒之，其庶幾乎有稽歲會，無忝實録矣。

丘隱君傳

道漓俗降，矜一節、兢一知半解，以要世資而賈譽者，多其人矣。渾然端且厚，自天植之，有古君子長者之風，蓋希覯云。

予與隱君丘沙溪，並爲南昌郡人，隱君實以女妻予，然予義不忍諛。隱君亦雅以古道相勗，不取爲諛。其操行處心，何其與世之人異耶？幼不好弄，長而能文，弱冠即不囂利名，與儕儔角競。所讀書期履實，聞陽明先生致良知學，心嚮之。水洲魏先生者，君里人，而王門之高第弟子也，介友人交之於先生。先生以爲賢曰：「篤信好學，無若丘生者。」

隱君雖講於致良知之學乎，然兢於義，不兢於知；敏於脩，不急於悟。語訥訥然，如不出口，恐躬不逮書。自少至老不釋卷，每撫之，輒曰：「有愧古人，有愧古人。」事里之長者如父，撫少者不異其子。歲饑則倒廩帑餼之，窘輒燔其券。早失怙，哀毁過於制，三載處苫帷，泣飲不輟。母年九十矣，護視如風燭，蓋曲致無方之養，人稱其孝。弟昆在者兩人耳，白首相友愛不衰。仲弟婦孀居，奬掖之，俾遂節。諸子姓諄諄飭以讀書謹禮。諸所行一切，率自至心，靡鉛飾，而又充以問學，故純懿爲里士冠。

魏先生固王門上足，而隱君之在魏門，亦幾可稱高等矣。隱君以同里故，事先生最久，故濡造深，先生亦以屬望隱君厚，故磨礪篤，所謂篤信好學，真有試而云不虛美矣。予每慨世之學士，操行者雜飾，秉心者赧誠，美名善事，率多自於比擬塗澤，而非從性天中出也，所以不足多有。如隱君行事，所謂

君子長者非耶？ 吾于今真見古人矣。 故爲次其事，表于世。

君姓丘，名价，字資翰，别號沙溪，新建之北城里人。 先襄敏亦雅重愛君，爲題其堂之額曰「聚順」，人以爲實録云。

論曰：金不較銖兩較精，璧不必盈尺貴瑩。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隱君聲施不出閭巷，不言而躬行，延及孫支，尚綿世德，雍雍然有雍睦之風，是遵何道得之？ 吾於兹論世，益有徵矣。

正學堂稿卷三十四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三十五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清遠徐兆鼎鋟梓

題徐獻和莆陽答問

昔堯之授舜也，曰「允執厥中」，舜亦曰「允執厥中」，轉相授受，如出一線。夫舜，大聖人也，明庶物，察人倫，豈不能高爲一説以自見，而顧曰「執中執中」云云，則以爲舍是無學矣。

顏淵之在聖門也，稟資爲最睿，乃夫子授之，顏淵佩之，拳拳焉捧持而著之心胸之間，罔敢失墜。故其言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雖欲罷而不能也。」則何其尊信之至也？以子夏之質比顏子，則善生意見者宜當讓顏；以顏子之睿比子夏，則篤信之守宜不及卜。乃入聞夫子之道而悦，出見紛華而悦。熒惑多塗，湮耳滔心，卒也退老西河，俾學旨之轉入支離，使西河之人疑於夫子，則子夏之不能定宗，故生意見之過也。譬同行路，期在到家；又喻覓方，主於療疾。果其到家之誠切，堂堂正道，萬古率由，老馬識途，吾將依倣，而又何暇作異同之解乎？故以文明之大舜，不能舍執中；明睿之子淵，不能違克復：而後之學者異是矣。楊朱之所歎亡羊，莊生之所悲臧穀，一則困於岐路之多，一則病於趨操之異。夫岐路何以多，則好奇尚怪，横生之意見亂之也；趨操何以殊，則忘本逐末，宗趣之乖離生之也。故追者空竭力，卒於亡羊；牧者

兢操事，總皆失守。而唐虞之旨趣荒，洙泗之宗傳隱，道術竟爲天下裂矣，蓋意見之支離，爲害如此。

《大學》者，蓋孔子所以定宗也。綱綱紀紀，昭布日星，上勘下貽，如符如券，犁然鼎立。三綱約歸，知止秩然；井分八目，本歸脩身。既爲之開啟其扃鑰，俾尋繹者不患於無門。又爲之把握其樞機，使操脩者不患於無據。其教天下萬世之意殷矣，合性命經綸而爲之括綜提撕至矣。儒衣儒冠，凡皆孔氏之徒也，舍孔氏之學不宗，他尚何學哉？

友人徐獻和，蓋與予共生于里閈，同有志乎聖人之道者也。予倡之，獻和和之，如出一轍焉。茲來二十年所矣，孤踪浮寄，引跡巖藪，忽枉飛翰之將，并以一編見寄，則其分轄莆陽，與諸生問答語也。曲而暢，肆而衍，如水行地，若無情而各止其所；如燈取影，若因物而曲肖其形。庶幾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矣，獻和真益矣。吾其如潦倒何哉？然謂吾爲非孔氏之徒，不可也。舍孔子之學不學，他尚何學哉？故願與獻和共勉之而已矣。故因其請也，爲題數言于卷端，以標其進，且以示勗。

兩京督學侍御養貞詹公墓表

詹侍御者，名事講，字明甫，號養貞，撫之，樂安人也。由進士起家，擢令宣城，治績最畿輔。天子曰：「是堪任耳目寄者。」簡陟北臺侍御，遣視兩浙鹺政，尋命督南畿學政。假滿起復，改視北畿學政，甫一載而丁太夫人憂變以去。士方喁喁然倚望，而公以哀盡傷心，倏訃傳不起矣，年甫五十五，聞者咸流涕。

古稱士處世，如錐處囊末立見，不苟濡涊。至比能言士於朝陽鳴鳳，謂足繫重綱紀。即身都將相，默默循循固寵祿，無所概於理亂治忽，以視白簡霜威、螭頭載筆，與夫子論較是非，其所裨益，大小稱量，相距可勝道哉！可勝道哉！如詹君之爲御史，良不愧此矣。國家養士二百餘年，士亦争濯磨，以古哲依倣。祖者洙泗，宗者關洛，彬彬然多理學之選，無忝祀配。而陽明王公，又特揭致良知，以破訓詁支離。白沙陳公，以致虛立本教學者，凝攝衔鶩精神，要爲有裨士尚。而一則病其翼經功少，一則檢其履蹈小疵，致聚訟盈庭，累數十載議不決。公既夙講於身心性命，而于兩先生學涵濡尤邃，乃喟然曰：「豈有堂堂大朝，可以繼濂洛關閩後者，僅一薛河東乎？」盟心屬草，備列兩先生學狀，有裨世範，無忝宗乘。旨下，禮卿議莫能奪，浮論自此熄。而兩先生之品騭以定，卒與敬齋胡公並時祔食孔子廟庭，爲代光寵。

居數載，復有鄖陽巡撫李孟誠之事，以金騰破緬功爲臺臣摭謗，傳糾劾。上震怒，逮繫廷鞫之，寘諸重典，輿論咸寃之。自閣府、部院、衛寺、臺省以暨司屬，而又外暨留都以及鎮巡撫按，下而舉監、布衣以暨外徼夷民，各披款納忠頌雪，章凡百數十上，而上一切留中，不少豁其意也。公于李雖同鄉，初未一識面，毅然爲憤發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明罰敕法，枉孰有大於此者乎？吾爲風憲官，何可負職？」沉思極慮，疏列李生寃狀如指掌，上爲特回慈，旨下部議。於是舉朝懽騰，共頌公，以爲有回天之力。

夫此兩事者，一則繫重於學問興替之機，一則有關於國典勸懲之大，乃舉朝紳諍

之不能得，而公以忠悃逼臆，片楮徹宸扆，而聖心回斡若轉圜，玆豈非所謂主聖則臣直，曠世之一遇哉！ 故論者謂公居家庭則孝友，處閭里則謙柔，褆身皭然不滓，交友然諾不移。 究學問則密叩廣參底徹，講經濟則稽古證今罔滲，蓋蔚然經世鉅工、儒紳之楷範也。 而其格君精誠，復有敻異於常儔，若與聖天子有寤寐之因緣，交脩之喜起也，謂公且秉鈞衡，大用之靡艾也，而孰意其數之止於斯耶？ 此士之所以聞訃傷心，而爲李生者，又辱公冒難批鱗爲頌雪，不覺其抆淚傷心，悼痛之無已也。

公行多善，公政多善，并家世懿德，具載公家嗣德象所次狀，將以屬世鉅工爲之表闡，故不述，而特揭其功德之大有關世教者，屬公嗣子碣之塚上，以昭示罔極，謂是足以載公之心事于不沒矣。 假令公貴有加，苟濡涊取充位，即號稱金紫光榮，爲世詡豔，以彼易此，得孰少多？ 公嘗有言曰：「大丈夫生斯世，甯玉碎，毋瓦全；甯鳴鳳朝陽，毋寒蟬夕噪。」又若自爲銘者。 由公言考其行事，亦真可稱實録矣。 其源源本本，風猷節概，信有所自來也，豈偶然哉！ 豈偶然哉！

李汝潛傳

往予感李廷唯昆弟之爲若考乞言也，謂汝潛雖不幸中道殞，未竟厥志，然卻有一般幸事。 彼其時教旨初宣，疑團未豁，而獨汝潛者見之卓、諒之深，謂孔、曾之旨，必於斯乎在也。 而惜其熟置道旁，棄而不採，湮淪簡牘間，以至於斯也，吾何幸先生之今開之也，而又何幸得與聞之？ 奮肩爲負荷，有疑必問予，亦靡問不酬。 至於今淵源一緒，皎

然如日中天，俾有志士，按圖可以索驥，不苦於從入之無門也，則汝潛之功力居多也。

大率紛拏之紊學，無以異於蹊徑之爽真。梯山航水，奔夜戒朝，甚至冒濤瀧、觸瘴癘，豈獨行正道者效其勤劬，即由曲徑旁谿，有不盡其瘁者乎？卒于抱途窮之慟，有履錯之嗟，甚至墮坑落塹，無有至止收拾，則趨向之訛，端緒之判別，計失在初也。楊朱豈不學義，其流至于無君；墨子豈不學仁，其究乃至無父。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夷、惠、伊尹，已逼聖真，孟子尚斷以不同道也，則學之難明也；三千莫不聞教，曾學獨號得宗，則學之當辨也。舊有語：「未入門者看發心，已入門者看開眼。」同一志於聖人，而不屑爲途之人也，是謂發心；同一事乎學問，而不眩於紛拏之解也，是謂開眼。中夜有求于幽室，悵悵乎其何之，豈緊無進往之心，非燭何見？則眼之不明累之也。如汝潛者，可不爲難乎？諸所問答語，今具載《觀我堂稿》、《敎學録》諸集。假令學而非也，則予言已爲贅。果其學而是也，彼所爲矻矻孜孜、窮研極慮、分漏分更、闡明開發，啟助之功，夫豈小補？真所謂不但能發心，而又克開眼者也，故能年僅四十，即絶意於進往之途。一入吾門，逼真謂聖人爲可學也。

時陽山莊公方督學，覽其乞退情詞，輒問曰：「得無從見羅年兄遊乎？其實做秀才，亦何妨講學。」汝潛正對曰：「宗師言是，惟大昭覗晚聞，計程量力也只幹得一路。」莊公曰：「審如是，予何能挽，然要衣巾否？」對曰：「不願也。」其勇決如此。滇南傳訃，同門之友共發悲慈，爲位臨哭，製辭哀輓，曰：「諸生輩雖幸遊先生門，得窺見孔、曾緒，雖師之力，亦友之力也。」則汝潛之闡明

開發，功不可誣也。禪家稱上足，不謂之利根，則以爲法器。汝潛春容博大，藹若和風，至義所當斷，如斷蛟剸兕，刃不濡血，雖盈庭聚訟莫回，扛鼎拔山之力莫之能禦。照了曉解，又如水月鏡花，朗然心目，能得于意言象數之外。所謂利根法器，在儒門中若汝潛非耶？生平行誼齒籍，有南臯鄒給諫所譔誌銘可按，此不述。而獨高其悟學之明、决志之果、啟助之力之有功於斯文也，爲表出之。屬君嗣子次之誌銘之後，以附其家傳云。

夕陽寺會記

夕陽古刹也，一名真寂。界同、龍兩邑，交距深青驛適半舍。峰巒蟠鬱，山勢阻深，屈折紆迴，入于其中者，恍然如另一區宇，忘其在于塵境也。世傳唐宣宗爲沙彌時，師事黄蘗運禪師，實遯棲此。今其刹雖圮，而其名特著於漳泉之間者，以此也。

歲丁酉季春，參藩徐君獻和，以予有道誼之承傳也，共處于閩，閱五載不一見，而察其地之特近於東山也，請於直指輟道務，而敬趨候教焉。且挈晉江、同安、南安、安溪、德化五邑士，益以莆田、龍溪、長泰、南靖、鎮海合凡七十餘人，而同安之令博暨鄉紳咸來萃止，相與究洙泗之宗傳，遡孔曾之渺緒，而以其義就質於予。予不得辭也，僭爲之開啟其扃鑰，差次其堂階，分別其先後，根極其體要。謂《大學》一經，妙在於規模之大，條貫之詳，而所以操之者有其要；根柢之極深，端緒之極密，而所以運轉之者有其機。紛然酬酢，直下可以作主；汎然遊騖，就地可以立根。故知本兩言，往謂之衍文者，而今以爲學宗。物有一條，往漫視之者，而今以爲

全學襟吭。脩身爲本，向淺言之者，而今特揭爲性命樞紐。一切若夐異於群言，而不知此固洙泗之家常茶飯，孔、曾之彝旨也，布在方策，可按而覆者也。舊有語：「聖賢立教，比於造物生人，片語隻詞，固無有不元氣具足者。二百一十五字經文，喻如八萬四千毛竅，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減，亦一字不可移易互換。必悟此而後謂之全學，必體此而後可以謂之全人。而以視班見管窺，抉摘經文，以自鳴其說者，祇見疎矣。」諸君子咸曰然，遂書以爲會記。

徐大參，名即登，豐城人，先任學憲，後陞今官，興泉，其轄地也。洪尹名世俊，歙縣人。葉諭名宗舜，建安人。王司訓名埴，邵武人。林司訓名叢，福甯人。王太參名任重，晉江人。林主政名叢槐，林大參名一材，李都諫名獻可，俱同安人。友生之與會者，曰莊鳳章、葉若琬、蔡國賓、黃唐、王玘、王天猷、王瑛，俱晉江人。曰陳懋時、洪朝冕、陳有聲、葉宗派、張汝翀、林夢竹、蔡日芳、陳龍冲、劉夢斗、陶挺、林燧卿、陳士蘭、陳士龍、陳賡、黃克家、陳士鸞、方君才、康時弼、康學顒、康麟、陳紹芳、陳紹蕃、林煒、李從可、張湅、李芝瑞、陳臣俊、周機、周瓦注、陳廷拱、王元衡、陳金鍔、陳金鉞、陳聘萬、郭元珪、葉成章、康泰、陳士蒞、陳弘猷、劉夢庚、陳蕘一，俱同安人。曰魏嶷莊時講，南安人。曰林爋，德化人。曰顧其俶，莆田人。而清漳友之與會者，在龍溪爲楊琰、吴道濂、柯方榮、蔡大綸、黃槃、吴文燿；在南靖爲黃浩；在長泰爲蕭鳳；在鎮海爲何湛。而布衣盧弘進，則楚之衡陽人也。會始于三月初七，竣于月之十一，凡四日。

題陳汝愚詩草

陳汝愚之遊學吾門也，蓋一見于吳皐清墅，再見于流坑之校書祠，三見于武夷之萬年道院，宛轉二十年所。嘗以折簡枉問學，謂妄念多而定静少。予答之載在《觀我堂集》，曰：「此蓋世學通患，就念驅逐，與念作敵，所以愈不甯静。」又曰：「心性之辨，大抵難説。渾得來既恐其歸宿或差，析得來又恐其支離轉甚。所謂可意解不可言求，只樸實頭下脩身爲本功夫，一味歸本，則止于至善的消息自在其中。末世學者，所愧負還只在此。可謂喫緊於提撕，就學者頂門上一鍼矣。」而頃來武夷，孜孜問難，乃尚處於疑信之間，何也？此豈學旨之果爲難明耶？大都世學非分情于末業，則奪志于生資，同一暴之十寒，憶鴻鵠之别至。故俾靈魂爲之散越，研慮以之不深分量，以拘天光不發，此殆非一人病之。

兹復感其以詩乞弁，爲之遡洄把玩，悉其意所注處。其所以陶冶性靈、經營慘淡者，亦可爲既竭心思爾已。如汝愚者，可不爲難乎？余既嘉汝愚之夙有志，懇懇然思欲與之日涵濡周旋，以無孤其期嚮也。而又覽其集，悦其詞之粹、作之苦，謂于西江詩派，必有托而傳也。而特惜其分量之未大滿，而徒以其業之末者成其名也。爲書以歸之。

學古堂記

昔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輒思及於狂狷。夫狂者何取乎？以嘐嘐然惟知慕古。

狷者何取乎？以踽踽然意不屑。今故舊每謂曾子論氣質，若有似狷；而較局量，卻又近狂：此所以竟以魯得之也。和光混俗，順非飾澤，合汙同流，苟爲媚悅，以博譽里黨，取稱願愨，而封閉愈深，攙搶愈茂，此孔子所以謂之「德之賊也」，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則伐木削迹，栖栖皇皇，夫孔子何脩得此？以其戴仁抱義，執德不回，以無當流湎。故制必從周，不生今而反古；行必軌哲，不狥俗而習非。此孔子之志也，即其思狂狷之心也。

遊吾門若羅生京綏者，吾取焉。其貌樸，其氣渾，而其守確。朝從予委贄，夕聞母恙即言歸，曰：「予既從先生學講於脩身爲本，是不即爲予盡心盡分地乎？」湯藥必嘗，净穢不擇，乃母氏竟不起也。羸形毁服，屏居蔬食，一切檢循古制致喪者，三年煢煢然，有孝子之風。人共訝之曰：「脩身爲本之弟子，固如是乎？往易之，兹欽之，曰是殆非今之人也。」羅生亦因是信學之果有皈依也，無少長賢愚之咸可與入道也。處則與其猶子成德講于家，出則與其士庶講於里，不數載蔚然成風焉。乃與成德謀曰：「非館則萃止無所，非田則供餽無資，盍相與捐田築室，以爲館穀。」計議既有定，乃緘書走萬里乞言。予嘉之曰：「如生志行，信可爲無忝於實慕，無辜於古人之期嚮矣。」歲甲午，以予流辟入閩陬，不遠數千里，扶攜走就業。暇日以其楓林新搆乞名額。予曰：「無他言，『學古』而已矣。脩身爲本，古學也。自堯舜以來，相傳未之有改也，自天子達於庶人，莫之有違也。敬守之而已矣。」羅生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敢不敬勉旃，以無負夫子之明教。」

南靖縣治興造記

南靖，漳名邑也。自元世建治于雙溪北，閱二百有餘禩。物阜民安，才賢彙出，稱吉壤。嘉靖辛酉懲寇難，始議徙于玳瑁山麓。水泉弗甘，果蓏弗殖，流潦縱橫，民罔甯宇。閱三十年餘，而市廂尚落落，僅垣曠土。陳侯甫下車，周覽即以爲憂，謂政孰有大於此。適分巡憲僉王公建中按部至，見與克合。乃檢故牘，順民情，議徙復。上其事監司，咸是之。而分守藩參吴公之鵬，復躬爲相度。侯乃蚤作夜思，圖所爲敉甯計。蓋既欲善所治，又將縮其貲；既欲措之安，又思節其力。凡爲城六百二十七丈有奇，門樓四，塔一，縣治、學宫及各廨宇咸具。經始於甲午季冬，而落成於乙未春仲。曾不半朞，而雉堞森如，棟宇焕如欻然，若神運鬼輸，向之榛叢茀翳者，蔚然稱鉅麗焉。

於是民意涣而懷歸，謗聲寢而作頌，思所以銘侯之功，昭示罔極。蓋不但戴侯之德，而直高侯之鑒度，謂有夐出於人群也。故能於廪帑空乏之日，經大費而帑不稱匱；兵荒凋敝之後，起大役而民不知勞。喧填簧鼓，摇危萬狀，毅然執樞，如嵩岳中立不倚。既謗之成，鑠金銷骨，當軸者亦寒心咋舌。而侯信其一是，如洪濤萬折必東。昔吕蒙城壖須，范仲淹城大順，韓琦城水洛，張仁愿城三受降，皆以落落難合之籌，卒之排衆廑而鳩工，不移時而竣事。功立當年，譽傳來禩，使非有囊括宏襟，沉遠石畫，而徒視衆口吻爲奮頹伸縮，其何以繫元元之命，而鞏磐石之安也哉！

昔越王勾踐問戰於王孫申包胥，申包胥

對曰：「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同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兹興大役亦由是矣，自非智以籌之，仁以體之，而又勇以决之，吾見慮之不審則疎，體之不悉則怨，而斷之不果則疑，侯於是備是三德矣。行且遺大投艱，秉衡爲社稷衛，豈徒芘一南靖已哉？時撫閩者爲都御史許公孚遠，按閩者爲侍御劉公芳譽，咸軫念艱危，計安衽席，與諸屬吏相應答如影響，故俾侯得有所恃，以守職竣工。至於計材量役，程土鳩工，議成之覈，具載牘中者，且采而納之郡乘，以永永垂世楷式，此不具云。

尚志堂記

温陵許君佐，蓋所謂嵚崎歷落，可喜可詫人也。生平所遭值，大與人異，其處心亦異。困則直沉諸陸，進則若躍于淵。怙恃罔依，而不爲徙倚奪業；饔飧不繼，而不惜蕩産爲資。舍犁挺，必學詩書。已復抛鉛槧，躍從鞍馬，一試于留闈，輒占名第一，魁多士，叨金紫，榮躋於帥閫。兹年四十五矣，歷官十有五載，而上無一椽爲覆，下無片土卓錐。横金衣繡，其階異，其宦同，猶然一浮寄之孤生也。

如許君者，可不稱宇宙内一奇男子哉！假令其初，少濡涊依栖，爲苟活計直，當群下走。其繼也，不撥霧另豁眼，將泯泯沁沁，守株一老禿儒。又其繼也，苟一階自滿，日僕僕問舍求田，爲裘馬衾簞謀，雖濫竽一秩已，不足比量人數，而况足取賞於士君子之林乎？兹雖處散局，日侃侃然談天下事，憤東酋之跳梁，欲奮往援朝鮮，畢死綏之志。乃

買一室榕城東，以安置其妻子，以無貽內顧，而顏其堂曰「尚志」云。因公假節，過訪山居，跽而請曰：「士之立志，無以異於射之，立的高則隨高，惟所指嚮。威所以幸有今日，敢奉教於先生門墻者，恃有此而已。」

余惟古稱志於道德者，則功名不以屑心；志於功名者，則富貴不以屑心。由前言之，許生惟不屑意於富貴也，故能破世網之沉酣，磊磊落落，見頭角於瑕冠魚服。茲且將進而與古爲徒也，不以予淺陋，謂孔、曾之旨一線之未泯者，將於是乎在也？而敬委誠受學焉。嗟嗟！許生其尚能不屑意於功名，而必以孔、曾道爲歸乎？則真可謂之能尚志也已，予尚望之。

明宗書院志序

莆故爲文獻之邦，成均外廣闢芸館，以翊宣教化，洛誦於謳之聲，相聞四野。故才美文學士斌斌輩出，而勳猷節概，足繫重綱紀者，亦燁然布于朝臺，爲清時冠。而獨郡城之内歉焉，蓋苦闤闠之靡有隙也。歲之戊戌，鄉紳主其義膠，員協其贊，而一時監司、司牧，復共嘉與以翼成之，即射圃之頹基而建竪焉。故莆城之内有書院，自今始。工既訖工，❶又以「明宗」爲揭額，蓋取往者「不急辨體，要在明宗」之句。

夫宗之所以必明者何也？譬同發軔，必辨所趨；又喻機張，必先正鵠。故孔子憂學之不講，豈繄憂過之，不能知義之不能徙，而德無自脩乎？果然，則柱史瞿曇不脩德乎，而何以見謂異端？朱、翟又何嘗不脩德乎，而何至闢爲無父無君？三聖人德至矣，

❶ 下「工」字疑衍。

乃一則病其隘，一則病其不恭，且曰與我不同道也。不知舍脩德外，復有何道？而三聖人者，乃與孔子不同乎？蓋學之難明如此，不可以不講如此。而世顧漫誚之曰何取空言，又或曰袛妨實事。則堯舜之所爲兢兢業業，孔孟之所爲汲汲皇皇，君臣師友間至卒歲彌年，都俞吁咈，辨析研窮，分漏分更，若惟恐其毫忽之或舛訛，以上孤賦予，下玷承傳，則何以故也？然則孔子之所爲憂者，蓋憂在此也。

莆雖同衆之規，乃獨異衆之揭，故往以萃青衿士，而今不分童耄、不擇韋布，惟其志之嚮於道者，俾之咸萃其中。往特以校藝文業，而今直以孔、曾爲師，《大學》爲案，日孜孜焉惟止善脩身之講。醵金者以此不惜銖兩，要爲道謀；捐田者以此不靳毁成，凡爲義勸。而又軫宗趣之未覩一是也，提倡者之不可以無人也，不以予爲謭陋，而肅書幣走友敦延之，以典司厥事。屆會之期，當塗士紳，合坐于一堂之上。考鐘擊磬，頌詩鳴絃，疇咨問難，款款然惟道是謀，惟身心性命之講。而不復蹈於功利之求文辭末，直與古庠序學校之設異制而同趣、殊時而合轍也，豈非盛哉！

丹山林公，既綱紀其事，於落成日，以記文屬之藩參徐君矣。復慮其義久而湮也，輯其事之始末，而按次彙編之，以爲書院志，而屬予爲序。偕從野彭公，率諸弟子員黄一鰲等，儼然衣冠而臨貺之，曰：「是誠有望於公之一言示的，不可諉也。」予謝不敏，然又不敢辭也。輒按籍而紀其大者，以樹風標軌，俾後之登斯堂者，顧名義而知宗之必辨，學之不可以不講也。而相率勸勉之，毋勤於始，毋墮於終，毋奪於二三之解，復化而爲藝文之圃，功利之藪也。將海濱鄒魯之

盛，且復見於今，而諸君子建創之始，志願亦不爲孤矣。

贈文林郎龍莊徐公墓誌銘

豫章自三代世擯於荆舒絶域，入春秋僅一見。東漢末，孺子興焉，實號南州高士，而後才始彬彬輩出。

孺子姓徐氏，故爲豐城族望，而孺子清潔孤寒，又豫章士望也。歷魏晉隋唐宋代，有達人名龍者，始自覺溪，徙于井岡，再徙邑郭之南岸，四傳而生欽明。欽明生律，律生詔，詔生燧，字時輝，別號龍莊，則今祠部郎即登之父也。砥節樹聲，實與祖德相暉映。初管粵桂林倉，已調辛大横驛，已復改萬全右衛倉使。稍稍涉世氛，而公性高簡澹泊，敦尚詩禮，所遊與盡一時知名士。士貧有志者，捐貲業之成；先達之以學倡者，督子姓皈依恐後。粵儲耗踰百石，倒橐貯代爲負者輸禄，所入盡以供官。兩得調，皆脱内簪珥佐費，其廉如此。

歸里課子明農，絶跡喧市，距闤僅望許，閲二十年，親友罕接其趾。月之朔望，萃里父兄子弟，揭聖諭，諄諄焉款申約，且節晦翁禮要率行之，俗爲化底淳皡。太守范公修郡乘，采其事立傳，有「正己率人，感化一方」之譽。以子貴，荷褒封，制辭謂其孝友惇倫，端方礪俗，比其視孺子韻致，吾未敢遽軒輊鐵兩。❶然要爲有光祖德，無忝於邦之善士。生正德丙子季秋朔日，以即登迎養易水，卒於邸，爲萬曆丙戌季春八日，蓋越稀齡又一祼矣。以戊子年仲春葬于覺溪之前枋，首乾

❶「鐵」，疑爲「銖」之誤。

趾巽。配李氏，贈太安人。子男三：長即登，由進士歷今官，娶胡氏，封安人；次即用，石城縣尉，娶涂氏；次即元，府庠生，娶黄氏；次即亨，早殀。女一，適萬絳。孫男四：應魯，登出；應芳、應暘，用出；應秋，元出。孫女三。即登、即用並受公指從予學，而即登端渾睿明，傑然以學肩許。莞易務，即以闡於治；讀禮，即以衍於家。扶櫬南還，一切考循古制，尤能達公志，成其美。

予蓋嘗頌公行誼，爲之祝，故知公有素。於其請也不復遜謝，而爲之銘。銘曰：

徐始覺溪，顯聞自漢。燁燁龍莊，媲美南岸。維孝維貞，俾邦之憲。前枋之原，覺溪之里。倬彼崇塋，爲光千祀。我來銘斯，施於孫子。

正學堂稿卷三十五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三十六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清遠徐兆鼎鋟梓

重修文信公祠堂記

嗚呼！二儀傾，孰爲正之？重離晦，孰爲闢之？瀾倒綱頹，孰爲捄之？則忠義之在宇宙間，人極賴以立也。然嘗竊怪，自昔策名委質，秉一節以奉主者，何可一二數？而獨文信公之英風義概，燁燁爲世口碑，如道前日事，此豈徒以其間關起旅，茹苦塗辛，獨至有可感思者乎？則以公之知有國不知有家，知有綱常不知有利害，而直以其身盡瘁，與國俱亡也。

南渡而後，宋事已非，日凛凛濱危不可支計。暨于景炎、祥興之間，兵入臨安，捧璽挈族，寄生漠土，而一二大臣，區區擁其童孺遺孤，以竄棲海畔，而欲希一成一旅之基，圖以光復舊物，此不待智者知其難也。而公起自隴畝間，寄空名於宋相，矢肩九鼎，驅蟻援烏合之聚，措足鏑端，抗軀虎吻。自贛而汀而漳而崖，卒於敗空坑，執五嶺，係累燕京，伏節柴市。以公之明，豈不知天命之已不祚宋，人心之業已歸元，普天率土，莫非元有，而故爲是以圖僥倖哉？則其所殉者義，所秉者節，而所盡瘁者社稷之存亡也。夫叩馬一諫，何能挽殷不滅，而伯夷爲之；祁山六出，曾何恢尺寸之壤，而諸葛武侯爲之。卒之天經賴以立，地義賴以扶，而萬古之綱常，

炳然星日也。公之志亦由是也，不然，則當圖回於局勢，計量於濟傾，求可求成，乃克殫殉國之忠，伸復讐之義，而君臣之大分幾於泯矣。然則公豈徒忠於宋，固所以爲萬古植綱常，爲斯世斯人永永標臣極也。

藩參京口吳公，蓋嘗抗節於省垣，披赤於丹陛，侃侃然有與公異世同符者。按漳數月，貞度肅紀，百廢具舉。間閱祀典，感公之廟祀弗肅也，捐貲卜壤，別爲建竪，而斥其舊宇爲賓館，以待往來之棲息者，而以其記屬於予。予惟公之精忠偉節，既夙所欽，而吳公際劻勷之會，有經綜之勞，乃汲汲於祀典興修，前賢褒表，其志尚亦有以大過乎人者。故樂以文字挂名其下，以頌揚其美盛，庶有激云。

吳厚菴處士墓碣

漳雖際海陬，爲閩盡界，當宋季，晦菴朱先生實綰郡符，以道德倡興，其治屬彬彬然化於詩書禮讓，號稱鄒魯。道漓世降，風教日隳，士尚亦頹靡，黄、陳兩先生後，漳蓋寥寥然乏嚮矣。入我明，而劉君名駟者，以謹禮稱。嗣有陳布衣真晟者，砥行飭躬，燕寢起居，無玷衾影，爲能續伊洛之矩。故問漳士之賢者，由前言必曰勉齋、北溪；由後言必曰愛禮、剩夫。古稱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問大夫之富，數賦以對。故觀其所對，而漳士之所慕尚，蓋可知矣。今有人而問才於魯，必曰孔；問才於鄒，必曰孟。豈由孔孟上，鄒魯遂無人矣乎？則所重者有在也。

吳君厚菴，邑之紫泥人也，名黼，字光

表。忠信孝友，洽于里黨。於父之老友某之孤窮，察父志而周之，歿則爲之斂。事叔父如父，坐必起。雖里叟，見必恭。宗之流徒者，挈而甯厥宇。歲歉發廩，優與值，不較。故誼感鄉人，來亂民葉八，等守護之報，善行多可稱。而吾獨有取於所慕尚，蓋卓然其爲古之人，而非今之人也。引而進之，確然其爲道誼之選，而非世情之歆艷所可得而濡染也。王昶者，謹厚士也，故以沈默名其子。劉屏山，養邃士，故以仲晦命所知。覽君之所以名子者，蓋有古人之遺風矣。長曰道源，字學易；次道淵，字學静；次道濟，字學權；次道波，字學親；次道溥，字學一；又次道濂，字學淳；最少道洛，字學程。何取而名此乎？君之言曰：「閩自龜山載道來始重，繼以豫章、延平、新安，乃益顯，道學其真古今第一流品乎！故吾以道命爾名，而以學命而字。顧爾名、顧爾字，承父志而勉爲儒，吾願畢矣。不義而富且貴，真於我如浮雲也。」君家世生平，具載樂安陳永甯所次傳中，此不述。而獨括其志誼之大者表于世，以爲士之處心用意，允能如君所慕尚，必以道爲學，以聖賢爲歸也，則豈獨海邦鄒魯可復見於今，而黄、劉、兩陳四君子之邃涵苦操，亦彬彬焉輩出，不得專美於前矣。則君之爲造于漳，甯有量哉？故不辭而次其事，畀道濂碣之塚上。道濂篤行淳心，實從予學，所謂能紹君志，無忝厥名者也。

董可大墓碣

董可大，名槐，樂之流坑里人也。董爲樂望族，遠祖江都相曰仲舒者，從焚坑後，潛心洙泗之業，蔚然爲漢大儒。而董常復從學

龍門，靈扃夙啟，媲美子淵，故家世相尚以道。閲我明，乃有蓉山先生出焉。而可大之兄名可用者，實翼相之，相與講明致良知之學。可大夙有異慧，既從其兄遊學金陵，歸而師事蓉山、近溪兩先生，雖日循習其説乎，而遲迴往復，謂恍然見光景之若爲活潑也，又茫然若歸宿之罔所據依也。學果如是乎？然不敢啟於口也，且不敢問於人。歲之丁丑，從友人羅惟信得予《觀我堂稿》，伏讀之，行而吟，飯而噎，怡然若有契也，曰：「是其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乎！」時以語於人，輒非笑之，甚或詆訾之。而可大持愈力，不少屑其意也。越庚辰，卒介惟信贄謁予於吴臯清墅。一見語諧，聳然異之，曰：「是豈嘗習予稿，有得者乎？何其悟之穎而深也？」惟信爲叙其由，曰：「是雖居先生門墻外，乃向在先生門墻内也。」予曰：「是尚可一日離予側乎？」因挈童孫授之館，而日相與訂商焉。于時樂士之從遊者漸以進，信受者日以多，而可大復以證悟之深者歸，爲之闡發。於是人共慕悦而向之，疑者解，詆訾者反爲譽矣。

癸未而後，予雖暫出山也，而意未嘗一日安於官。方期與諸士友爲十年之聚，煅煉磨砥於一堂，倚可大以分席之任也，而可大乃不幸死矣，年僅五十五。訃聞日，予尚在縲絏，不能爲之位，而心切痛傷之。蓋予求友久，經勘多，知士之志學者難，其人而能究研於邃密而有悟者，尤不可以多得也。往純甫殁，已哀之，而汝源、世輯又繼殞。汝忠者，雖非三子比，而於止法一門悟殊徹，又中摧，而今可大又死也。樂士誠多，儔如此數子者，在吾門屏中，甯可多屈指耶？可大家故窶，又死於疫，母亦並殁，遺孤子三人，又

弱不能振也。故予哀之甚，爲序次其志義之大都，畀惟信碣於塚，俾樂士過而顧之者，知可大之爲慕學君子也。同門友亦共欽之，知可大爲先生門下之聞道友也。死者若有知也，其志尚庶托以不孤云。

夏東昆質疑序

語云：「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後之學者，每謂聖遠則言湮。然由孔子興教後，二千餘禩，士之被服仁義，漸涵道德，彌遠而彌勤。至于今，六籍、《語》、《孟》，微詞奥旨，炳如星日，亦烏在其世遠則言湮哉？則諸儒者闡明翊贊之功，力不可誣也。彼病傳注者，病其溺心滅質耳。苟其有一班之幾乎道，可謂其僅牖奥窔于下，濟之滎光有不滿其量哉！故由漢歷唐宋暨今，士之覃精研思于載牘間者，人效其靈，期于明先聖之道。以爲世啟助者，雖醇漓膚髓，言人異于宗傳懿旨，未必概有當，而要之皆有志乎斯文者也，其功效故不可泯也。文中子所歎，蓋九師興，《易》道微；三傳作，《春秋》散。《書》殘於古今，《詩》亡於齊魯者，特偏舉其疵，謫其黑白瑜瑕之錯雜糾紛者病之耳。「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慇懃。如何百世下，六籍無一親。」淵明云云，則真有慨於士之有經而不讀，而不病於倚經而躭嗜者之爲疢也。

夏用德，於予道誼交，故於若翁爲世講。以翁所著《質疑》見示，而屬片語牖其端。撫卷往還，字研句析，覩其獨見之明，時有越出於常衆，爲前儒所未剖者，爲之斂襟以歎，曰：「若東昆者，亦庶幾其有志於斯文者乎！」《質疑》云云，誠謙之也。果其有疑義云乎哉！果其有疑義云乎哉！是爲序。

吴龍衢處士墓碣

吴母周孺人之没也，伯子自誠既以請於近溪羅先生爲之表其墓矣。越又十二年，而當萬曆癸巳九月十日，而龍衢處士君復没，自誠方遊學海南，聞訃奔歸，一慟至絶。自誠蓋篤於天常者，母氏病，嘗割臂廬墓，致有甘露凝祥、紫芝毓秀之應，人共稱之，曰孝子孝子云。兹獨不得侍嚴幃，以終罔極之報也，故其愴尤深，其摧損尤劇。念可爲不朽圖者，惟是藉大君子一言之重爲表顯。不遠數千里，間關走瘴海，求予之惠止而謁焉。予既夙不嫻文辭，而又屬意况之零落也，然不得以例解，輒按狀爲次第其始卒，以稱生志。

君生而懷奇負氣，慷慨多大節。垂髫奉祖母命，迎大父雲間，即爲名卿所賞鑒，留館肄業者兩載。學成乃歸，大父母爲悦喜。無何，大父没，兩尊人春秋高，又多病，而伯兄夫婦又繼殞，家運屬中剥。君念學雖成，而造物者利鈍不可卜，念可以計時取裕，儆旦夕之什一，以厚旨甘奉者，莫如商，便因遊貨吴楚。不五載，累貲鉅萬，不爽籌。有子三人，督教各成業，已聞羅先生倡學盱江，屬走師事。自誠雖備員弟子乎，既屢試蹶，不克稱君志。君爲憤發走之楚，越十載不一歸，曰：「吾無子，何家之爲？」已有傳自誠之割股廬墓者，乃憣然曰：「吾所爲背親戚、棄丘壟、長往不還者，爲無子也。兹其賢加於科第遠矣，吾何復滯此？」歸，語自誠曰：「兒何所懲頓自克？」自誠跪而泣曰：「皆禀見羅李先生教也。」君爲之感泣，炷香籲叩曰：「吾何以酬？吾何以酬？惟天錫先生難

老，爲天下師，爲萬世師。」於時自誠尚守塚，君亟走其孫，肅緘如上所述，侑以兩縑一劍謝。予覽之，爲喟詫曰：「今安得有如許人？其處心用意，誠有大過乎人者。」宗祠未建，則醵金爲首倡底成。馬龍、雙湖兩橋圮，奮貲爲修築。困乏者周其急，負債不償者焚其券。歲祲出粟賑貸。一切皆人所難能之事。尤崇信因果說，於梵宇玄宮之建，率助貲焉。高曠恬愉，終老閭巷，間以琴樽賓友爲娛，不俛仰一折節見官府。先没示恙，舘甥楊俊省之，亟起披衣，語曰：「吾疇夕一夢甚奇，重九後度當謝人間事。」命酌爲別，屬諸孫侑歌之，君亦大悦喜，自歌其所著「忠孝安國家，詩書教子孫。但行平等事，陰德滿乾坤」之句，曰：「是吾心也，未殫酬，子其爲我志之。」越數日，端坐中庭，集子婦進觴畢，顧謂曰：「吾以快活來，今亦以快活去，若等無苦慟感。予念遺一紙，付自誠，命秉佩。」言訖而逝。不但坦坦於利鈍、升沉、聚散、失得，而於死生、壽夭亦灑然若旦暮之期，且前知其事者，如君亦幾可稱達人矣。

君名棟，字伯隆，龍衢其別號也。先世以避兵故，自金谿徙居臨川之六都大巷里。傳七世，名遜者，恩贈徵仕郎，即君曾祖，生廷儉，廷儉生元吉，即君父，配雙氏，育子二，君其仲。生正德己卯五月九日，享年七十五。子男三：長自誠，邑庠生，娶楊氏；次自誌，娶涂氏；次自謙，娶喻氏。孫男六，孫女一。將卜吉，徙合周孺人，窆于塔岡之源。予既辱自誠知，而於公復有臭味，似惜其緣數之不諧，以不克遂晤語之願也。故因自誠之請也，爲述其志業之大都，屬採貞珉，劖而碣之塚上，以無忘世德云。

崇德流光堂記

古稱「德厚者流光」。陳之受姓自胡公始矣，故爲陳氏之子若孫，遍天下率祖重華氏。而居樂安之古塘者，斷自可知直以太丘長爲初祖。當漢末，朝之紀綱廢矣，而士節義之風興，爭以矯厲爲高。太丘公望重一時，爲俊厨顧及稱首，顧恂恂敦博，不少露齦齶，以干時之忌。於其時，節士中推長者，必曰太丘公。太丘公，雖犖犖老蔀屋，而無疆之歷葉，萬之子孫，其福德已基於此矣。

歷晉宋，代有達人，至叔達，實受學龍門，以讜直佐武德、貞觀，治爲最顯。嗣有德彰者，官秘書丞，與黃魯直太史相唱和，爲辭林重。而古塘之開基，則實始潤甫。潤甫爲人愿慤，以存德名其堂，人因以存德公稱之。子善叔，孫彥卿，並仕顯，際劻勷，有討捕之效。入我明，有季平者，以直諒蹇；子旦者，以疎財著；本誠者，以慈惻聞：皆爲士難得。至升道能倣行藍田呂氏約里中，爲訟息，明世則以孝友見旌，崇禮則樂善好脩，爲東廓、念菴、近溪諸名德甄賞：彬彬然皆好脩君子也。是又在弘、正、嘉、隆間，爲耳目及覩者也。

昔季札請觀於周樂，見舞韶箾者，曰：「大矣！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其祀百世固宜，以今觀于古塘，多君子雖顯隱異值，乃操行處心，無一不本忠厚，譬同種樹者有以培之，而無以剥之。又如作室者有以固之，而無以傾之也。則扶疎廣蔭，合抱干霄，豐棟飛甍，鞏安磐石，固其數之所必致者矣。即不必遡於重華，其所自長養封植者，食報甯有量

哉！乃今又得裔孫致和者，力紹祖風，敦行孝友，嘗以學倡興其里黨中，成聚矣。聞予説，不遠數百里枉研覈，輒憣然曰：「先生説是，先生説是。」介友人庭見于予，踽踽然趨就弟子列，且屬其徒咸來受學。嗟乎！此其心何心也？則真可云善繼述，直將遡精一心傳，以開淵源統緒，不但爲有光世德而已也。感予之爲題其額曰「崇德流光」也，曰顧名思義，後必有枉駕吾廬，覽堂題而詢其義之自者。爰述其世系，來請言曰：「是非借先生一語之揭，莫爲徵也。」輒按狀次其事，屬致和劖諸廳壁，用告來者。

書弟孟堅卷

孟堅之從學予也，蓋命之自伯父云。時予年甫冠，勉齋翁氣岸高一世，子姓侍之者，凛凛恐弗當，而顧獨辱垂盼予，至以子相委。鞠躬罄折，儼然以賓師道處之。不肖爲遜謝不敢當，然不敢諉也，故孟堅於予雖昆弟，實師友，玆來四十年所矣。及門士今稱先進者，莫如孟堅矣。

孟堅爲人敦重明博，即不必予師，可自淑，予亦何敢貪天之功。然予因是而知師友之果足爲綱常重也，即親昆弟，惟不正師弟之綱，於規厲切磋，必有不滿之分。故古人比之水，無當於五色，而色弗得不章也。師誠虛位，越在五服之外，而所以濟五服之弗叙弗親，俾夫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正名定分，比涣聯情，則必於師道乎歸宗也。

予淺陋，誠愧無可傳之學，然檢括於洙泗唾餘，冒昧提倡，以四字靈符爲孔傳之正印也。謂生民之道，必於此乎立命立心也；

堯舜周孔，必於此乎頂針頂脉也。諄諄然以此自勗，以此詔人，而孟堅者乃獨信之深、守之固，奉之若蓍龜，寶之如藥石，佩之如箴銘。一言動不楷於脩身爲本者，必飭之；一作息必無怍於脩身爲本，乃行之。間覩士之大言高視者，輒咈曰無空言，予知守此四字符而已。故得宗黨信孚，朋友義協，曰此真脩身爲本之弟子也。夫孟堅何能爾？則以師友之分誼爲之維持也。故以此行乎君臣之間而顯者，爲堯、舜、禹、臯；以此行乎父子兄弟之間而顯者，爲文、武、周、召。蓋從古如斯，所賴以相成者道，必徑於此矣。

孟堅年今六十，猶日孜孜以不克紹明爲憂，不日依炙予爲歉。頃來，既間關北遡，省予難于燕邸，玆予雖解縶，猶然在瘴海陬也。復曳屨衝炎，踵漳之東山而謁焉，曰：「楠於此實有歉於明之未能盡也。」至閱歲移時，戀戀然未之能去也。予曰：「行矣孟堅！旦夕徼天幸，且與弟共風月於龍安，殫切磋於羅麓，以無辜伯父之期待，無忝于古師友之相與，以有成也。」因書以納之奚囊底，徵異日。

盧隱君傳

自昔高人畸士，放跡于煙霞，寄情于丘壑，若渭水商巖、磻谿梁父，彼皆有沉遠之慮，龍德而隱，以混跡漁樵。下此若季主、君平、倉公、俞跗，亦灑然處於塵墟情累之表，計誠在事，其用意亦太幽渺矣。所謂「寂寞綴道論，深簾閉幽情。安知天漢上，日月懸高名」，以振奇宇内。蓋往往而是，若今後池盧君，亦庶其有可稱者乎！

君生而稟慤，不忍與流俗同操。既下帷

發憤，而又困於窶、迫於養也，不得已去而業醫。乃君之志則進乎此矣。禔身必飭，奉母養必潔以豐。處親知，分少絶甘；經寇難，奮肩底殆罔恤。課子學，背時趨，順其志所慕尚，衷情所樹蓄，蓋隱然有道君子也。彼其托於醫也，直曰：「可少致吾志，以衛生人，而匡時之急。且藉其報禮酬，以贊予之旨甘奉。而又因以締合賢士大夫之交，覽采江湖之隱逸，以足吾鼓篋懷賢之想。」其遊于衡也，甯湘塢、易蒙菴、劉仁山，皆以道自重者，倒屣與爲歡。蒙菴以二十年高蹈，里黨罕窺其面，而獨契洽君。此豈徒以其術業有過人者耶？娶氏饒，有婦德。子男三：伯弘道，能繼業；次弘進，生倔奇，恥比俗，有似狷而篤慕古之志，又類狂。至狥義之急，忘其身之窶瘁，又若有古義俠風者。嗟嗟！此其所禀受從來遠矣。緣君既澹榮肥，能慫慂其嗜尚，而又爲之廣哲匠陶冶之。若廖密齋、曾植齋、甯叔虛輩，皆俾執師資之禮，宜其見地之卓，而與衆殊也。

予雅與弘進契，而又樂于道人善，故爲君掇其大都，揭以示勗。其詳則見於羅汝存所爲狀并誌君之墓者，此不復云。

大學約言題辭

儒者之學，以經世爲宗；孔、曾之傳，以《大學》爲案。直於經事宰物之中，指歸性命之竅，故以止善揭綱，而以脩身落脉。本此之爲本，止此之謂止，真全副家當一手提挈，以交付天下與萬世也。故程伯子以爲「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頼此篇之存」，而惜乎離章析句、斑見管窺，爲全學之蠹害者非淺小也。僭以爲必明此，而後道可入也。過

不自量，既爲之提挈綱維，述古義以闡立教之宗，復以經印傳，以傳釋經，爲作考次，以訂經傳之序。而間從劄記，并以敷言，旨義稍繁。初學之士，牿於舊見舊聞，蒐括之煩，茫然未有入也。特撮其簡明者彙爲此集，題曰《約言》，而以考次箋義附之。以開啟方便之法，亦所謂不勝其愛成，恐此學之即未喻於人人也。若夫大雅君子，則奚取于此。

茹芝軒記

自昔所稱高士若孺子、淵明、兩疏、四皓，豈真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哉？特其不嬰情於世網，不濡跡於畏塗，雖居人世上，卻是出人間，此其所以高也。而世評騭，類以孺子屢徵不起，坐老山谷間，以爲絶唱。淵明後雖不仕，聊欲絃歌，亦不免爲饑寒所驅。

兩疏則僅能知止，四皓又無端出山，此皆譏評過也。不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彼數子者，亦各自有權存。故處者非矜名，出者非近利，觀孺子之語郭林宗也，曰：「大厦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甯處？」此其意亦豈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耶？即此可以概見諸君子之用心矣。彼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豈非所謂「敻不同方者」乎？而孟軻氏律之，且謂「同歸於仁」，矧伊數子，其風標氣韻，乃有異世而同符者。故吾有取其清，以爲是天之逸民也，首陽之流亞也。道無隆替，弘之在人；世何今古，維之在傑。孰謂明盛際，乃無其人乎？吾于今又見欽乎矣。

欽乎姓黄氏，名詡，嘗備郡膠員，貢天府，以經學爲士子師。兩典分校，一綰學符，恬愉澹泊，爝然不滓。清潔孤寒，略同孺子，

而挂冠之跡，又大類淵明。至白首浩歌，徜徉山谷，宛然有綺季、角里之風。孜孜問學，日邁月征，忘其年數不足與予年相若，而德過之。顧以爲是孔、曾宗傳也，吾師學而已矣，夫容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韓愈之言曰：「古之聖人且從師，後世則否。是故聖益聖，愚益愚。」又曰：「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吾誠無官之足諛也，而欽乎之忘年而爲此也，其亦有古人之心乎？是又爲彼數君子者，所未有矣。

衡茅小結，甕牖繩樞；心遠地偏，膝容天大。吾過而顧焉，菜羹蔬食，賓主甘之，熙熙然有古食芹採葛之風，輒援筆爲題其額曰「茹芝」，而論著其意如此。後之欲知欽乎者，必將有考於斯文。

正學堂稿卷三十六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三十七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後學泰和劉一陽鋟梓

南安縣修城記

海南袁君之爲令南安也，屬關酋起海上，噬齧諸島嶼爲雄，鴟張虎視，日蠢蠢思與大邦爲仇。兇焰所震爍，莫敢保甯宇，而東南諸畔海地，痌瘝尤棘，致厪廟堂宵旰，圖所以計安疆理，謂莫如固圉便。

袁君性敏强，至則承德意撫循其民氓，而周覽其郛郭，蓋頹然不足恃爲固也。則計材鳩工，上其事監司，一如指出帑金六百有奇，而攬民用歲仂五百有奇。已復罄，殫已俸薪佐所不足，創城之角樓者四，飭敵臺者五。雉堞之阤壞者脩之，馬路之欹反者築之，甫半載而訖工。嵯峨鞏固，蔚然周垣，稱雄鎮焉。民老稚仰而瞻，俯而憶，相與頌曰：「自今即有意外警，其庶保居康，以無逋竄，是果誰力乎？」則相與謀走漳，求予之鉗止而謁焉，曰：「願乞公言載不朽。」且曰：「君善政非獨於此。凜然玉瑩，莫敢干私。裁剖刃游，庭罔留事。權豪矗峙，干謁屏竇。老胥錯蠹，釐剔風生。巨猾占籍，詭逋相踵。法立信孚，供輸恐後。徵發紛糾，氓庶竦駭。抗牘豁停，户胥安帖。而又崇飭黌櫺，濬疏泮濁，身自作師，諄懇導諭。故俾士頌民懷，風清敝絶。兹特其保障之一端耳。」

予耳而嘉之，謂世之善令，孰有如袁君者乎？始南安未有城，前令夏君汝礪實創

之，民芘以安。閱茲三十年餘，倭益橫而城益日就圮，而君繼之虔始厚，終兩濟其美。夫用民雖春秋，政所慎重，浚洙築囿，一切紀録。然於城惡衆潰，俾民罔據依，亦未嘗不揭之示烱鑒焉。彼南仲以朔方興詠，而子囊以城郢賈怨，亦顧其時與義何如耳？君蓋嘗講于知本之學，規爲注措，於本末始終先後，一一處之當倫中窾，故雖舉盈時詘，而絫不聞糜，民不告病，子來兢勸，不彌朞而畢緒。崇墉仡仡，直與天壤共其敝也。假令關酋即不死，風濤倏忽，民可恃無悚，而況其席主德有磐石之固安，而無覆隍之患也，豈非幸哉！宜乎民之眷眷繹頌而弗能忘也。

君名崇友，東莞人，爲侍御聚霞公家子。侍御立朝有大節，而君最吏績，當上科，且踵芳武，去而羽儀天朝。爾民能戴之，得而私之乎？吾行拭目以俟之矣。董是役者，爲邑簿方，庭塾亦與有勞焉，法得並書。

知本治規序

昔孔子志大道之行，寤寐欲興東周之理，而願莫之遂也。退而序《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彬彬焉備素王之經制矣。猶慮夫淵源一緒，汩没於載牘之間，循沿而無其據也，特作《大學》一經，貫性命之宗源，羅經綸之法象，手授曾子，以貽天下來世。乃揭學之本，歸之於脩身；指學之訣，歸之於知本。直于轇轕紛紜之中，示以至止歸宿之竅。使人執之以自淑，則家國天下之柄在我；運之以應務，則均平齊治之用咸宜。在家則身乎家，脩其身而家齊；在國則身乎國，脩其身而國治；在天下則身乎天下，脩其身而天下平。

以今觀于二典所紀：堯明峻德，而九族以睦，百姓以親，萬邦以和；舜躬玄德，而以之慎徽五典則從，以之納于百揆則叙，以之賓于四門則穆，以之納于大麓則烈風雷雨弗迷。三代哲王，率由斯矩，遡承一緒，星日可徵。蓋上下數千載間，其臣主之所共憂勤，廟堂之所爲摹畫，孜孜焉惟是敬天勤民爲務，而要以慎厥身脩爲本，謂「邇可遠在兹」，「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也。故敢斷以知本兩言，爲千古經綸秘密；本末始終四字，爲孔子一生悟門。由此而出者謂之天德，謂之王道；不由此而出者謂之義襲，謂之霸功。此孔子所以謂「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他日稱舜也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而子貢亦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蓋君道與師道合爲一轍，故教本與治本易地皆然。所謂「異乎人之求之」者，夫何求哉？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已矣。

下及周末，此意漓矣。故以子産之賢，不免取功於救世，使民棄禮而徵書。然其芳軌遺風，猶有未盡泯者，就事論事，尚爲不乖于施爲錯置之序，於知本之意有庶幾焉。故今所輯，雖以典謨、訓詁、洙泗爲宗，而于其後義之協者，亦并採而次之，而合題之曰「知本治規」，以私自淑，且以示夫同志。俾由《大學古義》而入之，則可以概孔學之章程。由《觀我堂稿》而繹之，則可以研入手之旨趣。由《道性善編》而勘之，則可以徹不二之宗源。由《論語大意》而參之，則可以破似是之遷惑。而又執此以往，以究觀經世之大用，庶幾哉其無孤于孔、曾提倡痌瘝之思，而三代之治，亦可興矣。

南靖縣安福禪院會記

予寂處東山者，三年於此矣。武夷蓋邂逅而遊，予無心焉。南靖之會，亦邂逅而合，士子無心焉。時尹南靖者，爲新會陳子，而閩縣葉子爲之師，於予並有道誼。素聞予之道當出靖也，欣欣懷悦喜，謂士習之頹靡將於此振也，離渙當於此萃也，學問之風教當於此興也。爲之倡興聯束，合郡邑士若干人，萃止于縣郭之安福禪院，而謁予敷教焉。

予曰：明學淑人，士職也。身到學俱，何往而非盡分地，其敢以羈旅辭？後世直以當官舉職者爲不愧素飡，曾不思天生民而立之君，不但牧之，亦使師之。故學者所以學爲君，不但爲師也。孔子洞開慧視，徹見性原，挈出脩身爲本，直以崇品編氓比夷分量，蓋有鑒此。貴賤之等自是截然，論性分，則真所謂兩無加損也。明此以爲君，堯舜其隆也，故忘分下交，直與稷、契、臯、夔之倫相與講於廟廊之上。明此以爲師，孔、曾其盛也，故量分圓成，直與三千、七十之徒相與講於洙泗之間。故明學淑人，士職也。一日而離群，即一日而廢學；一日而廢學，即一日而曠官。世祇知頌雍熙之盛治爲比屋可封也，而孰知其師讓臣鄰、都俞吁咈太和之氣，洋溢於廟堂，以迄于四海，功德之所自乎？故家有會，則父子親而兄弟睦；國有會，則仁讓行而風俗美。紛紛攘攘，趨利趨名；一膜否臧，休戚罔與。誰復識性命身心之當講者？故夫會者，所以喚醒人心之聾瞽也，所以提策人心之懈惰也，所以收拾人心之散亂也，所以破除人心之沉痼也。此孔子所以謂「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而世乃曰「貴在

行，不在説」，相與會文則會，會利則會，會技藝則會，會遊宴則會。役役朝昏，終其身道義之言無由而入耳也，行安在乎？故有德之不脩之實志，則必有學之不講之深憂；有既竭吾才之至心，則必有終日與言之密勘。三千、七十，依依孔氏之門，直將師友打併一家，此其傳所以竟千古也。儒衣儒冠，誰云不自孔氏？自利自私，顯然背棄。此士職所以不脩，而學術竟爲天下裂也。瘝官曠職者，人共訾之。索處離群，獨善以自養，則莫知愧素飡焉。此孟子所以謂「君用之安富尊榮」與「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其功用適等也。必如是，而後爲無虧於士職，無忝於愛成，無孤於上蒼之寄荷也。

陳君既已相原隰之宜，圖保障之固，徙縣治而一新之，所謂富而教之，茲維其時。而一時民望依依，又若子弟之於父兄，惟其意向之所指使，而莫爲逆也。清漳固昔賢過化地也，有海邦鄒魯之稱。惟令繼今而往，時儆其怠忽，而按期臨蒞之，將俾家孔、曾而户脩止，彬彬然復見海邦之盛事，而一時之締合，乃不爲徒文矣。陳尹名宗愈，葉師名公亜。會友李寘，豐城人。盧弘進，衡陽人。賀絢，大埔人。吴道濂、柯方榮、陳君相、林一鳳、汪有泉、洪啟源、王家相、吴東震、郭紹皐、蔡大綸、林士英、柯紹皐、蕭鳳、洪時蕃、黄棉、黄棨、黎時熙、黄集、黄檠、吴文耀、倪葵、陳翼飛、李應荆、蕭育源、洪時範、林旲、趙環、戴夢龍、李光先、魏琦，俱龍溪人。洪朝冕，同安人。柯萬梯、陳嘉節，莆田人。李烱，海澄人。張誌、王任校、陳天珠、王廷啟、王汝礪、王盛、黄子頤、黄浩、王邦暘、陳光猷、施廷賚、陳金聲、陳九洲、黄學曾、楊炌、戴文、吴世株、林引昌、陳玠、陳宗徹、陳汝

器、余秉成、黄拔、韓紹琦、陳存仁、陳日熜、陳紹冕、陳中窾、許鯉、許子琬、許有孚、許廷縉、徐文炳、顔鍾睿、黄鳳岐、陳家棟、吴宗譽、陳尚錦、林日甲、楊良林、盧耳高、王廷、蘇信、龔希尚、王命撰、陳江、洪世隆、蕭世祥、許震亨、韓時霖、余曰有、黄文寅、黄文懿、黄椿、蘇可相、黄致中、陳懋良、李癸進、黄復春、陳鏸、宋君起、蔡元顯、陳王佐、龔希啟、王佐才、游堯天、黄宇文、陳昕、陳欽命、王楓卿、林子奕，俱南靖人。時在萬曆二十三年冬仲之望前二日。

唐絶雅銓序

古稱「詩言志」，有志則言，無志不徒言，此古之詩所以與今異調也。未有無其志而强爲言、非所志而必襲爲是言，以效顰學步、取歡於世者也。此後之詩，所以不古若也。

詩者，人之情性也。謂三百篇後而無詩，是情性并亡於天壤間也，不然也；謂三百篇後而尚有詩，是聲韻直寄於篆刻雕蟲之吻也，道不似也。僅覩者其騷乎？以其發于悃忱忠篤，而優柔婉惻，比物引類，藹然有古諷諫之風，下此則古體耳。歌行絶句，雖不足進而方軌，而繩削稍不煩銜口肆意，猶有款款見情實者。蓋至於近體而風斯下，三百篇之風規，幾爲絶響矣。故文俳而格斯卑，詩俳而雅道喪，起八代之衰，變西崑之體，此昌黎、廬陵之所以爲有功於斯文也。予往以子美比雄退之，由兹論乃不能力追古作者以振頽風，而直攻苦駢辭，以成末習，則子美實爲之也。蓋格套之文不除，雖高才不能以踵漢；俳比之調不格，即殫力不能以追唐。而典謨風雅之盛致，益以遠矣。

予今所銓者，絶句耳。以爲雖未足進乎古，而披款露心，猶有若天籟之自爲鳴者。於言志之意，爲有當也。居閑採擇，冠以杜、李兩家，而餘以世序之末，乃繫於女冠仙釋五七言詩，共得如干首，析爲六卷，而論著其意如此。

題張子環雲東譚藝

詩賦之取士，若爲無裨乎？以篆刻雕蟲敝精神於片詞隻韻，爲風花雪月藻繢虚光，而於身心性命爲無當也，故謂之空言。以厭棄其空言也，而易之以經義。所誦習者率皆理性微言，所紬繹者罔非經綸實事，搦管濡毫，往往遊神於冲漠，陟降于黄虞，宛然喜起之，親承羲皇之覿面也。若將以口代天言，而非直爲光景之描畫已也，乃亦於身心性命，了無有關涉也。

未達則刻意以工之，既達則涣然而棄之，若魚兔之筌蹄，竟爲無用物也，則何以故也？飾也。不嘗聞優孟之爲孫叔敖乎？被服孫叔也，劍履孫叔也，而其中則未必孫叔也，冠佩解、意態見矣。狐之假虎也，爪甲皮毛，有一不虎者乎？而肝膽則猶然一狐也，疇則畏之？故至於爲飾，雖經義亦空言也。孟子所謂「服堯之服，言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者，謂其行之無一而非堯也。假令但服其服，言其言，是亦假虎之狐，而飾貌之孫叔也，烏在其爲堯乎？蓋空言之爲敝如此，乃世所尚。又有可訝者：惟相率而爲空言也，則奬掖之、培植之；有一人而洞洞焉屬屬焉必實體之，以求無畔於聖人之教也，則群訾而笑之且擠抑之，以爲是立異好奇者。嗟嗟！此固空言之所以日滋，

而實行之士之所以不多見於天下也。蓋葉公好龍，貌之惟恐其不似也，一旦真龍降，反駭而走矣。由世所尚皆葉公也，直可爲畫龍以媚悦之，而可效真龍之降止，以翻易其視聽，俾之駭而走乎？

温陵張子環，制義之工不待美矣，而吾獨有取於其爲人。蓋確然心孔之心，而學孔之學者也。其所著經義，雖不必詭時，而所操脩，則要爲履實，蓋詞與誠兩協者也。以予有一日之長，庶能具隻眼於文字外，不徒爲悦其似而不賞真者也，乞一言以弁諸首。予亦嘉子環之能爲真，而不取徒飾也，故爲之序。子環名維樞，晉江人；弟維機，字子慎。並從予遊，可稱雙穀。

爲吴有恒書卷名自誠，臨川人。

昔人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立愛自親始」。世未有不愛其親，乃能愛他人者；然亦豈有能愛其親，乃不能愛他人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蓋合家國天下而成其身矣。

吴生有恒，往傾蓋感予言，即歸隆母養，爲之割股。廬墓者三年，純心苦行，彰明較著矣。予嘗簡致之，謂眼前一段，自了母分上事。嚴親在侍，一日疎違，即于初志發心，併爲虧損。嗟嗟！世豈有能致隆于母養，乃虧節于父事者乎？予言爲贅矣。玆復乘色養暇，請于父，不遠數千里，走省予難於圄邸。其行也，衆難之；其至也，共高之。嗟嗟！世豈有能致隆于父養，乃虧節于師者乎？人言爲贅矣。福堂參扣，道義孜孜，席藁床笫，無方曲致。予何德足當之，立愛自親始，真未有不能愛其親，乃能愛他人者，吾於生有感矣。

歲晏言歸，依依未忍，予曰：「行矣吴生！盧貞甫，艱貞過金石，可以代生事，且幸其無二親之絆也。歸甯而翁，是即所以甯予志也。世又豈有致隆于師養，乃遺養于父者乎？公論幸昭矣。天王明聖，劍江汝水間，行且席霈恩，與生共切嗟萃止也，而胡久滯此。」吴生乃唯唯，瀕發，出卷請書。念方意況之零落也，其何以益生，惟敬守其所最初發念，以奉而母者舉而措之家國天下，裕如矣，豈徒以篤師義云乎哉！豈徒以篤師義云乎哉！

祭陳象成文 名大武，建安人。

維萬曆丙申春，予既哀徐志英之亡也，爲文以吊之，已復傳劉敬止訃，爲之揮淚不自禁，曰：「嗟乎！何天之不祐善人一至此。」届秋之杪，復傳象成訃，爲之愴顏歎曰：「志英死，吾意已不堪，乃敬止復死，而又繼以象成也，吾其何能爲情耶？」

閩士之知我也，半多在徐獻和督學之後，而象成之私淑予學，乃獨在予守官滇南之辰。以趙中丞爲予刻《觀我堂稿》，而象成偶得之，爲之浣襟莊誦，豁然有契也，曰：「此孔、曾宗傳也，吾師乎！吾師乎！吾何不幸而不生同其地，以與諸士友者日涵濡于劍水之濱乎？」癸巳之冬，予始負譴入閩，憩止城西驛舍，青衿之士，咸來萃止。時象成已不隸膠員數，亦同衆趨風焉。人皆訝之，而不知象成之已先彼十年，爲予遥禮之門生，得宗之弟子也。宛轉遲徊，亟欲走漳之東山請益，未能也。越又三載，乃得奉教于武夷之萬年道院，以簡牘所研窮者，轉爲面受；以意見所摹擬者，出爲親承。相悦以

解，如魚之得水；豁然有徹，似從髻獲珠。曰：「吾乃今知嚮者之尚在先生門屏外也，吾乃今知嚮者之尚滯于言語文字間也，吾乃今知知本之果爲《大學》立教宗也，吾乃今知知止之果爲《大學》入手竅也。先生其真丈夫天人師乎，吾不能鞠躬盡瘁于止脩之學，甯不愧？曾吾不能恢廓頂當，以弘毅盡分，何以面孔？茲予雖旋里，而敢有負先生之教，以不自勉旃非夫也？」

予壯之，謂建州之一脉，將於象成乎有寄也，此予於敬止之死，尚有望象成也。乃象成亦不幸死矣，是豈獨天之不祐善人。蚩蚩蠢蠢，人百其年；汲汲皇皇，惟學之依。必欲與古爲徒，反奪之籙焉，豈天之并無意此學耶？吾雖不欲爲三子悲，能無意學？吾雖不欲爲上蒼哀籲，能無意三子？故始吾之哀志英，猶可言也；續吾之傷敬止，尚可解也；茲并三子殞矣，吾所夙委寄于建州，以闡教分猷者，不竟爲寥寥耶？此吾所以不得不悲也，故復爲文誄之。吾豈獨以誄一象成，固所以誄敬止，且以再吊志英，蓋以是三子者之庶將爲建蓍蔡，非初學士比也。三子皆知學者，身可没其精志密脩不泯之意氣，固燁然在宇宙間也。一觴灑奠，淚與之俱，不亡者存，知乎不知，尚饗。

曾恒愛字説

樂安曾生維僑，嘗備邑膠員矣。已乃貲遊太學，橐饘省予難于圜邸，予嘉之。自是每令節，必謝招邀，卑服雜輿臺入。侍人曰：「此何地，而君故卻譙歡就之乎？」曾生曰：「予師在禁，予愧不能叫閽爲師頌嗚。際茲辰，何忍躭娯樂自便。」予聞益義之。

已事竣，猶依依然戀未之去也。予曰：「行矣曾生！情無窮，分有限。」生因跽而請曰：「必不得已，敢以僑字乞先生一言，置座右，如侍先生可乎？」予曰：「頃答恒愛書，尚存記憶否？謂皮毛之説，爲見尤支成位。其中頂天立地，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後之軀殼此身，而挽攬天地萬物爲一體者，敝正坐此也。真所謂二之則不是也。」又曰：「有筋力者常少有筋力，又怕激昂之虛氣或多；有悟解者誠難有悟解，又恐涉獵之精魂稍薄。莫善一止，莫妙一脩，湊底收凝，管歸一息。徹忙徹逸，無始無終。天高地下，何者而非一體之所圓融；嚬笑豆觴，何者而非一脩之所當檢點。有何顱頂之尊，有何踵息之賤，貴心志，賤皮毛，真所謂二之則不是矣。惟生敬守此，庶其可以言。恒味此，卒無負，乃真可爲能用愛。愛師，愛也；愛身，亦愛也。未有不愛其身，而能愛他人者。行矣曾生！身到處學與之俱，何往而非師側。天日庶有開，旦夕且與生共徜徉于劍水羅山之間，以相爲伴奂優游也，而胡戀戀於此。」予故不別爲之説，而直申此勗之，用以考徵他日。

贈徐翰明序代作

歲壬辰，予與二三同志舉燕臺之會，以究知本之宗。翰明徐子吶若不出口，退若不勝衣，而嗜尤篤，究研尤邃，間以語予曰：「知本足乎？」予曰：「先生之教不云乎，《大學》之書，蓋自天下之遠，反之國家，而統于身，是由遠以及近，而性分之體量全矣。卻自心曲之微析之意知，而通於物，是由裏以及表，而性術之精微盡矣。此所謂合家國天

下而通爲一身，合齊治均平而通爲一事，合格致誠正而通爲一脩，故又曰格致誠正其功，齊治均平其事，家國天下其所處之方，直將崇品編氓，比夷分量，敢以布衣韋帶，肩荷乾坤。蓋人人有家國天下之分量，故人人有齊治均平之責任也。盡矣，無容有剩詞矣。」曰：「然則止脩並揭者奈何？」曰：「先生之教不云乎，脩身爲本者，止於至善之竅門也；止於至善者，脩身爲本之命脉也。故曰止爲主意，脩爲功夫。」又曰：「真止即是脩，真脩只是止。格致誠正，凡皆所以爲至善作隄防也，爲止法效疏附奔走也。此《大學》所以雖秩然分八目，而必本歸脩身；雖犁然揭三綱，而特約歸知止。此直下貫性命經綸爲一事，統天德王道爲一宗，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此學之謂也，而可二言之乎？前此所以誤，只爲不知知本爲《大學》立教之宗，知止爲《大學》入手之竅，脩身爲《大學》歸止之的。所以訓詁詞章，弊於宋者，固以格致爲宗，而喚起天下曉得求心；振於明者，亦祇以致知爲奥。故由舊説則要緊全在格致，而知止甚輕；由今説則立命歸根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照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此誠孔學不二之宗，先生創開之悟，而有志斯文者，所當諦思而密講也。」

徐子豁然醒，恍然如有見，且歡然若有慶也，請於會友曰：「予雖幸遊先生門，荷諸君子教，驟叨秩，悵其去切磋之速也。兹經里，又適家大父暨家嚴初度綵衣觴祝，人以爲榮，而予謂忝通籍，必以道爲學，以聖賢爲歸，乃可爲榮親之至者也。請即述所聞以歸爲祝，且以善里之子弟，引而伸之，又以善所治。俾蒸蒸然騖聖躋賢，以班於鄒魯也，庶

有豸乎？」諸在會者咸起贊曰：「善哉！徐子之爲志也。不獨成其身，且以成其親；不獨善其里，又以善所治。所謂合家國天下而成其身者，用此道也。他日廣洙泗宗風，紹孔、曾懿矩，爲師門壽學脉者，非徐子而誰乎？吾儕有望矣。」思欲別爲說，以爲壽筵增飾，爲兩尊人光寵者，何以易此？遂次第其言，納之攟囊以贈。

正學堂稿卷三十七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三十八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南昌陶拱聖鋟梓

答樂石梁書

熊益中使者至，將到公委質吉牋，并以賤誕遐祝，而又覆梓《大學約言》于邑齋，以廣宣教旨，誼何高，意何厚。此真求之古人不可有，而况若今乎？

半生謬妄，爲學求人，仰企環轍之心，絶非干主之故，幾若負建鼓而求亡子於道路。故得六籍，昭垂繼承，有賴一經，貽訓嗣續到今。假令獨明之而獨傳之，將教外之心旨誰與寄乎？脩身爲本之旨，公諒之審。心此正、意此誠、知此致、物此格，公必知之矣。家此齊、國此治、天下此平，公知之否？德此明、民此親、公必知之矣。至善最無形聲，亦於此落脉，公又知之否？知止者以開啟其尋覓户門，知本者以括綜其把握樞要。一脩身而能事畢，真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其中矣，而非豪傑之倫而誰與共此？

都下一時幸多同門友，且皆良益也，不必廣招邀，只此學同志一者，相與按期會，而聯屬切磋，自然志意不頽，檢脩加飭，而孔傳宗趣亦日研日覈，昭昭乎如日中天矣。拙稿以去，力不能將，姑以俟之。方伯文起復，又可具也，而先此附差，以答謝高誼，病體草草。

答天中書院會友書學博春元貢士、生員共四百二十五人。

洛閩距地幾將四千里而遥，周情孔思，寤寐羹牆，信哉曠世可感。吾於多朋，何曾有半面之交，徒以一思誠導之，而衆友遂群然慕而嚮之。至越脩阻之山河，爲臯比之擁事，真曠世一心，千里猶同室也。然豈繄思誠之所能導諛，則以孔、曾之宗傳，庶其在乎此也。

僭每謂理惟一是，人則知之，至學無二宗，人或未之知也。不知理既無有兩是，學又安有二宗。故不但虧體滅親者之與我異道，即同一儒者之倫，共造聖人之域，尚不免有毫忽舛訛，以自乖於宗趣。故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又曰：「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則何其旨趣之難明如此也，雖然宗傳固在也。惟不以沿習紊其紀綱，而直從至善覔宗；不以章句斷其氣脉，而直向脩身落脉。始之以知止，要之以知本，真炳然洙泗之淵源，確然萬古可依倣。儒衣儒冠，誰非孔氏之徒也；相應相求，固宜其鍥勘之不爽矣。雖然，學問明之非難守之難，故始事不難終事難。曾學何長，惟在敬守；孔聖亦何多，惟是不厭。修身爲本，四字靈符也，宣尼之所親手挈也，敬守之而已。將神化性命，總歸裹許，而又何多羡乎？

思誠寄到習課，覽之當倫中窾，一脉頂針，不殊覿面，此真可云洙泗之正宗，而印心之符券。面思誠即面孔、曾，而又何至厪皈向之勤惓，爲岡陵之遥祝，誠愧之矣！愧之矣！念無可用報者，且友多，勢不能以遍及

也，輒以拙刻十五種，共四十七册，附致天中書院貯之，以備衆友公閲。嵩毓公生未有交，徒以多朋之重過，示褒表，覽之感銘汗浹，附簡一通，希轉致謝。僊鄉距閩地誠遠，而抵江鄉則非大遠，天果有意斯文乎？則羅山劍浦之間，其萃止真可跂而俟也。書必以遍致多友，毋俾一遺。

答楊惟謙書 名大有，建安人。

問：大有久沐教澤，悟知本之學，握經世之宗，直透性命之竅，以此自淑，即以此淑人。第人各異學，即同門友亦抱異見，言人人殊：有謂知本爲本體者，有謂慎獨即知本者，有謂知止即知本體者，有舍格致而不言者，有輕脩身而重知本者，有只重脩身爲本一句，不必在八條目上做功夫者。又謂家國天下心意知物皆是末，齊治平格致誠正皆終事，只脩身爲本是知本知始者。大有屢言其非，而彼莫之信也云云。

聖經宗趣，昭揭如星；萬緒千條，總歸一貫。只揭出脩身爲本，家此齊、國此治、天下此平，蓋身外無有家國天下也；心此正、意此誠、知此致、物此格，蓋脩外無有格致誠正也。不但此，德此明、民此親、善此止，只一脩身爲本，便括到底，而學者苦不知也，致令多生意解，横起支離，有如來簡所陳，無足怪矣。然卻有一法，《大學》者固六籍淵源，而鄙所著《大學約言》，實全經旨趣。初纂之，直以省學者蒐括之煩；既刻成，業與定一背誦之課。謂無論長少新舊，已出仕未出仕，但遊吾門者，必讀之萬遍千週。蓋必辭洽而後旨融，旨融而後意端不雜，而諸所揭

紛紜疑詫者，不但不以挂於口，亦不以之萌於心矣。

苦病臂，不能多作解，且以爲不足解也。果其真有志乎斯也，直敬遵師訓而熟服之，亦不待解也。只爲世之實要學敬學者少，而實信師尊師者則又少矣。既不肯反以實體諸躬，又不肯密以敬脩乎業，而徒憑臆決，妄肆雌黄，則雖至於萬别千差，以轉爲熒惑，亦何足怪乎？思翼、仁甫、國聘及林、吴兩友，俱有書至，以臂痛不能普作答，而又苦去友之行迫也，各以一帖見情，面時并出此屬之，人寫一篇閲之，即所以求益之方，道莫徑於此矣。貢事匆匆，度契不能過此。秋末冬初，匡嶽必且入武夷相侍，胸襟氣味，果有以大過人者。升沈利鈍，毫髮不以屑心，而獨汲汲皇皇此也。惟謙彼時尚未北，猶可及面也。

答王體潤書名瑱，邵武人。

廉勤藻雅，蔚然六館之良。貞陽榮轉，慶有階矣，胡乃遽爾摧折？譽甫騰而謗躡至，豈屆考期，倏增飛語耶？爲之悵悵。

朝報未見，札至，始知咫尺之間，竟睽晤對。自屬公氣體偶違和，得無襟宇亦因之太寥落耶？仕路羊腸，世情風雨，從來如此。不然，孔孟何以終窮，眼前匡嶽便是樣子。二君固同出吾門，知匡嶽處此，必且有展拓胸襟，另作一眼者矣，惟公勉之。氣求聲應，何地無賢，昭武民淳，士習尤樸。卷同安之所設教者，以載宣於里黨，其有不焕然興起者乎？如此，則公雖退處丘壑，固自有明學淑人無量之職業，莫大之經綸也，亦何所吝情留去。

朱、徐二友，往有書，其氣味率堪琢。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知可與共學者，不獨在一人也，面時致勉之。謝伯元雖隔縣，其肩當氣岸尤傑，必寄聲聯屬之。使者立待，草草。

答杜希登書名泮，南昌人。

理惟一是，到致一處，則見不復可易。學無止法，故雖至耳順從心，亦尚有進步處。故頃有叩予之進修履歷者，僭答之曰：「三十年體勘兹事，覺得意與日新。底戊寅而後，見乃稍定，不復大增益。閲兹二十年來，揣量卒無改，而惟此對境臨爐，漸磨涵濡，乃有時異而歲不同者。」故來書前一半所云「年進一年，歲明一歲」者，正屬理上之解，即未覩大圓，次當融渾。後一半所云「氣質之偏未袪，意見之室未化，名實之歧未渾」者，則屬造詣分上事。前塗景勝，儘是無窮；殫力消磨，未易脱化。而急欲臻止上之圓機，覽本中之妙趣，宜其手勢階梯之未易以湊合也。念契遊吾門，彷佛三十年來，指陳磨勘，何止十回。然如此番者，則真爲進詣之有地分，不復廑顧瞻遲回，而直可從中管攝皈依，以趨脩於美大矣，爲快如何！

涂及甫所著《證學記》，契必見之矣，而累簡未之及，豈於意有愜耶？謂蠡管之測，果有待於帮貼，義乃備耶？

答柯宇徵書名方榮，龍溪人。

七載居漳，日勤礪淬；良朋景附，鐘磬相聞。豈緊乏嚮道之人，且半多開眼之士。未班洙泗，有忝顔、曾，直以談止不實止，談

脩不實脩，脚跟下一步地未曾穩固，有如來簡之所云耳。至於當場之際，最有病於護短心多，求益志少。半月爲會，工力已疎，竟寂不言，會者何事。又有如來簡所慨，德之不脩，風之不暢，職此其由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蓋是孔子教人成法，惟宇徵其力任之。嚴以前之病證爲戒，而刻以後之砥踐相觀，乃庶幾哉無辜於師門期待，有光於先輩之遺風矣。

天寶會幸不廢，最善者在遞互提策，所謂「有朋自遠方來」，要以新耳目，起精神，原非爲多事也。雲陸公雅意欲振興，頃覽蘭居爲介紹，大爲喜。謂是奮起一機，而隨傳報命，已簡陟於西川也。優鉢曇花，原是曠五百年而一呈瑞，佳事難諧，往往類此。從聖知厚友，且敦重有力者，可無時相勗。昔之有志士，且將求友于四方，而况其比鄰在桑梓之間乎？

答郭文蔚書 名煒，清江人。

孔、曾雖賢聖，豈能家喻户曉？「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此疏附奔走，分猷闡教，所以從來要有人也。

蓮花萃止，淹歷多年，最爲親密，無如貴鎮友矣。而吾文蔚，又以豪傑之才，有聖賢之慕。赴難既逼真古義，承學又不讓顔、曾。頃李敬甫傳到手札，具悉皈向之端、敷教之委，直以拙刻與諸士友按次而講磨之，覽之良爲善。而獨惜夫敬甫之行太匆匆，不及一酬款也。止於至善，原是脩身命脉；脩身爲本，即是止於至善竅門。顧此兩語者，要識其旨之合，而又知其不得已而爲言。蓋直從止於至善説到脩身爲本，只是一句話頭，不

可作兩截看也。故敢斷謂全經專教知止，後儒不明，以謂專教致知。雖然只是一句話頭，卻又不得不兩著語，乃爲徹體渾融，不墮邊解。頃與陳永甯、黄翰甫暨小兒語次，偶借古人輯瑞頒瑞爲況，謂師友之勘學，何以異於述職之合符旨？趣之允諧，何以異於考成之頒瑞？《列子》所稱「飛衛之學，射于紀昌，至於箭鋒交捽」，其妙合亦類此。此雖散之殊鄉絶域，如師一人，雖續之千萬載後，一脉頂針，毫髮無憂於左誤矣。

《約言》一集，曾否入覽？止脩肯綮，機關括此，已到八分。故既輯之成，謂不論老學新學，已出仕未出仕，但遊吾門者，必熟服之至於萬遍千週，乃就身體當爲有徵，就會宣闡爲有據，譬梓匠輪輿之與人以規矩也。其寄去八册，可分閲之，而翻置其一學宫。其他諸稿，則照公見行之，課按次而講研之，得其理矣。去友爲鄭子微，名光星，蓋莆士久在學問者。往多參，兹乃併精皈向於知本之宗。故乘其去也而作此，以致予未竟之情，且以道彼行藏，爲之紹介。

答莊兆質書名應期，惠安人。

《約言》肯熟服，蓋最得鑽研之要。紛紛擾擾，直於何地歸宗，故特揭出箇本字。聞聲隨聲，見色隨色，茫然莫可收拾，故特教以止字。正是從忙雜中取討入路，而非就經事宰物外，别躭虚寂也。既有此一步爲之立根，而後從宜檢點，如簡所云，實與敬者乃一切皆爲有本之作用，歸止之功夫矣。體之體之，并出與會友共之。

答莊君任書名以蓋，惠安人。

善體也，所謂不覩不聞，未發之中也。

所露之端倪，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所謂已發也，用也。於此而察識之云云，卻要有分曉。察識者要於此辨別，而知所歸宗，不專於此劑量，而求其事理有協。毫髮之訛，卻有千里之判。所舉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蓋足以盡此妙。功夫主意，原是一貫；倏倏止止，兩不相睽。謂造詣之地分有淺深則可耳，而其爲並行而不相悖者，一也，體之體之。至所云聲色、貨利、生死三者，委爲情欲之所難弃，然亦止可以斷流俗。常儔志學之士，則當別論。所謂「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蓋直下就要於此定命立脚矣。有何慧劍，有何別法，截然真志一騰，喻如振稿矣。

與廖純初書

身到學俱，往有是說。果其離身之外又別有學，則當擇地所處，乃爲之圖。此昔之大儒，所以一生做官，一生進學。區區妄臆，敢斷謂孔、曾學亦不是出世宗也。

音驛不通，閱茲半載，臨民蒞政，日見之行。知所猷爲注措體勘，益親切，謂學之外甯有政耶？察其必無容於空閑，則知其必不容於等待。往說豪傑章，公曾覽之否？謂有待即凡民，無待即豪傑。只一箇待字，斷送了天下多少人也。僕亦苦蹉跎，故感公之志義而及此。耿耿亦何求，惟願世之才賢君子，人人爲世道關情，猛睜睛爲孔、曾挑擔子也。丁尉使者之便，草草附此申忱，惟照諒。

答游友書 名永昌，樂安人。

簡至，不祗道温寒、及浮泛，而獨汲汲於

明心性之辨也，讀之良爲喜。所舉程伯子性包心情語，僕蓋未之見，諒契必有徵，何其與鄙人之所見者合乎？

往答文宗魯，載在《敎學録》，謂心爲郛郭之說，蓋是以心包性。豈知充塞此身，無非是仁；豈但充塞此身，直將充塞宇宙。蓋徧界中渾是一團生理也，心特其發機之最靈者耳。生心爲性，命字之義，或亦由此。心者性之郛郭，後儒言之，宗魯蓋習而不察也，與性包心情之旨，若合符節。文公亦曰：「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張子亦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心統性情。」文公之云，正亦祖此。統字爲義，第曰兼之。如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而非以心統攝如主僕然，有如來簡之所疑也。體之，幸甚。

答王尹卿書

頃以靜勝齋居過淺窄，非所以安賢者。風傳道旆且將與永甯聯轡返也，即刻簡致姚友，借其閒覺之堂，擬以上房待公，而以下房處永甯，謂不可太孤寂，無與共朝夕啟處也。姚生亦欣然躬糞除，并肅諸供張具，以待有可喜者。而孰意夫公之乃竟有他阻也，爲悵爲悵！

身子斷要拔得出，乃不爲塵俗所牢籠；志意斷要常伸，乃不爲卑瑣所陷溺。又每謂有貴眼開，夫眼何取開？淵源一緒，聲臭俱無，毫忽舛訛，當地千里，非開眼則何能辨別得？功利中人，如油入麪，始終本末，炳在幾先，非開眼則如何判决得？所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豈獨入道樞機，直是褆身烱

鑑。端居之暇，時共友生惕惕此衷，切琢在此，故愿與公之共勉之也。

徐匡嶽，真過人，頃簡至，不一及於利鈍升沉，而獨汲汲皇皇，欲促予爲武夷萃止計也。顧予尚未往，而彼奮揚之意氣，則蔑不來矣。賢聖亦何長也，只如此做，肯自朝至暮，自朔至晦，自元旦至歲除，一切將志意精神振刷，灑然處於埃壒之外，如鳳翔千仞，自不群翼鱗之飛走矣。雖欲不謂之賢聖，胡可得也？姚生舘尚空閒，永甯亦尚處於静勝齋居，蓋非候公至，彼亦無事爲姚齋之獨往也。

答鄭藻卿書名三鑑，建昌人。

說獨，即不必更說至善；說至善，亦不必更點獨。至善兩字，是凑根柢揭出本色，其他則皆形容之語，如曰不覩聞、無聲臭、莫顯見、至隱微者，皆是也。獨字亦是形容之語，以其無對，故名之曰「獨」。此所以說至善不必更說獨，而說獨亦不必更點至善。不得已而表之，蓋爲未悟者作義疏也、贅語也。以來簡有「獨即至善」，故及之。

外，賤體承念矣，所惠藥及方種種，有劑量，可感。丸膏俱未用，只洗藥一試用之，頗有效，更佐以他藥，兹漸向瘳矣，勿慮勿慮。

答鄖陽正學堂會友書

楚閩懸隔，雖將四千里而遥，氣求聲應，幾如同室。兼林而德以閩友既就鄖商確，目見其雍容萃止，而簡、廖兩友復自鄖來漳，備述其皈向切磋。四遐士但遊吾門者，令焕然興起一切如鄖。友朋之聚，但同斯學者令逼

真淬礪，又一切如郎。則吾雖在數千里外，何以異於几席間，而孔、曾之學，其有不煥然昭闡者乎？

學問明之固難，任之尤難；悟之非難，體之爲難。蓋任則不患於不明矣，體則不患於不悟矣。如簡友所述，蒙生認過一節，可謂虚受忠告，兩盡其美。率是道而終之，一切就日用行履處指痛箴砭，而又要以久無倦厭，即蔚然洙泗之風規，超然唐虞之上理矣。而又何憂於疑信之相參，旨趣之未盡瑩徹乎？

簡生到，彼必久留之。迂左之邦，良益罕到。頃覽宋友贈言，亦戚戚有孤陋之懷，爲離別之感，與予意恰有符也。《敎學録》、報刻、提要各二部，兩庠友各收其一。諸況諒簡生能言之矣，不瑣瑣。

答余伯明書名望陽，順昌人。

學問之急歸宗，譬作文之先定意。千葩萬卉，一脉管歸。化化生生，敷榮跂俟，二之則非是矣。

覽來簡，有感傷足而歸，創於缺脩，諄諄焉惟是省循，爲務尚矣。旋感黄緇一語，見獨聳懷瑞應，恐底虚生，兩乘參脩，復舊見解，乃復欲把老師一段精神，收拾於丹府靈臺，不知於何用之。五陵符讖，意厥有存，蠢蠢癡癡，難與説夢。孟子所云「舍我其誰」者，蓋是從身上定天，而非從讖上立命。假令伯明即有學僊志，而運會之未臻也，將遂甘汩没以自爲退托耶？

僕豫章人也，三五十間，覩黄冠布衲之纍纍然，跂踵垂涎于萬壽西山之間者，不知

其幾千百輩。茲十九挂名鬼籙矣。彼庸流下乘，知有識不知有脩者，如此耳。而吾輩可蹈之耶？偶陳、羅兩友，覆鋟報刻，輒以一册侑覽。蓋吾學固當會，而吾功罪狀亦不可以不熟悉也。

答曾蒼巖書

家居百務所叢，豈得無事。考襄女嫁，又其大者。知門下於此日勞心矣，而又能乘燃燈課子暇，繹學明宗。覽之不勝喜，即出以示多友，無不爲之斂襟起頌者。

自僕揭脩身爲本，知其爲經世之宗者多，而知其爲性命之宗者少。故乙未居東山，專揭此以勘學者，前後下語何止百數。然卒未有契者，而何來簡款款，乃爾悟之深耶？至將《學》、《庸》兩集，徹見渾融，而謂「哀公問政」章無一字句不是《大學》門法，則尤爲淺襟者見所不到。世之勘學之的，悟學之敏，復有如公者乎？

大率後之儒者樹幟，自以性命爲宗，而根蒂竟從知見安立。故於《大學》知重知，不知重止，於《中庸》知喫緊明，不知喫緊善，兩皆謂之致知邊事。僭妄每云：後來學術之訛，只爲看至善兩字不明，所以都錯者，正爲此也。亦臨亦保，是將何所敬畏？如見如承，是將何所捧持？闇然而日章，夫何故乎只爲直下向天命上歸復，自然文彩不章，聲色俱泯，若有意於爲淡。是直就皮面上包裹去，此亦何啻霄壤乎？一步深一步，則一步闇一步，直與天載同一、聲臭俱無，外此尚何止？尚何脩？如簡所云，悟得知止後，方悟得脩身爲本者，可爲得其髓矣，吾復何辭之有？惟是乾大生，坤廣生；孔汲汲，孟皇

皇。豈有他事，直是要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思天下之民，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也，惟公更體此。

頃辱過東山，謬相贊，謂直從止於至善，看到脩身是本。歸結不省，是何苦心，已異之。兹承究詣，益復邃玄。孔、曾懿旨，既已徹在公心；弘毅頂傳，可無力爲擔荷。拙札何足道！所幸者斯文之一脉，將於公之身有寄荷也。得暇必一過山居縱言之，爲學徵表。

答韓雲陸書

頃雖叨荷帡幪，守株世外，甘群鹿豕，不克效奔走之恭。乃過辱高軒，枉爲眄睞，已復遠將腆幣，不以去漳，故敦念殷殷，一切無可報謝。乃蘭居書傳，慨然欲景行先哲，興起斯文於政成之後。

中國授室，養士萬鍾，不以生爲謭陋也，而謬委以矜式之任焉，其何以堪之！其何以堪之！然此自是中季後，吏職所未開之眼；曠百年中，當官者所未有之事。妄謂海邦鄒魯，不獨見於古，而又將見於今也。他業已默默促裝俟之，蓋除卻明學淑人外，他尚何事？適此上信下孚之日，更復俟之何時？而孰意夫道行有待西蜀之需，才正急廟堂之上，乃不暇爲漳士謀，而爲彼中善後謀矣。漳人士信無幸，而翁懇懇肫肫，一段大志願，未克究觀底績，能無悵乎！能無悵乎！簡至，更有感於勤情，乘冗布此申復。政遠，惟爲國爲道自玉。

正學堂稿卷三十八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三十九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南昌陶拱聖鋟梓

與劉旋宇書

劉從事使者至，將到夏樸齋手書，并以覆刻拙稿。展誦鼎言，燁然冠帙，蓋既以爲感，而又竦然愧無以當之也。以尼父創開密諦，爲子輿氏獨悟真詮。顧予何人，謂足以發而謂爲歷千載未明，特爲之揭出也？愧矣。雖然，販夫販婦不應有金，而邂逅之間，容有拾取；樵童牧子何所識知，而恣心衝口，冒協聖真。世固有非其分所得而得，非其悟所及而偶然合者。則雖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孺子之詠，南人之言，容亦有楷於性命之符，爲大聖大賢之所必採者。則雖謂蠡管之窺有徹於淵源旨趣，亦未爲過也。雖然，金不入猗頓之儲不精，驥不迴伯樂之盼不貴。丈固斯文之宗匠，而孔、曾之嫡嗣也。無徵不信，經品稱佳，庶幾哉將藉重表闡，以無抑置矣。而特惜夫愚慮萬千，有微瑕之霧縠，少不愜於聖真，即無以取徵於世世，而乃以之上累衡評，其負譴於門下，甯有量耶？此固僕之所以既以爲感，而又爲愧也，真切真切。

劉使之旋，謹此附申悃謝，而并以拙刻數編侑將請益，伏惟覽而教之。臨楮無任惓惓。

答曾敦吾書 三條

陳横橋問：「舜承堯命，曰『允執厥中』而已，如何便從人心説起？」答曰：「此承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説來。夫四海困窮，便天禄永終，人心何其危也。」又曰：「道心惟微，豈誠有二心耶？ 又何爲精一而後執中耶？」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只有一箇，惟念頭一起，則人未嘗無兩心焉：其一曰人心，自其有不中者言之也，不中則偏，偏則或踦或傾，非危而何？ 其一曰道心，自其無不中者言之也，中則未發，未發則不覩不聞，非微而何？ 然心非果有二也，惟其雜則二也，二則疑；心非遽能一也，惟其精則一也，一則信。 此學只争一箇信，只怕一箇疑。惟信道而不信心則執中，而非執一。故曰『允執厥中』，此之謂也。」

虞廷學問允矣，淵源一脉，頂針千載，如見端緒，介别謹在毫分。道心人心，從兹剖判，惟精者何？ 正有見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恐其或二於中也。惟一者何，正有慮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欲其常一於中也。舊語云云，理亦煞到。疑信兩言，具見緊切。平氣觀之，得無畫足。至謂人心惟危，是承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而來，語亦未有據。《尚书》、《魯論》具在也。謂承曆數在躬説來則有之，謂承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則並是十六字之下文也，此亦不可不察。

又

陳琴山問：「執中等耳，堯舜何以

傳道？子莫何以賊道？」答曰：「執中所以傳道，執一所以賊道。」曰：「子莫無權，則爲執一；堯舜無權，何以執中？」曰：「堯舜有中，子莫無中；堯舜無執，子莫有執。無執者中，則是權；有執者權，然後中。」曰：「中與權，亦有辨乎？」曰：「權，秤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中無定體，惟權是體；亦無定用，惟權是用。權寄於衡，而後銖兩明；權寄於銖兩，而後萬物平。非執之於我，而能平物者也。執之於我，謂之執一；聽之於權，謂之執中。中與權合，不與權對。若南子之見，嫂溺之援，皆權也，皆執中也。公山之不可之，佛肸之不可往，皆非權也，皆執一也。程子曰『權只是經』，余亦曰中只是權。」

學不急於辨體，要在明宗，蓋區區立教開宗，始語子莫執中云云，豈可將來與堯舜所傳合看？堯舜之所謂中，蓋指天命之性而言也；子莫之所謂中，則以矯爲我兼愛之過而執其中。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謂其賊道也。而因謂堯舜無權，何以執中？是直就事理之無過不及上看，而豈天命謂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僭每謂從古言中，未有若此之端的者。故謂堯舜有中，子莫無中可也；謂堯舜無執，子莫有執則不可也。堯舜豈無執者乎？謂執之於我謂之執一可也，謂聽之以權謂之執中，則又大不可也。權只是經，程伯子云云，信是矣。中只是權云云，果就事理上看，如子莫所執云乎？抑就天命上看，如堯舜所執乎？毫髮舛訛，距將不止千里，似不可以漫看。

又

問：「夜氣即良知否？」答曰：「夜氣，氣也；良知，性也。性附於氣，而非氣所能拘，物所能蔽，是謂良知。夜氣清明，達於平旦，好惡與本來人相近，乃是存養良知之候。屈子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則謂夜氣即是良知，或未必信，而謂其神之虛非知之良，亦不可。」

《孟子》書不但説夜氣，又説平旦之氣。所以説夜氣、旦氣者伊何？只要發出好惡與人相近，是又性善的本色發露也。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真孟子道性善本旨也。就夜氣執煞，説養者已非，而又將良知夜氣兩爲映對貼括，是孟子以道性善，而丈乃以道良知，舛矣。僊家亦有謂元手屈子，甯非具眼人？大率玄素之學，就橐籥上歸竅，就闔闢機關上討消息者。故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與堯舜之所謂中，孔、曾之所謂善，其宗趣真不啻霄壤也，察之。

答楊友書名廷御，將樂人。

脩身爲本，蓋孔子自揭之宗。八目平鋪，就中拈掇，緊接至善，直透根源。世祇知其爲經世之宗，孰知其爲性宗？必悟其爲性宗，而後正誠致格，不蔽於支離，齊治均平，不膠於象數。而世尚忽之，若以爲李生揭也。不知李生者，特能述之耳。譬同渾璞，向委榛蕪，天牖鄙愚，特爲鐫剖。人皆棄之，而我獨珍之，故見以爲異，而不知此固

洙泗之家常茶飯也，既經揭出，如日中天矣。夫復何疑之有？

覽來簡，并形之歌詠，知信此，故及之。更如簡意敬佩之，乃爲無忝於門牆，而有光於祖德矣。令師帖希轉致。

答湯惟載書名來熙，臨川人。

脩身爲本之學，聞之疑者多，而卒能信者少；創而驚者多，而卒能悟者則又少矣。何者？以其最平淡無他奇渺，而實則直透性命根荄，包含萬有。内之不騖於虛玄，外之不膠於象數。正正堂堂，爲三極大中之矩，所以易昧而難明。而非穎敏而篤實者，莫能咀其胾而嗜其旨也。不意吾惟載乃能知之，所稱「世學非瑣屑，無主難下手，則莽蕩無主，無可措手」，則尤爲經創語。脩身爲本之學，卻樸實頭兩路裏俱不犯著，所以不躭悮了人，但恐其佩而持者不能固耳。

遠承遥禮，感切此衷。然必實以學擔，乃爲無忝。

答周友書名繼愈，羅源人。

傑然志氣，寤寐斯文。慨孔聖之不相逢，歎己躬之靡依託。壯矣至善一揭，委爲晦之千年。落脉脩身，復爾顢頇看過。知本乎身，即知止乎善，真合性命經綸，一手提撕，以交付於天下萬世也。而契乃能聞風景附焉，關河伊阻，屬友介紹，遠爲尊禮，愧予非所當，然亦何敢自諉。附去《大學約言》一册，可諦覽之覔宗；《孝經疏義》一册，可按次之謹節。得面固善，即不面，亦不越几席而有餘師矣。惟勉之，毋虛托。

答黃元善書 名瑞慶，侯官人。

別來靡日不懷，蓋以元善暨侯光在沙合可稱雙轂，一方之道義所攸關也。簡至，傑然不甘泯没，欲奮肩儔伍中，希踪洙泗，與古爲徒。至復揣量於時局，揆度於出處，若將併精壹志，杜謝干旌，倒向丘園，以精脩大業而就鄙取裁焉，則尤爲鉛槧士見所不到。雖然，事固有由己不由人者，故有可告於妻子，有不可告於妻子者，有可謀於朋友，有不可謀於朋友者。胡康侯所云：「吾平生事，無一不與人商量。惟於出處之際，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假令吳康齋、陳布衣當其未棄科舉時，以之告於師、質於友，則彼爲師友者，將如何而爲之裁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毋云聖者能之。不悔兩字，蓋最可味。大率初志願易發，到遯世不見知悔，卻難忍也。必於此一眼覷徹始終成敗之局，乃截然保其無悔。然此自是己分上事，非人所能贊也。

會事只繫得一脉，住便好，且無責備。而時檢勒於躬脩，要以久無倦厭，則生天生地不難矣。報刻一册侑覽。

答惟陽宗叔書 名萬春，豐城人。

學問所貴日新，每有詫友朋之窮年卒歲，號稱問學，兢拾餖炙殘羹，將經籍一二字面，瑣瑣作推敲，間或將拙稿摘取其中一二疑義，以之相論證，而反之自身行履，曾未着半點精神。故於甘辛酸苦無可指，以是正裁擇，而尚何望其有日新之益？所以問者無情，答者少味。如老叔之屢簡云云，庶不愧此矣。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毋謂孔子分上事，

非人所及。大率一番勘，即有一番疑，一番疑即有一番悟，一番悟便有一番樂。安勉雖殊科，而憤樂之相因，忘食忘憂之遞互相乘，自是實用力者之同，然初非有二致也，勉之矣。只如此日邁月征，或方憤而樂隨之，或樂已而憤繼之。總之皆實勘實磨，豈獨樂者快心，憤者亦愜志。蓋無往而非實地步好光景也，此孔子所以不知老之將至也。行藏任運，進止惟時，天定勝人，會當有合。惟毋懈進功，以需面質。

邦石吾望之厚，一別屢年，竟無聞問。豈真冗耶？抑別有見耶？覽所稱「賴觀摩以無孤立」者，諒其意之或不爲孤負也。面時致勉之。

答魏敦稷書

舊每有取於契「學外無師」一語，謂是具眼的人。玆復有感於匡嶽於失意日，一語不屑於升沉利鈍，而獨汲汲皇皇，欲鼓篋夷山，爲問學計也。其胸襟識趣，誠有以大過乎人者。友朋間徒知誦其書，而曾不思法其品，堪輿之教人，亦知看格之猶勝看書也。予舊亦云：「論人先定品，論士先辨志。」又曰：「未向學者看發心，已向學者看開眼。」有敦稷之眼孔，乃可保學不昧宗。必具匡嶽之胸襟，乃可兩停弘毅，無忝負荷。而來簡諄諄頌予之發矇振聵，爲極廣大，極精微，而獨悵泉之士友，比於興漳之氣味涵濡爲稍疎也，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矣。

曠世可以相感，千里不殊同室，彼果何人也哉？然此不獨敦稷病之，大率知誦書不知法品、知慕學不知辨宗者，舉世之學者，凡皆如此矣。若吾敦稷者，則猶爲能具其眼，亦可謂出乎其類，而不群鉛槧之汩没者

比矣。惟勉之，并出與在會友共之。

答姚惟德書 名宜，清浪衛人。

「金經煅而彌精，技當場而益鍊」。僕往有是語，無意中若爲公發。子路所謂：「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司教寒氊，百里之命寄，到手如金入煅爐，正其辨色之日，而世往往虛負焉。

方晉過山居，抵掌而談署篆事種種，令人欽直。於邂逅之頃，遺白叟黄童以無窮德愛，如公真可謂不負其官，不負所學者矣。脩身爲本之學，正要在此等處表節。止於至善，亦豈徒漫躐高虛，此僕所以每謂「仕止久速外，無別有秋陽江漢也」。而公允能蹈之，真可爲此學慶矣。明學淑人，僭每引爲士責，士不可以不弘毅，蓋人人有必滿之量也。更能如簡所期，直以世道人心，軫其念慮，而揭四字靈符以綱維之。收拾異同之見，毋俾亂孔之宗；聯束渙散之心，俾之咸歸一緒。同安非少士，固往所爲彬彬然半庠校而歸向斯者。

輪山之會即未克舉，就泮宮而爲萃止，按《書要》而講磨之。彼將觀範於公之身，以尋繹其旨趣，知一切不徒托之空言也。其有不油然顧化、沛然興起者乎？將使四遐士且將聞而頌之曰：「此真師門之赤幟也。」其所裨益甯有量耶？方晉亦豪傑之倫，即可當首座之寄，且見設帳於黌序，又不待外索也。故乘其還便，而作此致勗，惟照諒。

答陳烈卿書 名烶，欒安人。

脩身为本之學，最妙在中下皆可率由，

而穎敏不容馳騖。書來亹亹，有歉於止奥之未有窺也，而日兢兢於存善心，行善事，交善友，説善言。果然吾姑未責其止與不止，而姑有取其脩爲能脩矣。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豈伊舍此別爲法？古云：「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內。」夫如是故全。乖疎時見，或者病即在此，惟察之。然切不可倚就人面上作陪奉打點，病轉深也。

答張從聖書 名懋一，龍溪人。

江東拜別，倏經兩秋。志衰髮短，落莫人後。徒以紛紛擾擾，屑越精神，靡捐歲月。近晤同儕，商論脩身爲本，大率謂聖經格致誠正，原有次第。今欲併歸脩身，而謂物于此格，知于此致，意于此誠，心于此正，似於次第未有當者。懋一默而思之：家國天下者，何身之感遇處也？齊治均平而不管歸，此即流於刑名術數。心意知物者，何身之運用處也？格致誠正而不管歸，此即入於寂滅禪幻。故論條貫，則有漸次有先後；論主腦，則無界限而有渾成。此脩身爲本之至平實、至易簡。即脩即止，不眩於支離；即止即脩，不涉於偏補。所以闡發聖經，開示來學者，功至偉也。不知有當於師旨否？

書至，具悉眷念之殷，而又喟歎生平，得無傷於懲艾之過。然亦自是傑然志氣，不甘汶汶，欲鼎立於人群也。

孔開宗教，意豈徒然，直以韋帶布衣，肩荷綱常民物。使窮簷蔀屋，被褐青衿，不階一命，奮身有路。吾方謂從聖之慶得所依也，而乃以形局利鈍少乖殊，輒過爲摧損

耶？爲歎爲歎！揭出身子以與世界共，即是中天下而立。群里之彦俊，而日與之涵濡切磋，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即是定四海之民。此孟子所以謂「得英才而教育之，王天下不與存也」，從聖諒之否耶？脩身爲本，原是孔子手揭定宗，一脉管歸，自然八者俱到。如簡云云，豈并疑孔子耶？以愚見，只合敬守孔學章程，確遵師門矩矱，聯屬朋儕，相與砥磨於一堂之上。日考其脩之有未密者，而揭以就正焉；日省其止之有未固者，而揭以就正焉。誰後誰先，誰偏誰詖，此正所謂支離之解，而有志者所宜痛删也，勉之矣。

貴恙頃有傳，不謂如是之甚。大率志意不常伸，故俾氣血精神日蘊結，即欲以療疾病，道莫徑於此矣。外，承裱到手卷，有感於良朋不易集，而勝會之不可虚也，欲取暇爲綴數言于卷端，而屬茂元人爲之作，俾各襲藏之，以識不朽，乃不幸也。

答陳子觀書

縲絏非訪道之區，靈襟嗜尚，夐與衆殊。每以頌於友朋，未嘗不高公之雅，而愧予之淺陋，乃無學之可傳也。

别來荏苒，九换歲頭，音驛希聞，徒廑夢憶。《論語》蓋洙泗日相授受之言，而《大學》則老後垂世之筆。項針一脉，若券若符。止止脩脩，無二作法。故有問洙泗之學者，吾請觀於《大學》二百一十五字；有未諒脩身爲本之揭者，吾請觀於《論語》日相授受之言。大意之作，特以印此。故因之感發興起者踵接，而吾子觀又以生未有交之人，於隍濱九死之日，不識面而諒其深焉。則尤爲朋

衆之所希有，以此心竊感而銘之，而苦於地分之睽，萃止切磋之無其幸也。忽傳札到，款款見忱，更辱幣交，祇增感怍。區區蹤跡，愴不堪陳。離別家鄉，已十三載。襟懷粗遣，眠食尚安，恃有此學之故。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必欲殫披底赤，酬報宣尼。非得豪傑如公百十爲輩，與之日相涵濡切磋，即未易以闡未明之秘，而演教外之心旨也。

王使云有北差便，故輒作此附之，當能達也。而又悵旅館之寥落，無可以將虔也，惟照亮。

答洪伯舒書 名晉，晉江人。

有生以後，人即發靈。知不可離，何待契說？但恐其蕩而無歸，故斬關立此一步。知本知止，一切用知試論之。將歸知於止乎？抑將歸止於知？知本本知，義亦準此。此最學之緊關處，而所差別乃僅在於毫分秒忽。僭每謂全經專教知止，後儒不明，以謂全經專教致知，悮矣。就此一會中所講「吾有知乎哉」章，旨義亦大明白。謂古人之所以事心者，以止事心。以止事心，故本常立。古人之所以求知者，以無知求知。以無知求知，故其應不匱。何嘗有廢知之說，而致厘契之過防，且以來談禪説寂之誚乎？體之體之，并出與會中友共之。

南安姚國初，樸實士。一別五年，守志彌篤，故特作此附之，引以相接，并轉致會中友，並一接之。

答劉謀卿書 名聰，南昌人。

學問只有一宗，無二宗，以理只有一是，

無二是。一是不明，多生意解；孔宗不著，致啟支離。豈有孔子之學不明，而有待於三聖人之學爲之幫添之理？登泰山何以辨吳門之馬？混淄澠何以別異同之味？此昔人所以謂觀海難乎其爲水，而遊聖人之門乃難乎其爲言也。而豈容以兼搭攙和，作二二三三之解耶？如簡所云，可爲徹底此矣。至所云「以此而應務則輕安，以此而涉寓覺舒泰」，即以此而窮經，將萬緒千條豁然會於一本。蓋精神之有着落，而欛柄在手故也。可爲約而要、簡而明矣，吾復何辭之有？

《約言》一集，雖老學亦有望熟服。煒姪亦致勤斯者，可藉交警。至兩地合會約，則尤爲振起提策之要。但令繼今往無勤於始，無隳於終。豈獨比隣士藉有夾持，將來四遐才傑，必有聞風而興起者，旦夕徼天幸，如簡所期。吾直可以坐而觀德化之成，此真有賴於多賢之助翊也。

答黃夫美書 名龍裳，惠安人。

僭每以知本兩言，爲千聖經綸秘密；本末始終四字，爲孔子一生悟門。得此欛柄，入手直於經事宰物。擾擾紛紛中，敢自主持。於天命之性，不覩不聞，直下敢討歸宿。故知本兩言，委爲聖門正法眼藏。於此歸止，於此着脩，則宇宙在乎手，造化生乎身，而性命經綸有一以貫之者矣。而向顧指爲衍文，直抹去之。不知除此兩言，孔子何學，而《大學》亦惡用作乎？猶恐學者窅窅冥冥，揣之不可測知之地，無所據以從入。故又委委曲曲，討出脩身爲本，使人高不騖虛，卑不執有，直於人倫日用之常，底歸性命之奧。其所以教天下萬世之法至矣，意亦甚殷矣。

而惜乎離章析句，着節黏枝，淪埋簡牘間，曠二千年以至於斯也。往菈粤，不避笑訾，奮而作兩義，以詔粤之士友，而世學尚嗤之曰：「公乃将衍文亦作兩義耶？」嗟嗟！可痛矣。

李汝潛，同門得力友也。六年經勘矣，一夕乃有悟，欣然走就質曰：「今而後知擾擾紛紛中，有如此經綸秘竅。」不意吾夫美乃能知之。既能識此，則止止脩脩，可以惟其所用。或先止後脩，或先脩後止，或無漏而以一止直包脩，或有漏而着一脩以固止。疾徐甘苦，加減稱量，真是萬別千差，臨爐自爲勘，有不可以一端求也。其他瑣瑣者，自屬無疑之疑，可作不解之解，故不暇一一答也。

答黃仲黼書 名裳獻，惠安人。

簡至，讀之豁然有悟於歸本之宗，而知博施濟衆之不從俱立俱達外覓也，安人安百姓之不向脩己以敬外求也。蓋自條理言，雖自有經綸括綜功夫，而自歸宿言，則直是半點精神無容他有滲漏。此孟子所以謂「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只如此步步歸根，即決排疏鑿，莫大之經綸，亦一切行其所無事矣。體之體之，并出與會友共之。

答顧涇陽書

養弘丈將到手函，并以大刻。來使立待報，未卒業而彷彿窺其意。大率字字皆藥石，劑量品騭，可稱衡齊，吾復何辭之贊？惟遡從黃羲下，暨洙泗隱隱一脉，似有相承，譬萬縷千絲之括綜有竅，繁葩濃郁之管攝歸根。有門可以繹，此子貢所以歎「不得而入者，則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有樞可以

握，此孔子所以謂「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非也，予一以貫之」。 年經苦勘，尚此盤桓，寤寐有懷，意殊未已。

武夷幸有山房可憩止，且入在九曲深處。 蓋諸當塗之敦念孤踪，而僕尚此依依未之能赴。 玆獻和又歸矣，屢簡至，不韙之恤，而汲汲欲鼓篋夷山，爲萃止計也，似亦道義之一因緣也。 他地或非公，而此則處閩之境，非閩所得專而有也。 固四至之衢，而適中之孔會也。 倘約有成，敢祈命駕，相與共砥磨於一堂之上，少有效於孔、曾，亦不負爲一大事。 因緣出現於世，惟丈其圖之！ 惟丈其圖之！ 不盡。 鄙愚副在拙刻，所望以愛東老者波及之，迷津届溺，亦猛回頭，決不忍終濡滯，以孤丈之雅教。

正學堂稿卷三十九終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卷之四十

門人莆田陳其志編輯
門人莆田方承郁校正
門人南昌陶拱聖鋟梓

答劉在田書

來教云：某也幼讀《魯論》「不處不去」一章，未審所謂。再讀「子輿氏動心忍性」一章，似爲欺我者。邇來山中習静，間閲禪書，少悟宗旨，則知天之所以玉成乎大聖大賢者，多從拂鬱困苦中得之。吾孔夫子之所以不去乎貧賤者，難以衆人言也。龐居士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斯語有得，便可直證菩提，無煩曲徑。往役於晉，曾作一偈答瀋藩王云：「玄黄再造，而佛性常存；河嶽可移，而金剛不改。」先生長者，得骨得髓，言言是道，念念窺真。回首當年，浮雲過眼。嗟嗟此日，返入實境。省力得力，便覺𢘑快，自悟自得，即先生亦難揭以示人也。某也後學小子，景仰高風，不敢以寒暄長語謏説靡辭溷塵清慮，而直陳其朱愚朴白如此，知先生不以爲狂妄也。不腆將芹，統希慈鑒。

恭承雅教，焕若發蒙；更辱寵頒，感佩何極。世途坎壈，自昔難平；素位而行，惟所際值。素富貴則行此學於富貴之中，素貧賤則行此學於貧賤之中，素夷狄患難則行此學於夷狄患難之中。居易以俟，正己勿求。初非有擇而取之，故亦非有避而去之，此所

以無入而不自得也。無避就即常空，常自得即真泰。空之一字，甯獨佛言；「屢空」、「空空」，聖人不諱。要爲空其所本無者，而非空其所本有者，此儒者之學所以異於釋氏也。間嘗書答蘭居，有謂佛氏之學無裨於世用，是不知佛氏者也；謂佛氏之學即同於吾儒，是不知吾儒者也。不知翁意以爲然耶否也？

淪墮之蹤，摧頹之劇，絶遠冠蓋之交，甘同樵釣之侶。不但爲海畔覊臣，真可稱天壤物蠹。有何知識，足動高明之採，而乃曠垂遐矚，豁示襟期，喚起沉冥，登之覺路。故敢忘其固陋，而率呈其蠡管如此，以解頤大方。而又愧旅邸之寥落，無可以將虔也，輒以拙刻數編，侑緘請益。蓋非乘台使便，決不敢出位而踰涯也。伏惟照亮。

答曾蒼巖書

誨人不倦，非恃有餘；以友輔仁，道當如此。巍然廟堂之上，都俞吁咈；頹然林壑之下，濟濟雍雍。世祇知羡唐虞之盛際，至於比屋可封，而曾不思其所以比屋可封之故。「陶河濱，漁雷澤，所居成聚，至一年成邑，二年成都」焉，此固舜所窮處而躬行之者。登庸之後，特以其道廣而衍之，以化被於萬國之間。故洙泗之風規，即是唐虞之上理。舊曾説「若聖」章，謂「與人共爲之，不容倦也」，最是識得此意。謙受莫如孔子，豈真自多其學問之有餘，日嘵嘵焉侈泰，而以其所得者出之以教人乎？覽來緘，退讓意至矣，砥礪意亦甚切矣，酌損於切磋之宜慎重，又極深婉矣。然以格於明德、親民、孔曾之

大學問，其分量蓋未滿也。

永甯回，并君秀述知一切。兹恍然不復作二乘解矣，爲快如何？只如此勉勉循循，月將日就，將惠之風教日以興，老丈之功德日以茂，研究日以深，檢脩日以密，而孔、曾之洪慈大造，亦濯新如揭日月。海邦鄒魯，不獨羡於古，而又將見於今矣。會不必數，然必有恒期。人不限多少，要以始終無倦厭。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也。吾人者將何學，惟是法天。莆惠非遠境，永甯尚久住，即再一往還，有何不可？幸諭多朋，無徒快於此番之洽，而悵於後會之難期也。

答莊君秀書 名以蒞，惠安人。二條

問：每謂虛氣合以成性，私心疑之。蓋以陰陽化生，氣行理賦，言理便著于氣矣。著于氣便有雜揉，何云性善？《中庸》提性立宗，喫緊在一天字。故慎獨致中，只是教人向天歸來，不落一毫形氣，乃可復性。認性不真，性學終晦，三品紛紛，其病皆起於以氣論性，而不知以天命推原者乎？夫性善，則才亦善矣，情同此善，而幹局乃有不同者何？果才之不同乎？抑才之不盡乎？抑性體之有虧，而作用亦因以異乎？曰「非才之罪也」，若爲才解釋。曰「不能盡其才也」，又若於才責備焉。此中未晰，伏乞批示。

天上歸宗，予每言之矣，總是一箇理。在天則謂之命，在人則謂之性。理與氣自不相離，卻有宰乎氣、不混於氣者，所謂「孰主張是，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者，謂此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契必知

其爲指性矣。喜怒哀樂非氣乎？其未發非理乎？是即所謂天命也，蓋就人身上點也。若必如箇所云，將理與氣截然析作二物，於萬象外夐然立一太虛，乃謂之不涉於氣，無是理矣。故性即天命，不必更作分別。性既善，故情亦善、才亦善，而有不然者，質累之也。故曰「率性之謂道」，言率性則全是天而不雜以質矣。允若兹，豈獨無不善之情，亦且無不善之才。故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蓋非於才上責備，責其不本乎天，而於率性之分量爲未慊也。後儒於天命外，謂有氣質之性者固非，因而揭出天字，謂言性便著於氣，亦太拘瑣矣。橫渠之言，誠有過者，若兹四轉語，要以見命名起義之厥有由來，語雖未大渾，而意卻不害也，察之。

又

問：會中承曾蒼巖先生詰曰：「以獨爲天命之性，先儒曾有是説否？抑自李師揭之耶？」蒞對曰：「程子謂：『斯道與物無對，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有何對待？』無對之謂獨，或者其出此乎？」又詰曰：「不覩不聞，而一切覩聞皆從此出；至隱至微，而實莫見莫顯。故君子必戒慎恐懼，以慎其獨也。前意已盡，復説箇喜怒哀樂來，似於上不相蒙。不知此處將何如聯洛。」蒞曰：「聖賢不欲懸虛説道，其曰不覩不聞，曰隱、曰微、曰獨，恐墮懸虛之想，故就人性情之間言之，以見其非冥漠不可須臾離也。夫獨，無矣，而根於有；喜怒哀

樂，有矣，而根於無。此獨之爲妙，戒慎恐懼，蓋慎乎此。所以致中立本，而盡其性也。管測如斯，不知有合否？伏乞裁示。」

舉綱者必挈綱，拂衣者先振領。僭於《易》，爲之指宗歸極，於《書》，爲之揭脉歸中。直將乾坤兩卦，按落後天，而謂道心人心等皆屬用。一切皆睽習駭衆之談，故致有好異之誚，而其實不然也。《教學録》不云乎：「後來學術之訛，只爲看至善兩字不明，所以都錯。」則其證印之底裏也。獨之一字，亦就此處看出。故曰：「獨者何？所謂與物無對者是也，亦是畫出箇天命的樣子也。」只一錯認了明德，其勢不得不就格致歸宗。一昧卻道性善，其弊之流，不得不以知能之良爲體。此其差真只在於秒忽毫分，而岐以千里者也。蒼巖肯信此，真斯道之慶。所宜喟然而歎，奮然而起，出肩爲堯舜周孔作師保疑丞，而不復爲訓詁辭章，效疏附奔走矣，其功德甯有量耶？餘所疑者，君秀答之是矣，可不贅云。

答莊芹甫書 名泮，惠安人。

千虛不博一實，參也何以魯得，只爲一實有餘。進而挹師長，固渾然一道義之襟。退而處妻孥，不改色。入而萃止道義之堂，凛凛焉莊語。出而處市肆，不易辭。此吾所切切屬望於友朋不可多得者，如吾芹甫者，真其選矣。師必無一語不是愛成弟子，一切佩之如箴銘，咀之如藥石。即片詞隻韻，足以造道成德，而況其分更分漏，累牘聯章，不勝其宣闡之至者乎？

會事聿興，衆情允協，覽之殊喜。然擔

子卻重道路長，契蓋稔聞斯語。無限有志士，到底未觀成，則以百年長歲月，志勤於始，墮力於終，所以成者鮮也，勉之矣。開到諸友，查果見在籍者多，新到者例必備寫年庚及住止，以便遠日之稽查也。草草。

答莊兆質書名應期，惠安人。

飯蔬飲水，孔子亦貧；陋巷簞瓢，不改其樂。世衹知富貴福澤之足以厚生，抑孰知貧賤憂戚之乃以玉汝於成乎？然則孔、顏之所爲得力者，就在於此而不在富貴福澤也。蘇秦何如人？亦知使秦有城南二頃田，豈能佩六國相印？道心人心，遞互往來，尚不免爲頻復之厲，而況直以憂貧之心，易其憂道？則所謂勤勤懇懇，尋繹於載籍間者，於何用之？知契不坐此，然此自是舉世情所共中之膏肓，所當共受之箴砭也。故因簡意而輒及之，至所云握機而運，躍然心目者，則又將合堂士所共藉以起助，爲幸又如何？《約言》一集侑覽。

與蔣蘭居書

莆陽雖孔道，以僕寄蹤寥落，絶遠冠蓋之交，故亦苦乏便鴻。入春來，僅得一寄簡，且不知其達未達也。偶王大章，來自浙，攜有敬菴年兄書，將致之公處，故得附此。《正學堂稿》雖舊編，以徙莆故，陳、方兩公合續稿并編之，輒以一部入覽。

以予觀學問，畢竟無有二宗，以理決無有兩是故也。不知近磨勘竟何如也？有悟有疑，不妨時以出商證。三代後大儒，勤勤懇懇，卒未有以孔孟道行於世者，徒作空言。

即以綿淵源一線之緒，而維世道千萬載太平之綱，則雖欲謂之爲空言，亦不可得也。

王生殊有傑氣，學旨亦已見大端，不盡者希惠玉之。

答蔡叔理書 名大綸，龍溪人。

禪扃憇息，旋返暢山。時止時行，可容意必。大率脚跟下一步地，要令站得穩實，即俯仰人天，兩無愧怍，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矣。何待論到止而念自不至動搖，何待較及脩而中自靡容滲漏，此最豫之上者。此孟子所以謂「善養吾浩然之氣」，爲有長於數子，爲不動心之根本也。所舉臨文接物，與處童僕妻孥，以及於夜寐晨興之不無漫散也，具見策勵檢省之不草草，更期開大眼孔，展大胸襟，直將全副精神，倒歸學問一路。幕天席地，與元氣共其周旋，則玆區區節量之差池，喻如拂塵振槁，有不煩蕩滌而廓然見端拱之光景者矣。

蒲節後所望亟促裝，經涉莆陽，必弛擔爲十日之聚，乃爲快也。

答南漳衆友書 五十七友。

僭每以知本兩言，爲千聖經綸秘密；本末始終四字，爲孔子一生悟門。於此悟得，則隨地隨時皆有歸宿。百萬金革，於其中亦有操持執捉。蓋經世之人，原是避事物不得，而又欲從此直透性命根宗，則舍此別何法。此聖人所以探原止善，而必委委曲曲，討出脩身爲本也。

往答甘乾齋，謂近與友朋始末論到識仁，只樸實頭教他知脩身爲本，而止之爲入

門。知脩身爲本而本之爲實地，知修身爲本而脩之爲實功，似甚簡易明實，意正屬此。而來簡諄諄焉闡發，遠竭鑽研，隔手調絃，竟同一調。吾以此知衆友善學，而又以此知惟德之善傳矣。非言游則魯道何由至吳？非中立則洛學何自入越？必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舉四海之才賢，俾之咸共奮興，以躋於鄒魯，則信乎非一手一足之所濟矣。

惟德操脩不爽矩，磨勘又徹宗。惟諸友其敬聽之終始之，要以久無倦厭，則真是孔、曾之幸，不獨鄙人幸也。

答王漢治書 名鍔，晉江人。

莆與晉既界隣，且三山孔道也。爲大比歲，士子奔走所必經，遲速可惟時，何用汲汲？

申甫深潛縝密，吾愛之甚。而又於蠡管窺所最可驚愕與前儒異者，一切信之不疑，而獨於先後兩字，謂孔子立言之必不草草也，必格致誠正四轉手，而後可及脩也，語亦非無據。予說「善士」章，漢治曾讀否？謂一鄉之士，非小於一國；一國之士，非小於天下。直是合鄉國天下爲一身，通古今爲一息。量在申甫聞之，必更生疑詫。又說「人有恒言」章，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若爲節節離析，括其旨義，直是謂家國天下之本在身也。牽文泥句者，夫胡足以知此，將又必曰：「孟子不草草，必三轉手而後可及身也。」真所謂二之則不是也。至其歸向之意，有迥異常儔者，則何待契說乎？

北上必得預展程，如頊柯謨伯故事，留此越月乃去，斯爲善也。

答洪君諧書 名邦夔，惠安人。

至善兩字，蓋是直指本體而言，獨字卻是形容之語。有意即非獨，好惡兩分矣。有好有惡即有對，自然非獨矣。以獨字認作知，果非宣尼旨，此其弊何自來乎？則以錯認了「不覩不聞」作静，而將「莫見莫顯」爲動，故將獨字爲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不知不睹聞，原是直指天命之性言，故緊緊接著便説：「雖至隱矣，莫見於此；雖至微矣，莫顯於此。」此君子之所以戒謹恐懼，必致謹於斯也。《大學》、《中庸》非二旨，曾子、子思無二道，再言慎獨者，蓋惓惓焉屬學者之致謹於斯，而世直於情識間求之，末矣，孤負孔、曾心矣。

大字最難任，故大意最難識，孔子於坤説「至」，僅以「大」贊乾。於舜説「君」，而稱「惟天爲大，惟堯能則」。予所謂「惟天爲大，惟命爲大。知本之學，性命之學」者，爲此也。故非止善不足探源，非明親不足滿量。吾斯未信，只爲未信此也，曾點已見大矣。而填實處卻疎，末路裏致成狂流，入於玩弄光景去也。此非反躬嘿嘿，體直徹入於萬仞宫牆，而覩見其浩浩淵淵富美，恐亦徒托之空言也。察之，并出與會友共之。

答黄衡中書 名銓，豐城人。

羅汝存將到手書及問目，因以知頃來惠問者已數數，而怪予之未有答，疑其浮沉也。閩海雖遥，不在天外，意氣即消颯，豈得無情，信哉是魚鴈之浮沉也，不足訝也。

司教既樂育之官，清江又密邇，蓮槎彬

彬焉多舊學之侶。風傳文蔚既以夙所學者演於盱，而吾衡中又以密所參者倡於其里。宮商協奏，金石相宣；棫樸菁莪，豈緊天造？惟是愷悌之君子，相與振興而率育之耳。「志學」一章要緊認者在一學字，至其功深力到，寸累階升，似非所宜羡，而羡在學問之歸宿，蚤見頭面也。仰鑽瞻忽，是從何處得此景象？循循善誘，是果何法爲之裁成？欲罷不能，要識從前得無可罷。既竭吾才，如有立卓要識及此，何遽不作疑情？即一切不墮滯於語言，可求於入路。而孔、顔之造詣地分，不在方策而在我矣，惟體之。如簡云云者，似尚屬義之次也。

與鰲溪會友書

鰲溪閩海，相望在數千里外，而多朋之敦義殷殷，如共萃止於一堂之上也。所揭者無非知本之宗傳，所研者無非止脩之奥訣。古稱「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六籍」，昭布如日如星，即孔孟端委垂紳，炯然如見。然則吾又何嘗不日在鰲溪，而諸君子亦何日不鼓舞徜徉，依依於師座之側乎？至復軫其賤誕，而歲爲申禱于名山。其不赴者又屆誕之期，儼然衣冠而遥爲之展慶。此真古師友之所僅見，宛然祖父子孫之處於殊鄉絶域不忘情也。感如之何！愧如之何！

僭每謂吾學稍長處，惟是字字説學，不空説理。而友朋之簡至者，乃尚不免於按圖索驥，畫餅談泉。禪家亦有得皮得肉，得骨得髓之喻。就令字字説學，尚恐徹者止在腠理皮膜之間，若復稍稍涉近文字，其距骨髓，何啻霄壤。敢以爲必破除此障，而後可以入道。所以往答陳汝忠，謂往學弊弊高虛，今

學弊弊汗漫。正有病此，惟諸友其體之。

尚經居此經年，氣質爲一變，義理講訓亦向明，抵里居，度當爲刮目。諸友書尚多未答者，一則冗，一則病，一則懶，尚嗣圖之。倘善體之，則茲寥寥數言，未必不是破癥瘕之箴砭，而保性命之靈樞也。

答莊君秀書 名以蒞，惠安人。

往語不云乎：「止惟一法，脩有多方。經世之止，原與禪寂不同。」隨所脩處，亦曲盡其經綸之巧。只默默一點皈依，儼乎如臨如履，依稀如子在胎。則真是徹晝徹夜，徹忙徹逸，無有間歇時也。此古人所以謂百萬金革，其中常無一事也。何嘗非一法，亦何嘗廢一法？而賢乃見以爲豔乎？破屋禦寇之喻，契必聞之稔矣。恭己垂裳，天下以理，豈有主人公端拱坐在家裏，而尚憂於二二三三朋從之竊發者乎？體之。

與陳子觀書

往王謙齋將到公書儀，云即有北差，便隨附簡謝，侑以拙刻，知必久徹于記室矣。

僭每謂經世之人，不可以二出世之宗。世之守株套例，而妄肆雌黃者，予亦往往嗤之。謂彼皆以神聖之資，就性地入測，而據所見以立宗。故其持之不爲無故，言之足以成理，至嗣續承傳，終古不可熄絕。然其毫忽之訛，乃有千里之判，又截然其不容紊越者。故各固守其宗，敬循其矩，至棄千乘之世業，背王宮，捨眷屬，以趨脩於寂寞，謂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而世之學者，顧混言之，必欲援釋以入儒，推儒以附釋。此固孔

聖人、釋迦牟尼佛之所不能交相爲用也，而况若吾儕耶？ 舊每謂不急辨體，要在明宗。孔子之不能背君臣父子以明經世之學，猶釋迦牟尼佛之不能不背君臣父子以明出世之學，皆斷斷乎兩不相易者。 在孔子固無取於佛道幫添，在釋迦牟尼佛亦無俟於孔學標榜。 徑山欽之語崔趙公也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今有人而果能背君臣、棄父子，削髮披緇，以趨從於彼學，則吾猶有取焉。 不然，是直守釋氏之籍，而初未嘗學其學。 般弄釋氏之舊話柄，而實未嘗一循其矩矱也。 直以混俗行藏，欲希涅槃受享，此固釋迦牟尼佛之所不敢任也，而况若吾儕耶？ 在家出家，蓋是方便之法，必欲實證實脩，豈宜如是，此固事理之甚易見者，而世高明士往往昧之，是可歎也。 故往有傳卓吾丈之裂冠毀冕，若譏之者，而予獨甚壯之。邇又有感余伯明之欲抛妻棄子，浪蕩天涯，以趨脩於不死，而予又贊行之。 謂審如是而以學僊學佛，乃真可云出世的漢子也，則吾老孔子門中，豈少此一人耶？

感公夙誼，而又以讀《論語大意》爲發志之因緣也，謂純乎經世而敬循孔教者，必莫公若也。 故乘衷素之行，而附此申朂焉。 衷素亦豪傑之儔，且過承道誼之愛者。 知臭味之諧，其晤語必不爲徒然矣。

與蔣德夫書

入今歲雖兩寄書，恐將送者蹉跎，未必以時達。 不然，何徂夏入秋，窅然不一聞回耗耶？ 念之深矣！ 念之深矣！

止修磨勘，邇竟如何未論？ 儒者宗傳，遡自唐虞，演於洙泗，無二作法。 經綸性命，

一手提衡，即彼鷲寂躭虛者，自謂之秘密微妙。總此樞機，罄焉括盡，真所謂孔子之謂集大成。夫豈其有意於兼之，而彼數子之各擅其宗，謂美盡在己者，其長處乃竟不能以有加也。伐木削迹，畏匡厄陳，百折千摧，卒以諒斯文之未喪，而方且頌詩鳴絃，優游以俟其定也，夫豈其無所信而然哉！ 僊鄉雖僻壤，廈屋清閟，足可怡閑。過從蕭疎，更無龐雜，知於此究之，必更精且審矣。時出新知，貺予寥落，庶資起助，振此摧頹，亦所謂師與友交相贊者也。

徐獻和，真可爲有特異之襟，於失意中，乃能鼓邁往之勇，不緯之恤。而汲汲皇皇，欲鼓篋爲夷山萃止計也。有問者曰：「此非公舊遊地乎？」渠漫笑曰：「予從師，非訪故；予問學，非尋山。且武夷公地，自昔賢者處之，非閩所得專有。予豈但不面有司哉？只一教職至，予必走而避之榛莽中矣。」其友乃喟然曰：「允若兹，則公信可獨往獨來於九曲溪頭三百峰頂矣。」顧予未能往，而彼邁往之意氣，則蔑不來矣。舊每謂：「未向學者看發心，已向學者看開眼。」若此者似亦開眼之一端也。又往接柯宇徵書，云公將徙郡，僕亦贊厥美焉。不知邇進止計定何如也？念間喜得人便，輒復作此致忱，惟照亮。

正學堂稿卷四十終

正學堂稿舊刻後序

門人衡陽盧弘進

弘進侍先生比諸弟子爲最久，故察先生之作止語默最悉，而聞先生之教語最熟。夷險升沉，惟先生所遭值，備極生中之苦，而意度常閑，精神常定。經常權變，粗濬淺深，所以待門弟子之問者，隨叩異情，而其旨常協。今載在刻中，若《大學古義》、《論語大意》、《道性善編》及《觀我堂稿》、《斅學録》以暨《郥臺仕學齋稿》、《南中問辨録》，其爲論不啻詳且覆矣。即不復更贅一詞，直可紹休孔、曾，遺淑來世。而先生又引身巖邃，絶跡市廛，端拱一榻之間，寤寐羲皇之上，於世一無營，而友朋之疑而叩悟而證者，方請求未已也，則又烏能已於言乎？黄汝潔，蓋先生入室弟子也，隨稿記注，而并收拾多友之所什襲者久之，纚纚然成帙焉，曰「是不可以無傳也」。以紫芝精舍之正學堂爲先生敷教地也，因題曰「正學堂稿」，而屬弘進次言其末簡。

弘進浣襟莊誦，作而歎曰：「大矣哉！孔子之學乎，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富矣哉！先生之言乎，其宣罒孔宗，雖甚鴻鉅，蔑以尚矣。」然弘進從事先生之學，體勘頗竭思，每謂先生之有功洙泗，敻然前儒者，其大略有四：一曰直遡孔、曾宗源，而無片語隻詞涉及于後儒之款。一曰純乎儒學，自本達標，無有毫分攙搭于二氏之説。一曰究探性命，極於聲臭俱無，而又落實經世。一曰括

綜事理，最爲纖微廣大，而探其斡運樞機，不盈把握。故先生之學至簡易，亦至淵微；至廣大，亦至綜覈；至深渺，亦至平淡；至習熟，又至新奇。然先生豈有求異先儒？不獨無求異先儒，亦豈有求異佛老？譬同行路，中道闢則旁蹊曲徑自見其支。又同寫照，真像立則横斜欹歹，想像摹擬，自覺其贅。如以知本兩言爲千聖經綸秘密，本末始終四字爲孔子一生悟門，直鼎開混沌，前乎此有如此開眼者乎？又如以知本爲《大學》立教之宗，知止爲大學入手之竅，脩身爲《大學》歸止之的，而謂由舊説則要緊全在格致，而知止甚輕；由今説則立命歸根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照提撕，使之常歸于止耳。故曰止於至善，人知其爲末後事，孰知其爲始事？脩身爲本，人知其爲經世宗，孰知其爲性宗？止善本身，人知其爲兩句話頭，孰知其爲一條脉線？皆逼真口授孔、曾，開啟扃鑰。善乎傅錦泉先生之言曰：「頃疑先生若爲有意度越，既讀其書簡而明、平而實，蓋是求同於孔、求同於孟，而非求異於後來也。然先生無心同孔孟，縱言之自無一字句不與孔、曾同，則旨趣之淵源合也；無意異後來，然縱言之自無一字句不與後來異，則端緒之塗徑分也。」茲集也，其宗乘之管束也尤嚴，支流之辨析也尤確；其根極體要也尤精，其障迴瀾倒也尤至。至於衛正道，闢邪宗，謹綱常，重節行，明取舍之分，慎出處之裁，皆凜然義正詞嚴，如斧鉞冰霜，如青黄赤白，不容以毫髮僭差陵越。有關世道，無忝實脩，故敢斷謂儒學到孔子而始定宗，孔學到先生乃真覿面。外此者非高騖虛玄，則卑流功利。膠固之狗生執有，支離之訓詁詞章，其爲失中。不明乎聖人之

意旨，則一而已。然則士之不安於固陋，而有志於聖人之學者，舍先生其誰與歸？士之有志于學問，而無從入者，舍先生之書其誰與據？

今孔、曾之經訓具在也，諸儒之語案可檢而徵也，平氣虚心，取先生之書，數墨循行，讀之當必有渙然冰釋于愚言者。而是編之刻，豈徒以淑漳士，固所以淑天下與萬世也。是爲序。

正學堂稿舊刻後序

門人龍溪柯紹皐

此吾師見羅先生所論著，與薦申辨學及答群弟子問語也。初，先生倡道豫章，著《書要》凡三十卷，大指無非闡發孔、曾宗傳，以止爲入竅，以脩爲工夫，欲人收攝靈明而歸之虛者。業已廣布四方，嘉惠多士矣。數歲入滇，有《南中問辨録》。又數歲居閩，有《大學約言》，精析玄解，不一而足。今《正學堂稿》復有梓，將學之難明乎？抑明學者之難其人乎？何諄諄也！

蓋古今儒者談學夥矣，獨未有倡爲止脩之説。倡止脩之説，自先生昉。如三綱八目，舊以止善爲終事，先生斷然以爲始事。見謂不從止落根，全副當精神向外走作如何得收斂，畢竟滲漏處多，德蔑由明，民蔑由親，又直於事物棼棼擾擾之中，尋討出止法。曰本末始終四字，把定入道之樞，括盡經世之竅，而本歸之乎脩身。見謂脩身爲本，即是止於至善，非有二也。固非離事物討止，與禪定者類也，誠洞于孔、曾知本之學旨哉！其言之矣，竊嘗反覆而繹思焉，必待造極乃稱止，有終身皓首不可幾者，徒令人歎聖人絶德也，必無所事止，只從靈明用事。《書》説安止，《詩》頌敬止，《中庸》詳戒慎恐懼、慎獨、致中，果何物哉？故止爲入竅，脩爲工夫，身其歸宿，善其命脉。先生非創見，諄諄言之，是唐虞以來之真傳，而尼山之嫡派也，故曰「正學」也。匡嶽徐先生謂天子諸侯大夫欲明學于上，釋此無以開宗；士庶人

欲明學于下，釋此無以啟緒。知言矣！知言矣！

社友黄汝潔鐫是編成，同邑李司諫氏敘其端，不敏臯並侍先生東山者也，幸稍有悟，不敢不步趨從事焉。因僭綴一言，俾四方學者讀先生書，知先生所爲論辨，諄諄弗置，相與軌之正乎？夫正鵠樹而射弗中，非善射也；司南具而車弗前，非善騁也。斯又我同志責也。

見羅李先生正學堂稿後序

門人龍溪蔡大綸謹譔

聞諸《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同」者何？一是已。惟一故同，同乃以殊。彼知殊而不知同者，支離之譚，逐末而忘本者也。即不得其一而强爲之同，是附會之見，執末以爲本者也。蓋觀聖人之立言也，矢口而成章，隨叩而如響，洋洋簡編，河漢無極。必也繹其條貫，而探其旨歸，則原原本本之妙，固隱然而在也。何也？一故也。

按聖人之言，以考後世立言者之言，淺深之致，可得而辨也。吾師豐城李夫子，寤寐孔、曾，宗源知本。宏振教鐸，啟發群蒙。書行天下，亦既家傳，而人誦之矣。而正學堂一稿，則夫子居閩時，門弟子所輯應酬問學語也。一刻于漳南，再刻于莆陽。小子綸昕夕捧誦，蓋五稔於兹矣。天幸竊有窺也，作而歎曰：「富哉！言妙至此乎，啟鑰抽關，固是千般委曲，而反覆辨難，只是一條脉絡。批郤導窾，固見揮霍自如，而引掖提撕，卻甚要約可循。讀他書精神未免涣散，讀師書精神自覺收斂。讀他書意氣未免發揚，讀師書意氣自覺平淡。讀他書心緒未免鬱塞，讀師書心緒自覺融暢。讀他書見其多言繁稱，殊費尋索，讀師書則綱舉目張，整然不紊。讀他書見其横拈倒弄，殊覺牽合，讀師書則宏綱大旨，愈掇愈明。乃知有本者如是，所謂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者，竊于夫子見之矣。」

夫子學問大旨，如日中天，小子何得而不習？固高賢所日省測，又不敢以自信也。敬書夫子曰：「小子進矣！是可與矣！」爰命勒諸簡末，用以諗之。

耿天臺先生文集

〔明〕耿定向 撰
胡正武 校點

目録

賦……一九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二……二二

奏疏……二二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六……一七二

書牘四……一七二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七……二一一

解……二三六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八……二四六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九……二七七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二九八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記……三六五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二……三七〇

墓誌碑銘……三七〇

祭文……三八六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九四

校點説明

耿定向(一五二四——一五九六),字在倫,號楚侗,明湖廣麻城黄安(今湖北紅安)人。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進士。除行人,擢監察御史,上書忤嚴嵩,出按甘肅。隆慶初,擢大理右寺丞,與首輔高拱不合,謫横州判官。拱罷,量移衡州推官。萬曆中,累遷太僕寺少卿、右僉都御史。丁憂,起巡撫福建;又丁憂,起協理僉都御史,晉左副都,轉刑部侍郎,陞南京右都御史,以户部尚書總督倉場告歸。晚年講學天臺山,人稱「天臺先生」。家居七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謚恭簡。《明史》、《明儒學案》有傳。

定向之學,遵王守仁所倡「致良知」之宗旨,集中卷十三以薛瑄諸人爲列傳,而以守仁爲世家,此蓋陰用《史記·孔子世家》之例,不但以守仁封新建伯也。黄宗羲《明儒學案》列定向於「泰州學案」。大抵定向之學,當時稱爲名家,及其身後,則影響相對較小。當代哲學史之著作,於耿氏鮮有論述,雖間有論及,亦多持批判態度,蓋未可爲公論也。

《耿天臺先生文集》二十卷,爲定向門人劉元卿所編,刻於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距定向去世兩年。該本由吉水李交書寫,宋允刻板。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及《續文獻通考》著録書名、卷數均同。凡詩賦一卷,奏疏一卷,書牘四卷,論、説、解一卷,紀言二卷,繹言一卷,廣記一卷,碑誌、祭文一卷,傳三卷,雜著四卷。《天臺集》此後蓋無刻本,至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由湖北督軍兼省長蕭耀南重加編輯,定名爲《耿天臺先生全書》,交武昌正信印務館鉛印。此本凡十六卷,卷首有劉元卿序,稱爲「舊敘」,蓋亦本自萬曆刻本,然重加編次,故次序與劉氏所編本大異,且有删汰,内容不盡相同。

此次整理,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之劉元卿刻本爲底本,凡底本模糊莫辨及闕頁之處,則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劉元卿刻本和蕭氏刊本(簡稱

「蕭本」）校補，部分文字則參校黄宗羲《明儒學案》（沈芝盈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十月版）等文獻。個別底本顯訛之字，則據蕭本校正。漫漶不清之字，以□表示，不另出校；原空缺處留空。又底本目録與内文不完全對應，今則據内文重編。

胡雙寶、陳新二先生和李暢然同志在補識漫漶文字上付出勞動，一並誌謝。錯誤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校點者　胡正武

耿天臺先生文集序

門人安福劉元卿譔

蓋予讀耿師《盲子喻》而稍有啓云。夫蘇氏之喻盲子，謂日不可以形求也；師之喻盲子，謂日不可以色求也。然皆就生而眇者言之，未及夫眇而復明者也。有眇而復明者，見天日燦爛，驚駭張皇，詡詡不能休。旁有曉之者云：「爾昔固在天日之下，特日用不察耳。此不足異也。顧今所以用明何如？如視不踰只尺之間，其爲用也小；即察及於烟霄之外，其爲用也虚；惟審諦出門之途，智及邦畿之大，庶幾子之目與子之足始相遊於無窮。」於是復明者悟曰：「善哉，子之曉人也！」斯又《盲子喻》未竟之旨乎？吾師始以盡倫爲志，猶探盤而求日之形也。既舉筵有悟，蓋從有入無，如盲子霅然見日色矣。俾世穎慧者覩斯光景，非玩弄狂恣，則耽無溺妙，其不爲張皇天日者幾希。乃先生不自已也，而求友資切，方殷殷焉，故慎獨樓之証，又從無入有，如墮橋踐實地矣。而先生猶未已也。審伯夷、伊尹、堯、舜、孔子之途，究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之故，於是灼信淵淵浩浩，爲孔子之邦畿；而立人達人，乃學孔之路徑。蓋自此若亡若虚，不厭不倦，以遊乎無窮。斯則踐實地而尤能辨於所踐者乎，其及益遠大矣。師誠斯世斯道之正法眼哉！未易與方外玄觀、闉中管見者談也。往師詩文未有成集，余於都邸，合諸所刻，類輯成編。先生之精蘊，帙括幾盡。叔

子銀臺君見而悦之。時予方請告歸里，銀臺君捐俸屬予付梓。踰年梓成，爲識其日月，因發《盲喻》未竟之旨，明師入悟次第，以觀示來學，且質之銀臺君謂何？時萬曆戊戌六月六日也。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 誄詞像贊附

反身四詠示諸姪

維汝耳，萬感由兹始。聲聞思乃通，入爾慎出爾。逆爾能反求，於道斯幾矣。

維汝目，見前皆己物。泰山一以登，八荒舉一矚。收視而反觀，其妙在見獨。

維汝鼻，形成此一初。呼吸同造化，存神有若無。願爾親蘭友，那堪逐臭夫。

維汝口，入出皆應少。飲食曁語言，謹節方是好。止酒而忘言，其中蘊至寶。

小像贊

皓髪垝齒，而亦老矣。爲何營營，于此延佇？不研佛乘，不參玄旨。守道待後，如斯而已。是故無行不與二三子也。

三言訓語

萬曆庚辰，先通議棄世。余煢煢倚廬居，三四孺孩、姪子在側，余述先通議意，作訓語。

咨爾慤，質近仁。友于弟，篤于親。言若訥，行則恂。麟之趾，堪比倫。計爾齒，幾一旬。學如何？當日新。長勿替，吾家珍。

咨爾思，式諦聽。汝六齡，云作聖。時漸長，志須定。作聖功，在養正。曰孝弟，孩提性。道在是，無他徑。言顧行，德斯盛。永懷兹，吾家慶。

咨爾莣，性頗慧。日千言，能強記。祖愛爾，不在是。希聖賢，敦孝弟。毋殘忍，毋傲戾。惟仁厚，能長世。往念兹，吾家瑞。

咨爾恕，時四齡。憶汝週，示翠盤。置富貴，取功名。仲父笑，大父欣。冀汝長，不虚生。功思立，名思成。即道德，富貴臻。永懷兹，吾家禎。

四言

堯夫詩曰：「無病之安，無災之福，舉世之人，而不知足。」深有味于其言，因賡之。

無藏之富，無位之貴。舉世之人，而未之契。○無恩之仁，無文之禮。舉世之人，未可與議。○無名之德，無言之教。舉世之人，未知其妙。○無意之學，無事之樂。舉世之人，而未之覺。

三老圖

陸郎作《三老圖》，中爲宗伯姜公寶，乃翁大宰陸公光祖左，右爲老夫。蓋齒列也。圖成，索余贊。

奕奕宗伯，巋然儒宗。茹真抱一，兼綜猶龍。桓桓大宰，妙悟聖諦。釋腸孔行，出世經世。猥予固陋，學無所主。事賢友仁，于斯斯取。

誄劉魯橋詞

嗟惟世降，衰哆亂教。曷其維之，曰維守道。維道廣大，浩蕩無垠。曷其凝之，曰惟其人。彼誕之子，吊詭摽奇。唾拾伯陽，戈倒摩眤。公獨恂恂，言稱其師。原本姚江，遵聞行知。彼宕之子，讐禮爲縛。龍門爲曹，竹林爲倬。公獨温温，敬恭惟恪。病

卧迷惛，衾亦不怍。彼佻之子，倚學爲弄。行若風癲，憸猶嚚訟。公獨斤斤，繩趨矩動。日醉百觚，令儀嚴重。彼溺之子，羞貧醜正。士羨善營，宦巧捷徑。公獨恬恬，居易俟命。四宦念年，室如懸磬。嗚呼！斯世何世，異論嘈嘈。撫今思昔，我心孔慅。譬彼賓筵，載呶載號。匪公作監，亂不終朝。譬彼狂瀾，防夷堤庨。匪公砥柱，汎濫何極。嗚呼！維道於人，孰存孰亡？維道之衰，惟德之凉。道裂教湮，風第俗靡。耻尚乖貞，所從來矣。不有巨源，疇訝寧馨？不有申國，疇重小程？惟昔莊襄，當代人傑。勑諸閩孫，負牆侍側。嗣也端簡，洽比芳鄰。子姓從之，矩矱是承。緊予不類，束髮論交。茆亭深夜，芸館連朝。天臺栢舉，比歲遊遨。惟公之引，翼吾黨者。不在言論，見諦而挹。公容止儀，矩者澆習。浮氣恒顧，化而坐銷也。嗚呼！公茲逝矣，邦失典刑，士喪蓍龜。老我衰齡，其誰因依？潰絮臨風，有淚漣洏。蓋爲斯道世風傷，匪以哭吾私。嗚呼！神之聽之，其允格思。

四求圖

萬曆己庚歲，承乏寓閩。愧鼇保之無任，念簡書之可畏。矧家有耄嚴，鰥居在堂；而仲叔良朋，各天一涯。屢疏乞歸不得，所謂四求而未能也。鬱鬱嬰懷，爰作此四圖寄意云。

閩臺告帝

勿謂遠徼，帝閽伊阻。於赫上帝，日監臨汝。晝天與謀，夜天與語。竊比趙公，于茲凝竚。

海憍望雲❶

白雲孤飛，遥遥楚野。有懷余親，舍于其下。焉得兩翼，與雲偕歸。念彼梁公，實獲我私。

鹿洞孔懷

前身豈李涉，雅耽丘壑娱。家傍天臺勝，携弟披榛墟。嶔巖敞幽洞，恍忽昔人居。一杯有餘歡，萬鍾焉可如。爲我馴白鹿，行矣吾歸與。

龍潭聚樂

青青南嶺松，嚶嚶群鳥鳴。下有澄潭水，皎潔瑩心神。至哉川上歎，千年誰復醒。之子述孔業，班坐含餘情。三徑爲誰開，搔首暮雲平。

評白下楊焦兩生詩

余素不爲詩，嘉靖甲子歲典學南畿白下，楊、焦二生呈詩以觀。余覽已，援筆書此評之。二生詫曰：「先生素不爲詩，即此評，若深于詩矣。」予莞爾曰：「詩然乎哉。」嗣間有作，自是啓也。

淳也雅而淡，竑乎簡且狂。翩翩鸞鳥雛，噦噦鳴高岡。交口媚泗沂，意指凌虞唐。各各有自得，我心亦以降。林壑已足共，何以報明王？願言惜光景，努力再梯航。淡勿入枯槁，狂更詣中行。先師有遺訓，用行舍乃藏。

傷孟篇

癸巳初夏，與徐思中夜談，話及孟子，

❶「憍」，疑當作「嶠」。

感而賦此。

我讀孟子篇，撫卷長嗟吁。嗟彼古賢聖，而胡恒處睽。俛仰惟異代，並世無心知。蘇、張騖從衡，孫、吴神兵機。談天炙轂徒，各以智舛馳。蒙莊與禦寇，虚誕而恣睢。何物許行子，陳相以爲歸。張吻祖神農，丘、旦亦姍譏。邪哆横黄霧，行子惑故蹊。狂瀾倒徐、沛，堤防盡圮夷。仁義匪迂遠，舉世以爲嗤，蘧蘧守常道，常道安所施？願學魯中叟，靡緣相因依。翹翹待後學，河清俟幾時？寥寥千載下，惟有一昌黎。昌黎偶天啓，道未闖藩籬。直云接孔傳，孔脉未曾窺。濂、洛後象山，稍稍識其微。疇信孔此學，展哉軼唐、虞。悠悠千古思，獨契含孤悽。多子抱琴來，静言獲我私。理曲成商調，何方有鍾期？

遷喬篇

余誦《伐木》篇，而深有味乎遷喬之興也。爲賦此，贈符卿、周元孚嶺南行，兼懷復所楊宫洗。

嚶嚶谷中鳥，奮翼遷喬木。喬木在何許，乃在羅浮麓。羅浮亦何高，八荒舉一矚。俯視塵中寰，塵寰徒碌碌。飛搶枋榆間，競争黍與粟。飽食雖云適，安知處幽谷。仰止江門翁，春陵同芳躅。陽春臺久荒，塵鏡誰爲拂？願君覓巨航，南海一濯足。濱海莫辭陋，同聲有貞復。令我起遐思，月光時繞屋。

戲嘲陶 并序

陶，逃迹于酒者也，得酒趣矣。兹詠戲之耳。甑老年高，慮其未得酒趣而不

節，賦以盡規。

可怪陶元亮，世共推其高。恥爲米五斗，不肯輕折腰。而何恣口腹，脫巾漉酒糟？心總爲形役，慾境未能超。可怪陶元亮，世共稱其守。謂能崇名教，不爲慧遠誘。既謝蓮社朋，胡戀菊籬友？白衣人不來，盻盻頻搔首。飲酒貴孔嘉，明訓垂自古。一飲成酩酊，名教之所醜。如何到晚年，方自賦止酒。惜哉知非遲，醉生良已久。元亮知非遲，耆年已止酒。于今計君齒，已是七十五。氣血益以衰，杯勺能勝否？但飲至微醺，停杯思邵叟。

誦陶邵詩感賦 并序

世湎酒者，類援陶、邵爲解。予諷陶、邵《飲酒》篇，蓋所云酒中得道者，述而申之，寄漢陽張翁并示里中酒友。

元亮《飲酒》篇中云：「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

惟陶匪崇飲，實得酒中趣。內外至兩忘，斯爲酒實際。陶然沉醉中，惺惺亦不昧。而思順性命，藉酒遣物累。咄彼沉湎徒，那能識此意？逐物任物戕，安知已爲貴？決性至傷生，冥然不知畏。

元亮《獨飲》篇云：「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

載諷陶此咏，尤足發妙詮。忘天天在玆，任真天已全。咄彼酣身者，昏瞀若狂癲。天真已喪盡，渾是酒爲藋。載號而載呶，僛僛舞側弁。緊獨喪令儀，語言亦多愆。不臧罔用恥，此趣那可言。緬懷陶以後，惟邵得同然。

邵堯夫詩曰：「堯夫喜飲酒，飲酒喜全真。不喜成酩酊，但喜成微醺。微醺景

何似？襟懷如初春。初春景何似？天地乍絪緼。不知身是人，不知人是身。但覺身與人，與天都未分。」

於惟陶與邵，曠世何同情。天人未分處，此理妙無倫。堯夫得此意，立命以安身。匪夸醉中景，足已躡天根。咄彼凡俗子，荒湛何惛惛。終日醒亦醉，何言醉能醒？狂藥一入口，迷罔甚妖氛。父母養弗顧，肝脾一越秦。如此天人際，何可與極論。惟道在天壤，從來無古今。滔滔者皆是，那堪醒眼人。

論交示兒姪

事合已則離，勢交衰自絶。彼美蔣徑朋，不是翟門客。駢肩立雪人，趨異涪州别。智哉管幼安，割席幾先决。志一情自深，道同謀乃協。頻頻鸒斯儔，投分慎所擇。

答胡正甫書論末後着

顔復一日歸，曾唯一呼覺。舍却當下了，懸想末後着。賢喆多逃禪，宣尼不可作。念此攬衣興，晨星已落落。

贈徐茂才

茂才，文貞孫，弱冠工古文詞，以集爲贄謁，書此贈之。

尼父著書遲，删述直待老。十四作中庸，阿孫何大蚤。悟超未發前，一語闡幽眇。祖述執中傳，炳然日中昊。矯矯而大師，弱齡志此道。三朝佐命勛，位育功已兆。羡爾瓌琦姿，脩能富文藻。願言惜景光，家學永思紹。闇然崇内美，淡簡中尋討。

憫時謡

嘗怪猶龍氏，訾天爲不仁。吁嗟我遺

黎，而乃丁此辰。昔歲在戊子，年穀已無登。何當歲復歲，凶災日相仍。越維己丑歲，魃鬼虐滋頻。經年無滴雨，蘊隆一火城。深囦化平陸，長林亦忌焚。金石欲銷鑠，勺水群蛇争。株禾無入土，半菽將何營。枵腹播秋種，螟蟻迭相侵。窮簷瓶既罄，巨室困亦傾。家栖畜種絶，村犬吠無聲。茅茹且枯槁，蕨薇何所尋。林樹無完膚，粒米抵隋珍。棄産不言值，鬻兒割所憐。何言食無魚，相望突無烟。善良變奸宄，康衢爲緑林。劇市潛惡少，磔人城之闉。道傍樵採婦，持銍亦禦人。老幼轉溝壑，殍殣遍郊坰。彦士忍去帷，貴介甘没身。少婦抱嬰兒，號踊赴河濱。相生不相保，願以死相殉。有目不忍睇，有耳不忍聽。那望醉爲瑞，敢期鼓腹吟。逢人無菜色，已若覩鳳麟。休問他村落，試觀阿邇鄰。十室九逃徙，十徙幾歸寧？妻賣擁人帚，女賣執人巾。孤身歸故里，徬徨靡所因。低回盼舊廬，棟宇已爲薪。含悽營草芟，延頸冀有春。庚寅春徂秋，疫癘殃駢臻。甚者闔户殲，次者比屋呻。昏暮奔巫醫，巫醫不自神。市纏停列肆，孔道草成茵。阡陌耕誰耦，旅宿莫啓門。麥槁委泥淖，汙邪盡蕪蓁。破屋僵積屍，環堵藂蛆蠅。吊問莫能舉，篤義無周親。親友偶相值，相顧各眉顰。顰眉愁愬語，氣餒不能伸。緊獨生病苦，死亦不安魂。咄咄椎埋醜，夤夜發人墳。鑿棺解衣襦，暴屍野裸裎。虆捏反無力，狐狸任縱横。郛郭成京觀，暵畔等長平。鄭俠圖不盡，《雲漢》詞爲真。傷哉此孑遺，疇非天所生？天既莫爲佑，胡復賦與形？即令蒙莊徒，駭形亦損心。我欲叩天問，天高杳莫聞。悲傷爲此謡，行爲當路陳。當路豈不念，輶軒已幾巡？故知昔無歲，未知今無民。彼

蒼苟悔禍，何以亨茲屯？ 願言啓召伯，特垂棠下陰。 願言借召杜，十年勤拊循。

右謡萬曆庚寅秋中賦。 時料闔境民户，饑死與疫死者約四萬有奇。 嗣是越辛卯春莫，沴氣未消。 死亡相繼者且無算也。 即今逃亡之屋，荒蕪之田，滿目而是矣。

別李士龍詩四十韻

萬曆癸巳冬，余年滿七十。 李士龍自白下來爲壽，士龍年亦七十。 余重其別也，賦以贈，兼訊諸同志友。

人生至七十，世道古來稀。 今吾幸與爾，年齡俱及斯。 羡爾何强健，千里能驅馳。 目辨蠅頭字，氣雄獅吼機。 握麈談深夜，揮毫借夕暉。 耽爲津梁樂，罔知筋骨疲。 孜孜研釋典，恂恂蹈孔規。 悟從《法華》入，不爲《法華》迷。 茲來更精進，匪直得佛皮。 解脱自繩矩，玄同忘是非。 累遺神應王，情輕性乃怡。 學共年滋長，德將齒日躋。 嗟我年雖若，自覺倍衰頽。 心長力不副，意遠行多違。 悠悠延歲月，墨守舊門楣。 英俊厭淡薄，白駒莫我維。 咨爾德意厚，南北恒相依。 愛助心無已，頻來致切偲。 情難禁離別，老去益悽其。 此晤已不意，後晤安可知？ 踟躕立河滸，欲語難爲辭。 往諗同聲友，何以慰我私？ 惟道關世運，須共力肩仔。 乘舟兩跨溺，登車多指疑。 勗哉宗明德，擇術慎所趨。 聖教雖多術，主善是常師。 佛法雖云萬，致一亦其歸。 夫道一而已，末學何多岐。 岐分狃所見，見僻識陰支。 所識緣所習，結習那能移？ 試旋識若見，反身一近思。 學語分齊、楚，愛敬同孩提。 不識亦順則，不習而性之。 只此愛敬心，蒸民所秉彝。 自心能自信，大道何藩籬。 有無言俱陋，諸子蔽且離。

尼、迦總過影，同異辨等癡。卓哉曾氏子，一唯徹顯微。發此從心訣，《大學》篇可稽。火傳千萬載，爲壽允無期。

七十吟 二首

人生至七十，禮謂老而傳。吾年已届期，欲傳今何宣？栖栖世所營，夙生少此緣。維兹世守業，統承已多年。我恒安固陋，耻與世争研。匪侈門閥峻，欣此好園田。宅身有所止，範圍彌八埏。分疆明左券，載在聖人編。患無徙戎策，胡馬躪郊阡。患無擊楫志，暱安江左邊。斯道一綫脉，奕世其誰延？吾衰兹甚矣，佇望世英賢。

其二

尼父七十齡，從心不踰矩。吾儕凡近資，安敢恣妄擬。但願天假年，志學自今始。志學何所學，宗傳惟曾子。臨深履薄心，易簀而後已。胡爲此斤斤？上帝日臨只。斯矩自帝命，踰則惟危矣。咄彼澆薄夫，淫縱而邪哆。任放爲解脱，斯豈聖人指？爲語同心人，慎勿迷蹈此。此關世理亂，匪身淑慝以。

右南中諸英髦各爲詩來祝，賦答。

七十吟

自視尚若蒙，俄驚七十至。人羨古來稀，我嗟歲已去。得句瞬即忘，遇事惽如醉。恒懷千載憂，拙爲一身計。憂等杞人愚，時時慮天墜。欣慕王生達，裸葬返真趣。蔣徑日蓁蕪，周庭草交翠。那得知音人，會此無弦意。

詰知

昔賢稱爾良，近覺爾可疑。良友與人

交，存没關休戚。良女醮人婦，之死矢從一。唯爾實有良，盛衰胡改易？粤自形生來，與爾何親暱？未嘗離須臾，未嘗萌間郄。視聽爾聰明，言動爾捷給。作事爾勤渠，運思爾智慧。云胡到晚來，漸漸殊疇昔？疇昔爾炯然，今爾漸惛翳。疇昔爾朗然，今爾漸聾聵。疇昔爾便便，今爾漸蹇慳。疇昔爾矯矯，今爾漸跛躄。何處爾盈虧，何事爾趨避？想當盛壯年，爾便謹附麗。值此桑榆境，爾便漸踈遯。醜阿形枯槀，爾便生憔悴。憎阿體龍鍾，爾便生厭斁。蔑阿筋力脆，爾便懷安逸。斯阿血氣衰，爾便多疢疾。渾是炎涼情，乘時附氣勢。怪爾忒無良，稱良殊未實。毋乃阿慢爾，爾便生乖異。周文爾緝熙，商湯爾顧諟。何當狙落時，爾亦永遐棄。彼美尋丈身，胡忍終相失？尼父暨子輿，於爾何汲汲？七十不爾踰，七篇惟爾述。奠楹蓋棺日，汝遁將何適？堯顙禹肩形，委等溝中瘠。泰山巖巖度，滅去無蹤跡。爾竟何所之，尋之無處覓。是以世英賢，垂老皆宗釋。縱口談無生，離爾思歸寂。忘頭求首領，釋子何訶斥？不生不滅真，面目從何覿？孔、孟傳湯文，匪緣聞見及。盡性而至命，斯理惟默識。

病　懷

吾衰羨久生，匪爲世緣縛。生平枉過多，勉以餘生學。奮指魯陽戈，遲日西山落。愛陰惜寸分，何苦病常作？前歲既病痔，昨歲病胃惡。夏復病逆欬，日日理醫藥。展書時復捲，濡毫竟皮閣。天命不可知，任化從吾樂。

贈劉調甫應聘北上國子之任 二首

出山亦遠志，漫疑小草嗤。明主軫群

蒙，廣詢美藥資。世多飲狂泉，醒惛若罔迷。醒心須良劑，此味胡可遺？

其　二

夫君醫國手，擇術仁是依。活人功最普，用行道在茲。途路阻且長，蚤晚慎驅馳。

夜坐訂學載賦贈

大道浩無眹，何處覓真機？本心不容已，天根自秉彝。本心不容昧，天則那能違？天則亦天根，統承天命之。維君知天命，於此更何疑？體取無生意，生生理入微。知生便知死，生滅見成支。子輿洵知言，邪詞知所離。云胡恣横議，孔、孟亦姍譏。斯道關世運，辟靡化教基。丕顯皇祖謨，昭揭在堂楣。彝倫紹放勳，炳焕千古垂。願言時顧諟，執此導群迷。致却世太平，老我穩嵒栖。

楚王孫潛智見示詠懷之作用意贈答

蒼雅止屋號，荒雞亂夜啼。俗謂兆凶警，鄰父相驚疑。疇謂世理亂，而靡徵先幾。野祭雒川沉，清談胡馬窺。辛有與山濤，倬哉炳前知。於惟我皇祖，天啓造九圖。道術統聖真，彝訓日星垂。列祖纘鴻烈，熙洽到今茲。寰中無異學，士學無異師。輓近何棼棼，祖左宗毗尼。況復悖本教，縱誕而恣睢。釋迦釋戒律，大雄曷大悲。慆淫稱解脱，憸毒奓神機。下流便情慾，一唱百追隨。霾氛横四塞，行子失故蹊。有美天潢冑，蒿目哀群迷。博雅驅中壘，藻績擯陳思。兢兢循祖訓，恂恂蹈孔規。兄弟相師友，怡怡更切偲。賦詩陳雅志，不我耄遐遺。何以報瓊瑶，崇德矢襟期。謍道先擇術，求朋仁是依。忠孝

承家國，邪哆未能移。永言翊皇序，萬世鞏丕基。

老苦吟 爲哭吳存甫周子徵二丈

萬曆庚寅，余以病得予告歸田。值歲凶荒，麥飯藜羹，頗能甘之；穨垣陋室，頗能安之。斯予所慣嘗，不爲苦也。尫羸殍殣，時接于目；愁歎呻吟，時聞于耳。初殊苦之，頃漸習以爲常，勿爲苦矣。僮僕遞病，田蕪不治，薪汲靡共，躬自應門，亦勿苦也。惟二三同心，相繼凋謝，所懷美人，又天一涯。念有口不能已於言，言出，期有賞余音者。時言出而賞音者誰耶？有耳期聞善言，有目期見善事，有以沃吾心者。時耳所聞、目所見，足愉快人意者幾耶？又余心有所營，期人贊之；同心所營，期常附之。頃余心有營，靡所與同；忖人心所營，非吾所志，此非人生最苦者耶？爰賦此吟，以號于天。嗟，嗟！知余心獨苦者，其天乎？

嗟余撓弱姿，抗志欲希古。古道未易臻，引翼當須友。束髮結心盟，論交徧寰宇。盍簪豈乏人？莫逆可指數。歲忽丁龍蛇，芝蘭遞萎腐。悲悽因倦遊，投劾遂解組。解組將何適？去去歸吾楚。昔孔邁周流，卒老還歸魯。謂魯君子多，豈謂懷鄉土？睠兹里中賢，疇可托肺腑。駟馬有蘧瑗，龍潭有山甫。瑗也自知非，寡過匪尚口。面柱覿性真，攸履往無咎。甫也亶柔嘉，懿德世尠伍。性安自聖真，光霽繩祖武。歸與幸有託，吾道在隴畝。緘書戒兒姪，慇懃葺環堵。開徑并下榻，相將時聚首。天胡不憖遺，倏奪我二侶？猶龍既返真，秦失徒號走。子來不恒化，犁也但倚户。時來去復順，薪窮火已溥。逝者長已矣，存者自悽楚。豈

爲情好牽，寧闇生死故。鄭僑無爲善，子休莫可與。郢斤何所施，牙琴空獨撫。若劍失其雌，如車喪其輔。悠悠千載心，鬱結向誰剖？命駕靡所如，停雲日延佇。聆彼林鳥鳴，嚶嚶若道苦。感之賦兹吟，代曲和琴鼓。

哭吴蕭二子

吴司寇伯恒、蕭司徒思學，咸予督學時所識拔士也。接武巍科，駢肩膴仕，休聲懿績，當代人倫冠冕。而閎識邃養，尤大爲斯道所倚毗。倏焉並逝，傷如之何！桃僵李仆，匪直嗟狄門之蕭條；顏夭冉亡，實重悲孔壇之落莫。歌以代哭，情見乎詞。

天高不可問，兀坐黯然思。禎妖兆興亡，萬事有先幾。賢達生死故，豈不關世機。被髮兆戎亂，辛有豫已窺。寧馨誤蒼生，山濤早見嗤。杜鵑鳴天津，堯夫重歔欷。往世理亂徵，喆士多前知。猗與我皇祖，天啓造九垓。道術統聖真，萬世鞏丕基。近代何紛紛，相率宗毗尼。掉臂悖本教，淫縱而恣睢。程、朱蒙詈詬，孔、孟亦姗譏。風澆維盡裂，一倡百追隨。狂瀾山嶽倒，孤柱何能支？所幸同心友，前後相挽推。白下吴司寇，穎質邁等夷，頴頴資三益，能疑自得師。早解天根意，博不惑多岐。閲人精鑒評，忘言耻煦濡。書來訂久要，勸我勿憂疑。人家聰俊子，輒欲改門楣。吾矢遵所聞，門户謹護持。守道以待後，不敢隨時靡。宛陵蕭司徒，朗識能鑒微。當司諫議日，侃侃立彤墀。祀定盈庭議，俎豆增光輝。疏抒先憂志，云不在邊陲。原本朝廷上，人心昧是非。心源既已汩，政事其從

隳。孜孜明學術，蕲爲一轉移。卓哉二子見，千聖孰能違？身際風雲會，語並日星垂。衷謂得二子，斯道永有資。致却世大平，便可老嵒栖。嗟嗟彼昊天，胡不爲憖遺？今年歲在巳，兩賢相繼萎。嶺表星隕營，中州淚墮碑。仁賢皆不壽，吾道將焉依？車兩亡其輪，千里何能馳？鳥兩鎩其翼，圖南安所施？百身誠莫贖，千載空傷悲。彼蒼豈不仁，不欲醒群迷。吾衰今甚矣，那堪此悽其？悽其復悽其，有淚重漣洏。蓋爲斯道慟，匪以哭吾私。

病痏呻

辛卯仲秋，耿子病痏。伏念天降災於里中者，甚酷且烈。予幸不病内而病外，其外病也，毒不集於一體，而散布之周身，天之厚我者亦至已。顧踰月弗瘳，不能無呻，賦韻以代。

嗟子衰已甚，何當病復仍？趾間一疥瘍，如黍忽然生。初延腁及腓，已由股漸升。兩臂并項領，時疑蟻橫行。爬拂無停指，痕隨指累茵。耳倏垂玉環，肩忽被珠纓。四體渾鱗甲，驚非舊腜形。寤寐夢覺間，他自未能分。延醫期我瘳，醫術何紛紛。火攻用瓦礫，塗膏雜烟熏。寧謂陶唐世，不免炮烙刑。豈酬國士遇，而乃漆其身？怪兹爪與膚，❶本爲一體親。何當費防檢，相值若讐鄰。撫摩挾刺刃，搔抑恣鋤耘。快心思次骨，剜肌任血淋。骨肉互戕賊，天君亦靡寧。終宵不成寐，反側至凌晨。自嗟還自詒，有不病者存。疾痛與疴痒，覺來必有因。循因旋此覺，純覺未爲真。體取無生意，忘身身乃全。

❶「爪」，原誤作「瓜」，今正。

但令干戈偃，瘡痍自漸平。

誄張甑山五言古詩六十四韻❶

維今歲在巳，維時月建酉。越朔之八日，厥辰曰己丑。甑山返真訃，耿子輿疾走。中道據梧吟，編曲和琴鼓。曲響何咨嗟，嗟近世風蠱。宦潤稱雄傑，廉貧嗤呆魯。有美漢陰翁，雅操獨踽踽。何處更得來，直須求之古。子淵樂簞瓢，原憲安環堵。公也希前修，崛越繩其武。彼哉樓下人，安可與比數？公豈非不達，弱冠魁全楚。公非不祿仕，敭歷抑已久。教桐遷胄監，歲甘苜蓿苦。鬻婢賙士喪，室子躬操釜。銓司晉地官，清要且崇膴。危論忤鈞衡，左遷出外補。既攝畿封篆，再綰蜀邑紐。宦遊廿載歸，舟不停漢滸。迂道顧余廬，相將學農圃。歸囊僅敝笥，檢之一無有。門生或饋遺，蹙焉若蒙垢。幞被不掩脛，緼袍常見肘。說爲子孫謀，耳之若爲詬。懷恩矢託孤，萬金揮如土。友愛拊從子，不減漢第五。巇已掩僚瑕，捐生解師詈。銜感肅皇恩，慟慘隴鸚鵡。宴爾娶吳姬，洞房悲怮怮。公匪遠人情，忠孝植靈府。栖栖朋友間，屢空至黃耇。苦節且好施，介狷交則溥。解衣忘膚寒，推食常傾缶。聞人一善言，長跪數頓首。聞人一節行，好之鏤肺腑。含笑任人嘲，逢人丐箴灸。宇內諸名賢，十親已八九。偶得里中英，如途拾瓊玖。懷少少常懷，依戀若保母。殷殷畏後生，式是魯中叟。行仁頂可摩，效忠心欲剖。媚婭不信學，諷謂等夷虜。舊交位崇極，抗禮同儔伍。盡規逆未同，不嗔憸者吼。時入箐林中，獨坐試豺

❶「詩」，原無，據文例補。

虎。時入疫厲家，啓手爲存撫。帶索今罷歌，冰骼蜕在輀。惟公能外身，不能頃離友。化去誰作朋，珊珊風是耦。惟公常絶粒，老不能止酒。漬絮酬几筵，度公必不吐。胡世囿域觀，良璞視爲碔。或訝爲矯飾，或譏爲迂腐。智譽擬寒蟬，癡姗類喪狗。疇省爲難能，背憎滋多口。惟天鑒賞之，俾晚遇賢守。周乏時分廩，視疾頻自牖。治棺躬含斂，摛文傳不朽。福善應令終，際會良不偶。借問許史儔，昔曾得此否？余爲此誄章，中言一無忸。即此誌且銘，行將納之幽。匪爲公墓諛，垂爲末世誘。惟公神聽之，來歆亦翔舞。

別時郡丞一律 有序

十月十日，予誕辰也。壬辰歲，予病，子健弟在汴，聞而投劾歸。時予念先淑人劬勞，日往展其墓，而子健適至。今歲癸巳，予年七十矣。以霜降節，展先通議墓，寓塋所，經理塋域。是日，慶源丞時煥卿來自淮，因與論心，五宿而別。賦贈，兼訊同心。

去年舍弟棄官回，今日良朋自遠來。老去光陰容易過，閒中懷抱好爲開。月明華表盟心語，露冷松楸觸目哀。歌入蓼莪詩久廢，傳家幸喜得英才。

重遊天臺 萬曆癸巳九月也二首❶

惟昔嘉靖丁巳，仲弟子庸始遊，歸道其勝。予因偕劉應德、周子徵、官、吴存甫諸門弟繼遊凡七。萬曆丙子，先通議年八十，曾一遊。余時年七十，叔弟子健輔行，

❶「二首」，原無，今依例加。

年亦五十也。

自與兹山有夙盟，不辭老病往來輕。看雲憶昔思何極，刻石書游事幾更。八袟翁强七袟子，五句弟傍七句兄。兒曹爲續岡陵頌，欣對山靈一舉觥。

又

解紱歸來苦病侵，愛山時復强登臨。蒼崖不改千年色，古檜猶垂十畝陰。風谷坐驚饑虎嘯，霜林卧聽曉猿吟。舊遊朋輩今何在？手把茱萸淚滿襟。

題天臺別意圖贈李士龍 二首

層巖崒嵂與雲平，一望閼門紫氣横。地坼東西分汝、漢，天連南北見嵩、衡。丹丘幾度虚遊子，白髮孤征念友生。此去秣陵江萬里，臨流應憶濯長纓。

又

天臺佳氣鬱嵸巃，悵別瞻依意不窮。路側徘徊吾道遠，尊前處贈古人同。當年蚤見二三子，今日相看七十翁。一覽岱宗天地小，無勞西極訪空同。

天臺

誰壘層臺着此岑，洪濛天造到于今？盤懸仙掌朝承露，泉注瑶池早作霖。雪立中天成玉柱，風迴石籟振金鈴。到來絶頂援琴鼓，萬壑千嵒得我心。

其二

足躡丹梯步紫雲，息緣離詬達天門。息緣離垢達天臺，三門題名。長嘯一聲千谷應，低回四顧萬山蹲。崛起孤標身建極，石交群聚孰移文？化工巧作支天柱，好炷銀釭破夜昏。

其 三

臺傍青天可扣閽，嵬然獨踞衆山尊。乍疑溟渤橫波浪，亦似高堂列子孫。楚魏光黄表封域，河淮江漢水從分。滄風坐雪經千古，漫擬蜃樓羨海氛。

賦

春鳥秋蟲解嘲賦

秸鞠鳲鳩也。鳴春，命曰催耕；青蛚蟋蟀也。鳴秋，命曰促織。或當永晝而嘵嘵，或届中夜而唧唧。載飛載鳴，如訴如泣。田父惕兮于耜，機女驚兮載績。青蠅子鼓翼而前曰：維性有欲，生也貴適。嗤爾譙譙，孰如予得？有警兮星散，有聞兮雲集。既嘬餘腥，復飫殘瀝。醉醲飽鮮，焉往不給？彼其之子，胡爲役役？未嘗粒粟，爲人謀饑；未占寸絲，爲人謀衣。胡不自爲，而徒爲人爲？秸鞠子顧青蛚子而歎曰：陋哉，卑卑青蠅之爲言也！彼惡知哉？維覺有先，維家有督。嗟此蒸民，誰其率育？一夫輟耕，或受之饑；一女休織，歲亡以卒。匪蚤夜以提撕，將無溺宴安之酖毒。肆予與子，異候同心。春維暮矣，予先聲以開來；秋風起兮，子繼往而嗣音。相將引恬而引養，于時警惰以相勤。咄彼幺麿，惟知棘慾。終日營營，曾不知足。探湯不戒，忽焉滅没。是以李赤之傳，寓譏于子厚；而三害之憎，致厘于永叔也。青蠅子赧然面赤，無以應已。蛩蟺子丘蚓。聞之曰：子則穢矣，惡能誚彼？我將造而諷之。更其詞曰：欲生于愛，性蔽于情。孰如予介，靡勞我生。潔廉其操，委迤其行。渴飲黄泉，饑湌槁壤。土

處而蟄兮，將龍潛比淵；暑至而歌兮，與鸞聲争響。遯世無悶，未知來往。彼其之子，胡爲攘攘？止桑中兮飼子，巽床下兮依人。羗有求而不獲，故向人而吁唫耶？青蛚子顧謂秸鞠子曰：鄙哉，硜硜乎蛩蟺之爲言也！不知我憂，謂我何求，豈不詩哉！顧我小子，肇迹豳岐。維王風之四達，始大愜乎予思。惟子厥職，典在司空。寧獨飼子之惟均，寔期大道之爲公。若彼蠢蠢，受氣最偏。東西詰屈，南北夤緣。無逸足兮遠舉，無洪翼兮高騫。屈以求伸兮，學步柳陰之蠖；隱而未見兮，希蹤井底之蜎。逢險縮朒，遇世迍邅。是以蛭蝦醜類于賈賦，而陳仲擬跡于孟篇也。蛩蟺子聞已，縮首而退，以告即炤子。螢也。即炤子曰：爾則闇矣，惡能誚彼？予將造而牖之。載更其詞曰：不有獨照，孰醒群迷？既明且哲，其孰如台？藉兹腐朽，倏化神奇。含光内朗，下上于飛。凌虛赴遠，靡適不宜，蓋炯然自了之爲得，雖溘焉朝露以何悲？羗不住而不滅，將生死其出離。是以駱生頌德，武子取資。智囊不羡于家令，而傳燈遠紹乎牟尼。彼其之子，嗷嗷何爲？爾匪田畯，疇令號于隴畝；爾匪宮宰，孰使督爲繭絲？且也爾春不鳴，農孰釋耒？爾秋不鳴，婦孰斷機？爾惟無明之爲障，故徒嘵聒以自疲。于是秸鞠子仰天而喟，青蛚子撫床而吁。相謂曰：噫！小智不足與語大，猶井蛙不可以語海也。夫大化無垠，陶人與物。厥類雖殊，厥氣相屬。是以明德者視人惟我，貴同賤獨。今此下民，並生並育。故一夫之號寒，猶己之剥膚；一夫之阻饑，猶己之枵腹。爾我得氣之先，安忍不爲之告？矧吾與子，受命自天。時至機動，應節罔愆。非得已而不已，

蓋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爾乃苟全于蘊祟之餘，幻輪于埃壒之場。智不能以周物，明僅足以自防。偶炫精于闇曶，終匿景于太陽。媿昭昭之偉節，矜頍頍以宵行。若石火之暫燿，共野燐之微茫。爹孅嘒以傲予，徒遺姍于大方。粤《易》贊大明終始，肆《玄》稱旁燭無疆。帝兹揭二曜以麗天，子奚屑與魑魅而争光哉？即熠子聞已，爽然失，憮然思。招青蠅、蛩蟺二子而款語曰：嘻！日月出矣，爝火何施？明命有赫，吾乃妄嗤。已矣乎，矢遺形而釋智，永惟大道之與歸。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二

奏疏

劾吏部尚書吴鵬疏

爲糾官邪、飭吏治，以固邦本事：近該兵部題覆兵科都給事中王文炳，題爲倭寇猖獗，懇乞聖明，申飭督撫臣工等因，該兵部覆奉聖旨：「安民在守令得人。近年各官，恣意貪殘剥害，以致百姓困苦。這所議是。吏部都察院便行文與各該撫按官將司府州縣正佐等官，嚴加考察，貪暴殃民的限一月内指實奏來處治。欽此。」臣有以仰見我皇上汲汲安民之盛心也。臣聞之：《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詩》云：「君子萬年，保其邦家。」夫保邦之道，誠在安民。安民之責，誠在守令。陛下興念及此，固宜永保邦家於萬萬祺也。但臣竊以爲本正而後末治，源潔而後流清。銓衡者，守令之本源也。欲察守令之貪殘，而不察銓衡之淑慝，是舍本源而求之末流，臣慮其難矣。臣往見謁選者，下自吏丞，以至科貢諸途，未聞有無因而得美缺者。故未任之日，已積負累千，指望剥民膏脂而償。後欲責其恤民不貪，是引犬上堂而叱之下也。不特此也，即今部院府寺之屬，資俸應陞司府官者，其始也必講，講以賄也；其去也必謝，謝以賄也。否則，雖資俸應陞勿陞矣，即陞亦未必如意矣。及其到任也，曾未及朞，於當路必有問安之禮，歲時必有慶賀之禮。至歷俸將次，則因公差朝覲

而通賄講陞，或令家人狎吏而通賄催陞。❶如是，即得速化。❷否則，雖治行第一，俸資應陞勿陞也，即陞亦未必如意矣。彼往守令之恣意貪殘而不恤民者，❸捹不爲官者也。苟有愛官之心，其貪殘猶不至極。今美缺以賄得，美秩以賄陞，是貪殘者不惟肥家，且得榮身。苟非實心愛君體國，孰肯安於偃蹇坎坷而不貪殘也？且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也。即今督撫之臣陞任之日，輒取藩司庫藏動數千金，名曰「謝部」，相沿爲當然固然，恬不知怪。其不盡然者，可指數也。如此，又何以禁守令之不爾也？凡此，皆中外所共見共聞，非臣一人之風聞浪説也。推本所原，秉銓衡者惡得辭其責哉？參照吏部尚書吳鵬，素頗曲謹，亦徼時名，遭逢聖明，陟居冢宰，固宜委身殉國，公爾忘私，以爲百官率也。矧今海内多事，財詘民窮，仰廑聖慮。鵬爲大臣，獨無分猷共念之心耶？何乃竟替初心，不終晚節？雖少有自好之意，顧全無特立之操。澒涊脂韋，如木偶然者何也？臣謹按其踪跡顯著不厭公心者爲陛下言之。夫冢宰號稱天官，以奉天而不私也。今天下公道，惟科目一節猶存耳。乃董份，鵬之壻也。吳紹，鵬之子也。壻主試事而子竊高科，群議已沸騰矣。己掌銓衡而子擇美秩，是豈祁奚之公心哉？無亦焦芳、翟鑾之故智也。矧秩宗典禮之司，宜優文學者居之。以文學言，蔡茂春固會試第一名也，止授兵部。而紹以乳臭孟浪之子，乃

❶「令家人」，蕭本作「奸人」。
❷「化」，蕭本作「仕」。
❸「往守」，蕭本無。

得禮部，其何解於士論哉？夫以百官之長，先爲登壟之行，❶又何以禁天下守令之不貪殘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一也。

臣前任行人時，聞江都知縣李一科差吏丁守仁同伊妻弟持銀數千兩，潛此營陞吏部。臣時嗤其騃，意謂清朝安得有此等事？及臣差回，而一科果陞本部主事矣。❷臣痛憤撫膺，以爲科則何誅，顧援之者誰，忍負國家如此也？隨有御史林騰蛟指實一科贓罪論劾，仰蒙聖斷，罷回聽勘。臣躍足合手，稱頌聖明，且慶國家尚有忠直之臣。曾未幾時，而騰蛟出爲僉事矣。蓋近日御史陞僉事，抑之也。又查得前禮科給事中袁洪愈劾前文選司郎中白璧等貪污，當蒙聖斷，將白璧等罷斥，中外稱快。乃今洪愈淹滯累年矣。伏思陛下於二臣者，既已用其言，固將顯其身。而鵬乃抑之，是直欲箝言官之口，使皆垂首濡足於其門，俾得肆無忌憚，而不欲其效忠於陛下也。此其心何逆哉？或曰：「彼尊衙門然爾。」夫琬琰寶器，❸偶積垢穢，或爲洗滌，固所以珍之也。主人顧可怒而斥之耶？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二也。

臣又訪得前文選司郎中何海宴鬻爵納賄，穢跡昭彰，即據騰蛟論疏，皆鑿鑿可指。已奉明旨，謫調示譴。曾幾何時，即陞河南參政。是陛下所欲黜者，彼固以私庇之。又訪得前驗封司員外宗臣，本以夤緣李默得改吏部。後因考察，自度不齒，浼求外補，人猶憾其漏網。亦幾何時，即陞福建提學副使。提學，士人所宗。如此干進無行之人，即文

❶「壟」下，蕭本有「斷」字。
❷「陞」，原誤作「陛」，今據文義改。
❸「琬琰」，蕭本作「球琳」。

藝可觀，豈足當兹任哉？ 吏部以貪敗者胥得私庇，凡居吏部者，何憚而不貪？ 居吏部者既貪，又何怪爲守令者之不貪也？ 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三也。

臣初在吏部辦事，見今文選司員外張九一陞入爲稽勳司主事，中外鬨然，嘲之曰：「此財旺生官者也。」或指之曰：「此官身價數千金矣。」臣始未信，隨訪彼先任黄梅知縣，全無實政，一味剥民奉迎，以要譽耳。其所以得陞吏部者，實假手伊妻父王監生，潛此爲之納賄營求也。既居要地，遂稔前非。據今汝寧府同知楊秉和納賄柒百金於其家，差吏商城人龔勝在此坐催爲屬陞南京刑部員外。此其貪跡之可指者，其他得於人言而未有指實者，不止一二人也。夫以乞墦丐子之儔，置之銓選華要之地，是爲天下貪殘者樹標幟，又何以禁守令之不貪殘也？ 此臣之不足於鵬者四也。

夫因能授任，因資敍遷，主銓者宜自有定論。往有京堂缺出，漫無可否，顧曰：「俟彼自講定，然後好處。」或曰：「事不在我。」致使講者車馬紛馳，如群兒争餅。此豈盛世所宜有哉？ 奬恬退，抑奔競，銓衡職也。士風若此，鵬得無動心耶？ 至於蔡克廉病夫而擬陞南部尚書，沈坤惡人而改補北監祭酒，雖曰會推，主擬者誰乎？ 何不辨之早也？ 向非聖明獨斷，則計曹止爲養病之所，而大學將爲播惡之區矣。在朝之臣，鵬尚不能甄别，況能使天下守令得人也？ 此臣之不足於鵬者五也。

夫吏部爲六曹之首，而冢宰又爲四司之長，非徒曰吾自潔己而已，必能約束其屬，使皆肅然，不玷清議，而後可以正百官也。乃今司府縣官入覲者、公差來者、改調與起復

者、督撫陞任者，於各司私門納賄，猶委曰不知。至盈篚書帕，公然送於署中，視爲常規，曾不之禁。其中即有清謹自守之士，亦皆制於成風，而懼特立之難容矣。夫本部既受司府之賄以爲常，而今移文撫按以察其貪，臣恐即不反脣，亦腹誹也。又各司貼班官吏，不可計數，甚至家之庖丁乳母，悉取償於此。中間有等貧寒無力者，往往陵轢於輿皂，窘辱於僕廝，其情殆有不堪者。夫此官吏雖微，他日亦均有一命之寄者，今身被貪殘如此，又可責其不貪殘于民耶？僚屬之内，尚爾狼籍，又何以禁天下之守令也？此臣之不足於鵬者六也。

即此六者，大小臣工，孰不心非巷議？顧未有爲陛下言者。蓋以本部職擅黜陟，且根據株連，人懼斥擯，故寧負陛下，不肯負吏部耳。臣每念自育庠序，暨登仕版，自頂至踵，毫髮皆朝廷恩也，即甘擯斥，忍負陛下哉？用是不敢顧忌，昧死盡言。伏乞聖明，先將臣考察心行，如果懷私妄論，乞照浮躁不謹事例，亟行黜治。如察臣言有據不誣，乞勑鵬自疏陳，或容令致仕，别簡公忠之臣；或重加切責，使勵桑榆之節。仰惟聖裁。其何海宴、張九一、宗臣、吴紹等乞賜查究，分别黜治，以爲貪污奔競之戒。則本源之地肅清而官邪警，守令之貪自戢而民生遂。財用由之以充，邦本由之以固矣。

申飭科場事宜以重選舉以隆聖化疏❶

竊惟兩都，實四方首善之地。而今歲乃龍飛第一之科，天地交泰之期，固拔茅彙徵

❶ 此文原與上文不相接，上文末爲第八葉且下空多行，本文以下又自第三葉起計，且前空四行。

之會也。國家選舉，已有定制。近奉該部節年題准通行事理，已極詳盡。但有議之雖詳，而奉行容有未實，亦或行之已定，而時宜略有當通者。臣待罪學職，爲日頗久，其於士習時弊，竊有疚於心者，謹攄一得之愚，條陳數款，少爲苴補。伏惟皇上俯垂聖覽，敕下該部，酌議施行。斯文幸甚，世道幸甚！

計開

一、兩京考官率用翰林坊局儒臣。近該部題准，迴避原籍，南北互用。其於遠嫌杜弊之道，已得無容再議矣。但主考秉衡持鑑，其任至重，故必得其人，而後衡鑑不爽也。昔宋臣歐陽脩知貢舉，而士習一新；吕祖謙司文柄，而真儒斯得。是故存乎其人耳。今兹館局之臣，俱係朝廷甄育，固多俊乂之儔。第文行難備而士望未孚者，恐亦不終無也。若止以資次輪及，不慎擇以使，竊爲未便。蓋育才之任，譬則場師；主考掄材，譬則工師也。舍梧檟而求樲棘，則場師亦安能自效哉？臣故慮之矣。合于臨場之期，敕下閣臣，秉公推舉，務極一時德望之選，不爲尋常次序之拘。庶具眼所臨，自能得士於牝牡驪黄之外；而風聲所動，可冀還淳於文敝習蠱之餘矣。伏惟聖裁。

一、科場試卷悉聽考官去取。此國家典制也。前科題准分考參用京職，尋復報罷。今一專任教職，無容再議矣。第即臣歷試合屬教官，其文理未荒，足秉此衡者，十難一二。舉一方而各省可知也。訪得前時兩京場中，僞異茂才，主考官往往於落卷中拔之。今

主考官重於引嫌，凡卷不經分考取中者，更不檢閲。且近來卷數浩繁，即欲遍覽，日亦不給。合無於臨場之期，監試提調官會同臣等精選合屬文學優長官員入場執事。監試提調官悉將墨卷嚴謹彌封，分令品第，列爲三等：除無足去取者悉置中等外，其最優最劣者，列爲上下二等，仍呈監試提調官略爲裁校，記號在彼。每場主考官於分考呈卷閲畢之日，弔取外列三等字號參查，如内外相同者勿論已。其内簾取中者，即係外簾中等亦可勿論。但外簾取列上等，而分考原未收録者，即行檢出，硃卷覆閲，惟文是取。外簾若有徇私，則主考官之衡鑑自不得而眩也。如内簾雖在選中，而外簾原置劣等，監試官查實不通，亦即據此以相稽覈。如此，則主考官得集衆思之益，監試官得握糾察之機。况外簾雖殫校閲之力，而主考實專去取之任，事權歸一，於典制原不相違也。伏惟聖裁。

一、近奉該部題准通行，考官閲卷，務要兼重論策一款，誠爲近日取士至要。臣遵奉歲校各庠，每發策問一首。其志行純潔，才識通明者，往往於此得之。若其論策腐拙，經義雖有可觀，則其人庸下，不問可知矣。此非經義不足以觀士。顧近日士習經義之弊，有難言者耳。訪得考官閲卷，惟是初場取中，方吊二三場校閲。前科雖奉有此行，不免仍踵故常。質之則曰：「卷數浩繁，力實不給。」以此剽竊記襲之輩，多倖進取。而茂才異等，不

屑勦模者，終無以自見也。合無行令主考官除初場分經校閲外，其二三場不必以經爲分，督令左右分考，更互品校。校閲既别，主考官仍加意評品，遵照前行題准事理，其三場俱取者，自應高選。若初場雖未盡純，而二三場優異者仍置取列。如初場雖取，而二三場空疎者，不准收録。夫既集思於内外，復參考於三場，士之蘊蓄，始得畢見，而羅才者可免遺珠之恨矣。至其揭曉，直以卷完爲期，不必拘定常年月日，俾得盡力校閲可也。伏惟聖裁。

一、生儒與選謂之中式者，謂其不戾於國家一定之程式也。國初，科場所取，初場經義，多不過三百餘字，故士得有餘力以及於二三場。當時不獨人有實學，世有真才，而爲主司者亦有據憑，得以悉觀其蘊。即嘉靖初年，曾申限字之法，一時文體，尚有可觀。近日場中所取，多至千餘字者，即少亦不下七八百字。摽竊支蔓，意義無當。士方畢一生之精力，以從事於無用之虚文，又何暇博習古今，曉練世務，以待國家異日之用也哉？此其爲弊，非淺鮮矣。近奉該部題准通行，考官閲卷，必文理純正簡實，方准中式。蓋鑒於此。然竊謂須是嚴定限字之法，明示中外，使士人曉然知有章程而後可。臣又惟先年限字之制，經義止是二三百字，今積習已久，欲其卒改，一時難行。合無限定五百字，漸令復古，但過此一字，即爲違式，不准謄紅。如更能簡潔者，尤

當甄録。其論策亦量爲程限，毋令浮冗。如此行之逾時，可使士習崇雅黜浮，不至虚費精力。而主司亦不至爲浮靡之所眩瞀矣。伏惟聖裁。

一、近奉該部題准通行，科場之後，悉將原卷解部，以便稽查。此防姦杜弊之慮至周也。但訪得各省所解，仍多非原卷，殊失建議初意。應天雖已遵行，但竊謂間有倩代等弊，必待訐出，然後面試，親墨驗其真僞，則亦晚矣。假有稔姦，不至發覺，何從辨之？合無開榜之後，監試御史會同臣等吊取原録科舉文卷，合連硃墨二卷，比對相同，仍令本生親供脚色于上，先行解部備照，勘有情弊，即行究理。仍嚴行各省一體，着實遵行。如此則不惟代倩之姦弊可剔，而考官提學諸臣之盡職與否，亦即此可考矣。伏惟聖裁。

一、場中之制，糊名易書，止編字號。正所以昭公選，防姦弊也。至如會試取士，因地掄才，卷署南北字號者，蓋恐西北文藻不足，故爲此以兼收朴茂之士，其意廣矣。乃若監生、生員，初非兩途；鄉學、國學，原無二教。不知始自何年，兩京監生卷面，俱以皿字號爲别，致使關節易通，物議時起。夫國家設科掄才，惟文是取，何故爲是分别，開此弊孔哉？合無自後監生教官等試卷，混同生員，一例編號彌封，除去從前皿字等號。庶可以章大公之選，而杜物議之原。伏惟聖裁。

一、我國家選士待用，不徒詳於法制以

防姦欺已也。所以恤其隱而養其氣者，亦罔不至矣。據應天府經歷司呈稱，該府貢院規制欠宏，棘圍之外，居民闤雜，巡邏不便，姦弊由此蘊叢。又文場之内，舍號窄狹，厠所逼近，穢氣薰蒸，既已難堪；而江南多霖，泥濘沾塗，尤爲甚苦。士人挾藝而入，抱病而出者，比比然矣。欲要量爲增拓修治等因到臣。竊惟掄才重地，固不可使姦弊得容；而賓賢盛典，尤不宜顧惜小費。查得嘉靖四十三年，順天府貢院曾經提學御史徐爌題准增廓。該部題議，動支各院贓罰解修。今應天貢院應修事體，與順天相同。而估計工費可視順天少省。伏乞准照前行事例，輒行該府相度估計，從長增廓修治。則不惟防範謹嚴，而於選士斂材之典，亦隆重矣。伏惟聖裁。

應明詔乞褒殊勳以光聖治疏

恭惟皇上御極之初，詔下中外，搜剔幽隱，恤録往忠，鼓動寰宇，凡有血氣者靡不競勸矣。伏思原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者，雖經科臣列舉題請，顧其功在社稷，道啓群蒙，是不可以概凡論也。臣敢特爲陛下言之。

臣伏聞武宗初年，舊邸宦官有馬永成、劉瑾等，時號「八虎」，置造淫巧，蠱惑上心。日進走馬飛鷹，導爲娱樂，不令親近儒臣講學脩德，耽廢萬幾。時科道官諫不聽，户部尚書韓文泣血苦諫不聽，左右輔臣時時密諫不聽，以致海内洶洶思亂，盜賊蜂起。尋至末年，天下騷動，江藩宸濠由此乘機竊發，謀危宗社。時非守仁在贛倡義擒滅，今日之域

中，殆有不忍言者矣。此其功在國論，章章較著，人所共明也。及宸濠既擒，太監張忠及許泰等復又誘惑武宗，以親征爲名，巡幸南都。其實陰懷異志，欲逞不軌。時宗社之危，益如累卵矣。全賴守仁握兵上游，隨機運變，各惡潛自震慴，武宗因得還京厚終。于以啓先皇帝，逮我皇上今日萬世無疆之業。此其功甚鉅，而爲力尤難，其迹則甚隱矣。至其倡明道術，默贊化理，未易言述。即據所著《拔本塞源》一論，開示人心，猶爲明切。如使中外大小臣工，實是體究，則所以翊我皇上太平無疆之治者，尤非淺小。此其功則百千世可頌者也。在昔先皇帝入繼大統，首議錫爵進秩，遣官存問，即欲召入密勿以資啓沃。維時輔臣桂萼者，妬其軋己，陰肆擠排，故薦令督師兩廣，竟使齎志以没。尋復搆煽，致削封爵。智士忠臣，至今扼腕悼歎而不置矣。伏乞皇上俯垂軫念，勅下廷臣，虛心集議，特賜復爵贈謚，從祀孔廟，萬代瞻仰，甚盛舉也。臣此請在國家詔功彝典，當如此爾。乃若篤忠知道之臣，其心惟願國家永靈長之慶，而不願有建功之賞；惟願朝端協一德之交，而不樂有倡道之名。伏惟皇上省覽及此，深惟往事之鑒，益弘保泰之圖。而左右臣工，共明一體之學，頓消有我之私，則守仁之道，即已表章於今日；而守仁之志，即已獲伸於九原矣。即令奕世阨窮，永言消滅，亦其所安。於爵與謚何有哉？此守仁之心，亦微臣之心也。臣無任祝望激切隕越之至。

明學術正人心以贊聖治疏 隆慶元年

恭惟皇上御極開天，廣闢言路，恢弘化理，即窮巖窶谷，懷有一德者，亦思厪芹曝

之獻矣。臣至愚極陋，廁位言官，豈獨無一念狗馬之忠乎！竊當擁衾以思，輟哺而擬矣。伏惟方今社稷神靈之統，在陛下一身；天下萬化之原，在陛下一心。臣所欲效者，惟陛下正心修身，要矣。乃今列在左右者，故多迪德知道之臣，是先帝所遺以贊陛下者。臣疎遠微眇，即有所效，何如其密勿感格之親乎？惟願陛下日親而倚任之，則所以正心脩身者在是矣。次如用人行政，非不有所當效者，顧今忠言嘉謀之臣，殫精畢議，爲陛下樹長畫、進讜論者，日且盈庭，是皆積蓄之生平，而幸發抒於千載一時之遇也。臣職卑智短，即有所效，又豈能踰？惟願陛下擇取而力行之，則諸臣之忠，亦臣狗馬之忠也。臣又何言？但念臣典在庠序，職所明者學術，學術不明，人心不正，則臣罪死不赦。然欲明學術，使天下人心曉然易慮而嚮道，則又自朝廷始。臣是以竊有陳焉。夫臣所謂學術者，非淺漫而無要也，亦非虛玄而無實也。根本於一心，而平情於應感，消融其意必固我，而切志於天下國家，如是而已。仰惟我國家奕世隆儒，尊崇孔氏。今學士大夫孰非誦法孔子者乎？夫孔氏教指，歸於求仁而已。今學士大夫恒言曰：「仁者以天下爲一身。」此豈直爲虛見空談爾耶？試即今言之：陛下，元首腹心也；大臣，股肱也；言官，耳目也。爲大臣者，嘗恐耳目之血脉不貫於元首腹心，則壅蔽之患生。偶有翳塞之病，則療之而已，而不知有我。爲言官者，嘗恐股肱之血脉不貫於元首腹心，則痿痺之患生。偶有疽腸之毒，則治之而已，而不知有我。如是乃爲一體。此間少着些子意思，便爲不仁。不仁則不可爲人矣。陛下何賴焉？故今欲爲陛下興平致理者，要

莫先於明此道耳。是道也，夫人之所共明也。而臣故剿此常談仰瑣於陛下之前者，私心過計，以爲世之任智數、挾恩怨、憸壬卑鄙、妨賢病國而不仁者，當自不容於堯、舜之世矣。顧高明魁傑之士，顧忠於陛下者何限？第恐此學未明，則不免膠滯於意氣，搏激頻煩，傷國家渾厚之體；毁譽失實，懈賢士彈冠之心，其病治也不淺。臣午夜念此至切也，故一言之。願人人共明此道，虚平其心，好惡不作，逼其真，以天下爲一身，而後三五之治理可臻耳。至其大本大原，實在陛下。孔子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願聖明留意焉。夫天地不交，萬物不生；上下不交，德業不成。陛下誠於左右之廸德知道者而日親之，不爲虚拘；於忠言嘉謀之有裨於治理者而力行之，不徒空言。常使股肱耳目血脉流通，則爲仁之資，行仁之實只此在矣，臣又何言？臣自分愚昧，平生所學者止此。故敢特爲芹曝獻，惟陛下不以爲迂，俯賜省納。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無任祝望懇切之至。

廣賢路端士趨以弘聖治疏

竊惟古昔求才之路甚廣，故士生其時，亦得各盡其才。粤考國初制猶近古，顧邇來斂才之制，惟是科、貢二途。而士之所由進身者，惟是文藝一事。其中故有抱奇才遠略，而文采不足；亦有績學篤行，而數遇不偶，往往老死巖穴，欲爲朝廷用而無路矣。方今國家需材至急，奈何拘攣常調，而棄此有用之才乎？且立表以程藝，懸的以命射，人靡不協然同者，誠示之也。今取士者紛紛惟以文藝爲用舍，而造士者又紛紛惟以文藝等優劣，乃徒掉空舌，張虚文，欲令士之躬懿

行而弘遠猷也，豈不難哉？兹欲士習丕新，真才畢用，誠不可膠常滯故矣。但思里選之制，勢泥而難復；徵聘之舉，典重而難常。臣查永樂年間，曾開增貢事例。後弘治九年一開，至十二年而止。正德十五年又開，至嘉靖二年而止。今兹遇聖明御宇，恩覃閶闔，窠谷寒巖，草木俱被。况宫牆衿佩之士，清真儁彦之才，忍使永謝盛時，竟淪草莽乎？試略舉臣所知應天府學生員楊希淳、寧國府學生員郭忠信、蘇州府學生員管志道、松江府學生胡永錫、❶廬州府學生員謝忠、太倉州學生員曹胤儒、無爲州學生員楊廉，又如臣原籍黄州府學生員劉思召、福建莆田縣學生員林兆恩，或具邃學純履，或負奇氣疏才，是皆羽翮之美，固非徒背腹之毛也。年歲有訖，桑榆行盡矣，終淹不遇，豈不悲哉？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舉臣所知，而臣所不及知，諒猶多也。乞准此例，暫爲一開，而意專以甄收俊彦爲主。嚴敕督學諸臣，不得混與常貢概施。務須分别才品，詮註考語。除灼知其人材良行脩，名實允副，如臣前所舉者先儘取貢外，餘須年三十以上，屢次首選，行誼無失者，方准此例。如未得人，止守常格，不得概增。仍視其所舉以爲督學殿最，濫施者重行黜罰。即甄拔禮遇之間，默寓里選徵聘之意，庶茂才異等不遺於野，而士習亦由此風勵矣。

審異同慎舉刺以惜人才疏

臣聞舉劾異同者，參近例也。顧惟唐、虞之廷，都矣俞矣，而或吁焉。心非有我，固無戾於和衷之義也。臣兹遭際聖明，各就其

❶「生」下，蕭本有「員」字。

列，有懷當吐矣，安敢違心傍吻，徒切雷同而已乎？近接邸報，該巡撫謝登之論劾原任寧國府知府羅汝芳一節，切詳本官性本疏簡，政欠整嚴。撫臣所論必有其因，臣何敢嘵？但照本官束髮學道，世味泊如，一自登第，即退藏者十餘年矣。已而筮仕太湖，時亦無赫赫聲也。臣往按其邑，邑中父老相迎者數千百人。臣招中耆老而就問之，曰：「自汝有識以來，與民相安者幾何令耶？」僉對曰：「五六十年來，前止一翁，後止一羅耳。」臣因切歎，一邑之中，民生總總，不知其幾。而五十年間，能寄民命者止一二數，其聲稱又不顯也，臣茲感矣。近守寧國，臣再按其地，日視其政，不礪廉隅，不勤箠楚，鷹鸇之智誠少矣。顧其慈祥愷悌之真，民物一體之意，只於古人中求可也。且即其新三城，均田糧，行義倉，申鄉約，弦歌之聲至今盈耳。去思之感，愈久不忘。績用章章如是矣。計當特褒以爲勸者，而今欲抑之，第恐俗吏口實於此，攘臂操切，以賈聲稱；而學道愛人者退遜也，民命其何堪耶？又前撫按二臣，交章論劾原任蘇州兵備副使王道行一節，切詳本官人倫所遭，聞有不幸。今茲交論必有所指，臣又何言？但訪本官甫自弱冠，即領州牧。其才識精敏，世稱無雙已。用佐郡大名，治績益懋，繼守蘇郡，尋陞兵憲。臣數遇之，熟察其志意所存，淡然如水，一切世紛，似無入其中者，而性體澄徹，事機洞然。臣竊以爲一時之選矣。往聞此中豪宦，有不利於本官者，曾編謗書，梓行流布。投杼之釁，或釀於此耳。夫吴下固人文藪也，今士習獨號不美，有司至視士類爲讐者，止爲一二冥頑，飛語撰謡，得行胸臆，故蒙惡聲如此。若本官復以此敗，誠恐澆薄之風日

長，豪横之勢日張，而彊直自遂者銷阻也，士習何可挽耶？ 夫撫按所論二臣者，其事也，往也得於所聞者也，固非作惡。 臣所信於二臣者，其心也、行也，得於所見者也，亦非作好。 况撫按之職重肅吏治，時見吏治之弊，故其綜覈也恒嚴；臣之職在育人才，每見人才之難，故保惜也恒切。 舉劾雖異，固不害其爲同也。 伏望皇上勑下該部，再加參訪。如以臣言不謬，亟將二臣照舊敘用；如以臣爲阿私，不當情實，臣甘罪譴，不敢有悔。❶

披瀝血誠懇祈霽天威葆天和以彰聖德疏

臣草茅，竊食陛下廩禄十餘年矣，伏見陛下端拱宥密，而注措常周寰宇；虔恭上帝，而意念切在民瘼。 此中外大小臣工所共明也，亦所共戴也。 臣聞户部主事海瑞者，僻處遐陬，歷任遠方，未能仰測聖心，乃謬執有犯無隱之文，敢肆狂愚直戇之語，中外臣工咸謂其罪立死無赦矣。 荷蒙聖明不即誅譴，優容數日。 天下臣民咸藉藉仰頌陛下如天之仁，而貸瑞狂謬之罪也。 何者？ 君仁則臣直，又曰君聖則臣直。 自古記之矣。 邇者又聞陛下下旨逮瑞，送付法司，流傳欲重罪之。 夫陛下容忍於數月之前，而震怒於數月之後，誠如天之包含肅殺，曲成萬物，而不可測矣。 但臣竊觀史册所載，自古狂戇之臣不學無術者，每每拚一死以徼忠直之名，而不恤蔽君之德，臣竊恨之。 然而古昔之君或容而生之，則光昭載籍，天下萬世稱仁聖焉。是人君之德之盛，故得狂直之臣而益彰也。昔人有云：「諫者之愚戇，示君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君之能恕。」信哉是言矣。 乃今

❶「悔」，原誤作「誨」，據蕭本改。

瑞之敢於狂戇而不忌者，豈不知其身之立至齏粉哉？臣遥度其心，或亦欲拚此一死，以博後世忠直之名者耳。儻奉行諸臣不明陛下曲成之意，而一旦即致之死，竊恐蔽陛下仁聖之德，使彼幸徼忠直之名。雖曰罪之，實成之也。且其言雖狂悖，而心實忠愛，則又何罪焉？伏惟陛下少霽雷霆之怒，暫寬斧鉞之誅，則陛下仁聖之德，上通玄穹，下徹九地，太和保合，而聖壽益永無疆矣。夫陛下仁聖之德益彰，而狂戇之名益泯，此臣狗馬血誠，實效忠於陛下，而非爲狂愚小臣游説也。惟陛下熟察而回思之。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悚隕越之至。

申公論辨忠邪以定國是以永治安疏南畿丁卯

臣頃見邸報，内開御史齊康論劾輔臣徐階，不勝駭愕。一時所在官僚暨來往士紳聞者，相顧歔欷，憤歎不已。臣惟趙璟搆陸贄而唐祚不競，李沭排趙汝愚而宋事日非。往牒所傳，可爲永歎。奈何當此清明之朝，亦有敗類無良如康者出耶？康所論，臣未省其詳；顧階之忠，陛下所鑒，天下人所共知，實社稷之臣也。而乃詆之曰奸、曰憸、曰貪穢，是何顛昧是非之真，蔑羞惡之良，而敢干天下公議如此也！臣據道路流傳，士紳族語，皆曰康之爲此，必輔臣高拱嗾之矣。夫病國莫大於妨賢，而凶德惟甚於圮族。使此實拱之所使，則只此一事，拱益不容於清議矣，它尚何論哉？即使非拱所爲，拱也於此亦當自省。陛下於此亦可加察矣。彼均一輔臣也，往論及於拱，則人人稱快，如拔眼中之釘；兹論及於階，則人人共憤，如玷連城之璧。天下何私於階，何怨於拱哉？階惟一念孜孜體國之誠，殷殷好善之篤，素爲正

人君子所諒耳。而拱顧任權術，逞忿怨，躁迫褊愎，其何以厭償衆心乎？幾微應感之際，拱固當反躬自省者，而惟人之尤何哉？自古言：「亂人國者，惟貪與戾。」而戾之害爲尤。所謂戾者，惟是學術無本，心乖和平之謂也。跡拱近狀，所謂戾者非耶？夫古者命相，卜諸人情；天下是非，定於公論。拱之不厭輿情若此，陛下將焉用之？此係邪正消長之漸，天下理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聖明俯循公論，斷自宸衷，即將拱罷免，將康究治。庶小人道消，君子道長，而宗社久安長治之道，基於此矣。臣愚，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薦舉方面官員以振風教疏

臣嘗聞宋臣朱熹有言曰：「凡人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依阿淟涊，回互隱伏，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臣竊味於其言，以爲察言觀人之鑒矣。往見藩臬之臣，其與按臣遇也，拱揖多爲過禮，言語甚不近情，至於民物所關，相與責成者，則固奉行靡謹。臣竊病之。伏見淮揚海防兵備參政劉祜，躬峻潔無淄之操，負伉爽不阿之性，抗章抑奔競掖垣之風采猶存，捐俸表孝廉牧郡之聲施自别。再來瀕海，重慰黔甿。慮周安攘，雖平定之日，而不忘桑土之謀；念切痌瘝，當憔悴之餘，而益竭撫循之術。傾蓋披肝膽，肫肫皆體國之懷；鎮日聆話言，亹亹悉匡時之略。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此亦其人矣。所當特薦以爲世表者也。伏望皇上勑下該部，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亟爲推用，庶取舍之極定，而士風亦因以振矣。

表薦境内賢才以章風教以弘聖治疏

臣愚，竊謂人臣秉道以淑身，不必於進而後有效於國；人君斂才以資理，不必於備而後有裨於用。自古帝王之馭世也，曰敬老、曰尊賢、曰使能，各有攸當焉。此教化所由隆，理道所由舉也。如茲南國，故多才賢。茲遇皇上御宇，顯遂忠良，凡在幽滯者，悉已蒸蒸彙進，無容臣舉矣。顧臣私心所敬慕者，猶有三人焉。臣謹按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潘恩，端凝簡重，亶乎士類之典刑；忠亮清貞，允矣人倫之冠冕。解紐而頤真繕性，何殊洛社之英；表鄉而正己淑人，可擬潁川之長。雖几杖之年已及，顧齒德之備可尊，所當存問以示優崇者也。原任吏部右侍郎林樹聲，避榮若浼，嗜善如飴。淡泊性成，蟬脱於滓濁風塵之表；趣操堅定，勁挺於紛華波蕩之中。其德本足以鎮俗格心，其風猶足以廉頑起懦。雖採薪之憂未釋，顧倚棟之需方殷。所當亟爲召用，以資啓沃者也。原任福建巡撫汪道昆，秉軒豁恢弘之度，負駘宕磊落之資。識敏方雄，伉爽不矜小節；氣豪志鋭，踸踔實抱遠猷。性兹堅忍於困衡，器信可投於艱大。所當量才録用，以備緩急者也，伏望皇上勑下該部酌議。如果臣言可採，或爲存問，或爲召用，則率屬厲化之教章，因材器使之道得，而聖治由此益弘矣。

保留賢能疏

題爲懇乞聖明俯念邊海要區，改留賢能方面官員，以安地方事。臣於本年七月初二日，接得邸報，漳州府同知沈植陞授廣東南韶道僉事。隨又報，分巡興泉道副使喬懋敬陞授江西布政司參政。俱各欽遵

赴任。該臣會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敖鯤，議得閩省阻山帶海，而漳、泉二府，界連東廣，壤接島夷，瀕海居民，尤慣操舟，勾逆煽亂。自倭寇芟定之後，瘡痍未起，民心易搖。十數年來，泉州府賴副使喬懋敬誠才并合，安攘兼猷。前由僉事歷任參議，至今皆駐劄其地。在任九載，殫心經畫。漳州府賴同知沈植實心任事，畢智運籌。五年職任，專管海防，簡兵備餉，繩姦察慝。與喬懋敬戮力同心，内銷兇獷，外攘逆孽。由是，林鳳、林道乾諸酋素稱劇寇，皆遠遯外番，相戒不敢犯閩；而沿海姦民，帖然安堵，不敢倡亂勾引者，多二臣力也。近年海氛雖稱寧謐，但今歲春夏，雨澤愆期，佈種稍後，漳、泉之間，穀價騰湧，民情憂惶。兼以連界廣、潮，地方亢旱尤甚。近報彼中流賊數十潛突詔安欕仔林，倏聚倏散。及報林道乾船迫暹邏，向往未定，乘風内犯，亦未可知。則所藉二臣以脩内攘外，救荒弭寇，誠不容以一日緩者。今一旦并爲他轉，豈惟臣等有地方之責者心切隱憂，即漳、泉之民亦遑遑如失怙恃矣。繼來即係賢能，克堪倚任，而於海防事體，境内民情，自非更歷歲時，豈能一旦熟識？矧江右腹裏平寧，南韶又安無事，較之閩境，責任稍緩。伏望皇上軫念福建海隅之地，皆陛下土宇；福建漳、泉之民，皆陛下赤子。外變未寧，内防當預。勑下該部查議。上請：將副使喬懋敬就改福建參政，以便緩急贊襄。其分巡興泉道缺，即以同知沈植陞職改補。仍將本省參政二員内調，改一員往任江西。其廣東僉事，亦另行銓補。庶因地擇官，而海徼藉保障之益；先事政備，而姦宄絶窺伺之謀矣。

病篤不堪重任懇乞天恩放回調理疏壬戌上一

臣原籍湖廣黃州府麻城縣人，由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本年十月，内除授行人司行人。嘉靖三十八年九月，内陞授前職。切緣臣受質薄弱，素患痰火怔忡之疾。自列仕途，親識陰憐福薄，臣亦自疑不能長久，恐虛負朝廷作養矣。仰蒙聖恩，初授行人司行人，賴本司職務閑散，得以習静將調，病始少減。因益感念，以爲無論官秩，即此身亦皇上之所造也，敢不自誓捐糜，圖效狗馬哉？去年四月内，蒙差甘肅等處巡按。臣自莅事，罔敢怠遑，衝冒風寒，遍行絶塞，因緣水土不宜，兼以簿書勞瘁，舊病復作，視前轉劇，痰火盛而頭目常眩，心血虛而怔悸靡寧，羸憊之形，自難言狀。但思前項差役，素稱險阻，迹陟避難，不敢上請。邇者伏蒙聖恩，改差南直隸提學。竊惟本差原係部推清選，世所共榮，臣即蠢愚，豈不欣慕感激？顧文衡本國家之巨任，而南畿尤文物之萃淵，苟以病尫之軀，冒占就列，雖鞠躬盡瘁，義固當然，而尸位蔽賢，罪則大矣。用是激切具疏以請。乞勅吏部，將臣准回原籍調理。别差素有文行御史前往，提學重任，不致虛曠。微軀或仗生成，而聖明任賢之義、體臣之仁盡矣。臣不勝迫切願望之至。

患病比例乞恩放回調理疏甲子冬上二

臣原籍湖廣麻城縣人，由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本年十月，内除授行人司行人。嘉靖三十八年九月，選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嘉靖四十年差往甘肅巡按。嘉靖四十一年四月，欽依改差南直隸提督學校。切緣臣禀氣薄弱，夙患痰火怔忡之疾，時發時止。比來供

職，因江南江北地方窵遠，在學人數倍增往時。兩年之間，巡歷考校，無間寒暑，一向勉强支持。今年八月内，痰濕傳遞，變成痢疾，調理月餘，方得差愈。復自不謹，感冒風寒，用藥發散，氣血益虚。眩暈咳嗽，百病交作。遷延至今，尫羸日甚。延醫胗治，皆云臣病積勞所致，非止旬月可療。臣竊念職司學校，任亦重大，徒擁病軀苟延，不無曠廢常職；若欲盡瘁就列，自量力不從心。尤懼溝壑之遂填，涓埃之未效也。查得嘉靖三十五年間，提學御史趙鏜因病具奏，該吏部題覆，奉欽依准，令回籍調理。臣與趙鏜事體相同，懇乞聖慈矜憫，勑令該部，容令回籍就醫調治，病痊之日，依限前來。東西南北，任所驅馳，以圖補報。

都察院劄付准吏部咨前事

爲照本官志行峻潔，學術宏深，南畿士子，方覩感興之效。况經近日題奉欽依提學官久任，雖有暫時小疾，不妨在任調理。所據奏稱前因，難以議覆。已將奏詞立案訖，爲此合咨貴院，煩爲轉行御史耿查照施行等因到院，准此擬合就行。爲此，合劄本官依奉查照施行。

久病再懇天恩放回調理疏 乙丑上三

臣原籍湖廣麻城縣人，由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本年十月，内除授行人司行人。嘉靖三十八年九月，選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嘉靖四十年四月，内差往甘肅巡按。嘉靖四十一年四月，欽依改差南直隸提督學校。切緣臣素禀薄弱，疾恙時嬰。去歲時當大比，無分寒暑，巡歷考校，積勞内傷，一病幾危。去年十月三十日，曾具奏乞恩放回調理，蒙勑下該部移咨本院勘行。臣在任調理，延今一

年，脾胃不調，氣膈逆脹，寢卧不寧，尫羸日甚。尋醫胗治，皆爲臣危云：「非謝事静調，便難愈痊。」臣伏念一介微軀，誠不足恤，但學校重務，苟徒擁病軀，日糜廪餼、廢常職，則臣罪死不可貰矣。懇乞聖慈矜憫，勑下該部，容令回籍就醫。調治病痊之日，依限前來，東西南北，任所馳驅，以圖補報。

中途患病不能赴任乞恩放回調理疏丁卯上四

竊念臣禀素薄弱，時因疾疢，性復駁雜，嗜慾根深。向非置身師友間，潛消默磨，其爲朝露久矣。比因承乏，典學南畿，日懼瘝曠，貽辱簡命，屢思以病求退。中爲該部停議。尋以場事孔邇，恐誤大典，盡瘁巡校，無分暑夜。因此積勞重傷，精血日耗。今年六月中，偶病重暑，誤用藥劑，以致元氣益虚，百病俱出。延至八月初旬，忽接邸報，蒙恩陞授大理寺右寺丞。自恃草野賤微，計得一覲龍光爲幸，用是强勉輿疾就道，無何緣淺福薄，行至江北地方，復染痢疾，晝夜呻吟，諸藥不效。只今體貌纍然，形息僅屬。心雖戀闕，勢不能前。伏枕自憐，仰屋竊歎，誠恐溝壑之遂填，涓埃之未報也。伏望聖恩垂憫，勑下該部，放臣暫歸田里，就醫調理。倘得因此苟延，神氣漸復，任所驅馳。就令終沉草莽，亦當勉自脩爲以圖報稱，不敢自負以負陛下也。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吏部照會前事

爲照本官學行兼優，年力方壯，正當向用之時。雖或偶有危疾，不妨在任調理。除將奏詞立案外，爲此合行照會本官，作速赴任供職施行。

中途病重不能赴任乞恩准回調理疏 五

臣由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初授行人司行人，陞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嘉靖四十一年差往南直隸提督學校，隆慶元年八月間，聞報陞授大理寺右寺丞。本年九月中，行至和州地方，感染痢疾，沉重不能赴任。具奏乞恩回籍調理。欽蒙旨下該部，未覆。至今年二月中，接到該部照會，伏蒙聖恩，陞授本寺左寺丞。力疾行至河南汝寧府地方，復患痰火，暈眩、泄瀉、怔忡諸症齊發。尋醫胗治，諸云血氣虛耗至極，非旬月可瘳。臣伏念草野賤微，奉職無狀，幸遇聖恩，數月之內，再冒新命。雖病在床褥，安遑寧處？顧疾已危篤，寸步難前，如即朝露，圖報何由？若復遷延，恐干斧鉞。伏望皇上垂憫，勑下該部，准臣回籍尋醫調理。倘得少延殘喘，尚期罄竭駑駘，補報於萬分一也。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撫閩乞休疏 庚辰上

奏爲患病沉痼，不堪供任，懇乞天恩，准令休致，以延殘喘事。竊念臣行能淺薄，無所比數，猥厠仕版，積詬累愆，中蒙嚴譴，嗣遭凶釁，幸遇聖明，掩瑕滌垢。始拔之淪落之餘，繼起之苦土之後。洊冒清顯，濫竽節鎮。臣即捐糜百身，何能報稱？奈臣受氣薄弱，賦命迍邅。自昔憂居以來，百病交侵，神耗形衰，止餘皮骼。支離就列，非不自量。第以聖恩未報，盛世難逢；又疆埸之任，正臣子所當致身自效，義不容辭避者。以此彊勉尸素，踰年于兹，心忡忡而内疚，口悛悛而未敢請也。本年三月初旬，巡歷建寧回省，瘴癘内侵，夙病頭眩，比日一發。發則混混

沉沉，不解人事。又以海上警報頻仍，防汛戒嚴，日猶扶病視事，狼狽實已不支矣。今月初九，接到家書，報臣父三月廿旬以來感病，胸膈疼痛，久卧床第。切念臣父年八十又四，原如風燭，聞今復病，臣方寸益亂，前病增劇，伏枕呻吟，罔知攸措。幸今防汛將畢，敢昧死陳請，伏乞皇上鑒臣誠悃，憐臣微生，勑下所司查議，准臣休致，放歸田里。豈曰保全餘息，尚圖他日之效。苟遂丘首，臣亦感恩地下，不忘啣结之报矣。臣不任哀懇祈望之至。

申白忠直以彰公論疏 萬曆甲申

奏爲披瀝愚誠，申白忠直以彰公論事。前該吏部侍郎陸光祖，因御史羊可立論劾，再疏自陳。奉聖旨：「陸光祖原以素望起用，着遵前旨，照舊供職，吏部知道。欽此。」臣舉手加額，仰頌聖明。即詩書所稱惜老成、重黄髮，何以殊焉？本月初九日，爲南京工部尚書員缺，臣等奉旨會推。吏部尚書臣楊巍首舉光祖，且號於衆曰：「本部侍郎陞南者，例多吏、禮二部。今以工部處光祖，若詘矣。但光祖夙志爲國，不屑擇官，故擬及之。」户部尚書臣王遴則曰：「光祖剛方正直，留在朝著，足爲砥柱。改南未宜。」巍曰：「南部亦係重地，應得仁賢。」衆議僉同，乃推議奏上，請旨簡用。隨該御史周之翰具揭到臣，論劾光祖。臣不勝駭愕。切詳中所論光祖事情，正光祖平生之所取重士林，有功國家，前聖旨所謂素望者以此也。今以淄爲白，以直爲枉，大乖公論矣。臣既心知之而不爲陛下一白，是臣自違本心，以希世容，孔子所謂竊位者。方今聖明在上，庶明勵翼，臣安

忍忝竊乎哉？臣於光祖，平無一面之識，識自今始。但嘗聞賢士大夫稱説光祖筮仕縣令，循廉有聲。時其族叔陸炳者，爲世廟禁近親臣，欲引光祖爲重。光祖力求改南，隨請告歸田，避炎恬退。此士林所爲重光祖也。而今謂其附籍陸炳，以希清華，大異矣。先是，故相嚴嵩溺賄，銓政濁亂，世廟鑒察逐嵩，簡任徐階。階舉光祖以掌銓司，時陸炳之墓木拱矣。光祖引用忠賢，如尚書胡松、毛愷、吴嶽等，布列要位，一時善類，茅拔殆盡。天下翕然稱盛，多光祖之功也。而謂光祖誑惑首相堂官，亦大異矣。至於捨己原買湖蕩爲放生之所，是其愛物之仁也，而今謂其假放生占官湖。朱大英以私讐怨光祖，謗訕百端，而光祖曲爲救解，是其寬身之仁也，而謂之狥私撓法，又大異矣。詳光祖之初被論也，以其急於進賢，執於秉公，爲不遂其私者所讒搆。其再起被論也，以其規切故相張居正，至于相忤，爲其黨與所嗾害，此尤賢士大夫所推重者。而今即其屢黜爲不肖，則柳下惠之三黜，非賢矣。大抵光祖之爲人也，厚于宅心，而疎於守口；忠於爲國，而拙於自全。任真推分，坦衷率意。是雖不諳物情，不理衆口，故邦家之司直，善類之基杖也。又即光祖前爲御史孫丕揚惑讒論列，後知丕揚之材賢，而亟爲薦引。近光祖疏詆御史江東之，後知東之之材賢，而引爲己誤。此非有爲國之篤忠，好善之真誠，而無以有己者不能矣。矧光祖係三朝耆舊，百十數年來所作養，而今臺省諸臣所公舉者也。譬之喬松古栢，託根於岩谷，浥露幾何年矣。千百年長養之，萬夫力致之，以一匠氏之誤斵而頓棄焉，

不已悲乎？臣竊自揆一念爲國，朴忠雖不敢讓光祖，而材識遠不逮。一念好善，真心雖亦不讓光祖，而剛果則不如。使光祖以人言去位，而臣猶在列，耻矣。若之翰論劾光祖雖是乖謬，然御史以言爲職，後生晚進，惑於風聞，未可爲罪，以阻抗直之風。惟臣側席臺端，又與之翰同鄉，居常不能與之別白天下人品，以致顛倒是非，此實臣之罪也。臣願甘黜罰，懇乞聖明留用光祖。庶忠直得伸，公論昭明，而臣亦不至違心靦顔於世，是大願也。臣無任云云。

議從祀疏 甲申左院草

題爲奉明詔、議從祀、明道術以弘聖化事。准禮部咨開云云，奉聖旨：「從祀重典，着各該儒臣及九卿科道官，從公品隲議奏，務協輿論。欽此。」臣等備員中臺，職司風紀。竊惟章明道術，尤維風振紀之要領也。兹奉明詔，議何敢後？粤考漢、唐、宋廟學之制，皆闕數世未遑。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開天御宇之二年，即詔天下郡縣皆建學。尋詔監學通祀孔子，蓋以孔子能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足爲天下萬世治平之矩也。孔子之道，雖散垂於六籍，總其要指，歸於求仁。仁，人心也。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致理之原本也。伏聞聖祖高皇帝嘗諭侍臣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本於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蓋有時而窮。」又曰：「防閑此身，使不妄動，自謂已能；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大哉皇祖之言，一哉皇祖之心！其崇祀孔子者，蓋符契其道矣，非徒祀之而已也。故凡志孔子之志，

學孔子之學者，皆表章而祀之廟廡。爰布功令：士非習孔子之學者，不得與進。列聖相承，世崇勿替。歷代重道崇儒，無復有踰我國朝矣。以是道化翔洽，鴻儒輩出，未可指數。據御史詹事講所舉先臣新建伯王守仁、檢討陳獻章，特其最者也。守仁之學，措之行履，信在鄉邦，發之事業，功在宗社。臣不具論，迺其講學淑人，單揭要指曰「致良知」。夫曰「良知」云者，即孔子之所謂仁，是人之所以生生者也。本諸身而能視、能聽、能言、能動；顯諸倫而爲忠、爲孝、爲弟、爲信。是非淑慝，靈昭不昧，迺蒸民之所同，具無聖凡，古今一也。特有致有不致耳。《書》曰：「維皇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夫曰「恒性」，即良知也，曰「綏」、「惟后」，寔有待於今日矣。仰惟我皇上，孝養隆於兩宮，誠敬虔於九廟，是此良知之根荄也。念民命之爲重，而欽恤之綸載頒；覩畿甸之貧窮，而蠲租之詔屢下，是此良知之發越也。孟子曰：「充之足以保四海。」蓋謂此矣。守仁昔揭其旨，皇上今綏其猷，此非千載一時哉！臣等集議，咸切切焉。願皇上俎豆守仁於孔廟之廡者，非曰祀其人已也，蓋藉此以樹杓的，將令天下臣庶，率由於其道也。所謂由其道者，非謂揭揭然徒剿談其緒論已也，願人人反身着己，致此良知，輸其精忠血誠，於以仰達皇上之仁孝於天下，襄贊熙明之治於無疆也。蓋秉銓者不昧其良知，則必以顯忠遂良爲心，而凡罔上行私，妨賢病國者，必不爲矣。司牧者不昧其良知，則必以拊循懷保爲心，而凡辜較侮虐，朘民自肥者必不爲矣。司理者不昧其良知，則必以平恕矜恤爲心，而凡深文巧詆，嚴鉗密網者不必爲矣。司封疆者不昧其良知，則必以折衝敵

愾爲心，而凡全軀避難，飾虛奸利者必不爲矣。司獻納者不昧其良知，則必以引君當道志仁爲心，而凡希意逢迎，矜名釣奇者必不爲矣。推之敷天之下，凡爲人子爲人弟者，皆不昧其良知，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悖德犯上，奸軌怙亂者無有矣。惟良知不容一息而泯於人心，故良知之道不容一日而不明於天下。是守仁從祀之舉，蓋章明道術之微機，化成天下之上務也。顧往之請者數矣，間有異議者。或膠於言論意見之異同，而未求諸心；或眩於傳聞疑似之群吠，而未核其實耳。臣惟昔孔子之在當時，或譏其佞，或疑其黨，紛紛多議，得孟軻氏推尊之而始顯。至我國朝，專祀表章之，而益以大顯。今守仁之學，天實啓之，以鳴我昭代文明之盛。蓋真繼孟軻之絕，而追蹤顏、曾之班，漢、唐、宋諸儒，似有未或之先者。媿臣等愚，不足爲守仁重，幸有聖明在上，良知之在人心，萬世烱然，有不可泯者也。若獻章，當訓詁汩溺之餘，名理棼呶之日，而學以靜觀默識爲務，以致虛立本爲宗，其深造自得之趣，堅貞明懿之履，抑可謂醇乎醇者矣。昭代學術，知反約而求諸心，不爲口耳支離之鶩者，實其開先也。或以著述無傳，勛業未見少之。然昔宋臣歐陽脩謂立德者不必立言、立功，亦自不朽，如顏、閔是矣。由是以譚獻章，似亦可附德行之科，所當與守仁併議者也。其他諸臣所舉，如吏部侍郎羅欽順，禮部右侍郎吕柟，祭酒章懋、鄒守益，布衣胡居仁等，或肅括束脩，行無滌垔，或弘深敦大，學有淵源，要皆熙朝之碩彦，承學之模楷也，但干人衆俟論定另議外。若王守仁、陳獻章二臣者，其議祀已久，輿論已孚。伏乞勑下該部，先行從祀。庶令後學者知所嚮往，而道術由

是以大明。我昭代之休美，且將軼光於前代，垂鴻於奕世矣。臣等昧死謹議，伏候敕旨。

申法典斥奸璫疏 南臺己丑

奏爲共瀝血誠，載申法典，懇祈聖斷，俯順輿情，亟斥巨姦，以定國本，以保萬世治安事。臣等竊惟：人主能擅千萬年之崇名者，莫先於去大姦；培千萬世之鴻業者，莫急於定大本。去姦貴乎斷，定本貴乎豫。然二言者非聖武神明之君，弗能納也。而臣幸逢聖武神明之主，亦何憚而不言乎？近者司禮監太監張鯨，智足通神，富能敵國，誠天下之大姦也。皇上燭其姦而屏之私宅矣。顧不出都城，則易通關節；退閑日久，則將復營求。又鯨黨與心腹，揚言惑衆，謂皇上旦暮必復召入。臣等數千里外，竊料聖明之君，必無此事也。但鯨之險惡，實有諸臣之敢怒而不敢言者。❶則事關宗社，臣請不避斧鉞，昧死爲陛下陳之。夫元儲者，九廟之所憑託，萬方之所瞻依，所謂天下之大本是也。皇上三年前册立，已有成命矣。所謂即宣明詔者，蓋欲擇吉以待時耳。内外臣工，皆知聖心久定，候旨遵行。惟獨張鯨，變詐多端，混淆觀聽，欲徼非望之福，罔恤非常之禍。誠恐愚民無識，以訛傳訛。萬一有干紀之夫煽動，或釀他虞，此又臣之所大懼也。故張鯨一日不去，則朝野之人心一日不安；皇儲一日未建，則祖宗之神靈一日未懌。天下安危之機，繫於是矣。陛下奈何不割棄造孽之小豎，而深圖保祚之長計乎？臣歷觀前史，凡宦官之姦者，小之則布交外庭，公行賄

❶「不」，原在「敢怒」上，今據下文改。

賂；大之則潛援宮禁，動搖國本。公行賄賂者，蕩敗官常；動搖國本者，傾危社稷。今張鯨蕩敗官常，諸臣已言之詳矣；而鯨之傾危社稷，則臣之所謂敢怒而不敢言也。臣等久荷厚恩，職司刑憲，且衰殘老病，報効之日甚短，若心知國家之有隱憂，而不盡言悟主，冀銷禍萌，一旦身塡溝壑，其目不能瞑也。伏祈皇上早發宸斷，將張鯨依從部擬，明正刑章。或竄逐遠方，避絶流議，以安百官萬姓之心。仍勑閣部大臣，恪遵前旨，豫上册立事宜。候陽春熙泰之時，應天順人，舉行盛典，則四海懽懏，寶曆有無疆之慶矣。臣等不勝懇切惶懼之至。

己丑乞骸疏一

奏爲陡患危疾，懇恩乞骸，得遂首丘事。

臣謭劣庸虛，未可比數。伏蒙聖恩，拔自沉淪，荐躋崇膴。自匪木石，敢忘報稱？奈臣無幸，福過災生。於本年正月初六日，忽感齒痛，延及舌本腫脹，口不能言。延醫王弘道等胗驗，俱云：「舌絡于脾而係于心，一經受病，未易治療。」伏乞聖明，念臣病屬危急，非緣矯飾，特賜罷免，令得生還。倘苟延旦夕，誠萬一之幸。即塡溝壑，亦當銜結於地下也。臣無任急切待命之至。

乞骸疏二

奏爲病久未痊，再懇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以延殘喘事。臣於本年正月初，偶患痰火，口不能言。自分危在旦夕，急切陳乞放歸，祇以得遂首丘爲幸。伏荷温綸，勉留供職。臣竊念遭兹泰運，即草木且蕃，臣獨何心，忍甘自棄？顧惟臣所患者，乃心脾痼疾，非歲月可以即痊。而臣所職者，風紀重

任，非病尫可以虛據。臣自患前病以來，雖幸須臾苟延，而痰涎時涌，則言語仍前謇𢢔，即今奉旨，不遑寧處，力疾就列。而强支柴骨，纍纍若木偶之形；内省心神，摇摇如風中之燭。故知君恩深重，分當盡瘁，未可身圖。而垂老戀榮，病不知止，妨賢尸位，是重爲臺端辱也。伏望皇上鑒臣衷懇，原非飾情，特勑放歸，就醫調理。倘不即填溝壑，感戴聖恩，尤爲罔極。臣無任懇祈之至。

乞骸疏 三

奏爲自劾不職，祈賜罷免，仍乞録用材賢，申飭臺綱，以重風紀事。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誦習斯訓從來矣。覩《大明會典》，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職專糾劾，辯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應不公不法等事，其屬有十三道監察御史。高皇帝所定職掌，開載甚明。伏思臣暨各道御史均有糾劾之言責，而臣職曰提督，是固言責之長也。臣自去年六月履任就列，經年矣。時自檢勘一年内所營職業，未効涓埃。第目及各御史糾劾，二三撫臣而已。昔宋臣王素有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古人用心如此，臣竊慕效之。念近日人材之難，莫難於巡撫。若撫饑饉荐臻之省，師旅劻勷之日，與夫賦役煩重之區，是又難之難也。臣兹備位言官之長，不能爲陛下愛惜一仁賢，而徒擁病軀，以蔽塞賢路，其名曰叨曰竊。臣故亦有良者，何能靦顔尸位於臺臣之上，與朝著之賢士大夫並列耶？查前御史方萬山之論江西撫臣陳有年也，疏發在臣未到任之先，謂其遇災閉糴，有戾陛下六合一視之仁，亦有辭矣。顧此其所見之褊，一事之失耳。有

年世勵清貞，力行古道，撫臣中求約躬勵屬、節用惠民者，無踰其選矣，此臣夙所傾心者。御史未知其人，就事論事，猶可原也。臣既知其人矣，坐視其被論罷斥，不能申一喙於陛前，是言責之不盡，臣職之不舉也。臣於心能自安耶？繼御史王麟趾之論撫臣徐元大，謂其調度失策，致有馬湖之衄也。惟蜀當戎醜縱橫之時，正財力俱詘之際，元大經略五稔，心膽俱瘁矣。馬湖之喪師，原非由其調度，乃武臣之違節制也。況前奏建南之凱，嗣報賦乃之殲，功過相准，奉有明旨，事下按臣勘覆矣。麟趾時尚外任，聞之未悉，亦可原也。臣則稔聞之矣。元大引疾求去，想亦惕於煩言，不安其位也。臣故靡廪安食，不能申一喙於陛前，是亦言責之不盡，臣職之不舉也。臣於心又能自安耶？近又有異焉。臣昔叨佐北院，時御史凡有糾劾，疏上後即以揭投堂。此中相沿舊規，疏上三日，以揭投堂。乃自臣之受事也，率七八日，或十數日，始以揭投。今聞御史王藩臣復有疏上踰月矣，竟不投揭，是弁髦臣也，是易臣不足與議也。不然，是謂臣之職掌無與于糾劾也。臣又何顔立於臺臣之上耶？夫使所論者果係奸邪巨慝，不聞之臣猶可言也。今訪所論者爲應天撫臣周繼也。此一臣者，前任順天府尹，興化教，均賦役，其節愛之政，勤恤之心，近在輦轂下，輿人藉藉頌之矣。今巡撫江南也，其政治如順天，而苦心倍之。頃者宿松盗起，繼聞警疾馳七日夜，而直迫賊壘，卒使渠魁就擒，醜類解散，不至有滋蔓之虞。勘功未報，而彈章先入，何以勵有功之人乎？大抵繼簡直任真，專心民瘼，而竿牘絶通於朝紳，廚傳不飭於賓旅，或以是不理人口耳。不知藩臣何所據而論之。即今

赤旱異常，穀苗盡槁，地方有岌岌之憂。即繼之才志氣魄，當此危急艱難之時，猶懼其未足以濟，而求其可代繼者，益難其人。不有以輔掖其神情，而反加詆訾折挫，使士民扼腕，而灰任事者之心。此臣所爲拊膺大息，每對食而罷筯也。顧臣自省，實是不職，無以率屬。且苦病侵，調久未痊，風紀重地，不可虚據。爲此披瀝陳請，伏乞勑下該部，將臣罷免。別簡仁賢，以領其職。更乞俯採輿論，俯順輿情，將徐元太、陳有年亟爲録用；應天撫臣周繼，照舊供職；王藩臣量加罰治。仍嚴申飭臺臣，遵循憲典，凡有糾劾，須協公論，毋妄搏擊。俾爲陛下殫心拊綏，戮力禦侮者，各得展布。庶公道章明，風紀振肅，仁賢樂用，而疆埸永寧矣。

乞骸疏四

奏爲衰病隳職，感事自劾，反被人言，重辱臺體，懇乞天恩放回田里，以明臣節，以重風紀事。臣於本年正月初旬，以病再疏乞骸，未得俞旨。近因事感觸，益思在位隳職不安，復疏自劾。奉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隨聞給事中王孟煦、許弘綱連章參論，謂臣阻塞言路等情。臣伏惟國家建官，御史固言官也，都御史尤言官之長也。不聞惟御史當言，都御史不當言也。言官建白糾邪，言也；爲國惜才，亦言也。不聞惟以糾邪爲風力，以爲國惜才爲罪諐也。如都御史負位恣睢，不公不法，匪特御史諸人咸得糾彈之。御史藐忽臺長，不循舊規，都御史祇應濡忍含容，噤不得一言耶？夫臺臣統屬職掌，定自高皇，赫然不顯。陳有年等三臣賢否，詢諸士論，自有公評。仰惟聖明鑒察，臣復何言？竊詳孟煦等疏中，謬目臣爲道學，虚負時望，而疑臣衷有別故。臣淺陋庸

虛，何敢言學，顧衷實無他一念，款款之愚，妄意即此明學耳。嘗慨近世以道學爲詬病，蓋不知所謂學者，原非爲異。惟求不失本心，學爲人耳。臣恭逢明盛，治教翔洽，蚤嘗誦法孔、孟矣。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亡論，臣荷聖恩，拔置臺臣之長，叨齒九列之末，故亦具鬚眉而爲人矣。藉令朝士執臣而面詰之曰：「陳有年之清貞，徐元大之勞勩，周繼之節愛，知之否乎？」臣雖昏耄，非迷罔之疾，不能諉曰「不知」。如曰：「既知之，何爲不言語？」曰：「蔽賢者，蒙顯戮。」臣則何説之辭？夫疚心之慙，甚於市朝之撻；竊位之辠，浮於穿窬之刑。是則羞惡之真不容自昧者。以此臣自劾曰叨曰竊。而蓋自疚于本心，舉其重者，聽陛下嚴譴。而孟煦等論臣止曰昏曰耄，是第覩臣昔之衰狀，欲末減其罰，而以微罪去也。然意孟煦等但見臣狀于二年之前，尚不知臣近患危疾之後，其昏其耄，愈益至極，尤不能一日居於位矣。伏乞勑下吏部，亟賜罷歸。別簡仁賢，以領其職。庶臺席不致虛曠，而風紀重有賴矣。臣無任激切懇祈待罪之至。

乞骸疏五

奏爲衰病已極，調理難痊，重懇天恩，准令休致，俾得生還事。臣自今年正月感患危疾以來，衰憊益極，此所以不憚斧鉞，數數乞骸於陛前也。延至六月，臣時已淹淹待盡，第一息之良未至泯滅。復有自劾乞休之疏。中間事理雖是分明，而言以人輕，隨致煩言蜂起，波及株連，溷瀆天聽。臣自分萬死無赦。玆一縷體國微忱，仰荷聖明洞鑒。是非之公論既明，則竊位之顯戮幸逭；臺端之舊規不墜，則尸位之夙耻已湔。即死亦瞑，夫

復何言？但臣實是衰憊至極，病已成痼，醫藥罔效，痰涎時湧，語言謇澀，眼目昏眊，公牘難親。時伏枕俟命，已再越月矣。雖是陛下弘仁，不忍即棄乎墜履；而臺端重地，未可徒擁夫芻靈。如玆纍纍尫羸之軀，猶令赧面顏於具瞻之席，即頑頓不自恧耻，於國家風紀何？伏惟聖慈憫察，特賜罷免，俾得生還，安心調理。苟獲終于故丘，臣之萬幸。倘少延殘喘，未填溝壑，是皇上賜臣已絶之年，而肉其既枯之骨也。臣不勝籲天感恩，惶恐迫切懇祈之至。

乞骸疏六

奏爲衰庸不職，致辱臺綱，懇祈聖明罷免，再瀝愚忱，正人心以肅風紀事。臣苦病侵，五疏乞骸。待命間，接得邸報，見御史王麟趾、黃仁榮因争論臺規，論劾都御史吳、副都御史詹，侵及輔臣許，中并及臣。伏念臣本情思振臺綱，而臺綱反致重辱；思爲國惜才賢，而反貽詬二三重臣。臣既慙且悚，撫枕大息無已。隨該輔臣許慨紀綱之陵替，都御史吳傷禮法之頹壞，相繼疏陳，中明統屬相承之分，述南臺相沿之規詳矣。部覆：「欽奉聖旨，炳如日星，肅如雷霆。」臣何敢復言？竊惟肅紀綱在先正人心，麟趾等反之本心，豈不知投揭之臺規，從來久遠乎？而故謂之以意起新議，抑豈不知二三大臣立身原有本末乎？而故横加訾詆，蓋失其本心矣。夫一塵眯目，四方易位；纖私蔽衷，是非混淆。以此不惟不知有臣，跡其藐忽成憲，抗玩明旨，且無君父矣。頃奉旨下部勘問，麟趾是何主意，陛下蓋燭其隱也。仰惟聖明在上，即天監在玆。臣謹披赤爲陛下言之，片語不由本心，神聽之矣。蓋麟趾初論

徐元大也，呈揭於臣。臣面質之曰：「馬湖失事，元大曾經奏報。以功贖罪，奉明旨矣。汝不聞乎？」麟趾慙而退。適當考察實授，臣以其論事不審，置之末列，稍抑而勵之也。一日，麟趾燕見，臣又諄諄誨之，臺職要在知人，未可輕率。麟趾謝曰：「御史前論徐巡撫、許閣老，亦謂非是。」臣愚，猶謂麟趾質直，不自諱過。孰知其蓄憾於臣，而猜疑許國終將不利於己。爲是，構會乘機，陰攻陽擊，以爲後日地，是其主意也。至於仁榮疏中謂臣參論臺屬，以示風力，希轉北臺，尤爲悖謬。夫以一揭參罰臺屬，何名風力哉？臣自分行能淺薄，尠寸片效於國家，浮慕以人事君之義，而蹈從井之愚者屢矣。臣時且病，决性命之情而覬要位，即至愚且鄙不爾也。仁榮素以文學自負，而以未占一第爲歉，誤謂臣昔申救今吏部尚書陸光祖、參御史周之翰，以其爲舉人也。近三御史論劾三撫臣，而獨參王藩臣，亦以其爲舉人也。疑臣以資格易人，憤傷其類而忍於操戈，此則其主意也。顧臣近於諸御史之論劾三撫臣也，一以不知其人原之，一以未詳其事原之。至於藩臣，臣不重過其言之無當，而祇摘其不投揭之怠，蓋勉爲長厚，存臺體也。若之翰兄弟與臣莫逆，而臣於光祖原非夙交，第以光祖平生拳拳爲國惜才，先得臣心同然耳。蓋彼爲文選時，力排臺省異議，保全材賢，爲國宣力樹勳者，不可指數，如前兵部尚書王崇古、方逢時，經略疆埸，到今廿年，邊鄙不聳，紓皇上北顧憂者，皆其保全於積毀之中者也。臣以是心欽之，力爲申救。且念忠佞辨於此心而已，苟純心爲國，則雖委蛇周全，未可指之曰邪曰佞；苟横一私臆，則雖激烈抗直，未可目之爲正爲忠。此其几微之辨，

匪獨聖明能鑒之，人人本心亦自知之，天下萬世皆能明之。直此一念，匪曰微眇，是國家之所資以致理與平，而亦諸臣之所受享於終生奕世者也。臣平生所學者惟此初心，矢與臺屬諸臣共明之。顧今實是衰病已極，前五疏陳乞，情危詞竭矣。伏惟皇上慈鑒，特賜罷免。別簡仁賢，以領其職。仍勅諭臺屬，令人人不昧本心，勿以一己私臆作好惡，勿以一時意見亂典章，則煩言自息，國是自定，而風紀自肅矣。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乞骸疏 七，未上

奏爲披瀝愚忱，明大義以安材賢事。近據御史黃仁榮參論南京刑部尚書王　故違明例，欺冒恩典等情。臣惟給由事體自有令甲，係吏部該司職掌。其恩典應得與否，臣不敢議外。但臣聞世貞久思引退，復被此參論，意必不安於位。昔賢以毀譽亂真，致仁賢藏匿，爲世深憂。臣念此爲國惜材之心，又勃勃不容自已。擬疏上請間，相知者阻曰：「人又將以汝爲塞言路也。」或謬以汝意有所附會也。」臣徐反而思之，聖訓云：「臣事君以忠。」釋者曰：「盡己之謂忠。」茲以此言而阻，是畏譏也，避謗也，不能盡己發念之本心，不忠也。臣而不忠，是爲大戮。臣爲此懼，不敢避謗畏譏，瀝赤爲陛下言之。切惟世生瓌奇之材不數，國家得一瓌奇之材甚難。伏見尚書王　，博綜富畜，其文章足以黼皇猷；蘊略抱奇，其材諝足以康國步。蓋古倚相、陸賈之儔，我昭代琬琰之器也。登第四十餘年，屢進而屢退者强半。陛下頃以撫按暨原任南京禮部尚書袁　相繼薦起，陞爲今官，臣猶惜其重用之晚，而惟恐其一旦

引去也。乃仁榮疏誚其不當仕者，蓋執古王裒故實，謂世貞父忬曾罹奇禍故也。臣謂爲此議者，於大義未明矣。君臣之義，原無所逃於天地。彼王裒父爲司馬昭所害。昭，篡臣也，裒義不事晉，則得矣。我皇祖誕受天命，撫御寰宇，六合一家。仁榮豈欲世貞枕戈嘗膽，與朝廷爲讐，而自外於蓋載中耶？況前構害世貞父者嚴嵩，非皇祖意也。皇祖晚年亦已察嵩之姦，而褫其秩，戮其子，計忬亦瞑矣。嗣穆皇踐祚，又復忬官。近皇上俯從臺臣請，又贈忬秩，錫之祭葬矣。即忬且銜結九原，而世貞之盡瘁效忠，以報陛下，視廷臣尤當先者。而故謂其不當仕，胡不引祭仲之事觀之，而乃稱説曾子避聖母之名，謂世貞父曾被刑，即不當仕刑部。然則父祖曾遣戍者即不當仕兵部，曾籍爲編民者即不當仕户部耶？惟我烈祖以五刑肅天下，二百年來，服刑者諒不少矣。使爲子若孫者人人起而作讐，是大亂之道也，而可耶？仁榮又捃摭前科臣楊節等訴詆語意，以傷世貞心，令其不安於仕也。臣惟世貞少年，才華外諜，爲世所忌，憎滋多口，有以也。顧近充養益邃，臣見其欿然隤然，可親可信，蓋若無若虚，進於道矣。昔宋臣歐陽脩、蘇軾，當時爲後生描寫者，可勝道哉？而今識者多憾其時用之不盡矣。世貞著述，士林多謂可傳，奈何令後之憾今，猶今之憾昔耶？恒言文人少行，夫古所謂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六者是也。陛下試察之輿論，世貞於兹六者有缺否耶？臣私評世貞心若純於行，行若優於文矣。廿年前，臣曾過其家，見其兄弟衣皂綈，御瓦器，槁形焦顔，若喪若恤也。中年學道，茹素攻淡。近日子弟憐其衰，始勸進酒肉。平生不惟無聲妓之奉，且不受妻妾

之養者，亦已久矣，而詆爲荒淫，豈不冤哉？惟昔從赤松者，招四皓以安漢；隱衡山者，咏黄臺以興唐。古黄冠有道者，何嘗果於忘世，亦何嘗負於人國哉？比見世貞與二三老臣計安社稷者，其念深矣。且仁榮素山斗世貞，聞嘗重幣甘言，丐得一什，珍爲拱璧，固亦重其人也。忽然覆雨翻雲，加之詬厲，是誠何心哉？若臣於世貞，識面於廿年前，而今始知之深，好之篤，爲其能同心以安社稷爲悦，非阿私也。且比年東南多故，留都根本之地，時黄髮老成，列在大僚者僅可指數，如使世貞不安於位，倏有疑事，欲考古證今，孰與諮詢？倏有緩急，欲定傾持危，孰與揆度？如臣，則瓠落之瓢，非濟川之具；腹背之毛，非羽翮之用也。而且衰病已極，不能爲用矣。顧一息尚存，在臺一日，不忍坐視臺屬逐一計安社稷之臣，是則臣之分，臣之心也。伏惟皇上鑒察愚忱，將臣罷免。勑令世貞安心供職，庶不以無用棄有用。而臣得徼推賢之名，逭竊位之咎，其榮幸更厚矣。

乞骸疏八

奏爲乞恩辭免重任，准令休致，以安愚分事。臣原籍湖廣黄州府麻城縣人，由嘉靖三十五年進士，累陞今官。萬曆十七年十月初十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奉聖旨：「是耿定向陞户部尚書，總督倉場，寫勑與他。欽此欽遵。」臣惟國家用人，必因材以授任；人臣受職，當審己而量能。伏念臣才識空虚，行能淺薄。器等斗筲之細，學拾糠秕之餘。遭遇清朝，類稊米溷貯于巨廪；荐登膴仕，殆銖金陶鑄于洪鑪。係籍已三十餘年，尸素

靡涓埃微效，夙愆未祓，新命載頒。惟臺綱循一定之規，猶隳厥職；若儲積關群生之命，曷稱其官？矧內帑詘矣，而邊需告急，疇能損上而益下？民窮極矣，而天災頻臻，何以酌虛而濟羸？須是策嫺計然，生財有道；若匪才齊劉晏，裕國何方？如臣腐朽陳人，簸揚棄物，即是容聲啓口，尚徒以耄老而揶揄於士紳；若令治劇馭煩，安能以衰頹而檢防乎胥吏？蓋枯楊無再華之望，而良材多積薪之嗟。自應避位以讓賢，安敢虛縻而塞路？仰祈皇上俯鑒愚衷之匪飾，深惟國計之維艱。別簡才賢，授兹鉅任，准臣休致，獲老丘園。庶臣免負乘之羞，而朝無曠職之咎矣。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乞骸疏九

奏爲衰病難痊，不能赴任，懇乞聖恩准令休致回籍，就醫調理，以延殘喘事。臣自本年正月初旬感患危疾以來，以氣血向衰，延醫王弘道等調治未痊，屢疏乞骸，未得俞旨。復蒙聖恩，陞授前職。隨該臣具疏辭免，於十一月十八日接到吏部咨，奉聖旨：「卿清慎詳練，倉庫重務，特資督理，宜遵成命，上緊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竊念臣本譾劣，具臣謬荷聖明知眷，屢奉溫綸，勉令供職。臣感懼駢臻，雖沉痾未愈，不復敢自愛其殘軀，即日强起，裹藥扶病渡江，行至儀真地方，漸覺精神益憊，一身中表，百病交攻。伏思古人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謂陳力者，非特才力，蓋亦有精力焉。如臣才力既甚卑微，而精力又復衰憊，雖欲强勉就列，實是不能。手痹不能握計會之筭，目眊不能披出納之籍，口愜不能給酬應之語，神惛不能酌贏縮之宜。若徒

以纍纍病軀，淹淹餘息，而欲竊據崇階，叨冒厚禄，臣雖至愚無媿而不知耻，如國家大計何？ 伏望聖慈察臣迫切之情，實非得已，特賜臣致仕回籍，得安心調理，冀倖苟延，則天高地厚之恩，臣生死銜戴無極矣。 臣不勝感激懇祈之至。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牘一

余庸虛䟐跋宦途，壹志求友耳。粵占籍仕版幾四紀餘，於諸寓內仁賢，所常嚴事而友交者頗夥。顧時進時退，在朝在田，蹤跡中多支離，抒愫商心，惟藉此尺一也。比屏居深山，年踰七十，在禮曰傳矣。檢笥積牘諸草，念片札單辭，皆一生神情所注，而嚮所資切仁賢，時凋謝者十九。緬懷舊遊，曷能忘情！爰拾而輯之，以示子姪。嘗自詠曰：「半生學道慚虛度，無計營家何所傳。淡泊一書諸葛業，成都存否舊桑田。」只此貽後，庶亦足明志所存云。

與胡廬山書十一首

自聞兄膺新命，即嘗朝度暮思，擬效忠於左右者種種。臨楮忽多遺，謹略抒一得如左，非敢自謂已驗之良方，實遭蹶之後鞭也，惟兄覽教之。

一曰慎與。嘗玩《易》之同人，以「于宗」爲吝，「于野」爲亨，乃大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蓋知人之智，固所以成愛人之仁也。學不知人，其患誠不淺小。吾儕居常爲學，即禪伯方士，一言片善，俱當收蓄，于人何可揀擇？今既柄斯文，即一嚬笑，未可輕假。我兄同體之仁，樂取之虛，弟素所師法。顧此一節，願兄慎之慎之也。

一曰慎察。夫不怒之威，不賞之勸，乃是脩道之教作用。邇來典學考行之舉，在俗

調人行之，固爲盛事，吾輩行之，似尚涉色聲，即一一允當，滋味亦淺。夫真志爲善者，奚待賞勸？待賞爲善者，即賞之未足勸矣。惡跡昭著者，自犯于有司，自有典刑，奚待伺察？伺察而知者，必微曖難明之隱慝也。君子以善養人，以微曖難明之跡而棄人于惡，施之細民且不忍，况在衿佩列者耶？兄第以高明臨照，真意感通，聲氣自相求應矣。

一曰慎度。明道云：「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即今世套俗格中，亦有自然天則不可易者。吾黨往多過于自信，耻于諧俗。凡體統關節所在，多至疏脱，物議之起實由此。昔莊渠之在嶺南，道林之在貴陽，其功與謗，止足相準矣。願兄重鑒而慎之。

一曰慎防。吏書之弊，自來在在有之。不知吾省近日如何。至於此，極難言之矣。此不獨吾輩之官箴有礙，士習之污下，亦實由此風。蠱壞既成，非曰我能謹密即能杜絶，更須萬分加意慎之也。

一曰慎涖。《中庸》以居上不驕爲尊德性，證驗有味哉。吾儕臨莅庶官士人，多疾言遽色，此是學問走作處，即《書》「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簡而無傲」氣象，便可想見師人模範矣。

弟自省，向來殊多戾此，故願兄今爲弟補足。凡此皆急則治標云耳。至其原本處，兄自得之，弟復何言？顧弟近少有所省，因以質之，大要曰慎術。夫近日號稱知學者，高明一行多疎脱，愿謹一行多迂滯。天下可倚靠者少，其學術病症，居然可見矣。大端學術之弊，無論近日，即宋學似亦少失孔、孟宗本。宋儒終日闢佛闢仙，實落未脱二家蹊徑，如何成德，如何達材？所謂議論多、成

功少無怪也。試看孔門人物，多有用成材，便知當時教術矣。竊謂孔、孟之學，真實費而隱；宋學未脱二氏蹊徑者，以其隱而隱也。嘗謂惠能云「本來無一物」，近高明者咸謂見得極透，不知此是又有無一物者在。如孔子云「汎愛衆而親仁」，如顔子「若虚」「若無」，「犯而不校」，如此方是無一物。此類何等顯，其實何等微。宋儒多只説向入微處，終是未脱見耳。就是明道云：「學者先須識仁。仁者以萬物爲一體。」此語極粹矣。由孔、孟之語觀之，尚是二見。有痴人早起，向人云：「夜來想起，爺娘原是至親。」識仁之説，大亦類此。孟子云：「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此便是伊尹覺處。今人視民物痛痒全不相關，視士習卑汙全不介意，便是良心死却不覺耳。識仁之説，只好爲此等人發。譬之人有忤逆者，則告之曰「爾父母生爾，爾兄弟與爾同胞」云耳。若見得萬物一體而體之，其體之必不切；猶想得父母爲至親而後孝，其孝必不至。禹、稷思天下饑溺者猶己饑溺，豈是先識得箇萬物一體意思，乃如此耶？根不知何來，機不知何使，何處着得一識？故曰：「識仁」之説，尚是二見。但程子見得如此，其氣象亦如此。觀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才是見得真處。今學者説到入微處，都能領得；即其行事，便自相左。奈何？此道術所關，宇宙民物命脉所係。故敢爲兄切切就正，兄以爲何如？

又

某往遇時事繆盭，❶生民疾苦，觸之即動惻然，苦傷心焉。而自省才智權力，又不

❶「盭」，原誤作「⿱敖皿」，今據文義改。

足以濟之，徒自苦楚，是俗所謂操閑心者耳，豈敢自附於萬物一體之學哉？頃解紐入山，子弟時時以此規弟，謂退藏自有退藏之道，應閉户而纓冠，是爲大惑。弟深頷之。始勉自灰心降意，即親舊朋輩間或言及時事與生民利弊，則即閉目摇首爲弗聞者，漸漸學作一如聾如痴、如麻木不知痛癢人矣。乃自兄之督學吾楚也，舊病復發，日翹翹焉跂望兄之聲問休慼以爲欣戚，即纖小舉動，亦甚關切，不能一日去心，視弟身自當局時更覺倍切。此等微處，不解所自來。兄然乎不然？前諸種種塵瀆，似尚未經省覽，想校務勞冗，無暇之故矣。兹不復欲喋喋，惟兄俯鑒弟此膓。百凡珍重，以幸斯文。

又

比來跧伏巖中，昕夕念兄不置，所欲陳效于兄者亦種種。近日自反之身上全無有，證之事上又無一慊，徒恃虛知見，作口孽障，是大媿耻耳。以是近日口噤噤不能一談及此學也。承見教答未菴兄書志一一語，直是千古真詮，根極本原至論，更復何説？弟聆此語，亦煞有深味。非是漫然承應，不敢不勉。但願我兄由微之顯，由顯之微，放大光明，一齊勘破，方是大通，方是一貫。此弟山中年年月月，積集血誠所欲效于兄，口悛悛不能道詞者。不然，所謂明得盡，亦只是見之精深者耳。此見不脱化，終在世儒套中盤桓，於吾孔、孟至大至正至玄至實宗旨，終隔一層也。望之望之。

又

覆誦志一一語，甚是慁然。念惟此歸一，即語柄百千萬般，亦不是支離矣。頃教

云：「盡性至命是宗旨，存神過化是工夫。」就謂道爲宗旨，學爲工夫，有何不可？就謂神化性命，原通一無二，更無宗旨工夫可分，亦何不可？玩《易》本文，原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以至命爲宗旨，窮理盡性爲工夫，若泥其詞而已。即兄見教云云，亦不無語病。但以意會教旨，兄學是欲了天地萬物，而不以天地萬物撓吾心。想理會及此，近於情景應用，決是輕脱幾分，自有受用，即語病何妨？祇用服膺共勉，不敢復角口業也。來教云「吾儒與二氏異者，非異性也，只在盡與不盡之間」，近是。至謂「神性存存，當下便能盡人物天地之性」，此非究竟語，不知不覺又落見想窠臼，又墮二氏蹊徑。於此不大決裂勘破，終身在霧露中行耳。兄必謂此意本之程子「識仁」，世學人更無臻此理者。不知程子「識仁」數語，止就橫渠《西銘》説。細玩橫渠《西銘》、《正蒙》諸篇，渠學原從苦心極力想像中來。説逃佛、老，尚逃未盡，證之孔、孟之學，尚隔幾層。程子姑就所至言之云：「學者先須識此耳。初機淺學，須以見入，未應以見了也。」即廓然大公語，亦是程子二十時語。比時程子亦脱佛氏未盡也。兄奈何即以此爲究竟語耶？六經、《語》、《孟》具在，孔、孟宗旨燦然如日中天。第恨智者過之，愚者不及，致令二氏之學充塞流衍，許大豪傑亦自沉困顛，迷于中而不自覺也。弟年來潦倒甚甚，顛毛且種種矣。自矢更不敢以虛知見誑己誑人，謹守孔、孟門户，待後而已。兄以爲如何？

又

讀集中《答唐令書》，仰見兄苦心。顧言

之詳，道之晦也。兄此幾千餘言，似輸卻曾子「心不在焉，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數語，若更易省人也。雖然，此語孰不聞之，此心孰不用之？顧實識心者何少也。弟往聞兄稱唐令大和治行爲天下第一。夫即其發於政，便可信其生於心者矣。兄又何必欲識其心以出政耶？毋亦欲進之慈湖之悟，與昔象山指慈湖扇訟一語。而慈湖即悟本心，則因其憤悱之機也。慈湖之默自反觀也久矣。唐令方惡言心學，而兄又言之縷縷，是猶人方惡醉，而又强之多飲。兄之心則熱，機則未審也。夫慈湖之剖扇訟，固由本心剖之也。即前未悟，故未常別用一心也。由象山之提指而一悟，則又迴是一胎骨矣。唐令以篤修爲學，或亦薄慈湖不取也。且甘泉折衷之論，或先入矣。弟近亦厭談心，求心依舊落迷途。此言殊大有理。弟惟篤信孟子「慎術」一言，因術了心，更爲直截也。如何？

又

弟每得兄一書，便若加番鞭策。其中省發有不能言者，第末後一着之説，不能無疑。夫吾人完全，此物終還大虚，來去分明，此是自然常理。如兄終日朝朝如是，幹甚勾當，又待歸求之也。細玩兄與大洲書中語，此等解説，似亦不須言者。兄以性命之復爲全歸，是矣。不知若何而後謂之復？如兄祭念菴文中意，若謂念菴臨終時有許多異人處。時穎泉兄亦在此，弟詳叩之，謂亦尋常猶人耳。就使如兄所云，而今鄉閭老人與禪伯方士如此死者，不知多少，可當曾子之全歸耶？弟未及遊令師先生之門，而私心獨嚮往歸依者。只是信得此老一生精神，孜孜

汲汲爲此學，爲世道，更無他一縫一時滲漏。此便是此老全歸，不待他死際分明而後信也。吾輩不求當下了，而懸想末後着，是惑矣。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此語已大分明，願兄更熟思之。

夫佛、老謂之異端者，非其本體性命異也，亦非其工夫作用異也，只是發端處微有差耳。若吾孔、孟之端，合下便是爲萬世生民而發。今其言論俱在，究竟脉路明明白白，如日中天。高明如兄，自能辯之矣。吾儒家自有常中妙，費中隱，自合體察。而高明者往往又入一種高明之魔，竟使眼前中庸之道，擲爲蕪莽。子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非謂是耶？俯念及此，良用痛心。顧斯世斯道，主持無人，非兄絶利一源挺出擔當，更無倚靠矣。弟日用持循纖悉，惟兄矩矱是遵，不敢悖棄也。願兄更質之天地，參之孔、孟。光陰有限，毋躭閣歲月也。臨書不勝懇切。

又

辛酉之秋，與兄江滸一會，出自意外。舟中對牀時，誠一刻千金不啻也。兄爲弟籌畫行程，耽延數晷。又兄曾亟稱念菴先生爲兄諏褱事日，使者往反七次事。別後因語仲子曰：「予觀廬山兄學，意在隨事精察，莫傷煩瑣否？」仲子曰：「何以見之？」弟曰：「世間豈見御史行路喫苦耶？而廬山亦爲嬰慮如是，此固是愛我無已處，不已過乎？即稱念菴先生諏日事，念菴長處恐不在此。」仲子隨應曰：「胡丈豈不知此？彼見兄往多疏脱，今且秉憲任事，未可仍然。借此示箴規意爾。兄第效法可也。」弟頷之。前程果皆如兄籌所指。因得邂逅峨山翁，悉所案

事宜，以此益感兄教，至今佩之勿斁矣。然區區常常念兄精神强弟不甚，恐多浪費，用欠輕省。故又云云，此念猶未置也。昨歲，舍弟傳兄拳拳慮弟尚未識性，弟笑曰：「廬山慮我，我慮廬山，非識性而何？」想兄之慮弟，如仁人長者，遥見瞽者徑趨險途，惻然而憫，懼其顛也。弟慮兄者，如有膚大者盛暑負重，方欲至千里，其親戚骨肉憐其憊苦，勸令減去旅橐中瑣屑者爾。即察此意於語言外，雖謂之皆識性可也。如何別來弟所履俱忝重任，兢兢恐負知己，逐事磨煉，亦少有省發。兄所見處，頗能領略，猶妄謂或容有啓助處。顧反躬循省，惡於志者猶多。歲月如流，年至不惑，職業勞形，髯鬢班班有素絲矣。尚爾悠悠教及，不益媿奮耶？此中校事，視它獨煩難。弟頗竭心力，且一味固滯，爲國家謹守此衡，不敢毫髮假借。識者多心許可，而貴室冠族每見拂抑。中間事情難言，此亦任之矣。安慶事，弟不必辯。兄第看弟識性不識性可知矣。

又

前巫山事爲陳道已。頃在大湖道中遇高徒王吉水，云兄前過夷陵，從者以私詭言庖不具薪，致兄譴訶州倅，倅故抗對不屈，兄時怒未怠，嗣起視庖有積薪乃已。弟聞之大笑。笑者，謂其得間以報兄，且喜吾輩之所得於世間者多也。夫以兄之明，必非左右人能以私得譖；即實供具不虔，料兄亦不怒，意倅必有他失，或兄時譙訶之辭氣稍欠平耳。夫吾儕無論有他，即此淺鮮事，世人即得而議之，卑官下吏即得而抗辨之，門人弟子即得而問之，朋友即得而規之。其所得於世以爲省身之資者何多耶！若世人此類不

知放過多少，即有背噂之者，亦不復聞於耳矣。昔年有人謂陽明先生過貴省，以三司失庭見禮，曾怒見辭色。弟謂容有之。意謂先生以軍旅行，等威當振然耳，是亦怒以物也。憶兄時執以爲決無。即此，兄之所自處可知。顧弟臨蒞各屬，時亦嘗動嗔怒。大端俱恨世之承趨大過，而下官初或謬誤，反以爲慢取罪，殊可歎矣。此蓋緣弟欠養，辭氣不平之故，時亦自省也。然遍觀斯世，靡然成風，更無有一人肯以簡慢人者。若有之，非是才弱可憐，則是有主意爲節愛行簡矣。此當作上品相看，可復嗔怒耶？區區一種矯激議論，常謂上官須是箇箇能容人簡，下官須是箇箇敢於簡，而斯世斯民，方有生意。不然，恐無了日也。想兄之心，亦如是也。何如？

外聒，弟有一敝同窻陶者，其人有雅志，少有才名，弱冠即得舉。識弟於髫年，爲莫逆交，時擬結廬山中，以終餘生，❶蓋亦弟之潘興嗣也。其家衣食頗饒，而尚鮮子息。邇筮仕爲泌陽令，携家貲爲資，秋毫不染於民，此其志節可保終始者。在彼聲稱頗著，計得一內補，先後無力，時僅得陞貴屬威州守。渠意厭遠懶出，止以弟尚未得歸，入山無侶，親黨更勸之來。倘來，望兄即以待弟者待之。凡當道者，一爲先容，俾得行其志。倘此子有他俗念，不能如教令者，弟可以身任之矣。懇懇。

又

弟非能文者，常臆言之：凡爲文須有血脉方傳。顧所謂血脉者難言矣。非學道識

❶「餘」，原作「余」，據文意改。

仁者，未易語此也。近世號文章家者，看來都是泥塑粉塗人物耳，❶止可暫誇無識市兒。久之，風雨淋漓，便成泥團，填溝壑矣。弟所以獨敬服兄文者，只是篇篇有血脉也。近日若荆川先生文，爽朗愷切，可以激頑懦。令師念菴文，沉着渾厚，讀之有餘味，誠可以消鄙薄。此其所養之厚致然。兄於此亦可相方。至其風格奇拔，則竊有子貢賢仲尼之評焉。大端二先生之文，皆必傳無疑，而兄與之翺翔上下矣。弟妄謂兄之文似輸却陽明先生一着，何也？大若陽明把筆時，却似不曾要好，而兄臨文時，似尚有要好心在也。就是遷史之文所以獨稱高品者，似亦無意要好，只是血脉未分明耳。乃班固以下，便却要好。浸淫至於六朝，極矣。六朝之文，其實自班本也。妄臆如此，兄以爲何如？念此可以證學，非特與兄論文也。學難以言語商，就文一商證。余服兄文世無及者，固以有血脉故。且又見世人模擬左，人即知爲學左；模擬馬、班，人即知爲學馬、班，如嬰兒那笑，似大淺露矣。兄文固自有法度，而淺淺者尚不知爲學某家，此尤過世人遠也。但所謂血脉者，似須是横說豎說，深說淺說，不露血脉，而血脉自貫，尤爲妙耳。

蓋嘗聞談詩，理學家誚詞人家盡是月露之形、風雲之狀云云；辭人家誚理學語爲頭巾。是兩相誚者似皆是，亦皆非也。夫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知微知彰，萬夫之望。」近日講學者只是模索要眇處，譬之作頭巾詩者耳。至如滯形氣、幫格式者，又似作詩者只在聲調語句上求工，未解神韻

❶「塑」，原作「愬」，據文意改。

也。深於詩者，風雲月露，孰非道體哉？然此等處，不容思議見解，不容言説，須人靈識。故曰：「厥彰厥微，匪靈勿瑩。」兄深於詩者，故弟又借詩商學如此云云，幸兄教之。

又

比來都下，同志更離索，無甚好懷，歸志更切。弟以相公勉留意懃懇，不忍恝然亟圖耳。家累已悉遣還，日按部不復住邸舍，蹤跡已如一行脚老僧，想山中光景也只如此。第兩親常念我如兒時，恨不得時時繞膝下。三舍弟又爲一種迂論，謂作官久且漸大，定是俗了人也，時時催促我割截。夫世之君子，每爲父兄子弟阻撓，不得遂己志。乃弟顧自爲一種人情牽纏，殊可自嘲耳，兄何以爲我謀之。校事良勞苦，祝漸次將調，閲卷眼勿過高，須少俯就。即南中素號文盛，本

藝亦無甚可意者。小江在敝省，其品藻甚精，又德器温醇，從無一疾言遽色，士心甚歸依。今驟遷，殊失楚人士情也。不知何時履任。此件職業秘訣，會問可密扣之，當有資助處。此亦是一種工課，幸毋易視足己也。

又

前在宜興，得與龍溪會，相與再宿。細叩其所得，本末大徹，其不能光顯此學，無怪也。然細觀渠受用處，亦從微處窺些止的光景。故時覺有一種輕脱，此亦足取益者。何如，何如？

與羅近溪 四首

今春舍弟子庸者來白下。初會，覩其面目，視往更爲塵俗，心竊訝之。其知見雖若少長進，未之甚奇也。渠嗣獨遊謁闕里，歸，

再集旬餘日，視其所學，若有所啓。而白下數子者，益更勇往浸進，弟因得其啓助良多。即兄近書中數語，亦自能會之言外。諸生能會此意，不煩言詮者，亦已有十數輩矣。顧常中尠、費中隱、粗淺中精微，不知與兄尚能合并否也。冗冗，底裹發抒不出。惟兄不棄，而索之語言外也。

又

承教旨，意往時已窺得幾分。比來涉事，日有省發。顧惟此理重大，常自反氣力綿弱，若承當不易。第默識得友朋資助，功效殊不可言。以此益信此倫干係甚大，自分一生精神總寄于此矣。此行校士評文，本等職業，敢不盡心？然亦是會計當而已。就中一點精神，相求相感，此則性所存也。昨得來書，似相證契，添我一番精神，由然自喜，寢中夜方寐也。盧山兄前書，一種肫肫意思，滿紙而是，即此便是盧山兄學見大處。尋常應酬，諒盧山兄亦自有差等也。吾儕於事關民物處，亦安肯輕易放過？盧山兄做處多是，亦不須以言語相辨駁，此意終當合併。至其針灸吾輩處，亦當祖受。仁蔽于愚，弟與兄俱當常省也。陽明公學術更何可抵牾？中間作用，亦須因時斟酌。湯承堯、舜，孟學孔子，其作用固自別也。兄試思之何如？盧山此際或從衡陽之蜀矣。故人萬里，思起輒惘然。

又

盧山兄去冬約仲子會于漢口，駁弟前書所性不存語云：「當官盡職，即爲盡性。不則爲二心、爲妄念矣。即孔子爲委吏，莫非性之所存。」仲子曰：「孔子以委吏而夢周

公，却不爲二心、爲妄念乎？」一笑，一笑。大概論性體，豈惟居官盡職，即穿衣喫飯、撫痛搔痒，何者非性？至論君子所性，則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孟子亦謂非性所存，非吾弟杜撰語也。雖然，此唯可與盧山道，使進識大處，難與衆人言也。居官盡職，豈真可謂非性分事哉？今實實查究，會計當處，弟今亦自不敢有負盧山兄教督。願兄如此處亦加勉，毋重知己者慮也。近接張大岳書云：「盧山有疏到京，辭新陞，求久任。」嘲其「不識真體，澄水中起風波」。如此，兄謂何如？

又

惟兄職造士，作用當如雨澤浸潤之者，弟職則如風鼓之而已。唯彼此精神，默相照應。其作用雖不同，固同一化工機軸也。何如，何如？弟所歷隨地隨機，未嘗自拘一切。前在盧陽頗久，此中上自僚屬，下逮民庶，亦似微有動意。在鳳陽僅朞月，因多放過。至徐，初自覺精彩少新。而今默默自省，似涉聲色處大多，思更含渾一步，何如？

與鄒穎泉二首

學徑多岐，令人茫茫，更無從着足處。比來日繹思君家庸德庸行宗旨，誠正法眼藏，活人良劑也。日前，天界提掇，更覺精切明白矣。唯謹修踐護持，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誠兄責也。隨人說得天花亂墜，入妙通玄，都成幻障耳。邇來接得盧山兄一書，中有「末後一着，求明大事」云云。高明者往往求如是結果，又增一番感歎也。

又

東省鄒、魯之邦，孔、孟遺風猶存。清貞

孤介之士，時有其人。第更得透此道地，仁之一脉，何可當也？手教中云：「不能自信，安能信諸人人？」只此兩言，少知痛痒者聞之，各各惕然，不獨弟受教益。令郎寓此，弟多在外，未得常相聚晤，視其精神，日在向裏尋求，似不肯放過。此去北來，過闕里，趨庭訓，可冀大省發也。

此中丘月林公會晤否？弟嘗一面，即蒙渠有傾蓋如故之意。今起東山矣，朝端借重爲多。顧此公不徒以前番蹇蹇諤諤之士自期，而更進之於肫肫皜皜之學，則天下之仰藉者尤多也。會間可進此意不？更有曹吴縣、岳武進，俱孤介絶塵之士也。幸熟識之。

與焦弱侯十首

余時身中覺無甚病，第自探肌膚，視往覺瘠，精神視往覺弱。老人家數，大都如此。求歸心甚棘，前二疏情見於詞矣。諸老書來，似時事有可憂者。念食朝廷之禄，到老可忍置之度外耶？姑栖栖以俟時事之定。前病中聞賢大魁報喜，而不寐者終夕，如得良劑，沉疴大減。踰數日，則又爲賢惕然深思，凜凜焉不寐者累夕。念賢玆當知命之年，乃有此一着，天非徒以榮名授賢，度所以命之者意篤至矣。賢毋謂方纔釋褐，優游閒局，尚未有重大擔子。余觀賢時，即一念一語，便係斯道明晦，便係天下國是從違，賢能不亦自凜凜，以凡衆尋常自處耶？賢時已當局中，余從旁静觀，似爲親切。賢又毋視余此爲泛常奬掖語也。試静夜深思之，惟時有喫緊二語，權爲賢贈。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此二語，幸識之心紳，勿以爲淺談也。

又

前舉闕疑闕殆語相勉，非祇是爲賢目前應世，欲其周慎求容，含括免咎云爾。念賢兹在石渠天禄中，下上千古，揚扢百氏，其稱譏讚毁，須一禀於道，通之天下萬世，足爲立心立命始得。蓋余頃有懲於世之聞人鉅公，如丘瓊山氏著論，伸秦檜而絀武穆。或曰程篁墩亦有此説。又南中諸子傳某盛贊馮道爲有道。惟昔蘇子由援管、晏恕之，已爲邪説。乃至以爲有道，何亂道亦至此耶？此種議論，起於矜異炫博，自侈爲新特高奇，能超出流俗之見，而不知其拂經亂道，實邪慝之極也。賢聞此，毋亦狃余寡聞固陋，溺于迂腐之常談云爾耶？此實關世教不小，總之是學術不明。彼未始一自揆之本心，殆不殆，疑不疑也。余兹冀賢諸凡言論，必通於天下萬世者，豈故騖爲是闊遠高談哉？性原通於天下萬世，實知性者，便以其身爲天下萬世立心立命之身。諸惟言論，豈肯徒矜異炫博，不爲天下後世念耶？《中庸》言尊德性而凝道者，證果於足興足容，推極於世法世則，非意之也。道本如是，性本如是。性通極於天，維天之命，章於教矣。彼諸爲此高奇論者，第狃於一人一時一事上建議，自侈該博載籍，有所考據，爲能達時變、切事情云。然而未總天下萬世之性，而默會其統原，實其學術之詖僻，故其言論之邪慝如此。蓋彼且以君臣父子爲假合，以忠孝廉耻爲幻行，其伸秦檜而譽馮道，無怪也。蓋嘗疑楊朱、墨翟亦古之賢人也。孟子逆其流，至於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爲苛刻。由今以譚孟子，真是能學孔子，非苛也。蓋孔、孟實是知性知命，以其身爲天下萬世立心立命之身。

故其庸言之信，不敢不謹如此。觀孔子一生精神，乾乾兢兢，明大一統；孟子一生精神，嘵嘵喋喋，要息邪慝而反經。此是何見，可深長思矣。此中欲與賢細論，雖蒙好辨之譏勿恤。蓋念余老矣，學術不明，此大不了事，意藉是一發。病中懼思動火，姑發其端如此。賢試執此與汝光弟曁復所諸同志一商，嗣當詳之以就正。如何，如何？

又

近日學術貿亂，此余薰心危慮而不能一日釋者，時時自哂，亦若杞人不量而憂天墜也。玆得賢共此憂，余可少減矣。惟某所指某丈敗闕處，稍有識者知非之。余故何以爲疑，正藉是與同志相商耳。夫與百姓同然處，吾黨何能加得些子？惟是世人日用不知耳。近世契此如某者有幾？既契此矣，而猶有此類事行，將所謂百姓日用者非耶？竊謂日用處，聖人原與百姓同。其所用處，聖人自與百姓異。區區于相知者，拳拳以擇術效愛助，非能有效於百姓日用之外也。意於百姓日用者，而辨所用耳。夫堯、舜性之者，其君臣告戒，猶曰：「惟精惟一。」今精於擇術，覯孔氏之血脉者誰哉？一志宗孔，不惑于他氏岐徑者誰哉？重爲斯道念矣。

又

嘗謂以學道人而爲此六朝靡麗語，無異貞姬作謳聲。即令遏雲遶梁，德爲所揜矣。頃友人書，謂余往薄文字不爲。余豈敢薄哉？夫孔、孟之教所以行，而其道至今所以不墜者，全賴斯文耳。余爲質所限，而蚤歲又自荒墮，是以不與於斯也。然有賢輩在，則凡所以爲不朽業者，即余身自爲之矣。惟

愛此光景，更求所以綴文之原本可也。如何，如何？

又

近日士紳，九列以上，似是一班議論，一班意見；九列以下庶僚，又是一班議論，一班意見。從旁觀之，南北議論、意見，似亦隱隱不同。然余讀崔後渠洹詞，王守溪長語，斯亦從來矣。惟知道者置身無物地，能以天下萬世爲心，自不蔽於見聞，辟於親愛賤惡也。往嘗慨學道者多能探及於無生無始，至於好而知惡，惡而知美。如此淺言，世能當之者，不敢謂多見也。賢以爲如何？

又

春初，郎君肄業永慶寺，爲一惡僧侮辱，并及其同事者。郎君疾惡之甚，以告余白官司懲治之。其僧逋。余屬士龍輩誘致僧，即以彼教化誨之，令自謝罪。官司捕之亟，竟不得。余意第迸逐，不令復係藉本寺可矣。郎君未釋然，意必官司捕獲，笞而枷之，方足示懲云。余莞爾笑語郎君曰：「生濡庭訓，人謂亦有聞矣。此箇良知何廣大也！奈何着此一破賴和尚往來其中哉？」郎君退語姪輩曰：「懲治和尚，非良知耶？」姪子以告，余胍胍哂已，謂士龍曰：「小子此言，即令文成復起，何能易也？乃余其難其慎，若此胞中轉折兩三重矣。其一爲志學者，即應爲顏爲舜，犯不較、逆不難，乃是可法可傳的家風。不然，落鄉人款矣，遮莫不是名誼心耶？余又謂法司用刑，自有條格，如此類犯不應混枷者，此則是格式心也。而余又聞此僧兇惡甚，益過慮有意外之虞，不肯爲已甚，此又是利害心也。余之良知，乃轉折如此，

是耶？非耶？」嗣姜宗伯庇所厚善者，處之少平，大騰物議，致兩族俱傷。又承恩寺有僧，爲禮部枷之而死，竟成大訟，未知所終。余聞之，謂李士龍曰：「余前三轉折，良知不更妙耶？寄語郎君，即此參會良知，如何？嗟嗟！良知二字，本起死迴生訣也。遇其人，當其機，則蹄涔一滴，爲續命靈丹。苟不先辨其志之所歸，審其質根之所禀，而概授之，而冒承之，誠恐上味醍醐翻成毒藥也。余今論學，每好就事之粗淺者以發微旨云。」士龍云：「内典中有回真向俗、回俗向真之品，得無同歟！」便希嗣音以啓我。

又

賢跋余《譯異編》云：「聖人之道，猶人之名天。中國謂之天矣，匈奴則謂之撐犁云。」此其引喻，亦甚切當。即余以「譯」名編，意亦若此。顧此第可爲世之貿貿然傍人口吻，争辨于名義字句間者取譬耳。乃世之言道，有譬之以管窺天者。第知一隙之爲天，不知觸處皆天也。亦有知觸處之皆天者，而耽虚執見，不自反身理會知視聽言動之皆天也。或亦有能自己反身理會，寔知吾身視聽言動之皆天也者，而乃混帳鹵莽，詖僻恣睢，是又不知視聽言動之禮之爲天則也。苟實知天，即命曰撐犁，于天何病？顧若于此不解省會，吾不知之矣。昔吾夫子言：「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而老子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老子覰道之原，而未解道之所以修；懲禮之流，而未察禮之所自生。是第以混沌爲天，而不知寒暑、晝夜、風雨、露雷有

序有常，不害不悖者，乃天之所以爲大也。若今之談道，余則譬之名天者，第矜撑犁之名稱新奇可喜，占占然相率而附和夸詡曰：「撑犁之天之大如此！」至於天之所以爲天，❶實漫然未省也。若使知天之爲天，則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乾然，兢兢然，惟諟天之明命而已。奈何惟推崇撑犁之名，以爲得耶？嗟，嗟，蔽矣！使二氏之道果與吾孔、孟異耶，吾儕不當推崇之也；果與孔、孟同耶，吾儕不必更推崇之也。不必推崇，不當推崇，而嘵嘵然相率推崇之，是率天下人而二天也。若推崇佛氏之道爲最大，而弁髦吾孔、孟爲不足與擬者，則是生育於蓋覆之中，而顧自欲逃於天之外，不謂之自欺欺天不可矣。❷

默契無之妙理云爾，如離形器，而惟溺虛無之見，可乎？夫輪、轅、蓋、軫，一不具，不可以爲車。車不具，即有重寶奇珍，將何以載之？吾人受形宇内，只此七尺之軀，神靈之所都也，綱常之所統也；天地之化所資以贊，而民物之命所資以立也。彼離倫厭事，蔑棄禮教，猥云：「别有出世法，不生不滅。」殆猶致遠者舍車而坐虛空，誕矣。文中子曰：「心迹之判久矣。」蓋歎兹也。孟子曰：「邪辭知其所離。」離字可深玩。

又

頃得賢駁異程伯子闢佛諸條。余固陋，不謂賢不得佛意，然亦不謂程伯子不得賢意。余讀程伯子諸條，故亦謂不得于心者半，然不敢妄謂余見有加于伯子也。其不得

❶ 「之所以爲天」至下「不謂之自欺欺天不可矣」，原缺，今據蕭本補。

❷ 蕭本此處下接《與周柳塘》。「默契無之」以下蕭本爲「與焦弱侯十首」之一。

于心者，疑是門人所記，失却先生語意；又或係正叔言論，排纂者誤爲伯子也。即實出伯子，如賢所摘者，意彼亦有懲于當時學佛者云然耳。即今以予之心逆伯子之心，可知已。乃余所謂得同然者最是。觀其作用處便作兩截一語，此非伯子不能道，非參透孔、孟真血脉者未易語此也。佛氏，余未覯其面，亦未盡讀其書，何敢傍人口吻妄詆。顧即其教，而其歸宗處可知也；即其所歸宗，而其究竟可知也。竊詳彼教大端以寂滅、滅己處爲宗，若吾孔、孟之教惟以此不容已之仁根爲宗耳。試觀自古聖帝明王、哲宰碩輔，所以開物成務，經世宰物，俾爾我見在受享于覆載間者，種種作用，孰非此不容已之仁根爲之者？然即此不容已之仁根，原自虛無中來。顧此虛無，何可以言詮哉？侈言之者，由有這見在也。着見便自是兩截矣。聖人第于不容已處立教，使人由之，不使知之。如宰我欲短喪，夫子第即其不安處省之。墨氏貴薄葬，孟子第原其顙有泚處省之。至其所以不安處，其顙所以有泚處，非不欲使知，不可加知也。余嘗觀《楞嚴經》中，嘵嘵然于不可加知處欲使人知，蓋猶窶人丐子偶見富貴家服食華靡，便爲驚詑張皇，奓談夸詡，若孔、孟便只以爲家常茶飯，第令人朝夕饔飧耳。且今世之談虛無者，何曾能虛能無哉？深之傍見高談，淺之口足背馳，大都皆兩截也。程伯子之言，非今古同慨哉！即程伯子盛慨當時佛學人人談之，彌漫滔天。而正叔慨涪州一別，學者胥入于夷，宋事竟何如耶？金、元之亂，視五湖之擾，❶前後一揆，兩程子蓋有深隱矣。

❶「五湖」，當作「五胡」。

子謂程子之闢佛，直護門面，則過也。子稱引程伯子入某寺，歎羨三代樂禮盡在是。此即「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之歎也。然夫子故有此歎，何背華即夷者，又誅之甚耶？程子歎佛門禮樂，曾見程子服習其禮樂否？即今佛門禮樂尚在，子謂廣之可以致太平否？子謂地獄實有之，即有之，子何以知今人白日説夜夢，便是癡呆？惟屋漏即康衢之見，便夢寐即白晝之爲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可熟玩矣。賢書中云：「不捐事，以求空事，即空不滅。情以爲性，情即性。此非梵學之妙，孔、孟之妙，而吾心性之妙也。」此言誠佳，顧所云「事自有辨」，孟子「矢人函人」章，又當深味也。

又

近學者祇謂參會得本來無物處，便謂明了。自余旁觀，其胞中時有物閡，而不自知；且留而不化，不知于此相當否。頃讀涇野先生《内篇》，先生于此處似未曾參會者，乃跡先生生平事行，其胸中則故無物，何耶？蓋聞先生故與鄒文莊同官，先生尊崇朱學，主先知後行説。文莊承服師傳，時以知行合一旨啓先生。先生咈不省，每晤必辨，辨必鬩然而争，若聚訟然，迹亦甚違忤矣。乃先生與文莊交情，不啻同胞，險夷離合，真是一體，初未嘗以議論異同少生間閡。此非胞中無物能然耶？或曰：「二先生意見雖殊，其志行同矣。」乃若武功康廷撰，豪邁任放人也，人傳其靡麗侈汰，聲伎不離左右。而先生故平生清約如寒畯，即嚬笑不苟者。乃先生故亦與之厚善，彼此往來交歡，亦如骨肉；更不以行己清濁，少生分別。此非胞中無物能然耶？或曰：「康公與先生

調雖不同，其品同，其地望同，又其里居同。是固然也。」又聞先生之官南都也，與霍文敏同僚。文敏故與夏貴溪交惡，先生時時規勸，而文敏疑公黨護貴溪，中啣之。所以加先生者，人爲不堪，乃先生不少爲嗔。既貴溪柄國，欲汲引先生，而先生時時于貴溪前揄揚文敏，欲貴溪重用之，卒致貴溪疑憾罷免，無悔。此其于恩讐平等矣。此非胞中無物能然耶？今人意見相左，則衷起戈鋋；格調稍殊，則眼分青白。記短則兼折其長，貶過則并伐其善，而猶曰「吾悟本來」。然耶？否耶？不審賢于此等處自省如何？乃余于此非曰能之，願以爲學耳。

與周柳塘 共二十一首

往見丈在疚中過慼，道貌大減。時老父母亦重念之不置。今禫制將終矣，須强寬自愛，以圖孝之大者。至於功名利鈍、世態俗情，知高明自能覷破也。魯橋、東川輩不妨時時會晤，不須議論和同方爲有益，只是意氣脱俗，友朋日相聚晤，自有無言佳趣也。海内良朋雖多，自是吾黨有人，尤便依附。往東峨死，余鬱鬱者五六年。近以有丈可相爲命，常午夜脉脉自慶，謂雖三公不易也。一二年後，了此宿業，便與丈打併精神，唯尋天地間第一等樂事矣。吾邑友朋，資質好者諒多。就于舉業中隨機接引數輩，皆可以資助己也。里中有安老在，老伯暨諸翁多了却世緣者。丈倡率結一社會，中間默寓變俗之意，何如？勿謂迂闊，事賢友仁，孔門爲仁如是。此意當默識而身驗之也。

又

立言難，聽言亦大難。言常而實有味

者，人多易而忽之；言奇詭而中有意者，人多駭而詆之。此皆虛體之有障，而靈知之未徹也。即如孟子道性善，人耳熟之矣；而荀子則曰性惡，荀子亦大賢，豈故爲繆戾以相角哉？彼亦見得情慾之性之易恣，欲人有以率之，而無至于惡耳，蓋亦孟子意也。告子曰「生之謂性」是矣，孟子復詰之曰：「猶白之謂白與？」蓋試其自信如何耳。及告子然之，則又詰之曰：「犬牛與人之性同否？」告子不免作疑矣。若是告子信得及，亦曰「然」，孟子便別有説。余想子禮説到犬牛與人性之同，亦知曰「然」，第不知孟子再一詰，更能進一步否。此二語皆人所駭而不知察者也。余常曰：「愛衆親仁，便是本來無一物。」又常謂求友是性命，兄嘗曰：「養心莫善於求友。」此皆妙諦之真詮，顧大常而人忽之矣。是奇詭而知思者爲難，常而知察者尤難。是故世以言詮求道，而道愈晦也。

又

兄與少虞書中云：「拖刀弄斧，大可駭詫。」弟書在少虞所，高徒録之以歸，兄更取一玩，批駁見示。謂何語爲拖刀弄斧也？弟茲于兄語種種駁異，則誠拖刀弄斧矣，不知兄能忍痛直受否？敢卒言之。弟與少虞書中稱引白沙、陽明語，直以證窒慾制慾之爲學，以闢鄧老恣慾之爲非耳。兄以爲涉見聞，落宋儒窠臼，何也？如來書稱引蒙恬等制器前用，皆出性巧，非有所學。誠然。然已盡制到今，萬世用之，不能易矣。若孔子之學，亦是其性巧，灼見大中之極，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嚴内外。所謂範圍天下不過，曲成萬物不遺者。孟子曰：「智譬則巧。」又曰：「生民以來，未有不虛也。」今吾

儕業已在範圍曲成中，即欲自外而不得，特日用而不知耳。惟文中子識之，故曰「其恩罔極」云。且弟所謂學孔者，亦即其心之所安者學之，求不失其本心而已。非慕其美名，效嚬學步爲也。大抵弟質鈍氣弱，於孔子所云庸行庸言，有餘不敢盡，不足不敢不勉者，篤信之，而猶深味乎？其不敢語也。

又

子禮云：「有此道理，難過日子。」此可與綑縛于道理者道。兄禔身酬世，似未嘗爲道理綑縛者。兄云：「無此道理，難過日子。」此當與恣肆於情慾者道。子禮非恣肆者也，若弟則皆受用之矣。昔有前輩士紳，嘗肫肫以道誼誨其門徒。一日，其徒反之曰：「道義誤人！」曰：「何謂也？」曰：「本情要受用，只爲道義不得受用；本情要快樂，只爲道義不得快樂」云。其師艴然訶之曰：「是何言哉？」晚年，其師退休，林下落然。而其徒富厚受享。師語人曰：「往吾徒之言是也，悔不聽之。」余玆於有道理時觀其竅，無道理時觀其妙，或即困窮沒世，不致追悔于子禮之言也。一笑，一笑！兄試與子禮參會吾觀竅觀妙之說，如何？

又

兄與友書鏡喻，前人亦多説過。弟往有一鏡，時執照之，令余面長而窄；輪轉而照之，又令余面闊而短；又輪轉之，令余面欹而邪。由曾墜于地，喪其原質，以此益吾醜也。又得一鏡，或曰：「秦鉈也。」其價百鎰，然如黑版，覿之無光。即有姸貌，無以自見，由瘢塵之翳厚矣。即其所照，而鏡之本體亦可知也。今人眼底只見人非者，骨根澆薄

也，猶前之鏡也。其是非混然不辨者，眼孔蔽也，猶後之鏡也。吾兄第欲購美鏡而珍之耳。鄙意則謂如前之鏡，當付洪冶鼓鑄之，蓋轉換其根骨之謂也。如後之鏡，當就良工刮磨之，蓋開其眼孔之謂也。嗟嗟！眼孔易開，骨根難換。其奈之何？

又

兄前書責弟裁報草率，無所效。嗣舍弟寄音來，亦云云。悚息，悚息。緣此際兄方有而弟實無也。兄固有若無，如此懇懇，弟安能亡而爲有哉？雖然，弟固已有所自效者矣。第兄望道切切，固所責望於弟者重也。昔有人學琴於子牙，已盡其術矣，微有妙處，苦心學之，卒不得，疑子牙之有秘也。一日，涕以懇。子牙曰：「毋此。未可輕以授子也。子能從我乎？」其人曰：「唯命。」子牙率其人桴海入島中，居踰年，而其人遂盡子牙之妙。子牙蓋卒無言也。弟具舟從兄來泛大江，因登匡廬、涉九華，而且說侶以良朋，若所效者非子牙意耶？即兄此中所自得者，即弟所奉獻者矣。弟又何言，何言！雖然，吾聞學琴者難得而易失，難熟而易生，此理亦若是矣。願兄默識而時習焉。

又

比覩長安道中日迎新科進士，大都若醵金爲戲者。切思此輩從此升沉、顯晦、得失、贊毀，景態輪轉，百態萬狀。彼身此爲戲者，不能當下一覺一生悲歡苦樂，日波没于戲場中耳，豈不可慨乎哉？然自古帝王經綸天下，全憑此戲。由此類推言之，凡辨等威、章物采、制禮作樂，皆此意也。若使天下胥視之爲戲，不爲當真，豈非大亂之道耶？式語

令弟子禮細參之，如何？

又

兄來教云：近只從不覩不聞上理會。只此便是滴骨血，更復何言？顧末段儒佛之辨，奈何又從聞覩上替儒佛争閑氣，分别是非也？謂佛自私自利，只求出離生死云云，此宋儒懲彼小乘禪那家云然耳。吾儕耳中先入其説，目中又見其教門輪掌髠首之異，便視若仇讎，亟加掊擊。此是從己聞睹上理會，向人身上分别也。若抹摋此類睹聞，當下反精内照，直從自己生身立命、不睹不聞處理會。即天地且不違，萬物且備我，何有於儒佛哉？夫出離生死，本是吾儒家喫緊事，何可獨歸之佛？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知其所以生，便知所以死。顧所以生死處，不可以覩聞知也。知所以生死，則知道矣。人有生死，道則不以生存，不以死亡。是故出離生死之物也。故曰：「聞道夕死可也。」吾儒與佛同處只是同，即欲自異異不得，乃余今所疑者，疑于世之談佛者耳。惟吾孔、孟看得此理尋常，當作家常茶飯，本等故業。直去食是居是設法，推以同人。而今談佛法者，則若寠人丐子偶入大庖，窮鄉村人忽游都市，便驚詫誇詡，口刺刺不休，蓋着見故也。着見便是程子所云「兩截」也。若彼頑質下根，凡心積習，不思湔刷懲窒，而概視一切空知虚見，冒認不疑。此則不獨孔、孟原無此教，即彼佛氏恐亦無此教矣。

頃日白下李士龍在此，日以檢《華嚴經》爲工課。經凡八十餘卷。余曰：「大指如何？」士龍曰「中有十信十回向」云云。余曰：「余第得一回向字，得一信字，即了却子

八十餘卷工課矣。」覆誦兄「時習測中末一反而内媿」語，便是回向也。兄數百言，余獨敬服此一語。顧於所云「不覩不聞」處，實是信得如何。如此信得及，便知微之顯矣。兄往以求友爲宗，説到求友處，便津津有味。今此意如何？若滋味益深，則知顯之微也。三千里外效于兄者，皆兄有諸身者，如此自悔近向兄前説話多了。兄省覽，謂如何？

又

嘗惟自有書契以來，降及周末，諸如墳、典、丘、索，史籍棼然煩蕪矣。夫子實是未作，取而芟夷翦截，述爲六經。所謂多聞而擇，多見而識耳。夫聖人之道，由無達有；聖人之教，因粗顯精。仲子嘗言：「《易》初特今神祠之籤讖耳，《書》特今詔疏之集稿耳，《詩》特今鼓吹之韻譜耳，《春秋》特今之邸報耳，三《禮》特今之儀注耳。」孔子從而贊之、修之、删定之，便垂爲萬世成憲。吾人遵之則得，違之則失；天下國家由之則治，戾之則亂。若食飲之于饑渴，若規矩準繩之於方圓平直，末之能違者，此其故何哉？是可繹思矣。又惟秦火之後，典籍散亡，好事者因而附會，真僞亂淆，末可辨識。如《大學》、《中庸》，襍在《戴記》中，《孟子》襍在諸子中，即《論語》亦襍在傳記《家語》中。先儒從而表章之。今惟是四子，粹然無以復加。舍是，不免厖駁。其擇之精也如此！我皇祖、成祖，特此頒示學宫，統一聖真，其見亦度越千古哉！仲子嘗言：「《傳習録》不及《壇經》，《壇經》不及《孟子》，《孟子》不及《論語》。」余比年參會《傳習録》，陽明初入理界，與世説法，不免粘帶文字知解。若《壇經》則直指心原，更爲直截也。又惟《壇經》即心即

性，見誠超脱，顧不免有這箇在。至於孟子即事即心，便更闖進一關矣。比年參會《孟子》，頗有自得處，難以語人。即間以語人，人或亦首肯，似未有深契者。蓋謂孔子以來真能識心者，更無逾孟子。即「好貨好色」章、「不動心」章，與夫「矢人函人」章，此弟參會獨得處也。又「孟子云不可已而已無所不已」章，往止視爲不要緊閑語，今乃知此爲學脉所在也。至于《論語》，弟於「學習」章、「博施濟衆」章、「入井救人」章與「默識」章，稍稍參會，中意趣惟孟子能發之。乃仲子云「《孟子》不及《論語》」處，余未甚解也。兄試參會，何如？

又

自春徂秋，未得一教語，盻盻然望之，不啻猶饑渴已。頃得《朋遊記》讀之，初覽一過，未甚灑然。竊謂執射之氣鋭，而執御之指稍減；發貨之意多，而買貨之意覺少。較之顔子若無若虚之度，猶少讓云耳。已而反覆熟玩，乃始悒快。蓋味其語多端的，漸入精深，大足廓我固陋，益我淺膚矣。雖然，心之精神，口不能言。吾人當下精神，發之欬聲，已減分數；及述之筆札，又減却幾分矣。伏惟我兄當此耆年，謝遣家累，鬻産爲資，要此良朋，遠遊吴越，盡歷寒暑，已經一更。緬想當時神情，當與羲皇共趣、周、孔同思。弟以穴中晉鼫，仰羨天上漸鴻，雲泥霄壤不足比。况而欲較計于語言筆跡之間，豈不繆哉？媿矣，媿矣。承命録寄某某，惟二子初機溺于見解，而障于反躬。兄第以行與事示之，俾彼有良，當自默省潛銷。若鬬捷于知見語言間，反益其狂誕耳。如何？

又

余廿年前曾解「盡心」章云：「謂學者須從心體盡頭處了徹，便知性之真體原是無思無爲；知性之真體無思無爲，便知上天之載原是無聲無臭，渾然一貫矣。」所謂心體盡頭處者，蓋昔人所謂思慮未起，鬼神不知、不覩、不聞處也。近來自省於人倫日用多少不盡分處，乃語學者云：「吾人能于子臣弟友，不輕放過，務實盡其心者，是其性真之不容自已也。性真之不容自已，原是天命之於穆不已，非情緣也。故實能盡心，而知性知天，一齊了徹矣。」由前之解，攝有歸無，猶龍氏所謂觀其竅，非離也；由後之解，由無達有，猶龍氏所謂觀其妙，非即也。語意雖若有深淺，實自體貼，無二見也。如何？

又

兄病近溪邇來語學多好箋釋經書陳言。余謂近溪是借經書言語註脚自家意思，雖未爲盡合孔、孟立言本指，與世箋註不同。余玩其語録并紀中與兄問答，千言萬語，都是一線；千變萬化，語柄不同，都是一語。大抵近溪安身立命處，是無念。余所謂心體盡頭，渠苦心體貼出來者，其日用受享，提掇人處，只是自然生機。余所謂心體不容自已處是也。蓋無念之生機，乃是天體；天體之生機，即是無念。原是一貫。説到此處，難着言銓辨論，只好默契靈識耳。然往往反躬體驗兄之操存應用，天體自然處，分數居多；弟輩習氣駁雜，大不如兄，只於此處頗信得及，知以兄爲師法耳。此非面謾語，惟兄自契自信如何。至於近溪迷惑處，此亦余大

疑，姑闕之可也。

余憶戊巳年前，近溪談學，見人齒及片語經書陳言，即爲棒喝。今談學，理會經書，一字不輕放過。憶兄甲乙年前解識經書，多有超出世儒妙論，今乃以箋釋新妙爲厭，何也？余戊巳年前與同志商到入微處，便津津有味；近年以來，只從粗淺庸常處，便覺微妙。家弟子健輩往見余與友訂證微言，便掉頭不省，恚口此禪話也。頃來不惟疑余淺膚，且并孔、孟疑之，謂多經世立教之剩談，少歸根立命之密旨，此又何耶？惟兄教之。

又

弟時雖衰頽，一日十二時中不敢自懈參究。然所謂參究者，不在六經、内典，不從方士、禪伯。惟是反精秘密中參會，自己安不安，已不容已處耳。仲弟常提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吾未如之何」一條。弟近深味其語，吾儕須從自己所以視聽言動者是如之何，如之何推之。内外人己、家國天下所以得失理亂者，如之何如之何，有一分開晤，便是一分自得。若向別人口吻上承接，故紙上鑽求，終無了日也。如何，如何？

又

嘗念吾儕之友朋師弟，即唐、虞之君臣。唐、虞之君臣，故俱是至聖上哲也。一言之出，一行之見，應皆都矣，俞矣。而或吁焉，咈焉。君不爲忤，臣不爲逆，何也？道無窮，學無窮，諸大聖賢能舍己故也。弟前極愛復所進兄耳順之説，以其識孔子之易處也。此處非大開眼孔者，不能道此，兄實着緊參會否？誠恐兄以其學由近溪，而并疑其學也。且兄未可即近溪一二不檢押行事，

而盡疑近溪言論也。近溪集中，其言孔、孟血脉路逕處，即聖人復起不能易者。弟贊歎之，原非虚諛。至其昏亂處，即愚夫愚婦亦自作疑，何况于兄？復所不於疑處作疑，而惟於是處取證，復所之度越吾黨也。大抵人心無蔽時，即愚夫愚婦皆聖體也；一有所蔽，即聖人不若愚夫愚婦矣。此處更欲與兄細論，兹匆匆未暇及也。

又

家弟自閩寄書來，謂余當亟退，作一木鐸老人，以報國恩，不須更齒時事云云。彼蓋量余胞中伎倆，只識得高皇帝教民榜中一二語，故云然也。雖然，先王孝弟之道，常道耳。孟子守此，須待後學，不及行輩，何哉？正以其道特常，高明者便要尋無上妙道，以祈有述。彼峕蒙者，又日用不知，難與審諦，

此孔、孟之道所由難明也。夫此入孝出弟，就是穿衣吃飯的這箇。穿衣吃飯的原自無聲無臭，亦自不生不滅，極其玄妙者，人苦不著不察耳。且置之塞天地，溥之横四海，施之後世無朝夕。其神通廣大如此，誰其信之？余老矣，自分惟此伎倆。佛乘玄詮，不解參會。從前相與友朋志向高遠者，今擬一切拜謝。後生中倘有信得此及者，便持此爲久要盟也。雖然，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余反之於身如此，全未，全未，全未。念惟兄至性天植，此等庸德之行，弟實不及萬分一，以是借兄爲鐸耳。此則一點自知之明，不容自昧者。年來信得兄渾身是性安聖體，自幸稍有長進處者，只是於此處，日漸信得及。以是勉學兄不厭，亦以此教人不倦也。兄不信然，豈以我生平多誑語，不足信耶？即不信我，可不自信耶？即不自信，亦併此常道不信是

孔、孟極致之道，則大誤矣。不但誤己，且也誤人。是故諄諄與兄言之，非阿也。余近草一《觀摩紀》，即兄少年一謦欬一謔笑，余心脉脉取益者，追憶而私紀之，不以示人，藏以示我子弟，令知我之頑鈍，其平生磨切如此。老子曰：「知美之爲美，不美矣。」凡余所紀，即兄亦不自知其爲美者，此余所以謂爲性安也。他日或惟復所可與共賞。然中多兄蚤年未講學時事。嘗恨兄里中門下人百十數，只得兄之皮，未有如弟得兄性安之妙者，以是又自豪矣。

又

家弟書中云：「見弱侯指謫近溪敗缺處，喜之不勝，謂即此見弱侯任道之力。」意亦是。至謂近溪躬行未得，過矣。夫近溪學本求仁，說他學不歸一，或蔽于愚則可，何以謂其躬行未得也？試觀此老平生孝友仁慈之實行，同人無我一副肚腸，惟兄可方，弟則自分不及遠矣。兄目及近溪一路敗缺事，余玆益知其所由惑者有以也。兄以鄧老語律之，失言矣。鄧老絕情斷性，無人道矣。近溪豈若人之儔哉？余爲護近溪，受□恚姍詈者屢矣，❶終不忍易議。此難與淺淺者道。君高徒復所之見，余實合併無纖介違逆。兄慎勿因近溪一二遺行而并棄近溪之言論，慎勿因近而并疑復所之學也。❷如何，如何？

又

弟時雖在久病苦惱中，未嘗一息不參

❶「□」，疑當作「嗔」。
❷「近」下，似奪「溪」字。

學。參學有會意處，便自爲出離苦海證果也。顧弟近所參學，旨只在粗淺中探討精微。謂精微原不離粗淺，以是自信自慊，如兄近駁復所論中語，卓吾以爲當。兄稱卓吾駁近溪有無語爲上乘。余不甚慊，以爲二兄交相參耳。夫由無達有，由有歸無，此都是造化化造，自然道理。惟參透造化之機者，便出入造化，而不汩没於造化，是爲知學。此其理微而彰，彰而微。近溪丈謂從無達有者，學乃長進。此是晚年進却一步語。弟權子中所云「瞽者墜橋，脚踏實地」者，此余所爲歸心也。卓吾謂學須從有入無，乃臻微妙。此其見尚在初機，如權子中上圍杆之類也。學不離此鬼窟，便成魔祟，終難與共學矣。而兄以爲見在近溪上，此余未解，難以言説辨也。在各人反身體驗，姑置勿論。至如復所論，謂「從應感處觀心」，此千聖復起不能易者。兄駁之而卓吾譽之，恐非情談。若是情談，是以迷道迷也。弟於高徒言論，無一牴牾。至於壽兄文中言孔子易學處，予尤欣然無已，恨不縮地向前，百頓首以謝教也。一語之教，令弟契心降心如此，得所同然耳。余祭近溪文，無半字諛語，只説他知得學孔子血脉，知得學孔子路逕，未諛他無遺行也。書後，懸壁讀之，號咷大哭一場。哭之者，謂此處與他人説不得；即説之，未有深思而自契者。何者？孔子之道，不明久矣，以其特易也。度兄尚不免有好奇好爲難能病隱伏在。古云：「聖人與人同，聖人與人異。」即參會得自己與聖人同處，便是異于人也。高徒復所已開學孔子之眼，我兄完具學孔子之身，神明默成，合爲一人，即爲承當。所謂承當者，豈在言論辨説耶？病中强勉裁復，又不覺縷縷如此，是何心哉，是何

心哉？願兄俯察其心可也。此弟老年究竟語，俟之後聖不惑者，幸爲弟梓出。里中英俊各寄一紙，以效一得之愚。慎勿以覆瓿也。

又

頃有書奉嘲耳順處，視尼父尚減，非漫也。弟茲直言之而不諱，以逆兄耳，可乎？憶昔年卓吾寓兄湖上時，兄謂余重名教，卓吾識真機。亡弟誚兄曰：「拆籬放犬。」意蓋訝兄與余營道同術者，而作是分別，未究余學所主。語若右。卓吾云：「爾兄時不解，曾以語余。余哂而不答，蓋冀兄之自解也。」乃近書來復曰：「余以繼往開來爲重，而卓吾以任真自得爲趣。」則亡弟此誚，兄到今未會矣。亡弟非訝兄輕余而軒卓吾也，蓋慨兄之不識真也。夫孔、孟之學，學求真耳。其教，教求真耳。舍此一真，何以繼往，何以開來哉？近日學術淆亂正原，以妄亂真，壞教毒世，無以紹前啓後，不容已於呶呶者，亦其真機自不容已也。如不識真，而徒爲聖賢護名教，妄希繼往開來之美名，亦可羞已。不已與兄大隔藩籬耶？若卓吾果識真機，任真自得，余家兄弟自當終身北面之。亡弟安忍如此引喻，置之籬外哉？茲欲與兄一剖真機，慮兄以爲聲聞不省，然此中真機又勃勃不可遏者。余茲試效驢鳴之聲，願兄一傾橫渠之耳聽焉。夫欲生，真心也，而欲義甚於欲生，豈囿於名教耶？即呼蹴之食，不屑於行道乞人，真機可識矣。顧使天下人人共知欲生，凡所以求生者靡不至，可耶？甘食悅色，真心也。而紾兄踰垣，父母國人即賤惡之者，非真機耶？宰予之短喪，夷之之薄葬，是亦有見，以爲真者。錦衣食稻之不安，

覩溝壑之骸而泚顙，非真機耶？古先聖人識此真機，制爲燕享交際婚喪之禮，非以爲名也，所以達此真機也。自今言之，仁義真心也，入孝出弟，非真機耶？孔、孟之明明德於天下者，惟以此達之耳。而卓吾以此止是弟子職事，大人別有明德，豈此外別有真機耶？願兄一反精收聽思焉。兄謂余《譯異編》爲聲聞，此未察余苦心真機處。比緣近日友朋，皆迷蔽於佛書，而或又從臾。余讀佛書，難以莊語，不得已借此一發耳。余自謂不無郢書燕説，而孟生有藥丸飴果之喻，得我心矣。兄僅取余祖禰他人之喻，此在名色分別者，中仁與寂滅宗旨，此大關棙處，兄却略過不省，何耶？吾儒之教，以仁爲宗，正以其得不容已之真機也。彼以寂滅滅己爲真，或以一切任情從欲爲真，可無辨哉？此實不可以聲聞辨者。惟兄回取無師之智一照察焉。又兄謂余「不倚於念，通極於性」語爲近見。兄試取余甲子年間跋念菴書少魯卷語一覽如何？昔明道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有味哉！彼從無念覓性，或認念即性，兄闢之得矣。兄試俯玩余不倚字，可忘言也。

又

兄以禁妓來道院爲分別，而以不禁妓爲不分別；卓吾以携妓不必分別，而以渠學爲己與吾學爲人爲分別。此皆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也。張横渠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是生死無分別也。程伯子曰：「萬物爲一體。」是人我無分別也。寔是於此處參會，而後可與語無分別處也。然夫子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孟子曰：

「親其兄之子，謂若鄰之赤子乎？」此則分別而實不分別也。何者？此則自然之真機，非緣名義道理而生分別者。《金剛》曰：「無所住而生其心。」蓋無住而生心，則無分別而自分別；雖分別而無分別矣。住於名義道理而生分別者，非無住自生之真機也。余亦有無分別、有分別者。前述張、程所云無分別處，願諸公大家參會，須是覿體承當，就事印果，未可以虛見冒認。至于携妓之事，在卓吾則可，在兄則不可，此余有分別處也。此分別處又有粗有微，難筆札呈者，試概言之：卓吾之學只圖自了，原不管人，任其縱横可也。兄兹爲一邑弟子宗者，作此等榜樣，寧不殺人子弟耶？想卓吾聞此語，又謂予爲人無論已。惟兄僅一子孤注耳，血氣尚未寧也。兄若以此導之，忍耶？吾兒此處，頗知自愛。顧常嗜酒，三千里外，余一日而幾回腸焉。想兄當有同情也。可以念子爲爲人耶？此其至粗至淺者，而寔至精至微也。昔宋時燕間有妓，伊川遇之，俯首不視；明道視之如常。退謂伊川曰：「吾弟今日却甚好色，云何？」則記云：奸聲亂色，不留聰明。聰明無分別，留與不留，係學所造，不能無分別也。明道覿真體者，當自不留；伊川不邇聲色，亦持志以帥氣者。吾願兄且學伊川，此則分別之至微，未可與淺淺者道也。試又即吾所聞，爲里中友朋道之。昔周恭叔娶瞽，伊川自言某未三十時作不得此事。後恭叔偶於宴會中狎一妓，退謂所與曰：「勿令程先生知。」已又曰：「雖知得，無碍。」伊川聞之曰：「夷人類爲禽獸矣，可曰無碍乎？」此其分別如此。又胡銓論擊秦檜，其忠讜煒然著矣。以狎黎娥，故朱子諷之什曰「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云云，此又分別如此。想程、朱之學，卓吾所不屑。願兄尚志之，如何？

又

家弟傳兄教云「卓吾已薙髮，屬余更弗彈射」云云。吁，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夫彈射之與切劘，跡同而實異也。彈射云者，有物於此，衷懷殺機而欲致之死地也。切劘云者，有玉於此，相愛重而期成爲圭璋也。余往與卓吾往復書俱在，兄試取而覆觀之，殺機耶？抑亦效他山之石意耶？即中語涉粗厲不遜處，亦不直則道不見意耳，豈若世俗角勝爭雄攘名奪利者哉？如以效他山之石者爲彈射，則余之於兄彈射尤多；兄倘實以爲彈射，余後當箝口卷舌矣。且兄仁人也，卓吾薙髮便可置之度外耶？此中士紳聞卓吾薙髮，或束名教，駭而異之者；或欽佛教，喜而樂聞之者。即兄援古宰官出家之陳跡爲解，似亦未得卓吾心髓也。彼世求富貴利達者，或刺股懸梁，亦有剃髮閉門者。此老心雄，其薙髮也，原是發憤求精進耳，亦如博士家欲中之極如此。吾儕悠悠度日，自謂學已有見有得，視之可深省矣。昔文成見九華岩居之僧，初書石壁誚之，謂在黑漆筒裏看山，是猶有彼己見在。越後見之，便有「吾儕真切幾人如」之咏。此文成良知浸明不昧處，不知兄睹卓吾薙髮時，胸中作何景象。若不是自省自憤，行居坐卧時，求討自己安身立命處，而徒在卓吾頭髮上辨儒釋、較是非，窃不取也。雖然，平常中原自玄妙，粗淺中更是精微。聖學如是，佛學亦如是。佛降而禪，聖降而儒，道斯岐矣。卓吾發憤如此，計當必透此一關，透此一關，便是人天師矣。若由是益騖玄奇，只在禪家見趣上盤

桓，吾恐不免墮入十二天魔中去也。嗟嗟！發言及此，又似彈射矣。雖然，計卓吾如此發憤，後必有大徹處。即余前後種種呈說，意當以余爲他山石，不予罪也。兄試傳語之，如何？

又

卓吾云：「人之於學，惟求知足矣，不必稽行。」此語雖若駭俗，諒卓吾所云知，非聞見知解之知，是人之所以生死、天地之所以始終者。於此透得，更何須稽行？文成所云「知行合一」，蓋如此。涇野、後渠紛紛爭論，皆門外人也。兄云「真知者無不能行」是矣，但語意似猶二之。蓋知是隨身貨，知尤是行之妙也。第未可與淺淺者道耳。

卓吾云：「佛以情欲爲性命。」此非杜撰語，孟子原說：「口之于味，目之于色，等性也。」但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不知卓吾亦然否？愚嘗謂《中庸》不言性之爲道，而曰「率性之謂道」。學人誤以任情爲率性，而不知率性之率蓋猶將領統率之率也。目之于色，口之于味等，若一任其性，而無以統率之，如潰兵亂卒，四出擄掠，其害可勝言哉？曰有命焉，所以率之也。

卓吾云：「人與天地、日月、風雲、禽獸、草木總是一箇人□見此一箇，無處不是佛。」此語本是程子謂「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亦是此意。顧實識此體自虛能受，自大能容，自慈能愛，自靈能照，是其徵也。今人自謂識此矣，乃小小違忤，便生嗔恚；意見不同，輒生間隔，不知於此何如也？兄謂佛無分別，竊謂佛之心之性亦與人同，真體中自會分別，雖佛亦不能不分別也。吾輩未親覿佛面，又未盡讀佛書，安可傍人口吻，懸擬

佛罪哉？

或傳卓吾云：「君臣父子，皆是假合。」有聞之艴然憤詆者，余解之曰：「卓吾意指，蓋欲人反身靈識，而我之真常妙合者耳。人苟識真，則庭草盆魚皆是自家生意，況君臣之義，原無所逃；父子之情，自不可解者哉？故曰：反身而誠者，萬物皆備于我；不則即自己形骸髮膚，本是假合。」邵子云：即肝脾爲胡越矣。卓吾之言何異也？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牘二

與鄒汝光三首

伏省來書，余所欲言者，賢已言之；余所不能言者，賢已識之，余又何言？試就賢所及商焉。賢家篤意斯學三世矣，其發願初心，原祇期死而不亡耶？抑惟求生之不怍耶？余謂生之不怍，即死而不亡者也。且所云了手死即不亡者，直待屬纊後取證耶？抑即當下取證耶？余謂當下信得及，便即當下了手；當下了手，便即死而不亡矣。舍却當下之了，不了而懸臆末後之了，以期不亡，不知當下何以修，死後何以證哉？昔蒙莊有言曰：「形者死矣，而所以形形者未嘗死也。」吾儕志學，不反身默識所以形形者，所學何事，白沙云「只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合下已死矣，况曰「死而不亡」耶？既自默識所以形形者，則所以盡性、踐形者，自不容以已矣。何者？天既借我以面貌，假我以形骸，賦我以此靈識，鞠育我以父母，治教我以君師，聯屬我以兄弟、婣黨，切磋我以朋友，附托我以民物，此種不容自已仁脉，蓋自無始以來，各各承受之者，此其干涉豈不大哉？於此視爲情緣，而曰第求出世所以不亡者，不知當下已自麻痺不仁，枉死矣。死後不亡，何知焉？竊謂死而不亡者，前惟孔子，後惟文成。非欣其聲名、言論、教法之謂也。孔子死而孔子之仁不亡，文成死而文成之良知不亡也。爾我於此實信得及，當亦

自不亡。非爲不亡，而爲仁致知也。惟昔孔子之没也，門下諸賢僉以孔子亡矣，或相向而哭，或築塲以居，或欲事有若以志如存之感，要皆未知孔子之不亡也。惟曾子知之。是以特揭皜皜不可尚之體，以示同門。豈曾子之思念孔子減於諸賢哉？諸賢囿於情緣，而曾子篤信孔子皜皜之仁體不亡也。陽明没而學術多岐，良知晦矣。惟令祖信之之篤，故文成集序特揭曾子此語，旨哉，旨哉！且即平日肫肫言戒懼，言不敢不勉、不敢不盡云云，皆是濯江漢、暴秋陽以期皜皜意也。皜皜之體得當自不亡，如當未死之年，即萌一求不亡之意在，便非皜皜體段也。賢式參之，如何？更有啓助，毋吝往復。

又

往見賢哲之惑于二氏也，入其説而拓其性之所近，深者歆其清净，以爲禔脩之益；淺者服其戒律，以爲果報之因。如是耳，固未聞有助慾長亂之談也。即今談二氏者，又何多岐哉！高明一行，多閎肆而不可檢柙；卑暗一行，多潰敗而不可振飭。彼且號於人曰：性本如是，吾道之大如是，不直掊擊程、朱，亦且弁髦孔、孟。不佞爲是撫膺長吁，恨令祖之不可復作，而重悲令兄之齡之不永，無可與共商正者。

又

近溪會試中式後，不廷試而歸學十年。已，偕數十友自盱江趨吉州，印正於令祖暨南野、雙江諸老。維時會中同志數百人，諸老以近溪自建遠來，位在首座。令祖就質之曰：「子不急仕進而歸學十年于兹，其志卓矣。近所得如何？」近溪作而對曰：「只是

一箇無。」令祖莞爾哂曰：「羅大人力學十年餘矣，如何尚在門外耶？」此梁狂爲余述如此。今江左之學，胥從《楞嚴經》中參會入者，只會得一「無」便了。當年近溪自呈如此，而令祖不爲印可。近溪老來又放下這「無」，而專提掇生機，何也？敢問。

與吴少虞四首

兄謂近溪除却穿衣喫飯的，别無伎倆。豈獨近溪，即堯、舜、周、孔，諸大聖人舍此更何伎倆哉？《大學》首拈喫飯的知極之爲治平之矩，《中庸》亦首拈喫飯的知極之爲參贊之能，皆是物也。顧體取有深淺，志願有大小耳。兄言常明常覺，夫除却穿衣喫飯之明覺，而别求明覺，是爲騎驢覓驢，固非是。然止明覺得穿衣喫飯而已，而不能合内外、通物我、貫天人、原所志者，張子所謂不踰衣食之閒耳。夫知言而後能合内外，知人而後能通物我，知命而後能貫天人，是明覺之證果也。吾黨於知言、知人尚未，况進之知命乎？請從于穿衣喫飯處，且常明常覺焉。極深研幾，或庶幾乎！爾何如？

又

近聞里中後生誚兄糊塗，余大爲兄憤恚，中夜不寐，撫枕循省。余之知見伎倆，無分毫有加于兄；至其反躬實踐處，則媿于兄甚甚。念兄自向學到今廿年間，細細檢點，未見兄有不矜之行，衾影之媿，乃余則惡于志而疚于中者多矣。此余脩之身者不及兄也。載覯兄家庭之内，弟姪孫子，恂恂雅飭，友愛肫肫。推及一從再從，視其過失災患，若疾痛在躬然者。乃余竊禄于朝已幾何年？乃宗黨饑寒困苦，尚漠視之，不能加

恤，況復能正其過失耶？此行之家者不及兄也。又四境之内，巖叟畯氓爲兄薰之而善良者，不知幾人矣。乃余日惴惴焉，惟恐傷人害物之不免，況復能志于化鄉道俗之事乎？此余居鄉邦者不及兄也。後生小子以兄爲糊塗，則余之糊塗滋甚。顧以兄之善，即余之善，伈伈焉惟恐兄信之不篤，居之無恒，推之不廣耳。而後生小子乃妄云云，豈以道不必修諸身、行之家、推之鄉邦耶？想彼衹謂兄于鄧老一班學術未之通耳。果爾，余惟恐兄之不糊塗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誦讀于數千百載之下，夷考其行于數千百載之上，方爲知言。彼鄧老以殘忍穢醜之行，爲是詖淫邪遁之語，兄猶録而玩之，此則竊疑兄糊塗耳。

夫近世士大夫好佛者，如吴旺湖、陸平泉之修潔，近佛之清浄；趙大洲、陸五臺之剛簡，近佛之直截；羅近溪之寛和，近佛之慈悲。皆就其質之所近，入佛語而投其所好，余未嘗不敬之愛之也。乃鄧老之行，兄獨未之聞耶？余往醜其人，不欲視其言。兹于兄録本偶一攝之，撮其大旨曰「見性」，其見性之要曰「了情」。念其本教然也。即其行考之，渠父老不養，死不奔喪，有祖喪不葬，有女踰笄不嫁，髠首而遊四方。往在我里也，其子間關萬里來省而不之恤，其于情念，誠斬然絶矣。乃其高笋塘寺之所爲，有不可道者，此獨非情念耶？彼亦自求諸心而不得也。乃又爲之説曰「色慾之情，是造化工巧，生生不已之機」云云。夫古先聖人，亦既知此，故經之以夫婦之倫，正之以婚姻之禮，謹之以同異之辨，嚴夫内外之防，若是其詳且周者，乃所以盡人之性而正人之情

也。彼乃又曰：「遇境不容不動，既動不容不爲。」又曰「惡聲者瞞昧不肯言，愛生者彊執不敢爲，皆不見性」云云。嗟，嗟！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如其言，將混而無別，縱而無耻，窮人欲，滅天理，致令五常盡泯，四維不張，率天下人類而胥入于夷狄禽獸矣。彼蓋自欲飭蓋其醜，不知淫邪而遁至此也。夫父子天性，彼以爲情念斷絶之矣；乃男女之欲，即以爲天性之至情，何也？男女之欲，固至情之不容已；惻隱羞惡，非至情之不容已耶？乃以惡聲愛生者爲不見性，即鑽穴踰牆，父母國人之所賤，忘生狥欲，古人之所深耻者，爲見性耶？率天下之人而禽獸其行，夭札其命者，其此之言夫？即今里中後生根氣淺薄者，入前之言，益稔其殘忍；而忘親多慾者，入後之言，益稔其淫縱而無耻。兄不見其形，獨不察其影乎？未窮其源，獨不觀其流毒乎？但其人微，其行穢，稍有志者，自能辨之，或不爲所殺耳。兄，吾鄉之望人也，録其書而存之，何耶？兄必謂除此一條，中不無可擇者，不可以人廢言也，不知餘皆勦拾二氏之餘唾耳。且今二氏家之言道也，譬窶人丐子，竊窺富室人之鮮衣美食；村童野老，偶覩都城之靡麗紛華，輒便驚詫張皇，向人口戢戢誇詡不休。乃吾聖人之知此也，服于斯，食于斯，居于斯，且推其餘以衣食人人，列廛以居人人，相習而安之，相忘于言矣，兹兄之所以修諸身，行之家，施之鄉邦者，故聖人所遺之衣服居廬也。於此而居之安，服食之適，即未入聖，是亦聖人之徒也。假使兄兹行鄧老之行，言鄧老之言，令後生小子群然宗之曰「少虞明白，明白」，吾當與兄絶交矣。兄第遵所聞，行所知，即後生小子誚兄「糊塗」，兄當斥

之曰：「還有一糊塗人在，吾已有鄰，德不孤矣。」如何，如何？

又

昨奉書，悉從赤心片片陳道，即稱引兄處，非故貢諛取媚，實余平日自省如是，實見得道當如是。亦以明學之實，輔兄之志，而定鄉邦後生之趨也。或謂余誤兄，則由孔、孟先誤我矣。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豈亦故爲是淺近語以塗人耳目耶？夫升車者多指則亂，登舟者兩跨則溺。余心直欲鄉里後生人人脩諸身，行諸家，施諸鄉邦者，咸能如兄。則所謂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之兆在是矣。乃後生妄誕如是，於兄何損？誠恐彼貳從遊者之信心，而懈其爲善之志也。余此心何心哉？即伊人嘲兄爲「寡道學」，余亦以爲失言。夫兄修之家，行之身，施之鄉邦，自墮罪業而不覺。晚在京邸拒絕之，甚甚矣。

又

彼氏之教，起念發端處，原自不同。彼自爲生死一大事云云。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理，發育于萬物，而參贊之能，寄托於吾人。此天地之性所以人爲貴，故曰「人者，天地之心」。吾人欲爲天地立心，便思人之所以爲人者，實欲求所以爲人，便思吾所以爲心者。兹反而求之心，何心哉？視聽言動，其發竅也；喜怒哀樂，其應感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其實地也。是皆天地生生之德之所顯見，而所以生生者，故自無所爲生也。無生自無滅，此何容言？顧於所謂竅者塞，應者乖，倫者離，雖生實死，

可曰無滅耶？大抵吾儒所謂「道」，合天人、一微顯、貫虚實、統情性而爲言也。故曰「有物必有」。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彼第以尋之了不可得者爲心、爲道，視倫物之顯，人情之至，皆視爲塵迹。以是視眷屬爲魔累，以任情恣慾爲率性，以改過遷善爲輪迴，蓋自不知其陷而離也。昨書覺未深省，又申之如此。跡里中後生流弊可覩矣。

與内翰楊復所 三首❶

昨承示與柳塘往復書，比值家難，荼苦餘日，把玩紬繹，藉以自廣，受益弘矣。因忘固陋，竊取足下意指而訂之，將以諗于同志，且請質焉。竊謂柳塘「性念」之説中云「不誘於欲，不滯於見」云云，似無足疑。惟是首云「念之不動者爲性」一語，參之告子「生之謂性」，不知如何。更參之《繫詞》「生生之謂易」，又不知如何。蓋既云念矣，而中又有不動者在，疑二之矣。吾人密自反觀，實無無念時。渠云：「念之所自起，由於欲與見，固也。」尊教云：「性無得失，無是非。」誠然。顧念之萌於欲也，寧無邪正乎？念之生於見也，寧無偏全乎？邪者，謂非誘於欲；偏者，謂非滯於見，不可也。學者從念上研幾閑邪袪偏，此亦是復性實功，似未可盡破除。如足下教旨，只從性上辨迷悟，則誠爲直截真詮，得上乘矣。頃聞足下開悟同志，時時提掇當下本體。程伯子曰：「視聽言動，皆天也。」此理干涉最大，迷悟之間，不獨是非

❶ 「三首」，當連下《觀摩紀略與楊復所》及「又」計。

得失從此以分，而吾人之所以生死者實自此判。於此實有悟入，便如堯夫所云「靈丹換骨，白日升天」矣。苟於此不能反身靈識，而徒在名理上辨析，格式上檢點，則此身猶然麻痺，所謂不著不察，虛生枉死人耳。足下之切切偲偲於同志者，惟此一路有以也。顧惟此理雖是至易至簡，其實沒理沒會；雖是莫見莫顯，而實微且隱矣。自非夙根上智，深造自得者，未易言下頓領也。且曰：「口之説話，性也。」而商道論學，而或詈訾媟褻，無以別耶？「足之運動，性也。」而履繩蹈矩，而或跌宕趨蹶，無以別耶？推之食色，性也，而禮食親迎，而或紾臂踰牆，無以別邪？有物有則，帝實命之矣。固知實悟者決如此，決不如彼。比見里中初機淺學，業習未湔，憤悱未至，而志原未有樹也。一旦偶從口耳上承接，輒自侈得悟，冒認承當，猥云：一切皆是。而猖狂恣睢，悍然不顧者，蓋不尠矣。柳塘所云「拾唾傍吻，一知半解」者，蓋懲夫此耳。竊謂人之迷有淺深，其悟有大小，今人不信昭昭之爲天，誠迷矣。顧執昭昭之爲天，而未究覆幬之無垠，可謂知天乎？不信一勺之爲水，誠迷矣。顧執一勺之爲水，而未睹溟渤之汪洋，可謂知水乎？愚嘗曰：「識性要矣，辨志先焉。」足下云：「上古神聖，性體通明，而志願弘大。」此則究竟至論，吾黨所當反身循省者。蓋所謂性體通明者，決不以一知半解爲已足。其志願弘大者，原非希高慕大以自侈，蓋實信此性之通於天地民物者，本吾一體，不容已也。惟其性體之通明也，是故志願自弘大；惟其志願弘大也，故其性體亦通明。是惟無欲，欲以天下，欲以萬世。是惟無見，見以天下，

見以萬世。由是一出言而不敢不慎者，非以正行也，念在天下萬世也。一舉足而不敢不謹者，非以干譽也，念在天下萬世也。足下所云「知性則知天，知天則動無非天」者是已。蓋知天則所謂欲與見皆天體之流行變化，於天何累哉？雖然，此未易言也。如足下所謂「志願弘大，性體通明」者，乃可與此。惟足下所云上古神聖，能感鸑鷟、鸜鵒、鳳儀、獸舞，遜哉藐矣，不敢憶想。區區一念，第得朝之士紳，無作好，無作惡，濟濟師師；野之黎氓，無胥殘，無胥虐，親親長長。如此，天下太平，終生爲太平民，志願足矣。顧惟孔、孟之道明，臻此無難也。乃孔、孟之道所以不明者，則卑者溺於欲，而高者蔽於見之故也。彼溺於欲，猶可言也，蔽於見則難言之矣。往聞近世譚道者，或侈一見即自了，而以篤倫盡分爲情緣；或讐禮教爲桎梏，而以踰閑裂矩爲超脱；或任習心爲真機，而以遷改懲窒爲鈍下。如此横議，反而求之不得於心。是雖住世真仙，出世活佛，寧能舍所學以從之哉？至如足下教中有所謂舍目從色，舍耳從聲云云，紬其意指，諒猶孟子即耳目口鼻之同，以驗人心之必有同然云爾。得人心之所同然者，而後謂之從大體，謂之不踰矩也。如足下往著時義中所發孔、孟之旨，孰非人所同然者哉？如此類語，竊恐讀者泥其辭，不逆其意，謾謂目惟從色，耳惟從聲，欲惟從心，即是性體，而舍其所謂矩。則前横議者將藉爲口實矣。足下豈謂物交物而引之者，亦可謂之恒性邪？審爾，則游于佚，淫于樂者，亦從是性而已，益何爲切切陳謨？而聖如舜、禹，又何舍己從之哉？夫淫佚非舜、禹有也，而益陳之，舜、禹樂從之。如此，以任天下之重也。惟

柳塘所謂「溺於欲，滯於見」云云者，亦非足下有也。惟足下主盟斯道，故以此言進。顧足下亦以益謨視之，提激來學，似無不可。高明以爲如何？昔程伯子曰：「聖賢立言，不令知德者厭，不知德者惑。」僕雖不知德，于足下教旨，種種沃心，間于詞旨有未瑩者，特爲發抒如此。蓋以諗里中同志，令其無惑耳，非有牴也。惟高明不惜詳教，以發蒙蔀。幸甚。

觀摩紀略與楊復所

蓋予自束髮交子徵矣，習見子徵自少無童子過。座中偶聞媟褻語，輒忸焉，面頸發赤也。比長入仕，涉世紛華中，而醇心篤衷，猶然無異赤子。其于禮道之交也，未嘗斤斤然爲廉；間取諸人也無羨心，隨手爲人取之無吝心；遇靡麗玩好，若輕塵浮颺空中，隨風聚散耳。以是宦廿年，秩二千石，四歷名郡而屢空，終身俯仰無資。至于世業不守，宴如也。世譚道者嘗云：「無着，無着。」以予觀於子徵，於此誠無着哉！乃或遭非禮惡聲之加也，片語折之，應時消化；甚至無根之謗，橫及其身，聞之一莞，若蚊虻過耳，❶無幾微介于中也。微時受族里齮齕窘侮者，比既達，匪惟能忘，且報之厚焉。此其于西竺氏所云「八風不搖，恩仇平等」者，非耶？生平孝友睦恤之行，予得之於彼家庭屋漏中者，多古人絶德事。迺不惟不欲人知，意若惡人知者。其歘歷郡縣，善政韙績，未可殫紀。顧即渥交如余，未嘗聞一自述。余第於王宗伯中溟、海中丞剛峰所而諗其守瓊之治行，于譚徒坎村而聞其守雄之治行。初

❶「蚊」，原作「呅」，據文義改。

筮仕爲令，中左遷浮沉中州，所至民被其惠，輿人到今藉藉頌之。然余於鄭司寇淡泉、❶吴中丞自湖、顔督學冲宇諸名公處聆其聲稱耳，子徵未一啓吻向余語也。所謂不知美之爲美者，殆若是已。若聞人之隱慝瑕行，不特絶口不道，耳亦若不忍聞者。凡此皆予生平師法，勉模效之而不能萬分一矣。迺里中篤交，海内同心，第知子徵之志學也，嘗爲余所從臾，少有偲切之助，而不知子徵自束髮來，其操其履爲予所師資若此。蓋予躬不逮，外諜成光，而子徵闇然自脩，人不及知，此尤予之不及子徵處相萬萬也。嗟，嗟！子徵死矣，而予心脉脉以子徵爲聖者，若曰：「聖人之道，如在知見，則以子徵爲聖，未可如聖人之道，惟本諸身。則直謂子徵爲聖，非阿私也。」何以明之？蓋嘗聞譚聖學者胥曰：「虚曰無，驗之應，感其有而實。」視庸人俗子何滋甚也？惟吾子徵自中達表，則真虚而無矣。世譚聖學者胥曰：「不思不勉，不學不慮矣。」夷考于子臣弟友庸行間，尤恨其不少加思而勉以盡分也。乃吾子徵孝友睦恤之行，真由天植而無事思勉矣。春陵夫子曰：「性焉安焉之謂聖。」余所稱子徵者，蓋皆見之履而性焉者如此。性而安，非聖其孰與于此？嗟夫！子徵死，兹踰時矣。予心益脉脉聖子徵，而不敢以告人人，何也？士伸於知己，屈於不知己，予固心知之矣而懼言，以人輕也。兹敢述其略，以質于足下。念世惟足下知子徵，不以予爲阿私也。予言及此，蓋自盟諸心者數四，而且盟諸天矣。衷謂即未可易視聖也，而輒擬子徵于聖，抑亦所謂聖人之徒也，非與？惟足下

❶「淡泉」，原爲大字，據文例改。

財察而銘之，以詔來者，是懇。

又

生仗庇，在里無恙。惟是四月廿日，柳老奄棄人世，天鏟我一臂矣。痛悼何言！比來時時仰屋而嗟，或撫枕而涕，不能以已。追思此老，寸腸纖腑，透骨徹髓，渾是天真聖體也。其門徒子弟，欲生憶其生平事行爲狀，以請于足下，圖爲不朽計。乃生苦衰病浸尋，又里中日有災變疾苦事，震撼其心，卒不能就。且聞先正有言，數其事而稱之，猶有所未至也。柳老至性之得天甚厚，而學以成之者益粹，其事行未可更僕數。蓋嘗密著《觀摩紀》，述生自綰髮來所觀摩於柳老者一帙。顧惟柳老生時羞聞人稱己之美，惡聞人之過，而生所紀中，多其幽隱屋漏事，述其美或未免于掩人，以是不敢出。第録其題語并其概凡呈上，以備採擇。惟世學貿貿以知見相高，孔、孟之宗失已甚矣。以生觀于柳老，所謂行過其言，以身發揮斯學者。足下表章一柳老以救之，諒亦其汲汲衛道心也。臨書不任拳切。

啓徐存齋相公書隆慶丁卯

某嘗念門下士無慮千數，乃閣下獨屬意江陵張君，重相託付，誠爲天下得人矣。同志中有識者，僉謂此閣下相業中第一籌也。惟此君信能繼志傳心。第其性本簡淡，而學亦因之。延納一節，未能如閣下吐握之勤，朝士有以此少之者，願尚有以進之。

嘗念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今天下士在左右者，故皆閣下所陶鑄者也。然或心純矣，而識容不足；識高矣，而心不盡純；心純識高矣，而或包蓄不深。全才爲難。門下

士如朋石者，似不可使遠左右也。然又須處之冷淡之地，弗令處勢利之衡乃可。何如，何如？彼公悍戾，妨賢誤國，雖不減前相，幸其發也驟，其黨與尚未成。願閣下頓忘形迹，使反側者自安。彼鄉賢者，望特記存優處之。略舉所知，如揚和兵憲廖逢節心行，某素所傾心，前守永平，其治行聞爲天下第一，即以李陶山故事處之亦當者。在告行人魯邦彦，學行俱優，得以吏、禮部屬起之，即處以學憲之任可也。北臺宋御史纁，巡按此中，其精明脩潔，十數年來少有其比。南臺賀御史賁，忠信老成，其鑒亦能燭彼公於未露之時矣。此二君者，望閣下俱留心優之。昔虞坡司馬欲沙汰老弱冗兵，而先簡精壯者優之，意蓋如此。方伯孫應鰲，其人温潤如玉，且原出身館中，進之卿寺，以備講筵，似其任也。昔伊川薦范淳夫，所取意如此，未審事體可否。頃會丘月林，稱洪芳洲山東之政不容口，某竊慶喜故人不負閣下與知，且深服月林是非好惡一無成心，有品人物固如此也。二公似俱當轉北。芳洲之才，無所不宜，時需所急，則京營與南本兵，似猶爲得力也。何如？伸辨羅寧國、王兵憲事情，詳具疏内。計閣下亦自明鑒也，伏惟省察。

附請開增貢疏，即往議拔貢意。偶查有此例，乃援以請。向蒙示宜列所知姓名，不能偏舉，謹以三四子行略奉聞。伏惟閣下好士之誠，不間窮閻韋布，念士人篤脩一生，此等遭際，豈可常得？故仰承教指，妄一薦拔之。倘蒙俯賜施行，士習當爲一振也。如何？

又

自閣下秉鈞以來，區區鄙念，未敢一日

忘左右。仰惟駿盛休美，計人人能頌，己惟日翹遺缺，思效其狂戇，以章閣下翕受之虚。顧年來未得所問，即偶有淺鮮，擬欲陳說，已而聞之人人，則業爲補拾，或中有委曲矣。又常周訪旁諏，籍記一二所知，思以仰酬閣下拳拳爲國斂才之誠。比檢宦牒視之，凡私心所知慕者，一一入彀，無遺賢矣。以此思屢積而竟灰，藁具而旋擲去者數也。唯日齋心默禱，祈天子萬壽，省問閣下寢膳無恙，則即忻忻色喜自得矣。此外勉强職業，時時爲諸生譬說朝廷作養之意，相公所以能挽回天下之由，使知嚮往。顧恨問學未成，身教不立，無以副任使也。

夏中恭聞榮考，同志擬賀，率諒閣下方以雅道肅天下，諸不敢具幣，又蕪拙不能工文啓，即能，知亦非所欲也。念惟閣下肩德虞、夏、商、周之庭，而兼集漢、唐、宋來碩彦之美，私心祝願，始畢酬耳。爰與二三子考摭往牒，集爲《寶鑑》一書，繕寫已成。又慮簡袟繁冗，密勿無暇，頃寓廬陽校士畢，嚴扃棘院，手自編摩，竊不自揆，間附狂臆。録成，凡四卷，計二册，謹緘奉陳。都俞暇一披覽，念向爲此蒐故獵軼，食常忘飡，尚論抒思，寢不成寐，如兹者再踰月日，孱弱之質，頓忘苦辛。蓋謂舍是無以少效芹曝耳。恨聞寡見淺，識卑議下，又以職務縈心，即固陋尚有不盡。惟閣下覽竟，或少有取焉。因憐初志，俾得少息故棲，由此拭滌塵慮，温繹舊學；他日微有長益，更當罄所自效。是則閣下之役使向者已盡其器，向即終身巖穴，亦非忘世負恩私者矣。下情無任瞻戀，臨書悚仄。

與管登之 三首

前三月，余遊武夷，重有省感於造化屈

伸之幾云。蓋倒翻三代以來，聖哲更未有終生伸而不屈，亦未有屈之不極而能伸之大且遠者。昔人有言：「若非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此知參造化機者。即朱紫陽蚤年，亦甚偃蹇，尋仕僅僅至提舉，稍遷即爲時宰所擯。自淳熙癸卯屏居武夷山中，越紹熙壬子，始移歸考亭，蓋十年于茲。維時禁錮播遷，致令門徒跣走流血，此何等光景也？乃此老終日孜孜于此山中者，其精神意指，千古之下，猶可想見。嘗見近世學者，往往立論掊擊，余不敢辨，弟時時自省。❶若肯一陳此虛知虛見，起晦翁泉下而質正之函丈間，自信亦有微長，即晦翁亦當首肯。顧嘗仰思其繼往開來一段血誠，其泰山喬岳一種骨氣，反己默觀，便爽然自失，悚然内媿矣。彼其道，律之孔、孟誠有説，乃世世遵用之，有以也。雖在當時不免取厭，即勝國天翻地覆時，許、吴諸儒承其緒論，世界亦默賴支撑。至我國朝二百餘年，則全用其學矣。試看前輩名公鉅卿，其德業聞望爲世重輕者，孰非遵信其言論者哉？有不遵其言論格式者，即不似人，更何言道？然晦翁所垂，若是弘且遠者，實此武夷山中之精誠積累，到此始大發洩，非特此種虛知見一時意氣能爲之也。又使晦翁挫之不至，抑之不久，其精誠能積累若斯否耶？大端人惟志立眼明，則崇高富貴固是伸，扼窮遺佚尤是伸。富貴之伸近且小，阨窮之伸大且遠。苟志不立，則阨窮遺佚固是屈，崇高富貴尤是屈，且重禍也。先正曰：「知幾于伸屈之感。」《易》曰：「知幾者其神乎！」惟賢思之。

❶ 「弟」，當作「第」。

又

頃舟過潯陽，遇高徒顧憲僉，得賢書并前所寄申道長處書稿。再四把玩，賢之念我何殷，而責望我者何厚，中愛護我者又何周至也！即匪木石，能不銜戢？顧即是測賢近懷，似憂時憤世之意過重，而怡愉自得之趣似減，私心亦重爲賢念之。夫禹、湯憔悴，不能游黃唐熙皥之天；而孔、孟棲棲，不能際成周大和之運。内典所謂缺陷世界，蓋自古以然。昔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奈何以有涯之生爲無涯無益之憂哉？雖然，彼千歲之憂，誠爲無益，而千萬世之計，亦不容不仰思古人日夕黽敏者。往爲賢述晦菴，蓋想當時據顯津詆訾此老、擯斥此老者，何燀爀哉！今銷滅澌盡矣。而晦菴之所爲計者，至今尚在，充賢之志之材，似于此老猶薄之不爲者。而賢之所遭，則又逕庭矣。賢不爲千萬世計，而切切焉爲一時憂，竊謂賢不取也。余老矣，此番之出，豈冥然不自知止足哉？抑豈不自度量，妄意有所表建哉？徼主上恩餘，借此銜爲傳符，尋舊遊耳。舊遊中有能爲斯世計者，又有能爲千萬世計者，便可以藉手以報主恩，亦不爲瘝曠也。昔淳于髡譏孟子三段語意，孟子答之，詞俱若遁。顧所謂衆人不識處，到今人孰識之？維時孟子名實誠不加于上下，而七篇中一縷孔氏血脉，流傳到今。其名實所加何遠耶？區區一念，願賢深思之也。延佇秋中携令郎赴試，當於清風明月下，一盡吐之。家弟子健時報已抵家，似不耐官意，駐江北，圖休致。旬日後計或可至，惠酒可與共醉矣。謝謝。

又

近得賢手書，諗賢涉世久，困衡日深，所學益大有進，不任浣慰。竊謂吾黨問學，須辨真志，須透真根。真根透，則自淡自簡自温。與世酬物，自合天則，如種種粗浮意氣，空頭議論，皆是習心作祟，離却真根矣。然惟真志弘遠者，自是必若無若虛，便自省天下有多少不盡分處，那更有閑工夫，持此虛見識，恣空談，與世人競短長也。是故真志苟立，真根自透。不須防檢，不須把捉矣。如使因事懲悔，第欲與世調停，即令完完全全與物無忤，去道遠甚。矧救東失西，周前缺後，决未必能如所願也。細覽賢札，即所品評感創，視往已覺真省一番，進一格，顧百尺竿頭，不妨更進一步也。二魯暨舍弟，幸俱以此意相商。䰟，䰟。

與劉調甫 六首

昨聞與徐子論辨文成分別儒佛，以親民與不親民爲言，徐子謂佛未嘗不親民云云。予謂參會聖賢言語，須要融通。古人言「明德」、「親民」，只是見得道貫虛實有無云爾。即余嘗言「即事即心」是也。不親民，明德何以顯見？文成所指明德而不親民者，即今着虛落空，如鄧僧云「先天後天，不相聯屬」。如卓吾云：「余所不容已，只是一箇入孝出弟小學。」彼更有明德於天下大事。此便是兩截學問，程明道所譏者。佛嘗言色空不二，又欲普度衆生。顧所度衆生，其教指多從上一層説法。吾儒便從下學而上達，如此覺稍有異。顧今學人賢者多難達上一步，不得已而借筏于彼氏，以登岸行也。

又

別後病榻中發玩賢復禮會語，并無生説，凡余與賢商者，賢已先言之矣；凡賢所言者，皆余所志者也。又何言，又何言？此後雖是千里相隔，可忘言也。近著《諭醫》一篇，寄奉覽。時足瘡甚，不暇多及。

又

昔大慧謂張子韶，將佛語改頭換面，説向儒門去。頃徐思中將吾家語改頭換面，説向釋門去。而予不爲辨者，蓋謂學佛者實是清净，不至傷風敗化；實是慈悲，不至傷人戕物；寔是靈通，不至麻痺迷罔。未可過爲分別。此孟子當戰國縻爛疾苦時，但得君人者與百姓同樂，「今之樂即古之樂」意也。而調甫云云，此固「樂則韶舞」意。予復何言？顧奏韶音于梨園後庭，誠恐聽者希耳。唐祠部近輯《程子闢佛語》一編，焦弱侯中多駁異。想二程重懲當時張商英、吕惠卿所爲，故闢之嚴如此。使學佛者皆如王文正、富鄭國，亦不如此闢也。焦弱侯所崇信者，惟是如來、惠能輩，如商英攻涑水、惠卿訐金陵，亦豈是之哉？儒佛幾微辨，先正言之悉矣，不暇稱引。知此是非好惡本心，古今人有同然也。

又

頃聞廟堂特起賢暨鄧孝廉，而又加吴中二王子秩，以表章之。仰思廟堂雅意，蓋藉此正學術也，大爲慶慰已。乃同志中爲賢謀出處者，俱無當。或謂賢堅志不出，則名益高。余謂此亦終南趨逕，非賢志所存也。進此者謂從臾，賢出，必有所表建。此亦張楷

之責望賢，雖優之，非吾所期于賢者。惟孟子願學孔子，非學其仕止之陳迹也。孔子之所以可仕可止者，其仕止一於學，學爲仁也。仁無一息有間，無一處可已，故仕亦學，止亦學也。此意略發于舍弟近著《孟子願學孔子義》及余批示小姪《用行舍藏時義》中，寄去一覽，即余所爲賢謀者，可諒已。昔龜山先生出，或議其無所表建，此世俗眼孔也。考龜山一出，疏罷安石配享，著《三經義》，斥王氏新學，致令伊洛之學光顯到今。惟我昭代學士大夫，胥尊崇之，二百餘年乂安寧平，伊誰力也？今世日用未察耳。賢試詳考而深思之。是龜山一出，功在百世下，未可與淺淺者道也。先正云：「經世不在邊境在朝庭，不在兵食在紀綱，不在政令在風俗。」顧所以正朝庭、振紀綱、振風俗，原本全在學術。賢目今學術何如？願賢于此留意焉。

又

羅山差役還，得賢二月二十五日抵京耗爲慰。念昔王良起東海，友嘲其無奇謀；樊英出壺山，衆姍其無深策。竊謂二子當時即有奇謀深策，未遇明眼知己人，誰則知之者？惟我昭代初，宋文憲起龍門，以不嗜殺人一語説皇祖；而陶姑熟出采石，以興正道、黜邪説進。夫此語，戰國時君世主所視爲迂遠而闊于事情者，乃吾儕由此受享乂安寧平之福二百數十年餘，將無疆矣。斯其爲謀不已奇，爲策不已深哉？惟今聖明在上，賢公卿在朝，賢一出而有意運奇謀，即非謀；有意建深策，即非策。惟是事賢友仁，直承孔、孟之學脉，直走孔、孟之路徑，守道待後，便所謂弘遠謨也。前媚友周貢士來，附書致此意。貢士子曰應明，昨歲掇巍科，

父子俱醇謹,可與進。又黄岡有樊生者頗慧敏,倘俱至,望加意造之,毋錯過也。

又

嘗惟吉州自文忠以直言敢諫爲賢,其風尚從來矣。山中傳聞邸報云:賢近有兩封事上。初心惶惶,意賢猶然大方豪傑格也。近得見寄二疏稿,與家弟反覆玩讀,其《朝儀疏》忠懇婉曲而不激,《從祀疏》詞意弘深而不迂。且二事原是儀部職司,非越樽俎者。又脩詞命意,若涉世久、立朝素,無一可選語,從來山林士未有能如此者。即此,具見賢從德性而發,宜足以興者。歎服不置,謂此在近世士紳中論,亦可謂萬代瞻仰舉矣。顧此賢平生所志之學,與病夫夙相期願之心,此亦止是乾九四「躍淵」,一試微泡耳。汝光見教書,盛稱賢近詣,中謂賢時甚虚。虚之一字,此則大聖人一生幹當不盡事業,正欲一效于賢者。孔、孟雖是教學兼脩,其教就在學中。「大舜善與人同」一章,更須理會。學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便是與人爲善處。此等才是虚無妙用,大開眼孔,徹無上法者。若世談虚無者,最不虚無。此從見諦入,可爲深省。一省彼,亦我師矣。

余時病狀,諒文溪能道。斯世斯道,有賢輩在,即託木可瞑,幸毋過念也。往因沈介菴病中著《贅言》,發文成學旨,已呈賢覽矣;近因貴鄉郭青螺公祖見教,病中决性命,著《學彖》一篇,幾萬言,親友皆大恚,謂奈何忘生爲此? 然余遇大方人物,正欲發盡,大都發孔、孟學旨也。想時高明見之,不但覆瓿,將唾之不顧矣。賞音者念惟賢二三知己耳。諒文溪亦能道語中意,遲日當以稿呈。反本之言,意賢或不以病憒棄也。《馮

道論》亦是病危時著，手字草草，具見余時病狀也。

與蔡見麓三首

去歲從盱泗亟歸，竟未得把袂一别，懷其何言？弟頃日多病，又兩親念之切切，圖歸志無一日去懷已。頃幸白下諸子進脩甚力，其見日精日實，多弟所不及。且因之少有省發，此種學脉似有寖明寖昌之幾。此皆賴兄及惺堂諸同志造育觀磨之久，故能爾爾。弟實無分毫力也。頃益見得孔、孟之學易簡平常，實是人人可爲。凡不可以徵庶民而對造化者，皆非孔、孟之旨也。往所請正於兄者，多尚涉宋儒蹊徑；今賴諸子切劘，日有省如是。兄以爲何如？近念諸生以分隔人衆，不能一一提命。姑於策問中略示言筌，使之尋繹。此其計誠淺，然心亦苦矣。風便幸常有以教我也。

又

念僕本縮朒孱人，往役南中，卒不大至顛倒者，賴大方諸丈夾持力也。憶僕受事初，史丈惺公見過，卒然面質曰：「子此官欲如何作？」僕偶漫應曰：「比見方今爲此官者，第多中數輩儁等即稱良矣。」史大掉臂，厲聲曰：「咄，咄！不圖子亦爲此陋語也！子蒙簡爲此官，不思如何正人心，以挽士習，而爲是陋語，吾厭聞矣。」拂衣而起，僕大慙省焉。踰年，有同年弟浼貴要人求置優列者，僕視其文未優也，置之三等已。語史公曰：「同年弟論文第應四等，無奈何勉置之三等。」史丈憤然作色曰：「子此無奈何，便是脚根站不定之漸。朝廷名器是爾作面皮物耶？」僕大慙已。以是在事六年，寧取罪

諸貴要，惟恐赧顔於史丈也。

僕嘗謂平生得三益友，於大方猶得良藥：以廬山胡丈爲正氣散，近溪羅丈爲越鞠丸，史丈則排毒散也。往俗子輩有間明公者，是予前陋見耳。所謂正人心挽士習者，明公何烈烈也？惟願明公此後毋改王焉，此史丈之盡規意也。如何，如何？伏惟垂鑒其款款愚焉。

又

承教警策良多，恨下針砭尚存姑息意，容歸來祖背受也。兄本泰山喬嶽胚胎，斯世斯道，不是如此，如何寄立。如自檢之嚴，擇交之審，弟所取法，正是敬服兄處，以是議兄之隘，惑矣。切切仰冀之私，唯是願兄一生精神命脉，拚在此學此道中，眼孔纔更高，進詣纔更大耳。若只筭箇端人正士，名卿碩輔，就兄目下，已當屈一指矣。又何敢聒聒耶？昔象山答晦翁書云：「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更脱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云云。古人朋友相切劘，其懇切如此，敢述之爲兄前道也。即兄書中云：「入閩頗欲倡此學，以正人心、移風俗。」竊嘲「頗欲」二字，猶有兼搭意。夫爲學，兄素也；督學，近職也。崇正學而迪正道，督學之簡書也。舍此更又何事，而云「頗欲」耶？然此更加不得一毫作用意思，另開一門户，侈講説，都是俗套，無益，全在自己精神命脉上。弟年來雖未嘗爲此，然作用尚似落俗，今始悔之。兄在閩中爲弟補此，即當弟自補過矣。條約往人，多爲詞説。弟受惺堂規，亦去此，止是參酌前人規畫耳。其出巡考試

規節，頗爲詳悉。蓋緣更酌幾番了也。録上以備裁擇。

與王龍溪先生二首

愚嘗竊謂孔子之學原是一貫，孟子之後，宗傳似失，不免着見。着見則二矣。即如墨子見得萬物一體處，便勉强做兼愛作用。楊子見得真我處，便執定做爲我工夫。凡此皆是着見，是皆窺得向上一層者，孟子只從其顙有泚處、乍見怵惕處識取，令師良知之旨，亦是從此討求消息。原自徹上徹下，徹始徹終，既不落向高層虛寂窠臼，又不摻和下層功利機械。知至至之，則不識不知，無聲無臭者，此其顯現；知終終之，則開物成務，日用云爲者，此其真宰。愚尊信之無疑者。蓋反求之本心而有契，非倚傍人口吻也。奈何牿於聞見者常不及，而高明賢智者又過求之耶？定宇云：「知是知非之知，是以照爲明。」誠然，夫照從何生？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因明生照，由照探明，原是一貫，非判然兩截也。今謂以照爲明，相去千里，提掇似大重矣。丈深然之，何也？白沙先生曰：「道本大中，言道者要通得天下萬世，不可持論大高。」丈獨不爲天下萬世計耶？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吾儕既已受形爲人，安能無此心哉？丈意蓋曰：是是非非之心，從無是無非中來，乃爲天則云耳。然非獨聖人如此，常人亦如此，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民，直道而行者也。聖人特不蔽耳。是故過堂之日，則觳觫之牛有所不忍；闢土服遠之欲萌，則糜爛其民不恤也。呼蹴之食，乞人不屑；晏安豐約之欲生，則萬鍾之非義不顧也。此則蔽與不蔽之分，非知體有異也。不寧如是，即是

毁譽之心，亦原於羞惡；羞惡之心，生於是非。聖人貴名教，亦是權法。往聞丈教，欲人破除毁譽。此第可與高明好脩者道，令之逼真入微可也。若以爲訓，恐將使天下胥入于頑鈍無耻，不可振勵。然且不可，今並將是非之心看作標末，不將使天下胥至惛惛懂懂耶？區區密參顯證，近日學術，惟是辨志一着乃爲喫緊。人有真志，即令師致知一言，亦已終身受用不盡，不必别爲高論。否則即此極深入微之論，人且借爲藏慝蓄垢之資也。念此實斯道顯晦、人心淑慝、世道治亂之機，干涉最大。故不避膚淺狂鹵，懇爲丈一就正焉。往復下教，幸甚！

又

計違翁教，忽忽十三年所矣。懷仰何言？竊念方今明盛，乃世顧以講學爲大詬，中夜以思，不敢尤人。吾黨誠坐大過，彼虚僞蔑真，以賈譽譁世者無論，即素負真志稱有得者，往往高明一行多疏脱，愿謹一行多迂滯。亟圖平理者，將焉用之？學術失宗病證，居然顯現，而猶不反身自省，欲以虚見空談，相角是非，去學益遠矣。翁其謂何？

與李卓吾七首

來教謂余日用之間，果能不依倣古人模樣不？果能不依憑聞見道理不？竊謂古人有與世推移、因時變化的模樣，有自生民以來千古不容改易的模樣。有從聞見上來名義格式的道理，有根心不容自已的道理。夫所謂千古不容改易的模樣，古人原從根心不容自已的道理做出。所謂天則，所謂心矩是已。此非特不可不依倣，亦自不能不依倣，不容不依倣也。自開闢以來，衆生均陶

鑄於古人此模樣中，相生相養，日用而未之察耳。乃若伊尹樂堯、舜之道矣，而不能依倣其揖遜之模樣；孟子願學孔子矣，而不能依倣其尊周之模樣，何以故？時世異也。至于若撻若溝之痛，視猶饑猶溺之憂，千古一模樣也；無父無君之憂，視亂臣賊子之懲，千古一模样也。古人苦心極慮，作此模樣，使爾我安於平土，飽煖於衣食；又教之人倫，使免於禽獸。即孔、孟無位者亦著之言論，使人曉然知亂賊淫詖之禍。是數聖人者，豈有依倣爲之哉？語云：「春蠶結繭，因物付形。」彼其根心之不容自已者，豈誠如異教所云「情緣」哉？天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古人繼天之不已者以爲心，雖欲自已，不容自已矣。彼于不可已者而已之，至於無所不已。此在以寂滅爲宗者或能之，余不能學矣。想公覽余此語，必謂又自道理中來，未肯俯省。顧區區一種苦心，不容自已處，更有啞子喫苦瓜，説不出者；即欲説出，非公志矣。蓋公志於出世者。出世者亦自有出世的模樣，安敢强聒？乃余固陋，第念降生出世一場，多少不盡分處，不成一箇模樣在。比來目見學術澆漓，人心陷溺，雖不敢妄擬孔子模樣，竊亦抱杞人天墜之憂矣。

又

來札中所謂鄉愿之擬，循省實非其倫。嘗惟鄉愿模樣，大類中行，孔、孟薄誚之者，只爲自以爲是，不可入堯、舜之道耳。今仰思堯、舜之道，何道哉？只是這些子不容自已的仁脉流傳，至于孔、孟，其模樣歷千萬歲可覩也。今世禪活子，不脩不證，撑眉張吻，自以爲是。微妙處余雖不知，其模樣可概覩已。意即彼釋迦之道，且亦難入，而强與言

堯、舜、孔、孟之道，豈不由耳食哉？昔宰我欲短喪，豈是殘忍？諒亦有出世見趣也。而夫子謂之曰：「汝安則爲之。」是自不容已處省之也。夷之思以其道易天下，其見亦達，其志亦弘矣。及聞孟子泚顙語而憮然者，蓋從本心不容自已處一省也。似此古人模樣，雖有聖人復起，不能易者。今說及此，便是道理常談，便是情緣，豈不充塞仁義，誣世惑民哉？剖心矢口，一申其說，亦所謂不直則道不見也。公試循思。

又

余惟反之本心不容已者，雖欲堅忍無爲，若有所使而不能。反之本心不自安者，雖欲任放敢爲，若有所制而不敢。是則淺膚之綱領，惟求不失本心而已矣。豈是束於其教，不達公上乘之宗耶？

又

公謂余之不容已者，乃《弟子職》諸篇入孝出弟等事；公所不容已者，乃大人明明德于天下事，此則非余所知也。除却孝弟等，更明何德哉？竊意公所云明德者，從寂滅已處覷得無生妙理，便謂明了；余所謂不容已者，即子臣弟友根心處，識取有生常道耳。如公所見，廿年前亦曾抹摋過，竊謂闖過此關，從平常實地上脩證，方知夫子所云未能，方信舜之善與人同也。公言大人別有明德，大人無過孔、舜矣。公前稱引孔、舜云云，又何自背戾哉？

又

居之不疑，此色取仁者也。色取仁者，從想像知見入，非真仁脉也。程子所云終是

兩截，故行違、故居之不疑。孔、孟仁脉，從不容自已處識取，自不容不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矣。彼眈虚執見者，即見到至極，終是色取。只一見便了，有何疑？又何肯下人？惟是從不容已之真機，一自循省子臣弟友，便有多少不盡分處。所謂躬行未得，夫子且自訟也。安得不疑，不下人耶？

又

昔趙大洲云：「只要眼明，不貴踐履。」余則曰：「眼孔易開，骨根難换。」公所取人者眼孔，余所取人者全在骨根。來書云：「麒麟與凡獸並走，鳳凰與凡鳥並飛，皆同類」云云。夫二物之所以出于禽獸類者，非歆其羽毛鱗甲也，止以其生蟲之不踐，喈喈之和鳴，能出禽獸類耳。他雖猱猿之便捷，獅虎之豪猛，鸚鵡、猩猩之能言，終是禽獸之根骨，不能出類也。由是而觀，孔、孟高超不及莊、列，權謀不及蘇、張，武略不及孫、吴，所以出類者，第以其一種不容已之仁脉有以貫通于天下萬世耳。公試細心參之，然乎？否乎？

又

來書云：「所謂仙佛與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誘之；大雄知人之怕死也，故以死懼之；老氏知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引之：皆不得已，權立名色以化誘後人」云云。此萬古不易之論，即使三聖復起，亦大首頷已。顧三聖之爲是誘人者何心，所欲誘人者何如？可以思矣。

與胡杞泉五首

恭諗榮補後，尋即見大疏，大丈夫當如

是耶！此中人士藉藉稱服。弟獨以爲在他人則爲美談，在兄分上言此，亦似尋常事耳。昔程伯子以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爲耻。不知兄每有所舉，亦常有如不得已意否也？此後人才似當培植之意加多，而剥擊之意少緩。兄意若何？願兄念之也。

又

兄前書謂近學者「政事則多舛，利害則易摇」。此等處，兄信過人遠甚，弟殊萬萬不逮。夫以弟之不足，而顧欲益兄之有餘，念雖忠懃，兄能然信而採納否耶？以是欲效忠左右，而囁嚅者屢矣。第竊謂學悟主腦，則才識氣魄皆道之用；主腦未徹，則才識氣魄俱道之障也。顧所謂主腦者，全用不得聰明，全着不得力量，亦信不得語言，惟自篤信尋求，發憤至忘寢食者，乃自得耳。想兄此番經鍊，必精進無量。顧所謂主腦者徹乎未耶？昔富鄭公中年居洛時，爲堯夫所激發，所得益深。曾有書云：「某不過某，不過一村漢耳。」又念菴先生常對人言：「渠四十幾年前，蓋濫俗人也。」夫念菴清脩之行，自少已然，兄所敬信，而自謂從前爲濫俗人。富鄭公初年立朝，風節震耀一時，兄自視奚若？而彼固自謂一村漢。則其所以求不村不俗者，必有所在矣。兄可以有餘者爲已足乎？願兄午夜間一細思而猛省之。弟所祝願於兄者，更有不止於富公、念菴者，何如，何如？

又

伏聞海君上封事，仰頌聖明無已。賢宰相調燮之功，亦於此爲大，此兄夙抱也，爲人先爲之，無亦有垂涎意耶？珍重，珍重！此在世俗論，誠爲第一等事；自學問中人

看，箅不得甚事也。天下事所當爲者不止此，何如，何如？

竊見近日豪俊喜言人過，聞道人美不甚樂聽，似與古聖賢心事相背戾。高明者俱嗤弟含糊。弟每自省多欠缺，故每聞人過，則委曲爲原之；又自省無濟世才，故見人有才能者，即行履少有出入，輒心讓之，以爲可恕。兄能諒弟此情否乎？懷有鄙念，謂今上加意民瘼甚切，而民終不見德者，由守令不重之故矣。擬欲疏海内知名士，實知萬物一體者，無論臺省清華，俱出領郡事，而首以兄爲請，弟亦自願附驥。但弟時苦病甚劇，幾番自揣，尚不耽吏事，計得歸，息調一年，出而爲此，何如？此實心，非謔語也。便中不妨常教常教爲懇。

又

兩次惠書，俱已領悉，受教多矣。往奉書謂欲屈兄出守，而弟亦自請蕞爾僻地自試，此真實，非誑語也。時已擬疏欲上，嗣日遞病，復得家報，云兩老眠食大不似往，此際直欲觸禁棄官而逋，不復萌此念。後念堂兄來，述元老寄聲，云弟如何勾引杞泉外補。蓋朝端借重於兄者特重，故云然耳。此意亦是，但鄙意云云者，亦欲借重於兄，使有志者曉然知民物一體之義爲切，親民之官爲重。毋徒卑卑齪齪，徒覬清華之位，而曾不思少自效也。弟近雖不能便爲此舉，終當了此一念耳。何如，何如？承諭：戒空言，敦實行，自古記之矣。性命之理，豈復外於孝弟之行哉？此中有志者必能實自體驗，無志者即空言無有也。嚮來弟更不曾與後生小子談一句學，第令自切磨耳。其中篤志實脩，可繼此一脉者，有一二三子，俱在梁生之上，誠爲悒快。顧弟困已傾，無以相成也。

蘇山糊名之說，此長者之言，古人原有此論，顧當今之時，亦有難言者矣。 敝鄉張大岳書來，稱兄不容口。 此兄養邃而識精，弟心所師資者； 第其性大簡，不奈與人群。 兄能忘却形迹，時相過從，當自見矣。 即渠前書中語意，蓋亦欲託交焉。 故謹爲介紹而通之左右也。 病冗餘，不能多及。

又

別兄再逾年矣。 會間覩兄氣貌精神，卜其精進無量，蓋不在言說間也。 歸來循省，因亦泠然自失矣。 大端學問之道無他，第凡心俗念超脱得一分，便自有一分識趣襟度。 堯、舜事業，視作浮雲過大虛，聖人之超脱氣象便如此。 寥寥宇宙，丈夫幾何？ 願與兄共勉之，惜此光景也。 病冗，占敘潦略。 恃亮在。

與劉養旦四首

從兄別後，即營營期兄改南。 非不知兄意之決，顧鄙心以爲天地方開，高賢且隱，區區世道，一念不容自已者。 若夫官階遲速、聲稱美惡，此等俗情世態，豈敢爲大賢達人關心哉？ 前據念堂兄答弟簡中語，似如兄諭，弟亦灰此念。 但時當衡者復更，而貴座主且入參此柄，恐不肯直遂兄意也。 兄試度之。 弟時爲兄謀，亦無可無不可矣。 第兄自謀出處，俱須有所爲，方爲不負此天，不負朝廷，不負師友也。 兄之志行材識，世能幾數？ 弟即庸愚，亦能窺識，願爲執鞭久矣。 第常竊疑兄於此學頭腦處，似尚未能貼身，即從此甘心岩穴，不知作何工課。 夫古人所謂隱，必有所隱； 古人所謂脩，必有所脩。 願兄深思而默識之。 此之得失輕重，原與功

名富貴懸絶也。何如，何如？

又 己卯

昔年相君遭喪，二三士紳倡議，相君以此少□，而讒者因乘間譖言，倡此議者盡是講學之黨。相君稍稍蓄疑，而讒者益搆之。以此相君意謂吾方欲振飭紀綱，而講學者見以爲申、韓操切；吾方欲致主安富，而講學者見以爲管、商富彊；吾方忘家以殉社稷，而講學者又見以爲貪位遺親。是今之講學，皆迂僞取名，即昔之横議亂天下者也。時弟方伏山中，聞此機括，深爲大息。果爾，方今俗子承訛駭影，遂以講學爲大詬，一時同志，無不懷讒畏忌，反側不安矣。弟昨歲被命，老親萬分不能舍，弟意亦矢志已矣。乞休疏去，義河諸丈跌足大噪云：「相君方疾惡同志，而獨留意于子，蓋獨以子爲同德也。今子復爾爾，是爲同志樹異幟，與相君爲敵，同志益重疑矣。子故不爲榮肥計，獨不爲天下計，爲同志念耶？」以此弟再疏去，竟阻未上。初擬至江西，托之凝老，凝老不可。嗣省中且有言督促，不得已之任，今踰年矣。鬱鬱無聊耐，兹欲遂初志。想當路者不曰而薄外，則是避難，則是爲名高也。第以是不敢即言去，進退誠維谷也。即于今得有見較如五臺事者，亦甘之矣。所謂不潔身以求名也。如何，如何？

方奉吊，不當縷縷及此。弟出處，恐兄念在。又想兄爲相國心所素欽，可輔得一着。須是知得近來機括，方中肯綮，千鈞弩未可虚發。數千里外難得通書，故亹亹如是，幸亮。相君注措作用，不敢致喙。惟是於此輩提掇稍重，致令士心未帖，是所憂也。且相君所疾者虚僞，而俗子承訛，玉石俱懼

焚矣。此非人心世道關切事耶？非相知，絶口未敢道此也。弟雖未親民事，比年山居久，吏治民瘼，頗亦關心。比在此中，止是開誠披赤行去，似亦稍稍支持得去。恐兄掛念及之，更望詳教之也。

又 辛巳

僻在深山，知舊音耗多不便通。承教及，始知廬山兄近有此感，會須當遣吊也。此中與兄切壤，安成吉水間淑兄教、發真志實脩者頗有人。以此念吾儕惟患無此真精神，有一段精誠，便自有一番感通。雖在幽潛隱遯，故未嘗不見不顯也。弟年來益勘破蚤歲虛知見全無倚靠，時時憶兄嘗述程伯子子臣弟友多少不盡分處，始益味於其言。近所脩爲，咸兄往所教督，第猶憾踐脩不力耳。

近溪近日自滇南上京，迂道見枉，議論近較實落。顧此兄原不可以言語形迹求，當另格觀之。渠與弟別十又三四年矣，形狀亦甚衰減，乃其精神數倍往昔，弟萬不及。盛暑遠道，日夜與友朋酬應，更無倦色，難矣，難矣！又時規弟世界心重，性命心未切。弟心領之。大端此兄從神上練養，不落名義好歹格式，故能如此。此若得方以外趣味，廬山諸兄未可常督過以方内學術也。弟往漫出時中許多違心處，難以告人者。且兩次在朝，俱未及數月，於相門亦止一再見耳，無分毫裨益。良媿，良媿！世界如此寬大，實是爲世界耽心者無幾。弟故知兄必有懷，弟亦嘗想：相君於兄可謂相知之深，而兄今又在塵埃雲霄之外，所謂甕外人方能抱甕者，亦切切望兄有所輔救，如古人奏記焉者。若弟蹤跡，尚在依稀之間，婉言似

要，侃言爲激，亦常幾運於胞中矣。如何，如何？

高徒新安汪符卿，識明氣直，蓋今之長孺也。士林藉藉稱重，顧含章時發之義未諳，時堅志不出矣。可惜，可惜！渠志於有爲，不肯息機。頃以鄉邦賦税與殷司徒相持，尤非居鄉之體。兄有便鴻，宜有以教之也。

又 壬午

弟時目眊齒危，巔毛鬢髯，皤皤盡白，百念灰冷。惟是二三同心，各天一涯，不能置懷。世言骨肉之思，老來更切。吾儕二三同心，誼踰肉骨，思其如何？舉筆至此，不覺涕出。弟年來益信虛見易徹，實踐爲難，惟兄之往教是遵。憶弟往效于兄前者，自視亦爲虛誕矣。時與子弟同志相勉，亦惟以令師念菴先生爲歸。蓋讀其文，想見其人，其心行可對天日、質鬼神者。必如是，方是實學高明者。或謂先生一生惟是志作好人，於道尚未有得云云。弟解之曰：既已虛化形成爲人，便有耳目鼻口，便有日用彝倫，便惟當盡人道。盡人道者便是知道，若不説作人，但説知道，只合受生爲風、爲鬼物，免成此人形，具兹靈智矣。弟蓋自體驗如是，亦有所懲鑒然也。憶兄恒舉程伯子子臣弟友多少不盡分處之語，弟近亦深味其語，時時舉爲同志勉，更無他説也。頃見王龍溪爲存翁壽文中多傷奇語，弟雖亦能解其説，然實惡聞之也。其淺膚如此，兄其謂何？

承教江陵公半生勤勞，一旦掃盡原本學術毫厘之差，兄言之誠是。渠初秉政時，欲汲引陸平老、萬履老與兄輩，此猶是源頭未

濁時。已而二老不肯爲用，兄又不出，渠遂深信韓非之論爲確，引用群小，一二邪佞媢嫉其間，即義河與弟俱疏遠，不能進片語，以致士心大拂。今恨不能起之九原，一與之證學也。因兄語及，相爲一慨云云。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牘三

與胡小渠名汝桂，二首

頃縉紳中多誚吾黨空談無實際，概以論諸人人，若過矣。自弟反之，若亦當猛省者。夫曰「萬物一體」，曰「爲民立命」，此非吾黨恒云云者哉？今天下親民者較之往時貪黷鑽刺之習，雖若已頓改矣，然率文飭操切，博虛聲，延歲月耳。其切念一志，實爲立民命者幾何哉？而恒言「萬物一體」云云者，又率據清華，不得親民，則謂吾黨之空談無實，誠非誣也。前寓書杞泉兄，意約同志十數輩，錯列名郡，而弟亦請蕞爾僻地自試。尋弟日病，又聞父母頃年眠食大不如往，以此日憔悴，恨不即觸禁棄官去，不復敢萌此念。往曾具有疏草，爲此逡巡不果上。謂乃元老先知弟有此意，寄聲示弟且止，謂能教百十數賢士，即當作百十數賢守令，不必身爲之。此見雖是，似不若身親試之也。每見兄惠教好言泰字，此諒兄得力處也。假令兄目及天下困頓之狀，亦時能泰然否耶？

計兄時且入銓司，爲人物之衡矣。夫設官分職，原爲民也。親民者不之重，而祇重京堂之遷，權衡者以爲何如耶？夫親民之官，唯守與令。天下之令以千計，固不能以一人之耳目而徧識之也。天下之守以百計耳，是百人者不真知其人而任之，民生其何

廖哉？❶即兄取友於天下，若干年獨未得十數人，是實可與共心民物一體之學者而信任之耶？苟以一而通十，以十而通百，又以是百者而遍率天下之令，共心一慮，求民之瘼，未有不濟者也。

顧弟近苦多病，又以兩老眠食縈念，日夜懷歸，不能即共任使，又是空談耳。勾當此番校事，仗兄得歸調息，踰年出勉效此未晚也。兄其亦相成否耶？此衷積慮如許，蓋俱議守令事也。作書至此，又病不及沾敘。容更圖布請教，幸照察焉。

又

惟臺諫中人品心行，第一要緊。即其人好脩，才高而無學術，且能壞天下事，況使憸任庸劣者參乎？近日人才漸不如往，其中機竅何在？高明諒燭之久矣。即弟所覩記，有司行世稱賢能，多只在聲名上着脚；求其切志一念，實以民物爲一體者，尚未多見。奈何，奈何？

弟積念欲求蕞爾僻郡以效區區，前書曾道之矣。第時精神氣血狼狽甚甚，而兩親今已年滿七十，兹三四年來未得一奉色笑，以此遲回，未即敢請。計來秋求歸暫攝，倘精神得少完復，省兩老眠食無恙，終當了此區區。鄙念且亦欲以此望兄，何如？此非敢以刻意矯世之事爲兄賈聲稱也，亦非爲兄避世喧豗計也。竊見榮進勢利眛人之目，入人之髓深矣。即號稱學道者，亦於此多擺脱不開，可虞也。兄宗盟斯道，且自秉銓軸，固時人之耳目也。誠爲此一着，爲世俗人一醒迷眼，不亦可乎？況沛澤千里，爲億萬生靈立

❶「廖」，疑爲「聊」之誤。

命，平日所學，不亦可少試也哉？想此兄亦志之矣，故竊預爲陳道。弟想兄世俗榮進念，決是拚得下，第想兄不奈煩跪御史耳。此膝雖屈，此道則伸，何不可之有？况跪不跪在我也，兄試以爲何如？會杞泉兄亦試以此意道之，何如？此兄往亦同此念，近不知以爲何如也。謹因洪濱兄便附此，不盡覼縷。

與洪芳州 二首

閱邸報，廟堂上賢哲彙進，良爲世道欣慶已。第得此學大明，一切意見意氣，渾融消化，咸有一德，方成休美。每聞長老人言嘉靖初年事體，則時時撫膺恨歎，良可鑒也。學人士恒言「以天下爲一體」，此豈止是虛見空談耶？即今君上腹心也，大臣股肱也，言官耳目也。爲大臣者常恐耳目之血脉不貫於腹心，則壅蔽之患生。偶有翳塞之病，則廖之而已，❶而不知有我。爲言官者，常恐股肱之血脉不貫於腹心，則痿痹之患生。偶有疽瘍之毒，則治之而已，而不知有我。如是乃爲一體，此間少着些子，天下事不知如何矣。言路閉塞者，已垂數十年于兹，追所由來，夫非是學不明之效耶？又人恒言曰「視天下猶一家」，僕恒見善理家者矣。左右習使之僕，人或謂其狡，主人則曰：「是足供吾使令者。」其田畯倉頭，人又或謂其騃，主人則曰：「是常勤我穡事者。」用其能，盡其力，忘其狡與騃而一視之，何者？以其皆利吾家也。乃竪厮童婢，其心惟欲德色於主人，而不念其家日⿰言翕⿰言翕訿訿，伺家衆之間而持其短，雖能且力弗恤也。而家隸之衆，亦

❶「廖」，疑爲「瘳」之誤。

因積憤仇嫌，相稽交詬，而靡有公家之念。則事由此墜，田由此蕪，家之落也，其何日之有？ 僕故常曰：「欲得天下大平，須此學明而後可耳。」記同年中有賢者曾下問國事，僕曰：「但願吾輩莫想百歲後要好墓誌銘，凡有舉動如不得已，則於國事有濟矣。」公以爲何如？

此中丘月林丈，海内人望也。僕仰之敬之，東山起，關係不小。顧念此公高明潔竣，❶他人之賢者，恐多不當意。唯是老師夫子是其的親鄉里也，其學諒所樂聞。茲得此公以道地真正之學到京發揮，使人人皆識孔門此等真血脉，天下之仰藉也。何多耶？若區區鄙念，則唯願人致却大平，幸蚤得爲大平民耳。

又

弟山居十又二年，老婆子熱腸，亦竊同之我翁也。自來耳目所聞覩，强人意者百無一二，大多是攢眉苦心事，令人於邑長吁。後來因一二事感懲，始省會孟子閉户之説，漸强勉學作一麻木不知痛痒人，署其門屏曰：「凡見過者談道不許及事，評古不許及今。違者有常罰。」雖是如此自克，而顧常又自犯也。翁言及此，我心慼慼矣。雖然，顏子求仁者也，乃視饑溺之民若鄉鄰然，道當如是矣。若顏子視參、由、冉、閔，則同室也，顏子之仁，仁此而已。想當時視參、由、冉、閔之缺失，將亦尤己之饑溺更切也。翁其念此，毋以弟爲鄉鄰也。夫百凡督誨是懇。

與周少魯二首

昨別兄歸署後，情景甚惡。兄所謂靈臺

❶「竣」，當作「峻」。

大宇者，真不知安在矣？隨擬携一壺追送郊外，且以自遣。偵者報旌節發已遠，乃止。搔首踟躕，更益惘然，移時始還我本體也。比來兄懷況何似？竊念此際正可悟學，敢布淺膚商之。

夫情景隨感而起，恐即聖人不無顧能覺之而徐化之，自將廓然矣。聖人惟覺之蚤，化之速，故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夫吾人廓然時，即是與天地同流體段也，在人識取而保任之耳。如情景不舒時，一覺便不得力，且須設法調遣節要，法最莫如會友。會友滋趣，大段形容不得。夫子論學，纔云時習而説，便云朋來而樂，意可見也。蓋即此樂體，便是吾人生機。記曰：「斯須不和不樂，鄙詐之心入之矣。」顧此樂由朋來而有，亦須從時習而後識也。今人不知友朋滋趣者，因他未學，世業障重，自生隔礙故耳。然往往到逆旅窮途中，亦自發見，是其本來生機不容已也。弟年來更無他長進，只是討得些此中滋味過活日子，蓋亦區區曝背之趣也。謾爲兄陳道焉，不識以爲何如，幸終教之。

又

承手教，知兄近於學，日若誠切矣。良慰，良慰！每常聽别人話説，與看書册上言語，縱是句句明曉，無所扞格，畢竟與自己身上全没干涉。此學只是自己大發願心，真真切切肯求，便日進而不自知矣。蓋只此肯求，便就是道了，求得自己漸漸有些滋味，自家放歇不下，便是得了。此等處只是脉脉自會，向人説不得也。夫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此語甚是分明，只那一欲仁，就至了。此是夫子指點人直截頓門，顧人多忽而不

省，賢智者又或求之過耳。即兄近日求之真切如此，便已是在道中了。唯兄自信而反識之，日真日切，其進惡可已哉？弟虛耽爲學名目若干年矣，自省一些没有也。只是不肯輸志，倚靠兄輩大家夾持，日日懵懵在求。若説已有所得，又是欺兄以自欺矣。想兄亦自見得，不待弟自供也。至於諸老先生家宗旨，與前古往聖的微言，雖是也都參會得去，也都向人前説得，終是與自己無干也。惟兄亮之。

復喬户部

承諭近世清談虛見之懲，仰見憂世衛道雅懷，深合鄙衷，良慰，良慰！大端向來孔、孟學問，脉路不明，是以學人淺者挨傍格式，少知砥立名行，即以爲學問極至；而高者又乃剽襲禪宗玄旨，嘵嘵争鳴，以爲聖學。無怪夫談説在一處，行事在一處，本體工夫在一處，天下國家民物又在一處，世道寥寥，更無倚靠，謂之清談虛見，誠是也。僕往歲竊窺影響，輒亦自爲實際，看來不是。淪無着有，便是以此合彼，誤己誤人，罪不可赦。比緣仲弟自闕里歸來，若有所啓，目擊區區迷誤，痛哭垂涕，相逼一場。僕因而困悱者幾晝夜，而二三子又更進脩勇猛，更相啓助，日來始少省發。譬之推沙蕩梗，而倏縱浪於溟渤汪洋中也；又譬之乘桴泛槎，而倏獲抵於中原康莊上也。以此近益粗心大膽，信聖人之必可學，孔、孟之道之易簡明白。它凡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知能，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者，皆邪説亂道也。此理蓋自孟子没後，即無人勘破，諸多賢智之過矣。然此又止可向醒眼人説，便煞有意味。與一種淺機俗學人説，口雖信然曰：「我能是，能是。」不

知終是不著不察，又却麻木可憫；至向高明人前陳道，則又呀然駭咤，以爲不若是之淺粗矣。蓋費中隱，常中妙，粗淺中之精微，本是孔、孟萬古不易正脉，但非實是撑天柱地，拚身忘家，逼真發學孔子之願者，未易信此。昕夕矢心，擬與二三子及子弟俱相謝却世榮，甘心丘壑，併心悉力，自信自脩，守之以待後世。蓋即是以報天子，非忘世也。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殆將終身矣。恨不得縮地與賢一商正，且共盟此心也。匆匆把筆，不覺縷縷，狂發若此。恃亮在。

與袁松江

僕往歲猶隱隱有歆慕陽明先生文章事功意思，謂必能如是，方顯實學。近見殊不然。先生只是提揭此二字，在世間就使當時一籌未展，一字不識，其功德已自廣博無邊，垂之百千萬世可不朽者。即以目前論之，這等汙濁世界一旦廓清，世人都知爲元老功德。而元老之所以自少累德，且又聞學爲朝野所倚賴若此者，由雙江諸公當時成就切劘之功也。推功至於如此，則陽明良知之功，今亦在天地間矣。然則公之爲治，真真切切，只此學問一事，脩己治人，化民成俗，建功樹業，可一齊勾當了矣。此非俗吏行所知也。即有行之者，亦以爲兼搭事耳。公以此論爲迂否？

與陶左山二首

接兄書，不覺亦泫然涕出；徐自静思，又姍然一笑已。夫自世俗人情言，五品大夫亦尊貴矣；就是地僻民少，亦巋然古侯國也。今士人，多少窮年矻矻，老死牖下，思寄一命而不得者矣。即今縣丞、主簿、驛丞、巡

檢，多少俛顏承睫，事承諸上人，間關道里，踴躍赴官者。然彼皆甘之如飴，如恐或失。乃兄視此尊官如芒刺在背，若將不能一日去己者，豈人情相遠如此哉？蓋彼皆懷有丹頭，而兄未得丹故也。古號得丹者入火不焚，入水不溺，豈獨能奈羈旅遠鄉之況已耶？顧所謂丹者不同，世俗人或爲利，或爲官，雖是卑瑣，然他亦緣有此丹頭醖在胸中，故亦自能耐。想兄雅致，此等既所不屑矣，然亦須別尋一箇上品靈丹，此生方爲不枉耳。此等境界，正是求丹覓藥機會，萬萬不可錯過也。古來有志氣丈夫，平地裏要棄家離俗，割恩絶愛，求此一着。今仗君恩授兄此郡，乃是天欲玉成我兄并玉成區區，共結此良緣也。思之，思之。

弟向歲甘肅之差，遠抵張掖、酒泉等處，乃昔人所云天盡頭者。而南即番，北即虜，烽火之警，一夕幾至。又入無習使之童，出無商心之友，隻影單形，寓此境界，較之兄時所值，更有難狀者。然弟追思此時，似亦頗有長益處。至如近日寓此，兩三年來，亦止是一隻身如行脚僧耳。此去家鄉雖稍近，而苦心百倍，讒搆叢生，使若不是有些丹頭，如此境界亦好難挨也。兄不曾以身易地爲我一想，必曰：「御史官事於人者，非事人者，且氣焰赫奕，何等榮耀！乃以相方，若迂矣。」不知此自俗眼看則可，自道眼看，此等於我何有哉？故唯自着身喫苦處論耳。此且姑置。昔陽明先生乃大宰子，又自少登科第，擅才名，及謫居貴州龍場，官驛丞，時權奸又謀刺之，夷人又謀蠱之，土官又凌辱之，去時浮海遇颶風，一日萬里，如此情境，較之兄此時，又不知苦難幾百倍也。而此老良知兩字却從此處得來。只此一丹，且能照耀萬

古矣。然非遇此境界，亦安能坐得哉？我當初見兄授官時，便逆知兄不耐官爵者，知兄心有所倚也。世上人没得官做，便没錢使，没飯吃；又念子孫將後無聊奈，故扒扒拮拮如是。想兄家有廣厦、有良田、有俊僕良馬，金粟山積，何求不得，而乃喫此苦惱乎？不知凡兄所有者亦是夢緣幻境，非兄所得而真有者也。看陽明那豪傑，往時自負有文章、有氣節，可以名世矣。到了龍場，便才曉得都没用了，只此能視、能聽、能言，這些子良知便是一生倚靠的靈丹耳。望兄此際萬緣抛下，一心思量何者是我生身立命的東西，一生只有何事切己。如此得一醒悟，即三公九卿，何足掛齒；乘桴浮海，亦自快樂。更何入不自得哉？此方爲無忝所生爲孝之大者。若不亟亟勇猛求此一着，錯過此等境界，貿貿一生，翕翕訿訿，徒爲兒女子憐，豈所望於兄哉？古來友朋相切磋，只爲此一事。不然，弟之與兄，亦只是情好私昵耳，非道義之交也。

又

弟往時讀《孟子》「人役而耻爲役」一章，憒憒懂懂，讀過去不知尋思，以此枉過一生，竟至無所用耻。頃年來反身仔細玩味此語，良痛刺人心髓也。吾人寓形宇内，貿貿焉不識自己真正面目，雖顯晦利鈍、清濁高下懸殊，總之人役焉耳，豈不哀哉？每一思之，輒憒憒欲涕已。自今論之，世之鋭志事功者，或戮力封疆，或盡瘁密勿，此固爲社稷役者。然使不知此爲性分之不容已，抑是爲人役耳。其次屹屹斤斤，砥行飭節，亟人之知，譽至則喜，毁至則悲，此爲名役者也。即使果如所願，名滿天下，良亦苦矣。又或經經

營營，齷齷齪齪，仕則趨徑附炎，處則計籌鑽核，而日惟得失患、子孫計者，此爲勢利役者也，是又其下也。又有異焉者，吾人具鬚眉，軒軒昂昂作男子身，而日翕翕訿訿，温語卑顔，竭盡一生精神，止陪奉一第牀笫幃之暱，是又以大丈夫而見役於婦人女子矣。是三役者皆非夫也，而役於婦人女子者，其特甚者耶？綜其原，蓋不知天之所與我者有至大焉。大都爲耳目口體之所役使，乃爾爾。所謂「心爲形役」，陶元亮所惆悵而獨悲，世固多迷而不悟也。苟使蚤夜間偶一反思而猛省焉，其不自嗤而自哀者鮮矣。弟年來以是反身日省，自恨氣弱習深，猶未能免。其時兄鴻冥天表，一切世俗障可役使人者，俱已脱屣，雖欲役之，不得而役矣。顧尚有可役兄者否？式觀途之人奔走疲勞，役於人而不得休也，則惻然矜憫。夫以束髮同心之人，坐視其服役於人而不悟也，此心獨能以已耶？中詞語雖過激近訕，而底裏耿耿真切之腸，則可諒也。惟不罪而省覽焉。

與程心泉年丈

中夜每每感歎人心蠱蔽已極，吾輩祇憑一日襲剽陳言，以爲進退取舍之據，既已簧惑人矣，而又欲空張高談，欲引人於道，誠戛乎難也。自非命世豪傑、自立脚根者，孰能挺拔於風塵儔伍中耶？唯兄念在梓里，多方誘掖，即得二三偉人，可與於斯，亦足以補弟之缺。此亦兄性分所當自盡者。常追憶初附兄驥時，顓昧執僻，不肯信學，時賴兄循循善誘，始知尋求。年來雖繆悠無得，然亦頗自篤信矣。竊怪兄一生信學矣，而不信人，亦願竊有效，不審兄亦俯納否。自古肯信人者，更無如孔、孟，曰「與其潔也，與其進

也」，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即互鄉之不善，尚望其益；佛肸之叛，尚意其用；匡章之背父，尚原其不得已之情。如此，兄學孔、孟之學，則宜亦心孔、孟之心矣。乃其信人處，若少異者，何耶？

近日史惺堂，苦行脩持人也，弟心敬之以爲難能，而兄不信。弟年來日伺察之，似弟之信者非過，而兄之不信誤矣。往兄見教貴庠士，深信潘生而不信詹生。弟日熟視詹生所學，亦稍知向裏，雖尚未達，亦可保能固窮不苟者。乃潘生雖於道尚無聞，其才識似可用於世；至其一念廉耻之心，則覺甚重。弟時時自檢，尚惟恐有媿於彼。聞兄近以人言亦不信之，然乎？否乎？惟兄，鄉之望人也，不能見信於兄，更何足道哉？兄更察之。弟日聞兄之不信於潘生也，益惴惴焉。念兄常過愛信弟，故諄諄教之。近日不知兄亦信不矣。如弟有所不足信於兄者，幸一一指教，使得自浣，方爲始終成就也。不然，人又將不信兄有知人之鑑矣。書中縷縷直寫胸臆，更不婉諱，亦足以明弟信兄愛弟能容之故也。匆匆奉候，宣抒不盡。

與劉仁山

往謂兄于此學，亦似誠切矣。昨夜連牀寤語，兄以後臺嘗自言曾爲此學號泣爲不情。始窺兄之于學，特意興耳。吾儕發志爲學，豈是在人間世揀一好題目，另作一矜炫人事哉？學爲人耳。今人寓形宇內，耳目鼻口，完完全全；冠裳革舃，齊齊整整。而人之所以爲人者，貿貿焉不能一自反識，是罔之生也。罔生者猶死，是古聖賢之所哀也，而可不自哀耶？想後臺當時如亡子迷失宗貫，偶一思尋父母，欲不號泣，不容已

耳。兄乃以爲不情者，殆猶道傍行人，覩人亡子哭未來由，而未一反思己身之貿貿役役者爲何也。會惺堂、見麓二兄以弟言訊之，謂然否？

與劉魯橋

承丈教札旨意，大都懼人涉玄虚，要務實落。此言深中近日學術膏肓，誠正法眼也，敬服。但弟遍求斯世，談玄虚者有矣，實悟玄虚者似少，且見俗學之所謂實落者實玄虚，而古先聖哲微言宗旨，自世眼見，恰似玄虚而不知實實落也。六經、《語》、《孟》言可印證者，姑置勿論。請試反身子細體驗爾。我所以視聽言動這些子，没影没蹤，不已玄虚乎？然實本諸身而不可離，推之應感紜爲而不能外，何實落也？愛親敬長這點念頭，究之亦無端無緒，不已玄虚乎？然實由乎衷而不容已。推之塞天地、横四海而不可量，又何實落也？今世上許大高明才俊，没來由雕肝鏤肺，啜人糟粕，做些閑泛詩文，遮頭蓋面；跟人脚步，幹些門面上事務。又或改頭换尾，捕風捉影，著述些理學家的話頭，説他的此等可垂不朽，乃實落事也。而自己一生嘴臉，不知是何樣子；一生安身立命，不知在何處着落，是何虚玄也。丈所慮者，毋亦慮此，且更精深一步耶？有便不妨教之爲懇。

示里中後生

仲子嘗語里中後生云：曾子啓手足，是指點門弟識仁，與文成因人問良知而述禪師舉麈尾意同。或述以語劉魯橋，魯橋未達而誚，以爲侮聖人之言云云，誤矣。夫曾子所體受而全歸者，手足之所以啓者也，非謂能

全手足之形骸爾也，手足之所以啓者，即夫子當時所傳之一也。一能貫而後手足能啓也。實默識此意者，顧須是戰戰兢兢，收攝保任，此方是仁守。「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是一息尚存，不容少懈也。故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云云，雖然智未及而不能仁守，非侮聖言也；智及而不能仁守，誠爲侮聖人之言矣。此章更當與「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節通看，出詞氣遠鄙倍，動容貌遠暴慢，便是曾子之學合得啓手啓足的那本體。想二三子當時與魯橋相對時，其詞氣容貌未能合得那本體，是以發不中機，乃致魯橋之誚。若實能尊德性而道問學，便其言足以興矣。思之，思之。

時座中二三子聞此，有躍然欣快者，及省其私，未必能發。以是知虛見解無益也。昔王東崖在憑虛閣會諸同志論一貫。人各出所見，東崖不應。隨因某語感觸，衆群然一笑。東崖曰：「此却是一貫。」同志中聆而大駭怪之，述以問余。余笑而不應。夫學者無此一悟，如盲聾人，如麻木人，誠難説話。悟而不學，原非真悟。故曰：「雖得之，必失之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實悟此體。故曰滿街皆聖人，然聖人卒不多見，習相遠也。孔子立教，多是令人學。今勸此虛見不學，斯則爲蛙蟬耳。二三子識之。

與方伯劉晉庵

辱教札下詢，苦病遞侵，稽裁就正。比病榻中紬繹教指，滋發深省。伏諗明臺每公餘清暇，神情常貫於韋布章縫，講藝譚道，亹亹無倦。近握理棼，仁心徧徹於窮簷蔀屋，弊釐蠹剔，綜核無遺。以此仰窺明公恬淡寂

寞中，仁體固時時發生，即應務劻勷時，大宇亦時時寧一。蓋無俟收攝而原自保聚，無俟覺照而本自靈昭。此正僕願學而未能者。乃猶不自滿，假借聰聾盲殷殷樂取之懷，溢于言表。所謂「以能問于不能，若虛若無，殆與道相當已」。何者？道集虛而毋無也。僕固愚，非敢爲諛。蓋生平承服師友劘切，晚而始信，即事即心，不敢作二見。故即明公應迹之顯，仰測明公之微如此。來教所云「悟」，竊謂須悟及此始得。子厚曰：「惟盡性能一之。」蓋難之矣。近世離事言心，由溺異教，蔽于虛無之見，陷而離也。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諒明公亦嘗扼腕於此。私心竊慶方今仔肩斯道者，得如明公之粹履純心，方足爲此學樹赤幟而障其流。否則，莫知所底已。載讀教札中述龍溪王先生謂罔覺不知爲真覺真知云云，僕亦曾承其指授及此矣。惟此實無善無惡之境，即前頌明公大宇寧一之基，靈昭不昧之原。吾儒所云「至善」，佛氏所云「聖諦第一機」也。顧實達此者，便衆德萬善胥從此生，纖惡塵慝胥從此消。即善且無，况惡耶？彼見近譚學者，略窺此影響，便自侈得無上妙道，乃證諸事行，殊大謬戾。是將此境爲集毒藏詬之藪，長傲遂非之淵，愚滋不解矣。夫《說命》所云「罔覺」者，由典學而德脩，《雅》所咏文王者，謂不知而順帝則也。彼敗德踰則者亦記于此，謂之率性，則與冥然罔覺，懵然無知而自蹈刑辟者，其罪不爲浮耶？此僕所重疑，求之心而不得者，高明以爲如何？遞中不吝裁教是望。

答錢廬陵

余庸虛且衰暮矣。不量漫出本情，第爲

求友四方，資切此學耳。比得賢教種種，即獲珙璧不啻也。惟近溺異教者，波蕩橫流，未可底止。余嘗竊爲之拊心痛哭而無從矣。其小刻《譯異編》中者可覩也。而賢所寄《衛道編》，數千里外不謀而孚，慁快何言！然余《譯異編》中，猶多模稜語，由余固陋，原未學佛，未盡研佛乘，而友朋溺之者又深，故其心苦，其詞微婉如是。聞貴治塘南先生篤意此教有年矣，乃與賢商切，語多得印可，非斯道在天地間原自有同然哉？且即此欣賢之事，賢友仁不特爲一邑利器，蓋將爲吾道前茅矣。又《中庸》一書，即子思子原爲闢異教、尊家學而作者，予亦有述。近得賢所著者讀之，亦大獲我心，又何愉快耶！來書論《易》，匆匆未及悉所見以相商正，大抵一處通，處處通。鄙心大抵以爲執一説言《易》，非非知《易》者也。離自己當下身心言《易》，非知《易》者也。古惟孔子善學《易》。看他翼《易》，卦卦學，爻爻學也。即賢所舉乾一卦中，「潛見惕躍飛亢」六位，自學者一身而言，一生有此六位，更歷代來；自一時一事而言，一時一事有此六位，更相代乘者。即賢時居令職，蓋九三之位也。由此內召簡任，則九四以上時乘之矣。就賢時位而學，其精神凝翕處爲潛，其政事敷施處爲見，其宜民獲上與否，不忘警懼爲惕。由此或躍、或飛、或亢，與時宜之，方爲學《易》。概古今而統言之，有一聖乘一位者，若伊尹桐宫之放，周公東山之斧，此居亢之位，不得不然也。知進而不知退云云，亦謂唯聖人以此。若吾夫子，則時乘六龍以御天，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此等微處惟孟子識之。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吁！難言之矣。惟吾人實有學孔子之志，便即當下有《易》可學

矣。不然，直説鈐耳，賢謂如何？

示應試生

余嘗臆自古賢聖提掇宗旨，摽示承學，似亦大造化循環，有莫知然而然者。惟昔三代以降，學術分裂，異端喧豗。高者騖入虚無，卑者溺于繁縟，乃夫子出而單提爲仁之宗。夫仁者人也，欲人反求而得其所以爲人者，學無餘藴矣。逮至戰國，功利之習薰煽寰宇，權謀術數以智舛馳，益未知所以求仁矣。孟子出而又提一義。要之義即仁，特自仁之毅然裁制者言也。下逮晉、魏、六朝，時懲東漢之以名節受禍，或清虚任放，或靡麗蔑質，德益下衰矣。宋儒出而提掇主敬之旨。主敬，禮也，即所以集義而存仁也。後承傳者又失其宗，日束于格式形迹，析文辨句于訓詁之餘，而真機梏矣。乃文成出而提掇良知之旨。良知智也，欲人識其真心耳。人識其真心，則即此爲仁、爲義、爲禮矣。夫由仁而義而禮而智，聖賢提掇宗旨，若時循環，各舉其重然。實是體之舉一即該其全，此本天命造化使然。立教者亦未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乃今致知之旨，學者又多以意識見解承之，以此崇虚耽無，論説亦玄亦夥，而實德亦病矣。實是志學者須黜見省議，神明默成，以身體之，以行與事證之。此則所謂信，今日所當爲宗者也。蓋信之于四德，尤土之于五行，❶惟信則實，有諸己而仁、義、禮、智皆本諸身而誠，徵諸民而安，達諸事而理矣。不則悉虚也。造化至此，自合遞傳此宗。顧予所謂信云者，非有玄微，吾黨見今逼真發念，不甘心庸俗下流，實充其不爲不

❶「尤」，當作「猶」。

欲之本心。如他日通籍入仕，逼真能體國愛民，不媿夫若撻若溝、若饑若溺之懿矩，即是矣。若謂外此更有學可講，此外更有所謂仁義禮智，非吾所知也。

寄白下友

昔上蔡謝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説得大早。」徐曰「恰好用工」云。陸大宰嘗謂余曰：「蚤歲閲此語，嘲程門弟子要上天，其師乃拉足扯下來也。近悟得扯下爲是。」余因寄語白下諸友云：昔焦弱侯讀《論語》「志道」章，爲説曰：「道是没把捉的，德是没憑據的，仁是没依靠的，第於藝游之而已。」余爲下一轉語曰：「除却孝弟無道，除却言行無德，除却師友無仁，除却涵泳道德而輔仁者，非吾孔氏之所謂藝」云云，莫不是拉足扯下地來耶？

與霍丘田生書二首

頃得南録，知賢又落第，念之念之！出處故自有時，抑此業容有當自盡者。輒欲屏棄不事，而欲博及群書以益辨。此皆一時憤激語，非實能透，無所加損之分者。且只此「益辨」一語，便向漢、唐人脚下盤旋矣。書中規望余意良厚，顧中云孔、孟家法作手云云，此近日以意識爲學者一種虚見浮談，似是而非，即此壞人心術不淺。不圖賢亦爲此語，且即孔、孟之周流四方，實如此學，如此求友取益，而謂傲然以師自處，而專於教人，便將孔、孟心髓迷蔽不啻千重，而欲明學於天下後世，第恐天下後世之明眼者亦如吾子之姗笑我麻城人士也。

集徒講學，非居喪者所得爲，先民有此禁制矣。且孔、孟之所集而講者，典籍俱存，

之則凶。如子以建事揆業爲一事，集徒講學又一事；不審集而講者，又何事也？子見敝邑人士皆懵然無覺，而猶悻悻自喜曰：「我知學，我知學。」緣渠之視子，亦猶子之視渠，乃如此。若使孔、孟視之，必惕然自省曰：「我常自謂知學矣，無乃亦如是耶？」將赧然内怍，或惻然矜憫，必無此一笑也。即此便是孔、孟心髓，孔、孟血脉。吾黨只須如此密參顯證，將一切浮氣泰心刬刷净盡，方有進步處。思之勗之！余非喜諛好佞，不樂子規透得孔、孟心髓，便是正人心、明學術也。有疑更質之子師叔度。

天下萬世遵之則治，違之則亂，從之則吉，悖

又

來書前段云：「立己立人，達己達人，爲孔、孟家法。近世顧未透徹孔、孟心髓，而徒模擬孔、孟家法。」不知如何爲立，如何爲達，第恐人未及立及達，而先已自誑矣。

中段乃近日龍溪諸人譏刺宋學議論，甚是混帳，自對證此心不過。明道云「大公順應」，亦只是不用知自私耳。天下原未有外事物之心，故未有不待揆度而自得其宜之事物也。

末段以孝弟忠信爲鏡中頭面。子爲此語，亦自爲新奇有見。顧由明眼者聆之，此是醉魔中語。計有真志，當自有醒時。余欲無言已，誠恐誤己誤人，不覺又縷縷也。大端古大聖賢之悟，只悟得自己不足。是故若無若虚，即子臣弟友，亦自悟得不能盡。今世學者所謂悟，只增得一番虚知見，添得一種浮氣耳，於此學全無干涉，更無長進。須是十分刮洗，將一切虚見掃净，一切浮氣脱净，方有商量處。不然，又只作口業耳。子

靜思之，如何？ 異日者自諦觀此語，泚然一番汗出，方是真悟也。

與許生

江左典午之世風尚清談，其學術蓋祖老、莊云。夫老、莊以虛無爲宗，惟道集虛毋無，天地且不能違，道豈非耶？ 令師嘗語夏叟曰：「要自然，便不自然。」予曰：「談虛無，便不虛無。」何者？ 要起于意，談生于見，去自然虛無遠矣。曩時江左諸人，蓋要自然而談虛無者也。試觀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禦，其虛其無若此。孔、孟之虛無，大都若是耳。典午時，若王弼、何晏、鄧颺之徒，故皆以清談著聲者，跡其競臺郎而失故交，溺賄賂而溷銓政，比同憎異，揚己妒前，此於虛無何稱焉？ 維時傅嘏、❶管輅、羊祜諸君子，亦已蚤鑒之矣。昔宋王介甫稱明道忠信，而誚其未知道。不知介甫自負所知之道何道也。頃玩其父子所著《老莊論》，説其見諦若是。意家庭授受，其學毋亦以老、莊爲宗，狃明道未達，此虛無見耶？ 捉風之譏，有以矣。新法之紛紛於無爲之旨，何他日朝紳議法，雱携婦人冠出，抗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則法行矣。」恣睢若此，老、莊之道然耶？ 伊川與韓持國同遊，韓之子姓從後者，言步少不肅，伊川正色厲聲曰：「韓氏家聲，自此隤矣。」子姓因之懔。藉令韓之子姓中有如雱者在，寧不反脣詬伊川爲腐老耶？ 夷考持國故好佛學者，豈其子姓未有徹上乘法者，故嚴憚伊川如是耶？ 意伊川之所以鎮服韓氏子弟者，故自有在也。吾儕於子

❶ 「嘏」，原作「蝦」，今正。

弟，第願望其軒軒豪舉如江左曩時英雋耶？亦願望其恂恂雅飭如安定門徒耶？而吾儕爲人子弟宗範者，第侈其見諦超悟耶？亦毋狃伊川輩爲迂闊，思所以尊嚴師道者，即此學術風習，實斯世斯道所關。念天下後世之子弟，猶吾子弟也。賢兹爲人子弟師範者，反省何如？予于父兄之責多媿，故及此，就有道者一正焉。

示樊生

玩賢《諍應篇》，有空雙遣，真幻兩忘，其言孔、釋參同辨矣。顧惟大道無諍諍，而應亦諍也。孔、釋之骨朽已久矣，曰同曰異，可一筆勾銷。當下言思路斷處，作何活計？試問而我一生志意要如何？見在工夫是如何？受用是如何？後來結撤證果要如何？反身内省，此是喫緊處也。

答唐元卿 二首

別再踰年矣，懷其何如？頃令弟應試，致賢書儀，得賢與我彊丈往復書，不任慶忭。再四玩賢之意指，以寡欲爲急，而我彊則以直透本體爲要，皆聖門正法眼也。而直透本體之指，發自我彊；寡欲之指，則發自賢，此尤爲慶忭者，何也？我彊生平禔脩，恬淡堅苦，可方曾原，乃今不自以爲至，而惟欲直透本體，此學之所以日進于高明也。賢之見趣，原自加人數等，今一旦反躬踐實，惟于寡欲上致力，得學聖第一義矣。其浸進何可量耶？此余之所以重爲慶忭也。嘗念賢與我彊既爲同年，近又同官，是天作之合也。千里外區區祝願，但得我彊之于賢也，如念菴之于尊君，如沖宇廬山之于余，剖心披赤，相規相勉，其深愛不啻介弟。即此便是我彊之

本體透悟也。而賢之于我彊也若長兄，雖挱攮怒詈，亦能袒受，昕夕容與，若昔人所云不可一日無者，則諸種種紛華嗜慾，當自坐銷，不必別爲克制之功矣。區區近日頗悟得平常中原自玄妙，粗淺中更是精微，故其進說如是。試執此與我彊丈就正，以爲何如？風便，不惜往復，冗冗不及寒煊。

又

承問格物議，余嘗謂執一說以解經，非能窮經者。舍却身心，離文析句以解經，尤非能窮經者也。儒先格物之訓多矣，誠反身體驗，則皆有受用處。若第於文義見解上取證，即聖經亦有扞格難通者。余按《大學》經文中，格物原自有明解，曰：「物有本末。」又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格物之物，故即物有本末之物。格物云者，知此身之爲天下本耳，何者？大人通天下爲一身也。吾人只苦不識得自家這箇真身，懵懵而生，即令百歲，枉死耳。聖人苦心破口說箇格物，格物即求仁之別名也。蓋仁者人也，識仁便是識得此身面目，即溫公解格物曰：「格去物欲。」朱子解格物曰：「即物窮理。」文成曰：「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皆有受用，皆有着落，其義皆可通也。否則，即格物兩字亦贅語耳。昔蔣道林、王心齋解此，大意相同，顧非逼真尋求，就實地體驗，未免想像，落意識矣。往見念菴與蔣道林書，似亦苦心於此尋求。憶尊君與之書云：「此物未曾到手，是真實語。」蓋謂此也。又云：「此物非死心塌地不能得。」前輩爲學，誠切如是；朋友親切肫懇又如是，吾儕可不念哉？

與山東吴督學

頃魏中丞上封事，内申講學之令。上

俞，下所司議復，或可或否。余惟三代以降，講學之盛，未有如我昭代者。彼嬴秦之坑焚亡論，漢歷三四世，是始表章六經，然聚講者止於石渠、虎觀，而所講者止是訓註，即七制令主所崇尚者黄、老之術，孔、孟之正宗未究也。唐武德中始置學，乃所崇尚者惟詞賦，跡傅奕、蕭瑀之論辨廟堂上，且混然不知所宗矣。宋慶曆以後，濂、洛、關、閩間稍稍尋孔、孟脉路，而姦黨僞學之禍，抑何烈也！至如晉祖老、莊，梁溺尼洹，下逮勝國，邪慝汎掃腥羶，混一寰宇之功之大，即其昭揭學術，統一聖真，令天下學者悉歸宗于孔、孟，而一切異教邪説，禁斥孔嚴矣。欽奉教民榜云：「今後天下教官人等，務要依先聖先賢格言，訓誨後進，使之成材，以備使用。敢有不依聖賢格言，妄生異議，以惑後生，乖其良心者，誅其本身，全家遷發化外」云云。於戲！何其正也。即今上自經筵黼座之前，儒臣之所陳説，下逮閭閻委巷之間，童儒之所誦習，無非孔、孟之書。是敷天之下，無人不講矣。又兩都有胄監，各府州縣有儒學，且揭其堂曰「明倫」。而閭巷之間又置社學。無地非講所矣。是我昭代原以講學爲功令，未聞以講學爲厲禁也。彼懲講學爲虚僞而不屑者固惑，視講學爲高奇而不敢者亦惑，即矜講學爲美事而講之者亦惑。何則？講學非爲異也，學爲人也。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以不失本心也。中丞建白云云，豈欲别建一壇場，别摽一門户，别集一徒黨，然後謂之講學哉？毋亦欲人人反諸本心，而不爲口耳云爾。吾儕陶範于國家之彝訓，服習夫孔、孟之彝章，而學焉不講，講焉而徒爲口耳，斯爲倍民也已。顧今之講者，又或違悖

孔、孟之指，浸淫于異教邪哆之説，則惑之又惑，其爲倍也，罪尤不赦。明公簡膺督學，則講學固其任矣。况簡在鄒、魯之墟，是又孔、孟之鄉，而古來講學之藪也。竊惟孔、孟之教，具在六籍，其指歸于求仁。此中人士誦法孔、孟者何限？耳目所濡染，視天下尤爲親切者。惟明公大振其鐸，頓令齊、魯人士胥實志于仁，以爲天下先。則區區所厚望也。何也？夫人口之於味也，常篤嗜於所產；然則心之於道也，豈不篤嗜於所產耶？孔、孟固鄒、魯產也，仁之一脉，諒所篤嗜，而明公且以身先之，又以行與事示之矣。宜其一變至仁之易易也，是故厚望之如此。諸惟寒暄之緒，不敢向有道前縷縷也。有便幸惠嗣音。

答潘印川

昔萬兩溪翁之治河也，憒人言之齟齬，慨膚功之難奏，向客嗤曰：「方今河上須起程伊川、吴康齋而任之乃辦。」萬翁蓋借兩先生以嘲世講學者之迂疏無當也。僕聞而因進説曰：翁未可易兩先生也。今講學者恒言仁者以天下爲一身，此非兩先生所傳緒言耶？實是體會，于此何有？即茲漕河，實天下之血脉也。血脉滯而噎隔之患生，從來矣。自今言之，主上一身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言官耳目也。如此，學術明則無我，無我則耳目股肱之血脉與元首嘗相通貫，而壅淤滯塞之患免矣。中和致而位育之功成，非漫也。昔禹之底績也，本之猶溺之心，而行其所無事之智也。當時堯不以父故疑，而四岳庭臣僉讓其能，乃得成，永賴如此！此仁體流行，學術大明之效也。向使人懷有我，各恃意見，各私利便，禹雖神聖，亦戛乎難哉！伏惟今上之於翁也，虛己以任。往昔之讒與

化俱徂，而廟堂之上，臺省之中，翕然推轂，無少間言。如此，蓋由我翁之精誠，既已上通下洽，而所謂尋兩河之故道，蹈先哲之成規者，又得行所無事之智矣。如使程、吴兩先生者而在，即不能任翁之任，目覩翁之作用如此，亦未始不推服，以爲學問之道，正如此也。僕兹欣覩鴻績，私衷亦自幸。往昔迂談之億中如是，特述爲翁發一噱云。病餘，仰懷正殷，忽承鼎翰下及，并腆貺之辱，重感注存拜嘉，力疾肅此申謝。别具聊致一縷，伏惟鑒存。

嘲顧桂岩書

昔北山愚公年九十矣，懲大行、王屋二山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欲畢力平之。率其子孫即石墾壤，荷擔者三夫，箕畚運於渤海之尾，再經寒暑而還。維時助之者，惟京城氏孀妻之子。初，其妻獻疑不聽。河曲智叟笑止之，亦不聽，曰：「吾年雖老，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患不平？」智叟亡以應。于是操蛇之神懼而告之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而異厝之。至今南漢之陰，無隴斷焉。竊謂愚公之志誠堅苦，顧其初止爲一家出入起念耳。其誠尚足以感上帝而奏成功。近諗桂岩傾家貲産不盈數百金，計築堤工費幾萬鍰矣，乃欲不煩官府，不勞民力，而獨任其成。無惑夫鄉人之姍笑，以我桂岩爲愚公也。顧視人之溺猶己之溺，則禹也，不可以愚公論矣。其誠獨不鑒于帝也哉？頃雖無孀妻弱子之助，當必有操蛇之神爲之上告者矣。雖然，先師孟子輿氏止掉舌摇吻，未聞一煩胼胝之力，而論者謂與禹同功。今天下

載胥溺者，豈獨赤東湖水哉？此又區區一念之殷，所望於桂岩伯仲者。如何，如何？

與汪督學 應蛟

僕庸虛，且已衰白成翁，分甘丘壑老矣。茲冒環賜，濫厠臺端，殊非其據。顧不量漫出者，豈謂有所爲哉？弟以上方厲化更弦，一時宇内名賢布列朝著，孤陋荒塞之久，欲因之一就鑪錘耳。比至就列，伏覩班行中或敦大沉渾，如巨川大岳；或直毅勁直，如古栢喬松；或和粹温文，如金相玉潤；或坦衷夷度，如霽月光天。生心欽而嚴事之者若干人，心好而友善者若干人。蓋雖不能繼志以起，而模擬心神，平生之頽墮繆悠，庶憬然少振；平生之粗浮淺陋，庶爽然坐銷。私心竊謂隨行逐隊之餘，脉脉有得師得友之慶。憾時馳歲去，無能奮魯陽戈耳。若賢所督教責望于生者，則何能效萬分一也？諺曰：「朝中一諾，堂上一拖。」維時見在職業，僅僅辨此耳，他何知焉？雖然，愛君憂國之忱，凡食禄者有同懷；進退辭受之間，凡好脩者有同耻。據生比屋而居者，門屏之間，穆如清風，聯珂而進者，聚族之談，胥有深念。賢未可以目擊一二之無當，而概易天下之士也。顧生雖不類而束于其教，亦不敢不勉自禔脩，爲知己羞。見教學術逃禪之弊，近日高明誠多蹈之，生往亦有此慨矣。比自尋循，未至昭昭，不敢以口吻與天下相角。第惟守道遵聞以自盟也。

與本縣大尹

家僮來，辱教種種，感謝。又辱多儀，殊不敢承，心寔有不安者。以敝土荒凉，等於不毛，全頼君侯耐忍拊循。遐想臺下時所自

奉者，不知如何凉菲，而顧返分俸下頒，何以安之？又鄙人昔在關西，今在此中，縉紳項背相望，鄙人堅守狷吝，即相門大宰，斗粲之外，無他餽遺。夫薄施於人而固厚取於家，拊心自思，不自媿乎？以此不敢拜賜，謹脩此陳謝。仰惟益弘德政，俾窮閻寒畯胥有樂生之懷，即受賜多矣。冗冗沾敘不盡。

與謝文選

余往聞賢喆官銓司者，或陋世套之拘而夷去城府，逐然與人士交接，見則大矣。但銓曹本統均之地，持炎熱之柄，形迹不遠。是猶夷耳目於頣項之間，視聽將至混淆，勢自不可也。世懲其弊，而拘拘然謹守格套，與世賢士大夫一切睽隔，是又若擁土木之偶，而血氣全不通貫，聰明靈智安從出哉？先儒曰：「切脉可以體仁。」即脉之於人身也，有潛通之精而泯通貫之迹，慎斯術也，其庶乎！

與張濾濱 名士佩，陝西人。累仕南户部尚書。

曩事芳洲丈，過我良是。顧吾儕於天下事，如人有至親之疾病者，然立視其死而不思一救藥，不仁也。知藥之不効，且能速其死，而姑一試之，尤不仁也。其行止語嘿，察之至密至微，而一毫己不與焉。此終日所承聆於兄教者也。夜來口悛悛不能道詞，萬千珍重，珍重！

與北臺諫

竊怪近日彈章欲去一人，不極其醜詆不已。是以房帷媟褻之語，市井謠諑之言，俱爲採摭，形之奏牘。蓋惟必其勝而後快於心也。使在前時濁亂之日，此輩惡類根據難

搖，不得已而爲此可也。當此清明之時，公議自明，何須如此？夫王政以善養人，彼已列在衣冠矣，而復使其極醜殊穢播之人人，何忍？且使細民愚夫聞之，未必不蕩其羞惡之良，而稔其頑鈍之惡也。况君父之前，豈應褻瀆如此？且令輕天下士矣。古人簠簋不飭，帷薄不脩云云，意可想也。

與徐魯源

頃承貴鄉龍溪翁見惠《中鑒録》一部，云：緣爲陽和殿撰，近教内書堂編者。念此翁身處江湖，不忘廊廟矣。竊謂此書誠有關係，如前題詞、客問，若呈之御覽，自應如是。若令此輩省觀，須婉曲，令覩者欣然慕、惕然悚可也。中語似多峻厲，不中肯綮者。往在都邸，側聞此輩實是中有賢喆，或博雅攻古文詞，或亦好砥礪名行，或抱逸趣，慕玄學佛者不爲無人。吾黨尚有媿之者，而賢者往往自生分别心，左矣。又曾聞有掌科疏中目此輩爲刑餘者。此輩恚曰：「外士紳何讀書少，不深考也？自漢以前，吾輩誠刑餘。自肉刑除後，皆自凈自獻者，乃亦目爲刑餘，豈不謬哉？」如此云云，亦大有理。僕嘗謂陽明先生《傳習録》，不善觀者，止增一番新知解。惟是《諭賊移文》、《訓蒙大意》等篇，此當與《多方》、《洛誥》、《曲禮》、《大學》等經并傳，何者？其良知貫徹于孺孩奸宄矣。此編須貫徹此輩心髓，乃有益也。丈倘有間，更爲潤色，寄去陽和，於世道或亦有補；更得存翁閣老一商尤佳。念存翁當國久，此輩情狀，得之最深，其語必中肯綮也。惟丈圖之。編中須隱編者姓氏爲得，如何，如何？

與内翰習豫南

前承寄抄黄葵老所編《昭代典則》，間閱

一二條,有不得于心者,兹略與公商之。竊謂紀載之書褒刺善惡,原以章往詔來。往時《瑣綴録》、《枯樹裒談》及《通紀》等編,其是非大多繆盭,❶不協公評。然其人原不足重輕,其言不足信後,可不須置之齒頰間也。若今清貞如葵老,人倫冠冕也,其言世視爲耆蔡矣。編中稱譏有可商者一,如白沙先生,其學術謂即孔、孟正脉,固未敢謂然。顧當此俗學沉溺之餘,而挺然崛起,欲求自得于心,故亦我明創開眼孔人也。誦其詩,讀其文,其曠襟高蹈,猶可想見。使在孔門,即不得比德顔、曾,獨不可與曾點、漆雕開相伯仲耶?翁編中載其一二時人所譏訕者,聞具《瑣綴録》。《瑣綴録》聞出於某某,何如人,余未詳。顧彭惠菴、羅一峰、賀黄門、李文正,是數公天下賢士之所宗仰者,而咸欽心於先生矣。譏訕白沙者獨某耳,某視數公何如哉?翁不取徵於數公,而顧信某者何耶?又如康齋先生者,亦嘗讀其日録暨諸咏,蓋亦卓然自立,篤行守道人也。聞先生所居崇仁里中,至今有遺風焉。緬想其行誼志節,真有屋漏不媿者矣。日録載其頻夢孔、孟,吾人精神所注,理有然者。古人夢寐卜所學淺深,如此正見先生之篤志也。此何異焉?乃若晚年與弟搆訟事,聞實有之。緣其弟不肖,竊賣祀田。守禮之士以此爲重,故不以出訟爲辱耳。由此推之,或亦原憲、高柴輩埒也。張元禎賞識陳布衣而短先生,今陳布衣闕下所上書,與先生應聘疏草具在,公試覽之,如何?張公如此軒輊,竊謂亦過矣。至如陽明先生之學,天下賢豪咸宗之,令師念菴先生尊信尤篤,兹不敢深論。

❶「盭」,原誤作「盩」,據文義改。

至於貴省平亂之功，時國論亦已大定。當時浮議，即令師集中爲之辨論者悉，玩翁編中所疑刺處甚多，公謂然否？此事在貴省，又仙鄉大賢鉅儒所親覩聞者，諒公亦耳熟矣，獨不一致喙，可耶？且詳翁是編，命名曰《昭代典則》，余嘗觀《宋史》，竊詳韓、范、富、文、司馬諸公之勳業，因程、朱而益彰；程、邵、朱、陸之學術，得富、文諸公而益重。前代德業聞望，彪炳若此，兩相成也。我朝重熙累洽，賢哲輩興，其樹勳立節，不爲無人。乃秉道學爲人士所宗仰者，僅僅如此，而俱不免遺議，昭代何稱焉？且自來傳聞之言，踰閾即訛，况古今世相後耶？即如編中載穆廟時事，此翁時所躬親目擊者，中一二事且異余所聞矣。如云胡掌科應嘉論新鄭，後復謁新鄭款言事，由華亭嗾已，非渠本情。此新鄭左言以挾華亭，韓非子所謂鬬人以離其黨之術也。胡掌科即非純德，决不爲此，今華亭見在，亦能諒之。此僕所知也，可信以爲實有是事耶？又云：穆宗賓天時，新鄭門下士曾有爲易儲議者，此則當時禁中訛言也。新鄭之門，招權納賄，妨賢病國者固不無；如此大逆不道，實未有之。余大不悦於新鄭者，豈顧爲新鄭論耶？維是國論昭昭，此等事未可輕傳也。夫即此目前一事，且恍惚如是。三先生奮乎數代之前，其人所訛形迹，安知非附會於愛憎之口者耶？昔伊尹割烹之誣，百里奚自鬻之誣，孔子主侍人瘠環之誣，使非孟子辨之，至今何白？然孟子當時亦無所考證，第本據其生平大節而推言之耳。三先生言論功業傳頌宇内，如是即其所爲而可知其所不爲也。夫名賢著述，萬世鑒省存焉。憶令師暨廬山丈覩三先生蒙訛如是，當爲蹙首痛心，如詬其親、刺其膚

矣。公典在史局，生長大方，且承學鉅宗鴻儒之門，其聞見必富且真，此皆斯世斯道所關切者。幸乘間婉曲一商訂之。至祝，至祝！

與劉中丞

往得《廣東通志》一部，諗爲黄宫諭所脩，世傳以爲佳者。覩列傳中擊刺白沙、甘泉、渭厓二三先生甚甚，竊慨于中。夫白沙先生，我明創開眼孔人也，乃志傳中謂其善談論、脩容儀，以是得人歡，此何評也？余近僭爲之傳，緘奉覽教。甘泉先生，或謂其事行或多弘闊，不滿俗眼，顧其一生任道，與起斯文之志，尚可想見。傳中詆詈至有不忍道者。雇中語意亦自矛盾，[1]謂其名重東夷矣，而乃不信于鄉人；謂其終應天隕星之異矣，而生不理于世口。何天可動、夷可感，而行乎州里之難耶？其傳中并吾鄉道林先生譏之。即道林先生之誠篤，與今所興起，益亦可以見先生矣，乃譏議若此，又何説也？往聞甘泉先生好廣田宅，以此不厭于世吻。近聞其胤孫作某府，二者清苦殊甚矣。志中未爲文成立傳，間及之，語意亦甚寓譏訕，何心也？大端世豪傑士，未達聖賢宗脉一竅，讀其言論而不得其説，則忌嫉之心生耳。至如渭厓公，曾讀其疏議并家訓、家書，故亦崛起賢豪也。而志傳中亦隱隱譏刺，世人且相傳以爲直筆矣。竊謂明興以來，粤中二三君子，亦間氣所鍾，乃不免訾詆如此，後世何稱焉？昔周、程、張、邵諸儒，多賴其里富、文、吕、司馬諸公以顯，乃今世詬仇若敵，何心耶？惟公斯道宗盟，萬惟留意，間取二三傳

[1]「雇」，當作「顧」。

删訂，别爲論評，以示不刊。是亦爲黄公補浣也。如何？

與沈君典

竊惟憂治危明，憤時嫉俗，自古賢者都抱此概矣。試虚平其心，到翻三代以後，我朝以前，大綱思量，能强人意者曾幾何時？中間昏濁亂離之世姑置勿道，即稱甚盛者，漢惟文帝，宋惟仁宗矣。維時宫庭邊境之間，君子小人進退之際，不强人意者亦多也。輓近無論，即殷、周之盛，東山鈌斧，桐宫復辟，此乾坤何等時也。僉頌其盛美，而不爲愕異嗟歎，亦耳熟習傳云耳。要之，天下事盡如人意者難也。念兹閩中十數年前，據故老所傳，往牒所紀，令人髮竪骨寒，因念前此吴越淮陽之墟，❶兩廣贛吉之間，豈想有今日耶？昔賢云願人致却大平，某願爲大平民，只得世界時時如是，即令厄窮遺佚以老，抑何怨憫哉！惟是民生未阜，學術不明，所以永治保大者日思其道，無由也。此則賢者當大家併力，可徒諉之一人耶？吾儕從事此學，須大開眼孔，毋徒在自己一身上計算，須在天下國家上計算。即論人，亦不可在一事一節上討求，須爲天下國家上討求。昔晏嬰不欲用孔子，而孔子即稱其善交。管仲去就出處大乖常理，而孔子獨稱其仁。此其心不爲我障，又不爲理障如此。吾儕須設以其身遊於春秋之世，仰模夫子之心，而後識夫子之重許二子者非漫也。不然，亦止勦儒生常談耳。惟賢高明試一參會，如何？

❶「前此吴」下，底本原注「原缺第五十葉」。「越淮陽」至下《與直指議墮書院》「以病民者」，據蕭本補。

與直指議墮書院

伏見近日有司奉行令甲，有失其意者。如書院一事，蓋爲有司舍學校不理，而別爲此另集生徒，以致容奸長競，又因而科罰自腴，以病民者耳。至如士紳家塾山房，令甲似未盡禁，第書院名扁，非奉敕旨，不得擅稱。蓋申自嘉靖初年，因甘泉爲游臺長居敬者所刺，部議改爲精舍始。今聞麻城貴同年劉鳳隅，世家也，家側一書屋，土垣三楹耳。相傳數代，舊扁其土牆曰「奕葉書香之館」。後鳳隅讀書其中，乃改曰「同仁書院」。僕亦常姍其夸也。今聞欲墮之。又敝同年周大守名思久號柳塘者，歷官廿五六歲，未治一椽之屋，未營一畝之田，祇以朋友相助創一書舍，亦甚卑陋，故未常費有司一金，役有司一夫。今聞亦在墮中。夫宦歸而求田問舍者，人是也，而此兄獨有此雅致，鄉後進以此多之。乃今亦議墮，則求田問舍者不當卧樓下矣。此何風焉，恐非令甲意也。如曰題名非制，第改其名可矣。周、劉二君皆敝鄉賢者，後學所宗依，尤僕平生資切者。一在林下，一已作古人矣。希於岑寂中少加之意，此於振俗回風，非淺小，非阿私也。恃道誼雅量，輒冒盡狂瞽。悚息，悚息。

與鄭昆厓

生跧伏深山久矣，竊歎天下事最不透徹者，無如吏治。嘗目擊民間被盜劫者，百不能一二上聞。即一二聞者，官司必欲以多爲寡，以大爲小，即斬關越城者，强以爲穿窬。民愚不知承順者，輒箠楚反坐之，其禍更烈於盜劫矣。至於機可希功要賞者，則又張皇浮飾，動曰「妖術」，曰「反叛」，是何名也？

如此蒙蔽將去，不可爲深長慮耶？即近日歸化越獄報遲，長汀盜劫近在城郭，報盜數止六七人；至如上杭游興達事，更爲詫異，罪游氏不得，而波及黄積。相此，鄙心所以不能無疑，不能自安者。惟以高賢在彼，耳目覩聞必真，一夫不獲之痛，視他輩必切。但得公心安，鄙心亦安矣。黄積事區區駁意，録具別幅。然未下之臬司者，以蒙赦兩院業已批允，未敢輒相矛盾，弟案候以待徐訪耳。倘其罪原不應死，須待赦院各司讞審時開之。生故無成心也。若偶以一己意見與人角短長，此便是私意，非學矣。惟公諒之！

與余符卿

承教，及把玩數四，惟公憂時之志殷矣。顧近日國是公論，有難言者。試以學論，近日同志爲《大學》致知之説者甚辨。由余觀之，殆由裸體箕踞而談禮經，據邑阻兵而講律令也。何以明之？即《大學》篇中「好而知惡，惡而知美」，此兩言者，豈不明易淺近哉？今以學自命者，其好其惡，試自反之本心，然乎未耶？愚謂必能具此心體，而後可與論國是也。且今時所謂忠邪賢不肖之辨，生亦眩然瞀矣。竊謂誠抱體國血誠，壹意爲宗社，爲生民計者，剛柔語默不同，同歸于爲賢爲忠。否則雖有侃侃之論，揭揭之行，而不免病國妨治，第自爲名高耳，不敢信爲賢爲忠也。惟賢深思焉。則來教中所云「二疑」者，或可以釋也。如何，如何？

與南中諸弟

頃從曾廷尉處覩唐君所上封事，掊擊陽明先生甚。想鑒於學陽明之學者，因疑陽

明，未以陽明求陽明也。即求諸陽明，徒以語言知解求陽明，而未嘗一自反證之本心以求陽明也。夫陽明所揭良知，即六經中所揭曰「中」曰「極」曰「仁」之別名，即爾我日用之真心也。程子曰：「人須識其真心。人而不識真心，可爲人乎？」即其言論行業，依倚名義，足自表見，可通于天下萬世乎！渠鄉白沙先生有云：「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此言是耶？非耶？而唐君乃云：「六經未嘗言心，孔、孟未嘗以心學爲教。」不思孔門宗指，歸于求仁。仁何物耶？彼或不足於近世之談心者，故爲是憤激語耳。心誠未可談，顧不當默識而反求之耶？雖然，唐君已蔽於言論知解矣，今又欲以言論知解辨之，此所謂揚湯止沸，投膏撲火也。祇重其蔽耳，則何益哉？但念唐君，顧今之所謂賢豪也。使今已自安于所至，自足于所見，則已矣；如使不肯以己知見行業爲極至，而更思尚往必聞道爲期計，他日必大自悔。今見之未定，今言之或過也。頃此中同志初聞唐君疏時，中有憤然仇怒，欲爲參駁者。余解之曰：「吾儕于此共學同營，將欲令陽明先生之言議解説伸于天下後世乎？抑欲先生之良知通于天下後世乎？其尊信良知者，競以言説發揮其指乎？抑反求諸本心仰證先生之良知乎？假令陽明先生而在，面聆唐君之言若此，將仇怒之乎？抑惻然矜憫之乎？《中庸》慨道之不明，由賢者之過，從來矣。如唐君卓志潔履，正先生之所屬望而樂與之者。即此議論，雖是謬戾，當如人間岐嶷俊秀之孺，偶病目盲，爲父母者，其心惻然矜憫，日求所以瘳之者，而忍仇怒之哉？如此，信先生之心，此則吾儕之良知，可質諸

鬼神而無疑者。」余申此説，其議乃寢。雖然，陽明往矣，余于二三子不能無憾也。有此良朋而猶令有此意見言論，必其精誠有不能感乎，其學術無足以貫通之者。嗟嗟！興言及此，余心悲矣。

與管延平

孔、孟相傳學脉，歸於求仁。千載之下，惟周、程獨臻此理。兩程之門，英傑瑰瑋，如雲如林。顧實識仁、能領宗脉者，止三人：楊龜山、謝上蔡、尹和靖。而楊更爲最。當時程子云「吾道已南」，非虛語也。即今考謝、尹之門，未見數數。龜山以後，羅、李相承，以至晦菴，益大光顯。歷元至我國朝，施及夷貊，咸知尊信。其羽翼皇序，參贊化育，世蓋由之。而不知者衆矣。人恒言濂、洛、關、閩，由此言之，閩學之光顯，視它更甚盛也。竊詳閩學所以光顯若斯者，當時統承諸儒，如楊、如羅、如李，安貧茹苦，勵節堅貞，不似世儒敗闕；世務國體，通達精練，不似世儒迂疏。又樸實篤脩，不事表暴，中有隤然如田夫野老者。積之厚，故其發之遠；蘊之久，故其衍之大也。如此，可取諸儒文集、語録關學脉者一輯理之，以省有志斯學者。如何？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　牘四

與吴伯恒二首

近相愛者書來，相勉慎勿講學，蓋懼時忌云。因此，始推詳賢前書規勉意良厚，顧不意賢亦爲余慮此。夫當路所嫉者，蓋爲虚浮滅真，别聚一班徒黨，别標一門户，别勦一般不着身心、不切民物的話言，以賈譽譁世者爾。世人懵懵不知學爲何事，吠聲怖影，遂不辨真僞邪正，而概以講學爲詆訕，無怪也。賢與余共學，從來有年矣。如使余學如是，豈獨爲當路所厭，即賢當唾之、謝絶之矣。余在賢南中六年于兹，所職者督學，所群者賢等博士弟子員，日所商切者諒種種在耳。曾另聚一班徒黨，另標一門户，另勦一浮談否？即今予所職者督撫，日所友聚者岳伯監牧、海内之英，日所商切者吏治民瘼、海防兵政之大事。任更重，益覺學術尤切。竊謂人而不學，則如黑夜無光，馮河無楫，且如木偶土偶，而無神氣靈爽，吾殆不知其終矣。學其可已耶？學不可已耶！余繆悠，寔未敢一時一事忘學，第所謂别聚徒黨，别標門户，别勦虚浮話頭，不獨今日無是矣。南中惟賢與二三子最親最久，他人不能諒，賢獨不諒耶？賢兹自反自度，向來蒞官展采，亦有得於學力與否？若使學原無與於宦業，即今蚤自拚棄，無爲世厭可也。如自反平生所靠在是，更須努力長進，烈火真金，

當自信矣。夫學或講之口耳，或講之身心事實，此故當辨。賢昔書語意，若謂學當講之山林，不當講之仕宦。此正余有疑於賢者。向在都邸，曾與賢破口極論矣。據賢往所見，似着恬澹清虛，以舜、禹不與爲得，而以禹、稷之猶饑猶溺爲攬，究所止將浸淫于江左之餘風矣。此非堯、舜、周、孔正脉，此誠可講於山林，而不可講於仕宦者。若余向與賢暨二三君子商切者，原是以不容已之真機爲宗，自堯、舜以來，聞知見知知此耳。所謂一息無此，一息不能生活；一方無此，一方不能生活；一世無此，一世不能生活。方今身肩其任，益覺痛切，如之何能容已也？今使天下而共明此，余即滅死，萬無憾，使天下而盡蔽此，即令余一歲九遷，立躋公孤，賢爲我願乎哉？雖然，賢虞余之不宜於世，而必至顛隕，故爲是拳拳者，是亦真機之不容自已者也。顧爲余慮當在彼，不當在此耳。如何，如何？

又

久不見寄字，心切懷跂。頃惠手札適至，且中多助發，何任侭慰！札中「相煦以沫，不若相忘江湖」之喻，具見高賢曠識并近所詣。顧目覩方今江竭湖涸矣，安能忘情耶？曩讀鄧、張二君遊記，即其雅致英標，誠斯道所屬，心切傾服。顧其學脉，尚可商量。時龍溪所論，已失本宗，而賢所深造自得之趣，雖相違久，亦能信之。顧念寥寥宇宙，斯世斯道，更將誰任？以此厚望耳。文字之業，余原未開此一竅，然亦常狂臆妄論。前賢好古博綜者，如人嗜芻豢，入于腸腹，化爲精液，外充其體膚，而内完養其神氣精爽，乃其性靈血脉，咸有注也。今攻古文詞者，

則如摶泥傅粉，粧綴爲偶者耳。雖面目肌膚亦甚似人，而神情血脉非吾所知也。見敝鄉人制作，不失吾楚骯髒慓悍故習。往覩江左六朝文，不免嬌嬈艷麗態矣。嘗謂學道者而沿習六朝之文，殆若貞姬爲謳，即令遏雲遶梁，德爲所損，不如不爲之爲愈也。賢其謂何？

寄張大岳六首❶

僕前所懇，不知此時機括何如。時家眷悉遣還。先是，自夏徂秋，無日不病；頃一月來，稍稍平可。但兩親念僕如毀齒時，時時寄音來云：「自揣吾家福德淺薄，富貴若非其分，第得父子兄弟時團聚，共守清貧可矣。」僕以此日在署中，每一西南望，淚輒盈眶也。顧何計得一解此韁鎖耶？嚮差人述前元老面示，語意似以僕方求進，非真求退，殊可媿矣。昔人所謂相愛不相知，亦如此夫？不獨僕之不肖已，即元老時所親信一二賢者，更望公旦夕勸之。第然信其悃誠，而不令與世人一概争榮利，方爲知人善任使也。如五臺丈在部時，儘幹了些撇脱響亮事，使出部時亦自擺脱世套，擇世人所共不屑者而處之，即爲一郡守、一藩參，其榮不亦多乎！而猶然走凡籠中，致有此舉動，深爲賢者惜且憾也。前元老榮考與二相同拜，此中諸丈俱已裁賀，僕獨坐疏冗未舉，時遣人補此，既不敢具儀，又不能作靡漫不衷語，偶以校藝之暇，緝歷代碩輔行實爲《寶鑑》一書，以致區區，特録一册呈覽正。暇日幸批教之。中間狂臆繆談，大都山野氣如是耳。顧聞寡見淺，又職務縈心，即固陋不盡，幸藉

❶ 「六首」，實共四首。

曲成，得還故棲。拭滌塵襟，温繹舊學，更當罄竭狂瞽，他日爲左右陳也。

又

秋中始得《承天大誌》讀之，竊謂公輩此類譔述，其念深、其功遠矣。湛恩雖未見下，惟就中微有補燮，諒亦公所安也。前承別札所諭，乃煩教詔如是，想謂僕尚未可語心矣。世間榮艶歆濃，如僕堆堆者，亦自謂已能覷破，况在高明乎？僕固疑公大冷耳。僕前云云，曾未一毫在公身上起念，第念天之生人，如公者必有所爲。顧厚積者其施遠，而虛運者其用神，故爲云然耳。此是僕爲世界鄙心大熱之故。細玩公來教，果又似大冷也。僕此番校事，又已過半；尋常事業，亦已殫竭心力。就即文藝中觀之，亦覺比前迥然少變。至如真志實脩，可期遠到者，已有十數輩。常以此脉脉自慰。故雖不當世俗人意，或讒搆時生，而益自信昌黎子所謂「使此道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語不虛也。顧僕時精神氣血已如耄老人，而髩髯將盡衰白矣。兩親家居，年滿七十，四三年來，曾不得一奉色笑，豈人情所堪乎？此則日所不能已於懷者，奈何奈何？近報栢老云亡，士林無不嗟悼。兩都奕局，又經一變。局中着數，惟不自以身爲枰子者，眼方醒也。頃所措列，似幸不甚大戾人意，繼此者不審又若何矣。

又

元老慮僕爲人所愚，而元老所示手書，詞亦甚關切。中謂「猶疾痛在躬」云云。頃士人中，見一二講學者得美轉，向僕云：「當達之當路，云此風不可長。近日講學者，都

包藏此意來矣。」僕答曰：「第謂我輩自家洗刷，勿包藏此意便是。若教當路裁抑此輩，何異下逐客令耶？且子試評今日上自廟堂，下逮郡邑，凡有所表樹者，固大半志學者也，學何負於時哉？往廟堂上好賄，天下趨於賄；今廟堂上好學，天下趨於學，不亦美乎？若以今日講學者爲趨時，將以今日之好賄者爲特立耶？顧其真僞，廟堂上亦自有辨耳。」頃相知者或勸僕講學，或勸休講學，僕俱無以應。僕本作提學，而又躲避講學門户，此是何心？僕本身提學，而又別立箇講學門户，所講又何事？僕不知之矣。公以爲何如？

柳塘近益有進，春中爲公一針後，日日憤悱，切身尋求，別時稍稍有悟入矣。在徽兩月，其練兵剖斷才識，僕誠不及也。今爲此郡，當必不負矣。周少魯往同爲諸生時，若亦平平耳。乃今日視其操存注措，甚是可敬。叩其所以，因在江西日承事栢老，得於勸感者深矣。賢人君子之有益於世也如此。楊朋石欲薦之代，僕有機幸亦留神，何如？

又

舍弟重辱進教，歸云：「道範大都視別時亦少減。」豈世道縈心，并講務勞瘁然耶？萬萬爲道加愛。近溪比來得炙商證矣，其學何若？覺渠自有受用處，亦有受病處。顧此中知音如此君者，亦難得也。前教謂人誚僕註考多昵鄉里，是於義河、金湖二公處知有浮議，故加意詞説大多耳。義河因公知之，尋考其所行，果無可議。金湖因在宜興，詳訪作令時，其廉其才，數十年來無與比者；近守寧國，亦多善政。惟是負才任真，重抑士夫請託，爲此不理人口耳。要之二

公,義河品分,視金湖若近古;而金湖之才,視義河則更優,要皆吾楚出群之材,社稷衛也。異日當爲世重用,而人議若此,知人不亦難乎! 敝鄉二新郎君,其一董者,敝邑名賢損齋之後,似亦温純。此類不妨常一接引,初進輩得有道一炙數語,彼自終身受用也。

戊寅答張江陵二首❶

去冬倉皇,顓啓奉慰。時尚未悉朝議本末,伻還,辱示《奏對録》一册,捧讀數過,仰惟主上眷倚之隆,閣下陳情之懇,精誠纚纚,溢于緗帙。藉令世有仲淹,取而綴之《大甲》、《説命》篇中,當更爲烈,不可論今古矣。某嘗思伊尹毅然以先覺覺後自任,初不解所覺者何事,近始省會撻市之耻、納溝之痛,此是伊尹覺處。蓋君民與吾一體,此理人人本同。顧未肩其任,便覺之不先,譬彼途人視負重擔者,其疲苦艱辛,自與睽隔。故不無拘蔽于格式,而膠紐於故常也。惟尹任之重、覺之先,其耻其痛若此。即欲自好而不冒天下之非議,可得耶? 夫時有常變,道有經權,順變達中,莫深於《易》。《易》以知進而不知退者爲聖人,亦時位所乘道當然也。古惟伊尹以之。兹閣下所遭,與伊尹異時而同任者,安可拘攣於格式,而膠紐於故常哉? 乃兹諸議紛紛,是此學不明故耳。憶昔閣下爲大史時,曾奏記盡規于華亭相君所,士紳僉艷頌之。某嘗以請,而閣下故恚曰:「此余生平積毒,偶一發耳。」某時瞿然,竊謂世咸藉藉欽爲忠告訐謨,而先生故以爲毒,何也? 積疑者許年,近少有省於伊尹之

❶「二首」原無,據文例補。

覺，而後知閣下之所謂毒，其旨深也。夫今士人，自束髪占畢以來，便惟知以直言敢諫爲賢，而其耻其痛，不切君民，則世所謂賢，非毒而何？某非閣下之覺，亦終蒙毒以死矣。雖然，士浮慕爲賢，而不知其爲毒，誠可哀耳。顧浮慕爲賢，而非甘心爲不肖者，尚可覺也。鄙心祝願閣下，時以往所覺某者覺之，而不忿疾于頑可焉。蓋不摇撼於稱譏贊毁，而永肩一德，惟以安社稷爲悦者，此閣下之任，閣下之心也。使天下士咸服習閣下之學之心，豫附樂爲之用，而無反側之虞者，則區區一縷血誠也。惟閣下諒其衷懇，不以爲浮游而財察之。幸甚！

又

昔蘇子瞻謂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由此類推言之，今人之求於相國者，何可勝道哉？滯者求達，卑者求崇，散者求要，要者求清。又有相率而求名者，其求名也，或以順承，或以拂取。若此種種，是惟相公是求。得則恩，不得則怨，大凡然矣。而相公之求於天下士者惟一道，惟欲得不二心體國之人而已。夫以天下之求於相公者多，而相公之求於天下士者惟一道，相求而不相遇，則相公之心亦苦矣。某時首常眩，重之目昏齒痛，脾脹胃虚，近且足瘡，跬步不能出，自頂至踵胥病，即欲如世人之求於相公，不可得矣。顧亦有重求於相公者。蓋自頂至踵皆病，而惟此心尚未甚惛塞。追憶曩昔初晤相公，某時初志于學也，相公誨我一約字。庚申，某以疏狂值危疑，時相公誨我一忘字。踰年，別役西夏，時相公誨我游神一言，至今服膺，未常去心，踐脩二十年來矣。

茲思陳所畜積于相公，求得一印可焉。惟相公抑浮薄，遠虛僞，蓋以不二心體國之誠求承學，乃淺識者遂謾謂相公不喜學道人。夫相公故邃于學者，某竊其緒餘，亦足自淑矣。乃令相公蒙此名於天下，而天下遂以學爲詬病，此其關係非淺小，所常痛心疾首，欲剖心而一明者。恨某踐脩未至，不能發揚萬一，苟使天下賢俊，曉然知相公之學如是，平生篤志如是，則不二心體國之人，或從此以出。某雖不能效牛馬走之力於左右，即此可少効赤忠於萬分一矣。如何，如何？

與王相公 二首

近日士紳九列以上，似是一班議論，一班意見。九列以下庶僚，又是一班議論，一班意見。所謂近日九列以上意見，大都以調停保和爲長厚，而後生或見以爲怯、爲比、爲固位。九列以下，大多以慷慨激烈爲英傑，而老成或見以爲躁、爲鋭、爲釣奇，殆猶人病噎膈，上下不相通矣。余近日反身循省，始覺亦勢之自然也。何者？余往壯時，氣血方盛，稍病感冒，則惟恐汗之不早；稍病積滯，則惟恐下之不亟。今後生之謀國者，何以異此？乃生今之病也，醫投以清劑，則恐耗我元氣；投以補劑，則恐護我邪氣。廩廩然、皇皇然，休養將調，但期勿藥之喜，而不敢新速愈者，蓋以血氣向衰，過於自愛也。維時老成之謀國，故若此矣。惟閣下則宿生受記，爲調御人天師者。或胗其血氣方盛而節宣之，散火升陽，勿使鬱滯，致令狂癲；或胗其血氣既衰而休養之，補胃和中，勿使内傷，致令踣頓。是則所謂通天下爲一身也。閣下以爲如何？

又

曩密與鳳州公爲閣下計者，蓋以忠直者，憸壬之所仇；而盛美者，庸衆之所忮。惟郎君以彼邃學儁材，藉令陛前尺寸地，一發抒夙抱，當不特爲上林之奏賦，將爲新豐之巷遇，諸如讒忮，必自弭也。時鳳老未以爲然。尋承閣下手教云「不信世人皆魑魅」云云，不逆不億，尤爲順應已。由今觀之，天下人信不皆魑魅，亦不能無魑魅也。昔人有神王者，深夜暗室中且滅燭息影，不屑與魑魅爭光，魑魅故自消滅，何能爲祟？所可憾者，惟是方今内蠹雖去，而根距未脱；前星雖曜，而儲位尚虚，此天下理忽所關大機也。凡食君禄者，孰不延頸跂踵，想望閣下密調静正，了此大事，以毗宗社。而彼輩乃以浮言私臆倡此紛紛，獨何心哉？幸主上明聖，無損一德之交，顧亦溷撓閣下心神矣。比即邸報中仰遡尊懷，似少休[illegible]。竊重念之，惟閣下之身，非一人之身，天下所共倚賴之身也。《大學》推言脩身，推本于心廣。蓋心廣則身潤耳。伏惟閣下自愛自廣焉。前閲高生疏，似尤不甚失本心，第無識如僕前所憾云爾，不當爲介。今主上俱已處分，願閣下忘之，漸優容之。或有乘之浸潤波及者察之，置爲勿聞，示天下以廣。毋令反側者生心也。頃内翰楊貞復解説《大學》脩身爲本云：「大人通天下爲一身，若分别人我大重，則自心已先不平，何以平天下？所謂脩身爲本者，將此分不平心脩去之，乃成其大。譬之植樹者，脩去旁枝餘蘖，根本便自盛大，而發榮滋長，足以芘蔭千畝矣。」僕有味乎其言也，病中伏思李長源之於曲江，蘇子瞻之於涑水，皆能有輔於左右。閣下故今之曲

江、涑水也，僕辱知與舊矣。顧不能效李、蘇二子萬分一，良用爲耻。敢述此説以進，惟閣下俯亮其款款之愚而省鑒焉。幸甚。

與申相公

伏惟閣下忠誠端亮，耻言權術。顧所謂權術者，視人用之如何。猶之利劒長矛，君子用之以禦寇，小人用之以爲寇者也。謀國匡時，盡以權術爲非，是俾小人反得而乘之，是殆以利器資寇賊也。竊念今日奸璫既有復召之機，憸邪群小必有乘而陰附之者。比附者聚蚊成雷，❶後日收拾爲難。望閣下須於此時密授意巡徼者，廣置邏卒，時蹤跡之。此例於法原有重典，倘有所指，便當以聞。俾執法之吏，得奉三尺以從事，絶其黨與可也。又細詳此璫平日行事，惟是一饕富貴之豶豖耳。渠覬復入者，第思富貴。主上復收用者，直爲其便嬖耳。往風聞邪黨有以户牖失言説之固寵者，彼不知天下中外人心之翼戴元良，已是如此。夫以漢高帝之英明神武，尚不能違人心而遂他念。彼璫何人，敢拂天下人而包藏禍心耶？倘得一人懇款善説之，使之易慮輸誠，附贊列相君擁定儲位，則彼之富貴，當奕世受享矣。是則轉禍爲福之機也。即彼或誘之，事難爲力，便當説之，謂中外流言皆如此云云，如何？當得此等題目。夫以周公之聖，叔父之親，一聞不利孺子之流言，且避位，居東不出。今天下流言若此，非有反風啓縢之感，而敢于復出，後禍其何有極？此其利害甚明，彼少有知，亦當畏禍退避也。陸司寇聞某此言，謂若渠在北，必躬往説之如此。閣下以爲如何？

❶「蚊」，原作「蛟」，今正。

與楊朋石二首❶

嚮聞明公祖膺此簡命，慶喜之私，倍萬恒情。設施次第，斡旋機宜，出所蓄積，固知非小補矣。一念欲效微忠，意此後即别有華要之陟，雖資序已及，庭論共推，明公萬千固遜，惟久安此位，以翊贊皇猷爲願，此又非爲公計毁譽、規名稱也。空中指點，最爲上乘，出世而後經世，前蔓説已陳道矣。想公固已志之。僕復云云，亦明己志也。僕仰藉知己庥庇，乃其中之所存，固甘心雌守而不敢一萌他覬者。竊念吾黨從事問學，稍知與世痛痒相關，而又荷賢相名宰知與，則已業爲一家人矣。既爲一家人，則分猷共念，誠所當然。至於華燕尊席，願主家者留以待嘉賓遠客可也。僕前志醞釀已久，頃覺酬世與物學尚多不得力處。此念益横，嗣望借重於相君處，爲道此區區一念之真，非有養資取捷之意。塲事後，或明春得遂初心，藏脩二三年所，少有進步，任所驅馳，敢忍自暴棄耶？積懷種種，聊布此，幸亮。

其一望公調護相君，渾涵博大，以天下萬世之心，處天下萬世之事。寵利已不必論，即一切盛美事，與世相忘，文中子所謂「深乎深乎，安我所以安天下」也。一念微忱，不能言述，惟以心會之也。貴同年張大岳，此兄學有本源，公祖須忘形迹，締爲同心，凡鉅大事機，密爲商確可也。公祖留意人才，竊謂人才不但需之見成，以足世用；更須多方儲養，以待方來。曾閑公恒述狄梁公事，想今亦志之矣。願亟圖之也。

❶「二首」原無，據文例補。

又

前同志中傳說公榮轉時固辭不獲，悒悒不樂。公辭之，固是辭之不獲，而重爲悒悒，則過矣。先正云：「此心常在閑處，纔運得轉。」公固欲身在閑處，而獨不使心在閑處乎？世間一切勢利，少有識者，固知不能爲公染。第一切毀譽關，更須打破也。同志中或謂公祖動止，似引嫌遠忌之心猶多，固知有道妙用，不着形迹。而區區一念懇切之望，則猶願破除此藩，同心共濟耳。何如，何如？

復錢懷蘇 二首❶

更歲來得兄手書凡三，詳兄所教督於僕者，大都謂僕猶故吾耶？僕近見卑卑，不敢爲崇言侈論。顧其盟心積慮，所企望於世之賢人君子者，出而守己愛民，處而守道善俗，如斯已爾。追想往侍左右時，其狂心妄想，虛志泰氣，輒爽然自失，赧然汗浹也。即今據所職業，雖已靦顏師席，顧亦僅僅如委吏會計當而已，不知所謂方也。昨圖請告，實苦精力不逮，計得歸日，竭力督耕耨，辦菽水，爲兩親昕夕承娛懽。有餘日，則竊效漢嚴君平坐三家市中，爲人賣卜，庶免「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誚云耳，亦無所謂方也。兄其謂何？即兄自道爲公卿孩子，所見諒益高廣故云。然竊謂果是公卿真血脉，即是遺腹煢孤，孩而長，長而壯，宗祊箕業，終必賴之矣。弟願兄更刺滴骨血一辨認也，何如？僕在此中，遇便輒詢起居，每聞休問，則脉脉欣喜，不啻身有之。或有言兄治郡不逮爲令

❶「二首」原無，據文例補。

者，則戚戚於懷焉。近溪在此爲治，亦關僕念若此。顧不知此念何從生也。願兄俯亮而加勉焉。懇懇。

又

別後兩得兄手書，知道體漸平復，良慰良慰！時事多可慮。古之人貴能置身甕外者，以其能抱甕也。置甕墮不顧，而曰爲甕外人，可乎？近日政府諸公多參商，大端只是落了兄弟款，未能掙上父母款耳。前有書，述兄此語於政府之賢者，使之味之，頃晤悟齋掌科，亦以此語説之矣。因渠篤信兄，故述兄語也。近日更會有高賢否？當此時，惟願賢豪撐持宇宙，俾吾輩堆堆者快活過日耳。近晤孫立亭，此君意氣甚好，爲告五臺之素，彼亦重敬仰矣。兄晤五臺，可爲一道也。別來前後有二疏上，中蓋有不得已者，兄試評之，此落何款耶？竊怪兄不食煙火人也。天下人共知之矣。更不見一人介弟求兄之道，乃屢有煩兄而求進者，豈弟所持之世味有加於兄之道味耶？人心至此，可爲一慨。外疏稿呈龍溪翁一觀。致意龍翁，勉爲師門第一着光顯事業。區區此舉亦濫俗事耳。即令廟堂上盡採末議，俾渠師與顔、孟分席而坐，尤非弟志所存也。

與張陽和 三首

往舍弟時時爲道門下任道之勇，受才之閎，殆天所啓，鄙心竊爲斯世斯道慶也久矣。邇得貴鄉魯源徐丈書，稱門下如舍弟語，益亟亟嚮往焉。顧咨覼末由，徒嬰沖耿，如何，如何？僕無類，憶蚤年受尊翁教愛甚篤，未嘗一日去心。玆僕于門下，又竊附同心之雅，故非無因未同者，因布積悰。伏惟相君

近日意崇本實，稍稍抑遠虛浮，而世俗子駭影吠聲，遂以講學爲大詬。搆人者藉此爲讒本，自好者蒙是爲羞稱，而察吏治者亦以是爲巇迹，亦大舛矣。此人心淑慝之機，邪正消長之漸，世道升降之大會也。足下志抱先憂，諒亦大息于兹矣。顧攘成此釁者，非世俗人尤，實以學自命者過也。夫堯、舜、周、孔學脉，具見六籍；而孟氏發明最盡，猶饑猶溺，若撻若溝。此實萬物一體真機，原自不容已者。禹、皋、伊、周，見知知此耳，聞知知此耳。總其宗指，何非爲立心立命計者？乃近世學術，無論虛浮者流，即負真志稱有得者，類拾伯陽之餘唾；稱妙悟者，類勦楞檀之半解；篤脩者，類守先儒之格式，于堯、舜、周、孔真血脉，原已遼邈。以是高明一行多疏脱，愿謹一行多迂滯，將焉賴之？取厭于時，無怪也。夫不騰口説，❶而神明默成；不樹徒黨，而氣聲應求。上臻安富尊榮之效，下成孝弟忠信之風，此則相君講學之本指也。何嘗禁厭講學哉？今使相君而蒙此名于天下，使天下而有此風，此區區所欲裂腹剖心一明之，而無從者也。夫使相君而素未知學，即知學而未邃，猶可言也。相君之學之邃，諒門下夙契之矣。今欲破此承訛，使同志士胥明相君講學本指如是。又得相君間爲提掇，一明此意指于天下，使天下學術曉然咸歸宗孔、孟血脉，而不至于多岐虛浮，是挽回人心世道一大機也。計非門下不能任此。敢布狂瞽，惟門下留意焉。

又

令親龍溪先生嘗言「破除毀譽」，僕嘗病

❶「騰」，原作「謄」，據文義改。

之。就相君近日所任其學，方好印證此語。昔伊尹切于救民，故不恤其就桀之汙；周公急于王室，故不顧其滅親之忍；孔子篤于求仁，故不恤其栖栖之佞。何者？其真機所不容自已也。今觀相君者，惟視其體國血誠如何。諸惟注措形迹，有難以常行格式律者，惟門下爲室中人，能曠域外觀。内調相君，外聯士心，培植善類，默翊皇序。區區願望之私，口悛悛不能道萬分一者，仰惟心照，幸且秘之，勿爲他人道也。

魯源丈，生未晤，第聞其緒論，似不詭孔、孟宗指者，願門下深交之。

又

別諭，仰見公爲善類苦心，生抱此苦衷久矣。近抱此苦衷者，惟義河一人。每有書來，語必及公，大都皆公指也。即生兹遺耋耋之鰥父，擁病尪之殘軀，靦顔如此，豈耐官職哉？衷情獨苦，惟義老知之，或亦爲公道也。近日事體，故吾黨落英萎華，歸根茹實之會。顧恐秉鈞衡者提掇手勢大重，非所以爲風也。昔賢云「此事由人亦由天」，且奈之何？惟公篤念及此，猶可轉移幾分。生庸虚之尤，加之日隔之疏，弟仗庇得安枕阿澗以老，免近利之訾，不爲同志重詬，即志願足矣。此實肝腸語，幸亮。

與涂黃岡 二首

僕固陋，比見里中有爲佛氏學者，其事行言論多不得于心，心竊疑佛若非人也。其心其性，原與人殊也，故無足異矣。聞文中子曰：「佛，聖人也。」則其本心恒性，諒必與人同也。乃爲其學者一種言論事行若是，是則不可知已。嘗遵所聞者爲道之，而相知者

誚僕，言原未研佛乘、未闖佛閫，故欲闢佛教，猶治獄者兩造未具，三尺何施也。伏惟貴鄉塘南先生，殫精佛學有年矣。頃見教西原會規一帙中，言論獲我心。且聞其醇心潔履，粹然皭然也。竊歎羨大方，自是師友淵源所漸之久，又山川風氣之厚，故人人周德，非邪說能亂如此耶？惟君侯大方顯學，斯道標表也。茲借恂我黃，凡我後生孔邇於黃者，均有造矣。即此編，想亦夙所賞音者，意煩鴻筆題敘數語，弁之簡端梓傳之，俾吾黃後學，知大方之爲佛學深者。蓋如此，庶不爲彼所惑也。如何？惟裁命之。

又

令師見羅丈少時，以嘉禮寓吾楚撫臺姜公署。生有故人與同硯席。嗣贊尊君禦倭淮上，生里有爲幕府從事者，因悉其自束髮來禔脩甚介，而尤饒於材諝，生自是欽心嚮往矣。嗣傾蓋于亭州，一再晤于南北兩都邸，相得甚歡也。別久聞其學指特揭脩身旨。詢之門下承學者，發之未瑩，不得于心。竊疑令師自負才儁，頡頏文成，便角標門户如是。近得瑶篇，闡之明盡，乃知令師蓋發文成所欲發，於斯學大有裨補。而明公且以身發揮，即吾楚三邑之治績可覩矣，不特在語言文字間也。嘗念自古賢聖提揭宗旨，惟身實有之者，乃自靈通有傳。如文成「良知」二字，原出孟子，孰不能言之？而惟文成身實有之，是以光顯如此。惟明公之以身發揮師旨者如是，生以是益欽服李丈不置，比來時時見之夢寐也。又惟明公豪傑，雖微李丈猶興諗。貴鄉有劉生名邦潤者，寒士也，往遊白下，其安貧守己，一如師旨。生重嗟歎，益信學必本諸身而後有傳。念李丈時雖嬰

難，可以自廣也。抑生又有感焉。比見近世士稍有知解，便蔑視其師，如陳相輩者不少矣。時李丈方嬰大難，而明公闡發其學指益勤不替，其篤衷隱厚若此。即此便見明公之學，真知止不虛也。如近時學者，并孔、孟而弁髦之矣。明公以爲何如？

復王龍池

仰間辱手書載錫，意旨肫肫，省發良多。別來碌碌，無甚長進。八月初旬，始還白下，要心齋先生嗣子相與再浹旬餘，叩乃翁夙所指授，多得印可，益信此些子聖人復起，誠不能易矣。顧温養鍛鍊工課，漸次生熟，須實用力自見也。孔子曰：「默而識之，學不厭，教不倦。」此節公案，實是參透造化欛柄在是矣。若彼家所謂認靈明爲鬼窟，正謂不識當下些子，別生想像云耳。當下些子，無思無爲，更何靈明可認哉？

與李義河

近見邸報，五臺六丈亦遭煩言。僕惴惴亦重明夷之感矣。僕與陸丈，未一識荆，竊遐想其丰度，殆磊磊落落光霽人也。追惟嘉靖之季秉銓時，維植善類，其功德宇内者弘且遠矣。而人猶以爲無實。庸虛如僕，其又謂何？世情物態如是，將何以自立哉？某自信厄窮遺佚，可能老死無悔，惟是脩證無力，毀譽一關尚覺難支。翁愛僕不啻若己，何以處僕，令得蚤遂退志，不致狼狽。是所拳切拳切者，延跂望之。

與鄭範溪

在維揚晤冲宇兄，具述兄出都門時，約數兄弟聚某所，慷慨盟心，共矢澄清志。弟

聞已，欣喜若狂，仰天叩賀曰：「朝廷有人，世道從此昇平矣。」比來念未嘗一日不在左右，蓋欲致一書，爲諸兄尋此盟，非區區寒温情也。同年廬山兄，其學其心行，此弟夙所師資，諒亦在臺鑑中矣。願兄亦剖心與之共圖治理，勿以概凡視也。頃見邸報，關中督學孫淮海亦陞部下，此亦方今人物也。緣兄精誠感召，乃多賢一時奎集，按部如此。知兄留心世道，即此少效忠赤，抑亦諸兄同盟意也。計兄亦亮之矣。

與趙汝泉三首

往欽惺堂史君，止信其清苦之操，足以厲世；直亮之性，足爲某藥砭耳。不知其在汝惠民之政如此也。昨過桐城，會先任李確山，同史君共事者，述史君往守汝事行甚悉。據云：汝府舊守倅以下履任初，例派所屬州縣脩衙錢每畝錢二文，而中猾吏胥徒乘之爲姦，不知一衙費民間幾萬緡也。汝府帑舊有一行銀二千金，守廉者藉此爲公費，他多例視爲囊中故物矣。史君查出此銀，派定若干爲脩衙費，以官爲差，而各州縣脩衙之費悉蠲，此不知省民間若干也。又往各州縣解銀，例差大户，徑赴藩司，例羨餘若干，使費無筭。史君察知此行，令各屬解銀，俱赴府轉輸，其鈞法躬至藩司較定，不加分毫。比時藩伯以異常規駁還者至再三，而史君初不爲動，後竟不能奪。只此一事，省汝府金幾萬計矣。確山舊有王府一行錢糧賦額止八百，而歲例解二千，其無藝使費稱是。每歲編僉上户六名管解，多至傾家。史君趣李令潛具牒申府，府亟爲文申白兩臺，止解原額八百，數外分毫不加，府中竟不能撓。諸如此類，不可殫述。竊謂當此之時，若欲整軍

經武，興事建功，此君即東高閣可也。若欲節愛休養，爲國家培元氣；立懦廉頑，爲國家扶正氣，此君似不可少矣。桐城故近鄱陽，此中鄉士紳述渠居鄉事，猶令人感歎無已。又云汝府所積常俸，悉以周族之貧者、鰥者，而躬自作苦力田，宴如也。又傳曾在山東鬻貧女一事，此更逼真古人鍾離瑾事矣。

又

承寄講義，足見新詣自得處，誠非世俗謾然也。庸虛得此，殊藉印可，慁慰何言？竊謂此理説起容易，實臻最難。昔人云：「無孟子勿忘勿助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亦似説夢。」誠然，誠然。吾儕欲臻此理，須是從山窮水盡處尋討，刀口鋒尖上識取，臨境對陣時證驗。着些兒擬議靠挪不得，參和些兒意識情興不得。參着些子，便有更換，便非不改之真頭面矣。海内談此者儘有，只因如此根種不真，終成孟浪，可爲深戒也。往此中人士爲勢利紛華埋没特甚，且不知講學爲何事。間有興念者，只將前人知行、動静、性命等語辨駁一番。知解些説話，便是講了。公爲諸人發揮此意，恐不但如説夢，將有如夢中説夢者矣。顧爲之自我者，誠當如是，亦自不容已。即途之人，有盲聾顛躓者，見之蔑不惻然動心，士人貿貿，眩瞀於勢利紛華，更不一尋識自己。此意何啻盲子墜墮在萬仞坑塹中耶？公有父母之責，懷仁人之心，自應亹亹如此。此機少歇，便非此體矣。顧導之有本，推之有漸，作之有機。僕往在此絶口未一談學者，固自分淺膚，無所發明；亦以時無聲應，獨自曉曉一過，無益也。今有公在此發明此意，自當有

豪傑士崛起相應者，願與公矢，從此日求日精，自成自道，則不厭不倦，自有真機。庶不負天作之合，共事一方也。臨書不任拳切。

又

承寄《中庸》講義，中多發前人所未發，正好與前《孔顏之樂》講義互相發明。蓋平有慎獨工夫，而後樂處可尋；識得樂體後，則慎獨之工益自不容已也。第中以首節三句逐條分段，語意微有未瑩，俗學子聽之，或又生一猜疑。然識者觀之，自能意會於言外，不爲語滯也。道不可離處，更發得痛快。公時門下士人，但得他於此等處反身默識，得些子聽言，才有滋味，横説豎説，皆知尋思。只是這理即僕前語，雖顯而非淺也；公此説，雖精而非隱也。曰樂，曰虛，曰中，曰和，曰性，曰道，萬千其名而非支也。不然，只開口談一道字，他也聽得是箇迂語矣。公有此肫肫之腸，又須何如循循善誘，使知皆逼真近裏，不令只以口耳承接可也。又承教晦菴、陽明之學，所以少異者，當明白説出，僕實反之自己，此知之體，不敢妄説耳。蓋自陽明致良知之説一出，近世但是談學者，都知駁刺朱子即物窮理之説之爲支矣。今考其青天白日之履，泰山喬嶽之氣，繼往開來之心，如此豪傑，顧曾見幾人哉？僕重爲此懼矣。夫朱子即物窮理，其説雖若支離，然此老所窮者如此，其率而循之者便亦如此。今人只張口談某人之學是、某人之學非，而曾不一自反之於身心，此豈獨畔於陽明先生致知之旨，亦大異於晦老之旨矣。僕今反之於心，實自知媿負於晦老處多多，而不敢訟言駁異其學者，正是尊信陽明先生教旨，而思以自致其知也。公以爲何如？

答李憲副性甫書

賢述凝齋與近溪問答語中云：近溪謂死無所在、無所往。此是近溪實落語。謂近溪茫然，未是。蓋近溪之學，原以無念爲宗。其無所在、無所往，乃其安身立命處。渠如何又覺茫然？凝齋自謂夕死已可。或渠近有自信處。凝齋之學原從玄入，自有受用。顧不知於吾夫子之道所聞如何耳。若余束於教者，於道實未有聞。自分生人之理，多少不盡分處，敢言夕死可哉？雖然，余於夫子所云「未知生，焉知死」頗信之極。常謂了此一語，佛氏出離死生之旨，已竭盡無餘，彼家千經萬典，可勿須著目矣。賢試反身迴觀，未生之初，原何所在？受生之際，原自何來？便知近溪死無所在、無所往之説非謾也。故曰原始反終，則知死生之説。雖然，始終相去遠矣。先正有言「知晝夜，則知死生」之説，晝夜猶有昕夕也。即當下語默動静而反觀之，其死生之説可默識矣。大洲先生《與廬山丈書》有言：「千休千處，得當下休，便當下了。」余甚有味乎其言也。夫舜、禹視天下猶饑猶溺，其原本自有天下而不與來。頃當路者稱賢有猶饑猶溺意思。余與賢别久矣，未從商正。即賢書札與酬應注措之迹，似於有天下不與處，尚應體貼也。賢試于當下休處，一體取此意。如何？

與蕭給舍

頃從邸報中得賢大疏，中謂：「馭邊境在朝廷，正人心在學術。」此卓識宏議，非尋常輩所能道者。顧中齒及庸虚，則重慙非倫矣。生比年目擊近日學術之弊，每拊膺長

吁，而繼之流涕。不知者或姍爲狂惑，或詆爲糊塗。私心則謂世之所以乂安寧謐，而不至于潰亂敗壞者，人爲之也。人之所以循理率度，而不至于踰閑敗矩者，道爲之也。道之所以制心制事，而不至于淫蕩邪詖者，學爲之也。自孔氏揭一「學」字，以陶天下萬世，萬世日囿於覆幬持載中而不自知矣。今談學者，至有以恣情縱慾爲真性，以反身克己爲鈍下，以頑鈍無耻爲解脱，以篤倫盡分爲情緣。其説蓋祖異教而益滋其横議，蓋不獨掊擊周、程，亦且弁髦孔、孟矣。夫伊川之際，❶用夷禮耳，辛有豫知其爲戎。如兹邪説，豈直夷禮哉？杜鵑，禽族也，一鳴洛陽，堯夫惻心，謂地氣自南而北也。今之士紳，豈不如鳥乎！乃宗西方之教而衍之中土，視杜鵑之鳴洛陽，孰異耶？賢兹爲邊境慮者，推原於學術，其念深矣。幬謂闊遠事情哉？生庸虚老矣，無能副賢厚望，惟遵聞守道，不重得罪于名教，是則所自盟者也。何如？

與沈督學

廬山胡公，江西太和人。少嫺古文詞，希慕文山風節，豪宕不爲細謹。南野歐陽先生心奇之，思致與學，公初自負，不屑就也。已聞先生講《大學》章，有契于中，始納贄受學，勉自束脩。尋游學嶺南，病血疾，遇鄧姓者諳禪學，因學之有得，自謂道在是，即聖學不與易矣。逮後教句曲，時以應感多滯，困衡者久之，乃翻然悟禪學之爲偏，而識聖學之爲全也。于是粹然一歸于正，惟文成格致之旨是歸。蓋丙辰登科初也，時著《守約論》

❶ 「際」，當作「祭」。

以勗諸同年之爲宰者，人咸服其精詣。又常著《真常篇》以贈陰司空，著《續知命解》以勗余。晚而所造益邃，常云「以盡性知命爲宗指，以存神過化爲工夫」。即近所著《衡齋論》，其衛道明學之志良苦云。甲戌歲，以廉訪告休，山居十餘年，日以興起後學、成就人材爲己任。即今鄒吏部元標、蕭工部景訓皆從游其門者。銓部以臺省薦剡數上，起補閩廉訪，同志中强之。蓋冀即將同朝資益也。未幾，微疴日，猶一署公移，翛然而逝。公平生學求全歸，玆如其志云。

與鄧令君❶

往見卓老與君侯書，誚余不察邇言。余賦質鈍下，不解參佛乘，不解會玄詮，實是寡見淺聞。但往於閭左山村之邇言，妄自負稍解察耳。不知卓老所云邇言又是何等邇言也？竊謂善察邇言者莫如舜。舜察邇言已，隱惡而揚其善，即善矣；又且擇而用其中，其審也如此。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此邇言也。舜察之，而用以命契，敷教如是耳。不聞曰君臣父子是假合，而以忠孝爲剩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此邇言也。舜察之，而用以命契，敷教如是耳。不聞惟以食色爲性，謂見境即動，動即爲人，至極無廉耻乃性真也。舜不惟察邇言，且明庶物矣。如豺虎之暴，有父子；蜂蟻之細，有君臣；鴻鴈鴡鳩之有序，有別牛羊魚鳥之樂群：是皆天機之不容已者。舜明此機以盡性盡倫，萬世爲天下道，爲法爲則，不聞以是爲情緣淺事，而別有明明德之無上妙道也。余嘗念學術，對自心不過，非學術；通

❶「君」，原目作「尹」。

人不去，非學術。證之先聖而謬，俟之後聖而惑，質之天地鬼神而悖且疑，皆非學術。惟我高皇帝汛掃夷氛，開天闢地，且敷教興化，一歸宗孔、孟，若揭日月而麗中天者，何其盛哉！世真有一人開眼，的的確確尋着孔、孟血脉，明明白白走着孔、孟路逕，諸種種邪見罔談，直如梟鳴狐號，安敢紛紛呶呶横逞如此哉？余爲是仰屋而歎，撫膺而嗟，伏枕而流涕者，不知幾矣。嗟嗟！神之聽之，孰知我心憂哉？病餘感慨，發狂如是。

與同志八首❶

昔陸象山謂文王未可輕贊，余竊謂孔子尤未可輕贊。常謂吾儕于孔子，猶戴天履地，生育于其間，日用而不知矣。史遷世家論贊孔子，特其毛膚耳。即及門之士，未有深知之者，乃儀封人以門外人反若測之，豈旁觀者顧親哉？竊謂論贊孔子者，惟子思、孟子，獨觀其深。顧《中庸》與《孟子》七篇，吾儕耳口習熟，以爲常談。須精思神識于世儒聞見知解之外，而後孔子之道之所以爲大者，庶幾其可識也已。至如孟子，先儒從諸子中掇提出來以紹孔子。昌黎云：「孟軻死，不得其傳。」亦具隻眼矣。不知所傳者何也。蘇長公撰《六一集序》中發明孟子功齊于禹處，世儒見無及此者，顧特言其救世之功耳。至其推尊孔子，俾孔子之道光顯于萬世者，其微旨血脉，非所及也。學者精思，從古來許多聖人，孟子倒心學一孔子，是何見？其所以學孔子者，從何處學？于此超然有得處，便可論贊孔子也。如何？

❶「八首」，實共七首。

又

嘗念三代以來，若兩漢之質直，❶東漢之名節，兩晉之風流，唐人之靡麗，宋人之名理，一代有一代之人心風俗。其理亂孅惡，班班可覩矣。揆其初，要皆由一二人倡導之也。推言之，即一方有一方之人心風俗。每憶吾里前輩流風，至今可嘉尚也。鄙心願吾儕過去未生前的話，未來離生後的話，請且姑置，毋輕與後生新學漫談。念爾我見今皇天假以形骸，借以貌面，具此靈識，上受朝廷治教之恩，下受黎甿百工之養，前承祖宗積累之德，後爲子孫啓祐之榜樣，近爲鄉里後生之耳目，遠爲四方友朋之宗依。凡所正身齊家居鄉治官者，一毫不慊於本心，而曰自求解脱，以圖快活，吾不能矣。兄試與令弟子禮暨吾家子弟一痛切言之。夫孔子非不解黄、老之旨，孟子非不逮莊、列之達，即今世間這種禪意無欺，程、朱不能悟及諸大聖賢世界。心重有餘，不敢盡耳。

又

嘗惟「學」字昉于《説命篇》中，孔子提掇出來以陶甄天下萬世，至矣。近世奓虛見以言道，而不知學，異于孔子指矣。胡正甫謂予分别「道」、「學」字，言若支也。它日，正甫書來，曰：「予以盡性至命爲宗指，以存神過化爲工夫。」予曰：「兄如此分别，即予以道爲宗指，以學爲工夫。何不可？」嗣正甫語李湜之曰：「或謂吾言過大，吾謂若耿子言，不尤過大乎？何者？今天下語道語學，皆混於二氏。且凡天下小道淺學，咸莫非道與

❶「兩」，蕭本作「西」。

學也。今止言道是宗指，學是工夫，則趨者愈莫得所歸。故曰尤大。予以爲性命萬派無能異，但盡與不盡，則吾與二氏異耳。吾儒唯盡性，故有禮樂，有刑政。三千、三百精微中庸，人得其理，物得其所，故謂之裁成輔相，謂之範圍曲成。豈若二氏之棄舍倫物，小道淺學之得其一曲已哉？是故以盡性至命爲宗指，吾儒之道而意非泛宗也。神即性也，神無思無爲，不學不慮，予恐今人以思爲學，慮爲性，因示之以存神過化，欲其不思爲思，不爲爲爲，不學爲學，不慮爲慮。是故以存神過化爲工夫，指吾性之靈而意非泛工也。子以爲然否？」余曰：「言道不知學，異學也；言學不知道，俗學也。夫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學。學志於道，道率于性。性性爲能存神，存神爲能過化。彼真知道者，學在其中矣。真知學者，道在其中矣。故曰：工夫即本體，本體即工夫。予與正甫之旨一也。」

又

一日，近溪偕白下諸同志遊，立大中橋上，覩諸往過來續者，傂傂侁侁，無慮千百萬計。近溪因指示諸同志曰：「試觀此千百萬人者，同此步趨，同此來往。細細觀之，人人一步一趨，無少差失，箇箇分分明明，未見碰撞。性體如此廣大，又如此精微，可默識矣。」一友咈曰：「否否！此情識也。如此論性，相隔遠矣。」友述以問余曰：「此論如何？」余曰：「否，否。謂此指示者非性，別求性體。此爲《楞嚴經》轉，非能轉《楞嚴經》者。內典亦云：『離識歸寂，譬忘己之首，而別求首領矣。』顧當時聆近溪此指點者，其默識淺深，自不同也。或聆之而漠然無味，此

則麻木人，未入裏者也，無論已。或聆之即生歡喜鼓舞者，亦未可便以爲得，此初機乍解，如石火電光耳。如根志既殊，功深力到，忽爾聆之，囙地一呵，便渾身骨換，如白日昇天矣。敬仲由舉扇訟而得本心，近王心齋謂滿街皆聖人，蓋會得此意者。」曰：「識至此已乎？」曰：「實識到此，便自欲罷不能，安肯歇手？雖然，亡者東走，追者亦東走。走者同，而所以走則異也。即玆來往橋上者，或訪友親師，或貿遷交易，或傍花隨柳，或至淫蕩邪僻者，亦謾謂一切皆是混然無別，此則默識之未真也。學先辨乎此矣。辨此而後可與論孔、孟血脉，孔、孟路逕也。若以近溪此示爲情識，而別求所謂無上妙理，是舍時行物生，以言天外視聽言動以求仁，非吾孔子一貫之指矣。」

又

予聞近溪之談學白下也，一日，無念僧與焉。近溪指點當下生機以開示同志。無念從旁大噪曰：「奈何以此毒藥害人？」其時，僧氣甚粗猛而語咆哮。比時近溪怡然嘻嘻受之，無幾微動意。座中一班護持西方教者中，占占喜無念能以獅子吼攝伏近溪。乃鄭、張二三英妙者，故乃以是益歸心近溪，而厭薄無念，爲余道云云。余謂近溪當境，真是虛無，無念不免憑勦知見動意氣矣。乃二三英妙，顧卒以是歸心近溪而厭薄無念，惟道集虛，豈不然哉？假廟萃渙之微旨可通矣。念二三英妙，能當下觀感取益，不從口耳上爲軒輊，亦具慧眼者。余以是時時念之，恨不得常與語也。兒愚曰：「近老之無動，非真虛無也。近老志雄見大，視無念之

噪如蛙鳴耳，何足介意。」余曰：「故然。藉令無念遇東廓諸老，亦敢如此咆哮否？其咆哮亦有以也。」

又

李士龍聯數十行輩士紳，供奉一僧，爲講經社。會繁昌夏叟至會社所觀之，坐頃，忽拂衣起，拉士龍子出，面斥之曰：「汝父以學術殺人，奈何不諍？」叟趨走至定寧菴，向許生輩仰屋嗟歎不已，曰：「一班迂老從擁一死和尚講佛經也，名曰講學。大都會中作此勾當，成何世界？」余謂士龍近好佛書，或亦得無物意者，因爲述試之。時覺士龍不能無動。一日，直規余曰：「師許可，何輕人言？師近云夏叟已得道宗傳矣。」余哂曰：「未敢謂叟即得宗傳，顧古人聞一善言，便沛然莫禦。近聆此叟言論多幾于道，故樂道之也。」異日，同志會中，或提良知宗旨，其友駁曰：「良知非究竟旨，更有無聲無臭，乃向上一着也。」夏叟跫然起立，作色抗言曰：「良知曾有聲有臭哉？」余聞之大欣賞，因謂士龍曰：「余今日即云叟得道宗傳，亦無不可。何者？近學之談，蔽于虛無見也，陷而離矣。叟乃不墮邊見如此耶！」後士龍聞近溪遇無念時光景，胞中物亦覺自化，時時念叟。士龍亦善聽言哉。

又

余出都門時，憩清凉寺，憶盛生爲余解説宿命通旨。宿命通者，即其祖先骸骨集如須彌山，一一俱能認云云。余歸而嗟歎不已曰：「江左學者爲佛書迷蔽，一至於此！所謂心迷《法華》轉矣。即讀盡佛書，亦癡人前説夢哉。」余嘗謂佛乘中語多猶《易》之象，

《詩》之興比，《莊》、《列》之寓言也。如此類語意，只欲人尋思生身立命之原，直窮到不可思議處耳。吾儕誠自反身尋思立命之原，便識得乾坤是我大父母。天地之塞皆吾體，天地之帥皆吾性，即萬刧以來，祖先一齊能識認矣。若是如此臭腐朽骨即是神通，一一能辨認得，於性命何與哉？歸來一路念此，心爲惻然。夫見人之迷，即悲憐之，若己之迷。如此想宿命通者，其心亦必如此。士龍以爲如何？

重答汪督學應蛟

僕庸虛，濫厠臺端，殊非其據。顧不量漫出者，豈謂有所爲哉？第以上方厲化更弦，一時宇内名賢，布列朝著。孤陋荒塞之久，欲因之一就鑪錘耳。比至就列，伏覩班行中，或敦大沉渾，如巨川大嶽；或直毅勁挺，如古栢喬松；或和粹温文，如金相玉潤；或坦衷夷度，如霽月光天。生心欽而嚴事之者若干人，心好而友善者若干人。蓋雖不能繼志以起，而模擬心神，平生之頽惰繆悠，庶憬然少振；平生之粗浮淺陋，庶爽然坐銷。私心竊謂隨行逐隊之餘，脉脉有得師得友之慶。憾時馳歲去，無能奮魯陽戈耳。若賢所督教貴望于生者，則何能效萬分一也。諺曰：「朝中一喏，堂上一拖。」維時見在職業僅僅辨此耳，他何知焉？雖然愛君憂國之忱，凡食禄者有同懷；進退辭受之間，凡好脩者有同耻。據生比屋而居者，門屏之間，穆如清風；聯珂而進者，聚族之談，胥有深念，未可以目擊一二之無常而概易天下士也。顧生雖不類而束於其教，亦不敢不勉自禔脩，爲知己羞。見教學術逃禪之弊，近日高明誠多蹈之，生往亦有此慨矣。比自

循省，未至昭昭，不敢以口吻與天下相角。第惟守道遵聞，以自盟也。風便，不妨往復。

答友人問 二首❶

友問：「老子謂禮爲忠信之薄，亂之首，而孔子又從之問禮，何也？」憶仲子早歲謂余：曾遇異人，質之曰：「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不言禮，而直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何也？」異人曰：「若愚若虛，此禮之真體也。」仲子蓋寓言啓予，予時甚味其語云。蓋嘗觀載記中，亹亹數千萬言，惟是推崇此禮，而老子故蔑棄若是，何異指也？蓋三千三百者，禮之散見；而若愚若虛者，禮之真體。彼逐散見之儀文，而不識此真體，亦止是扮演戲劇耳。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以此。然吾人受生蓋載間，天與此靈明，必有形骸以舍之；有此形骸，必有此衣冠章服以蔽之；有此衣冠章服而類聚群居也，必有升降上下等威物采以辨之，此實降於天而不容强，生於人心而不容自已者。今曰此皆僞也，將惟倮身雜沓而游於世乎？又將屏耳目、墮支體，惟幻然若鬼物音響於虛空乎？即老子亦自不能也。彼蓋懼人逐於儀文度數之末，而未知反其本真云然耳。即今而我受享此禮功德，猶戴天履地而不知者。試思之。

又

友問：「卓吾以魯橋恭敬爲悖謬粗浮，如何？」曰：「此則着魔已甚，難與言矣。夫有聖人之恭敬，有學者之恭敬，有性安之恭敬，亦有學利困勉之恭敬，有帝王之恭敬，有

❶「二首」原無，據文例補。

卿大夫之恭敬，亦有士庶匹夫匹婦之恭敬，有終身不違之恭敬，有斯須之恭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孰可忘恭敬者？試反身體驗，一時恭敬，則一時精神凝定，耳目四肢百骸有所歸而不亂。否則，所謂本亂而末弗治矣。推之家，一家有恭敬之主則齊；推之一國，一國有恭敬之主則治。由此推之天下，天下有篤恭居敬之主則天下以平以安。吾夫子從衆德萬行中拈出恭敬二字，蓋近取諸身，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校勘此箇極則而揭之世，爲天下法。譬之神農、后稷從百草中摘出五穀，教民稼穡，天下後世賴之以生以養。在帝王以禄百官、養萬民，在有國養一國，在有家養一家，即匹夫匹婦亦須以養一身，皆莫之能易也。我明天子篤恭居敬於九重南面之上，乃能俾吾儕相安相生。如此，即今百司庶府，諸凡長民者，孰非尊循此恭敬，臨南面以安吾儕哉？即士庶氓黎，亦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矧列冠裳者，顧可忘恭敬耶？如以魯橋爲假恭敬，豈故以佚宕猖狂，挾妓調優乃真恭敬耶？是欲人舍粒食而飲狂泉也。吾儕試尋思方今天下所以乂安寧平之故，吾人日用所以受享之因，方解恭敬之道之妙，欽頌我祖宗所以尊崇孔、孟之教，表章程、朱之學者，真是大聖人睿知天縱度越千古也。且即吾儕真是參會得法王法如是者，一覩朝參公座，便可默識矣。若顔老打滚，此禪那家指引初機，令識取當下意耳。即彼家識西來意者，細行威儀，亦自有常，此所以亦能善世，我祖宗不廢其教也。記曰：『仁者，天下之表。』吾儕識仁而所以爲恭敬者，若家常茶飯耳。夫子即恭敬以求仁，蓋使人由而知之也。彼可使由而不可使知者，凡民大都然矣。如知之而顧

反道敗德者，非悖民耶？兹將顔老打滚事侈言之，若此更不察其心行如何？益見其淺，此所以淫而邪也。」

寄示里中友二首

秋中，羅近溪携二子暨胡清虚遊廣東曹溪，至肇慶，其長子病死，次子痛其兄病且死，爇香，掌中灼爛，尋又哭過毁，亦病死。無何，胡清虚亦死。余初聞羅氏二子死，殤悼甚甚。已聞胡清虚死，則跫然舉手加額曰：「天乎，天乎？其將顯明正學與？」羅氏二子皆不食人間烟火食者，乃爲胡子所惑，服勤茹苦，不啻七十子於孔子矣。一旦駢首客死，豈不示人顯哉！胡方士生壬辰，羅長子生丙申，次子則癸卯生耳。死時疾苦呻吟，無以異人也。世爲生死志佛志仙者，竟何如哉？天愛我輩何厚也，其教之也至矣。近諗胡清虚，浙之義烏人，初爲此中陳大參門子，以生惡瘍逐出，無依，倚於某觀中一道人。道人率之遊匡廬，繼住終南幾年，出而浙中士紳遂翕然宗之。聞陶念齋令兄與龍溪先生俱納贄受教矣。余往諷龍溪，龍溪亦謂有足取者。近聞石麓閣老信之猶篤，此何説哉？想此子初拚身入山，静極發慧，一時精神，必有可觀，以此傾動士紳，非偶也。後慾漸長，性靈漸蔽，只得欺謾過日，以護前名。而不知人可欺，天故不可欺矣。以此推之，如此中卓小仙、王南明所述某蓬頭，即吾鄉岳蓬頭、方湛一皆然也。吾黨志學者視此可爲深省。大端聰明靈竅，難開易塞；慾根塵業，易染難除。吾黨志學者苟非有頂天立地之志，一息尚存，不容少懈之功，而徒倚傍眼前知見，以爲自得，不知所終矣。吁，可懼哉！

又

余往疑宋儒之學少異於孔氏者，不是不達微旨，疑其滯于入微，便是有這箇在，不似孔子之一貫費而隱也。仲子以爲然，乃謂程子之闢佛書爲其未達孔氏微言，不已異乎所聞哉？《中庸》一篇，是天啓子思譜出他家立教之原。教原于道，道原于性，性原于天。正是懼人裂視他家之教，故爲推窮到天命。如此乃謂教，是三層説話失言矣。但學者非盡性，何能知天哉？

求儆書

惟衛五年九十，猶求儆于國人，余犬馬齒幾古稀矣，相知者忍耄余、棄予不爲儆耶？昔夫子得子路，惡聲不至于耳。非子路奮于勇，遏絶天下之惡聲不至也，意必有以救夫子之失而補其缺，惡聲無自至也。予兹不免惡聲至，是亦同心耻也，何以振我而刷浣我者。余初省致詬之由，茫然不得其端。近檢笥牘稿，始解所自云。惟伊學術已大發洩于此。顧念予年七十，尚不免集詬耻矣。諸所誣詆，羞置一喙。謹以牘稿數草録寄相知者一覽，高賢按此，諗予之缺，而箴儆之是望。

右求儆書，余實袒臂披膺，冀相知者針砭我也。頃光山蔡弘甫著《焚書辨》，并書來過我，依違隱忍，不能爲斯道張主，余則何辭！顧其中情難言矣。念客之間關萬里來也，原爲余仲。仲逝矣，無能長其善而救其缺，即今惡聲盈耳，寧忍聞哉？且令後學承風步影，毒流百世之下，誰執其咎？爲是曲解婉諷，斯心良苦，已昧不同爲謀之訓，戾不可則止之戒，是則予過也。乃刻謗書之梓

人，謂里中少年有間于余者，託名爲之。或然也。夫揭訐乃近俗薄惡之極，市井無賴者所爲。然或以名位相軋，或以訾産相搆，或以睚眦叢怨，亦必有因。予於伊夙無此三者，言論雖有牴，祇爲天下人争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界限耳。彼曰「甘食，性也」，予亦曰「性也」，顧謂懲沉湎之羞而正燕饗之禮，聖人所以盡性也。若陳遵豪飲于左君，不敢曰此亦率性無礙也。彼曰「悦色，性也」，予亦曰「性也」，顧謂賤踰牆之醜而謹男女之別，聖人所以盡性也。若相如挑琴于卓氏，不敢曰此亦率性無礙也。「暴怒，性也」，予亦曰「性也」，顧謂怒以天下，如遏密徂誅正卯，聖人所以盡性也。若王雱狂恣詬魏公，胡紘蓄憤詆元晦，不敢曰此亦率性無礙也。此甚微妙，關涉至大，是不容不辨者。至其中詆誣余者，猜疑余者，閭閻三尺之童能辨之，即渠輩本心，當亦自明之，余何容喙？蓋區區一念之忱，惟恐諸英俊於此幾希界限爲彼溷肴，是爲大苦。又慮諸英俊或懲彼所爲如是并吾人之所生生者，此心此理，一切視爲漫談幻語，終不循省，是尤所大苦。爲是不能忘言耳。非爲己辨謗自明也。惟高明諒之。

與子健五首❶

弟云：孔、孟之書，大都以「民可使由」引而不發，故多作用經世之剩譚，少歸根復命之密旨。嗟夫！豈知孔子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正其知之之深；孟子之引而不發者，正其發之之妙也。今人原不可使知的，扒扒拮拮要人知；原不能發的，嘵嘵聒

❶「五首」原無，據文例補。

聒只要發。譬之里中宋梅多得數十斛麥，便氣揚而言誇，方叔子則否，此可觀已。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言之微妙，書不能文。歸根復命之密旨，此可以多言哉？言之多，由涉道之淺也。子謂余不屑觀佛書，余于佛書雖未盡覽，友朋所共覽者，廿年前亦曾涉獵一過。顧善讀佛書者，觀大旨耳。惠能止解得「應無所住」一語，藥山戒人不得讀經，有以也。比見讀佛書者如癡人説夢，如稚子捉風，反增蔀障。吾方歎之，哀之，肯又助其波耶？昔賢歎涪州一別，門徒遂變於夷。今天下稍有志意者，大多宗此矣。堯夫杜鵑之聞，辛有夷禮之慨，此余所痛心也。嗟嗟，悲夫，悲夫！往余于仲子，彼此目逆以相證印，蓋承接於衡睫間耳。使仲子而在，肯向余前作如是語哉？余以是益增悲感，午夜間時時流涕吁嗟，謂仲子之喪，真喪予矣。又何言歟，又何言歟！

又

往讀程子以佛書爲淫聲美色語，亦疑爲過甚，自今觀之，豈不然哉，豈不然哉！弟往雖不能如仲子了悟，然時時有億中語，足以啓我。竊欣其志其識，亦有過人者。即三月朔日書，何迷蔽一至于此，可歎可恨。鄒仲子閲之，亦大駭也，玆無論已。念弟今守會城之郡，與余伴食閑曹，只一拖一喏，勾當公事者不同，即一批發一僉押，謹慢遲速，便關民生性命，何暇爲此繆悠之言耶？想只因耳摽虛無見趣以爲性命耳。夫真知性命者，便自孜孜隨事盡分，安暇爲此？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倘若謂只合自求性命，將民物痛痒看作另件，禔身視初少疏，蒞事視初少懈，視父九泉之靈亦大恚恨。此等玄

虛之見，豈直爲淫聲美色已哉？程子曰：「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作用，便作兩截。」自今觀之，程伯子真聖人乎！真聖人乎！南中諸子多溺此見，江左風習之流，從來故然。乃吾家學旨，弟亦自破壞。豈世運當厄，斯道當厄如此耶？嗟嗟，斯世寥寥，道何攸屬哉？是夕撫枕，涕泗橫下不已，蓋悲仲子之不可作，而印可之無從也。余往聞仲子語，固有當下了契者，亦有含之數年，而始解會者；甚有一二十年而始解會者。其未了契時，時時參會，未嘗一日去心也。弟謂余執之甚堅，乃吾家兄弟廿年來所擇之中庸，百世不能易者。其排之甚力者，惟是詖淫邪遁、敗俗傷教之亂談，不得不爲之防耳。且吾此一出，本情只爲參訂此學到來。何曾錯過一人、放過一語哉？他人不知，弟亦不知耶？

弟來書，更不忍示一人，第示鄒汝光，相與詫歎一場。因與批駁封還，試謹封識藏之巾笥，異日當有醒時，便是天開眼也。如終迷蔽不醒，亦須留傳後世，子孫玩予批語，庶亦當有省者。嗣接三月十二日書，想特爲此語以款我耳，非真有醒也。

別與友人往反書數首録去，有間，細玩之。亦猶余于仲子語，或踰時，或踰歲，又一玩也。蜀中倘有昭明者，使與一觀。否則藏之可矣。

又

開眼人大是難得。余平生于海内縉紳，嚴事而資切多矣。顧於此微有一塵之隔。即是上賢高品，雅相厚善，似與我猶二。維此一徹，便是人即我、我即人，更何分別？去秋憂苦危病中，忽聞復所丈種種緒言，便

如秦越人得續命丹矣。若實是明眼者不樂親就，獨何心哉？彼眼未實明，而自矜虚見以爲明耳，即其本諸身徵諸人者，其事行可覩矣。聖人之道，豈直本諸眼不須本諸身哉？吾儕一人自壞不足恤，乃人既自負有聞而見如是，事行如是，其害道亂世，蓋不淺矣。此余所爲不能合併也。或曰：「世議近溪丈亦有遺行，公信之篤，且信復所之篤，何也？」曰：「據人傳，羅丈近年一二蹤跡，誠不能無過。試檢勘其生平，有纖毫不仁之過否？察其底裏，曾萌一傷人戕物之意否？彼眼中曾見一可憎可嗔人否？綜其過，過于仁耳。即其過亦不可及，念惟柳塘或可與幾，余實不能同其過，非視彼能寡過也。且此理在天地間，即人靈魂轉生受胎，隨所遭值。初，文成傳之心齋，心齋傳之顔老，顔老傳之近溪，近溪傳之復所，中間輪迴投胎，適所遭也。而世人之看近溪，與復所之看近溪又别。譬之芻豢，世人見此入腸胃出成穢糞，便厭之爲惡臭。而復所則第見此物入腸胃能助精養神，是衛生不可一日缺者，此復所之眼孔非世人可及也。顧余所謂復所得之近溪者，非别有妙道，惟是所云不學不慮這些子天機真趣，信之篤而入之深耳。余嘗稱柳塘不可及，平生師法之而未易及者，亦是自渠不學不慮真機處體取，渠自不能言不自知者也。若令加了知出之口，便不足呈色矣。蓋師柳老者，從渠不言處不知處觀法焉可也。」或曰：「不學不慮之真機，世學道者均睽此矣。」曰：「彼溺于習、蔽于見，而根器原自澆薄。明白是意見意氣，亦冒認爲生機；習氣習心，亦冒認爲率性。而且謬託於上乘法，不自省察。克治此，不至於傷人戕

物、病道亂世不已也。且所云不學不慮這些子，豈可言詮哉？惟余仲子昔年與柳塘云，一呵而已。」試執此與柳塘一商。聞復所近有差主試，往反或過麻邑，勸柳塘更細心商切，放下座主格式也。

又

鄧老自言：甲子歲來依仲子所，悟父母未生前的意思，而我當下默契。就是仲子所云一呵而已，言思路斷也。彼從静中探討，或從經典參解，而不知反身體會，就事證驗，終屬見解所謂無而爲有，虚而爲盈，難乎有恒者。而故執爲常住真心，舛矣。跡渠自謂在北窗得定時，淡然怡然，清虚光景，爲祝狡童妨誤，無怪也。且彼謂常住真心與後天不相聯屬，此尤極邪之説。近日談禪者百般病症，皆由此。蓋心事判、内外岐，孟子所云離者如此，生于其心，見于其事焉，得不戕人傷物哉？此種見近世高明士多蔽于此，即根器好者，作用與所學自不一貫，明道所云兩截是也。質根下者，便如鄧老諸人事行矣。幸他輩自己破敗，露出如此本相，足爲世高明者警省。此予傳所爲作也。弟既深知其事之實，而乃謂予傳及之，若失厚道。斯之爲厚，便是鄉愿之厚也。我心何心哉？此叔敖埋蛇意。只此察我不容已真處可也。大抵孔、孟之不容已，原從於穆不已發根，無聲無臭而自有形有象，所謂不屬有無，不屬生滅者。蓋如此跡堯、舜、孔、孟學指，命之曰中、曰仁，有以也。弟試静思而深研之，便知彼邪説之爲離矣。此關斯世斯道非淺眇。欽惟高皇教民榜：「今後天下教官人等，有不依聖賢格言，妄生異議，以惑後生，乖其良

心者，誅其本身，全家遷發化外。欽此。」惟弟所職，教也。尚其念哉。

又

《觀生紀》草草成之，此汝輩子弟門人事也。余病中乃力疾亟爲之者，念生平德凉而蒙虚名，才詘而據崇位，其取數抑已浮矣。萬一一旦朝露，二三子或未悉我履，蔽于所好，其稱述間有溢詞，是重我身後恧耻也，故勉爲此紀。蓋余自少無奇穎狥齊殊質，比長𡿖鴻茂犖逴懿行，足以表見來世。兹所紀者，大都述微時艱窘困苦之狀，少年駘宕跅跎之行，父母鞠育撫教之恩，友朋兄弟切劘之益，示我後人，知困窮拂鬱之能進人，毋爲逆境慼慼；知劣質紕行之尤可悛改，不以凡庸自墮；且識父母、兄弟、朋友相成之德，念之永永，無以世遠遺忘云爾。病中成之，殊草草，有訛舛者，爲我改之；有遺脱者，爲我補之；文不雅馴者，爲我稍潤色之。仲子事行爲學，漸次即附入各年下，不必另爲紀亦可。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七

論

伊尹先覺論

友問：「伊尹自任爲天民先覺，所覺覺何事？」憶昔仲子曰：「伊尹之覺，非聞見知解之覺也。即其若撻之耻，納溝之痛，此其覺也。蓋上下君民原吾一體，休戚痛痒，本自相關。人爲欲蔽，上下君民便自間闋，麻痺不仁，視國計民生若楚越矣。伊尹畎畝所樂，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故此心此性，非今之異學也。是故致嚴于一介之取與，即千駟萬鍾不嬰其慮者，非斤斤然爲廉也。是其不欲之真機，不肯自浼也。惟其不欲也，而心自有所不忍。若撻若溝之痛，非占占然好行其德也。彼其不忍之真不容自已也，是則伊尹之所爲覺也。」

友曰：「伊尹之覺，與孔子之覺，將無同耶？」曰：「伊尹之覺，覺先天下，是天下之先覺也。若孔子之覺，是又先之先者，即曰萬世之先覺可也。孟子識之，故曰不同道。」

友曰：「孔子之學，求仁爲宗；伊尹之學，非仁與？」曰：「其趨一于仁，而所以行仁者，所操之術異也。孟子嘗曰：『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蓋善喻云。其旨微乎！惟伊尹所操之術，矢人之術也。俾當其時，不獲乎湯，則納溝之民何由而拯？欲獲乎湯，以拯納溝之民，則不得不忍于敷虐荼毒之獨夫矣。乃吾夫子，汲汲皇皇，惟欲明此學以衛天下萬世之君民，是則猶操函人之術

者。是于此心性參透造化之精，直從無聲臭中一振鐸聲，期于此道之明，明即行矣。視天下萬世之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者，惟恐或傷之，循循偲偲，咸約之于中而已。不藉名位，不矜功能，蓋默贊化育于無疆也。《中庸》所謂『無不覆幬，無不持載，並行不悖，並育不害』，蓋如此。其微闡于《易》。《易·乾》之上九，取象于亢龍，詞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者，惟聖人。』蓋言尹也。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又曰：『時乘六龍以馭天。』則非孔子不足以當之。至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文言》謂弒逆事由來者漸，『由辨之不早』云。曰『辨之不早』，猶言覺之未先也。若曰從古放伐事，伊其作始時，成湯有後世口實之慙，亦自覺矣。使伊尹更覺之先，得孔子之術，則雖終身畎畝，亦自有以行其仁者，將成湯無此慙而天下萬世下無放伐事矣。若孔子善學《易》。易，生生也。《文言》曰：❶『神武而不殺』，言易也，亦自喻也。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若是矣。昔周茂叔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王汝止氏曰：『伊尹之志，吾不願；伊尹之道，吾不由。吾惟志孔子之所志，願學孔子之所學。』又曰：『急功名富貴者，其流必至于弒父與君。』蓋懼世無伊尹之志，而妄以伊尹爲口實亂天下者。又曰：『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必至于無父無君。』蓋懼世浮慕夷、齊之高，而不知孔子之道非忘天下者。嘻！王先生斯言亦具隻眼哉。抑孔子不特與伊尹不同道，且賢堯、舜矣。所以賢堯、舜者，非其仁有加于堯、舜也，所以爲仁之方異也。蓋堯、舜之

❶「文言」，引文出《繫辭》。

濟衆也必待于施，施則有及有不及，難乎其博矣。濟衆之病，勢則然也。若孔子之爲仁也，立己而已，而立人焉；達己而已，而達人焉。此蒙莊所謂火傳也。火傳則何盡之有？濟天下及萬世，到今蒙濟焉，所謂賢于堯、舜遠者如此！蓋其爲仁之方，近取諸已而不勞施也。是意也，余嘗發之『不動心』章矣。或問：『孟子曰：不動心有道，何道也？』曰：道即路也。孟子所以不動心者，原所由之路逕與世人殊也。使孟子所學，原在事功一路，欲建霸王之業，則須據卿相之位，乃能操得致之權也。顧心一繫于卿相之位，用舍予奪何能自由？得失贊毁不免交戰。雖欲强勉不動，不亦難乎？孟子生平志願，惟學孔子一路。既學孔子，則不藉名位，不倚功能，仕固可，止亦可；久固可，速亦可。譬之行者，日緩步于康莊。東西南北惟其所適，即有颶風巨浪，傾檣摧楫，心何由動哉！」

友曰：「知言養氣，非不動心之道與？」曰：「言之所由知，氣之所由養，揆厥從來，大由此願心耳。夫戰者得地利則勇自倍，眺者登高阜則望自遠。故持學孔子之志者，氣乃得所養。而遊孔子之門者，詖淫邪遁，自難爲言也。噫！孟子後發此願心，不在世味上求滋趣、討惱煩者，千百載下，僅見王汝止氏一人而已。誠振古豪傑，真能出世者哉！」

求放心論

昔孟子言學問要領，歸于求放心。或曰：「鷄犬之放而求也，求之必有其方，非之野則之鄰矣，其方求而得也。其畜之必有所養，或粒食，或芻豢，其養之之資也。其既得

而畜之，必有所歸，或入之栖，或入之牢矣。否則亦终必亡而已。」昔陸象山曰：「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由此言之，此心之體，彌六合、塞兩間，廓之無疆，窮之無際，循之無涯，達之無垠，其廣大若斯已。而且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推之無前，引之無後，探之無朕，究之無端，其神妙又若此矣。何從而求之，亦何從而得之？即求而得之，如此廣大神妙物，其可把捉束縛、拘拘然幽囚于此腔中方寸地耶？曰：否。其曰求，蓋即求以學也。蓋學，覺也。又曰：學以聚之，惟學則聚矣。夫此心之放，以昏昧而放也。一覺焉，則觸目而是，何在非心？此心之失，以放逸而失也。一覺焉，則隨在皆心，何有于放？是指也，發自孟子，非始于孟子也。昔子思求之于未發之前，而得所謂中。知此之不偏不倚，而天下大本在是。由是戒謹恐懼，則所以聚而畜之者，致中和而位天地、育萬物，則其歸宿處也。是指發自子思，非始于子思。曾子求之于獨知，而得自慊之機。知此爲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孔昭而嚴也。由是誠意正心而修諸身，所以聚而畜之也。推之家國，而孝弟仁讓；挈之天下，而上下四方所惡不施，皆所以聚而畜之也。咏丘隅而知止至善，此則歸宿之處也。是指也，發自曾子，非始於曾子。孔子學指曰求仁，其告顔子之爲仁也，求之視聽言動之間，不馳騖于玄遠也。由是約之以禮，而克己復禮，所以聚而畜之也。蓋至中心安仁，視天下爲一人，而天下歸仁，是則其歸宿之處也。孟子之求放心，其淵源所自，蓋本於此。孟子蓋真識心而且善養心，且善安心矣。范女譏孟子不識心，舛矣。程子謂范女識心不識孟子，其然乎。他日齊宣自以好貨爲慙，直

陳于孟子。夫國君之心放于好貨，不爲治之蠹耶？而孟子引之學公劉，與百姓同好。彼君國者，好貨之心誠易而運之四境，則四境之内曰饑曰寒者，日往來于中，而所以興發補助者不容自已，將好貨之心爲之消化矣。齊宣又嘗以好色爲慙，直陳于孟子。夫國君之心放于好色，不爲治之蠹耶？孟子引之學大王，與百姓同好。彼君國者，好色之心誠移而運之四境，則四境之内曰鰥曰寡者，日軫于念，其所以輯寧其室家、拊循其無告者自不容已，好色之心將亦爲之消化矣。由此推言之，孟子真識心而善養心，且善安心也。若臨事攪擾于方寸，無事馳逐于千里，不學故也。彼氏曰觀心者成二見，曰解縛者至踰閑，乃以覓之了不可得者爲安心法則，又置其心于無何有之鄉而茫蕩矣。今誠反之自心，孰爲得耶？惟彼氏言虛無，蓋無而無，虛而虛矣，吾未見爲得也。即能之，則亦枯槁其心，斷滅其種性者耳。若孔、孟言心，則實而虛，有而無者也。即孟子之告齊宣者，非從臾阿世，得人心同然矣。何以明其然？今士人志進取者，日屈首呻吟于呫嗶之間，疲精馳騖于聲名之場，以覬青紫爲急矣。即倉廂有餘貲，田壠收穫有餘利，安暇役役易志乎？國君好貨如公劉，亦若是已。田舍翁勞于治生者，僕僕然執籌握筭，計奇贏于庭除；逐逐然操衡持量，課多寡于壠畝。雖有毛嬙麗姬，何能宴然安于房帷乎？國君好色如大王，亦若是已。大抵人心皆有所用，用在此，則自不在彼。乃若孔子之心，所以肫肫皜皜若斯者，豈其心之本來一無所欲哉？蓋其欲在明明德于天下萬世也。欲在天下，自不能爲一身一家私圖計；欲在萬世，自不能爲一時一世近利謀

也。此求放心者之極則也。

馮道論

世儒侈談上乘法而蔑視程正叔，以爲迂腐未達。昔有孀婦，困貧窶，或矜其不能存活，而謂可任其易志者。正叔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夫人死生之際，亦大矣。正叔持論如此，不已迂耶？乃楊中立則極稱曰：「先生見道分明，不爲流俗語，使中立而于道無聞也。」亡論中立承傳伊、洛之道，而南衍之昭代甚盛者，而極稱是語爲見道。所見何道也？蓋嘗繹之，道非終淪于無，而窅冒爲幻也。蟠際于天地，昭著于庶物，統會于心性，燦然示人顯矣。聖人明物察倫，因性牖民，于是敷綏爲經常，秩敘爲倫紀。以一德教臣忠，以一本教子孝，以從一教婦貞，非故狃于名義以强世也。實本于天命之自然，而根底于人心之不容自已者。何以明其然？蓋嘗仰觀諸天，天位乎上，地位乎下，無二天也；日明于晝，月明于夜，無二日也。近反諸身，心惟一乃有主而不棼，性惟一乃有常而不亂。汎觀于庶物，若蜂蟻之群聚也，而上下之分凜然；若雎鳩之鶉居也，而匹耦之介斬然；若虎狼之暴戾也，而撫掬之恩藹然。是皆其道之昭著于兩間而可象者。故合天下而名之曰有道，以有此道也。舉一人而稱之曰有道，以明此道也。今舍是談道，而曰別有無上妙法，至視理義廉耻爲剩談。若馮道更事四姓十主，亦稱爲有道。嗟夫！以馮道爲有道，是可指孀婦而謂之曰人盡夫也，何以節爲云爾？由此推之，故亦可曰人盡君也，惟榮利之要，朝委質而夕勸進焉，弗恤矣。將亦曰人盡父也，惟勢位之急，朝伏膝而夕操戈焉，弗衄矣。子焉而弗

父其父，臣焉而弗君其君，婦焉而弗夫其夫，則是天柱蹶而地維裂也。棼亂離潰，竟成何世哉？

昔歐陽永叔著《五代史》，特述贊王凝妻李斷臂事，而醜馮道爲無廉耻之極，詞嚴義正，讀之令人勃勃然齒相擊而髮上指也。今世稱馮道爲有道者，其敗化亂世，莫此爲甚！雖其人無足齒録，而一二賢俊期任斯道者，喜新好奇，或亦然之，余甚爲訝，因著此論。蓋按馮道生長前唐僖宗世，固唐遺民也。即無子房爲韓之心，一逞博浪之錐，獨不當爲淵明柴桑隱耶？或曰：「馮氏或起自側微，非如張、陶先世有相韓仕晉者。」惟時張承業，唐一閹豎耳，且終生一念，不忍忘唐，時效謀于李克用，欲報唐讐，求立唐後者，何殷殷也。承業爲河東監軍時，道歸之爲巡官矣，曾不聞贊一語爲唐計，何耶？此猶曰「位非崇要，事權不在也」。此亦亡論唐明宗雖出異族，純質寬仁，即其志切生民，祈天生聖一念，蓋五代時間出令主也。道相之十餘年，眷遇甚隆，言聽計從，君臣之歡，魚水不啻矣，何忍負之？顧命以嗣君從厚相托，視晉獻之托奚齊、卓子于荀息何如？晉獻嬖孽耳，荀息以身殉之，特不食言也。孔子亦取焉。明宗之托從厚，以仁孝也。若從珂，一拾糞馬僕耳，明宗養之爲子者，初懷不軌也。道不能防之于未發之先，及其反于鳳翔也，兵至闕，道即率百官趨迎，具表勸進，惟恐或後，此何心耶？吁！十年恩遇，視若漂萍；六尺賢孤，棄等墮甑。道已無人心矣，安可以古之子房、淵明及荀息諸人責望耶？

惟昔袁氏父子死石頭之難，家有⿰亭毛犬，其幼郎所嘗騎以嬉者，亂黨欲滅袁宗，袁郎

爲狄靈慶戕害要賞。犨直入其家，噬慶殺之，並没其妻子以報，人心快焉。道不有媿此犨耶？又唐玄宗有舞馬，能啣杯上壽者，禄山悦之。後禄山反，據長安，宴諸將，亦令馬舞。馬伏涕不舞，禄山怒屠之。道不媿此舞馬耶？又昭宗時有猴，善跪拜，號孫供奉，每朝賀，令之殿下跪拜如儀。朱温篡立，時百官朝賀，孫供奉望見温貌，哮號憤躍不肯跪拜，温怒殺之。道又不媿此猴耶？由此以言，道視畜獸亦弗若矣。抑豈五代之季，乾坤鼎沸，二五雜揉，忠義正氣，不降于人衷而旁鍾于畜獸之含靈者哉？

想當時，亂賊擁據黼扆，道以堂堂元宰，蒲伏闕庭，奉表勸進。時緊豈無一綫之良，不忸然内恧，泚然汗顙，而惻然不容自安之心哉！其所以蔽錮若斯者，從來久遠矣。此蓋江左自典午來，祖尚虚無，視惻隱羞惡爲塵根，彝教爲粗迹矣。下逮齊、梁，相沿崇佛。佛氏之教，有曰罪性本空，作如是觀，視刃君父等屠羊豕，不爲怖云。想當時，道亦溺此之教，恃性空之見以自解脱，稔其貪生戀榮之念耳。是則道之所謂道，非吾所謂道也。而世之稱道者，蓋亦此説蔽之也，曷亦反之本心而深省耶？或曰：「子由亦取之矣。」子由曾援夫子許管仲之説爲解，不思管仲之不死，以小白也。夫子與其事，小白以能攘夷尊周也。馮道忍死，何爲哉？爲一己榮利耳。即《長樂老篇》可知已，奈何以管仲擬之？愚非故申正叔之論，而重絀馮道也，耻尚乖貞，廉耻道消，干涉世道甚大。昔夫子告子張知來以往也，驗往三代，有道之長相繼，因于禮也。六朝、五代，蔑棄禮教矣。其亡忽焉，無怪也。今談道術者，其視此禮爲何如？昔大理康澄所謂深可畏者，

一息尚存，不能忘世。鑒往念來，能無畏乎哉？此論所爲著也。惟司世教者正焉。

說

虚亡說

白沙詩曰：「六經皆在虚無裹。」知言哉！楊用脩誚以爲禪。吁！以用修之慧且未達，况其下者乎！漫申之，以諗諸知音者。

虚無裹，世界大；虚無裹，歲月長；虚無裹，肚皮寬；虚無裹，眼孔明；虚無裹，作事妙；虚無裹，滋味深；虚無裹，萬善集；虚無裹，千慝消；虚無裹，容畜多；虚無裹，地步高；虚無裹，工夫省；虚無裹，見趣超。至矣哉，虚無乎！其成形發智之原，安身立命之宅乎！噫嘻！虚而爲盈者衆矣，吾未見真虚者；無而爲有者衆矣，吾未見真無者。大哉！舜也。其至虚至無者乎！是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禦也。賢哉！回也。其若無若虚者乎！是故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犯而不校也。雖然，學者無顔子之卓識奮爲、舜之雄心，而與之謾談虚無，其不率之而趨於邪慝者幾希。何者？真虚無虚，至實而虚；真無無無，至有而無。彼離實耽虚，離有崇無矣，故曰邪詞知其所離。雖然，學者未識吾孔氏之路逕，透孔氏之學脉，而漫云希顔、爲舜者，亦如狂子說夢。

内觀說

鶴山鄒子曾受學於吉陽何先生，余叩之曰：「子學於先生也，先生云何？」鄒子曰：「先生常謂予内觀。」予曰：「然。先生患子

之漫馳也而約之云爾。子時内觀也漠漠耶？昭昭耶？寂寂耶？生生耶？子毋執内而大觀焉。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性於人，於物色色種種，何者非吾内也。昔陸象山曰：『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内事皆吾分内事。』斯爲善觀者耶！彼騖外而遺内者固非，執内而遺外者亦非也。子遡淮而南，必見先生。試以予言質之，然乎否？」

洗心説

或問於余曰：「洗心有道乎？」曰：「有。」曰：「願聞之。」曰：「知心而已矣。」曰：「知心有道乎？」曰：「有。知天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人，天之心也；天，人之心也。一也。知天則知心矣。人能知心，則諸穢臭腐亦净也。心苟未知，即殊品神奇亦垢也。故曰：洗心者，知心焉則幾矣。蓋知心而洗，乃所謂江漢以濯之者也；未識心而求洗者，則昔人所謂泥裏洗土塊耳。」或曰：「洗心之説出于《易》。《易》主卜筮，言不既粗歟？」曰：「精矣。夫人心之未交於感也，湛然虚爾。何俟於洗，而亦何容於洗也。蓋自知識起，而吉凶悔吝之感生，是故憂患攻取，憧憧往來，而虚者汩矣。聖人示之以卜筮之法，使人之於感也，知識不用，歸於其天；而憂悔攻取，相忘於無朕之中。其爲洗心也，不已妙歟？夫《易》之洗心也以卜筮，其萃涣也以假廟，其致一也。何也？心體歸虚則澄清，精神歸虚則凝聚，其於道也，深矣深矣。非達天德者，其孰能與於此！」

大人説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夫仰觀俯察，

茫茫蕩蕩，天地何心，唯是虛化形成。而人人便是天地之心之所寄託也。吾人合下反身默識，心又何心？唯此視聽言動所以然處，便是此心發竅處也。此心發竅處，便是天地之心之發竅也。是故程子曰：「視聽言動皆天也。」大人者，與天地合德，只此識取，非有異也。吾儕於此信得及、味得深，何天非我，何地非我，何我非天地哉？即日用尋常，便自合德天地。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昔象山云：「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又曰：「纔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斯其爲見大者與，見大則所爲大人者可識矣。彼斤斤諵諵於末節，齷齷齪齪於胞中者，斯其爲人也，藐乎小哉！

觀海說

柳塘周子將之瓊，過耿子商焉。間訊及大洲先生之學，余曰：「未之炙也。」仲弟子庸曰：「吾聞諸及門者述先生言曰：性猶水也，水固水矣，波亦水也。」余曰：「然。是可祛邊見者之蔽矣。顧有溝澮之波，有江河之波，有溟渤之波，可一視之耶？且所取於水者將撓之而使波耶？抑澄之而使不波耶？是故識性要矣，辨志先焉。學誠不可以已也。」周子禮曰：「水本不波，撓之而使波，誠惑矣。水既波矣，即欲澄之而使不波，恐不能也。」子庸曰：「撓之即波，澄之即不波，此蹄涔溝澮之水也。乃若溟渤之水，孰能撓之使波，澄之使不波耶？」季弟子健曰：「然所貴於學者，學至於海而已。」官子仁曰：「海誠不能澄之使不波矣。如使馮夷弗若日横波焉，懷山襄陵，傾檣摧楫，民物不重傷害耶？」余曰：「中國有聖人，則海不揚波矣。學之足贊化育也如此。」周子曰：「唯唯。且

就余事商焉。余往請告，疏再上，不允。頃圖侍養，例不合，進退維谷。此中之波且騰涌矣，何以澄之？」楊生道南曰：「朝市未必污，山林未必潔。一視之而委順焉可也，不則澄水中無風自波矣。」余顧周子笑曰：「此觀於海者之言也。行矣，勗之哉！」

真我説

里中涂山人者，少遇異人，授以長生久視訣，遂謝父母，棄室家宗黨，遠寓天臺之麓。趺坐巖中，草衣木食，身不貼莞席者踰七年所。或問之，曰：「我將斷緣息念，求所謂真我者。」久之，出山歸寧其父母，晨昏省定益虔。日以所自得者諭其父母及其昆弟，乃父母、昆弟亦津津嚮往焉。乃今又欲輯和其族黨，省丘墓，謹祠祀，丁寧訓飭，肫肫然不忘本始。即其世遠，其居析，猶懼其或睽而不聯也，維是遠遡近諮而述譜焉。譜既成，請序於余。余惟山人往之塊坐深山而服習其師旨也，不獨視其宗黨兄弟父母與己不相涉，即其形骸支體亦視爲贅疣幻妄，而嗒然忘矣。乃今篤父母，至於兄弟，以及於族黨若此，豈山人顧自疑所學而改趨哉？山人有初，而後有今之所爲也。何則？夫人之蔽於我也錮矣。故必盡忘其累，而後識真我；能識真我，而後能無我；能無我，而後知萬物之皆我。吁！是道也，閎且淵矣，未易言也。跡山人之所倐爲若此，亦可以觀人心之不容已者矣。即人心之不容已，而生生之理可識也。此理不匱，是即長生久視之道。否則即百千齡亦枉耳。山人其自信否耶？

山人諱永鑒，字汝公，别號純一道人。其行己甚脩而好親吾黨。里中人薰之而善

良者甚衆。余故樂道而敘之，且以提激吾黨云。

尋常說

見孺子而怵惕，人之常也，先王但能充之耳。遇呼蹴而羞惡，人之常也，賢者但能弗喪耳。於此常上略添些子，便是作異。即是逴絶奇偉，矜赫世人耳目，是有道者所羞稱也。善夫！程子曰：「天地之常，普物無心；聖人之常，順事無情。」嗟夫！非程子孰識尋常之爲妙道也與？

致曲說

人之生也直，惟直則生，故直心爲悳，直即常也，誠也。至誠之德，直而已。惟意作而迂回紐捏，則曲而不誠。曲而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而形著動，變化因之也。

用中說

百姓之日用皆中也。常而不怪，直而不曲，故曰中。但不能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此百姓之所以爲百姓也。不獨百姓，即賢智者不能知至至之，常求諸深遠俶詭，是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避也。又或不能知終終之，常耽此虛見，色取行違，是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用其中於民，其舜也與？吁，舜何人也？惟用此中而已矣。予儕何人也？顧好異而多曲哉！

戊辰歲，甑山宦遊在外二十年餘矣，遷官還里，不之家而先枉余。別時丐贈言，余贈之曰「尋常」。癸酉歲，自繁昌來，去家又五年矣，又不之家而先枉余。又丐贈，余贈之曰「致曲」。間復論大舜用中之

旨。別時把袂，彼此潸然。甑山子曰：「子更何以益我？」余曰：「別後但得君意少，余言少，即是彼此長進左驗。」想君異日必以余三言爲贅矣。

知天說一

嘉靖丙寅，余駐泗校士。筮仕爲理者數輩謁余，余質之曰：「世俗子嘲談學者類爲玄虛，語即中庸，言思脩身，至不可不知人實矣。乃思知人，謂不可不知天，不已玄虛耶？」諸理各舉似。余曰：「此儒生舊見解，賢輩茲當以身發揮矣。每念賢輩職專刑獄，然讞譒少差，特一夫之不獲耳。近日各臺多以耳目寄諸賢，若評品少差，則一路哭與一家哭，均可念。思知人可弗知天耶？」諸理曰：「願終教。」余曰：「賢試仰觀諸天而自省焉。今夫天，昭昭耳，蒼蒼耳，人日致虔而默禱之，天不見爲喜；人日皞皞然相忘於覆幬中，天不見爲嗔。何者？天無意也。諸君皆賢者，如因人之慢而故蔽其賢，因人之謹而故掩其瑕，可信無是矣。顧如因人之謹也而中微有喜意存，則人承吾意而譽言至，譽至而日積焉。或間指其瑕，吾耳將亦或逆矣。因人之慢也而中微有嗔意存，則人承吾意而毀言至，毀至而日積焉。或間稱其賢，吾耳將亦或逆矣。何者？有意故也。諸賢法天之道而毋意焉。謹慢兩忘，好惡不作。其於知人也，或庶幾乎！」

知天說二

萬曆癸酉，余官符臺。適歲大計，考功何君同志者見訪，座頃，蹙然喟歎曰：「知人難矣！奈何？」余曰：「公其知天乎？」曰：「云何？」曰：「天之德生生耳。今人東

髮受書，逮通籍爲仕，亦大艱矣。苟中有生平飭厲而横遭黜巇，誤致錮廢，是猶將生人而立致之死也。君念及此，其容有蹙，殆天生生之心也。執此心以往，當無失矣。」曰：「典在黜幽，厥有故常，顧安得遂此好生之心耶？」曰：「否。維天何嘗廢肅殺哉！顧其大德原主於生，是故肅殺亦生機也。苟徒不忍於一家之哭，而安忍於一路之哭？是亦未能充生生之德矣。」考功曰：「善！吾今而有味乎知天之説也。」

知天説三

乙亥，同志有將卜相者，余叩之曰：「異日者君當樞秉鈞，以何爲要？」曰：「知人要矣。」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曾味其旨耶？」曰：「云何？」曰：「夫世好禔脩者劣通方，尚揮霍者薄廉謹。崇渾厚則抑果敢，勵明作則迂仁厚。温恭進而骯髒退，英敏優而沈潛詘。是皆以己格物滯方而有所，人將有遺知矣。維天之於群物也，并包而覆照之。梧檟培矣，而荆棘亦滋也；參蓍産矣，而烏附亦植也；牛馬蕃息矣，而虎豹犀象亦並育弗殲也。夫梧檟以材以實，而荆棘亦足以藩垣；參蓍以宣以補，而烏附亦可以袪毒；牛馬以服以乘，而虎豹犀象亦足以飭等威而嚴儀衛。由此類推言之，是天無遺物，亦自無棄物也。秉鈞者惟斷斷然、休休然，法天之并包而不遺，覆照而不蔽，則自能鑒群材而善用之矣。故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

知天説終

前三説，因人就事言耳。《中庸》本指，蓋欲人自思所以爲人者，原與天無二，非故

以此合彼也。世人執吝目前七尺之軀，員首方趾，横目噉吻以爲人耳。而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者，其視聽言動皆天也。只此方寸之靈，本自通貫天載；只此一息之氣，本自充塞兩間。陸象山曰：「雖欲自異于天地，不能也。」信然哉！吾儕默而識之，一旦豁然知人不異天，天不離人，則視爲天明，聽爲天聰，動爲天機，合之爲天德。在親爲孝子，在身爲仁人。其於愛憎取舍，經世宰物，焉往而非天道哉？苟不知人之爲天，則耳目形骸雖是人也，實則行屍坐肉已耳。媿于天，怍于人，忝于所生矣。故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末章又曰：「誠者天之道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無非思知此耳。

置身説

先儒有言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非意之也。」蓋通貫天地萬物而無古今人我者，吾心之真體故然也，顧視自置身何如耳。嘗試驗之：世人身不出閭閈，念不越身家，所暱者惟婦子耳，一垣之外皆胡越也。試舉其身孑然遊於百里外，途遭里之人猶戚矣。又試舉其身孑然遊於千里外，途遭邑之人猶戚矣。又試舉其身而遊窮荒絶域萬里之外，第見似人者亦跫然喜矣。此何以故？身之所置異處也。古之人超然物表，視其身爲天下萬世公共之身，天下萬世故皆度内也。豈緣境所能移，名利所能障哉！

耐煩説

昔有筮仕爲令者，請教於長老先生。先生反之曰：「子兹往也要如何？」令曰：「要廉。」先生曰：「否，否。要耐煩。」令不達，請曰：「廉，士人美節也。先生顧不見可而曰

耐煩，是平平語也。」先生曰：「前吾語汝耐煩，未易言也。子試對境驗之。彼令之職，是上之所藉以承宣，而下之所寄以爲命者也。其事任蓋叢且夥矣。茲于上也，諸所關白，諸所讞審，吾心盡矣，而上或時吾格也。如不耐煩，則憤懟之心生；憤懟之心生，則上下之情睽矣。弗獲乎上，民可得治耶？既未可逆上以懟，又不容違道以殉，是惟耐煩，始能積誠以相感也。下而林林總總，待命於我者弗齊矣。倏有甿隸之子，款啓之氓，席其粗戾之習，直突咆哮於吾前，如此而不耐煩，則淫怒以逞，不免有斃於非命者矣。當此之際，須耐煩而後能原其無知之愚，察其憤惋之情也。又如公應鞅掌，昃食靡皇，倏旅賓之鷂報踵至，倏造請之竿刺頻投，此非耐煩，則其應之也，儀不及物，貌不稱情，弗賓之咎叢下，士之誠荒矣。故須耐煩而後無衆寡，毋敢慢也。又如勾稽期會之瑣委，筦庫犴狴之檢防，少不耐煩，則蠹孔弊竇蘊釀於茲矣。故曰：『耐煩是爲令要領也。』若夫服官而廉，猶之爲女而貞，此其性分之常道，而非異人之奇節也。今曰『要廉』，即此要之一字，便將自負以矜賢，上或有弗禮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禮也？』由是不耐煩以承上，而傲所不免矣。下或有弗順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順也？』由是不耐煩以恤下，而暴所不免矣。或值不速之客，或當劻勷之務，則又自負曰：『吾廉如是，是足自樹矣。世俗人何足禮，淺鮮事無足慮也。』由是不耐煩以酬世理紛，而惰慢叢挫所不免矣。是要廉者諸過之所生，而耐煩者衆善之所由集也。故曰耐煩爲要。昔象山陸先生曰：『耐煩是學脉，其爲道也深矣。』非特爲令要術也。猶龍氏之

言曰：『知美之爲美，不美矣。』其要廉之謂歟！」

右「耐煩」二字，此千古至人秘傳藥方也。顧須引子辨認親切，方得神效。夫所謂引子者，視人所志如何耳。如志躋名卿膴仕，須服此方，昔人所謂「喫得三斗醋，喫得三斗虀」是已；如志學仙佛長生住世，須服此方，道釋家所謂「調火候，除火性」是已；如志希賢聖，則亦是此方，吾儒家所謂「勿助勿忘，不厭不倦」是已。嗟嗟！奇方易得，真引難求。茂叔能耐煩於趙使君之不禮，嶺表荒崖之出入，而不耐煩殺人以媚人。程伯子能耐煩於鎮寧守之忌刻，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至於諸邑競務華潔供帳以悦内使之意，則不耐煩效之。此其於引子辨之爲精，而不執方者也。是故引得其引，則雖周公之吐握，孔子之會計，亦是服此藥耳。引失其引，則鄧綰耐煩甘笑駡，師德耐煩謁相門，服此藥而益重其麻木癡頑之病，則由辨之不早也。

窮理説

池守問晦庵窮理與陽明致知之説如何。先生曰：「余觀賢語意，却只在朱子、陽明身上分別話柄，恐去朱子窮理之旨且尚遠也。」守曰：「如何？」先生曰：「窮理字未可輕看。試看説箇窮字，便是直窮到至盡至極處。如堪輿家卜宅兆，便直窮到祖山發脉處；昔人尋河源，便直窮到崐崙星宿海而後已。先正所云窮理不是只向書册上辨識得些話頭，就是實是要人反身究竟，直窮自己生身立命之原始得。即《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自可見。試以諸賢今日現在職業言之：如要治民，便窮到獲上；要獲

上，便窮到信友；要信友，又窮到順親：此皆賢輩之所共明也。至於順親，又窮到誠身；誠身，又窮到明善。此便是夫子直窮到底言語，賢輩近日可理會及此否？」守曰：「願終教。」先生喟然歎曰：「此善之不明也久矣！天下民物之不得其所也，胥此矣。區區處心積慮，正願與諸賢共明之也。諸賢今試細思，均此身也，而曰必明善乃能誠身，何也？蓋吾人而今眼前見的這箇身，只是一箇血肉之軀。張子所云客形，異教家所云假合幻身耳。世人都執吝着這箇假合的幻身，流染虛妄，迷蔽本真。只見得自己目要好的視，耳要好的聽，口要好的喫。扒扒拮拮，一生只要陪奉這箇七尺之軀。以此不惟民物痛癢不知相關，就是父子、兄弟至親亦常生間隔乖離，如何能彀信友、獲上、治民乎？吾輩誠能反身，脈脈自窮我這箇目原何能視？耳原何能聽？口原何能知味？我這身心原從何處生來？如此直窮到不能言處，不能着思議處，於此默識得此渾然與物同體的意思，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萬善，滿腔而是。靈靈透透，完完全全，纔是箇真正人身，不只是一箇血肉之軀矣。所謂必明善而後能誠身者蓋如此，如此而親不順、友不信、上不獲者，世豈有此理乎？窮到此方是窮理，致到此方是致知也。」守贊曰：「發揮至此，明透無餘蘊矣。誠聞所未聞也。」先生蹙然曰：「願吾輩從此真真切切，省身克己，使合郡民物，窮簷幽谷之下，箇箇無失其所，迺爲發揮。若說我解說得好，就是發揮明透。不知去朱子所云窮理，陽明所云致知之旨，又隔幾千里遠也？」語已，先生顧一麟曰：「此善在人，明明白白，那箇不具足，何明之之難如此？」一麟對

曰：「吾人勢利薰灼，積習遷染，蔽錮非一日矣。自非大丈夫挺立物表，高竪眼睛，將那俗情一切歆慕濃艷的只當腐鼠看破，此善安能彀明耶？」時先生首頷云。

識先說

古之名賢鉅公所以表樹當時，垂鴻奕世者，識先後着耳。世人齷齷齪齪，卒取喪敗者，何自眯蔽作顛倒見哉！嘗觀士紳篤志爲官者，惟恪守官方，勵精職業，固不知爲家計也。然如此而貧困不能存活者，蓋有之亦鮮矣。是一志業官，而家計可兼舉也。若營營然惟爲肥家計者，往往賄敗，或罹法網，并其身且淪喪焉，何論官哉？即或巧攖神竊，幸致富厚，子孫永受享者有幾耶？等而上之，士之篤志爲人者，兢兢然敦崇名節，依倚道誼，固不暇計名位之崇卑矣。然如此而宦不達者，蓋有之亦鮮也。彼汲汲然惟以官爲志者，患得患失，靡所不至。即令位躋崇膴，蓋喪其所以爲人者矣。況以此敗者每相隨屬耶？又等而上之，賢人君子，居常反躬内省，惟求無媿無怍，心之所慊，雖天下非之不顧。此則所謂立大，所謂不失本心者，未有如此而德業不崇，名行不著者也。若皦皦然惟以矜名飭行爲志者，則不免爲贊毁所撓，時有違心之咎，狥外之耻矣。是故君子先事乎其心，而其人品自高；先成乎其人，而宦業自崇；先業乎其官，而身家之念可無事事矣。此謂識所先也。卑卑者反是。初止爲一身一家動念，而官、而人、而此心俱喪敗無餘者多也，豈不悲哉！吾黨當深省矣。

爲己說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

人。」宋儒賡其語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然乎不然？ 余惟古之人視人猶己也，仕急於爲人，求盡此心耳。即亦曰爲己可也。彼仕惟爲己者，眯真己矣。愧天怍人，所喪滋多，惡能爲己哉？ 夫古今人不相及若此，蓋剖判於所學矣。輓近世所學抑何事耶？ 貿貿然攻佔畢以梯榮貴，天下皆是也，進之，不過矜名行以賈聲稱云爾。間有矯然標樹，以學自命者，則又多眩於異説，崇虛任放，以爲繕性了心。甚有溝壑其身，楚越其胞與，而猶號於人曰：「無染不着。爲己之學，如是如是。」嗟夫！ 是豈古人所謂學哉？ 古人之學，惟求得夫本心而已。夫天地萬物，通爲一體，而天下之物，無以尚之。吾人之本心固然也，古之學者惟求夫此。是故不視不顧，斤斤然致嚴於一介，非以爲廉也，是其不欲之本心不容自涴也。若撻若溝，汲汲然關切於一夫之不獲，非以爲仁也，是其不忍之本心不容自已也。由其不忍也而益有所不欲，由其不欲也而益有所不忍。學如是，仕亦如是矣。何也？ 蓋本心之達於民物也。若日之必暄，隨地皆燠；若水之必潤，隨地皆濊。彼其至性，不可禦如此也。緊謂今之人獨無是心哉？ 彼迷蔽而壅閼者衆也。即或縮腹鏤骨以爲廉，呴濕濡沫以爲仁，非不欲不忍之真機矣。民生何賴焉？ 是則學術不明之故也，悲哉！

立達説

己欲立矣，即立人焉；己欲達矣，即達人焉。此仁體也。必待己立矣達矣而後立人達人焉，則生機亦有時乎息矣。夫立己所以立人，立人所以立己也；達己所以達人，達人亦所以達己也。無間歇，無等待，其體

本如是也。兹能超然於人己形骸之外，而於所謂一原者默識焉，其機自不能已矣。故曰：「大人合天下以成其身。」

出世經世説 癸亥夏

盧山與大洲書云：「以天地萬物出乎吾心，惟求吾心不昧，而不必致力於天地萬物者，此禪學所以爲出世也。以天地萬物莫非吾心，即以吾心天則而順應乎天地萬物者，此聖學所以爲經世也。止于出世，故釋氏所以未盡；雖經世而未嘗不出世，故聖人所以爲全。」

兄出世經世之説甚精，弟未嘗學禪，不暇爲他家分疏。但弟竊謂吾儒家亦必須出世而後能經世，其次皆隨世以就功名者耳，又其下則皆混世希世人，不足筭也。試本諸身而微言之，必須此箇知體，透露出頭，不爲聲色臭味埋没，方能率令得耳目口鼻，使視聽言動各循其則。即此是出世而後經世説也。若淺言之，就于今仕路上人，亦須將一切世俗卑卑榮肥心腸覷得破，超脱得些出，方幹得濟世澤民的功業。古來卓識人止是藉官以行己志，若將此身鑽在官肚裏，世界如何倚靠得他？昔人抱甕之喻，可爲明切矣。即此亦出世而後經世説也。吾儕學道家，亦須將世儒舊聞舊見磨刷盡净，反身循省，方增得些自家新意，方成就得後生。若終日只在世儒口脚下盤旋，誤己誤人，更無了日。即此亦是出世而後經世説也。兄以爲如何？

本末説 復盧山丈

子游疑子夏教人，本之則無。此子游初悟時語，尚是邊見。意謂子夏只在儀節上教

人，不令識本體也。子夏駁語，此是子夏悟後語。譬諸草木註解，學者所至有淺深，猶草木有大小，非也。本末原是一貫，即草木之根與杪，原非兩截。小子只可令從洒掃應對上收攝精神，漸使自悟。若合下就透悟得本末一貫的意思，非上智聖人之資不能也。即此推之，古人教人詩書干羽，與夫先王制定三千、三百之類，皆是此意。吾儕近日教人，只合做下箇以文會友的課程，說到輔仁處，便難言矣。兄謂精神行事之乎通即是。又曰居其職，講亦不可缺，如教中所謂良知之變化，天則之不可損益。此豈可令人口耳耶？古人洒掃應對，如此粗節悟者，知是精義入神。今讀書作文，何等精微，乃爲俗學。此固有辨難言。難言，即今吾儕校文，末也，而所以校文者，其精神命脉所在，本也；諸生作文，末也，而其所以作文者，固亦是良知之變化，亦自有天則之不可損益，本也。此可使由而未可俱使知之者也。就弟見在職業，校比評品，一循天則。不爲毀譽狥請託，不暱宴安憚煩勞，不席疎脱弛防檢。其他則辭受進退，一遵兄教，省躬約己，不失故步。是即不昧良知，不違天則，以此自盡，如斯而已。若欲使人實識此理，不事口耳，自非特起丈夫，挺立在百千萬仞上，一切世俗聲華勢利障都看不着眼者，孰能及此？雖然特起丈夫不可謂世無人，顧弟如兄教，以精神感召，或有聲應氣求者。他日第得二三輩，藉手以報天子，以謝知己教，此生之願畢矣。何如，何如？

明哲保身說 癸亥冬寓崑山公署

一日理會「大哉聖人之道」一章，頗津津有自得處。獨末引詩文義，覺有未通。夜來

伏枕，時反身内觀，一無所有，唯此些子烱然在此。始信人之所爲人者，唯此明哲體耳。此體透徹，此身乃爲我有。是以大哉之道，屬之聖人，理會至此，不覺手舞足蹈於衽席間也。夫人日間耳目有所交，精神有所寄，多難反識。此際院深夜静，即自己形骸亦窅寂無覩，唯是此物通晝夜耳。識得此，常凝常尊，則行居坐卧，皆在明哲中也。

立本説丙寅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者，立天下之大本也。立天下之大本者，知天地之化育也。夫焉有所倚哉？肫肫其仁，淵淵其淵也，浩浩其天也。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於戲！「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大哉孔子，斯其至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示詹生一麟。生受學于念菴，學宗歸寂。常言立本，顧未知天下之大本也。未知大本者，未知天地之化育也。未知天地之化育者，倚於我也。嗟嗟！衆人懵懵枉死，更不識我生。知求我，而未悟無我乃真我。吾懼其終難達天德也。勉之，勉之。

出離生死説

余友近溪羅子問莊生曰：「如何能出離生死？」生曰：「不着。」近溪拊髀首肯曰：「如是如是。子於道也聞矣，夕死可乎？」莊生曰：「道幸有聞，樂之終身可矣。何必死？」耿子曰：「莊生之言幾矣，未盡也。夫人自受形以來，如此四大軀殼，原自有生有死。雖欲出離，誰能出離？一指蒙刺，哲人改容，毒疥在肱，呻吟不已。是故夫子所慎，

疾居其一。又曰『假我數年』。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孟子曰：『生，我所欲也。』即如弘忍禪者見虎而怖，亦不免有這個在矣。蓋好生惡死，賢愚同情。即欲不着，焉得不着耶？如此性靈，始自大虛來，終還大虛去。原始反終，本自無生，亦自無滅。一切衆生，總皆如是，豈特三世諸佛獨能出離？彼衆生懵懵，日用不知，誠爲虛枉。若曰於此一覺，便是出離，此非吾儒究竟法也。近世同志中，見人臨終分明慷慨，便謂有得，是知命者。余見鄉村野老田夫，臨終時叮嚀永訣，如祖行話别然者甚多。胥可謂知命耶？此猶曰『是其質樸未漓，自近道』者。余又見憸惡細人，亦如是者多矣。乃兩楹夢奠，出涕沾襟。顔回早死，哭之至慟。尼父顧不能出離生死哉？蓋聖人與人同，聖人與人異。顧其涕其慟，必有所爲，非若庸人俗子，依依戚戚於兒女間也。」生曰：「聖人亦求出離否？」曰：「聖人一生急急皇皇，惟求所以無忝所生者耳，不求出離而自能出離也。先正云『存順没寧』，此是出離生死正法眼，未可以爲儒生常談忽也。何以明之？生死猶旦暮也。吾人旦晝所爲無愧無怍，則夜寢夢寐亦寧。知晝夜則知生死矣。」莊生曰：「如何能無忝所生？」曰：「難哉，難哉。生人之道大矣，無窮盡矣，視其志如何。彼世之卑卑志榮肥者，幸躋崇階膴仕，居有華第腴田，彼謂得此可瞑，故以此爲無忝所生也。高之志事功名節者，即裹尸馬革，三木囊頭，猶然含笑甘之，彼故以功垂竹帛，名重丘山爲無忝所生也。乃若聖賢志於道者，生人之道無盡，聖賢之心亦無盡。孔子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所

求朋友先施之，未能。』是其心真歉歉然，只見得此生人常道難能。以此不厭不倦，更無已時，只於此求無忝耳。聖人只見得自己未能，自己有忝，急急皇皇，此其心至今萬古如見，雖謂之聖人不死可也。學者承籍虛見，便侈然自謂有聞，不知反身循省，子臣弟友，果能盡分否？」

解

格物解

儒先格物之訓多矣。按：《大學》經文中格物原自有明解，曰：「物有本末。」又曰：「一是皆以脩身爲本。」格物之物，故即物有本末之物。格物云者，知此身之爲天下本耳。何者？大人通天下爲一身也。吾人只苦不識得自家這箇身，便去身外覓道。卑卑者只爲此假軀殼，終生汩没於聲色勢利場中，無論已。即高明者亦只在名行格式上模擬，與語曰：「通天下爲一身，亦如説夢矣。」嗟嗟！吾儕受生爲人，乃終生懜懜，執吝此箇血肉軀殼，不識此箇本來真身，即令百歲枉死耳。此是生死一大關，不容自已者。夫釋子家也知參會化身法身，乃吾黨顧懜懜然不識此身，豈不哀哉？聖人苦心破口説箇格物，格物即求仁之别名也。蓋仁者人也，識人便是識得此身面目，便自高明，便自廣大，便自清浄，不必皦皦爲潔，便自慈悲，不必煦煦爲仁。即温公解格物曰「格去物欲」，朱子解格物曰「即物窮理」，文成曰「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皆有受用，皆有着落。其義皆可通也。否則即格物兩字，亦贅語耳。

愛衆親仁解

友有授教職者，余書「愛衆親仁」以贈。或曰：「此孔門教弟子章程也，奈何移以贈人師？」曰：「此孔門爲仁之直指也，其道闊矣，緊獨爲弟子職言哉？凡爲君爲長，率當遵是道矣。而尤莫切于爲師。夫吾儕被命，綰一庠序之教，則凡繫籍黌宮，負牆而環橋者，皆吾子弟也。彼情蔽于世態之炎冷，而心矇于流品之低昂，則其愛也必不汎，而于仁也不知親。是卑卑者無論已。習見抱一技矜一節者，往往自視過高，而蔑視人人，即愛不能汎，仁未知親也。不寧是，即吾黨以知學自命者，又往往以知見相角抵，而以言議生矛盾。伐異黨同，見非忘是，以凡俗視衆而不知愛，以邊見讐仁而不知親者，比比也。嗟夫！是道也，豈易言哉？非反躬克己，實識仁體者，未可與此矣。」

附：鄒生汝光曰：「嗟乎！此先生微言也。達此則知下學上達之説矣。彼從本來窺一目者，視此語且屬情緣，顧不曉胸中尚遺些子，便生種種藩籬，如先生所揭諸□可概也。❶逼真能愛能親，即不必更言無着，乃真無着已。彼云無着，無着者似尚有這無着在。諸學博聆此語，宜深領會。且如諸學博之任，先生這般慇懃囑付，此何等心？吾儕因何不相關涉？諸學博領此一片精誠，便是師門衣鉢。願相與共勗之。」

知命解 前

五十無聞，斯不足畏。余時五十又一矣。每憶斯語，惕然自悲。嗣讀《南華經》中

❶「□」，似爲「底」字。

述夫子五十一歲時，自謂未聞道，乃過沛訪老聃，爲采真之遊。余妄藉以自廣。而是歲余偶承乏使魯，亦過沛，同志爲賦《過沛吟》以相策勉。友人聞之，難曰：「夫子自謂五十知天命矣。乃踰此猶云未聞道，何也？」余曰：「惟其知天命，是以謂未聞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惟文王知天命也，是以常未見；惟夫子知天命也，是以常未聞。蒙莊故多寓言，然即夫子不已之心推之，自視必若此已。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是以執見耽虛，傲然自謂已見已聞，而不復知所謂學矣。」曰：「然則夫子所謂知天命者云何？」余曰：「天之於人也，既有以與之，必有以任之。彼堯、舜、湯、文之爲君，禹、臯、伊、虺、周、召之爲相，孔、孟之爲師，咸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天實命之也。見知知此耳，聞知知此耳。惟其知命在我不容辭，是以若饑若溺，若己推而納之溝中。皇皇棲栖，若求亡子于道而不自已。是不得不然，不容不然，亦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維命故不已，維命亦無常。時而君，時而相，固不容已矣。時而窮，可容已乎？故曰：學不厭，教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孔子自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深乎微矣。後惟孟子知之，故願學。願學者，學其不厭不倦耳，非特學其仕止久速之應迹也。蓋不厭不倦，便是天命。不已，便能無可無不可，他意于可將已于不可矣，意于不可將已于可矣。參之不已，消息未一也。教學相長，憤樂相循，矻矻一生，更無已時。兹夫子所謂知天命也。乃余半生已枉，時復悠悠，則誠不足畏矣。顧世儒以棲神於虚，而寘心於無者爲知命，吾惑也。

知命解後

隆慶庚午，余以大理左丞予告在里。是歲，蒙嚴譴。胡子正甫校士至黄，期予晤，叩余近詣。余曰：「頃聞報，蒙譴。時爲一莞爾，吷然無動也。友在座者覩之，藉藉譽予學得定力云。予顧自媿曰：『夫子不怨不尤，以學能上達也。余之無動，達如是耶？不敢承矣。』顧自兄督學吾楚來，日翹翹焉以兄問休慼爲愠喜。如聆休問，則驩然色喜，若身有之；間聞煩言，則佛然中愠，若躬負刺已。諸季相規，以爲余過。余曰：『平生爲學止有此耳，奈何過我？』夫不自信吾之無動爲學，證而以爲兄動者。自信爲學，兄其然乎？」胡子首頷，徐曰：「子知性矣，未知命也。」余唯唯。是夕，胡子留余同寢。中夜，胡子蹴余寤，俱擁衾而坐，嗒然忘言者久之。胡子徐指授余知命密指。余曰：「此兄之知命，似非夫子之知命也。」胡子曰：「夫子知命如何？」余哂曰：「夫子聖矣，猶然五十始知命。余齒今四十有七，願假我三年限也。」越甲戌，著《知命解》，寄視胡子。胡子續爲説以進余，余藏之巾笥，未敢以示人。越萬曆丁亥，都門諸同志會于靈濟宫，内翰張陽和舉《知命説》相質，余默理前解，殆爲夫子解，非自解也。其見雖確，于我何有？冥冥之中，負此良友，赧然内訟已。同志更相促余語，余曰：「夫子之知命，余何敢言。第自矢願以今六十四之年，當夫子之十五，從兹勉志此學耳。」友曰：「夫子之志學，便志此知天命也。」余曰：「然。余兹于天命，未敢言知，第畏之而已。蓋所云畏天命者，不敢揉情塞性以牿天，不敢蕩矩踰閑以誖天，不敢侈虚知空見以罔天，不敢附邪説亂

道以逆天。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式是訓以終生焉爾。余密自以此盟心已。念子健今齡距夫子知命之年邇矣，自審於天命知乎未耶？余惟弟茲膺朝簡往柄閩學，❶簡書中帝命在焉。帝命所在，即天命所在。惟此日顧諟焉。是爲知天命，往矣欽哉。」予既譔此，勗子健已，念弱侯弟及第之歲，適當知命之齡，天之所以命之者，若有意焉。其任蓋益重且巨矣。復書此貽之。意弱侯必有自盟諸心，日與海内同心相切劘，思所以欽承天命者。顧予老矣。按《戴記》人生七十曰老，而傳註者釋傳，謂傳家事于其子。此淺之乎爲解者。《記》所云「傳」，蓋謂得人以傳道也。余惟天之命人，莫不有道也。而或泯泯焉無傳者，無得于道也。得道矣，而或不傳，則以未得其人，或其道原不可以傳後也。予年茲去此四三曆耳，生平所與一二三子共學而切劘者，可傳耶？予茲益廪廪焉畏茲天命矣。嵓棲中，日翹翹然冀二三子有以儆予啓予，毋以予耄老而遐棄予也。

執御執射解

友以博學勉仲子，仲子以執射執御之説進，友未達。余因申其意曰：「距詖放淫，恢張孔氏之道，古今能執射者，惟孟子。蓋其的之審而發之力也。無論漢、唐，即宋儒孜孜名理，❷未有能詣其彀率者矣。乃若裁成輔相，以人治人，循循然忘其躬以持載天下萬世，使天下萬世日範我馳驅，趨于大道之程而不自知者，微夫子不足與此。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是則夫子自任執御意也。

❶「朝」，原漫漶不清，據文義補。
❷「儒」，原作「孺」，據文義改。

其指淵矣。學者參會夫子執御之指，而後所謂博學者有歸也。」

克己復禮解

余在淮揚，語泰州守，候校事畢，枉心齋先生令嗣一晤。州官不解，即强促之。至則余校務未竣，❶不便相見，弟勸鹽法徐臺長先訪之。徐臺長試之，意有當于衷而後往。乃令二學博傳王君語以告。徐臺長與己意見不合，來語余。余曰：「不要如此見解。只看我輩當下訪的意思真實，相求取益，略無一毫勢分意思障碍，即此便是克己。就此中解，不須向文義上解也。然聖門言仁，便説箇禮。此又是吾儒之學超軼二氏，貫徹古今機竅，有難言者。近世學者辭受取予，出處進退，多混障鹵莽，未透此耳。即當下言之，如余與王君須事竣後會，亦是此意。如王君比來精神直下承當，以統承家學，興起斯文爲己任，略無一毫躲閃夾雜，則克己復禮之義，即能發揮矣。又何必求之言語間耶？」徐君因有省云。

達　解

右司寇雨亭陳公謂余曰：「昔在諫垣時曾與相國趙文肅論學。文肅曰：『人之生也直。直心爲悳，學惟質直，要矣。』吾時難之，曰：『孔子言質直，且曰好義。又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而後能達也。質直已乎？未也。』文肅聆已，俛而思，嘿然者久之，懼然曰：『惟是質直已。爾別添些子意思，便不直。吾不能也。』其言如何？」余曰：「文肅之學，原如是。跡其生平與世酬物者大都如

❶「余」，原作「餘」，據文義改。

是，兹其言亦如是，信質直哉！雖然，孔子所云好義者，豈是依倚道義，緣飾名行耶？所謂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者，抑豈伺人眉睫，揣人意指，務爲脂韋以取媚于世耶？必不然矣。余近有味乎太宰楊公之言也。太宰謂余曰：『吾嘗接遇僚屬，視其色若有隔礙然者，反而自省，曰：「是必吾中有閡，而施之者倨也。」吾慮下之，而色思温焉。徐觀彼色，亦因以易，而神情融洽矣。由是以觀，外者内之符，而人者己之鑑也。道合内外，通人己。夫子察言觀色之訓深乎哉！夫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根于心，斯發于言，徵于色已。愛人人愛，敬人人敬，此機之相爲貫通者也。如察言觀色，而人弗吾愛，人弗吾敬，此必仁禮之在我有未盡者。慮以下人而自反其仁，自反其禮。如是乃爲好義，如是而後所謂質直者爲完德也。彼骯髒自樹，肆口淺中，而自托于質直，恐難乎其達矣。』」

不動心解

或問：「孟子曰不動心有道，何道也？」曰：「道即路也。孟子所以不動心者，原所由之路逕與世人殊也。使孟子所學，原在事功一路，欲建伯王之業，則須據卿相之位，乃能操得致之權也。顧心一繫于卿相之位，則得失毁譽交戰于前，雖欲强勉不動，不亦難乎？孟子生平志願，惟學孔子一路。既學孔子，則不藉名位，不倚功能，仕固可止，亦可久；固可速，亦可譬之行者日緩步于康莊。東西南北，惟其所適，即有颶風巨浪，傾檣摧楫，心何由動哉？」友曰：「知言養氣，非不動心之道與？」曰：「言之所由知，氣之所由養，揆厥從來，大由此願心耳。夫戰者得地利則勇自倍，眺者登高阜則望自遠。故

持學孔子之志者，氣乃得所養；而遊孔子之門者，詖淫邪遁，自難爲言也。學者未發此大願，而察察然求言之知，兢兢然爲氣之養者，吾弗之知矣。雖然，世誦法孔子者可勝道哉？顧實識孔子者何尠耶？吁！欲識孔子者，須先識仁。」

嘉靖甲子春，余送兩尊人還里，由龍江滸舟行至安慶，中遭風，舟蕩甚。余心怔怔不寧，理會先正中存誠敬之旨靡驗也。已而泊舟登岸，心乃帖然。因悟此章之旨如此。時以語近溪羅子，羅子撫掌曰：「此天啓子也。得孔氏知止之訣矣。」

慎術解 贈鄒汝光

憶往歲劉調甫訪余山中，余與語云：「學有三關：初解即心即道，已解即事即心，其究也須慎術云。」蓋近世以學自命者，或在聞識上研窮以爲知，或在格式上修檢以爲行，知即心即道者尠矣。間知反觀近裏者，則又多耽虛執見，知即事即心者尤尠。抑有直下承當，信即事即心者，顧漫然無辨，悍然不顧，日趨于下達異流，卒不可與共學適道者，則不知慎術之故也。何者？離事言心，幻妄其心者也，固非學；混事言心，汗漫其心者也，尤非學。惟《孟子》「慎術」一章參透吾人心髓，即心擇術，因術了心，發千古事心之秘訣矣。豈不直截，豈不易簡哉？曰：何謂慎術？曰：皆事故皆心也。顧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學爲大人乎，抑爲小人乎？心剖判于此，事亦剖判于此。事剖判于此，人亦剖判于此矣。孔子十五志學，學大人之事也。孟子善擇術，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蓋學孔子之學者，猶業巫函之術者也，不必別爲制心之功，未有不仁者矣。

子思子謂其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並育不害，並行不悖，有以也。舍孔子之術以爲學，則雖均之爲仁，有不容不墮于矢匠之術者矣。此非參透造化之精，未可與議。汝光承服家學，於前二關固已闖過。余所望於汝光者，當神明默成乎此也。爰書爲別，訂歸，試與調甫暨二三同志一參訂之。如何？

顏子爲舜解

弟子問：「顏淵陋巷窶子耳，一旦奮欲爲舜。夫舜，德爲聖人，且尊爲天子矣。不知顏子合下何以爲，究竟果能爲舜否？如合下無以爲舜而謾曰爲，是奓爲大言以譁世也。究竟無能爲舜而敢誦言曰爲舜，是徒爲空言以駭世也。顏子非病狂，胡爲作此妄語？」耿子曰：「否，否。顏子當年寔是爲舜，亦已爲舜矣。何則？孔之顏即堯之舜也。惟堯當洪荒之世，憂天下之未平，其仁天下之心不容自已也。非得舜焉，則五臣、四岳、十二牧何由得之以亮工熙載哉？惟舜稽衆，舍己從人，樂取諸人。此五臣之所由以師師，四岳、十二牧之所由以濟濟也。夫子當周末，學術分裂，異學喧豗矣，其仁天下之心猶堯也。顧非顏子，則三千、七十何由以親，斯道之何由明哉？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不伐不施，犯亦不較。此三千、七十之所由以日親，而斯道之所由明也。舜相堯以致治，而仁覆天下。顏贊孔以明道，而仁流萬世。其位雖殊，度功量德，疇謂顏之不爲舜哉？顧其所以爲舜者惟此，若無若虛耳。由此推言之，大雄氏之普度衆生，弘法于大千世界也，會下之迦葉、普賢，亦孔氏之顏，堯之舜也。彼其所以接引衆生者，想亦惟是若無若虛如顏，稽衆舍己如舜

也。如使自矜其浮見虛知，貢高慢上，門前刹竿不肯倒却，則亦闒黨童子侈然居先生之位，傲然與先生並行，欲速成者耳。在孔門遇猳佩雄冠之季路，在釋門遇争奪衣鉢之惠明。吾懼難乎免矣。子兹往也，矢志歸依卓吾先生，其尚真無真虛，悔悔然入廛垂手，接引里中衆生，俾令共明本心，同歸大道。毋侈然傲然效闒黨童子，第欲速成以辱，而毋活佛、聖母之稱，且令人視吾里爲闒黨也。

右《顔子爲舜解》，趣若無王僧歸依卓吾李上人也。若無爲改號真無，而示之偈，令持誦焉。偈曰：「真無本無無，無實無萬有。爾顧爾兹名，試静觀其甫。地上至天下，兩間其何有？時行而物生，化育何爲普？無而爲有者，如爲知見狃。鼓頰而狂噪，挾册以徧走。持鉢效貧兒，釋門亦孔醜。世善知識人，豈不羞與伍？爾慎重懲之，毋忝而賢母。舍己以依人，防意而守口。反求諸本心，尚友須千古。古人其維何，回愚與參魯。」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七 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八

紀　言　上

雙塔晤言

嘉靖己未冬，與諸廷撰南明晤語京邸，論及陽明先生良知之學。余曰：「此未可向書册中求、文義上解也。須反身體驗，始得。」坐頃，適鄰寺鳴鍾，余曰：「試反聞默識鍾聲所由聞，良知可識也。」南明默然良久，撫掌曰：「妙哉，妙哉！原來透體皆是此知，眼前軀殼，原非有也。顧既識此，從今何以用工？」余曰：「先正有言：知是本體，常知是工夫云。」南明曰：「唯，唯。」越數日，南明復見過，問曰：「昔明道云：『別人喫飯從脊梁上過，某喫飯却從肚裏過。』此是常知意否？」余曰：「然。」南明曰：「然則如古孔明等人方在食頃，且飯且運籌決筴，應務旁午。此時常知工夫安用耶？」余曰：「知體神通變化，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所謂常知云者，常明常覺，不致昏迷放逸云耳，非固把捉，膠滯於胸膺間也。」南明曰：「唯，唯。」踰數日，南明又見過曰：「子言知體神通變化，誠然。跡漢帝傷胸輒捫足，其知體之靈機妙應如是。昔有偷兒，深夜以手穿吾門，遇家僮以鎗戳之中手，不得脱。已顧自謬曰：幾戳吾手。僮以爲然，起鎗更戳，則偷兒逸矣。此與傷胸捫足者其知體之靈機妙應，將無同耶？」余曰：「然。知體之神通變化，是人人之所同也。顧用之有善不善，辨於志矣。偷

兒志壹於竊財，其知體之神通變化，見之偷生。漢帝志壹於決勝，其知體之神通變化，見之應敵。聖人之志壹於欲明明德於天下，故其知體之神通變化，見於範圍曲成、裁成輔相。蓋知體之神通變化恒隨於其欲。而人之欲也千緒萬端，歸於志之所在。欲有所歸則精，精則一，一則神。吾人稽古人之所欲，而識大學之道之所在，始可與言良知之學矣。」南明憮然首頷曰：「子言至此，而後良知乃致也。」

漢滸訂宗

嘉靖辛酉秋，余偕仲子晤胡正甫于漢江之滸，相與訂學宗旨。余時篤信文成良知之宗，以常知爲學無異矣。正甫則曰：「吾學以無念爲宗。」仲子曰：「吾學以不容已爲宗。」正甫首肯數四。余懼然失已，蓋訝仲子忽立此新論也。胸中蓄疑十餘年，密參顯證，遠稽近質，後始憮然有省，竊服正甫之知言，嗟歎仲子之天啓也。比年來益篤信此爲堯、舜、周、孔仁脉，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何者？蓋仲子之所揭不容已者，從無聲無臭發根，高之不涉虛玄；從庸言庸行證果，卑之不落情念。禹、稷之猶饑猶溺，伊尹之若撻若溝，它若視親骸而泚顙，遇呼蹴之食而不屑，見入井之孺子而怵惕，原不知何來，委不知何止，天命之性如此也。故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不變，則道亦不變，顧人契之有深有不深，充之有至有不至耳。往有模擬孔氏之匡廓者曰：「如此方成家風。」似矣。不知此等作用猶模人形軀也。非此不容已者爲之血脉，則捧土揭木，爲偶而已。仲子謂其不仁，必有後災以此。近解説佛氏之禪那者，曰：「如此出離生死超矣。」不知

此等見趣，猶覷人游魂也。非此不容已者爲之真宰，則搏影繫風，爲幻而已。不特爲幻，溺而蔽，蔽而逃倫亂教，將有不可言者。目即近所睹聞，蓋爲仰天而吁，撫膺而慨者屢也。正甫、仲子，相繼逝矣。余懼正脉之或湮，悲知言之無從。因憶而識之，以俟後之君子。

吴門寤語

癸亥冬，校士吴門，與諸生細繹《中庸》「大哉聖人之道」章，頗有省處。獨末引《詩》義，覺未了了。入夜伏枕，反身内觀，一無所有，唯些子炯然在此，大省人之爲人，唯此明哲體耳。此體透徹，此身乃爲我有。是以大哉之道屬之聖人也。夫即此明哲之體通極于天，發育于萬物，貫徹于三千、三百。洋洋優優，誰不具足？理會至此，不覺手舞足蹈于衽席間也。夫人旦晝間耳目有所交，精神有所寄，多難反識。此際院深夜静，即自己形骸亦窅寂無覩，唯是此物炯然通晝夜耳。識得此常尊常凝，則居上居下，處治處亂，無往而不在明哲中矣。❶特寄之以告仲子，仲子亦大欣賞云。

心齋語記

蔡學博述心齋王先生一日在白下聯衆同志遊某寺中，初，心齋同衆友覓蹇前往，維時諸友忘分忘年，熙然類聚。心齋指示之曰：「此箇景象，便是羲皇世界。」有頃，東廓先生偕涇野諸縉紳長者悉至。時諸友以齒以分，秩然列坐。心齋先生復指示之曰：

❶「不在」至下文《清涼對答》「堯舜以來言」之上原缺頁，據蕭本補。

「此箇景象，便是三代世界。」日暮將歸，輿夫僕隸紛然搶攘，心齋先生又指示之曰：「此箇景象，便是戰國世界。」叔子曰：「羲皇時便有箇羲皇出來提掇。三代時便有箇禹、湯、文、武出來提掇，就是戰國時，也有箇孟子出來提掇。不然，不成世界。」

余顧學博曰：「叔子此語良是，子能理會否？心齋先生此語是指點人，令默識當下本體，未可就眼前口耳上接應，看做一番閑議論也。吾弟所謂提掇羲皇等人，即當日熙然、秩然、紛然時，衆人不著不察，所以爲衆人也。即心齋先生此一指點，心齋便是當時羲皇、孟子等人矣。吾人從此一指點，便向裏默識，即一識，便是箇箇心中有羲皇、孟子等人矣。人心一日十二時中，應感百交，安能保得時時俱是羲皇時光景？顧時時須認得此中有箇羲皇、孟子在，便不是混世人。此是大關竅。近日友朋不信當下而別求光景，此便是混倒在戰國時而想像羲皇時景象，不知一提出孟子作主宰便是了。有種猖狂自恣者，冒認謔浪怒詈都是天機，是在戰國世界上打混，而不認得時有孟子，乃命世人知宗而主之也。」

清涼對答

嘉靖丙寅夏，座主宗伯洞山先生、少宰昆湖先生共攜酒饌下教清涼，爲崇正書院落成也。席間，昆湖先生述往與東廓先生論戒懼宗旨大意，慮今世學人持論大高云云。洞山先生謂：「戒謹恐懼，只是敬字便了，宋儒拈出此字爲聖學宗旨，誠爲有見。近世初機淺學，妄意破除，大謬也！」昆湖先生云：「豈獨宋儒？堯、舜以來言學者，未之有易矣。」余竊有省，間請曰：「生往見近世談學

人，口口説戒謹恐懼，實未見能戒謹恐懼。常見世俗人保惜官爵者，兢兢然患得患失，趨蹌踽踖，若其戒謹恐懼未嘗須臾忘己。無論守官，即是守財者，日夜營營，蓋藏計算，若其戒謹恐懼亦未嘗須臾忘己。此何以故？志有所在，故精神有所必至也。試即《中庸》論戒懼，而先提掇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鄙意謂學人須是知道始得知道，則其所戒謹恐懼者始有下落，且亦自不容已矣。」二先生首肯，云：「嗣洞山先生述『天命之謂性』一節，新見意旨，謂中含理一分殊，世儒未解。」論甚精深，不能悉劄記。已二先生出，諸生有自壁間竊聽者來質曰：「頃先生之論如何？」余答曰：「此先生獨得之見，余尚未徹，非爾所及也。姑即余淺膚之見語女。夫吾人本來之體，無爲也，無欲也，天命之性是如此。吾儕誠能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此便是率吾性真，謂之道矣。更復何事？故曰如此而已矣。何謂修道之謂教？聖人慮人習蔽氣昏，不能一一率性，而戾道者衆也，於是立之教焉，使吾人上焉者居仁由義，而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次焉者慕義强仁，而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又輔之刑政焉，使下焉者畏過遠罪，而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此雖淺深高下不同，均之，使人咸率於性，而不畔於道。此自古聖人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不出此等尋常道理，非有高深玄遠之事也。故曰脩道之謂教。二三子只此脩持，其庶乎使天下人人只此脩持，世道其有瘳乎？先生之論固精，竊諒二先生今日下教之心，無非欲吾儕相勉如是耳。即此便是二先生脩道之謂教也。吾儕從此脩爲，直透無爲無欲之體，便是下學上達。若此處放

過，而談性説命，便是虚見空談。」余以是語二三子已，尋以是反之躬，其惡於志而怍於心者，則尚多矣。因記之，式與二三子共盟之此山。計自今以往，勉自奮迅，無忘二先生下教之意云。

從雩緒言

萬曆乙酉，畿輔三時不雨，上憂甚。乃四月十七日躬雩于南郊，減膳降服，往返咸徒步。百官從者僉憊。已，秩宗請命九列臣輪次分禱。越五月十二日，某輪從禮、兵兩省公卿後。是日微雨漬途。昧爽，徒步以往，視昔從上行，勞若有加。行間，因質諸公卿曰：「《中庸》云：『率性之謂道。』注謂『率者，循其性之自然云』。夫四肢之於安佚，性也。吾儕兹不敢自安佚而任性之便，蓋有所以率之者。學者誤以任情爲率性，不已謬與？」諸公卿首頷焉。歸以語門弟士龍輩，因推言之曰：「試觀都市通衢中，輿者、騎者、負者、載者、嘻者、號者、疾而趨者、倦而息者、聚而議者、立而跂者，皆性也，要皆有所以率之者。觀其所率，而道可默識矣。」愚兒曰：「世攘攘而往，熙熙而來，非率于名，則率于利耳。」余曰：「然。夫握名利之柄，率天下而奔趨者，天子也。今海内之廣，萬民之衆，非我明天子率之，吾儕得安枕肆志否？《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有味哉！其象可深玩也。夫位至天子，崇高極矣，孰能尚之？乃自古帝王，孜孜宵旰而不敢自暇自逸者，是又有所以率之者，曰天也。假令爲天子者亦任其性之便，而不聽率于天，可乎？默而識之，觸類引伸，即《易》之假廟萃涣，卜筮洗心，與夫三千、三百之禮，無非率性之微指也。故曰無聲無臭，至矣。

此非達天德者，孰能識此？大抵統言之，天下之性，咸率于帝，帝率于天。析言之，人人有帝者在，其帝均率于天也。知帝之天者率乎人，而不率于人。不知其天則不免率于人，而爲人役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

鄒德溥曰：「夫人不靈識自性者，譬若傀儡之爲人綴而提也。若瞽之行于道，足不知其何措也。聽其言，如射覆，如語夢，如村夫而强爲學子談也。幸而于此窺一目者，又乃并夫一切恣睢貪婪而是之。即其身幸以資美不甚染，而聆其説者往往蕩然踰于名教之外，其弊將不知所底止。嗟夫！此先生所爲發率性之説也。蓋先生之所自得者深，而其所以覺世者切，愈玩而味愈無窮。顧世或不深參其旨，而泥較于言字之末，或齟齬而不入，則愚請爲先生發三證焉。今世覓解脱者宗自然，語及問學，輒曰：『此爲法縛耳。』顧不識人世種種規矩範圍，有欲離之而不能安者，此從何來？愚以爲離却戒慎恐懼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今世慕歸根者守空寂，語及倫物，輒曰：『此謂義襲耳。』顧不識吾人能視能聽能歡能戚者，又是何物？愚以爲離却喜怒哀樂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今世取自成者務獨學，語及經世，輒曰：『此逐情緣耳。』顧不識吾人覩一民之傷一物之毁，惻然必有動乎其中，此又孰使之者？愚以爲離却天地萬物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先生之學，即戒懼，即不覩不聞，即喜怒哀樂，即未發，即天地萬物，即中和。此愚所以玩索而有味，宗之而不能違也。即此一編，含括殆盡，讀者誠參諸言象之外，當自得之矣。」

文潭别話

昔年李士龍來山中省余，居踰月，仲子未與一語及學。士龍恚曰：「吾冒險千里來此，踰月不聞子一言見教，何外我甚？」仲子笑而不答。瀕行，仲子送之河滸，問曰：「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此作何解？」士龍舉朱註云云。仲子曰：「畢竟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士龍因有省，近述語余。余深有味乎其語也。念吾儕一日十二時中，須是反精向裏，參會自己所以視聽言動者，是如之何如之何；夫人之所以生所以滅者，是如之何如之何。因而推之天地之所以不毁，庶物之所以馮生代謝，天下萬世之所以興衰理亂者，是如之何如之何，此便不貿貿虚枉矣。若袛向别人口吻上承接，故紙上鑽求，曰如之何如之何，終末如之何矣。即今吾人日逐與人酬酢，坐立拜跪，作揖打躬，更無一人從頭思想當初是如之何如之何。彼老蘇，文人也。此處也曾思向前處一步，據其《原禮》一篇，其文便自不可磨滅。使渠更向前思一着，其於道也思過半矣乎。

都邸邇言

同年諸南明、胡盧山暨羅近溪聚晤都邸，寓壁間揭有「明鏡止水以存心，泰山喬嶽以立身，青天白日以應事，光風霽月以待人」語刻。南明指之問曰：「是四語者，那一語尤爲喫緊？」盧山曰：「只首一明字最喫緊矣。」時諸友方茶，近溪手持茶杯，指示曰：「吾儕説明，便向壁間紙上去明了。奈何不即此處明耶？」南明憮然爲間曰：「然試舉杯輒解從口，自不向鼻上耳邊飲。已即解置杯盤中，定不置盤外。其明如此，天之與我

者妙矣哉！」余在臺中，時嘉興錢子懷蘇諱同文者官比部，昕夕來余寓，與子健同寢處。余愛文成「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訒嘿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工夫，又自不難」諸語，書揭之書室。錢子指詬之曰：「胡説！」余曰：「子妄矣。此先生粹言也。」錢子曰：「見甚良知親切？子爲御史立臺端時，岳牧以下蹌蹌濟濟，雍雍肅肅，言語孰不訒嘿，意氣孰不收斂，憤怒嗜慾孰不消化？彼等見御史便見良知已。且即吏卒僕厮，誰不具此知哉？《大學》揭此知於欲明明德於天下之下，蓋須有明明德於天下之大欲，此知乃大光顯也。」余頷已，徐詰之曰：「子今何以明明德於天下哉？」曰：「吾昕夕依依于子寓，何爲者也？即此是明明德于天下矣。」余益頷之。歸以語仲子，仲子矍然曰：「錢君悟已至此乎！世學人見解未有及此者。」

活人忠告

醫以活人爲術，仁術也。顧術之弗精，或以殺人。學術亦若是已。予玆有感焉，作《活人忠告》。

蓋曰：以術取資于世者，諸不可苟，而醫爲甚。何者？彼其術故爲生人寄命者也。業此術者，須精脉理、辨地宜、審歲運，而本之恒心始得。誦覽方書，其末爾。何以明其然？余蓋感世談學術者而推言之也。維世談學者多崇佛，蔑視吾孔。不知曰孔與佛，皆其名也。曷亦反思而審諦其脉耶？惟吾孔氏之學，其脉曰仁。仁也者，吾人之生理也。探之無朕，達之無垠，猶脉之於人

也，形無可見，而人之所以病不病，病之所以痊弗痊，實諗於此。故曰切脉可以體仁。今以學自命者，舍此根心之不容已者，不知反身默識，而勦拾蘆渡之餘唾，耽虚執見，猥云尋之了不可得者，爲向上第一機。猶庸醫之療人也，胗其六脉，時伏且絶，不亟投以生脉之劑，立視其淪于鬼録，而末之救也。而猶揚揚然自神其術，豈不誖哉？吾懼世不識孔氏正脉而謾言學，載胥及陷而離者衆也，故于此首發之。何謂辨地宜？往見談學于伊洛者，多詆支、遠之玄詮爲邪哆；譚學於江左者，則視程、朱之緒言若詬詈：毋亦囿於風氣然爾。醫家者言東南地下，其病多濕與寒，治法宜散以温。西北地高，其病多熱與燥，治法宜清而潤。蓋五方風氣異宜，故同病亦異治也。今柄學者須操何術，使兩地無偏安邊見病耶？又歲序攸司，五行遞運，工于醫者，必審此而節宣調燮之功乃可奏也。惟民疾三：今不古，若尼父歎之矣，矧世愈趨？狂之疾，不直蕩而已，裂維慆淫者有之；矜之疾，不直忿戾而已，戕人蟄物者有之；愚之疾，不直詐而已，譸張俶詭不可方物者有之。猶人之病爲痼、爲顛、爲迷罔已，抑豈氣運到今應有此耶？然此或特氣失其平之疾也，倘脉理尚有生機，猶易爲療。乃若性失其常之疾，則末易療已，何也？人有恒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真不容已者。乃談學者曰：别有無上妙道也。裂帷慆淫，猶名之曰達；戕人蟄物，猶名之曰剛；俶詭譸張，猶名之曰圓通。此猶操醫術者目及人病狂，而又飲之以狂泉，必令一國人盡狂而後已。是由自失其恒性故也。抑又有以學自命者曰：「吾繕吾性，吾了吾心。吾學惟爲己已耳，於人何與？」是則其病爲

麻痺不仁已。何者？仁者通天下萬世爲一身，非意之也。惟此心通天下、貫古今，其體原如此，故其汲汲于息邪距詖不容已也。彼視天下之邪慝者爲不相關，猶業醫者惟利貲自潤，視人之痌瘝若罔聞知者，是亦失其恒性者也。尼父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夫醫且不可無恒，而況以學自命者乎？吁！彼蔽此恒性，視人之邪慝爲無關，是自私其學而棄天下後世，大罪也。彼離此恒性，而別操無上之妙道以號於世，是誣枉其學以殺天下後世，其罪爲尤大矣。余爲此懼滋甚，故究言之，爲天下以學自命者忠告云。

大事譯

附録《質疑》〇安成劉元卿曰：「元最不慧，顧於師言未始有疑焉也者，有疑焉也者，則自讀《大事譯》。讀《大事譯》而疑，疑輒書，已而又疑，又書，題曰《大事譯質疑録》，以請正焉。屋盧子喜曰：『連得間矣！』元不敢喜，蓋其憤悱也，寔藉是叩發洪鍾之音云。」

耿子山居，朋舊凋謝。緬懷二仲，遐哉邈矣。里中徐生思中，自幼抱出塵之思，常以窮經餘力，討究内典，頗能得意于言外，不爲《法華》轉者。時時起予，謂釋氏之道足翊教善世，與吾道無悖。彼悖而陷且離者，蓋乱業之夫，承傳失其本指也。而生時聆予語，則亦憮然有省于吾孔氏之道足該彼教云。

子謂徐生曰：「釋子家恒言明大事、明大事，事孰爲大哉？」對曰：「吾人寓形宇内，只此目前色身，即脩不踰七尺，即壽無幾至百齡。終生營營所謂大事者，毋乃謂穴金陵粟，華屋腴田，足傳子孫事爲大耶？」曰：「否。」「毋亦謂嵬科膴仕，紆紫拖朱，足耀閭里事爲大耶？」曰：「否。」「抑謂威震華夏，

勛勒鼎彝，賞延世胄事爲大耶？」曰：「否。」「抑又謂腹笥六籍，胸綜百家，雄文麗藻，足垂罔刊事爲大耶？」曰：「否。」曰：「如何爲大？」曰：「惟是此心此理，爲視爲聽，爲言爲動，這些子横無邊際，竪無古今，參兩天地，拍塞宇宙，是我之所以爲我，大莫踰於此矣。衆生蚩蚩，業深障重，終生迷蔽而不覺。故雖富埒素封，位極人臣，功蓋天下，文冠一世，而倀倀然、憒憒然。其遊於世也，若蠛蠓，若蟭螟，眇乎小矣。乃西方化人，敝屣王國，入山勤脩，歷幾年所，一旦劃然明此之爲大，以是幻形不能局，塵世不能囿，斯爲大覺，劉云：「大覺者，形色即性，世界即我。曰幻曰塵，猶是二見。」因命之曰大雄氏云。其曰明大事，即吾家致知求仁之别名也。」余頷之曰：「然。」

右譯大事所由名。

或曰：「釋子以生死事大因緣出世，是第以生死爲大事耳。」徐生曰：「然然否否。天之生人也，既授以此大事，必明此大事，而後爲善生。善生所以善死，否則雖生猶死也。堯夫曰：『須知虚過死萬遍，却似不曾生一般。』孰謂生死非大事哉？聖人明其所以生生者原無生，便知其無生者原不死。蓋吾人四大之在此中，猶天地在大虚内也。天地有盡，大虚無盡。四大有聚散，此却無去來。故明此而後謂之生，非明此以求長生。明此即不死，非爲怖死而後求明也。」予曰：「然。吾家學曰大學，立此曰立大，見此曰見大。吾儒曷嘗不以此爲大事哉？」劉云：「『吾儒曷嘗不以此爲大事？』顧所以見大者有偏全之異也。程子曰：『覩其作用，便作兩截。』豈有作用作兩截，而見處不作兩截者乎？吾孔子下學上達，一以貫之，所見原自全耳。佛亦云色空不二，其言是已。程子從其作用處破之，

知言哉！」

右譯釋氏所以明大事之由。

或曰：「釋氏惟求明此而已，彼謂明此即了也。」徐生曰：「否。既明此之大，何能以自已也！蓋既明此之大，周徧法界，必盡大千世界共明乎此，而後能了其大。既明此之大，貫通歷劫，必盡來劫衆生共明乎此，而後能了其大。即大雄氏之住世四十餘年，曷嘗一息已耶？其弘法演教爲四諦、爲三乘，曰五教、曰六度、曰四弘、曰八正。或執有相，則以無破之；或執無相，則以有破之；或執空相，則以實破之；或執實相，則以空破之。劉云：「孔子誨人，佛氏弘法，其不倦一也。試取所謂四諦、五教、六度、四弘與三達德、五達道、九思、三愆等並陳之，其所指自不同。若但以其弘法演教爲仁，則夷子思以易天下，亦何異於孔子之思以易天下也？」蓋以此之大，原無虛實、無有無也。高論極于九天之上，深言極于九地之下，遠及恒沙世界之外，近察于毛端髮孔之中，蓋以此事之大，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遠不禦而近不遺也。綜其教指，無非明此之爲大事耳。」予曰：「然則其心與吾孔氏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殊也。而或詆之爲自私自利者，何耶？」劉云：「佛氏欲明大事於大千世界、來劫衆生，其心却與孔子欲明明德於天下本無兩樣，但所指大事，恐與明明德不同。不然，何其所證者不曰齊治均平也？」

右譯釋氏欲衆生共明大事而後爲了心。

或曰：「釋氏之教，淺之持律守戒、偈呪讚詛；粗之茹苦作務、打七練魔；進之止觀入定、顯密明宗。或歆之福利神通，或怵之輪迴果報。其教與吾儒不倫也。」徐生曰：「否。俗尚異習，質根殊等，教術雖多，其務明此，一也。即孔氏教亦多術矣。其示人以求仁者，言亦人人殊也。」劉云：「釋氏教術甚多，

孔子教亦多術。然孔子示人以求仁，不知釋氏所教，仁耶？非耶？」

右譯釋教雖殊總明大事。

或曰：「孔氏之所謂明明德者，曰孝、曰弟、曰慈。由家及國，由國以及天下。言舉斯心，實見之行也，故其宗曰仁。彼釋氏所云大事，則虛寂已爾。」徐生曰：「否。世豈有明此大事而不孝、不弟、不慈者乎？抑豈有不孝、不弟、不慈而能明此大事者乎？夫人之所以不孝、不弟、不慈者，何以故？正以其軀殼起念，分别我人，芥蔕于簞豆之微，憤爭於蠻觸之介。以故非惟不能通天下、貫物我，即父子兄弟家人，亦視爲胡越矣。釋氏欲令衆生明此之大，如導水歸壑，流浪自停；引火歸空，光芒頓滅。一念之萌，便通天下；一息之運，便貫千古。將視其身爲天下萬世公共之身，孝且無孝，況不孝乎？弟且無弟，況不弟乎？慈且無慈，況不慈乎？蓋所謂明大事者，窮極本原，猶吾孔氏之教以求仁爲宗，志仁則無惡矣。」劉云：「今之自以爲明大事者多矣，胡不能停流浪、滅光芒而破敗恣睢特甚耶？將所謂明大事者非真明耶？吾孔子言孝言弟，直就人心真機，指點立教，使高者不得過，卑者不得違，均無所匿而逃焉，斯之謂大中乎！彼示人以虛寂而責其爲善，吾恐其不可幾已。且其説曰：『引火歸空，光芒頓滅。』光芒可滅已，世可滅火乎？火不滅不得歸空也。如引人歸空，情欲頓銷。情欲可銷已，世可銷人乎？人不銷亦不得歸空也。孔曰仁者人也，孟曰形色性也，此不尤完耶？彼教家亦云色空不二，信如是，何必令衆生以寂滅爲樂乎？將無其言則完，而作用則偏，如程子所云兩截也。」予喟然曰：「由此以談釋氏大指，無非欲人同歸於爲善耳。子輿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如此則釋之明大事，信大矣乎！彼譏其虛寂而已者，其猶堂閫見耶？」

右譯釋氏明大事大指。

或曰：「釋氏極談事理無碍法界，亦似孔氏。劉云：「即『無碍』二字，便不似孔子。孔子固曰下學上達，不云無碍也。無碍，猶二之也。」顧薄視倫物而不屑于盡分者，彼以倫物不碍性，而性中本無倫物故也。」徐生曰：「否。性原於天。天不二，性亦不二。佛氏不能滅，吾儒不能生；佛氏不能垢，吾儒不能净；佛氏不能滅，吾儒不能增。謂倫物非性中物，豈天于釋氏又別賦一性耶？」劉云：「釋氏固不別賦一性，其所見性自別耳。楊、墨固未嘗別賦一性，其無父無君，見使之然也。」予曰：「然。蓋既明此之大，以其身爲天下萬世公共之身，便視天下萬世爲一家，不囿于一家情緣以爲一家矣。即孔氏汲汲皇皇，轍環宇内，席不暇煖，日與三千、七十俱，已而又思居夷桴海，是其所以盡分于家庭間者，亦不能若匹夫匹婦之嘔嘔煦煦然已。顧其所以盡分者，在天下、在萬世也。劉云：「孔子固不能嘔嘔煦煦，然亦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爲順父母，必不至棄室出家，絶世離倫，乃爲爲天下萬世。彼其所以爲天下萬世者，即盡分家庭間，已自可法可傳爾。」蓋嘗論之，洪荒以來，君道未光。堯、舜盡道于君臣而仁覆天下，天下之爲父子兄弟者定，乃足成其大。故曰：『大哉堯之爲君，則天而無能名也。』吾孔氏祖述堯、舜，盡分于師友間，而仁流萬世。萬世之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者足法，其盡分者益大且遠。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所以成其大者，視堯、舜爲尤賢矣。」徐生曰：「唯，唯。大雄氏既已弘法於西竺矣，而又來我震旦，説百千萬億法門以度衆生。彼其盡分者，視吾孔氏亦似之，非故薄視倫物者。」劉云：「百千萬億法門却都是重上一截，不聞有提掇、惻隱、羞惡、親義、序、別、信等語，豈以爲粗淺耶？竊意彼所以爲法門者，猶未廣大；彼所以爲盡

分者，猶有遺漏也。且其言曰：佛事門中不舍一法。何舍吾孔、孟法之夥也？」予曰：「然。惟我高皇開天立極，統一聖真，著令天下學術惟宗孔、孟，乃于釋教亦存之不廢。神謨淵識，度越千古，斯其大同天哉！」或曰：「子昔著《繹異編》，意猶異之也。徐生言言，蓋推佛而附之吾孔子也。子唯唯無擇焉。孔、釋其參同耶？」曰：「道一而已。余未嘗爲佛學，未多研佛乘，第省之自心自性如是，仰思尼父之心之性如是。惟文中子稱佛聖矣。度其心其性，亦必如是。若于此心此性外加添些子，即神奇玄妙，予不謂然；如于此心此性內欠缺些子，即是方便利益，予不敢謂然。比見近世之談佛學者迷蔽本心矣，以是亂教傷化滋甚，藉令釋迦有靈，亦自三大息也。凡爲學佛者諸如徐生語，是得我心同然者，予又何異焉？」門弟子因記之，爲《大事譯》。

答質凝語，具書牘中。

病間寤言

焦子弱侯爲徐子重著《瞽言大指》，蓋勗之知性云。末謂人不知性，則以坦塗爲邪徑，以解脱爲放曠，以自信爲恣肆，以耆儒宿學之空隙爲口實，而猥以知性爲無益。亹亹千餘言，肫哉其言之也。徐生思中讀而疑曰：「世有以邪徑爲坦塗，以放曠爲解脱，以恣肆爲自信，而矯然自負爲知性者，何以辨之？且謂耆儒宿學知性者不免空隙，性固多空隙耶？愚聞之師曰：《中庸》所稱聰明睿智至文理密察二十言，皆性之德也。一言不備不足爲聖，如知性者必多空隙。性何貴知哉？昔歐陽文忠謂性非教人所先，其然乎？」耿子曰：「否否。人而命之曰人，以具此性也。性可弗知乎哉？顧性難言矣。知

何容易，嘗惟性體固直以方，亦自圓而神。知性者，故正行不泥，而亦旁行不流。彼以邪徑爲坦途，見也，非知也。性體固廣以大，亦自精而微。知性者故不囿于形迹，亦自矜于細行。彼以放曠爲解脱，見也，非知也。性體固真，固不撓，亦自靈昭不昧。知性者故常伸于物表，而亦自不欺于獨知。彼以放恣爲自信，見也，非知也。性之于人一而已，非有二也。而曰知曰見，其究天淵矣。人不知性者，倀倀焉，憒憒焉，雖具鬚眉、被冠裳，虚生枉死人耳。即令步趨繩矩以爲行，冥行也。率循禮則以自檢，自牿也。依倚道義以爲言，勦言也。安可自信爲解脱、爲坦途哉？焦子目此之輩而痛之也切，故其説之也懇。彼以見爲知者，則又蕩焉罔念，而爲狂爲魔，不知所底矣。是故仁人君子所共惑也。兹欲學者旋見爲知，則遵何道哉？惟性根於心，而原于天者也，雖是無聲無臭，原自莫見莫顯，本諸身而視聽言動，徵諸人而子臣弟友，厝諸事而家國天下。故必盡其心而後可爲知性盡心云者。必其參贊造化，俛仰古今，體驗于言行，貫徹于民物，推之天下而準而化，達之萬世而法而則，而後謂之盡。何也？吾心之體原于天者，本自彌六合，貫千古，合内外，渾物我，如是其大且全也。心如是，性亦如是，維天命之不已者原如是。彼蔽于見而不思一自反諸本心之真，所以不容已者，何如是以墮于邪徑，任放恣睢，即敗缺叢慝而猶悍然自信，以爲無礙也。其害不至於敗風傷化，賊人戕物不止矣。揆所由來，余恠夫世君子急於生人而言性之易易也。若稽古聖人閔閔焉，伈伈焉，凡所以爲生人計者靡弗盡矣。一其視聽，約其嗜欲，齊其倫軌。蓋欲人人胥率由其性，而故未常

嘵嘵然提命之曰：如此爲性，如此爲性，而胥使知之也。夫勤使之由，而不使使之知，非故愚之也。性原不可以加知也。性不可知，又何可易言哉？近代鉅儒嘗有欲言之者矣，而難爲言也，不得已而取譬以喻。或以鑑喻，謂其妙應而不留也；或以珠喻，謂其禀于質者有清濁也；或以月喻，謂其受于人者有大小也。余則謂性者人之所以生，猶魚之于水矣。夫喻性者莫切于水，昔人雖嘗亦取以喻，顧意各有主，未盡也。今夫水之爲水，其狀萬億，或見以湛然而清者爲水，彼混然而潦者亦水也；悠然而平者爲水，彼駃然而逝者亦水也；淵然而止者爲水，彼澎湃而滔天者亦水也。其洄洑湍激，或爲聚沫，或爲流澌，或爲凝冰，或爲瀑練，異態殊狀，莫可勝窮，亦皆水也。或藉之滋禾稼，通舟楫，興寶藏，殖貨財，固水也。或至於懷山襄陵，圮城潰垣，夷墳漂舍，故亦水也。性之萬殊，亦若是已。彼執一以論性，固非知性者也。若或病此性之難明也，而欲斷緣息念，絶應離倫以求性之見，譬則堙江壍河而欲塞水之流，不可能也。又或病此性之難制也，而欲揉情刻意，矯强懲窒，以求性之定，譬則高防固堤，以制水之横，即能之，不可常也。近論性者多執見以論性，而漫謂一切皆是，譬則據所見皆水，謂無非水者。任其漂蕩横流，汜濫中國，即犯害民物，而不爲之所，是古聖人所大不忍也。昔聖人審水之所自來，而究其水之所由歸，疏鑿决排，一舉而導之海。蓋聖人知水雖萬狀異態，而水之性則就下也，以海爲壑而已。是故行所無事，而亦未常忘所事也。夫天下固無絶流之水，然覩浲水之横流而警予者，古聖人不容已。天下無離欲之性，乃墮欲境而滅天理，聖人寧能

安乎哉？聖人審人性之本諸天者，原自不容已。雖其發見萬有不齊，而性之所止，止于至善而已。彼其所以章軌真教，敦典崇禮，敷政明刑，其術萬方，無非使人同歸于善而已。何者？天下萬世之心之性，與我一也。故推之天下，達之萬世，人人同歸于善，而後吾心之不容已者始盡。夫是以一念之萌，一吻之啓，一事行之注厝，一文字紀述之垂遺，務足以通天下、傳萬世者非故也，不敢盡，不敢不勉，性真之不容已也。性真之不已，維天之命不已如此也。故曰：「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慨彼執見而已者，所志原弗弘，而根質且本駁也，固未常功深于積思，而神啓于靈悟也。拾唾于四寸之間，啜漓于洛誦之末，偶窺此虛無一斑，而即侈然自張曰：「吾見吾性矣。吾繕吾性而已。吾茲冥會于象帝之先，栖神于無何有之鄉，只此無生無滅，是爲坦途，是爲解脱。」始而自信，卒也自封。于凡萬物之備我、天之所以命我者，一切置之。遺世離倫，恣肆放曠而不覺。嗟嗟！是則見之爲崇也。何者？道一而已，無隱顯，無内外，無虛實，無上下。惟知性者能一之，而見者二之也。焦子憫人之不知性，而又不知求，乃切切言之。焦子之性不能自已如此。余重懼夫世之以虛見爲知，而不思所以盡其性也，其亦何能自已乎哉？故於徐生之疑發之，以足焦子意。噫嘻！世君子不漫玩余言，而俯省其所以言，即余性所存，可鑒已。

遇聶贅言

《大學》一篇，曾子所述，爲此心註脚也。條列心意知物，高明者或疑其複而贅。文成揭學宗旨曰：「無善無惡者心之

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是又爲曾子註脚者，不益贅耶？余兹因沈大夫商正此旨也，又復爲文成註脚，則贅之又贅矣。吁！識心者忘言，予兹何贅哉？其亦不得已也夫，其亦不得已也夫。楊慈湖疑「誠」意非孔子，「無」意指張江陵，疑此層級大多云。

惟文成所謂無善無惡，非謂善惡混，亦非謂本無善，如槁灰而生機斷滅也。蓋人生而静，乃起意發知之原，本無物而體物不遺者，是集道凝德之舍，而吾人生身立命之都。達此而後知善知惡爲真知，爲善去惡爲真修。在《大學》命之曰「至善」，在《中庸》命之曰「未發之中」，周子圖之曰「無極」，程子定之曰「廓然」。前古聖喆立言雖殊，總之明此。來教謂此語當更商量。想足下鑒今承傳此學者大不得于心，故致疑如此。此語似原無可疑。顧今承傳此語，以爲學者左矣，愚之逆心滋甚。竊惟《大學》所云「至善」云者，即善亦無，况惡耶？《中庸》所謂「致中」者，自有中節之和。故周子曰：「中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周子之「無極」，二五所自生，非外二五而爲言也。《通書》言「誠無爲」，而繼之曰「幾善惡」。明道曰「廓然大公」，繼之曰「物來順應」。文成四語，善觀之，與諸聖喆如出一口，更復何疑？

顧近承學者第覷此些子光景，便自侈得最上乘法。高者耽虚歸寂，至于遺物離倫；卑者任性恣情，至謂一切皆是淫縱恣睢。以訟悔爲輪迴，以遷改爲粘綴，以盡倫爲情緣。至謂見景即動、既動即爲者爲見性。而以羞惡是非之本心爲塵障，盡欲抹摋，傷風敗化，戕人蠧物，蔑不至已。乃劣質下根，樂其便于情欲，一倡百和，從之如流水。而且藉口

謂文成宗旨原是如此。吁！豈非斯道一大厄哉！愚爲此日常仰屋而吁，夕至撫枕而涕者幾矣。來教謂于此當更商量。嗟！此時何幸得聞此言乎！前稱引諸陳言姑置已，即據先生緒言明之。先生起制嶺表也，王汝中舉先生斯語而附以己意，謂心無善惡，則意知與物，一切如是。下二句若非向上機云。先生訶之曰：「悟此本體，人己內外一齊了徹。」顔子伯淳所不敢承，下二句乃徹上徹下語。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者，何則？無善無惡，性體也，人人所同，故曰「性相近」也；顧「習相遠」矣，爲善去惡，雖聖人有不能盡者。且斯體也，言下一契即了耶？抑須本諸身而實能止之也。顔子擇中得善，固悟斯體者，而何有不善？不善又何加知乃不行也？蓋上一語是所謂誠者天之道，下二句乃誠之者也。近世横騖決裂者第託上一語爲口實，是將此本體爲集垢稔慝之藪，長傲遂非之囦矣。豈其指哉？豈其指哉！彼承學者混于佛氏見耳。昔先生有門弟芟草花間者，喟曰：「去欲之難，如芟此草。」先生曰：「此種議論，從軀殼起見者，試思茂叔窗前草不除何如？」其人曰：「草不當芟耶？」曰：「如此又是佛氏見也。惡莠亂苗可去，斯去之矣。」因語薛尚謙曰：「夫無善無惡者理之静，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作好作惡，惟循乎理，不動於氣，此聖人之所以能裁成輔相也。佛氏倚于無善無惡見，一切不理，不可治天下國家云。」嗣先生如嶺南，道吉安，語諸友曰：「堯、舜生知安行，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困勉之資，而欲坐享性安成功，大誤也。」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虚，變動不居，顧借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先生若預知近日承學之弊

而叮嚀若此，執先生上一語而以下二語爲剩談，何耶？又嘗即先生逸事以詮證此語矣。

按：董從吾語録述先生家居時，里人有求鬻其産者，先生辭謝已。一日，偕王汝止及諸門弟遊山，偶經其處，覩其風景佳麗，衷默悔前之未收也。尋惕然内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悔訟之念，交戰膺中。行里許始化，徐語諸弟曰：「克己之難如此。」嘗即此印證先生四語。緬惟先生初與諸弟偕遊也，載歌載咏，熙然陶然時，心體何善何惡，見景而意動，曰貪曰恕，善惡分矣。省而克，克而化。先生之致知格物如此。此即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彼意動不知省，竟成其貪者，此下流冥頑，亡論已。即賢而砥修者，或亦知訟而改。顧意未動之前，念既化之後，此間光景，不知能默識否？于此混過，終無歸根處，止在名義上檢察耳，非所謂不遠復也。即此淺事證釋先生此語，益明切矣。即今建白者，雖是正論讜言，淵謀宏議，亦須反省其發念初根是如何。無論其有他，第有纖毫名節意在，猶爲有爲。爲善非天體流行，是固豪傑之作用，視聖人作用尤遜也。如當時第目及民瘼之孔棘，國是之大淆，而當責者蒙蔽不知言，或依違不能言，慷慨自衷不得已而憤發一舉，不爲一己利害贊毁所撓，便是從此無善無惡之體發出也。一舉而上契宸衷，下對輿情，斯則物格知致已。昔人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斂神工，寂若無無處，便又是復此天體也。予忖足下亦自如此，第不知即信此與文成合併否？昔文成初第時，上《安邊八事》，至今多傳。而先生晚猶悔於學有未盡處，想是自省于此天體，或少戾耳。足下以爲何如？彼世藉先生此語，至於縱肆恣

睢，且緣飾佛乘，以爲解脱廣大，至有不可道者，猶曰罪性本空，則是無善有惡也。此其惑世誣民，可勝慨哉！不思性體雖本無善惡，而民秉之彝中自有天則，不容泯者。愚嘗語里友，略曰：「或曰甘食性也，予亦曰性也。顧謂懲沉湎之羞，而正燕饗之禮，聖人所以盡性也。若陳遵豪飲于左君，不敢曰此亦率性無礙也。彼曰悦色性也，予亦曰性也。顧謂賤踰牆之醜，而謹男女之別，聖人所以盡性也。若相如挑琴于卓氏，不敢曰此亦率性無礙也。曰暴怒性也，予亦曰性也。顧謂怒以天下，如遏徂莒，誅正卯，聖人所以盡性也。若王雱狂恣詬魏公，胡紘以失款詆元晦，不敢曰此亦率性無礙也。」如此云云。蓋爲天下人争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界限，常至叢詬集毁而無憾矣。乃若高明一行，或篤信此一語爲向上諦義，而至于離倫遺物者，此則狃虛無邊見，謂性本無善。成斷滅見者。不知先生所云無善，蓋謂善而無善，乃至善也，善夫！

楊復所曰：「耳無聲，乃能善天下之聲；目無色，乃能善天下之色；心無善，乃能統天下之善。」先生意指蓋如此，而溺虛無邊見者亦過矣。來教果仁之喻，殊得我心。愚嘗誚世談性者若鑽核而蒔果也。往與龍溪王翁書，論此悉矣。其略曰：「孔氏之學，原是一貫。近來着虛無見者，程子所謂兩截也。惟孟子言性，便從乍見怵惕處識仁；闢夷之，便從其顙有泚處指點，此孟子直接孔氏宗脉也。文成良知之旨，亦是從此討求消息，原自徹上徹下。高之不落虛寂窠臼，卑之不參功利機械。知至至之，則不識不知，無聲無臭者，此其顯見。知終終之，則開物成務，日用紜爲者，此其真宰。愚篤信之無

疑者，蓋反求之本心而契，非傍人口吻也。翁謂『知是知非之知』，是以照爲明，更有向上一着。夫照從何生？孟子曰：『日月有明，便容光必照。』因明生照，因照探明，原是一貫，非判然兩也。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吾儕既已成形爲人，安能無此心哉？但曰是是非非之心，從無是無非中來，乃見天則可也。顧立論過高，將使人悉歸渡蘆以來之宗，只去尋了，不可得者矣。翁茲尊顯師訓，不在多言，喫緊只是辯志。真有欲明明德于天下志，只此致知旨體會無盡，不必更爲此高論云。」王翁時亦無他說，報書然可而已。此庚辰歲在貴省時也。

近與劉晉川書亦明此，其略曰：龍溪王先生謂罔覺不知爲真覺真知云云，惟此即文成所云無善無惡之體也。顧實達此者，便衆德萬善胥從此生，纖惡塵慝胥從此消。古人誦其言必尚論其世，明公試以王翁之履參證何如？夫《說命》所云「罔覺」者，由典學而德脩，《雅》所咏文王者，謂不知而順帝則也。彼敗德踰則者亦託于此，謂之率性，則與冥然罔覺、懵然無知而自蹈刑辟者罪爲浮矣。鄙見大多類此，然否？載惟來教，疑文成揭良知爲訓，乃隨事隨處狃入此兩字，若有意標門樹幟者。愚惟今酒飯肆中樹帘亦不得不爾，第察其意是何如，罔利、施賑，原自不同。若一意欲明明德于天下，此便從無善無惡中來者。昔羅文恭謂先生教人凡三變，蓋隨其時所自得，因以漸次淑人，語具世家中。若「良知」兩字，乃是擒宸濠後，經百千患難中磨煉出來，自得其趣，即以諭人。此與得食而飽，飲酒而旨，便推以濟人饑渴者同情矣。且良知原是隨事隨處，俱不可離物，不是本不相干，特意狃入之以成一家言也。足

下試反身思之，如此耳目口鼻，舉頂至踵，一身一息，離此知，不得推之家國天下、子臣弟友，無一處一人離得此知。人身一離此則憒憒而死，子臣弟友離此則棼然而亂矣。是隨事隨處，自離不得良知，非是將良知狃入各事各處也。譬之酒飯肆中，人人思醉飽，便望帘而入。人非饑渴，難狃入强之食飲也。蓋嘗臆謂自古聖賢揭示宗旨，亦若造化自然，其略曰：「三代以降，學術分裂，夫子出而單提仁宗。仁者人也，反求而得其所以爲人，學無餘蘊矣。逮至戰國，功利之習薰煽寰宇，孟子出而又增一義。要之義即仁，特自仁之毅然裁制者言也。下逮晉、魏、六朝時，懲東漢之以名節禍也，清談任放，德益下衰矣。宋儒出而提掇主敬窮理旨，主敬禮也，即所以集義而存仁也。晚宋以後爲主敬學者，拘攣于格式；爲窮理學者，僿精于考索，而真機梏矣。乃文成出而提掇良知之旨，良知智也，欲人識其真心耳。惟人能知則生而仁，不則麻痺爲不仁，即名良知爲仁可也。致此良知則爲集義，否則爲義襲，即名良知爲義可也。視聽言動循此良知爲禮，否則爲非禮，即名此良知爲禮亦可也。夫由仁而義、而禮、而智，聖賢提掇宗旨，若時循環，各舉其重，實是體之舉一即該其全，此本天命造化使然，立教者亦未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抑仁義禮智四言，初散見于六經、四子篇中，自古聖哲拈出作宗旨，非寔身體之，祗爲人作談柄，非立教意也。吾人真真切切承當此學，即里巷詬詈俚言，亦可理會終身，體之不盡。如天理二字，里巷多摭以相詬者。程子云：『是某兄弟自家體貼出來』，而湛文簡執之爲學宗旨，識者謂天理即良知是已。顧今傳致知旨者，其流弊大都若此，無惑夫

足下重慨而致疑也。下里有友耄矣，時病狂罵座，頃張公在我所，忽來指詬之曰：「爾是假人。」張公曰：「今奈何？」曰：「而當反求真也。」翌日復來詬曰：「爾等無着落。」余謂張公曰：「毋訝。此友癲，此天命詔告吾儕也。只『求真』二字是天語，可爲今學宗旨。不然，終身無着落矣。」愚謂主張斯學者須得如足下之偉志峻履，沖懷虛襟，以身體之，以行與事證之，乃是求真。即所謂信，今日所當爲宗旨者。蓋信之于四德，猶土之于五行，惟信則實有諸己，而仁義禮智皆本諸身而誠，徵諸民而安，達諸事而理矣。不則悉虛也。造化至此，自合遞傳此宗。愚衰頹甚矣，于英賢厚望焉。

誹　言凡二十四章

四端萬善，孰非懿德？乃孔子獨揭一求仁爲宗。群聖百王，孰非可師？乃孟子獨願學一孔子。昔柱下史謂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孔子何取？其失而又失者。漆園吏故與孟子並時争鳴，其詆排孔子甚矣，孟子何以獨稱焉？

孔子自謂：「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豈未六十之前，其耳尚有逆者耶？豈未七十之前，其心尚有踰矩者耶？夫孟子自許四十已能不動心矣，使夫子當耆艾之年而尚有逆耳之聞，尚有踰矩之心，何以稱聖耶？余茲年已踰耆而幾于傳矣，自分逆耳之聞不尠，而踰矩之行尚多也。何以修持而乃能臻此境也？今世言學者有以矩猶有方，非詣極之旨，欲併其矩而破除之者，此余耳所甚逆也。假令孔子而在，聞斯言也，其耳亦順否耶？

孔子，大聖人也。當時所自況者，竊比

于老彭，自附于左丘明耳。顔子故若亡若虚者，聖如舜，蔑以加矣，乃一旦取與己較評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不已大而誇耶？且其言曰：「有爲者亦若是。」夫淵，一陋巷子耳，不知所云爲何以爲也。

昔顔子請問爲仁之目，夫子第教之非禮勿視、聽、言、動耳，自今言之，豈不淺近哉？顔子請事斯語，便欲罷不能，而所喟歎高堅前後如此玄妙者，即一齊了徹。若曾子承夫子一貫之微言，當時第一唯耳，才出門限，輒下一轉語曰：「忠恕而已。」及傳《大學》篇中，無片語拈着一貫字面，而一貫之旨，發之何明且盡也！夫顔子初負窮天極地之見，一反而約之于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初領至一不二之宗，便貫之于家國天下之遠。悟高玄者，知貼身理會；契微妙者，知就事鋪張。心行處滅，言思路斷，棒喝機鋒，視此如何？古聖賢師友授受之妙契如此。今學者與深言之，則捕風捉影，玄虚而難語踐實；淺言之，則拘形滯器，麻痺而難語入微，何也？

昔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是以道爲德與仁義之母，而禮則在所蔑棄矣。乃夫子則曰：「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又若以仁爲道之母，而禮尤爲仁義之母，何也？

夫子教顔子爲仁曰：「克己復禮。」是禮也，若是老子掊擊之禮，顔子何以曰「約」，何以「欲罷不能」？且夫子語仁，而曰「禮」，何也？昔人問於文中子曰：「君子仁而已，何以禮爲？」文中子曰：「不可行也。」何謂也？

《大學》首章言「在止至善，知止乃能有

定」云。夫謂之至善，譚道者僉云淵且微矣。乃傳取譬于邦畿丘隅，又若顯有所據者。即稱引文王敬止，第于君臣父子處盡分耳。然耶？否耶？

友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非撥去喜怒哀樂，而復有未發之中也。」當喜怒無喜怒，當哀樂無哀樂，云曰：作如是見，是有二體矣。彼詩云：「王赫斯怒。」夫怒至赫然，可謂無怒哉？顧詩先咏其「無畔援，無歆羡，誕登于岸」云云。夫是以其怒，怒以天下，即曰無怒可也。而世之暴戾恣睢者，可胥口實于文王耶？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夫樂至于戲謔，可謂無樂哉？顧詩先咏其「切磋琢磨，❶瑟僩赫諠」云云。夫是以戲不爲虐，即曰無樂可也。而世之謔浪驩謔者，可胥口實于睿武耶？它如孔子之哭顔回也慟，而至于不知，可云無哀乎？孟子聞樂正之爲政也喜，而至于不寐，可云無喜乎？斯其哀其喜，顧未嘗與人異也。而所以哀所以喜者，可與人同耶？否耶？

子思作《中庸》，大都推崇乃祖之道也。夫子，匹夫耳。堯、舜、文、武，帝王也。何以祖述、憲章之，且卒老於行，功業無聞已。乃譬之天地、四時、日月，不已誇詡耶？

子思論大道，説到洋洋發育峻極處，止是不倍不驕，語默當可。又何淺易也。

孟子言仁義禮樂，俱歸實于事親從兄。道誠邇且易矣。乃其門徒疑其高美不可企及，而孟子又自謂彀率繩墨有定，不容貶狗。不知所云彀率繩墨者何事，惟能者從之也。

孟子論浩然之氣，説到至剛大、塞天地，

❶「磋」，原作「嗟」，據《詩經》改。

猶謂有難言者。推其本原，得之曾子。曾子得之夫子。曰：「其要只在自反。自反不縮，雖褐寬博，亦不敢惴。」又何庸常也。

昔夫子評士，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列之次等，是孝弟若未足爲道極致矣。乃孟子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至論所以爲孝弟者，惟曰「徐行後長」而已。又何言之易易也。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夫心，一而已，曰人曰道，可以分耶？且《書》云「人心惟危」矣，孔子乃曰「仁者人也」。孟子則曰「仁，人心也」。於《書》旨不相戾耶？孟子願學孔子者，乃其稱譏取舍有大相左者。蓋夫子雖嘗小管仲之器，而亟稱其功矣。乃孟子獨稱引曾西語，并其功烈卑之，羞與爲比。何耶？楊朱師事老氏者，孔子於老氏，亦常就之問禮，且贊其猶龍，而未聞一語詆楊朱也。乃孟子譏楊子爲無君而重距之，至比之禽獸。不已甚耶？

昔淳于髡譏刺孟子，謂其不仁。孟子初即夷、惠、伊尹爲仁之不同自解似也。既髡復舉魯繆用賢之無益以致諷。孟子乃舉百里奚爲解，辭若遁矣。後髡又以爲事無功直誚其無賢，語益勁矣。而孟子又稱引孔子去魯事，謂君子所爲，衆人不識。不知所謂不識者何在耶？

孟子嘗謂伊尹、伯夷、柳下惠三子其趨一，一者仁也。孔氏之學，求仁爲宗，乃謂尹、夷與孔子不同道。仁外又何道耶？

墨者夷之，思以其道易天下。其自負如此，必有所謂道者，未必止是葬親以薄爲道也。孟子舉上世不葬親一段語，似亦無大趣味，夷子輒爲憮然。是從何處觸動，便一省悟如此？

孟子敍堯、舜、禹、皐、湯、文、伊、虺、孔子見知聞知。不知所知何事？如今博士家所箋註云云，此口耳已，姑亡論。即如世稱有悟，自負爲知者，不可指數，乃孟子上下五百年間所許知者，僅僅二三人而止，何耶？今我輩自省於此知耶？未耶？若於此未知，可已耶？不可已耶？象山自兒時即已悟得「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矣。嗣後與慈湖論學，恒言本心。至問如何是本心，則第數舉孟子惻隱羞惡語。乃晚年教人，又恒曰切己自反，改過遷善。所見初終精粗深淺，微有異否？

象山稱晦菴爲泰山喬嶽，而惜未聞道。康節稱温公人已到九分，其意蓋有一分未盡云。不知象山所不足於晦菴公，康節所不足於温公者何在也？明道嘗謂介甫之學如捉風，而介甫亦譏明道之學如上壁。又介甫嘗稱明道忠信，而亦惜其不知道，此誠繆戾。顧即介甫云云，當亦有自負以爲道者。且即明道謂其學如捉風，何以見之？

《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程子曰：「别人喫飯從脊梁過，某喫飯却從肚裏過。」佛子則曰：「喫了一生飯，不曾拈着一粒。」其意指同否？又君實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節有疑，遂止。明道曰：「某道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而尹子以明道此言爲謔語。然乎？

目之於色，自同視焉；耳之於聲，自同聽焉。其明其聰，本自不思而得者，君子何待於思？且目有遇即成色，耳有遇即成聲。當境時又何容於思乎？君子九思，首之以是，何也？即色思温，貌思恭，若作而致情矣。言乃思忠，事乃思敬，既忿思難，見得乃

思義，不已後乎？即此諸思，皆可疑也。又《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書》則曰：「思曰睿，睿作聖。」其指何以異耶？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不幾於滯形器、着色相耶？夫寓形于宇内者何夥也，而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則凡具形而爲人者弗踐，皆非真矣。顧思以踐其形者，見性即踐耶？抑必性盡而後形乃踐也？

周子《通書》云：「君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夫學者不識誠，其懲窒遷改，與道誠爲無當。世學人自謂識誠者，明白有忿不懲，有慾不窒，有過不改，抑亦可謂識誠否？張子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忘者，可與言性。」又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又曰：「無感無形，客感客形。惟盡性者能一之。」如何爲能盡其性，不落有無之陋也？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九

紀言下

學象

予病居深山，時聞廟堂議者諰諰然，北憂虜市之縻于財也，東憂倭横之僨于兵也，中憂議論之棼呶而國是之靡定也。予叨從大夫後矣，能不懷乎？嘗竊聞之昔賢有言：不在邊境，而在朝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不在言論，而在人心。人心之不淑，憂厥有在矣。蓋學術之貿亂，道術之棼裂也。惟我皇祖開天，錫極綏猷，首詔天下學術，惟宗孔、孟。道術統一，聖真允矣。大明當垂之萬世無疆也。輓近世何如哉？南北未釁，有識者先抱辛有之隱憂矣。惟時岳伯郭公，辱書下教，殷殷憂世衛道之悰，得我同然。顧予病在牀笫間，不能躬趨就正，且手委不能搦管，口啞不能出語，目眊不能辨點畫，乃不能已而伏枕囈囈，口授姪子汝思，屬爲識而綴之。成篇已，屬忞姪潤色之，俾稍可以句，命曰《謇語》。病中爲此，僨而惛者數四，良苦矣。里叟曰：「奈何忘生若此！」余蓋慨異學之喧豗，傷吾道之晦蝕，哀餘生之無幾，念有道之難逢，乃勉爲此藉手，代面就正也。弟子進曰：「茂叔有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是故其圖不盡言，書不盡意矣。諦觀此篇，言盡意盡，毋乃淺之乎爲言也。」曰：「然聞物有吻張而中藏畢露者，象是已。余竊比之，披衷求正于宗盟

也。空空之懷，如恐不盡，何疑於淺？因更名曰《學彖》云。」

嘗惟《魯論》首章言學，蓋昉于《說命》篇中，夫子特爲拈出，以甄陶天下萬世。吾人並生並育于範圍曲成中，日用而不知矣。其說詳在《大戴・學記》、❶《樂記》、《表記》、《學》、《庸》等篇，總其指歸，非欲人標聲炫奇，另樹一幟也。其言學，學爲人耳。夫人之所以爲人者，此心也，性也。惟此心此性，帝降自衷，人所受命于天者也。無古今，無聖愚，一也。顧人不識自心自性，雖曰從事于學，而悵悵焉，憒憒焉，貌人也，而實弗人矣。殆所謂行屍坐肉而已。是可弗求乎？是可弗思乎？顧此心之體，妙于莫測不可致思；此心之量，極于無外不可形求。孔、孟所謂思，即此思也，即思此也。其曰思則得之，得之自我，而實得無所得也。所謂求，即此求也，即求此也。其曰求則得之，求無所求，而得亦無所得也。何者？自心自性，本自至足，本自各具，不由思來，不事外求者也。《魯論》中固嘗以學與思并舉而言。蓋曰思曰學，猶之曰悟曰脩也。思之有得曰悟，悟吾心也。學之實踐曰修，修所學也。未有悟而不修者。來教曰：「悟而不脩，非真悟。」然哉！子曰「思而不學」，非能近思愼思者也，而曰罔曰殆，蓋言偏廢之弊若此矣。乃夫子反身自驗，以思不如學者，豈卒廢思耶？《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夫子固聖者，思何可廢哉？惟夫子之學由默識也，學先默識，而乃不厭不倦如是也。蓋曰默識則思極其精，而達天德、通造化矣，是以學不厭教不倦也。何者？默識自心自性

❶ 「大」，當作「小」，所列各篇均在《小戴禮記》中。

也。自心自性實原于天，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厭不倦者，實自心自性之真機，亦自不容已也。否則，欲其不厭不倦也亦難矣。時惟顔子潛心仲尼，以身發之。彼其仰鑽瞻忽，嘗殫精于窮天極地之思矣。已得夫子善誘，而默識于視聽言動之間。是則近思而知自心自性實切于身，所以克復者自欲罷不能也。曾子省身守約從來矣，一貫之旨默識于一呼之覺，是以仁爲己任，而體驗于知意心身，貫徹于家國天下，自不容已也。子思子承之，默識其未發之中，是以戒謹恐懼，致中和而達于天地萬物之位育者，自不容已也。自是之後，異學喧豗矣。時惟孟子私淑之人，而願學孔子。曰「願學」者，非學其仕止久速之陳迹也，蓋亦默識其自心自性，而學不厭、教不倦也。何也？孔子知天命矣，孟子亦聞而知之者，維天之命固於穆不已，惟命亦無常，堯、舜、湯、文時而君，禹、臯、伊、虺時而相，其仁天下固不容已。夫子時而窮，可容已乎？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乃其心也。故曰學不厭教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恃此以仁天下萬世，是故仕可，止亦可；久可，速亦可。故曰無可無不可。若伊尹意於可，將已于不可；夷、齊意于不可，將已于可矣。其于天命不已未合也。吾夫子教學相長，憤樂相尋，仡仡一生，更無已時。故曰至誠無息。此夫子所以仁天下萬世爲無窮，而孟子願學之者。蓋神明乎！孔子學脉，統承群聖，而一于宗仁，又精審于擇術，而智及學。孔之路逕，特異于群聖，而巧于行仁。故雖不斤斤然模倣孔子之陳迹，而其言論交際出處去就與諸是非取舍，亦自合于孔子之遺軌矣。即其綽綽然于齊、梁之去就，亹亹然于滕、宋之計畫，陳王道，論仁政，

非游説以干進也，寔閔民生之憔悴不忍之真不容自已，而明仁以拯援也。乃若咄唾萬鍾，麾斥百鎰，不報幣于相國，不借色于嬖倖，非矯亢爲介也，慨世風之頽靡而不安之真不能自已，而躬義以樹防也。本其志願，惟以鳴道拯世承天命，以子弟從之孝弟忠信爲勳庸，以距詖放淫爲天吏之征討，以守道待後爲創垂之統業。是故不羡王伯之業而枉尺，不覬卿相之位而動心。卑鄙管、晏，魁罪桓、文，民賊李、商，壟斷子、疑，妾婦儀、衍。它若讓千乘者等之簞豆，抑好名也。求利達者比之乞墦，醜嗜利也。乃若夷狄行、相，刺悖師也，丘蚓陳仲，掊亡倫也，乃曲爲五羖曰詬誣，詳爲匡章原大眚。是衆好必察，不殉世好；衆惡必察，不隨衆毁。其是非取舍，一皆孔氏之權衡。孟子之善學孔子也，蓋如此。

今世士躬逢昭代，誦法孔子者，其儷奚啻億計哉？試招而訊曰：「孔子之學何學？」未有不瞑目橋舌，茫然莫應者。大都掇拾往哲之餘唾，剿剽陳編之糟醨。或襲貝葉之梵語爲新詞，不求解。或摭遷、固之單詞爲古義，不求通。粧綴塗搴，逢迎希合。近爲括帖應舉之學然也。倖得之則足高氣揚，一失則神銷氣餒。乃自性之至足，義命之當安，何知焉？或由此獵聲華，攫青紫，原所習者衹爲取利達之媒囮耳，學何可與議也？進此者擷英摭華，藻繢繡帨，凌唐模漢，刻鵠雕龍，近希膾炙時吻，遠期不朽方來。爲嫺文詞之學，而自心自性未能一識，徒爲飾轅虚車，亡珠華櫝而已。孔、孟之學非是也。或逖覽冥蒐，博聞强記，牢籠百氏，兼綜群流，腹笥六經，角折五鹿，斯視心懵前經而不耻，目狃兔園爲已足者，亦足多矣。

顧自心自性未能一識，爲貨殖而已，孔、孟之學非是也。進此者抉剔幽眇，極究天人，析句離文，參同研異，下上以意，揚扢獨裁。自托于窮理爲訓詁學者，即言多近理，憶嘗屢中。而自心自性未能靈識，爲註脚而已，非孔、孟之學脉也。又進此者束教脩名，繩趨矩動，揉情抑性，樹節砥行，肅括淑慎，爲力行之學者，斯視世縱脱無行，佚宕不檢者，亦足稱矣。顧自心自性未能反識爲難而已，律之孔、孟之學猶未也。今高明賢俊自負爲心性學者，吾尤惑焉。蓋歸宗于蘆渡東來之教，沉酣于楞檀非聖之書，以覔之了不可得者爲宗，爹爲思及此方極玄微要玅，見至此方徹無上妙諦，言思路斷，生死可超。至謂法門廣大，無礙無遮，而縱欲任情，以爲解脱。又謂彼法神通，有機有權，狼憸陰賊，以爲玅用。蓋不惟敗化傷風，亦且傷人螫物，蔑不至矣。亡論此，即其品隲古昔也，譽馮道，伸秦檜，才章惇與吕惠卿、❶韓侂胄，❷而故掊擊程、朱，呰議孔、孟。其横議若此，豈世運至此，是非不在人心耶？彼下流淺根，瞢瞢然以方便情慾，足恣胸臆，吠聲逐塊，無足異也。乃高明者亦往往溺焉，何也？蓋胡賈衒方物足以釣奇，畫工圖鬼魅易于爲工。彼蓋謂非是不足摧倒一世豪雄，凌駕往代儒先也。不知騶衍談天，何裨于擁篲之燕、趙；介甫捉風，莫救宋事之日非矣。高明者胡不鑒此，而一反省之自心自性耶？昔人嘲朱元晦曰：「正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時介甫父子、張商英、吕惠卿諸溺于彼教矣。其以此爲厭聞，有以也。近高明賢俊

❶「惇」，原作「敦」，據《宋史》改。
❷「侂」，原作「佗」，據《宋史》改。

與談禪宗佛諦，解頤而首肯者衆也。若與語孔、孟易簡旨，其不如魏文之聽古樂而倦者幾希矣。此其故何哉？大抵真非易辨，似是而實非者未易辨，俗學世儒不省心性爲何物矣。乃吾孔子言心性，彼氏亦言心性，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矣。彼高明賢俊喜新好奇，往往于吾孔氏之言耳熟稔矣，未知反身默識，以是視爲常談，而不樂聞也。此其幾微之辨，耽溺虚見，不知學之故也。試言之，願高明賢俊即諸本心自性，一審諦焉。聞彼氏常云周徧法界，此與吾孔氏所云天下歸仁旨，將無似乎？顧學之爲克復，而約此禮於視聽言動之間者，吾不知之矣。其曰萬法歸一，此與吾孔氏一貫旨，將無似乎？顧學之爲忠恕，而證之于修齊治平者，吾弗知之矣。其曰本來無物，與吾孔子未發之中，將無似乎？顧學之爲戒謹恐懼而致中和，以達于天地萬物之位育者，吾弗知之矣。其曰性無分別，與吾孔氏所謂善與人同旨，將無似乎？顧學之所以舍己從人而取人爲善，樂人爲善者，吾弗知之矣。

愚嘗聞正甫胡丈曰：世叅虚見以言道而不知學，此所以異于孔氏指也。若與岳伯稱引孔子謂思不如學意指合矣。往正甫胡丈乃過余，分別道學字，言若支也。嗣正甫書來曰：「予以盡性至命爲宗指，以存神過化爲工夫。」予因曰：「丈如此分別，即予以道爲宗指，以學爲工夫，何不可？」正甫語李湜之曰：「或謂吾言過大，若耿子言，不尤大乎？何者？今天下語道語學，皆混于二氏。且凡天下小道淺學，咸莫非道非學也。今止言道是宗指，學是工夫，則趨者愈莫得所歸。故曰尤大。予以性命萬派無能異，但盡與不盡。則吾與二氏異耳。吾儒唯盡性，

故有禮樂刑政三千、三百精微。《中庸》人得其理，物得其所，故謂之裁成輔相，範圍曲成。豈若二氏之棄舍倫物，小道淺學之得其一曲已哉？是故以盡性至命爲宗指，吾儒之道，而意非泛宗也。神即性也。神無思無爲，不學不慮，予恐今人以學慮爲性，因示之以存神過化，欲其不思爲思，不爲爲爲，不學爲學，不慮爲慮。是故以存神過化爲工夫，指吾性之盡而意非泛以爲工夫也。子以爲然否？」余曰：「言道不知學，異學也。言學不知道，俗學也。夫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學。學致于道，道率于性。性性爲能存神，存神爲能過化。彼真知道者，學在其中矣。真知學者，道在其中矣。予與正甫之旨一也。」近宗異學者訟言曰：「見性了心已矣。拈着學便增纏擾，何以學爲？」嗟！是馬逸泛駕而駘銜，金不受範而躍冶。人生育蓋載中而欲遁于天地外也，其爲惑世亂世，曷有紀哉？

昔韓昌黎敘道統至孔子曰：「孟軻死，不得其傳。」蓋歎慕之矣。洪惟我高皇御極之明年，即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建廟，通祀孔子。越六年癸丑，上復謂侍臣曰：「孟子辨異端，闢邪説，發明孔子之道，宜配享如故。」猗與休哉！斯其睿智蓋度越千古矣。時岳伯見教書中多稱引孟子緊切語，思深乎，思深乎！愚伏枕繹思，并象于左。

昔孟子承傳思、曾之學，而著《孟子》七篇，蓋諄諄言仁義也。惟時功利之焰，薰煽寰宇矣。當此之世，孟子乃獨以仁義之説昌于時，世以爲迂遠而闊于事情，無怪也。今試思之，孟子之言仁義也，推本于事親從兄，何切近且精實耶！其言事親從兄之孝弟

也，又推原於孩提之知能，抑又何切近精實耶！彼以爲迂遠者舛矣。至言孩提之知能也，又推原于不學不慮，不已玄微乎！顧達之人人，親親長長，即天下自平。課其功效，視彼富强之術何如哉？夫敷天之下，無無親之子，無無兄之弟，無無父子兄弟之人。如子而不親其親，弟而不長其長，是大亂之道也。即富且强可得乎理耶？夫極之天下平矣。推原一本于孩提之知能，至易至簡，孔氏之學脉蓋如此。彼氏以此爲墮情緣，非上乘法而蔑棄之，豈不充塞仁義，惑世誣民，甚于洪水猛獸之害哉？余嘗有咏《寄江南諸門弟》云：「惟道關世運，擇術須慎趨。夫道一而已，末學何多岐？岐分狃所見，見僻識陰支。所識緣所習，結習那能移？試旋識若見，反身一近思。學語分齊、楚，愛敬同孩提。不識亦順則，不習而性之。只此愛敬心，蒸民所秉彝。自心能自信，大道何籓籬。有無言俱陋，諸子蔽且離。尼迦總過影，同異辨等癡。卓哉孟夫子，守此到今兹」云云，蓋慨世溺異而忽此常道，歎孟子守道之確也。岳伯來教，提掇斯語，旨哉其言乎！

昔王汝止擬書上世廟，書中數千言，僉言孝弟也。張江陵偶閱其遺稿，呀謂同志友曰：「世多稱王心齋，比見擬上世宗書一篇數千言，第言孝弟，何迂闊也。」羅丈聆之曰：「嘻，孝弟迂闊耶？」有識者聞之矍然。愚惟孟子終生守此「孝弟」二字，當時炙轂之辨不能奪，談天之誕不能惑，雕龍之文不能眩，富强之術不能誘。豈不毅然真豪傑哉？稱之曰「命世亞聖」不虛也。彼蓋默識其自心自性者的，而篤信夫孔氏之學脉，其見卓矣。蓋稽之《魯論》，首章言學，次即言孝弟。其曰不犯上、不作亂者，是爲大順大化而仁

道自此成也。《中庸》言宜兄弟、和妻子者，是即萬物所爲育。曰順父母，即天地所爲位也。《大學》言孝弟慈，是即國家天下所由齊治均平也。孰謂此道于世干涉眇小哉？余嘗謂孔氏之學是如此常，世見以爲無奇而厭之矣。孔之之學是如此淡，世見以爲無味而厭之矣。孔子之學是如此簡，世見以爲無文而厭之矣。自非默識此自心自性之真，孰知無奇之奇，無味之味，無文之文哉？韓昌黎嗟歎孟子之後無傳。非孔子之道難傳，孔子之道特常特易簡，未有能默識而具眼者也。善夫宫洗楊貞復曰：「孟子信人皆可以爲堯、舜，若爲孔子則尤易簡矣。顧未識孔氏之學脉與夫學孔之路逕，則難言矣。」有志者試繹思之。

老夫卧病，忽再踰月。時維仲秋，夜漏漸永，寢艱成寐，反側紬繹郭公祖教語，而滋有味于其衷也。復申之，示思、慈二姪，轉告吾黨同心，若曰日聆父師誨言，不如得朋觀摩之爲切。佩服聖喆彝訓，不如内自循省之爲真。吾儕誠誦郭公祖之教而深省之，奚自參虚見、恣高談、騖玄思、説眇論哉？第觀其事親從兄而立人之仁義可知已。第遡孩提之愛敬也，知能不由學慮而無思無爲之易可知已。由此寄民社與朝議，視其于民生國計關切如何，而覺不覺可知已。即此引伸焉，如未發之中，聖喆之微言莫邃于此矣。彼氏觀竅觀空之訣，不能違也，姑亡論，第視其喜怒哀樂之中節與否，而未發之中可知已。惟喜怒哀樂，一時之感也，姑亡論，第視其稱譏趣舍好惡是非何如，而情之中節與否可知已。聖神之功用，至位天地、育萬物極矣，豈直爲君相言哉？即一介之士，匹夫之微，視其宜兄弟、和室家以順父母，而天地之

位在是矣。視其洽閭左、馭僮僕、遇儔類、撫煢獨之睦媚任恤，而萬物之育在是矣。此教語中引而未發意也。余往聆談聖諦玄詮者，即極要眇玄微，竭其不敏之識，或能推測一二。至如子臣弟友，庸行之常，如來教所及者，自省多少不盡分處，讀至此便心怍顙泚。兹欲勉圖補浣，嗟無及矣。是故于吾黨髻髦再三焉，凡我同心，尚其念諸。《學彖》中原有《求放心》、《伊尹先覺論》，俱見前。

輯聞

東廓先生曰：「曾子三省，首曰爲人謀。謀所以爲人也。蓋孔門之學，學爲人耳。仁者人也，實心爲人，則必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矣。不能仁爲己任，則一善自足爲弗弘；不能死而後已，則半途而廢爲弗毅。是無實心爲人之心，非忠於自謀者。此曾子所爲首省也。然人之所以爲人者，全賴師友。實心爲人，則取友親師，自不容已。故次之信友，次之傳習，總之三省，咸省所以爲人也。」愚按：曾子自治誠切者，若日之三省，首即爲人謀而省。是舍己田而芸人之田，不得爲守約之功矣。子夏云：「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與《中庸》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意相近。蓋子夏平日篤信謹守人也。至此，悟得本原既立，則諸惟應用，可得時措之宜云耳。彼不矜細行者，往往藉此語爲口實，豈不悖哉？

楊大宰孟山曰：「汎愛衆是正經大同道理，説到親仁處，便入細微，形迹不著矣。此是顯比朋亡意思，深于《易》者乃可與此。」此老涉世久，有爲而發，秉衡當軸者所當深味也。又曰：「孟子云：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禦也。伏波戒子

云：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此二語可並玩云。」

羅子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天下國家之本。本亂則末不能治，何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所厚既薄，無所不薄矣。夫知亂本末者之非善，則知格本末者之爲至善。故申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羅子曰：「試觀吾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人得見天命性真以爲中正平常極則，而恐其不知喫緊體貼也。乃指着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自中正平常，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或曰：人之情欲多端，雖喜怒哀樂未發，而憧憧往來亦多，安能即反觀自得？曰：既知道不可離，是見道已徹。又戒謹恐懼，是衛道已嚴。比當喜怒哀樂一無所感，此時天性渾然，大可想見。不於此處覓中，更從何處覓中耶？」

羅子曰：「大哉聖人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發育峻極，是聖人位育之功化；禮儀威儀，即致中和之實事。功化所由成者也，優優充足。蓋《經禮》、《曲禮》周悉詳備，無少欠缺，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能發育如是也。即此是聖人至道，而聖人所以得此者，以德之至也。苟非至德，則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至道終不爲我凝矣。夫至道以至德而凝，此德性之所以當尊也。尊之之功，則必學于古訓，問于師友。如德性本自廣大，本自精微，本自高明，本自中庸，學問以致之盡之極之道之，使不失其故，則德性之知日新，而於三千、三百體察無

所不明。且德性之厚日敦，而禮儀威儀忠信無不貫，禮豈有不崇，而道有不凝哉？禮既崇，則居上以禮自不驕，居下以禮自不倍，語默以禮自能興而有容矣。《詩》所謂明哲保身者蓋如此。」

漸菴李大宰曰：「聖人之學，心學也。日用居食，言行交接，何能須臾離者？惟不求安飽，心不累于居食矣。心無累，便是學。註云：心有在而不暇及，若別有學在，非也。敏于事，心不困于事矣。慎于言，心不怍于言矣。就正有道，則精神相感，此心自正，非謂別出知見以相參正也。故曰好學。吁！惟知所學者可與語此。」

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當作去聲，即侯明揵記第欲並生譏説殄行，猶不憒疾。可見自古聖賢原無惡云。」

曰：「舉直錯諸枉。玩諸字，非舍棄之謂。蓋錯置之錯也。即諸枉者，亦要錯置之，使之得所。不忍終棄云。」

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云：「大學謂之大，能以萬物爲一體也。惟明便能親，惟親便是明，只此一『親』字，便是孔、孟學脉。能親便是生機。些子意思，人人俱有，但不知體取而保任之、擴充之耳。」

曰：「至善即本來無物處也。知此乃能親民。人之不親，皆由中有物耳。故先知止。」

昔程夫子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自某兄弟自家體貼出來者。」右大宰前數段解説，皆是由自家體貼出來者，予故聆有餘味。中「親」之一字，尤渠最得力處。此乃孔門仁傳真血脉。失此血脉，便麻木不知痛痒。是白沙所謂「只是一胞膿血裹一大塊骨頭」耳。故程子又曰：「學者先須識仁。」夫

世俗子蔽錮於勢利，相軋相擠而不親，可慨矣。乃學道者或以知見相角牴而不親，豈不大異哉？大宰知止之説，當與識仁之指互相發也。

漸菴曰：「其心休休焉。休字即休罷之休也。」余頷之，大爲賞快。漸菴曰：「此實是予近受用處。第向他人言不省，承兄賞音，得印可矣。」余曰：「昔人云：千休千處得，亦是此意。」趙大洲曾寓廬山書云：「所云休者，非休官休事也，休其不了之心也。當下休，當下了。當下了，當下徹矣。休字甚可味，當下字又甚可味也。」以語舒司寇，司寇曰：「然曰休休，休而又休也。顧孰能休得下？」余曰：「人人有休時，顧不體取而受用之，使錯過矣。」

漸菴解「曾子疾召門弟子」章，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云者，是曾子當疾中驗得往時如此，尤有怖死心在。到此忽覷破死生原是一個，故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蓋出離生死矣。」余頷之，以語舒司寇，司寇曰：「此解未然。曾子原是自治誠切人，『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其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意。『吾知免夫』，此是死而後已意。此種學問，未可破除。」余亦然之。

楊大史解説《大學》以修身爲本云：「大人通天下爲一身，若只管分別人我是非，却是自家心中先已不平，何以平天下？真修人方一念分別時，便修去之，乃成其大。譬之植樹者，修去旁枝餘蘖，則根本自然盛大，而發榮滋長，枝葉扶疏，足蔭千畝也。」

鄒大史四十初度辰，自省曰：「孔子謂四十無聞，斯不足畏。所謂聞，聞道也，非聞於人之謂也。」又曰：「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非期不見惡於人也。蓋以聞道者見

自大、心自泰，自不見有可惡之人、可惡之境也。曰四十道明之時也。如年四十而人之所接，境之所遇，猶見可惡，則無聞可知，故曰終也已。蓋自考也。若期有聞於世，無惡於人，非夫子之旨矣。」余比多憤嫉，讀二大史言，惕然有省。因識之自警云。

仲子生平樂與友朋資切，而固遜師席，不肯受徒。萬曆壬申，寓白下，翟生文炳昕夕從之遊，偶有啓發，因强納贄焉。越戊子，余任留臺，翟生來謁，會士龍在座，余與論脩身旨已，隨叩生曰：「余仲已矣。平生止受生一弟子，生茲念乎？」翟生泫然欲涕，懼然起曰：「吾父母生炳，此身止七尺耳，即壽不能百年也。吾受師訓，即此七尺便塞天地，即此一息便貫古今。此視父母恩，蓋倍罔極矣，能不念耶？」余心頷之。翌蚤，余謂生曰：「夕聆子言，若見大矣。實信得及，吾仲可謂不死。顧此未易言也。」生退而以書質曰：「炳聞諸師：仁者人也，人之所爲人，非徒此委形也。人而仁矣，豈復囿於七尺而限於百年耶？昨聆夫子修身之教悉矣。愚意謂修身云者，固非徒整飾於軀殼、事爲之粗迹，亦非馳騖於玄虛，而修之身之外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者身也，不修之則下之器也，所云父母所生之身不踰七尺，不過百年者也。一修之則爲上焉之道，所謂師友所成之身，塞天地、貫古今者也。夫上下道器，其懸絶若是，實在修與不修耳。修之如何？此惟識未發之中者得之。蓋喜怒哀樂之未發，毫無倚着者謂之曰中，發而中節不乖其未發之中謂之和。此其本大，非眇小，其道達，無滯碍也。了悟及此，則不知孰爲身，孰爲道，形骸不能拘，而性命無所間矣。惟心有所，則不

得其正之，其所則辟。是以心之不正，則身之不脩，而違道遠也。炳往受師訓，因自反求諸未發之前，而默識吾身之所自來，始知所以脩，庶乎不墮於形下之器，而敢謂塞天地、貫古今者如此。然則師之造我，奚啻等生我者哉？」余覽其書，益爲慁然。因究生所從入，蓋由憤悱中得來，非漫然口耳見解語也。

生又曰：「談學者往往從聞見去知解，少反身體認者。孟子曰：湯武反之。又曰：湯武身之。『反』、『身』二字有味哉！」余曰：「然。先儒曰：『語寂談虛，往而不反。狥生執有，物而不化。』自今觀之，狥生執有者多往而不反。若能反認，則識生生之機原無生，不執有矣。語寂談虛者，則又着見多物而不化。能化乃實得無物體，與人自無閡也。」昔有朝紳，日趨闕下公務者，不勝疲苦，問節勞之術于一方士。方士語之曰：「第時時默識己身如天大，則自不勞矣。」士紳未達，以語余。余曰：「此至言也，須自靈識。」近日魏中丞與余聯珮入朝，余謂中丞曰：「往入朝獨趨則覺勞，但與友聯珮入則勞頓減，若與同志友聯珮入則勞益減。何以故？」中丞憮然曰：「人已原是相通的故也。」識此，而周子求友之指豈淺淺哉。

近溪疾，左史萬賓蘭來問，近溪手書以答曰：「此道炳然宇宙，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己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説，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願同志共無惑焉。」又曰：「仁者人也。人渾然只是一箇仁，便是脩身爲本。」

東廓先生曰：「先師有訓，聖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吾儕講學以脩德，而日用

踰矩處，乃以小過安之，何以協一？秉彝之良，必有所不安，自戒自懼，務以顧明命而順帝則。正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時時無愧怍。準四海、俟百聖，合德合明，只是一矩。」

明道語録輯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此説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他。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隆汚。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却只是閑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爲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只有望于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便休，要之大概，且是絶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焦曰：「出世如超出之出。如云出那裏去，是不通其語矣。」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者，皆以爲不得已爾。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綱者，只爲些秉彝，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爲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所喜怒哀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强曰必盡絶爲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焦曰：「佛之所言實際，儒之所言秉彝也。内典中絶無以忠孝仁

義爲不得已意。六度萬善，非仁義忠孝乎？如消殺、如盡絶，内典無此二乘斷見，正佛法所訶。」持國之爲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説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無得處。他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内矣，然無義以方外。其内直者，要之其本亦不是。焦曰：「覺無内外。」譬之贊易，前後貫穿，都説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處，是所謂自得也。焦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是佛法。」談禪者雖説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遍。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異教之説，其盛如此，其久又如是。亦須是有命，然吾輩不可謂之命也。

道之不明，異端之害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焦曰：「不足開物成務，尚可以言神化乎？伯淳見僧趨走，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此矣。』非不知此理，直爲門面故耳。其實不必然。」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説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焦曰：「佛正惡人之醉生夢死。」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

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一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學者於釋氏之説，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作用處，便作兩截。焦曰：「不知何以謂之兩截，更望批示。」

周茂叔云：「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周子之言甚確。佛典正艮卦之理，今人果知艮卦，何須佛典？果知自性，又何須艮卦耶？

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説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焦曰：「吾人果毫無悦生惡死之心，佛典自可束之高閣。第恐未知佛氏無生無死之道，决不能不爲死生所動。雖曰不動，强作主宰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死生脅持人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説，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聞學佛者傳燈録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焦曰：「削髮胡服是異國土俗，正不必泥之。如净名是居士，未嘗不爲佛。」禪者曰：「此迹也，須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上下本末内外，都是一理。」莊子曰：「遊方之内，遊方之外。」方何嘗有

内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内面是一處，外面又是一處矣。

禪者曰：「草木鳥獸衆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乃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釋氏説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焦曰：「道無上下。」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焦曰：「離下學，無上達。今内典所言皆下學也。從此得悟，便名上達。學以求達，如鑿井求及泉也。學而不達，學亦何爲？下學是求上達之路。」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焦曰：「果然知性知天，更説甚存養？」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焦曰：「地獄是實語。」

原釋祖只是一箇黠胡，亦能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以譬喻，其徒識卑，看得入於形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説始以世界爲幻妄，而謂有天宫；後亦以天爲幻，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毁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絶其類。若人盡爲此，則老者何養，幼者何長？又曰：釋氏處生死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者，亦有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焦曰：「若如此二等，決不能動。」人能放過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碍？雖萬身何傷？

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自私者也。焦曰：「此語果玅。若謂其苦根塵，却非。」

有問：「若使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爲其道則可，其迹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爲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没人去理。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爲不足治，要逃世網。其説至於不可窮處，他又有一箇鬼神爲説。」

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若一日身做主不得，爲人驅過去裏。焦曰：「豈自意其所執亦出禪學之下耶？人之不自知，往往如此。」

人有秉彝，邪説則終不能勝正道。然亦惡亂人之心。

按正叔著《伯淳狀》云：「伯淳自十五六慨然有求道之志，汎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乃亦闢佛如此，何耶？豈其于佛乘未盡研耶？」中云：「學者于釋氏之説，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大嚴耶？焦曰：「伯淳斥佛語，大似人未覩其形貌而遥斷妍媸，未讞其是非而懸擬罪狀，人誰服之？不知十年汎濫之功，果在何處？」嗟嗟！伯淳之時，若王文正、李文靖、富鄭公、韓持國輩，皆好佛學者也，❶其德業粹然蔚然矣，先生且慨之如是。俾覩近日之好佛者，其感慨又何如耶！范景仁、司馬君實，其人品何若？先生且謂所執理出禪學下。今之闢禪者，自省視二公又何如？雖然，此尤在人己是非上分別，可姑置。俾讀佛書，昔顓蒙矣，倏開悟而通明；昔粘滯矣，倏解脱而清静；昔委靡矣，倏警省而强立；昔慘刻矣，倏發悲而慈仁；昔放蕩矣，倏戒律而修謹。如此，何可訾之爲淫聲美色，

❶「好佛學者也」至文末，據蕭本補。卷末題據全書例補。

而欲遠之也? 如使讀佛書者因而遺落世事、隳廢職業以爲超,不修名檢、剜毁廉隅以爲達,暴戾恣睢、輕世忤物以爲剛,它情不通、混行棒喝以爲機,拖泥帶水、同污食穢以爲大,此則佛書爲酖毒狂泉矣,豈特爲淫聲美色哉? 余執此證果,何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

繹　書

繹石經大學

《大學》一篇，曾子發師門一貫之蘊也。曰明德，一之真體也。曰親民，一之實用也。曰至善，人己同原之宗，至一不二者也。是故明德者必親民，民親矣，乃明德。維己與人，一以貫之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豈故爲是闊遠哉？一之貫於天下者，其體本若斯其大也。然先之國與家，而推本於身心意知，始終本末，理本一貫。格物者，格此也。知至至之，一本諸身，則近之家，遠之國暨天下，胥貫矣。一者何也？即吾心之獨知不昧者也。一貫於目則爲視，一貫於耳則爲聽，一貫於口則知味，是故君子慎之。一貫於身，而身潤矣。曾子得之曰「慎獨」，顏子得之曰「約禮」。道一而已，孔門無二教也。由此一貫於親則爲孝，一貫於兄則爲悌，一貫於幼則爲慈。斯一之貫於家者，何弗明也？孝貫於君則忠矣，弟貫於長則順矣，慈貫於衆則仁矣。所惡於上，弗以使下，一貫於下矣。所惡於下，勿以事上，一貫於上矣。至於前後左右，所惡勿施，一貫於前後左右矣。此一之貫於國暨天下者，又何弗明也？曾子嘗發之門人曰：「忠恕而已。」信哉！忠恕外無一貫也。昔秦穆、晉文、楚莊之徒，竊其似，而一言有幾於是，亦足以霸矣。堯、舜則得此一以帝，湯、文則得此一以王，故曰皆自明也。吾夫子以匹夫而祖述憲

章，以教萬世無窮者，同此道也。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丘隅之喻有味哉！夫是道也，至近且易矣。何明之之難哉？所謂愚不肖者不及，而賢智者過之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有所而不化，則一之體以蔽。親愛畏敬，哀矜傲惰，賤惡僻矣而不察，則一之用以閼。夫是以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妨賢黷貨，卒至於病國災身，爲天下僇矣，豈不悲哉？乃世所謂賢智者顧以此爲卑近，未可以盡道見，謂生死爲一大事，而離倫斷性，求明出世之道者。吁！視弗見，聽弗聞，食弗知味，生耶？死耶？子弗孝，弟弗弟，父弗慈，生耶？死耶？舍此大道不明，而別求明心，所謂罔之生也幸爾。夫知止云者，止於是而不過之謂也。爲子止孝，爲臣止敬，爲父止慈，爲友止信。雖文王之德之至，亦止是耳。舍此非大，事孰爲大？又有異焉者，駘宕恣睢，逐流踰矩，而猶號於人曰「見性」。審如是，則睿聖如衛武，切磋琢磨之什可以稱焉。是故學之不可以已也。夫約之一心而親賢樂利，貫之天下，暨於没世，此道之所爲大，學之所爲大也，蓋孔子自十五時志之矣。惟子曾子獨秉宗傳，能發其蘊，所謂忠信以得之者也。語曰：「多指亂視，異教亂道。」亦若是已。吾爲此懼滋甚，因覽石經此篇而括其義如此，以俟後之君子就正焉。

繹中庸

仲子嘗言：「《中庸》，蓋子思自譜其家學」云。粤稽漢鄭康成曰：「子思作《中庸》，以昭明聖祖之德。」信哉！彼以《中庸》命篇，蓋謂吾孔子之道本中而庸，非高而玄也。首原教之所自立，統承天命。其微旨可繹思

已。知天命則必畏天命，致慎于不睹不聞者，惡容已哉？彼無所忌憚者，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其曰性、曰道、曰教，就世稱名理疏言之耳。至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此則逼就人心，直指千聖一齊穿紐之竅也。白沙詩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學者實從自心未發前反精靈識。天地萬物，孰非吾一體者？中和致而位育臻，有以矣。子思又懼人索之眇茫也，復點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蓋知味之知，即性即道。愚不肖者，日用不知；賢智者，又忽而求諸高遠，道斯不明不行矣。夫人之忽此常道者，第知索隱之爲隱，不知費之爲隱而二之也。彼索隱行怪，而不依中庸，其納諸罟獲、陷穽而不知避者乎？豈知愚夫愚婦之與知與能者皆道，而愚夫愚婦之所以與知與能者，雖聖人不容加知加能也。舜之用、回之擇、由之强，非知聖人之不知，能聖人之不能，即愚夫愚婦之與知與能者識取耳。何也？中庸其至矣。道豈遠人哉？求之子臣弟友而盡分，行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而自得，明之順父母，幽之感鬼神皆是也。舜得之爲大孝，武王、周公得之爲達孝，而吾孔子得之則爲仁。故雖不得位，而素位以行其仁者，不容以已。是故達道達德，九經之原本于誠者，于哀公發之。蓋藉以仁天下萬世于無窮也。彼其盡人盡物，達化入神，内外合德，人己兼成，而博厚高明之業，衍之無疆者，惟於此理明之盡而誠之至也，至誠斯無息已。夫語聖道者廓之，發育峻極，賾之三百、三千，若此其大也。乃其問學要領，歸於尊德性耳。德性尊，則德至而道凝。是故可上可下，宜治宜亂，既明且哲。匪直免裁寡過，本諸身者，足以徵民，足以考前俟後，足

以建天地、質鬼神，垂之奕世，爲法爲則，達之遠邇，無斁無惡。由此紹帝王、參天地，皆莫之能違矣。夫是以天下萬世無不覆幬持載，民物並育，治教並行，而不害不悖也。即今至聖聲名，曁于無外，敷天之下，莫不尊親，經綸之業何弘耶！綜其大經，立天下之大本也。立大本者，知天地之化育而握其樞矣，非特出入造化已也。不藉名位，不矜功能，夫焉有所倚哉？肫肫其仁耳。是仁也，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也。非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孰能知之？惟吾孔子默而識之。是故其道惟淡、惟簡、惟温、惟不見。是闇闇然以學敬信，匪飭于言動；闇然以教勸懲，無事夫刑賞。由遠泝近，觀風求自微乎！微乎而亦顯也。《詩》所謂「不顯惟德」者，非乎？德維不顯，乃天德也。何也？無聲無臭，天命之於穆若是已。吁！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吾孔子之仁，配天而不已，斯其所以統承天命，而教萬世無窮也歟！

附記：嘉靖丁巳，仲子有聞矣，余猶未之識也。一日，友問仲子曰：「子學從何入？」仲子曰：「吾學從無極大極入，不落陰陽五行。」余聞而艴然怒，訶之曰：「小子誦習孔、孟書，不反身體會，乃勦此玄談，可訝也。」仲子素嚴事余，乃抗對曰：「吾亦重訝世人讀孔、孟書，第藉以梯榮肥，更無一及身體會者。」余又訶曰：「疇不體會哉？吾儕事親從兄，與世酬物，乃實體會處也。」仲子曰：「固也。學有原本。」余曰：「何云原本？」仲子曰：「肇道統者僉稱堯、舜相傳宗旨，衹是一中。子思子，孔氏之神孫也，特爲之註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今讀孔氏書者，孰從未發前覷一目哉？」余聆已，俛而思，徐駁之曰：「《中庸》首章雖有如此微

言，顧篇中所云，庸言庸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孰非實理？奈何獨舉此眇論哉？」仲子曰：「固也。不觀篇終結語耶？」余乃有味其言也。因日與討究，幸有所啓。戊午歲，仲子從余來京師，時海内顯學多與游處。一日大會，或舉中義相質，同志各呈所見，仲子獨嘿不語，忽從座中崛起，拱立曰：「請諸君觀中。」隨慨曰：「舍當下言中，沾沾於書册上覓中，終生罔矣。」同志因有省者。越辛酉，余于役西夏便歸，對榻慎獨樓，以近聞質仲子。仲子曰：「然孔氏之無聲無臭，亦自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原自無聲無臭。」余爲豁然。自是於有無内外精粗微顯，無二見已。顧今仲子不幸逝矣。厥後，余即稍有長進，誰爲印可？念之涕淋者幾也。因憶而識之，以示其胤子汝思。

繹論語

時習章

友問：「《論語》首揭『學』字，不知所學何事？」曰：「學，學爲人也。夫人茲眇然之軀，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以其所以爲人者曰仁也。仁，人之所以生生者也。時習而悦，朋來而樂，是其生生之機不容已也。如人不知而不愠，則生生之機純然無息已。是命之曰君子。君子云者，謂其道足以臨天下，德足以育天下也。學至是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與天地參矣。」

曰：「子云：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孔氏之學未忘名耶？」曰：「否。人而名之曰人，以仁也。人而去仁，則耳目口鼻儼然人也，而實弗人矣。」曰：「惡乎成名，謂其無以

成人之名也？」陳公甫曰：「人具七尺之軀，除却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胞膿血裹一大塊骨頭。」意亦如此。學者誠思所以爲人，自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如是，顛沛如是，而富貴而貧賤亦復如是。故曰「學而時習」，蓋習乎仁，以成其所以爲人也。程伯子曰：「學者先須識仁。學不識仁，則雖終生，倀倀爾，貿貿爾，故不知學何事，亦自不能時習矣。是故默而識之，乃能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曰：「性，人所同也。凡厥有生，孰非具仁者？學云學云，待學習始有耶？」曰：「先正云：學，覺也。有學無學，有覺無覺。誠然哉！蓋覺則視聽言動，觸處皆天。時習故悅，否則胞中肝脾亦胡越矣，奚其悅？覺則遐邇人我渾然一體。朋來故樂，否則至親骨肉亦乖離矣，奚其樂？覺則顯晦升沈，原無加損。人不知也，故不愠，否則稱譏贊毀，皆横波也，疇能無愠耶？」

曰：「學，覺也。覺即仁也。記曰：學爲君也，學爲長也，何居曰不寧？是凡學爲臣，學爲子，學爲弟與朋友，皆實有以學之而非虛也。皆本覺以學，以成其仁而非離也。離仁言學，俗學也；離事言學，異學也。乃學之所習，習之所至，則辨于志矣。」

曰：「《論語》一編，諄諄言學也，罕言性何？」曰：「性相近也。性不可言，亦不必言，惟習則相遠矣。夫子特詳言學，有以也。」

曰：「佛氏之徒奓言性而劣脩習，孔子雅言學而罕言性，抑其教術異耶？」曰：「佛氏有戒律，其脩習亦勤也。吾夫子所云默識，識何物哉？可以思矣。」

亦足以發

夫子終日與顏子言，已後不聞顏子向人稱引夫子一語，而夫子以爲足發，發以身也。亦不聞顏子向人贊頌夫子一語，而夫子以爲於吾言無所不悦，悦以心也。

温故知新

昔昌黎作《師説》，其意指蓋慨當時學者類足已自封，而未知師乎人也。今國家建膠庠、布功令而立之師，群一郡一邑之俊髦，咸屈首屏息而尊崇之曰師、曰師矣。顧師云者，豈徒擁名位以臨之而已哉？要必有所以師夫人者。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此萬世師道之律令也。夫所謂故，即孟子所云「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之故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故」。温云者，反之本心，而尋繹温養之謂也。學者誠尋識其端而温養之，則良知之在我者，若火然泉達，日新月盛而不可勝用矣。斯謂知新。夫一反之固有之性而求之，即心有餘師，故曰可以爲師。子思尊德性之旨亦如是。於戲！孔子之所以師天下萬世者，能自得師耳，非第侈其洽聞廣識以師人也。如朱註云云，則昌黎子所云解惑之師耳，非所謂傳道之師也。作如是解，以續《師説》。

樂其可知

子曰：「樂其可知也。」蓋云即樂而學可知也。吾人志學，初須精神歸併一路，若作樂之始而翕如，始得所謂學以聚之是已。然把捉拘迫，則生機不鬯，又須少從之。所謂寬以居之是已。雖是從之，而殷殷宥密，時

保純如繹如，而緻然不昧。所謂緝熙光明，學乃有成也。彼爲學者神情散漫，難得入路，即少見意味。而悠悠然務爲闊大，縱脱不檢，吾未見有成者。

浮　海

夫子浮海之歎，註謂傷天下無賢君。然乎？曰：否。夫子周流列國，豈直欲遇合時君世主，就一時功業已哉？如夫子必待賢君弘功業，❶則非素位之行，不免願外矣。意藉令海外異國有賢君，寧委質臣事耶？意當時即有君如湯武，夫子亦未必樂就之仕也。何以明其然？孟子謂孔子與伊尹不同道矣。然則何謂道不行？蓋道在夫子，得人共明之，覺天下，傳後世，道乃爲行。夫子蓋嘗慨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而喟然興嗟曰：「道其不行矣。」彼愚不肖亡論，惟時賢智如桑户、原壤、少正卯輩，哆虛無之見、矜俶詭之行者盈天下，道曷由行？而顔子或已夭，曾子尚少，無可託以信今傳後，其心戚矣。意窮島絶域間容猶有人，汲汲欲往求之也。其曰「子路好勇過我，無所取材」云云，意謂子路雖勇，慮其不能因材樂取，如顔子之能使人日親也。夫子浮海之歎，是其教思無窮也。作如是解，乃得夫子隱衷云。

微 生 高

跡微生高面斥夫子爲佞，蓋世所謂峭直人也。夫子即乞醯一事，見其與世酬物，亦周容篤厚若此，非徒矯亢以爲直者，是亦微顯闡幽意，非以爲譏也。如註云云，是摘人細行以損人名稱。此世淺薄夫之習，夫子豈

❶「夫」，原作「天」，據蕭本改。

如是哉？

顔淵季路侍

仲子曰：「子路、顔淵與夫子論志，各呈所以爲仁也。仁者人也，爲仁在取友。子路願共車馬輕裘于友，彼蓋視友爲一身矣，何有于車馬輕裘哉？顔子云：『毋伐善。』謂友苟有善，須輔翼而長養之。未可矜己知見，憑己意氣，戕伐其生機。且第以精誠默相觀摩，毋勞於言説論辨之施也。即曾子稱其若無若虚，問寡問不能，犯不校、不伐不施，丰度概可想見。孔子得顔子而門人日親，有以也。夫子云：『老者安之。』亦是於友之老者，就其所至安之，而不强其所不及。即於伯玉、晏嬰輩，第嚴事之，而未嘗一與論辨，可概知已。若友之少者，則第開誘之，使懷嚮往，而不誣之以所未達。如使闕黨童子將命之類是已。所云朋友，則終日朋從之友也。信之者，願其信於爲仁也。如不信仁，安能信友？若漆雕開之不仕而求信，信此也。」

不遷怒貳過

王龍溪解「不遷怒、不貳過」云：「心常止，故不遷；心常一，故不貳」云。仲子曰：「人試觀當怒時，中更有箇止體在；當過時，中更有箇一體在，是二本也。即能之，其怒其過，非真機矣。夫子蓋狀顔子所好惟學，謂即生平之怒，以學而怒，學外無怒也；生平之過，以學而過，學外無過也。蓋惟怒與過見人真情。據其不遷不貳如是，可見顔子一生精神只是此學，更無滲漏處也。」

武城宰

子游在孔門以文學名科者，乃其取人

也，第舉兢兢然飾勵操行者爲尚，曾不聞舉一博雅嫺文士。視其所舉孔門所稱文學，可概知已。且子游之爲宰也，遵所聞自信爲學道也，必以愛人爲驗。而其治功顯見於絃歌，絃歌何與道事也？毋亦其閭閻間皆歡欣鼓舞，無疾苦愁歎聲耶？彼其所以臻此，固原本學道矣。彼近世綰符而宰百里者，疇非學孔氏之道者哉？其環橋門而宗依者，盡縫掖士也。豈可謂未得人乎？愚謂得唯唯喏喏之士非難，得一謇謇諤諤之士難。而士遇知己也，揚休頌徽之非難，而能補缺救失之爲貴。子游之取子羽者如是，不知子羽之於子游何如也？雖然，夫子之轍環寰中矣，而又思桴海，思居九夷，無非爲得人計也。惟堯、舜爲天下得人，得人仁一世耳。乃夫子所謂得人，計得人仁萬世也。其念滋深且遠矣。顧非摧廓歷刼之塵垢，拓開萬古之胸襟者，安可語夫子求得之人。嘻！取人以身，予翹翹焉有望于世仁賢宰也。

立達

孔氏之仁與堯、舜之仁同，其兼濟天下之心，無弗同也。顧所以爲仁之方則異耳。蓋堯、舜之濟衆也，必待于施。施則有及有不及，難乎其博矣。濟衆之病，勢則然也。孔子之爲仁也，立己而已，而立人焉；達己而已，而達人焉。此蒙莊所謂火傳也。火傳則何盡之有？濟天下及萬世，到今蒙濟焉，所謂賢于堯、舜遠者如此。蓋其爲仁之方，近取諸己而不勞施也。

己欲立矣，即立人焉。己欲達矣，即達人焉。無間歇，無等待，仁體之不容已也。如此蓋立己所以立人，立人亦所以立己也；達己所以達人，達人亦所以達己也。立人達

人，而人有弗立弗達焉。所以求立求達者，惡容自已哉？子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蓋言安仁者視天下猶一人也。兹能超然于人己形骸之外，而于一原者默識焉。其機自不能已矣。

默識

默而識之，識我也。我之所以爲我者，渾然與物同體，原無我也。無我則善與人同矣。是故視人之善，即我善也。舍己以學之，不盡人之善，不容自已也。不厭，非勉也，視己之善，即人之善也。推己以誨之，不盡人而善之不容自已也。不倦，非狥也，惟不倦可以證學，惟不厭可以證識。蓋識而曰默，不容以言詮矣。惟觀於其學與誨，而其識仁可知也。識仁者即人即我，即我即人，何有於我？彼已有善也而挾之，不能公以與人。人有善也而忽之，不能虛以取人，是皆有我也。有我者不識真我也。命之曰「不仁」。吁！人而不仁，則形人也，而實弗人矣。可不默識乎哉？《易》曰：「復以自知。」意蓋如此。

仲子曰：「默識，識天地之化育也。夫囿於造化之中而不自識者，凡夫也。識之而出入造化者，聖人也。夫子則默識之極，其至而有以握造化之樞矣。是故不藉名位，不矜功能，即學以誨，即誨以學。立己立人，達己達人，蓋贊天地之化育於無疆矣。夫贊天地之化育者，匪獨上之君相賢聖，即下之農工商賈，細之聾瞽侏跛，凡寓形宇内而含靈者，皆有以贊天地之化育而不自識也。夫子以學以誨，贊天地之化育者，惟此肫肫之仁耳。其識淵淵，其用浩浩，弘且遠哉！而又無所倚也。所謂施而不宰，爲而不有，何有

於我哉？吁，非達天德者，其孰能識之？識之者惟孟子。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深乎深乎！難言之矣。

德之不脩

友曰：「德之不脩，由學之不講也。學之所以不講，由見善不遷、不善不改而徒講之以口耳。此夫子所爲憂也。真志講學者實是遷善改過，則德脩而道凝矣。」曰：「然。顧知德者鮮，夫子所歎。此學不可不講也。學不知德，則終生遷改，只做得一鄉愿，德之賊耳。」

志道章

仲子嘗曰：「《論語》『入孝出弟』章，孔門蒙養之規條；而『志道』章，則成德之章程也。蓋天下無二道，孔門亦無二教。所謂志道者，即此孝弟之道，達之天下而已。舍孝弟之外言道，非孔氏之所謂道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即此爲德。德脩而道乃凝也。彼言邪哆而行詖僻，道所不載也。何謂依仁？仁者人也。《易》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周子曰：『至尊者道，至貴者德。欲道德有諸身，非師友不可。』是師友者，吾人所依以爲命者。仁而曰依，視所謂親益篤切矣。何謂游藝？師友之義重矣，其聚樂矣，群居終日，夫何爲哉？曾子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藝蓋會友之文也，即所謂學文者廣之耳。顧藝而曰游，則與溺於藝者異矣。蓋藉是以爲依仁之具，而涵泳道德之資也。觀於孔氏之章程，而孔氏之道無内外、無人我、無精祖，可默識已。」

不憤不啓

子謂：「不憤不啓。」蓋學從憤悱得悟

者，自是六通四闢。從口耳書册知解者，必滯方隅，舉一隅必不能達三隅矣。不反則不復，非棄之也，正欲其憤悱也。仲子於友朋，往往第激之興憤，而不輕於言也，有以哉！

用行舍藏

晚近士用孰不行，舍孰不藏哉？孔子以用舍行藏堇堇與一顏子，何也？蓋孔、顏所謂行，必有所爲行；所爲藏，必有所爲藏。今士當其用也，齷齷齪齪，籐附蘢登，爲榮肥計者無論已，即揉情决性，隨世以就功名，可亦漫謂行哉？其舍也，扒扒拮拮，問舍求田，爲子孫謀者亡論已，即槁形灰心，嘯傲泉石間者，可亦漫曰藏哉？蓋必透孔、顏之學脉，識學孔、顏路逕，而後可以語孔、顏之行藏。吁！難言哉，難言哉！弟子固以請，曰：「夫子亦已言之矣，曰：惟我與爾，方有是也。」蓋孔得顏以發其藴、繼其志，而顏得孔以爲歸，其行其藏，焉往而不自得哉。嗣顏子死，夫子即有喪予之慟。比時夫子無論行，亦難乎爲藏矣。已興桴海居夷之思，此心良獨苦也。註者謂夫子傷道不行，此癡人説夢耳。夫子豈欲爲虬髯公哉？蓋又欲尋求一如顏子者承接，而託寄之也。當時曾子最少，晚始得之。一貫之旨，一唯以傳仁爲己任，死而後已。夫子於是始瞑目于兩楹之奠，而曾子亦自終安于汶上之藏也。蓋生死一行藏，行藏一語默，皆瞬息事也。平生所學，平生願心，則千萬世無窮矣。於此有説得處，更得忘言處，有所承接託寄，便可行可藏。可行可藏，即可生可死也。

難乎有恒

友問恒，曰：「識真常，而後能有恒。夫

真常之體本亡、本虛、本约。而或執之以爲有，奓之以爲盈，驕之以爲泰。故難乎有恒也。或識亡矣，而有亡者在是，亡而爲有也。識虛矣，而有虛者在是，虛而爲盈也。識約矣，而有約者在是，約而爲泰也。無亡之亡，乃爲真亡。無虛之虛，乃爲真虛。無約之約，乃爲真約。如此乃能有恒。何以明之？彼聖如舜，不可尚矣。舍己從人，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禦。斯其爲真亡、真虛、真約者歟！顏子奮志爲舜，即善無伐，勞無施，問寡問不能，若無若虛，其所以爲舜者可想已。孔氏得之而門人日親，有以也。彼耽虛無之見以爲恒，足己自是，而不能舍己取人，是爲無恒。人而無恒，即巫醫且不可作，況可爲善人乎？況可爲君子聖人乎？可重省矣。」

孟敬子問疾

問：「曾子疾，與孟敬子語，情詞悲切，懇款若此，以道進人，奈何作此哀憐乞求狀？」噫！曾子斯時又思以生平所學、生平願心有所承接託寄，而後可以死也。是時道術或亦分裂，可憂矣。蓋道原本諸身，脩身必以道。有道者其養和以粹，故容止自可象；其蘊弘以深，故言詞自可則；其衷誠無僞，故其生色自有孚。目擊道存，此道所爲可貴也。彼以道自命者，狼愉悍愎，暴而託之曰剛；倨傲鮮腆，❶慢而託之曰簡；媟褻穢瑣，鄙而託之曰達；荒唐繆悠，倍而託之曰超；悻悻訑訑，玩世凌物，矯而託之曰真。如是爲道，道無爲貴矣。夫人生之父母，幸

❶「腆」，原作「腆」，據文義改。

有此身，顧不能脩之以道，徒擁此血肉軀于人間世，是曾子之所痛也。而譚道者又外身以求，俾天下胥眩瞀于邪説，迷蔽于虛見，貿貿焉未知所底，是尤曾子之所痛也。故其言懇惻如此。嗣明善誠身之學，子思傳之孟子，即孔、顔至今爲不死。嘻！孟子豈敬子苗裔耶？

出則事公卿章

夫道母于無而聚于虛。二氏以虛無爲宗，何嘗不是顧見虛無，便不虛無？蓋着了一見，便忠信薄而驕泰生，將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矣。比見學人自負得二氏宗者，往往墮此痼病。若吾夫子之虛無，纔是真虛無也。何以明其然？兹不必參會諸微言，即庸常淺言中可繹思已。如曰：「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此可證已。昔羅文恭誚人家子弟「群居而聲揚、起趨而足高、與人揖不俯首、目且流視者，非家餘擔石儲，必身席父兄門第者也。不然，必以行能伎倆自負者也。」此何以故？其中有矣，實矣。是卑卑者亡論，彼桑户、竹林之徒，猖狂恣睢，以天倫爲假合，以禮法爲桎梏；至遺棄其父兄，傲睨其公卿；沉酣麯櫱，蕩敗名教以爲達者。彼蓋祖老、莊虛無之見，猶窶子偶餘擔石儲，便足高而氣揚如此。吾夫子隨時隨分，率性致情，欿然隤然恂恂然，自分無以異于尋常無聞人，故曰「何有於我」？我且無有，此非至虛至無者哉？嗟，嗟！語云：「不怕覺迷，但怕覺遲。」余老矣，始省會及是，自恨覺遲矣。聞諸英俊多從内典中參會無上妙理者，乃余自孔、孟淺談中而參會如此。不知可合併否？

克己復禮

或問：「夫子告顏子問仁，曰：『克己復禮。』如儒先解云：『克去己私，復還天理』，是後天學也。乃儒先又曰：『乾道，夫子告仲弓問仁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合下即見本體。若先天之學也，而儒先乃曰坤道，何也？」仲子曰：「克己，無我也。無我則渾然天下一體矣。故曰天下歸仁，乾體固如此。如見大賓、承大祭，是默識其體而存之，乃以坤承乾之道也。」或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其工夫視如見賓承祭，不尤費耶？」曰：「顏子問目，蓋請夫子指點禮體眼目耳。夫子因指云云，人所以能視聽言動者即禮，非禮勿視、聽、言、動矣。蓋識禮真體，便自克己無我。非强制爲功也。」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君德也。非真志爲仁者未易語此。夫子獨揭爲顏子告，有以矣。」

色取行違

從子念思侍，問：「知見之異如何？」予曰：「所謂知見之別，即聞達之辨也。憶昔而父子庸嘗繹聞達之指矣。其意曰：惟道集虚而毋無虚無者，天地不能違，况於人乎？顧至虚無虚，至實而虚；至無無無，至有而無。近言性者，耽虚無邊見耳。以見入者，終不免有這箇虚無色想在。夫子所云色取仁者也。色取仁者，自不能不行違，程子所謂兩截是已。何以明其然？今言性者，見謂本來無物矣，乃遇些小違忤，便生嗔恚；見謂萬物備我矣，乃遇些小利便，便生歆羡。於仁何有？然見及此者，亦自入微，自覺玄妙。非實有頂天立地志氣，拓開萬古

心胸，大都安頓其中，且狃人不達矣。即令尼父與居，曷能易之，故曰：居之不疑。是則見之爲祟也。若真知性者，便解性分不易盡，惟是質直好義，朴朴實實，無些子矯飾。試察其言，徐觀其色，渾是箇慮以下人的意思。好義之誠，自不容已，安肯自是，居之不疑。證之古昔，如舜居深山，其質直與野人無異也。及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决江河。其好義下人如此，是則真虛真無者。顏子志于爲舜，質直如愚耳，乃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且犯亦不校，其好義下人亦如此。故曰若無若虛，是皆知性然也。夫知性者，如行者懷歸，知險知阻，不抵其舍不已也；如渴者飲水，知冷知煖，不充其量不已也。彼以見入者，殆如痴子捕風，如稚兒弄影，如遊人遶塔説相輪矣。吁，余于斯理也，雖曰志之，反之身心，茫然欿然，如水底撈月然，無些子實有諸己，而縱言如是，是又見之見也。殊自忸矣。偶憶而父前語，有契于衷，不能忘也，爲爾述之。計世之俊傑崛起，實志爲舜希顏者覽之，或有味于其言。」

以友輔仁

友問：「曾子以仁爲己任者，乃其言曰『以友輔仁』。何居？」曰：「難言哉！今獨夫夜行空谷中，即素負豪勇，未免惴惴心動。厝藉令五尺之童從而後，則氣倏振而中寧。一煨于寒灰，不祟朝滅矣，傳以束薪，則燭天燎原不可禦也。學者觀此，而輔仁之旨可默識耶！」

克伐怨欲不行

友曰：「人情難平者怨，難窒者慾。人能攻伐其怨慾，不使之行，誠可謂難。然不

許其仁者，蓋學者先須識仁，學不識仁而徒去克伐怨慾，譬之捕賊者日日捕賊，而中無主人翁，無家當垣墉，即日日捕賊，所謂滅于東而生于西，何可勝捕哉？」

文之以禮樂

舊邑試童生命題，首曰「文之以禮樂」，次「夫子既聖矣」至「願學孔子也」。二三子問：「文之禮樂，義如何？」曰：「夫子蓋謂吾人雖是知廉勇藝可比古人，亦須講學始得。」二三子不達曰：「以文禮樂爲講學，何謂也？」曰：「此非後生新學所知，亦難與邊見淺識者道也。昔趙文肅講學里中，後生多從之游。士紳或嘲之曰：『毋爲所誤，往從之遊者只去隨班作揖打躬，歌幾章詩耳，有何學可講？』先生聞之曰：『然吾實別無所講，只此作揖打躬，歌詩便了。』今英俊默識此意，便知孔門之教，只是一禮樂便了也。」

又問：「兼此衆長，文之禮樂，若已至矣。如何第曰亦可以爲成人？」曰：「此自子路所及言之爾。人道難言矣。謂之曰人，蓋與天地參而三者也。必盡己性，盡人物之性，而贊化育，乃爲成人。人而曰成，便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奚待文之云？吁，吾黨且識自己如何是人，方可語此。」

問：「曰自己本是人，又如何曰識人？」曰：「仁者人也。人不識仁，白沙所云只是一胞膿血裏一大塊骨頭耳。何可語人？吾夫子立教以求仁爲宗，蓋欲胥天下萬世而成乎其爲人也。故曰默而識之，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默識，識仁也。識仁非自成己而已，亦所以成物也。成己便能成物，成物乃爲成人。彼子貢、季路等，是其所成得人一

體者；顔淵、閔子等，是其所成得人具體而微者。彼伯夷風天下以清，伊尹任天下之重，雖各自成爲仁，而其所以爲仁者，猶有所待，其及有限也。吾夫子惟以是學，惟以是誨，所以成己成物者。仕固可，止亦可；久固可，速亦可。事使不必於人進退，無膠於世，不藉名位，不矜功能，而仁達天下，垂萬世，至今與天地參而四時同矣。人至是乃爲成之之極。孟子所以獨願學也。」曰：「孔氏之教仁而已，何以禮樂爲？」曰：「仁即大極也，禮樂即陰陽也。不有兩，則無一。人而不仁，如禮樂何？無禮樂，亦無以顯仁。孔氏教術，全是禮樂。即《禮記》一部，肫肫言此，而《大學》、《中庸》二篇，乃禮樂之匡廓與本原也。」問：「禮樂何以曰文？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曰情曰官曰質曰制，皆文也。故曰禮以進爲文，樂以反爲文。禮樂只在進反之間。是道也，深乎，深乎！用則弘矣。何也？」曰：「夫人爲習氣所移，多好放逸，時一自警策，便是禮。人爲情慾所牿，多至抑鬱，時一自紓暢，便是樂。警策易解，故以進爲文，紓暢易流，故以反爲文。一進一反，便是勿忘勿助工夫。察乎天地，便是陽紓陰慘消息。悟到此，即人即天，即天即人，故曰成人。吁！諸人囿于目前七尺之軀，聲色勢利，自足其性爲人耳。非真志頂天立地思成人者，惡可語此？予日望之，思得其人也。」

聞太洲蚤年講學，有問良知者，先生曰：「汝與而老婆好合，是良知也。」中年與後生談學，又嘗自悔曰：「吾蚤有見，時嘗欺前輩不解吾微言。自今觀之，還只是力行要緊。」吁！先生此言，蓋有所感矣。前習禮

歌詩便是講學說，乃晚年與其里中後生語也，余懼里中吾黨英俊只聽得初機，前段乍解，語多至浮淺猖狂，而賢智者嘗厭薄之。顧又舍却日用庸行，別求妙道，過矣。因述之，與有志者參商云。

陸五臺嘗語余以佛家輪掌膜拜之儀、諷誦咒唄等工課與夫因果報應輪迴之說，已，又舉一二祖師公案，談到言思路斷不能着句處，徐曰：「學佛者不會此密意，即勤脩前行工課儀律，非是佛法；然即解此密意，會不得前行粗淺處，亦非佛法。」余始知此老實亦能參會佛學者。吾家學術一貫指亦若是已。蔑視禮樂爲粗迹者，豈不悖哉？

顏淵問爲邦

夫子告顏子爲邦，宋儒以爲萬世常行之道。文成駁之曰：「爲邦者豈只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舞了韶樂即可致治耶？」蓋以顏子具體，聖人所謂有天德，可語王道者。其於爲邦本原，夫子知已完具，所不必言，故第就制度文爲處教之，欲亦盡善耳。此般議論，誠加宋儒數等矣。雖然，未盡也。道貫大小，合精粗者也。授時章服，自古帝王重之。若商輅韶舞云云，儻亦有還樸崇雅之思乎？或曰：「克己復禮之訓要矣。自今言之，鄭聲佞人之防檢，不爲剩語耶？」曰：「否。夫凡入于其耳，能溺于其心。生于其心，便害于其政與事者，皆鄭聲也。即今世非聖之書，媚世之詩文，自孔、顏視之，非鄭聲類耶？今試驗之，能無害于政與事否？當天下之任者可深思已。夫以曲江之賢而昵軟美之蕭誠，以涑水之賢而墮奉法之惠卿。佞人之遠，自古上賢哲宰難之矣。此固萬世炯戒也，言何容易哉？吾儕

時有讓讓諤諤直諒之友，乃他日之能遠佞可卜也。」

知及章

陸子静曰：「《論語》中多無頭語柄，如知及之，不知及箇甚。會得此，千言萬語，如屋上建瓶水云。且聖人何故作此無頭隱語哉？欲人深思而自得也。」惟古聖人立言，即本諸身而發，而曹循思孔子一生汲汲皇皇意思從何發根，方解得智及。智及到極處，自無人無我，無内外，無巨細精粗，渾是箇仁體，蒞自莊，動自禮矣。彼智及，不能仁守，影響依希知見耳。夫子當年循循肫肫，無一日不與三千、七十相劘切，其仁何有間息時？其溫厲恭安，莊蒞丰度，千載如見矣。陶成諸賢也，或進或退，或然或否，弛張先後，一一當機中竅，便是動禮處也。此禮字最入微，孔門惟顏子能承當此，故因問爲仁語之。或問文中子曰：「君子仁而已，何以禮爲？」曰：「不可行也，此便知禮意者。」吁，難言矣。昔陳白沙習静陽春臺累年，見得此心之體隱然呈露，乃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云云。今學者安于凡庸，原無尋向上處志意，而漫與解説，智及便是動之不以禮也。雖然，此道非難，無智及之者。此道至易至庸，顧世蔽于業習，而未肯反身一及之耳。噫！此道在天壤間，自應不息，神明默成。緊！豈無若人哉？予日跂望之也。

本之則無

昔子游疑子夏教人本之則無。此子游初悟時語，尚是邊見意。謂子夏只在儀節上教人，不令識本體也。子夏駁語，此是子夏悟後語。譬諸草木註解，學者所至有淺深，

猶草木有大小，非也。意謂本末原是一貫，即草木之根與杪原非兩截，本末之辨便自分明矣。教小子者第令從灑掃應對上學習涵養，漸使自悟可矣。若合下頓悟本末一貫之旨，非上智聖人之資不能也。吁，古之灑掃應對如此粗節，先儒以爲精義入神。今讀書爲文豈不精微，乃爲俗學，何耶？此固有辨，難言哉。雖然，子夏之由末達本，視曾子之立本貫末，亦有間矣。故曰：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繹孟子

養氣章

仲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也。配義與道，無是則餒。是義襲而取者也。孟子自謂浩然之氣，乃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云。蓋配之爲言，以此合彼之謂，非真得也。故曰襲取。遵道而行，半途而廢，異于依乎中庸者，以此。」

天下萬古人心皎如白日，惟有蔽斯迷，惟着見斯蔽。彼蔽於聞見意見者，其詞詖。詖字從「言」從「皮」，蓋謂膚淺之詞也。學者未實着己近裏、反身靈識者，其詞自是無根，故名曰「詖」。然詖之蔽也，由於聞見或意見者，其蔽淺，猶可言也。若蔽於虛無之見，則蔽深而陷，其詞淫矣。即近之蔑棄禮教，以恣睢暴戾爲率性；刓毀廉隅，以從欲狥利爲忘名。斯則陷於所見，認賊作子，納諸罟獲陷阱而不知矣，故曰「陷」。陷之極也，則沉溺益深，執迷邊見，作祟入魔，昔人所謂不圖人物而畫鬼魅，故其詞邪。即近以孝弟忠信爲剩語，以篤倫盡分爲情緣者。非耶？蓋

見陷于虛無之一偏，而物則岐，形性判矣。故名之曰「離」。夫吾人之學因物察，則盡性踐形。是以道無窮，學亦無窮。彼既離矣，則遺世逃倫，栖其心于寂滅滅己之地，以爲妙境。只一見便了，視生人性分之常皆爲障累，而天下事無所不已，故曰知其所窮。由是生心害政，發政害事。其究竟自應如是，證之近世二三學者，大可覩矣。譬人病者，其初感冒，病在腠理；陷則漸入血脉、傳經絡，發狂爲譫語；其甚也，病在腸胃，形神不屬，日中見鬼；又其甚也，病在骨髓，浸入鬼籙，謝絶人世矣。豈不悲哉？孟子願學孔子，灼知自古堯、舜以來，惟此於穆不已。仁脉是吾人所以生生者，殆若秦越人得長桑君禁方，視見垣一方人，第聽聲寫形，不待切脉而知病之所在，究病之所終，故其言如此。蓋思起天下之病尫而生之也。嗟嗟！良工心獨苦矣。學者須自反身識此一綫仁脉，毋自墮陷離，令秦越人望見而退走哉。

見先王之禮，即知其政；聞先王之樂，即知其德。差等百王，無少違忒。非其虛靈洞徹之極，何以有此。此夫子所以擅生民未有之盛也。

曹交章

註謂孟子以其事長不恭，求道不篤，有不屑教意。愚謂未然。玩此章答問，蓋剖衷倒裏，無餘蘊矣。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直指顯陳，所謂巧綉鴛鴦，全盤捧出已。曰爲曰歸求，是并其金針都與也。其曰徐行後長謂之弟，指點當下本體，何明且切哉！往見世學人問學，多只從聞見知解上搬弄，英儁高明者便談佛談仙，向虛玄處矜炫矣。當戰國時，開口問爲堯、舜，志何偉

也！ 且人家膏粱紈綺子，承藉父兄庇蔭者，便足高氣揚，豈復思性分中有許大未了事耶？ 交國君、弟公子也，乃以徒然食粟負此軀幹爲憒耻，其反身省循何懇切也！ 孟子嘗言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此非英才而誰？ 時有若人，吾願執鞭矣。

爲政不難

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者，非是脂韋媕婀、骫法曲意以相狥也。 須反之自我者，得正己之盡，巨室無得而吾間也。 欲巨室之無間，抑非徒彌縫乎事爲之迹，整飭于接遇之儀也，務平其政。 欲平其政，須先平其情于喜怒哀樂之感。 欲平其情，慎獨其要乎！ 夫獨慎而中和致，天地且位，而况巨室哉？

曾子養曾哲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考其論孝，未稱引古人割股嘗糞、動天感神等事，第舉曾子養曾哲一段公案云云。 往以此爲没要緊淡話。 今循思此，難矣，難矣！ 其道理又何妙且大也。 夷考曾子嘗芸瓜作業，故窶人也，乃養親也每食必有酒肉，何以能辦？ 殫竭心力矣。 只此淺事，反身追思，有餘憾也。 且人家父母質性意趣同者易事，乃曾子，故恂謹守約人也，遐想曾哲之意興襟度，若高邁恢闊，與曾子迥然不類者。 跡其言志樂與人同，必呼群聯類以爲常，其所樂與，未必一一爲曾子所樂與者，而每食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豈不尤難哉！ 蓋曾子惟父意之承而已，無意也。 夫庭闈之内，父子異意，即匹夫匹婦之家亦不能齊，無意則無己矣。 猶龍氏之言曰：無以有己無己，非無上妙理哉。 且即此推之，則凡所以守身崇德，以承親志者，何弗用耶？ 余念至此，所

求未能，悲愴不忍讀矣。至其論弟，亦未聞稱引讓肥争死等事，只曰徐行後長謂之弟，亦何淺近庸常也。然即此徐行後長道理，妙不可言。推之不忮不求，不矜不伐，皆此意也。人人能會此意，唐、虞師師濟濟之盛，到今猶存矣。世談無上妙理者，不於此處參會，又向他處參會，何哉？友曰：「徐行後長，當下可默會未發前氣象矣。」曰：「然會得此安安允恭之體，只如此。」

《孟子》七篇，綜之言仁義。乃仁義之實，事親從兄而已。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更何他哉？惟此孩提不學不慮之知能達之耳。

伊尹先覺

友問：「昔伊尹以天民之先覺自任。不知其所覺者何事。」余曰：「撻市之恥，納溝之痛，此是伊尹覺處。非若世學者承藉影響依稀之知見以爲覺也。夫君民與吾一體，此理人人本同。顧未肩其任，便覺之不先。譬彼途人，傍視負重擔者，其疲苦艱辛，自與闗隔。惟伊尹任之重，故覺之先，其恥其痛若此也。」友曰：「任然後覺耶？抑覺然後任耶？」曰：「惟覺故任，惟任益覺矣。夫人之麻木不覺者固不任，虛浮不任者亦不覺，均蔽于欲故耳。見金者不見人，坐甕者難抱甕，理固然也。伊尹一耒夫耳，初嚻然於畎畝之中，而樂堯、舜之道也，致嚴於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不嬰其慮若此。此其覺之所由先而自任之，所以重也與。」

盡心章

往繹《盡心章》云：「學者須從心體盡頭處默識得，便知性之真體，無思無爲而已。

知性之真體，便知天體與我一而已矣。所謂心體盡頭處，即昔人所指思慮未起、鬼神不知處也。近自省于子臣弟友，多不盡分處，乃悟得吾人于人倫日用務實盡其心者，是其性真之不容自已也。性真之不容自已，原是天命之於穆不已如此，故實能自盡其心，而知性知天，一齊了矣。」羅子曰：「某常汎觀今古聖賢，其道雖從悟入，其悟却有不同。有從有而入於無者，則漸向虛玄，其妙味愈深則其去人事日遠。甚至終不肯回頭，自謂受用無窮也。有從無而入於有者，則漸自入於渾融，其操持愈久，則其天機愈顯，所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此箇關頭，最是聖狂要緊，學者不可不早鑒而敬擇也。」余玩羅子此語，似經山下去來者。顧執有者便未肯入無，入無者多難能達有。此毋無崇有之論，昔人所爲啾啾。而張子曰：「言有無，諸子之陋。」有以也。

三樂章

友與管登之論「三樂」章曰：「有人于此，瞽然自信曰：『吾行仰不媿天，俯不怍人。』而奓然以樂。豈非世間一妄人哉？」予曰：「孟子云不媿不怍者，蓋謂吾人與天合德，與人同理。其本來原自無媿無怍，反身而誠，便自樂。此從性天上識取，非在名行上檢點也。」

口之於味章

嘉靖癸亥歲，遇冢宰介川毛先生于淮上。介川舉《孟子》「口之于味也」一章義相質。渠因述龍溪解已。余曰：「性命元非二件，即《中庸》解甚明。《中庸》首章曰：『天

命之謂性。』明解性即命也。後章引《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四字形容天命又更分明矣。蓋自性之根蒂而言，原無聲臭者曰命。自命之流行而言，原自不已者曰性。即性字義從『心』從『生』可知矣。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等是人之生機。使口不知味，目不辨色，耳不聽聲，便是死人，安得不謂之性？然直窮到根蒂上，此等俱從無生。若一縱其性而不知節，可成世界否？是以達人於此尋向上根原立命處，既見得親切，色聲臭味自不能染着。即異教家所謂攝情歸性，初亦此意也。當時告子輩一種學術，只認得聲色臭味都是生生之性，而未肯更透一步，是不謂命也，故孟子云然。仁義禮智，天道更何聲臭可言？故謂之曰命。然既落着到父子君臣身上來，便已降在衷了，故忠孝之念自不容已。君子於此竭力致身，務盡其心，合下見得性如此也。當時莊、列家母死而歌等類，只因他止見得無聲無臭處，是他立命所在。此處都要逆而銷之，是不謂性也。若使人人如他家宗旨，也不成世界矣。故孟子復云然。先儒云：養則付命于天，道則責成于己。固亦是。第非如此反身研窮一步，未免猶以道理支持，于性命更隔耳。」介川深有省云。

繹五經大指

聖人之道，由無達有；聖人之教，因粗顯精。仲子嘗言：「《易》初特今神祠之籤讖耳，《書》特今詔疏之集稿耳，《詩》特今鼓吹之韻譜耳，《春秋》特今之邸報耳，三《禮》特今之條例儀注耳，孔子從而贊之、脩之、删定之，便垂爲萬世憲。其當於事理而不可易也，若方員之於規矩，長短之於尺度，輕重多

寡之於衡量。其切于身心而不可離也，若飢之于食，寒之于衣，居息之于室廬。由之則得，戾之則失。天下遵之則治，違之則亂。此何以故哉？是可繹思矣。」

藩參李湜之與仲子論《易》，仲子曰：「聞宋季有謝石者，測字多奇中。識高宗于微時，因被眷寵。嗣爲秦檜所搆，編管遠州，道遇老人于山下，亦善測字。石就之，書謝字請測。老人曰：『子于寸言中立身，術士也。』舉掌令更書以卜所終，石書石字。老人曰：『凶哉！石遇皮必破，遇卒必碎矣。』時押石之卒在傍，而書字在掌中，故云。石請老人作字，測爲何如人。老人曰：『即以我爲字可也。』石測曰：『夫人立山傍，殆仙乎！』乃長跪請曰：『吾術不滅丈人，乃丈人哀然仙矣。而吾不免于禍，何也？』丈人曰：『子以字爲字，吾以身爲字也。』學者須識此而後可與論《易》。」湜之深有省云。

余嘗讀楊敬仲《己易》，取之，謂其已見大意。仲子曰：「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是四聖人者之於《易》，亦各言其己也。夫道雖一致，而時位不同，故作用亦自不同。隨時變易以從道，俟之萬世而不惑不繆者，其孔《易》乎！孔子之於《易》也，學焉耳。試取大小象傳玩之，卦卦學也，爻爻學也。學不厭，教不倦，立己立人，達己達人，易之生生也，故如是。夫子之於《易》也曰贊、曰翼，有以矣。」

仲子曰：「潛見惕躍飛亢，自聖人一身觀之，隨時變易，時象之矣。合千聖觀之，與世推移，各一象矣。亢龍者，如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是也。時位所值，不得不爾，心獨苦矣，能亡悔乎？時乘六龍以御天，孔子以之。」

仲子曰：「《序卦》，《周易》也。首乾、坤，終未濟，即周事可覩矣。《雜卦序》，孔《易》也。上經首乾、坤，次比、師，次臨、觀，而終之困。下經首咸、恒，而終之夬。何以明孔《易》也？乾剛坤柔，質弗齊也。剛柔善惡均歸之中，孔氏之教也。比以類聚，故樂師任裁成，寧無憂乎？或智臨于上，或相觀以摩，無行不與，有求則應，教乃知困也。感之無心，居之有恒，終以剛决柔，純乎乾矣。是師道也，亦君道也。」

甑山張子問：「堯夫『天根月窟閑來往』之説如何？」余曰：「一念之動，無思無爲，機不容已，是曰天根。一念之了，無聲無臭，退藏于密，是曰月窟。猶龍氏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亦是此意。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動處，即是天根；歸原處，即是月窟。纔參和納交要譽惡聲意思，便是人根非天根，鬼窟非月窟矣。吾人應用紜爲，動作食息，孰非此根此窟用事？俗人懵懵，日用不知，真是虚枉，與禽獸無異。而賢智者又添一番意識見解，或蔀蔽於見聞，或桎梏於名義，或牽纏於情感，起爐作竈，千條萬緒，頓令此根不得生生，此窟不得浄浄，胞中齷齪幽暗，喫苦一生，更無些子受用。所以賢智之過，與愚不肖等也。願兄且于一日十二時中息却妄緣，減除雜慮，并合精神，收視反觀，尋識此根此窟，真有領會，可自一噱。白沙與李大涯書中所云出入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欲大涯自思得之，蓋謂此耳。識得此意，徹首徹尾，只是此箇用事，無將無迎，無意無必，便是『天根月窟閑來往』也。如此則滿腔皆是春意。從政長民者識此，便四境普天皆是春意。故曰『三十六宫都是春』也。閑來往，『閑』之一字，煞

有至味。前所云見聞名義情感，種種業障，能令人脚忙手亂。只因不識此根此窟，終生勞擾，無安泊處故也。」

焦孝廉省余山中，仲子就而學《詩》。予謂仲子曰：「焦生深於《詩》耶？」仲子曰：「焦子之説《詩》也，進宋儒一等，蓋得唐人興致，不狃于名理矣。」余曰：「説《詩》者如是止乎？」曰：「孔氏之説《詩》，則又進於此。」余曰：「云何？」曰：「孔氏之説《詩》，猶説《易》也。彼膠執一説以言《易》，非知《易》者也。違離身心以言《易》，非知《易》者也。夫《易》不可爲典要也，以身爲《易》而以心會之，斯得之矣。於《詩》亦然。」予曰：「豈惟説《詩》，六經皆然也。」

或曰：「心一也。《書》云人心道心，何以分耶？」羅子曰：「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生也。知覺云爲，夫孰非心，亦孰非道？但寓於耳目形骸之中，動以人勝而從欲時多，故心以人名，而不免於危也。心雖在人中，而道實在心中，但人自不覺耳。若天牖其衷而一旦覺悟，則耳目之聽視，形骸之運用，皆渾然見得是心，心皆渾然見得是道。愈覺悟則愈渾化，愈渾化則愈微玅。故心以道名，而實微也。」或曰：「《書》云『人心惟危』，乃夫子曰仁者人也。孟子又曰：『仁，人心也。』何耶？」曰：「虞庭先言人心，則人而未道也。孔孟先言仁，則是精到極處，此心與道爲一也。何也？天地之性，人爲貴。人者，天地之心也。故非人何處安此心，非心何處安此道？惟是精之功始於志氣，持志不易，乃見精專。入手則在覺悟，玅悟能徹，乃見精通。由是毫無欺昧曰精嚴，私不妄染曰精潔，晝夜常知曰精純。靈明透

徹，人非是人而道矣。生化活潑，道不自道而人矣。人即道，道即人，是則所謂惟一，所謂允執厥中，而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其言豈不同條共貫哉！」

仲子蚤歲嘗寓言省予，謂遇異人質之曰：「孔子問禮于老聃，老聃不言禮，而直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何也？」異人曰：「若愚若虛，此禮之真體也。」余甚味其語，嘗思《戴記》中數千萬言，亹亹肫肫，惟是推崇此禮，而老子故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何哉？彼膠紐于三千、三百之繁縟，而不識此禮之真體，誠若傅粉糊紙爲戲劇耳，如禮何？老子蔑棄之若此，懲其流耳。顧使天下後世無此三千、三百，以秩、以敘、以經綸，可成世界否？而我在蓋載間受享此禮功德，猶戴天履地而不知矣。

譯異

宗教譯

佛氏家禪主傳心，其名曰宗；經主説法，其名曰教。教之敝，至於溺經文、牽句義，而眯蔽原本；宗之敝，至於馳空見、毀儀律，而墮入狂魔。二家蓋更相誚已。今吾儒或詆仲晦格物之説，而束書游談；或繆子静立大之旨，而不識本心，亦若是已。噫！宗教之支，釋道之衰也，朱、陸之吺吺，亦吾道之晦已乎！

心經譯

古人讀書惟觀大指，否則入海筭沙，衹自困耳。余玩釋典《心經》中照見五藴皆空一語，此佛諦大指也。惟空故覺圓，惟空故無住。由斯以譚《圓覺》、《金剛》，故皆此一

語之註疏也。至於《楞嚴》中七徵八還、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七大暨住信回地位等五十四心、五十天魔，纍瓦疊床，無慮千萬言，綜之皆此一語之衍義也。善讀佛書者，實會得《心經》此一語，則十二部五千餘卷皆剩語矣。吾儒自堯、舜以來相傳正印惟一中耳。子思子直指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白沙詩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未發前作何氣象？孔之空空，顏之屢空，皆是物也。誠會此，則《心經》此語抑亦剩語矣。否則，即諸種種微言眇論，第爲衆生作障業耳。

維摩譯

夫離識趣寂，譬之迷人忘己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領，乃即識爲性者。殆猶觀水者沿流忘源，植木者溉枝撥本。或即或離，皆邊見也。孔子咏《烝民》之什曰：「有物必有則。」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解此則色空不二之指明且盡矣。《維摩》一經，大都闡明此不二諦義耳。又何觀焉？

楞嚴譯

友曰：「《楞嚴》中七徵，無非欲人識真心耳。」余曰：「然。」程伯子曰：「人須識其真心。夫學不識真心，更學何事？孟子有四徵，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睨視壑中之親骸而泚顙，乍見孺子之入井而怵惕。齊宣見觳觫之牛而不忍，行乞遇嘑蹴之食而不屑，是皆真心之顯現也。」梁生曰：「此七徵中，阿難所指，隨所觸處爲心者。佛氏言心，進於此矣。」余曰：「否，否。即此無思無爲之真機，顯無聲無臭之真體。吾儒言

心，徹上徹下。夷之聞二本之説而憮然以此。只此存而弗喪，足成上賢。擴而充之，足保四海。其干涉之大如此，顧人識取何如耳。昔謝顯道聆程子玩物之箴而流汗洽背，楊敬仲因象山剖訟之指而忽悟本心，猶之靈丹入吻，胚骨超凡。此則真識真心者也。今沾沾然颯誦《楞嚴》，而猶然麻痺昏矇，何也？豈非言説愈多，則知見愈增，而真心益加障與？」

〔附記〕嘉靖辛酉夏，余奉命巡西夏，便歸，與同志數輩會舊邑萬壽寺。友因揮扇，舉《楞嚴經》中「風性無體」一段語意相質。余曰：「會得此，可默識真我原無我矣。」仲子曰：「此姑亡論，吾儕坐此大厦中，舉扇輕揮，即覺風涼。試觀道上趨者，即舉扇亟揮，便未知涼。此何以故？」余曰：「會得此，可默識萬物備我矣。」仲子目叔子曰：「子解此意否？」叔子曰：「余不解此禪語，第思吾黨友朋兄弟，只今聚會一堂，切切偲偲，此等家風從何處來也？」余哂已，仲子訶曰：「第言家風。家風而不知風之自，可乎？」叔子默然。吁，學者誠於孔氏家風從來處深究焉，孔氏之學脉可識矣。

法華譯

周子將游魯，余送之浮光境上，爲雨留滯蕭氏館。是夜，有方外人解説《法華經》甚辨，大略謂乘之爲言載也。佛氏教有三等：曰小乘、曰二乘云者，蓋爲初機淺學方便説法耳；若《法華》，開示悟入，權實雙顯，猶之蓮華，花果齊彰，故曰大乘。即經中羊車鹿車牛車之譬，蓋善喻云。周子曰：「否！否！否！吾儒教指亦有三乘：一鄉善士友一鄉善士，此小乘也；一國善士友一國善士，此

二乘也；乃若天下之善士友天下善士，猶以爲未足，而尚友千古者，此大乘也。夫子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蓋言人無可信之友，是不知友道之爲大且重也。『小車無輗，大車無軏，何以行之？』其善喻蓋如此。」吾聆已，瞿然省曰：「深乎，深乎！周子之論也有味哉。世學人或勦襲佛說，喜談要眇，而不知即事即心，誠爲邊見。或亦知解不二諦義，輒謂遍地皆金，而擇術不精，卒歸鹵莽，可慨也。學者苟志大車以載之學，自非尚友千古，吾不知其可也。」善論三乘者，莫辨于周子。

壇經譯

嘗謂吾儒之教因有顯無，所謂費而隱也；釋家則歸無攝有，隱而隱矣。即惠能呈偈云「本來無一物」，斯理更何以加？第頌言無一物，不免又有無一物者在。只如孔子云「汎愛衆而親仁」，如此方是無一物。顔氏若無若虛，犯而不校，方是無一物。禹、稷視天下饑溺猶己飢溺，方是無一物。如有無一物之見在，孔、顔、禹、稷之仁體斯閡矣。嗟嗟！世侈言會此無物之宗者豈少哉？有能自反躬如此證果者，即爲執鞭所欣願也。

准提咒譯

友有持誦准提咒者，謂可致諸福用云。或曰：「此咒有字無文，雖有文無義，誦之獲福，不已誣乎？」曰：「福由於命，命受自天，蓋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衆生以有心求是，求無益於得矣。咒無文義，蓋令誦者思惟不起，則意念泯而知識忘，此心歸於天矣。斯其爲福孰大焉？黄檗止啼，此類

是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非知命者，未可語此。由此類推言之，即彼氏降魔咒與諸真言，皆可通矣。蓋凡魔皆起於自心，有文之言，非真言也。噫嘻！洩佛密因矣。

六道譯

友述内典云：「衆生汩於情想諸罪業者，則墮地獄，輪迴爲禽爲獸，旋或爲人。綜之六道，惟不信道法者，則永墮無間阿鼻重獄，終無輪轉期云。」予曰：「此語亦自警策可省。顧彼所云地獄輪迴云者，即吾人當下見在所受，非直待死去後有之也。夫人當下忽緣違忤，憤怒暴發，裂眦焦中時，便墮火坑湯鑊獄矣。忽緣聲色，嗜慾萌起，波蕩横流時，便墮沉淵幽穽獄矣。失榮割愛，蒙毁被讒，喪氣銷魂時，便墮劍樹刀山獄矣。即牽絆世情，拘攣俗禮，帣韝鞠䐬時，亦便墮枷杻桎梏獄矣。獄而不省，則爲禽爲獸不遠也。如使天良不泯，倏然易慮改行，是故復登天堂，輪迴爲人矣。夫倏而地獄，倏而天堂，倏而人天，倏而禽獸，一日之間，衆生不知輪迴幾道而不自覺者，着念故也。念無常，故輪迴亦無常耳。惟知道者通極於性，不倚於念，故雖物感紛交，情境異態，而自有真常者在是，以時駐天堂，不墮地獄，而得免於輪迴也。若衆生雖時墮地獄，不免輪迴。然人雖下愚，不無幾希之間見。間見時即天人也。惟彼一種偏執傲戾之儔，憑其意見，任其習氣，悍然不顧，冥然自信，以道爲虚談，而且敏辨飾過，堅行遂非，終身貿貿不可與議矣。此真永墮深獄，更無輪轉期也。吁，可哀也哉！」

六通譯

梁生談佛氏有六通，曰天眼通，曰天耳通，曰它心通，曰宿命通，曰如意通，曰漏盡通云。余曰：「惟求自心一通耳。自心一通，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天眼天耳通矣。己所不欲，勿施諸人。絜吾此矩於上下四旁，它心通矣。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古今一息，宿命通矣。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源，如意通矣。聲色臭味，咸無所染，而視聽言動，一秉於禮，漏盡通矣。蓋自心一通，將萬化可通，豈獨六通哉？嗟嗟，求通内典者遍天下，吾未見有求通自心者。求通自心者，莫善於春陵周子。」周子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者，聖人也。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思者聖功之本。」又曰：「聖可學乎？」曰：「可。」曰：「何爲要？」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静虛動直而明通公溥矣。今汩汩於言語文字之末，求通於聞見知解之辨給，以足其想像意識，希高慕遠之慾耳。將滿腔盡是荊棘，渾體盡成麻木。即令博通萬典千經，第豐其蔀而已。」吁，安得無慾者與探無思之本？

净土譯

友有脩佛氏净土教者，謂佛氏有無量壽佛者産西方，弘化於是。宗其教者以彼爲極樂國净土也，若東方則穢濁土矣。釋伽著經，令人發大願心，脩十善，持三歸，則得轉生西方，受享安樂云。余曰：「此化人誘引凡愚之權術也。蓋吾人自有識以來，凡心習氣，種種流染，膠膠擾擾，靡所寧止。化人哀

之，令人觀想彼方，庶心有所繫，因嚮往爲善耳。爲善未有不樂者，玄家教人凝神於淡，亦此意也。雖然，人苦未識本心耳。苟實識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則東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即謂東方爲浄土可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即謂南方北方爲浄土可也。即彼氏云有人識得心，地無片土，孰爲浄，孰爲穢哉？嗟夫，吾儒之學，在止至善。至善，吾仲尼萬世之浄土也。傳者取象於邦畿丘隅，明且切矣。顧世學貿貿竟未有參斯理者，可慨也夫！」

出離生死譯

友問：「聖人亦求出離生死否？」曰：「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夫知所以生，生者原無生，便知所以死，死者原無死。聖人於生死何嘗不出離哉？顧聖人降生出世一場，汲汲皇皇，惟求無忝所生，不求出離而未常不出離也。」友曰：「如何能無忝所生？」曰：「難哉，生人之道無盡，聖賢之心亦無盡。孔子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其心歉歉然。只見得此生人常道難能，以此不厭不倦更無已時，只於此庸行庸言中求無忝耳。佛氏謂生死一大事，因緣出世。愚謂亦是度世權法，意使上智人知歸根於此，則積業宿障胥從此消，百行萬善便從此生耳。至於果報輪迴之説，此則誘導凡愚，令知遷善遠罪也，豈真爲此身生死哉？文成云：佛氏説到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佛氏説無從出離生死上來，却於無上加這些子意思，此與吾聖人異指也。深乎哉！」

出世經世譯

胡正甫氏曰：「以天地萬物出乎吾心，推求吾心不昧，而不致力於天地萬物者，此禪學所以爲出世也。以天地萬物莫非吾心，即以吾心天則，而順應乎天地萬物者，此聖學所以爲經世也。止於出世，故釋氏所以未盡；雖經世而未嘗不出世，故聖人所以爲全。」余曰：「否。稽古至聖上賢，未有不出世而能經世者。徒志經世而未知出世，皆隨世以就功名者耳。其下混世，又其下希世，不足筭也。試言之：彼有天下而不與，舜、禹之出世也，乃能猶飢猶溺，平成唐、虞之世；千駟萬鍾，弗顧弗視，伊尹之出世也，乃能若撻若溝，允殖有商之世；若吾尼父能經萬世至今不衰者，由其知天地之化育，立天地之大本，直從無聲臭中經綸，而無所倚故也。它若孔明、子房、長源諸人，亦皆具眼，覷破世俗垢氛，超然蟬蛻於埃滓外，以此能幹辦得一時匡濟事功耳。蓋古來卓識人止藉名位以行己志，若將此身汩溺在世界欲境中，世何賴焉？譬之抱甕者，須身在甕外，方能舉甕。若身在甕中，即勇齊賁、育，焉能舉甕哉？所謂經世須出世者，蓋如此。雖然，真能出世者，亦自有經世用在，即釋氏廣大慈悲之教，我國家存之不滅，謂其亦足導俗善世爾也。乃若惟求了己生死，而逃倫棄物，視世若無干涉者，此則禪那之下者耳，何以稱焉？」

情慾性命譯

友問李子曰：「衆生以情慾爲情慾，佛以情慾爲性命，如何？」予曰：「何異佛言乎？孟子嘗言口之於味，目之於色，鼻之於

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但曰有命焉，則攝有歸無矣。佛氏解究情慾所自生爲性命，便自不墮於情慾，非恣情縱慾之謂也。彼恣情縱慾者，固不知性命，乃離情絕慾以求性命者，斯又爲邊見，非知性命者也。」

守中譯

靜宇游大夫問於羅子曰：「養生家守中之訣如何？」羅子曰：「否，否。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爲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蓋塞兩間、彌六合矣。奈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大夫曰：「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大夫曰：「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脩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余聞之，跫然歎賞曰：「此玄宗正訣也。不獨伯陽皈心，釋迦合掌，即尼父復生，當首肯矣。」爰識此以醒世之迷於玄脩者。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序

碩輔寶鑑序

天臺生日與二三弟子員考德之暇，博及載籍，論討理本，爰遡隆古以來相天下者而尚論其世，有私歎焉。弟子曰：「何歎也？」曰：「嗟夫，天下之生久矣！爲民立命者君乎，而君所與共理非相耶？由余所覽記，上下幾千年間，乃相業之炳然著者，僅僅可幾手指數。如此而猶未盡純者也。又用之有竟有不竟矣。撫今思往，能不懷乎？」弟子有前者曰：「桃李盈門，行冲備藥；新豐遇巷，曲江奏記；司馬復相，子瞻抗言；文靖秉鈞，狂生致訕。方今小往大來，距脱茅拔。思治者如渴，奮庸者如飴。子獨碌碌，靡思所效，逢時自失而歎往，爲惑也。」生曰：「唯唯，否否。子大夫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狂生過矣。諸君子或以夙抱猷謨，或以時乖平理，蓋亦有不得已焉爾。乃今宸宇協義、軒之德，❶巖廊彙元、凱之征，若與二三子遘此昌辰，亟求其志，稽古尚往，以俟所需已矣。即欲效嚬抒愫，度何有焉？言非其質，先民耻矣。」弟子曰：「有是言也，不曰覽鏡可以察形，考古可以知今乎？憶時二三元老，昃食靡遑，誠不能效書生抱鉛槧、數行墨爲矣。即所覽記，乃不可陳，其大都以效萬分一耶？」生曰：「是則余志也已。」於

❶「宇」，原作「宁」，據文義改。

是上述虞、夏，下逮唐、宋，得碩輔凡若干人。原始察終，捃摭删拾，整齊其棼，各爲讃述，俟閎覽淵識者正焉。夫考圖經，按職方，與目親其地者，固當異日談也。昔人往矣，省其勳德，猶令人忻忻嚮往，厪執鞭之想焉。况遊門牆，承望下風者乎？悠悠我心，帝實臨之，口悛悛不能道辭耳。若曰井底測天，堂下剖訟，實狂且瞽，則何罪之辭？

先進遺風序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有疏註者曰：「有馬借人，即闕文語也。」夫此細淺事耳，夫子何述焉？蓋大道爲公，志所存也。即其細且淺者，而大者可推已。惟余固陋，學慙稽古，亡論三五，下上載籍，未能博綜。即我昭代之往哲前脩，雖厪尚論，而其駿業徽猷，訏謨竑議，尠能多識已。第自揞髮來，時於長老先生函丈間，嘗耳剽其一二齒頰之餘，津然有沃於中，識之膺膂未忘，顧皆最淺且細者。意名家史乘或以爲瑣屑猥蕪，闕之不載矣。兹掇拾而籍記之，以付剞劂，豈亦有史闕文之慨耶？維世英賢或省覽而憬思，茹糗草之盤食，挹玄德之風味，跡一介之斤斤，故格天之譪矢也。然則兹編其亦存古餼羊耶！噫嘻！世道之自古而之今也，猶人生之自孩而之老也。兹欲挽今而追古昔，殆猶引老以模嬰孩，豈不難哉？雖然，所謂追古者，非矜異行以矯世也，要惟明古人之道而已。所云明古道者，又非崇異説以譁世也，要惟不失赤子之心而已。夫赤子之心，不學不慮而愛敬之，知能具焉。今猶古也，惟我高皇之誕諭，揆古放勳之敷教，咸舉斯心以錫極耳。彝訓弗迪，而邪哆之崇，是又風會之益，而蠱之極

也。余滋懼已。爰輯此編而首申之於此，以告我同心云。

小學經傳序

學一而已，孰爲大，孰爲小？夫不失赤子之心，斯爲大人。則豫大學之基，不可不謹小學之教矣。古爲小學者，善養其赤子之心，而勿使失焉耳。舉斯心而善推之，斯爲大學，非小學之外別有大學也。昔賢慨小學之教亡而輯補之，不知小學故未亡。記誦詞章之習滋，而赤子之良牿，小學乃亡也。愚按：《論語》「弟子」一章，即小學之經具是已。竊取六籍所載義相屬者，模大學傳而彙次之，擬爲小學。養蒙者誠率由是矩而不踰，俾赤子之心恒存弗失，則大人之所以事君、事長，動天地而同民物者，於是豫矣。《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其斯之謂與！

象山先生要語類抄序

往俗儒紛紛詆先生之學爲禪，蓋隨聲傍吻，未嘗自求之於心也。近世大儒推明其學，謂其直截易簡，真有接孟氏之傳，而學人是始尊信云。余暇日取其語録讀之，多所證印。因摘其粹者以示諸生，而概其類，分爲三編。其意指蓋曰：大都士先志。世人自甘庸俗，卑卑娖娖，無挺拔志趣，譬則朽木糞牆，終不可彫杇也已。與之言學，與以耳食何異？徒嘵聒耳。第一懼人患此病症，不可捄藥。故首編多激發語，蓋令人知憤而後可啓也。乃世號有志爲學者，則又類多挨傍格式，拘攣意見，而自心自性不能反身靈識，即是議論形迹不無可觀，而麻麻木木，如粉粧紙糊者然，是亦枉死人爾。故次之指點人語，使知自悟而後可與共學也。又學人間亦

少有悟者，而憑藉虛見，侈然自足，一種習心浮氣，日滋月長，更不知湔銷滌刷，則亦終鹵莽滅裂，而於斯道也胥遠矣。是故終編多摘其煅煉人語也，讀者其重思之，思之。

觀生紀序

觀生，觀我生平之履也。人之觀我，莫如我自觀我之明，故紀觀生。

惟昔孔子十五志學時，已志大觀之學矣，晚而傳《易》，至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志未平也。」玩其辭，若猶未厭志者。生人之道難盡如此耶？惟我生而魯，長而駘宕，幾壯，始妄意古人之學而茫無所入，祇賴仲啓，始解反身以觀，而習深質駁，所謂童觀耳，窺觀耳。嗣跳跋名場，數仆數起，進退未至失道者，非我之能觀天也。逮茲遲暮，載觀國光，祇思尚友海內仁賢資切觀摩，期此生無咎爾。而髮種種然，而齒鬖鬖然，生有涯而志難平，嗟何及也！顧我自觀厥有生以來，天故貧我，困我，始稍稍伸我，而又病我，已乃達我，間又抑我、憂戚我，無非所以成我也。父母劬瘁，育我慈我，而故嚴以督我。內而諸弟，胥椎魯者，方憂其植立之難，而顧能啓我。外之朋友，諸能振我翼我，劘切我。愚妻狷子，未嘗萌纖世俗念謫我累我，皆天所以贊我也。由是以觀天之生我，意若篤至矣。一息尚存，安忍棄天悖天，不求無忝所生哉！奮揮魯陽之戈，强拄西山之日，猶冀復陽以觀我餘生焉。紀此者，蓋藉爲惜陰分寸之程，且將以觀我後人云爾。

庸言序

《耿子庸言》，篇凡七：首《繹經》。經，常道也。以我證經，匪經博我，故曰繹。繹

己弗獲，寧無悱乎？悱，冀我發也。故次《悱言》。厥聞匪博，厥悱弗發，故次《輯聞》。聞矣，足目須俱，媿余謬悠，蹩躠不前，故次比弦曰《學詮》。詮，學也。得魚忘筌，得意忘言，是惟其人曰《牧要》，告牧也。惟牧親民，學足證也。牧之不淑，是曰《徒穀》。尚友寰中，切偲之益弘矣。問辨尺一，末可殫述。《切偲》編，述庸言也。余固陋，不能爲高爲玄，爲瓌瑋新奇。諸所臆譚，諸所稱引，大都平常言耳，故稱《庸言》。

且曰《耿子庸言》者，又因志感也。蓋余編中所述，中多聞諸吾仲氏子庸者。即非聞諸子庸，啓于子庸，證諸子庸者也。余往之證于子庸也，未嘗以言，目逆而取證于衡宇間耳。嗟嗟！天啓吾子庸以啓余。余顧不能自成，以成吾子庸，豈不重負天也與哉！悲夫！子庸玆逝，殆天喪余矣。余又何言？蓋子庸没，而余悲印證之無從也。因憶而謹識之，藏之巾笥，以俟就正於有道君子云爾。

牧要編序

張曲江有言曰：「六合元元之衆，懸命于縣令，宅生于刺史。」余每誦其言而心痌焉。蓋嘗觀之一郡一邑之中，林林總總，何可計算，其命悉懸于一人方寸間耳。《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玆林林總總，奉一人而尊親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爲其中心愷悌，足以寄吾之命也。然司牧者非有學焉以先事，其心方寸之間，未免凝冰焦火，則己之所以立命者無舍矣，欲以寄林林總總之命而宅其生，詎不難哉？《詩》詠君子而又恒言「樂只」，蓋惟樂而後愷悌之心生，心愷悌而後好

惡能與民同，足稱父母云爾。吁！樂未易言也。事夥情迕，貴乎能耐，故首說《耐煩》。耐未可勉也，故次《窮理》。理未易窮也，故次《識先》，識先者，求不失吾本心而已。故爲己之說終焉。

譯異編序

昔宋儒有言：「佛書精微者，不出吾書。其誕妄吾不信也。」余曰：「否否。讀佛書者視心迷悟如何耳。如心誠悟，亡論精微者得我同然，即中誕妄者亦視若《易》之象，《詩》之興，莊、列之寓言，殆將求之語言之外矣。如心苟迷，豈獨誕妄者不之信，即中精微者亦祇取潤四寸間耳。彼氏有言：「心悟轉法華，心迷法華轉。」信哉！其言之也。余素不佞佛，亦不闢佛，恃此心能轉佛書耳。比見讀佛書者或如癡人說夢，侈其幻想，以爲神通；或如稚子捉風，矜其虛見以爲實際，斯則爲佛書轉者也。乃儒家者流闢佛之說，無慮千億，諸無當余衷。余獨有取於王仲淹氏。仲淹之言曰：「佛，聖人也。其教，夷狄之教也。」中國則泥夫教云者，匪獨髡首祖背，膜拜趺坐，偈咒讚唄，果報輪迴之粗迹也。即其教指以寂滅爲宗，視吾教以仁爲宗者，其指歸亦有間矣。試觀今之域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長長幼幼，内内外外，人紀所以不斁而天常所以不墜者，孰使之然哉？禮樂刑政實維之，而古先聖人之仁可識矣。今中國居而左袒寂滅之教，殆猶人忘父祖生成罔極之恩，捐棄其世守故業，而羡慕鄰豪貲産，叛而祖禰之。此不特於世教不可，即之於心亦大有不忍者。顧惟象山有言：東西南北四海之外，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無不同者。佛既齊聖，其言豈無幾於道者

乎？先正所云，毫釐之差，余不暇深辨。兹舉友所談及者，以意譯其數端。蓋譬之遐荒絶域，雕題辮髮之醜，❶重譯其語言，使通中國。謝絶其獒雉之獻，而納其赤玉繽珠氍毹楛矢，亦足以庇玉府之共，而明王德之無外矣。或以爲推墨附儒，或以爲郢書燕説。知我罪我，故任之也。

斆學商求序

頃内翰張大岳氏寓書冢宰介川毛先生云：「人之相與，可與言，或不可與微言；可與微言，或不可與無言。」且曰：「試質之耿子，謂何？」余聆已，忸焉。夫失言之戒，尼父重之矣。今學人無論可以無言，可以微言，即可與言者幾何哉？乃余於二三子，無問可不可，率嘵嘵若斯也，不已過歟？張公謂我有味乎其言之也，徐俛而思曰：「余得已耶？余不得已耶？噫！春鳥催耕，秋蟲促織，蓋亦末自知其所由然矣。且《書》曰：『斆學半。』余固藉此商求焉。二三子其必有啓予者夫！」

刻奏疏牘草應迹序

予少佚宕不學，且狂而迂執，視文詞爲不足學，實自席偷婧，以文拙鈍也。已受職在事，涉世酬應，顧自有弗獲已者。欲勉學之，則時馳歲去，無暇矣。噫嘻！昔子雲悔少，而予乃嗟老，何異指也？蓋予晚而始解孔、孟之教之所以行，其道之所以垂之至今不墜者，以斯文也。子雲爲工，悔同雕蟲故也。予拙不能達，媿古賢聖矣，能不自嗟哉？邇得□予告歸山，檢笥中存稿奏疏若

❶「辮」，原作「辨」，據文義改。

干，中慶賀省慰諸篇，雖簡質無文，皆臣子一縷之忱，不敢遺也。建曰：諸疏中有一二擬上未果者，志所存也。前後求退謝恩自陳疏若干，惟仕止行藏，人生大致，故并存焉。糾彈諸疏，職司攸存。顧掇拾人短長，程伯子耻之，余亦深耻之矣。姑存其文，削其名氏可也。外序、傳、記、誌、誄詞，迫感起應，因人就事，攄吾衷耳，文不文，亡論也。襍著一編，文鮮雅馴，中亦有借之商學者。裁答牘草若干，往就正海内仁賢者。念時退處深山，美人各天，無緣造請受益，翹翹然猶冀其不以耄老棄予，而遐遺予也。于是并録存之，以俟。

大儒治行贈史惺堂序

惺堂史先生直心潔履，勁氣孤操，蓋今之古人也。惟余往在北都邸，傾蓋識肺腑，定爲拂弼交，非特世之所謂莫逆云。比承乏典學南畿，切劘是資。而惺堂亦時視余行得失爲憂喜，余心謂一日不可無惺堂矣。往余校士吴門，聞報惺堂補延平守，余惘然若有失也。顧蕪拙不能工文辭以贈其行，而惺堂故亦不喜人作閑泛語，余乃手緝此帖，以代贈言已。惺堂守延平，未及浹辰，即以祖母憂解組去。傳聞此中甿黎，載道攀號，若失怙恃，其至誠動物若此。視此帖中所載二先生感通處，更神速矣。然余推惺堂心，必以未盡行二先生之學爲歉，而不以感通之神速有加於二先生者爲已足也。計今禫制且終，將北上，不知福星臨何路矣。予復持此帙以贈，蓋欲竟前志也。其中敘述，視前少加詳云。

劉調甫述言序

禪子家有言：「一喝含五教。」余惟君子

五教，善待問者，即一答含之矣。彼答問者當機而發，即爲化雨。因質進退，斯爲成德達材，得人善述而廣之，後世自有私淑艾者矣。顧失人失言，智及爲難；立言聽言，相遇非偶。是以猶龍五千，須闡於關尹；而《訂頑》一編，不輕授於程門也。萬曆丙子歲，調甫劉聘君偕二三友訪余天窩山中，余得調甫甚歡，攄衷與語，乃調甫臆而籍記之。頃歲辛卯，調甫載來訪問以視余。余覽之，中多忘出己臆者。噫嘻！余何以忘言哉？古忘言耶？抑自慙躬之不逮而食其言如此耶？雖然，無住真詮，惠能實傳宗于堯夫；應心妙諦，齊桓悟于斲輪。默契忘言，調甫所自得於述言外者，諒尤弘也。

近溪子集序 二首❶

余讀《近溪子集》，掩卷歎曰：「嗟，羅子之學日新如此耶！」蓋余自嘉靖戊午獲交羅子，于時羅子談道，直指當下，令人反身默識，不效世儒者占占然訓解文義。譬則韓、白用兵，直擣中堅，搴旗斬將，不爲野戰者。甲子以後，羅子博綜富蓄，所學益弘以肆。其時談道，間爲寓言，提激朋儕，而淺膚者或訝其惝恍。譬則武王克商，借兵庸盧彭濮，蓋有不得已焉耳。余家兄弟雖甚不敏，顧能引觸於言詮外也。雖然，伊川之祭，用夷禮耳，辛有豫知其爲戎。杜鵑，禽族也。一鳴洛陽，堯夫惻心，蓋謂地氣自南而北也。近日高明賢俊，往往左袒西方之教，而弁髦孔、孟，以爲不足與擬，則失近溪子借兵意矣。余切痛之，且重懼焉。今視《近溪子集》中發明孔、孟學脉甚的，指示孔、孟路逕甚明，粹

❶ 「二首」原無，據文例補。

然一軌于正，更無隻字片言勦襲仙釋家語柄，而仙釋之奥窔精髓，故亦已包括其中矣。殆譬之今聖天子當陽，雕題辮髮之醜，來享來王。大明一統，而内外界防亦自巖峻，猗與休哉！余爲是益嘐快無已也。集凡六帙，無慮數千萬言，總其指歸，大都明人之即天，而人之所以同天者，以具此良知也。知之所以爲良者，祇此赤子不學不慮之真機也。於戲！盡矣。學者循近溪子之言而自悟自信，將沛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悠然如涸鱗之縱巨壑。即一介凡夫，倏然而立陟天人，豈不諭快乎哉？吁，近溪子之功德吾儕者，弘且遠矣。抑堯夫有言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即《近溪子集》中，道已自口足。願覽者深玩，毋它求也。

又

余曩爲近溪子題《疎山會語》，其詞甚俚且戇。近溪子不以余爲迂，若謂有契于心者，梓而傳之矣。頃杜生來自滇，將公泉胡大夫命，復以其集問序于余。嗟，余于近溪子，竊附忘言之交矣，又何言與，又何言與？顧余兹有積疑於衷，非近溪子末余釋也。藉手以就質正可乎？惟近代二三魁儒，巋然負山斗望者，其譚説名理，若蒙霧觀花，隔韡搔癢。不獨無當諸慧目，即庸虚如余，讀其書亦不欲竟卷已。夷考其生平，而仰遡其心神，則固燏然粹然，大足媲美前脩，而楷程後進也。藉令其人而在，雖負牆執鞭，所欣慕焉。至若輓近一二譚學者，高極于無始，細入于無倫。大者罩天地，而闊者範三九矣。徐視其履，乃多不厭人心者。恒言本來無物矣，而不免競刀錐；恒言萬物一體矣，而不免介睚眦。目足身口，自相背而馳者種種也。孔曰觀行，孟曰論世，其謂何？此余一

疑也。又余往賴師友提誨，稍稍有聞，衷亦妄自信得矣，得矣。竊見一二學者，猶然堂閫之見，井管之窺耳。乃輒嶅然自是，侈然自矜，若前無孔、孟，後無程、陸然者。彼實自負如此，無縫可下鎚矣。心竊哀之。因反身循省，安知余所自信者，非堂閫井管耶？又安知人之哀余者不猶余之哀彼耶？此又余一大疑也。蓋時時赧然汗，悚然懼已。若余與近溪子游從來矣，聆其大言、小言、微言、淺言、正言、反言，即其詠言、綺言，無不沃於吾衷已。視其本諸身而超然、灑然，徵諸家庭而雍然、翕然，推之於交於民物而盎然、藹然、油油然、熙熙然。日見之履者，即其所語語者也。蓋實有諸己矣。故又冲然、欿然，未嘗施施然自是而矜也。亡論初機淺學，即披緇操瓢者流，苟一言有幾于道，未嘗不讚歎謹識之，如獲拱璧然。所謂若無若虛者，殆庶幾耶！吁，世學道者胥如近溪子，余又何疑？顧余前所疑者，非徒求諸人，實求自得于心也。近溪子何以解之？雖然，耑精于身心性命之微，耻矜妍于文字之末，實踐于親親長長之際，不馳騖於高遠之歸，是近溪子之學，亦近溪子之教也。承其學者弗思歸求之此而於彼，是亦余所疑矣。不知近溪子又何以裁之也？

鄒文莊公年譜序

《鄒文莊公年譜》，迺其胤子大常某屬孫憲僉某、大史某綜先生生平履，摭其緒言，大凡倣《春秋》編年例而述之者也。粤往吾夫子嘗自述年譜矣，遡十五志學始，歷七十年所，中曰立、曰不惑、曰知命，馴至耳順、從心不踰矩云云，皆其省諸躬而驗其所學，如是殆聖學之符章也。茲得先生是譜印證之，孔

氏之學不滋章著明也與哉！按譜，先生少具異稟，年幾十五時，即殷殷有志斯學已。越己卯，受學文成，深契良知之旨，而所志之學，斯確乎有定矩焉。由此進則正論矢謨，思以其學毗明聖；退則創法剔害，思以其學澤民萌。雖觸忌諱，蒙嚴譴，沉下僚，冒嫌怨，屹然不懾不撓者。蓋先生所學，原本孔氏仁脉，無論升沉、夷險、贊毀之遇，莫撼其中；而有無雙遣，動静境融，即世學之崇無耽寂諸邪哆喧懕者，亦未能搖。所謂立而不惑者，非耶？年及艾，晉陟司成，天下喁喁望亟柄用，恢張斯學也。而辛丑之秋，乃忽報罷，天實有以命之矣。或惜其用之不竟者，其猶二三子患喪之見乎？自是無一日衆不與聚，先生亦無一日不與衆偕。蓋將力振鐸響，紹往以覺來也。羅文恭稱其循循引誘，或舉其似，莫不盡其情；或執其疑，莫不平其氣。隨機授轉，若無不可教之人；因事發揮，無感非可動之聽。是固知命之在我者不容已，而耳亦幾於順矣。綜其終生，或出或處，或嘿或語。常之家庭，逆之圜室。一念之萌，一尺之裁，唯諾應對，動與矩合無踰者，先生豈故摸擬孔跡而踐脩之哉？蓋是矩也，降衷自帝堯、舜至孔子，莫之能踰也。先生自受學文成後，即綰此符章，廩廩兢兢者四十年餘矣。嘗誦其言曰：「聖門志學，是志不踰矩之學。講學脩德，而日用踰矩處，乃以小過安之，何以協一，秉彝之良必有所不安。自戒自懼，顧諟明命而順帝，則下學上達，凖四海、俟百聖，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惟是一矩。緊斯言也，徹上徹下，極顯極微矣。」篤論哉！千聖復起，疇能易之？輓近學者浸淫於泥洹之教，而且失其真。趨徑便劣，脩習托之乎頓悟，而躐踰此矩。恣

情慾，忘檢柙，託之乎無礙而蕩踰此矩。鶩玄虛、遺倫物，託之乎無方而離棄此矩。時非先生躬踐深造，而力絜以振之，孔氏之學之矩，不其重爲天下滅裂也哉？向也固蚤聞先生之學，即知嚮往。已疑世學見諦，或亦有加於先生者。邇賴天假年，亦七十近矣。涉世滋久，目懲世學貿亂之敝之極如是，乃益篤信先生之學，紹孔正脉，傳之無弊者，亦恃衷有此矩在也。吁，不已晚哉？居嘗偲偲，矢以未盡餘年。當夫子十五時，奮發此志，相將與先生諸裔，指天日而訂久要盟也。會其曾孫某以大常命來屬敘先生譜，因綴之末簡曰：「此非先生一人一家譜，蓋堯、舜、周、孔以來相傳譜系。遡之千百載以上，而俟之千百載以後者，其共執此以往，世世毋墮墜厥矩云。」

南伯子集序

余聞詞人學士家率推轂秦中曰：「近代綴文之士，一變而追蹤古作者，實自秦中始。接迹而起，鱗鱗稱盛者，亦惟秦人矣。」古云三秦多豪傑，信哉！其言之也。余竊謂古稱豪傑士若異撰，即孟子所稱陳良云云，可概知已。彼固以其悅周公、仲尼之道也。秦中故多材儁，若宋張横渠氏者，則誠所謂豪傑之士乎哉！彼其授《易》關中時，蓋已巋然爲人師矣。乃聞二程論，即虛己款服，撤皋比而尊事之。其勇於舍己，而篤於信道若此。今讀《訂頑》諸篇，是所詣可向詞林藝圃中論耶？關中人士至今稱爲儒宗，不虛矣。余讀《南伯子集》，思想見其人，蓋亦所謂瑰瑋不群者也。乃守越時聞陽明先生良知之旨，輒數數造請，而虛受焉。此其與撤皋比

之勇何殊哉？余雖未究所詣，嘗聞其時往復質證語，悉皆反身體察，似不若近世談學人，入耳出口，徒嘵嘵知解文義、揣模影響然者。及觀被黜時與陽明先生書數千百言，勤勤懇懇，惟以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至聖人爲憂，略無一字及得喪榮辱間。嗟夫，古所謂豪傑士不當如是耶！維時陽明先生亦咨嗟歎賞不置，語具年譜中。報書爲論良知旨甚悉。兹特爲採録之，附于簡端，俾讀是集者思南伯子所志之大，并所受師門宗旨大凡云。後有振發興起，志聖賢之學，而趨道德之歸者，必曰「關中自横渠後，今實自南伯子始」。此固陽明先生當時屬伯子意也。伯子即辛未科陽明所舉進士，考其受學，則在守紹興時。其詩若干首，文若干篇，乃其從子暘谷軒所裒集也。

周氏族譜序

舉天下之人之衆，未有無所從始者也。舉天下之人之衆，亦未有不思其所從始者也。以故譜其族氏，搜幽剔隱，推本古初，皇皇焉恨不能究極渾敦、大庭、赫連氏以往而後已，何也？吾族氏所從始在焉，不能忘也。顧此七尺之身，託生於蓋載間，所以燮贊化元，握宰機運，無乎不可者，豈無所從始者哉？而漫然不省其所自，役役焉聽命於支骸血氣之微，而曾無所自别於異類，則即其形與神且判乎不相貫屬，况能統宗約族，廣之於五服之外，以至於奕世者乎？故不先求吾心性之所自出，而獨區區焉譜其族氏之所從始，是亦未爲知本者矣。洞厓周君泰和，世家也。既類其族之譜，而從閩中問序於余。余惟譜之善，諸名彦已敘之，無論已。

獨記往在燕京時，君與二三同志論學，語次及於寂感動静之旨。君曰：「未識易，焉論寂感？夫大傳言，寂感而先之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又曰：「生生之謂易，此可默識矣。」維時聽者皆有悟發。余深味於其語，迄今不能忘也。所謂生生者，非即吾身之所從始者耶？君爲郡守，則爲良郡守；在臬司，則爲能臬司；頃從臬而遷藩也，又復以旬宣著。蓋皆生生之機，流衍運盪有不容已。以故閩之黔庶，亦相忘於生生之中，而惟恐君一日之去已也。即君今日所注措，而以證夫曩者之言，蓋將同體萬物，天下一家焉，而後慊於志也已。是譜也，無亦舉斯心以篤諸近者耶？余既爲此以復君，復按譜而綴之曰：「吾觀於譜而蓋有悟於學也。蓋由吾身之所始，而益窮其所自始，可以通性命矣。由吾族之所同，而益推其所同，可以體民物矣。又由吾本之一致，而析觀其分潢支派之有倫，又可以默識其禮之所自生，而知吾儒之教之爲全矣。非深於《易》者，不足以語此。周君覽之，且以爲何如？」

福建鄉試録序

竊聞諸縉紳學士譚者僉曰：「閩海濱鄒魯」云。夫鄒魯，帶甲之雄，不敵齊、楚；阸塞之險，不踰秦、晉。譚者率稱鄒魯、鄒魯，則以孔、孟之故矣。迺閩故南徼之裔疆也。周職方列諸荒服，而玆得與鄒魯齒，何昉也？粤自楊中立氏北學洛下，與聞孔、孟之道，載之以南。嗣是仲素、願中承傳，以及考亭，益闡而恢張之。於是建溪、鐔浦之間，述孔業者雲蒸響臻，宛然斷斷之遺風矣。然諸儒實不逢世。維時譚者，即欲躋閩於鄒魯，世不盡然也。惟我明興，稽古定制，一以經

術論士，罷詘百家言，《學》、《庸》、《語》、《孟》、《易》、《詩》，顓主朱氏說；《尚書》主蔡氏說；《春秋》主胡氏說。著爲功令，敷天之下，治博士業者，不得異學，列聖相承，迪之爲憲。即上黼座之前，儒臣之所陳啓；下寓縣之内，章縫之所呫嗶，壹閩産儒先所述也。由斯以譚閩學之盛，第之鄒魯，不虚哉！夫濱産者善没，巖棲者易險，習故也。諸人士生長玆邦，承服師説而漸靡之者，習矣。玆紬觀其文，率根理要中，繩幅蔚然，不詭於訓故，有以也。雖然，諸儒之學，雖不偶於時，而顧大顯于熙朝，章章若斯者，非獨其博綜之勤，著述之富已也。夷考其履，實亦志孔、孟之道矣。夫孔、孟之道具在六籍，其要指歸於求仁。仁者人之所以人，而天下民物所爲同體者也。漢、唐以降，臻玆理者蓋尠。洛下倡明斯旨，惟中立獨契其微。承傳者諸所詣，不知奚若？大都闇然禔脩，處則刻厲堅苦；出則忠誠勤恤，所謂力行近仁者，非耶？木難沉淵，雖閟終媚；璵瑶韞谷，輝卒未掩。諸儒之學大顯于今日，理有固然。惜往矣未獲躬逢之也。而多士束髮受書，第通其緒論無失，即得登等，籍名大常，行駸駸嚮用焉，視諸儒當時所遇何如哉？夫諸儒躬其道，未躬其遇。多士躬其遇矣，如不躬其道，而徒勦其緒餘以梯榮進，是閩以諸儒重，而多士不能以閩重，耻也。而多士承澤仰流，孔、孟之道玆益大顯明，何論諸儒？由今以往，且有民物之寄矣。誠即國故所述上遡鄒魯之源，反求而得其本心，則不爲不欲，推之猶饑猶溺，若撻若溝，亦自不容已。已是心也，命之曰仁。六經載籍雖博，總之教人求是耳。士誠志是，則躬且不有，它何知焉？斯之謂一德不貳。否則，卑卑者亡論，

即矯然崇論閎議、玄致峻標爲名高耳，謂民物何？故術不可不慎也。國家掄士爲民物計，其制一以經術，意蓋如此。子多士重念哉，重念哉！毋曰此吾鄉耳熟語也。語曰：「非苟知之，實允蹈之。」某謹執是爲久要云。

黄州府志序

萬曆乙亥春，黄郡志成。中發凡舉例，咸裁自郡侯雲中潘君。余友周大夫子徵甫間爲論著，以抒侯意。而考故獵軼，蒐聞舉知，則任諸學博暨諸弟子員云。耿子曰：「夫志，志志也。求民瘼，維民風，莫重乎志矣。蓋備往鏡來，登良黜瑕。俾良令循守按籍而發慮廣仁；志士髦英撫卷而憬思興奮。即鮮仁凉德亦賴此籍存，有所顧畏而不敢，有所禁限而不得，則志之效也。綜其原本，顧存乎作者之志矣。惟志於民瘼也切，則於經制劈畫也必詳；惟志於民風也篤，則其稱譏刪存也必不苟。是故觀於其志，而志可知也。潘君累世載德，篤衷潔履，天實植之，其志壹矣。志壹則思深，撫今思昔，舉近思遠。由今所睹記而證諸攷覽，無亦惻然有隱邪！惟吾黄疆里故也，山川故也，乃建置頻矣，而閭閻漸丘，更踐繁矣。而物力蓋耗，民瘼蓋孔棘，而民風日以婾矣。即一郡而天下可推也。君兹志也，其念深乎，深乎！雖然，民瘼之棘，由民風也；民風之回變，人心實爲之耳。以余觀於黄之人心，殆猶未替往初者。何以明其然？自黄列郡以來，上下數千載間，膴仕顯人，何可指數？乃今藉藉稱引爲吾黄重者，必首兩程夫子，次蘇長公云。彼兩程秩位俱不甚通顯，蘇公滯黄數稔，落莫甚甚。乃今慈孫孝子欲顯其親者，咸願係

籍尾附，以爲侈稱。是懿德之好，今猶古也。而山澤之故老輿人，間與披籍而指之：某也當，某也無當。若辨黑白、數一二。然直道之行，視三代何殊焉？於戲！觀於黃而天下之人心可知矣，豈不幸哉！第人人胥充此心，弗浮慕其名，必踐其實；弗徒論其世，務省諸躬，民風其丕振，民瘼其有瘳乎！是則潘君輯志之大凡也。余不佞，辱交於潘君也素矣，知潘君爲最深。爰明其志於首簡，以諗諸同志云。

沈介庵浮湘集序

楚王孫潛智昆仲，輯沈大夫介菴氏之緒言、詩歌而梓傳之，總名曰《浮湘集》。集名，大夫自命也。王孫紹孝廉盧子問序于余。余曰：「若知大夫集命浮湘意與？夫子嘗欲浮于海。知浮海則知浮湘矣。」盧子曰：「夫子浮海之歎，解者謂傷時不遇主云，然乎？」曰：「否否。天生夫子，豈直建業樹功一時已哉？夫子周流列國也，抑直欲遇合時君世主，就一世功業已哉？如夫子必待遇主弘功業，則非素位之行，不免又願外矣。藉令海外異國有賢君，夫子寧委質事之耶？必不爾矣。亡論此，當其時，即有君如湯武，夫子亦未必飄然於幣聘之勤，投竿于後車之載也。孟子知之，故曰孔子與伊尹不同道。此難與域觀者道也。」曰：「然則何謂道不行？」曰：「夫子嘗言之矣。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復慨然興嗟曰：『道其不行矣夫！』何以言之？道在夫子，苟得人焉，相與共明之，以覺天下及後世，道乃爲行。彼賢智者厭卑近、騖高遠，不知高遠自卑近也。索隱而外費，不知費實隱也。

蔑下學而侈上達，不知上達不離下學也。當時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豈直一少正卯哉？如桑户、原壤輩挾虚誕之見，矜傲詭之行者盈天下矣。鳳衰狗喪之訾，且呶呶也。一傳衆咻，道曷由行？惟時顔子或夭，曾子尚少，無可託以信今傳後，心獨苦矣。于是興浮海之思，意謂窮島絶域間，不溺聞見，不囿紛華，容有足發而可傳者。斯乃夫子教思無窮本情耶！抑夫子非疾夫世賢智者而麾之，將思所以範圍曲成之矣。亦非忍于愚不肖者而棄之，將思所以啓迪引翼之矣。惟盡其性爲能盡人之性，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夫子思所以自盡其性者，尤不容已也。昔伯牙學琴于連成子，寓海島而得神解，蓋險阻嘗則動忍至，寂歷久則道心長。乘桴之奮，殆猶發憤忘食，不知老至之心乎？余測夫子浮海意蓋如此。以是推，大夫浮湘意可識矣。嗟夫！道根于身心性命之微，而民生所由阜，天綱人紀所由植，天下國家所由理，百千萬世所由垂。非世俊慧子鼓簧矜詡之資，玩弄恣睢之具也。惟我高皇帝錫極綏猷，令天下學術悉宗孔、孟，化教翔洽，垂之萬世無疆已。輓近世賢智者宗尚殊方，舉孔、孟而弁髦之。跡其見諦，證之事行，如何哉？兹大夫浮湘而來，伈伈偲偲，見之緒言，形之咏歌者，惟孔、孟正脉是發，高皇彝訓是欽，無乃夫子浮海意與！不然，大夫由鄖而衡陽、而鄂城，隨歷注厝，惠殫化流，一言而上契宸衷，下愜輿情，由今言之，道亦已行。而或擬之賈傅、靈均，非其倫矣。昔夫子得顔子而門人日親，子路雖勇于從浮，而若無若虚，未逮顔子。夫子慮其不能量材善取也，故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云。兹從大夫游者盡楚材，而潛智昆仲孝友博雅，今

之更生也。顧更生第知憂宗國，而諸王孫能爲斯道憂，慇慇焉贊大夫明正學，爲楚材指南。彼恣淫詖説者不能惑。將岳麓重光，春陵丕振，是大夫之浮湘也，道其大行於楚矣乎！而大夫之所以自盡其性者，當亦進于此行耶？余讀衡陽伍謙甫氏敘石鼓譚，發大夫憫時憂道之懷，實獲我心。而廖汝恒氏述大夫學指，識其大矣，意必得道林先生格物旨而識仁。顧大夫以身發之矣。余又何言？第繹浮湘之意，明孔氏爲仁寔如此。藉效愛助于大夫，并諗諸王孫及吾楚彦云。」

奉賀元輔存齋先生八十壽序

萬曆壬午秋九月二十日，元輔存齋先生壽届八秩，天子勅下大宗伯議告存禮。於是大史脩詞，玉府庀幣，特簡使臣，就先生之廬致禮焉。郁乎煌煌，古惇史憲老之典，今爲烈矣。耿生向，自楚往奉觴，擬效一言之頌，而悛悛不能自文。憶昔先生七十壽也，諸薦紳大夫人人頌先生當嘉、隆間翊贊皇序之功，而中丞王元美氏則具言先生於時所遘之難者四，列先生於時輔世之功之大者四，而又推其尤難而大者兩，纚纚洋洋，先生之茂勳駿烈，炳烺灼爚，而先生之隱衷深念，亦足以發矣。向不敏，復何能爲詞？雖然，先生之功誠大，抑又遠矣。且所以臻此者有原本也。竊嘗念先生於時之難，難在樹人。兹程其功之大而遠者，要領亦在樹人。先是分宜柄國，倚銓爲市，一時人士靡然顧化，卑卑者無論，即素負瑰瑋英儁者，十九敗壞。其中秉道居貞，執德不回，則爲之㧙擣摧陷幾盡矣。先生閔閔焉，殷殷焉，曲庇翼覆，茅拔陶成，不遺餘力，而檢制吠沽之犬，漑培頻拔之

楊，操心良苦已。乃今中外仔肩鷬大，遞爲國楨者，故皆先生所樹材也。先生之功，繄獨在嘉、隆間耶？即今上御宇，閱十曆于兹，宫府無間，函夏敉寧，自此無疆惟休，謂非先生所留不可也。然則先生之功，詎不遠哉？雖然，不敏猶竊有重感焉。夫學之不明久矣，嗣起而倡者，雖不爲無人，然多窮而未見。又膚摽而不適于用者衆也，世疑於無徵，而又懲其無當，至以學爲大禁。英俊者席其才智，足己以騁，往往左袒韓、商，弁髦孔、孟矣。極其所底，不至禍天下、毒來世不止也。天啓先生自蚤歲即篤志斯學，深造力踐，直以孔氏爲準的，故其師世覺人，粹然一軌于正。所著《學則》暨《答問》、《識仁》、《定性》諸編，蓋其徵也。比踐臺鼎，大以身發。嘗竊觀之，先生當肅皇之朝，含章而發之時，幹蠱而用以礜。其輔莊皇也，致泰矣，益弘包荒；由豫矣，弗忘介石。愓躍潛見，措之惟宜。猝臨而觸之不動，幾至而應之靡撓。要皆原本於學，匪以才智勝也。承學者誠繹其緒言，以求學指，而考鏡于先生之瞬履豐功，將必確然信吾儒之學，爲能經世成務，不眩騖于異教，疑阻于時禁矣。孔、孟之道，豈不因之益大有光哉？由斯以譚，即謂先生之功在百世可矣。若今天子方富於春秋，而翼翼然黄髮是憲，此千載一時盛德事也。播之歌頌，以颺休美，計必有媢于文者任之。向不文，第道先生之功於斯道也如此。籲天益介先生壽，以壽斯道云。

愛荆王封翁暨元配吴孺人六十偕壽序

往讀老氏之言曰：「大盈若冲，其用不窮。」未嘗不欣然有當於其心。或曰：「是玄同之術，遊於方之外者也。」余謂不然。自誌

牒所列古之命世賢豪，垂三不朽者，[1]曷有不遵斯德而能有樹者乎？蓋孔子西遊而見老子，聞若愚若虛之旨，亟稱之，至有猶龍之歎。則君子之所貴可知已。世夸毗之子未少有知，而氣溢神翔，衡睫畢露之人也。即才美擅世，君子奚貴焉。宋蘇子瞻、子由氏，不謂俶儻瑰瑋之士哉？迨其終，至以世所欣艷而稱者目爲不幸，繇其所以居之者盈也。且明允以天之所與自命，而侈其言之幾於道矣。既老弗售，而其用自二子發之。乃謔浪圮族，爲國孕禍，動貽達者之譏，何也？隨武子，霸者之佐耳。其子議政於朝，一日而掩三大夫，怒且擊之。而蘇氏拾縱橫之緒爲家學，輕排今昔，足己而不嫺於道，則二子之所就若是，又奚怪哉？曩余祇役吳中，稔聞愛荆王翁賢，頃幸交於令子長公、次公，則益有慕於翁云。長公爲荆石先生，時以省元檢天祿矣。而先生之弟和石，繼以經學魁天下。兩君頡頏清膴，聲稱籍甚。其博綜富蓄，崇文閎議，若干將、鏌邪出於匣，閃爍震曜，爲世所希覯，即二蘇不啻也。由世俗觀之，其取數於天者，不已盈乎？二君顧欿然、瞶然、屬屬然若自忘其負者。余每從之遊，靡不爽然失，而遒然坐消也。豈古所稱大盈若冲者非與？以其盈於有而冲用之，是故國體之流業，而楨邦之瓌棟也。夫合抱之才，必托根於宗阜；千里之鯤，必泳化於天池。觀於二君，而翁之所以蓄德崇祉者，豈淺鮮哉？今歲翁與其配吳孺人偕壽六十，李君禎等爲長公門下士，而余弟力門人德涵亦幸係籍焉，因相率而問頌於余。余惟世言長生久視，率歸之老氏，固不必深信，而

[1] 「朽」，原誤作「杇」，今據文義改。

謙虛不爭，足以葆和而致壽，則理之固然，無足異者。由是言之，翁之所以爲壽者，豈有異哉？況長公三柄文衡，次公載典儀司，其爲國歛材，於古錫類之教，適有合焉。則兩君之壽其親者，益遠且大。而區區歲年之間，要不足論矣。余故因諸君之請而特著之，以見翁父子之賢於人，蓋在此而不在彼也。

壽劉母陳安人六十序

余友劉少衡氏，往仕銓部時，其封吏部君壽七十，同鄉張大史爲文祝之。余聞其指，稱引蒙莊至仁無親之説云。今官南祠部，其母安人壽亦六十。少衡念兩親年俱高，又鮮兄弟，亟圖引退顧養而不得也。乃因部委便，歸而展慶焉。同寅諸君相率爲壽文，則大宗伯洞山先生所撰也。中述安人懿行尤覈，而督望於少衡者益厚矣。乃同年生之欲效祝於安人者，復屬余言。嘻，余何言？少衡居常論學，好言實脩，不喜人談虛。試就商焉。天下有實實者，有虛虛者，有實而虛者，有虛而實者，有至虛而至實者。即今學士大夫之祝其親也，潔滫瀡，羅文幣，承筐執爵而跪享焉。其口誠甘之，而體誠被之也，實也。祝而侑之以文，非古也，矧以陳之慈闈，不已虛乎？而少衡亦有取焉，何也？誠以孝莫大於養志，而止於口體者，細矣。玆少衡之祝安人而必侑之文也，無論陳其辭，繹其義已。第指而告諸安人曰：「此兒同寅某某爲吾母祝者也。此兒同年某某爲吾母祝者也。」安人寧不默默心愉色喜曰：「吾兒何患乎無兄弟，乃今四海内皆兄弟矣。」矧其中述古昔，揚盛美者，又足訓鄉閭而法後嗣，所謂虛而實，實焉非耶？雖

然，究言之，即皆謂之虛焉可也。何也？仁人孝子之所自致於其親者，當不止此也。且天之生才也不數數，苟有以與之，必有以任之。少衡之才，天所啓也。鉅儒名賢，咸傾心而推轂之矣。初試於令，再試於銓司而未竟也，使自兹益副乃志，弘乃猷，肩艱大而樹奇踔，令勳勒彝鼎，聲施竹帛，則所以顯揚安人者，不益鉅乎？此足稱實而實矣，然猶未也。往少衡之思引退也，余寓書諷之，略曰：「子出必有所以出，其處必有所處。蓋相期究竟於斯道也。」少衡常謂余言有惕於中，而於道也滋篤矣。行且涉彭蠡，望衡麓而止焉。日悟日求，日求日悟，物我漸忘，其見益廣以大，意識漸融，其造益約以精。入以諭其親，出以效於君。其出其處，率與道俱，而己無與焉。是則與造化爲徒，以參贊爲業，而人子成其身以順其親者，斯其至矣。非致天下之至虛，而踐天下之至實者與？少衡行矣，歸而潔其滫瀡，羅其文幣，酒半，一一以余言進説焉，安人未必不益欣喜愉悦，蚤夜諷勸吏部君，以成其志也已。

別學博素齋曹先生序

余庸虛謬悠，行能無可比數。惟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津津有味於中，雖不能踐，未嘗去心已。吾邑新造，念師兹庠者，士習民風所自始。願見一善行，聞一善言，私心尤殷殷切也。往入學宫，睹廟廡不肅，簠簋未飾，庭道蕪穢罔除，僉諉之無可如何。乃素齋曹先生以中都名彦，由鄰庠遷至，未期而環橋内秩然改觀。余鄉人士往沿習故常，學宫或經年不至。即至，其升降禮度少閑，執事少恪。先生始定章程，約諸生不率者，間懲之夏楚。或左先生意指，厚贄以往。先

生矍然曰：「吾本情以禮約諸生，生乃爾爾。是余飾禮以責賂也，耻矣，耻矣！」却贄霽威，痛自克責。諸生聞之翕然，翩翩來，且恂恂兢兢禮讓矣。頃年，督學使者掄士，秉公明，所録補弟子員者，盡孤寒士。先生不惟不較贄，且察其極貧者，斥廩周之。而尤好獎與節義，急人患災，即空囊槖、冒嫌怨不恤也。先生寓此數歲，惟鰥居，一日遘危疾，諸生省視湯藥者，不櫛不翔，不啻如父母，更番直宿。雖平被夏楚威者，亦奔省恐後。兹先生善行之徵，非耶？瀕行時，會余門，有狷介特立士，與世多齟齬者控告余。余未即出，先生曰：「子贅矣。夫善天下之公也，奈何不以善美少讓于人，喋喋然尤人以自直耶？且即子所如不合，豈世人盡非與？」二三子以告，余跫然驚歎曰：「善哉！先生此語幾於道矣。夫環百十數人而宗之曰師，非師其人，師其道也。昔蘇明允有言：『千金之子，與天子之宰相求一言幾於道，而不可得。』不圖先生能爲此語！即兹數語，可爲吾黨二三子永世模楷矣。」余昔忝師席於先生鄉者六稔，媿無一善言以貽諸生。先生兹歸矣，爰口授二三子識之。冀即此語，徧諗諸都人士，以補余往缺。此亦先生不以美善自專意也。

贈趙學博膺獎序

今敷天之下凡列在膠庠者，人人誦法孔氏矣。試招一人而質之曰：「孔氏之學，何學哉？」其不貿貿然瞪目而茫如者，無幾也。蓋孔氏之徒三千，速肖者七十，列科者十人，而獨稱顔子爲好學。至詳其所以好學者，曰「不遷怒，不貳過」云爾。而顔子之自陳于師前者，亦惟以「無伐善，無施勞」爲願。按此

而孔氏之學大指可識矣。輓近雲擁比席，而暴戾恣睢，遂非長傲，圮族矜賢者不少也。誦法之謂何？我黄安，新造巖邑也。僻陋甚甚，何幸得師如趙某者，其貌温然，如不勝衣；其言呐然，如不出諸口；迺其辭受取予，一稟于道義，而尤切切然于寒畯軫念。其評校諸士也，不狥門閥，不檢故牘，獨懸鑑藻，而品隲之。其高下低昂，若衡量然。我庠人士，翕然歸之。不啻西河之于卜子矣。迺予心猶有契賞焉者，蓋跡其言論事行，不戾于孔門學指也。君嘗程秋朴一生已，向余訟曰：「某過矣。」余曰：「職也，非過也。」君曰：「諗其人故姱脩者，以藝故，朴一脩士，非過耶？」余曰：「賢應責之備也。」君曰：「固然。某時有他怒，而生適逢之，吾怒遷矣。非過耶？」跡君反己之密如此，其生平所學，不爲口耳，可概知已。君爲諸生，其行誼孚于家邦，予典學時廉而特旌之，以廣厲諸髦。君更不一啓齒語人，予亦忘之，時時有失士之悔。頃巡臺王君，蓋其梓里也，蒞吾楚爲予述，始憶之。巡臺故雅重君，而君謹避之，直謂無交，其厚重篤脩而不近名也如此。君之任吾庠也，會歲饑且疫，僵殍盈野，君故貧，貸貲瘞之者若干，不以告人。余側聞而詢之，則故隱多爲寡，儻亦味于不伐不施之訓然耶？君教吾庠凡幾年，臺史始諗其賢而馳檄奬之。其僚司訓阮君介諸生徐守等，徵余文爲贈。余莞爾曰：「跡趙君之履若此，藉第令尼父更起洙泗，君當亦編名首科，不在閔、冉後，何有于臺史奬？且觀君志意，其不伐不施若此矣，抑又何有于余言？」吁嗟！聖遠教湮，學途滅裂，空谷無足音久矣。余故習君履而樂道之如此，蓋藉君以發孔氏之學，原如是如是。顧吾黨誦

法孔氏者，僉當如君之實踐云。

賀李邑侯膺臺獎序

蓋嘗謂《南山有臺》什，疑其詞若爹也者已。玩其首章中曰「邦家之基」，其二章曰「邦家之光」，乃知詩人頌禱，君子實念在邦家，非爲諛也。而三之章則曰「民之父母」，乃又知君子所以爲邦家基且光者，以能父母我民也。思深哉，思深哉！ 夫兹寓内，即撮爾巖邑，黄髮倪齒，其儷不億，而胥戴之曰「父母」。父母，既尊且親矣，斯何以稱焉？ 其義解在《大學》傳中，蓋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云爾。非必有逴絶奇偉之樹也。顧惟一邑中必有縫掖，尤有薦紳，是民之秀而傑者。抑豈無好惡之情，而第曰民。民云者，彼蚩蚩横目之概稱也。乃當父母稱者，好惡惟此之同。而薦紳，而縫掖，釋《詩》者咸不及，何也？ 蓋邦家建官置牧，凡以爲民也。薦紳而太丘，是亦民所好者也。而不然者，任棠拔薤之喻，可弗省與？ 縫掖而子羽，是亦民所好者也。而不然者，卜式牧羊之術，可弗用與？ 如長人者不此之思，而骫法市恩，拂民養交，非父母心矣。固知《詩》以父母頌君子，惟視其好惡之以民耳。而四之章又曰「德音不已」，則君子之所以獲令譽，亦疇不以民者？ 嘗觀世長人者，或薦紳交譽，縫掖豫附，而民不見德，德音爲損。藉第令此蚩蚩横目之民，群然而安之若父母，而縫掖，而薦紳，或然或否。即有違言，德音亦自不已也。何也？ 斯民也，三代之直道而行者也。是天之所佑，而長邦家者之所依也。善綜覈吏治者鑒於此矣。吾邑令君爲政期年而聲稱籍起，撫臺馳檄嘉獎之。學博何子偕其僚阮子率諸生，儼然造予而徵言以

賀。余因質之曰：「臺使之所由嘉獎吾令君也，薦紳游揚乎，縫掖歌頌乎，抑亦博採諸蚩蚩横目子口耶？」曰：「僉無間。」予曰：「都實必能光我邦家，今始基之矣。豈惟下土一隅慶哉？」爰與説《詩》旨如此。何子進曰：「善夫！夫子之説《詩》也。令君志之矣。即今求民之瘼，惟恐傷之。德音將滋茂哉！」于是進諸弟子員再舉觴觴之，歌《南山》之卒章以侑云。

三遷圖序

泰和胡正甫氏幼孤，又貧甚，賴母氏周大安人抗節鞠之，始有今日。正甫少負儁質，髫年即解工古文詞，伉爽不屑爲細謹，心以陳同父、文山輩自期許。弱冠舉於鄉，始發憤，受南野歐陽先生學，繼受念菴羅先生學。自是志道，勉自約飭云。已而處館嶺南，聞鄧氏子談禪理，心悦焉，學之期年而有悟，自以爲其道出離生死，雖聖學無以加，而疑往所聞於二先生者爲未盡，殆將終身焉。已而教授句曲，涉世與物多所齟齬，心自困衡者久之。一日，玩孔、顏博約之旨，大有省發，乃始篤信吾聖人之學之爲全。盡棄異學，醇如也。其學至是蓋三遷云。耿子曰：「子輿氏，命世之英也。學成道通，卒紹孔傳，蓋多其母氏三遷之教矣。乃正甫之學，亦凡三遷，而始醇於道，則其默成於庭闈者，是必大安人之訓，有出於尋常拊畜之外者。於推其類，豈不同符孟母哉？夫成子輿者孟母也，能以孟母顯至於今猶存者，則子輿也。然則壽胡母者寔在正甫。時海内同志受正甫切劘之益者蓋不少，而余爲尤其分誼，即同胞不啻也。茲大安人七十壽矣，余不肖，能無猶子之

懷歟？顧一念耿耿，祝願之私，有大焉含意而不能文之詞也。爰作是圖，以請於能言諸君子。」

記

留經記

嘉靖壬戌，余按關西還，時暑，重勞役夫。時行李止兩笥，皆傜夫可舉者。過華下，臺長少溟董君惠余古刻石經若干卷，予心珍之，受載以歸。行逾日，見役者淋汗喘息，惻然省曰：「節用愛人，非此經中語耶？珍此厲民，殆與此旨左矣。習聞者未之實體，載此何爲？」乃解留洛陽學宮，與諸士公之。吁，只此一念，醖藉充廣，不蔽不渝。是余之窮經也已，固不必盡披此載籍，而後謂之通經也。洛中故名賢奎聚之鄉，諒多與余同志者。夫經凡十四卷，計一百又四册。

繁昌重遷儒學記

繁昌舊濱江，學在邑治東二里許。天順元年始遷今治，學遷今治東門外。成化間遷諸治右，正德二年復遷諸治左。自嘉靖甲午後，士十數科不偶。形家者流諸咎在學宮，乃又遷今址。至是蓋五遷云。倡是議者，鍾教諭汝忠；成之者，丘節推浙，順諸士之欲，而殫心營度；主持其議者，則鄉先生少司徒徐公貢元也。先是，臺察海寧董公鯤，嗣歸德宋公纁咸嘉樂是舉，後捐金若干鍰助之。而董其役者，戴教諭乾及諸生邢德璉等，朝夕省試，以是民不勞費，而續用告成。時隆慶丁卯春也。越己巳，余友漢陽張緒氏以地官大夫左遷是邑，長教，率其庠之寮寀鄧學

詩、能朝濱，銳然以古道迪多士，士彬彬興起。會庚午歲，朱生孔泉得舉於鄉，諸士交慶，以爲遷學之祥，而重德先生暨諸有司議遷者。謝生堯俞、吳生澧以張君書幣來余山中，請紀其績。逾年，邑令南海李尚桂復介高生一陽、丁生震鵬申之。余惟經費度址卜吉考祥，不難於重遷。惟恐諸生之弗利弗達，鄉先生與諸有司之嘉惠，而多士者誠厚顧，而多士之所以決擇於幾微，而居安於終生者則將奚遷哉？夫學云學云者，固所以陶材成賢，非直爲利達之囮已也。而士之所以稱材且賢者，又豈擇地而後生哉？亦各存乎其志耳。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上論古之人，斯爲善遷也。夫一鄉之善士，是一鄉之靈秀所鍾，進之而善蓋一國，則萃一國之靈秀矣，鄉固不得而囿也；一國之善士，是一國之靈秀所鍾，進之而善蓋天下，則萃天下之靈秀矣，國不得而囿也；天下之善士，天下之靈秀所鍾，進之而尚友千古，如吾師孔子者，是萃千古之精英靈秀，非天下之所得而囿也。而多士非均誦法孔子者耶？孔子者，固至善之宗，而多士遷善之的也。孔子之教，仁而已矣。人仁心也，人人而具足也。欲仁仁至，天下之極尊至榮在我，非獨鄉國不能囿，即天下亦不能囿也。苟惟其利達而已，一庠之中，歲舉十數人止矣，未必人人舉也。況士不志仁，而惟榮肥之棘，即令歲舉十數輩，亦祇爲鄉國叢蠹，宮牆增羞耳。又豈而鄉先生與諸有司所厚望而多士者哉？嗟夫！剽章句以徼榮利，俗學之陋無論已。知遷此而志學者，或飭標末而昧原本，或矜知見而略

實脩，或耽虛寂而滯真機，或務高遠而遺世用。是皆世學之敝，亟遷之，而後孔氏之正脉可循也。子曰：「擇不處仁，焉得智。」而多士其尚慎所遷也哉！

勿幕泉記

余邑新造，城中井少，民病汲。余舍前鑿井三十尺許，繼日夜漸積水，止可十數斛。而居鄰争汲者如堵，至不能朝夕。家人不得已設幕以防私竊。余視之，恚曰：「孟子云：『昏夜叩門户求火水，無弗與者。』奈何若此隘耶？」維是厚直鳩工重浚之。又十五尺許，忽土變而沙，沙盡水湧。頃之，水集二十尺又五。蓋始及泉云。爰命工繕甃，甃成，戒勿設幕，令同巷人人得取焉。第與約曰：「日之朝，男子汲；日之夕，婦女汲。不如約者罰示別也。」而金陵楊生道南適觀其成，請名曰「勿幕泉」。余曰：「善。」蓋余於鑿井而益悟於《易》矣。余玩《易》之井而益有悟於學矣。無地無泉，井不及泉，浚未力也。無學無得，學鮮自得，造未深也。斯旨也，《易》之井備矣。初井泥，志襍也，故不食。二井谷，雖得微矣，故止射鮒。三渫矣，可用汲矣，弗甃猶弗固也，得無咎耶？四甃矣，五冽且寒矣，上六始可勿幕通之人人也。子曰：「井，德之地也。」深哉！深哉！銘曰：

畜之淵淵，出之涓涓。爾視爾泉，忘言韋編。

閩新貢院記

閩貢院，肇宋元祐、乾道間。國初，在郡庠北。成化辛卯，遷藩治東北隅。或曰：「即宋校舍故址也。」諸堂諸廨舍多正德己卯

重建者。萬曆戊寅春，火。歲支干才一週，豈數適更新會耶？先是，藩臬諸大夫詢謀經始，而侍御豫章敖君某啣命至，當主賓興。奉簡書惟謹，檄下有司，謂規制宜閎而扞陬宜肅，未可苟因仍爲也。於是西拓址五十尋，徙堂基前三十尺，鳩工程材，以是歲八月興事，越明年六月工竣。中新至公堂内爲衡鑑堂，東爲監臨臺，西爲藩臬署。爲所凡六：中爲明遠樓，四隅爲瞭高樓。其靚嚴高廣，視舊有加。諸校舍則易板以甓，覆之瓦，其數增舊。諸庖湢咸具重垣峻墉，自簾以外、闈之内，胥焕然鼎新云。受功時，余曾偕敖使君登明遠樓觀焉。周環四顧，覘諸匠梓塈者、茨者、圬者、墁者、髹者、汲而爨者，丁丁登登，囂囂僬僬，並手偕作，日無慮數千百人，蓋經年已。計諸值，費帑金七千緡有奇。因相與咨嗟，歎曰：「國家所爲求士計者，何若斯重哉？吾儕咸由此進矣，而不一繹思，豈夫耶？且士自束髮列黌序已，復其身，高等者餼之。三歲一比，比中費當幾何？率養千百人而致一人也。由此進上公車，則有司豐燕飭幣，樹坊表，資計偕費。即一人計之，又不知幾何矣。夫逆旅之人，授之壹餐，篤衷者終身德之不忘。士初與齊民齒耳，諸費貲咸齊民胼胝拮据，萬方苦辛所共者。而一旦取爲諸士，費國家意指，何以哉？誠思之，當不忍重負矣。雖然，士惟不自負也，而後能不負國家。士負國家者，終自負也已。余頃行部，蓋重有感焉。初經中立、安國、願中、仲晦諸賢之里，式而低回者久之。或指其祠墓所在，心惕然思已，諒諸人士有同然也已。過蔡、章輩墟基，則私衷憤然仇視之，不顧而唾，度其裔胤有存，或亦羞祖之者。此其幾何以哉？其思其斁，不在名位顯晦

間矣。諸人士式重思之，由此以進，薦躋崇膴，當審所處。即不偶而困滯，此中猶有所自樹也。陸敬輿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士誠有所樹，即隱顯殊軌，均之爲不負矣。彼負國家以自負者，原所學者盭也。閩人士其尚蚤辨哉！」

涇野逸事記

先生官南符卿時，以進賀北上，取道懷慶，訪中丞栢齋何公。公故清貞高蹈人也，與先生雅厚善。先生比至公館，則屏騶從，徒步往候焉。何公家居無一應門者，先生自扣其闔，何公躬自出啓門，相見歡甚，爲雞黍延款，竟日話平生。各扣所新得已，何公問謂先生曰：「方外黃白術，子信有諸？」先生曰：「非我所知也。」何公曰：「方以外實亦有此。吾試爲之以諗子，如何？」乃起入内，

發笥取藥一丸如粟，噏口中出。夫人爲供爐具于屏後，公授持置堂中，取黃銅一鍰，置爐内，自舉篷然火，相視銅液，則從口中取藥點之。藥入，忽如蟬鳴聲已，用灰蓋之，少頃，發視，果成白金矣。先生異之。何公曰：「吾以術授子，以成子廉可乎？」公辭曰：「吾方受禄于朝，安用此？惟兄在山林，可藉是朝夕耳。」歸以語媚友，子弟側聞之，恚甚，因竊先生圖記，作書懇何公授術。何公授之，子弟如其術煉藥，竟不成。嗣先生至南中，間以語霍文敏。文敏北上時，特迂道訪何公求術。何公大噱曰：「吾素以呂子木比君實爲平，無妄語也，乃今亦爲妄語耶？」云云。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墓誌碑銘

明福建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胡公墓誌銘

公諱直，字正甫，學者宗之，稱爲廬山先生。胡之先衛國公贇，繇金陵徙吉，子三：長覇，居廬陵；次貞，季陽，居泰和之南岡。至屯田員外郎衍始著。衍幾傳至大，始徙今義和田，幾傳至子忠。忠子三：長雅，登明永樂丙戌進士。季和。和子四：仲哲，寶坻司訓，有儒行，是爲公高祖。生爾極，爾極生行恭，號謙齋，事行具宗伯歐陽文莊所爲誌。子三：伯即公父，諱天鳳，號晴岡，以公貴贈刑部員外郎。晴岡公故志學，晚益篤信文成致知之旨，語在公自撰世敘中。配周氏，封大安人，以正德丁丑八月十六日生公。

公生而穎慧不群，謙齋公心奇之。齔齡即嫺古文詞，年十六，補邑庠弟子員。嗣晴岡公即世，家窘甚，周安人抗節孀居。公煢煢茹苦以養，故負才不羈，慕古孔文舉、文信國之爲人。詩文則欲與何信陽、李北地方駕，而著論駁文成之學。歐陽文莊公傳文成之學者，倡道里中，知公爲任道器，屢招之不往。嘉靖壬寅，始因友人固要往謁，文莊一見，喜曰：「子來何晚？」維時文莊與同志講《論語》「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謂惟仁者有生生之心，見人善，若己有之，未嘗有作好意，故能好人。見人惡，若瘝在躬，未嘗有作

惡意，故能惡人云。公素性嫉惡嚴，聆之，惕然有省，始執弟子禮。顧任放習未格也，文莊語以立志曰：「明明德於天下，是古人爲學之志，而其功在致良知。」又曰：「惟志真良知，自無虧蔽處。」心契其語。又一日，文莊歌「欸乃聲中萬古心」之句，豁然若覺，而嚮往志益鋭。癸卯舉于鄉，甲辰下第。時自省，多忿多慾。好文詞之癖，勉自克制，而不能恒也。飄然有遐舉離世興。丁未，因友人往訪羅文恭于石蓮洞，居月餘。時聞其歸寂旨，不甚契。而日炙其精神，日履束有感發，乃北面禀學焉。戊申，寓韶州，因病問禪於鄧仲質，爲休心息念之學。久之有見，喟然歎曰：「宇宙實即吾心，天地萬物原非外也。」病由是愈。益究心出世之旨，日有所悟，而疑儒學有未盡。時晤越錢緒山，以所見就參之，無當也。既歸，念其父大事未襄，母大安人仰事不慊，意怏怏無以自遣，始隱隱有儒釋旨歸之辨而未决。

己酉，與計偕浮彭蠡，值風濤，舟幾覆。不動，自謂得禪定力，以質於文莊。文莊曰：「可以爲難，仁體未也。臨危不動，而又能措畫相援拯，乃可爲仁。」公頷之。時亦未深契。庚戌，館興化，盡聞心齋先生之學，服其傑出，而獨恨其徒傳失真。癸丑，又下第，同志從臾仰禄爲養計，乃勉謁選，得教句曲。公時席出世見，而又負高氣，處上下多窒，每自疚。已因課博文約禮義，舍然思曰：「此孔、顔授受旨也。」日夜默求，忽恍然有悟，遂著《博約説》。意謂儒先以窮物理爲博文固非是，近儒致知之説，承學者以知之變化圓融者當之，而不復知良知之有天則，亦誤已。約禮云者，約諸吾心之天則也。且即告顔子爲仁，而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蓋視聽言

動皆文也，而禮即在其中，無内外，無先後也。自是用功益密，酬世應感，咸得其理。而上下亦相安，始契前聞文莊仁體之説爲確論。嗣以正之荆川唐公、大洲趙公，益自信。公之學至此蓋三變云。乙卯，聘校河南鄉試。丙辰成進士。初授比部主事，時時聯余暨盱江羅惟德、安成鄒繼甫輩，昕夕切劘，分誼即昆弟不啻也。越己未，以秩滿得贈父晴岡公爲員外郎，母周爲大安人。時分宜柄政，慕公名，欲羅致之。婁招之飲，公胥以疾辭。因銜之。會予以職事疏彈銓部事，語侵分宜。分宜疑出公謀，因出爲楚臬僉事，領湖北道。公過家，以博約旨質之羅文恭。文恭初未深領，既在楚，文恭貽書曰：「吾於子博約説洞然無疑，斯道其有興乎！所貴足自信耳。」辛酉秋，余被命巡西夏，偕仲弟子庸，晤於漢江之滸。時公學以無念爲宗，舉以叩余，弟子庸曰：「吾學以不容已爲宗。」公數領之，語在余著《漢滸訂宗紀》。公治湖北，一以學爲政，興教章賢，省賦懲墨。有苗内訌，薄城，公伏奇襲之，俘獲甚衆。分宜子銜公不置，嗾楚兩臺百計擠公，卒不可得。分宜敗，晉四川參議，擬疏辭新命，祈久任。秉政者格未上，乃如蜀。公治蜀如治楚，創水利，復流民，授計討逆苗，此其勳之鉅者。是時，蜀白蓮教煽起，孽黨幾遍三川，而上川一路獨寧，以其化教章而約法飭也。丙寅，簡晉本省督學副使，緝《正學心法》，以倡多士，要旨歸於求仁，蜀人士因有興起者。無何，念周大安人甚，遂疏病乞歸，歸侍大安人晨昏。暇則以樹人善俗爲己任，四方來學者益衆。

隆慶己巳，與友人相期習静山中，作《閉關録》以自警，略曰：「近壯聞學，今踰艾矣。

生平忿慾、矜名諸病，今反觀尚未盡瘳。所以然者，猶是依違在形骸上取滋味，而不信有不依形之天味也；向世界上争勝負，而不信有不着世之天勝也。自今决志濯江漢、暴秋陽，無蹔頃不與天游，庶幾實見性命可以全歸。」蓋自盟其獨如此。時興化李公柄政，而江陵張公、内江趙公俱在政府，雅重公，而臺省薦剡且日至。于是詔起督楚學。至則寓書三公相規勉，大意李則進以任，張則進以仁，而趙則進以用《易》。三公俱報書謝，而趙公時以戆直去國，特書咨嗟感歎，謂蚤得公書，必不至悻悻如是云。公教楚士猶教蜀，著《志訓》，伈伈偲偲，期偕之道，不屑屑校藝間也。庚午夏，期余晤于赤壁，因與連榻，其商證語在《知命説》中。維時已擬内召，而新鄭秉銓，入奸俠譖，竟以常調，晉廣西參政。府江之役，公實畫之，萌連跡疑者，悉力爲白，所全活甚夥。萬曆癸酉，晉廣東按察使，監鄉試，録多出其手。其年冬，入覲過家，省大安人，病足在第。公勉就道，至臨江，憂思成病，遂懇疏乞養。時江陵柄政，因寓書規之：「一曰正聖功，二曰豫人才，三曰培元氣。念雖决退，不忍忘國恩」云。既得俞旨歸，侍大安人，晨昏不離側。丁丑，大安人病，公侍藥，視溲溺，拊摩抑搔，不以假女奴。居喪始終，情極哀，禮極易。既禫，建舍覺山下。群弟子紹脩孔業，相羊槎溪武姥之間，將終焉已矣。遇今上更弦，嚮意耆碩，而臺省薦剡又日至。甲申冬，特詔起福建按察使，蓋以原官爲重用之階也。其時，余亦起官内臺，從臾於中。而同志友羅惟德、鄒繼甫俱以大義督趣於外。公不得已，勉入閩，還檄意明進退義耳。牒數上兩臺，兩臺知上有嚮用意，不允。公日坐私署，猶披積牘，檢

中法不應死者數獄，手署平反之。越月，夜夢至人引以至道中，有無欲濯濯，秋風回首之語，曰：「余於人間世盡矣。」翌日，神色微變。門人在侍者問師何言，不答。家人請後命，不答。良久顧曰：「文公云：一片若常存也。」頃之，僚貳錢、劉兩公至，猶正襟端坐，張目舉手揖二公已，翛然而逝。己酉五月二十九日也。

公性孝友，撫弟姪愛加于子。於師友無間，存歿隱顯，恩義篤至，加于天親。其至性天植，而學宗盡性，故然與！公自有聞來，有《鞭後録》，有《補過日録》。辛未歲，著《困學日記》，晝一念，夕一夢，少盭于道，即訟爲己過，密籍記以自箴。癸酉申之，甲戌又申之。歲壬午，又有《翊全録》。其要以盡性至命爲宗旨，以存神過化爲工夫，而以绝慮忘言爲補翊，故曰翊全。甲申歲，又爲文自矢告天，志益憤，詞益懇矣。其文與諸籍皆藏之巾笥，即子弟門人鮮有窺者。逝後發笥乃始得見。門人天官郎鄒元標、京兆理蕭元岡敘傳之。所著詩若文凡十數卷，門人學憲郭子章彙曰《衡廬藏稿》，業已梓傳於世。晚著《大虛軒稿》、《求仁志》。而《衡齊》八篇，則專明學的，以待後學者。瑯琊王元美氏、洪都張明成氏敘述之矣。

配蕭安人，生子一，即順，邑庠生，娶張氏。孫男四：長士統，聘符丞陳昌積孫女；次士紀，聘督府參軍尹重女：俱妾王出。次士經，聘蕭永業女，妾敖出。次士綸，聘鄉進士曠驥女。孫女二：長聘陳進士秉浩冢男，次聘庠生蕭九韶冢男，俱妾張出。順將以戊子某月某日葬公于預所營吉水之龍家原。

先是，郭學憲自蜀以狀來徵銘，時順復走使趣之。余因檢公生平而涕泗横下，不能

禁已。蓋曰天地之所以不毀，而世之所以乂安寧平者，以斯道也。人參三才，而爲天下萬世立心立命者，以躬斯道也。世囿於道而不知者衆，然藉聖賢之教以範圍之，於道固無恙也。彼以知道自命，而故決裂播蕩焉者，是以道爲玩，而視天地民物爲不相涉，其自待亦薄矣。予取友海內，獨欽公之於道也斤斤焉、廩廩焉，如護拱璧，如肩鉅負。辨析於毫芒，而兢兢於屋漏。聞吾黨一言一行之不軌於道者，輒攢眉捧心，若朿蒙刺，若天方墜已。彼哆譚上乘法者，見以爲未達，或姍以爲鈍也。由余觀之，彼所自負而侈然謂有得者，公蚤已能及之。顧恒懷靡及而不自以爲得也。乃公之日省時敕，所謂忿慾矜名云者，故彼所時有。彼悍然安之，而公不肯自安也。至其敦倫盡分，是不可已矣。彼以爲情緣塵迹而已，之公則以是爲性，真不容已，不肯自已也。是故勇媲子厚之逃禪，而尤屢莊周之鞭後；悟埒敬仲之見大，而不忘閱道之告天。蓋誠見夫道通天地民物，而所以立心立命者。若有所受而不容諉，若有所督責而不容一息懈已。於乎！斯其自待者爲何如哉？余惟公終生屹屹，畢志任道，其宦業文章，乃其餘也，故不具論，直據公所自述《困學記》與《全歸録》者，稍省徑之爲誌，而系以銘。

銘曰：困而學兮成功一，全以歸兮能事畢。力肩斯道今始息，予掇所述銘厥室。一言無慙幽可質。後世有考焉其在是。

明河南按察司僉事鄒伯子墓誌銘

萬曆辛巳九月廿九日，鄒伯子卒于家。余時宅憂在里，訃聞，哭之慟。越甲申，余起

官中臺，至都門，接其仲大史溥，感念伯子，相視潸然，涕數行下。非爲情好也，蓋有喪予之痛云。嗣大史著狀，以誌銘請，予曷忍辭。按狀，伯子諱德涵，字汝海，聚所其別號也。其先系出幽州范陽，後家宜黄，徙永豐，已徙安福。曾大父易齋先生諱賢，弘治丙辰進士，仕致福建按察司僉事，配周宜人。大父東廓先生諱守益，正德辛未南宮第一及第，仕至南京國子監祭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配王淑人，繼配李淑人。父穎泉先生名善，嘉靖丙辰進士，仕至廣東布政司右布政，母陳恭人以嘉靖丙戌五月二日生伯子。伯子生而穎特，文莊公心奇之。自齡年即養以聖功矣。甫髫，補博士弟子員。穎泉公既成進士，官比部，以伯子從。余慕穎泉公家學，于同年中心獨嚮往，時時偕羅惟德、胡正甫輩相與切劘。而穎泉公準古易子誼，令伯子受學于予，蓋伯子時已脉脉嗜學矣。戊午歸就試，遂得與計偕。文莊公賦詩，勗之尚友千古云。己未，上春官未第，卒業大學。海内譽髦士多從之，結社脩博士業。余季力亦在社中，其督誨規切之者，不殊同胞。遇諸寒素士，與諸貴介子一視之，藹如也。余數過其社，覩諸貴介子與寒素士伍處，人人各若色自見者。竊歎居之移氣若此。而伯子顧獨渾如，見者不辨爲何如人。余間與伯子曰：「諸以居移氣，子氣不爲居移，誠加人一等。顧不思居廣居耶？」伯子憮然，益鋭志于學。越丙寅，余典學南畿，寓書招之。至，適余仲理亦來省余。伯子時學猶緣名理自攝。余時提激之，慨然思徹性源，間以疑質余仲。仲不答，則大奮曰：「吾獨不能心參而向人求乎？」歸邸，鍵一室，静求者踰時，未有解，愈自刻勵，至忘寢食。一日，來

見余。余視其貌癯甚，知爲學憤也。漸啓之，復屬楊生希淳，焦生竑與居，昕夕商訂。一旦霅然，忽若天牖洞徹，本真自信，不假湊泊，不煩矯揉，即顯即微，即夷即玄，自是其氣鬯然，其文蔚然，其與人爲善之機益勃勃然。蓋昔人所謂此理已顯矣。會穎泉公督學齊魯，伯子往省。值仲溥在宦邸，相與密參顯證，仲亦大省，于時嘐嘐然直當孔氏正脉。宋儒以下弗顧已。穎泉公乃簡齊魯髦士，與盍簪伯子，因以孔氏求仁之旨，肫肫誘掖。諸髦士由是彬彬興起，至今仁賢踵接，識者偉穎泉造士之功，伯子寔有力云。己巳還里，則日與里中士紳孜孜明學。里中故多先達宿學，伯子以當仁無讓。或目爲狂，伯子曰：「吾誠狂，孰與爲鄉愿耶？」久之，里中英傑益相孚契。如孝廉劉調甫三五輩，嶽嶽自樹，咸多伯子引翼焉。辛未，將赴南宮，謂其仲曰：「吾于宇内人豪，獨傾心大倉王公。第得王公與校，吾遇矣。」是歲，果王公分校《春秋經》，得其文，大賞，薦置高等。廷試賜二甲進士，試政工部。王公時引與參訂學旨，若不以門下士畜者。無何，從祀議起，伯子上疏，極言文成應祀。狀中所稱述文成者，蓋最得其大云。甲戌，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治獄詳慎，輪守犴狴，值沍互寒，善視囚蓐饘，禁吏卒一切痛苦囚者。尚书嘉其才，遴閱部章奏，殫心佐尚書理，多所平反。二子從宦邸學，服食麤惡。嚴冬，手足不免皸瘃。僚友諸爲不堪。伯子固安之，家風可知已。時余起官符臺，伯子時時招引海内英賢，與余資切無虛日。及今布列中外，燁然著聲者，十九伯子所論交也。時方嚴學禁，而伯子顧任道益力，求友益愍，會同邑劉、傅二臺史，先後疏上迕相國，而劉疏詆相國益

甚。讒者謂疏出伯子手，相國深銜之。尋遷陝西司員外郎，遄出爲河南按察司僉事。主屯鹽郵傳諸務，殫精劈畫，省郵費幾萬緡，著爲令，民永便之。乃御史某承相國意，欲中伯子。季力聞之，謀解于司空李公。李公雅重伯子，亟寓書營解。御史立致李公書于相國，相國大恚，李公由是予告歸。御史竟疏論伯子，詔下，鐫秩一等。伯子遂飄然歸。歸而與其仲暨諸子姓山棲，矢志大肆力于學。予數寓書以萬世業期之。無何，病，遂卒。嗚呼痛哉！

伯子配賀氏，邳州守世采女。子二：長衮，娶劉弘學女。次衮，娶少參萬一貫女，繼某氏。二孫，女四，俱幼未字。衮、衮以壬午九月廿六日葬于其山之兆。余惟孔氏學旨歸于求仁，學不識仁，而師友道喪久矣。文成崛起，首倡致知之旨。于時信從者如雲。乃文成没而承學者或宗樂體以爲自得，任放而踰矩；或耽虚寂以爲精深，沉空而離實；或矜知見以爲高玄，溺妙而斁彝，何多歧也？乃文莊亹亹循循，言戒懼，言志矩，言即三千、三百即發育峻極，言庸行庸言即精義妙道。於戲，兹非孔氏之正脉也與哉！

世言文莊以一代碩儒魁天下，躋清華而折節于文成，定師友交爲難。余謂終生不悖師，俾孔氏之正脉不墜者，此其功在萬世尤難也。穎泉公克繼厥志，尚友盡宇内矣。乃不以予不肖，而猥令伯子以文莊之所事文成者事余。嗟嗟！余豈其倫哉？顧余雅與伯子相切劘者，無非文莊之所受于文成者也。余近于文莊之學，信之加篤，方期與伯子共明之，而伯子已矣。豈不痛哉？夫姚姒以君相爲仁，而仁覆天下；洙泗以師友爲仁，而仁流萬世。子輿躋陋巷之子于禹、稷，

有以也。鄒氏世篤玆誼，仁之所流遠矣。是不可以無銘。

銘曰：明興化洽，道在姚江。良知一揭，如炬斯煌。咄咄燐熘，紛燿舛馳。不有正覺，疇醒群迷？曰惟安成，獨秉宗傳。求仁志矩，孔脉以延。矯矯憲僉，承考率祖。如孔有伋，繼志繩武。伋也云殂，《中庸》編在。奕奕瑤裔，滋昌以大。青原鬱鬱，螺川湯湯。文在玆矣，死也不亡。

明提督雲南學校按察司副使劉公墓誌銘

友人劉公卒，既葬矣，其孤世棟持南昌守范君狀，抵余泣曰：「知先子者莫如先生，先生幸一言，納之壙中，勒永永惟。」余與公同鄉國，同舉進士。又相與同志斯學，習公深者，誠無踰余。誼何忍辭？乃拉淚爲誌。

誌曰：

公諱應峰，字少衡，號養旦。蓋取平旦語以自警云。其先安成人，晉、唐間，世爲大姓。至宋有傑者徙茶陵，而茶陵始有劉氏矣。傳二十三世曰學存，爲公高祖。學存生宗玉，宗玉生洽，洽生公父憲訓，以公貴封承德郎、吏部文選司主事，配陳氏，封安人。吏部公質行爲里人祭酒，年四十亡。子禱於衡山，有異夢，生公，遂名焉。公自爲兒時，秀目好膚，澤骨隆起。甫能言，告吏部公曰：「兒夜夢一老人稱孔子，挈兒手以登天，驚而寤。」而吏部公已心奇公非常人矣。十歲就外傅，聞諸老生有譚江門紹興之旨者，公脉脉如有當。時吏部公商遊荆、郢間，公昕夕南望則出涕。母安人見而詰之，匿不以告，懼母憂也。年十五補郡學生，益揖志學聖賢學，不欲矻矻作諸生語。嘉靖己酉舉于鄉，

兩上春官，不第。聞吉水羅念菴先生講學陽田，遂裹糧而受業焉。既造語合，于是悉屏外慕，沕然内脩，而羅先生亦謂公甚解，吾有望也。成丙辰進士，除南昌令，徵入爲吏部稽勳司主事，歷考功文選。用浮言改户部，陞南膳司郎中，江西布政司參議。予告。起補粤西，擢雲南提學副使。又予告。

初，公爲南昌也，邑故棼劇，稱難治。獨公以鎮定剸之，事縷縷就肯綮已。弛一切不急，便宜民，民頌藉甚。翁按察使大立者，聞公名，夜微服，入槐棘下覘所爲訊狀，心款服焉。翌日，以語寮佐，大稱賞。而御史徐公紳輩僉以異等遇公。一日檄公清衛尺籍。公覃精剔刷，亡少假。奸狡不便者群聚而譁于衢，左右皆震慴，公不爲動，下輿片言格譁者，卒論如法。而監大夫以下，則又大驚，各啨嚄，以爲不如也。既以治行第一入吏部，而諸曹郎羅近溪、胡廬山、鄒潁泉及不佞在京師者驩，就公促膝論學，往往至夜分，稱莫逆云。比公爲銓郎，長者雅重公，待以爲政。而公廩廩三尺，嗜進者多恚公。會分宜敗，而恚者摘故江西監大夫不應以南昌倉地媚政府，併中公，實於公無與也。公亦不求白，第默默。調户部，量移留曹。而留曹屬稀簡，諸同志居間過從，商搉千古，公所得益邃且弘矣。公自爲令暨爲郎，兩分典江西、應天鄉試，所得雋爲多。既參藩江西，而念二尊人年高，再疏乞終養，得俞旨，歸而奉甘毳二尊人。二尊人樂甚。公雖起家二千石，乃其俸所入，悉以賑諸弟、宗族，囊不着一錢。已搆數椽西山中，讀書其間，其學益充然有所進，四方學士從公者至數百人。公所著作及與胡廬山、劉調甫相印證語，具在集中，不具論。

今上改元，公在告。按故事：親終乃起。乃朝廷特重公，詔舉養親有聞望者，而公以原官起左江分守，蓋異數云。公疏辭，而當塗者亟欲用公厭天下心，督就道，公不得已之任所，爲劈畫地方利病。瘁厥心，而尤興起士類，孳孳不倦云。獨深念二尊人，夜不成寐。既遷滇南學使，復疏乞終養，且貽書執政。執政重違公，公得請。時學士大夫以講學爲諱，公歎息久之。日與諸門人講學不輟。亡何，居吏部公憂，哀毁如禮。會有詔搜耆舊在山林者。而臺省交薦公，海内冠蓋之士望公如鳳麟，度不次徵。去，乃忽病。病劇，呼大安人曰：「兒夜夢念庵先生邀兒訪友山中。先生年六十一，兒今亦六十一，殆不起矣。」病益劇，猶口誦大傳「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其門人有出涕者。公舉手謝曰：「一盡便盡，更復何慮？」已，語諸子曰：「吾亡他長，第平生無一不可與天知，無一不可對人言耳。」遂卒。是爲萬曆丙戌二月二十五日戌時，距生嘉靖丙戌五月十二日酉時，年六十有一。以十月二十二日葬州城南渡之陽。配鄧氏，贈安人，繼配張氏，封安人。子四人：世棟、世樞、世楷、世標。孫男某某，曾孫男某某。公學主實踐躬行，其引掖流輩，最懲虚見。余往在留都，間舉心齋王先生語以開示學人，冀有悟入。公聞之，寓書規余，大略謂：「世之學者多喜高簡疏曠，其流將猖狂而不知檢。願公爲流弊豫防云。」余深頷之，語具報書中。即今目覩世學之岐，爲慨滋甚，憾不能起公九原，相與爲斯道一振旗鼓也，悲夫！公晚年充養益和粹，其氣盎然見顔面間，學者以爲有延平氣象云。系之銘。

銘曰：萎者天邪？纍纍者阡邪？

亡不亡者，名猶荃邪？

南京大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稚川王先生神道碑

明興，正、嘉間，豫章多鉅儒，爲正學秉宗盟者。余心切嚮往焉，而憾未胥及其門。所及摳趨而嚴事者，獨稚川王先生云。先生名材，字子難，稚川其別號也。按狀，系出大原。宋建炎中，有進士曰迪者監場務南豐，因家焉。再世徙新城。五世祖曰益，倅無爲州。高祖曰灝，以鄉進士教授河間府。曾祖曰鼎，祖曰達，司訓建德。父曰禄，令平和。世廟初，以上疏議大禮及建儲事就逮，免，後以先生貴，贈中憲大夫、大常少卿。妣包，贈恭人。繼妣曾，封大恭人。

先生少穎異绝人，甫冠，舉嘉靖戊子鄉試；辛丑，成進士。丰儀峻整，識者目爲公輔器，而文藻煒然。以是被選爲翰林庶吉士。癸卯，授檢討。先生故多誦，比在史館竟學，學益洪博。然獨紆意經世大畫，不屑競浮靡。乙巳，預管誥敕，脩詞簡重爾雅，得王言體。已預脩《大明會典》，以精敏推。丁未，預同考會試，稱得士。尋以中憲公憂去。壬子，服闋還朝。時分宜柄國，雅器先生，多方羅致之，以相引重。而先生竟不屑附，乃遷南國子司業。越乙卯，始改北。先生之教成均也，申功令，崇本實，程矩謹嚴，士靡佻達。乃有死喪患難者，則存恤惟周。居北雍，輯《大學志》，典則森具，足鏡來者。時容城楊仲芳坐論糾分宜忤旨，當罹法。先生因門人王元美言營救之。引義諷分宜切至，事幾解，尋以他間中變。時分宜子重用事，心銜先生。丁巳，遂遷南大常少卿，蓋遠之也。越辛酉滿考，始陟爲其長。壬戌，乃以寺卿

管國子祭酒事。無何，分宜敗，言者左閒救仲芳事爲不利于仲芳也，彈連先生，遂免歸。先生既屏居，絶意仕進，然未嘗一日忘主恩、遺世故。嘗哀次閣臣所記御劄爲《館記》，以彰肅皇明聖志追慕。又嘗假邑志以寓經世之蹟。至今讀其書，遺略可想也。又取高皇帝彝訓敷陳之，爲里諭。出家藏書千帙，貯之學宮。割腴田，資士人。業之，其教家也，創先祠，置墓田，祠事有規，家有諭，族衆範之肅如也。戊寅，年始及傳，作邁詩，言邁録，條治命甚具。壬午，營壽藏北田，曰：「吾遊息處也。」甲申七月廿五日，先生卒于正寢。病且革，神志如常。前一二日，猶與友人言學不倦，間道古知命達生者流以見志。屬纊時，以墓中之志屬宮詹張明成甫，而以隧道之碑屬予。予何忍以不文辭？夫先生宦業，見成均居多，余實躬承之。余初釋褐時，會先生在北雍，其立朝風節與救楊仲芳事，所覩記也。先生之淹留京，余尋承乏督學，則又朝夕承事矣。暨余有撫閩之役，迂道省先生里第，則又得觀所以教家化俗者。乃先生不予固留之信宿而質學焉。因罄生平所得，著之簡編者，悉授余。嗟，先生之心，期于余者遠矣。竊惟明學，自江門開先，至姚江而寖以章明矣。先生蚤歲即有志焉，時求諸其承傳者無當也，乃受學於關中文簡吕公。公故篤行君子也。先生提躬制行，一準其繩矱。然於姚江要旨，亦殫心究討。故其學以克己为宗，以慎獨爲要。晚而詣益弘邃，居常鑒世。勤考索、務緣飾者，靡離而亡本；崇省徑、狥機靈者，虚高而無實。此訓言所爲作而申之，以教成均者亹亹也。

夷考先生之履，養盡孝，喪盡哀，祭盡敬，撫弟盡友，睦族盡仁。至於取與之介尤

嚴。所舉士以贊進則辭，其攝局隸金則辭，當路爲營第樹坊表則辭。諸世習爲故常者亦裁以義，它可知已。所藴雖未究用，跡官奉常，時因倭警，條城守；比家居，因廣寇議屯營，與夫勾伍更繇諸擘畫，咸便民而不盭時宜，其致用之槪又如此。或以長生之説進，則詆之爲貪慾，曰：「寡慾以養生，脩身以俟命。吾學也。」或諷以讀佛書，足解縛，曰：「吾故無縛也。」巫覡、浮屠法及堪輿、日者諸説，一切不入於心。於戲！先生之學，可謂實且正矣。先生生正德戊辰正月六日，距卒之年，春秋七十又七，壽幾耋矣。翛然而逝，雖謂之全歸可也。彼鰓鰓宗二氏之教以自詡者，竟如何哉？嗟夫！先生可觀已。先生行足爲世程者，故未可殫述，大都具鄧孝廉狀及宫詹誌中。予特槪先生所學大指，揭而銘之，以詔來學。先生相屬之意，或在斯與？

先生元配鈕氏，封恭人。繼楊氏，再繼吴氏。子維熙，國子生，側室黄出，先公卒，無子。時先生以季弟木之子維炌爲後，聘張冏卿女。女五：鈕恭人出者，適鄧經歷子澣；側室陶出者，適南城吴比部子惇崇；靳出者，長適涂朝賀，次適南城范州守子梆，今以貞孝聞，次適江經歷子伯沂；陳出者，適南城鄉貢士子紹文。女孫四：長適涂朝元，次適范庠生熹，次適吴州守子可傳，次聘陶州守孫行堯。所著《念初堂集》若干卷，行于世。

銘曰：於惟聖學，迺于明興。杲然中天，如日之昇。云胡承學，以智舛馳。舍此周行，而騖它岐。卑者儚儚，靡著靡察。高者盱盱，❶末由檢押。猗與先生，崛起

❶「盱」，原作「肝」，據文義改。

黎川。稟學關西，益光其傳。楷茲度矩，率履不越。厥中弘深，厥外肅括。人惜先生，蘊豐施約。天豈靳之，俾振孔鐸。進陶成均，退範丘里。亹亹庸言，峻防邪哆。壽幾耄耋，翛然還化。順事没寧，乾坤旅舍。維念厥初，乃令厥終。咄彼蚩蚩，異教是宗。北田之丘，墳如罣如。咨爾來學，瞻此省諸。

廣德州祠碑

余不敏，於文成先生之學，篤信之若此者，非歆其微言奥論足發前賢所未發也，第聆其一二謔語謾談，便知先生之毛孔膚竅皆靈透矣。非歆其文章璀璨，膾炙人口，第即其發教公移，便知先生神情睿智貫徹于盜賊孺稚矣。抑非歆其功業掀揭寰宇，大用顯行，第即晚年省身克己，益密益嚴，便知先生之真脩實踐可法可傳矣。乃若先生及門諸賢有得者不尠，顧實承宗傳，秉正印者，余惟歸心東廓先生一人而已。蓋自文成没，而承學者或宗樂體以爲自得，乃先生諄諄言戒懼；承學者或耽虚寂，以爲精深，而先生則曰「洋洋發育峻極，不是玄虚」，即寓之三千、三百；承學者又或矜知見以爲玄妙，而先生則曰「庸言庸行，有餘，不敢盡；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諸如緒論。余早年聞之，未之深省，以爲名理常談耳。今行年六十外，涉世之久，目擊承學之弊之衆，始惕然深識先生之苦心。恒誦諸語，以爲確然孔、孟之嫡脉，聖人復起不能易者。第恨不能起先生於九原而稟學也。維時年雖遲暮，矢服膺斯訓以没世耳。惟昔嘉靖中，先生以大史左遷于兹，孜孜以文成良知之旨開示來學，聲教暨於鄰封，興起者頗衆。嗣余督學駐宛陵，距

先生去之日已歷三紀，風韻猶存。竊咨歎曰：「藉令先生當年直陟揆席，如此功化此中，何可覩耶？」彼勢位燀赫於一時者，視先生所留孰多哉？ 顧願承服其學者深味先生斯旨，以身發揮，不眩鶩於近世之異説詖論，令斯學寖昌寖明，庶所以俎豆先生者不虛也。

祭　文

告彭東峨

憶余與君婚姻之議，實惟戊申之春，時子若女俱尚未育也。已而公既生女，余尋得男，天實命之矣。 玆吾兒齒幾弱冠，而女年亦及笄，將尋久要之盟，用永宗祊之托。 媿六禮之未飭，特一德之聿同。 雖敬戒之訓未承，顧我擬效□□之祝。 幸蘭臭之言尚在，屬兒勉承元晦之傳。穆卜良辰，預伸言定。謹告。

祭胡廬山

於乎！ 公之逝也，三更寒暑矣。今胤子順暨門弟蕭元岡、周應鰲以墓誌請。予因檢公生平而涕泗横下，不自禁已。蓋覩世學喧豗，斯道靡宗，憾無能起公九原，而相與扼腕浩歎也。玆其悰口悛悛不能道詞，誌末略具已。蓋以質之幽而俟之後也。惟公生平，即隱念纖慝，不肯自瞞。予安忍以一不情語，累公於冥冥中耶？ 惟公蚤歲，負才不羈，乃揖心於文莊、文恭之門也，以聆其語、炙其行，有所感省而後定交，非若世之汎汎然係籍以就聲也。中變而爲休心息念之學，浸入禪那也，蓋藉筏以登彼岸，非眩志於因果，没溺于出離之説也。已復逃禪，卒歸之

正也。以行有不得，心有不安，始解博約之旨，而信天則之不可踰，非聲聞見解，又避禪之譏，而艶儒之名也。晚而盟心矢志，期於全歸，謝世味、忘人勝，而直欲與天游。是則公學之大較如是，公其首領於冥冥中否耶？乃若公之筮仕於朝也，譽望隆起，疇不以立躋華膴期之？乃至擠之外服，終身翱翔於藩臬中者，則以余之疏狂累之也。逮晚而歸休於里也，孔業是營，灰心於世路稔矣。乃東山方起，而泰山告頹，則余及二三君子實趣之也。公之門人子弟，或以此出爲公憾者。惟公所學原非獨善，余儕祇見行可，便爲天下計，不知爲公計也。昔富鄭公之出，堯夫亦勸之；楊龜山之起，張觷實趣之。天下後世，不聞以是議富、楊，亦不聞以是咎邵、張者。維今明盛，視兩公所遭何如也？君臣之義，原無所逃。簡命既臨，何忍坐逆？公擬蒞任投劾，乃其本情，而天不慭遺，俾道未得大行，則斯世之無幸，非吾儕之所能逆覩者也。公之出處，故自皭然，公亦首領於冥冥中否耶？所可憾者，惟是余學不力，無以副公之望；余文不馴，無以發公之蘊，是則所自疚自訟而不容已者。公靈在天，自應不昧，其尚有以啓余振余也耶？嗚呼！余紲塵網，公反夜臺，執紼末由，絶絃長歎，臨風遥奠，有涕如傾。公其鑒之。

祭羅近溪

繄余不敏，尚友四方。得朋之慶，獨饒豫章。奕奕盧山，峙吉之陽。湯湯近溪，派衍盱江。盧山之學，毫不放過。孔矩孟彀，率由罔墮。近溪之學，一切放下。忘垢忘净，致廣以大。余擬胡丈，企賢希聖。儼乎朝端，紳垂笏正。余擬公學，畸人侔天。超

超物表，羽化登仙。兩公之學，各就其質。惟余顓侗，僉受其益。兩公所造，異轍同趨。如彼兩輪，共翊大車。繄胡肅括，士論多歸。惟公博大，知者或稀。余惟斯道，原本於天。率迪恒性，古今同然。天道本易，易則易知。人多忽易，而鶩嶮崎。天道本簡，簡則易從。人顧厭簡，煩縟是崇。惟公知德，學宗易簡。敷衷而語，語不爲選。信心而行，行忘押檢。不學不慮，直躋聖域。致中致和，直基位育。孔氏學脉，惟是求仁。孔氏路逕，惟是同人。親親長長，天下斯平。惟學惟誨，集聖大成。志紹孔業，誰可與論，惟公智及，世鮮其倫。公兹已矣，惠施云亡。雖有郢斤，誰爲其質？鍾期既逝，高山流水，疇識其趣？我之漫出，本情求友。自蒞留臺，遲公云久。一葦不杭，胡然在疚。昔我居燕，正甫弗興。今我在南，公也遐征。逍遥而逝，没則用寧。同心凋謝，存者煢煢。瞻望從姑，有淚如傾。寄此瓣香，❶以寫我膺。乾坤微意，絜酒一觵。幽明蹔殊，千古爲盟。

祭李同野

嗟嗟湜之，吾賴子翼主道盟，延此學脉於奕世，而今詎已耶？前年喪胡正甫，去年喪羅惟德，同志落落如晨星，而湜之又繼之長逝，斯道將何寄？吾兹將誰翼耶？憶昔隆慶丁卯，間關來黄，誒我於天臺，嘗訂以適道八語，唯吾湜之冲夷和粹，穆如條風，樂易温良，盎然冬日。蓋所謂近道之資，載道之器，而體道之基者，實由於天植。吾固諒其可遠到而無難者，故復勗之以任重詣極。蓋謂見道乃能以弘道達道矣。繄世學人，聰明

❶「瓣」，原作「辦」，據文義改。

特達者立談覿體矣，耽虛見而尠實際；恂謹好脩者，履繩踐軌矣，多自封而鮮靈識。實具此見道眼者，戛乎難哉！亦各溺于其質矣。惟吾湜之汲汲皇皇，求友四方。周咨就正，躡屩裹糧。辨弗明而弗措，達忽啓于成章。所謂求道之志，任道之力，又克兼之。以故沂孔門之真諦，恢越中之遺緒。學主同仁，歸乎無意。轉見爲知，如種在地。功深于已百已千，悟徹夫不學不慮。湜之於斯道，卓乎有見，可謂具眼矣。以故宦轍所至，恩施斯溥。强教如父，悦安如母。興利除患，莫可具數。民没世而不忘，各尸祝於尊俎。所謂弘道之量，達道之才，見之涖民敷政之間者，其可睹已。欲立欲達，尤思及人。于邦于家，丕聞惟勤。始刑子姓，麟趾振振。嗣薰里閈，洙泗斷斷。乃及鄰域，有來如麇。遜矣西南之徼，居然鄒魯之濱。所謂弘道之量，達道之才，又于愷悌作人之間見之。八語之期，庶不相負。乾坤一隅，賴子搘拄。乃溘焉而觀化，吾能不欷歔長慮耶？所深幸者，有丈夫子。吾所覿面，曰惟叔氏。以似以續，流風無止。尤聞後昆，並循遺軌。賢賢親親，子兮不死。瓣香之寄，❶情不盡詞。聊承永別，臨風凄洏。❷

招梁子詞❸

永豐梁子，其意學孔，其行類俠。不理于世，斃于楚獄。余傷其無歸，且懼其爲厲爲水旱災也，因令其徒收骸爲殯，而文以招之。詞曰：

魂兮歸來，木消枝必歸根些。汝今何

❶「瓣」，原作「辦」，據蕭本改。
❷「洏」，蕭本作「濡」。
❸標題原闕，據原目補題。

存？吾試與爾具陳些。決命捐生汝何營，模孔陳跡，失孔真些。孔門宗指，曰求仁些。蹈仁而死，未前聞些。仁與不仁幾微分，吾昔與子曾極論些。大僕程子楚之英，四明錢子何忱恂，兩人視汝猶弟昆些。旴江羅子汝同門，居常目汝爲天人些。余亦知汝故不群，況復千里來相因些。金陵之邸，天窩之廬，與子鐫勉，何哼哼些。子既去余，余又移汝，轉心文些。汝心匪石，何弗悛些。塵埃識相汝何明，明珠照乘不照身些。傾萬金之產了不惜，犯三公之怒以爲欣些。庸言庸行，孔訓靡遵，舍南容效禰衡，鷙斯之黨，又頻頻些。衆惡歸爾，復何云些。吉網四張，世路邅迍些。胡不息影，逐日奔些。三木囊頭，喫苦辛些。孟博豈無，霍諝親些。余數寓書，爲汝伸些。有言不信，何處叩閽些。憶昔與子久要言，子若死兮哭汝墳些。愁雲慘月城之堙，旅骨纍纍誰與鄰些。念子無歸，傷我神些。惟子雄心，雖九死其不泯些。爾憶余言，尚自新些。魂兮歸來，異學喧豗，世惛惛些。余今思汝，驅前塵些。汝豈漠漠依莽蓁，尚餘炯炯住乾坤些。汝寧爲璧爲祥雲，毋爲厲爲妖氛些。

亂曰：方城嶷兮漢水寒，凜霜雪兮凋葦萑。問狂夫兮難久淹，導先路兮驂兩鸞。莫以遇靈均兮懷孤憤，侍英皇兮淚琅玕。斷斷章縫兮生所歡，緲緲煙雲兮死所安。收靈骨兮魂俱，極千里兮焉如？盍將把兮桂藉，謇將憺兮康居。陶鑄陰陽兮還大虛，魂兮歸來云何吁？

祭徐存翁

於惟聖學，丕于明興。皎然中天，如日之升。賢豪代作，道岸誕登。曾幾何人，能

躋膴仕。資適未逢，僉謂莫以。日見之行，曰惟公爾。如公之遇，乃展厥施。矢謨造膝，帝心以怡。手提國鈞，付公而治。帝曰汝賢，公亦自奮。恢振前摹，湔除弊政。大法小廉，不詔而聽。部事還部，公論還公。威福大柄，還之九重。夙夜吐握，以人爲忠。逮今海内，琅琅琬琰。匪自爲材，由公括檢。公用則行，公退斯斂。晚建國本，蹇蹇匪躬。受遺一詔，惻怛舂容。衮衣東歸，善始善終。亦有賢豪，思茂其烈。韓、管爲工，濂、洛爲拙。豈無近功，輿情靡協。固知公業，前後寡倫。道豈在多，曰惟用人。休休斷斷，古之大臣。嗟余小子，疏狂忤時。藉公翼覆，幸免坫危。猥授余鐸，永矢心期。嗣余懇公，補外自效。公報書云：政不踰教。賢者賢乎，成賢者較。余懼重負，載懇還里。公曰河清，繄誰能俟？吾兹老矣，安能舍子？

已公謝政，余亦歸田。跡跡雖睽，心神則聯。仔肩斯道，督勉惓惓。客冬遣弟，拜公于室。公曰我老，相見無日。惟學兢兢，生死如一。斯言在耳，公也何之？士乏刑範，國亡蓍龜。皇心震悼，朝野涕洟。惟孔若孟，救世之志。越二千祀，鬱焉未遂。公今大行，夫復何慨？嗟惟世學，日漸多岐。宗盟云逝，疇訂群疑？爲兹長慟，匪哭吾私。

祭李義河

嗚呼！古稱大臣者，斷斷休休，容才好德，斯爲上矣。顧柄自我握，事任已施，抑何爲而不得？乃若用舍由人，好惡在彼。而天地倏閉，賢喆迍邅。欲爲之殷庇曲解，委蛇調停其間，此其爲力誠難也。文範之於漢，明道之于宋，可覩矣。嗟惟我公，其丁萬曆之六七也，則何如哉？當事者方負蓋世

之才，操獨運之柄，思行一意以就治功。乃天下所謂英賢烈士者，各執所見以相抵，而附厠之蠅、吠沽之犬，遂群起而乘之。當是時，公不難以意異而沽直道之名，亦不難以身退而樹高尚之節。其隱忍遲回，冀一言之售，庶幾植三五仁賢于天下，以爲斯世斯道耳。此譬之颶風狂作，波浪滔天，而長年三老尚爾揚帆鼓柁，前往靡退。蓋以鎮同蕩者之心，而免於溺也。故一時英賢烈士抗危議，明正誼，不憚斧鉞之誅者，亦恃有公在耳。迨公度難爲，移疾引退，于是天下之，噤口捲舌，而所謂英賢烈士者，胥遭禁錮。即幸免者群然有衡門之思矣。嗚呼！公之才雖未究於施，而顧能圖其要；公之學雖未見其止，亦庶幾識其真。方其在朝，而一時之善類若有掖而行，有馮而立。及其去位，而當時之邪佞如肘徹其引，而眼拔其丁。其亮工也不爲事尸，不爲謀府，而惟相贊以成其業。其積慮也，知有仁賢，知有國家，而不知有潤骨之名。是公之存心于天下也，胡其遠且大；而其有功于斯世也，胡其微且深？皮相者徒覩公乘時而行，宦成而退之粗跡，而疇識公以言論行否爲離合，人才進退爲去留之苦心。夫何公之所汲引而培植者漸已濩落，不能盡如公志？彼蒼者天，且不憖遺，復速災於公身。詎天之未欲平治天下，而無意于斯人耶？雖然，公忠誠肫至之心，必有不死者在，其尚陰隲乎賢哲，而嘿贊乎皇靈。

祭梅林胡先生文

座主梅林胡先生被論逮至京師，嗣以疾卒。其仲子松奇奉其柩還，至寧國道中，聞里人煽搆，家難尤未戢也，棄其柩逃遁，不敢

歸葬。越明年八月壬申，門生耿某將視學新安，道自寧國，詢先生之柩，知尚屏路隅茆屋下，傷心酸鼻，掩面涕泗不能禁已，屬縣令具徒舁至近城僧舍中，躬往撫奠而哭之曰：「嗚呼痛哉！嗟嗟先生，而至此耶？嗚呼痛乎！若等癡兒何在，豈尚未測天子意耶？先生素駘宕跅跑，❶雖不盡當天下心，理天下口，而功在社稷，澤被東南，天子明聖，固已鑒之矣。往歲之逮也，特旨放還，今使不即病且死，天子恩尚不可測也。即死矣，免究之旨且下矣。天子之意不可知耶？乃妻子離散，而不敢舉其柩。親戚故舊重足搖首，而不敢臨其喪者，何以故耶？嗚呼痛乎！嗟嗟先生，而至此耶？聞先生自束髮即思以身屏國家，建赫赫勳，與郭令公諸人比並。而今故煢煢然傫傫然匿此短簷茆屋下耶？又聞先生初被逮而還也，猶矢志自奮，欲以身死封疆，馬革裹尸還葬，以上報天子知遇恩，而竟齎志以沒耶？嗚呼痛乎！嗟嗟先生，而至此耶？伏思天子始終加念於先生，卒不因人言而重致譴者，蓋鑒先生忠義之腸，且爲後之肩艱大而不避難者勸也。乃今使先生旅櫬道傍，而葬身無所也。其寧不隱天子寬大之恩，而沮天下懷忠義者之氣耶？使天子而聞知也，其寧不亦震悼悲念耶？嗚呼痛乎！嗟嗟先生，而至此耶？方先生榮寵隆盛時，余屢有效於先生者，竿牘具在，固率道義規切之真，先生亦不予逆也。乃今先生死矣，涕漣橫下而不能以已者，豈故姁姁爲兒女子情耶？抑豈以係籍門牆之私已耶？顧念天子有寬先生之恩，而予不能宣；先生有毗天子之功，而予

❶「駘」，原作「鮐」，據文義改。

不能明。乃坐視先生之死，而無所歸也。余尚得比數于人耶？古朋友死無所歸，且曰於我殯。予故受先生一日之知而始有今日也，俾予而忍於先生，又孰不可忍耶？兹權置先生之柩於兹，陳詞致奠，而衷慘情悲，語卒卒無倫也。先生其知之耶？其不知之耶？意先生雖死，其英精靈爽與庸衆不類，必有憑藉附麗於天地間者，其尚有以報天子者耶？」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傳一

陸楊二先生學案

象山先生諱九淵，字子静。生而清明，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于不食。宣教公訶之，遂姑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

嘗與徐任伯書曰：「某氣質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温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始隨壯」云。

又云：「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特才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二十四歲，復齋問：「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先生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

又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二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三十四歲，先生與徐子宜同試南宫，試「天地之性人爲貴論」。先生謂子宜曰：「某欲説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

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時考官呂祖謙賞識之云：「一見此文，心開目明。必江西陸子静也。」時從學者甚衆。先生諄諄只言辨志。常曰：「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是可哀也。」淳熙二年，爲鵝湖會。時朱子意欲令人博覽而後歸之約，先生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博覽取證云。五十歲，先生居象山，學徒結廬聚居。或問：「先生之學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也。」嘗謂學者云：「汝耳自聰，汝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勸著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或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嘗曰：「念慮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以形迹觀人，不足以知人；以形迹繩人，不足以教人。」朱子曰：「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某與子静二人而已。」又曰：「建安無元晦，青田無子静」云。淳熙十六年，知荆門州。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内，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暴强，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凡訟應追逮，不特遣人，唯命訴者自執狀以追，❶計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决。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即明，多使領元詞自毁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

❶「訴」，原作「訢」，據文義改。

情益乎。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初保伍之制，有司以非急務，多不檢覆，盜賊得匿藏其間。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盜劫掠，鄰伍遽集擒獲，不逸一人，群盜屏息。先生嘗曰：「古人明實理，做實事。」即荆門政如此可見。

慈湖先生諱簡，字敬仲。其父通奉公亦知學，常令默自反觀。敬仲服膺是訓。至廿八歲，時居大學，循理齋首。秋初夜，燕坐于牀，方復反觀，忽覺得天地內外，森羅萬象，幽明變化，有無彼此，通爲一體，始信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空言也。三十二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象山新第，歸過之。象山長敬仲二歲，素相呼以字，爲友交，留半月，將別去。敬仲念天地間固無疑者，但以平時企慕慇，未忍遽離，復留之。夜集雙明閣上，因象山數提本心，從容問曰：「如何是本心？」象山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云云，此即是本心。」敬仲曰：「簡兒時已曉得此語，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象山終不易其説。敬仲亦未省。適平旦，有鬻扇者訟至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象山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省，覺此心澄然清明廣大，無始末，無所不通。復亟問曰：「止如斯耶？」象山竦然端勵，揚聲曰：「更何有也？」敬仲不暇他語，即揖而歸，拱坐達旦，質明納弟子禮焉。每謂感陸先生，猶是再答一語若更云云，便支離去矣。乾道八年秋七月也，敬仲嘗自謂稽衆舍己從人，惟己有之。一日，觀《大禹謨》「舜以稽衆舍己從人，惟帝堯能是」。是謂自不能也。三復斯言，不勝歎息。舜心冲虛，不有己善，雖稽衆舍己從人，亦自謂不

能，此所以聖也。簡時省及此，已年六十有六矣。所著書《甲乙集》、《冠昏喪祭紀》、《己易》，諸書行于世。

右陸、楊二先生學案也。人言二先生之學，其悟頓矣。乃其脩證漸次若斯耶？象山教人，諄諄以切己自反，改過遷善爲入路。而慈湖晚年，更以稽衆舍己從人爲深省。世侈妙悟玄解，而劣實脩，然乎？又使承學者流未能辨志，未能實識本心，不知所謂遷且改，與夫稽且從者，果足適道否也？余郡侯懷堂先生，世傳二先生之學者也。特書此以就正云。

薛文清公傳

公諱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曾祖曰常，祖曰仲義，皆通經。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曰貞，洪武初，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尋改玉田。配齊氏，一夕夢紫衣人謁見，而公生于學舍，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也。初誕，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曰：「體清而聲洪，非常兒也。」卜之旦吉，曰：「此兒必振吾宗。」乃舉育之。自幼書史，目輒成誦。端重不爲兒嬉，年十二時，元儒魏、范諸公以御史謫戍玉田，父延與講論經史名理，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永樂初，父復除河南滎陽教。❶公年十五，諸生咸尊之爲師。藩參陳宗問聞公名，請見，固辭不往。宗問就學舍求見，索其詩觀，歎服。謂異日必爲大儒。欲薦諸朝。公以學未就，固辭。公自是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精思力踐，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

❶「滎」，原作「榮」，據蕭本改。「教」下，蕭本有「諭」字。

合，終夜反側不寐，尋父改教鄢陵。時例，庠乏科貢，職教者充戍。父慮之，强公應河南鄉試。公勉就試，遂中永樂庚子解元。明年辛丑，登第。學士楊文貞欲館之訓諸子，公固辭。時父任懷慶河内教諭卒，公居喪，服闋，願就教職。會宣廟思振風紀，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一日，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晤。公辭云：「職在糾劾，無相見禮。」三楊嗟歎焉。尋差監湖廣銀場，黜墨剔蠹，風紀大振。手録《性理大全》，晨夜玩讀，潛思密玩。值雪盈几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正統改元，初設提學憲臣，出爲僉事山東，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誨育生徒，先力行而後文藝，隨其才器成就之。」諸生感慕，皆呼之曰「薛夫子」。時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薦公。因召爲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三楊以用公出振意，欲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振聞憾甚。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妾欲嫁其私人，妻勿許，遂誣妻魘魅夫死。公爲辨其冤。臺臣諂事振，劾公受賄出人死，請廷鞫。振曰：「是固應死。」竟坐公死，繫獄待決。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不輟。臨刑，大臣有伸救之者，得免歸田。公居家六年，造詣益邃。正統己巳，以言官程信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先生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聞言論，遂訪策焉。公以天時人事驗之，策虜必宵遁。既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朝廷命將征之，委公督餉。公贊都帥先布諭恩信，然後耀武，貴州遂平。事竣，還。景泰初，公懇乞致仕。學士江淵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或

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于法。他平反多類此。守備中官興安袁誠，時無與抗禮者。公至，安謂人曰：「此與王振作對頭者，何可屈耶？」午節餽扇，公曰：「此朝廷禮，不敢受。」時司寇楊寧，中丞張純俱負才望，及與公同事，歎曰：「薛公當於古人中求者。」又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于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御史劉孜薦公「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閑遠」，乞召共館閣之職。上曰：「内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允。壬申秋，召爲大理寺卿。時草場焚，朝廷欲置典守者于法。先生力辨之，獲免。蘇松有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而竄海中。時遣王文廉之，坐謀叛。文時以宫保兼總臺憲，衆莫敢與争。公抗章辨之，乃得減。是歲，公復乞致

仕，不允。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不入，俟上入易服，乃見。時有矜迎復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代宋謀。凡事取必于智謀，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命主會試，録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曰：「平生所學惟此。」事竣，晉左侍郎。居數月，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公諫，不聽。又曹石用事，遂引疾致仕。石亨來視疾，曰：「先生既不留，願爲先生請勑，即家塾敷教。且有以資養。」先生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勑書爲教。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耶？」亨歎息而去。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甚衆。公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嘗爲詩

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云。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説。爲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詩則古淡，出於自然。所著《讀書録》，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而逝。時風雷大作，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壽七十有六。訃聞，朝廷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諭祭營葬。子四：曰溥，曰淳，曰濬，曰治。孫褀，登天順甲申進士。隆慶辛未，允議從祀孔廟。

關中吕文□記公祠，❶述公立朝風節詳矣。釋褐始，元輔延館之，固辭。列豸初，三公思見之，靡得。秉義特立，不濡迹于權璫。執法理冤，甘致命于圜室。避罪蹈海，刑坐以謀叛，則固争之。寧失貴臣之歡。端午餽箑，禮嫌于上頒，則力却之，不恤嬖倖之怒。承召而次且，思長孺之必冠；決退于先幾，鑒穆生之廢醴。諸如此類，何皎然烈也。余謂公非直矯然以名節自樹者。讀其書，諷誦其緒言，蓋亦有原本矣。公嘗曰：「心中無物，其大浩然無涯。」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虚。」曰：「大極中無物。外物於吾何有？人能虚中無物，則大極之妙可默識。」曰：「洗心退藏于密，以約失之者鮮。」曰：「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寡欲者，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曰：「人只一箇心，性静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無許多勞擾。」曰：「一身萬物，皆天地公共之器，非己所能私。」曰：「知天地萬物爲一體

❶「□」，似爲「簡」字。吕柟，今陝西省高陵縣人，謚文簡。

者，自能愛。」曰：「常默可以見道。」曰：「究竟無言處，方知是一源。」曰：「此理非利口辨舌所能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曰：「應事以理，理在此，元不隨去。」曰：「應事已即休，不可留滯。」余聞先生之教，以復性爲宗。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玩諸緒言，誠亦知性者哉！學未知性，而浮慕先生風節，鮮不爲殉名釣奇者。由有道者觀之，亦足羞矣。世何賴焉？

白沙陳先生傳

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父號樂芸，諱琮，配林氏。宣德戊申十月二十一日，先生生于白沙里。樂芸公先一月卒，母林抗節鞠之。先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面右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警悟絶人，兒時讀書，一覽輒記。嘗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遂自盟諸心曰：「爲人當如此。」正統丁卯，先生年二十，舉廣東鄉試，踰年，會試中乙榜，告入國子監讀書。越甲戌，年二十七，從吴康齋學。康齋性嚴毅，來學者問多不答，先令治田，獨優遇先生，講究常竟夕。先生嘗與趙學使書云：「某時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居半載歸，棄去舉子業，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册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于此心此理未有輳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習静陽春臺，足不踰閾者又累年。初用功過苦，幾致心病。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里，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涣然自信。曰：「作聖之

功，其在兹乎！」是後來學者，多教之静坐。蓋以所嘗經歷有實效也。成化丁亥，先生卒業成均，司成邢公試和《此日不再》，得詩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真儒復出矣。」于時一峰羅子倫、定山莊子昶爲之左次，遼陽賀子欽信從受學焉。嘗謂學使陳公選曰：「後世所謂學，記誦詞章而已。天之所以與我者，懵然莫知。蓋載籍多而耳目亂，即六經亦誦而忘味，糟粕耳，未免玩物喪志。苟不求之書而求諸心，察於動静有無之機，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虚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得自我也。」弘治戊申，李世卿箕來學，築楚雲臺于白沙，居七越月，别歸。先生語之曰：「子凌邁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未必能與我合也。比與朝夕論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待子深思而自得之，非有愛於言也。」嘗語林緝熙光曰：「夫斯理無内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法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更有何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是一片。自兹已往，更有分殊，終日乾乾，存此而已。」語張廷實詡曰：「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御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焉耳，非有異于人也。」語東白張子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能知至無于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

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矣。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戒愼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世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病其太嚴也。」弘治甲寅，湛民澤若水一旦焚去會試部檄來學，先生以楚雲臺居之。爲語曰：「噫，久矣！吾之不講於此學矣。惟至虛受道，然而虛實一體矣。惟休乃得，然而休而非休矣。」又曰：「學無難易，在人自覺。才覺退，便是進；覺病，便是藥也。目前朋友難與論學，無奈不自覺也。」又曰：「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又曰：「談道而遺事，談事而不及道，胥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人也。」民澤問隨處體認天理，先生首肯。語人曰：「此子爲參前倚衡學者，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又曰：「適千里者，起足不差，將來必有至處。世學求自得者少，不意晚見同志，可托區區于無窮也。」先是，成化己亥，方伯彭韶嗣、督府朱英咸薦其才，趣之北上。先生懇疏乞歸養，欽授翰林檢討，不辭而去。自爾薦書歲至，不行。或勸之著書，不答。民澤曰：「夫不辭以嘗係仕籍，與康齋之布衣被聘不同也。屢薦不行，達可行也，其夙志也。」或勸之著述，不答。其著述之精，寓諸詩也。夫道知語默進退，而不失其正焉耳矣。晚以江門釣臺付民澤，申之詩曰：「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云。弘治庚申二月十日卒，改葬于皂帽峰下。越萬曆乙酉，允議從祀孔廟。

羅文恭曰：「先生之學，以虛爲基本，以

静爲門户，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爲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間爲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實得。」余惟先生之學，蓋識其大。以自然爲宗者，乃先生至性天植。事母林，朝夕不離左右；在外，母有念，輒心動。母有孤姪，雖窶極，割廬田贍之。母以期壽終，先生年已七十矣。雖衰病甚，居喪猶毀。事伯兄如父。買婢，出良族，輒選配爲婚。鄰嫠貧窘，歲推粟布以賙。其孝友睦恤之行類此。初年，當路相知者憐其貧，遺之鹹田若干，推與友朋共。臺使檄爲建坊，力止之。藩司遺金爲新居，固辭。總憲爲買園池于會城居之，不受。提舉某、縣尹某各遺金若干，一因其卒，一因其去，悉封還之。制府檄有司授粲具輿夫，不受。江西臺司幣聘主白鹿洞教，固辭。其辭受取予，謹嚴如此。或遺之榫具良材，友有歆羡者，即以畀友。有遺之名畫者，或愛之，亦即以畀。于世諸嗜好泊如也。不絶係籍之朋，曰：「猶賢于吹雪以全交也。」已絶意仕進矣，猶再上公車，以避難也。服闋，終身不衣文繡，執禮彌謹。乃母氏好浮屠，病，作佛事以禱，從俗而不違。逆旅惡少之侮辱，里鄰侵據其基田，咸置之不校。而或竊葬先塋者，則諭之亟改而後已訟。其正行不泥，容忍而不迂也，又如此。姜仁夫一見先生，出語人曰：「活孟子，活孟子。耳目鼻口，人也。所以視聽言動，非人也。」賀克恭薦于朝曰：「先生作止語默，毫釐不苟。」其根心生色也蓋如此。於戲！先生見大矣，而故明察于倫物。學宗自然矣，而故致愼於幾微。蓋道貫本末，合内外，當如是也。承學者自省於此，何如哉？

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

先正有言曰：「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蓋嘗下上今古，三代以還，不具論。孔、孟後負豪傑才者，類溺于質矣，優入聖域者誠尠。迺濳心學聖，以名理著稱者，原本才質足擬古豪傑士，固不數數然也。惟我昭代文成王先生，亶乎豪傑之才，而聖賢學者，孟子以後鮮與匹矣。顧其受才英邁，駘宕不羈。少乏循齊之譽，而人倫所遭又多不幸，且逢世艱危，任肩重鉅。其應用施厝，有難以繩矩律者。以此世之姱脩莊士，或泥其跡，不欲深究其學。而一二及門承傳者，識及質淆，見超志靡，祇竊其緒言而張皇之行，多不掩因緣，飾以異説，致使先生之學，竟湮鬱不顯。憂世衛道者至謂先生借寇兵、齎盜糧，豈不悲哉！愚本據先生生平所歷著世家，中特述其經嘗險阻，爲明愴懲悟入之因，而尤詳其晚年省悔克治之切，以著其脩證之實。世豪傑士勿徒昵耳而直反之躬，不自咎往而亟圖更其新，先生我師哉！維時見知聞知者多在豫章，舉所知述鄒、羅二先生傳，外述泰州心齋傳者。陸子静有言：「可使不識一字凡夫，立地作聖。」玩心齋傳，先生良知旨，信立地作聖訣也。

先生姓王氏，諱守仁，字伯安。其先晉右軍羲之裔也。右軍傳二十三世迪功郎壽，始自山陰徙餘姚。傳五世曰綱字性常者，具文武才，國初爲劉伯温薦，仕至廣東參議，遇苗亂，死之。參議生彦達，達傷父死難，不仕，號秘湖漁隱。漁隱生與準，是爲先生高祖，精《禮》、《易》。永樂中辟舉，避走，墜石

崖，傷足，得免，因號遯石翁。翁生傑，以明經貢大學，號槐里子。生天敘，號竹軒，以子貴，贈禮部右侍郎，後加贈如先生爵。累世載德，見諸名公所著傳。贈公生華，是爲先生父，號海日，一號龍山，成化辛丑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母鄭夫人，娠十四月而誕先生，成化壬辰九月丁亥也。先生生五歲始言，即能誦贈公所恒讀書。贈公訝之，對曰：「兒往耳而默記之也。」尚書公及第，先生方十齡。贈公携如京師，過金山，飲客命賦詩。先生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卓志超識，其夙植耶！比至京，就塾。嘗聞塾師以科第爲第一等事，先生中不然，曰：「科第上有聖賢事當爲者。」贈公聞而奇之。

丙午年十五，遊居庸，慨然有經略四方志。是時畿輔、秦、楚患盜，擬上書闕下，尚書公斥之乃止。弘治改元，戊申，年十七，外舅諸公宦豫章，往就甥館，合巹畢，閑步鐵柱宮，見道士静坐，與語説之，遂相對終夕。明年歸越，過廣信，謁盧一齋諒。諒故游聘君康齋門者，爲語聖人爲必可至，深契焉。先生故好謔，自是常端坐省言。同業者未信。先生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當改也。」壬子，年二十一，舉鄉試，入京爲考亭格物學，覺煩苦無得，乃貶爲詞章。明年下第，時相李文正戲呼爲來科狀元。且曰：「試以吾言作賦。」先生援筆立就，驚羡爲「天才」「天才」云。念疆圉多警，乃留意兵法。尋有疾，復談養生術。

己未，年二十八，成進士，觀政工部，與海内名士喬宇、汪浚、李夢陽、何景明、顧璘、徐禎卿、邊貢輩學古文詞已，差督造王威寧墳，事竣，謝幣不受，受其佩劍，以符所夢也。應詔上邊務八事。踰年，授比部主事，創製《囹圄巡警規》，至今遵之。嗣差視讞江北，便遊九華。聞嵓洞有異人，歷嶮訪之。異人初不語。徐曰：「周茂叔、程伯淳若家好秀才，可歸求之。」先生會心焉。壬戌秋，請告歸越，年三十二，究心二氏之學。築洞陽明麓，日夕勤脩習，静中内照，形軀如水晶宫，忘己忘物，忘天忘地，混與太虚同體，有欲言而不得者。常思遺棄世累，而不能置念于祖母岑及尚書公。久之，悟此念生自孩提，人之種性。滅絶種性，非正學也。

甲子，聘主山東試，識拔多名士，程録盡出其手，士林傳誦焉。明年，門人始進，與甘泉湛公定交。嘗謂：「初志此學，幾仆而興，晚得友甘泉，而後吾志益堅，毅然不可遏」云。

正德改元，丙寅，奄瑾竊柄，惡南臺省戴銑、薄彦徽等攻己，逮繫詔獄。先生抗疏救之，瑾矯詔收先生，杖謫貴州龍場驛驛丞。既行，瑾使人尾偵之，將甘心焉。先生至錢塘，托跡投江，附估舫遯，倏遇颶風，飄至閩境，夜奔山徑，扣寺求宿，不納，則之别刹，刹故虎穴，僧恒趣旅客于中，而利其遺物于虎口。及先生至，虎遶刹咆哮，不入。及旦，僧知先生無恙，異之，乃要至寺，則前鐵柱宫所晤道士在焉。因與商遠遁意，道士曰：「公有親在，且名滿朝野。倘不逞之徒假姓名倡亂，家族危矣。」爲筮之，遇明夷，遂决策歸。由武夷出廣信，省尚書公于留都。

丁卯夏，徐曰仁愛及蔡宗兗、❶朱節受學。是秋，三子同舉鄉試，別，先生爲序，明師友之義，具文録。冬，赴龍場。龍場故在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癘蠱毒之交錯，夷人鴃舌，語言不通，無居舍。始教之範土架木爲小芰，已就石穴而處。從行三僕，以歷險冒瘴，皆病。先生躬折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目同旅行者父子主僕駢首病死，爲文瘞之，而自爲石郭以待盡。先生于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脱，即死生一念，亦爲拚置。端居澄默以思，倏若神啓大解。從前伎倆見趣，無一可倚，惟此靈昭不昧者，相爲始終不離，倫物應感。而是是非非，天則自見。證之六經四子，無不脗合。益信聖人之道，坦若大路如此。著《五經臆説》。與學者嘗發格致旨，久之，夷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爲搆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安。宣尉來遺餽，卻之，因申朝廷威信，令甲折其減驛之議。又諷之出兵平阿買、阿扎之叛。蓋不特忘在夷狄患難中，且有以行乎夷狄患難者。與貴陽學使席公書，往覆質辨朱、陸同異。席大省，著《明冤録》，而葺書院居先生，率諸生師事之。

庚午，量移廬陵令。時嘗論知行合一，初于門人徐曰仁發之。謂：「稱人知孝知弟，必其能孝能弟。即知痛知痒，非本諸身，亦惡乎知？蓋欲人反身默識，所以生生者，惟此知故。即知而行在其中，非聞見知解之知也。世儒局于習聞，執以考索爲知，以摹擬爲行，從來矣。聞之多駭疑者。」過常德、辰州，見冀元亨、蔣信、劉觀時，咸能卓立。教之静坐，後稍有悟。復示書曰：「于此着

❶「兗」，原作「兊」，據《王文成公全書》改。

力，方有進步。顧須刊落聲華，切己用功，重懲世亟標榜者。」❶在廬陵僅七月，政務開導人心，不事刑威。稽舊制，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訟者至，使勸解化誨，後幾無訟。冬，入覲，台州黄宗賢綰來問學，自言於學有志，未實用功。先生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後契良知旨，始納贄稱門人，卒爲先生托孤，以女妻其胤子。是年，先生陞南比部主事，尋改吏部驗封司。會試，爲同考試官，識鄒文莊于糊名卷中。一時人服其精鑒。同寮方叔賢獻夫位在先生上，聞先生論學有契，遂肅贄受學，引疾歸西樵，以卒其志。先生尋轉文選員外郎，陞考功司郎中，門人稍益進。謂王司成雲鳳曰：「仁，人心也。體本弘毅，識仁則弘毅自不容已」云。已陞南京大僕少卿，便歸省。舟中與徐曰仁論《大學》宗旨曰：「格物是誠意工夫。」曰仁因省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知行合一旨，益大洞然。曰仁蓋得于反身實體也。踰年至滁，孟源問：「静坐中思慮紛雜，奈何？」曰：「思慮亦强禁絶不得，就其萌動處省克，到天理精明後，有物各付物意，自然精專，無雜思矣。所謂知止乃有定也。」

甲戌陞南京鴻臚卿，年三十五。薛尚謙侃、陸原静澄、郭善甫慶輩受業。先生往懲末俗卑汙，來學者多就高明，一路引掖，時見有流入空虚，爲放言高論者，甚悔之。自是，教學者存理去欲，爲省克實功。謂黄宗賢曰：「學須立誠，從心髓入微處用功。不然，則平日所謂學者，適以長傲遂非。彼自謂高

❶「者」下，蕭本有小字「此句存疑」四字。

明光大，而不知墮于狼戾險嫉矣。」謂陸澄曰：「義理無定在，無窮盡，未可少有得即自足。堯、舜之上善無盡。今學者于道，若管窺天，少有所見，遂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終，而先懷輕忽非笑心。訑訑之聲音顔色，有道者側觀之，方爲之悚息汗顔，而彼且悍然不顧，略無省悔，可哀已。」澄問：「論道者往往不同，何如？」曰：「道無方，體即天也。人嘗言天，實未知天。若解道即天，何莫非道？彼局于一隅之見，以爲道止如此。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何同異？蓋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矣。欲見此道，須從此心上體驗始得。」澄問：「象山云『在人情事變上作工夫』，如何？」曰：「除了人情事變，即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惟在人情裏，其要在致中和。」謂汪司成浚曰：「心統性情寂感，體用一原也。顧用顯而易見，體微而難知。彼謂自朝至暮，未有寂然不動時。是惟見其用，未得其體也。善學者因用識體耳。」又曰：「體用一源，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中節之和。今人發不中節，可知其未發之中未全也。」或問已發未發，曰：「譬之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亦止是寂天寞地。」澄問：「出入無時，莫知其鄉。」❶曰：「心之本體，原是如此。蓋論本體原無出入。若謂思慮運用是出，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出入只是動静，動静無端，何鄉之有？」又曰：「心不可

❶「鄉」，原作「卿」，據下文「動静無端何鄉之有」改。

以動静分。體用，動静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謂静可見體，動可見用則得。精神言動，大率以收歛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説，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乃于初學入門時，欲講求得盡，豈有此理？」謂薛尚謙曰：「學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騖識見者，日見有餘。日有足者日有餘，日有餘者日不足矣。」又曰：「不致良知而溺聞見，是不務力田而惟糴以給朝夕者，愚矣哉。」

乙亥，臨川陳惟濬九川見先生于龍江，述問答四條。後再見于虔州，述先生語十五條，具《傳習録》中。

丙子，年四十五，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贛當四省之交，漳南、象湖、長富諸巢交于閩，賊魁詹師富等據之。其西横水、左溪、桶岡諸巢交于楚，賊魁謝志珊、藍廷鳳等據之。其東南三浰、九連諸巢交于粤，賊魁池中容等據之。不時四出劫掠，爲患累年。三省撫臣往相爲觀望，急則議請夾勦。每踰時，兵始集，集則賊已竄匿，徒縻餉費，爲居民苦。而時宸濠業已潛畜不軌，陰與賊通，爲之曲護，以此積至數十萬衆。前撫臣畏難引疾，被論去。先生丁丑春莅任，始至，置二匣行臺前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諗漳患孔棘，甫旬日即出師。初以粤兵違節制失利，衆議濟師俟秋舉。先生不可，躬率諸道進兵，趣上杭，出其不意，直擣象湖，乘勝破長富及水竹等四十余巢，漳南以平。其年九月，疏上本兵，覆請改授提督兼巡撫，得便宜行事。意蓋微也。十月，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横水、左溪，再鼓而滅桶岡。

三浰賊尤爲悍黠，擬官僭號，爲惡稔矣。時聞各巢破，懼而佯款，陰增機險穽毒，以虞王師。先生故休士歸農。明年正月，計擒其渠魁，遂振旅復舉，擊其懈，又一鼓而破三浰，再鼓而下九連。其分合先後，筭無遺策矣。捷奏，陞副都御史，廕子錦衣衛，世襲千户。先生涖贛甫逾年，凡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數十年負固不逞之兇，一旦殄蕩，功何偉也！且諗其初至，兵乏矣，第選民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狼達土兵。食匱矣，第疏通鹽法，處商税以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申保甲，宣諭告格于其始；立社學，舉鄉約以和厥中已；開縣治，置巡司，移郵驛以圖厚厥終。經略周而垂裕到今矣。先生在事，燕居則挽强習勞，出兵則躍馬先驅。即倥偬中，時時朋來問學，揮麈談道。其任事何勤，而神情又何暇裕耶！志珊就擒，先生訊之曰：「汝何策得衆若此？」珊曰：「平生見世魁傑夫，必多方招結，不輕放過也。」先生退謂九川曰：「吾儕求友當如此矣。」其年刻古本《大學》，朱子晚年定論。報太和少宰羅整菴欽順書論格致甚辨，後報顧華玉璘書尤辨，而《拔本塞源論》發千古萬物同體旨，訂砭俗習相沿痼弊，可俟百世者。二書具《傳習録》中。薛侃等刻《傳習録》，修濂溪書院，以待四方來學。歐陽崇一德受學，崇一年最少，已舉鄉試，先生深器之。

己卯，鄒謙之守益來學，詳具本傳。其年六月，奉敕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聞宸濠反，急走小舸返吉安，飛章上變，與知府伍文定等定謀，徵兵各郡，并傳檄鄰省，扶義勤王。先生于時以兵難卒集，且虞兩都之無備也，乃爲先聲張疑以逗遛賊兵，而又多方行間以離其黨。濠果遷延至七月初始發南昌，

攻陷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我師既集，僉請亟救安慶。先生策曰：「南昌既已從逆，南康、九江又失守，而我師深入，與賊交持，如南昌絶我糧道，南康、九江之兵從中夾擊，安慶必不能援，是腹背受兵，非策也。不如先舉南昌，法所謂攻所必救是已。」乃誓師樟樹，授文定等方略，如期俱至信地。先生親鼓之，三軍競奮登城，城遂拔，擒諸從逆居守者。先生入城，籍封府庫，撫集居民。時賊攻安慶方急，聞南昌破，大恐。李士實等謀棄南昌，徑趨南京，或從蘄、黃直犯北闕。濠入前間，不聽，悉衆還。僉謂賊衆盛，欲堅壁待援。先生度賊進不得逞，還無所歸，氣已消阻，出奇擊惰。便遂迎戰于樵舍，三戰，大破之。執濠并其宮嬪、遺孽、僞相李士實等。捷奏，不宣。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制親征。遣先鋒諭先生縱濠鄱湖，俟駕至，臨戰執之爲悦。謀叵測矣。先生亟從越道獻俘行在。而彬等率兵至南昌，飛語四出。先生道遇近侍張永，諗爲璫中之有艮者，爲語江西隱禍可虞，即以俘屬獻，止上親征，而卧病杭城寺中，取進止。久之，勑兼巡撫，還江西。明年，上在留都，諸奸佞百方讒搆，屢僞旨召先生，意圖之。先生知，不赴。因譖先生有將心，試召之，必逆命。先生因永知其謀，時聞召，即乘小舫，取漁艇數十爲衛，星夜破浪趣行在。至上新河，諸奸佞沮之，不得見，退次蕪湖。已待命九華山，踰月，上使校覘之，諗先生宴坐草菴中，上始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前言者誣矣。」乃復命還江西。先生過開先寺，刻石紀事曰：「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其年夏，復如贛。至則閱兵，偃

武如常。門人危疑甚，問請釋兵還省。先生處之大然，第曰：「二三子何不講學？」蓋是時逆濠未死，諸奸佞素通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已稔逆志，第以先生在贛，不敢動也。世第知先生擒濠之功之偉，不知先生惟時沉機曲筭，內戢兇倖，外防賊黨，撫定瘡痍，激勵將士，蓋凜凜乎如持勍敵，如履春冰矣。濠伏誅，咨部院雪冀元亨冤狀。元亨楚人，宸濠以講學爲名，禮招之。元亨因以學規濠，濠不懌而返。先生衞之歸。後讒搆先生者波及之，故先生爲雪云。其年秋，還南昌。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書詩爲贄，以賓禮見。先生降階迎，延上座，問：「何冠？」曰：「有虞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與反覆論格致旨，有省，乃反服執弟子禮。先生爲易名艮，字汝止。

辛巳，先生年五十，遺謙之書曰：「近從百死千難中，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無不俱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亦可免于没溺。但恐學者易之，將作光景玩弄，不切實用功，負此知耳。」倫彥式以訓來學，問：「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奈何？」先生謂：「學無間于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故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爲集義。集義自無祇悔」云。嗣謂聶文蔚曰：「集義惟是致良知。實致良知，自勿忘，自無意，必固我，自勿助。所謂必有事而勿忘勿助。以此有事，非虛也。」嘗謂王純甫曰：「心外無善，心外無義。吾心之處事事物物，純乎理而無人爲之襍，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

是吾心之得其宜，義非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致者致此，若　事事物物求至善，是離而二矣。」先生五疏乞省葬，其年始得允歸越。錢洪甫德洪率其同里孫應奎等七十餘人受學。時輔臣惡本兵王瓊甚，而先生奏捷疏，每歸功本兵，蓋謂平賊擒濠，以改提督得便宜行事，瓊本謀也。輔臣素忌先生，以此滋不悦。捷奏，久不賞。嘉靖改元，始詔録先生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三代贈封如其爵。遣使迎宴。勞使至門，而海日公卒。先生宅憂。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辭，嗾言官論沮。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雖封爵錫號，竟未與鐵券歲米。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幾盡。先生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録諸勤王者功。竟格不行。先生憂居在里，四方來學者踵至，署其門屏曰：「孔、孟之訓，昭如日月。諸支離似是而非者，異説也。有志聖學者，歸求諸孔、孟之訓可矣。」踰年，四方來學者彌衆。郡守南元善大吉爲先生辛未所録士也，守紹時，聞良知旨，嘗于先生前自省臨政多過，謂先生何無言？先生曰：「吾已言之。吾嘗言良知，良知固自知也。」已自省加密，先生曰：「往鏡未明，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難住。此入聖機也。勉之！」元善創稽山書院，以待來學。是年，序《禮記纂言》，謂：「禮原于天命之性，老、莊外禮言性，故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世儒外性求禮，紛紜于器數儀文之末，而忘秩敘之原」云。進賢舒國用芬來學，先生與論律吕，謂：「求元聲不在葭灰黍粒中，在此心能致中和。」先生於禮樂，蓋深達本原如此。

國用疑敬畏累灑落。曰：「灑落生于天理常存，天理常存，由戒懼之無間，敬畏固所

爲灑落也。」答周道通問學章凡七，皆發明良知旨。答陸原静問學章凡十六，讀者喜澄善問，因見先生答問之教云：「先生謂原静止在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分疏耳。若信得良知，在良知上用工，千經萬典，無不脗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徐國昌談長生術，嘗謂：「居有不可超無，滯器非以融道。」先生曰：「去有超無，無將奚超？外器融道，道器爲偶矣。子固未超未融乎？夫消息盈虚，皆命也；纖巨内外，皆性也；隱顯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命而已。」問：「冲舉有諸？」曰：「盡鳶性者可冲于天，盡魚性者可泳于淵，盡人之性者可知化育也。」昌國憮然曰：「命愚矣。」蕭惠問死生，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曰：「知晝則知夜。」曰：「晝有不知乎？」曰：「疇知晝哉？懵懵而生，蠢蠢而食，不著不察，終生夢晝也。惟息有養，瞬有存，惺惺不昧，通晝夜之道而知，更何生死？」謂陸澄曰：「仙家説虚，聖人豈能虚上加得一毫實？佛家説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二氏不免又有虚無見在也。惟此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無，便是太虚之無形。聖人惟順此良知發用，天地萬物皆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更無物作障礙也。」語張元冲曰：「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即吾盡性至命，能完養此身謂之仙，能不染世累之謂佛。二氏之用，皆我之用。世儒不見聖學之全，故成二見分别耳。」先生于二氏，蓋已洞悉其機要而範圍之，顧其學自有宗也。嘗曰：「世儒支離外索求明物理，而不知吾心即物理。佛老空虚遺倫物求明心，而不知物理即吾心。析心與理二之蔽也久矣。宋至周、程，始追尋孔、顔之宗。其無極、太極、大公

順應之論，庶幾精一旨。象山之純粹和平，雖若未逮，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也。」嘗别湛文簡曰：「某溺于邪僻者二十年，後賴天啓，沿周、程之説求之，始稍有覺。」謂儲文懿曰：「世有周、程，吾得就弟子列，誠大幸。此不可得。得其高第而私淑焉，亦幸也。」其尊信如此。世窺二氏一班者，輒掊擊周、程，即孔、孟亦弁髦之，何其不怍哉？南元善疑博約先後訓，先生著説解之。具《文録》中。

甲申，海寧董蘿石澐年六十八，以詩聞江湖間，來見。先生與語，有省，强納贄受學。先生以師友之間禮遇之，爲著《從吾道人記》。具《文録》中。士人有疑爲學妨舉業者，先生曰：「實志聖賢學者，猶治家，力産作業致富厚。賓至，出所有享之，乃自享尤無盡也。今世業舉者，如治家不務居積，而惟日假貸以延賓，賓退而終爲窶人矣。是求在外者也。」是歲，從先生游者，遇比多中式。而錢梗、魏良政發解江、浙兩省焉。士紳官司理者，恨爲職業所縈，無暇爲學。先生曰：「凡學，官先事，離事爲學，非吾格致旨也。即以聽訟言，如因其應對無狀而作惡，因其言語圓融而生喜，因其請托而加憎，因有藉援而曲狥。或以冗劇而怠，或以浸譖而淆，皆私蔽也。惟良知自知之。細自省克，不少偏枉，方是致知格物也。」一日，王汝止出游歸，先生問何見，對曰：「見市人皆聖人。」先生曰：「市人但見子是聖人也。」他日，董蘿石出游歸，先生問如前，董對如汝止。先生曰：「此常事，何異也？」汝止時圭角未融，蘿石初機乍解，見同答異，一裁之，一實之也。錢洪甫嘗謂人品易知，高者如太山在前，孰不知仰。先生曰：「太山不如平地

也。」黄岡郭善甫挈其徒吴良吉走越受學，途中相與辨論，未合。既至，郭屬吴質之先生。先生方寓樓饘，不答所問，第目攝良吉者再，指所饘盂語曰：「此盂中下乃能盛此饘，此案下乃能載此盂，此樓下乃能載此案，地又下乃能載此樓。惟下乃大也。」良吉退就舍，善甫問先生何語。良吉涕泗横下，嗚咽不能對。已良吉歸而安貧樂道，至老不負師門云。謂黄宗賢曰：「凡人躁浮忿慾，皆緣良知蔽塞，而後有非大勇不能制而克也。《中庸》曰：知耻近乎勇。耻己良知蔽塞耳。今人以語言不能屈服人爲耻，以意氣不能凌軋人爲耻，以憤怒嗜欲不得直意任情爲耻。耻非可耻，而不知耻所當耻，舛矣。」宗賢時貳秩宗，常與朝議，有戇直風，故進之如此。一日，寓寺中，有郡守見過，張燕行酒，在侍諸友弗肅。酒罷，先生喟曰：「諸友不用功，麻木可懼也。」友不達，請過。先生曰：「可問王汝止。」友就汝止問。汝止曰：「適太守行酒時，諸君良知安在？」衆乃惕然。嘗遊陽明洞，隨行者途中偶歌。先生回顧，歌者覺而止。至洞坐定，徐曰：「吾輩舉止，少有駭人處，便非曲成萬物之心矣。」一友侍，眉間有憂思。先生顧謂他友曰：「良知固徹天徹地，近徹一身。人一身不爽，不須許大事，第頭上一髮下垂，渾身即爲不快。此中那容得一物耶？」友因有省。一日，市人鬨而訢。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先生聞之，呼弟子曰：「聽之，夫夫哼哼講學也。」弟子曰：「訢也。焉云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既爲學，又焉訢？」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致良知者惟反之自心，不欺此理

耳。」先生察邇言，謹細節，一語點掇人，鍛鍊人，類如此。

丙戌大計，南元吉被黜，書來問學，惟以得聞學爲幸，無一語及升沉得喪間。先生壯之，還書相勗，畢志此學。具《文録》中。歐陽崇一守六安，奏記問學，凡四條答之。一言良知非離見聞，惟以致良知爲主，則多聞多見，皆致知之功。二言良知非斷思慮，良知發用之思，自是明白簡易，無憧憧紛擾之患。三言致知非絶事應，實致良知則行止生死，惟求自慊，而不爲困。四言致知非爲逆憶，致良知則知險知阻，自然明覺，而人不能罔。先生居里，謗議日熾。一日，謂門弟曰：「吾道非耶？何爲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媢嫉者謗。或謂學駁宋儒，泥同者謗。或謂有教無類，未保其往，或以身謗。先生曰：「莫有之，顧吾自知尤切也。蓋吾往名根未能盡脱，尚有鄉愿掩護意在。今一任吾良知，真是真非，罔所覆藏，進于狂矣。」唐虞佐龍勸先生徹講擇交。先生報書，喻：「爲金陶沙，不能舍沙求金」云。聶文蔚豹奏記，謂：「斯學直信于一人，雖不盡性于天下，道固自在。蓋明己之能篤信也。」先生報書謂：「孔氏欲以其學通之人人者，實其一體之心不容自已，非祈人之信己知己也。」文蔚初見先生，未納拜，後按閩，聞訃，始爲位哭稱門生云。先是，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死田州。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復叛。提督姚鏌發四省兵討之，二年不克，嶺南大困。言官石金、大臣席書等薦先生代鏌。夏，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瀕行，王汝止以所契格物旨陳説，志遠矣。先生曰：「俟子他日自明之。」引而不發，有以也。先生居嘗揭教指四語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

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遵循無異也。王汝中曰：「心無善惡，則意知與物。一切如是，下二句非向上一機，若爲剩語者。」時同錢洪甫質證之先生。先生曰：「悟此本體，人己内外，一齊了徹。顔子、伯淳所不敢承。下二句乃徹上徹下語，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云。蓋無善無惡，性體也。《大學》所謂至善者，常人亦同之，性相近也。顧習相遠矣。爲善去惡，雖聖人有不能盡者。且斯體也，言下一契即了耶？抑須本諸身而實能止之也。止至善者，即善且無，况惡耶？顔子擇中得善，固悟斯體者。而何有不善，不善又何加？知乃不行耶？近世横騖决裂者，嘗託此語爲口實。是將此體爲集詬稔慝，困矣。豈其指哉？豈其指哉？承學者混于佛氏見耳。」先生嘗語薛尚謙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静，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作好作惡，惟循乎理，不動於氣。此聖人之所以能裁成輔相也。佛氏則倚于無善無惡之見，一切不理，不可治天下矣。」語黄宗賢曰：「聖人心如明鏡，纖翳自無，不須磨刮。常人心如駁蝕鏡，須痛加刮磨，方漸識本體。顧少有所見而任其習氣昏蔽，不免流入禪釋去也。」

其年秋，先生發越中，道吉安。語諸士友曰：「堯、舜生知安行，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困勉資，而欲坐享性安成功，大誤也。」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虚，變動不居。顧借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先生若預知承學之弊而叮嚀若此，抑先生非徒以言語告戒也，蓋身之矣。初第上《安邊八策》，世艷稱爲訏謨者。晚自省曰：「語中多抗勵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筮仕刑曹，首禁獄吏取飯囚之

餘豢豕。世亦傳爲美談。晚亦自省曰：「善歸己矣，於人何？此不學之過也。」寓京，以書盡規，門弟至相牴有違言。自省曰：「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説，吾罪也。」在留都，人傳謗書，心動，自訟曰：「終是名根消煞未盡，媿矣。」平贛賊後，語門弟曰：「吾每登堂行事，心體未能如友朋相對時，則不安。」或問寧藩事，曰：「當時只合如此，覺來尚有揮霍，微動於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別也。」其反己之深切，而用功之密，類如此。比入粵，沿途咨詢，悉岑猛反叛之因，由往當事者處之未當。念二酋既已授首，其遺孽億萬生靈，可格而撫者。惟是斷滕峽及八寨諸賊，盤據反側，久痡嶺表，嶺表爲患苦耳。既至梧，乃開示恩信，蘇受等遂自縛來歸，降者七萬一千人。先生薄示懲，遣歸農。踰年春，遂班師，改田州爲田寧府，立土官，散土目，設流鎮制，爲交趾蔽，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府勒石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水縈，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遣蘇受時，先生諭之曰：「朝廷宥爾，宜有以報。」衆皆頓首，願效死。蓋欲借其力剪除斷滕峽及八寨也。乃姑令歸農，以候征發，約期日至。七月，先是召討思田、永順、保靖土兵還，道出八寨。密與領兵官約束，乘其不備，襲之，而檄蘇受等兵相犄角。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誅斬劇賊以萬計，悉定其地。親行相度夷險，疏諸經略甚悉。霍文敏，廣人也。言于上謂：「思田之亂，往兵連四省，糜費百萬，止得五十日小寧。而守仁此舉，不殺一卒，不費斗米，遂使

頑叛稽顙來服，雖舜格有苗不過也。至于八寨斷滕之舉，尤有八善云。」捷奏，勅使賚獎至，而先生病矣。懇疏乞歸，遂班師，至南安，薨。時年五十七。嘉靖戊子十一月丁卯也。夙忌先生者從中譖于上，抑其賞，請削奪官爵。賴肅皇明聖，憐先生功，以封爵本先朝信令，不允。但停卹典，子不得嗣封。隆慶改元，上俞言官請，贈新建侯，謚文成。

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衮。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勿效。閩粵之箐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於吴楚之三月；出奇决勝，邁彼淮蔡之中宵。❶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庸旌伐；追曲江之殊卹，庶以酬勞。兹特贈爲新建侯，謚文成錫之。」

誥命：「於戲！鍾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册。冥靈不昧，寵命其承。」

明年，子正億嗣封伯，某年卒。億子承

❶「宵」，原作「霄」，據文義改。

動嗣越。萬曆十二年，今上俞廷臣議，從祀孔廟。

楚黃耿生曰：先生少禀殊質，受才卓犖。於學無所不窺，嘗泛濫于詞章，馳騁于孫、吴，英邁不羈。雖其志有在，亦才所縱也。筮仕立朝則以風節著，柄文則以文章顯，展采錯事則以政治稱。平贛賊、討藩逆、戡粵亂，樹鴻建茂，燁然烈矣。先生僉不以自多，而惟以明此絶學爲己任。先生之學，故以致良知爲宗也。羅文恭謂其學凡三變，其教亦三變。繄豈于此旨外，别爲轉換加增哉？蓋此知之量，原無止極。先生之志弘且遠，故于此學，惟一日精，惟精日一，其精進亦自無已，而教亦因之也。緬懷先生習静陽明洞中時，若已有見矣。俾世淺薄者覰斯光景，其不玩弄狂恣者幾希。乃先生顧不自慊也，而精進焉。逮龍場處困之極，豁然大悟，所謂有無内外動静寂感，已能一之，不爲二見矣。而猶不自已，所爲求友資切者，何殷殷也。于時教人，嘗提知行合一指，而學者局于習聞難入。間教之默坐澄心，體認此理。而高明者或樂頓便，而忘積累。先生慮之。故自滁留後時，以存理去欲，省克立誠爲教。蓋即所體認者而實體之，非二指也。比當宸濠、張許之難，軍旅危疑中，自分呼吸俄頃，社稷安危、百萬生靈，生死攸係，非直一身之休戚已者。于時第恃此知照察運用，倚着散緩，一毫不得，乃益信此知神感神應，圓機妙用，本來具足如是。以是自信，亦以此公之人人。自是爲教，專提「致良知」三字。蓋默不假坐而成，心不待澄而定矣。嘗跡先生生平，無論其辯析疑義，極深入微，發所未發。即諧語謔談，皆精義妙道也。無論其立言敷訓，僉爲世則。即發教公移，其睿

智仁衷，貫徹于孺孩奸宄矣。無論其宣猷策敵，機智若神。即陶鑄英賢，所以裁成誘掖者，其眄睞指顧，一洪冶鉗錘也。惟先生渾身徹體，亶一囊良知，朗炳焜爚，照曜千古哉！彼爹談向上一機者，吾不知之矣。聆其談，若空花海蜃；視其履，若燕適粤馳；厝之用，若塗飯塵羹。輓近以此學爲詬病無惑也。噫！人之所以寓形而生者，實惟此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致此知。先生揭此旨示人，豈直爲學者增徽標聲哉？實起死而還之生，挈人倫而俾勿淪于異類也。吾儕誠不甘枉死而求無忝所生，不安于異類而思所以爲人，奈何過懲乎世之詬病者，而不反躬一默識乎哉？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傳二

王心齋先生傳 樵朱、陶韓二子附

先生姓王氏，名艮，字汝止。學者宗之，稱心齋先生，泰州安豐場人。世隱約未顯。先生有異質，隆顙脩矖。少食貧，父曰紀芳，服役于公。一日天甚寒，方急鶩盥冷水。先生至親所覩之，痛哭曰：「爲人子令親寒，盥水而不知，尚得爲人乎？」自是出代親役，里巷人孚其忠信，家漸以給。尋商販東魯間。疾，受醫倒倉法而愈。因究心醫術，蓋爲事親不可不知也。經孔林，謁夫子廟，低徊久之，慨然奮曰：「此亦人耳，胡萬世師之稱聖耶？」歸，取《論語》、《孝經》章句誦習，至「顔淵問仁」章，詢之塾師，知顔子爲孔門高弟弟子，曰：「此孔門作聖功，非徒令人口耳也。」製古冠服，爲笏，書四勿語，手持而躬踐之惟謹。居後築斗室，晨昏定省已，閉關静思，至忘寢食者累年。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次，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因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此先生入悟始也。族長老諗其有志天下，每以艱大事質之，立爲劈畫，胥中機宜。里俗故好奉佛，先生準古秉禮，勸令墮佛像，祀祖先。會嬖璫佛姓者矯上旨，索鷹犬于里，横甚。里人惶惑，追咎爲慢佛故。先生曰：「吾自當之。」躬往謁璫。

璫爲先生言論丰儀所感格，更與先生交驩，擬薦于上，尊顯之。先生婉謝辭避焉。居嘗以經證悟，以悟釋經，多發儒先所未發。先是，文成自龍場謫歸，與學者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讐争之。及撫豫章時，又極論良知自性，本體内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奉親鶉居，未及聞也。有黄塾師者，吉州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類吾撫臺王公之談。」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某談格物，如其同，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是天以某與王公也。」請于父，如豫章。至則以詩爲贄，踞然由中甬據上座，往覆辨論者累日，卒會于心，始師事焉。文成退謂門人曰：「吾擒宸濠時無少動，今爲斯人動矣。」居七日，告歸省。歸無何，擬復往。父以險阻難之，先生謂：「誠可動天，無憚險阻。」時旱，族長老曰：「若能致雨，天信可動也。」先生秉虔籲天，澍雨倏降。乃得父命，復如豫章。過金陵，思南雍爲首善地，欲以所學諭之。至大學前，六館士覩先生冠服異常，環聚問所治經，曰：「治總經，惟事此心耳。」司成因進與語，奇之，曰：「此非吾所能與。」須越王先生成之。」時文成以外艱家居，先生從居越，四方來學者咸屬先生開導焉。久之，歎曰：「風之未遠，學何由徧？」乃製輕車詣京師，所至講説，人士聚聽，多所感動。爲書千餘言，諄諄申孝弟，擬伏闕上。同門力勸止，乃還。還見文成，文成思裁之，不見。先生跪伏庭下，痛自省悟，久之乃見。無何，文成復起，制兩廣。頻行，先生陳格物旨。文成曰：「待君他日自明也。」後文成卒于師，先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邇胥至。直指洪公垣爲搆精舍居之。

先生英邁天挺，初類狂。既受學文成，養粹氣和，性靈澄徹，音咳顧盼，使人意消。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别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藴畢露。嘗舉《魯論》就正語悟吕涇野。寓書發《大學》「止至善」旨于鄒文莊。晚作《大成學歌》進羅文恭。深乎，深乎！可繹思也。先生自童不嫺文義，亡所著述。乃其深造自得，所謂六經皆註脚矣。其里林子仁聞其學，發之時義，冠南宫。興化李文定大魁天下，應制義亦多發其學旨。徐方伯子直承之，傳趙文肅；羅大參惟德承之，傳宫洗楊貞復。它如敖司成、張中丞，尊信之者未可殫述。五子皆令志學，不事舉子業。仲子璧，尤能述其學。余徒白下李士龍、楊道南、焦弱侯、吴伯恒俱與莫逆，余亦因之私淑先生云。嘗聞先生兩策救海濱饑，所活人幾萬計。夫以蓽門儒生，功侔富相，先生之學豈窒於用者？乃總漕劉公節、鹽法吴公悌皆特疏薦，聞趙文肅曾疏請用真儒，意實在先生，俱格不報。嗚呼！天亦將以先生爲木鐸也與哉？于時親炙速肖，欽風興起者，非獨綏綏詩書士，雖蕘豎工役，一聞謦咳，咸若澡雪其胸臆而牖發其天機者。

里有樵者朱姓名逸，日樵蕘易麥精，擇精者共母，而裹其糲粃爲糗以樵。一日，過先生閭而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先生聞而呼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邇言可省也。道，病不求耳，求則得之，不則即近，非己有矣。」樵因前而負牆竊聽先生語，浸有味于中。自是每往必詣門側聽，饑取所裹糗，向都養所乞餘飲和食。食已，樵如初。疲則班所樵蕘于地，趺坐以息。踰時，仰天浩歌，聲若出金石，逌

然得也。先生門徒或覸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心憐之，一日，出數十金招而款，語曰：「諗子雅志，顧苦貧而勞生若此，願奉此爲子生理計，免樵作苦，且令吾得日夕相從商切，幸甚！」樵手其金，俛而思，徐大恚曰：「子非愛我。吾玆目此，此衷經營念憧憧起矣。是子將此斷送我一生也。」力却之。後學使胡植氏數欲招見之，匿不見。學使故假往役誼，下檄督招之急，乃勉用齊民禮，服短衣徒跣以往。學使令人扶之入而加服焉，乃得一見云。

其後又有陶者韓氏，名某，居蓬屋三間，陶甓爲生，常假貸于人。爲甓，雨壞甓坯，負不能償，并其蓬屋失之，處窑中。聞樵者朱氏風，從之學。朱坳，卒業于先生仲子門。漸習識字，粗涉文史，常自咏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簞瓢屢空，衣若懸鶉，宴如也。年逾三紀，尚鰥。仲子倡義，屬門徒醵錢助之婚。婦初歸日，笥餘一二裙布盡分給所親，與之約曰：「吾志希梁鴻，吾不鴻若，非而夫；而不孟光若，亦非吾妻也。」買蒲，日爲程，令織鹽囊，易糈以給朝夕。婦朝夕作饘已，肅共之，如賓焉。後聆先生學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爲任，無問工賈傭隸，咸從之游，隨機因質誘誨之，顧化而善良者以千數。每秋獲畢，群弟子班荆趺坐，論學數日，興盡則挐舟偕之，賡歌互咏。如別村聚所，常與講如前。踰數日，又移舟如所欲往，蓋徧所知交居村乃還。翺翔清江，扁舟汎汎，下上歌聲洋洋，與棹音欸乃相應和。覩聞者欣賞，若群仙子嬉游于瀛閬間也。有縣令某，聞而嘉之，遺米二石，白金一鍰。受米而還其金，致書謝，略曰：「儂窶人也。承明府授粲，拜領一石，瓶貯以給數月

饔飡。餘一石，分給親友，以廣明府惠。金惠過渥，非寠人所堪承也。」令問政，對曰：「儂寠人，無能補于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所以報明府也。」令檢案牘稽之，果然，益敬禮焉。

李元宰時休沐在里，數招見之，不往，且奏記盡規。李公益重其人。予典學南畿時，寓書屬余嘉獎以廣厲士風。予因致禮加幣，執禮諭之，令其必予受，乃受之。買牲祭王先生祠，分胙于同門。後予巡校泰州，謁先生祠，渠來謝，與之坐。余偶觸境，示諸生性無加損處。因述故相某取高第，位極人臣，一旦以細淺不得意，且熱中失常云。渠在傍，不覺狂發，拊牀歎曰：「安能如儂識此些子意耶？」予莞爾曰：「世故有大行不加者，能不加即不損。窮居而意氣有加，亦損也。」其師王仲子謂曰：「韓生識之，大行窮居，須一視焉可也。」渠重頷云：「嘗與諸名公卿會，論學間有譚及別務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爲此閑泛語？』或稱引經書相辨論，則又大恚曰：『舍却當下不理會，乃搬弄此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諸名公咸爲悚息。」識者謂其氣冲牛斗，胸次怡怡，號曰樂吾不虛云。

耿氏曰：我明自姚江倡學後，世以學自任者不尠。先生韋布士，乃其傳浸廣且遠，何哉？蓋學惟本諸身，可徵諸庶民者，乃可法天下、傳後世。先生爲學，其發志初根，本于誠孝，以悟性爲宗，以孝弟爲實，以九二見龍爲家舍，得孔氏家法矣。綜其旨歸，以格物知本爲要，以遷善改過、反躬責己爲勉仁。廓披聖途，至易至簡，固超然妙悟，不滯形器。而亦確然脩證，不墮玄虛，褎然孔氏正脉。其師表王公名卿，下逮樵竪陶工，有以

也。或者疑先生出則爲帝者師，處則爲天下萬世師語，懼爲狂誕者口實，然乎？曰：「否。先生實自篤信其道如此。」若曰：「執此輔世，親親長長，天下平治，世之大經大法具。是所謂有帝者起，必來取法。執此善世，庸言庸行，是愚夫愚婦可與知能。所謂聖人復起，不能易者云耳。非謂學者必務自尊大如此也。」先生嘗謂立其身以爲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其所以語立身甚詳，而所以自立者蓋甚嚴。夷考其生平，無葉言，❶無越履，巨節細行，咸可以昭日月，通神明。語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先生之德至矣，世跡一二末學之狂誕而病先生學，是懲噎而廢食也。先生之學，故民生日用之食也。食可廢乎哉？惟我皇祖，龍蟠淮甸，起而重造乾坤，廓清寰宇。維時佐命元功，遘雲龍風虎之會者，多江北淮南産也。傳八葉而先生挺生于泰。泰固淮甸委也。孟子嘗謂五百年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又推堯、舜、湯、文之相承，咸有見知聞知者。然則先生之生，鍾靈應運，非偶也。先生嘗作歌曰：「常得斯人繼斯道，大明萬世還多多。」斯道晦明，故與世運相隆替。某願世共明先生之學，不爲異説簧蠱。我明亶其無疆惟休哉！爲是述先生履，作傳表而章之。載編其《遺録》，以諗諸同好。趙文肅誌其墓，謂所著《格物要旨》、《勉仁方》，百世不能易。具《遺録》中。

東廓鄒先生傳

先生諱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姓鄒氏。其先自永豐徙安福，至克脩，居澈源里，始以

❶ 「葉」，疑當作「棄」。

儒起家。生仕魯，仕魯生思傑，思傑生賢登，弘治丙辰進士，仕至按察僉事。僉事一夕夢孔子立于門，厥配周宜人亦夢日墮于懷，乃弘治辛亥二月一日，先生生。先生生而穎敏循齊，九歲從僉事公南大理宦邸，羅整庵公欽順見而奇之。已游胡司寇璉之門，力學精思，德器日粹。棘寺寮宷，相慶署中有顏子云。正德丁卯，先生年十七，以春秋中鄉試。其年婚娶王氏。尋母周宜人卒，治葬廬墓側。越辛未，先生年二十一，會試第一。先是，文成王公移令廬陵，先生慕而謁之，一見期許。是歲王公以吏部主事司分校。主試者知王公有精鑒，出諸雋卷取裁。王公閱及先生卷，曰：「此必安福鄒某也。亡論文，其人品亦冠天下者。」遂冠南宮。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脩。僉事公時任閩，遂解官歸。踰年，先生亦引疾歸，侍養。四方人士來受學。一日，讀《大學》、《中庸》，訝曰：「子思受學曾子者，《大學》先格致，《中庸》首揭慎獨，何也？」積疑不釋。己卯，先生年二十九，就質王公于虔臺。王公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獨即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謹恐懼，所以慎其獨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先生豁然悟，遂肅贄師事焉。逾月，再如虔臺。未幾，宸濠反。先生聞變，率昆季群從趨吉郡，從義起兵。王公喜曰：「君臣師友義，在此舉矣。」

嘉靖壬午，世宗登極，録舊臣。踰年，先生始出，如越謁王公，參訂月餘。既別，王公悵望不已。門人問曰：「夫子何念謙之之深也？」王公曰：「曾子云：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無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

入京復職，與經筵，加文林郎，贈僉事公奉政大夫，母宜人，妻孺人。會大禮議起，先生偕同官上疏，不報。甲申復疏，上怒，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取道于越，省王公而後履任。先生未歷吏事，而莅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而猶嘗自訟曰：「如保赤子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鄰郡寧、徽、池、太間。志學風至今冠江左，先生啓之也。丁亥，先生年三十七，陞南京主客郎中。踰年，王公卒于師，先生服心喪。九華書院成，先生記之。其略謂：「良知即天命之性，靈昭不昧，塗人與聖賢同。惟能戒謹恐懼，保其本體，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中立和。出而天德純，王道備」云。在部，日與甘泉若水、涇野吕柟聚講。一日，病，同門王心齋、薛中離侃、錢緒山德洪、王龍溪畿偕來商究，先生卧聽之，嘗自省曰：「從前就事體念，尚非本體流行，不免起滅」云。記主客司題名，明學無分動静，疲神外騖，求可求成，是用智者也。凝神内照，而脱略於倫物，是自私者也。戒謹恐懼，無内外，無須臾離，以求復其性，方是去智與私，而大公順應云。辛卯，給由至真州，痔作，請告歸。過蘇、常，訪魏莊渠校諸公，發知行敬義合一旨。秋，趨會稽，哭王公，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真書院。還里，會程太史文德，時量移爲其邑令，贊之方田均賦，不避嫌怨，邑民至今賴之。甲午，敘文成文録，中稱文成之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其文章、政事、氣節、勳烈，皆一良知流行云。丙申，大會於復古，作《惜陰説》，以警同志，略云：「天道無停機，元亨利貞以時行，而百物生。良知無停機，仁義中正以時出，而萬化成」云。

戊戌，先生年四十八，薦起爲南京吏部考功郎中。時徐文貞階督學江西，約藩臬諸公率諸生肅先生開講於貢院。先生發明性善之旨，略曰：「後世講學，率自習染之後言之，故退然以聖人爲不可學，而不察夫良知本體，原與堯、舜無異。近來習聞良知之説矣，復以意見測度，自謂與聖同體，故遂以任意爲率性。而不察許多病證，見與堯、舜不同。斯二者，其害道均也。孟子道性善，是直指本體，使學者反身切己，自成自道。中間種種過惡，皆是自欺自畫，不是性中帶來。善學者反觀内照，直求本體，果無所障，則亦臨亦保，亦式亦入，纔是兢兢業業，純一不已一派源流」云。己亥，世宗將建儲。太宰許奉旨簡宮僚，先生以譽望召入爲司經洗馬。當事者以非己出，不悦。會公偕霍公上《聖功圖》，因搆之，禍幾不測。賴衆救免。充經筵講官，應詔上《薛文清從祀議》。具集中。時與徐文貞、羅文恭洪先、趙浚谷時春、唐荆川順之相資切。侍御毛介川愷、張浮峰元冲、胡梅林宗憲咸從之游，士類興起甚衆。居頃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而遠之也。毛介川上疏留，亦調外任。先生出京時，著《醫説》，爲同志留别，略云：「善教之淑群才也，猶醫療病；學者思淑身，猶抱病而求療也。夫直而不至於温，不足爲直；寬而不至於栗，不足爲寬。剛而不免於虐，簡而不免於敖，不足爲剛且簡。唐、虞敎學，醫案具可覆」云。六月，抵南都，王夫人卒。尋改南京國子監祭酒。先生遵成憲，申章矩，立號册，俾出入相友，淑慝相規，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居無何，九廟災。大臣該自陳。先生疏中寓交儆意，讒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是歲嘉靖

辛丑，先生年五十有一也。

明年夏，繼娶李夫人。秋，會西里。明年癸卯，遊南嶽。申濂溪《無欲篇》示楚學者，又曰：「除却自欺便無病，除却慎獨便無學」云。歸歷攸邑，諸生聽講於金仙洞。語諸生格致旨，謂：「子臣弟友，庸德庸言，至於相顧而慥慥，是聖門致知格物工課」云。甲辰，會北里，發易損卦旨云：「懲忿則火不炎上，窒欲則水不下流，是謂水火既濟，長生久視之方」云。乙巳，會富池，申師訓云：「聖門志學，是志不踰矩之學。吾儕講學以脩德，而日用踰矩處乃安之，何以主善協一，秉彝之良，必不能安。自戒自懼，顧明命而順帝則。此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時時無愧怍。準四海、俟百聖，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只是一矩」云。丙午，大會於青原，遂會白鷺，發孟子大丈夫旨。丁未，遊廬山，開講於白鹿洞，揭濂溪易惡至中語，是聖學正脉；舉晦庵脫凡近、遊高明四語，是喚醒來學趨避關頭；舉象山喻義喻利講義，是指出本心、斬截支離葛藤。末申《中庸》戒懼，不覩不聞，裁成輔相，舉自中和流出，乃是學術王伯訣竅云。又著《學聖篇》，略云：「無欲爲要，是希聖希天，徹上徹下語。古聖於逸樂聲色，罔游罔淫，不邇不殖，猶惻惻勸規如是。吾儕不猛自洗刷，而依違其中，安望其入聖域，而達天德哉？」

戊申，會復古石屋，友有嗟苦世界磨者。先生謂：「善學者以拂鬱爲玉成，不善學者以榮華爲桎梏。知無入而不自得，乃可以語須臾不可離學術」云。其年九月，會吉水之龍華，語羅文恭及諸同志云：「古人發育萬物，只從此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出，不是枝節檢

點。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有中和，一是皆有位育。中和不在戒懼外，只是喜怒哀樂，大公順應處；位育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順應與君臣父子交接處」云。又云：「學分動静，分有無，不是聖門正脉。仰觀於天常運，俯察於川常流，内省於良知，昭然常虚常靈。日入虞淵，未嘗不照。水瀦深潭，未嘗不流。心遇岑寂，未嘗不知。故慎獨之學，通乎晝夜。獨知不慎，迷謬天則，更何言學。」己酉，會復古，作惜陰申約，略云：「惜陰之會，始丙戌到今，同會之友，精進者少，因循者衆。喜怒屢遷，而自以爲認真；言動多苟，而自以爲無傷。子臣弟友，宗族鄉黨，多少不盡分處，而自以爲無敗虧。知者不肯言，言者不肯盡，而聞者亦不肯受，不幾于相率而爲善柔乎？循是以往，坐枉此生，上以貽玷師門，下以疑誤後學。中夜思之，猛自怨艾可也。」其年，大會南浦，諸公論心體自然。先生曰：「天常健而不已，聖學常强而不息。健是太極之自然，强是真性之自然。邇來學者以因循爲平等，以嚴密爲過當。於古人戒懼瑟僩，幾若長物。恐非自然宗旨」云。有友云：「真性超脱之機，須從無極大極悟入。」先生曰：「只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大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見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非下學上達之旨也。」又述晦庵嘗云：「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心後，此心常發。惟當於常運處見太極，於常發處見本性。若離常運而求大極，離常發而求真性，恐不免佛、老之荒唐。此語甚精確」云。

庚戌，先生年六十。其年至祈門，會講于東山，舉齊景千駟，不及餓夫；管仲一匡，取羞童子，以破世貧富功利之關。又舉考亭「勿

爲嬰兒而爲大人」語，因引孟子語丈夫有曰大曰小曰賤三品申之，訂會約云。先生往夢考亭舉小成虚遠之旨爲勸戒，寤而惕然。至是爲文以奠，中云：「安於小成者，沾沾自足，而不求極致，至於不著不察；騖於虚遠者，嘐嘐自衒，而不察實病，至離物遺倫。晚景侵尋，猛自怨艾，以是取善四方，不遑寧處」云。時聶雙江豹有歸寂説，先生致書，略云：「良知一字，與天地同運，日月同明。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惟能戒懼保本體，不以世情一毫自污，不以氣質自襍，不以聞見推測自鑿，方是合德合明，皜皜肫肫宗旨。若倚於感則爲逐外，倚於寂則爲執内，病於本性，均也。」

辛亥，避暑武功，與學者發明《孟子》「牛山」章，問：「誰爲斧斤牛羊？」諸生有以聲色貨利對者，曰：「此公劉、太王興王之具，而可咎耶？」或以妻子爲累者，曰：「操井臼、承宗祀，此孝養之資，而可咎耶？」諸子以斧斤牛羊，其咎在己，先生然之，曰：「知自由己而後，自成自道，自暴自棄，更無躲避處。」時先生教語多主默識，曰：「默識是不厭不倦宗旨，子思戒懼，不聞不覩，正是默識工夫。此從唐、虞相傳道心惟微來。末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正發此默識極則」云。有以出處嘗先生者，先生云：「順逆境界，只是晴雨；出處節度，只是語默。此中潔净，乃無往不潔净也。」壬子，會復古，示學者曰：「戒懼之功雖同，而其血脉各異。戒懼於事與、念，皆未也。惟戒懼不覩不聞者，念慮事爲一以貫之，是爲全生全歸，仁孝之極」云。乙卯春，會復古，極論好學辨志之旨曰：「求飽求安，是千罪萬過之窠臼。從古聖賢，皆從不求安飽煅煉出來。顔子之樂從簞瓢陋巷中，得禹無間然，在菲飲食、惡衣服、卑

宮室。」

丙辰，季子善登第，詩勗之，中云：「國恩何以報？家範安可踰？爲諗同升友，全歸明命初。」是歲，甘泉湛公由衡山來青原，時公年九十一，而先生年亦六十六矣。率仲子及諸同志迎之，預誡同志：「體古憲老，不乞言意，毋煩辨論。」而先生晨夕躬定省，執醬執酳，一準古養老禮惟謹。嗣冒大水，連舟送至虔，洒涕而別。湛公慰之曰：「子慮此別不可再耶？踰十數年，重來晤子也。」湛公重嗟歎王公之門得人如此。丁巳，會白鷺，學使王敬所率生儒以千計聽講。先生發明《學》、《庸》合一之旨，略曰：「《大學》以家國天下納諸『明明德』，《中庸》以天地萬物納諸『致中和』，天地、萬物、家國，天下之總名也。中和者，明德之異名也。明德新民，而止至善，安焉曰率性，復焉曰脩道，而本本源源，不越慎獨一脉。獨慎則意誠，誠則忿懥好樂無所滯，而心得其正，命之曰中；親愛賤惡無所辟，而身得其脩，命之曰和。立中達和，溥博而時出之，以言乎家庭曰齊，以言乎閭里曰治，以言乎四海九州曰天下平。人人有家國天下，人人有天地萬物。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二學，自唐、虞至於洙泗無二功。世欲位育而不致中和，欲致中和而不戒懼，聞見日博，測度日巧，摹擬日精，而至善日遠矣。純公定性之功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無，將迎無内外、無動静。而川上一歎，揭天德王道之要，歸諸慎獨，宛然聖門宗旨」云。會香積，學者問顏子克己，曰：「以非禮爲己之私則可，以己爲私欲則不可。」曰：「爲仁由己，正靠此己。視聽言動皆己也。」問曾子爲人謀旨，曰：「仁者，人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仁義存心而全歸，是謂人道。

賊仁賊義，無惻隱羞惡之良，則爲禽獸而非人。發憤忘食忘憂，老至不知，孔子爲人也。擇中庸，得一善則服膺勿失，顔子爲人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是曾子爲人謀而忠處。不能仁爲己任，則一善自足爲弗弘。不能死而後已，則半途而廢，爲弗毅非忠。於自謀者交而信，溥此學於友也；傳而習，迪此學於師也。若以忠人之謀釋之，是舍其田而芸人之田，非其守約之學矣。」問費隱，曰：「即博文約禮旨。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散于事而萬殊，故曰博。禮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根于心而一本，故曰約。五常百行，三千、三百，罔不周徧。是文也，何費也？孰主宰是，孰綱維是？即之無所，措之無定，執之無得。是禮也，何隱也？知費而隱，隱而費，則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日用營爲，視聽言動，一于天則，而不可須臾離，斯可與語欲罷不能。帝規帝矩，無方無體，而不可言象求，斯可語欲從末由矣。」問孟子性善，曰：「此即《大學》『明德』，《中庸》『率性』一派源流。分氣質天地言性者離矣。」其年，又示季子書云：「古之學脉，只從人倫，游衍出王，更無二塗轍。先師謂齋明盛服，以事上帝，事鬼神，以明庶物，察即恂慄，盛服即威儀，良工苦心」云。戊午，會復古，與雙江、念庵、師泉諸公，究極寂感之旨。夏，再會，題同心卷，慨仁之難成，由人或知趨于善者不知力學，知力學者不知歸道而宿於仁云。冬，復真書院成，示學者云：「仁者人也，是聖人示做人正脉，須仁爲己任，方可頂天履地，立三才之極，否則無惻隱羞惡，便近於禽獸。然仁義之實，只從事親從兄，自邇自卑做去，便可通神明、光四表」云。時徐文貞當國，寓書勉之用《易》，略

云:「一陽之卦,隨寓有以自得。在初爲復,不遠復,無祇悔,而見天地之心。在二爲師,承天寵,以懷萬邦。在三爲謙,勞謙而有終。在四爲豫,朋盍簪而大有得。在五爲比,三驅而邑人不戒。在六爲剥,得輿而民所載,其真純精粹,不受一毫陰邪汙染,是以朋來無咎,充實輝光,爲泰爲乾,以立三才之極」云。己未,又書示季子云:「學之正脉,只是慎獨。獨知不舍晝夜,天運川流,三千、三百,發育峻極,皆由此出,不是聞見測度講說得來。故曰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古人事親事天,更無别塗轍。須臾離之,便於仁孝有虧」云。

庚申,先生年七十,赴懷王會,發《孟子》「鷄鳴」章,是學脉研幾利善之間,舜、蹠攸分,中更别無駐足處云。其年,謁陽明祠,門人胡宗憲時總制浙東,來迎。因入天真開講,語具《浙遊講語》中。或問知德者鮮,曰:「此聖學入微脉路,虚談虚見,未可爲知德。子路聞善必行,告過必喜,勇矣而猶未知德。蓋善從聞來,過從告來,非降衷靈明,自充自訟者。故惟擇中弗失,不善必知,德性用事,天運川流,始爲知幾,始爲知止。斯爲行著習察,致良知之傳。」循閩遊武夷,謁文公書院及陽明甘泉祠,語具《武夷答問》中。其年,季子善以刑部主事給由,復先生原官致仕,贈封王氏、李氏俱恭人。辛酉,會復古,發道心人心之旨曰:「動以天曰道心,無聲無臭,故曰微。動以人曰人心,作好作惡,紛然不安,故曰危。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雜也。惟一者,一於道心也。常精常一,是爲允執厥中」云。

壬戌,先生年七十有二,八月,大會復貞,開示學者益肫切,謂天下之道二,惟誠與

僞；天下之學術一，惟言與行。庸行庸言，時措於子臣弟友。相顧而慥慥，是聖門之規矩彀率云。九月，寢疾，召家人訓飭之，不異平時。十一月十日，諸子扶坐端拱，正衣冠而卒。當疾亟時，走而禱者交於途。訃聞，哭而奠者屬於道。爲位以哭，服心喪者幾徧域中。越二年甲子，葬於邑竹坡原。羅文恭銘其墓，徐文貞表之。邑人士呈請祠之學宫左，春秋蒸嘗焉。丙寅，穆宗登極，改元，詔贈禮部左侍郎，謚文莊。

先生生子伯義，字某，舉嘉靖癸卯江西鄉試仕；仲美，舉辛酉順天鄉試；季善，登嘉靖丙辰進士，仕累太常卿。義生某。善生德涵，登隆慶辛未進士，仕至河南按察司僉事，具別傳。德溥，登萬曆癸未進士，見任翰林編脩。美生德泳，登萬曆丙戌進士，見任某道御史。

楚黄耿生曰：孔氏學脉，歸于求仁。學不識仁，而師友道喪久矣。惟先生以天授瑰材，弱冠魁天下，邁迹金馬，蓋不待荐躋崇膴，而燁燁清華，僉奓其地望崖重矣。顧一聆文成致知旨，而遂委心遜志，俛就弟子列，何自抑損如是？綜其終生，凡形之譔著，見之答問，家庭孺稚之訓飭，屏帷閨闥之諭誡，一惟師旨是發，不少違異。繄豈不能增一新諦，特標一異幟哉？蓋天寔啓之，妙契神解，的見夫師所授旨是孔氏爲仁正脉，肇之虞庭者。本諸身心，推之家國，達之天下，俟之百世，不容易矣。且玩其緒言，因證諸日履，跡其顯行，究厥隱衷，蓋以身發師傳，非若世學，徒以言詮知解承接者。是故進而立朝，抗論正議，納約矢謨。至忤權貴、❶觸雷

❶「權」，原作「蘿」，據文義改。

霆，屢蒙嚴譴，迍邅没世而無悔，非以爲名也。致其獨知，不欲負所學以負吾君也。退而林居，力贊有司，方田均賦，卹災賑饑。與夫繕橋梁、創義倉、廣陂堰，凡創利剔弊，雖冒嫌怨而不避，非以爲德也。致其獨知，若瘝躬納溝，不容自已也。自南雍免歸，繼室之嘉禮甫成，踰月即出西里講學。明年遊南嶽，尋遊廬阜，若越之天真，閩之武夷，徽之齊雲，寧之水西，咸一至焉。而境内之青原、白鷺、石屋、武功、連山、香積，歲每再三至。遠者經年，近者彌月。常會七十，會聚以百；計大會凡十，會聚以千。絳帷一啓，雲擁星羅。或更端承稟于函丈之前，或簪筆記述於比席之後。負牆側聆者肩摩，環橋跂覩者林立。而先生温言和氣，隨機轉授；曲譬廣證，隨事發揮。若無往非可教之人，無感非可動之物然者。蓋先生居嘗齊順逆之境若晴雨，視榮貴之遇如浮雲。而于會友明學，則若飢之于食，寒之于衣，植根自天而不容自已矣。緬懷自受學後四十年間，歷壯至老，歲正抵暮，月朔至晦，日夕達旦。心之所營，趾之所措，曷常一息一念及私圖哉？蓋亦無間矣。又輓近承學，有以縱任爲性體自然者，先生肫肫爲申戒謹恐懼旨，明自强不息爲真性。蓋懼後之流于蕩，而約之于獨知也。有以寂静方爲知體之良者，先生肫肫焉示天運川流之幾，明寂感動静無二界。蓋懼後之倚于内，而一之于獨知也。又有以學從無極悟入，方透向上一機者，先生肫肫焉揭庸言庸行，明下學上達，無二途轍。蓋懼後之離而流于邪，而實之必物格知乃致也。凡以弘師旨之傳，廣與人爲善之量者，心獨苦矣。羅文恭誄之曰：「先生以一身爲天下，以一日爲萬世。」其深知先生之獨知也哉！

善哉乎，王心齋氏推言之也。嘗寓書謂先生曰：「堯、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孔子以不得顔、曾爲己憂。位分雖殊，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一也。愚謂姚、姒以君相爲仁，而仁覆天下；孔、顔以師友爲仁，而仁流萬世矣。孔之顔，故堯之舜也。」昔文成稱先生幾顔子，所期者遠也。王心齋發所自悟《大學》止至善旨于先生，智亦足及之。乃先生則固神明默成之矣。惟我昭代巍科膴仕，奕世雲仍多有之。顧此學一脉淵源世濟，如先生裔胤，不少概見。識者僉稱先生弘大博厚，厥後浸昌浸盛，有以也夫。

念庵羅先生傳

先生姓羅氏，諱洪先，字達夫。嘗讀《書》至「克念作聖」，遂自號念庵居士。其先豫章人，曰志大者，始徙居吉水之橙溪，世爲吉水人。志大嗣孫曰慶同，同生良，良生循，附籍陜之白河，登進士，仕至山東按察司副使。配李氏。以弘治甲子十月十四日先生生。誕日，適副使公起復，寓京，復除工曹呂梁洪，故名洪先云。先生生而神穎殊絶，身不踰中人，方面秀眉，修髯皙膚，吐音鏗然，目無游睇，自童端重，不爲嬉弄。八歲，屬對語奇。外祖李公鶩曰：「此兒後當爲大丈夫。」九歲，始就塾師，三年授《尚書》，竊讀古文，遂喜爲古文辭，慨然慕羅文毅倫之爲人。方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即嚮往，遂卑視舉子業，常斂目端坐，同舍生或嘲誚之，不爲動。比《傳習録》出，先生奔假手抄，玩讀忘寢，往往脱穎見篇章間。同舍生益驚避之。年十九，始就試，補邑庠弟子員。嘉靖乙酉，年二十二，舉于鄉，以憲副公偶疾，遂輟會試。師事里中谷平李公學。李公端嚴

有守，學以閑邪爲訓者。

戊子冬，與計偕，聞同郡黄洛村、何善山二舉人曾受文成學者，附其舟，嚴事之。時先生兢兢然動止不踰矩，而二公言動如常，衷疑之。一日論學，何君慨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究其衷，微類先人心耳。」先生憮然内省。自是學求近裏，日究文成致知旨。

己丑，年二十五，舉南宫，廷試，肅皇帝親閲，奉御批：「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時外舅曾公官大僕卿，報初下，喜，趣告先生曰：「喜吾壻幹此大事也。」先生聆之，面項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黄二公聯榻蕭寺中商學焉。既授官翰林院脩撰，常心怦怦念憲副公不置。踰年，遂請告歸。至儀真，病幾殆。留數月，愈，乃謁谷平公于浙邸，訂舊學。方病時，有瓜州富人王紀者，坐事爲同年項甌東按治，乃飾名姝，介萬金謁求解己，峻拒之矣。項聞之，微以意嘗先生。先生辭益厲，項歎服，遂定交爲深分。既歸，悔曰：「紀所遺當拒，而罪不當死。」久之，有同年饒比部録刑江北，致書生之，已弗逮，爲之惿然。是後二年，先生侍憲副公于家。公訓飭不殊童穉，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忻忻從事焉。

明年壬辰，詔覈在告過期者。憲副公趣之入京，補原職。時南野歐陽公德、文貞徐公階共事館中，先生每過從論學，歸輒綴記，久之遂載帙矣。嗣充經筵官，躬展御書，尋陪祀孔廟，聽講彝倫堂，俱錫宴。一夕，忽夢别憲副公，伏地哭大慟，悲極而醒，淚零枕席，心掉不能出户。日未晡而公訃音至，先

生痛欲絶，奔歸至揚子江，舟人難之。先生曰：「吾不得見父，奚用身爲？」疾驅抵家，即喪次，三年啣哀不入室，蔬食水飲，葬祭以禮。携二弟常寓近里玉虚觀，四方士友因而依歸者衆。或諷之，謂居喪講學非宜。先生報書謂：「處此葢竊倚廬意。且以病，便静攝求免於辱喪，間側聆諸長者緒論，志在求益，非敢主會開講也。」服既闋之二年，母李宜人病痺，先生廢寢食，烹藥供饘，衣不解帶者數月。諸婦請代，宜人不許，曰：「出吾兒躬親者，吾安之。」居喪痛慕，執禮彌殷。一日，玩内典，得返聞旨，覺此身在大虚，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顔貌，驚服。先生忽自省曰：「嘻，是將入禪那矣。」乃悔，置前功，篤志聖學正脉，必繇濂溪無欲旨。居常與同郡東廓鄒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虚日。次年，改葬憲副公、李宜人于廬陵之盤龍山。己亥，推補宫寮，改左春坊贊善。赴召，道南都，兩入城晤同志，與王龍溪畿諸公質辨累日，大都主無欲旨。至維揚，趨泰州安豐場，訪心齋王公艮。心齋時病不出，先生就榻傍，語述近悔恨處求益。心齋不答，但論立大本，以爲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諸病當自消云。且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育把柄。不知此，縱説真不過一節善耳。」踰日再見，因論正己物正，此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己未盡善。己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一身不小，一正百正，此之謂天下善，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脩己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孔子而已。先生聆此深省，謂林東城春曰：「日聞心齋言，未能盡領，論至此，却灑然有鼓舞處。」語具《冬遊記》。時心齋作《大成學歌》以贈，先生感切，記末歌

曰：「父母生我身，師友成我仁。我身如不仁，形神皆非真。聞過乃易簀，受言永書紳。誰知百年内，二義無疏親。」詳記中。先生于時殷殷求友意，殆若無若虚矣。踰歲抵京，入春坊進講，與其友唐荆川順之、趙浚谷時春居相比。荆川每語先生之學輒傾服，而浚谷生西北未悉也。一日，邀先生出遊，屬其内子謁曾夫人，闃室中一無有，乃曰：「羅君内外，皭然若此！」繇是三公交好浸密，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咸稱異之，曰「三翰林」云。時儲位未定，浸聞有它異。先生乃與二公各上疏，以預定東宮朝儀爲言。忤旨，謫爲民。先生出京，與荆川各買小艇聯發，角巾布袍，蕭然世外。每暇，共編圖史，學書寓運甓意。既歸二年，庶弟請析居。先生盡推先世田宅，咸令主焉。乃于舍外别建一宅居，題云「芸館」，僅足避風雨者。仲弟病卒，哀楚累月，寢食失常，其友愛篤至如此。先生自歸田，削跡城市，辭受取與，咸裁以義。世局時格，秋毫靡狥。嘗曰：「此吾當然，非祈免毁譽也。」時郡中東廓、南野及雙江諸公咸家居，爲會講學，衆常至數百千人。先生每與抑抑求麗澤，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一時薦紳逢掖，快覩景行，有不假言辭之末者。久之，遊衡岳，爲文盟告岳神及白沙先生祠，語載集中。登山絶巔，至會仙橋，過觀音岩。岩有僧楚石者出迎，私曰：「吾嘗受異僧外丹，誓非人無傳。今以授公。」先生拒不受。

丙午，送季弟如南雍，過毘陵，訪荆川，夜語契心，相對躍曰：「庶幾千載一遇乎！」遂達旦不寐。時先生與荆川皆以重名爲海内宗依，所至聚望若仙。然荆川自以博大不如先生，雅曰：「念庵之學平正云。」冬闢石

蓮洞，洞故虎穴，荊莽蓊鬱，不知年矣。先生異之，遂加攘剔，闊其中容可百餘人，遠望類蓮花，故名。先生自是多洞居。錢緒山德洪偕龍溪邀會如青原，士友同聲至者百數十人，先生多告以去欲除根云。訂約擇龍虎山中爲江浙會所。己酉秋，先生遂預赴龍虎之僊岩，過冲玄觀，登愛山樓，意甚悅之。遲諸君子未至，爲書壁歸。一日，坐洞中，有悟恍惚，大汗，洒然自得。問者曰：「到此能無續斷乎？」先生哂曰：「今固去了，又在也。」邑令王西石之誥以先生聚講無所，葺玄潭之雪浪閣，集士友大會。西石自是亦津津嚮學云。

庚戌，聞虜逼都城，先生目不交睫者月餘。已而病作，幾不起，尋愈。聞龍溪論良知當下具足意，速人悟入。先生曰：「吾人注念反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昭然。顧以利欲之盤固，血氣之浮揚，而欲從其心之所發，任其意之所行，滅裂恣肆。至以存心爲拘迫，以改過爲粘綴，以取善爲比擬，以盡倫爲情緣，將使天下之人蕩然無歸，悍然不顧，斯爲道病不淺。故平時提誨學者，多主周子「無欲故靜易繫寂然不動」語，以爲能靜寂乃爲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一切無染，乃爲主靜而歸寂云。又答友書略曰：「陽明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嘗證以入井怵惕，蓋指乍見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證以孩提愛敬，蓋指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而言；證以平旦好惡，蓋指日夜所息，未及反覆而言。然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陽明公得孟子之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云。

甲寅，邂逅王龍溪于海天，遂同舟西歸。謂龍溪云：「往年見談學者，皆謂知善知惡即良知，依此行之即致知。予嘗從此用力久而疑之，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龍溪曰：「近覺何如？」先生曰：「年來與前自別。蓋當時之爲收攝保聚，偏矣。夫謂感由寂發可也，然不免求寂有處；謂寂在感先可也，然不免待感有時。蓋人心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位有常尊，非守内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謂之感，發微而通，非逐外之謂也。寂非守内，故未可言處；感非逐外，故未可言時。此近收攝保聚之功，君子知幾之學也。」龍溪曰：「今於感中寂得否？」先生喜曰：「切問也，豈曰能之？收攝保聚焉耳。雖然，其或免於適越而北轅乎！」❶返舟會玄潭，龍溪再問，先生以工夫不撓心爲言。已而龍溪曰：「何以贈我？」先生曰：「陽明先生之爲聖學無疑。惜也速亡，未至究竟，是門下之責也。公等受煅煉最久，其得證問最明。今年已過矣，猶不能究竟此學，以求先生所未至。是非先生負諸人，乃是公等負先生也。」前語具集中。《夏遊記》篇，曾以示荆川唐公。公報書云：「兄爲世説法，固不得不爾。若爲己性命，須死心塌地静求一番始得也。彼二氏以出世住世爲證果，自難混帳。吾儒學在經世，亦須無欲之極，乃能用之，智精而力鉅。世儒混帳，此旨旁落于釋、老之徒

❶「北」，原誤作「比」，據文意改。

矣。」先生頷之。故于二氏徒侶，未嘗盡絶。

乙卯春，先生因偕龍溪遊楚，寓黄陂深山中。龍溪先返，先生獨留栖一樓，日夜趺坐半榻中三月餘，自覺有省，咏夜坐詩十首。貽蔣道林書略云：「此心中虚無物，旁通無窮，無内外可指，動静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今來，渾然一片。而吾身乃其發竅，非形質所能限也。」又曰：「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自無所措。然此特自知，難以語諸人。」先生到此，蓋霅然見大矣。尋病作，至九月返舍，而曾夫人卒先一旬矣。踰年，水漂没其居，假寓田家，泊然不以干意。先生自登第後，臺省爲建坊，咸力辭，則又餽坊值，先生悉却之。然有司仍帑藏積累數千金。撫臺鍾陽馬公知先生家故窶，又罹水災，檄理前金賙之，業已入墨吏私囊久矣。先生懼爲官屬累，致書馬公，以悉領爲辭，事遂得寢。同志因醵金相助，先生用搆正學堂於洞南。戊午，荆川邀會齊雲岩，共訂出山。奚先生曰：「天下事得兄任之，即某自效。奚必我出？」荆川意乃寢。時分宜既推轂荆川，公因致惠問，以出處嘗先生。先生報書辭謝甚懇，乃已。冬，以病謝客屏居。先生自是語學者多言知止，因扁其室曰止止所，時嘿坐其中。荆川訃至，哭，始下榻。先生初雖在榻間，然四方書問，未嘗不應。族戚交游之休虞與國事之然否，聞知未嘗不致意。蓋嗒然玄嘿，而物無不綜；澹然無爲，而自無不爲。由是益明儒、佛幾微之辨。答雙江公書，駁其專主寂静。又以佛氏之異吾儒，其棄倫遺物之大者，人未必入。其誤人易入者，惟在幾微似是之間。乃著《異端論》

三篇，明似是之非。龍溪復來訪，信宿語别，作《松原志晤》。嘗移書致規切，至是復發其概云。

次年癸亥，錢緒山以《陽明年譜》請校裁，既竣，序之末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嘿恃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如？」是歲，先生年六十。四方及門士相繼叩請日繁，先生弗以病倦。乃又於止止所後闢有斐亭。于時杜偉自吴江，周采自安成，劉孟雷自廬陵，曾乾亨、羅徵竹先生鄰戚也，咸先後稟學，向往篤切。及舊游諸君，日聚襟亭中。先生教先嘿識，重躬行，日以精神相蒸。初至者誨令静坐反觀，俟稍有疑，然後隨機引入。每日環坐，先生相對嘿然，時起立，循闌吟哦，上下從容，指發一二語，聞者莫不興起。甲子春夏，集有斐亭者先後不絶，先生日三至，終日忘言，而精神流溢，真意融盎，飲其和者，自不覺其入之深也。嘗曰：「凡與人解釋文義，發揮道理，此心甚是明白。言説既畢，此理無存。如此只是説話，與道無當。蓋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守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夐然不類。」又曰：「言此學常存亦得，言此學無存亦得。常存者非執着，無存者非放縱。不存而存，此非可以倖至，却從尋求中得來，由人識取。」八月初，子世光省試，手書白沙一絶句走示之。一日，忽病脾，至十三日，曰：「明日行矣。」家長老入室問疾，覩無長物，曰：「甚矣，窶也！」答曰：「窮固自好。吾兒歸，以是語之。」姪國光再請遺言，曰：「已矣，復何説？」中秋日，門人託

等扶翼危坐正巾，斂手而逝，年六十一。于時雖山谷細民，聞之灑泣。訃聞，四方大夫士無不嗟悼曰：「天喪斯文！」合邑諸生請於臺司，祠列學宮之右。其門人設主奉入玄潭閣下，邑令因扁曰「江陽書院」。葬邑某山。

隆慶改元，詔贈光禄少卿，謚文恭。子世光，次奕光。所著詩文分内、外、别三集，統凡若干卷。方先生之歸田也，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弧，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至五十前後，覩時事日非，始絶意仕宦。然饑溺由己，撻市引辜之衷，未嘗一日不業業也。先是，邑苦虚糧，貽書上官力請方田。里大滑飛言撼阻，不爲動，促郡邑竟成之。邑人又爲兑米輸將苦，言之邑令，建倉同江水次。又邑籍苦虚丁，力言諸當路覈之，減去二萬，邑人咸稱便。後同水鄉飢，移書郡縣請賑，爲之立法周密，推之一邑，民賴以不殍。閩、廣寇起，流突吉地，移書當路，提兵臨捍，而密畫贊之，一境以全。時當攢户籍，戒其鄉分置區域，按畝出收。擇士友公正者尸之，俾人得自盡，一時稱平。當事者例薦特薦章罔虚歲，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雖先皇重于起廢，臺臣有甘被廷杖而言不已者。今天子即位，多召用耆碩。天下士咸咨嗟歎曰：「悲夫！念庵先生胡不逮也？」門人胡正甫曰：「直更重悲焉。蓋先生嘗言孟子後學者本末倒易，宋儒繼出，發憤啓明，濂溪、明道，倬乎尚矣！晚宋儒者轇于理氣動静之分，漫衍贅複，無以見聖人用意之微，此孔氏之厄也。陽明崛起，揭

格物致知旨，此於明物察倫，數千載若出一語，豈非孔、孟正脉哉？顧今玩弄于知識，馳騖于言説，浮沉于老、釋，莫能實致其良知，氣質之不美者，益恣益遠。其極至于妨人病物，疑阻天下嚮往之心，斯又陽明一厄也。天啓我先生，孝友通神明，忠誠堅金石，潔白寒冰霜，凝重峻山岳。蓋自少然也。比長聞學，邁往仔肩。退乎恭默，遜以入也；確乎躬行，日以履也。湛乎應感之常，寂而非虛也；烱乎先幾之常，復而非念也。兢兢乎嚴細行之矜，而非小也；矗矗乎盡人物天地之性，而非大也。浩乎環躒于四方，而非動也；寥乎亢坐于木榻，而非静也。至于一切知見言説以逮老、釋，似是之非，咸不得參。蓋自其生平用志不分，竭力凝道，駸駸乎達天德，入聖域矣。方今天下尊慕師表，奉其片言爲取衷。蓋致知之訓，先生與人同。至其不言而人莫不信，不動而人莫不從。俾天下皎然知末學之非，而堯、舜、孔、孟之緒，必在于是，則自先生而定。《易繫》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之。顧年才六十一耳，一旦已矣。未見其止，直所爲重悲也。」

楚黄耿生曰：近世逢掖士疇不艷慕大魁，爲世千萬人一人哉？惟我昭代粤自洪武辛亥，高皇策士伊昉，遞三歲得一人焉。綜之掄此選者，到今計百有奇。彼銷滅無聞者何衆也，此亡論。即由此荐躋崇極，秉鈞樹庸者，亦可十數指數。先生立朝，秩未及滿，靡所表建，窮約終其身矣。然賢士大夫心鄉往之，未敢軒彼而輊此者，蓋齊景千駟，不齒餓夫；夷吾一匡，取羞童子，自昔校品然矣。斯猶易明也。惟先生之學，其見諦所

至，世多能及之，容有尚焉者。乃衛道翊教者卒尠，傾心于彼而推宗先生者居多，此何以哉？嘻！其幾微矣。斯未可與膚識闒見者道也。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傳三

宋文憲公傳

宋文憲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之浦江人。其先家京兆曰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徙吴興。周廣順中，復徙義烏。宋嘉定初，又徙金華之潛溪。及公始徙浦江。自憲至公，凡二十六世，中多以經術隱居，教授鄉里。公在娠僅七月，元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生。生而苦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甫六歲，入小學，穎敏絶倫，書過目輒成誦。九歲，爲詩歌，操筆立就，有奇語，人稱爲神童。公故家貧，不能延名師，而村學究又無敢師，公自是廢業者幾十年。里中張教授繼之者奇公，質言于公父，令受業聞人夢吉，習舉子業，每試輒右諸生。其友金華胡翰曰：「舉子業寧足溷此君耶？」邀與同學古文辭于吴萊，籍然有聲。時同里待制柳貫、侍講黄溍俱以文學擅大儒名，公咸從之學，遂兼得其長。由是公文章名滿浙東矣。元至正中，徵爲翰林國史編脩，不就。見世亂，益韜閟，入小龍門山隱居著書。與其伯祖真和酌定禮儀爲家規，以傳示孫子。居常自念文爲載道具，凡區區酬應製作，不足語文，於是益求古人精神心術所寓。聞同郡許謙承傳何基、王栢、金履祥爲朱學嫡正，因其門人討究晦庵之學，而慨鄉賢吕東萊氏之失其傳也，奮然思繼其絶。識者知其志所存，蓋聖賢之學，自任重矣。公

于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説，悉得其指要。至于佛、老之學，亦皆研究。嘗用其義趣，模其語言，製爲經論，參諸其書中無辨也。

歲庚子，高皇帝定鼎金陵，遣使以幣聘。公幡然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其時乎！」遂與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章溢俱見。上尊禮稱先生而不名。上問：「世亂奈何？」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在明公。」除江南儒學提舉，尋召授皇太子經。公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亹亹不倦，上深嘉歎。壬寅，召講《春秋左傳》。公對曰：「《春秋》，孔子褒善貶惡之書，遵而行之，賞罰適中，天下可定。」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上論黄石公三略，對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尋以疾乞歸，賜金帛，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上，奉書太子，願進脩德業。上覽書喜，召語太子書意，賜書獎答。洪武二年，徵總脩《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脩國史。及討論功臣封爵，時甘露屢降，上問灾祥之故，對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才，天下未有不治者。」四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立取覽，説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上坐西廡，賜大臣坐，令公講《大學衍義》，言司馬遷論黄、老事，講畢，復言曰：「漢武嗜神仙，好邊功，民力既竭，讋以重刑，幾至大亂。人主能義理養性，

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離席頓首曰：「願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陞侍講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姦臣事爲《辯姦録》，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祖訓，纂《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爲序上之。上方稽古定制，凡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多所酌議，論述陳說上前，直諒不爲文飾，雖家事亦無蔽隱。一日，上偵得其家居飲客饌具諸纖事已，試問之，對一一皆實。上曰：「卿真不欺。」由是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對曰：「臣少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侍左右，一旦受職，任事不效，負陛下。」頓首力辭。上愈重之。每燕見命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復問否爲誰，對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短毁。間應制爲詩文，輒寓忠告。上喜公善諫。公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温樹」二字室壁，或問朝廷事，但指二字，不對。上嘗强公飲醉歡笑，賦《楚辭》一章，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令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又嘗躬執金杓，調甘露湯以賜，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者，特與卿共之。」

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以公艱行，詔皇太子選良馬賜，親爲作歌，命群臣和之。時有上疏者迂衍至萬言，上怒甚，問群臣。阿意者或抵以不敬，罪當誅。公對曰：「彼應詔陳言，圖效忠耳，有何罪焉？」上怒稍解。復覽疏中有足采者，召

阿意者罵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非宋景濂，誤罪言者矣。」

十年丁巳，公以老乞致仕，詔歸，賜緡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上曰：「卿今年幾何？」對曰：「六十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初，公辭歸，請歲一來朝。及期，上屢廷問，比至，大喜，親寵有加。嘗歎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公遜謝不敢當。辭歸，道所經行，上親爲指畫。既行數日，至形諸夢寐，其眷注如此。公入朝，太子諸王咸欣動色；在廷百官惟恐不留；下至寺人衛士，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争先快覩；四方士得一識面，夸于人爲榮；蠻夷朝貢者數問安否。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教文華生數十輩，出參大政，爲御史、知列郡者相望。既司制作，乞文之士踵接於門。然苟非其人，雖權要有力者，卑禮厚幣，不得一字。而欲發潛振幽，即貧賤之極，亦欣然爲之。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容易視，不敢與齒。日本使奉勑請文，獻百金，却不受。上問，公對曰：「天朝侍從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高麗、安南使者購得公文，不啻拱璧。而公故悛悛如鄙人口不能言者。比歸，上詔加贈父祖官三代，誥詞皆上親製。誥詞中稱公「德量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天下榮之，頌上知人哲，謂公無媿詞云。嘗訓子孫曰：「君恩等天地，何以爲報？惟誠敬忠勤，差可效萬一耳。」

公豐頤美髯，目短視，尋丈外不辨人形，而雪邊月下能讀蠅頭字，一黍上作十數字，點畫可辨也。身不踰中人，而志蓋尚友千古矣。忠愿愷悌，而尤篤于倫品。處父子、兄

弟、夫婦間，咸盡其道。所友善若義烏王子充，其門弟若天台方孝孺。❶跡二公本末，而師友平日之所劘切者可概知已。晚益究極性命之理，嘗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説，道之敝也。」平居布衣蔬食，不殊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貴而能降，盛而能虚，接引後學，惟恐不及。謙冲抑畏，雖三尺童子下拜，必詘膝垂首。而公侯貴戚，則未嘗降禮，足不一履其門。人有爲善，竭慮相助，不啻己事，且揚譽無已。至於品裁優劣，則極慎許可。當其意者十無一二。及致政歸青蘿山，終日閉户著書，人罕覿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友以郡縣事託，則峻辭拒謝，弗假顔色。聞閭閻疾苦狀，輒愀然咨嗟，食爲不飽。遠方來學，授館具餼，雖久不衰。而或談及時事，則拂衣引去，不與竟語。行事不爲奇異，不尚表暴。學士大夫以至甿隸工賈，無論遠邇、識不識，咸推爲大人長者。與人和易任真，不爲鉤鉅。視世人所爲變眩捭闔，謾若不知，知亦弗較；縱爲所賣，不顧。而人亦卒無有欺之者。性尤曠達，不事檢飭，世俗生産作業，一切不問。自少至老，未嘗一時釋卷。稍暇，或支頤看雲，或蓬髮徜徉松梅間。遇得意時，擊磬浩歌，聲振林木，翛翛若塵外人也。中所自得，莫有測之者。識者謂其方嚴似程正叔，而不失伯淳傍花隨柳之趣；該博若鄭夾漈，❷而亦類元晦繭絲牛毛之精；文詞足方歐陽永叔，而忠實無妄語類司馬君實云。三年冬，孫慎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

❶「孺」，原誤作「儒」，今正。

❷「夾漈」，原誤作「浹際」，今正。

皇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行至夔卒，年七十二。

公之文，自朝廷大紀述外，別著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浦陽人物記》二卷、《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四十卷，行于世。又有《周禮集注》、《孝經新説》、《凝道記》、《古賦正音》、《經緯文宗》、《浦陽三書》等云。正德中謚文憲。

論曰：伏聞我高皇嘗諭侍臣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其君子人與？匪直君子，抑可爲賢矣。」炳乎聖鑒，兹其定評哉！青田劉伯温稱公學主六經、奴百家，至于釋、老書，亦殫精研究，第以資戲劇而不溺云。夷考公論道上前，授經太子，暨凡議禮定制，明徵于典則之垂者，粹然一軌于正，其學之淵源可識矣。我國家二百餘年來，所以寧平到今者，士無異論，師無異學者，可弗繹思所從來哉？

于肅愍公傳

少保于肅愍公謙，己巳之秋，胡塵翳天，皇輿播越於迤北，戎馬躝蹂於郊坰，變在呼吸間耳，幸不至如靖康、永嘉之禍者，公之力也。惟公時劈畫所最難者有七：彼時闕庭鬨然而譁，監國欲退，已成甘露之變矣。公上陛掖留，請立戮王、毛二豎以紓衆憤，請宣諭王振應族，俟命行誅，馬順應死，擊死勿論，而群情乃定，一也。嗣監國新立，法紀不章，戰守無具，虜患且方熾也。公首正扈駕失律之罪，亟請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營兵，以備征調。且除戎器、調兵食，傳檄邊鎮近省，並授方略，遏虜勤王，二也。

嗣徐珵倡議南遷，踵宋季南渡之覆轍矣。公慟哭抗言，力排其議，自是根本始固，三也。石亨請閑九門以避賊鋒，幾以百萬生靈與虜矣。公令盡移郭外居人入城，背城而軍德勝門外，堅壁清野，急散官軍通州倉糧百萬，盡入都城，不以資敵，四也。喜寧嗾虜邀大臣議和，後參將許貴亦請與和緩師，是季宋款金之愚計也。公即出德勝門對壘約戰，勵將誓師，而虜始震沮，五也。喜寧異族，以國爲市，此虜奸細也。公授計擒之，以絶禍本，六也。自是虜酋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患甫戢，内舋漸萌，奉迎之議，上不樂聞，調停少失，干戚之事兆矣。公昌言大位已定，不敢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應遣使奉迎，上乃勉從，七也。且其時閩越、嶺南劇盜蜂起，南蠻、西蕃亦復蠢動。公内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抗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蒼黃注厝，動中機宜，一時經畫，奕世永賴者，不可殫述。殆若天授神啓，豈公之智算異等，抑公之精誠無二耳。惟虜酋擁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京城下亦然。公時引據孟子社稷爲重之言，實合漢帝分羹之謾對，襲鄭人代許之故智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悲夫！公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灑何地？」嗟嗟！公之血誠，已灑於此矣。太子之易，南城之錮，公何以自解於英皇？顧九廟列聖享血食於無疆者，當亦鑒公此血誠也。抑世僉謂倜儻非常，駘宕不羈者，可濟緩急。彼繩尺脩謹士，齷齪難與應卒支變云。乃公故潔廉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止宿直房，旁無姬妾。數椽敝廬，僅蔽風雨；幾畝薄田，纔供饘粥。食無兼味，衣無

累帛。巡撫两省幾二十餘年，議事入京也，不持一土物以賄貴要，两袖清風之咏，汴人至今傳誦之。由是以觀論材品者，尤重原本哉！蓋未有侈於奉身，而能致其身；未有急於徇世，而能以身狥國者也。視公可鏡已。

劉端簡公外傳

蓋聞古君子之仕也，不擇利便，不避險難，不騖聲名，不枉徑竇，循理奉職，行法俟命而已。乃輓近顧謬不然，士人艷慕清華，競務巧宦。上者矯然樹頰信眉，揉情飾節，欲以釣奇，而顯爲名高。下者卑卑婞婀附麗，習爲常脂藤蘿。又其衰也，納賄通苴，如市賈然，曾不恧耻。及國家卒有緩急，則如竄鼠驚豚，縮穴逸垣矣。然如是而卒倖如志者十五，敗者亦十五。若遵古之道，而困戹以老者故衆甚。世懲遵道者之困戹，而慕彼之成，不虞其敗也，則率以是爲宦術。嗟夫，嗟夫！何不取吾鄉端簡公之履觀之也？彼務巧宦而敗者無論，即倖成者所喪滋多。守道而困戹，故自有不損者在，矧守道如端簡，則亦卒躋崇膴，以榮名終矣。獨奈何不法此而慕彼也？余爲是慨，特述公履，詮次其言論，俾後進者覽鏡而遷思焉。

公諱采，字汝質，別號安峰。其先爲洪都人，國初有諱均祥公者，始徙麻城，居邑東細石嶺，是爲河東劉氏。曾大父曰德敏，以賓貢登仕佐郎。大父曰紀。父曰漢，舉弘治戊午鄉試，爲建德令，後俱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建德公長子木，舉鄉試，仕至濟南府同知；次术，補邑庠生；公季也。初，昆仲咸以文行著，時稱河東三鳳云。公孝友天植，居子舍，有郎中令浣滌厠牏風，家

事屬長，不私財。建德公卒于任，公哀毁柴立，匍匐護喪歸。同兩兄居倚廬三年，不禪不飲，人服其孝。自少愊貌穎中，不事攻苦，而自嫺博士業。宿學名彦，胥傾心下之。嘉靖壬午，遂以《春秋》舉鄉試第三，中己丑會試，次《春秋》第二，廷對賜進士高第。時永康公持國秉權，寵甚盛，縉紳多紆意附之。以公爲會試所拔高等，特嚮意公。公故不肯違衆一謁。其年臺省多更置，徵選新進士除補。鄉人居銓司者，計公才望必在選中，預私公以市己德。公謝之，竟不赴選。鄉人因啣公，擠之外補，守宿州。公雅尚儉素，既蒞宿，益自節約，即一蔬不以厲民。爲治容容，而故不受請寄，不昵近習。其發摘奸伏，人稱神明焉。一日，遥望獄中有異狀，心動，果囚謀逸，須暮發也。鞫之，左驗伏辜。又民詭怨有人自經死其門者，不知名氏，公視其色有隱，遂執按之，得其奸，抵罪。屬歲大侵，米斗百錢，而漕臺督輸急，宿民嗷嗷。公請移帑羡金轉糴，爲民代輸，俟秋償。漕臺意異，移文格之。公竟矯申前議，民獲蘇。至秋，民繦屬輸償，卒無負者。

居宿幾年，而遷户部員外郎，尋晉郎中。久之，乃遷四川布政司參議，督理黄册。蜀王故賢，會朝廷命吏董治王城，公與焉。事竣，王遺公金幣腆甚，公一無所受。蜀人有官銓司者，與公爲同年，居里中，以私與監司搆，公寓書規之，而蜀人因并銜公。既典銓，故滯公，踰五載不調。後蜀人敗，始晉廣西按察司副使。粤西夷部錯居，有司煩苛，以致負固不逞。時部使者議勦，公抗議撫便。部使者憾其抵己，上章刺公，賴當事者故諳粤西利弊，乃不直部使者，而賢公云。某年，晉雲南布政司參政，尋入覲。某年，晉廣西

按察使。某年，晉廣東右布政。嘉靖之季，政府得以賄交，自信州始。公之入覲也，適信州當國，諸計吏謁相國，率薦金幣代羔雁，而公獨否。既信州按儀籍召諸計吏飲，而獨遺公。諸爲公動，公故晏如也。後分宜嗣秉政，溺賄特甚，銓政濁亂。公以是又滯右轄三年不調。秩滿，始轉福建左轄。莅任踰年，自度不能狥時取容，擬引疾去。會山東巡撫缺，而華亭公新得與政，力薦公，乃得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維時由藩司進巡撫者，率致數千金爲政府謝，沿襲成風，雖素號自守者不免。公獨無一縑之餽，達空函、問起居而已。朝士聞者或嗟異之，而夙與公善者僉爲公危。或貽書過公，公不答。曰：「任之耳。」尚書趙某者，分宜私人也，借勢螫毒，朝士憚如豺虎。一歲，銜命視師海上，鎮巡以下率踰境趨迎郊勞，贈賄金累數千計。其過東土也，公第令候吏持空刺迓之。趙手其刺，恚曰：「安峰誠安耶？」諸司聞者爲公惴惴，或以告公。公第發一噱耳。公之拊循山東也，刬去煩文，獨持大體，遇諸監司暨牧伯長吏，開誠披愫，不爲畯畛，以此人人盡傾相與。討求民隱，劈劃利弊，爲之平賦均徭，與民休息，頌稱到今藉甚。其大且難者，時民苦採鑛，而命下嚴急，諸司廩廩不敢違迕。公上疏請緩，詞極婉剴，獲允。御史某請開膠萊河通海運，上可其奏。因遣視。公條其不便者五，御史不能難，事竟寢。庚戌，虜薄郊圻，詔近畿撫臣提卒駐臨清諸處扞蔽，後歲沿以爲常，士卒疲苦。公疏罷之。

初，巨寇楊士仁聚衆躝青、徐間，公應機勦撫，捷奏，蒙金幣之賜。越三年，晉南京兵部右侍郎。其年以考績北上，值虜警報日至，而團營協理缺人，在位者争引避，因廷推

及公。公受任自矢曰：「我無横草功，蒙恩至此，即有急，便當以身殉耳。」踰年，虜患寧，復改佐户侍。時大司徒以刀泉不辦獲譴，公攝篆。世廟徵發旁午，水衡錢告竭，公疏請裁諸費不經者，不報。居有頃，南京鎮武營卒亂，司徒王公遇害，廷議代者。公語家衆曰：「必我。昔人畏團營，故使我。今人又畏南京若阱矣，將誰使？」趣治裝。果以公往。公之南也，門下士有自負諳韜略者請從，以備非常。公却之曰：「朝廷使我南，將輯寧是寄，豈兵之耶？若無所用之。」比至，諗營卒之亂以餉故，而餉之不給，則轉輸之弊不釐致然耳。維是條畫度支便宜事，凡運艦至，計道里遠邇，分定便庾，以省諸僦費，戒主計者剔窒一切收支蠹孔，由是轉輸者所在稱便，而運艦翩翩踵至。南餉至今紅腐山積，多公畫一規也。辛酉，以災異自劾免。先是，公之南也，瀕行，請於執政曰：「某病且衰，不稱任使，第以留京未靖，誼不避難。兹行賴宗社之靈，處分得少效其愚慮，會須還我骸骨耳。」至是，懇申前請。政府諒其誠，特贊允之。公去南後，代者入居其邸舍，覩其扃牖牆屋整飭如新，益嗟歎公德云。丁卯，穆宗登極，起公南京工部尚書。未任，改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士紳資適逢世，多喜興事就功，而公故任真自如，恪守舊章，鎮以寧静。往時脱巾士懷慴恩威，率戢戢斂縮，毋敢譁者。

己巳，公以七十，引年乞休。上温旨慰留，有褒語，朝士榮之。庚午，公復乞休，疏凡四上。上廉公情懇，特允馳傳歸。歸三年而公以天年終，蓋癸酉十一月二十三日也。有司以聞，贈太子少保，謚端簡。祭葬録廕

悉加制。

於戲！仕宦如公，可謂善始善終矣。惟公初仕，以進士高第，即膺華選，不爲進越，顧薄臺諫之選不就，而甘心外補。既守州，時治行誰復最者？乃踰考而堇堇晉地官郎。地官郎今才俊人蔑視之，以爲俗局。公逡巡斯曹，凡幾年所，而始遷少參。又五年而始進臬副。又幾年而始進藩參，曾無積薪之嗟。且蜀暨粵西、滇南皆險遠，仕宦人所不樂者，而公怡然安之。已晉右左轄，而得廣東、福建。廣東又皆脂膏地，人苦易點巇，而公居之，顧益皭然。中簡晉巡撫，纔强輿情，然已後矣。後由南少司馬得轉北少司馬，由北少司徒得晉南大司徒，皆緣時艱，人共避之，而因以及公，豈非遇時而命也哉！公生平廉謹好脩，而恥矯異以掠名；篤中隱厚，而羞詭隨以阿世；通敏中瑩，而不炫智以矜賢。以是自爲州牧，驟歷藩臬，所如落落，更未得一汲援。在宿且見抑於漕臺，在粵西且見刺於部使者，而譽乃殷殷隆起，逮没世而人無瑕疵焉。❶由斯以觀，公之初滯而晚達，遇險而卒夷，始晦而後章，命也夫！夫彼汲汲於速化，戚戚於蒙難，皦皦於就名者，直與命相持耳，竟何如哉？

公嘗自謂生平宦業多得之宿州一任，語後進以仕宦要領曰：「惟毋附麗，自立而已。」既官藩臬，四五任後，家用常窘，時時稱貸戚里中。顧嘗謂人曰：「居官『廉』之一字，難哉，難哉！吾猶有媿」云。公於平時知交及相連姻婭，雖微賤，遇之如等夷；雖不肖，撫之猶才賢。恒言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耳。」公無夙疾，倏有

❶「疵」，原誤作「庇」，據文義改。

中表喪，躬往殯之，其家不能除舍而野宿，以此中寒病歸。歸而有鄉同年范姓者來訪，其人衰老且貧，公心憐之，又力疾與傾倒數宿，疾以是增劇而終。距生弘治庚申五月十九日，蓋春秋七十有四耳。公以鞠躬敦行，爲學不襍異教。晚年嘗祈曰：「吾不願年多。多一年，增一年過矣。古云多壽多辱，吾有味乎其言之也。」是可觀公之篤脩且達矣。

天臺生曰：余聞鄉長老稱說建德公世載醇德，丕世。濟南公秉家政，其馴行孝謹，不減端簡公云。端簡始師里中三泉董公某，董公故清脩苦節人也。而又繼師少保莊襄公。其父兄師友淵源所漸如此。又聞公舉鄉試時，報至而了不色喜，日中猶惛惛鼾睡也。長公訶之曰：「此何時而猶然惛惛耶？」跡公少年，志念已深，一舉不足介於中矣。大受者故若此。仕宦奕世，門閥益高，而子姪至今恂恂飭謹，不少加於寒素。豈緣誡飭訓誘哉？其濡摩所從來久遠矣。

萬崖黃公外傳

余覩士競紛華，閭閻日瘁，仰思古人不可得見，時爲之噓唏嗟歎焉。乃一再見萬崖黃公，始爽然坐銷，艴然愉快，自慶庶幾猶及見古人云。憲副黃公諱卷，萬崖其別號也。由嘉靖己丑進士，官比部，出補山西僉憲，晉陝西少參，已晉憲副，即解紱歸。歸年才四十又五耳。公歇歷中外，時余尚蒙稚，其宦業不甚詳。詳具迺孫解元某狀中。嘉靖辛酉，余被命往巡西夏，由秦嶺道經商洛間，因止郵亭，覩壁間多公題咏，知公曾宦此中。會父老祇迎者百十數，余訊之曰：「汝等猶識黃公耶？」僉對曰：「是我黃青天也。拊循我民如子。去之幾廿年矣，德猶一日也。」

言時咽哽欲涕焉。即此證之，迺孫所述宦績，似猶未盡狀也。公歸，蓋即真明農云。春夏間，家衆悉驅之田作，而獨與其配操杵臼炊釜作飲食，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鄰舍，鄰舍子欲舁送之。公曰：「毋，此何時也？假我具即德厚矣，奈何又妨汝務？」遂自肩之如田焉。公性故孤介悃朴而趣興甚豪，雅嬰情山水間。域中山嶠水浚，靡不遊至，或乘敝輿，或策款段，或曳杖躡蹻，倏然咏嘯，飄飄若仙也。家去城邑四十里而近，經歲不一至。至則市童撫掌歡呼，相指曰：「黄公來矣！」蓋驗其輿敝陋云。公居常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犢鼻衣治具。具無兼味。治畢，乃盥手更衣出。即新婣上客，率以爲常。余一日偕元孚周進士候公，公歡甚，縱談名理，因及疆埸時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禀曰：「烹雞且熟矣，請割。」公曰：「少需。」蓋劇談方適無間也。有頃，婢禀如初。公又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共饌，出胾肋狼籍，不爲意也。公間起入室，余從之闞其室，一榻蕭然，不啻僧舍已。余時若冷然嘘以清風，灑然沃以瓊漿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今幸游羲、黄世矣。」相與嗟歎不置云。

耿子曰：夫世約其躬爲苦節行者類多齷齪迂滯，不能事事，彼蓋矯飾爲名高者也。其真漓其性牿矣。公率性之真，從心之安。孟子所謂人有不爲可與有爲者，非乎？藉令世誠重用之，請纓之志，計能酬償不虛也。余又嘗聞里中前輩若鄒、劉、周、李、董、阮諸公，其風軌大都如是。顧所及覩記者惟公。因憶父老相傳宣、正、成、弘間，里中民物殷盛，閭巷熙熙有以也。乃今里中身有完服，

面無菜色，父子兄弟相聚，而無愁歎聲者蓋鮮。曷故哉？吏治之日婾也。吏治之日婾，則士節之不立也；士節之不立，則古道之寖微，而紛華之爲蔀甚也。即吾一鄉而天下可類知已。嗟嗟，孰謂公履爲細謹哉？公蓋古道之碩果矣。余茲重有慨焉。爰拾公一二淺事爲外傳云。

黄忍江先生傳

余束髮爲諸生，偃蹇黌序蓋十年，所更庠師凡六七，大都如出一型，其不爲子雲所譏刺者尠矣。嘗覩里中諸寒士，擔簦徒跣爲俯仰計，良苦辛也。歲時矉容聚族而謀，則又以無能脩儀爲楚，或稱貸拮据以往，至學宫前，頭岑岑加重，足僮僮不敢前。既候之署，閽人預探有贄，已乃出見，見則往往以怒容盛氣臨之。已納贄，則手受納袖中，默以指度腆菲，稍如意，始漸降顔色相遇。否則怒益熾，設諸難督過，若責償夙逋然。諸低徊逡巡，曲辭窾說，第得免譙訶以出，則自幸矣。乃富室豪族子弟至，則輒款狎杯酒，交歡甚至，謔浪媟褻，無復夷等。而富室貴族子弟出，則揚揚捫腹，都騶奴横行衢街間，覩朋儕旁若無目，流視之而已。余每慨然太息焉。不謂禮義相先地而陵夷至此極也。乃晚而始遇忍江黄先生。先生故未嘗爲嶄絶奇異之履，恂恂然貌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中介而氣和，色温而語簡。與人無封，而中鑒井井。余友彭公輔，故孤寒士，先生一見輒器之。謂余曰：「彭生有仙風道氣，子得友矣。」先生遇余兩人，至輒留坐竟日，談亹亹無倦。余兩人亦樂聽先生語，每至深夜忘歸也。先生嘗謂余曰：「吾初授官，命下時一夕念之不寐。竊謂官以訓導，名豈漫

哉？即字義從言從川，朝廷欲吾諄諄以善言與諸生相切劘也。而導字又從首從之從寸，則又欲吾首躬行以倡，諸生不可踰尺寸矣，非徒言已也。顧名思義，厥任爲艱耶！」先生故博洽多聞，從先生游者咸虛往實歸，欣得聞所未聞。憶余嘗病，先生爲述范仲淹示子書曰：「青年何苦多病？豈不以攝生爲意耶？門户纔起立，宗族未受賜」云。余聆之，惕然悚，蓋省古人之愛身，有以也。其志遠矣。又嘗述宓子之治單父也，其抑競崇恬，蓋感楊喬之喻云。而又時時爲余稱引其鄉先正，若虛齋之操履，次崖之風節，净峰之長厚，其行事甚詳，竟日無一庸俗談也。維時邑庠士餘五百人，賢者孚，不肖者格。貧寒者依依若怙，而貴富驕蹇者亦戢戢斂飭。先生故未嘗一厲聲色也。其時僚胥鄙且悍，日争腐鼠相詬鬩，而顧獨嚴敬先生，不忍忤。

一日，有緇衣欲葺梵宇，持籍丐助於先生。先生曰：「嗟，吾亦孔氏之守祀也。吾目擊吾孔氏之宫不足以妥靈，而不能謀，吾時心惻矣。而顧爲若謀耶？」邑令聞之感，乃亟爲葺理殿廡云。先生言不辯，而中類如此。尋先生陞海康掌教，行，邑之士紳弟子不戒而追送者無慮數千，車馬塞途。先生瀕行，留衣一襲，遺代己者，寓相傳意。尋代先生者雖不能盡繼先生志，然亦感先生意指，待諸生不爲虐矣。先生陞任後，越幾年，而余弟子健補弟子員。弟時猶髫也，釋菜歸而邑邑無歡。余詰之曰：「父兄覩汝髫年得泮游爲榮矣。而不色喜，何也？」弟曰：「吾嚮以學宫仁義府也，而今殆異所聞矣。吾始偕諸士謁先師，繼升堂，伐鼓拜揖，禮成，庠師儼然升座。吾儕肅而侍，意初筮必有發教，吾方延跂以聆。乃庠師旋從中座起，掀髯信眉

而揚聲曰：『若等公堂幣金尚不具，何也？今而後不辦者，視吾夏楚！』諸士慄然而恐，吾爲之赧然汗下矣。若斯而謂爲仁義府耶？游之不足榮矣。」余曰：「咨小子後矣。惜未得侍余忍江先生也。」余益重感思焉。先生任海康凡幾年，聞海康士德先生如余邑，相率建祠，生祀之。後先生思告歸。余時典學南畿也，聞之，寓書部使者，屬遂先生志。先生歸而媢友周元孝氏來督學，元孝故亦出先生門者。鄉人士相率屬元孝當優遇先生。聞元孝之校士於泉也，敬謁先生，先生猶儼然以師道臨之，更不一語及私。元孝以此益欽先生。余鄉人士相傳以爲美談云。余兹承乏來，意先生尚無恙，將操几杖而秉度也。居無何，而先生之訃聞。嗚呼，悲哉！余少年盛氣，聞先生諸緒論，憬憬奮起，私心謂即不敏，當亦少自樹，不負先生。乃今髮種種然而齒纍纍，而猶然支離悠謬若此，不已重負先生哉？嗟夫，悲矣！先生諱傑，字一貞，泉之同安人，學者稱爲忍江先生云。

祈門李節婦傳

節婦姓謝氏，祈門李應時妻也。父諱賨，甫聘後，應時業病瘵。父母悔之。謝氏矢靡他，卒歸李氏。歸後，應時病日劇，手足痺不能舉，一切卧起、食飲、櫛沐、抑搔至溲溺諸瑣委，悉節婦躬之，罔晝夜有懈。如是者蓋七年所。嘉靖辛卯，應時卒，節婦年二十有五，慟幾絶，趣治衣裳，虚壙右，誓以死殉。媢黨持之嚴，不獲死。踰時，又萬方解之，不聽，曰：「若等未諳道理，言不當我心，我將就從兄裁焉。」從兄者，蓋布衣謝惟仁氏，篤行學古人也。節婦一日如母氏家，則

肅惟仁至，問死所宜。惟仁憮然，徐謂之曰：「從一以終，義也。死以取義，何間焉？第女祖姑及舅姑在，咸老矣，奈何？若能養，李氏子瞑矣。」節婦悟，始忍死竭力就養云。乃姑夙抱末疾，祖姑更性厲甚，家人事之無當意者。會歲常歉，家益落。節婦日勤絲枲，操井臼，備嘗荼苦，委折將順，舉中其歡心。鄉人爲之語曰：「新婦孝，病姑好。新婦順，嚴姑馴。」已而相繼卒，婦哀毁如禮。又黽勉有無營葬之間。舅憐其蓼苦，且無子也，欲令復醮。節婦即引刀斷其指，曰：「所不終者，有如此指！」舅知不可奪，潸然慰之。時舅既鰥，益老多病，事之難，視二姑且百倍。節婦顧事之益虔，朝夕治具已，布几上，乃請御，已則肅立堂楹間。諸娣姒每傍視之，相詆語曰：「學生子又侍先生矣。」蓋謂其恭謹狀如此。病甚，至手捧其唾洟，或溲惡時汙床席，躬爲蠲滌無難色。如是者又累三年，卒，喪之如二姑。既襄事，則以告惟仁氏曰：「未亡人祗奉兄教，勉事大人，不幸咸棄背我。我願從夫子地下，緊今日可矣。」惟仁曰：「信也！抑猶有母在，忍耶？」謝氏唯唯。尋喪母，及朞，問如初。惟仁曰：「事居送往，女節殫矣。即不死，無負李氏子也。」謝氏毅然曰：「否，否！問所言禮則然也，今何獨異耶？」乃嘉靖己酉歲初之五日，晨興衰絰，遍辭其家人，不粒食，積四十四日不死。其時形雖羸而神炯然自若。女婦有慕義來唁者，猶盥洗出見，從容款語如平時。後乃引繩以絶。娣姒檢所斷指并殮，凜凜若生。寔二月十九日也。計孀居凡十有七載，未嘗一日群語笑，未嘗一日解衰絰，惟上堂奉養易縞素，蓋不忍以凶服傷大人心也。他舉止節目，纖悉曲中禮則，常若

學問知道者。

天臺生曰：往宛陵周給舍爲余述節婦事，余聞泫然忉怛，嗣余以訊諸生謝生忠前，才應聲已輒悲咽，淚數行下，不能語。有頃，拭淚對曰：「生族娣也。悉所以與給舍語合。」又曰：「節婦之請裁于吾兄惟仁也，生會在侍，時睹其儀態，清淑端凝，超然若非塵界中人也。」傳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其徵也，非歟？蓋自余之按部也，搜隱發幽，江南北以節著者夥矣，未有若斯之奇且難者。李氏子窮閻編氓耳，又即病，則節婦之於夫也，無論無榮庇之望，即室家一日之慶亦無之矣。而養三老，經四喪，情危境逼，令人拊心酸鼻，涕盈盈下。夫死生之際亦大矣，古今伏節死者類多一時感激然耳。久則意懈志移，大凡然也。節婦忍死且十有七年矣，竟死不貳，心烈哉！吾人具鬚眉，冠裳鳴珮，立乎人之朝者，覩此省夫！

二孝子傳

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余聞諸長老先生言，爲紀其大凡云。

其一丐子也，行乞吴市中。吴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者，聆其下有歌唱聲，下覤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缶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嘻曰：「儂窶人，聊爲阿母懽耳。」貴人嗟歎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娱其母者多類是。自是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吴下至今口其事云。

其一居浙之長興里，蓋椎魯人也，獨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猶羸於貲，一日飲諸

媚，呼孝子侍。媚多豪貴人，饌具腆甚。孝子未及舉，即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母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盼，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品，裹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即御，若未嘗旨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間，復私念曰：「令何緣客罷即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巵，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巵置樓簷間，覆以瓦，先問歸。俄侍者報亡其巵，衆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扃户，令人人袒檢之，必得乃已。」孝子两手捫袖中，至羞澁也，倉卒不得計，即謬曰：「由我詰。」出之，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奈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僦屋奉母居，令無訝也。不爾，懼傷母氏心。」從父雖嗔恚，聽其語，亟道母氏，已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巵，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曰：「昨蒼黃歸，未有白也。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檢之得，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巵，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誣負不韙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懽，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大詬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贏餘，顧兩豚犬兒能似爾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坐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産，令得終奉母焉。聞其族里，至今多禮讓，人謂遺風所漸云。

贊曰：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乃丐子殆契是乎！世之力能具

五鼎，八珍前羅，而不能令其親一開顏者，豈少哉？令人脉脉感愴矣。或曰「行乞至詬耻辱親也」，不知彼營營競進者，視乞墦行何殊矣？究所止能以親顯不耶？懷肉至自誣，事若甚駭，可憫。乃其顧養一念，即古潁封人奚加焉？卒感叔氏，風施後世，有以也夫！

節孝小傳

麻城縣舉人周弘烈妻李氏，其父諱文欽，曾仕爲州守，潔廉方正人也。而舉人素行端謹，自幼無童子之過。李嫺於其訓，當舉人病，即誓同死。舉人偶紿之曰：「須子先乃信也。」一日，舉人病將革，李即死之。已而舉人故復甦，目擊死而瞑。

贈公周任妾趙氏，任雖布衣，才識過人，晚益篤信於學，刑家有道。先是，嫡妻鄭死，繼娶林氏，不任内政，乃擇娶趙，趙故名家女也。夙有賢聲，居常好談今古節義事。家人咸信其志操，奇之。往歲贈公病篤，趙籲天祈以身代，尋果瘳。頃歲，贈公病且死，趙爲整冠綴帶斂已，潛入室，扃户自經死。

庠彦毛鳳雛妻李氏，幼穎慧，粗涉書史，即志爲第一女流，不屑與庸衆女伍。姑姊行有失節疵行者，即犬彘視之，耻不與見。既歸毛，毛生故側室子也，有嫡姑在。李事之，備極孝養。晨昏定省，纖悉如禮。一歲，嫡姑病篤，李密刲股，襍湯藥飲之，姑疾果瘳。尋毛生病，李每夕焚香祝天，祈身代之。湯藥糜粥，必跪以進。毛生死，李伏地而號不起，不絶聲。已絶復甦者數四。哀毁骨立，踰一年，竟死，年方二十九也。

劉文元傳

進士王某，黄州鉅室也。十二歲父喪，

十四歲喪母。上無令伯之祖母，次無第五之叔父，内無昌黎之兄嫂，外無齊秦之婚姻，煢煢然與一介弟居。乃其家業到今，視父生存時更加整理無墜。攻治博士業外，博綜群書，尤嫺古文詞。甫弱冠，發聞成名取高第，名滿京國。而故恂恂雅飭，無纖微憍蹇浮薄態。近從余游，余心脉脉欽之。因詢之曰：「子幼孤，乃能承家積學如是，何蚤達耶？」生矉容含涕應曰：「小子何知，吾師之造也。先君子托孤之明也。」曰：「師爲誰？」曰：「劉氏名文元。先君子中表也。知其賢，屬纊時，屬小子師事之。幼時，師日課之誦習經史暨諸子百家言。世俗所習腐濫書，不令入目也。日不如程，則撻之不少姑息。已自不忍撻之苦，則時時捧先君子主置座上，跪小子前，師自抱主而長號曰：『孤嬉惰不學，吾負君矣。何面目見君地下！』小子維時悲愴，且愧欲死，寧受撻百十數，不忍聞此語也。師之數年，一歲，以小子有它過，忽辭去，小子自分不能一日違離吾師，乃治啓明自艾，祈得悛新。跪堂下泣懇者累日，師乃復下教。壬午，小子幸舉於鄉。師一日臨吾家，小子倉皇衣履未整，師怒叱，跪之庭下，欲朴，踰時，媚友曲爲解，乃免。其方嚴類如此，而操行尤介云。先君子遺命：每歲謝師贄三十金。師計日而分之，每日當取八分，日籍記之。如偶以家務耽半日程，則減去其半，耽一二晷，則減取三之一。曰：『即爾幼孤可欺，不忍欺而父於冥冥也。』其介又如此。小子之有今日也，蓋多賴之云。若藉遺業幸不至凌替者，有先世總理之章程在，小子謹守之不敢違越而已。」

耿子曰：昔曾子以可托六尺之孤者爲君子，托孤維艱哉！載籍所稱，夏曰靡，商

曰尹，周曰旦，尚矣。其他受遺盡瘁，不數數然也。跡劉君之撫教王生若此，抑亦君子人與非耶？藉令蚤通顯，躋膴仕，當亦不負人國哉！乃王生當髫年失怙恃，而師嚴如是，依依不肯違離，緊誰督之？其識卓矣。亦王氏之禮教素嚴濡漸然也。即今王生登第後，時時稱念其師不置口。王生亦篤衷人哉！余交海内人士，如姚江之孫、靈寶之許、安成之鄒、閩中之林，其子姓大都仁厚醇謹，故能熾昌興盛若斯也。由斯以觀，王氏其長世乎！嗟嗟，豈獨世家爲然哉？誦麟趾之什，讀魯公之命，周家卜世長久可知已。若秦右商、韓，晉祖老、莊，後之繫組肉袒，青衣行酒無惑也。悲夫，悲夫！學不以仁心爲質，脩謹爲基，吾滋懼矣。

夏叟傳

夏叟，繁昌人，下里田夫也。性孝友忱恂，里人敬信之。吾友張甑山以司徒郎左遷，主繁昌教，物色之，招與講學。一日，甑山號於會衆曰：「夫爲學，學爲人也。爲人須求爲真人，毋爲假人。」叟憮然内省曰：「吾平日所脩持爲人者，得毋未真耶？」時時循省，求所爲真者。隆慶庚午，偕數友訪余天窩山中，與處踰時。一日，忽對鏡諗其貌肖兄，感念淚數行下，辭歸，跪而請益。余曰：「白下有焦子弱侯者，往與資切之，可。」既歸，從焦子游，因漸知向裏。久之，自信得自然旨趣，以書抵焦子商正。焦子報書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他方世界也。」叟聞而有省，謂時胞中砉然如洗云。叟故未事詩書，至是始請於焦子讀何書。焦子曰：「讀四書可。」乃日取《學》、《庸》、《論》、《孟》，次第咏誦，時以己意詮解。萬曆戊子，叟曳杖來訪余于留臺，曰：「比以焦先

生教讀四書，閱諸註釋中，更不了了。儂第將白文反身尋繹，覺有會處，敢以質焉。《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又《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衹爲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引，依違從物，即名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勦襲紙上陳言，挨傍别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一日侍，忽喟然，問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别？儂反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别，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余聞之，大爲歎賞，曰：「嘻！叟能及此耶！難言之矣。」叟又嘗謂焦子曰：「吾讀《論》、《孟》，竊思孔、孟之學同，其道同。乃孔子爲至聖，孟子何未能與擬？蓋嘗疑之。近日反覆誦思，如《論語》篇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七，謂何有於我者七。乃《孟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語。意毋乃孔、孟之所以别乎非與？」叟諸詮解多類此。儻所謂以我觀書，非以書博我者哉！又一日，日下同志會，有友詢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指，更有向上一着，無聲無臭是也。」叟戄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有臭耶？」余聞之大愳，歎曰：「近學之蔽于虛無見也，陷而離矣。叟乃見及此哉！」因述之以諗同志。惟昔茂叔之於李初平，近代文成之於王心齋、董從吾，皆以隤然野老坐進此道，而英敏才儁、博聞强識者反遜焉。彼皆空空故也。吾黨可省已。

李掾傳❶

李掾者，余里中人也，名學梅。初爲臬司幕下掾。當世宗賓天詔下，諸司哭臨，時掾伏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顔冲宇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云。掾兄弟凡四人，掾爲嫡且長，餘孽子。掾父暱諸孽而疏薄掾，田宅便利者悉與諸孽。故諸孽富厚，而掾獨窘。其大父不平，欲訟諸官，掾跪大父膝下泣曰：「弟，吾足手，父鍾愛弟，即愛我。奈何以腐鼠傷父意？且也控孫訟子，以子懟父，匪彝。」大父乃已。里人稱其讓。尋母死，掾廬墓所者三年。往見廬墓者率爲廬居，或爲茇。❷乃掾煢煢獨棲莽間，暑雨一蓋，嚴冬一藁席耳。又苦貧，日不免以拮据生理出，出必返，即深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滸，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溪上，望墓踊號曰：「母，兒在此！母，兒在此！」如是者達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鄰有耆儒張姓者意掾苦雪，或他之也。深夜往矚之，席藁卧雪中，翳没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一髻。張益嗟歎，轉語諸人人。近歲其父死，亦廬墓側，如喪母，里人稱其孝。掾前從事刑曹也，憲長方某氏亦廉其賢，特令督臬獄。舊吏督獄者，值慮囚時，可坐得若干金。乃掾受令，即自榜獄中曰：「諸囚犯於刑者，中多以賄故。上令吾督獄者，勑法耳。若干法而暱賄，何如此囚？」一毫不以自浼。且從家裏糧具饘粥，以飼囚之無告者。又有囚法不應死，掾檢牘得其情，請於憲長生之。絶口不言恩。其人懷百金

❶「掾」，原作「椽」，據文義改。文内同，不注。

❷「茇」，原作「友」，據文義改。

致私，爲同曹掾取。後察知德由掾也，乃置酒飲間，更薦幣加金爲壽，掾艴然振手去。人又稱其廉且仁云。掾往歲飭介紹謁余，余重其行，見之。掾故古貌，又冠履敝惡，隤然一田夫也。余間與友人談經史，或舉其凡，未悉其末，或憶其意，偶忘其辭。掾從旁代對，每多助余。始知掾亦常涉獵經史者。詢其少師里儒張高，高師郭先生慶善甫。善甫，王文成之門弟子也。其行誼蓋有本矣。

耿子曰：夫也命夫！其不幸而不生於元和、永建之年乎。藉令生丁其際，久已公卿矣。乃掾故不善治生，其家日落。里人無識者咸姍其迂。而行輩或反嫉其矯。士貴遇乎哉！雖然，若原憲、高柴輩得聖人爲依歸，則又不可謂不遇也。掾幸受知冲宇矣。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傳四

海忠介公傳

公名瑞，廣東瓊山人也。以乙榜爲劍南學官。初至，謁上官，長揖不跪。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古有爲貧而仕者，抱關擊柝，委吏乘田是也。若爲道而仕者，莫如教職。蓋人綱所自立，人材所由造，生民休戚，世運隆替所由基。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沿此説不察，故居此官者多自婗婗，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媮，所從來矣。」其持論大都若此。尋進淳安令。余巡校雲間，晤朱太史大韶，述公治狀曰：

淳，岩邑也。地瘠而民嗇，伐山之利，茶竹杉柏外無餘物焉。且重岩複嶂，民易逃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見粒食。又當新安下流四舍許，諸官舫泝新安者，役夫往返，必五六日始休，而舟輿雇募之費不與焉。公至，覩民窮，慨然思拯之。初入署，例有燕。公曰：「毋庸辦。吾且告神。」於是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尉，乃召學官，乃召學官弟子，乃召耆老，以次列堂上。備陳所勤生奉法字下之意甚悉，竟日始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税，不使窮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一毫關淳安者。胡公宗憲制浙直，權甚重，家衆過淳安，公具常供，供

無加饋焉。從者不懌，言諸制府。制府竟無責。一日語藩臬諸公曰：「昨聞海令爲母誕上壽，市肉二斤矣。」蓋以戲謦之也。豐城鄢某，由中臺出理鹽政，勢甚猛赫。所至，縣令如上供，猶以無叱辱爲幸。維陽三臺史醻燕之費至千金。鄢將往徽齊雲，牒行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手令曰：「他邑或可勉爲竭，淳安貲不足一朝享。吾寧以罪去耳。」乃爲書上鄢，甚言淳安困小，不足奉迎，至必見罪。願取他道往。中言鄢向所過，輿從供帳汰侈靡費甚，末又直陳前人以侈汰敗者。若謂鄢之不恤民而蹈其轍也。鄢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且曰：「令議是。」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戇！幾累我矣。」時藩臬諸君共訝鄢止齊雲行，而徐悉其故，皆相顧吐舌云。余典學南畿時，初聞公所著論旨，愛其說。已又聞其治行若此，述爲傳，以廣厲諸學官及弟子員。乃鹽法袁某以抗己糾之。予亟緘所述傳，因楊廷尉豫孫達華亭相君，相君重嘉之，時進別駕矣，趣改户主政，糾章寢不行。比入部，疏上，忤肅皇，繫詔獄。一時朝士震懼，禍且不測。楊公書來過余曰：「吾爲子薦此君，驚悸喪魄者踰旬也。」余疏救解，華亭相君懼其激，格不果上，但中爲調護，肅皇霽威釋之。公由是直聲震海内。累官至大中丞，卒謚忠介云。

天臺病叟曰：余知海中丞于筮仕學官初，公卒於留臺署也，余承其後，始終趣操，知之最稔。誠可以爲介矣。顧戇疏忤肅皇，羶名者恒豔稱之，而君子或有薄其近于訕而沽名者。余獨不然。中丞疏語，同儕所不堪。非肅皇寬仁，賢相調護，中丞齏粉矣。當其時，業已無身，何有於名？不然，一校官以不屈膝上官罷，一縣令以抗權貴去，此

何大名？而公亦爲之。公蓋性然與，而未學者也。昔夫子謂子路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蓋謂勿欺亦勿犯云。俗儒不達，遂附以有犯無隱説。夫君父一也，父不可犯，君可犯乎？朋友忠告，必且善道，懼其疏也，況君臣哉？公第讀書而誤耳。假令沾名之説出，而首鼠保身之徒藉爲口實，其誤國又有甚於爲貧者，大非公志矣。余故曰：「公誠忠，而所以成忠者未盡。蓋由未學也。至若仕論所陳，聖人復起，曷能易哉？曷能易哉？」

孝節傳

余昔丁亥，還自北都，往省舅氏。從道上遥望，見一行子步趨謹飭，意必有遠志深念者。令從者追招與語，諗爲北郭王生世本。本時業儒，從余友吴存甫氏學，心異之。比至舅氏，語及。舅氏爲述其父若母孝節事行。嗣聞諸邑，邑令李扁其閭曰孝節云。

《孝節傳》，爲黄安北郭王威并其妻述也。威幼失怙恃，其仲父曰時瑩者撫之猶子。比長，爲娶張。瑩先是有一子而夭，意即子威矣。群從利瑩之無後也，鬩然欲分其産。瑩憤欲訟，以有威也。威泣曰：「儂賴仲父以生，有此身即幸矣，何利于産？」任群從分之，毫不欲取。族長老三分其田，强令受三之一，乃勉受磽田十畝耳。以是家益窘。威胼胝力穡，張勤女紅佐之，孝養瑩惟謹。時瑩壯年，已抱末疾，久之益劇，卧牀第者十年所。其坐起食飲櫛沐，即溲溺諸瑣委，須人扶掖護持。而威日每作苦營生，又時有門户役，昕夕惟張躬之，靡有懈。晚而瑩病增迷罔，昏蚤莫辨，飢飽無度，嗜好怒

罟，俱失常性。張百計將順，如撫嬰孺，不少違忤，如是者再逾年，瑩圽，威哀毀幾絶。張泣謂曰：「仲父有媪在，且老矣，君如不諱，奈此媪何？」威勉忍死，就養仲媪。其事仲媪一如事瑩者。仲媪故多病，病後嘗思肉食亟。張卒不能具，皇皇然傾缶貯粟，集得斛餘，躬負之市，易一鶩而歸，烹以供。欲盡之，屬厭，恐益其疾也，四分之，謹藏其餘，以待不時需。嬰孺在側，涎垂垂不得一染指焉。啼則取鞭撾箠，驅之户外，任其呱呱啼勿惜也。已仲媪病泄痢者再逾年，時穢衹席，張昕夕手爲蠲滌無難色。又後病風痹，客脬不得前後溲者逾月。威惶懼愁痛，呼神籲天，祈以身代。尋問醫云：「得溲味卒甘，尚可活也。」媪偶便，威密取嘗焉。家衆竊知，轉語諸人。里父聞而驚訝曰：「爲此者古稱黔婁，而今有威爲兩耶？」威時亦病，又時時伏枕祈曰：「天乎！仲父育儂猶子，得假一日餘生，畢仲母窆窀事，即棄捐填溝無憾。」媪果先二月圽，威卧苫土兩越月，爲風濕所侵，病增劇。其時張年可三九，其孤僅八齡。威目孤，謂張曰：「儂以仲父故得至今，儂兄重聽廢人也，是孤安恃哉？家且貧甚，儂即死，計若必適人矣。」張泣曰：「是何言哉？君阿天也，天一而已，寧有二乎？妾本願即從君地下，徒以此孤苟活耳。」矢死靡他。終與孤相爲命也。」威伏枕頓首謝曰：「子若是，儂瞑矣。」威圽，柩之于寢。張夕每偕二孺憑棺哀號，常至達曙。比當春夏雷雨夜，患其震驚，號慟尤慘。將鄰杵罷春，城墉爲坼矣。❶張擬身殉，欲緩其葬。會歲荒盗起，族長老懼有他虞，趣令拮据營葬之。

❶「坼」，原誤作「圻」，今正。

自是家益落，僅一力田奴隨逋。張朝秉鋤荷畚，躬自播種，夕刈藋拾稿，夜勤績紡，即饘粥縷襦不給也。僉爲不堪，而張勵操廿年如一日矣。時其門稱未亡人者五，咸無二志，抑其濡漸然耶？張年今逾艾，令甲所得旌者。邑令扁揚其閭曰「孝節」，足以風矣。威子一名世本，八齡而孤者，弱冠時病，依宗里僧李壽菴，謂其法可超生死，予令從李上人遊。其侶趣之遠遊。張泣爲書止之。李上人見其書，憮感讚歎，稱爲活佛，謂所言皆心髓至言，擬之海潮音云。

天臺病叟曰：余之傳孝節也，太息不已，而繼之流涕披面云。侍者訝余涕之無從，或曰：「老病易悲耳。」蓋慨輓近士事詩書，列章逢而不顧父母養者有矣。諄諆誶語何訝齊民？威孝養仲父如是，可爲難矣。而不利其産尤難。孝養于平時難矣，而孝養于老且病，至病而迷罔，則尤難也。惟威之孝，張實成之。婦之能孝尤難矣。此余所爲長太息也。其流涕者，則其感獨自衷矣。蓋即張市鬻共養事，嗟窶人之爲養者，其情狀良足悲矣。古稱茅容，何異焉？因憶余少食貧時常病，病後思肉食，大異常情。父母之俯育余者，狀有類張之所爲養。偶一念之，此涕所爲霪霪下若雨也。無論此念，諸父之所以撫教余者，恩亦罔極矣，而未能少報，俯媿于威何如耶？此又涕之所從也。

儒賈傳

世以儒命者，衒智釣奇，有市心焉，儒而賈也。扶義樂善，仁心爲質，儒之行也。賈而有是，不亦儒乎？俗睥膚剽，賈儒眯觀，余慨焉，作《儒賈傳》。

儒賈名豪，字子德，徽之歙人也，姓程

氏。父曰稷，始入楚，止麻城岐亭賈焉。稷所挾貲僅數十鍰，微也。而岐又小市，懸山谷中，貿易寡。亡何，稷卒，貲益微。子德與兄收父遺貲賈，以故不遑業儒。然伯仲偉幹雅姿，識度夷曠，大類儒者。其爲賈誠心平價，人樂趨赴，貲漸起，市亦因以輻凑。岐旁村有郭令者，嘗游王文成門，談良知學。子德悦而師之。爲巍冠褒衣，趨繩視準。闤闠少年咸相目笑，子德益自喜。間有從之游者，子德持麈高談，與相往復，彌日不輟。闤闠少年復相詬曰：「賈而欲羸，而迂言廢事。吾見其垂橐歸耳。」子德聞之曰：「燕雀之不知鴻鵠，則斥鷃之笑大鵬，固也。」與人交必擇賢者，始與暱，然亦面相規勉，不爲依回。歲侵，嘗糜以哺閭閻之餓，而又櫝以瘞道路之莩。出母錢貸，人貧不能償，輒焚其券。由是子德高誼，嘖嘖滿黄人口矣。麻城令金勿有治聲，聞而賢之，榜書「賈中儒味」旌其門。子德曰：「命之矣。」適冢子生，遂以錫名。里人因咸稱子德爲「儒賈」云。子德雖不廢賈，然好儒益甚，遠近款其門者益衆。斥奇羸振施之不猒，而財益阜，不數年且致千金。歎曰：「吾聞培塿無松栢，今岐亭民竊竊焉欲俎豆予若畏壘。然吾安能居此乎？」遷黄岡團風，脩其業而息之幾萬，則又歎曰：「今吾在團風，又何異曩在岐亭？廣陵，江淮一都會也，吾將往矣。」諸父老固留，子德曰：「母狐正丘首，夫豈獨繡行故鄉也？然吾居楚久，雖歸骨於歙，魂夢故栩栩江漢間也。」諸父老相顧嗟歎，有泣下者。乃委監奴受鹽筴真州，而間歸歙，飭祠宇，奉蒸嘗。祠旁闢廬舍，居族之貧。大啓枌榆社，與里中父老朝夕讙宴。鄉鄰有鬭，直取片言解釋，不復煩有司。立義倉義塾，繕梁除道，

日費槖中裝不惜。居常訓子姓曰：「吾家世受什一，不事儒。自吾一染指，而士庶親悅，賈且什倍。由是觀之，儒何負於賈哉？爾曹勉矣。」優游鄉里，年八十三而卒。

其伯兄名表，字子儀，篤衷質行，不殊子德，人稱爲長者。當致千金時，兄弟析箸也，子儀簡器物鮮好者畀子德，曰：「仲交廣，且多貴游，宜用此。」其華屋、良田、紀綱僕，以與季絅，曰：「若少更事，不能自致也。」而自取其虛敝者，曰：「吾兒能守兹足矣。」有故人死，而子蕩者，子儀招入室，飲之酒而款語曰：「若翁置産囏難，今其券安在？幸寓我所。吾視子行，將不克守矣。」其人感激改行，卒保其家。與余母黨秦翁善。翁爲劉莊襄司馬舅，饒於産，困徭賦而踣。司馬每悼歎曰：「子孫生秦，亦不幸哉！」子儀聞之，詑曰：「司馬失言矣。秦族大，子孫蕃，爲之分田，爲之建塾，拯其困乏，而道之教訓，賢才出則門户振。安見巨族而反爲不幸也者？」余聞而善之。

余之爲諸生也，每就郡省試必道岐，子儀餉余盤餐束脩不絶。及余舉於鄉，歲饑，余爲故人貸粟子儀，子儀以無應。乃鄰人襁屬負擔來者，咸云自子儀所。余怪之，念「豈嘗負若貸耶？」託所知往詢，子儀曰：「若何負？第舉人，何所不得貸？吾將留救無告窮飢耳。」余因益賢子儀。蓋周急不繼富，在徽人所尤難也。子儀口不儒談，而深醇隱厚，居然儒者。當是時，子德恢豁，子儀敦恂，伯仲著聲吾邑，與縉紳先生埒。

子儀子孫多業儒。季弟之子國用，恂恂愿慤，以謹讓稱，亦賈之儒者。子德子孫俱大學生。子曰國儒，早卒。孫應衢，美秀而文，不言家産事，與名彦交游，爲古文辭，則

又壹乎儒者哉！程氏今彬彬多儒矣。

天臺病叟曰：昔余以使事過真州也，程公年且八十矣，詢余舟中。而是時公以中冓齟齬，懷抱作惡。適余與諸生解釋氏天堂地獄說，謂彼寓言，以喻人心懷所處佳惡耳。公蹵然起，歸語家人曰：「吾嚮墮地獄中，幸遇耿先生，挈而登之天堂。吾夕死可矣。」嗟夫！罕譬而喻，儒之教也。繼志難矣。程公亦善聽言哉！蚤聞郭公述文成旨而悦之，有以也。即伯子析箸處諸弟事，考諸卜式、薛包，又何讓焉？乃其篤故振窮，識侔仲淹矣。誦法先聖格言，口談仁義，而龍鍾其耳，背戾其行者，視二公媿死矣。

無爲僧傳

邑天臺山之陽二舍許曰饅頭石嶺，故爲豺虎出没所，人跡罕至。有僧曰無爲者，隆慶初自北都游來，自謂祥定中曾恍見此景，蓋夙有因緣者，遂住錫焉。初止一茅茇，居亡何，里衆姓爲營蘭若若干楹，名曰朝陽菴。越隆慶辛未，予讀《易》天窩山中，來謁余。初視其貌粗厲，予弗爲禮。閽僮數以其情告，懇予一見，曰：「僧擬以後月某日自燔化去。時里中衆生積薪俟矣。來無它，訣别也。」予見之莞爾，語曰：「生死代謝，猶晝夜也。有大冶洪鑪在，汝奈何不任自生滅，必欲以此身赴烈焰中耶？」僧曰：「比見衆生執吝此個色身，塵根不净，欲漏不除，溷溷濁濁，而故憑藉虛知浮見，勦談佛法。我佛祖教法蕩敗凌夷滋甚，僧祇爲此刺心，拚舍此軀殼，彰顯我佛祖教耳。」予聆已悚然。乃進之坐，茶已，僧謝退，予曰：「汝更有何言？」僧曰：「無它。此來第爲僧化去後，遺二三徒于山中者，望大德一盼睞，毋爲鄉人魚肉

耳。」予時俛而思，仰而大息曰：「僧不有其身，遺之若芻狗，而乃不能忘情於門徒。門徒視身孰親？此可憬然思矣。彼蓋欲其教之有傳也。」僧既去，予馮几嗟歎曰：噫！吾家孔、孟之教，時陵夷滋甚。玆欲彰顯之，固無俟燔身爲也。迺世未見有一人悼吾道之不顯，毅然發憤，思所以振之者。而此僧乃發願若是，吾徒可深省哉！雖然，是僧于佛教本指似亦未徹者。惟彼西竺化人，亦何嘗欲人人不有其身而煨燼之哉？惟是憫世衆生多迷蔽於此色身，而不解所以身身者，故自受形以來，人我起相，意見成魔。或競刀錐，或釁睚眦，愛惡交攻，識性不停，即未滅之年，日墮火坑湯鑊而不自覺矣。是其本來之身，日銷月鑠，自焚無餘。見住人間世者，祇是一具臭腐頑骼耳。是可哀也。以是之故，發大慈悲，說法四十九年，累十二部五千餘卷，總其指歸，無非欲人反識此身從來本真，知目前形骸，祇是地、水、火、風四大偶爾假合而成，不可吝之爲常者，誠不迷此之無常爲常因緣，解悟其真常，自四相不生，六塵不染，三障不蔽，八風不搖，長住大清，永無滅壞矣。此即吾師孔氏之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所謂聞道，聞此。又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知此也。吾家教旨，何嘗外是？即曰「成仁取義」，亦是踐形全歸，未曾漫然以殺身舍生爲訓也。僧未可語此，第爲教發願如是，亦大啓予。已而僧果如期自燔化去，其年七月十三日也。其徒四，曰悦菴、曰妙極、曰大光、曰正空。僧化後，悦菴、大光俱游北都死。悦菴之徒，居天臺之西南老君山若干衆，有居鸕鷀岩者若干衆，有居仙五山者若干衆，它散居里中別菴剎者尤衆。妙極見存，居大塘山。其徒有居

香林寺者若干衆，亦有散居里中别菴刹者若干衆。大光之徒居饅頭嶺朝陽菴者若干衆，有居清風嶺者若干衆，有居三角山者若干衆，有居河南息縣者若干衆。綜其徒之徒，數十年間蔓衍居各山中者幾千計，類皆椎魯款啓不識之無。顧夷攷而洞察之，無一越志敗行，破毁戒律者，不知僧操何術能整齊約束之也？ 唯正空居滴水巖，稍稍脩容儀，粗開知見，宗教雖未甚通，而能以辯才衍其説，雅與士紳交往。士紳中或亦禮貌之。空因亦自負，蔑視行輩，死後，門徒盡星散，其傳泯滅云。大光之徒曰明静者，念師遺骸遠在北都，操瓢徒跣走收之，並收悦菴骸，火而負之歸。瘞悦菴骸于老君山，其師骸則瘞之清風嶺，建菴居守，蓋孔門築塲之意云。近率其徒居三角山之麓。

又有明泰者，居河南，亦預自刻期燔化於息，息人神異之，建菴祠焉。徐生思中述謂予曰：「泰初亦悍戾粗暴人也，視無爲尤剛愎，遇人悻悻無親。即遇諸衲侣，亦多違迕不相容，故謹守無爲教。自受師大光記後，日以持戒念佛爲功課，服勤作苦，以身先之，不以勞詒人。時時直入窮岩隩谷作業，遇豺虎若馴羊。與諸衲侣由由然相洽無忤，即三尺童子凌侮之，不爲嗔恚。視夙昔性，迥若兩人然。夫改過遷善，變化氣質，吾儒學問所先。比世號名爲學者遂非稔過，怙終不悛，而猶自謂率性任真，吾不知之矣。乃明泰一服師教，便頓異前行若此，不亦足述耶？ 昔蒙莊有言：外身而後見獨。跡明泰之脩證若此，毋亦能外身耶？ 不然，何於死生竅亦自明了若是也？

曰明清者，大光上首徒也。明净之走北都收師骸及悦菴骸也，清寔主議資遣之。明

泰之紹師教以終也，清寔始終成就之。里中諸衲子咸篤信焉，稱之曰「清菩薩」云。萬曆乙未秋，聞予足病痺，特以所聞槐針術來，爲予灸。予初以其貌易之，未禮也。時予建菴邑郭東岡，供奉大士觀音像，而求可居守共祀香燈者，難其人。或推明清。予初未信，然忽憶先年無爲之訣予于天窝山中也，更無他語，唯屬余存撫其門徒耳。時此僧特來依予，故亦有因緣，非偶者。予獨何心，無季札解劍念耶？因撫而與居，重感省焉。憶無爲僧故木彊直戇人也，與人絶無輭美嫗煦色詞，里中故多敬信之者，第以其行也。且僧不識文字，無些子知見，隤然一村老田夫耳。教其徒唯刀耕火種，作業持戒，念佛茹苦，以攝心除漏爲功課，乃得門徒之盛若此。且其化去時，又無衣鉢餘貲田廬詒其門徒。惟是謁余訣辭時，相屬耿耿，令予至今中藏不忍忘也。比世積金廣田宅爲子孫計者誠愚，即矜虛知浮見，立言爲可述者亦愚。嘻！予抱痾再更伏臘，茲憊已極，鄰于託木矣，猶無爲衲子業已登龕升薪時也。長老相憐者諄諄戒予杜機忘言，延此餘息，而顧尤喋喋不已，不尤愚哉？噫，此亦無爲衲子自燔顯教，屬予盼睞門徒意也。弟子進曰：「夫所貴乎道者，以脩身也。無爲僧忘身矣，非所以爲訓。夫子何取焉？」予曰：「惟吾師孔、孟敬身守身之教，豈不彰明肫切哉？比見世之卑卑者殉慾忘身，釣奇希進者殉名忘身，又或殫竭一生心力爲不可知者深遠謀而忘身，豈不爲此衲子所嗤耶？予茲奄奄息未泯血誠，願世英賢誦法孔、孟者，毋重非僧，第即僧意而引伸之，拚其身爲天下席薦，畏民喦，惜民隱，而不以身爲溝壑。拚其身爲邦家基仗，爲倚棟，持危支傾，而不以身爲

芳餌，爲金注，徒釣榮博名，全軀保妻子。拚其身爲天下萬世公共之身，守道待後，息邪慝，距淫詖，不以學術殺天下，不以此身爲子孫作馬牛，而與俗子競蠻觸。此則寔能敬身守身，不自蔑棄其身者。而孔、孟之教，斯爲彰顯矣。是則余力疾喋喋語意也。世英賢其憐余諒余耶？抑亦嗤余愚耶？」

從子汝思曰：人間無父之孤，無子之獨，是生人之至苦。見之者靡不矜憐，况身之者乎？彼市井販夫販婦，即有斗粟尺布之貯者，終無所寄託，死不瞑目。惟斯道所係於人，其大小輕重如何哉？今人于道無聞，而上無師承，是猶無父之孤也；于道幸有聞焉，而其後無傳，是猶無子之獨也。天所啓我者如何，而忍漠視之，不思所寄託耶？是以黄面老子四十九年口刺刺時聚祇園説法，碧眼胡僧百千萬里足波波西來東土明宗，猶人皇皇祈求子息，以無後之爲大也。昔舡子甘心投河，第以得徒有傳耳。然則無爲僧之倏然就火，毋亦逆睹其徒之可託然耶？噫，維時誦法孔、孟者其麗不億，即游吾夫子門者亦不啻千計，顧實是統承孔、孟學脉者有幾？無論學脉，即其畢志一心，不悖孔、孟教者有幾？夫子蓋矻矻然延佇于世英□矣。❶此所以當危病中因述無爲衲子而咨歎悲涕不已也。

時又口和示門弟云：「嘗怪曳杖歌，不及帶索吟。予兹述衲子，感觸涕横零。始知尼父悲，非是兒女情。」

赤脚僧傳

天臺山之東一舍許曰牛耳巖，其僧曰赤

❶「□」，似爲「賢」。

脚,未詳其名氏。蓋自隆慶丁卯來此,雖當盛暑冱寒,跋涉來往,惟是徒跣,敝屣無具也。累二三十年,蓁莽之棘刺未遭,蛇虺之毒螫無犯,亦異矣。里人稱之曰赤脚,至今里中第名之曰赤脚云。嘗爲余述其祝髮授記師曰寶陀,新安富商也,貲累鉅萬,第以無子,故置媵妾,數多室家難,宜感憤而薙髮出家。其苦行勤脩,類世人難能者。憤極發慧,開佛知見,諸内典儒書,不習而通,僧徒因而依皈者幾百衆,故無一當意者。赤脚時方齔齒,獨目而器之,曰:「此見智根,可望精進,摩頂授戒,曰佛法着一毫知見不得,水到渠成,春融冰泮,汝第苦行勤脩,會有開悟時,慎勿耽知見豢聲聞,未得喙鈎,便效鷹鳴也。」赤脚謹識之,不持誦,不參訪,亦惟苦行持戒,夏居息石嵓洞中,冬坐卧一茅茇,架薪草爲寢所。于閭閻乞糠覈麥麸,拾人所棄蔬餘、敗葉蠹根,雜和作饘粥,以給朝夕,即醯鹽味絶不入口。居處食飲奉身者若此,而神故王,色故腴,氣故盎然充也者。白下二三賢者來省予,偶見之,歎賞曰:「異哉!吾儕安居美食飲,而血不華色,氣不充體,視僧若此可忸矣。毋亦别有攝生術耶?」里中衆姓欽其操行如是,争崇信之。余門劉國重氏倡議,即山嵓中鳩材陶甓,輂石爲作樓三楹。而浮光有好事人徐中立者,輟畊毁家,躬督版築。僧時亦樂視其成。及成,第以妥佛像、安徒衆,己弗一夕居。仍坐卧草茇中。余一日遊山入茇中,與語曰:「若前無宇居,固應爾爾。今鄉人爲若葺宇,宇成可居矣。何自苦若此?」對曰:「僧質根凡下,倘一御華居安寢,血氣作祟,不免皮風作癢。兹苦其形,正所以安之也。」予聞嗟歎曰:「噫!只此是其攝生術也。惟吾家無求安飽之訓,

懷居之戒，有以夫。」留都有僧曰定林，時服役焦弱侯館爲都養，聞風來歸。余疑其避勞來取佚而背主也，督過之，叱遣還。還而募貲累千金，建華嚴閣於牛頭山，工甫訖，輒棄之，復來與居，竟死天窩山中。惟定林生長都會，承諸善知識開示久，豈其見諦出赤脚下，抑赤脚志行有以服其心耶？惟赤脚服膺師教，操行甚苦，顧自謂尚未及師，而時時歆羨其師之得衆。微察其隱衷，似無些子世好。顧見其徒皈依者漸衆，亦若沾沾得意者。惟吾徒以朋來爲樂，性則然也。赤脚如此，豈其種性亦同然耶？時計其徒可百十數，咸惟刀畊火種作業，嵓栖巢居，苟全性命於虎兕咆哮之林；擊柝振鈴，❶競争粒粟于鹿豕躪蹂之場，其爲生計亦苦辛矣。而僧之所以御諸徒衆者且甚嚴，其昕夕程規儀律，期會要約，視法司敕戒尤整且肅。門徒守之，至今無敢渝者。豈亦□服勤至死誼耶？赤脚以凶年遊方過苦而□瘻，病革時，其徒衆初議扶之入龕，舁升薪火化，號招近里衆姓聚觀。僧恚曰：「入火不焚，吾師往所授吾者，吾信之篤矣。顧吾寔病足瘻，不能自步入火場，而故藉人扶入龕。舁之升薪，招衆聚觀，此近世提羊頭賣狗肉術也。吾耻效之，任自盡則火之。有下山報里衆者重棒之。汝等自後第延有行僧如某某誦經，毋哀毋披衰，亦無過苦如我。」言畢，儵然解下衣入火而逝，萬曆己丑八月廿四日也。跡此，赤脚于死生亦非憒憒者。蓋聞之經云：「精神不與身合，徒自焚燒。」又云：「身體焦爛，神識未離。入地獄苦惱尤劇。」又曰：「如牛厭車，前車若壞，後車復抱，燒壞百千萬身，

❶「柝」，原誤作「析」，據文義改。

罪業因緣相續不絶矣。」佛教種種不舍一法，故未嘗以火身爲教也。赤脚僧耻爲火化事，亦有見耶？汝思曰：「嘗涉獵《大藏經》中云：佛初成道，首先説戒，後説解脱經云。戒如平地，萬善從生。戒如舡筏，能度苦海。戒如良醫，能療衆疾。戒如明珠，能破昏暗。能持法戒，可了生死。赤脚僧授記寶陀者如是，今其徒持守法戒，無破敗行，有以也。」比世談佛者，或曰只要眼明，不貴踐履。其亂業之言乎？彼未得喙鈎，輒效鷹鳴者比比，不重可耻耶？即里中正空、赤脚兩僧之後，其離合興衰若此。不惟緇流可省，吾黨亦可省矣。近得弱侯書，中稱引柳宗元云：「舍禮不可言儒，舍戒不可言佛。」亦痛挽世解脱不經之非。余得之大悒，沉疴中爲良劑云。

里中三異傳

嘉靖季，里中有方山人，已鄧僧來自蜀，已梁狂至自吉。寓予里，皆逾年所。跡其事行，大都與庸衆人異。語曰：「光、黄之間多異人。」其然乎！異奚傳？審異所以致同也。梁也孔慕而俠行，吾哀其志；方也玄脩而擅逐，吾惜其姿；鄧也釋崇而言穢，吾憫其陷而離也。是皆可監已，故傳之。楊子云：「妄譽近鄉愿，妄毁近鄉訕。」吾于人也，誰毁誰譽哉？兹傳三子也，時若三子臨之在傍者。噫嘻！猥佩縲紲子卒成上賢，得所託爾。藉令三子幸取裁于尼父，寧至是乎？念及此，怛然内疚矣。

何狂者，姓梁名汝元，後自變易姓名爲何心隱。余懲其行不中而悲其志，故稱曰何狂云。狂蓋吉州永豐右族也。家累萬金，族衆數千指。少補邑庠弟子員，從永新顔鈞游，與聞泰州王心齋立本指，悦之，遂亢然思自樹。時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學顯于時，狂倚

知見，咸狎侮之，獨脉脉心欽鄒文莊，曰：「此孔氏胚胎也。」意謂《大學》先齊家，乃搆萃和堂以合族，而躬總一族之政，聯族諸子姓督課之，爲一家學。凡傜賦緡錢，時斂而輸之。公不給者，代爲輸，薄息而緩其償。一歲，邑下令督徵。❶狂謂中有非正供者，抗弗輸，爲書抵令。令怒，以狀白當道。當道故夙有聞也，趣捕，逮下獄，擬遣。時制府績溪胡公宗憲經略浙直，孝感程學顏氏在幕用事，説之，檄江省撫臺安陸何公，因得脱狂，居幕踰年。胡公語人曰：「斯人無所用，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狂沾沾自喜，謂胡公善用己也。嗣程君陞冏丞，狂從之來孝感，與方山人會礦山，語具《方山人傳》中。程君北，狂與俱。嘉靖庚申歲也。余時官北臺，狂匿程君邸，即同里士紳避不見。間從比部羅汝芳氏游，余故與程、羅兩君交善，時相往反，因晤之，聆其言，貌若癲狂，然間出語有中吾衷者。時張江陵爲少司成，予挈之城東僧舍與晤。狂俯首凝睇，目江陵曰：「公居大學，知大學道乎？」江陵爲勿聞者，游目而攝之曰：「爾意時時欲飛，却飛不起也。」江陵別去，狂舍然若喪。曰：「夫夫也，吾目所及不多見。異日必當國。殺我者必夫也。吾黨學應移别掉，不則當北面矣。」比部主政錢同文者日與游，最暱。錢故不飲，一夕，與語有契，歡傾一巨鹵，❷至謂父母可無，斯人不可無云。無何，程冏丞卒于京邸，予有西夏之命，狂移館别邸，從之游者，諸方技及無賴游食者咸集焉。余頻行，謂之曰：「子慎所與哉！」應曰：「萬物皆備于我，我

❶「徵」，原誤作「征」，今正。
❷「鹵」，當作「卣」，盛酒器。

何擇也？」尋分宜子爲言官論敗，或曰：「狂有力焉。」蓋嘗授爲箕巫者以密計，因達宸聰也。其黨因張之。士紳中有遭抑而覬重用者，傾貲授室，館穀其徒，藉之運奇通奥援，禍蓋孕于此矣。既罔丞喪歸，狂附舟還，過白下，以刺投何少司寇。何公故前爲脱難者，嗛狂刺不恭，麾之不見，狂遂遯。巡城臺史捕逮，其徒董姓者甘心杖斃以衛狂，狂乃得潛，依錢主政，遊閩粵間。壬戌冬，予赴南畿督學，遇之潯陽江中。予責錢奉命慮囚，出不報命，而爲狂所誘遊方外，大不恪，趣令絶之北上。錢時唯唯謾予，而仍與偕遊。踰年始至北都，書來託予爲護狂。予乃爲《轉心文》招之，意其格而易行也。狂一夕潛入余署，予謂之曰：「惜哉！子懷此志而行若此，死矣夫。他日予第遶而墳而三號，哀子志也。」居頃之，狂見吾門徒諸不悦，一夕復遁去，從此依錢東萊，或依罔丞弟程學博氏，重慶已在越中館沈茂材。沈爲予訟註及之，乃復還居孝感。

隆慶壬申，程學博氏挈之來，我仲子詰之曰：「子毁家忘軀，意欲如何？」曰：「姚江始闡良知，指眼開矣，而未有身也。泰州闡立本旨，知尊身矣，而未有家也。兹欲聚友以成孔氏家云。」仲子曰：「成家欲如何？」狂云云。仲曰：「嘻，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孔氏求仁，子不仁。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豈直緣木求魚哉？後災且不免矣。」辭之去。余尋起符丞，北上。狂居孝感。撫臺長樂陳公初聞人言狂有將，檄下捕逮其徒，檢所嘗與士紳往復書，舍之，且寓書于余曰：「初不知爲志學人也。」予報書，悉其素如是，而中辨其學術，蓋所謂差毫厘而繆千里者，如人所言有它，則重誣也。時有娼嫉

予者，中于政府曰：「陳公捕治某已得，某乃以情囑而庇之。」故又以書恐陳公曰：「政府訝公狥人，舉義不終也。」陳公大惴恐，亟更檄捕，令益峻，乃執之新安，械繫入楚。安陸人乘而文致其辜。會新城王公繼陳公來撫楚，初不詳其始末也，走書閩中詢予。予即録前報陳公書報之，且寓書李司空，託爲解。司空報曰：「政府左右且藉此中公也。公兹從井救人耶？」狂以是竟斃楚獄，無敢收者。瘞之會城堙踰年，余屬其徒取其骸歸孝感，與程冏丞合殯焉。因其志也。而爲文以招魂，略曰：

□命捐生汝何營，❶模孔陳迹失孔真。孔門宗旨曰求仁，蹈仁而死未前聞。仁與不仁幾微分，吾昔與子曾極論。子既去余，余又移汝《轉心文》。汝心匪石何弗悛？塵埃識相汝何明？明珠照乘不照身。傾萬金之産了不惜，犯三公之怒以爲欣。庸言庸行，孔訓靡遵。舍南容，效禰衡。鸒斯之黨又頻頻，衆惡歸汝復何云？憶昔與子久要言，子卒死兮哭汝墳，念子無歸傷我神。惟子雄心雖九死其不泯，爾憶予言尚自新。魂了歸來寧爲璧爲祥雲，毋寧爲厲爲妖氛云。

天臺病叟曰：泰州立本説，緊豈非孔氏指哉？惟孔氏立天下之大本者，無所倚而肫肫仁也。是故淵淵浩浩若斯已。狂以意識承之，不免于刑戮，有以也。然則狂可殺與？曰：高皇有彝訓在，惜時不執此正其罪，以明學也。噫，志學孔者，幾微之差，且至于此，况志異學者乎？余懼學者不辨之早，至自殺，且殺天下，故爲之傳。而附及鄧僧、方山人。

❶「□」，似爲「殞」。

嘗惟處其厚不處其薄，山人戾猶龍斯指矣。鄧僧見謂先天與後天不相聯屬，豈大雄氏不二法哉？傳之亦爲學二氏者鑒也。

鄧豁渠者，蜀之内江右族也，名鶴，少補邑庠弟子員，屢試列高等。初聞里中大洲先生談學，心厭之。已漸有入，則時時從之遊，即大洲家衆峻拒之，勿爲阻。其家故去邑城三里而近，居嘗寓一蕭寺中，時來往邑城，就大洲問學。道經家門過不入。兒女子或見，邀之，牽裾呱呱啼，勿顧也。時父年七十餘，在堂。室有女，踰笄未嫁。又有祖喪未舉，皆不顧。一旦髡髮出遊方外，父尋喪，亦不奔。大洲重以爲恨，爲詩，書諸名山，招之不至。嘉靖甲子，慕余仲，來余里，時年幾七十矣。仲館之高筍塘寺，屬友人劉姓者昕夕贍之。劉事之惟謹，不當意，而昵里中一狡童祝姓者，欲集貲爲狡童輸粟爲從事，卒爲狡童欺取其貲而叛。乃其子間關萬里來省，見輒譙訶，居一二宿即斥遣之。時余督學南中，巡部，遇是子於鳳陽道中，泣愬如此。余哀而斥廩稍資之歸。鶴尋北遊衛輝。時其宗人爲郡司理，因依之。適大洲起官過衛輝，渠出郊迎。大洲遥望見驚異，已識之，下輿把手徒行十數里，彼此潸然流涕。大洲且泣且痛自悔責曰：「誤子者余也。余學往見過高，致子於此，吾罪業重矣。向以子爲死，墮此大罪惡爲不可改，今子幸尚在，可亟歸，廬而父墓側終身，以補前愆。吾割田租百石贍子。」即作券給之。于時中州數孝廉來就大洲問學，大洲令鄧與答問。大洲聆已，大恚曰：「吾藉是試子近詣如何，時聆子言論，乃荒謬一至是耶！夫以顏子之質，其學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此。奈何爲此虚罔語，誤已誤人耶！」重歎息而去。

大洲既入京，宗人尋以外艱歸。渠封還田券不歸，而復遊齊魯間。嗣大洲入相，乃來京候謁，大洲拒不容見，而心故又憐之，斥俸十金，屬里中一仕宦者攜之歸。仕宦者攜至涿州，渠病作，而仕宦者急于赴任，棄之去，竟死野寺中，無所殯云。余過涿，令人訪其遺骸，不可得矣。

耿子曰：鄧鶴寓吾里時，曾集其言論，名曰《南詢録》。中言：「色欲，性也。見境不能不動，既動不能不爲。羞而不敢言，畏而不敢爲者，皆不見性」云云。余覽此甚惡之，曰：「是率天下人類而爲夷狄禽獸也。」渠後寓通州，屬其徒刻傳之，中無此一段語，毋亦渠自不得於心删去之耶？近麻城令，即衛輝司理子，亦大洲門人也，嘗從予游，爲述其始終如此。予惟此老敗缺處，稍有識者胥能明之。顧其捐身忘親，陷溺若此。所入者何因，所爲者何事，所成者何果？至所以迷蔽若此者，其幾微之差，必有所在矣。昔孟子自任知言，蓋知所自生于心，而究竟其所終也。予覽大洲與吾友胡正甫書，深訝其自負張皇，輕侮前訓，墮罪業而不覺云云。其師門亦已重斥之矣。吾黨尚多惑之，豈不誤哉？

方山人，黄陂人也，名一麟，後更與時，自號湛一。嘉靖間，弱冠爲諸生，初婚，不安其室，託遊方外，潛走太和山之陰，習攝心術，岩居數年。其父兄莫知所在也。山人故英標雅質，静久，稍稍發慧。時毘陵唐公養晦在里，負世重名。山人特往從之遊，一見奇之。唐公方鋭志用世，時苦倭患，言兵事，而山人兼嫻武技，益奇焉。于時吉州羅先生、姚江王先生因皆與之游。二先生誘之歸聖學。山人時斤斤檢飭，即一茶一扇餽遺，

亦不苟受也。一日謂二先生曰：「吾儕方外學亦有秘訣，待人而傳。談聖學何容易耶？」羅先生因密叩之。山人自負得息心訣，謂：「學聖者亦須靜中恍見端倪始得。」羅先生然之。約偕之入山習靜。吉州諸長者咸尼，羅先生不聽，遂與王先生偕至山人里。居頃之，王先生先辭歸。羅先生獨留，栖道明山中，短榻夜坐，踰時，諗山人無所得，憤悔至發疽，無恙乃還。既還，其夫人又殂，不及訣。以是心益恨山人。山人尋趨吉州謁先生，先生拒之峻。山人出橐金若干跪請，願築室受業終身。先生以爲嘗己也，叱遣焉。山人邑邑不得意歸。歸時，予適訪山人，覩其購群書盈牀，意將以博綜爲業者。一歲，孝感程大僕偕永豐梁子期會礦山，聯鑣數百騎來。山人以兩僮舁一籃輿往。甫揖，梁把山人袂曰：「假我金百鍰。」山人曰：「唯唯。即千金如命。」程、梁二君覩其色詞閑雅，心欽之，遂與款語，説之。以所學術干上云：「異日有遇，羅公當下風拜也。」山人由是漸易夙操，挾重貲爲薊北遊，至雲中，依李制府，娶二姬。余時官内臺，山人書來，言欲入京。予報曰：「翔而後集，慎哉！」時都門二三老陰招之，山人遂入京，寓廣慧寺。予就密室扣之，山人曰：「予兹行，志將納約耳。即得巷遇，如此敝衲進，亦以此敝衲退。榮貴非吾願也。」予曰：「唯唯。顧子所積畜欲陳于上前者何先？」山人盡衷以告，皆儒生常談。余哂曰：「主上明聖，如子所欲陳者，耳熟稔矣。子志雖大，其所欲効者無當也。子其休哉。」時都門名公亦多與往還。張江陵謂予曰：「昨晤山人，視其神情，中若有所爲者，機達于目矣。」予以其意告，江陵曰：「方生此皷從此撾破矣。」尋

嚴分宜任子聞其有黃白術，欲詒之挾賄。李宗伯知其情，密以告予。予乃促山人亟避之。會余有巡西夏命，因挈之歸。行間一日，山人謂予曰：「吾從此息機志學已。顧學以何爲宗？」予曰：「與友明披赤剖心可矣。」山人曰：「吾志欲以明先天爲宗，如何？」予曰：「披赤剖心即先天也。」山人惟時若亦易志爲學而多機，予故説之如此。既歸，而先所出妻家訟之郡，郡守持之而拘辱其伯兄。予便爲解，乃免。山人爲此滋不得意，復出遊汴洛鄖郢間，流言藉藉起。仲諭之銷聲息影也。諸兄懼，乃强招之歸。予尋遷大理丞，亦予告在里。山人于白雲山中築室下帷，且孜孜爲導鄉善俗事。隆慶中，羅先生門人胡廬山氏督楚學，咎山人往迋其師也，檄下有司捕治。業就逮，山人以計脱走。予寓書爲解，意曰：「昔山人之招致而師于里也，率其父兄弟姪嚴事之。其家遂益勉於爲善，樂施好義，家聲爲之一振。予謂山人只此是其拔宅飛升，而歎服羅先生有過化功。山人故未迋而師，師亦非爲山人迋者。」學使不然，捕之急。山人遂走附俠黨邵義，受知高新鄭，且誤疑胡公之事由余。因于新鄭所搆予，譖予潛乘小艇走雲間，從臾徐文貞謀復起也。新鄭恐，遂矯旨特察諸臺諫，竄予橫州。余笑曰：「不意鄉里後生亦能爲祟如此。」若爲勿聞也者。新鄭特疏欲用山人，不果。無何，今上改元，新鄭罷相，邵義亦誅。山人踉蹌走匿太和山，循君山中。❶居無何，病瘵歸。歸而死，年甫四紀耳。疾之者疑其畏罪託焉，而夙奇之者猶紛紛謂其得服食不死也。亦可姍笑哉。昔山人之出

❶「循」，疑當作「遁」。

游也，假其貲于季父者累千未償，及疾革時，乃手撫巾笥，曰：「平生苦心所得惟此。」蓋以所録丹方與鉛汞餘餌嘗季父也。其家素孝友，乃爲此鬩争，幾至相夷。余爲解曰：「丹能長生，山人當不死矣。黄金可成，渠又何假而貲哉？」山人多以此愚世士紳，世士紳往往爲所愚，尤可姍笑哉。

天臺病叟曰：嗟嗟！世之讚毁，亦何常之有？初，山人一出而士紳相艷奇，以爲子房、長源復生，譽何溢也！及行敗身没世，遂被以大不韙名，禍延家門，至形諸志載，抑何慘與！余去山人居僅五舍許，其始終事行，知之頗悉。惟山人故富室豢養子也，一旦脱屣世累，兀然嵓栖者累年，斯不亦飄然風塵外哉？彼其時以神情見賞識諸名公，非偶也。顧諸名公始則奬與大過，以滋溢其名根；而後復摧抑已甚，挺之走險，以致隳墜如此。假令羅先生始聽其築室，山人或亦終身善士。既而胡學使不有以激之，亦當勉老里中一學究，曷至若是狼狽乎？雖然，使山人始出即遇世廟，亦陶仲文等耳，安免遺詔之辟。晚得大用於高相，當與邵義諸俠騈首圜牆中，安能全要領牖下哉？以是識世之讚毁得喪，其禍福倚伏，不可知也。顧余撫兹宇下，小子以彼其資智慧方啓，而使之嚮往無路，末知所裁。語曰：「範圍而不過，曲成而不遺。」余因有重恧矣。

劉莊襄公逸事略

余兒時聞長老頌説松石劉公，心竊慕之。而公故與余同母黨，乃作書爲贄謁公，公不余少，雅器余。顧時顓蒙，未知所請也。比長，稍知好古論世，而公捐館矣。緬懷典刑，靡所考鏡。第時遇薦紳長老諸

得承公謦欬者，輒請所聞，即得聞一語一節，津津若有沃于其衷者。既余袛役入秦，嗣經徐、沛至吴中，凡公所歷處，得咨諏焉。以是聞公履頗悉。而公孫守復巽有濟，雅與余交善，每時聆余稱引所聞，則愴然悲也。已請曰：「孤不幸生晚，諸父蚤世，遂令先大父諸懿闇沕不章，罪矣，罪矣。幸子尚能言之。及今不托諸鉛槧，後此者何述焉？幸念之。」余含意屢年未及屬稾，頃感世風下逮，士習日渝，未之挽也。乃捃摭往聞，述公遺事，令吾黨後進者得觀省焉。中凡公緒論日履，第得屬余耳者，即細小不忍遺軼，爲咸足以覘公所存而章後程也。若諸駿竪鴻謨，則今大司寇鳳洲王公誌之詳矣。

公諱天和，字養和，别號松石。先世在唐、宋朝有官經制、官制置者。逮我明興，公祖諱夢者以從義故，賜田麻城，遂家焉。公曾大父諱訓，宣德己未登進士，選御史，終參晉藩政。大父諱仲輢，景泰癸酉鄉進士，爲崇德令。父諱璲，成化庚戌會魁，登進士，爲豐城令。劉氏故世閥，至大參公且官三品矣。時家田不盈二百畝，嗣崇德、豐城又相繼爲令，及公之身尚艱窘，家世清白風可想矣。乃即大參公遇竊子事，深中隱厚若此，其德遠矣。駿發于公也，豈偶哉？大參公畢昏夜，方寐而寤，忽聞屋壁有鑿鑿聲，逆必竊子穿穴也。潛披衣起，跣步立壁下，俟穴開，竊子首入，一手挈其髻，一手取石扼吭下，發燈視之，則故熟識人也。公憮然訝曰：「爾耶！奈何爲此？」亟取數金與之，戒曰：「持此往治生業，更勿爲此。」已而家人再三請問人姓名，公終身不言。第有一鄰子始貧行無賴，自此勤生，家漸給。而公之没也，是子哭之獨哀，家衆竊疑其人云。公生而岐嶷穎敏，十歲能文，十五歲隨豐城公任，從月湖楊先生廉聞談濂、洛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十

七歲，豐城公見背，遭家迍邅，累搆誣訟，繫郡獄久之，乃得理出。時纔弱冠，以白衣領弘治戊午鄉薦，尋游胄監，大著聲稱。而公時唯着一布袍，往返朋輩家，名刺出袖中，無一僮隨者。家食餘十年，攻苦力學，不屑以隻字浼公府。有邑令故與公知，厚遺金若干鍰，公度以義，固勿取。邑令某與公有世好，公山居，更不一走謁。令懷公甚，固要之，公始往候，纔至寓所，未及造請，令輒先訪公。公殺雞沽酒款之。令坐中歷述己所注措，公爲列可否，令大款服。一日，令歛里甲金若干鍰贈邑諸舉人，公審知金出里甲，却弗取。令繆意公以世好故少之也，倍贈之，公竟弗取。已而令爲里民訟，諸舉人皆累追償，而公獨免云。正德戊辰，成進士。諸登第者多揚揚意得也，公獨自念曰：「儒生業，舉一事勾當已矣。乃仕進則自今伊始，顧此生何所建樹，乃能不愧也？」慨然感奮，終夜不寐。語見示甥李大守寵書中。進士率假貸飾僕馬服舍，公節情約己，不異平日。一時交游咸海内知名士，相與誓志策勵，闇然實脩，耻效世華標爲者。黄陂王大僕新第時，聞公教語大旨如此。時中貴人逆瑾用事，牢籠天下士以自張，士多倚附如蠅。

公姿表頎然甚偉，瑾一日於儔衆中覩公貌，且偵知爲同姓，令私人持宗生帖招之，啗以華秩，公竟不往。已授南京客部主事。庚午，瑾誅，乃改公監察御史。癸酉，簡巡關中。時閹黨正熾，而巨璫廖堂者適爲關中鎮守，煽虐特甚，秦民嗷嗷。朝議謂非公未制，故有是命。公得命，即寘生死度外矣。公赴陝時，篋中預其囚服以行。密與弟教諭公天民訣曰：「朝廷所以特命我者，以閹故。我如首鼠自全，則辱命墮職，平生盡棄矣。玆行即生死不可知也。吾母氏重以託吾弟，慎勿令兒女子知此語」云。比至，飭法振紀，詢謀審機，訶堂所恃爲爪牙者，按其罪狀縛之，盡寘

諸法，堂始戢戢斂毒。秦民劃然如出湯火，而閹黨故銜公次骨云。公初至，堂虐熖勢如燎原。公日圖所制馭策，而機未得也，時時獨坐焦思。而武弁周尚文者以巡捕故，日侍墀内，乘間跽請曰：「側觀大人日兀兀焦顔，爲念深矣。」公愕然曰：「汝何知？敢妄言如此？」尚文三四叩首曰：「尚文誠武夫，固揣知大人心，無非爲秦民苦也。」公乃霽威，下堂與文語，文因盡效制堂機宜，公多採之。文自是拔識，卒爲名將。而公後著績邊疆，文有力焉。堂既憤不得肆，于是重賂貽閹黨，摭事誣奏公。詔下逮。逮之日，公監臨試事方竣。諸聞錦衣校至，相顧失色。公了不爲動，即檄二理官檢閲圖書篋笥，取其勘結案付監司，已易服就逮。時堂嗾左右嚴公械，撫巡諸司憚堂氣勢，無敢近者。已而父老聞之，倏聚萬餘人，遮道呼籲，聲震天地。二髦擁卧檻轎下立斃，檻不得行。公再四以義撫諭，乃行。堂復陰遣人尾公後，將甘心焉。賴秦民十數輩倡義裹糧相從，每食必嘗，乃免。械至，下詔獄，久之，武廟廉其誣，得釋，左遷金壇丞。公之爲監臨也，殫精畢力，凡懷奇抱偉士，甄羅殆盡。至今關中以勳業文學名世者，多出是榜云。初録上，時相楊公一清閲之嘖嘖賞曰：「真御史，真御史！」蓋楊在關中督學久，關中人士爲所賞識者，至是俱得脱穎。録又多出公手，其文雄渾典雅，故云。而公之得釋也，亦賴楊自中調護焉。公既爲丞，即兢兢職業，無纖毫世俗謫官態。尹某初不甚諒公，自懷猜疑，久而感公忠誠，卒爲莫逆交。其幕某者潔廉有幹才，公雅愛之。幕尋遷江西，爲陽明先生屬吏，公寓書薦之，先生特爲委任，卒成平賊功。此幕效力居多，論功首賞云。公之奬進人才，不遺卑官也類若此。明年即轉是邑令，勸農課士，創利剔害，民到今懷思尸祝焉。詳見所著《金壇縣志》中。公尹金壇時，予仲父曾以

叔祖教授公命往省公，留館與諸子處踰月。見公諸子日飯脫粟，敝衣決履，不殊寒素。塾師束脩，咸取辦于家租。時又見公課校邑庠士，士踰三百有奇，公踰日閱卷畢，品評精當，士人人款服。其精敏如此。予嘗遇邑人于御史輩，藉藉頌公治績不容口云。丁丑，晉蘇州二守。值孝豐山寇亂，公旬日蕩平之。比還，晉守湖州。湖故鉅郡，號難治。郡有高蹈士某者，抱德深隱。前有司無知之者，即知無能致之。公初至，即折節造請，訪政所先。於是均田賦，復折徵諸建措，民咸便之，多此士力也。詳浙志與《惠湖大紀》中。己卯，會宸濠變作，陽明先生素知公才，密檄當路，疏留公治兵策應。未得入覲，而天官即舉恒典，列公爲天下郡守第一。至今湖人以公與謝大傅、顏司徒、蘇文忠並祀云。大學士桂公萼者前爲丹陽令，以迂戇，時調爲公屬令。公故敬禮有加，每至輒延之便坐，語移時。子弟訝問故，公曰：「公輔器也。」大公前識周都督于行伍，兹識文襄及今楊冢宰俱于簿領時。其智鑑不可及矣。

嘉靖壬午，晉山西提學副使，公以母秦大恭人老，上疏乞終養。當路重公才，持例不得請，檄赴任，公固以請不應。越丙戌，改公督學陝西，固檄使行。公擬再疏辭，大恭人不欲，曰：「汝父力學取高第，不耀而卒。汝爲御史，吾緣汝得封矣。汝父坐階等不得封。汝固眷眷急吾養，獨不念汝父耶？且汝按秦時，父老德汝，聞至今思汝不忘。汝義當往，慰秦父老。」公泣，勉强應命如陝西。明年，晉南京太僕寺少卿，已改太常寺少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陝西諸邊軍餉。是時方用兵河西，公以才望故一歲三遷。是任而公復以母老將固辭，母又不悅，且念朝廷以兵故不得已勉行。時大學士楊公一清總制三邊，雅重公，機事咸咨詢之，特薦公，勅以原職巡撫陝西。時陝中連歲兵荒，民不

堪命。而各鎮中官，尤朘剥不已。公懇疏汰革，孳孳拊循，民乃蘇。洮岷番族叛，公討平之。繼平胡店賊，繼又平漢中賊。捷聞，下詔嘉賞。而公顧時時念母，再四乞休。時總制王公瓊謂陝中一日不可無公，與臺臣朱觀會疏乞留公久任，上俞之，乃晉公左副都御史，仍巡撫。公之撫陝也，即邊郡下邑，亦皆按歷咨諏，幽隱畢達，貪墨吏咸望風解綬去。秦人學憲喬公世寧謂彼中自建設撫按以來，唯公兩任功德，前無爲先，後無與匹云。予往按西夏至臨洮，臨洮固邊郡也。予巡行山谷間，偶招田野父老，而詢民所疾苦者，有十數老人伏道左訴曰：「若等向見劉都軫念我等若此矣。劉都臨臨洮甫七日，而剔吾等所不便者三十七事。今劉都去此廿稔矣，諸弊漸仍，願得如劉都活我。」言已泣下，因出册懷中，予取視之，則皆公所湔滌有司相沿不經費也。洮人雍御史某謂有某令擅取里甲炭一筐，公即廉之，令惴惴解綬。其嚴明如此。

壬辰，以母憂歸。公痛顧養未逮，哀毁骨立。疏上，得賜祭葬如例。宅憂三年，廬墓左，朝夕經理營域，更不聞一剌齒家私。公奔喪歸時，聞有老婢經事恭人者，公出之柩前，伏地號曰：「吾爲若子，不能顧母氏養。而汝爲吾謹事吾母，吾何忘，吾何忘？」稽顙數四，敬事之終身不懈。夫狄公夾日之烈，人謂基于望雲之衷。即公孝思若此，忠節可知也。

越甲午，黄河南徙，自徐至濟，漕運道不通。特起公以原官治河。公綜理悉及秋毫，詳《問水集》中。役夫不滿一萬，甫三月，而膚功即奏。大學士桂公過濟，適觀其成，悉諸經畫，歎曰：「奇才，奇才」云。

丙申，黠虜據河套，頻年邊鄙多聳。廷議又謂非公不可，特晉公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公畢智經略，首陳戰守便宜，增埤浚塹以扼虜衝，振兵厲將，律紀整嚴。蒞邊凡五稔，捷音迭奏。是歲捷音七上。丁酉，凡十一捷。戊戌，凡十捷。己

亥，捷如丁酉。而庚子黑水口之捷，斬將擒王，首功幾五百。蓋百七十年僅此一覯云。初以甘肅莊浪功晉右副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尋以寧夏功轉左。明年以永昌功晉兵部尚書兼官如舊，白金綵幣歲至三四錫。既成黑水口功，上大嘉乃勳，晉太子太保，列司徒，敘一子錦衣正千户，世襲，賜賚有加。公才智卓犖，而本之忠誠，且蒞陝久，威德素孚，機宜夙諳，而所任將帥如周尚文輩，其謀勇咸極一時之選，故能成功如此。秦人太史王維楨曰：「公之制軍也，患敵若癬，恤士若子。苦顔悴形，年踰六袠，而約躬勑度，長算却慮，屹屹焉惟社稷大計是圖。蓋執誠體國，不二其德者。」知言哉！予往歷公所經略處，詢之宿將故老，述公所制輕車勁努機砲神鎗諸戎器，❶備極巧思。若所增埤浚塹諸處，至今攸賴。而庚子之捷，公實得天云。方虜之入安定邊，掠固原而西也，會積霖烈飈，虜馬瘏弓解，而我以逸乘敝，故捷。時虜蹈没淖濘死者尚無算。乃有謂此捷或不盡實者，蓋起自媢心忌口，今論定矣。

辛丑，北虜累犯宣大，震驚畿輔。特詔改公兵部尚書，提督團營。時營政廢墜久，當事率首鼠因循。公爲根本深慮，鋭志振刷，奏調邊將入，勤訓練，清占役，剗一切宿弊，軍政至是肅然。而不便者相與側目，計媒孽去公。會虜退，公三四疏上乞骸，上念之，特賜馳驛歸。

公歸里中，與人話談，絶口不及朝政，而衷實念念在國。每月朔望，必冠帶焚香，遥祝上壽，不以衰老筋骨廢禮。病篤時，夢中諄諄語曰：「如何了？如何了？無兵無糧，如何了」云云。其憂勤社稷一念，與古連

❶「努」，當作「弩」。

呼「過河者三」何異哉？公初入京時，黃岡人陶仲文者，以邪術被上眷寵殊常，朝貴人多與交好。陶故欲附公自重，偵公來，走使百里，持眷生名刺迓公。公手之駭，謂其使曰：「予素不識汝主，何由名眷？汝誤耶？」竟麾之。或謂上之允公請老也，陶從中陰擠云。公出都門時，諸薦紳傾城走餞，公怡然自適也。公仲子某時任比部郎，在侍，有悽色。公目之，譙曰：「視兒色若不豫然者，豈以吾去位故耶？吾受國恩過渥矣，不能效涓埃報，方懼罪死。乃上復念我老，得還首丘，此人生至榮厚幸。兒不思爲吾勉圖報，而戚戚然作兒女態，豈直欲吾死于官，令汝徒跣扶櫬歸方爲得耶？」聞者悚然嗟歎。公于名寵進退之際，其達如此。繼公總制某，即公所舉自代者。公家居時，某循故事，緘百金、綺幣若干爲公壽。公大恚曰：「我固謂某賢，特薦。彼乃以不賢視我，何相報之舛耶？」悉却弗受，且遺書督過之。又一屬吏某，江西饒郡人也，以才爲公所甄拔，漸至崇膴，感公知遇德，又諒公素介，非他賄可薦也，特輦上所陶瓷器極精工者若干遺公，公目之愕曰：「諸大類上供物矣。吾安敢享此？」麾使出之，弗取，已復召使還，取盡碎之。蓋慮其使更以遺諸子也。夫世持清白操者，多矯飾于仕宦時。蓋舍此博彼耳。難即堅持于窮居，尤難不渝于宦成垂老日也。貧視不取，及老戒得，自古記之矣。公自舉人時即已勵行若此，乃告老家居時尤若斯斬斬焉。非義利素明，恒于其德者，孰能然哉？

公前在告中宅憂，卒致政歸，前後家居幾十稔，未見手創一華屋，治一腴田。一生汲汲經營者，非家祠則先壟耳。弟天年早世，公撫其遺孤，愛同己子。篤故敦族，咸盡其心。然未嘗曲意少假，以一字浼公府。平生未見一指摘人瑕疵，而樂道人善。雅意尤好汲引後進，遇後進人輒披衷抒悰，不爲款款寒温語。於凡提身服官之要，各因其才質事任，亹亹提誨不倦。公蓋嫺于世故，而精練于宦業，故凡承公教者，咸謂終身受用不盡云。見楊中丞所著《琬琰録》中。

耿生曰：人言公凝眸轉瞬，含吐風雲，艴哂唯諾，咸有主謂，則謂公以智勝云。嗟夫，人自形生，孰不具神智哉？顧秉有偏全

細鉅，又所用殊方耳。近代若楊文襄、王新建暨公咸能樹殊勳、翊皇序，後先競爽，均秉足智也。新建畢其智于聖賢心性之學，可謂智及之矣，事功特其緒耶！文襄畢其智于建措，以故敭歷中外，所至輒效，而不屑細謹。子曰「知德者鮮」，然歟？跡公生平，智之所運，大都爲世興事建業耳。乃其砥行礪節，益又兢兢焉，似不特役役於事功間矣。乃世人任權術、伏崕谷、媢心褊中，便身賊物，而曰「予智予智」，視公媿死哉。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六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雜　著一

策　問

第一問初任試應天楊、李二生

問：學莫先於辯志，有志而後可與共學。自昔言之矣。余兹受命來與二三子相切劘，心所期者，非淺鮮也。子試言爾志，余將取裁焉。直攄所存，毋爲浮泛語。

第二問試應天府學

問：人之言曰：「學貴聞道，脩行次之。」世君子或駁其説。竊謂脩行而不聞道者有矣，未有聞道而不脩行者也。不暇旁引，即所習聞者商之，如平無妄語，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如晝所爲，夜必焚香告帝者。其潔行峻履，至今膾炙人口矣。抑於道有聞乎否耶？夫古稱聖者，至文王、孔子至矣，而亦臨亦保，不食不寢，望未見如不及。至道之難聞如此耶？而故有因解字義而即悟理之無窮，有因剖扇訟而即識心之本體，論者便以爲知道。是又何聞之易易也！近世好脩者不悟，解悟者不脩，是二人者蓋更相誚也。吾滋惑矣。維兹江左固山水之奥區也，靈秀所鍾，儁乂叢生，古稱風流標致者夥矣。顧其篤志力行、知學聞道者當亦有人焉。二三子其尚論古昔，發抒衷藏以啓不逮，予非徒品隲文藝之故以也。若爲諛言勦説，則失相求之意矣。

第三問試寧國府學

問：夫道一而已。近世學道者何言之多岐也？有曰合下即是本心者矣，或蹈認賊作子之譏。有曰静中養出端倪者矣，未免騎驢覓驢之誚。或曰本體無事安排，而或執存守之見者詆以爲放縱，然歟？或曰工夫須常收攝，而未窺自然之宗者輒以爲障礙，可乎？立本之説，厥亦微也。俠人啜其糟，猖狂而悖亂矣。歸寂之旨，毋亦邃歟！曲士襲其傳，殆執内而惡外耶？萬物一體，道嫌揀擇是矣。其弊也淆是非之辨，瞳朧而不明。破除毀譽，方顯真機是矣。其究喪羞惡之良，頑鈍而無耻。它若言或高於秋天，而行每汙垢如泥淖；見或析於毫眇，而事常缺略於要領。如此之儔，又比比也。世俗人暴棄不學者且口實矣。崇正學，迪正道，煌煌簡書，余重畏焉。顧涉道日晚而泣路之悲，聚訟之談且眩然瞀矣。兹欲與二三子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懲禦人之給，而潛默識之思；黜玄虚之見，而躬庸德之行。下學上達，深造自得，求不畔於孔、孟之旨而未逮也。有得者其究言之以啓我。

第四問試大平、當塗二學

問：夫學必有宗，即異教家亦各有之，類多盭於中，君子致闢焉，可勿論已。吾人誦法孔氏，孔氏之學以仁爲宗，然故罕言之者，豈秘之耶？抑亦難言之矣。至其求之之方，與夫爲之之要，蓋亹亹焉不離口，語具《魯論》中。固人人而誦習之也。其亦有味於其旨，而反之躬乎否耶？後世儒者或以博愛名仁，或以覺名仁，或以公名仁，或以心之德愛之理名仁。言人人殊，大都添註脚，

更易號字云耳。何若夫子自釋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尤爲明且切耶？仁之切於人也若斯矣，乃世學人或誘之以貴富勛名，蔑不歆然希慕。驟而語之求仁，即至偲切忠款，未始不猶嚼蠟然者，何耶？夫人而不識仁也，則耳目鼻口人也，而實弗人矣。人而弗人也，亦寧宴然甘耶？自古賢聖且哀之痛矣。余被師友之訓，亦常竊志於是。而質駁習深，即月日之至，尚未敢擬。顧其慇慇一念，欲二三子之同歸於仁，而無弗人也，則實其所畜積也。其各拭慮潛思，商之心焉以對。若爲飾詞謾説，即已鮮仁矣。

第五問 試宣城、南陵二縣學

問：昔人有言曰：「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余讀其言而愴然悲心焉。無論六合，即此一邑一郡，民生其間，林林總總，何可計筭？其命悉懸於一人方寸間耳。乃考覽記誌，博求今昔，其切念壹志爲斯民立命者，可幾指數耶？世君子欲飭吏治者僉曰：「行久任，精考課，慎選監司。」諸如論議夥矣。知道者猶曰：「非要覩也。綜之，明學術使人易慮而回心。」是矣是矣，然竊有異焉。昔人尚清净，不擾獄市，而齊以大治，其術蓋得於蓋公。乃齊儒以百數，言人人無當矣。至於責大指不細苛，卧閣而東海大治者，則亦從黄、老學得之。而誦詩書、稱先王者反懷詐飭智，爲所鄙薄焉。豈儒術迂滯，不適於治，而異教家亦有致理訏謨耶？吾孔子言政，列九經，而推原於脩道之仁。孟子陳王道數端，而必欲反本於過堂之一念。其指歸可求也。而或者以爲操切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此又何

也？豈言道德者誠溺於職耶？國家造爾諸士，行將以生民之命寄之也。茲誠識調瑟之幾，而不失理繩之智；振拔薙之敢，而又得烹鮮之方。若何而可試，根極要領言之，以觀他日致用之略。

第六問 試涇縣、寧國二縣學

問：嘗聞先正有言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信哉！其言之也。或曰：「已立後，然後能了天地萬物。」則師道之立也，亦大艱難已哉！夫師道惟尼父至矣。其自信能立而不惑也，猶在三十四十之後。則前此之年，豈容已于立人之念不倦之誠耶？有年才十五而即嶄然爲河汾師者，豈其德賢于仲尼耶？昔賢以接引後學，隨才成就自任，而故猶以能尊師道，推其弟者，又何耶？好爲人師，命世上賢猶患之矣。而《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然後能自强。」教學誠相長也，又奚患耶？夫教脩於道，道率於性，性道一而已。或曰「四教」，或曰「五教」，或曰「五倫」，或曰「三物」，又何條品之煩如此耶？古之人或以誠，或以敬，或以禮。又或分經義、治事二齋以爲教者，其皆有得於孔、孟之遺意否耶？余覥顔斯席，困則困矣，未知所自立也。居常與二三子者盟，其學以仁爲宗，以反躬默識爲入門，以孝弟忠信爲實地，以親仁取友爲資助，以能澌銷習氣而同體民物爲證驗。顧省諸身，傀然無有也。爾多士其捃摭往初陳説懿軌以匡不逮，是故相長之義也。毋讓焉。

第七問 試蕪湖、繁昌二縣學

問：維出與處，士人居身之大致也。出則抗節致忠，孚揚王庭；處則履義蹈仁，表

正鄉閭。率斯二者，迹軌雖殊，其不怍於人而有述於君子之林，一也。乃若媕娿澳涊，娖娖然惟得失患者勿論已；即折檻牽裾，或蹈過激之譏，鑽核計籌，碌碌然混埃霧中者勿論已；即杜門掃軌，或貽寒蟬之誚。至如抗疏擅孤忠之譽，三黜章先見之明，其與官御史而以補缺拾遺自任，不欲指摘臣下短長者，孰賢耶？遺布感盜牛之格，平心輯潁里之爭，其與居洛下而以孝弟忠信教人，不肯諛佞禪伯方士者，孰優耶？二三子只今爲民之表，行且觀國之光。其出其處，必有自期待者。式尚論之，以觀嚮往之志。

第八問 試婺源縣學

問：昔人言於夫子之道，猶飲江河。然彼固自形容其不能盡也，然故常飲之矣。兩楹夢奠，微言久湮，吾人之於夫子道也，其猶戴天履地，相忘於覆載中而莫省所以耶？或見其識萍實，別墳羊，稽肅慎之矢，辨專車之骨，則侈之以爲博，此於夫子何多耶？或見其却萊兵，怍齊侯，格飲羊之賈，剗亂政之奸，則矜之以爲能，若是則辯俠者流，操切之吏亦有能然者矣。又或泥其曾日不食，夜不寢，發憤以思也，于是有欲玩心神明，息緣去智，求之於要眇者矣。審如是，則亦稿心墮體之教也，不知所云不如學者，又何如學耶？自古善學孔子者莫如孟子，然觀其所藉藉稱引孔子者，亦唯自其仕止久速之時言之，則吾人之誦法孔子者，豈祗於出處進退之間模擬其軌迹而已耶？且即令能爾，居今之世，又安得一一從心自便如此也？竊疑孔子之所以賢堯、舜，冠百王，參天地而貫今古者，其血脉必有所在矣。二三子其試思而言之，毋徒漫羨而勦說也。

第九問試大平、旌德二縣學

問：昔者孟子尚論伯夷、伊尹、柳下惠，均擬於聖而獨願學孔子。説者謂始終條理巧力之喻，厥義精矣。夫德至聖而極，三子既與孔子齊聖，而又何智之不逮歟？古稱善學孔子者莫如顔子，其中和氣象可想見也。乃孟子則若迥不相類矣，其願學孔子又安在歟？孔、孟之學至二程復明，二程之學蓋得之濂溪。自謂再見茂叔歸，遂有「吾與點也」之意，其授受微旨，可得聞歟？乃程子又自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則其所授之濂溪者，天理之外又何道歟？且兄弟同一師承，其家庭觀磨切劘尤宜無不同者，乃先儒謂明道似顔子，伊川似孟子，又何以别歟？説者謂學各就其資之所近，惟孔子會中和之全，其他則不能，故學亦因之。若是則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其言不足信歟？吾願二三子尚友千古，不徒區區作伎倆人物，是以論其世也。

第十問試徽州府學

問：夫世所稱豪傑士者，率若謂其倜儻跅跎，機智警敏，足以興事建業云爾。余觀古謂豪傑士若異撰，即孟子所稱陳良者是已。彼固以其悦周公、仲尼之道也。乃先儒或云有豪傑而不聖賢者，豈亦世俗之所謂豪傑，非真豪傑耶？又近世儒者或云「天生豪傑不數求」，所指真豪傑士，曠古唯一人焉。其然其不然耶？彼有所謂近世豪傑，有所謂振古豪傑，有所謂中興豪傑者，學人士藉藉稱之，無異議矣。考其時所表竪，顧亦落落若此者，豈亦所謂豪傑而未聖賢者耶？將亦唯其得與於斯道，而不在智名勇功間論

耶？吾人托生宇内，苟自娖娖堆堆，甘爲凡衆者流，而不思所振奮則已。有以豪傑自命者，慕其名不採其實，吾懼夫憑意氣、任術數而違離道本者衆也。二三子尚明辯之。

第十一問 試績溪、黟縣二學

問：士之彰名顯行於世者，自古貴所托矣。是故時有大聖至人，則雖猳佩纍紲之子，一蒙陶鑄，德成上賢；逃難餓殍之夫，一經品題，聲施奕世。假令所托匪是，能至此乎否耶？後世魁桀不群之士，不能刻情脩容，依倚道藝，竟蒙詬以没世者，難一二記。余蓋悲之，姑無論已。乃若漢之董，若楊隋之王，唐之韓，是數子者，跡其所負，亦自不淺小矣。使運值仲尼，依依于負牆言益之列，即未能翺翔淵、參，當不爲冉、閔亞耶。而儒者摘釁抉瑕，曾不少貸。或疵其災異之溺，或醜其美新之文，或誚其上書之競，或過其擬經之僭，是則然矣。茲略諸謬類，循其言論，繄獨無可採者乎？就中較品，豈無彼善於此，而可與於斯道者乎？夫儒先以衛世詔來爲主，其極論備責，或宜然也。而承學者往往亦隨聲傍吻，動致喙焉。曾亦自省其學之所詣，與中之所存者，視諸人無媿否耶？反己貴盡，論人宜恕。勦襲人語，不緣實見，余甚耻之。諸生稽古尚往，如數子者其亦謂何？

第十二問 試休寧縣學

問：今世俗人之所歆艷而希慕者，科名官爵如是爾。是故父兄之所責望，師友之所磨切，率是業焉，無遠志也。夫自設科建官以來，其魁天下，躋膴仕者可勝道哉？乃竟消滅無聞者何多耶？至如父子狀元、兄弟

狀元、叔姪狀元，與夫四世三公、四代相門、父子平章，若斯之儔，人尤侈稱焉。顧跡其時所表豎，終身趣操，率皆無可疵纇否耶？乃若高蹈龍門者卒副兄推而能尊師道，落名甲榜者不忘父訓而集儒大成。又若仕止給舍，挺秀於嚴冬，而新州、衡山之棲遲二子，復承其志；忍饑啖虀，終老於牧堂，而《易》解《書》傳之著述，二子復踵其芳。此稱並難濟美，又不在名位間者，視彼可相軒輊否耶？二三子試一一條品，以觀所存。

第十三問 試歙縣學

問：昔人有自秀才時便以天下事爲己憂者，即其時所爲書萬餘言，皆鑿鑿可措之用矣，則又非徒憂之而已也。方今聖天子願治至切，公卿輔弼之臣鋭志更弦，往之競竇塞，而墨風漸以悛矣。乃方内日猶多故者何耶？吴越之羽檄稍弛，而閩廣之蠡頻起；漕河之膚功未奏，而徐沛之水横行。楚蜀有負固之殘，西北寖門庭之寇；齊魯燕趙之墟，椎埋不逞之孽，無處無之。是皆不能不廑宵旰憂者。而且民生日蹙，閭閻漸丘。即余周行部内，目所流覽，甿隸之子，面無菜色，而身有完服者，百無一二數矣。而吾儕之安車而傳食也，獨奈何宴然而不爲之念耶？顧將以蠲賑之恩，控之當宁歟？度支之計，又日告匱；將以撫字之勞，責之群吏歟？催科之令又日不遑；將以整軍經武之略，督之閫帥歟？而輸將之費，又苦難給。策何施而可？忠言嘉謀之臣，思爲國家興平致理者，似都殫精畢議矣，而實效竟鮮，何耶？余肉食者誠鄙憒憒，莫知所圖矣。二三子獨無抱先憂之志者乎？倘有所以紓時艱者，願亟聞之，將藉手以報天子。

第十四問 試祁門縣學

問：昔人云：「平賊之術與攘夷異。」蓋難之矣。又曰：「平之非難，絶之爲難。」其弊何居？自古策弭盜者難一二記，就其著者言之，或單車詣壘，諭之恩信，而其渠就俘；或三科募士，誘相攻訐，而其黨解散。或慎重於亂繩之理，或機密於鉤鉅之詗，❶或戮掾以懲貪，或開購以示信，是諸人者，其績咸章章較著矣。顧孰爲優歟？或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言矣！沈命法滋弊於漢，理固然也；保甲法不效於宋，何以故歟？顧又有令晉城、知荆門軍者，胥用何道，能令盜賊衰息歟？間有一二梗化不率者，又用何術而輒先知歟？昔夫子謂不欲者能令民賞不竊矣。予察今天下牧民吏，故津津多自飭砥也，而盜常萌起，豈聖人之言亦闊大而不經歟？抑亦所謂不欲者，其道至粹而未易言歟？維兹新都，舊稱樂土也。偶一有警，而建官設將之議，當事者輒棼然焉。此果制治清源之長畫歟？抑亦救火揚沸之謀歟？試究言之，識時務者在俊傑，二三子必有其選矣。

第十五問 試池州、貴池、青陽三學

問：先正言：「《西銘》是　原道　宗祖」，何以見之？又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何以別與？昔賢有讀《西銘》而慮其流於兼愛者，又有一見而即悟其爲中庸之理者。何其見之異與？

第十六問 試安慶、潛山、太湖三學

問：嘗讀遷史所載《酷吏傳》，竊疑焉。

❶「鉅」，當作「距」。

夫所惡於酷吏者，爲其虐以成貪耳。即不然者，或徒刻情賈聲譽，非純奉公之心也。乃史所列十人中，或簠簋不飭，或附勢從諛，若斯之類，誠不足數，顧其中多伉直潔廉人也。且即其摧挫强勢，厭賞衆憤，碎裂頭腦而不顧，則亦壯矣。又其心自以爲奉職，死節義當如是，何其忠也，而概目之曰酷吏，作史者無亦酷耶？夫禁奸止邪，均爲一切者也。跡其效，固有道不拾遺，侔績尼父者，誠亦稱其位矣。乃威隙則姦起，位崇而禍烈，此又何耶？及觀《循吏傳》所稱引，又率多悃愊迂滯，不甚踰快人意，程其功能，豈胥在此十人者右耶？使在今日，其取舍稱譏，或相盭戾，不可知矣。顧二三子志之所存，則何在也？試度衷言之。

第十七問 試懷寧、桐城、宿松、望江四學

問：夫束名實，礪廉隅，勾檢期會，世俗吏争談之也。至如師資朋求，憲老乞言，自古隆之矣。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子雲之嗟，無亦往初之懷歟？夫以言、宓之賢，且得大聖人爲之依歸，即令唯尊所聞，於致理何有？乃武城之宰，慶得人於子羽；單父之治，厘稟度於五人。其忘己下賢，何若是慇也！厥後若懿侯辟堂舍蓋公，仲舉下榻禮徐生，任延折節於龍丘，麗參悟意於任棠，是皆有得於遺意乎未歟？綜其治績，亦有可紀者歟？今去古益遠，是道邈矣。有踵而行之者，亦有裨於化理否歟？抑亦猶有原本歟？試詳言之，好古者或有取也。

第十八問 再試應天府學

問：夫陶物振俗，其神於風；治運之隆替，實由之矣。彼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囿於其風，而靡靡然不自知者，細民也。知風之

自慎厥慕襲，不爲流俗遷染，則惟我人士矣。尚論古初風之美者，僉曰「鄒魯」。鄒魯豈非以孔、孟道術所漸然歟？　嗣是，洛下關中三二儒者緒餘，其烈其風，亦足以興，可得聞與？　維而江左民庶物蕃，自古稱殷盛矣。乃三國、六朝之際，其風君子不樂道焉何耶？　豈隆昌之運，有待然耶？　洪惟皇祖繼天立極，定鼎于兹，本宅鎬之烈，而衍豐芑之休；　由定武之功，而振棫樸之化，猗歟盛矣！　二三子托生兹壤，涵育於中，不既幸厚與？《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禎。」則二三子當亦思所自效焉者。　誠使爾都人士道德齊一，風俗以同，則邦家之禎，即惟二三子寄矣。　顯晦可無論也。　殫精極慮，顧何術而能致然與？　試抒所蓄積者言之，此昕夕所切切於而二三子者也。

第十九問試句容、溧陽、溧水三學

問：科目之設，其來尚矣。　或者謂近日糊名易書之制，徒採春華，難摭根實。　是則然也。　乃漢舉孝廉似矣，而有濁泥之誚；　魏行中正似矣，而有奸府之譏，此又何耶？　或曰：魁儒碩輔由科目進者相隨屬也。　且國家定制，未易議矣。　顧匿景藏采，沉淪草莽者，世豈無若人耶？　或曰：兼行辟薦可也。乃古有盜虛聲而失士望，利捷徑而隱終南者，此又何以辨與？　二三子兹悉思以科目進身矣，顧亦有混迹科目之中而實奮起於科目之外者否歟？　是固各存乎其志也矣。　否則不惟修文者日增浮靡，即談道者且長華競，是余之所恐也。　二三子試盟諸心而盡言之。

第二十問 試鎮江、丹徒、丹陽、金壇四學

問：先正有言曰：「學者先須識仁。」信哉！人不識仁，吾誠不知其可也。顧仁之道大矣，抑何從而識之歟？昔賢欲人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於此體認者，即《魯論》中言仁鮮矣，不能無疑焉。夫可賦可宰，可賓客可南面，而皆不可其仁。至於去國死國，奴于國孫於國者，一一斷然許之，審如是，則興事建業，雖才未足爲仁矣，而管仲之功，何其亟稱而重與之也？伉節厲行之士誠仁矣，而忠如楚令尹，清如陳大夫，又何刻求而兩置之歟？克己復禮，夫子語高第弟子爲仁如是耳。克伐怨欲不行，何獨難之，而不得蒙仁之許歟？志仁無惡，欲仁仁至，若斯易易矣。而三月不違者，僅僅一顏子焉，又何其難歟？爲仁由己，當仁不讓，是誠在我也。以仁爲己任者，胡須於友之輔，而先事利器之喻？又何若是淺淺歟？昔人嘗以敬夫所類洙泗言仁書終日考察，竟無所得，乃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半月而始解者何歟？審如是，則求仁之方莫捷於此矣。胡孔門秘言之，而屑屑然言之？訒人之愛，與夫居處執事之粗迹歟？今欲服官者體國愛民，而不徒矜炫於聲名之末；爲學者篤行實踐，而不徒出入於四寸之間，是必有識仁之真先之也。故於二三子再三焉。

第二十一問 試淮安、清河、桃源三學

問：人有言：曰正氣，曰節氣，曰客氣，何以殊也？古有項不可彊，腰不欲折，膝不肯屈，其自立有如此者。君子取之。而甘心唾面，忍辱跨下者，豈靡靡者耶？乃勳名卒又何若是烈也！古有却嗟餓死，却衣凍死，

吐哺盜餽，抱樹立枯者，或過之矣。乃與聞聖人之道者，亦恬貧窮，敝衣忍餓而不受邦君之餽，堅辭貴室之衮者，抑豈故爲細謹耶？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不知聖賢所爲者，又何事也？若云功業，則三賢之在當時，又何落落耶！二三子其究言之，以觀砥立之志。

第二十二問 試寧國等學

問：程、邵、朱、陸之學何如？

第二十三問 試績溪等學

問：郭子儀、裴度孰優？

第二十四問 試徽州府學

問：宋之韓、范、富、歐，如而人者勳業文章，燁然偉矣。議者猶以爲未聞道，然否？

第二十五問 試黟縣等學

問：楊朱、墨翟，古之賢人也。孟子闢之，至比之禽獸，不已甚乎？先儒謂、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辭而闢之者費矣。其實得其情而足爲萬古之斷案者，孰爲得與？

第二十六問 試句容等學

問：先儒謂唐、虞之際，道在皋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何以見與？

第二十七問 試各屬遺才

問：十科取士法、八行取士法何如？

第二十八問 試各屬遺才

問：「生生之謂易」，《易大傳》之言也。「生之謂性」，其旨將無同乎？孟子闢之，何也？寂滅之教，衛道者重斥之，主静之旨，

夫何殊乎？ 而言聖學之要者必稽焉，此又何耶？ 人心之未正，學術之未明也，二三子中必有究心斯理者矣。 願極言之，以啓予也。

第二十九問 試各屬遺才

問：昔人論牧民者先撫字，後催科，劣繭絲，優保障。 今稱循良者若異尚，何歟？

第三十問 試安慶等學

問：留侯、武侯、鄴侯，何如？

第三十一問 試滁州等學

問：《定性》《識仁》二書，大旨同異何如？

第三十二問 試常州、武進、無錫、靖江四學

問：昔有宋鉅儒如周元公者，世君子稱其默契道體，得千載以來不傳之秘矣。 兹遡其師弟授受指歸，唯曰尋仲尼、顏子樂處，何歟？ 夫率性謂道，樂則屬情爾。 情應感起物而無常，其類凡七，是生人之所同也。 兹曰尋樂，將離絶其六，而唯歸宗於一耶？ 抑亦所謂樂處者，當根極於未發之前，而非徒體取於神發知啓之後耶？ 夫古有一死生，齊得喪，逍遥於無何有之鄉者似矣。 衛道君子何重致闢焉？ 而自古帝王稱甚盛者，乃曰兢兢，曰業業，曰慄慄，曰翼翼，又何與斯指繆乎？ 且夫人之酬於物也，逆順之境變於前，悔尤之感撼於中，求自無惡於志亦難矣。 是樂也，豈易言耶？ 夫仲尼聖矣，其自謂得兹樂也發憤先焉。 而顏子之樂也，毋亦得於其才既竭之後耶？ 顧不知孔、顏之一得斯樂也，將即弛如失之，恐墮苦卓之志，而惟嗒然忘、囂然自足已耶？ 孟子云：「君子

有終身之憂。」此又何也？昔二程自謂再見周茂叔，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即傍花隨柳之懷，信不改吟風弄月之趣矣。或曰：伊川以後，此意却失。然乎否耶？即所爲狀，又曰：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豈所謂樂處者，又當尋之六經中耶？抑豈樂之外别有所得耶？夫此理干涉至大，而析之貴精，自非豪傑士蟬蜕於囂埃之中，而挺立於寰區之表，未易語此矣。然懿德之好，民秉同然。敢謂二三子無若人耶？倘有臻斯理者來相啓助，是則余所樂也矣。

第三十三問試蘇州、長州、吴縣、宜興、江陰五學

問：秉衡懸鑑，低昂區品，唯聖人能不爽也。昔夫子嘗爲子貢等第士品矣，竊疑焉。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言行尤君子之所以動天地者。彼曰信曰果，此其人可謂堅貞不渝者矣，乃故置之末品。孝弟之稱乎於邦鄉，是堯、舜之行也，而猶次之。它如從政諸人，其材智位望獨非烜赫於時者乎？乃竟不屑置牙頰間，而其首所揭示者，唯曰「行己有耻」云，何耶？且耻之於人也，孰無之？顧所以用耻者殊也。古有以忘生徇欲爲耻者，有以名勝爲耻者，有耻獨爲君子者，有耻其君不爲堯、舜者。此其品誠上矣。如聖人之所不屑齒者，反歆羡希慕，而以此不若人爲耻，是其人又何當比數耶？此固所謂未足與議者矣。而世有耻過作非者，抑又何也？余與二三子試各反諸底裏，而思平所耻者何在焉？余猥膺簡命，靦顔二三子先若干年矣，顧不能默相引翼，同升孔堂。而區區焉雌黄末伎，劑量英雋，君命祇辱。且反求之家庭，而孝弟之未能日省之，言行而悔尤之，不免即末品且自媿列矣。是余蚤

夜之所爲耻也。兹圖藉手以對天子命，以刷斯耻，則唯而二三子望矣。顧二三子即近所詣，與終身所期自審，當列何品耶？夫侈言過行，君子耻之矣。所願聞者肝膈語。

第三十四問 試太倉、吴江、崑山、嘉定、崇明五學

問：儒術之所以獨隆於奕世者，則文學之足崇矣。孔氏之門，章教陶化，故由此其選也。乃四科所列，文學獨末焉，何耶？夫惟時以文學名者，吴公、言子其最矣。先儒以爲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豈不信然哉？顧即其取人於子羽，若斤斤於細行之矜然者。至其論教於子夏也，故猶誚其儀節之非務而欲探其本，則其所謂文學云者，若與今世學士所稱尚殊矣。且其宰武城也，績用章章如是，是其文學未始不足以飾治也。而獨以此名科，不尤掩其弘美耶？我國家尊儒貴學，世篤其風，今被章縫，稱先王，聚黌塾者，蓋布之殊方矣。而文藻瓌穎，巋然甲宇内者，則咸推轂吴中，豈亦言氏子精華所流然歟？即今碩學通儒輩英聲而騰茂實者，信燁然夥也。顧昔人所譏繡鞶帨、侈書肆，嗽英咀華而本實未沃，恐亦不終無耶？二三子兹彬彬思以文學進身矣。自省所以整之於身，施及黎庶者，視昔賢爲何如？試各探本言之。如言之雖文，本之則無，竊爲二三子不取也。

第三十五問 試蘇州府屬生童

問：昔賢之訓其子也，嘗謂「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蓋善教云。夫古來碩彦魁儒不少矣，而獨舉二賢，其意指何居？嘗論其世：一自十四五時，便欲學聖人；一自做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其志同否耶？一以識仁爲先，而歸極於反身之誠；一以忠孝

爲本，而竭端於不欺之教，其學將無同乎？一爲司諫時，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爲御史時，以補闕拾遺自任，不屑指謫臣下長短，何以異也？一嘗正論屈晏殊，抗章忤夷簡；一嘗片語折安石，執法拒程昉，是則同歟？天章十事之對，深當仁考之衷，誠識治之訏謨也。乃王、伯之辨，與夫十事之劄，竟不售於時者，豈迂疎耶？文忠之薦剡方入，夏竦之讒搆遂成。或過其更張之無漸也。乃金聲玉度，渾然天成者，亦不見容於時，何立朝之難乎？忘饒州之却而奏記相門，不嫌於諛，或以爲能無我矣，後爲神道碑而諱言之，何反不諒於子哉？當新法之横而奉行條例，不以爲浼，或以爲獵較意也，後爲行狀而竟泯不載，豈獨不諒於弟歟？夫明道天下學士所宗仰，而希文猶爾儕鄉先達也，不知其人可乎？知其人矣，而不以自期待焉，猶不知也。余舉是以質二三子，一念相期之殷，滋耿耿矣。顧二三子所自期待者信如何？若徒執陳跡，辨異同、低昂、高下，非稽古之要覩也。余不欲觀之矣。

第三十六問試松江、華亭、上海、金山四學

問：夫士君子之退也，非以就身價；其進也，非以慕顯榮，唯其時焉耳。顧古之人，有稽其賢則同，其遇會處際又同，乃其行藏軌迹迴相盭左者何耶？彼無書抵政府，信恬退矣。或慶新豐之遇而奏記樞筦，豈競進耶？同巷不求，見誠自珍矣。或幸桃李之盛而願處藥籠，何自損乎？均世臣之冑也，一則運籌於漢幄，一耻折腰於督郵，是見者豈夙有封侯之志，而潛者故拙於用歟？皆龍潛之舊也，一卒即真於衣紫，一終甘老於羊裘，是就者豈竟易衡山之節，而去者故傷

於果歟？猶有異焉，或兼登聞院而不受，或爲條列之職而不辭，此故振古之碩儒，且同氣之親也，何所見之別歟？或膺相命而即起，或辭端明之召而不出，此故一時之純德，且同志之友也，又何所趨之殊與？夫稽古非以侈博，將以自鏡也。余尸位而不知量，冒進而不知退，蓋已仰慙古人矣。二三子茲挾藝而來，蒸蒸俱以仕進爲念者。顧所負以進者，自審視古人爲何如？遭逢明盛，所患者無具耳，毋曰不吾以也。

第三十七問 試揚州、高郵、江都、如皋、海門五學

問：儒一也，昔人品之曰俗儒、曰雅儒、曰大儒，其不同若此，何以別與？俗儒勿論矣，求所謂雅儒、大儒者，尚論古之人孰可當之與？今士人被章縫，習矩步，彬彬然委蛇膠序之中，❶即市兒蕘豎僉指之曰：「是儒矣。」彼亦未始不偃然自信曰：「吾儒也。」使有人焉，面稽而詬之曰：「而俗儒也。」其不忿然仇怒者少矣。然求其所以能免於俗儒之實，而進之爲雅儒，又進之爲大儒者，必有所在。是故余所望於二三子者，聞諸未乎？其各言之，毋勦說。

第三十八問 試泰州、通州、興化等六學

問：世君子稱善教者必曰安定先生，居其職，履其鄉，令人有餘慕焉。今其科條懿矩可得聞歟？維時及門之士，有以淵篤稱者，有以純明稱者，有以直溫稱者，有以簡諒稱者，至有以善水利稱者，其學務適用如此。且即以一論識正叔，即以一語悟節孝，則原本所在，亦其所崇究者矣。乃世

❶「膠序」，蕭本作「庠序」。

學人，知近裏者恒滯於用，思致用者多眯其本，獨何歟？夫芳蘭所生，群草皆馨；美玉所鍾，其山有光。二三子生長是邦，漸於其風者素矣，試各言其所自得，余即以觀其雅飭不也。

第三十九問 試揚州府屬續取生員

問：杜、范、韓、歐，宋名相也，故皆宦歷此邦矣。其治績可得聞與？往所注措，亦有宜施於今日者與？試舉言之，將以告司牧者。

第四十問 試淮安府屬各學

問：聞先正嘗言曰：「但得此學明，天下自大平。」然乎不然？在昔宋葉真儒輩出，嘗一倡明於元祐之時矣，乃枉死叔孫之詬一激，而洛、蜀之黨遂分。再倡明於慶元之初矣，乃喫菜事魔之嘲一聞，而宮觀之命遂下。雖萬世之後，公論炳然，顧其時未得收明學之效矣。竊意諸君子時亦自有疚於心者，而不徒徼没世之聲稱已也。吾黨高明魁桀之士，毅然欲爲國家興致平理者，亦曰明學明學矣。顧所謂學者，何學也？其要領實務必有在焉，不徒爲虚見空談爾也。二三子中豈無志在天下國家者乎？其試抒所存以對。

第四十一問 試徐州合屬各學

問：聖賢之所以爲聖賢，道而已。顧道有異同，何以辨歟？夫禹、稷、顔回，潛見殊矣，而曰同道，釋之者曰「處之各當於理，所以爲同」是已。曾子、子思，去就殊矣，亦曰同道，釋之者曰「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是則然也。乃伯夷、柳下惠、伊尹，皆古

聖人也，所爲豈有不當於理，不惟其是者乎？而何以與孔、孟不同道歟？夷、惠猶曰隘與不恭云爾也，乃伊尹所樂於莘野者，堯、舜之道也，與仲尼所祖述者，非一原乎？且即其囂然畎畝，三聘後起，其出其處，與孔子何殊也？而今曰不同道，不知孔子之道又何道也。或曰伊尹終是有任底意思在，則孔子之歷聘列國，席不暇煖者，非亦任之意歟？假令孔子而遇成湯，位阿衡，則若撻之恥，一夫不獲之辜，可視伊尹少減歟？抑亦可止可速，不一於進與？孟子嘗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夫道仁而已。三子一趨於仁矣，而道亦不同，豈仁之外别有道歟？且不知三子之於孔、孟也，其仁亦若是同乎否歟？二三子其究言之。

第四十二問試壽、潁、泗、宿、亳五州并蒙、霍、潁、大、靈五縣

問：知人誠難矣，儒生踵習嘗聞，僉曰：「文藝末技，不足以觀人也。」顧古有因一咏而知有相臣之度，有因一賦而知爲王佐之才。又或見一策而歎賞，知有徇國之大節；或見一論而驚異，知爲任道之鉅儒，是何能不爽如此也！無亦古之爲文藝者固自有原本歟？乃校藝者亦更能具隻眼歟？二三子試稽古以自考若何？且因以啓我也。

第四十三問試鳳陽府并鳳、臨、懷、定、五、虹、盱等九學

問：自設科以來，知貢舉者夥矣，惟陸敬輿氏、歐陽永叔氏、吕東萊氏稱最著。所

得士爲誰也？乃若劉蕡之下第，葉祖洽之高選，朱晦菴之落名甲榜，至今歎之矣。維時知貢舉者又誰歟？

第四十四問 試廬州府屬并和州、含山各學

問：先正有言曰：「君德成就責經筵。」誠哉是言也！昔宋元祐、建炎間，故有碩學魁儒應此選者矣，而或猶自度少温潤之色，或猶誚其少致知之功，則居其任者必何如而可爲極選也？二三子試稽古言之。

第四十五問 試應天、寧國、安慶、廣德、滁州五屬遺才

問：嘗聞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由此觀之，是古者無人弗學，無學非道矣，然當是時未聞有學道之名也。乃近世諸儒抗然始以道學自名者誰歟？夫學以道名，非爲異也。乃流俗輩或猶有以道學之名爲姍訕者，豈將以無道不學自安歟？夫人之有道也所待以生，猶魚之有水矣。學弗於道，將亦弗求所爲人與？或曰：「是疾夫虛僞弗經，鶩名鮮實者也。」是則然矣。乃豪傑士何弗求所謂真且實者踐修之，而乃避其名，并亡其實歟？是又何求於人者重，而自待之薄與？且二三子日所誦習者，夫固孔、孟之言也，世之以道自命者，或謂侈言無當矣。孔、孟非誣世者也，曷亦即所言者反之躬，措之履與。吾黨如以身謗斯道，視以言謗者，其罪爲尤矣。願與二三子一雪之，何倏而可？

第四十六問 試各屬告考遺才

問：夫世談道者率根極要眇，至不可窮詰乃已。而不然者，則共嗤其不嫺於大道

矣。乃篤脩操行者則又曰：「孝弟忠信外更何道也？彼挾持浮説，徒率人於幻耳，是兩端者。」豪傑士往往各是所見，不相下矣。試即古大聖賢鳴道覺世語而證之，竊亦有異焉。夫學至知命，淵乎微矣，夫子蓋自述也。乃道在子臣弟友者，顧深歉以爲未能，何耶？一貫之旨，非孔氏之微言乎？曾子一聆即唯矣。至聞夫子之言孝也，則故避席而遜，數更端焉，此又何也？是豈大道之奧爲易聞，而庸常之行難脩如此耶？彼顔子之在聖門也，爲德行稱首，則所以飭躬砥行者必粹然矣。顧自謂如立卓爾，欲從末由者，是又何道也？孟子嘗言「道在親長，即堯、舜不越」是矣。乃所謂引而不發，至廛門弟子登天之歎者，豈親長之外别有妙道耶？二三子試深思而極言之，俾滯形器而未達，鶩玄虚而失實者，有所取衷焉。

第四十七問試各屬告考遺才

問：昔有讀節用愛人語，媿未能行者；有聽講君子喻義章，感愴泣下者；有讀君子躬自厚語，即少忿怒者；有因釋居處恭、執事敬語，卒悟長嘯之非者。讀書若此，乃有益耳。如讀聖賢書，徒以媒榮利，與竊孔子履而踰人牆者何殊也？二三子平誦《魯論》中當有警心自得語，試舉爲我言之。

第四十八問試各屬遺才

問：昔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既曰言，則固常聆之矣，而猶曰不可聞，則聖門之所謂聞，將異乎世學之所謂聞歟？且子貢在聖門稱穎悟最矣，而猶自謂若此，然則昔人謂性，非教人所先，毋亦有見歟？乃今世學人談性者盈天

下矣，實知性者幾何也？有見者胥曰「性體自然，不假脩習」，是則然矣。顧古謂節性，或謂養性，或謂定性，或謂尊德性諸云云者，豈皆非歟？二三子試自乎所體驗者言之，是未可以謾談也。

第四十九問 試各屬遺才

問：嘗考夫子繫《易》之詞曰：「易，無思也。」而《書》之《範》則云：「思曰睿，睿作聖。」其旨何以異與？夫子亦嘗曰：「學而不思則罔。」思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然則思可偏廢與？且所謂學者果何學歟？或曰：「聖人之學惟求諸性」是已。夫仁智信勇剛直，是性之德也。夫既好之矣，又何待於學而後免於蔽歟？或曰：「《詩》、《書》、六藝，是學之具矣。聖門崇之矣。」審是則固七十子之所共習而通者，而好學之許，胡獨於顏氏子歸與？不遷怒、不貳過，胡只此即爲學之好歟？二三子鼓篋庠序，學云學云矣，而不知所學者何事，可乎？試慎思而明辨之，毋徒倀倀爾也。

第五十問 試各屬遺才

問：爲宰而教民弦歌不已，迂乎？聖門即此爲學道，且猶惜其輕試焉，何謂也？灑掃應對粗節耳，知道者謂與精義入神只一理，何居？此二三子所習聞，實司治教者所宜深體也。試究言之。

第五十一問 試各庠學博

問：《書》云：「敬敷五教在寬。」是教之貴寬也，尚矣。記《禮》者又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其旨何以異歟？

第五十二問 試淮安府屬童生

問：昔人有所謂「三不幸」、「二不幸」，又有所謂「惡消息」、「好消息」者。今人欣厭取舍，顧或左焉，獨何歟？

第五十三問 試武進、無錫、江陰三縣童生

問：夫學猶植也，貴及時敏。是故時也者，聖哲之所必競也。尼父畏後生，武侯悲窮廬，良有以矣。爾小子可曰姑待云爾耶？粵稽之古，有年十二而即顯名大學，號稱聖童者；有年十三而能炳幾先之智，不發貴戚之書者；有年十四而即擅顏子之稱，清濁未議其方者；有年十五而即懷清世之志，以掃除天下自任者。此其穎敏志節若斯，足稱已。或猶惜之曰：「未聞道也。」然歟？乃若年甫四齡而問天窮際，思之至忘寢食者；有年十四而即慨然有求道之志者；有年十五而即慕爲聖人之學者；又自幼即有出塵之想，見義必爲者；有自幼穎悟即不爲言語文字之學者；有自幼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口者；有自幼即著《學基》、《學紀》之篇，而以斯文自任者。此其志之所趨，則胥以聖賢爲歸矣。夫是人也，而皆天人也，吾不當爲而小子願也。是人也，是亦人子也，而忍謂爾小子中無若人耶？是故存乎其志焉爾。過時而學，余蓋抱炳燭之苦者，故伈伈諰諰及今，於而小子望也。而小子能奮迅邁往，矢與此輩相馳驅，余即爲若宰與執鞭，所忻慕焉。其尚論之毋讓。

第五十四問 試宜興、靖江、長洲、吳縣童生

問：士人之禔身也猶處子矣，是故莫重

乎其始進也。夫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昔人有是言矣。彼上書獻頌，兩及相門者，儻亦有牛鼎之意乎？時三尺童子，搦管臨文，都知激刺之矣。顧自反所存，視彼奚若邪？古之人有十九登第，而不肯增年以倖進取者；有自許平生之志，不在温飽者；有以華靡爲耻，與宴獨不簪花者；其始進之日，識趣即已若此。此亦稔聞否乎？又有欲附籍取應，而其父即訶之，以爲欺君；有欲更經利舉，而其師即斥之，以爲不可入道。其父師之所以教詔者又若此。語云：「周士貴，秦士賤。」審如是，世得而賤之不耶？余於而小子，亦忝有父師之責矣。苟不能引之爲天下第一流，而徒以區區世俗榮進相誘，是所以符而小子者淺也。余不忍矣。顧人人有貴於己者，是在有志者一思爾。而小子其亦思之乎未耶？試言之，余所樂進者，必此之儔也。

第五十五問試大倉、吴江、常熟、崇明四縣童生

問：昔賢云：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高下，知向背去取。彼所指人品高者，蓋舉顔、孟二賢言之也，爾小子毋忽於習聞而静思之。夫顔子陋巷一窶人耳，乃毅然自信，謂舜爲可爲。觀子輿戲弄埋鬻時，夫非亦閭閻兒耶？乃卒所願學者惟孔子，它雖夷惠之風，伊尹之烈，且未慊志焉。夫千金之子與天子之宰相，非有聞焉。驟而語之曰：「爲舜學孔，未始不心怍色動，掉首咋舌，退然不敢當矣。」而彼乃所志若此，豈直爲夸毗語耶？竟厥所止顔氏子，卒與禹、稷齊稱，而人推子輿功者，謂亦不在禹下，則其所自志者亦信酬賞不虚矣。夫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稷禹，視宰相之貴，與千金之

子，何遼邈也。其機萌於一志耳。千百年來崇貴富厚，何世無之？顧豎此志者竟不可數數見，何耶？豈志之而不至，抑自棄而未嘗志耶？抑嘗志之而未得其方耶？昔人有兒時聞母述范滂之履，即慕爲滂；又有幼瞻三忠之祠，即思與並列。夫碎裂頭腦，蹈履危險，而成忠節之名，彼且甘之希慕焉。乃吾聖人之道，固若斯其易簡也。學聖而至顔、孟，未可止以忠節名矣。而小子誦其言、稽其志，可想見其人也。而獨無一景行之思，豈夫耶？試略言之，余執以觀其來焉。

第五十六問 試華亭、上海二縣童生

問：夫子弟之所資藉於父兄者，樂有中才之養耳。後世教詔之訣，固卑鄙之貽謀，即城南之咏，亦榮利之溺習耳，不足道也。它如刻鵠畫虎之喻，如成學廣才之訓，或恉切於五失之戒，或明析於三品之别，或勤拳於躁進之警，或世安於清白之遺，或勉以治心脩身之要，或示以責人恕己之推。古賢父兄所式穀而子弟者，大都若此。吾願而小子亦謹識之勿忘也，故訊及之。試詳舉以對，慎毋若伯魯之簡然。

第五十七問 試應天屬童生

問：昔人有言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夫五伯之奕然震世者，不獨其貴勢烜爀已也，乃其功業亦足多矣。考孔門諸子稱傑然者，時所表建，不過却吴徵，擯齊師，孚句繹之要，它或著績一城一邑而已。其視一匡糾合之烈何如？而乃謂羞稱於彼，何耶？而小子固皆誦法孔子者也，假有樹功建業，震熠海内，能比績桓、文者出，而能無歆羡希慕不耶？無論此已，即睹世之

掇巍科，躋顯仕，燁燁然炫燿鄉閭間者，而能無歆羡希慕不耶？此猶無論已，即今有司取舍軒輊間，胥視之漠然，無介於中否耶？夫仲尼之門所以羞五伯而不齒者，其中必有所自足者矣。苟反之，此類而猶有歆羡希慕者在是，其中未必有也。而小子試反之衷而實言之，余非漫然問，而亦勿爲漫然對。始進之初，固執此以視所往也。

又

問：學莫先於辨志，《記》曰：「古者入學一年，視離經辨志。」何其豫也。夫志莫辨於君子小人之分矣。今人或訾之曰「爾小人」即至庸鄙，無不憤然仇怒者；聞人稱曰「君子」，孰不羡而慕之？顧視其終生所營，往往流於小人之歸而不覺，由辨之不早耳。夫人之所以爲君子爲小人者，其分何以辨與？先儒有以才德偏勝分者，或以天人相反言者，然與？《易》大象稱「君子」者五十又三，蓋與「先生」、「大人」、「上」、「后」埒，中所稱「君子」，豈不足於才而侔於天耶？夷考其人，疇足當之耶？夫小人，君子之反也，《大學》篇有云小人者，《中庸》篇有云小人者，《論語》篇有云小人者，其指同與否與？知解此之爲小人，乃識君子。君子之道，孰先傳焉？《記》又言「人生七十老而傳」。所云傳，蓋傳道也。余近年七十，老矣。覩世所營，尠予所志。惟予志所存，靡所與同，日皇皇焉懼無所傳，藉此求之吾黨英俊中，計必有營道同術者，試叩君子之道如何？幸勿耄老予，而一言啓我。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七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雜　著二

牧事末議

世儒者類粗簿書而高談性命，然乎不然？蓋聞儒者之言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指若淵且閎矣。今郡伯邑長，非斯民所恃以宅生而寄命者哉？即茲簿書中，故斯民命脉所存也。司牧者實能於此覃精計畫，則生民之命由之以立；立民之命，故天地之心所由立也。蒙莊有言曰：「道在糠粃。」今曰性命之精在簿書非耶？爲是議賦役、議保甲、議荒政、議社倉法，舉行之一邑一省者，俟仁賢採擇焉。

賦　役一

按《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國初洪武己酉三年，詔户部籍天下户口，置户帖。籍藏於部，帖給於民。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户口錢糧之籍陳於臺下，祭畢乃收，重之如此。其制：民年十六成丁，凡供需及一應徭役皆與。田糧兼論，六十免。

宣廟嘗謂侍臣曰：「户口盛衰，足見國家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

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大戒。」至哉聖謨！深燭息衍之本矣。惟國初驗丁報業法詳且嚴，以此民無曠業，籍無隱丁。自頃民僞日滋，料之爲難。嗟嗟，王成之增，徒盜虛聲；尹鐸之損，卒成保障。願司牧者務此勿務彼也。

洪武戊申定賦法役法，今其條目煩多，法且數易矣。總之歲供曰賦，更繇曰役云。邑之賦於民者四，曰：夏税、原徵之地，今帶徵之田。曰秋糧、徵之田。有額派辨、兼徵之丁、田。今徵之丁者三，徵之田者七。有鹽鈔。徵之丁。是四者通之士民，例不優免也。役於民者亦四，曰均徭、曰里甲夫馬、曰民壯、原丁、田兼徵，今俱徵之丁者三，徵之田者七。曰驛傳。徵之田。是爲四役，例有免。免之制有等，萬曆九年間申之益嚴矣。

例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三品免糧二十石，人丁二十丁。四品免糧一十六石，人丁一十六丁。五品免糧一十四石，人丁一十四丁。六品免糧一十二石，人丁一十二丁。七品免糧一十石，人丁一十丁。八品免糧八石，人丁八丁。九品免糧六石，人丁六丁。外官視京官品差之半。見任、丁憂、聽用、聽調、聽降、聽勘者照數優免。致仕者免其十分之七，閑居免半。其革職爲民除名者不准免。教官、生員、舉、監免糧二石，人二丁。雜職省祭吏承免糧一石，人一丁。如本身本家丁糧不足，或無丁糧，不許免及別户。其退學衣巾生員及納銀儒官、義官、遇授散官、王府典膳及吏承、加納冠帶不願出仕者止免本身。如爲事除名、將印劄追塗附卷，仍令當差。其假充禮部儒士、侯門教讀、

奉祠、鄉約、生儒等俱不准免。

夏税之目二，曰麥，曰絹。小麥每石准銀四錢，大麥半之。曰北京，庫絹每疋正扛銀九錢。曰南京農桑絹。每疋定銀七錢。

洪武元年，令民栽桑四十株，每株科絲五錢，每絲二十兩折絹一疋。每疋長三丈，闊二尺，重十六兩。正統八年，令各處不出蚕絲處所，每絹一疋折銀伍錢。隆慶五年，裁定每疋定銀五錢五分，間運本色。民甚苦之。萬曆十年，巡撫陳奏：非産絹地方永准改折每疋定銀九錢。民稱便。

秋糧之目二：曰官，曰民。官米之則又二：曰二斗以上起科米，額：坐京庫折銀，每一石徵銀二錢五分外，扛解銀一分。曰一斗以上起科米。内坐京庫折銀者，每石亦二錢六分。坐顯承二衛官軍糧米者，每一石徵銀三錢。

右官米曰二斗以上起科者，原田每一畝科米二斗以上。其租重，故全免差。曰一斗以上起科者；原田每一畝科米一斗以上。租差重，故准半編差。清丈之後，二則米均攤之矣。而部額故存，其籍未可泯也。

民米内輸將於兩京者曰兑軍米，内原有本色，有折色，有三六耗席脚價。本色之多寡視歲之豐歉定派。脚價之銀數視本色之多寡。本色每石耗米四斗三升，脚價銀一錢八分。折色每石正扛定銀七錢二釐四毫外，有松木楞板。曰南京倉，内原有本色，有折色，亦視歲之豐歉定派。折每石折銀五錢。内大倉每石六錢。曰派剩軍餉米。轉輸者曰運糧官軍行月糧米。每石三錢五分。曰江西運糧官軍月糧米。每石三錢五分。曰練兵糧餉米，每石五錢。曰楚府各將軍禄米，每石五錢。曰荆府親王禄米，每石七錢六分三厘。曰荆府郡王禄米，每石七錢。曰荆府各將軍禄米，每石五錢。曰荆、岷二府庶人口糧，每石五錢。曰武昌倉米，每石五錢。曰本府

學倉米。存留本縣倉米曰本縣學倉米。每石五錢。

户口鹽鈔

按鹽法昉自管仲，男女所食，無佛籌及，❶後代因之。國初，每男子成丁，婦女大口，歲納米八升，官支鹽三斤。永樂二年，大口納鈔十二貫，支鹽十二斤；小口納鈔六貫，支鹽六斤。天順七年，每丁口歲徵銀一分五厘三毫二絲一忽。正德中，每丁歲徵銀一分二厘，不聞支鹽矣。

丁糧額派辦

額辦之目十二，貢之禮部者，曰北京藥味，曰南京藥味，曰段疋。貢之工部者，曰胖襖褲鞋，曰皮張，曰翎毛，曰四司料價。改運之濟邊者，曰曆日銀。存留之本省本縣者，曰軍器銀，曰活鴈等。折俸鈔銀，曰科舉銀，曰淺船銀。已上額有定，故曰額辦。內段疋閏有加，加亦有定額也。惟取之户部者歲無定派。近較數歲之中預定爲額，室弊孔也。亦便。二辦原兼丁米均派，今派歸丁者三，歸米者七。

里役

洪武十四年，詔編賦役黄册，以一百一十户爲一圖，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百餘户爲十甲，十年輪役，第以催辦錢糧，追攝公事爲事，猶秦、漢之里魁亭長，唐、宋、元之坊正里正也。選坊里中年高有德者爲老人，給以教民榜文，主風俗詞訟，猶古所謂三老也。設糧長以追收二税，猶所謂嗇夫也。設總小甲，覺察非常，猶所謂

❶「佛」，當作「弗」。

游徼也。是十年之正役也。前諸歲供派之里甲丁糧者，總目之曰里甲正辦，乃十年輪役。又有𧙗辦焉，一曰公費，如歲時，大之朝賀，則有香燭庭燎之費；次之節序，則有迎春燕飲、芒神春牛之費，開歲門神桃符之費，元宵花燈之費；朔望謁廟視學，歲時校士，則有奬勵諸生筆札之費；司府有供應之費，讞讁有造册之費，本縣有輿皂燈籠之費，孤老有官木之費。凡此皆一歲經用之費也。如生員起貢盤纏旗牌等，則歲徵之以待二歲之費也。如入覲，則府縣有道里之費。賓興，則有津送科舉諸生燕贐之費，有對讀盤纏謄録工食之費，中試生有旗牌燕賀坊表及計偕贐贈之費。

武舉生亦有贐贈之費。皆歲徵之以待三歲之費也。若兩臺之交代燕享，新官履任之祭牲公燕，并脩葺廨宇器具，江防道之脩葺署廨器具、恤刑之審録，刷卷之工食，本縣脩葺縣治學宫。又分憲二司，與各郵舍及治辦上司器具供帳，與夫脩理城垣磚灰之需，此則歲徵之以待不時之費也。

二曰公應迎勞。上司賓旅，廚傳廪餼之需也，曰備用銀。

三曰排夫，曰脚馬。

附議：里中𧙗辦中，一歲經用之費，條編而歲徵之是矣。顧須預徵於一歲之前以待用可也。至如朝覲科舉之費，三年之辦也，歲徵三之一，固爲均矣。但往往爲吏胥所漁而託之民欠，有司苦之。不如籍定其數，先一歲加徵，亦未爲不均也。又如兩院交代，新官履任與脩葺等費，取用原無定時，往歸之贖鍰，不爲無見。今

既派歸丁糧，須併入備用之款，謹其出納可也。又若武舉贐贈，邑不常有，亦入此款可矣。排夫或計值徵銀於官，輪差募之。或食值而時使之，或里中自任役者，聽因民之便可也。脚馬或徵銀於官，給城中居民買馬待差。或即用輪役之户買馬，以數抵應徵之銀，亦因民之便可也。

均徭之目，編之王府者曰荆府樂舞生，曰德安王府民校。編之司府者曰布政司京解，曰按察司表夫，曰柴薪、曰馬夫、曰禁子、曰門子、曰皂隸。編之本縣者曰三壇祭牲、曰柴薪、曰馬夫、曰皂隸、曰門子、曰油燭銀、曰斗級、曰庫子、曰分憲二司門子、曰三壇門子、曰禁子、曰度夫、曰舖兵、曰孤老布花。編之學者曰春秋祭牲、曰鄉飲酒、曰守廟門子、曰祭器庫子、曰齋夫、曰膳夫、曰門子、曰斗級、曰歲貢盤纏。編之驛傳者曰支應庫子、曰館夫。編之巡司者曰弓兵。

右徭目凡若干。先是總之曰力差、曰銀差，每十歲一輪，每歲差應役之户爲九等。上户多編力，下户多派銀，蓋參前代差役、顧役之法行之也。近條編法，力差俱准銀户等，可無差矣。馬端臨曰：「差役古法，其蔽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爲顧。顧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爲義。義役蓋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户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强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爲差。蓋以事體之便於民者觀之，顧便於差，義便於顧，至於義而復有弊，則亦無如之何也已。」愚謂條編之法行，則胥吏不得隱射其丁糧，巨族不得重冒其優免，市猾不得欺詒其田畯，是其便也。顧徵科無敘，則剜心之痛棘矣；出納弗允，則漏

戹之釁叢矣。又巖邑民尠化，居歲舉土所産以易金，將農日病，而民生蹙矣。是存乎有志於民者調劑之耳。

民壯閩省曰民兵，江省曰機兵，各省名稱不同云。

謹按：洪武初，立民兵萬户府。後内建五府，外建都司衛所，遂罷民兵。正統己巳之變，始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處官司率領操練，有警調用。成化初，始籍民爲兵，其數視縣大小以多寡。每兵二十五設總甲一名，小甲二人。初惟藉之丁，正德中議兼丁米僉編。初惟籍之民户，後並軍户編之。初就令本處操練耳，今有扣解他處練兵者，有供役府募者。隆慶中又每十二名扣二名之值，解京濟邊矣。且初惟藉之防護城守耳，今官家之追呼公事，解發囚徒，送迎賓旅諸役，咸令共之。豈設兵初意哉？古概唐兵三變，由今以觀，即民兵一事，不特三變也。

驛傳

右計田糧均派達之，全省一則也。諸協濟他處者，額有定，亡論矣，惟是馬匹水夫稱最苦。大抵民間利於顧募，募户利於私幫。私幫之費無常數，民偏累矣。條編法原欲均之使平也，奈何復僉户名，俾數户獨累哉？今議稍增其值派歸，闔邑削除馬户之名。令募户至邑，如數領值，吏胥不得措索，庶彼亦利於代役，而民户不至重累云。

右余爲黄安一邑議者，或未可概施之宇内。顧得其意而會通之，或亦有取焉爾。

保　甲二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禁姦止亂，莫善於保甲；維風導俗，莫善於鄉約。二法蓋相表裏，實一法也。司牧者惟力行此一法，不獨盜可彌，奸可緝，即訟諜可省，徭賦可平，化教亦可興矣。卷查萬曆元年准兵部咨題奉欽依，脩舉該前院規畫申飭，既詳且嚴。各該州縣乃多廢格不行，即行之鮮効者，皆緣不悉法意，以爲創行新法。不知我高皇定籍，十户爲甲，甲有首；十甲爲里，里有長，是即保甲之法。其振鐸耆老，與夫旌善、申明二亭之設，鄉飲、里社之制，皆鄉約之義也。近因户籍棼散，里圖錯居，始通之爲保甲；耆老濫巾，鐸聲絶響，始通之爲鄉約耳。夫有良法，必有美意，有仁心者爲能行仁政。有司苟無爲民之真心，不悉制法之初意，漫因文法督責行之，則上重毒於下，下益不順於上矣。

夫上之毒下者，其弊七；而下之所以不順上者，其疑三。所謂七弊者，審編之初，州縣長吏不能遍歷，不得不委之首領巡司等官，此輩承委就途，行未及舍，而民間栖鷄圏豕爲所啗矣。弊一。

彼善良富厚者，率不願爲長正，乃故持之，責以賂免。而素行無賴思藉名號以武斷鄉曲者，則又往往暱賂舉報，此輩既以豪舉，倚法作奸，我民多爲魚肉矣。弊二。

既編之後，有司煩苛者，令之朔望點查，不恤其奔走之苦。弊三。

佐貳首領，取其見面紙贖，不恤其誅求之苦。弊四。

上官巡行，則令之負弩荷戈，送迎道

左，不恤其伺候之苦。弊五。

逋負滯獄，有司力不能致，則又督之拘捕，或重其違慢之罰，或起其仇怨之訟。弊六。

平時編審未詳，號令未申，覺察不預，一旦有虞，則比屋執而箠楚之、幽囚之，且罪罰之，曰此近奉連坐法也。舍奸宄、虐無辜，商君之法亦不如是矣。弊七。

凡此七弊，皆上所以毒其下者也。而下之所以不順者，或疑有司執籍以料民，增徭則隱其丁口不以報。或富户自恃垣墉不虞寇患，則曰此特爲下户謀也，而不知恤其鄰之小。或小户自恃其窶，盗所不窺，則曰此特爲富室計也，而不樂衛其鄰之大。上下相猜，小大相嫉，此則化教不行，所謂民散久矣。今欲剔七弊，祛三疑，使令之行也如流水、如金石，若何而可？本院蚤夜反覆思之，莫若即飭保甲於里甲之中，行鄉約於保甲之内，使上下相通，大小相恤，庶乎其可耳。蓋法貴因不貴變，貴静不貴擾，貴簡不貴煩也。今擬數款於左，下諸司商行之。爲此，案仰該道即便轉行所屬府縣掌印官，查照舉行。該道仍不時稽督，中有實心任事，脩舉得法，能化民成俗者，該道即疏名呈報，以憑薦獎。若闒茸怠玩及因而生端騷擾者，❶亦呈來從重參論。施行。

計開：

一、城郭坊隅鎮市村店，凡人烟輳集處，遵照先賢十家牌法申飭力行，不必紛更。但中有窒礙者，隨宜潤色。

一、山村鄉落民居零散者，即一排里甲

❶「茸」，原作「葺」，據文義改。

中推一甲長，以統十里。一圖里中推一圖里長，以統十排。查一鄉都原幾圖里推一鄉都長，以統各圖里，不必別爲保長等名色，令良善以爲羞稱也。

一、户籍丁糧原屬别圖里而住居與此圖里比鄰者，即附此圖里，以小附大，以少附多。如軍屯官佃，但住居相連者，一概附編，聽其約束稽察，互相救援。不遵聽者呈究。但催徵糧差，仍屬本圖里。

一、編僉鄉都長，不必别委官吏下鄉審編，即見役里排在官供報，其甲長即原甲中户長，圖長即原里排中户長，稍有身家，素無過犯，爲衆所信服者充之。如素行不協里中者，則另舉更置。至於鄉都長爲數圖里表率，則尤宜慎選。必其行誼素孚於一鄉都，各里排所共推服者，當堂責令各圖公舉，有司記籍，而延訪之士紳僉同，而後定僉。

一、訪得沿海各澳居民户籍，多隱漏不報在官。奸弊之叢，正由於此。近會題淮海禁事，宜内開稽覈保甲，防緝接濟事體更爲重大。澳甲尤宜慎選，應將各澳甲俱編入里甲圖内，擇里長有身家者即爲澳甲，併各澳船户姓名與腹裏居民一例，俱編入册。

一、各州縣民壯，不許城市無籍棍徒包當。即一圖里中舉一人充當，即其圖里中丁糧兑支工食。蓋即此可抵總甲。其老人亦須各圖舉充。地方遇有非常，甲長、圖長與總甲老人出官呈舉，不必奔走鄉都長也。

一、往時保甲册殊爲煩費無益，各該縣止將本縣發下圖格一張，將鄉圖都里長姓名填報，以憑查考。各該州縣仍將此圖推廣其意，每圖里各填一張。或圖里内人多處，每鄉村各填一張。務將見在丁口查報詳盡，置之座右，即一覽間，一縣之川原腴磽夷險，生民之登耗奸良，盡在胸中，政亦易舉矣。如此方爲稱職。其沿海要害港澳，另爲小揭，序列澳甲姓名并船户總數開報。

一、鄉都長止令表正一鄉都，督率各圖里譏察奸宄，舉行鄉約，解息忿争，不必責之出官奔走。有能保禦一鄉都經歲無盜賊者，量賞；三歲無盜賊者，重賞。若能化誨一鄉，三年盜息訟少，列名旌善亭，或舉與鄉飲。如有縉紳士夫慕效古人，肯化鄉導俗者，敦請爲之，名曰鄉正，有司加禮遇之。

一、訪閩俗民間朔望禮拜社神，婉有古初里社之意，蓋緣先賢禮教未泯也。就中行令，鄉長舉行鄉約，宣教聖諭，令民知相親相恤之誼。蓋教化行而民心得，而後法制可舉也。

一、本院推原祖制，申飭保甲，大意尤在化惡爲善，不徒拘拘譏察奸惡。如有素行雖惡，實心悔改者，里圖長保結到官，即不究往，嘉與自新。但匿情容隱，以惡作良，或陽爲從善，陰猶作惡者，連坐。

一、約令題奉欽依，但有一家通倭接濟者，九家具實報官。本犯處以極刑，財産籍没，全給充賞。敢有容隱者連

坐外，一家窩賊，衆家覺察，妄坐指誣者罪。一家被盜，衆家救護，閉門坐視者罪。一家被盜，衆家搜尋，乘機掠搶者罪。一家被盜誣，衆家保結受賂扶同者罪。一家忿爭，衆家解息，徇私武斷者罪。

一、本院發去鄉約敷訓，聊發其端。習俗有所未合，事情有所未盡，各該有司親民爲最，隨俗隨宜，倣此更爲衍訓以作新之，尤善。

一、各鄉社學，此國家化民成俗至意，載在學道，勑諭甚詳。查國初令甲四鄉各立預備倉，歷代因之，近年申飭加詳，此即社倉法。原係先賢首行之此中者，二法並舉，而保甲鄉約方行之盡善。有司能實心脩舉，行有成績，定以卓異舉薦。鄉中士民能首先倡義，樂成其事者，即爲良善。本院所樂與也。

荒　政三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本院近訪泉、漳地方，民苦饑饉，其流離愁苦之狀，有不忍聞。本院爲之食不下咽矣。諒猶饑之心，各道有同然者。除會案通行查勘區處外，合採集救荒事宜數條，爲此案仰本道會同各該道參酌舉行。中有未盡事宜，該道與府縣掌印官各隨地方民情，悉心區畫呈報施行，抄案依准呈來。

計開：

一、議任人。救災以得人爲先。須是司牧者有真切父母之心，方自有隨時通變之術。否則廩即有粟可發，帑即有金可給，祇爲市井猾胥開騙局耳，况能議於常法外耶？

除州縣正官原係賢能著聲外，其餘或缺，或雖有正官而才能昏弱者，俱亟議呈報，以憑選委施行。

一、議彌盜。朝廷惟恤窮民，不宥亂民。如有奸惡乘機聚衆，公行搶奪，即係亂民。近該江西巡撫題奉明旨，如此類者依强盜得財論，即時斬首梟示，欽此。該道行各屬遵奉嚴禁，毋得姑息。

一、議平糶。所屬州縣，議將原積倉穀平價每石定銀若干發糶，聽窮民小户兩平交易，多不過三石。其吏胥勢豪詭名作弊者，枷號治罪。舉首者賞穀三石，本犯追穀入官，仍罰穀若干備賑。

一、預放軍糧。查有軍衛處所，議將各軍應支本色月糧預放，支四五月，令米石流布於市。人不争糶，穀價自平。但買票冒支及兑支者，嚴行訪究。

一、議通商。如各處商販糧食勒令減價出糶，商阻不來，價益騰貴不便。須多方設法招商，查照時價發糶。及勸諭各圖里，公舉有穀人户所積多寡，量賣一半，報數到官，每石定價若干。又在庫扣剩倉糧等銀，選委廉能官員分投收買。在鄉者不必搬運入城，即封囤鄰近大户之家，聽本里貧民照價糴買。原官管收價銀還庫，或每人給銀百兩，令其在於附近山鄉運糴再糶，以平穀價。

一、查先年按院何因下府饑荒，議令延、建、邵、汀等府及福、寧州縣，將應解司庫銀兩，差官買穀，運赴洪塘南臺地方，聽泉、漳差船搬運前去賑糶。扣銀解還司庫，應否議行。

一、查得泉州安溪、德化、永春，漳州龍溪、漳平、長泰、南靖、龍巖、平和等縣，頗有收

成，不必議賑，應否將見貯倉穀分票，令附近縣分有籍人户往彼借領濟荒，俟來年輸還，出陳易新。或即給散，解銀補還，聽其長便。

一、議勸義。查照嘉靖十一年户部題准通行救荒事例，民間有平糶減價至五百石以上者，給與冠帶榮身。二千石以上者，表爲義門。近南安縣有監生黄養道妻傅氏，減價平糶五百石，呈院給扁奬勵。訖今有尚義慕效及搬糶勤勞者，一體呈報奬賞。然必須小民自願，若强抑勒逼，非《周禮》安富之道矣，定行訪究。

一、議興作。脩理亦救荒一策。各該府屬各處城垣陂塘橋梁有無應否脩浚，盡數查出，估計合用工料若干，動支何項銀兩，令饑民應募做工，以資日食，作速查行。

一、議寛徵。該省錢糧如起運京邊，勢不容緩。但一府各縣，一縣各都，其饑荒原有差等，未可一概混徵。即行各縣詳審部内何都極荒，何都次荒，分別徵比。其應比里班人户，仍預序定日期，隨至隨比，隨比隨發，毋令久羈多費，及妨農務。其餘各項錢糧，詳審區別緩急，毋得混徵，以寛荒民。

一、漳、泉二府徒罪以下人犯及問理詞訟甚多，應否選其殷富者責令入穀贖罪。及兩院各司道府縣在庫紙贖銀共有若干，速行查出，以便支發議賑。

一、查所屬各該州縣，每倉各有積穀若干石，可備賑濟。今查有無實在，盡數查出。或計口給散，或計工給食，或分廠煑粥，隨宜施行。

以上數款内，平糴、借支、通商、移粟，所以待中户次貧者。計口給粟與煑粥傭

工，所以待下户極貧者。賑先極貧，穀須預備。至於貧窮差等，須縣官單騎下鄉，按籍親查，方得其實。仰即督各府縣掌印官作速參酌舉行，毋得往返文移，遷延時日。有窒礙者，星夜詳奪。

又爲巡撫地方事，照得泉、漳之間，舊歲荒旱，賑饑事宜已經通行去後。今此時正值青黄不接，想邊海貧民，必有阻饑至甚者。前行内作粥一款，稽古名賢規畫周詳。爲此備録，案仰本道即行該府轉行各屬荒旱縣分掌印官，依倣成法，再加斟酌，便宜舉行。合用銀米，就於各設倉庫備賑數内支用，完日具數詳銷。各屬果能賑給得法，該道即具由呈院，重加旌獎，若因循怠忽，賑給無方者，定行參論不貸。抄案依准呈來。

計開：

一、作粥之法第一便者，必窮餓之甚，方肯赴食，若能自營一食者，決不甘此。故荒政非一，首先此焉。

一、活民以粥，財窘而經費有節，民衆而赴食有限，事簡而奸僞難容，一舉而數善具焉。今若止議散錢給粟，則巧計者伸手可得，歸鄉者食盡何倚？此苟應目前，非始終全活之計也。

一、救荒者救其不死而已。今賑以粥，正欲死者得不死焉。

一、作粥宜散不宜聚。聚則人衆而患生，散則人少而患免。往因處之無術，布之不廣，或傳染瘟疫，或轉加凍餓，死者愈多，且生他患，以致一二大家欲施捨而不敢。賢能有司將擔載而未能。今散布諸村，保無他虞。

一、設粥各縣有大小不同，合議小縣每縣設粥八處，中縣每縣設粥一十二處，大縣每縣設粥一十六處。

一、設粥處所，每一日早晚二湌。一人每湌該米三合，二湌六合，一日一升四合，可給四人。二石四斗，可給四百人。中間若有才力知縣，雖無官銀，亦能自處。况查各縣原有備賑積穀并罰贖，可查處。

一、將萬人如使一人，分數明白耳。今計宜賑各縣實該幾處，合用錢糧總該若干，一縣得好官一人，一人選用十人，舉此無難矣。

一、三等縣分設粥處所，或擬八處，或十二處，或十六處，預編定天地玄黄等號。每處每日計米二石四斗，此其大概如此。中間每縣或減二三，或增一二，每日每一處用米，儘人多寡，或日二石以上，或日二石以下，各該有司聽各酌處施行。

一、設粥處所，若集人衆，所賑之粥，未免冷熱不等，給散不均。今議每廠不過五六百人，薪水易辦，照管自周，人人得所矣。

一、食粥廠内先要定立規矩，編排次第，席地而坐。坐東者面西，坐西者面東，不許動移。縱有官府巡視，亦不許令起身，免其搶亂。每二十五人一竈一鍋，每一鍋用米七升五合。每百人四鍋，四百人十六鍋。每日該時分入廠坐定，不須逐一遍數，起眼之間，即知爲若干人，計用若干竈。多則加竈，少則減竈，晚湌亦同。至該時分，東邊頭一行放出，次放西邊頭一行。其二行三行，次第魚貫而行。

一、本縣置文簿二扇，一付管事人，一付在官，每日公同查，該本日内食粥人若干，用過米若干，眼同登寫附簿。每五日、十日，揭呈本縣立案。在官事畢，造册繳報查考。每日只寫某處某男婦若干，不必通寫，以致繁擾。

一、每早湌於辰巳之交，晚湌於申未之交。

早飡限於辰初即入，巳時方出；晚飡限於未初即入，申後方出。每日少受拘束，使能營食者不肯混入。

一、起手作粥須同一日，使人不得偏聚。

一、每處各廠每日二飡，俱同時刻，使餓民不得既食於此，又顧之他。

一、合用鍋、水桶、木盆，俱在本鄉村借用，附寄簿籍，事畢給還。碗筯各人隨帶。

一、設粥廠分，遇有下雨之日，如或房舍褊淺，分布三四處，擺列成行，挨次大口給米五合，小口三合，各歸自食。無雨之日，仍舊設粥，聽各管粥人隨便宜處之。

一、作粥之米，務要碾簸得細，淘洗極净，汲取清水，煮令濃熟。毋致生冷汙穢，切不可臨時加水，致生疾病。縣官丁寧管事人如待自生子女，每日不拘某鍋内取一甌先食。巡視官員至此，亦取自食，以驗可否。

一、饑民有餓死尪羸，或有時疾者，令其別坐一處，無致傳染諸人。内有死者，責令地方埋瘞。

一、起首食粥三四日間，久饑之人，乍食乍飽，未免多有死亡，不可因而驚怕疑阻。過十日後，自然無矣。

一、饑損之人，初食只許給粥半碗，次食一碗，以後漸加，可免死亡。

一、擬作粥合縣普濟窮饑之人，不專爲本縣而設，其半荒縣分，若有窮饑之人，聽各隨便移食設粥之縣。

一、不設粥縣，正官若有才力處置，設粥三二處，將境内境外窮餓之人給賑，一足以見仁民之政，一足以見有爲之才，本院自當旌奬。

一、管粥之人，不拘在城在鄉，或僧或道，素有行止，善施憐貧，富實長者，或一人二

人，分理一處。

一、設粥處所，或於寺觀、教場、倉廠及各寬閑之處，各要門户關欄。若在寺觀，就令僧官住持管理。

一、煮粥柴薪，用官銀買辦。事定之日，或令饑民少壯者採柴草一束。

一、饑民出外，不許搶奪柴草，摘取蔬果。若有一二喇虎强徒，或在廠爲首搶食，或出外搶物，管事就便拏送本縣，用大枷枷號廠門外一二箇月，每日照數給粥。滿日不死，踈放，庶可止亂，不得姑息。

一、外来趁食之人，各於神廟寺觀寄宿。如寺觀難容，每人家各安插二人三人，令於房簷或門樓下，各得草薦一床，或稻草下卧上蓋，以免寒凍。如有死者，地方看視深埋，不許刁徒騙賴寄住之家。

一、得過之家，不許縱令家下廝養之徒入内，與民一概混食。有此之人，聽管事之人責治逐出。

一、本鄉社有積糧之家，許臨期照依時價出米，就在本鄉社作粥。

一、各縣或有一二貴富之家願施食者，或一人自設一處，或二人朋設一處，該縣具名先申本縣知會。事畢，以禮奬勸，以勵爲善之心。

一、府縣官賑濟有方，所活民衆，事畢之日，具奏旌舉。

一、各廠委用，全在得人。苟非其人，或至僨事，謂之法不善者，誤矣。

一、設粥時月，正係汛候，萬一奸細乘機混入作變，豈能逆料？合行各該縣每廠務要擇選能幹官一員，嚴督里老、執事人役，留心識辯，以防奸僞，不得踈虞。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雜　著三

募義復大師李文正故第疏

蓋嘗歎孔、孟没而世之藎臣貞士卒堙抑沕闇，而不獲章顯者衆也。夫皮相者尠深識，域闒者眯曠觀，斯亦從來矣。有人於此，奮激而爲剖心之干，世或稱烈；若去國之微，佯狂之箕，疇諒其爲仁？冥舉而爲西山之殍，世或推高，如五就之尹，三黜之惠，疇擬之爲聖？昔人云：「乾坤誰執仲尼衡。」有味哉，其言獲我心矣。吾楚長沙文正公寔天篤生以拯皇步之艱阸，以延國家無疆之緒於今日者。讀其集，思見其人。精忠潔履，天日可鑒，而學士大夫容不免有訾議。嗟夫，嗟夫！公何不幸而不生於孔、孟之前耶？公自孺孩時，即承景皇帝加膝啖果之寵；比及始齔，籲之上庠；及弱冠，儲之中秘。嗣遇泰陵仁聖，不世出之主也，延登密勿，造膝委心者十年所。所被恩眷，前代無兩，乃大漸日，憑几諄諄以嗣皇相託。當斯之時，公獨何心能復念及此身哉？而議者或謂丙寅之歲，洛陽、餘姚皆知不可止矣，而公不與俱，何栖栖也。吁！一飯之德，篤衷者且不忘報；韋布之交，訣別而託之孤。自匪豺狼，亦誰忍負者！乃斯時何時哉？新主煢煢於上，國事洶洶於下，劉、謝去矣，如公者復視若墮甑，委之不顧，即有胸無心，亦詎能若是恝也？昔嬰、杵之於趙氏孤也，謂死易，立孤難，乃去之，視死何如哉？劉、謝

爲其易易者，亦藉公當其難也。微公，即劉、謝想亦不忍必遂也，矧公自東祀還，乞身之章歲十數上，儻亦有兩疏意乎！而竟不得請，卒嬰其難。天實役之，無可如何耳。公不不以此時固寵戀榮，而顧欲苟容於艱難之際，豈其情哉？或曰：「公之不去是矣。比權璫狂猘，國事日非。公居首輔而不能批亢糾虔，乃依依然規隨容與，非過與？」嗟夫！斯時又何時哉？群陰上剥，碩果僅存；大厦垂傾，止餘孤柱，屯難極矣，可大貞乎！讀公當時十失四事諸疏，蓋皆嘁心瀝血之誠也。天牖不啓，公且奈之何？跡公髫時聞曹吉之亂，大臣有爲賊脇者，憤訝其不死，所著樂府諸篇，每至節烈事，未嘗不重致意焉。公豈巽愞惜死者乎？顧忘其身以狥忠節之名，與存其身以爲宗社之衛，計孰爲得？公亦籌之審矣。是故不爲戇直之安國，而爲户牖之深念；不爲名高之三君，而爲大丘之委蛇。蓋存我所以庇善類也。否則微獨洪洞、華容甘心嚴譴，即洛陽、餘姚且不免墮虎口哉。他日瑾第過從，故爲巴陵屈也。嗣巴陵脱難，授鉞西征，密計行間，鬮瑾授首。此與梁公之薦用柬之，蓋千載同功也。及叛藩既靖，逆璫既殲，而弄兵潢池者，亦已衰息，自分可藉手以下報泰陵矣。乃累疏陳情，奉身而退。斯其進退出處，豈不皭然俊偉哉？且輓近世才敵則相忌，位逼則相傾，大都身圖之念横，謀國之誠微也。公居常第以文章自命，至言經濟，必首遜新都。乃即汲引同升，託國而退，卒之載戡僭亂，俾康陵厚終。嗣擁肅皇，延億萬禩無疆之休者，當不曰新都，而曰公也。夫公初迂其身庇一巴陵，已避位進一新都，保我宗社，黎民到今蒙利，《秦誓》所稱大臣道，當如是矣。故竊嘗論

之，公事泰陵，揆事矢謨則智；後事康陵，隕名毁迹若愚。所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者，非耶？ 雖然，公於康陵，嬰逆鱗而抗諍者數數矣，雖不蒙省，而眷遇始終不衰，固其精忠有以上結之也。康陵亦英主哉！ 乃群璫驕悖，公卿鮮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於公。公非有權術足牢籠之，毋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耳。

公立朝五十餘年，柄國十又八年矣。而鄭端簡云：「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生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葬。」又云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輩一宴之費。然則公平生所以禔身者可知已。如使孔、孟復起而評之，即不得稱聖與仁，將不謂之忠乎？ 將不謂之清乎？ 奈何天不之祚？ 公子兆先，雋才也，累試輒蹶，先公而坳。嗣子兆蕃，蔭爲符丞。再傳而孫食不厭糠覈，衣不蔽形體。詢其賜第，已屬民間。席户繩樞，無異庸保。而墓之封樹，亦盡爲勢族侵夷，悲哉！ 成季之宗將殲，韓厥力以爲請；叔敖之鬼不食，優孟且能爲謀。余兹欲上控宸宁，而未敢遽也，謹勒狀與楚宦中外者，約各量斥俸餘復其賜第，葺爲吾楚鄉祠，奉公主於中，而凡楚紳之勛德光顯者以次袝之，伏臘舉祀。因群聚而講枌榆之好，計必有低佪循省、惕然興景行之思者。夫《禮》嚴國故，《詩》重典刑，此故章美傳盛之懿事也。用告吾黨，共襄兹舉。諸經理未周者，尚有冀于來賢云。

題陶靖節集

《靖節集》世傳尚從來矣。掞藻者摹其辭，勵操者高其節，故人人好也。乃若翛翛乎委運任真，蟬蜕埃壒之外，而棲神澹漠之鄉。斯其含德之至，非深於道者未易契其庀

也。廉訪龍陽蔡汝賢氏，冲襟潔履，雅有元亮之致。刻是集也，所謂緬懷千載，托契孤遊者，非耶？夫冲澹恬漠，是天之宅，而道之腴也。元亮嚌之，故其文傳，其風遠，道古者於心不於跡。吾儕所遭與元亮異，奚必啖其餘糟，踐其陳軌哉？第得其致而中含之，將風猷自樹，聲施自弘廣矣，是廉訪刻集意也。吁，廉訪膴仕而篤意斯集也，心其遠乎！

題僚友約

余往在山中，有士友自晉中以此帙見寄。余把玩數四，不忍釋手，非獨歆艷其文，蓋玩其意古，計其人必飫嗜古道者。而編端故隱其姓字不書，未知其人。乃數走書晉中求之。已給舍李性甫弟報余曰：「此同年呂大同令著也。」余私心時思想見其人，相與商訂古道而不可得也。尋覩宦牒，乃知已晉補銓司矣，則又私自慶曰：「銓司，天下之表也。朝廷用人如此，古道其有興乎！」玆承命來閩，因取示諸屬，謂之曰：「夫人精神有所在，有所不在。即呂君編中之意指如此，諒其爲令也，决不屑屑於脊韝鞠䐴間以爲迎承，而注措設施當必有所篤意者矣。乃玆槃問颷起，晉陟要華，是力行古道，亦今當塗秉鈞者所共珍也。世俗吏獨奈何蔑古之道而競務世套爲耶？噫！敝也長遠矣，吾黨省夫。

題黃安鄉約

夫導俗維風，莫善於鄉約；禁奸止亂，莫善於保甲。是二法者，蓋相表裏，會而通之，實一法也。司牧者殫精一慮，惟了此一法，不獨盜可彌，奸可戢，即訟獄可省，徭賦

可平，禮教可興。諸惟簿書期會，不足言矣。惟我皇祖御宇，定籍齊民，十户爲甲，甲有首；十甲爲里，里有長。而又親製榜文，里設一耆，時振鐸而敷宣之閭巷間。蓋近兼宋世藍田、臨川二法，而遠祖成周比閭族黨之遺意。制極盡善，蔑以加矣。二百餘年，宇内攸寧，化行俗美，實賴於此。顧遵行既久，寖失本初。里甲疲于踐更，户籍亂於舞文。即一里中逃徙且死，十室而九，所謂民散久矣。昔王文成撫贛，實始創行保甲鄉約。蓋即國初里甲令制之意而潤飾之，非有異也。自是仁牧良守洞察民隱者，師意踵行，其治效章章可覩矣。迺俗吏視之，以爲迂闊；腐儒行之，類增煩擾。以此雖廟議勤拳，當路督切，而此法卒格不行，即行鮮實。此其故難言哉！難言哉！余邑新造，故在萬山中，界梁、楚兩省之交，而麻黄三縣之裔疆也，盗多訟多逋負多，視他邑爲尤。兹遘一時仁賢當路，軫念孑遺，殆猶老媪鍾憐少子，拊循獨切。會孫使君作宰，甫踰年而政通民和，訟諜稍減，盗寇稍衰息。然尤不忍鄙夷我民，思躋而囿之化教之域。維是祗承當路德意，取鄉約、保甲二法而申飭之，勾稽民隱，諏詢土宜，劈畫條例，既詳且盡。迺上之當路，當路僉爲嘉賞，令趣行之。竊意我土雖爲窮陬，夙號頑梗，而直道淳風猶有存。兹以實心行是法，即晉城、荆門之績，奚獨羨之昔賢哉？先正云：「願人致却大平，某願爲大平民。」是余心也，于是乎言。

題涇野先生語録

明興弘、正間，鉅儒輩出，其奥論閎議，無論漢、唐，即宋理學稱盛，亦遠軼矣。顧論篤易與，躬行難得，論世者恒嗟歎焉。乃若

清脩厲節，抗志守道，皭然無可疵纇者，關中則有涇野先生云。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即先生生平操履，證兹緒論，猶可謂行過其言者耶！余往聞諸學士長老述先生操行甚悉，不具論。論其大者，嘉靖中，夏貴溪怙寵負材，傲倪一世，顧獨欽心先生，常贈先生詩云：「天下有道惟涇野。」其尊信也如此。而貴溪故與霍文敏交惡，文敏之爲南京宗伯也，時先生爲貳，文敏時時噂詬貴溪，先生常乘間盡規，謂非大臣體。乃文敏誤疑先生爲夏黨，銜之。所以加諸先生者，人多爲不堪已。先生以滿考來闕下，謁貴溪。時貴溪方柄國，得先生甚歡，亟欲援先生助己。一日，延先生飲，坐中數持文敏短，至謂不可一日近者。先生毅然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兹爲國斂才，即當推轂霍君。奈何以寸朽棄連抱耶？」貴溪則以先生衷附文敏而異己，大不悦。先生以是竟數歲不遷，卒以廟災策免云。嗟夫！即先生之遇二公，不阿勢，不留怨，不隱賢，惟古休休大臣如此哉！

觀摩紀引

聖學止于知見已乎，跡世譚道者之知若見也，猶有尚于吾友子徵者矣。顧即其人之所知見者而反求諸其人之身，程伯子所云若兩截者不無也。嘗即人所譚知見之入微至粹者，而證諸吾友子徵之履，多其身實有之。而子徵故未嘗曰：「吾知如是。吾見如是。吾如是以爲道也。」余不以知見聖吾子徵，而以其身聖之。然乎不然。由余觀之，身實有之者，心不能知。由知而踐之身，非天德之真機矣。心真知之者，口不能言。由言以述其知，非自得之真詮矣。故觀身之實有者，

當觀於所知之外；觀人之真知者，當觀於所言之外。因言而信其知，其知者半爾，或亦未必知也。即知而信其身之有，其有者半耳，或未必其有也。何以故？至道原不可以加知，真知原不容以言宣也。嘗竊觀吾友身之所有者，余一無所有，而顧以知求之淺矣。不知而身有之，乃其有之至者也。而顧以言求之，則淺之又淺矣。退而自省，忸焉不能終日也。乃矢自今省言論，而作《觀摩紀》。紀中所述，故吾友身之所有，而不自知，未嘗形之言者也。猶龍氏曰：「知美之爲美，不美矣。」余不能有友之美，而徒知其美，陋矣。奈何又述之，述之者藏，以詔吾後人云爾。

跋徐相君定性識仁答問語

此元輔存齋先生與諸同志答問語也。某讀已有省焉，因示諸生曰：

先生秉鈞直廬，聞嘗日不暇食，會歲又大計，想酬應當益旁午，無寧晷矣。猶能殫精研思，爲同志商訂疑義，所謂動亦定，非耶？且先生日侍密勿，禮絶百僚，而肫肫懇懇，精神意氣與寰海縉紳及韋布士相通貫。即此非識仁然歟？在先生存之則爲斷斷休休，在百官式之則爲濟濟師師，在諸生默而識之則其切切偲偲，自不容已矣。余嘗謂爾諸生當識當下本體，蓋爲此也。苟不默會其運思發慮之微，而徒辨論於文義知解之間，不能體驗於物我應感之際，而欲探於息緣斷念之中，余懼其胥戾於先生之教旨也。讀此者試思焉。

跋己易

《易》有包羲易，有文王易，有周公易，有

孔子易。亦各言其己而已矣。余嘗手録孔易一帖，把玩之，頗自有契，難告語人者。兹讀慈湖《己易》，雖與孔易尚隔，顧其見己貼身，不似世儒虚浮。且極直截，不似世儒纏擾。孟子後眇臻斯理者，參會得此，即庸劣凡夫，立地可以作聖。參信不及，即許大高明才俊極深入微者，不免當下錯過。其於孔、孟的脉，終身難與語矣。然所謂參會得者，不是止於言説聞知解，意識上研窮，如探月光，如賞花神，靈識於言意之外，而體取於神明之都始得。

讀慈湖先生語録

楊敬仲之學以無意爲宗，淵乎旨哉！夫意，緣情識而生者也。意至違拂，不能不傷神而漓性矣。夫人各以識起意，一家之内，人各異意也。能齊一而無違拂耶？無論一家，即人自每先横一意，其違拂而不遂者十常八九，豈不重傷而戾兹性真哉？余嘗謂敬仲之學識大以此，曰：然則《大學》先誠意，非與？曰：誠，無思也，無爲也，誠意乃無意也。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何也？曰：心體本自廣大，通之天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從心所欲也，非意之也，意生於有己耳。從心者，即欲即心，即心即矩。故曰「不踰矩」。世學者從意識耳，意見耳，意氣耳，非從本心也。矩安得不踰？矩踰矣，其中心必有不自安者，不安處即心之矩。是天則不容自違者，而故猶悍然不顧，是則喪失其本心而可哀者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从「中」从「心」，恕从「如」从「心」。中是不倚於意見、意識，不動於意氣之本心也。以本心通之天下，便知人心皆如己一心矣。是以能貫彼。起於意見、意識

者，動於意氣者，蔽于有我矣，安能通天下之心哉？戕人妨物，所必至也。志學者可深長思矣。

讀東廓先生語録

嘗嗟世無孟子，知言亦大難矣。以予之闇，聆輓近諸談學者種種眇論玄旨，自非天假之年，涉世頗久，目擊其終始本末，躬嘗而深究之，鮮不爲所眩瞀。而于二三鉅儒之緒言隱衷，亦未必能紬繹契心如此。以是自幸，天假一日，足當一紀也。彼近世談學者，不操二氏語爲談柄，則若不新無奇，人不樂聽矣。乃先生諸緒言，一切原本六經，間證之濂、洛，更不勦一非聖語。語皆人所耳熟者。顧出先生口，提掇一番，便如光弼入軍中，雖仍是舊日卒旅隊伍，而旗鼓號令，自別增一般精采。余昔年六十時玩之，與三四十年前若別是一目。今年七十矣，玩之，視十年前又若另具一目者。潛思深味，密參顯證，覺語語有針線，語語有脉絡，語上不遺下，語下必徹上。聖人復起，當不易也。

讀念菴先生冬夏二遊記

按《冬遊記》中載先生與王龍溪相質辨語。于時先生抑抑兢兢，肫肫懇懇，其慮以下人意思，真若無若虚，宛然一顔子，令人浮淺氣自消。當時龍溪答語亦語語玲瓏，想時亦爲先生精誠逼感，神情歸一，比後來泛泛不同也。再玩《夏遊記》中述龍溪諸語，似無可駁異者，乃先生駁之甚費詞説。想先生時聞龍溪事行或不得于心，故借其言而箴之如此。荆川謂先生爲世説法，不得不然是已。余讀之至此，竊歎龍溪語語玲瓏，若有不玲瓏處，後生或疑念菴中駁語若有糊塗者。余

竊逆其意指，却不糊塗。何者？龍溪但解衍説良知，未見一反省自己事行，可證得良知否？且但辨念菴語而不察語意所存，似亦欠玲瓏矣。念菴駁辨語雖若可省，顧其不屑不潔之性，實自天植。千言萬語，無非欲人洗刷欲根爲作聖地，此豈糊塗者哉？大抵自見乃爲真見，自知乃爲真知。世儒若以知見窺先生，而不自反身以先生自考，即余此言有遺論矣。余蓋觀先生于言語外也。

讀塘南王先生語録

先生殫精佛學者，乃其粹履醇心，歸然儒宗也。爰述與同志商切云。

余讀先生語甚契，如會規中揭仁爲宗，推明生理真機一條尤契。聞羅丈在白下曾提示此意，有僧噪以爲毒藥，豈謂未達向上一義耶？先生謂儒以敦倫體物爲性，真不容已，確矣。謂佛談事理無礙法界，是以倫物不礙性，性中本無倫物，然乎？又謂文成良知之學非有異于程門，第救宋末支離弊爾，學者因之駕空慕奇，敗缺甚甚，若借寇兵齎盜糧者。試詳此弊，良知非耶？抑講良知者未參第一義耶？顧世談第一義者敗缺尤甚，何也？會語中言欲天下萬世同歸于善，是其心體原如是，故自不容已，得我心矣。第中多分疏諸名義語，不知何物？老子是何年代？將遮件加贈如許名號，費渠分疏。當初命名一箇道字，已是無中生有了，如何又有先天後天等稱號？曰性曰心，又是何人從中爲他分剖？憑何證佐？曰性，先儒已謂不容説矣。如何又剖析箇氣質天地出來？曰心，已難名狀矣。如何又分箇人心道心、意與念出來？文成提掇一良知，若已洩露天機，即《學》、《庸》中拈箇知味

的知，便貫到平天下，知天地化育矣。奈何又有真知、情識、照了、思慮等分別，此從何處爲他剖析？真知中分箇情識，禪家亦有忘頭求首之譏矣。乃又于識中分別至八至九，只恐曉了此箇，在胞中更空不去也。後生英俊聆此，只助得談柄，討世俗人驚羡，曰博曰徹，於自己身心家國天下，了無干涉也。嘗想各名號，前已有人編排，幸得一子思將教道性等一炁推到天命，再得孟子將心與性一口歸之于天，善夫！吾人渾身滿眼，徹内徹外皆天也，無時無處非天也，何不反諸身只求箇天哉？先生言曰：「心彌宇宙，故欲與天下之人同歸于善；心貫古今，故欲與萬世之人同歸于善。原本心之真自不容已，只此不容已處，便是生理，便是天命之不已也。」余每見人稱舉種種名號，并儒佛分別，便頭暈目眩，口噤不能對。只幸天賦得此箇心，可作印證。聞談學，對自心不過，不敢信爲學。通之人心不去，不敢信爲學。推之天下、考之古今，證此心不過，不敢信爲學。先生謂欲天下萬世同歸于善，由本心原自不容已。參會到此，即意而無意，念而無念。情識思慮，照了覺察分別，都是好的，不必分疏也。先生或見世學者鹵莽冒認良知，故爲之條分縷析，如此亦是欲人同歸于善，不容已也。余謂此非良知之罪，其志、其根器原自別耳。抑先生于佛學研之久矣，中多闢佛語，亦是目及學佛者破敗恣睢，此心對不過也。余詳黄面老子四十年來説法，種種作用，種種經教，大意無非欲人同歸爲善耳。近學佛者曰：「佛惟以生死事大，只自了此，破敗恣睢爲無礙。」此是痴人説夢，不思同歸爲善，乃無忝所生。欲了生死而破敗恣睢者，其心已死，如何能了生死？黄面老子决

無此法。何者？其心其性，諒不與我殊。余以自心參之，非意之也。試質諸善知識，以爲如何？

讀李卓吾與王僧若無書

書略云：「恭喜若無，家有聖母，膝下有真佛，夙夜有心師，所矢皆海潮音，所命皆心髓至言，顛撲不可破者。反思向者我與公數紙，皆是虛張聲勢，恐嚇愚人者。乞速投之水火，無令聖母見，說我平生所言盡不中理，害人去也。又願將聖母前書傳示諸念佛人，令人人曉然，去念真佛，毋念假佛。蓋念佛者必脩行，孝乃百行之先。念假佛而求見佛，彼佛當初亦念何佛而成阿彌陀佛乎？想佛必是平常孝慈人也。孝慈人言出至情，自然剌心，自然動人，令人慟哭。想若無必然與我同也。」

按張媪《止子遠遊書》，大略謂脩佛業者取静不在境而在心，心安則隨處皆静。此心不安，無有静處云云。吁！此孔子惕宰予短喪，孟子格夷之二本指，媪智何能及之？原此慈愛本心，愚婦可與知能者，念余兄弟妄意古人之學，負學道虛聲于天下，蚤夜自省自反，猶然凡庸，有何學何道？惟是兄弟自相啓發參證，信得自己這箇本心，其不容已處，是天根不忍泯滅；其不自安處，是天則不敢昏昧而已。即時有違行不顧言處，自省是賦質遲鈍，覺照不早，自媿才力庸弱，充拓不去，未敢自是以爲本心也。此外別無伎倆矣。顧向一種高明人說，則哂此非究竟法，更有無上一着，乃奓言無上上乘者，却以羞惡是非真心，謂是名義門面塵根，欲盡抹撥，而直任習心爲本心，即聲色貨利、貪憤機憸，皆爲無礙。此余不得于心，嘵嘵然與世

争辯作口業也。乃今此箇宗旨，爲里中窮村匹婦一口道着。又聞李卓吾賞音如是，是以雖在沉痾中，亦大生歡喜不已也。或曰：張媪《止子遠遊書》，亦世俗凡情耳，何當卓吾讚歎如是？曰：「母之念子，子之依母，直此本心，聖凡同也。試問天下善知識，除却此類慈孝心，别有本心否？除却本心，更有别般聖學、佛法否？伏惟罔極之思，瞻依之咏亡論，吾家之教爲然。即彼家惠能欲遠参訪弘忍，亦必假貸賈金，顧養其母。弘忍説法，終身黄梅，不欲遠離母也。趙州負母，終身織履以養矣。瞿曇不産自空桑，諒其教必不欲人滅絶此種性也。何以故？惟此本心，天所命也。不寧惟是，即見孺子入井而怵惕，不忍本心，聖凡同也。遇呼蹴簞食而憤耻，其不屑本心，聖凡同也。反到本心真切處，聖凡何異焉？惟悟則明，明則通。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以及人幼。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若先王不忍之政，聖賢辭受取予之節，無非達此本心耳。即尼父、大雄視天下萬世人，若張媪于子。其六經、内典皆從本心而發，非徒言也。衆生則迷而溺矣，懵懵然與牛羊犬豕等，何足言哉！嘻！本心之悟難言矣。《金剛》一經，衆生持誦者夥矣。惟惠能一聆人誦而悟無住本心。孟子四端之説，學者或誦習之矣。惟慈湖一聆象山指，而悟是非本心。蓋惠能、慈湖當一聆間便顯微、本末、内外、精粗，一齊洞然了徹矣。今人言本心，本心實是了徹，如惠能、慈湖者誰哉？比吾黨見張媪書，大都漠然無味矣。乃李卓吾聞之，便讚歎如是。惟卓吾生平割恩愛、棄世紛，今年至七旬矣，乃能反本如是。若予今乃彌留待盡之日，所謂人窮反本者，以此聞卓吾讚歎張媪言，亦大生

歡喜如是也。蓋即其欣賞張媪言如是，便知其持學已歸宗本心矣。學知反求本心，更何説哉？抑聞卓吾之寓亭州也，此中英妙具上上智者，多合掌頂足宗之，開佛知見矣。今聞吾里窮簷一村婦人語，便憮然降心，往爲僧徒所受記語言，悔不中理，令盡焚燬。此視子厚之撤皋比何殊焉？固其虛明如是，亦原本婦孝節之行，可貫金石，泣鬼神，故能感省之如此。吾黨善知識實學佛者，亦尚當反求其本。毋徒向故紙堆中別人唇吻間覓浮見虛知也。

別劉調父

萬曆丙子，安成劉調父偕二三友訪余天窩山中。越十六年，辛卯載見訪，念余衰矣，固陋如昔，愧無以相益也。會得塘南王先生語録，閲之麔然。乃謂調父曰：「余家與吉州交也，亶有夙因哉！惟余家兄弟之志學也，初緣聞吉州之風而興，嗣藉吉州友引翼以立。兹又得聞王先生此編緒論而益信云。」憶昔予仲弟之訂學也，曰：「惟此不容已是已。」余頷之。密參顯證，亦已有年。顧惟一家言，未敢居之不疑也。兹得先生此編，其教指以仁爲宗，發明生理之幾辨已，因益信此理，探之無朕，達之無垠，推之無前，引之無後，析之無間，全之爲無忝也者，即此極而研之，是曰知命。外此而別求向上一義，非吾所知。即此脩而俟之，是曰立命。外此而別求末後一着，非吾所知。何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生生之理，原是如此。即欲掙上尋空寂，自是不容已，如何上得去？即欲褪下恣情慾，自是不自安，如何下得來？吾人不學孔、孟而別自爲學則已，欲學孔、孟舍此非正脉矣。調父曰：「然尋此

脉而學之，何爲要？」曰：「尚友。友一鄉，友一國，推之友天下，極之尚友千古。此不容已之實踐逕也。憶余往語子三關，其曰即心即道者，即此不容已之心是已。非彼執空寂爲無上妙道也。其曰即事即心者，即此尚友之心是已。非彼惟了生死爲一大事也。所謂擇術者，擇此耳。顧往持此語，人或然或否。即然之若不甚深也者，蓋《易》之謂非交論也。語之而不逆者，惟吾調父。兹得先生此編参之滋信矣。如曰心彌宇宙，故欲與天下之人同歸于善；心貫古今，故欲與萬世之人同歸于善。惟心體原自如此，故自不容已。蓋謂必如此而後能自盡其心，非意之也，得我心哉。昔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其性真亦自不容已也。夫子五十知天命矣，其學不厭、教不倦也，天實命之，惡容已哉？惟吾調父之齡距夫子知命年近已，于此信乎否？乃予則幾七十老矣。《記》曰：『七十老而傳。』傳謂傳此學術也。蓋老不能任，則以此學術傳之後人，令天下萬世同歸于善，是亦天命意也。兹與調父盟矢，共尋斯脉、由斯路，俾此孔子學術不至自今充塞，是則久要之誼云。吁！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舍余調父，其誰與歸？」

右别安成劉調父語，蓋述塘南王先生意而申之也。今譚學于吉州，猶市水于河濱已。顧味河之淡而不厭，余與調父有同然云。

别蕭生言

泰和蕭生汝玉，盧山胡子門人也。千里徒跣見訪，余與道故，生亟稱其師孝友行，余

樂聞已。言別請益，余即申此指曷之，歸求里中二三子，進曰：「吉州問學淵藪，其學指必揀大題目。此等庸常，不愜其遠訪意矣。」余曰：「否。戰國時，異説横議甚矣，惟孟子知揀大題目，曰：願學孔子。夫孔子之道祖述堯、舜者，乃孟子稱堯、舜惟曰孝弟而已。至其言孝也，不稱引割股嘗糞等奇事，止取曾子養曾晳一節爲能養志。其言弟也，未稱引讓肥争死等難事，又止曰徐行後長，何其淺近庸常也！蓋庸常中最微妙，淺近中最精深。養志難言矣，且無論。即徐行後長一語，恨世無有能理會者。倘能理會此語，即唐、虞師師濟濟之風，洙、泗切切偲偲之義，至今存矣。何者？識得此意，則進必推賢讓能，不爲矜奇吊詭；退必循循然以善養人，不忍以善服人矣。是幹當此等大題目者，須從此等淺近處探討可也。歸與劉聘君、羅諫議共商之，以爲如何？」

別詹潘兩生言

嘗謂醫以活人爲術，言術之良，莫良于此矣。顧見垣一方者，何如三折肱者之爲良。竊惟見之明者，恐終不若身之者之尤親且切也。昔程伯子曰：「視聽言動皆天也。」至言哉！慨世學人鮮有味斯旨者。余往頗契之深，信之篤，自謂亦庶幾知天矣。乃甲午夏仲偶感危病，手足口語倏失故，吾惟此些子，幸炯然如常。因益循省往之所以能言能動者，誠非天莫能與此也。此物之至尊至貴，可愛可求，天下更何能尚？追恨從前所以事天樂天者，何莽如也！今兹之病，仰愧于天矣。毋乃天所以教詔我耶？惟仁者合天下爲一身，念同得此天者，多貿貿焉，可弗念與？余因病而益信言動之爲天，殆亦醫

氏折肱者之述方，非漫爾若衍之談天也。願言同心以予爲鑒，而亟默識此天時，保此天直，求無媿于天，則天之病余一人者，亦所以活衆人，余亦竊儌活人功矣。緬懷同心，晤對無期。懷滋頻頻，力疾書此爲別。訂屬歸告祝無功及新都諸同志友，是即曾子語孟敬子貴道意也。尚永念哉！

警言七首❶

夫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此語最警策，當味。夫人日逐茫茫蕩蕩，心神全無歸着，譬之窶人丐子，瑣尾流離而靡所寧止，不亦難乎？吾人於一日十二時中，精神志意皆有安頓處，方有進步處。

自外物言，無論聲名富貴，即四肢百骸，亦軀殼耳。何物是我？於此信得及，世味淡然矣。自性分言，無論父子昆弟，即天地萬物，皆我一體。何物非我？於此信得及，心體廓然矣。

吾人眼底看得聖賢大高，是害虛怯症。眼底看得俗人大低，是害顛狂症。實見得無人無我，無聖無凡，如此平等心，方是凝道之舍。

吾人真真切切爲己，雖僕廝隸胥，皆有可取處，皆有長益我處。若放下自己只求別人，不特世之所謂賢人君子有可指摘，雖古來諸大聖賢，其形跡亦多可疑處。

又

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欿然，失意泰然。非養盛者不能與於此。燕居獨處汩汩然，群居類聚施施然，沒理沒會轇轇然，臨境上彀倀倀然，志得

❶「七首」原無，據文例補。

意滿揚揚然，困窮拂鬱戚戚然。是則不學之故也。省夫！

俗情濃釅處澹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斯爲學問得力處也。譽而喜，毁而愠，利則競，害則撓，汩汩然終身役於物，而不悟囿於俗，而不能自振，而猶號於人曰「爲學，爲學」，吾耻之矣。

又

學者恒言曰：「萬物備我。」實識此理，天下更有何物能尚？迺見些小便宜，輒生歆羡，而猶號於人曰「知學，知學」，吾耻之矣。

學者恒言曰：「萬物一體。」實識此理，天下更有何人不容？迺遇些小違忤，便懷嗔恚，而猶號於人曰「爲學，爲學」，吾耻之矣。

又

不作好，不作惡，平平蕩蕩，觸目皆是。此吾人原來本體，與百姓日用同然者也。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不藉名位，不煩作用，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孔、孟自然功用，所以賢堯、舜而贊化育于無疆者也，豈不易知，豈不易從哉？顧凝承發揮實在此身，如不靈透，是爲麻木身。不强立，是爲痿弱身。不脩潔，是爲汙穢身。不超脱，是爲臃腫身。不敦厚沉渾，是爲浮薄身。夫以浮薄臃腫汙穢痿弱麻木之身，而冒認承當此體，妄意發揮，此用不猶窶子説金，癡兒捉風哉？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存乎德行。」

此余萬曆丁丑元日夜夢中與同志論學語也。寤而反身循省，昏庸頽垢，猶然故吾。

時馳歲去，枯落遂成。撫枕咨嗟，汗出浹背。因自札記，用代箴銘。冀我同心，矢相規勉。

又

天下道理，無論六經、諸子之奥旨微言，只此百姓日用之常，究竟根原處，不特下學世儒參會不得，即至聖上賢亦難思議，與知不得。即是妙悟玄解得，亦自言説不得。而故曉曉然欲使俗學後生了了，勞矣。是故學貴默識。惟自學不厭，即教之不倦。省之。

天下人心，無論言語行事之昭著章顯，只此獨知隱約之密，起口動念處，不特明眼賢喆欺罔不得，即村甿孺稚，如見肝肺，亦自瞞他不得。即要自欺欺人，鬼神亦自欺瞞不得。而故皎皎然每向世人脩飾揚詡，愚矣。是故學貴慎獨。不必求人知，惟是求天知。省之。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末禦。❶孟夫子狀舜心虛靈是如此，此謂善言。蓋雖蒭蕘野人，有一言之善，亦虛受矣。而況先正有道之言乎？先正有道之言，須以身踐之，以心會之始得，況其精義微旨，有出于言詮之外者乎？抑或偶因一時一事有爲而發者乎？契之不深，述之不全，道聽塗説，失其意指，承訛襲舛，罪過大矣。不惟誤己，亦且誤人。得無有是乎？省之。

聞人過失，如聞父母名，耳可得聞，口不可言。馬伏波教子弟長厚當如此。此謂過失，蓋即閭里疏遠，亦不欲道之矣，而況師友知交之舊乎？師友知交之過失，非惟口不忍道，耳聞之，亦應惻惻隱痛者，況浪傳于下流無頼輩，多無稽者乎？又況或其所遭間

❶「末」，蕭本作「莫」。

有大不幸者乎？不能以智察之，以心原之，而傍吻吠聲，狂口縱談，薄惡極矣。不惟喪德，亦罹陰譴也。得無有是乎？省之。

又

紛擾中常有寧静意思，進步中常有退讓意思，窘迫中常有優裕意思，醲釅中常有簡淡意思，拂逆中常有快活意思，順適中常有警惕意思，此非知道者不能也。蓋知道則雖景態萬變乎前，而吾自有真常者在，故曰所存者神，則所過者化。物至而化于物者，則亦物而已矣。是故貴乎知道。

辛卯夏書壁

余到老來纔知所以事親，到寂寞中纔知所以求友，何也？比見衰病時所求諸子者心獨苦，反而思之，余往未盡分矣。到寂寞時便覺資于友者心更切，予往于良朋多錯過矣。噫嘻！安得還少而尚友四方，轉生更爲人子哉？

又

人有善，忽不樂聞，且執己見逆億之，謾謂其不真。己有過，懵不自省，且逞己辨文飾之，曲謂其無他。是心何心哉？如而人者，吾恐其難與爲仁矣。省夫。

書扇

孔子之爲萬世師也者，非生而即能爲人師也。以其能師乎人，而學之不厭也。彼其學之不厭，即其教之不倦矣。蓋道無窮。學如是，教亦如是。夫是以不厭不倦教萬世無窮也，非學之外別有所爲教也。雖然，學孔氏之學者亦難乎其不厭矣。蓋孔氏之學常，

人見以爲無奇而厭之；孔氏之學淡，人見以爲無味而厭之；孔氏之學易簡，人見以爲無文而厭之矣。自非默識此無奇之奇，無味之味，無文之文，惡能以不厭？既自厭矣，又惡能誨人之不倦哉？故曰孔子以學爲教，嘗師乎人，乃能萬世爲人師也。

書節孝傳

蓋嘗謂道在天下，必寄託于人。粤惟三代以上，道在君相，尚矣。自是寄于窮巷下位，若孔、顔、思、孟，終老不遇，而道實屬焉。然故皆中華産也。自是若瞿曇、大士、惠能，則故産于西竺、南海、嶺南諸處，是道旁落于異域矣。然固猶丈夫行也。近世若大倉曇陽、澧州仙姑，淺識者第夸傳其神異狀，耳聞曇陽永堅從一誼，斷髮殉徐郎之墓；仙姑矢甘虞人死，正言拒朝使之招。其它言論多幾于道者，是道若發竅于笄幃流矣。吾鄉譽髦如林，實志于道者幾何？聞今慧媛、哲姬相率于卓吾李上人處，問道參法，有授記稱首座者，此里中一大奇也。吾里又有此媪能感省卓吾，頓令之反正，知求之本心，于道益幾矣。豈天不愛道，故些子靈知特降于華門婦女衷耶？是則奇之又奇也。夫人寓形宇内，而不知反求本心，則貌人也，而實弗人矣。特爲述而傳之，以告吾黨具鬚眉作男子身，鼎鼎于天壤間者。

書大事譯後

或問佛學以觀爲入門，如何？曰：吾家亦多言觀矣。《論語》篇云，見賓承祭，參前倚衡，非觀耶？顔子，孔門高弟也，仰鑽瞻忽，至如有所立卓爾，此觀而有得矣。或曰：内典中稱佛神通，能數雨點，筭洹河沙

數，非誕耶？曰：此即《中庸》讚歎至聖之文理密察云爾。吾人此知體。何微不入。如曰絲絲過扣，曰繭絲牛毛，皆此意也。顧人人具此神通，苦迷蔽不省耳。顧具此神通知體，不明物察倫，而諰諰然只去數雨點筭洹河沙不已，大騃哉！或曰：輪迴陰果地獄之説，非幻耶？曰：此佛氏之刑賞也。夫圭爵華衮之賞，斧鉞刀鋸之刑，此帝王世法，遏惡揚善者。乃吾夫子以一字之褒代華衮，一字之貶代斧鉞，則所謂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矣。佛氏倡果報輪迴之説，使人殷殷遷善遠罪，而不知其爲刑賞，亦妙哉。若曰一字之褒何加，一字之貶何損，是與於不仁之甚也。乃兹倡言，謂輪迴果報之説爲誕，若亦與于不仁之甚者。或曰：此皆假托權教耶？曰：萬法皆從心造。孔子之褒貶，從此心一念羞惡惻隱之真造出。佛氏輪迴六道之説，亦從此心應感變化之微造出。識得此意，幽明、人鬼、古今、内外，焉往而非此心此性哉？若以爲虚假名象，非知心知性者也。

書勉胡生達夫

學患未見，見矣猶患執見。執見不學，虚見也，見且爲祟。故君子之志於道也，學焉而已。何則？满目渾身皆道也，充天塞地皆道也，無内外、無巨細、無精粗；目可見而實無可見也。惟學則聚，不學則茫蕩而無歸矣。學則通，不學則壅閼而暗塞矣。學則常伸，不學則堆堆娖娖而日趨下流矣。學則常不足，不學則侈然泰然，粗浮淺躁，日滋長而不自覺矣。嗟嗟！世之譚學者，類能微入於要渺，大涉於無垠，其見若精深矣，反諸其躬，而證諸其應用，與道若背而馳者。何

以故哉？憑藉虛見説話度日，而未實遜志於學也。余滋懼矣。

隆慶己巳書謝來學

夫學者，學爲人而已矣，非爲異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不失其本心而已矣，非有異也。所謂本心者何？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是已，固人人皆有之者。知皆擴而充之，則而賢而聖即此而在。而不然者，非人矣。人可弗學也，而可弗爲人歟？乃世俗子多以談學爲詬笑，而號名爲學者，又或以談學爲標表，均失其本心也已。嗟！可痛已！夫以學爲談爲標表，夫是以談學爲詬笑也。然則使天下之人而胥失其本心者，則談學者之罪大矣。昔楊敬仲之於象山也，因自識其本心，而後定師友之交。余於四方來學者，意竊比之。子式歸而求之，余日望之。遇凡同志者幸以此告，余故别無伎倆也。

萬曆己卯書勉萬孝廉

只此無聲無臭，是爲真常，凡涉色象名號者卒歸消滅。只此不爲不欲，是爲本心，凡務闊大放散者終墮坑塹。只此不學不慮，是爲天德，凡由意識安排者便是人爲。只此庸言庸行，是爲妙道，凡騖高玄奇詭者即是虛罔。

萬曆癸未書勉新進士

夫世之所以乂安寧平而不至於潰亂敗壞者，人爲之也。人之所以循理率度而不至於踰閑喪矩者，道爲之也。道之所以制事制心而不至於淫蕩邪僻者，學爲之也。學能善一鄉，則爲一鄉之善士；學能善一國，則爲

一國之善士；學能善天下，則爲天下之善士。是存乎其志矣。俗子瞢瞢，不知學爲何事。今曰進學，但知衿佩之爲榮而已，余甚憫之。乃近世談學者，又多高玄眩瞀爾小子，余甚憂之。嗟嗟！吾孔氏揭學之一字以陶天下萬世，至其所以爲學者，六經具矣。二三子祭菜鼓篋之初，辨志之日也，盍相與勗之？

陸象山曰：「古人入學之初，即知離經辨志。今人終其身而不知辨，可慨也。」余謂儒生誦法孔子，須知孔子十五所志何學，而後能辨其志。陽明先生曰：「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覇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浮詞。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又曰：「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捨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謬乎？」吁！今之言學者岐矣。余又恐二三子有志焉，而眩瞀於淫邪之說也，故書此以相勗云。

古之所謂學，學爲聖人也，非徒係籍於此，以梯榮貴已也。世學者不知學爲何事，故有溺於進取，而惟知舉業之爲學者。亦有騖爲高遠，而恐舉業之爲戾者，皆誤矣。昔陽明先生有言曰：「人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況舉業乎。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知此則知學矣。

今補博士弟子員者類命之曰：士柄文，使者歲校而等之，列高等者志伸氣揚。不則

索然而頹。大凡然也。不知近使者所等，等其藝耳，非等其人也。士故自有等，春陵夫子嘗等之矣。曰性焉安焉之謂聖，上之上也。曰執焉復焉之謂賢，亦上也。士誠慕而希之，何者爲要？惟是蚤夜循省，不肯齪齪自安於卑汙下流，乃可語進，乃得入等。故曰有耻則可教。即吾夫子品士，直以行己有耻者列高等。耻之於人大矣哉。顧今人士不耻其所可耻，而耻其所不當耻者，溺於習矣。由辨之不早也。念此耻字爲士人一綫生脉，特爲二三子發之。

書扇示忞姪並周甥及劉維武赴郡省試

程伯子曰：「千萬人場中，須常知有我。」此語當境，可深味；矧當群梟爭嚇腐鼠時，非有卓然之志，超然之識，不免爲境奪也。夫所謂千萬人之人者，非謂其技藝足以凌冠千萬人也，以其志其識超于千萬人之先，伸于千萬人之上也。此未可與庸衆人道也。汝思譯曰：「程夫子前言須善理會，所謂常知有我者。蓋時時反觀内省，不失吾常。正己格物，不失己殉物；立己應物，不牽己從物。如衆方逐逐，我則恬然；衆方嘻嘻，我則儼然；衆方嘵嘵，我則嘿然；衆方鬩鬩，我則退然；衆方靡靡，我則挺然；衆方汩汩，我則超然；衆方惛惛，我則惺然。此便是知我。」先正曰：「學以忘己爲大。」猶龍氏亦曰：「無以有己。」當與此語互觀。若不善會其意而惟泥其語，將峻己凌物，肆己傲物。反以此語受病，而長虛驕氣矣。須默識之。

書箑贈劉調甫周思極

道本浩渺，非隘狹之度所能弘。道本淵

邃，非粗淺之詣可與幾。道本峻極，非頹靡之志可能任。道本博厚，非浮薄之質可能載。夫人各囿於氣之所稟，而學各就其資之所近，求與道相當者，何可數數見耶？余尚友海内，廓大如羅盱江，其度不可量已；精深如王廬陵，其詣不可測已；特立如胡泰和，其任不可撓已；夷坦如鄒安成，其載不可窮已。緬懷仰遡，吾師乎！吾師乎！夫學云學云，貴有以聚之也。兼總而集其成，孰可與此？吾茲厚有望於兩賢云。

紀夢

萬曆乙酉，閏月既望之夕，值時事底定，身中無恙，嗒然就寢，神思頗清。中夜夢與荆石王相君曰：「令愛曇陽出世一場，特爲相君與鳳洲兩先生耳。」相君曰：「云何？」余曰：「兩先生蓋間世英也。顧以此之駿材完德，自足名世。欲一旦忘其夙負而反精易志，究竟于生身立命之原，非尋常淺膚者所能從臾也。天不欲斯道無所寄屬，故特降生神媛，啓兩先生衷耳。竊讀曇陽遺教中常揭『淡』之一字，此大道之真詮也。願兩先生只此尊信奉持，則神化性命之極致，通貫無餘矣。據聞所顯神異蹤跡，世侈譚之，不知乃曇陽萬不得已苦心處，所謂神道顯教耳。第於此微生羡慕，則去道遠矣。」相君徐問曰：「陽明良知之指云何？」余曰：「惟淡，知乃良；不淡，知弗良矣。淡固良知之宗祖也。」相君再四首肯云。平旦寤而識之，津有味于其衷。次晚，周子禮、李士龍侍余，憶前夢語之。子禮曰：「此未可視爲夢談，吾儕當逼真體會斯旨也。」余曰：「賢於淡處，誠信得及。但吾人胞中多少濃釅處，潛伏隱微，而不自覺者？此千百劫積習，未可以虛見承

當。」子禮憮然曰：「平常聞教語，未有若斯喫緊親切者。既識得此體，即有夙染習氣，亦自知湔磨滌刷矣。」余曰：「然然。」李生曰：「高明賢豪于世味或能淡。惟是名義愛好心，僉認以爲道，難淡得下也。」余曰：「此尤積習之深錮者。惟直於淡體契得深，庶于彼漸能淡耳。期與二賢共勗之。」

傳家牒

《記》曰：「人生七十老而傳。」今歲余生登七十，老矣。嘻，何所傳哉？何所傳哉？惟此彌六合、貫千古孔、孟這大家，當是天付我輩承管的世業，不敢爲小道異教破壞了。不容已之真機這箇天根，是天命我輩流傳的嫡脉，不敢爲虛無邊見斷滅了。不自安之本心這箇天則，是天與我輩分定的疆界，不敢爲淫詖邪説混亂了。平生所得。謹守到今惟此。此天啓余仲以啓予者。兹作傳家牒，卜吉齋沐，告天，告仲子，判付諸子姪已。念此非我一人一家所得私。願天啓海内英傑，共志承當。藉此定久要盟。

紀怪

閩秦寧人蕭姓者，❶余友近溪惑之，謂其術能役鬼。近溪二子之亡也，嘗致之，令弱孫見焉。此其事類唐玄宗之於貴妃矣。又其術謂能爲人接命，近溪曾授之魏中丞敬吾云。其術用雄雞一，翦其羽毛，别用五色線繫之如鳳形，致令冲舉空中。頃之，自空而下，則口銜丹書，中言人年數脩短。祈永年者爲擇大樹一株，取其人平生意所獨鍾器物一件，鑿樹孔納其中，令其人面樹默坐七

❶「秦」，疑當作「泰」。福建省有泰寧縣。

日，其樹自枯死，代爲接命，云敬。吾聆之恚曰：「是何言與？」近溪瞪目摇手曰：「醫，子不信，然雷即擊汝矣。」此說有類《晉書·郭璞傳》中事。璞嘗爲王導參軍。導令作卦，璞爲言某日時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木，截如軀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導如其言，至期，果雷震，栢木碎之。世傳王導加災於木，免災於身云。今石司馬東泉苦艱嗣息，曾有士紳薦一形家葉姓者，金華人，爲司馬言安宅失宜，故令艱嗣息如此。如其言改作，則得子息蕃衍云。司馬故清貧，憚改作。其人即銜之，乃詭言能星命，司馬以諸妾年命推算宜子否。其人既得此，則爲妖術，令司馬宅中忽祟眚滿屋，日鬩鬩有撫掌聲。常摑人面，苦不可忍，但不敢摑司馬。司馬仗劒擊之，有血淋淋，隨有紙片墜地，家洶洶不得安枕，各持利刃以坐。司馬不得已，復招其人，誘以厚利，令禳之。其人亦披髮仗劒爲禳，不得息。司馬詢諸原侍術士者，侍者云：「術士曾取一瓶，今不見何在。又覘其常在某廟後池邊佇立，若有所爲者。」司馬涸其池，其瓶果在。瓶以油紙封口，其中用黄紙書妾生年月，以針刺之，而書符其上。司馬取碎之，其祟乃息，而妾有挾孕者竟死焉。此其事亦類《郭璞傳》語。傳言璞客江淮時，愛主人婢艷，無由而得。因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主人患之，請璞卦占。璞曰：「婢爲祟也。須出其婢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争值，則此妖可除。」主人如其言出婢，郭璞令人賤買此婢，後爲作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中。主人大悦，璞竟得其婢去云。

耿子曰：子不語怪。此類怪事，余素惡

言之。乃予友近溪志道久矣，亦惑於此。若石司馬故端人，不爲妄語者。既考覽《晉書》，亦有類是，豈人間世亦有理外事耶？抑晉時異教盛行，正道蓁蕪，故多此幻妄術耳。經斯世者念哉。兒時予聞唐僧三藏往西天取經時，其輔僧行者猿精也，一飜身使越八千里。至西方，如來令登渠掌上。此何以故？如來見心無外矣。從前怪事皆是人不明心故爾，苟實明心，千鬼百怪，安能出吾心範圍哉？又《傳燈》云：有高僧在座，倏有一羽衣人從空中步雲，冉冉而下。高僧問曰：「子從何方來？」曰：「來自峨眉。」又問曰：「何時發足？」「自今辰也。」僧曰：「何遲？」羽衣人禮謝。此何以故？吾心瞬息即萬里也。又一高僧說法間，有一來聽法者倏見菩薩象，倏見阿羅象，倏見夜叉惡鬼相，高僧任之不爲異，亦不動。越數日，其人不見。其徒問之，僧曰：「彼之伎倆有限，吾之不見不聞者無窮」云。嗚呼，此言亦可深味矣。大抵吾人第恨不識心耳，苟從不見不聞處一領會得，世間千妖萬怪，其如我何？寄語柳塘諸丈，試於此一參會之也。

優喻示兒姪

余往遊京國，于燕會中見優人之扮古王公大人爲戲者，其謦欬色笑，揖讓周旋，多儼然似之。且其謳音清越優柔，所以形寫古昔之悲歡慨慕，以爲忠節孝義狀者，亦足興矣。緣彼多出大方，居都會之日久，其于朝貴薦紳習耳而目之者稔也。比見吾里河口柳港之優亦常被冠服、飾鬚髯，東塗西抹，扮古王公大人狀也者，乃其啓口舉止，動露村俗，令人厭觀。而謳聲之呌噪囂喧，既厲且麤，殆若村婦詛鷄然者，余甚不欲耳之。乃眡隸市

兒環擁而聚觀者如堵，嘖嘖欣賞焉。蓋荒陬僻邑，局于所見然耳。余因重大息焉。惟輓近業舉爲時義，大都託爲孔、孟口語，模演爲文字，視優之扮古王公大人狀貌爲戲，以取世歡笑者何異耶？顧前輩之爲時義也，類本據傳註，紬繹儒先之奧論粹言，抒而爲文。雖于孔、孟精藴未必能發，乃其緒言意指，庶不甚悖繆，而詞亦雅馴，不刺人目。擬之優，殆亦京國大方之優。與近里中後生視儒先傳註易通，《西銘》、《正蒙》諸書爲腐陳而芻狗之，遞相承傳一種陋習。或戕賊《史》、《漢》之文，剽抉其單辭隻字以爲古，或漁獵貝葉之梵語以爲新，義不相蒙，意不能解弗論也。又或剿襲先正之語録，綴拾俗士之俚談，使用助字不辨疑決，漫用「哉」字以爲雄壯者，可訝矣。試與論之，彼爲詩者效唐音而引用宋事，擬古選而參和律什，斯爲無當。齊居而楚語，蜀産而吴音，自難相通。陳君前臨民上而恣爲方言，可乎不可？今以遷、固之口頰，代爲孔、孟出話，人品殊調，神情自是不倫。以西竺侏儺，宣《語》、《孟》之彝訓，非有重譯，其何能解？且非聖之書，制禁孔嚴，向人談話，與臨文脩詞原自不侔，漫然無别，何舛哉？余取譬之河口柳港優，蓋悲其見趣之不廣也。然往往如此見售者不少，是則幸遇深山之甿隸，下邑之市兒也。彼其見趣亦可知也。嗟嗟！人材之盛衰，世道之隆汙實係之。此識者能無於邑乎哉？昔昌黎起八代之衰，廬陵滌六朝之陋，蓋寧受人非唾，而不屑徼時好矣。振古豪傑士故如此。噫嘻！孔、孟亦人耳，吾黨遭逢明盛，服習功令，誦法孔、孟矣。第令能言其言，以取世資，而不能實明其學，心其心，非夫也。乃隨世妍媸以爲趨尚，是則矮人觀場，

隨人悲笑者，豈不重可耻哉？而曹省諸。

喻誂

〔經〕初機乍解，侈譚要眇，里中宋人之矜穫麥也。行躬醇德，言述孔教，方叔子之籍承世業也。不省微言，斥爲異教，西吴母之詫青衿也。誦法孔、孟，晚羨禪宗，東吴生遊而猖狂也。離形歸寂，漫曰上乘，朱堪輿之卜宅兆也。顓蒙未啓，自負得悟，王學究之談地理也。身墮欲境，浮慕玄旨，萬庠士之手披《傳習録》也。色厲内荏，抗顔師人，某之見易于季子也。

〔傳〕里中宋人者，微而驟饒。方叔子則富厚累世矣。宋人一歲穫麥數十斛，偶侍叔子飲，叔子曰：「聞子夏穫多，然乎？」宋人蹶起揚揚曰：「得天幸甚，時倉廂頗盈也。」叔子爲一莞爾。

方叔子家田半邑陌，歲穫視宋人不啻幾倍蓰，乃叔子故席承世業，按籍而收享之，其播種收穫之辛，叔子未之知也。

西吴族世豐於財，不事詩書。其母有弟，補博士弟子員，衣青衿來謁，母大詫曰：「而何服此異服哉？嗟而貪縑，不足於藍，故綴以青歟？奈何不浼我取足耶？」蓋不識青衿爲時制服也。

東吴氏，名家也，國初膴仕雲仍，簪纓世濟，其後凌替，衣冠乏絶者屢世。頃督學使者推念名世之胤，假生以衿佩，令奉祠祀。生一旦徜然得衿佩，喜溢而癲，服其衿佩，遍謁諸神祠，❶閭閈媚鄰，望望然家到而户造焉。里人僉爲姗笑，識者爲嗟歎云。

堪輿朱者，卜兆執泥天星、山川之形勢

❶「祠」，原作「詞」，據文義改。

弗論也。自卜一兆，葬其親，謂於天星叶吉，後當興盛。既葬而妻殞子殤。或説之。朱曰：「是故然。據圖讖，此兆先凶後吉，拚亡七命乃發也。」朱不思身并所屬堇堇六人耳，兆後即吉，庇蔭者疇其當之？朱氏今竟殲云。

學究王子，博雅篤行人也。嘗自恨生平博學，俱無所入。惟是形家言「賴天所啓而大得悟」云，其實未窺一班也。進士周元孚旁通此家言，蓋加王君數等者，夙甚自負，聞王子言，憮然自失曰：「吾往謂於此有悟矣，今王君亦云有悟乃若此。若吾之悟亦如王君之悟，不大誤耶？」

庠士萬姓者，往樂與同志游，嘗愛陽明《傳習録》，占占誦不輟。一日往下里督取子母錢，課筭之暇猶時時手披誦焉。同志相嘲謂「清中濁」云。

季子自幼失明而性挑達，先中憲令就傅。傅初以威嚴臨之，季子敬憚而肅然雅飭，坐立如禮。傅内故多慾，倏有遠方人至，服貴陽襪者，傅見而垂涎之，攘背争取焉。季子忽大噱曰：「嘻！師乎師乎，如是人爾！」後即數施夏楚勿率也。

狂泉喻

友有説余讀佛書者曰：「昔濂溪、明道、横渠暨近代文成輩始皆由佛書入也。」余曰：「然。顧三四君子譬之借筏登岸，便從正路直入長安矣。百世之下省其言論、日履可覩也。讀佛書者信如諸君子，何惡於讀佛書哉？比見二三子溺佛書者，殆猶飲狂泉然。昔異國有水名狂泉，國人飲之盡狂。國主別鑿井汲飲，獨得不狂。乃國人反以主之不狂爲病，聚謀執而療之，鍼砭藥灸畢具，國

主不任其苦，强飲其水，亦狂。君臣上下其狂若一，衆乃歡然。彼蔽溺於佛書者何以異此？余重爲之心惻矣。肯復自墮魔群哉？雖然，昔人有咏盗泉者曰：『式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言志定也。學者志誠有定，則佛書亦有沃心者，安可重懲爲狂泉耶？」

上大人偈

楊大宰謂余曰：「昔有禪師已得正覺，爲時所宗。一日，士紳大衆卜日設壇，敦請説法。禪師敷坐已，揚聲念上大人數語，一過即罷去。余聆已，躍然喜曰：善哉！善哉！此真法師也。吾黨安得如此禪者與之言學哉？道本至易、至簡、至庸常耳，以學自命者，奈何務爲玄譚眇論，以驚世駭俗哉？」

只這等

昔有衲子持鉢來旴江，吾友羅近溪遇之甚謹，居數年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别我去，願一言度我。」衲子曰：「没得説，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咱出家人只這等。」近溪子聆已，大會於心，長跪，數十頓首以謝。夫衲子所云「只這等」，是吾儒家所云「不加不損」處也。吾黨於此等處多是錯過，即高者或在道理上支撑，下者惟在書册上見解。以此隨境流轉，著風動摇，而所謂不加不損者，成虚談已。彼異教家流乃能於此當下理會識取，譬之典午之祚，甘心偏安江左，而中原一片田土反爲五胡占據，豈不悲哉？近溪子可謂禮失而求之野者。知言哉！

衲子云：「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此天地間自然必然之理。程伯子云：「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每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足蹈」云云，亦是此意。自今

觀之，大之治亂興衰，生死成敗，小之稱譏讚毁，升沉得喪，與夫天地、晝夜、山川、晦明、高下、大小、語默、動静，有此必有彼，有彼必有此。此造化化造，循環無端，至妙至妙，萬古不易者。顧所謂無獨有對者，蓋在造化中言也。有對之中，故有無對者，以主宰其上。當下只這等是已。吾人若混在有對中，未免爲造化輪轉汩没苦海，而悲喜欣戚，隨景變遷。聖人從根原上覷破此着，故不獨能出入造化，而造化在我。以此景態萬狀，而真常自如。所謂分定故也。

諭童生示

本院但凡命題，就借此令而等反身尋思，知道箇爲人的道理。不只是考校而等區區這箇伎倆也。蓋自古聖賢立言垂訓，原意如此。國家取士之制，定以經義者，原意如此。據閱各童卷中，略知着身理會者不多幾卷。其餘文詞雖有可觀，亦皆泛泛然，如夢中人説夢耳。自己一箇面目一些不識，又論甚文字，良可哀也。想都汩於習俗聞見，更無一明白師友指引，故至此。試就近日出題，與而等説知。詩云「邦畿千里」，二條大意何如？蓋言天下有箇邦畿在此，世人便都紛紛向那裏去，以其爲民所止故也。爾我一生心神，也自有箇安頓處所，纔是箇人，豈可只恁地茫茫蕩蕩，貿貿一生，而不知一反求耶？昔人有非孟子者，説他不應常把人來比禽獸。不知此是聖賢不得已，唤人不醒，不奈何爲此激切語耳。即次條夫子説箇「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是恨人猶禽類不如也。這等激切言語，此豈得已耶？今人都只胡亂誦過去，更不反身一自尋思，便是箇麻木不知痛癢人矣。爾想這黄鳥只是箇禽

類，他也尋箇丘隅爲栖身所在。于今做箇人，天與我的一箇心神，只可使他役役然馳逐於功名富貴之場，迷眩於勢利紛華之習，更無安頓所在，尚得爲人耶？策問「仲尼之門，五尺童子所以羞稱五伯者」，因是他都聽得了求仁教旨。雖其所造淺深高下不同，他的心神都有箇安頓所在。這箇心神有了安頓所在，就是堯、舜事業，也只當浮雲過大虛，况五伯乎？五伯幹的事未嘗不好，只是他的心神只安頓在取威定伯上。要人感激他，便施些救患之仁；要人降服他，便假箇尊王之義。外面雖是赫赫震人耳目，孔門道眼人看破他裏面都是俗心腸，如何不羞稱他？若是文王，他那心神安頓所在便不同，看他一生緝熙工夫，只在這止體上安頓。是以遇着君便自敬，遇着民便自仁，遇着父便自孝，遇着子便自慈，遇着國人便自信。這便是孔門人所樂道取法者。今而等只眼見得世上做秀才、中舉、中進士、做大官的榮華，心神都在那裏着脚。是以讀過聖賢的好言語，便都與自己無相干涉，徒只剽襲些别人的説話，拿來哄主司。就是主司被爾哄了去，中得箇舉，中得箇進士，做了大官，一生貿貿枉死耳。知道者那看得爾上眼？且只從旁哀之也。而等尋思夫子這箇説話，蚤夜反身猛省，一生心神無所安頓，便即禽鳥不如。可即甘心乎？從此奮發，立箇志念做人，收斂精神，向裏尋討，一日十二時中，更勿放過，周旋明師，懇求指點。由此性靈澄徹，知慧自開。聖賢經傳，着眼即如身有；把筆矢口，自成佳文。此志雖是不在功名富貴上着脚，功名富貴亦何曾舍却此等人哉？就是遇數之奇，終身不偶，亦何所欠缺，怍於人乎？信得此及，便是志古人之志，不爲而

今世俗榮肥之志；便是學古人之學，不專爲而今詞章記誦之學矣。不然，豈獨見羞於孔門五尺之童而已哉？禽鳥且不如也。而等今日考過，或未考過，兩日或取或不取，不能一一如願。至如作人這道理，就是僕厮隸卒肯發一念，亦是堂堂一丈夫也。苟無箇作人的念頭，今日就僥倖取中，有何用處？本院不得一一耳提面命而等，特此示悉。省之省之。

天窩別引空僧

山居離索，懷吉州同心孔殷，而引空僧來日安成，因悉諸君子近耗，爲慰藉甚。引空裝中有諸君子贈語一卷，取讀之，諗引空初爲羅諫議開示入悟已，謁鄧聘君，進之參會祖師禪已，謁塘南先生，則進之脩證，而劉聘君復進之辨種意，誘之歸吾聖道云。按傳述，引空爲大鑑禪者惠能鄉人。考大鑑門徒晚各受記，分化一方，而曰行思者終于安成之青原，卒謚弘濟。今引空由南海而歸，依劉聘君于石廊洞，有意乎，有意乎？予覽世傳大鑑所爲《壇經》者，其闡說自心自性語亦確矣。無論如來禪不能異是，即吾聖人安能外此心性以爲學哉？顧即予所覩聞，今世爲禪學者不特詭于吾道，即本教亦大悖甚，其傷風敗化，有不可道者。豈其祖師禪教應滋弊如是？總承之者根種殊耳。余感是而深有味于劉聘君辨種之言也。雖然，究此心性之種，又何從如種自天矣？即吾此心之不容已者，是爲天根；即吾此心之不自安者，是爲天則。天實命之，人曷能違？跡惠能之黃梅也，必丐貸賈金，以資顧養其師。弘忍之終老黃梅，便將母故。即彼教不能斷滅此種性也。引空遊太和而夢二親，性亦如

是。俾盡此性以紹法弘化，即所以報父母恩也。嘻！早遇劉聘君，指可無折矣。往矣，尚與聘君研之。

題東菴僧孝空卷

天臺先生病居里，有衲子叩閽求見，問其名，曰孝空。先生曰：「善哉！善哉！僧茲名也。」弟子問曰：「僧以孝名，非其質也。夫子何取焉？」曰：「否。名有分別，性何分別哉？二三子顧僧名可以省已。夫至孝無孝，惟空乃孝。真空不空，惟孝爲空。」曰：「何謂也？」曰：「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是心從何來哉？蓋自無始劫來。天降之衷，與生俱生之種性，不由學習，不緣慮起，達之無垠，探之無朕，推之無前，引之無終。抑何聲何臭哉？言天下之至空未空于此矣。是故人所同具，人人可與知能者。顧世如孟子所云：慕少艾，患得失，好貨財，私妻子，與夫博奕、飲酒、好勇、鬬狠而遺親不孝者不尠。是則彼氏所謂六塵、五慾、四相之爲障也。空體既障，未有能孝者矣。是知聖人空空，顔子屢空，吾儒之盡性盡倫，未始不由此道也。」或曰：「世有薄榮名，棄室家，割恩愛，毀髮膚，自矜悟此空法而等住之者，乃至遺倫裂維，祖暴不葬，父老不養、死不喪。甚者恣睢邪僻，傷螫民物，而猶自號于人曰出世法。如是如是，然乎不然？」曰：「此執幻想斷見以爲空，而不知反之本心，其惻隱羞惡，真機之不容已者，乃真空也。彼滅絶種性以爲空也者，不直非吾儒之空，殆亦非釋氏所爲空也。蓋聞彼釋門如來蓋棺日，猶啓手諭親。即貧如趙州，負親織履，以養終身焉。曹溪之參訪弘忍也，貸金供母，而後走黄梅，其孝行何如哉？是知

離孝言空，亦大雄氏所訶者。顧僧之名，因稽其履里，人稱其將母甚謹，生事死葬殫厥心。合邑衲子僉重其行，而推宗之，擬爲都綱，且樂與吾門馬伯時、秦應泰、徐思中二三子者遊。古所謂墨名儒行者非歟？又聞僧曾遊南海，走五臺，豈亦嘗遇善知識，而二三子又昕夕相資切，因之有省于世，諸所有亦稍稍能空之然耶？是可嘉已。」爰作三偈授之，令持誦普度衆生，并以參諸大方善知識云。偈一曰：孝即是空，空即是孝。不作二見，佛位可造。偈二曰：空即是孝，孝即是空。有無無有，釋、孔參同。偈三曰：談空不空，爲孝非孝。名法雙遣，只此是道。

盲喻

昔有孺子自襁褓盲者，隨人嬉，曝於春園中，聞人言天有日，亟歸問諸父兄曰：「日何形？」其父兄曰：「圓也。」又問曰：「圓何似？」父兄無以應，第取鏡示之。孺子執而旋探焉，乃解。復問曰：「日何色？」父兄謂之曰：「赤也。」又問曰：「赤何似？」父兄無以應，孺子顧問不已。其父兄展轉念慮，百計求所以譬曉之而不得也。孺子竟惘然。夫余學夙主脩行云云者，猶辨日之形也。雖心無所見，而古先聖哲遺有成規，猶得模擬而冥行爾矣。若所謂道，猶辨日之色也，斯心之盲也久矣。即有道者披裂腸腹，多方曉告，顧安能頓開錮迷，而令即覩天日也？余自束髮與朋友矢志以盡倫脩行爲學，既壯，遊四方，聞先生長者言學貴聞道，始爽然自失矣。乃作盲喻以自省云。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終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雜　著四

時　義十三首❶

君子不重全

論學貴養重，而務自脩之功焉。夫學須重也，重須養也。存誠要矣，而擇交而改過自脩者，當如此哉。且夫吾人之學，學爲君子而已。命之曰君子，蓋天下之表，而斯道所由寄也。其外肅括，其中宏深矣。彼浮慕爲君子者，蔑棄儀則，而自侈學爲有得，豈以威重外也。無與於學耶？不知外内一原也。質佻者儀忒，匪惟不足以作肅；外浮者中摇，將亦無以定命矣。即其學少有所見，而儇澆不檢，道所不載也。學也奚其固？是故養重以嚴威，學之不可以已也。然矜容止而漓真誠，爲色莊耳，學滋喪也。必也主忠信乎！考衷一根于無妄發，若悉本于中乎。其黜浮而崇雅也，其去僞而著誠者也。夫是則學有所主而自重矣。顧狎燕朋之比者，氣質或移於濡染；而溺積習之安者，苟且多至於因循。思以養重而固學猶未也。必於友也慎擇之，凡便僻、便佞與夫善柔之儔，無以輔吾誠而矯吾輕者，毋友焉可也。於過也勇改之，凡過言、過動，即無心之失有以損吾重而滋吾浮者，勿憚改焉可也。夫是則反躬之省克者密，而外比之觀摩者得。人

❶「十三首」，實有十二首。

將忠信日敦，而存主不摇。君子所以樹大觀之望，而恒永貞之德者，由此其選也。有志於君子之學者，毋亦是務哉！抑人之不重，不識仁也。學誠識仁，則吾之身固天下萬世之身也。其慎所主與交者自不容已，而不肯安於有過之地矣。惡忍自菲而不重哉？彼輕佻恣睢如桑户、竹林之徒，原不識仁，而所以自待者薄也。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故曰學者須先識仁。

患不知人也

君子之心，致其知之在己者而已。夫知人，知在己者也。君子心惟爲己，人之不知，惡能以無患哉？且夫人伸于知己，詘於不知己。人莫己知，若可患矣。不知己之不知人，固有任其責者。惟是己不知人，其責在己，不容諉矣，是則其所患也。何則？人之交於吾前者，誠僞淑慝，棼然其靡齊；而吾之酬于世也，甄别權度，難乎其素定。進而綜理人群，則黜陟之際，化理關焉。如吾之秉鈞持衡者一爽其鑑，民生因之慼矣。吾兹以一身而綰安民之寄，知人之弗哲，何可以弗患也？退而尚論今古，則揚抑之間，道術係焉。如吾之從違可否者一乖其則，人心由之淆矣。吾兹以一身而任斯道之重，决擇之弗審，何能以無患也？視其履矣，患未悉其蘊，故雖不遐遺也，而猶懲夫朋之未亡，致虚秉公，所以啓吾昭曠之原者不容以已矣。稽其初矣，患未究其終，故雖知心所生，而猶懼其害之所極，極深研幾，所以炳吾大觀之智者不容以已矣。是則君子之急于知人者如此，凡以爲己也。若夫人雖不吾知，而吾下學之足以達天，曰吾之所自信，足俟後聖而無惑者，夫何患乎哉？抑君子之心爲己，無

以有己也。蓋有己則不虛，不虛則不公，不公則不明。何者？蔽于己也。賢智者以己格物而刻核，卑卑者以己妨物而娟忮。或徼訐以炫奇，或逆億以矜賢，紛紛然用智自私。而賢人君子之篤衷粹履，不見知於世有以也。故惟無己則天，天則覆冒而不遺，亦自照臨而不蔽矣。故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

多聞闕疑寡尤

論學慎于脩言，而言脩矣。夫言非寡聞淺中者可修也，博聞而愼擇之，口無失言矣。修言之學蓋如此。且夫明王之詔禄也惟德，而其考德也以言，學者惡能忘言于世哉？顧思以言揚者，或矜一家言以聳動天下，而聞之不多，其失也陋；乃以博自炫者，又漫以無稽之言簧鼓天下，而疑之不缺，其失也誣。陋且誣尤所不免也。夫苟存心天下，而國是民瘼，夫固兼聽曠聰矣。即之于心，或疑於理道者斯缺之，是惟洞悉夫理，忽利弊之宜，而後敷之言，不敢盡言以希世也。下上今古，而近述遠稽，夫固該綜洽聞矣。而揆之於心，或疑於中道者缺之，是惟究極夫邪正誠僞之幾，而後立之言，不敢放言以惑世也。夫惟聞之多也，既有以盡天下之賾，而合併以爲公，疑之缺而言之慎也。又有以析事理之精，而擬議以盡變。由是不言則已，言出而民瘼以瘳，國是以定，恢恢乎爲大猷之程，而圖理者所必資，宣之天下而尤之爲辯言者誰耶？無言則已，言立而邪慝以息，正道以明，纚纚乎爲定保之徵，而議道者所取衷，傳之後世而尤之爲詖言者誰耶？是則君子之所以言修也。由此而見之行，行亦道矣。雖不爲干禄計，禄何嘗不自致哉？

此無甚發明，亦不甚超脫，第爲世說法耳。

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聖人稽古論政，道在邇矣。夫政者正也，惟孝則身爲政。由此推之兄弟，則家自爲政矣。奚必遠爲哉？嘗謂吾夫子之經綸天下也，惟此大經焉，固不倚於名位者。或疑其不爲政，蓋徒見以承謂在事乃爲政耳。子因語之曰：道無往而不在，政素位而可行。是故議政者必以道，而議道必自己也。稽古道政事者莫辨乎《書》。《書》言政也，一孝盡之矣。昔《君陳》之尹東郊，豈非以政寄之哉？迺其命之也，未及綏懷之大猷，而特推其孝恭之令德。惟其兄弟之能友，遂諒其克施於有政，斯何以稱焉？蓋以政之立也，布諸民而實本諸身。彼一孝立而百順聚，立敬立愛，是固庸行之常，而所以軌衆齊物者。政本豫矣。故不必顯之注措，陳之藝極，而所謂敷政優優者，胥此也。政之成也，見乎遠而實發乎邇。彼一孝推而一家洽，興仁興讓，雖在堂序之間，而所以率俗厲化者，政績章矣。故不必布之象魏，振之刑威，而所謂敷政平平者，胥此矣。吾之所值隱見雖異迹也，而政之所以正己者，不以隱見異道範此，躬於天常人紀之中，則位雖不在，而道茲在我矣。匪是而惟展采錯事以爲政，政之麗也，何以政爲？吾之所處家國雖殊勢也，而政之所以正人者，不以家國異施。囿一家於彝倫攸敘之内，則施雖未普，而推之已準矣。匪是而莅官行法以爲政，其政迺迷，奈何言政哉？吁！觀乎此而知論政不在多言，第求之孝足矣。《書》故有明徵也，吾何常不爲

政哉？

吾夫子經綸天下大經，只此一孝。試詳《孝經》一部自可見。昔曾子聆一貫微言，一唯而已。至言孝，則避席數更端，蹴踖而若不敢承者。誠解此理干涉至大，難盡也。孟子得其傳，故曰：「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堯、舜以此協和萬邦，夫子推明以此協和萬世。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學者會得此意，則凡所以愛護此身，樹立此身，夙夜匪懈，求無忝所生者自不容已矣。嗟！嗟！俗學溺人，又重之邪說蠱人。孔、孟此等喫緊宗旨，胥視爲剩談淡語，可慨已。故著此義而申其說如此。

子温而厲一節

記者詳聖人之容，而其全德亦徵矣。夫容，德之符也，夫子之德全矣。形諸容者可盡模哉？記者意曰：「夫子之德達諸天，固淵懿而難名。顧其動諸容也，則日章而可見。」蓋嘗親炙而竊模之，難以一端盡矣。何則？近仁者其容温，而仁勝者鮮剛中厲爲難；近義者其容威，而義勝者鮮柔嘉不猛難；謹禮者容常恭，而致恭者類矜持安爲難。若吾夫子之接物也粹然示人温矣。見以爲可狎也，而中正維則，亦若栗然其不可玩也，何厲耶？其蒞下也儼然示人威矣。見以爲可憚也，而愷悌揚休，亦若藹然其可近也，奚猛耶？其與人也顒然示人恭矣。見以爲有敬也，而德盛自致，自棣然其不可選也，何安耶？是其温也，非煦煦以狥物也。蓋得天地冲和之氣焉，是故仁昭矣，而義未始不形于色也。其威也，非赫赫以震物也。蓋得天地嚴凝之氣焉，是故義正矣，而

仁未始不盎于中也。其恭也，非兢兢以脩容也。篤恭神天，載之不顯矣，是故中禮焉，而委蛇于天則之安也。受中萃大極之精，而動静協陰陽之運；至德建中和之極，而內外妙時措之宜。容在夫子者，不見而自章；覿在親炙者，欲名言而難盡。學者緬懷儀刑，由可見仰遡其不可見，斯觀其深矣。

形狀聖人之容，如繪事圖天。天之於穆，原難描畫，第或自雲物卷舒，稍稍以意像之可也。若着色相，加以丹青五采，斯爲拙工，可嗤矣。

子罕言章

觀聖人所慎于教，亦至教也。夫聖人教思之心無窮也，於利與命與仁，而罕言之，蓋其慎哉。門人省察而記之，見無往非至教也。意以夫子以道淑天下，固欲游于忘言之天，而教之所及，有不容終默默者。夫子以言詔天下，固嘗殫夫不倦之誨，而道之所在，又有不容數數者。故雖章之言，乃言之而罕者。一曰利，蓋以利之於人也，競于趨矣。利之競，義之疚也。夫子懼天下之攘攘者，胥競而溺也。是故放利之戒，喻利之辨恒嚴焉，而利之所以爲利者罕及之矣。其一曰命，蓋命之爲理，耑乎微矣。言之多，理之晦也。夫子懼夫人之貿貿者以言而晦也。是故知命之訓，俟命之旨雖切焉，而命之所以爲命者罕及之矣。其一曰仁，蓋仁之爲道，浩乎大矣。言之易，道之漓也。夫子懼夫人之喋喋者以言而漓也。是故求仁之方，爲仁之功雖諄焉，而仁之所以爲仁者則亦罕及之矣。是罕言利者，豈不欲天下之盡利哉？蓋欲人正義以和之，而美利斯溥也。罕言命者，豈不欲天下之知命哉？蓋欲人

盡性以至之，而命乃自我立也。罕言仁者，豈不欲天下之志仁哉？蓋欲其力行以近之，而仁自我體也。是知夫子之罕言，亦至教也。學者省察而記之，聖門之善學也如此。夫抑天下後世之不受命而賊仁者，皆利爲之障也。天下攘攘，爲利而往。天下熙熙，爲利而來。自昔歎之矣。無惑夫行險僥倖之機熟，而胥戕胥虐之風熾也。惟淡泊明志者始能盡瘁於王國，而志不在温飽者乃不媿科名哉。吁！利之汩人也久矣。不言而喻者衆也。安得起陸子静而與之講義利之辨？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大賢于聖道契之深，故求之力也。甚矣，顔子之潛心夫子也，聞教而竭才。蓋其妙契於心也如此。顔子意曰：吾人之于道也，蓋必有所契，而後知所求。往吾於道而不免扞格者，真機之未契也。兹幸有得於夫子之教矣。何則？盈天地間皆道，道固未始遠於我也。顧躭虛見者匪心悟學，非心悟者鮮真脩，是故苦難則止矣。乃兹夫子以文博我，而且以禮約我，夫然後知道之散殊而不可紀者，實皆備於我者也。雖極天下之至賾，而實理昭著于日用，非復玄虛而無據也。即欲不博，不可得已。於是竭吾才以盡其大，不敢執内而遺外也。道之幾微而不可測者，實管于我者也。雖極天下之至微，而天則根底于吾衷，非復汗漫而無歸也。雖欲弗約，不可得已。于是竭吾才以研其幾，不敢騖外而遺内也。是道在夫子者無窮盡，而可以自盡者吾之才。由吾心之不容已，而懋勉其功亦不已。殫精以尚往，蓋不敢躭空寂之見，而弛吾踐脩之實矣。道在夫子者無方

體，而可以實體者夫子之教。率其教之所可循，而罄其才之所可至，黽勉以請事。蓋不敢玩彷佛之景，而懈吾步趨之勤矣。何則？道自道也，吾之求道，求在我耳。非不欲罷，不能罷也。才吾才也，吾竭吾才，從吾所欲也。不盡其才，吾弗能已矣。由是去道不遠，見立卓爾，是則夫子善誘之效也夫。

世學者時起時仆，不能有恒，躭虛無見趣耳。顔子初于道體無窮盡、無方體處，亦已有見，及夫子指示從視聽言動中討求，默契此道原是貼身物，故曰博我約我云云。蓋以道自不離我，我自不能罷也。卓爾云者，胎骨渾然脱化矣。欲從末由，見至此，乃爲真見。或謂此是未達一間，夢説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全

聖人與賢者論政，惟體要之崇而已。夫爲政有體，而後事理刑清也。知人而亟舉之，斯尤其要哉。昔魯政在季氏，而仲弓爲之宰。彼其敬簡之學，固可與議政者，夫子因其問而發之，蓋以詔世之願治者。若曰彼執政柄者矜獨運之智以理棼，則叢脞而罔功，是惟有司先之，因事授任，綜其成焉可也。操一切之法以繩下，則煩苛而刑濫，必於小過赦之，議獄以情，肆其眚焉可也。乃若錯事理獄惟其人，匪得人焉，鮮不隳厥職者。是故舉賢才，政尤要矣。而雍顧疑知之爲難者，豈謂必己盡知之，而盡舉之自己哉？蓋取賢斂材效之國，本爲公，非以爲德也。好賢愛材達之人，人之知，亦己之知也。爾知之，爾自舉之，惟自盡其心耳。由是人知之，人亦舉之，何必于盡知哉？無以有己而已，是則開誠布公，而延攬之度以弘，更相汲引，而籲俊之途滋廣。始集天下之聞見，

羅天下之賢才。終以天下之賢才，任天下之政理，由是庶事以康，庶獄以平。願治者執此以往，即宰天下可也。於魯政乎何有？

文之以禮樂

道以潤衆善，學之不可已也。甚矣，禮樂之道大也。即萃衆善，而有諸躬者匪文，以是曷克盡善哉？夫子語子路意曰：夫人而命之曰人，必有所以成乎其人者乃全也。彼闇昧而多欲，委靡而固陋，如而夫者貌人也，而實弗人矣。乃若知如武仲，不欲如公綽，勇如卞莊，藝如冉求，兼而有之，若足稱人矣，猶未也。蓋氣質之所禀，能無偏而弗完乎？弗完，不可以言成也。習業之所移，能無駁而弗純？弗純，不可以言成也。故必文之以禮樂焉。由其禮之散見於質與制者，而進之於無體之禮，以治其躬，著誠去僞，務不詭於大中之矩斯已。由其樂之發舒于情與官者，而反之無聲之樂，以治其心，平情理性，務不戾于太和之真，斯已也。罔以偏才自狃，而陶鎔其質，思以會其全。弗以一德自封，而渾化其迹，思以極其備。智擬武仲而匪徼也，廉比公綽而匪劌也，勇齊卞莊，藝匹冉求而匪暴匪支也。持衆善而效之躬，粹然其無疵纇乎！匪徒以知名爲武仲而已也，匪徒以廉名爲公綽而已也，匪徒以勇名，以藝名爲卞莊、冉求而已也。悉衆善而有諸己，渾然其爲完德乎！夫是而後稱于天下曰成人，庶乎其可也。由也毋徒自負其兼人之資，而以學爲無益也哉！抑子路蓋嘗藉口於南山之竹不揉自直之説矣，夫子禮樂之教，蓋括而羽之，簇而砥礪之謂也。而世以學道爲詬病者蔽矣，乃談學術者又或躭虛寂，而視禮樂爲弁髦又蔽也。是則道術

之裂，天下所以尠成人也。嗟嗟！吾人寓形爲人，而弗思所以自成其人，自棄亦已甚矣。乃并吾孔氏之道術而滅裂之，亦獨何心哉？惟昔程伯淳覩異教律儀而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倘亦夷狄有君之慨乎！而今之異教抑又大謬不然矣。有世之責者能無於邑乎哉？噫！

當仁不讓於師

聖人望人之任仁，甚言以作其勇也。蓋仁爲己任，厥任惟重矣。非天下之大勇，孰能與於斯？夫子意曰：仁之難成也久矣，非仁之難也，蔽于虛無之見而未始以身當之也。人弗當仁者亦非仁之難任也，墮于委靡之習，而托之於謙讓未遑也。豈知當仁者即師亦不讓耶？夫學必有師。尊信而嚴事者莫如師，而何以言不讓也？蓋仁，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天既有以與我，必有以命我。仁而曰當，則天地之心自我而立，參贊彌綸之業，實統會於一心，而不容于外假。民物之命自我而寄，範圍曲成之責，實負荷於一身，而匪可以他求。器固重也，自力舉之未可，以爲難勝，藉師分任以息肩也。道故遠也，當力致之未可，以爲難至，因師却步而不前也。當斯道大行之日，毅然以天下爲己任，出而宣猷贊化，固所以爲仁也，奮起無疑于邁往。當邪慝縱横之時，惕然以後學爲深念，作而闢邪崇正，亦所以成仁也，特立不嫌于爲先。何則？仁者天下之表也，人而未仁，無責爾也。吾而仁，則表天下者我當之矣。天下未仁，于誰責而可？師者，先覺而仁者也。吾而未覺不能不資于師以求仁也。吾而覺，則亦仁而人將我師矣。斯世貿貿，非予覺而誰也？曰不讓者，意蓋如此。

吁！堯、舜當仁，而仁覆天下；孔、孟當仁，而仁流萬世。古今聖賢之當仁也如此，斯世何世？茫茫宇宙，當仁者誰哉？識仁者可憬然思矣。

佛肸召子欲往全

聖人達權應召，其所自量者審也。蓋惟聖人可與權也，其聞召欲往，自量之審則然耳，由奚以疑哉？嘗謂聖達節，次立節。立節者恒慎動，而不傷于匪比；達節者則順應，而不狃于故常。夫子於佛肸之召而欲往者，是其仁天下之心無已也。而子路執往聞以泥之，是以好脩立節之士概聖人之達節也。夫子于是詔之曰：世之硜硜自守者將以號於天下曰：吾堅矣。不知曰堅是有堅者在。不善之黨，或慮其我磨也。吾道之堅貞不渝者，故與乾健同運，確乎堅矣，而忘其所爲堅。吾不曰堅，疇得而磷之？世之皎皎自鳴者將以號于天下曰：吾白矣。不知曰白是有白者在。不善之黨，或患其我涅也。吾道之純白無瑕者，故與大虛同體，皜乎白矣，而忘其所爲白。吾不曰白，疇得而淄之？夫持堅白以自鳴者，是瓠瓜之類，繫而不食，可以自善，而未可以善天下也。吾則雖堅而不繫于堅，推其廣運之神，充周不窮。蓋將舉天下之不善而陶鎔之，是則吾之所以爲堅也。雖白而不繫于白，極其昭臨之用，圓神不倚。蓋將舉天下之不善而澡雪之，是則吾之所以爲白也。樂則行，憂則違。進退出處，一隨其所遇。仕而行，卷而藏。意必固我，渾乎其俱忘。是則偕乎時而不膠于時，超乎物而不囿于物，吾道固當然耳。由執不入不善之黨之論爲疑，蓋過慮其未可，嘗試于磨涅而瓠瓜我也。吾之自量，豈

其倫哉？吁！夫子之欲往，仁也。終不往者，智也。仁且智，非夫子疇能用之？抑叛逆巨慝也。佛肸叛矣，夫子往也。將何如？蓋吾孔氏之學原本求仁，大一統以尊周，所以爲仁也。孔氏之道術明，則周尊。周尊則召王請隧之悖晉且無之，何有乎佛肸？跡其明王制，隳三都，推之魯而準者可概知已。輓近師異道、人異論，統紀弗一，而叛亂滋起，有以也。識微之士能無念乎哉？

下襲水土

至聖俯察，有以盡地之理焉。夫水土有一定之理也，仲尼襲之，則所以俯察者盡其理矣。斯仲尼之所以兩地也與！且夫仲尼之進退古今也，帝王異世而同神矣。其出入造化也，豈直與天同運哉？抑又見其與地合德焉。何則？仲尼之篤生，固鍾水土之靈秀而首出。而水土之功用實賴仲尼之表裏以成。能秉智以曲成萬物，高下淺深，象地中之有水，其仰流承澤者，沛乎周施之無匱。蓋圓神不倚之妙，與水之周流無滯者同機矣。敦仁以範圍天下，東西南北，見於土之皆安。其因質鈞陶者，確乎裁成之有方。蓋直方以大之德，與土之厚重不遷者足匹休矣。《書》紀《禹貢》，見辨方之政焉。《詩》列《國風》，見維世之情焉。或未得其方乎，而凡所以扶其傾、通其蔽，以廣吾愛者何弗至也？是存諸心者本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愛之施也，原無人德我之望。其及于人也，以一夫不獲爲己辜。人雖不親也，終無我尤人之私。蓋以天下之望仁于吾者爲無窮，而吾之所以仁天下者其心亦無窮。是必達之天下而並生並育，通之萬世而俱立俱達，君子之心斯已矣。吁！此君子所以得正己之

盡，而爲仁之至也與！抑堯、舜帝天下而百姓親，以五臣也。吾孔子師天下而門人日親，以顔子也。聖人之仁，豈占占煦煦爲愛者哉？爲天下得人耳。嘻！顔子陋巷窶夫耳，孟子躋之等禹、稷。彼其仁天下者，視堯、舜猶遠也。

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之二十終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胡雙寶　陳新

本册責任編委　李暢然





定價:500.00 元